目录

[《浣花洗劍錄一》古龍 2](#_Toc70091570)

[簡介 3](#_Toc70091571)

[第一章 一劍動江湖 4](#_Toc70091572)

[第二章 飛傳神木令 16](#_Toc70091573)

[第三章 四海驚絕色 27](#_Toc70091574)

[第四章 嘯傲勝王侯 39](#_Toc70091575)

[第五章 錦帆起風波 51](#_Toc70091576)

[第六章 千里下戰書 62](#_Toc70091577)

[第七章 劍氣映金波 72](#_Toc70091578)

[第八章 兩雄不並立 82](#_Toc70091579)

[第九章 人死鬼上門 94](#_Toc70091580)

[第十章 風雨最無情 105](#_Toc70091581)

[第十一章 結義赤子心 115](#_Toc70091582)

[第十二章 幫會大爭鋒 126](#_Toc70091583)

[第十三章 滿腔俠義心 137](#_Toc70091584)

[第十四章 一闋死亡曲 147](#_Toc70091585)

[第十五章 武道法自然 157](#_Toc70091586)

[第十六章 江湖起風波 169](#_Toc70091587)

[第十七章 黃鶴摟大會 179](#_Toc70091588)

[第十八章 高歌別紅塵 189](#_Toc70091589)

[第十九章 流浪三千里 198](#_Toc70091590)

[第二十章 轉戰四十城 208](#_Toc70091591)

[第二十一章 忍所不能忍 217](#_Toc70091592)

[第二十二章 為所不敢為 226](#_Toc70091593)

[第二十三章 杯酒論英雄 235](#_Toc70091594)

[第二十四章 夢中會情侶 245](#_Toc70091595)

[第二十五章 茶林迷魂陣 253](#_Toc70091596)

[第二十六章 魔宮催眠曲 262](#_Toc70091597)

[第二十七章 火魔煉心劍 271](#_Toc70091598)

[第二十八章 破雲震天筆 280](#_Toc70091599)

[第二十九章 是非最難言 289](#_Toc70091600)

[第三十章 手足竟相殘 299](#_Toc70091601)

[第三十一章 奇人多奇遇 308](#_Toc70091602)

[第三十二章 泰山英雄會 318](#_Toc70091603)

[第三十三章 東瀛武士刀 327](#_Toc70091604)

[第三十四章 公主戰群雄 337](#_Toc70091605)

[第三十五章 千變萬化 347](#_Toc70091606)

[第三十六章 人中之龍 356](#_Toc70091607)

[第三十七章 眾望所歸 365](#_Toc70091608)

[第三十八章 永不分離 374](#_Toc70091609)

[第三十九章 武林第一人 382](#_Toc70091610)

[第四十章 死亡的約會 391](#_Toc70091611)

[第四十一章 破東瀛一刀 399](#_Toc70091612)

[第四十二章 等白衣人來 408](#_Toc70091613)

[第四十三章 善變美人心 416](#_Toc70091614)

[第四十四章 神祕五行宮 424](#_Toc70091615)

[第四十五章 美色換絕藝 433](#_Toc70091616)

[第四十六章 歡場變屠場 441](#_Toc70091617)

[第四十七章 危難見真情 449](#_Toc70091618)

[第四十八章 玉階黃金宮 457](#_Toc70091619)

[第四十九章 無畏上天梯 465](#_Toc70091620)

[第五十章 放逐浮大海 474](#_Toc70091621)

[第五十一章 大難竟不死 482](#_Toc70091622)

[第五十二章 最苦是寂寞 491](#_Toc70091623)

[第五十三章 瞞天過海計 498](#_Toc70091624)

[第五十四章 靈犀一點通 507](#_Toc70091625)

[第五十五章 盜亦有道 515](#_Toc70091626)

[第五十六章 老而不死 523](#_Toc70091627)

[第五十七章 殺手三劍 531](#_Toc70091628)

[第五十八章 絕世一招 539](#_Toc70091629)

[第五十九章 多情種子 547](#_Toc70091630)

[第六十章 一戰成功 556](#_Toc70091631)

# 《浣花洗劍錄一》古龍

《二○一七年四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簡介

求證武道、殉於武道，這是《浣花洗劍錄》貫徹全書的主要意旨。全書的武林風波源自一名日本劍客前來中原會試所有使劍名家，求敗於更高的武學，而後先是在紫衣侯口中聽聞了「無招勝有招」的武學至理，最後終於殉死在紫衣侯與錦衣侯一派武學傳人方寶玉的劍下。這其中當然也還牽扯出了許多的武林風波與方寶玉的父、祖，白三空和方師俠以及白水宮之間的身世之謎與恩怨情仇。由方寶玉的江湖歷鍊而衍生出的學武求道過程，切入整部書籍。由比武議論武學的精要，情節發展多線進行。最後雖然由方寶玉打敗了白衣劍客，但其實是集合了中原武林的各方精萃於其一身才完成了這樣的使命。

關於本書中一再強調的武學精神與所闡述的武學思想，武俠名評論家葉洪生先生有一段精闢的解說：「古龍汲取了日本名作家吉川英治《宮本武藏》所彰顯的『以劍道參悟人生真諦』、戰前氣氛及一刀而決；會通了金庸《神鵰俠侶》的『無劍勝有劍』之說，而發為『無招破有招』！於焉寫《浣花洗劍錄》便與眾不同，境界自高。此一所謂『無招破有招』，較金庸《笑傲江湖》寫華山祖師風清揚傳授令狐沖『獨孤九劍』之無上心法者，足足早了三年！」此後古龍筆下武林人物的比武決戰場面便越來越不重招式的描寫，而特別突出決鬥之時的環境氛圍與人物心理狀態，最後竟演成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心理戰了。因此雖然日本的武道精神頗不合為中國武俠小說中的俠義精神與傳統思想，但日本的武學觀卻被求新求變的古龍所汲取，成了他後來武俠小說的一大特色。同樣在這樣一種無招破有招的武學精神底下，其它武林人物爭奪紫衣侯死後所留下的武林秘笈（即使學會了秘笈裏的全部武功也還不是日本劍客的對手）的舉動就顯得那麼愚蠢而見識狹小了。

雖然由日本渡海前來中原求敗的白衣劍客是《浣花洗劍錄》全書的精神指標，但白衣劍客的行事風格與價值標準卻不是中國人的本性，因此難以成為全書中的主要人物。誠如古龍在全書之末所感嘆的：「這白衣人雖是人間的魔鬼，卻是武道中的神聖，他的人就似乎為『武道』而生，此刻終於也因『武道』而死，他究竟是善？是惡？誰能說？誰敢說？」這樣一位善惡難評、殉身武道的劍客，雖然有令人敬佩之處，卻絕不是強調以武行俠，以俠治武的中國武俠小說所推崇的人物。因此全書的情節發展仍不得不落在方寶玉和紫衣侯等人身上，當然，在小說中，紫衣侯與其師兄所悟得的武學真理也確有高於白衣劍客、令白衣劍客佩服之處。也因為情節的發展由一個小孩方寶玉而推衍，所以隨著他歷鍊江湖而遭遇各種危難，種種武林人物與鬥爭才端上場面，全書才不因嚴肅的武道精神而失去了閱讀趣味。

再從小說的描寫來看，既是比劍，即使強調無招破有招，在勝負之間也必然還是有痕跡可尋，所以紫衣侯拼死勝了白衣劍客半招，用的是「伏魔劍法」而方寶玉在與白衣劍客決戰前也得高人傳授絕命三招。只是其中的武學思想從紫衣侯口中帶著禪宗意味的無招破有招，到方寶玉與白水宮主對話時所領悟到的「強即是弱，弱即是強，有餘即不足，不足即有餘，彼此間看來雖然不同，其實卻有著牢不可分的關係。」武學至理，卻已經又有些接近老子的思想了。道理一層層推展，武學思想與人生哲理逐漸合而為一，《浣花洗劍錄》雖然在些許段落中難免有一點說教的毛病，卻也因此開闢了武俠小說中難得一見的高遠境界。

# 第一章 一劍動江湖

冷風如刀，雲層厚重，渤海之濱，更是風濤險惡，遠遠望去，但見天水相連，黑壓壓一片，浪濤捲上岩石，有如潑墨一般。忽然間，一根船桅被浪頭打上了岩石：「拍」的立刻折為數段，浪頭落下時，海水中駭然竟似有對銳利之眼神閃了一閃，等到第二個浪頭捲起、落下，這雙眼神已離岸近了兩尺，已可隱約看到他的面容。如此風浪，如此寒夜，若說海浪中竟會走出個人來，當真是令人難以相信之事，但十數個浪頭打過，卻果真有條人影，一步步走上了岩石邊的沙灘。

霹雷一聲，濃雲中電光一閃，只見這人影亂髮披肩，半掩面目；雙手緊握著一柄長達六尺的奇形烏鞘長劍，掌背青筋暴現，似是他寧可失去世上一切，也不願將此劍放鬆片刻，而瞧此情況，他顯見是在船毀之後，手握鐵劍為杖，自海底一步步走了上來，那如山之海浪，竟也打不退他。只見他上岸又走了幾步，身子便撲地倒下，但他在倒下剎那之前，身子仍然如槍一般挺得畢直，目光也仍然厲如閃電！

長夜漸逝，雲層漸薄，曙色降臨大地，沙灘上沉睡之人，忽然翻身躍起，左掌又復緊握長劍，動作之輕靈迅快，筆墨難以描敘，但他卻絕不肯多浪費一絲氣力，身子乍一站直，全身肌肉立刻鬆弛，他身子看來並不強壯，但由頭至踵，俱都配合得恰到好處，絕無一分多餘的肌肉，手足面目皮膚，俱已晒成了古銅顏色，驟眼望去，恰似一尊鋼鐵雕成的人像，雙肩沉重，鼻直如削，年紀看來似在三十左右，卻又似已有五十上下。

他衣衫還未乾透，全身俱是沙土泥垢，但他卻絕不伸手拍打，只是自懷中貼肉處取出隻油布包袱，包袱裡有頁描畫極為詳細的地圖，還有本寫滿人名地名的絹冊，他凝神瞧了半晌，口中喃喃道：「嶗山──飛鶴門──青鶴柳松──」藏過包袱，抓起長劍，放步向西而去，看似走得極慢，但霎眼間便已去遠，沙灘上留下一行長長足印，每隻足印之間，相隔俱是一尺七寸，便是用尺來量，也無這般準確。

※※※

魯東武林大豪「青鶴」柳松，成名垂四十年，化鶴掌、鶴爪十七抓、鶴羽針，號稱三絕，自立「飛鶴門」以來，隱然已是一派宗主之身份，嶗山足下之柳宅，更是院宇深沉，門庭高闊。

黃昏時，突見一人自東而來，一身麻布白衣，齊眉勒著一條白麻布帶，長髮披散，揹負六尺長劍，正是那自海浪中現身之怪客，他不知何以換了一身衣衫，但腳步每踩一步，仍是一尺七寸。

他不急不緩走上柳宅門前石階，那兩扇朱漆大門雖已緊閉，他卻似未瞧見，一步步走過去，突然身子一欺，只聽「勃」的一聲，他身子已走入門裡，那扇黑漆大門，卻已多了個人形的破洞，一片木板「拍」的落下，他舉步踏過木板，面色絕無絲毫變化，生像那扇門本是紙紮而成，任何人都可穿門走過似的。

但門裡樹下幾條大漢，見了此等情況，卻不禁駭極而呼，白袍人似是根本未曾聽到，一步步走過去，一字字緩緩道：「柳松在那裡？叫他出來！」語聲清楚準確，但聽來卻似有種說不出的生硬怪異味道。此刻日色已落，朦朦朧朧的光芒，映著他銅像般的身子，披散之長髮，和那冰冷的面色，閃電般目光，更是奇詭恐怖，無與倫比，眾人只覺喉間咯咯作響，卻再也呼不出聲來，突然一齊轉身，放足奔走。這些人俱是「飛鶴門」下高手，平日俱將流血爭殺，視作家常便飯，如今竟被人駭得轉身飛逃，當真是從來未有之事。

突聽一聲大喝：「什麼事如此驚惶？」喝聲有如洪鐘，震得人耳鼓「嗡嗡」直響，一個身穿錦袍，滿頭白髮的老人，大步自前廳走出，眾人面如土色，顫聲道：「師──師傅，你瞧那──那廝不知是人是鬼？」

白髮老人皺眉叱道：「胡說！」但目光瞧見那白袍人詭異之神情，心下也不覺大吃一驚，當下抱拳道：「朋友是誰？有何來意？」這兩句話說得更是中氣充沛，震人耳鼓，顯見有向來人示威之意。

那知白袍人卻仍似沒有聽到，一步步走過來，直走到老人面前，道：「柳松就是你？」老人道：「不錯！」白袍人道：「好，取出兵刃動手！」青鶴柳松呆了一呆，道：「朋友與柳某有何仇怨？」白袍人道：「沒有！」柳松道：「你我素不相識，又無仇怨，為何要動手？」

白袍人道：「誰叫你是成名的武師？」柳松又是一呆，道：「莫非只要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你就要和他動手不成？」白袍人嘴角突然泛起一絲詭異的笑容，緩緩道：「不錯，向天下武林名人挑戰，便是我此番東來之意！」他語聲本極怪異，再加那奇詭的笑容，更是駭人。

「青鶴」柳松只聽得一陣寒意自心底昇起，卻仰天大笑道：「以一身之力，要向天下豪傑挑戰，朋友你──你莫非是在玩笑麼？」

只見那白袍人冷冰冰的面容，絕無絲毫表情，比銅像還要生冷堅硬，柳松突覺心頭寒意更重，乾笑了數聲，便再也笑不出來。白袍人一字字道：「快動手！」柳松環顧一眼，「飛鶴門」下弟子，多已趕來，數十雙眼睛，都睜大了在瞧，柳松知道今日是非動手不可的了，雙掌一拍，立刻有人送來一雙形如鶴爪、烏光閃閃的外門兵刃，大致看來，與閩南派所使之「雞爪鐮」顯為近似，卻又另有妙用。

「青鶴」柳松一生與人爭殺不知凡幾，更不知有多少人喪生在他這鶴爪十七抓下，但此刻他手掌觸及這雙冰冷堅硬的兵刃，指尖竟不由自主微微顫抖，這更非他這般武林名家應有之現象。柳松振起精神，暗道一聲：「好沒來由！」雙爪相交，噹的一聲，左爪在下，右爪在上，架起「十字式」，沉聲道：「柳某這一雙鶴爪，除了十七抓招式變化外、內藏鶴羽針，兼打人身穴道，你要留意了！」

他先行點破自家兵刃妙用，絲毫不肯偷佔便宜，簡簡單單一招「十字式」架起，更是神充氣足，進可攻，退可守，果然無愧巨匠身份！

白袍人冷冷道：「聞得中原武林，近年又添了一十三種奇門兵刃，不意我東來首戰，便遇著了其中之一。」柳松大喝道：「請教！」招式突然一變，左爪在先，右爪在後，雙爪平持當胸，身形立刻遊走！但見他雙腿半曲半伸，雙爪如封如攻，矯健靈活之態，竟較仙鶴更勝一籌。

但無論他身形如何變化，白袍人只是卓立中央，絲毫不動，非但長劍未曾出鞘，眼簾竟也垂下，宛如老僧入定一般。

「青鶴」柳松身形遊走十圈，心裡已不知有多少次想要出手，但見了白袍人神情，這一招竟是不敢擊出！

※※※

月色漸暗，映得白袍人身影更是淒清恐怖，雖在秋冬之交，柳松額角之上，竟已佈滿汗珠，旁觀之弟子，更是瞧得目瞪口呆，一顆心幾乎躍出腔來。忽然間，只聽柳松一聲長嘯，嘹亮如鶴唳長空，掌中一雙鶴爪，化為兩道烏光，盤旋靈動，一招七式，分打白袍人肩頭、腕肘、前胸、後背九處大穴，正是鶴爪十七抓中攻勢最最凌厲的一招「雲鶴搏龍」。

飛鶴弟子素知這一招戰無不勝，勢不可當，方待喝采，那知就在這剎那之間，突有一道青光騰霄而起，兩人身形一合即分，「青鶴」柳松凌空一個轉身，遠退七尺，筆直落了下去，雙足似已插入土中，白袍人仍是直立不動，神色不變，只是背後六尺長劍已然出鞘，劍尖斜指柳松，卻有一滴滴鮮血，自劍尖緩緩滴落，四五滴鮮血落在地上。「青鶴」柳松身子突然仰天跌倒，幽淒夜色中，但見他雙睛怒凸，一道血口，自眉心劃過鼻尖、仁中、嘴脣、咽喉，直下胸膛，不偏不倚，恰在中央，入肉幾達一寸，眼見便是神仙，也難救得活他！

飛鶴弟子眼見掌門人在對方一劍之下便已喪生，而數十雙眼睛竟無一人看出別人這一劍是如何出手的，駭極之下，竟忘了驚呼，也不知動彈，過了半晌，只見那白袍人劍尖緩緩垂下，劍上已無一滴鮮血，六尺劍身，似是一泓秋水。

白袍人比青鋒還要銳利的目光，冷冷掃了眾人一眼，目中滿帶不屑之意，似是在說：「你們這些人，還不配我出手！」轉過身子，向門外走去，與走進來時腳步絲毫沒有兩樣！

突聽一人厲喝道：「惡──惡賊，還我師傅命來！」此人乃是飛鶴門下弟子，心裡雖然害怕，卻又怎能容得這殺師的大仇人大模大樣走出門去，只是喝聲仍不免有些顫抖，腳步也有些踉蹌。

四個武功較強，膽量較大的弟子，也隨他一齊追去，五個人眼都紅了，呼呼幾拳，前後左右，沒頭沒腦的向那白袍人擊去！

這幾人雖非一流高手，但功力不弱，幾拳擊將出去，風聲虎虎，力道不可輕視，那知白袍人頭也不回，長劍反手挑出，只見驚虹般劍光閃了幾閃，一聲慘呼，五個人一個個仰天跌倒，眉心正中一條血口，直下胸膛，白袍人出劍雖有先後，但神速無儔，一劍似已化為五劍，五個人竟似同時受傷，同時慘呼，是以聽來只有一聲，飛鶴弟子驚駭至極，齊地咬牙追出！

只見那白袍人仍在一步一步的走著，但身形已遠在十餘丈外，一連串鮮血，隨著他足跡灑落，眾人只覺心膽皆喪，雙膝發軟，那裡還敢再追？

白袍人頭也不回，走出一里開外，又自取出地圖絹冊，瞧了幾眼，喃喃道：「十月初七，青鶴柳松；十月初八，雙環趙士鴻；十月初九，八仙劍李青風；十月初十，八手鏢金大非；十月十一，便是濟南白三空的死期了！」一陣寒風吹過，風中突然簌簌落下雨來，似是蒼天也在為這一場江湖浩劫哀悼。

※※※

十月十一日，濟南府天色陰暝，將雨未雨，數十條披麻帶孝的大漢，押著四輛靈車，四口棺木，自東而來，穿過長街，走到一座極為寬闊的宅院前。八條黑衣大漢，早已敞開大門，垂直而迎，神氣俱是十分沉重悲慟，大漢側抬著棺木，走了進去，只見一個身材頎長，身穿黑絲長衫，頷下五柳長鬚，相貌十分清奇的老人，不言不語，垂手肅立在廳前石階上。

數十條披麻帶孝的漢子，一見此人，立刻放下棺木，黑壓壓跪滿了一地，紛紛哀聲道：「白老前輩，請瞧在昔日交情份上，為家師復仇。」

黑袍老人面沉如水，緩緩走下石階，隨手一揮，立刻有人掀起了四口棺蓋，棺木中躺著四具老人的屍身，俱都面目猙獰，雙睛怒凸，顯見臨死前充滿悲憤驚恐，致死的傷勢，也是完全一模一樣──眉心之間，一道血口，直下胸腹。黑抱老人道：「關起大門，八弟子在外守護。」

八條精悍少年，腰佩長劍，齊聲恭應，搶出門去，黑漆的大門，立刻緊緊關起。黑袍老人背負雙手，在院中緩緩踱了幾圈，仰天長嘆道：「青鶴柳松、雙環趙士鴻、八仙劍李青風、八手鏢金大非竟會在四日間一齊遭了別人毒手，唉──唉──此事若非眼見，誰能相信？誰能相信？」

這黑袍老人正是山東省武林盟主，「清平劍客」白三空，拳劍無敵，與「青鶴」柳松等人，俱是過命的交情，是以柳松、趙士鴻等人身死之後，門下弟子，立刻護靈前來，求他為亡師復仇。

只聽眾口紛紛，說的都是那白袍怪客容顏之冷漠，行事之怪異，劍法之驚人，除了「飛鶴門」弟子還聽他說過幾句話外，別的人僅只聽他說過：「你是否某某？」「動手！」這幾個字，更未見過他面上有任何一絲表情，除了與人動手，一心取勝外，世上別的任何事，他似乎都未放在心上。

清平劍客越聽面色越是沉重，仰天自問道：「一招致命？一招致命！這是什麼武功？什麼武功？」

這時守護在門外的八大弟子，已瞧見長街盡頭有個白袍人一步步走來，八人心頭一跳，交換了個眼色，再回頭，白袍人已在面前，冷電般目光一掃，已將八個人從頭到腳瞧了一遍，道：「去叫白三空出來！」

他絕不肯浪費一絲精力，是以平日行路，不施輕功，平日說話，更不貫注內力，清平門下八弟子怎知此理，聽他語聲中氣並不充沛，只道他劍法縱強，內力卻不強，心下不禁忖道：「以我八人之力，莫非還不能勝他？」

八個人同樣的心思想法，又自對望一眼，大弟子莫不屈冷冷道：「朋友要見家師，得先闖過我兄弟這一關！」語聲未了，「嗆啷」幾聲清響，八柄長劍已自出鞘，這八人非但拔劍奇迅，動作更是整齊劃一，但見青芒閃動，如牆如網，一般江湖豪傑，見了他師兄弟這一手拔劍的功夫，已將色變！

白袍人目中卻又露出不屑之色，突然後退幾步，只見劍光一閃，立刻回鞘，拔劍、揮劍、插劍，三個動作一霎眼已完成。等到清平門八弟子定睛去瞧時，他手中已多了段枯枝，原來他方纔一拔劍，便已削下這段枯枝，只聽他緩緩道：「拿去給你師傅瞧瞧！」轉身遠遠走開，坐到樹下一方青石上，不言不動，似已入定。

八人面面相覷，心裡俱都莫名其妙，莫不屈拾起那段枯枝，道：「這──這算什麼！」二弟子金不畏道：「莫非這廝怕了咱們？」此人身高八尺，背闊三停，是條不折不扣的莽漢，三弟子公孫不智沉吟道：「此事絕不簡單，咱們不如先去面稟師父！」此人身形瘦小，最工心計，白三空為他取名「不智」之意，便是要他為人多往寬厚處想，少動些心智。

莫不屈瞧了那白袍人一眼，頷首道：「正該拿去給師父瞧瞧。」拍門閃身而入，白三空一瞧他神色，便知白袍怪客到了，面容驟然一變，道：「在那裡？」

莫不屈道：「在外面，他不敢與弟子們動手，又不敢闖進來，卻削了段枯枝，要弟子拿來給師父瞧。」

白三空雙眉緊皺，接過枯枝，起先隨意瞧了幾眼，然後目光突然瞬也不瞬地凝注在那枯枝切口上，竟看得呆住了。

莫不屈見他師父面上忽而微笑，似是深有會心，十分讚賞，忽而凝重，似是心頭恐懼，不能自已，到後來手掌竟微微顫抖起來。莫不屈越看越奇怪，忍不住道：「師父可要弟子們去將他打發了？」

白三空面色一沉，怒道：「你八個人想要送死麼？」莫不屈道：「但──」白三空道：「他是不屑與你等動手，否則你八人此刻焉有命在？」莫不屈垂頭不敢說話，心裡卻甚是不服。白三空嘆道：「枉你學武多年，還是這樣有眼無珠，去，去喚你師弟們進來。」

莫不屈囁嚅著道：「但那廝──」白三空怒道：「他若要進來，你們誰攔得住？他既在相候，便莫要怕他闖進來──敞開大門──」莫不屈怎敢不聽，當下敞開大門，將七弟子一齊喚入。那白袍人卻仍不言不動，坐在樹下，嘴角邊輕蔑之色，越來越是濃重。

※※※

白三空走入內堂，提筆寫了封書信，將那段枯枝，也封在信中，八大弟子守候在旁，但見他們的師父，面色更見沉重黯然，手持信封，默然良久，門外天色漸黯，一條黑衣大漢躡手躡足，掌燈而入。

燈火閃動，白三空向八大弟子各各瞧了一眼，突然叱道：「跪下！」八大弟子呆了一呆，跪滿一地。

白三空道：「本門第三戒是什麼？」白三空門下戒律精嚴，眾弟子想也不想，齊聲道：「師令如山，違者天誅！」白三空沉聲道：「今日一戰，為師無論生死勝負，你等都萬萬不可出手！」

眾弟子譁然，紛紛道：「但你老人家──」白三空怒叱一聲，壓下了眾弟子之言，道：「此乃師令，違者天誅！你們還要說什麼？」八大弟子齊地垂首，不敢則聲。白三空道：「為師今日若是戰死，自不屈以下七人，可分別往投少林、武當、蛾眉、點蒼、崆峒、華山、淮陽七大門派，這七派掌門人，與為師俱有舊誼，必將收容你等，你七人只要專心學武，別的事都可不必去管，只有你──唉！」

他目光轉向八弟子中最幼一人胡不愁，嘆道：「只有你卻是責任重大，此後祇怕極少安寧之日，如此重任，不知你可承擔得了？」胡不愁道：「弟子盡力去做──」只見他頭大身短，額角開闊，面上縱然未笑，也帶著幾分笑意，一張嘴平日吃飯的時候多，說話的時候少，在白門八大弟子中，看來本最無用，莫不屈等七人見到師父竟將最重的責任交託於他，俱是憤憤不平。

莫不屈忍不住道：「師父若有重任，不妨交給弟子或是公孫三弟──」白三空面色一沉，叱道：「這裡沒有你說話之地，退開去！」將手中信封交給胡不愁，沉聲道：「今日為師若敗，你速至後院，將寶兒帶走，尋著這信封上所寫之地，將寶兒與書信一齊交給收信的人，再聽他吩咐。」

胡不愁看也不看，將信封收在懷裡，道：「是！」

白三空面色稍和，道：「到了地頭，無論見著什麼奇怪的事，都莫要吃驚──唉，其實你此刻已可去了！」再也不瞧眾弟子一眼，自案頭取起佩劍，大步而出，走過那四具棺木時，腳步微頓，伸手在棺蓋上輕輕撫摸半晌，突然仰天笑道：「咄！武人本應戰死，生死有何足懼！」

大笑聲中，他三腳兩步走到那白袍人面前，道：「閣下為了研究武學大道，不惜殺人，在下為了武學大道，不惜戰死，殊途而同歸，你我本是同路人，今日你縱然將我殺死，我也不怪你！」

白袍人緩緩站起身來，突然躬身行了一禮。白三空奇道：「閣下何故多禮？」白袍人面無表情，道：「你是我東來所遇第一個真正武人，理合行禮。」白三空肅然道：「多謝！」白袍人道：「動手！」白三空「嗆」的拔出青鋒，左手握住劍鞘，右手挑起劍尖，道：「請！」

這一聲「請」字出口，廣場上剎時變為死寂，雖有百餘人一旁圍觀，但連根繡花針跌落地上都可聽見。

※※※

只見「清平劍客」左手捏訣，右手持劍，誠心正意，凝目看劍尖，突然平平一劍削了出去！

柳松、趙士鴻等人之門下，眼見自己師父與這白袍人動手時，俱是繞著白袍人盤旋急走許多盤之後，方自出手，此刻眾人見到白三空身子不動，這麼快便削出一劍，劍招又是如此平庸，絲毫不見奇詭之處，眾人都不覺大吃一驚，只覺白袍人長劍一閃，白三空便要屍橫就地。

那知白袍人見了如此平平庸庸的一招，竟未乘隙還擊，反而後退一步。「清平劍客」腳步微錯，青鋒迴旋，劍身不住顫動，又是平平一劍劃出，白袍人身子一側，又自後退一步，白三空接連兩劍，招式大同小異，攻勢既不猛烈，守勢亦不嚴密，下半身更是空門大露，但白袍人竟被逼得後退兩步。柳松等人的弟子見了，俱都驚奇交集，暗道：「我師父使出那等絕招，仍不免一招之下斃命，清平劍客看來如此平庸的招式，為何反能將這白袍怪物逼退？」

他們自不知道，白三空第一招使的是「青萍劍」的起手式，第二招使的是「鴛鴦派」起手式，一連兩劍，使的俱是別人劍派中的「起手式」，已是大背武學原理之事，何況「青萍」、「鴛鴦」兩派的劍法，昔日本是夫妻兩人同創，起手一式，俱是「舉案齊眉」，以示夫妻相敬之意。

這兩招「舉案齊眉」，攻守本都不佳，但顧名思義，自將眉心一帶護守得十分嚴密，「清平劍客」白三空與人交手經驗極豐，使出這兩招來，正是為了要對付白袍人自眉心劃下的一劍。此刻他見白袍人連退兩步，精神不覺一振，青鋒暴長，光芒流動，第三劍乘勢擊出。

白三空劍法本以清麗流動見長，這一劍正是他得意之劍法，端的清麗絕俗，流采照人，雖然仍以護守眉心為主，但招式間已藏有極為凌厲的攻勢，迫得白袍人連綿不絕的後退，眾人但覺眼前一亮，震天價喝起采來。

那知四下采聲方起，突有一縷奪目的光華，自白袍人身後直刺而出，但聽「嗆」的一聲輕響，聲如龍吟，接著，一溜青光，斜刺飛出，「奪」的刺入枯樹幹中，竟是半截青鋒，而白三空掌中劍亦已剩下半截，身形踉蹌後退幾步，慘笑道：「好──好劍──」

「法」字尚未出口，仰天跌倒，眉心鮮血泊然，白袍人掌中六尺長劍，劍尖仍在不住輕顫，鮮血一連串滴下，他冷漠的目光，凝注著自劍尖滴落的鮮血，披散的長髮，在風中飛舞，神情彷彿十分寂寞蕭索，而天地肅殺，四野寒意也似更重了。

眾人被驚得呆了半晌，這才呼喊出聲，莫不屈等七弟子，狂呼著撲在白三空倒下的身子邊，遠遠一聲雁唳，其聲斷腸，胡不愁卻已遠遠跪下，向他師父的屍身，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雙目中眼淚轉了幾轉，反手一抹淚痕，頭也不回地奔入門去，哭聲與驚呼便被一齊隔在門外。

※※※

白府庭院深沉，前面的動靜，根本未曾傳入後院。

後園一株梧桐樹下的短榻上，躺著個十一、二歲的錦衣童子，正瞪著雙亮晶晶的大眼睛在看書，身旁放著盤果子，他也忘了去吃。胡不愁大步奔入，背後已多了個包袱，目光一掃，瞧見了看書的童子，喚道：「寶兒──」他一連喚了三聲，但那童子看得出神，連一聲也未聽聞。

胡不愁暗嘆一聲，走過去提起他膀子，那童子這才抬起眼來，皺著眉道：「人家正在看書，你來吵什麼？還是快去練你的武去吧！」他滿面俱是童稚之氣，說話卻是老氣橫秋，似是比胡不愁還要大上幾歲。胡不愁柔聲道：「你外公要我陪你出去玩玩，你還不高興？」

原來這童子正是白三空愛女白曼莎的獨生子方寶兒，白曼莎與方師俠夫婦俠蹤浪跡天下，寶兒自幼便被寄養在外祖父家裡，若是別的童子聽見出去遊玩，誰不雀躍歡喜？但方寶兒卻搖了搖頭，道：「我不去！」仍是在垂首看書。

胡不愁知他性子倔強，而且千奇百怪，什麼事都做得出，誰想強迫他去做不願做的事，準是自討苦吃，當下目光一轉，道：「古人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你莫非祇想做個讀死書的書獃子？否則就該出去開開眼界。」

寶兒抬頭想了一想，道：「這話也有道理，好，我跟你去，但總得先去收拾才能走呀！」

胡不愁怕他年紀太小，驟逢慘變，會禁受不住，當下冷笑道：「男子漢大丈夫，說走就走，只有婆婆媽媽的人，才會去收拾東西！」寶兒漲紅了臉，道：「走就走。」將書收進懷裡，一躍而下，道：「只要你敢去的地方，我就敢去！」胡不愁笑道：「這才是男人模樣，好，隨我來。」

兩人開了後門走出，胡不愁雖然滿心恐懼，但面上仍是嘻嘻哈哈與寶兒說笑。此時雖然秋高氣爽，但兩人走了一里路，寶兒已是滿頭大汗，忽然停下腳步，正色道：「大頭叔叔，我看你真有些小孩子脾氣，做事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就不知道別人文質彬彬，不能像你們走得那麼快麼？」

胡不愁聽他老氣橫秋的教訓自己，心裡非但不覺可笑，反而大生憐惜之意，暗嘆忖道：「這孩子父母不知去向，唯一的親人外公又──唉，我若不照顧他，誰照顧？」當下指著前面一處茶棚柔聲道：「你若累了，咱們就去那邊歇歇。」寶兒笑道：「這話你早該說了。」

※※※

到了茶棚，胡不愁這才自懷中取出書信，到棚外去瞧，信封上簡簡單單寫著四個字：「不愁拆閱」信的內容是：

「字諭不愁，汝閱信之際，為師想必已遭毒手，為師一觀白衣人劍削枯枝之切口，已知此人劍法不但高越為師數倍，當今武林中亦無其人之敵手，而此人這番東來，以戰遍天下高手為志，觀其劍法之辛辣狠毒，其心中似有滿腔怨毒，對任何人下手絕不留情，中原武林中若無人戰勝於他，勢將不知有多少高手喪生於他之劍下，浩劫將臨，為師實不能臨陣脫逃，已決心以身殉武，但卻又不能不為天下武林同道，設法將此一浩劫消弭於無形，是以唯有令你即赴東海之濱，沿海觀望，只要尋著一艘以五色錦緞為帆之巨船，汝縱不擇任何手段，亦需設法上船，將封內之枯枝面交船上主人，那人必將有話問你，汝需立刻以實情相告，不得有半字虛言，然後觀等回音，五色帆船主為天下唯一有望制服白袍人之人，是以此舉實乃挽救武林命運之唯一途徑，汝必須謹慎小心，達成任務，切記切記！」

字跡端正秀麗，雖在那般生死關頭之下，但白三空卻仍寫得工工整整，一筆不苟，只有最末一個「記」字之最後一挑，才見敗筆，可見「清平劍客」之涵養功夫，的確遠非常人能及。

胡不愁見到這熟悉的字跡，想到那親切的面容，睹物思人，更是悲思如湧，不能自已，看到「以身殉武」四字，心頭但覺一陣熱血上湧，眼前更是一片模糊，突聽方寶兒在身後道：「你難道就不能安安靜靜地坐著喝杯茶麼？唉，練武的人，真是糟糕！」胡不愁勉強忍住眼淚，轉身強笑道：「練武的人，有何糟糕？」方寶兒充滿稚氣的面容，突然泛起一種成人的悲哀，垂首不再說話。胡不愁皺眉道：「瞧你的模樣，難道真的一輩子都不想學武了？這卻究竟是為了什麼？」

方寶兒嘆道：「說給你聽，你也不會懂的，咱們走吧！」胡不愁暗嘆忖道：「事已至此，祇怕你不學武也不成了。」當下分辨方向，直奔東海之濱，時已入冬，路途遙遠，行程本已非易，何況胡不愁走得匆忙，怎會帶得有充足的盤纏，走了十餘日，囊中所餘已無幾。

胡不愁暗道：「剩下的盤纏即使可維持到東海之濱，但卻仍不知何時才能找得到那艘張掛五色帆的巨船，我衣食無濟倒也無妨，但寶兒如此幼小，怎能吃苦？」他名字雖為不愁，心裡卻暗暗發愁。

這一日到了海濱，方寶兒觀異鄉風俗，看連天白浪，不覺拍掌大笑，胡不愁卻遠遠坐著釣起魚來。

方寶兒不知他釣魚一來為了充飢，二來卻是為了觀望海上帆影，只見漫天夕陽與萬丈金波，將他的身影襯得有如身在畫中，不覺笑道：「大頭叔叔，想不到你有時也有些雅興。」胡不愁暗中苦笑，直到夜色已深，才釣起幾尾鮮魚烤來吃了。

※※※

天上繁星，海上漁火，方寶兒只覺自己有如置身七寶樓臺之中，四面俱是絡纓寶珠，就連那腥淡的烤魚，也變成了從來未有的美味，直吃了三條，方自罷手，笑道：「書上說飽食之後，最宜安寢，咱們趕緊尋家客棧，睡覺去吧！」胡不愁靜默了半晌，黯然嘆道：「咱們從此之後，再也不能住客棧了。」

方寶兒低頭想了想，笑道：「不住客棧也好，以蒼穹為幕，大地為床，這樣的日子，過過也蠻有滋味。」

胡不愁道：「這樣的日子，你真的過得慣麼？」

方寶兒笑道：「真的又怎樣，假的又怎樣，反正我知道你身上帶的銀子已沒有了，大小兩個窮鬼怎住得起客棧？」

胡不愁怔了一怔，搖頭苦笑道：「好聰明的孩子，有時我和你談話，真不敢相信你是個只有十二、三歲的小孩子。」

方寶兒道：「這就是唸書的好處，所以我──」

突見胡不愁神色微變，沉聲道：「有夜行人的衣袂帶風之聲來了，來意不知善惡，咱們還是小心些好。」反手摸了些灰土，擦在臉上，方寶兒嘆道：「你們練武的人，為什麼時時刻刻都要提防別人，難道──」

話聲未了，夜色中已奔來兩條人影，左面一人道：「時候太早，火光也不對，我說不是這裡，你偏要趕著來！」

右面一人道：「無論如何，咱們在這裡歇歇腳也好──哇，你瞧，這裡還有烤魚──」再不說話，坐下來在胡不愁面前抓起一條烤熟了的魚，塞在嘴裡，大嚼起來，生像這條魚本是他釣來烤好的，更將胡不愁、方寶兒兩人，俱都當做死人一般，瞧也不瞧一眼。

方寶兒兩隻大眼睛一瞪，怒道：「喂，朋友，客氣些好麼？──」一句話未說完，胡不愁已抓住他手腕，叱道：「兩位大爺肯吃咱們的魚，是給咱們面子，小孩子家怎麼不知好歹？」口中說話，暗地向方寶兒使了眼色，轉首陪笑道：「兩位大爺只管請用，還有魚，小人這就烤好奉上」

左面那人陰森森笑道：「想不到你這條蠢漢還有些眼光，否則──」右面那人嘴裡塞滿了魚，接口道：「否則大爺們就把你兩人烤來吃了──」方寶兒咬牙忍住怒氣，火光悶動中，只見左面那人面孔煞白，瘦條身子，穿著件粉紅錦緞的長衫，滿臉俱是被酒色掏空的模樣。

右面一人卻是條身高八尺開外的錦衣虯鬚大漢，兩人身後，俱都背著隻碩大沉重的包袱，腰畔斜佩長刀。

虯鬚大漢連吃了兩條烤魚，粉衣人卻只是在一旁皺眉瞧著，搖頭嘆道：「這──」一個字才出口，霍然長身而起，反手抓住刀柄，厲聲道：「來的是什麼人？」尖銳的語聲，鞭子般直揮出去，劃破了沉沉夜色，黑暗中立刻有人厲聲道：「江北一陣風，來無影，去無蹤──」一條人影，隨聲而至，嗖地落在火堆前，卻是條滿身黑衣勁裝的削瘦少年，背後竟也背著隻包袱。

虯鬚大漢拋去魚骨，哈哈大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風老弟，來來來，且和咱們一齊坐地，吃條烤魚。」

黑衣人咯咯笑道：「小弟老遠瞧見火光，還以為是『靈空神火』，是以趕緊趕來，那知卻是彪虎兩位兄弟。」

粉衣人面色微變，悄聲道：「風兄莫非也是接得『神木令』，趕來送上祭禮的麼？」目光左張右望，似是生怕被人看到。

黑衣人笑道：「小弟前日才接得『神木令』，兩日之間，連劫了二十三家大戶，才勉強湊成這份祭禮。」

黑衣人大笑道：「客氣客氣，誰不知粉彪鐵虎，手段高強，天下人的錢財，還不都有如兩位兄台的囊中物？」

方寶兒在一旁聽得目定口呆，將胡不愁悄悄拉到一旁，附耳低語道：「好傢伙，原來這三人都是強盜。」

胡不愁面色凝重，瞧著那三人都在大聲說笑，這才附在寶兒耳畔，悄聲道：「這三人不但是強盜，而且還都是鼎鼎有名、殺人不眨眼的大強盜，先來的兩人，一個叫粉彪，一個叫鐵虎，外家功夫都練得不錯，在白馬山開窯立寨，後來的那『一陣風』卻是個形跡飄忽的獨行盜。」

寶兒眨了眨眼睛，道：「這三個大強盜怎會不約而同地跑到這種荒野地方來？這裡難道也有個大財東麼？」

胡不愁搖了搖頭，道：「聽這三人說話，好像是接得另一個厲害角色的什麼『神木令』，趕來送禮的。他們必定早有約定以火光為記，是以這三人瞧見咱們的火光，就忙著趕來，那知卻認錯了，唉，這三人已是極難纏的人物，能令他們趕來送禮的人，想必更了不起。」

寶兒撇撇嘴，道：「有什麼了不起？左右不過是個坐地分贓的強盜頭子──」突見一陣風、粉彪、鐵虎三個人齊地霍然站起，六隻眼睛一齊朝注著遠方，齊聲道：「來的是什麼人？」這三人說話聲音有粗有細，有尖銳，也有沉重，三種聲音加在一起，當真是說不出的難聽。

胡、方兩人，只覺耳鼓被震得「嗡嗡」作響，但過了半晌，黑暗中仍然沒有回應，只聽得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遠遠傳來，自遠而近，「蹬──蹬──蹬──」一聲接著一聲，似是走得十分緩慢。

火堆旁三人突然緊張起來，鐵虎「嗆」的拔出腰畔長刀，揮刀喝道：「來人再不說話，莫怪咱們──」

喝聲中黑暗裡已冉冉現出一條人影，竟是個身材矮短臃腫的肥胖老婦人，滿頭銀絲般的白髮，幾乎已禿落一半，身上穿著件寬大舒服的麻布衣衫，衣衫上滿是口袋，少說也有十五、六個之多，手裡拄著根長達九尺，幾乎比她身子高出一倍的木杖，喘息著走了過來，瞧見火光，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好舒服的火光，我老婆子能坐下烤烤火麼？」

方寶兒見她不但面如圓月，滿帶著親切的笑容，語聲更是溫柔慈祥，心裡不覺暗暗為她擔心，生怕那三個大強盜加害於她，那知粉彪、鐵虎等三人，見了這老婦人，神情一震，竟似都呆在地上。

老婦人嘆著氣在火堆旁坐下，自左面腰畔一隻衣袋裡，摸出個蜜餞桃乾，放在鼻子前嗅了又嗅，彷彿捨不得將它一口吃下，卻又忍不住不吃，終於緩緩放進嘴裡，輕輕嘆了口氣，細細咀嚼起來，滿面俱是舒服滿足之意，對身邊三個手橫利刃的彪形大漢，似是根本未曾瞧見。

一陣風等三人對望了幾眼，突然一齊拜倒在地，面帶驚恐，直挺挺跪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老婦人還似未曾瞧見，嚼完了桃乾，又自右面一隻衣袋中摸出塊核桃酥，嗅了嗅，嘆口氣，咀嚼起來。

方寶兒瞧得又是好笑又是吃驚，好笑的是這老婦人十餘隻口袋中，放的竟似全都是吃食零嘴，吃驚的是，那三個殺人不眨眼的大強盜，竟對這貪吃的老婦人如此恭敬畏懼，卻不知為了什麼？

※※※

只聽鐵虎終於忍不住囁嚅著道：「彪虎兄弟拜見萬老夫人。」老婦人嘴裡嚼著火炙糕，瞇起眼睛瞧了半晌，展顏笑道：「好孩子，快起來吧，我老婆子眼睛都已老得快瞎了，方纔竟未瞧出是你們，真是對不起。」鐵虎等三人頭垂得更低，粉彪道：「不知萬大俠近日可安好？」

萬老夫人笑道：「萬大俠是誰？我那老伴兒早已死了呀──唉，你是說我不成材的兒子，好，好，他還好，只是有點不太孝順，有了老婆，就不要我這娘啦！」笑語慈祥，帶點嘮叨，活脫脫是位標準的北方老太太，方寶兒見了她，情不自禁，總會連想起自己心中的外婆。

胡不愁卻是面色凝重，喃喃道：「萬大俠？萬大俠──莫非她竟是『雲夢大俠』萬子良的母親？」

這時鐵虎等三人已站了起來，萬老夫人笑道：「瞧你們三個人的模樣，莫非是接了『神木令』趕來送禮的？」

鐵虎道：「正是！」他回答得實在太快，粉彪要想阻止，已來不及，萬老夫人嘆道：「那神木令主人，真是了不起，雖然退隱多年，但黑道盟主的威信仍在，隨便發下令來，就連你們三位，也要趕來送禮──你們三位究竟是送的什麼重禮，可以讓我老婆子開開眼界麼？」

一陣風等三人對望一眼，面上頓時現出為難之色，萬老夫人柔聲笑道：「難道瞧瞧都不可以？」

粉彪惶聲道：「萬老夫人所命，在下兄弟焉敢不從？」三個人一齊解開背後包袱，攤在地上。

剎時間但見一陣珠光寶氣，騰霄而起，就連那閃耀的火光，都為之黯然失色！一陣風斜眼瞧著自己包袱中的珠寶，面上微現傲態，粉彪卻趕緊將包袱重新包起。鐵虎陪笑道：「萬老夫人，以你老人家來瞧，咱們兄弟三人這份禮，可還過得去麼？」

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這份禮送給皇帝，也還過得去了，但──」鐵虎忍不住問道：「但什麼？」萬老夫人緩緩道：「但送給神木令主人，卻嫌不夠！」一陣風聽了她前一句話，方自滿心得意歡喜，這後一句話卻似一桶冷水，當頭淋下，令他滿心歡喜變作了懊惱！

鐵虎更是瞪大了眼睛，吃驚道：「還不夠？」

萬老夫人搖頭笑道：「不夠！除非──除非將這三份禮物，並為一份，否則神木令主人若是嫌禮物輕了，那可不是好玩的。」說著取出塊麻糖，閉起眼睛仔細咀嚼，安然享受，再也不瞧粉彪、鐵虎等人一眼。

粉彪、鐵虎兩人立刻抓起包袱，後退三步，一陣風目光閃動，突然咯咯笑道：「萬老夫人既如此說話，兩位不如做個人情，將包袱送給小弟吧！」鐵虎大怒道：「好小子，居然敢打咱家兄弟的壞主意！」

一陣風陰森森笑道：「不是風某不講交情，但風某寧可殺了兩位，也不敢得罪神木令主人！」

鐵虎厲喝道：「放屁，看是你殺得了老子，還是老子宰了你！」喝聲中彪、虎兩柄長刀，俱已出鞘，一陣風腰畔亮銀鍊子槍也撤在手中，萬老夫人安坐不動，面上仍然帶著那慈祥和藹的笑容。

胡不愁在一邊瞧得很清楚，不禁暗嘆忖道：「這老太太看來溫柔慈祥，不想居然竟如此險惡，輕輕一句話，就將彪、虎等三人挑得火拼起來，自己卻絲毫不動聲色。」

但他身有重任，怎能多管閒事，眼裡瞧得雖清楚，嘴裡卻一言不發，那知他心念方轉，突聽方寶兒道：「老太太，你也是來送禮的麼？」

萬老夫人雙目微張，柔聲笑道：「乖孩子，你在說什麼？」方寶兒含笑搖了搖頭，道：「沒有什麼！」

但鐵虎等三人久闖江湖，都算得是眼裡揉不下沙子的光棍，聽得方寶兒那句話，心裡頓時雪亮。

粉彪一刀劈出，硬生生收回刀勢，仰天笑道：「可笑呀可笑！」鐵虎道：「有何可笑？」

一陣風搶先道：「咱們當真是豬油矇了心，竟未想到萬老夫人也是來送禮的，反要個小孩來提醒，豈非可笑？」

粉彪道：「只是萬老夫人走得匆忙，未準備禮物，是以才要咱們三人火拼一場，兩敗俱傷，那時萬老夫人就可取了咱們的禮物送禮去了。」說話間三人已聯成一條陣線，手裡緊握兵刃，一步步向後退去。

※※※

萬老夫人輕嘆一聲，柔聲道：「三位也未免將我老婆子說得太不值錢了，你們且瞧，這是什麼？」自口袋裡取出串顏色紫黑，但表面卻有一層晶光的珠鍊，每顆珠子，都有鴿蛋般大小！鐵虎等三人上線開扒，奇珠異寶不知見過多少，卻也從未見過如此顏色，如此碩大的珠子。三個人都想瞧個仔細，忍不住向前走了一步。

萬老夫人含笑道：「這紫晶珠只要一顆，已是罕世之寶，這樣一串珠子，送給玉皇大帝也足夠了，我老婆子怎會再想要你們小輩的東西？」鐵虎等三人眼睛直瞪著那串珠子，神情既是慚愧，又是艷羨，萬老夫人笑道：「這樣的珠子，三位祇怕還未見過吧，不妨過來瞧瞧仔細。」

鐵虎等三人情不自禁向前移動腳步，一陣風嘆道：「倒真是枉走了江湖，像這樣的寶物，連聽都未曾──」

話未說完，萬老夫人手裡的珠串，突然化做數十道烏光，急飛而出，分打鐵虎等三人胸腹大穴，順手一摸，又自衣袋中摸出些核桃、杏仁，脫手擲出，手法之快，不可思議，鐵虎等三人再也未想到她會在此時出手，更未想到，她滿身衣袋中的零食，俱可當做暗器！

三個人但覺眼前一花，暗器已如漫天花雨，源源不絕而來，那裡還能閃避？只聽接連三聲慘呼，三個人一齊跌倒，每個人身上最少中了七、八件「暗器」，核桃、杏仁、梅子──件件嵌入肉裡，生似精鋼所鑄，只有鐵虎身子強壯，猶未斷氣，嘶聲道：「你──你有了紫晶珠，何必還──還要咱們的──」萬老夫人搖頭笑道：「傻孩子，世上那有紫色的珍珠？」

鐵虎呆了一呆，額上疼得佈滿黃豆般大小的汗珠，但仍強自掙扎著道：「那到底是──是什麼？」

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那是冰糖烏梅，你們久走江湖，難道真的連冰糖梅子都不認得麼？」

鐵虎身子一震，雙睛幾乎凸出眶外，嘶聲喊道：「氣煞我──」最後個「也」字還未出口，一口氣突然接不上來，但聞喉間「咯」的一響，立時氣絕而死，當真是死不瞑目。萬老夫人瞧著他們的屍身，柔聲嘆道：「可惜呀可惜！」方寶兒瞧得目定口呆，此刻暗怒忖道：「既然可惜，為何要將人殺死？」

只聽萬老夫人已又接著嘆息道：「可惜我這麼多好吃的東西，都被這三塊廢物糟塌了。」拄著枴杖走過去，喘息著俯下身子，竟將嵌在三人屍身上的吃食，俱都拿了出來，在他們衣衫上擦乾血跡，又自一粒粒放回衣袋裡，方寶兒這才知道她可惜的竟不是人，而是那些核桃、杏仁、梅子──瞧見這情況，只覺手足冰冷，心頭作噁，再也忍不住，「哇」地將方纔吃下的烤魚都吐了出來。

胡不愁原先聽得方寶兒那句話出口，已知他闖了大禍，但後來事變發生太快，連他也被驚得呆在當地，此刻他方自定過神來，乘著萬老夫人身子背轉，一把抱起還在嘔吐著的方寶兒，便待趁機而逃。那知他身子方動，萬老夫人已笑哈哈站到他面前，指著方寶兒笑道：「這是誰家的孩子，這麼聰明！」

胡不愁話也不說，足跟半旋，倒躍而起，嗖地掠開丈餘，轉身又待奔出，但他身子方落地，萬老夫人又已擋住了他的去路，笑道：「你逃什麼？這樣聰明的孩子，難道我老婆子還捨得傷他麼？」胡不愁見她身法之快，有如鬼魅，知道今日絕難逃走，反而沉住了氣，靜思對策。

方寶兒用力一掙，落下地來，大聲道：「既捨不得傷我，又不肯放我走，那是為了什麼？」

萬老夫人柔聲笑道：「像婆婆這樣上了年紀的人，見了聰明伶俐的孩子，也是捨不得放走的，來，乖孩子，婆婆請你吃顆冰糖梅子。」果然自衣袋中取出個梅子，方寶兒見那梅子上還有一絲血跡，那裡吃得下肚，萬老夫人笑道：「乖孩子，你不敢吃麼？其實帶血的梅子比什麼都甜。」

她所行雖是最最惡毒之事，但面上卻永遠帶著最溫柔慈祥的笑容。

方寶兒破口大罵道：「老妖婦，老毒婆，老怪物，總有一日，你那一肚子血也要被人當茶喝了的。」

※※※

胡不愁卻也未想到這孩子竟有這麼大的膽量，竟敢罵起這將人命當做兒戲的老毒物來，不禁大駭，方待搶上防護，但心念一轉，反而含笑坐到地上，生似有恃無恐，一點也不擔心。

只聽萬老夫人微微笑道：「好孩子，你竟敢罵我，難道你沒有瞧見方纔那三人是怎樣死的？」

方寶兒仰首道：「死就死，有什麼了不起？」

萬老夫人嘆道：「傻孩子，你真的不怕死？每個人只有一條命呀──唉，婆婆讓你先嘗嘗不死不活的滋味，你就會知道生命的寶貴了！」

轉目望去，卻見胡不愁竟仍然含笑坐在地上，半點也不著急。萬老夫人雖然老奸巨滑，也不禁大奇，緩緩笑道：「大頭寶寶，這孩子可是與你同來的麼？」胡不愁笑道：「不錯！」

萬老夫人輕輕撫摸著方寶兒的頭髮，柔聲道：「這孩子此番被我帶走，你想他還會活著回來見你麼？」

胡不愁搖頭笑道：「大概是不會的了。」

萬老夫人道：「既是如此，你為何一點也不著急？」

# 第二章 飛傳神木令

胡不愁嘻嘻笑道：「你將他帶走，自有人尋你要回，你將他殺了，自有人尋你復仇，要我著急什麼？」

萬老夫人笑道：「復仇？我老婆子早已活夠了，正想有人尋我復仇，最好能將我殺死，免得我孤零零活在世上受罪，只可惜──唉，數十年來，死在我手下的人雖然不少，卻沒有一個人敢向我復仇的。」

胡不愁悠然道：「別人不敢，這個人卻敢！」

萬老夫人咯咯笑道：「我若將你也一齊殺了，還有誰會知道這孩子是怎麼死的？看你頭大聰明，連這點都想不到麼？」

胡不愁微微一笑，神情更是悠閒，笑道：「別人不知道，這人卻知道，你若不信，不妨試試。」

萬老夫人笑道：「聽你將這人說的如此神通，我老婆子倒想聽聽，這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

胡不愁長身而起，謹謹慎慎，自懷中取出那段枯枝，道：「就是以長劍削下這段枯枝的人，你不妨帶去瞧瞧。」

萬老夫人忍不住接過枯枝，湊近火光去瞧，瞧了幾眼，面上還是帶著笑容，但瞧到後來，笑容突然不見，面上竟現出驚懼之色，嘶聲道：「是什麼人有如此高明的劍法？莫非──莫非是五──五──」

胡不愁神色不動，緩緩道：「不錯，正是五色帆船主。」

萬老夫人踉蹌倒退兩步，突然放下方寶兒，雙手將那段枯枝交回胡不愁，嘴脣啟動，似是想說什麼，卻什麼也沒有說出口來，頓了頓手中枴杖，臃腫的身子斜飛而起，在夜色中閃了閃，便再也瞧不見了。

胡不愁眼見她身形去遠，立刻奔向方寶兒，但乍一舉步，便撲地倒下。原來他明知不是萬老夫人敵手，正在滿心惶急，突然想起懷中那段枯枝，又想起白衣人出劍削枝時的速度，自己師傅見到這段枯枝時的神情，他本乃聰明絕頂之人，早已猜出這枯枝切口上，必定顯示了極為高深的劍意，此刻一念至此，便想以此試上一試，那萬老夫人見了這段枯枝，果然面露懼色，她還不知海外已來了個那般奇詭的白衣劍客，便自然而然的聯想到那五色帆船主身上，再加以胡不愁立刻脫口說出五色帆船主的名字，這才將她驚走。

但胡不愁萬般無奈下，行險僥倖，用此一計，心裡卻毫無把握，表面看來雖鎮靜，其實早已駭得雙膝發軟，所以乍一舉步就又倒下。停了片刻，他才重又站起，一把抱起方寶兒，再也不敢停留，一口氣奔出數里，才敢停下腳步。

※※※

夜色之中，只見當地乃是一處小小的山坳，四面山石崢嶸怪異，寸草不生，望之有如無數隻怪獸蹲踞在黑暗中，要擇人而噬。

胡不愁尋了個離地丈餘的岩洞，設法鑽入，這才解開方寶兒的穴道。要知「清平劍客」所學乃是正宗內家心法，點穴、解穴俱有專長，胡不愁已得其親炙，自也精於此道，方寶兒神智始終清醒，只是周身僵木，宛如身上加了無數道枷鎖一般。

此刻但覺一股渾厚的內力直衝進來，枷鎖立脫，翻身坐起，瞪大了眼睛，半晌說不出話。胡不愁又是憐惜，又是心痛，柔聲道：「寶兒，你可是被駭著了？」

方寶兒搖了搖頭，道：「我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我只是奇怪，那老妖婆手一點，我就不能動了。」

胡不愁道：「這叫點穴，你若是想知道其中奧妙，又不想被人點住，就要好生學武。」

方寶兒微笑道：「你可是想乘機勸我學武麼？告訴你，我寧可再被人點住一百次穴道，也不願學武。」

胡不愁怔了一怔，過了半晌，只聽方寶兒又道：「我還有件事奇怪！」胡不愁道：「什麼事？」

方寶兒道：「那老妖婆什麼都不怕，但見了那段枯枝，卻又為何怕得要命？那五色帆船主又是什麼人？」他方纔穴道雖被制，但視聽之力卻未失。

胡不愁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方寶兒垂首想了一晌嘆道：「大家都不知道，不如睡覺吧！」

這孩子方纔出生入死，經過了那麼多凶險之事，此刻竟似已全部忘記，倒下身子，立刻睡著。

胡不愁卻反側許久，才能入睡，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突被一陣異聲驚醒，那聲音既似胡笳，又似獸吼，一連響了三聲，突然寂絕。方寶兒睡眼惺忪，奇道：「這是什麼？」胡不愁不等他說完，便已掩住他的嘴，悄聲道：「噤聲，咱們在上面不妨偷偷瞧瞧。」

這時天色雖還未亮，卻已有了些矇朧曙色，兩人爬到岩洞處，探出半邊臉，俯首下望。

只見那小小山坳之中，不知何時，已燃起了七堆火光、黯藍色的火焰中，並無柴木、棉布等燃料。著火處只是一面銅盆，火焰竟似自銅盆中生出，七堆火焰，圍繞著一個盤膝坐在地上的褐衣人，方寶兒忍不住附在胡不愁耳畔，耳語道：「這人在做什麼？怕冷也不用生七堆火呀？」

胡不愁道：「這不是人！」

方寶兒呆了呆，只見那人動也不動。凝目望了半晌，才發現「他」果然不是人，而是個木偶，只是塑雕得栩栩如生，鬚髮神情，無一不是生動靈妙，畢肖已極，端的是鬼斧神工，也不知出自那一位名家之手。方寶兒心裡更是奇怪：「木偶難道也怕冷，要烤火？替它點火的，必定是個獃子！」

藍湛湛的火光，將那木偶映得更是獰獰可怖，怪異絕倫，深夜空谷，竟會突然多了這樣一具怪異的木偶，就連胡不愁心裡，都不覺泛起一陣寒意，暗道：「這其中莫非又有什麼奇異之事？」

突然間，山坳外傳來一聲輕哨，兩條人影，疾行而入，瞧這兩人身法，顯見又是武林一流高手。但兩人掠入山坳之後，腳步立刻放緩，躬身垂首，一步步走到木偶之前，忽然一齊拜倒。

左面一人沉聲道：「丁仲華、丁伯華，送上珍玩七十一件，共值黃金七百兩，望神君查收！」

兩人解下身後包袱，將包袱裡的東西，一件件放在木偶之前，果然是珠光寶氣，耀眼生花。然後兩人伏地再拜，倒退而出。兩人俱是滿面喜色，似是送出七百兩黃金，非但不可惜，反覺十分高興似的。

方寶兒大奇忖道：「這兩人莫非是獃子麼？竟對這木偶如此恭敬，又對這木偶說話，說得再響，木偶也聽不到呀。」

胡不愁卻更奇怪，只因這丁仲華、丁伯華兩人，江湖中人稱「金箭銀鉤──丁氏雙傑」，乃是江浙一帶極負盛名的俠盜，此刻竟然遠道趕來此間，向具木偶送上份如此重禮，胡不愁暗暗忖道：「莫非這具木偶，便是『神木令主人』的標誌，而那七堆火光，便是一陣風等人所說的『靈空神火』？」

兩人暗中驚異，屏息而觀，短短一個時辰之中，山坳中竟來了十七個平日一個也難見到的武林高手。

這十七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三兩成群，有的孤身而來，但卻同是為了向這木偶送禮而來，所送的也都是貴重已極的珍寶，到了木偶之前，俱都跪拜在地，自報姓名，離去時也都是面有喜色，看來似是只要能在這木偶前送上一份重禮，已是他們生平最最高興的得意之事。

但胡不愁博聞強記，聽得這十七人姓名，已知他們俱是將別人財物視為己有的綠林豪傑，這些人平日搶人珍寶還來不及，今日竟會心甘情願的送給這具木偶，這豈非從來未有之奇事！

※※※

一個時辰後，木偶四面，已堆滿了金珠珍寶，那耀眼的珠光，襯得這怪異的木偶更顯得鬼氣森森。

方寶兒實在忍不住，又附在胡不愁耳畔道：「木偶的主人不在，一具木偶，怎守得住這些珠寶，難道就不怕別人來偷來搶麼？」

胡不愁苦笑耳語道：「這些事我也想不通，但──」

語聲未了，突聽山坳外隨風傳來一陣山歌之聲，歌聲響亮，似乎有數人同時在唱，唱的是：

「朝居水流東，暮至水流西，朝朝暮暮去行乞，自在逍遙無憂慮，殘羹有美味，剩茶甜蜜蜜，三年乞兒身，皇帝也不易。」隨著歌聲，走入三個鶉衣百結的乞丐，俱已有四十多歲年紀，身後各自揹著六、七隻麻袋，三人見了珍寶木偶，一齊頓住歌聲，顯然心頭也充滿驚異。

胡不愁見了他們身後麻袋，自己猜出這三人必定是江湖間勢力分佈最廣的丐幫中行輩甚高的弟子，也看出他們並非送禮而來，而是無意間闖入此間，是以見了這情況，才會大覺奇怪。

只見三個面面相覷，呆了半晌，其中最瘦一人悄悄道：「老四、老七，你可猜得出這是怎麼回事麼？」

另兩人搖了搖頭，一個頸上生瘤的乞丐道：「莫非是江湖中什麼秘密的宗教祭典不成？」

還有一人，行路時腳步微跛，道：「將這些珍寶送給虛無飄渺的神鬼，哼，那些人不是白癡便是獃子。」

三個人目光同時向四下探望半晌，胡不愁屏息靜氣，不敢發出一絲聲音，只聽瘦丐道：「這裡四下無人──」

瘤丐接著道：「咱們若有這些珍寶，那有多好！」

跛丐道：「那些珠寶反正是個無知無覺的木偶的，木偶也無法享受，倒不如咱們拿來享受享受吧！」

瘤丐立刻接口笑道：「對，反正人不知，鬼不覺──」瞧了那瘦丐一眼：「二哥，你看怎樣？」

瘦丐沉吟道：「不知那是否真是木偶。」

瘤丐道：「我來試試。」俯手拾了塊石子，脫手擲出，挾帶勁風，打在那木偶頭上，發出「篤」的一響，果然是木石相擊之聲。

跛丐展顏笑道：「這若不是木頭雕的，頭上中了這一石子，憑老七的手勁，早已將他打得頭破血流了。」

瘦丐沉吟道：「但若被幫主知道──」又瞧了那堆珍寶幾眼，搖頭笑道：「縱被幫主知道，也管不得了。」

瘤丐揮掌笑道：「二哥到底是聰明人！」

三人急急展動身形，向木偶撲去，胡不愁暗嘆忖道：「久聞丐幫戒律森嚴，不想門下也有見利忘義的弟子！」

心念一轉，三人已入了火團，跛丐身法最快，當先搶到，抓起一把珍寶，向木偶笑道：「木偶兄，抱歉抱歉，想暫借閣下的珠寶一用，等到──」語聲未了，突然身子一震，再也不能動彈，滿手珠寶俱都又落了下去，似是突然見著了什麼恐怖已極之事。

瘦丐、瘤丐已都趕來，詫聲道：「什麼事？」目光轉處，兩人亦都身子大震，張大了口，卻驚呼不出聲來。

原來三人到了近前，只見那「木偶」閉著的雙目，竟突然張開！射出兩道冷電般的目光，跛丐顫聲道：「你──你──你原來是人！」

兩個時辰中，絲毫未曾動彈的「木偶」原來是人！

※※※

三丐固是大吃一驚，胡不愁、方寶兒這一驚亦是非同小可，突聽瘤丐大喝一聲，道：「你是人也要你變作鬼！」

他驚魂已定，殺機突生，力貫於臂，雙拳齊出，閃電般向那盤膝坐在地上的褐衣人胸脯擊出！

這瘤丐天生神力，外門功夫，火候極深，乃是丐幫上下數萬弟子中十七名戰將之一，這雙拳擊出，少說也有七、八百斤力氣，只要是血肉之軀，實難抵擋，那知這褐衣人竟然不避不閃，瘤丐大喜喝道：「著！」雙拳已著著實實擊在褐衣人胸膛之上。

只聽「勃」的一聲，瘤丐但覺自己這開山劈石的雙拳擊中之處，有如木革一般，那裡似血肉之軀！褐衣人仍然安坐不動，瘤丐的身子，卻被反震而出，踉蹌後退，一跤跌倒地上！只覺胸中氣血翻湧，雙腕劇痛如刺，面色更已駭得毫無血色！這褐衣人若是活人，怎會身如木革？「他」若非活人，目中又怎會發出這冷電般的神光？

跛丐、瘦丐早已驚的目定口呆，怔在當地，瘤丐捧著手腕，滾身躍起，顫聲道：「你──你究竟是──是不是人？」

那褐衣人仍然木偶般不言不動，但三丐身後，卻已傳來一陣輕微柔和的語聲，道：「可憐的孩子──」

語聲雖然輕微柔和，但三丐已是驚弓之鳥，一駭之下，霍然轉身，但見一個肥胖臃腫如球的老婦人，左手提著隻大包袱，右手拄著根長枴杖，蹣跚而來。方寶兒在上面瞧得分明，顫聲低語道：「不好，那老妖婦又來了！」來的正是萬老夫人，方寶兒本覺她笑容甚是慈祥可親，但此刻他一見到這慈祥可親的笑容，心頭便不禁要犯噁心，恨不得立刻閉起眼睛不去看她。

只是此刻山坳中發生之事，實在太過曲折離奇，無論是誰，也捨不得閉起眼睛不看，何況年輕好奇的方寶兒！

只見萬老夫人一路嘆息著說：「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喘息著來到近前，三丐俱是驚奇交集，瘤丐忍不住喝道：「誰是可憐的孩子？」萬老夫人瞧著他嘆了口氣，搖頭嘆道：「就是你！」瘤丐呆了一呆，怒道：「好個莫名其妙的老太婆！我有什麼可憐？」

萬老夫人嘆道：「我老婆子只可憐你已活不過三個時辰──」

瘤丐大怒喝道：「呸！」

萬老夫人緩緩道：「你以為我老婆子在騙你不成？──唉，你已身中『枯木神功』反震之力，能活三個時辰，已是走運了！」話未說完，三丐已是聳然失色，顫聲驚呼道：「枯──枯木神功？」目光一齊轉向那木偶般的褐衣人，滿面驚恐欲絕，牙齒打戰，格格的直響。

方寶兒見他三人竟怕成如此模樣，不禁大奇忖道：「什麼是『枯木神功』？為何如此令人害怕？」

突覺胡不愁握著他的手掌，掌心已滿是冷汗，轉目瞧去，胡不愁面色亦是驚駭已極，不等方寶兒發問，便已湊在他耳畔道：「那『枯木神功』乃是武功中久已絕傳之七大魔功之一，練此魔功之人，七情六慾已完全麻木，行事更不能以常理衡量，瞧這人已將『枯木神功』練至七、八成火候，全身已練的如同木頭一般，普通刀劍，都難傷得了他，那瘤子乞丐被他陰功反震成傷，眼見亦是性命不保，咱們可千萬要小心了，被他發現可不是好玩的！」

他說完了這麼長的一段話，丐幫三弟子卻仍是瞪大著眼，張大了嘴，滿面驚怖地站在那裡，神情姿勢，俱未有絲毫變動，夜色中看來，也有幾分像是木頭人了。突見那瘤丐狂呼一聲，張嘴噴出一口鮮血，仰天跌倒，他受傷之後這麼久才發作，可見那「枯木神功」勁力是何等陰柔。

※※※

萬老夫人搖頭嘆道：「唉，果然活不過三個時辰！」神情間滿是悲痛憐惜，似乎是個連螞蟻也不忍踩死的和善老太太，方寶兒若非方纔親眼見到她舉手間便若無其事地殺了三個人，也不會相信她心腸是那般狠毒！

瘦丐、跛丐兩人早已驚呼著俯下身子，去看瘤丐傷勢，見到瘤丐面容紫黑，頃刻間便已斃命，兩人目中不禁流下淚來。

萬老夫人嘆道：「你兩人既然如此為他傷心，活著也無甚趣味，我老婆子就做做好事，讓你們陪他一齊死吧！」將枴杖交到左手，然後探手入袋，方寶兒大駭忖道：「不好，這老妖婦又要用梅子殺人了！」

就在此時，那始終不言不動，木偶般的褐衣人突然開口道：「木郎君的事，不容別人多事出手！」語聲生硬冷澀，每個字說出來，都似用了極大氣力，彷彿他連舌頭都已練得殭硬麻木。

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是！」

木郎君道：「丐幫弟子過來！」

瘦丐、破丐雖然心痛自家兄弟之死，但瞧這「木郎君」如此武功，那裡還敢有出手復仇之意。兩人竟乖乖的走過去，木郎君道：「瞧在諸葛通面上，饒你兩人一命。」瘦丐、跛丐大喜道：「多謝前輩。」

木郎君道：「你兩人自己砍下方纔摸過珠寶的右手去吧！」

瘦丐、跛丐身子一震，剎那間便已急的汗如雨下，瘦丐伏地道：「前輩既與敝幫主有舊，便請前輩看在他老人家面上，饒了晚輩們──」

木郎君冷冷道：「連手臂一齊砍下！」

瘦丐、跋丐大駭道：「前──前輩，你──」

木郎君道：「將兩隻耳朵也割下！」

瘦丐、跛丐雙膝一軟，噗地跌倒，嘴脣都已駭得蒼白，方寶兒也聽得手足冰冷，掌心流汗。

萬老夫人柔聲道：「我老婆子好意相勸，你兩人還是不要多說了吧，再說一句，祇怕連左手、鼻子都不保了！」

瘦丐、跛丐知道此話不假，祇得顫抖著站起身子，各各自懷中持出一柄匕首，反手去削耳朵。兩人平日殺人倒也手快，但此刻要削自己耳朵，卻是手腕發軟，削了幾刀，連小小隻耳朵都削不下來！

萬老夫人嘆道：「可憐的孩子──」掌中枴杖，突然斜飛而起，杖頭立刻彈出一柄三尺青鋒。她這枴杖本已長達九尺，再加這三尺利刃，足有一丈二三，她身子不動，杖頭利刃便已到了兩丐面前。

但見青光閃了幾閃，跛丐、瘦丐幾聲慘呼，如飛逃走，連自家兄弟的屍身都不要了，地上一連串鮮血，鮮血中還有四隻耳朵，兩條斷臂，萬老夫人杖頭青鋒又已不見，拄著枴杖，只是喘氣，搖頭嘆道：「老了老了，不中用了！」掏出個梅子，放進嘴裡咀嚼起來。

胡不愁本當她只是暗器奇異，出人不意才能傷人，此刻見她出手之快，才知她武功實是驚人，這條長達丈餘的枴杖，更是件奇異已極、霸道已極的外門兵刃，一條枴杖中還不知另有多少妙用！

只聽木郎君冷冷道：「誰要你出手的？」

萬老夫人笑道：「常言道：伸手不打笑臉人，我老婆子是送禮來的，神君你可不能為難我。」

木郎君「哼」了一聲，萬老夫人已解開手裡的包袱，笑道：「神君若嫌不夠，我老婆子還可再去尋些來。」方自將包袱放到地上，木郎君盤膝端坐的身子，突然直立而起，枯木般的面容上，隱隱泛起一層青氣。

萬老夫人面色微變，仍然笑道：「神君要作什麼？」

木郎君一字字緩緩道：「誰要你來的？要你來作什麼？」

萬老夫人道：「什麼？什麼什麼？」滿面茫然之態。

木郎君冷笑道：「你裝的什麼傻？」口中不絕發出刺耳的冷笑聲，但面上卻毫無表情，叫人見了更是心寒。

萬老夫人笑道：「神君說的什麼話，我老婆子裝聰明還來不及，怎會裝傻？」雖然仍是故作癡獃，神情卻已微現不安。

木郎君道：「可是姓水的那賤人，知道本座要以『神木令』調集珍寶，以之去求五色帆船主，才著你來伺機行劫的？」

胡不愁聞言一驚：「原來此事也與五色帆船主有關。」

只聽萬老夫人突然大笑道：「人道木郎君全身麻木，唯有心不麻木，如今看來，果然此言非虛，竟能看破我的行藏。」

木郎君冷笑道：「本座並未傳令於你，而似你這樣的人，怎會平白無故，趕來送禮！」腳步一跨，便已跨出成堆珠寶。四肢看來俱都僵木不會彎曲，但行動之靈便迅快，卻是駭人的很。

萬老夫人嘆道：「我老婆子既被神君看破來意，只有求神君饒命了。」拄著枴杖，便待跪倒。

方寶兒暗道：「這老妖婦又要乘人不備出手了。」

一念尚未轉完，萬老夫人掌中枴杖果已直刺而出，杖頭青鋒飛彈，青光閃動，剎那間便已刺出十一招之多。

※※※

她身子遠離木郎君丈餘開外，丈三青鋒杖，使的全是「刺」字訣，有如白蛇吐信，靈活無比，無論對方身子如何閃動，她青鋒杖便已先封住了對方去路，教對方永遠攻不到她面前，自然無法向她出手還擊，只因那青鋒杖委實太長，她手握杖尾，手腕只要微微一震，杖頭青鋒便可移動兩丈之多，對方輕功無論多麼靈活，總不如她手腕震動來得靈便。而她招式間所使的「刺」字訣，更是在所有武功訣要中攻勢最最凶險，力道最最凌厲之一著。

胡不愁在一旁瞧的暗暗心驚，忖道：「好厲害的招式，當真將『一寸長，一寸強』長兵刃強霸之處，發揮得淋漓盡致，雖然節節進攻，自己卻先立於不敗之地。」眼見青鋒化做萬朵劍花，木郎君身形已變作淡淡一條人影，在劍花外縱橫飛舞，卻始終攻不進去。

慘藍色的火焰，被尖銳的劍風，激的光芒閃爍不定，突然間，但聞木郎君一聲低叱，身形突顯，木立不動。

萬老夫人杖頭青鋒停留在他胸前三寸外，也是動也不動，而兩人身形停頓還不到剎那之間──

木郎君身形不知怎樣一變，手掌已抓住了萬老夫人杖頭青鋒，他空手緊抓利刃，手掌竟是毫無傷損。

萬老夫人大驚之下，挫腕回收，而也就在這剎那間，木郎君突又撤手，萬老夫人身子不禁微微向後一倒，木郎君已一步跨入她掌中青鋒劍之封鎖圈內，出手一掌，直直的指向萬老夫人左肩。

這幾個動作看來雖然容易簡單，但其中之微妙變化，卻當真妙到毫巔，時間差不得半分，勁力也錯不得半分，每一個動作，俱是不差不錯，恰到好處，叫人看了固然舒服已極，又不得不拍案叫絕。

胡不愁雖然出身名門，但見了這幾招，也不禁心動神馳，眼見萬老夫人先機盡失，已是勢將必敗。要知長兵刃雖可恃強遠攻，盡佔優勢，但只要被人欺進身來，若不撤手拋下兵刃，便唯有挨打的份兒。

木郎君身上反震之力，已是那般陰柔狠毒，掌上功力，自更可想而知，掌力撤出，掌心已成青色。

萬老夫人也未想到他身法竟然這般怪異，大驚之下，眼看已是閃避不及，方寶兒雖然不懂武功，但也看出萬老夫人的惶急危險之狀，不緊暗喜忖道：「老天幫忙，若是叫這老妖婦今日死在這裡，世上便算是少了個禍害，我真要吃素三年，以示感激──」心念一閃，突見萬老夫人手掌急沉，杖頭青鋒已插入前面地裡，長杖借勢一撐，身子跟著倒翻而起，竟在那間不容髮的剎那之間，翻過木郎君的頭頂，到了木郎君身後，單手握杖，頭下足上支在長杖上。

木郎君驟出不意，硬生生收回掌勢，霍然旋身。

那知萬老夫人手腕一反，那九尺長杖，突然折為兩段，一股焦黑色的濃煙，自長杖斷處急湧而出，瞬即迷漫一片，掩去了萬老夫人的身形，濃煙中竟還夾雜著一蓬銀芒，急射木郎君胸腹。

這變化更是出人意外，方寶兒究竟年幼，失聲驚呼道：「不好──」但見木郎君竟似已被銀芒擊得翻身倒地。

再看萬老夫人身形早已遠在十餘丈開外，咯咯笑道：「我老婆子身懷七十二種變化，誰能傷得了我？」笑聲未了，身影早已不知所蹤。

※※※

方寶兒忍不住又自嘆道：「可惜──」

兩個字說出口來，木郎君身子已直挺挺躍起，冷電般目光向上一掃，注定方、胡兩人藏身的岩洞，道：「下來！」

方寶兒目定口呆，失色道：「他──他原來沒有死！」

胡不愁嘆道：「那區區暗器，怎能傷得了他？」

方寶兒道：「咱們就不下去，看他怎樣？」

胡不愁笑道：「反正逃也逃不過的，還是下去吧！」他胸襟開闊，雖然覺得這是方寶兒多話闖出來的禍，但口中卻無半句埋怨的話，反而面帶笑容，伸臂抱起方寶兒的身子，自丈餘高的岩洞一躍而落。

木郎君目光一掃，道：「孩子，你過來。」

胡不愁還未說話，方寶兒已大聲道：「過來做什麼？」

木郎君道：「方纔可是你在上面說話？」

方寶兒掙落地上，道：「不錯，你要怎樣？」

木郎君緩緩走到方寶兒面前，面上絕無絲毫表情，誰也看不出他的來意善惡，方寶兒也不怕他，瞪眼挺胸而立，動也不動，胡不愁暗中雖有畏懼之心，但知道逃也逃不走的，是以也不退避，木郎君枯木般的身子，直挺挺站在方寶兒面前，突然微微笑了一笑。

那笑容雖然生澀冷硬無比，卻也使他那冷冰冰的面容，有了些許暖意，方寶兒想不到他此時竟會露出笑容，忍不住問道：「你笑什麼？」

木郎君道：「哈哈，本座平生殺人無數，江湖中不知有多少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哈哈，想不到今日你見我有了危險，居然會替我著急，見我倒在地上，居然會為我可惜，哈哈，這當真是我平生未遇之事，哈哈──」他每說一句話，便哈哈大笑一聲，似是心中得意高興已極，但面上卻又復冰冰冷冷，看來有如戴著面具一般。

說到這裡，目光突然轉向胡不愁，道：「你是誰？」

方寶兒擋在胡不愁身前，瞪著眼搶先道：「他是我的大頭叔叔，你要怎樣？」他雖年輕體弱，此刻卻傲然以保護者自居。

木郎君道：「你暗中偷窺，本應處死，瞧在這孩子面上，且饒你一命，快收拾東西，隨我去吧！」

方寶兒大聲道：「誰要隨你去？」

木郎君緩緩道：「我已有收你為徒之意，只要你一路乖乖的聽話，此間事完之後，你便是本座的收山弟子！」

方寶兒道：「我不要學武，更不要拜你為師。」

木郎君冷冷笑道：「天下不知有多少人要跪著求我收他做徒弟，我都不肯，如今本座既要收你為徒，卻容不得你拒絕。」

方寶兒道：「我偏要拒──」突覺胡不愁悄悄一拉他衣襟，道：「傻孩子，你一路若不乖乖的聽話，神君還未見得肯收你為徒哩！」他已知木郎君此行便是要去尋訪那五色帆船主，聽得他要自己同行，正是求之不得。

木郎君道：「這話不錯。」

方寶兒心念一轉，忖道：「我一路就偏不聽話，到處和他搗蛋，倒要瞧他怎樣？」一瞬間已想出數十種調皮搗蛋的花樣，想到自己竟能將這些花樣用在木郎君身上，不禁大是得意，笑道：「好，我隨你去。」

木郎君道：「哈哈，好，哈哈──」身子一旋，掌風揮出，那七堆火光，突然一齊熄滅，木郎君道：「收拾東西，走！」

胡不愁暗喜道：「遵命！」將十餘隻包袱，都結到一齊，這才發覺那七面銅盆中，盛著些黑色的油膏，他雖然不知這就是康藏一帶所產的原油，卻已猜出這必是一種極強烈的燃料，所燃起的火光，風也吹它不滅，當下三人各自背起幾隻包袱，乘著朝日初昇，向東行去。

一路上方寶兒果然隨時隨刻的搗蛋，再無片刻安靜，木郎君要他倒茶，他便捉幾隻蟑螂放在茶杯裡，木郎君問他：「今年幾歲？」他便答：「我睡覺不蓋被。」胡不愁知道這孩子平日雖然老氣橫秋，但若有人拂了他的意，他定必花樣百出，那是誰也勸不住的，不禁暗暗替他著急。

那知木郎君生似已完全麻木，半點也不動怒，茶杯裡若有蟑螂，他便連蟑螂一齊吃了，方寶兒答非所問，木郎君便道：「你睡覺可蓋被？」方寶兒順口便會回答：「我今年十三歲。」到後來方寶兒反而無計可施，胡不愁見了，又不覺暗暗好笑：「這孩子今日總算遇著了定頭貨。」

※※※

整整走了一日，來到一處海岬，孤懸海外，三面皆水，本來似是個漁村，但卻似突然遇著個重大的變故，是以此時早已荒廢，只見海灘上盡是已將腐朽的破船，僅剩的十餘間木屋，也是東倒西歪，不成模樣。

胡不愁暗奇忖道：「這是什麼地方？莫非五色帆船主還會住在這裡不成？」心中雖然奇怪，卻又不敢問出口來。

只見木郎君腳步微頓，然後當先走向一間最大的木屋，方寶兒見這木屋破破爛爛，隨時都可能倒塌，不禁暗道：「這種屋子也能住人麼？」心念閃處，木郎君已一掌推開了門戶，方寶兒探眼一瞧，不覺吃了一驚！

原來這木屋外面看來雖破爛，裡面卻是富麗堂皇，佈置得舒服已極，四面都掛滿了毛色鮮艷的獸皮，屋裡錦墩玉几，羅列珍饈，兩條錦衣漢子，正箕踞在毛皮錦墩上，痛飲著琥珀色的美酒，方寶兒做夢也未想到破屋裡竟是如此情況，那兩條大漢見到有人闖入，也是一驚。

左面一人霍然長身而起，厲叱道：「什麼人？」此人身高九尺，背闊三停，頷下一綹紫色長髯，全身俱是威猛慓悍之態，說話更是聲若洪鐘，震人耳鼓，方寶兒不禁暗暗稱讚：「好一條英雄漢子！」胡不愁見了此人之紫髯異像，心裡更是一驚，暗道：「莫非此人便是稱霸海上的巨盜『紫鬚龍』壽天齊不成？」

那知這紫髯大漢目光瞧見木郎君，神情突然一變。木郎君卻瞧也不瞧他一眼，大步走了進去，將包袱往鋪地之獸皮上一拋，盤膝坐了下來，冷冷道：「倒酒來！」

紫髯大漢面色又一變，但仍然強忍怒氣，倒了杯酒，雙手捧到木郎君面前，道：「神君別來可好？」

方寶兒見他竟如此柔順，全無英雄氣概，心裡不覺大是失望，將包袱重重拋下，轉臉不去瞧他。

木郎君喝了杯酒，冷笑道：「壽天齊，想不到你還認得本座，你那朋友卻莫非是瞎了眼麼？」

另一條錦衣漢子，始終背門而坐，動也未動，只是自斟自飲，不住喝酒，眾人也未瞧見他的面目。只見他頭戴珍珠冠，身穿團花袍，身材並不高大，持杯的手掌，更是枯瘦臘黃，聞得木郎君之言，突然咯咯一笑，道：「神君雖不認得在下，在下卻認得神君，來，在下且敬神君一杯。」語聲有如刀刮銅鏽，令人聽得毛孔悚慄。

胡不愁見他既能和「紫鬚龍」對坐飲酒，必非無名之輩，本待他回過頭來，好瞧瞧他到底是誰。但此刻聽得他這語聲，既已如此刺耳，面貌之駭人自然可想而知，胡不愁卻只望他再也莫要回頭，免得叫人見了吃驚。

只聽木郎君沉聲道：「你既認得本座，為何還不站身起來？」

珠冠人仍未回頭，咯咯笑道：「神君乃是不速之客，無端闖將進來的，我這做主人的，自然不必起身相迎。」

木郎君目光一閃，冷冷道：「從此刻起，本座便是這屋子的主人，快站起身子，滾出去吧！」

珠冠人道：「在下早知神君有霸佔此屋之意，在下也早已有意相讓，卻只怕神君不敢住下！」

木郎君道：「哈哈，這種話本座倒是第一次聽到，世上竟有本座不敢住的地方，哈哈，你且說說是為了什麼？」

他雖然又在大笑，但笑聲卻與那日和方寶兒說話時大不相同，令人情願自己耳朵聾了，也不願聽它。

珠冠人緩緩道：「只因在下已答應將這間屋子借給一個人，作為他停候五色帆船時的居留地，那人卻是神君惹不起的！」

木郎君道：「什麼人？」

珠冠人一字字道：「便是水──」話未說完，木郎君那枯木般的面容，已起了一種奇異的變化，眉眼耳鼻，似是都移動了位置。這模樣與常人發怒時絕不相同，卻令人看得直冒寒氣。

木郎君已嘶聲道：「水天姬──又是水天姬，我若見著了她，一定要將她那身細皮白肉一寸寸割下──」

珠冠人突然回過頭來，咯咯笑道：「真的？」

胡不愁要想不去瞧他的面容，卻又忍不住不瞧，只見他面色蠟一般枯黃，似是沒有一絲肉似的，更無表情，竟和個骷髏一模一樣，看來果然是駭人已極。方寶兒平生未曾見過這般駭人的容貌，幾乎駭得驚呼出聲來。

木郎君亦顯見對那水天姬實是懷恨已極、恨聲道：「水天姬若敢走進這屋子一步，你可看到本座的手段。」手掌一緊，掌中那隻玉酒杯，立刻粉碎，簌簌的自指縫間落了下來。

珠冠人神色不變，咯咯笑道：「好武功，只可惜你連水天姬屬下萬老太婆都殺不死，更莫說水天姬了！」

木郎君霍然站起，喝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怎知──」

珠冠人笑道：「我是什麼人，到現在你還猜不出？」身不動，手不抬，身子突然直飛而起，將屋頂撞破個大洞，一閃無蹤，卻有六、七股銀線，自洞中射入！

木郎君這般武功，卻似對這幾股細如游絲般的銀線畏懼已極，竟不敢伸手去接去擋，更不敢追趕，雙臂振處，箭一般退出門去。

只見那幾股銀線射在地上，瞬眼無蹤，原來竟是幾股水線，被裝在唧筒一類的東西裡射出的。

方寶兒暗奇忖道：「這種暗器子不過和小孩子玩的『水鏢筒』差不多，這木郎君為何如此畏懼？」心念尚未轉過，只見地上獸皮著水之處，突然發出一陣「吱吱」異響，爛了一片，瞬眼間整張皮毛，竟也都爛得無影無蹤，那水中毒性之猛，可想而知！

※※※

木郎君身形一退便回，頓足道：「是她，果然是她──」氣得面容扭曲，竟說不出話來。

只聽遠處傳來一陣語聲，輕輕笑道：「我就坐在你對面，你都不認得，還吹什麼大氣，看來瞎眼的是你，卻不是我──」笑聲有如銀鈴般清脆悅耳，語聲更是嬌柔動聽，那裡還是方纔那種刀刮銅鏽的聲音，胡不愁聽了這語聲，又不禁想要瞧瞧她的真實容貌了。

木郎君知道再也追她不著，怒目瞧看「紫鬚龍」壽天齊，嘶聲道：「你知道──你為何不說？」

壽天齊道：「這村子本是在下昔日與手下弟兄們相聚之地，後來只因五色帆船主每年俱來停泊，在下才不得不將聚會之地移往他處，這幾年來江湖中凡是有事相求於五色帆船主之人，到了這時候，便來此地守候，在下忝為昔日之地主，對各路英雄，都得盡一番地主之誼，只是為了避人耳目，不能將這些木屋翻修一新，但還是佈置得可供各位歇足，至於來的是什麼人？有何來意？在下一向不敢過問。方纔那位兄台就是天姬夫人，在下亦是毫不知情，神君怎能怪罪於我？」

此人果然無愧為海盜之雄，心裡雖然也有些畏懼，但仍是侃侃而言，身子也仍然挺得筆直。

木郎君冷「哼」一聲，遠遠坐到一旁，不言不動，默然良久，面容漸漸回復僵木，揮手道：「出去吧！」

壽天齊微一抱拳，輕身退出，走過那灘水痕時，也是遠遠繞路而行，不敢踩上一步。

方寶兒忍不住問道：「方纔那人是個女的麼？」

木郎君「哼」了一聲，道：「是世上最最陰毒、淫蕩、無恥的賤女人，你下一次若見到她，最好走得遠些。」

過了半晌，又道：「這賤人易容之術，天下無雙，酒樓裡的夥計，趕車的車伕，撿破爛的老頭子，騎花馬的大鏢客，甚至你身伴最最親近的人，都可能是這賤人改扮的，你得隨時隨地提防著，只要稍一不慎，落入她手中，那時──你就是想死，也死不成了！」

# 第三章 四海驚絕色

這番話被他那冰冷生硬的聲音說將出來，更是陰森詭異，不可名狀，只聽得方寶兒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而這時窗外，卻又突然響起一陣銀鈴般的笑聲，一個柔媚之極的女子聲音，笑道：「乖寶寶，莫聽他的，他才是世上最最無恥、陰毒──」話未說完，木郎君已狂呼一聲，筆直衝出窗去，有如一根被力士擲出的標槍一般，其急絕倫，那知他身形方自消失，窗外突又掠入一條人影。

這人影身法之快，更是驚世駭俗，竟令人瞧不清他的身形面貌，胡不愁變色而起，輕叱道：「朋──」

但這人影身形之快，怎容他開口說出話來，「朋」字才出口，這人影已衝到他面前，衝入他懷裡。

胡不愁大驚之下，已是閃避不及，那知這人影竟在距離他身子不及一寸時，突然頓住身形，出手如風，連點了胡不愁前胸三處大穴，胡不愁身子還未躺下，這人影已一把抄起方寶兒，四指有如撫琴般一按，又點了方寶兒脅下幾處穴道，腳步不停，自另一扇窗戶中掠了出去。

等到胡不愁身子倒下，這人影已蹤跡不見，身法之急，動作之快，鬼魅難及，尤其是那種能在最後一剎那突然停頓的輕功，胡不愁更是連聽都未曾聽過，眼睜睜瞧著此人將方寶兒劫走，心裡雖急得要發瘋，卻也絲毫無計可施。

那人影一掠出窗，隨手彈出一點銀光，劃空飛出，自己身子，卻立刻伏在檐下，動也不動。方寶兒大奇忖道：「此人為何不逃，反而──」

只聽屋子裡一聲怒喝，木郎君已追了出來，呼地自兩人頭頂掠過，向那銀光彈出的方向追去，一閃而沒，竟瞧也未瞧窗子下面一眼，而木郎君身形方自消失，這人影卻已挾著方寶兒，躍上了屋頂。

方寶兒這才恍然，想必此人方纔也是用同一計策，使木郎君追了出去，自己卻自窗下一閃入屋。只聽這人在耳畔輕輕道：「乖寶寶，看姑姑將這呆木頭捉弄得有趣麼？」語聲柔媚清脆，遠勝出谷新鶯。

方寶兒雖然年齡幼小，也不覺聽得心神一陣流盪，但張眼一看，卻見她還是那鬼怪已極的珠冠人。他趕緊閉起眼睛，不願再看，只覺全身軟綿綿的，不但行動無力，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感覺竟和上一次穴道被點時大不相同。

突然一聲厲嘯自遠而近，霎眼便到了近前，嘯聲中，木郎君也隨著如風掠回，突然一掌推開了另一間木屋中的窗戶，一躍而入。

這木屋裡發出一聲女子的驚呼，但木郎君已自另一面躍出，但見他東面入，西面出，頃間便將每間屋子都搜了一遍，打得門窗砰砰亂響，驚得屋中人大呼小叫，卻再也未想到要找的人便是躲在他自己屋頂上，遍尋不著後，大怒而回，也未向屋頂瞧上一眼。

他身子一進木屋，木屋裡便有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響傳出，想是木郎君盛怒無處發洩，便將些杯盞器皿摔的粉碎。

這時珠冠人卻已抱著方寶兒掠下屋頂，她身法突然變得十分緩慢，一步步向前走，生似一點不著急。方寶兒又不覺大為奇怪：「這算什麼？」心念一轉，立刻恍然忖道：「是了，她走動如此緩慢，便不會發出聲音，木郎君自也萬萬不會發覺，更萬萬不會想到，她竟敢在自己屋子外慢慢的走！」他本是個聰明絕頂的孩子，此刻想來想去，但覺這水天姬的智計實是勝人一籌，無論做什麼事，都遠出別人意料之外。

※※※

珠冠人水天姬腳步卻越走越快，到了後來，方寶兒只覺兩耳風生，有如騰雲駕霧一般。直奔了盞茶時分，水天姬方自停下身子，四面怪石危岩下，海濤拍岸，距離那「漁村」，已不知有多遠了。

水天姬伸手拍開了方寶兒的穴道，笑道：「我和你君子協定，你若是不逃，我也不點你的穴道，好麼？」方寶兒大聲道：「我反正逃不掉的，為何要逃？」

水天姬輕輕一撫他背脊，柔聲笑道：「好聰明的孩子，我將你從你師父那裡搶來，你可難受麼？」

方寶兒冷笑道：「有什麼難受，我今生今世若能永遠不再見他，非但不會難受，反而高興得很──」突然想起還在木郎君掌握中的胡不愁，正不知多麼著急，多麼擔心，又想到這妖婦將自己劫來，總是沒有好意，自己祇怕再也回不了家了，眉宇間不禁泛起憂苦之色，再想起木郎君方才所說的話：「──你落在她手中，那時你要死也死不了──」方寶兒心頭又不覺一寒。他究竟年齡幼小，心中憂苦喜樂，都不免現於形色。

水天姬格格笑道：「乖孩子，你嘴裡說不難受，心裡卻是難受的，是麼？你那張嘴可瞞不過姑姑我呀！」方寶兒也不想辯白，閉著眼轉過頭去。

只覺水天姬的手掌，在他身上輕輕撫摸，只要被她摸著的地方，都有說不出的舒服，生似她雙手都有著神秘的魔力，方寶兒若非年齡幼小，只要被這雙手輕輕一摸，便要神魂飄蕩，變得癡了。

水天姬柔聲又道：「乖寶寶，你莫怕，也莫要著急，過一兩天，姑姑就會將你送回去的！」輕輕將方寶兒摟在懷裡，方寶兒只覺她身子又柔軟，又舒服，叫人無論如何也捨不得離開。

他只要閉起眼睛，便立刻渾忘了她面目的醜怪可怖，只覺唯有她才是世上最最溫柔親切的人。

忽聽水天姬輕輕嘆了口氣，道：「但願那呆木頭能答應我的條件才好，否則──唉！像你這樣聰明可愛的孩子，姑姑怎捨得殺你。」

方寶兒一躍而起，大聲道：「你可是要用我做人質，來要脅那木郎君答應你一些事麼？」水天姬柔聲道：「好聰明！猜得不錯。」

方寶兒忽然大笑道：「若是如此，你就大大的錯了，你就是將我千刀萬剮，木郎君也不會有絲毫難受。」水天姬笑道：「真的？」

方寶兒道：「我和他非親非戚，一路上還想盡各種法子捉弄於他，他怎會為了我而答應你的條件？你若不肯相信，也不妨試上一試！」他口中說話，眼睛仍是閉得緊緊的，不願睜開。

水天姬輕輕一笑，道：「傻孩子，這些話就是真的，你也不該告訴我呀！若我覺得你沒有用了，豈非要殺了你？」

方寶兒呆了一呆，暗道：「是呀，這些話本是我心裡想的，為什麼竟會對她說了出來？為什麼我雖然很討厭她，卻總忍不住要對她說出心裡的話？」忍不住瞧她一眼，但瞧見了她那可怖的容貌，立刻又駭得閉起眼睛。

水天姬笑道：「你不敢看我，可是嫌我生得太醜了？」

方寶兒道：「不但醜，而且醜得可以駭死人！」

水天姬銀鈴般笑了一陣，道：「你再瞧瞧。」

方寶兒道：「不瞧不瞧，再也不瞧了。」卻忍不住偷偷張開眼睛望了望，這一望，眼睛便再也不能閉起。

只見此刻笑吟吟站在他面前的，那裡還是那醜怪駭人的怪物，卻是個秋波如水，嬌靨如花的絕色美女。尤其是她面上所帶的那份笑容，更可令任何人見了都會神魂顛倒，不能自已。

方寶兒一生之中，連做夢時都未見過這樣美麗的女子，方寶兒雖然讀書不少，卻也想不出有任何字句可形容她的美麗，他雖然年齡還小，但瞧見這樣的女子，也不覺瞧得癡了。

※※※

水天姬招手道：「你過來。」方寶兒身不由主，走了過去。

水天姬柔聲笑道：「乖孩子，你瞧姑姑生得美麼？」

方寶兒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昔日讀書時，談到紅顏禍水之句，還不能盡解其意，如今見了你，我才懂了。」

水天姬眼波一轉，笑道：「為什麼！」

方寶兒道：「像我這樣的小孩子見了你，還不免暈頭暈腦，你叫我走過去，我就走過去，若是年輕力壯的男人見了你，那還得了，你就是要他們去殺人，他們也不會搖一搖頭的，像你這樣的女子，不是禍水，是什麼？」

水天姬格格笑道：「你年紀雖然小，懂得的事可不少，跟你這樣的孩子聊天，真比陪那些臭男人說話有意思多了。」

忽然驚呼一聲，緊緊抓住了方寶兒的手，張大了眼睛瞪著地上，如花嬌靨，已駭得毫無血色。方寶兒又驚又奇，順著她目光瞧去，只見一隻七、八寸長的白老鼠，蹲在那裡，似乎也在瞪著她。

水天姬駭得有氣無力，話也說不出，只會顫聲道：「老──老鼠──」她雖然武功高強，但終究是個女子。而十個女子見了老鼠，最少也有九個是害怕的，方寶兒站了起來，頓足道：「噓，老鼠，走──走──」那老鼠卻偏偏動也不動，方寶兒找不著石頭，祇得脫下隻鞋子，一隻腳跳著去打，那白老鼠才吱地一聲逃走了。

水天姬這才長長鬆了口氣，拍著心口道：「嚇死我了──嚇死我了──乖孩子，難得你不怕老鼠。」方寶兒穿起鞋子走回來，道：「其實我也怕老鼠的！」

水天姬奇道：「那──那你為什麼？」

方寶兒一本正經，大聲道：「男人天生應該保護女人！我見到你害怕，便將自己的害怕忘記了。」

水天姬展額一笑，道：「好孩子──」突然一把抱起了方寶兒，在他小小的臉上親了一下。

方寶兒立刻滿面通紅，大呼道：「放手──放手──男女授受不親，這句話你都沒有聽過麼？」

水天姬笑得花枝亂抖，道：「但你只不過是個孩子呀！」方寶兒正色道：「你我年紀雖不同，但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古人道：男女有別，除了夫婦外誰也不能壞了這規矩。」

水天姬格格笑道：「那麼你就做我的小丈夫吧，反正你方纔趕跑老鼠，救了我的命，我就嫁給你也是應該的，」

方寶兒被她緊緊抱在懷裡，掙又掙不脫，滿面掙的通紅，暗道：「好，你開我的玩笑，我就不能開你的麼？」突也緊緊抱起水天姬，在她鼻子上咬了一口。水天姬一痛鬆手，撫著鼻子嗔道：「你──你敢──」

方寶兒嘻嘻笑道：「西漢宣帝年間，有個京兆尹張敞曾說：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你我若是夫妻，咬咬鼻子又算得什麼？」

水天姬呆了一呆，「噗哧」一聲，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好精靈古怪的孩子，真不愧是水天姬的小丈夫。」

方寶兒道：「既是如此，就請賢妻跟著下官走吧！」他不知自那中戲曲上讀來「賢妻」「下官」這些名詞，此刻竟忍不住引用了出來，居然用得相當貼切。

卻聽得水天姬笑得喘不過氣來，道：「那──那裡去？」

方寶兒故意板著臉道：「古人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丈夫無論到那裡去，你都該跟隨著。」

水天姬突也頓住笑聲，一本正經地說道：「你讀書不少，難道就不知道古人還說道一句話麼？」方寶兒道：「什麼話？」

水天姬道：「娶雞隨雞，娶狗隨狗。」

方寶兒呆了呆，大笑道：「那有這樣的話？」

水天姬道：「見諸經典，載於史冊，為何沒有？」

方寶兒又是一呆，道：「什麼經典史冊？是誰著的？」

水天姬道：「孔夫子的太太──」話未說完，已笑得直不起腰來，方寶兒更是笑得捶胸跌足，兩人笑成一團，也不知笑了多久。

水天姬道：「多年以來，我都沒有這樣真正開心過，只可惜我還要趕去辦事，不能在這裡陪著你。」方寶兒道：「你可是還要去找那木郎君的麻煩麼？」

水天姬笑道：「不錯，你在這裡等著我，可莫要逃走呀！」

方寶兒眨了眨眼睛，道：「那可說不定。」

水天姬柔聲道：「那麼你就在這裡好生睡一覺吧！」纖手微揚，拍了方寶兒的睡穴，將他平平放在避風的地方，扣好他的衣鈕，舉動間竟然充滿溫柔之意，柔聲道：「我的小丈夫，乖乖睡吧，我就回來的。」瞧著他紅紅的臉，忍不住俯下身子親了又親，隨手在面上一抹，面容立時又變得醜怪可怖，展動身形，如飛奔去。

※※※

水天姬身形還未消失多久，一方奇形岩石下，一個隱蔽的洞窟中，突然躍出了兩個少女。這兩人衣衫一紅一白，一個燕瘦，一個環肥，但卻都是膚如瑩玉，眼似秋水的十七八歲絕色少女。

紅衣少女笑道：「方纔那女的武功可真不弱，我倆若是被她發現了，可真不是她的敵手。」

白衣少女笑道：「方纔你那一動，我真嚇了一跳，那女的看來那樣機靈，只要稍為有些聲息，不被她發現才怪。」

紅衣少女格格笑道：「幸好你抓住那隻白老鼠，一直捨不得放走，方纔及時放了出來，才算解了咱們的圍。」

白衣少女笑得花枝亂顫，道：「想不到那女的竟然會怕老鼠，否則，咱們可真要被她發現了。」

兩人俱是未語先笑，而且笑得甜美已極，神情看來是那麼妖媚、可愛而歡愉，似是根本不知道世上還有愁苦之事。

紅衣少女蹲下身子，輕撫著方寶兒的頭髮，笑道：「這孩子又聰明，又伶俐，真是可愛極了。」

白衣少女笑道：「莫非你也要他做你的小丈夫麼？」

紅衣少女笑啐道：「死丫頭，你才想哩！」

白衣少女道：「說真的，我倒真想把這孩子帶回去。」

紅衣少女拍手笑道：「你瞧姐姐我可說的不錯吧，明明是你自己要想找小丈夫，卻賴別人。」

白衣少女笑罵道：「我才不像你，什麼事都想著自己，我是想──這孩子這麼聰明，倒可和咱們的小公主做個伴兒。」

紅衣少女眼波一轉，拍手笑道：「好主意，這孩子精靈古怪，倒真和咱們小公主是天生的一對兒。」

白衣少女嬌笑道：「誰說不是呀，小公主一天到晚吵著沒人陪她，有了這孩子，咱們也可安靜多了。」

紅衣少女道：「只是──咱們若是偷走了人家的小丈夫，人家回來一瞧，不恨死咱們才怪！」

白衣少女道：「反正咱們事已辦完了，偷偷把他帶回去，有誰知道──他們兩人湊在一起，還不知要做出多少可笑的事來哩！老頭子近來脾氣雖不好，但瞧見這孩子，也絕不會生氣的。」

兩人咭咭咕咕，越說越高興，越想越得意，紅衣少女笑道：「好，就這麼辦。」一把抱起了沉睡著的方寶兒。白衣少女道：「可要先解開他的穴道？」

紅衣少女搖頭笑道：「當然不要，這孩子一覺醒來，發覺自己竟已到了天堂似的地方，那模樣豈非必定可愛的很？」

白衣少女格格笑道：「你呀，真不是好東西──走吧！」

只見一紅一白兩條人影，有如燕子般向岩石下掠去，身法不但輕靈巧快已極，而且卓然自成一家，與武林常見之輕功都不相同。岩石下，隱僻處，繫著一條製作得極是精巧的小舟，在海浪中飄蕩沉浮──遠遠望去，但見天水相連，一碧萬里，那景象更是瑰麗壯觀，難描難敘。

※※※

方寶兒一覺醒來，突然發覺自己躺著的地方，已不是那冰冷堅硬的岩石，而是軟綿綿，香噴噴的床鋪。

四面軟帳流蘇，錦繡綺麗，流蘇帳外，站著七、八個天仙般的錦衣少女，面上都帶著甜甜的笑容──

方寶兒只當自己還在做夢，但用力一咬嘴脣，卻疼得要命，一骨碌自床上翻身跳起，拼命揉著自己的眼睛。他實是不敢相信自己眼睛裡所見到的會是真的。少女們瞧著他如此模樣，更是連纖腰都幾乎笑斷了，

方寶兒瞪大了眼睛，道：「這──這是什麼地方？」

少女群中，一個穿著雪白衣裳，笑得最是高興的，眼珠一轉，道：「你瞧瞧這裡像什麼地方？」她耳墜上掛著雙金鈴，一笑起來，鈴兒叮噹作響。

方寶兒四下一望，才發覺不但這軟帳牙床，錦繡綺麗，這並不甚大的一間房子裡，佈置得也是華麗精緻已極！

「清平劍客」白三空領袖齊魯武林，堪稱巨室，方寶兒生長在這顯赫的武林世家，自幼過的也是富貴日子。但若拿白府中的富貴與此間相比，卻相差了又不知有多少倍。方寶兒左瞧右望，不覺睜大了眼睛，愕在那裡。

白衣少女嬌笑道：「說呀，這裡像什麼地方？」

方寶兒嘆了口氣，道：「莫非我也像劉晨、阮肇一般，誤入了仙境，又遇著姐姐們這麼多仙女般的人物。」少女們格格笑道：「我們真有仙女們那麼美麼？」

方寶兒正色道：「天上仙子，我雖無緣得見，但如姐姐們如此清麗脫俗，無憂無慮，又豈是人間絕色可比？」

少女們聽他說得一本正經，雖覺好笑，又不禁甚是得意，白衣少女眼波一轉，笑道：「你瞧咱們比你那大妻子如何？」她拿「大妻子」來與「小丈夫」對比，自己也覺得甚是貼切有趣，又笑得直不起腰來。方寶兒瞪眼駭然道：「這──這你怎會知道？」

白衣少女道：「咱們既然都是神仙，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事？」另一個絳衣少女笑道：「快說呀，比起來如何？」

方寶兒眼珠子轉來轉去，突又嘆了口氣，道：「春蘭秋菊，各擅勝場，誰也不能妄下定評。」

絳衣少女嬌笑道：「鈴兒妹子說得真不錯，這孩子不但神情文質彬彬的像個大人，說話也是出口成章──」

突聽房外有人喚道：「小鈴鐺，快來幫我磨墨，再不來我就生氣了。」聲音又嬌又脆，有如出谷黃鶯一般。

白衣少女笑道：「小公主真是纏人，隨時隨刻都要人陪著她，幸好我已找來個替工，可以享享清福了。」

方寶兒見她說話時耳垂上的鈴鐺便「叮鈴鈴」的搖來搖去，知道她名字便是叫做「小鈴鐺」了，不禁暗地好笑。

只見鈴兒卻已抓住他的手，柔聲道：「我帶你去見個真像仙女似的小公主，要她陪著你好麼？」

方寶兒搖頭道：「此間縱是仙境，我也要回去的，也不想見什麼小公主了，姐姐們還是快送我走吧！」

鈴兒咭咭笑道：「你可是想見你的大妻子麼？」

方寶兒漲紅了臉，道：「誰──誰要見她，我──」

鈴兒柔聲道：「既不想見她，就乖乖的留在這裡，只要你一見著咱們的小公主，那時趕也趕不走你了。」

方寶兒急急道：「我──我──」少女們都已不容他說話，嘻嘻哈哈，推推拉拉，將他擁出屋子。

※※※

門外是一道長廊，兩旁有七、八道門戶，絳衣少女拍著他的頭道：「乖乖的陪著小公主，否則咱們就把你送到天邊去，讓你一輩子也回不了家。」

方寶兒嚇了一跳，暗道：「這些少女看來又溫柔又美麗，那知也不是好人，要我去做那小公主的佣人，還當我不知道，盡說些好聽的話。」

他被水天姬擄定，雖覺煩惱，但後來已有了些回家的希望，那知此刻糊裡糊塗來到這神秘古怪的地方，更連回家的路都已找不到，什麼五色帆船、第一劍客，更是看不到了，想起自己的外公、大頭叔叔，雖然甚是懷疑，但事已至此，他也只有聽天由命，想來想去，反覺有些好笑，暗忖道：「古人道五十而知天命，我還未到十五，怎地就學會聽天由命了？」

這孩子雖然年紀幼小，但心胸開闊，無論對什麼事都看得很開，絕不肯自尋苦惱，將憂慮時常放在心上。

這時少女們已將他擁至前面第一道窗戶前，絳衣少女開了門，鈴兒在身後一推，方寶兒便不由自主衝了進去。

※※※

只見裡面的屋子佈置得更是精緻富麗，當中一張青玉案，案上一隻白玉瓶，瓶裡插著幾枝茶花。玉瓶旁鋪著張素箋，放著些筆墨硯石，還有個斗大的玉缽，裝滿了清水，想是用來洗筆的。

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穿著件雪白的衣服，正坐在青玉案旁，手托著香腮，瞧著瓶中茶花呆呆的出神。只見她天庭開闊，眉目如畫，皮膚更比那玉瓶還白上幾分，那鮮艷的茶花與她一比，也是黯然失色。

雅室玉案，人面花光，就只這光景，已是絕妙的圖畫，方寶兒瞧得心神皆醉，竟不忍驚動她，輕輕走過去，在她對面坐下，也去瞧那茶花，瞧了半晌，不知不覺間竟也瞧得出神了。

他驟睹這瓶茶花，只覺插得有些雜亂無章，但瞧了半晌，越看越覺這花插得實是妙極，大小、位置、距離，配合得無一不是疏落有致，恰到好處。襯出了異常的風骨，異常的精神，誰也無法將花朵的位置改動一分，正如個絕色美人一般，增一分則太肥，減一分則太瘦，亦如最最精妙的劍術一般，出招，收招，都有一定的分寸，誰也無法更改！

方寶兒再也未想到，插花一道，也有這麼奧妙，瞧到忘情處，不覺脫口嘆道：「今日瞧了此花，方知別的插花人都是獃子！」

聲音雖輕，那小公主卻聽得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瞪眼瞧了他半晌，似是有些驚駭道：「你──你是什麼東西？」方寶兒忍住氣道：「我是人，不是東西？」

小公主又瞧了他半晌，道：「你若是人，為何和我不同，又打扮成如此不三不四的模樣？」

方寶兒又氣又笑，道：「我是男的，你是女的，自然不同！」他只道這小公主看來雖聰明，其實卻是個白癡，心裡不覺有些憐惜。

小公主還在張大了眼睛瞧他，又瞧了半晌，搖頭道：「不對不對，你若是男人，為何沒有鬍子？」

方寶兒呆了一呆，失笑道：「我年紀還小，自然沒有鬍子。唉！這種事你難道都不知道麼？」

小公主呆了半晌，展顏笑道：「哦！我懂了，原來年紀小的男人是沒有鬍子的，要到老了，鬍子才會長出來，正如同初生的小孩子沒有牙齒，要慢慢才長出來。」她說得鄭重其事，竟以將這簡單已極，人盡皆知之事，視作複雜微妙已極，也頗以自己能想出這道理而沾沾自喜。

方寶兒見到她這模樣，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笑得前仰後合，幾乎將花瓶都碰倒，指著小公主道：「你──你──」

小公主眼睛一瞪，怒道：「有什麼好笑的，我見到爹爹有鬍子，自然要以為男人都有鬍子的。」

方寶兒呆了一呆，笑聲突頓，大奇道：「難道──難道你活到現在，只見著你爹爹一個男人？」

小公主仰首道：「我爹爹是世上最聰明，最最英俊，最最富有的男人，別的男人我才不屑去看哩！」詞色間雖然倔強驕傲，還是掩不住眉宇間的幽怨寂寞。

方寶兒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這──這些事，難道就從來沒有一個人向你說起麼？」小公主道：「爹爹不准別人說，我也不要聽！」突似想起了什麼，睜開了眼睛，道：「這裡從來沒有男人闖入，我倒忘了問你，你是怎麼來的？」

方寶兒苦笑道：「你問我，我還不知該去問誰呢？我一覺醒來，就糊裡糊塗到了這裡。」

小公主眨了眨她那雙大而明亮的眼睛，道：「我明白啦！一定是小鈴鐺出去辦事時，將你帶回來的。」

※※※

她對男女間事，雖是毫無所知，但猜情度理，判斷其他的事，直似積年老吏臨堂斷案一般，明快準確已極，那裡像是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

方寶兒眼珠轉來轉去，一眼瞥見玉瓶中花枝，竟已被自己大笑時撞得亂了，完全失去了它原來的神韻，心下不覺大是不安，悄悄伸手去扶那花枝，那知小公主卻突然大怒起來，跺足道：「誰要你的髒手碰我的茶花！」將方寶兒手掌觸及的花枝，全都從玉瓶裡拔了出來，全都拋入那缽清水中，用手搓了又搓，洗了又洗，可愛的面容上也突然滿帶憤怒懷恨之色。可憐那嬌弱的茶花，竟被她洗得瓣瓣散落，不復成形。

方寶兒大驚道：「你這是做什麼？好好的花──」

小公主怒道：「你髒手碰過我的花，我要把它洗乾淨。」

方寶兒道：「就算我的手把花弄髒了，但──但你這麼一洗，豈非將好好的花全部洗得活不成了！」小公主道：「我就是要把花洗乾淨，管它是死是活？」

方寶兒呆了一呆，嘆道：「想不到你這人這麼不講理──」

小公主跳了起來，叉腰站在他面前，大聲道：「是誰不講理？我問你，你為什麼要碰我的花？」此刻的小公主，當真是又刁蠻，又潑辣，那裡還是方纔那溫柔可愛的模樣？方寶兒竟似被她這突然的轉變駭呆了。

只見小公主把玉瓶「砰」的摔到地上，將桌上素箋，也撕得粉碎，跺腳道：「我費了整整一天時間，才插好的花，我從來也沒有插得這麼滿意過，但──但現在全都被你弄壞了，你賠我──你賠我──」

方寶兒道：「好，我──我賠你就是！」他雖然精靈古怪，遇著比他大的人，那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但此刻遇見了這比他還小的女孩子，卻也是無計可施，只有忍氣吞聲順著她來說好話。

那知小公主還是大叫大嚷道：「你賠？你賠得了麼？」

方寶兒想了一想，自己若是想將花插得那般完美，實是有所不能，不禁嘆道：「我是賠不了，那──那怎麼辦呢？」

小公主似乎要哭了起來，眼圈紅紅的，道：「我饒不了你，永遠也饒不了你，除非──除非你──」方寶兒一聽還有路可走，連忙道：「除非怎樣？」

小公主道：「我說出來，你能答應麼？」

方寶兒：「這要看是什麼事，若是──」

小公主突又跳了起來，竟真的哭了，喊道：「好，小賊、小壞蛋，你不答應，我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方寶兒從未見過在自己面前又哭又鬧的女孩子，此刻實是慌了手腳，連聲道：「好──好，我答應你！」

小公主道：「現在答應一件事已不成了，要答應十件事，否則我還是不依。」一面說話，眼淚流滿了一臉。

方寶兒無可奈何，祇得嘆道：「好，十件就十件！」

小公主道：「答應了可不准反悔。」

方寶兒道：「男子漢說的話，絕不反悔。」

小公主道：「要是反悔，你是什麼？」

方寶兒道：「我若反悔了，就是小賊，小畜牲。」

小公主突然「噗吱」一笑，道：「傻孩子，這種事，你怎麼能答應呢？我若要你割下自己的鼻子，你怎樣？」

她擦乾了面上淚痕，滿面俱是甜蜜可愛的笑容，若非親眼瞧見，誰也不會相信，現在這溫柔甜蜜的小公主，就是方纔那放刁撒潑，又哭又鬧的女孩子。

方寶兒只被她說的目定口呆，暗道：「是呀，這種事，我怎麼能答應呢？我──我真是個傻孩子。」

他被水天姬喚做「傻孩子」時，雖也和此刻一樣口服心服。但水天姬是已成名的女魔頭，這小公主卻只是個小女孩子，這小小的女孩子做起事來，竟已能將別人弄得暈頭轉向，和成名的女魔頭不相上下，到她長大時，那還得了？此刻還不知要想出十件如何刁鑽古怪的事要方寶兒做哩！方寶兒越想越是心驚，呆在那裡，說不出話來。

小公主格格笑道：「傻孩子，我怎會要你割鼻子呢？血淋淋的，怕都怕死人了，有什麼好玩？」

黑白分明的眼珠子轉了幾轉，緩緩道：「我從來沒有見過男人痛哭，那第一件事，你就哭一場給我看吧！」

方寶兒呆在當地，他雖不是未曾哭過，但此刻突然要他哭，一時之間卻叫他如何哭得出來？小公主臉一板，道：「怎麼？第一件事就要反悔？」

方寶兒道：「我──我哭不出！」

小公主道：「好沒用的人，哭有什麼難，我說哭就哭，說笑就笑，那本是再也容易不過的事。」

方寶兒聽得又好氣又好笑，想到這小公主，確是哭笑自如，又不禁暗暗佩服，當下長嘆一聲，祇得掩面痛哭起來。但他實是哭不出眼淚，祇得用手指偷偷蘸些口水，塗在眼睛下，小公主道：「我不說停，你就要繼續哭。」

方寶兒恨得牙癢癢的，祇得接著乾叫了盞茶多時分，直哭得眼淚雖未流下，卻已是滿頭大汗。小公主格格笑道：「男人哭的時候，不流眼淚反而流汗麼？──唉，你哭得雖然一點也不像，但卻真是賣力，好，停下吧！」方寶兒如獲大赦，倒在椅上，還是在不住喘氣。

小公主眨了眨眼睛，道：「那第二件麼──」竟挖空心思，想出各式各樣的法子，要方寶兒來做。

忽而叫方寶兒翻五十個筋斗，忽而要方寶兒在地上爬個三五十轉，又忽而要方寶兒坐兩個時辰不准動一動。方寶兒只被她整得精疲力竭，哭笑不得。

※※※

室中不透日光，也不知過了多久，只見外面送飯的，已來過四、五次，送飯的少女總是偷偷瞧著方寶兒直笑。方寶兒直猜不透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更猜不透這小公主的爹爹究竟是什麼人物，為何不來瞧瞧自己的女兒？

幸好小公主自己也有玩累的時候，那時她就插花，方寶兒也乘機歇歇，就在一旁瞧著她插花。

小公主將花插得滿意時，方寶兒也不禁在一旁拍案叫絕，忍不住問她：「這插花的道理，是誰教給你的？」

小公主道：「我爹爹有位朋友，據說是世上最最了不得的奇人，幾年前他到過這裡一次，爹爹想盡法子，留住了他，要他教給我一些本事，但他留了一個多月，卻只教給我插花，早也插花，晚也插花，我插得真煩死了，但爹爹卻甚是高興，說是這插花一道中，也含有極為高深的武學妙諦。」方寶兒搖頭道：「我不信。」

小公主笑道：「我也不信，跑去問爹爹，那知爹爹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要我多插花，我只好天天插花，插來插去，雖然還是沒有從插花裡面研究出什麼武功的道理，卻不知不覺也開始喜歡插花了。只因到後來我才覺得，這插花看來雖簡單，其實裡面卻大有學問。」

方寶兒嘆道：「此點我方纔也已覺得了，同樣的幾朵花，由你來插就和我插的不同，正如──正如──」他似是要想一個恰當的比喻，一時卻難想出。

小公主道：「正如同樣的一柄劍，甚至是同樣的劍法，但武功高的使出來，就和武功低的大不相同。」方寶兒和著笑道：「是極！是極！」

瞧了小公主半晌，又道：「有時我真奇怪，很簡單的事你會不懂，但越是高深複雜的事，你就懂得越多。」小公主嫣然一笑，道：「是麼？」

方寶兒道：「看來，你必定也是會武功的了。」

小公主道：「當然！」言詞之間，似是將通曉武功視為理所當然之事。過了半晌，又道：「你可要我露兩手給你瞧瞧？」

方寶兒直皺眉頭，連連道：「不要不要。」他素來不喜武功，近日見了那些流血爭殺之事，對武功更是敬鬼神而遠之。

小公主瞪起眼睛，嬌嗔道：「你不要我就非要你瞧，你若是說要，我倒反而懶得要你瞧了。」方寶兒道：「好，我要我要──」

小公主格格笑道：「你既然要，那更是非瞧不可了。」

方寶兒怔了一怔，無可奈何的坐下，嘴裡直是嘆氣。無論他怎麼說，怎麼講，小公主只要一繞彎子，就將他套了進去，只氣得他鼓起了嘴，嘴上幾乎可以掛隻油瓶。

小公主嬌笑道：「你生氣的樣子，真是好玩，我以後一定要想盡法子，天天要你生氣！」

方寶兒聽得更是愁眉苦臉，只見小公主嬌小的身子，突然輕盈的一轉，便已飄飄然離開了地。那雪白的衣衫，凌空飛舞，有如蝴蝶雙翅般，穿著珍珠繡鞋的小腳輕輕一踢，身子突然向那水缽落了下去。

方寶兒駭了一跳，剛想趕過去扶她，那知她腳尖站在水面的花瓣上，竟站得平平穩穩，舒服自然已極。

※※※

碧玉缽中滿盛清水，清水上浮著桃紅色的茶花，花上站著個白衣如雪的小公主，那光景真像是八寶蓮池中的九天仙女一般。

方寶兒雖不喜武功，但見了這曼妙的身法，圖畫般的光景，也不禁為之目眩神迷，忘形地喝起采來。

小公主飄身落地，笑道：「這算什麼，只不過是最粗淺的功夫罷了，我家裡大大小小，沒有一人不會的。」

方寶兒嘆道：「這若是粗淺的功夫，江湖中那些自命不凡的武師見了，真該找個地縫鑽下去了。」小公主道：「原來你也懂武功的。」

方寶兒道：「我雖不懂武功，但好壞還是分得出來的，何況我外公，我爹爹，我媽媽，都是──」

他本待說：「都是武林高手」，但想到人家如此年紀，已有如此功夫，她爹爹的武功，更不知有多高了，自己還怎麼好意思在人家面前胡吹大氣。心念一轉，更覺這小公主一家，實是神秘難測，她爹爹更不知是如何厲害的角色，自己到了這裡，實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去？

他呆呆地想得出神，小公主卻站在他面前，只是不住追問道：「你爹爹，媽媽都是怎麼樣？」

方寶兒還未說話，忽然間，這整個屋子都劇烈地震動起來，震得方寶兒一跤跌在地上，駭得面目變色。

小公主嬌笑道：「傻孩子，怕什麼，來，讓我拉你起來。」伸出一隻白嫩嫩的小手，將他拉了起來。

那知方寶兒方自站起，便緊緊抱住了她的身子，道：「不──不好了，天崩地裂，咱們快逃命吧！」

小公主「噗哧」一笑，道：「傻孩子，誰說是天崩地裂，這不過是咱們坐的船碰上岸罷了，你怕什麼？」方寶兒呆了一呆，道：「咱──咱們這是在船上？」

小公主道：「當然是在船上。」

方寶兒道：「既是在船上，為何我一點也感覺不出？我坐別的船，總是被搖得頭暈腦脹。」

小公主笑道：「因為這船實在太大了，小船會搖，大船卻是不會搖的──喂，請你放開手好麼？」

# 第四章 嘯傲勝王侯

方寶兒這才發覺，自己竟還在緊緊的抱著人家，連忙鬆開了手，但懷抱中卻似乎仍帶著甜甜的溫香。

小公主瞪眼道：「男女授受不親，你方纔抱著我幹什麼？」

這句話方寶兒是不久以前還說過別人，那知此刻卻被人說了自己，他漲紅了臉，呆在地下，真有些哭笑不得。

小公主大聲道：「說呀，幹什麼？」

方寶兒垂首道：「我──我──」他覺得自己實在不對，偏偏又無話可答，又著急，又難受，幾乎掉下淚來。

那知小公主突又「噗哧」一笑，柔聲道：「莫難受，我說著玩的，其實我喜歡你抱我的，抱得好舒服喲！」突然伸出一雙雪白的小手，抱住了方寶兒的脖子，在他臉上輕輕親了一下，咭咭的笑著跑開了。

方寶兒望著她飄飄的白衣服，心裡甜甜的，酸酸的──也不知究竟是什麼滋味？只覺這滋味自己平生都未感覺過，那真比世上任何滋味都要美妙。小公主回眸瞧了他一眼，不知怎地，小臉也變得飛紅，跺著腳道：「你壞，你壞死了，我──我再也不要理你──」

這兩個孩子心地還是那麼純潔，對男女之情還是似懂非懂，欲語還休，這光景，這滋味，又有誰描敘得出？

只見小公主垂首坐在東面的角落裡，弄著衣角，方寶兒仰面站在西面的角落裡，呆呆的出神。兩人誰也沒有說話，良久良久──

小公主突然回頭道：「喂，你是啞巴麼？」

方寶兒想得呆了，還是不開口。

小公主道：「你答應我的事，還有幾件沒有做？」

方寶兒隨口道：「四件。」

小公主露齒一笑，道：「我當你真是啞巴哩，原來你也會說話的，喂，我問你到底在想什麼？」方寶兒連忙搖頭道：「不能說，我不能說！」

小公主紅著臉不依道：「說，說，我偏要你說！」

方寶兒訥訥道：「我──我在想──這船既已靠了岸。岸上一定有許多好玩的事，你若能去瞧瞧多好！」

小公主呆了呆，忽然背過身子，再也不理方寶兒。過了半晌，只見她輕輕垂下頭，竟似流下淚來。方寶兒情不自禁，趕了過去，道：「你──你這是幹什麼？」

小公主咬著嘴脣，跺著腳，甩手道：「走，走開些！」

方寶兒茫然道：「告訴我，你為什麼哭呀？」

小公主恨聲道：「小賊，小壞蛋，我不告訴你，偏不告訴你！哼，你方纔原來不是在想我，我什麼都不告訴你！」

她說不告訴，其實還是等於告訴了方寶兒，她生氣，她流淚，只是因為她方纔在想方寶兒，方寶兒卻在想上岸的事。方寶兒嘆了口氣，道：「誰說我不在想你，我時時刻刻在想你，我想你都快想的發瘋了！」小公主破涕一笑，道：「真的？」

方寶兒道：「自是真的。」心裡卻不禁暗中責備自己：「怎地我出來這一趟，到現在也學會騙人了？唉！騙人雖不好，但我為了要她和我一起上岸，好乘機逃回去，也不得不騙她一次了，何況，我這樣騙她，只是為了要她開心，並不是對她有什麼惡意──」

只見小公主偏著頭想了許久，忽又問道：「岸上真的有許多好玩的東西麼？我──我真想去瞧瞧才好。」方寶兒大喜道：「咱們這就去，好嗎？」

小公主輕嘆一聲，幽幽道：「每年到了船快靠岸之前，爹爹就會想個法子罰我五十天不准出房門一步，現在才到第三十一天，我怎麼能出去。」

方寶兒暗嘆忖道：「原來她一生都在這船上，竟從未上岸一步，唉！難怪她連男人都只見過爹爹一個，她整日被關在房裡，不是讀書畫畫，就是想心思，自是對越是複雜之事，知道得越多，對簡單之世事一無所知了。」

想到這種生活的寂寞，方寶兒心裡不禁大生憐惜，道：「咱們偷偷溜出去，不讓你爹爹知道也就是了。」

小公主瞪大了眼睛，駭然道：「那──那爹爹豈非要氣死了？」她似是從未想到要做違背她爹爹之命的事。方寶兒道：「你爹爹若是根本不知道，怎會生氣？」

小公主只是搖頭，方寶兒道：「咱們只出去瞧一瞧，就回來，去瞧瞧那紅的櫻桃、綠的芭蕉、小橋、流水──」

他鼓起如簧之舌，將詩詞上讀來的美景，全都說了出來，其實那海岸之上，那有什麼櫻桃、芭蕉？

小公主黑黑的眼珠子，轉來轉去，顯然已被他說得心動，聽了半晌，笑道：「是呀，爹爹若不知道，怎會生氣？」

方寶兒笑道：「我說你是個聰明人，一想就會想通的。」

小公主聽他誇讚自己，心裡更是高興，但口中卻故意說道：「我真的聰明麼？哼！你一定騙我，我五歲那年，才學會半套劍法，爹爹常罵我笨，我六歲那年──」她說來說去，只是想聽方寶兒再誇她幾句。

但方寶兒卻生怕她將話題岔開，故意裝不懂，自管自道：「這門外有人守著麼？咱們能不能偷偷溜出去？」

小公主失望的嘆了口氣，道：「門外的人多著哩，但──但這屋子有條秘道，可以通向上面的前艙客廳，到了那裡，就有法子出去了。」

方寶兒大喜道：「好極了，但──但你爹爹會不會在廳裡？」

小公主搖頭道：「爹爹整日在書房，我從未見他到過客廳──」緩緩走到一面銅鏡前梳起頭髮來了。方寶兒著急道：「要走就快走！」

小公主回眸瞪了他一眼，咳道：「你瞧你這人，咱們要上岸，也得讓我先打扮打扮呀，否則怎麼見人？」

方寶兒道：「像你這樣的女孩子，已是我見到的人中最最美麗的了，根本不用打扮，也已比別人美的多。」小公主回嗔作喜，道：「真的麼？我──」

方寶兒連忙截口道：「自是真的──秘道在那裡？」小公主伸出白生生的小手，指了指那低垂著的繡幔。

※※※

繡幔後果然有道秘門，小公主打開了它，先走了進去，又回首道：「我還是害怕，心跳得好厲害。」

方寶兒連忙想出各種話來安慰於她，兩人一先一後，走進了秘道，曲曲折折走了一會兒，又上了一道樓梯。

小公主悄悄道：「這樓梯上就是前艙客廳了──」回手拉住了方寶兒的腕子，一步步輕輕走了上去。

方寶兒心裡，又何嘗不在砰砰的直跳，只見小公主拔起個木栓，托起塊木板，上面果然有一線天光射了下來。兩人躡手躡足，走了出去，只見那船艙竟是十分寬闊，佈置得也極華麗，靜悄悄的寂無人聲。

方寶兒也無心仔細打量，剛想到窗口瞧瞧外面動靜，突聽一陣腳步聲走了過來，已將走到門口。方寶兒不禁暗道一聲：「苦也！」小公主更是面色大變，悄聲道：「不好，有人來了！」拉起方寶兒的手，便要自地道中退回去。但人聲越來越近，再想打開那木板，已是來不及了。小公主與方寶兒俱是慌了手腳，忽然瞧見廳艙後也有一道垂地繡幔，兩人不約而同跑了過去，藏了起來。小公主附在方寶兒耳邊道：「你動也不准動，知道麼？若被爹爹發現我不聽話跑了出來，我倒霉你也有得罪受。」

方寶兒只覺耳朵癢癢的，想笑又不敢笑，只是點頭。他靠牆站著，恰巧能從牆與幔之間的小縫裡，望到外面，便情不自禁瞇起左眼，用右眼瞧了出去。

只見六七個身材高大，有如男子一般的壯婦，將那本已極是乾淨的船艙，又掃了一遍，然後，便聽得一陣清悅的鈴聲，得鈴鈴一路響了過來了。

方寶兒暗道：「小鈴鐺來了。」心念一轉，白衣少女鈴兒輕盈的身子，果然已翩然走入，道：「打掃好了麼？」

一個壯婦道：「回稟姑娘，已打掃好了。」

鈴兒道：「打掃好了就快出去吧！客人這就要來了。」壯婦們恭應一聲，收拾好掃帚水桶，躬身退了出去。

方寶兒暗嘆忖道：「真是倒霉，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我眼看就能逃走的時候，客人就來了。」突覺一個軟綿綿的身子，依偎過來，原來小公主也忍不住那好奇之心，要擠到這簾隙邊瞧瞧。

但見鈴兒四面走了一圈，雙手展開長裙，盈盈拜了下去，道：「迎賓之地已打掃停當，恭請侯爺大駕。」接著，便是一陣門戶啟動聲，衣裙悉索聲──

※※※

十六個宮鬢堆雲，錦裙曳地的少女，纖手中各各舉著一柄碧玉為竿，羽紗為面的宮扇，漫步而出，分立兩旁。然後，便有四個手捧金缽的宮裝少女，擁著位紫衫人大步而出，踏過紅氈，走上屏風後的蟠龍交椅坐下。

方寶兒眼珠無論怎麼轉動，也瞧不到這紫衫人的身形面貌，只不過能從少女衣裙中瞥見他一片衣角而已。

小公主悄悄拉起他的手，在他掌心劃道：「我爹爹。」方寶兒點了點頭，心裡雖然更是想瞧一瞧這奇人的面貌，卻終是不敢探出頭去，何況他縱然探出了頭，這紫衫奇人的身子也早被屏風擋住。那屏風高達八尺，離地不過只有半尺多空隙，方寶兒還是不死心，伏下身子，臉貼著地望出去，卻也只能瞧見紫衫人的雙足，還有一隻純白色的貍貓，蜷伏在紫衫人的足旁，再上面仍然無法望見。

這時又有一陣管弦之聲傳來，樂聲悠揚，卻不知自何處發出的。鈴兒伏地道：「是否此刻便開門迎賓？」

屏風後一個懶洋洋的口音道：「你是迎賓之使，什麼事都由你瞧著辦吧！」語聲有如高山流水，和緩自然，聽來這說話的人，似乎無論對什麼事都不會著急，又似是天下根本沒有一件事能令他放在心上。

鈴兒道：「是！」伏地再拜，盈盈站起，轉身走了出去。

方寶兒眼睛卻還是盯著屏風下面，突見一隻有如白玉彫成的手掌，由上面垂了下來，五指修長，線條柔和，絕無絲毫污垢瑕疵，拇指、食指間，卻提著一尾小小的金色鯉魚，那白貓一直懶懶的蜷曲著，此刻身子一長，便將金鯉吞了下去，又懶懶的伏下身子，紫衫人的手掌卻仍在貓身白色柔毛上不住撫摸，似是憐愛已極，方寶兒瞧得又驚又喜，驚的是那金色鯉魚本是極為貴重之物，一尾已是價值百金，此人卻拿來餵貓，喜的是他終於瞧見此人一隻手了。

※※※

鈴兒走出艙門，走過被水沖洗得乾乾淨淨的船板，走上船頭，俯身下望，船頭前，水面上浮著三具木筏，木筏上高高矮矮站著數十人之多，原來此船太過巨大，吃水極深，只有自岸上乘筏而來，此刻鈴兒高高站在船頭，襯著身後的青天白雲，當真有如天上仙子一般。木筏上數十人在下面望將上去，倒有大半瞧得癡了。鈴兒嫣然一笑，道：「各位是來瞧我的，還是來參拜我家侯爺的？」

眾人怔了一怔，鈴兒已接著笑道：「各位若是為了參拜我家侯爺而來，此刻就請上船吧！」

木筏上一陣騷動，人人俱待爭先而上。鈴兒突又輕叱道：「且慢，侯爺還交待下一張名帖，帖上有名的人，才能上船，若是帖上沒有你的名字，你偏要上來，那麼──唉，祇怕你再也下不去了，可莫怪我沒有說在前頭。」

人群中響起竊竊私語，突有一個尖銳的語聲道：「你家侯爺方自海外歸來，怎知道咱們有那些人來了？」

鈴兒含笑道：「我家侯爺還會有不知道的事麼？」自袖中取出一張輕飄飄的紙箋，隨手拋了下去。

海風強勁，船頭又高，眾人只當這輕箋必將被海風吹走，那知這張輕箋卻似有人托著一般，慢慢的，筆直的飄了下去，人群中又有人喝道：「姑娘好俊的功夫！」鈴兒嫣然一笑，道：「各位瞧這名帖可曾開錯人麼？」

眾人瞧那名帖之上，寫的果然是此次守候在岸邊的知名之輩，幾乎一個不漏，只是剔除了幾個聲名狼藉之人而已。

鈴兒瞧著他們面上駭異之色，秋波中隱含笑意，道：「名帖若是不錯，就請各位依序上來。」纖腰一轉，飄身入艙。只聽身後衣袂帶風之聲，連連響動，已有十餘人跟了上來，這十餘人輕功俱是一流高手，落地時毫無聲息。

木筏上還有十餘人，都是個個垂頭喪氣，掉首而去，口中還在喃喃道：「奇怪奇怪，他怎會知道岸上有什麼人在等他？」

方寶兒若是在此，便可猜出必是鈴兒早已上岸悄悄將這些人來歷都探聽了一遍，開下這張名單，回程時遇著方寶兒，便順路將他帶了回去。但現在方寶兒屏息躲在簾幕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動靜，過了許久，才見到鈴兒的白裙在艙門出現，又見到十餘雙腳，跟在她後面，穿著十餘雙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鞋子，還有一人竟是赤著足，方寶兒不禁暗奇忖道：「瞧這侯爺如此氣派，那知請來的客人，卻如此奇怪。」

只聽鈴兒道：「回稟侯爺，賓客們都已來了。」

那和緩的語聲道：「請！」方寶兒伏在地上，只瞧見那十餘雙腳，隨著鈴兒走入艙時，有人伏地而拜，但大多只是腳步一停，似是抱拳一揖，然後便在兩旁落座，那赤足的人更是連腳步都未停一停，便筆直走到旁邊坐下，方寶兒又急著想瞧瞧這些人的容貌，忍不住悄悄站了起來，但自簾縫中望出來，這些奇怪賓客的身子，卻已又都被那十六個宮裝少女擋住了，他一個也瞧不見。

鈴兒含笑道：「各位自四面八方，遠道而來，想必都有極為重要的事要求教我家侯爺，真不知該請那一位先說話？」

一人截口道：「吾等既已不遠千里而來矣，便不著急此一時也，何況吾等所談之事，茲事體大哉，蓋非片刻所能說完者，不如請路近事小之人先說之。」此人說話斯斯文文。字音雖亦咬得極是準確，但每個字卻又說得極是吃力，令人聽來，當真是說不出的彆扭難受，彷彿聽那鸚鵡學舌似的。

鈴兒忍住笑道：「既是如此，爾等留候可也，卻不知那一位才是路近事小之人，望閣下有以教我？」

宮裝少女們有的已忍不住為之失笑，突聽一人沉聲道：「各位既然謙讓，在下潢州鐵金刀，先來請教侯爺！」語聲沉重，中氣充沛，一條錦衣大漢，隨聲而出。

※※※

方寶兒這下可瞧清楚了，只見這鐵金刀紫黑的面容，相貌堂堂，鬚髮雖已俱都花白，精神仍是不輸少年，手裡提著隻小小的紫檀木箱，腰下斜佩長刀，刀鞘之上，滿綴珠寶，襯得那一身錦緞衣衫，更是奪目。

方寶兒雖不知此人聲名之盛，絕不在他爺爺「清平劍客」之下，但見這股氣概，已不禁暗暗喝采。鈴兒道：「侯爺的規矩，鐵大俠可知道麼？」

鐵金刀躬身道：「在下知道，姑娘的稱呼，在下卻不敢當。」

鈴兒含笑道：「你青年時以這柄金刀，獨斬川鄂十七寇，稱你一聲大俠，也是應當的，但你近年聲譽頗隆，可說是名成業就，不知還有什麼非要我家侯爺才能解決的事──再就是──你既知道我家侯爺近二十年的規矩，不妨先將帶來的東西，拿出來讓侯爺瞧瞧。」

鐵金刀見這少女竟將自己往事知道得如此清楚，暗中不覺吃了一驚，躬身道：「遵命！」打開紫檀木箱，雙手捧上，眾人只當他箱中必有奇珍異寶，那知箱子裡竟只是寥寥數本經冊，紙色也已枯黃。鐵金刀道：「晚輩奉上王羲之平臨佛經真跡，請侯爺笑納。」方寶兒聽得吃了一驚，只因他深知這王羲之平臨之佛經，端的可稱是難以估價的稀世之寶。

屏風後卻輕輕嘆息了一聲，道：「也算難為你了，鈴兒收下吧！」語聲仍是懶洋洋的，似是就連此等稀世之珍，也提不起他興趣。鈴兒接過木箱，含笑道：「我家侯爺既已收下你的禮物，你有什麼困難，就只管說出來吧！」

鐵金刀面露喜色，躬身道：「遵命！」微一尋思，接道：「七十餘年前，我潢州臥虎刀一門，與信陽蟠龍鉤兩門同時崛起武林，當時人稱：『臥虎蟠龍，刀鉤雙雄。』當真是威風赫赫，不可一世，但──」鈴兒笑道：「話說得越簡單越好，莫要自吹自擂。」

鐵金刀面頰微紅，乾咳一聲接道：「數十年來，我兩門互以兄弟相稱，交往極是親密，那知自從十七年前韓一鉤接長『蟠龍門』後，情況突然大變，韓一鉤竟聲言『蟠龍』兩字排名，本該在『臥虎』之上，要我等致歉改過，否則就要與我定期決鬥，要天下武林中人瞧瞧，究竟是該臥虎佔先，還是該蟠龍佔先？」

鈴兒微笑道：「名字佔了先，難道就會多長塊肉麼？」

鐵金刀嘆道：「姑娘說的雖是，但這口氣──唉，鐵某卻忍不下去，於是便在信陽城外，尋地決鬥，江湖中聞風趕來瞧熱鬧的自然不少，那知一戰之下，區區竟在第七百二十招上，被他一鉤所傷。」鈴兒笑道：「你自是輸得不服氣了？於是第二年再戰？」

鐵金刀嘆道：「姑娘猜得不錯，第二年在下養好了傷，又在原地與他決鬥，那一次情況更是熱鬧，在下與他苦鬥數百合，眼見已佔了上風，那知到了第七百多招上，那韓一鉤突又使出那一鉤來，招式竟與前式一模一樣，而在下竟還是不能抵擋，竟又被他這一鉤所傷！」鈴兒道：「你還是不服氣，第三年想必還要再戰一場？」

鐵金刀道：「這一次在下卻傷的更重，直到第五年才能與他再戰，但大戰之下，唉──唉──唉──」鈴兒道：「你可是又輸了？」

鐵金刀面容既是羞慚，又是悲憤，仰天嘆道：「在下不但又敗了，而且還是敗在他這一招之下！」

鈴兒面上也不禁露出詫異之色，道：「以你的武功與經驗，竟會在同一招式之下連敗三次？這真是教人奇怪了，唉！你第一次敗了時，就該將他那一招仔細研究研究，第二次就該小心提防著才是呀！」鐵金刀黯然嘆道：「在下怎會不知此理，早就將那一招仔細研究過，第三次決鬥時在下甚至邀請了十餘位同道高手，一齊去瞧，等到在下第三次受傷痊癒後，與這十餘位朋友一齊研究，縱然聚集了十餘人的智力，卻也瞧不出他那一招有絲毫破綻，也猜不出這一招後有什麼變化，是以只要此招一出，勝負立判！」

鈴兒道：「第四次情況如何？」

鐵金刀沉聲道：「第四次在下著著提防，步步為營，先苦練了七年功夫，再向他挑戰，但──唉！」跺一跺腳，垂首不語。

鈴兒頷首道：「我知道了，第四次你還是敗在那一招下，自然要想在第五次勝他，但直等到現在，你還是窺不破那一招的奧妙之處，所以，你只有來尋我家侯爺，但──但那一招我家侯爺卻未瞧見過呀──」

鐵金刀道：「在下早已將那一招的出手部位、時間、方向，捉摸得清清楚楚，一絲不錯，此刻便可學給侯爺來瞧。」

鈴兒嘆道：「你既已知道這一招的出招部位、方向、時間，卻仍破不了它，這一招想必厲害得很，我也想瞧瞧。」

鐵金刀恨聲道：「這一招最厲害的，便是內含之後著，令人難測，是以在下雖知它的出手，卻也無用。」說話間已自腰畔拔出金刀，沉聲道：「在下以刀作鉤，但望侯爺指教！」反身一刀，直刺而出。

※※※

那刀身金光閃閃，宛如千百層金鱗閃動，此刻一刀刺了出去，滿艙俱是黃金色的刀光，耀人眼目。

突聽一聲輕喊：「好刀！」

方寶兒心頭一動，只覺這聲音聽來竟似十分熟悉，似乎是他那大頭叔叔胡不愁的聲音。但這心念還未轉過，艙中又響起一陣尖銳刺耳的笑聲，道：「這也算得高招麼？嘿嘿，我家三尺幼童使出的招式，都比這要強些。」不但笑聲尖銳刺耳，那語聲更是比馬嘶牛鳴還要難聽。

鐵金刀頓住招式，怒道：「鐵某在這招下敗了四次，朋友卻將這一招說的有如兒戲，鐵某倒要請教──」

那馬嘶般語聲怪笑道：「某家正要指教指教你！」一條身影，自角落中橫飛而起，突然間，又有條身影跟著飛了上來，將他一把拉下，兩人身法俱是快如鬼魅，方寶兒只覺眼前一花，連這兩人穿的衣服是何顏色都未瞧清，耳中只聽方纔那鸚鵡學舌般的語聲道：「紫衣侯貴地，老兄若是放肆，紫衣侯豈不怪罪哉，紫衣侯若是怪罪之，悲夫，哀哉，老兄所求之事豈得成乎？」那馬嘶般語聲大笑道：「然也然也，小弟不敢放肆哉！」

方寶兒越聽越是好笑，越是想瞧瞧這些怪人究竟是生得什麼模樣？但直到此刻，他還是無法瞧見。

鐵金刀忍住怒氣，轉過身子，屏風後才又傳出紫衣侯那懶洋洋的語聲，道：「這一招名為『乾坤破天式』，乃是自遠古劍法蛻變而來，雖然不差，但卻絕非毫無破綻──珠兒，你學過刀法，也學過鉤法，你去教他。」說完了這段話，便似已累得很，必須休息休息，是以立刻頓住語聲。

只聽屏風後一個嬌媚的語聲道：「是！」一個宮鬢少女，婀娜走了出來，滿頭黑髮間，懸著四粒光芒四射的明珠。

鐵金刀聽得紫衣侯一句話便將此招的名稱來歷說出，心下不禁既驚又佩，但此刻見他竟要個看來弱不禁風的少女來教自己武功，心裡又不覺有一些失望，有些懷疑，暗道：「我曾將此招去求教中原武林許多成名的豪傑，卻無人能夠破解，難道這小小的女孩子卻有這麼大的本事？」

那珠兒瞧他面色，已知他心裡在想什麼，面帶微笑，伸手在他臂上輕輕一拉，道：「跟我來吧！」

鐵金刀竟身不由主被她拉了出去，這才知道這女子看來雖然弱不禁風，卻懷有一身令人難測的武功！

這其後又有司徒青、戚長林、段玉、徐左車、武一平等五人依次出來，各各獻出了珍寶，這五人俱是武林聲名赫赫之輩，此番不遠千里而來，所獻之寶，自都珍貴已極，所求之事，自也非同小可。但紫衣侯三言兩語便將他們打發了，語聲仍是懶洋洋的，竟根本未將這些珍寶，這些事放在心上。

等到這五人全都躬身而退，鐵金刀滿面喜色，大步奔入，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鈴兒笑道：「破法學會了麼？」

鐵金刀恭聲道：「在下今日與珠兒姑娘短短一席話，已勝過在下三十年苦練的武功，在下真不知──」

屏風後，紫衣侯緩緩道：「這本非難事，你既已學會，便快走吧！」竟連別人恭維之言，都不願聽。

鐵金刀再拜道：「是！」倒退而出。鈴兒笑道：「下面一位，該輪到誰了？」

※※※

只聽一人冷冷道：「讓這匹馬先說吧！」語聲生硬冷澀，方寶兒一聽入耳裡，心頭就是一跳：「原來木郎君也來了！」接著立刻恍然忖道：「原來小公主的爹爹就是五色帆船──不知大頭叔叔來了沒有？──但他若來了，我又該怎樣出去見他？」一時間心中又驚又喜，又是發愁。

那馬嘶般語聲怒喝道：「木頭人，你是在說某家？」

木郎君的聲音道：「你吃不吃草？」

鈴兒掩口輕笑，馬嘶般語聲狂吼起來，道：「你──你吃──」他平生不願吃虧，此刻真想反脣相譏，卻又不知該說什麼才好，終於只是怒吼道：「你出來！」一條人影，隨聲而出。

這一下方寶兒可終於瞧見他了，只見他穿著一件五花錦袍，身子枯瘦頎長，背卻是駝的，上半個身子佝在前面，一張臉幾乎長達一尺五寸，此刻盛怒之下，鼻孔裡咻咻地喘氣，那模樣委實和一匹馬毫無兩樣，方寶兒想想木郎君罵他的話，再瞧瞧他的模樣，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木郎君冷笑道：「這裡可是你尋事的地方麼？」

馬面人雙臂一伸，周身骨格，連珠輕響了起來，嘶聲道：「你不出來，某家抓你出來！」張出雙手，一步步走了過去。

方寶兒暗道：「他要在這裡打架，紫衣侯難道也懶得管麼？」其實心裡卻也想瞧瞧這匹馬和那木頭人打上一架。但忽然間，方寶兒眼睛一花，已有個圓圓的、金光閃閃的東西擋住了馬臉人的去路，再仔細一瞧，這圓圓的東西卻只是個又矮又胖，頭戴金冠，身穿金袍，面容也生得奇形怪狀的人。

只見他人雖長得富富泰泰，神情卻是愁眉苦臉，方寶兒暗笑忖道：「此人似是一天到晚都在想著心事，卻不知怎會生得這麼胖的？」

金袍人緩緩道：「古多爭先之輩，搶後之人，吾未之聞也，老兄何其迂乎？吾輩先說又有何妨哉？」

馬面人恨恨道：「但這木頭──」

金袍人道：「君子復仇，三年未之晚也，老兄若要鋸木，何苦爭此一日哉，然乎？然乎？」

屏風後，紫衣侯忽然長嘆道：「鈴兒，這兩人若再爭吵，就拿他去換些美酒來罷！」

鈴兒道：「是──」卻已笑得直不起腰來。

方寶兒先還不知她笑的什麼，突然想起李白那句名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去換美酒。」瞧瞧那馬兒的五花袍，又瞧瞧那金袍胖墩墩的身子，方自恍然：「呀！五花馬，千金裘，妙極，妙極──」雖然勉強忍住了笑，肚子已是發痛，再看小公主也已彎下腰去，小臉掙得通紅──要想忍住笑，實比忍住哭困難得多。

金袍人既不笑，也不怒，正色道：「吾等遠自大宛而來，君侯豈能將吾等換酒乎？──」

鈴兒嬌笑道：「好了好了，你們遠自異邦而來，帶的什麼禮物，請拿出來，有什麼事，也請快說吧！」

方寶兒恍然忖道：「難怪這些人說話奇怪，生像也奇怪，原來竟非我黃帝子孫，卻不知他們求的是什麼？」

只見金袍人不慌不忙，自懷中掏出一塊白羅帕，雪白的手帕上，都沾滿了一點點桃花斑，有如血漬一般。鈴兒皺眉道：「這是什麼？」

金袍人道：「自漢以來，吾大宛之馬便為馬中之尊也，漢武大皇帝御口以『天馬』兩字封之，此羅帕上之桃花斑者，即為吾大宛貳師城所產汗血寶馬之汗也，吾邦國主今欲以牝牡天馬三對致送與侯爺閣下。」

方寶兒熟讀漢史，知道當年漢武帝曾為求此馬不可得，而於太初元年令李廣利率十萬之師攻大宛，大敗而回後，武帝不惜又出兵十八萬，後雖獲勝，但所損失的人力、財力、物力已是不可勝數，始得汗血馬。由此可見，這大宛汗血馬實是名貴之極。今大宛國主竟以三對天馬來贈，所求自非等閒，就連那些少女們聽得這「汗血寶馬」四字，也不禁為之聳然動容。

鈴兒含笑道：「想不到連大宛國主，都有事相求於我家侯爺，但馬在那裡？你單給咱們瞧瞧馬汗可是不成呀！」金袍人道：「老兄漢語流利，老兄敘之可乎？」他方纔說了這段話，似已絞盡腦汁，圓臉上掙滿了汗珠，此刻便要那馬臉人來代勞了。

鈴兒道：「你早該讓他說啦，喂，說吧！」

馬臉人道：「天馬三對，俱已運至濱海之處，由我大宛國十八勇士看守，隨時俱可牽來。」伸手一指金袍人，接著道：「此乃吾家甘孫，自居第三國師之位，此番吾等東來，只因吾國大君久仰尊侯劍法天下第一，是以欲請尊侯至吾國任第一國師尊位，傳授劍術於吾國，第一國師采高位尊，僅居大君之下，此實乃尊侯無上之榮幸，想尊侯──」

話猶未了，紫衣侯突然輕叱一聲，道：「瞧你言語模樣，似乎也是漢人，是麼？」語聲嚴厲，已非方纔懶散的腔調。

馬臉人拼命想挺起胸膛，但卻仍是駝的，口中道：「某家昔日為漢人，但身受大君之恩，已拜在大君膝下──」紫衣侯厲喝道：「想不到堂堂炎黃子孫中，也有你這樣的無恥敗類，竟忘了自己的祖宗，其心可卑，其行可誅，本侯若不念在你今日是客，早已取你首級，但你下次若被本侯遇著，哼！休想活命！」

馬臉人本是洋洋得意，此刻卻被這番話罵得面色一陣青一陣白，方寶兒在一旁聽得又是高興，又是痛快，幾乎忍不住要鼓起掌來，暗道：「這紫衣侯端的是位大義凜然，氣節磅礴的大英雄、大豪傑，我炎黃子孫若都有他這股民族氣節，何愁四夷不歸？」

金袍人滿頭俱是汗珠，訥訥道：「但──汗血──」紫衣侯怒道：「你當本侯是何等人物？回去轉告你家大君，莫說三對天馬，便是三千對，三萬對，也休想將本侯買動！」

金袍人面色如士，道：「這──這──」

突然間，一個身穿白袍，黃髮碧目之人縱身躍了出來，身法奇詭，怪異絕倫，看來有如兔躍狸縱一般，但卻輕靈迅快已極，只聽他哈哈笑道：「紫衣侯海上不睡馬，馬不用，你求不行，我送有用，求可以。」此人漢語更是糟透，不但口音生硬，而且語句都無法連貫。

但艙中俱是聰明絕頂的人物，聞言已知他意思乃是說：「紫衣侯終年身居海上，不用騎馬，你送的既是無用之物，所求自然不能如意，我送的卻是紫衣侯有用之物，所求必能如意。」聽雖聽得懂，但人人都不禁笑出聲來。

那碧目之人只當別人俱都讚他話說得對，笑得比誰都得意，又道：「我，居魯士，安息來的，（安息即今之伊朗、波斯）帶來很多禮物，都是我的大王的，我是大王的──的──的──」他一連說了三個「的」字，也想不到「使臣」兩字該如何說法，方寶兒真替他著急，恨不得代他說出來算了。

突聽艙外一陣騷動，又有一個黃髮白袍之人躍了進來，也是波斯人的打扮，身法亦是怪異已極，一縱入艙，便大叫道：「我，居魯大士，是大王的使臣，你是什麼東西──」此人言語也生硬，但終是說出了「使臣」兩字。

居魯士滿臉吃驚之色，道：「你，從那裡來的？」

那居魯大士道：「我，安息大王叫我來的，還帶來禮物。」雙手一拍，四個白衣黃髮人抬著兩隻大箱子走了進來。

居魯士嘰哩咕嚕，說了一連串波斯語，居魯大士卻道：「在漢人地方，不能說人聽不懂的話。」

居魯士又著急，又跺足，道：「這禮物是我帶來的，我──我是使，你不是──」居魯大士道：「你吃屎，我不吃。」

這兩人一擾一鬧，眾人已是笑得直不起腰來，卻又不禁吃驚詫異，這安息使臣，怎會弄出兩個人來互爭真假？

鈴兒大叫道：「我家侯爺已被你們吵得頭痛了，你倆人如要爭論，到一邊去，吵個明白再來！」

居魯大士道：「不錯不錯──」拉著居魯士，走到一旁，兩人嘰哩咕嚕，又吵又鬧，居魯士只是跳腳，突覺脅下一麻，身子立刻軟綿綿不能動彈，居魯大士笑道：「好，你知道錯，不吵了，坐著休息休息吧！」將居魯士一推，居魯士身不由主，倒在角落裡坐下，瞪大了兩隻眼睛，口中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

那邊紫衣侯道：「馬嘶鳥語，實在煩人，換個說人話的出來。」鈴兒瞧了瞧木郎君，笑道：「你是說人話的麼？」

木郎君直挺挺站起，手提包袱，走了出來，道：「今日大宛、安息、身毒、交趾等異邦，俱有人來，可見尊候之名，實是四海所欽，在下帶來之禮物雖不能與異邦異寶相比，亦望尊侯笑納。」

鈴兒笑道：「果然是人話，你求什麼？說吧！」

木郎君打開包袱，滿堂寶光輝映，映得木郎君更是顏色如木，方寶兒見了他就生氣，忍不住的做了個鬼臉。但木郎君那裡瞧得見方寶兒，只是沉聲道：「在下木郎君，來自東方青木宮，家父木王──」

紫衣侯緩緩道：「不用背家譜了，你的來歷我知道。」

木郎君道：「家父日前不慎被白水宮妖女所傷，全身潰爛，神功將散，普天之下，唯有尊侯所藏之『大風膏』可治此傷，是以在下不遠千里而來，帶來敝宮之珍寶，求尊候賜給些靈藥。」

紫衣侯懶洋洋笑道：「青木宮主人昔日領袖天下綠林，這批珍寶，祇怕不是自宮中帶出來的吧？」

木郎君道：「無論如何，這總是在下一番心意。」他面上神色不動，只因他容貌如木，縱然臉紅，別人也瞧不出。

紫衣侯緩緩道：「話也有理，此事又非困難──」

突聽一人大嚷道：「不行不行，困難困難──」一個人兔鹿般連蹦帶跳趕了過來，竟是那居魯大士。

木郎君大怒道：「夷狄野人，也敢來多事？」

居魯大士理也不理他，向紫衣侯長揖道：「吾等請求在先，尊侯總得先看了咱們禮物，決定是否答應吾等請求之後，才能答應他的。」他話聲聽來雖仍彆彆扭扭，但倒也十分通順。木郎君怒道：「為什麼？」

鈴兒久聞那安息國人手工精巧，早已想瞧瞧他們帶來是些什麼奇巧之物，此刻便笑道：「讓他們遠道來客先說說有何妨？反正你也不著急在這一時。」木郎君冷「哼」一聲，忍住怒氣，退到一旁。

只見居魯大士拍掌命人抬來第一口箱子，笑道：「尊侯此地佈設雖如天宮，但還嫌少了樣東西。」

鈴兒忍不住問道：「是什麼？」

居魯大士啟開箱子，自箱子裡拿出一條地氈，命大漢倒展將開來，只見那地氈光華閃閃，也瞧不出是什麼質料織成的，上面織著的乃是安息後宮行樂圖，將千百個人物，織得栩栩如生，神情各有不同，男人有的醉態可掬，有的舉杯歡飲，有的懷抱美女，有的惺忪著醉眼瞧著筵前的歌舞。那女的卻是一個個嬌美妖艷，體態婀娜，眉宇間所帶的風情，令人見了更是心旌搖盪，難以自主。

廳中無論長幼老少，不知不覺間都瞧得癡了，就連紫衣侯也不禁喟然嘆道：「安息國人手工之巧，當真巧奪天工。」

居魯大士緩緩道：「吾國之人手織地氈，代代相傳，每家各有秘傳絕藝，這幅地氈卻是吾國大君集合國中所有巧匠共一百七十餘人，耗資千萬以上，費了三年之力，方自織成，敢說普天之下，只此一條而已，貴地若是鋪上這條地氈，便是皇宮院內也要相形見絀了。」

鈴兒動容道：「你送的如此重禮，所求是什麼？」

居魯大士笑道：「這禮物也算不了什麼，更妙的還在後頭。」舉手一拍，大漢們又將第二口箱子抬來。眾人見了這條地氈如此珍貴，都不禁動了好奇之心，忍不住想瞧瞧這第二口箱子的寶貝是什麼？

紫衣侯卻緩緩搖頭：「你先說出要求，再瞧也不遲。」

居魯大士笑道：「尊侯是怕吾等所求又是與大宛國人相同，是以不願先看，免得看了心動，是麼？」

紫衣侯道：「你倒聰明──」

居魯大士道：「尊侯此等民族大義，吾等好不相敬，但尊侯只管放心，吾等所求，只是求尊侯三年內莫將那『大風膏』送給任何一人。」

這安息使者，不遠千里而來，送上如此重寶，所求的竟只是這麼件事，眾人都不禁聽得一楞。角落中那已被點了穴道的居魯士，更是聽得滿頭青筋暴露，眼睛瞪得滾圓，幾乎要冒出火來。

木郎君忽喝道：「好混帳的東西，莫非專門要和我搗亂麼？」

鈴兒拉住了他，笑道：「反正我家侯爺也未見答應於他，先瞧瞧他箱子裡是什麼又有何妨？」木郎君道：「但──」

鈴兒面色一沉，道：「我家侯爺若是要答應他，你阻攔又有何用？」木郎君雖明知她是想瞧箱中之物，但聽了這話也無奈何，祇得含恨忍住怒氣。鈴兒眼睛一瞪居魯大士，道：「還不打開箱子，等什麼？」

居魯大士道：「是！」

箱蓋子一啟，箱子裡立刻傳出一陣悠揚的樂聲，一個身長不及三尺的侏儒，手捧五弦琴，當先躍了出來，隨地滾了五個筋斗，滾到紫衣侯面前，叩了三個頭，躍到一旁，揮弦作樂。這侏儒身形雖如嬰兒，但面容已如成人，眾人見了，已是嘖嘖稱奇，誰也想不到箱子裡竟有個活人。

那知這侏儒躍出，箱子中竟緩緩伸出一隻玉手，五指纖纖，美勝春蔥，白玉般的手腕上，繫著一串金鈴。鈴聲一振，玉手伸出，露出了藕一般手臂，接著，一個身披純白輕紗，滿頭環佩叮噹的美人，隨著那輕柔的樂聲，自箱子裡婀娜而起。

只見她滿頭長髮，有如金般顏色，一雙媚極、艷極的眼波，帶著翡翠般綠色，那身上肌膚，卻有如白玉一般，粉光致致，溫香滑膩，她隨著樂聲起舞，那窈窕誘人的身子，當真是柔若無骨，輕紗衫中，隱約可見她渾圓小巧的腰肢，正在一陣陣輕微地顫動──

如此尤物，縱是女子見了，也難免要心旌神搖，不能自主，何況男子？一個個更是瞪大了眼睛，瞧得移不開目光。

就連方寶兒也不覺瞧得出神，暗嘆忖道：「想不到夷狄之邦，也有如此美女，當真全身上下，每分每寸都是女人，再無──」，突覺一隻小手，掩住了他的眼睛，小公主在他手上劃道：「不許你看。」過了半晌，又劃道：「這女人好不要臉。」方寶兒雖是好笑，但小公主越是說這女子「好不要臉」，他卻越是想看，只可惜小公主手掌竟是再也不肯放開。

樂聲越來越急，那金髮美人舞姿也越來越是誘人。

其實方寶兒年齡還小，真的瞧見了，也未見如何，但此刻耳朵聽見樂聲，眼睛瞧不到，反而有些心動，恨不得在小公主的小手上咬上一口──這正是天下男人的心理，瞧不見的總比瞧見的好。

輕紗飄飛，玉肌隱約，一陣陣迷人的香氣，隨著她冶蕩的舞姿飄散在大廳間，眾人俱都瞧得目眩神迷，神魂飄蕩。忽然間，樂聲停頓，金髮美人雙手前伸，拜伏在地，那瑩玉般的肌膚上，已有一粒粒珍珠般的汗珠。那豐滿的胴體，卻猶在不住輕輕顫動──

良久良久，眾人方自長長喘出口氣，只聽居魯大士笑道：「此乃吾國第一美女，不但姿色無雙，歌舞俱絕，而且還另有──」哈哈一笑，不再說了，男人們自是知道他言外之意，不禁更是心動。女人們雖然裝著不懂，其實心裡也知道得清清楚楚，真的不懂的，恐怕只有方寶兒與小公主。

突聽鈴兒冷笑一聲道：「這有什麼了不起？」

# 第五章 錦帆起風波

方寶兒暗笑忖道：「小鈴鐺吃醋了。」其實心裡暗笑的，又何止方寶兒一人，就連那居魯大士也咯咯笑道：「這位姑娘說話，似乎有些酸溜溜的，吾邦此美人雖非天上仙子，至少已可算是人間絕色了，尊侯可還看得上眼麼？」

紫衣侯尚未說話，鈴兒已又冷笑道：「她若也算人間絕色，人間的絕色也未免太多了些，你瞧咱們這些姐妹，有那個比她醜？何況咱們這些姐妹，不但詩詞書畫，絲竹彈唱，樣樣皆精，又都懷有一身武功，而且一個個俱都善解人意，可以對茗清談，也可以對酒高歌，你們夷狄之邦的女子行嗎？」木郎君聽得心中暗喜：「看來不要我出手，這安息人所求之事也算吹了。」

居魯大士卻一直邊聽邊笑，此刻緩緩道：「姑娘說的確是不錯，佳人雖美，若無情趣就差了許多。」

鈴兒道：「你知道就好。」

居魯大士道：「但我若找個人既絕美，又懂得詩詞彈唱，能武能文，能談能歌的美人出來又當如何？」

鈴兒冷笑道：「這人恐怕難找得很，你何時才能找到？」

居魯大士笑道：「現在！」

鈴兒呆了一呆，大笑道：「現在？這美人莫非自天上掉下來的，地下鑽出來的不成？」

居魯大士微微一笑，也不答話，突然解開了衣襟，脫下了白袍，露出了一個身穿粉色緊衣的絕美胴體。

眾人駭了一跳，再看這「居魯大士」已將頭上滿頭黃髮扯了下來，露出了漆黑青絲，接著，又在面上扯下些東西，醜陋的面容，立刻變成了絕世的容貌。只見她全身骨肉勻亭，再也不能增減一分，秋波明媚，微一顧盼便足銷魂，尤其是嬌靨上所帶的那一分微笑，更是令人目眩神迷。

若說那安息美人乃是人間絕色，這美人便當真是天上仙子！若說那安息美人艷舞銷魂，這美人眼波一轉便勝過艷舞千次。船艙之中，來自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數十人，竟一齊被這絕世的美貌，驚得呆住了，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那安息美人見了她的容光，也不禁自慚形穢，悄悄躲到一邊去了。

最最吃驚的，卻是簾幕後的方寶兒，他做夢也未想到這「居魯大士」，竟是水天姬改扮而成的，再也忍不住驚呼出聲。小公主大吃一驚，幸好在方寶兒發出這聲驚呼的同一剎那之間，鈴兒亦自驚呼道：「你──你不是他的大妻子麼？」

木郎君大喝一聲，縱身躍起，怒罵道：「我當是誰來與某家搗亂，原來又是你這賤人！」水天姬回眸一笑，道：「你好嗎？」

木郎君怒喝道：「我好──我想宰了你！」一雙枯木般的手臂，十指箕張，指向水天姬的咽喉。水天姬卻依然面帶媚艷的微笑，身子動也不動，只是柔聲輕笑道：「誰敢在這裡殺人？」

紫衣侯亦自輕叱道：「誰敢在這裡殺人？」還有一個聲音，竟也是叱道：「誰敢在這裡殺人？」

這三聲驚呼同時發出，一個聲音柔媚軟膩，一個聲音隱隱含威，另一個聲音卻是尖細怪異，聽來有如針刺耳鼓。

木郎君不由得硬生生頓住手掌，只見一個光頭赤足，身披麻衣，膚色漆黑如鐵的苦行僧人，緩緩走出。

紫衣侯道：「大師可是自天竺來的伽星法王麼？」語氣中已微帶驚動之意，顯見此僧來歷非同小可。

群豪聽得這「伽星法王」四字，更是吃了一驚，只因這伽星法王雖然遠在天竺，但中原武林，早已有關於他的傳說：此人不但身懷極為高深的內功，而且還練有佛門密宗中，一種最神奇的瑜伽秘術，入水七日不死，活埋半月不斃，生吃砒霜不毒，赤足走火不傷──

武林傳說中，實已將這伽星大師，說成神話般的人物，幾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群豪見他突然在此現身，自不免大吃一驚。只因中原佛家弟子往天竺去的，自唐玄奘以來，日漸其多，是以伽星法王漢語倒也十分流利。合什道：「阿彌陀佛，不想施主竟還認得小僧，小僧且為施主一清耳目，再來說話。」轉身走到木郎君面前，道：「出去！」

紫衣侯有心想瞧瞧這天竺異人的手段，是以也不說話，眾人也想瞧瞧這木郎君如何對付於他，更是袖手旁觀。

木郎君縱然暗懷畏懼之心，但在眾目睽睽之下，也不能做出示弱之態，抗聲道：「你憑什麼要某家出去？」伽星法王道：「再不出去，休怪小僧無禮！」

水天姬嬌笑道：「法王要你出去，你不出去，豈非自討苦吃？」這句話無異火上添油，木郎君怒道：「誰也不能令某家出去！」

伽星法王突然反手一掌，摑向他右臉。這一掌來得無聲無息，木郎君閃電出手一擋，反應可說迅快已極，那知伽星法王手臂關節似是活的，竟可向外彎曲，只聽「拍」的一聲，木郎君雖然格住了他手臂，但他手掌仍然著著實實摑到木郎君臉上，如擊枯木敗革一般，雖未傷著木郎君骨肉，但卻大大傷了木郎君面子。

木郎君又驚又怒，怒喝一聲，欺身撲上，霎眼間便攻出七招，招招俱是奇詭怪異，令人吃驚。那知七招過後，掌聲一響，木郎君面上竟又著了一掌。金、木、水、火、士，五行魔宮，每宮主人，都練有一種怪異絕倫的武功，端的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

「東方青木宮」木郎君父子所練「枯木功」，不但招數怪異，最厲害的便是能打能挨，無論多麼陰毒強勁的掌力，都難傷得了他們，但此刻這伽星法王武功招式，竟比木郎君更怪異十倍，木郎君便不禁吃了大虧，兩人若是真個生死相拼，木郎君也未見弱了多少，伽星法王也難以傷得了他，最妙的是，伽星法王並非真的想要傷他，只是要掃他面子，這般情況之下，木郎君虧就更吃得大了。

以他的身份，在眾目睽睽之下，挨了人兩掌，怎能再厚顏打將下去，突然一個翻身，掠出艙外，接著，「撲通」地一聲水響，竟似已躍入水裡，水天姬笑道：「打不過人家，竟跳水自殺了麼？」

伽星法王道：「這廝此番走去，絕不會善罷甘休，必定還另有毒計，女檀越日後可要小心了。」水天姬笑道：「多謝法王指教。」

方寶兒暗笑道：「若論用計，木郎君不知要比水天姬差了多少倍，上當也不知上過多少，可笑這和尚竟還怕她吃虧。」又忖道：「就以此事來說，她想必早已在暗中將那真的安息使者居魯士的模樣行動看得清清楚楚，便扮成他的模樣前來，借用了他的禮物，不但大出別人意料之外，而且自己分文不費，這計策用得是何等巧妙，木郎君再活一百歲，也休想勝得過她。」

伽星大師面向紫衣侯，取出一串檀木佛珠，道：「小僧身在方外，無法致送厚禮，區區之物，但望施主笑納。」

紫衣侯道：「多謝大師──鈴兒接過來。」

鈴兒接過佛珠，笑道：「法王當世奇人，無所不能，難道也會有什麼事，非要我家侯爺來做不可嗎？」伽星大師道：「有的。」

紫衣侯道：「不知大師有何見教？」

伽星大師道：「小僧一生與人交手，有勝無敗，今日來此，便是想與當代第一劍客一較武功，嘗一嘗失敗是何滋味？」

眾人聽得這天竺異僧竟是要與紫衣侯交手而來，都不禁聳然動容，只有方寶兒卻在暗中皺眉：「好好的又要打架？」

只聽紫衣侯帶笑道：「在下武功荒疏已久，怎會是大師敵手，大師若要求敗，確是找錯人了。」

伽星大師道：「施主太謙了，此間地方雖不夠寬敞，但你我動手已足夠，就請施主賜招如何？」

紫衣侯仍然帶笑道：「在下已有二十餘年未曾與人動手，大師遠來是客，在下更不會與大師動手的了。」

伽星大師道：「小僧不遠千里而來，施主豈能令小僧失望？」

紫衣侯道：「抱歉得很，在下委實不敢與大師動手。」

伽星大師乾枯漆黑的面容，微微變了顏色，道：「施主莫非是瞧不起貧僧，貧僧莫非連與施主動手的資格都沒有？」

紫衣侯道：「在下並非此意，但望大師莫要強人所難。」

伽星大師默然半晌，緩緩道：「小僧怎敢勉強施主──」突然脫下麻衣，露出了枯黑的身子，又取出了包袱，包袱裡乃是一柄鐵錘，無數根三寸長的鐵釘，伽星大師左手持釘，右手持錘，「釘」的聲，竟將釘子釘入肉裡，一面道：「但施主若不答應，小僧以求解脫。」口中說話，雙手不停，頃刻之間，已釘了數隻釘子下去，三寸多長的鐵釘，入肉幾達兩寸。

但伽星大師仍是身似無事，面不改色，身上亦無鮮血流出，群豪瞧得大驚失色，方寶兒更是駭得吐出了舌頭，半晌縮不回去。紫衣侯道：「大師何苦如此？」

伽星大師道：「只要施主答應，小僧立刻住手。」

紫衣侯微微一嘆，道：「大師若真要如此，在下也無可奈何！」竟是說什麼也不肯和伽星大師動手。

突然間，只聽一陣樂聲揚起，那海盜之豪踏著大步，走了進來，躬身道：「晚輩已將新鮮蔬果之筵備好，不知侯爺是否此刻擺筵？」

紫衣侯道：「難為你知道我終年在海上，吃不到新鮮蔬果，每年都為我設想得如此周到。」那海盜之豪道：「侯爺賞臉，已是晚輩莫大榮幸。」

紫衣侯道：「如此就請吩咐你的手下，此刻擺筵便是。」

海盜之豪恭聲應了，轉身退出，紫衣侯打了個呵欠，道：「各位之事，大多已得解決，在下也覺有些累了，今日就此結束，各位如有興趣，不妨留下與我同享些新鮮蔬果，否則便請──」

突聽有人朗聲呼道：「且慢！」一人大步奔出，只見此人頭大身矮，雙手過膝，額角高闊，眉目開朗。

方寶兒不用再瞧第二眼，便知道他的大頭叔叔果然來了，暗奇忖道：「我這大頭叔叔不知有什麼事要求紫衣侯？他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此刻卻不知帶來些什麼禮物？」他瞧見胡不愁雙手空空，那裡有什麼禮物帶來，別人重禮相求，紫衣侯都不答應，祇怕他所求之事，紫衣侯更是再也不會答應的了。

鈴兒皺了皺眉頭，道：「你既有事相求，方纔怎不出來？」

胡不愁恭聲道：「在下名卑位低，怎敢爭先？」

他長得既不瀟灑，也不英俊，但氣度從容，笑容爽朗，甚是惹人喜歡，鈴兒瞧了他兩眼，道：「侯爺可讓他說麼？」紫衣侯嘆了口氣，道：「好，說吧！」

胡不愁道：「晚輩來得匆忙，並無禮物帶來。」

鈴兒截口道：「沒有禮物帶來，你難道不知侯爺的規矩？」

胡不愁道：「晚輩雖無禮物帶來，但所求之事，並非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天下武林同道，來求侯爺出手，侯爺若是拒絕了晚輩，祇怕江湖中所有的武林高手，都難免要在陣前身亡，武林也必將大亂。」他口才便捷，言語扼要，短短幾句話已足夠令人動容。

那知紫衣侯卻冷冷道：「天下武林高手之生之死，與我何關？我若死了，他們也絕不會為我掉一滴眼淚。」胡不愁呆了一呆，道：「但──」

紫衣侯道：「三十年前，我已不願為人出手，何況今日？少年人，你年紀還輕，我勸你也少管別人的閒事吧！」

胡不愁呆在當地，眼珠子轉來轉去，方寶兒知道他大頭叔叔眼珠子一轉，就有花樣出來，暗道：「這一次只怕他無論想出什麼花樣，卻難將紫衣侯打動了。」一轉念間，胡不愁已沉聲道：「但此事與侯爺也有關係。」

紫衣侯道：「與我有何關係？」

胡不愁道：「武林中此番遭劫，乃是因為不知從那裡來了個怪劍客，要向天下武林高手挑戰！」

紫衣侯道：「此人口氣倒不小。」胡不愁道：「此人口氣雖狂妄，但劍法之高，卻可稱得上當世第一，祇怕侯爺你──」乾咳一聲，住口不語。他話雖只說了一半，但言下之意，似是：「侯爺你也及不上他。」紫衣侯道：「當世第一？祇怕不見得！」

胡不愁見他已有些被激，心頭暗喜，口中卻故意嘆道：「晚輩雖不願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但以晚輩看來，他的劍法確是無人能及。」

紫衣侯默然半晌，突然哈哈笑道：「少年人，你這激將法雖高，但卻激不到我，算他劍法第一，又有何妨？」

胡不愁聲色不動，道：「既是如此，晚輩告辭了，只可惜──唉！」躬身一禮，轉身走了出去。眼見他已將走出艙門，紫衣侯突然喚道：「回來！」

胡不愁回首道：「侯爺有何吩咐？」

紫衣侯道：「你且說來聽聽。」胡不愁道：「凡是學劍之人，都該瞧瞧那人的劍法，那人的劍法──唉！不瞧真是可惜！」

紫衣侯道：「他使的是何劍法？究竟如何高明？」他實已被胡不愁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模樣引起了興趣，不知不覺間已入了胡不愁的圈套。

胡不愁道：「那人劍法究竟如何高法，晚輩真無法形容，那──唉！那真可說得上是：『此劍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見。』晚輩帶來了一樣東西，侯爺若是一瞧，便可知道他劍法如何高明。」紫衣侯忍不住道：「拿來瞧瞧。」

胡不愁可真是沉得住氣，直到此刻，面上仍不露出絲毫歡喜之態，慢慢地伸手入懷，突又縮回手來。紫衣侯道：「作什麼？」

胡不愁道：「前輩若是決計不肯出手，此物不瞧也罷！」

紫衣侯道：「誰說我決計不肯出手？快拿來瞧瞧。」

胡不愁這才緩緩探手入懷，取出了那段枯枝。這時不但紫衣侯被他打動，眾人也都被他吊足了胃口，見他探手入懷，都忍不住伸長脖子去瞧，竟無人再去瞧瞧還在釘著鐵釘的伽星大師，但見他取出的竟是段枯枝，又都不覺有些失望，有些莫名其妙。

胡不愁卻鄭重其事，雙手將枯枝送到紫衣侯面前。大廳中寂無聲息，只有鐵錘敲釘：「叮叮」作響，顯見得紫衣侯正在專心向那枯枝凝視。

眾人也不知那枯枝究竟有何好看處，紫衣侯為何竟瞧得如此入神，直過了三四盞茶功夫，紫衣侯方自緩緩長嘆一聲，道：「好高明的劍法！好速快的劍法！好精深的劍法──」這海內外第一劍法名家，竟一連稱讚了三聲，顯見這劍削枯枝之人，劍法實是非同小可，胡不愁不禁更是憂慮：「若連紫衣侯都非那白衣劍客之敵手，那又當如何是好？」

鈴兒卻忍不住問道：「難道侯爺只是瞧了瞧這段枯枝，便可看出那人劍法的高低不成？」紫衣侯道：「正是！」鈴兒道：「從那裡看出來的？」

紫衣侯長嘆一聲，道：「你劍法到了我這樣的造詣，便可自這枯枝切口上看出來了。否則我縱然向你解釋三天三夜，你也不會懂的。」

鈴兒怔了怔，苦笑道：「看來我一輩子也不會懂了！」她方纔問的話，也正是四下眾人以及胡不愁、方寶兒早已想問的。大家聽得紫衣侯這不算解釋的解釋，都不禁失望地長嘆一聲。

紫衣侯道：「此人現在那裡？」

胡不愁喜道：「侯爺莫非要出手？」

紫衣侯道：「我若不想出手，他在那裡與我何關？唉──能與此等人物一較劍法，也算未曾虛度此生了！」

眾人都未曾想到胡不愁既無禮物，所求又難，而紫衣侯居然竟會答應，心中都不禁大感驚奇。卻不知武功越是高高在上之人，心中越是有種孤獨落寞之感，他們若能找到個能與自己不相上下的敵手，那真比交著個知心好友還要高興，便根本不將勝負之數放在心上。

突聽一聲裂帛般怒喝：「且慢！」那身上已將釘滿了鐵釘的伽星法王，帶著滿身鐵釘搶到前面。眾人見他身上有如刺蝟一般，心裡不由自主，感到一種難受恐怖之意，紫衣侯道：「大師有何見教？」

伽星法王道：「施主若要與人動手，便該先與小僧交手，小僧雖不才，難道比那無名劍客還不如麼？」紫衣侯嘆道：「大師且瞧瞧此人的劍法。」話聲方了，方寶兒便見到那段枯枝自屏風後飛了出來，去勢之慢，慢到極點，看來似是有隻無形無影的手掌，在下面托著似的，方寶兒大奇忖道：「這枯枝怎麼不會掉下去？奇怪奇怪──」

眾人見到紫衣侯，露了這一手驚世駭俗的內功，都不禁聳然動容，岑陬等人，更是駭得不敢作聲。

伽星法王舉手將枯枝接過，睜目瞧了半晌，面色變來變去，突然拋下枯枝，一言不發，轉身飛掠而去。小小一段枯枝，竟將名震天下的伽星法王嚇走了，此事若非眼見，無論說給誰聽，都難令人相信。

胡不愁拾起枯枝，長嘆道：「家師令晚輩前來，本來還有一事要相求侯爺，但此刻──此刻──」紫衣侯道：「令師是誰？還有何事要相求於我？」

胡不愁道：「家師人稱清平劍客──」

紫衣侯道：「原來是白三空，我少年游俠江湖時，曾吃過他一頓好酒──唉！此話說來，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胡不愁道：「家師相求侯爺的第二件事，便是──便是──」突然轉身，指著水天姬道：「求侯爺將這女子拿下。」

水天姬嬌笑道：「哎喲，我又怎麼得罪了你？難道你也和那木頭一般，有個好色的爹爹，被我傷了不成？」她每句話說來都要傷人，見到別人被她激得暴跳如雷，那便是她再也開心不過的事。

那知胡不愁生性比她還要奇怪，對什麼都沉得住氣，無論誰想激怒於他，真是比登天還難。水天姬話雖說得難聽，他卻只當沒有聽見。仍是緩緩道：「這女子搶走了家師的外孫──」

水天姬咯咯笑道：「侯爺莫要聽他的鬼話，那調皮搗蛋的孩子，送給我我都不要，還會費力去搶麼？」

胡不愁雖已猜出搶去方寶兒的必然是她，但終是不能確定，聞言呆了一呆，道：「不是你是誰？」

水天姬笑道：「你硬要賴我，可有什麼證據？可有誰瞧見了？唉！自己不好生管管那討厭的孩子，卻要賴別人。」

方寶兒越聽越是惱怒，暗道：「原來我不見了，她半點也不擔心。原來她當面討我好，背後卻罵我討厭。」

只見胡不愁被她說得目定口呆，無言可對，鈴兒眼珠子轉來轉去，卻是一副要瞧熱鬧的模樣。水天姬卻已又道：「侯爺，你瞧這大腦袋當著你面，血口噴人，欺負我這可憐的女孩子──」

胡不愁道：「明明是你──」

水天姬輕輕頓足道：「好！你瞧，他還說是我，侯爺你叫他拿出證據來，不然就──就──就叫他給我叩頭賠禮。」

她一副受了委曲的可憐模樣，瞧著實是令人心動，紫衣侯嘆道：「你既無證據，便不該說她。」

水天姬道：「是呀──是呀──」牽住鈴兒的衣袖，道：「好姐姐，我求你替我作主，不然──不然我被他這麼欺負，我──我也不想活了。」一頭倒進鈴兒懷裡，突然在鈴兒肩頭擰了一下，附在鈴兒耳畔，耳語道：「小丫頭，你把我那小丈夫偷到那裡去了？」

鈴兒本來咯咯的直笑，聽了這話，才吃了一驚，但口中笑聲仍然不停，只是偷空在她耳邊問道：「誰說的？」

水天姬鼻子裡嗚嗚的啼哭，口中卻耳語道：「若不是你偷的，你怎會知道我是他大妻子？」

鈴兒這才知道，是自己方纔一句話露了口風，不由暗中嘆了口氣，忖道：「好厲害的女孩子！」

只聽水天姬在她耳邊又道：「你若不幫我將這陰陽怪氣的大腦袋捉弄捉弄，我就把你偷人的事當眾抖露出來。」

鈴兒苦笑道：「如何捉弄？」

水天姬道：「我說什麼你就說什麼，一定要將那大腦袋激得暴跳如雷，滿肚子冤氣才行。」

眾人只見這兩個美麗的女孩子抱在一起，一個笑，一個哭，不禁都瞧得莫名其妙，誰也想不到她兩人在偷偷的說話。

突聽鈴兒道：「大腦袋，你可拿得出證據麼？」

胡不愁道：「這──這──」

鈴兒道：「你既拿不出證據，便不該把人家說成這樣子，難道我們女孩子是好欺負的麼？快過來叩頭！」

胡不愁再是沉得住氣，此刻也不禁被激得滿面通紅，道：「侯爺若是不信，不妨將那木郎君找來，他必定知道。」

水天姬在鈴兒懷中道：「他恨我入骨，自然幫著你賴我。」眾人都覺這話大有道理，有人已忍不住道：「對，非要他叩頭陪禮不可，好教他以後不敢欺負女孩子。」說話的自然也是女人，女人對付男人，有時的確團結得很。

胡不愁只覺四下數十道眼光，都在瞧著自己，數十道眼光中都含著敵意，心裡當真又氣又惱，連手都被氣得抖了。水天姬偷瞧一瞧，心裡真是開心極了。

紫衣侯嘆道：「看來你若拿不出證據，只有叩頭吧！」

胡不愁僵在那裡，也不知該如何是好，突聽一個清亮的聲音呼道：「誰說沒有證據，證據已來了！」呼聲竟是自屏風後發出來的，那群人齊地為之一驚。

只見一個眼睛大大，鼻子高高，臉兒紅中透白，白中透嫩，長得可愛極了的孩子，自屏風後奔了出來。胡不愁又驚又喜，也不禁脫口呼道：「寶兒，你怎會在這裡？」方寶兒竟在此地現身，教他如何不驚？

方寶兒小臉已被氣得紅紅的，道：「此事說來話長，等寶兒先替叔叔你出了這口氣再說。」胡不愁大奇道：「你替我出氣？」

方寶兒道：「不錯！」迴轉身子，面向紫衣侯。

他這才終於瞧見了紫衣侯的容貌，只見他身穿紫緞錦袍，頭戴王者之冠，面容有如玉石塑成一般，帶著種逼人的力量，以方寶兒的膽子，竟也不敢仔細去瞧他的眉目。紫衣侯似乎早已知道幕後有人，見他現身，神情仍是冷漠而懶散，絕無絲毫驚奇詫異之色。

方寶兒拜道：「尊侯遨遊海上，嘯傲雲霞，實如天外神仙一般，卻不知可遵人間之禮教？」

紫衣侯見他年紀如此幼小，說話卻有如老儒，冷漠的面容，不禁露出了好奇之色，緩緩道：「本侯雖然終年遨遊海上，卻非化外之民，焉有不遵禮教之理？」言語之間，竟未以無知童子相待於寶兒。

方寶兒再拜道：「三綱五倫，四維八德，俱乃禮教之本，若有存心犯此之人，不知是否應該懲罰？」

群豪見這幼童，置身如此情況之間，竟能侃侃而言，毫無懼色，都不禁又是驚奇，又覺有趣。

小公主躲在簾幕後，還不敢出來，急得直是跺腳。紫衣侯道：「若有人犯了禮教之本，自是該罰。」

方寶兒道：「常言道，君為臣之天，父為子之天，夫為妻之天，若還有妻子當著丈夫的面，不守婦道，又當如何？」

紫衣侯忍不住露出一絲微笑，道：「你小小年紀，難道也有妻子不成？」眾人也不禁都跟著失笑。

方寶兒道：「正是。」紫衣侯笑道：「誰？你倒說來聽聽。」

方寶兒轉身一指水天姬，道：「就是她！」

這一指之下，艙中人立刻騷動起來，有的驚笑，有的不信。胡不愁皺眉搖了搖頭，暗道：「這孩子怎地如此胡鬧？」

鈴兒摸著方纔被水天姬擰得發痛的肩頭，眼珠子轉了轉，突然拍了拍手掌，大聲道：「這孩子所說的是真的。」

紫衣侯道：「你怎會知道？」

鈴兒笑道：「這位水姑娘與這孩子成親時，我和珠兒在旁邊瞧得清清楚楚，怎會不知道？」水天姬罵道：「你──你這死丫頭──」

鈴兒嬌笑道：「你難道還敢不認麼？」

水天姬道：「承認又怎麼？來，小丈夫過來，讓咱們夫妻倆親熱親熱。」伸出手來，便要拉方寶兒。

方寶兒大眼睛一瞪，道：「你既然是我妻子，卻對我大叔無禮，以下犯上，可說是無禮！你此刻承認了，方纔卻說沒有將我帶走，翻來覆去，可說是無情！你既已為人妻子，卻還要拋頭露面，為了達到目的，竟不惜將自己作為禮物送人，又可說是無恥！」水天姬咯咯笑道：「哎喲，你罵得好兇呀！」

方寶兒理也不理她，轉身面對紫衣侯，道：「這樣無禮、無信、無恥的人，是不是該重重地罰她？」

紫衣侯含笑道：「你待如何罰她？」

方寶兒眨了眨眼睛，道：「先罰她給我大叔磕頭賠禮！然後再──」突聽簾幕後有人接著道：「然後再罰她在咱們這裡做三年苦工，每天要她讀書寫字。」聲音嬌嫩，自是小公主。

她嬌生慣養，從來不知苦工該做什麼，只知讀書寫字，已是世上最苦的事，眾人聽她竟將讀書寫字，視為作苦工，忍不住失聲笑了出來。水天姬笑道：「這樣的苦工，我做三年也無妨。」紫衣侯道：「好！」

水天姬呆了一呆，道：「好──好什麼？」

紫衣侯道：「你既說無妨，便罰你在此讀書三年。」

水天姬道：「但──但我那是說著玩的呀！」

紫衣侯道：「在本侯面前，怎能隨意說笑？」水天姬這一下可笑不出來了，道：「我──我──」

鈴兒拋了個眼色，和珠兒以及另兩個少女，將水天姬團團圍住，笑道：「你怎樣？還想不認賬麼？」

水天姬眼珠子四下轉了轉，知道逃也逃不走了，突又嬌笑起來，道：「好！我跑來跑去，反正也跑累了，在這裡歇個三年，正是求之不得，但夫妻相隨，我的小丈夫可也要在這裡陪著我。」小公主拍手笑道：「那是自然，一定要他陪著你。」

胡不愁心念一轉，大喜道：「他反正無事可做，叫他在這裡陪著讀書，那真是再好也不過。」方寶兒道：「先要她向你磕了頭再說。」

胡不愁搖手笑道：「這個頭我卻生受不起，免了罷！」

只聽紫衣侯突然輕叱一聲：「什麼人？」只聽艙外兩個聲音同時響起。一人冷冷道：「尊侯好厲害的耳力！」另一人大笑道：「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板凳爬上牆，石頭滾上坡，十一二歲小孩子，娶了個花枝招展的大老婆，看我童王老二張開口來笑呵呵。」

這兩種聲音一個冰冰冷冷，淡漠無情，一個卻是熱情充沛，豪快絕倫。兩種聲音雖在同時發出，語聲卻絕不相混，艙中人可將兩種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但語聲未發出前，滿艙這許多武林高手，竟是誰也未發覺艙外居然有人，而且僅有一板之隔，近在咫尺。

紫衣侯面色稍和，道：「原來是你──」

那冷漠的語聲道：「正是在下，特來拜訪侯爺。」一個人自艙外大步走了進來，身材高瘦，面色發青，身穿一件雖然滿是補釘，但卻洗得乾乾淨淨的破藍布衣，一雙手掌更是其白如玉，右手中指上戴著個奇形碧玉斑指，神色看來冷漠已極、腳步移動間不帶半點聲息。

聲音有兩個，卻只有一個人走進來，眾人心裡都覺奇怪，更都想瞧瞧那滑稽熱情的笑聲是誰發出來的。

※※※

藍衫人大步走到紫衣侯面前，雙手微一抱拳，道：「十餘年未見，尊侯耳力還未見衰退，可賀！可喜！」

紫衣侯微微笑道：「十餘年未見，你輕功卻更是精進了，想來那輕功第一的名頭，已非你莫屬。」

藍衫人道：「去年我與風道人比了一日一夜的輕功，終於勝了他半里多路，只是我素來不喜貪名，那輕功第一的名頭，還是讓給了他。」神情雖然冷漠，口氣卻是自得自傲，似是全未將眾人瞧在眼裡。

眾人聽得他輕功竟較名滿天下的風道人更勝一籌，都不覺吃了一驚，都在暗中尋思此人的來歷。

小公主見他如此狂傲，心裡甚是討厭，忍不住輕輕道：「吹大氣！」

方寶兒立刻應聲道：「吹牛皮！」

藍衫人突然回過頭來，目光在他兩人小臉上一轉，方寶兒與小公主但覺他面容雖然青冷，但這一雙眼神中，卻似乎蘊藏著一股火樣的熱情，藍衫人冷冷道：「兩個小孩子，是在說我麼？」

水天姬一步趕過來，擋在方寶兒身前，嬌笑道：「大人可不能對小孩如此發狠，喂！和你同來的那位，怎不進來呀？」

藍衫人道：「進來了。」水天姬眼波四轉，道：「在那裡？」

突聽那熱情的笑聲自對面傳來，笑道：「在那裡？在這裡，你雖然瞧不見我，我卻瞧得見你。」

水天姬、方寶兒卻嚇了一跳，定睛望去，只有那藍衫人站在對面，面上仍無表情，更不似說過話的模樣，但那笑聲卻的的確確是從對面傳來的，笑的人是誰？莫非會隱形之術不成？方寶兒心裡有些發冷，忍不住靠緊了水天姬的身子。

那笑聲又自傳來：「小兩口，親蜜蜜，當著人──」

方寶兒突然大叫道：「是他──又是他──兩個聲音都是他一個人──他肚子裡會說話。」

笑聲雖頓住，藍衫人目光中卻似有笑意一閃，他目光中的神情，與面色之冷漠看來，有如兩人一般。

水天姬瞧了他兩眼，拍掌笑道：「王半俠！你是王半俠！外冷內熱，半俠半狂，我早該想起你了。」

藍衫人王半俠道：「現在想起還不遲。」

水天姬笑道：「久聞王半俠乃是武林怪人譜中，一個絕妙怪人，不想今天竟在這裡遇著，真是幸會得很。」王半俠道：「你又何嘗不是『怪人譜』其中之一。」

方寶兒睜大了眼睛望著他，道：「你──你肚子怎會說話？」

水天姬笑道：「他就是仗著自己這一手肚子裡會說話的腹語功夫，硬要將自己當做兩個人，還取個名字『化身雙俠』，把武林豪傑們弄得暈頭轉向，誰也不知他究竟是一人還是兩個。」

王半俠冷冷道：「王某遇著正義之人，便是王半俠，遇著奸險之徒，便是王半狂，總比你忽男忽女要簡單得多。」

紫衣侯微微一笑道：「王兄身外化身，遊戲風塵，今日來到這裡的，卻不知是王半俠，還是王半狂？」

王半俠道：「若是王半狂，我就不來了，只因這趟事，實在和我沒有什麼關係，我千里奔波，為的只是管人的閒事。」

目光一轉，忽然問道：「誰是白三空的徒弟？」

胡不愁躬身道：「晚輩便是，不知前輩有何見教？」

王半俠道：「你師傅吩咐你的事，可曾辦妥了？」

胡不愁道：「紫衣侯爺已答應了。」

王半俠頷首道：「好──既已答應，為何還不快走？你莫非不知此事延遲一日，武林豪傑便要多死一個！」

紫衣侯道：「原來你也是為了此事而來。」

王半俠道：「不錯，在下正也為了此事而來，只因此刻死在那白衣劍客手下的英雄豪傑，已有二十多個。」紫衣侯皺眉道：「那廝真有這般毒辣？」

「那廝東來首戰，便殺了『飛鶴』柳松，此後自魯東一路向西南而行，一柄奇形長劍，幾乎橫掃了中原武林！連『中州一劍』邵文生，『清平劍客』白三空那樣的劍法名家，都難逃他的劍下！」

方寶兒驚呼一聲，身子搖了兩搖，顫聲道：「我爺爺──」

王半俠目光一閃，道：「你爺爺是誰？」

胡不愁黯然道：「這孩子便是家師之外孫。」

方寶兒一把抓住了胡不愁衣襟，道：「我爺爺怎樣了？你可知道？」

胡不愁垂首道：「他老人家祇怕──」

王半俠截口道：「白三空沒有死！」

方寶兒鬆了口氣，這一驚一喜之後，只覺雙腳發軟，幾乎站不住身子，胡不愁卻是又驚又奇，道：「家師未死？」

王半俠道：「白三空雖然中了那白衣劍客一劍，卻並未喪命，乃是唯一自白衣人劍下保得性命的人。」

胡不愁眼見他師傅中劍倒地，此刻聽得這消息，心中的驚喜之情，實遠在方寶兒之上。

# 第六章 千里下戰書

但王半俠卻突然嘆息一聲，緩緩道：「他雖然未死，但那情況確實比死了還要難受的多。」胡不愁變色道：「為什麼？」

王半俠道：「天下武林豪傑，此刻都在逼著問他，那白衣人劍法中，究竟有何奧秘，只因他是與白衣劍客對劍之後，唯一還能活著的人，對白衣人劍法之秘密，自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些。」

胡不愁道：「家──家師可曾說了？」

王半俠搖了搖頭，道：「白三空只因白衣人劍下留情，才保全了性命，無論別人如何逼問，他也不肯對白衣人劍法之秘密吐露一字，但他眼見中原武林同道，一個個在白衣人劍下喪生，心情實是痛苦已極，這才叫我兼程趕來──唉！侯爺你若已答應，就請快些出手吧！」

水天姬第一次聽到那白衣人的故事，也不覺聽得心房砰砰跳動，脫口道：「中原武林中，難道就沒有人擋得住他？」王半俠道：「沒有！」

水天姬道：「一個人擋不住，十個百個人總可以宰了他吧？」

王半俠冷冷道：「此人乃是為了研究武道而來，所尋的也都是有著武人本色的英雄豪傑，這些人雖然死在他劍下，卻也是為了『武道』殉身，若是集合數十人之力將他殺了，豈非令天下英雄恥笑？」

水天姬嘆了口氣，道：「恥笑也總比死了要好些吧？」

方寶兒大聲道：「那卻不然，有些人寧願死了，也不願做見不得人的醜事，那才是寧死不悔的大英雄！」

王半俠撫了撫他頭髮，頷首道：「好孩子。」

紫衣侯微微笑道：「果然是好孩子！」水天姬卻喃喃嘆道：「什麼好孩子？我瞧只是個傻孩子！」

王半俠道：「閒話少說，侯爺若要出手，此刻便該去了。」

紫衣侯默然半晌，自身畔美女手中，取過一柄長劍。這裡到處俱是富貴景象，連他身畔少女所佩的珠寶，也無一件不是價值連城之物，唯有這柄長劍，劍鞘卻是簡陋已極，紫衣侯雙手把玩著長劍，又沉吟半晌，突然向那馬臉岑陬招手道：「你過來。」

馬臉岑陬早已被方纔那一連串發生的奇事，驚得幾乎忘了自己置身何地，聞言又是一驚，道：「侯──侯爺有何吩咐？」他心裡雖不願過去，但腳步卻已不由自主向前移動。

紫衣侯緩緩道：「我說到三字，便要向你擊出一劍，你若能躲過，我便和你同回大宛，你若躲不過，我這一劍也不傷你性命，只是卻要勞動你去一趟中原，為我辦一件事。」

岑陬又驚又喜，道：「只是一劍？」

紫衣侯道：「一劍！擊向你「肩井」以下，「乳泉」之上七處穴道，絕無第二招後著！」

岑陬暗喜忖道：「他事先將部位都告知了我，再擊出一劍，我又不是死人，還怕躲不過？」當下大聲道：「好！」紫衣侯道：「一──二──」

岑陬早已頓住腳步，雙目凝注著紫衣侯掌中長劍。

紫衣侯道：「三！」身子不動，緩緩一劍刺出。

這一劍不但去勢緩慢，劍式平凡，而且明明夠不上部位，岑陬縱然不避不閃，這一劍也刺不著他。岑陬怔了一怔：「這算什麼？」

那知他心念還未轉完，這緩慢平凡的一劍，突然幻起光幕，明明夠不上的部位，也變得恰巧夠得上了。

眾人但覺眼前一陣青光閃動，但聞岑陬一聲驚呼，紫衣侯長劍已然回鞘，岑陬雖未倒下，身上卻多了七道血口。誰也瞧不清紫衣侯一劍怎會將人家刺傷七道血口，而且分散在左、右雙肩，胸、腹、脅下各處。

岑陬一張馬臉，頓時變得蒼白，似已呆在地上，不知動彈，那「千金球」更是駭得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乘人不備，竟悄悄溜了。

紫衣侯緩緩道：「這位岑兄已被我劍尖點中穴道──」

胡不愁聽他竟能以劍尖點穴，不禁失聲驚嘆。紫衣侯接道：「你們可將他帶去那白衣劍客處，要那白衣劍客，瞧瞧他的傷口，就說這出劍傷他的人，已在東海之濱相候，請白衣劍客來此一戰。」

王半俠皺眉道：「侯爺，你自己去一趟豈非方便得多？」

紫衣侯苦笑一聲，道：「十餘年前，我比劍敗於一人之手時，便曾發下重誓，此生絕不再踏上陸地一步。」

王半俠聳然動容道：「當今天下有誰的劍法能勝得了你？」

紫衣侯緩緩嘆道：「只在天地間，雲深不知處──」

王半俠黯然半晌，道：「那白衣人不來又當如何？」

紫衣侯道：「他若真是為了『武道』而來，見了岑陬身上七處傷口，無論如何，也要與我一戰，否則他便是以『武道』兩字，作為殺人的藉口，你們便不妨集合群豪之力，亂刀將他殺了！」

王半俠瞧了岑陬幾眼，長嘆道：「好生生的要咱們帶著這匹死馬走路，胡不愁，這可得交給你了。」

※※※

曉霧迷濛，洛陽城城碟之上，動也不動地坐著個白衣人，唯有滿頭長髮，在風中不住飛舞。他身後斜背著一柄六尺長劍，齊眉勒著根白麻布帶，鐵青的面孔，在濃霧中看來，實是說不出的淒清詭異，目光癡癡地望著沉睡在濃霧中的洛陽城，望著那千椽萬瓦，千門萬戶，眉宇間滿含蕭索寂寞之意，似在感慨這十丈紅塵之中，竟無一人能是他的對手。

一線陽光破霧而出，白衣人緩緩長身而起，緩緩走下城碟，向西而行，每走一步，相隔仍是一尺七寸。

洛陽城西，蜿蜒著一條碎石道路，兩旁林木濃密，此刻仍似靜寂無人，但若仔細觀望，便可瞧出每棵樹下，都垂手肅立著一個白衣大漢，人人俱是神情沉重，如臨大敵，又如在等候貴賓一般。

道路盡頭，便是一片廣大的莊院，一眼望去，莊院中人似都沉睡未醒，是以聽不到半句人聲。但若踏入莊門，便可瞧出這一片莊院之中，到處都有人走動，但人們即使對面相遇，也絕不說出半個字來。

大廳中所有傢具俱已搬去，偌大的廳堂，看來實是陰森黝暗，不可名狀，突然九個白衣人魚貫而入，一排靠牆坐下。這九人高矮有別，老幼不一，但神情間都帶著種壯烈之氣，九人手邊各自提著個青布袋子，十八道目光一齊望著門外，只見門外濃霧漸薄，終於有一道陽光，破霧而出，中央一人沉聲道：「時候快到了──」話猶未了，已有一隻信鴿箭一般飛入大廳，九人對望一眼，不再說話，

這時白衣人已走上了兩畔松柏夾道的碎石道路，突聽一聲霹雷般大喝，道旁兩百九十七人同時喝道：「迎駕──」兩百九十七柄鬼頭大刀，同時拔出，在樹下架成一片刀山，聲勢之壯，端的無與倫比！

白衣人目光凝注前方，對兩旁望也不望上一眼，一步步向前走了過去，兩百九十七條白衣大漢，掌心卻不禁沁出冷汗。

莊院中又是一聲大喝：「迎駕──」喝聲較方纔更響，自莊門通向大廳的石路上，又是三百二十條大漢，高舉鬼頭刀，交叉而架，白衣人若是穿行在大刀下，只要大刀一落，他縱是鐵打的身子，也要被亂刀剁碎，三百二十條大漢俱在心中暗忖：「瞧他敢不敢自刀下走過？」

一念閃過，白衣人已筆直走了過來，竟將頭上這數百柄雪亮的大刀，全都視如廢鐵一般，一腳跨過去，仍是一尺七寸！既不加快，亦不放緩，三百二十條大漢，人人目定口呆，只道此人真是鐵打的膽量！

白衣人穿過刀林，踏入大廳，冷冰冰站在廳中九人面前，冷冰冰的目光，緩緩自最左一人，望到最右一人面上。他目光移動甚快，但別人卻覺漫長無比，外面的喝聲與刀山，本是要先寒他之膽，九人此刻見他面色竟未改變，心中都不禁暗暗驚嘆：「難道此人真不怕死？」白衣人一眼掃過，便似已瞧出他們的心意，冷冷道：「武人本應殉武，我縱死在刀下，亦是求仁得仁，雖死無憾！」

中央之人面頰微紅，向最左一人瞧了一眼，那人沉聲道：「今日不但中州九大高手，已盡集在下這『連雲莊』中，九大高手門下，也齊來此地，閣下今日一戰，若能全勝而去，便不必跋涉長途，再去他處。」此人面容瘦削，目光深沉，顯見不但武功高強，而且心計極深。

白衣人瞧他一眼，道：「摘星手彭清？」

那人道：「在下正是彭清！」

白衣人道：「好！動手！」

彭清冷冷一笑，道：「今日我九人俱要向閣下領教，但誰先出手，卻由不得閣下，只因今日之戰，關係太大。我等早已深思熟慮，今日我等聚在一處，並非為了要閣下方便，而是要以車輪之戰，消耗閣下氣力，那最後出手之人，便可事半功倍，此舉雖然有些投機取巧，卻無傷較武精神，否則這「連雲莊」中千餘人亂刀齊下──嘿嘿！」冷笑一聲，住口不語。

白衣人道：「你不妨試試。」

彭清說話間，有人以眼色示意，似要勸他住口，有人面露愧色，有人垂首不語，這些人是何等歷練，都知道彭清這番話看來雖說得坦白，其實又是在亂人心智。右面一條虯髯大漢突然長身而起，大聲道：「這些事都是彭清作主，與俺飛天豹無關，你要動手，飛天豹先陪你！」白衣人道：「請！」

只見這飛天豹性情雖然粗豪，但面臨大戰，舉止並不急躁，一手抓起那青布包袱，緩步而出。

這時旭日已升，萬道金光，映得院中數百柄長刀耀眼生花，飛天豹厲聲道：「收刀！」院中立刻有數十柄長刀垂下，這些想必都是飛天豹門下，過了半晌，另八人一一舉手吩咐，院中刀光方自不見。

白衣人瞧這粗魯的漢子，對這些細小之事，也照顧得甚是周到，生怕刀光閃眼，影響出招，便知此人成名必非幸運，冷漠的目光中，方自泛起一絲淡淡的興奮之色，似是唯願這飛天豹武功高些，能作自家的對手！

飛天豹目光環顧一眼，向那中央端坐之人，抱拳一禮，霍然轉身，雙手乍分，青布袋便遠遠落到一邊，露出了袋中兵刃，竟是一對精光閃閃的「流星鍊子錘」，雙錘之間，銅鍊垂地，飛天豹厲聲道：「此錘連柄帶鍊，長達一丈七尺，錘下已會過百十高手，你得小心了！」

「小心了」三字出口，他魁偉的身形，已開始在廳中遊走，腳下不帶聲息，唯有銅鍊劃地，叮噹作響。響聲越來越急，他腳步也越走越快，但距離白衣人始終都在丈餘開外，白衣人縱然出劍，也夠不上部位。這白衣人武功雖高，縱然能夠勝他，但若要想像以往那般一劍得手，看來實是極少可能。

忽然間，飛天豹一聲暴喝，銀錘流星般飛出，帶著刺耳的呼嘯之聲，直打白衣人咽喉。白衣人雙臂齊振，雙掌自左肩後齊握劍柄，「擦」的一聲輕響，長劍出鞘一尺三寸，眾人只聽「噹」的一響，白衣人竟在間不容髮的剎那之間，以劍柄彈飛了飛天豹那股聲勢的一錘。

飛天豹以此兵刃成名，腕力實是非同小可，手腕一挫，硬生生將右錘收回，左錘立刻跟著飛出。他雙錘連綿不絕，一錘跟著一錘，眾人眼中但見滿廳銀光流動，耳畔但聞風聲呼呼，夾雜著一連串「叮噹」聲響。白衣人長劍仍未出鞘。飛天豹這狂風般施出的十八錘，竟都被他劍柄震退。突然，兩道銀光左右飛起，一道青光中間穿過，飛天豹慘呼一聲，倒地、氣絕，白衣人長劍已出鞘，劍尖滴血。

大廳內外，竟然一無聲息，廳中八人，面容也未見變動，似乎早已料到這本是必將發生之事。

四條大漢奔入，以白布裹起飛天豹的屍身，似來時一般迅快地退下，所費不過片刻時間，飛天豹三十年來顯赫的聲名，卻已從此消失。

白衣人目中興奮之意也已消失，落寞地凝注著劍尖，劍尖鮮血滴盡。白衣人道：「下一個！」

原本坐在飛天豹身旁之人緩緩站了起來，緩步走出。只見他形容枯瘦，面色蠟黃，顯得一雙眼神分外明亮，手中提著的包袱，看來凸凸凹凹，裝的似非兵刃。

白衣人凝目瞧他一眼，道：「七手大聖喬飛？」

枯瘦之人道：「是！」緩步走到大廳角落中，解開包袱，裡面竟是七、八隻顏色不同的鏢囊。

喬飛將鏢囊一隻一隻綁到身上，綁得甚是仔細，似乎每一隻鏢囊所綁的部位，都經過嚴密的計算，使其能儘量順手，若是差錯半分，便大有影響，他白色衣衫襯著這七色鏢囊，當真是色彩繽紛，鮮艷已極。

白衣人長劍垂地，冷冷地望著他，他大大小小，每一個動作，沒有一個能逃過這雙冰冷冷的眼底。

喬飛結束停當，身子仍站在角落中，緩緩道：「喬某以暗器成名，此外別無專長，不知閣下可願指教？」

白衣人道：「請！」

喬飛道：「喬某這七隻鏢囊中，暗器無數，曾同時擊斃伏牛山三十六友，閣下僅以長劍對敵，祇怕是吃虧的。」他語聲平平穩穩，無論說什麼話時，都不動意氣。

白衣人再不說話，甚至連眼睛都已不去望他。

「七手大聖」喬飛平生與人交手無數，無論多麼強的對手，與他對敵時，目光也從不敢自他雙手之上移開，如今見了這白衣人竟瞧也不瞧他手掌一眼，心裡既是驚奇，又是歡喜。只見白衣人全身精神鬥志似都又已放鬆，掌中劍懶洋洋地垂在地面，那裡有絲毫與人生死搏殺的模樣。

喬飛雙掌緩緩在身前移動，有如撫摸自己胸腹一般，但忽然間，他雙掌移動越來越快，一雙手掌，似已化作了無數雙手掌。這正是他施放暗器之成名絕技，叫人根本無法猜到，他掌中的暗器，究竟要從那一方向襲來，何況他身子距離白衣人至少有一丈七尺左右，白衣人要想一劍將他殺死，更是萬萬不能之事，他算準自家實已立於不敗之境，突然輕叱一聲，數十道寒光，隨聲暴射而出。

乍眼一望，這數十道寒光實是雜亂無章，似乎全非打向白衣人身上，但在座俱是武林一流高手，都知道這數十點暗器，只要到了白衣人近前，有的交擊互撞，有的借力反彈，還有的要自白衣人身後迴旋擊向他後背，正是施發暗器手法中，最高妙狠毒的一種。

也就在這剎那間，白衣人身形突起，眾人眼前青光一閃，自漫天寒星中飛出，快得幾乎目力難見。接著，喬飛一聲慘呼，仰天跌倒。一柄長劍，自他雙眉之間穿入，後腦穿出，竟硬生生將他釘在地上。

這時那數十點暗器方自一齊撞上牆壁，白衣人身子有如壁虎般貼在屋頂上，原來他竟以長劍當做暗器襲出。

喬飛實未想到他長劍竟會脫手，只顧了攻敵，卻忘了護己，等他瞧見青光時，那長劍已如雷霆閃電而來。他那裡還能躲開，他自暗器出手到倒地身死，也不過是拍掌間事，等到暗器撞壁落地，白衣人身子已站在喬飛面前，長劍已又握在掌中，生像根本未曾離手一般。

剩下的七人仍然不動聲色，當真是人人都抱有視死如歸之心，否則又怎能如此沉得住氣？

喬飛額頭鮮血湧泉般激射而出，點點滴滴，濺上了白衣人衣衫，彷彿在他那件白麻衣上，畫起了無數瓣桃花。

又見四條大漢奔入，以白布裹起喬飛屍身，四個人瞧也不敢瞧那白衣人一眼，牙關不住格格地直抖。白衣人輕輕嘆息了一聲，緩緩道：「下一個。」本自坐在喬飛身側一人，面無表情，似是情感全部早已麻木，此刻緩緩站起，道：「徐文智領教高招。」

此人顴骨高聳，兩腮無肉，手腳甚是長大，坐在地下時看來彷彿甚矮，這一站將起來，竟比別人高了一個頭。

白衣人漠然瞧了他一眼，道：「大刀神鷲，好好出手！」

徐文智不再說話，解開包袱，將一條青銅打就的三節棍撤在掌中，銅棍節節相擊，發出一連串叮噹響聲──

※※※

洛陽城外兩里道上，正有一輛雙馬大車，加急飛馳，車廂中坐的正是王半俠與胡不愁。馬臉岑陬蜷縮在角落中，早已被點了暈睡之穴，趕車的衣衫襤褸，神情慓悍，似是丐幫中弟子。他絕不憐惜馬匹，七尺長鞭，一鞭鞭打在馬背上，打得兩匹健馬，背上都現出血紅的鞭痕。王半俠不住觀望天色，不住喃喃道：「遲了──遲了──」

胡不愁道：「什麼遲了？」

王半俠道：「今日正是中州九大高手，與那白衣人約定的會戰之日，此刻祇怕已有人遭了他毒手了！」這番話本是關心焦切之言，但他語聲卻仍然冷漠已極，能用這種語聲說出這種話來的人，實在少見得很。胡不愁嘆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若真的──」

王半俠突然一拍車板，大怒道：「你還說什麼？若不是為了要安排你的寶貝侄兒，耽誤許久，此刻早已趕到了。」

胡不愁垂首不敢說話。王半俠瞧著窗外天色已亮，更是罵不絕口，他不但用口來罵，還用肚子來罵，兩種罵聲，一個冷漠，一個熱烈，生似兩個人在對面罵街一般，胡不愁當真被他罵得既不敢笑，又不敢怒。

忽然間，一聲馬嘶，聲如裂帛，車身一陣震盪，衝入道旁，王半俠大喝道：「什麼事？」他還未說話，便已推門，等到短短三個字說完，他身子已到車前，反應之快，動作之迅，端的難作第二人想。只見一匹健馬已自力竭倒斃，另一匹馬亦是搖搖欲倒，嘴旁的白沫，其濃如漿，趕車的嘆道：「馬不行了！」

王半俠頓足道：「越是緊要關頭，越要出岔子，諸葛通說你是趕馬好手，怎地也如此不中用？」

趕車的垂首道：「晚輩已盡了力，只是這兩匹馬──唉！這兩匹馬也是好馬，但再好的馬也無法如此奔馳！」

王半俠那裡還有心聽他的話，旋身掠到車窗前，道：「見到路上有第一輛車，立刻截下，車上無論坐的是誰，都不妨將他們趕下去，然後叫馬良趕車快到洛陽『連雲莊』，知道了麼？」胡不愁道：「前輩要先去那裡？」

王半俠道：「我先趕去，想法子拖住他──」話未說完，人已去遠。

趕車的丐幫弟子馬良眨了眨眼睛，長嘆道：「想不到王前輩竟是這麼急的性子，唉！他老人家卻未想到世上那有馬能快得過他的腳程──」話猶未了，遠處突有蹄聲傳來，蹄聲初響，已可瞧見車馬的影子，那來勢之快，馬良若非眼見，實是難以相信。

※※※

連雲莊大廳中，除了白衣人外，已只剩下五人。白衣人仍無絲毫疲態，只是神情顯得更是落寞，目光四掃一眼，喃喃道：「還有四個──」摘星手彭清冷笑道：「五個。」

白衣人望也不望他一眼，道：「你不配與我動手。」

摘星手面色微變，忽道：「為何──」

白衣人冷冷道：「我戰的是武人，而非小人。」

摘星手面上陣青陣白，呆了半晌，突然仰天狂笑道：「你縱不願與我動手，祇怕也由不得你。」

白衣人道：「我若不出手，誰也無法迫我出手！」摘星手狂笑道：「到了這裡──」

白衣人截道：「這裡又如何？」身子突然飛起，只一閃已到了院中大漢群中，只見他身形過處，大漢們一串驚呼。呼聲未了，白衣人已回到大廳，雙脅之下竟抱著十數柄大刀。白衣人雙臂一振，大刀「嘩啦啦」落滿一地。

他滿面不屑之感，也不說話，但那神情無異在說：「你將這裡視如銅牆鐵壁，在我看來卻有如無人之境。」

摘星手面色慘白，似乎在尋詞說話。白衣人卻再也不理他，冷冷道：「還有四個──下面是誰？」

一條濃眉大眼的漢子大步走出。中州九大高手中，此人看來最是年輕，也不過二十六、七左右，但神態卻最是威猛，腳步沉穩有力，雙手撕開包袱，露出一雙似鉤非鉤，似奪非奪的奇形兵刃。白衣人望了他兵刃一眼，道：「鐵溫侯？」

濃眉大漢道：「正是！」白衣人道：「久聞溫侯七喪戟，於當世武林一十三種新創外門兵刃中，名列第八，想必自有妙著。」

依壁而坐的四大高手，這才對望一眼，目中稍露驚詫之色，顯然在奇怪這海外劍客，怎會對中原武林情況如此熟悉。

鐵溫侯沉聲道：「這兵刃共有四種招式，三種妙用，恕鐵某不能先行告知。」雙臂一振，七喪戟十字架起。

白衣人道：「無妨！」

只見鐵溫侯掌中兵刃，青光閃閃，份量看來極是沉重，右手戟長三尺，左手戟長二尺七寸，戟身雙帶鋒刃如劍、戟頭尖端，形如「銀光萬字奪」，奪下帶著鐵戟月牙枝，握手處卻打造得如同「護手雙鉤」一般模樣，顯見可兼具萬字奪、雙鐵戟、鴛鴦劍、護手鉤四種招式。

白衣人目光凝注著這奇異的兵刃，目中又自露出一絲興奮狂熱的光芒，有如酒徒見著美酒，幼童見著新衣、美食一般，顯見這白衣人對武功一道之狂熱，實已深嗜入骨、不可自禁。

鐵溫侯瞧了這目中光芒一眼，心中竟不由自主泛起一股寒意，振起精神，大喝一聲：「請！」白衣人道：「請。」這一聲「請」出口，他神情便又立刻恢復石像般冷漠。

鐵溫侯雙足緩緩移動，雙戟緩緩伸出，鞋底將石地擦得「吱吱」作響，雙掌背上，青筋暴露。他早已蓄勢而待，此刻全身真力，俱都已達巔峰，立刻便將發出驚心動魄之一擊，而這一擊之下，便可判出生死。

突然間，莊外傳來一聲大喝：「各位且慢動手！」短短六個字說完，已有一條人影輕煙般掠入大廳。

鐵溫侯雙戟一撤，連退七步，他雖未真個出手，但此刻已是滿頭大汗，比昔日與人搏殺十場，還覺疲累。

摘星手彭清等四人微微動容，目光一轉，齊地鬆了口氣，彭清道：「半俠兄終於趕來了！」

一掠而入的人影，正是奇人王半俠，此刻他衣衫俱已濕透，喘息著倚在牆上，竟是久久不能說話。兩百里的路途，他竟在兩個時辰中趕來，這輕功是何等驚人？這氣力的消耗又是何等巨大？

白衣人冷冷瞧了他一眼，道：「果然好輕功！」

王半俠喘息著道：「好──好說──」目光一轉，慘然失色，道：「喬老三、徐文智他們──他們──」

彭清沉聲嘆道：「都已殉身武道！」

王半俠噗地坐了下去，呆呆地愕了半晌，白衣人已面對著他，一字字緩緩道：「請出手！」

鐵溫侯大喝道：「王大哥並非為了動手而來。」

白衣人冷冷道：「若不較武，來作什麼？」

王半俠霍然躍起，大聲道：「王某此來，只是代我天下第一劍客，傳來戰書，約你去──」

白衣人冷笑截口道：「第一劍客？縱是第一劍客，也要等我此間較武之後再說──何況有誰知他是第一劍客？」

王半俠道：「閣下瞧了戰書，便再也不願與別人動手了，也可立刻知道下書之人，劍法無雙！」白衣人道：「戰書在那裡？」王半俠道：「稍等片刻，便可送來。」

白衣人道：「等多久？」

王半俠道：「最多兩個時辰。」

白衣人沉吟半晌，道：「好！我等！」就地坐下，不再動彈。他似乎隨地都可坐下，隨處都可安身，他可以連日連夜不睡不吃，腐食污水也照樣可以吃下，只因他除了「武道」之外，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

※※※

胡不愁與馬良眼見遠處車馬，來勢那般迅快，心中不禁又是驚奇，又是歡喜。胡不愁拭汗道：「好快的馬！」

馬良嘆道：「在下三歲初次騎馬，七歲開始養馬，終日與馬廝混，至今二十三年，卻也未瞧見如此快馬！」話猶未了，車馬已近在眼前。

胡不愁一躍而出，舉臂大喝道：「請留步！」他只道車馬如此奔行，必難駐足，是以早已準備躍上車去。那知趕車的一聲呼哨，兩匹馬竟立刻駐足，竟比絕世輕功高手奔行時突然止步，還要輕鬆自然。只是趕車的頭戴范陽大笠，緊壓眉際，那兩匹馬經過如此急奔之後，竟是光采照人，神駿非常。

馬良知馬愛馬，一見這兩匹神駒，心頭便不禁一陣激動，忍不住走過去，伸手去撫馬鬃。胡不愁抱拳道：「在下等身有急事，想借尊馬一用──」

趕車的咯咯一笑，道：「你瘋了嗎？」

語聲生冷艱澀，胡不愁聽了方自一愕，馬良已脫口驚呼道：「汗血寶馬！」他伸手一撫馬身，手上已染了一掌鮮血般的馬汗。

胡不愁更是吃驚，變色道：「車裡的朋友是──」

只聽車廂中咯咯笑道：「踏破鐵鞋找不到，找到全不花功夫──妙哉妙哉，不亦悅乎？」

這人竟將最最通俗的諺語都說錯了。語聲一入胡不愁耳裡，胡不愁立刻脫口驚呼道：「千金球。」只見車中走出來的，果然是那球一般的金衫人甘孫。

甘孫滿面俱是詭笑，目光四掃一眼，道：「妙哉妙哉，尊駕僅有一人在此，不亦悅乎？岑兄在車中乎？」

胡不愁與馬良打了個眼色，口中道：「閣下莫非是追尋那馬臉人而來的？哈哈！妙哉──」突然一掌拍出。

那知甘孫人雖肥蠢，身子卻甚是靈便，輕輕一閃，便將這一掌避開，那身法之怪異，當真有如金球滾地一般。這時馬良卻已一把將那趕車的腳踝拉住，硬生生扯了下來，趕車的怒喝道：「狗──狗──」馬良不等他翻身站起，挫腰一帶，竟將這趕車的自頭上翻了過去，叭地一聲，重重摔在地上，跌得半死。這趕車的本是大宛武士，武功不弱，但馬良用的卻是丐幫中獨門摔跤手法，只要被他手掌沾著，便必定要他摔得七葷八素，那大宛武士驟出不意，根本未有還手的機會，便已躺在地上不能動了。

那邊胡不愁卻已屢遇險招。只見甘孫身子滾來滾去，將胡不愁圍在中央，胡不愁竟已處在挨打之勢，一招也還不出手。

馬良一心要上前去相助，怎奈他除了幾手摔跤絕技外，別的武功實是差勁得很。那甘孫武功卻怪異已極，只要一招擊出，無論中與不中，也不管對方是否有還擊他，他身形都絕不停留，立刻滑走。此等武功，別人若要傷他，確是大為不易，但他若要傷得別人，也同樣困難得很。馬良行走江湖，當真從未見過如此畏首畏尾功夫，自己明明可以打人，卻偏要先防著莫要挨打，想來他那要打人的心思，實比怕挨打的心思少得多。

馬良暗嘆忖道：「清平劍客威名顯赫，怎地門下弟子武功卻如此不濟，若非遇見這種怕挨打的懦夫，祇怕早已躺下了。」

一念閃過，突聽胡不愁大笑道：「好了！王半俠來了！」

甘孫身子一震，大呼道：「在那裡？」三個字還未說完，胡不愁已一掌擊上他胸膛，跟著飛起一足，將他踢得滾了幾滾，只覺著手之處，軟綿綿的，竟似絲毫傷不了對方，胡不愁這才大吃一驚。那知甘孫雖然未受傷，但一躍而起之後，竟頭也不回，飛也似的溜了。

馬良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搖頭嘆道：「好沒用的膿包。」

胡不愁含笑道：「此人武功，實是在我之上，但我早已知道此人貪生怕死，連施展的武功都是那般模樣，是以絲毫也不著急，故意作出不能還手之狀。好教他心裡得意，再嚇他一跳，踢他一腳，果然將他嚇跑了。」

馬良不禁暗道一聲慚愧，瞧著胡不愁那大大的頭，滿臉的笑，暗嘆忖道：「此人看來混混糊糊，不想竟有如此機智，如此沉著，雖在如此危急情況之下，仍是不慌不忙，巧計百出，就憑這兩點，已是他人不及，我險些竟瞧錯了他。」一念至此，不禁對胡不愁大生敬佩之心。

胡不愁笑道：「無論如何，咱們總得感激他為咱們送來兩匹寶馬，快些將那馬臉搬到這車上走吧，也免得王前輩著急。」

兩人躍到道旁，打開車門，目光望處，兩人不約而同，脫口驚呼一聲，竟被驚得呆在地上，再也不能動彈。

車廂中的馬臉岑陬，竟已赫然蹤影不見！

※※※

陽光漸漸昇高，偌大的連雲莊裡，一片死寂。秋深之際，陽光並不熾熱，但數百條企立在院中的大漢，卻已人人俱是滿頭大汗，汗透重衣。王半俠、鐵溫侯、彭清等六人倚壁而坐，十二道目光，瞬也不瞬地瞧著廳門，面上已現出不寧之色。白衣人卻仍石像般端坐不動，陽光將他白麻衣衫映得一片金黃，使他更平添幾分神秘之淒艷。

王半俠喃喃道：「該死──該死，怎地還不來──」突見白衣人霍然長身而起，冷冷道：「兩個時辰到了！」

王半俠苦笑道：「到了麼？」

白衣人道：「那第一劍客的戰書在那裡？」

王半俠道：「再有一個時辰，想必可來了。」

白衣人冷冷道：「我說等兩個時辰，便是等兩個時辰，將大好時光浪費於等待之中，豈是我武人精神？」

王半俠道：「你難道只知比武、練武、武人精神，別的任何事，都一概不管了麼？」

彭清道：「你可知世上除武之外，還有許多佳事，名花佳樹，良辰美景，百年好酒，絕代佳人，你難道都不願享受享受？」

白衣人緩緩道：「我生命已獻於武道，其他均非我所能顧及！」語聲雖緩慢，但截釘斷鐵，絕無猶疑。

王半俠嘆道：「你雖是武痴，卻痴得令人可敬──」

白衣人不再說話，緩緩提起長劍，道：「請！」

鐵溫侯霍然站起身子，沉聲道：「既是如此，鐵某──」

突聽廳外一陣喧嘩，眾人紛紛大喝道：「來了！來了！有人來了──」喧嘩聲中，夾著一陣馬蹄之聲。蹄聲初響，已有兩騎奔來，來勢有如天馬行空，瞬息即至，瞬息而止，馬上兩人，飛奔入廳。

王半俠大喜道：「不愁，你來得正──」好字還未說出，突然變色道：「那岑──岑陬在那裡？」

胡不愁喘息未止，垂首道：「失──失蹤了。」

王半俠又驚又怒，厲喝道：「他穴道被制，怎會失蹤？」

胡不愁又愧又悔，當下簡略將經過說出。

王半俠只聽得連連頓足，怒道：「這怎生是好──怎生是好？你可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要送命在此事中？」

胡不愁那敢說話。王半俠淚下如雨，又道：「是誰會將岑陬劫走？是誰有這麼狠毒的心腸？」

鐵溫侯等人雖已抱定以身殉武之心，但方被引起生機，此刻又告斷絕，面上也不禁露出失望之色。

胡不愁吶吶道：「晚輩若是猜得不錯，那將岑陬劫去之人，不出片刻，便會在這裡現身。」

王半俠怒道：「豈有此理，他莫非趕來送死不成？」眾人都覺胡不愁猜的實是大錯特錯，毫無道理。

只有彭清卻溫言道：「你且將道理說來聽聽。」

胡不愁沉聲道：「那人既非要救岑陬，劫去岑陬可說毫無用處，除非他要以岑陬為質，來威脅我等，那麼他便必定要在這種最最危急之時趕來，遲了一日，岑陬的價值便要減少九分。」

眾人俱未想到這外貌平凡的少年，竟有如此過人的聰明，都不禁為之動容，王半俠亦自頷首道：「有道理──有──」

忽然間，眾人眼前一花，半空中落下一條人影，飄身掠入大廳，一身褐衣，滿面木然，卻是那木郎君。胡不愁不用再想，便知岑陬必是木郎君劫去的，立刻向王半俠打了個手勢，悄然道：「晚輩猜的祇怕不錯了。」

廳中之人，雖然多半未曾見過木郎君，但瞧他模樣，已知他必是傳說中的「青木宮」中之人。

王半俠搶先一步，厲聲道：「岑陬在那裡？」

木郎君陰森森一笑，冷冷道：「閣下倒聰明得很，不錯，那馬臉人確是在我處，但各位要見他，卻無如此容易。」

王半俠道：「你有什麼條件？快說吧！」

木郎君道：「閣下的確痛快得很，我那條件，說來也極容易，第一，各位須得設法自紫衣侯處為我將『大風膏』取來。」

王半俠想也不想，道：「這個容易。」

木郎君道：「你答應得未免太痛快，倒令我有些不信！」

# 第七章 劍氣映金波

王半俠大聲道：「只要你先將岑陬送來，王某什麼事都可答應，而且話出如風，永無更改，你我行走江湖，講究的就是一諾千金，何況王半俠名滿天下，豈有對你食言之理！木郎君凝目瞧他半晌，道：「好，你取得『大風膏』後，我自會令人前去索討，但條件並非只此一樣而已，其他的也非你所能答應。」

王半俠道：「你要誰答應？」

木郎君目光轉向胡不愁，自懷中取出一雙青木瓶，道：「這瓶中之藥無色無味，混入茶飯之中，無人能發覺。」胡不愁道：「閣下可是要我將此藥交給寶兒，再要寶兒將此藥混入水天姬飲食之茶飯中？」木郎君咯咯笑道：「不錯──」

胡不愁道：「此事也容易，縱然再難十倍的事，在下亦無不允之理，何況在下早就對那水天姬存有不滿之心。」語聲微頓，又道：「在下雖非成名人物，也是俠義門徒，萬萬不致食言背信，此點也請前輩放心。」他伸手接過木瓶，小心藏入懷裡，神情之間，似是心甘情願，絕無半分勉強之意。

木郎君果然甚是放心，仰天一笑，道：「本座行事，絕不趕盡殺絕，你們既然痛快，本座也還你們個痛快。」話聲未了，飛身而出，片刻便又抱著岑陬飛身而入。只見那馬臉岑陬頭髮披散，雙頰紅腫，眼睛狼狽地瞪著木郎君，滿含怨毒之意，想是木郎君記恨前仇，已給他吃了不少苦頭。

木郎君「砰」地一聲，將他重重摜在地上，王半俠這才鬆了口氣，趕緊將他扶起，道：「戰書便在這裡。」白衣人道：「這算什麼戰書？」雖然他無論見著什麼驚奇之事，面上都不動聲色，但此刻語聲中也不免露出詫異之情。

王半俠雙手一分，撕開了岑陬之衣襟，只見他雙肩前胸，七道劍痕，傷口早已結疤，驟眼望去，也和尋常傷痕沒什麼兩樣，只是這劍痕都在肩井、乳泉等大穴之上，縱橫上下，去路分明，劍痕與劍痕之間，還有條淡淡的紅線，仔細一瞧，亦是劍鋒劃出來的。白衣人不等王半俠說話，目光立即被這劍痕吸引，腳步也開始移動，一步步走向岑陬面前。

※※※

大廳中死寂無聲，人人都在等待著白衣人看過這劍痕後的反應，人人心中都有如懸著塊大石一般。只見白衣人那蒼白的面色，漸漸泛起一陣興奮的紅潤，冷漠的目光，也又露出那激動的狂熱。忽然間，白衣人左掌疾出，在岑陬身上閃電般接連拍了七掌，每一掌俱是拍在劍痕之上。岑陬狂叫一聲，一口悶氣，自胸中吐出，掙脫王半俠的掌握，狂呼著奔出大廳，但出門數步，又自撲地跌倒。

白衣人再也不瞧他一眼，揮起長劍，劍尖向天，微微顫抖，白衣人語聲也是微微顫抖，仰天道：「天地無極，終於還是有一人能作我的對手──」突然垂首跪下，滿頭長髮，四散披落，似是在感激蒼天終能賜給他一個對手，又似在讚佩蒼天之能，竟能創出個能與他作對手的英雄。

眾人瞧得目定口呆，也不知心中是何滋味，胡不愁但覺熱淚盈眶，似乎自己也分享到這唯有絕世之雄才能擁有的激情與感受。

突聽一聲驚呼，一聲馬嘶，木郎君身形橫飛而起。

原來那馬臉岑陬竟乘著眾人俱未留意時，跨上了胡不愁騎來的汗血馬，飛馳而去。他本自大宛國來，騎術自是精絕。木郎君飛身追出，躍上了另一匹汗血馬，幾條大漢奔撲過去，要待攔阻，木郎君幾曾將這些人瞧在眼裡，揮臂一掄，四、五條大漢一齊撲地跌倒。

木郎君大呼道：「所約之事，切莫忘了──」呼聲未落，蹄聲已遠，兩匹馬一前一後，都已走得不知去向。馬良頓足：「可惜可惜，汗血馬──唉！」

胡不愁含笑道：「本非你我之馬，丟了有何可惜？馬兄大好男兒，怎地對得失之間，看得如此嚴重？」

馬良怔了一怔，呆望著胡不愁面上開朗的笑容，長嘆道：「胡大俠心胸如此開闊，好教馬某慚愧！」

這一陣騷動，白衣人始終渾如不覺，良久良久，方自緩緩長身而起，道：「以劍作書之人，此刻在那裡？」王半俠道：「東海之濱。」

白衣人道：「相煩帶路。」

胡不愁接口道：「在下願效微勞。」

白衣人瞧他一眼，道：「好，走！」舉步定向廳門，突又轉身道：「武道精神，有如登峰，既有巔峰可登，他山不登也罷──」語聲突頓，向胡不愁微一招手，大步行出，大漢們紛紛閃開道路，只見他亂髮飄飛，容色如石，每走一步，相隔仍是一尺七寸，似是世上無論任何事，都休想將他那鋼鐵般的意志改動分毫，更休想攔阻他登上武道巔峰之路。

胡不愁別過眾人，相隨而去。

鐵溫候大聲道：「東海這一戰，必定冠絕千古，鐵某萬萬不願錯過，此刻便要追將去了。」

彭清道：「這一戰誰也不願錯過，幸好敝莊還有良馬，可供代步，你我眾兄弟，不如一齊快馬趕去。」

王半俠含笑截口道：「我平生不慣騎馬，可要先走一步了，一路上還可將此消息散佈出去，多約江湖同道去觀戰，也好為紫衣侯助一助威風。」眾人正待站起相送，那知風聲過處，王半俠便已遠遠去了。

※※※

「東海之濱，雙劍爭鋒！紫衣白袍，孰為劍雄？」

當世第一劍客紫衣侯與連創江湖數十高手的白衣怪劍客比劍之消息，有如風吹雨露，立時便傳遍江湖。

郾城「岳家槍」高手「九花槍」岳雄正在飲酒，聽見這消息，立刻拋下酒杯，奪門而出，趕赴東海，連約來的朋友都未打聲招呼。

賒旗鎮「快馬雙鞭」呼延壽，正在精赤著上身洗馬，聽見這消息，立刻抓起衣衫，飛身上騎，連馬鞍都未配上。

正陽關「龍虎刀」屠正方飯後閒步路上，瞥見呼延壽快馬奔過，問出了消息，立刻飛身躍上呼延壽馬股，同騎而去，連家人都未打招呼，田家庵「臥虎」田通也恰在正陽關宴客，在酒樓上聽到呼延壽說出的消息，立刻自窗口掠出，跳上一匹停在酒樓前的健馬，也不管馬是誰的，便打馬追去。

蕪湖大豪「快手分金」隋如平，與「飛刀將」楊世義，為了爭奪米市，正自各率弟子，要一拼生死，聽見這消息，兩人鬥志全消，竟同登一輛馬車，同車而去，在車上三言兩語，便將一場流血慘鬥消弭於無形。

有人自快馬口訊獲知這消息，有人自飛鴿傳書獲知這消息，白衣人與胡不愁還未出豫境，這消息卻已遠至海濱。

一路上武林英豪，只要聽到這消息，當真是酒客拋杯，賭徒散局，縱然拋下一切，也要去瞧瞧這一場百中罕遇的大戰。

海盜之雄「紫髯龍」壽天齊，早已算定各路英維，俱將趕來東海，早已連夜在海濱搭起了百十間木屋，但只要來遲一步，仍是無屋可居，也不知有多少平日養尊處優之人，為了要一睹此戰，不惜幕天席地。

不數日間，東海之濱便已是冠蓋雲集，群英畢至，遙望海中，那五色錦帆，映著日色，更是光輝奪目！

※※※

日色將暮，荒原遼闊。白衣人與胡不愁已渡過汝河。

一路上白衣人俱行荒野，不走大路，他生命果似全已獻於武道，別的一切都不在乎。他若走得累了，立刻躺下就睡，縱是荊棘叢中，他也不顧，他若走得餓了，便彈石射些飛鳥走獸，生裂而食。

這種露宿荒野，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若是換了別人追隨於他，當真連一天也過不下去。但胡不愁天性奇特，只要白衣人能睡的地方，他便也能呼呼大睡，只要白衣人能吃的，他也能生吞活剝，照樣吃下，白衣人面容石像般冷漠，他面上卻能終始帶著笑容，白衣人數日不開口說話，他也不覺難受。

※※※

這一日渡過汝水，兩人自凌晨走到薄暮，白衣人雖仍行所無事，胡不愁已是氣力將竭，勉強支持。但他縱然走得不能舉步，仍是面帶微笑，絕不叫苦，白衣人瞧他一眼，竟然頓住腳步，緩緩坐下。

胡不愁暗中鬆了口氣，仰天臥倒，但覺四肢鬆散，端的是說不出的舒服，縱然給他萬兩黃金，他也不願再走一步。

只見白衣人忽然仰天長嘆一聲，道：「白三空，好漢子！」

胡不愁與他同行至今，聽他第一句話，便是誇獎自己的師傅，不禁又驚又喜，吶吶地不知該如何答話？過了半晌，白衣人緩緩又道：「你也不錯。」

這短短四字說自白衣人口中，那當真比別人口中的千言萬語還要珍貴了，胡不愁吶吶道：「多──多謝！」

白衣人仰望穹蒼，再不說話，胡不愁也不敢驚動於他。

這時，暮雲已重，天色蒼暝，大地充滿蕭索之意，晚風吹動他亂雲般披髮，也不知他心裡在想些什麼？蒼茫暮色，遼廣荒野，坐著這冷漠的白衣人，這景象當真說不出的悽涼，也襯得他更是孤單寂寞。

胡不愁望著他石像般的側影，心中不覺感慨叢生，暗嘆道：「他一生難道都是如此寂寞？他難道沒有一個親人朋友？他這一生中，究竟在做些什麼？想些什麼？唉！他縱能上達武道巔峰，又有誰能分享他的成功？又有誰能分享他的光榮？只不過令他寂寞更加深重而已！」

一時之間，胡不愁但覺這白衣人謎一般的生命中，實是充滿著悲哀與不幸，他武功縱然輝煌，人生卻是黯淡的灰色。突聽白衣人沉聲作歌，歌道：「天暝暝兮地無情，志難酬兮氣難平，獨佩孤劍兮，走荒瀛──」歌聲低沉悲壯，一種英雄落魄之情，令人聞之，但覺悲從中來，不能自已。

胡不愁忍不住長長嘆息一聲，道：「閣下獨立異行，本是自求寂寞，以閣下才情，何必如此自苦？」

白衣人也不答話，過了良久，方自緩緩道：「此乃先父之歌──」他胸有積鬱，要一吐為快，但語聲卻戛然而止。

胡不愁黯然一嘆，似已從白衣人謎一般身世中，尋出了一絲頭緒，當時試探著道：「令尊必非常人，非常人必有非常之遇？」

白衣人又自默然良久，緩緩道：「先父世之奇才，兼通百技，唯因如此分心，武功難求精進，是以一生中戰無不敗，落魄潦倒，受盡世人冷眼，終至飄洋遠引，多年去──」似覺話已說得太多，語聲又自戛然而止。

然而這短短一席話，卻已使胡不愁思潮如湧，暗暗忖道：「白衣人之父，必因自己切身之痛，便令愛子將世事萬物俱都拋開，專心武道，聽那歌聲中悲憤不平之意，那老人必定死不瞑目，白衣人自幼便被此不平之氣所薰染，自也憤世嫉俗，而將生命完全獻於武道。」

他已從那斷續的言語中，將白衣人身世塑成了一個簡單的輪廓，但心中卻不知是該歡喜？還是嘆息？

白衣人緩緩道：「我之身世，別人無權得知，縱然對你說出一些，你也必須立刻忘去。」語聲冷酷無情，再無半分方纔那種情感的痕跡。他生命的窗扉，雖因長久之寂寞而忍不住為人啟開一線，但方啟一線，便又立刻緊緊關閉。

※※※

五色帆船，繡閣般的船艙中，小公主正在插花。她衣袖高高挽起，露出了雪白的手腕，雪白的小手裡，拈著一枝盛放的茶花，花瓶卻仍是空的。方寶兒坐在她身旁，出神地瞧著她，瞧她如何將這枝花插下去。水天姬坐在她側對面，手裡拿著本書，但書本半卷，也不知她是在讀書？還是在想著心思。一眼望去，但見玉瓶香花，素卷美人，再加上個身穿新裁的錦繡衣衫，宛如粉裝玉琢般的方寶兒，看來真似圖畫。小公主突然拋去了手中花枝，嬌嗔道：「不插了。」

方寶兒瞪大了眼睛，道：「為什麼？」

小公主道：「有你在身旁，我花總是插不好。」

水天姬嬌慵地伸了個懶腰，媚笑道：「我的小丈夫，快坐過來陪我唸書吧，在那裡惹人討厭做什麼？」伸出手，將方寶兒拉了過去，笑道：「乖乖的，坐近些，嗯！這麼才好。」兩人真的靠在一起，唸起書來。

小公主瞧著他們，突然站了起來，來來去去走了兩圈，突然又坐了下來，拿起剪刀將花枝一段段剪得稀碎。

水天姬瞟她一眼，格格笑道：「我的小丈夫已不在你身旁，你的花怎麼還插不好呀？」小公主絞著剪刀，頓足道：「煩死了，煩死了，煩死了！」

水天姬笑得花枝招展，拍著方寶兒道：「你瞧，你不走人家也煩，你走了人家也煩，這該怎麼辦呢？」小公主咬著嘴脣，道：「他呀，他死了最好！」

水天姬嬌笑道：「哎喲，那我可不就成了寡婦？」輕輕摟起方寶兒，道：「我的小丈夫，你可不能死呀！」方寶兒道：「我死不了的，你們放心吧！」小公主突然跑過去，在他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方寶兒「哎呀」大叫一聲，疼得從凳子上跌了下去。

只聽一陣輕悅的鈴聲，叮叮噹噹一路響了過來，鈴兒推開門，皺眉笑道：「這三個孩子真煩人，船都快被你們吵翻了。」

水天姬笑罵道：「死丫頭，你再說，誰是孩子？」

鈴兒格格笑道：「你不是孩子是什麼？」

水天姬嬌嗔著跑過去，笑罵道：「你說，你說──」伸手去呵鈴兒胳肢，鈴兒不等她手伸出來，已笑得縮成一團，告饒道：「好姐姐，饒了鈴兒吧，你不是孩子，你──你是老太婆──哎喲──寶兒，快來救命呀，你這老太婆，要謀財害命了──」銀鈴般的笑聲，遠遠傳出門外。

珠兒也推門走了進來，又是好笑，又是跺腳，道：「小祖宗們，別吵了好嗎？人家都已上去，就等著你們哩！」

水天姬放開手，道：「誰等著我們？」鈴兒喘著氣道：「你瞧，吵得我把正事都險些忘了，侯爺要船上的人都到上面大廳去，說是有事盼咐。」

※※※

大廳中瀰漫著衣香，香氣如花。二十多個錦衣少女，雖在低聲笑語，但眉宇間卻都帶著些疑慮，不知侯爺究竟要吩咐些什麼？方寶兒一群人上得廳來，似乎也被廳中這種說不出的聲音意味所感染，不知不覺，藏起了笑容。

紫衣侯還未來，方寶兒倚窗外眺，只見驕陽正盛，海上金波萬丈，海岸邊卻是人影幢幢，似乎已有許多人立在岸邊，向這帆船眺望，浪濤聲、海風聲中，不時還夾雜著一兩聲豪邁的大笑，想是岸上群豪，等得無奈，正在哄飲作樂。方寶兒思及這些武林雄傑的豪舉，又不覺神往。

突聽一聲輕咳，廳中立時寂靜無聲，等到方寶兒迴轉身子，紫衣侯已坐上了屏風前的交椅。他敏銳的目光一掃，便似將廳中每個人都瞧了一眼。方寶兒只覺這目光中有種說不出的威嚴，不禁垂下了頭。

紫衣侯雖未說話，但每個人心中，卻都已隱隱覺得有種不祥的沉重之感，廳中更是靜寂如死。一陣腳步聲響過，二十多個身穿藍衣的健婦，每人捧著口紫銅鑲邊的紫檀木箱，垂首而立。

紫衣侯沉聲道：「放下，打開。」

健婦們放下箱子，啟開箱蓋，只見一陣珠光寶氣，自箱子裡輝耀而出，二十多口箱子裡，裝的竟全都是珠寶。

紫衣侯緩緩道：「我之家財十九均已在此，除了珠兒、鈴兒外，你們每人都可分得一口箱子。」

少女們惶然失色，顫聲道：「這是作什麼，難道是我們做──做錯了什麼？侯爺你竟──竟要──」

紫衣侯微微一笑，道：「你們相隨於我已有多年，來日我若不幸身死，怎忍你們飄泊無依，箱中戔戔之數，已可夠你們一生衣食無慮，但願你們各能自尋歸宿，也不枉與我多年相聚──」話未說完，少女們已有的惶然淚下，齊聲道：「侯爺春秋正盛，怎地平白說出此等話來？」

紫衣侯微笑道：「強敵當前，這一戰實是生死難知，我若不先為你們作個安排，怎能安心一戰？」他雖然談笑生死，但笑中也不禁有些黯然之意。

少女們一齊拜伏在地，欲語無言。小公主忽然痛哭著道：「爹爹你若沒把握戰勝他，何必沒來由地與他廝殺？」

紫衣侯面色一沉，厲叱道：「你小小年紀，知道什麼？這一戰我縱是明知必死，也是勢在必戰，絕無選擇！何況這一戰勝負之數，他與我正是各佔其半──你生為我的女兒，便該切切記著：『有所不為，有所必為』這八個字，便是我輩武人之本色！「小公主不敢再說，哭聲卻再也不能停止。方寶兒聽得「有所不為，有所必為」這八個字，心中忽覺一陣熱血直沖而起，奔騰洶湧，不可斷絕。轉眼望去，廳中無一人不是熱淚盈眶，有的且已痛哭失聲，就連水天姬亦是淚眼模糊，不敢去瞧這悲壯的景象。

紫衣侯仰視窗外白雲，默然半晌，緩緩道：「鈴兒、珠兒，我本也應當還你等自由之身，怎奈──」微微一嘆，手指小公主，接著道：「怎奈她實是年齡小，必須有人照顧，你倆與她相處時日最久，如今我便將她以及這艘帆船與船上剩下的物件，全都交託給你們──我實不忍令你們的青春虛度，而終老海上，但──」

鈴兒，珠兒滿面淚痕，伏地痛哭道：「侯爺怎麼能說這樣的話？侯爺就是要咱們去死，咱們也是心甘情願的！」

少女們更多已泣不成聲，紛紛道：「我們情願跟著鈴兒、珠兒姐姐一齊去死，也不願離開這裡。」

紫衣侯沉聲道：「有些事到臨頭，誰也勉強不得，何況你等正值青春年華，怎能輕言死字？」他面色雖也十分沉重，但神情仍是鎮靜無比。

方寶兒呆呆地瞧著這滿廳痛哭著的少女，呆呆地瞧著這鎮靜從容、氣度恢宏的紫衣侯，心裡不覺泛起一種奇異的滋味，暗嘆忖道：「一個人面臨生死關頭，若還能保持紫衣侯這般氣度，此人若不是生性涼薄的冷血之人，便必是提得起，放得下的真正大英雄。」

忽然間，岸上隱隱傳來一陣陣騷動與驚呼，似乎群豪俱在紛紛呼喝著道：「來了──來了──」

方寶兒心神不知不覺間也為之一震，轉首自窗口瞧了出去，只見一艘輕舟，自岸邊破浪而來，兩條精赤著上身的大漢，齊力搖槳，一條黑衣勁裝大漢，雙腿微分，泰山般卓立在船頭，遠在十餘丈外，便引吭大呼道：「回稟侯爺，那白衣劍客，此刻已來了。」

滿廳之人，俱都聳然動容，就只這「白衣劍客」簡簡單單四個字中，便似已含有不知多少神奇魔力，足令風雲激盪，山河變色！

紫衣侯蒼白而鎮靜的面容，也煥發起一種奇異的光采，使他那有如上古神話人物一般的面容，更平添幾分奇異的魅力。

方寶兒手指不住顫抖，他雖然不喜武功，但眼見這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已近在眼前，那興奮與激動之情，也是難以自制，只覺水天姬悄悄握住了他的手掌，春蔥般的手指，也變得木石般冰冷。

※※※

岸上群豪之興奮激動，更遠在方寶兒與水天姬之上，只因他們已親眼瞧見了白衣人，瞧見了這近日已在江湖中造成了神蹟的人物──白衣人與胡不愁已併肩來到了這似已沸騰的海岸邊，呼聲與騷動，已將那震耳的怒濤聲完全淹沒。

但這轟雷般的呼聲，也無法令白衣人冷漠的面容有絲毫改變，他目光凝望著那五色錦帆，動也不動。

「紫髯龍」壽天齊聞得動靜，率領手下四大頭目，趕來迎賓。但四大頭目中一條虯髯板肋的大漢，一眼見了白衣人，面色竟突然慘變，如見鬼魅一般，雙足再也無法移動，只是簌簌地發抖。

白衣人自也瞧見了他，目中神光一閃，突然改變方向，筆直走到「紫髯龍」壽天齊等五人面前。

那虯髯大漢神色更是驚震，壽天齊與另三人瞧見白衣人冰冷的目光，心頭也不禁泛起一陣寒意，卻不知白衣人以如此目光瞧著那大漢，到底是為了什麼原故？只聽虯髯大漢顫聲道：「──你還未死？」

白衣人冷冰冰的目光中，泛起一陣輕蔑之意，一字字道：「你還不配我出手！」轉過身子，筆直走向海岸。

那虯髯大漢斗然鬆了口氣，撲地跌倒在地，滿頭冷汗，涔涔而落，他卻未伸手去擦，似是連手也嚇得軟了。

壽天齊更是驚詫，忍不住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虯髯大漢道：「此──此人自──自東瀛一帶乘船而來，在嶗山被屬下的弟兄們發現，見他船上所載貨物份量不輕，彷彿金銀一類，便下水鑿沉了他的船隻，眼見此人沉入海中，那沉船之地距離海岸至少還有一里，兄弟們只當他必定不能活了，那知──他竟未死！」

他自不知這白衣人內功已至爐火純青之境，竟可閉氣半個時辰，沉船後竟以千斤墜身法，直下海底，再自海底直走上岸，是以他未見這白衣人浮上海面，便當他必已葬身海底，再也未想到群豪等待著的白衣劍客，便是此人。壽天齊沉聲道：「他船上共有幾人？」

虯髯大漢垂首道：「只──只有一人！那時屬下見他孤身一人，飄洋過海，已知此人不凡，是以未曾過去交手，卻不知此人目光竟是如此敏銳，遠遠瞧了一眼，到如今還記得屬下容貌，更不知那船上所載，竟非珍寶，而是千百斤用來鎮壓風浪的銅鐵。」

壽天齊面上隱現怒容，道：「他此刻卻饒過了你！」

虯髯大漢道：「他居然不來報仇，亦是大出屬下意料之外！」

壽天齊怒喝道：「他饒過了你，我卻饒不過你，你竟不顧海上道義，向孤身客旅行劫，所犯何罪，你也該知道！」虯髯大漢面無人色，顫聲道：「屬下知罪！」

壽天齊厲聲道：「你既知罪，便該自尋了斷！」再也不瞧他一眼，放開腳步，向白衣人追了過去。

那虯髯大漢仰天慘嘆一聲，道：「天命──天命──」突向另三條大漢翻身跪下，慘然道：「盼三位兄長念在昔日之情，為小弟照顧妻小。」

三條大漢面色黯然，齊聲道：「你只管放心──」三人一齊轉過頭去，似是不忍再去瞧他一眼。

虯髯大漢伏地再拜，道：「多謝大恩──」反手自靴筒中拔出一柄匕首，當胸插了下去，一聲慘號，鮮血四濺，身子緩緩倒下，立時氣絕而死，另三條大漢俯身抬起了他屍體，亦同向白衣人走去。

群豪見到這一群海上豪雄幫規竟是如此森嚴，都不禁為之肅然，騷動的海岸，又變得死一般靜寂。

※※※

白衣人聽得慘呼，回首而望，壽天齊已追到他身後，抱拳沉聲道：「壽某屬下行事不當，但湖海之上卻有公道──」他似乎早已知道那虯髯大漢必定不敢偷生，更知道別人已將屍身抬來，頭也不回，輕叱道：「抬過來！」三條大漢將屍身抬到白衣人面前，壽天齊雙臂高舉，厲聲喝道：「不仁者死！不義者亡！海上道義，堅如精鋼！」分散在四處接待賓客的海上弟兄，一齊轟然喝應，當真是聲震天地，白衣人目中光芒閃動，道：「好──」壽天齊道：「罪者雖已伏法，但壽某仍需負毀船之責，半個時辰中，便有一艘嶄新海船駛來，以作賠償！」

白衣人凝目瞧了他兩眼，再不說話，大步走向海邊，風浪已息，海濤拍打沙灘，捲去了方纔凌亂的足印。

只聽一陣語聲自海上帆船中傳了過來，道：「閣下劍術無雙，允稱無雙劍客，可願與在下海上一戰？」語聲祥和平柔，但一個字一個字傳入耳中，卻是清清楚楚，聽來有如在你耳畔說話一般。群豪不禁聳然動容，暗道：「好深厚的內力！」

白衣人卻仍冷漠如昔，緩緩道：「為何要戰於海上？」語聲亦是平平穩穩，衝破海風，直傳到五色帆船上。

船上的水天姬、方寶兒，以及那些少女們聽得這語聲，也不禁吃了一驚，暗中更是為紫衣侯擔心。紫衣侯道：「閣下可是定要聽這解釋？」

白衣人微一沉吟，道：「不聽也罷。」

紫衣侯道：「你我同時登舟，會於海上，如何？」

白衣人道：「好！」

兩人相隔雖有數十丈，卻如對面交談，兩人雖明知這一戰生死勝負，難以預卜，但語聲卻仍從容不迫。但岸上、船上，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千百人，聽得這一番言語，心頭宛如突加巨石，緊張得幾乎透不過氣來。

壽天齊手掌一揮，已有條輕舟划了過來，白衣人瞧了胡不愁一眼，道：「你可願為我操舟？」胡不愁肅然道：「自當效命。」

舟上大漢躍下，胡不愁掠上，白衣人身形一閃，已到了船頭，胡不愁划起雙槳，輕舟破浪而出。

那邊紫衣侯亦自出艙，含笑向操舟前來報訊的大漢道：「此戰想必有些凶險，不知你可願為我操舟？」

那大漢如蒙殊思，受寵若驚，滿面俱是興奮之情，道：「小──小人榮幸之──之至！」但覺熱血沖上喉頭，幾乎語不成聲。

紫衣侯回首一笑，道：「多自珍重──」瞧了小公主一眼，似乎還想說什麼，卻終是一言未發，飄然掠上輕舟。

五色帆船上之人，人人俱是熱淚盈眶，欲說無語。小公主緊咬著嘴脣，淚珠在一雙大眼睛中轉來轉去，大大的嘴脣竟被咬出血來，卻還是忍耐不住，眼淚終似斷了線的珍珠一般，一連串落了下來。

方寶兒喃喃道：「傻孩子，哭什麼，有什麼好哭的──」突然轉過頭去，只因他自己眼淚也落了下來。

※※※

千百雙眼睛，都瞬也不瞬地望著海上，驕陽將落未落，海上萬丈金波，兩葉輕舟，越來越近。紫衣侯雙手抱劍，道：「請！」白衣人單手握劍，道：「請！」突聽嗆然兩聲龍吟，萬丈金波上，已多了兩道劍氣。落日、金波，與劍氣相映，直似七寶蓮池，大放光明！群豪只覺目眩神迷，竟是不敢逼視。

胡不愁雙手操槳，更覺掌心滿是冷汗，抬頭望去，只見卓立在船頭的白衣人，身子似槍一般直，劍尖斜斜下垂。對面船頭的紫衣侯，劍身平舉，輕舟雖在不停晃動，他劍尖部始終不離一點固定的位置。

輕舟相距更近，兩人目光凝注著對方，莫說糜鹿興於道左，便是泰山崩於他兩人身旁，他兩人目光也絕不會為之一瞬。紫衣侯面色更是蒼白。白衣人一雙眼神興奮之情，也越來越是狂熱。

忽然，兩舟交錯而過，紫衣侯平平一劍削出。這一劍劍勢絕無絲毫詭奇之變化，但劍尖寒芒顫動，眨眼間已急震二十餘次，將白衣人前胸、雙脅、下腹、喉頭、上下三四十處大穴，俱都籠罩在這一劍攻勢之下，但劍勢卻絕不擊出，明是攻式，其實卻乃世上最妙之守著。

白衣人手腕轉動，掌中長劍，連變數十個方位，卻仍不敢在紫衣侯此一招下運劍反擊。

一個浪頭打來，兩舟突然分開。紫衣侯、白衣人交換一招後，身形又自恢復原來形態，四下豪傑無論瞧不瞧得清楚，都覺心神一陣緊張，直到此刻才能喘氣。

胡不愁得天獨厚，更是瞧得目眩神迷。他乍看只覺紫衣侯這一招乃是點蒼派鎮山劍法的七七四十九手「迴風舞柳劍」中第一著「春風初動」再一看又覺此招與青城劍派「青雲赤霞劍」中一招「雲霞幻生」有此相似，仔細一看，卻又覺此招竟是河南洛陽李家莊不傳之劍「天龍秘劍」中一招「龍舞九天」蛻變而出，瞬息間又覺此招實是與武林「兩儀劍法」中一招「太極初生」一般無異。

這四招俱是攻勢中最最凌厲之著，紫衣侯一劍中能包含這四招之精髓，已足令人可驚。

但胡不愁立刻便又覺紫衣侯那一招與這四招雖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卻是截然不同，他立刻便覺出此招並非攻勢，而乃守勢。

「清平劍客」白三空武功老練沉穩，將普天下各門各派劍法中的守勢，俱都研究得十分精到。

胡不愁乃是清平門下高足，於此道自也頗有功候，這一念轉過，但覺紫衣侯這一招中，赫然竟似包含了灌江口二郎廟「楊二郎神劍」中一招「河清海宴」，華山七鶯流傳下之「七鶯劍陣」中一招「風雨不透」，崑崙「龍風大九式」中一招「龍圍鳳守」，長白山，長白劍派「長白劍」中一招「玄冰如鐵」，以及清平劍客本門劍法中一招「八方風雨」，這五招中之精萃。

這五招無一不是天下劍法中守勢最最嚴密之著，紫衣侯此一劍中竟將這五招中之精萃包括無遺，試問還有誰能在這一招下乘隙反攻？更何況這一招雖是守勢，卻又將攻勢含蘊其中，雖穩健不失凌厲，雖細密卻不失柔弱。

胡不愁越想越覺這普普通通之一招中，實是妙用無窮，就只這一招，已夠普通人學上一生。他自己雖瞧得出這其中奧妙，卻也實在想不出紫衣侯怎能將這許多種不同劍法中之精萃，融在一招之中。

又是一個浪頭打來，兩舟交錯。

紫衣侯曲肘側身，掌中劍斜斜而舉，動也不動。

這一招看來自是守勢，但白衣人神色卻比方纔更是凝重，長劍曲旋，高舉過頂，將自己全身上下俱都置於長劍包護之下，只因他深知紫衣侯這一招看來雖是守勢，其實卻蘊藏無數後著。

海風呼嘯，舟身搖盪。白衣人竟是絲毫不敢動彈，只因他劍勢若是露出絲毫破綻，便休想再避出紫衣侯這一劍之下。兩人身形石像般木立在動盪之輕舟上，只瞧得胡不愁緊張得再也透不過氣來，滿頭大汗，涔涔而落。他再也無法支持，操槳之雙手一鬆，輕舟自急浪中退開，紫衣侯與白衣人的身形立刻分開數丈。

但這兩招攻過，胡不愁覺今日之戰，紫衣侯已佔了七分勝算，只因他的劍法，確是爐火純青，無懈可擊，若說世上還有種劍法戰得過他，當真是令人萬萬難以相信之事。

胡不愁心裡暗暗放心，卻又暗覺慘然，白衣人雖是今日武林群豪之公敵，但此人風標奇特，卻令人不得不對他生出一種英雄崇拜之心。心念轉動，他手下已忘了操槳。紫衣侯舟上的大漢，更是已變得痴了，不再動彈。幾個浪濤打過，雙舟越隔越遠。

紫衣侯與白衣人仍是保持原來的姿勢，動也不動。胡不愁真願意這兩隻輕舟，就此盪開，飄流出海，永不復返，好教紫衣侯與白衣人這一戰，永遠也不要分出勝負，只因無論誰勝誰負，對他都是個重大的打擊。

但忽然間，他耳中只聽得「叭」地一響，輕舟忽然一陣急震，竟生生分為兩半，白衣人所立之船頭，竟與舟身分開。原來白衣人不耐久候，竟暗中用了內力，將輕舟震斷，紫衣侯正也與他抱著同樣心思，足下輕舟，也生生一折為二！

胡不愁與那大漢，再也保持不住舟身之平衡，一個浪頭打進來，便將他兩人一齊打人海中。四下群豪，看得又是一陣騷動。

這時情勢已更是緊張，紫衣侯與白衣人各自踏著一截船頭，浮立在海浪之上，相隔又是越來越近。海上風浪如山，金波萬丈，這一紫一白兩條人影立在萬丈金波上，看來當真有如天府飛仙，凌波虛渡一般。

群豪直瞧得心動神馳，片刻便回復死寂，再無人敢大聲喘一口氣，只聞心跳之聲，咚咚不絕，人人俱是汗透重衣。

突見那萬丈金波上，又閃耀起萬丈金光。金光閃動，急如飛蛇閃電，在一剎那之間，紫衣侯與白衣人掌中劍已各各急攻三十餘次之多。

群豪但見劍光閃動，那裡還分辨得出劍勢？人人胸腔裡一顆心都平白提了起來，在這剎那間，竟是沒有人呼吸得出。

突聽一聲龍吟，響徹海天。吟聲不絕，紫衣侯人影搖了兩搖，一個踉蹌，跌入海中，白衣人雙手握劍，高舉過頂，又自不動。海天遼闊，萬丈金波，襯著孤零零，一條白衣人影，這景象無論用任何言語也難描述得出。

海上岸邊，千百人，突覺喉頭似是被塞入一方巨石，壓在心頭，再也難呼吸得出。

這死一般靜寂，延續了良久，那驚呼之聲，方自驚天動地般爆發而出。五色帆船上的少女，十人有九人跌倒在地，痛哭失聲。小公主當場暈厥。方寶兒瞪大了眼睛，張大了嘴，也變得呆了。

只見白衣人石像般的身子，乘著海浪，飄向岸邊，將漫天夕陽，浩瀚金波，俱都拋在身後。

# 第八章 兩雄不並立

驚呼之聲已消失在海天深處，群豪大多已黯然垂首──

就在這令人窒息的剎那間，海浪中竟有條人影冉冉昇起，滿身雖已水濕，但神情仍是充滿了尊貴與威嚴，有如古神話中的海神，為了憐惜世人之不幸，自水晶宮中悄然現身──此人赫然正是紫衣侯。

群豪這一驚、一喜，更是非同小可，這雙重的意外與刺激，竟使得人人都變成了獃子，既不能出聲，也無法動彈。

白衣人終於飄上海岸，紫衣侯卻飄上了船頭。白衣人面上絕無表情，目光更是冰冷，突然沉聲道：「船在那裡？」

「紫髯龍」壽天齊怔了一怔，方自體會出這句話是向他說的，自人叢中擠出，道：「就在那裡。」

他身為海上群豪之長，自當言而有信，是以既然答應白衣人賠償船隻，便不管白衣人生死勝負，還是早將船隻備好。

白衣人順著他手指方向望去，果見有條嶄新而堅固的海船停在左面海外十餘丈處。他只瞧了一眼，便自轉身，面對著夕陽中的五色錦帆，一字字緩緩道：「閣下劍法，果然當世無雙！」

紫衣侯兀自卓立船頭，神情恭肅，道：「閣下風儀，實足為天下武人效模，在下欽佩之至。」白衣人道：「當勝則勝，當敗則敗。」紫衣侯道：「閣下何去何從？」

白衣人道：「雲天深處！」

紫衣侯道：「在下不敢遠送。」白衣人道：「是。」

兩人對話時，四下那有一人敢出聲驚動，過了半晌，只聽白衣人緩緩又道：「今日一敗，在下畢生難忘。七年之後，吾當再來，一洗今日劍上之辱。」語聲戛然而頓，身子閃了兩閃，幽靈般掠上了左面之海船。

群豪這才知道，今日之戰，勝的竟是紫衣侯，再也忍不住歡呼起來，那歡呼之聲，更是驚天動地。

人人面上，都被歡喜與興奮激動成紅色，有些人一面歡呼，一面搶上了海邊的小舟，向五色船湧去。有些人搶不上小舟，便不顧一切，躍入海中。更有些人已躍入海中，才想起自己不識水性，拼命想攀上小舟。舟輕人多，一擠之下，舟上人也落入海中。

歡呼聲洋溢在海上，海上黑壓壓一片，俱是人頭，人們幾已瘋狂，發出瘋狂般的歡呼！

方寶兒瞧著這動人的景象，目中早已熱淚盈眶，喃喃道：「瘋子──瘋子──武林中果然都是些瘋子──」突然大呼一聲，跳起來摟住水天姬的脖子，大呼道：「紫衣侯萬歲！」他自己實也忍不住瘋狂起來，水天姬又驚又喜又笑，在他臉上親了幾下，嬌笑道：「可愛的小瘋子！」

瘋狂的人群，雖不敢爬上甲板，但有些已攀上了舟舷，有的拍打著海水，有的卻跳上了好友的肩頭。

有些人昔日本是仇家，但此刻你勾著我的脖子，我拉著你的手，卻在齊聲狂笑，齊聲歡呼：「侯爺萬歲，紫衣侯萬歲──」激情的歡笑，早已將他們昔日的仇怨，沖洗得乾乾淨淨了。

只因這歡喜乃屬天下武林同道所共有，群豪人人都能分享到一份勝利的滋味，這勝利更是空前未有的偉大。

五色帆船上的少女，更是喜極欲狂，鈴兒與珠兒領頭，將船上所貯的鮮果、美酒、佳肴、珍饈，俱都一籠籠提了出來，自船舷邊拋下。她們的纖手飛揚，錦衣飄動，望去實有如散花之天女一般。

※※※

鐵金刀擠在人叢中，赤紅著臉大呼道：「俺早說紫衣侯爺劍法天下無雙，怎會敗給那怪物？」

另一人道：「可笑那怪物還不服氣，七年後還要再來。」

鐵金刀狂笑道：「他七年後再來有個屁用，還不是照樣被侯爺打得夾著尾巴走路！」群豪轟然大笑道：「老鐵說的不錯。」

胡不愁自海水中爬起，瞧見這景象，心中雖也覺得甚是興奮歡愉，但卻又不免感到些許黯然、惆悵。他轉目望去，只見紫衣侯卓立在船頭，蒼白的面容上，竟也全無半分勝利後應有的興奮之情，他面色之沉重，看來竟還遠在胡不愁之上，只見群豪激動之下，誰也沒有留意他面色之反常。不知是誰，放聲大呼道：「請侯爺向咱們說兩句話。」

群豪立時轟然響應：「不錯，請侯爺說兩句話──」

紫衣侯目光轉動，緩緩抬起雙手。

群豪歡呼又起，鈴兒笑嚷道：「各位安靜些好嗎？這麼吵法，卻教咱們侯爺如何說話？」她一連嚷了數次，群豪方自稍為安靜下來。

紫衣侯目光再次轉動一遍，終於緩緩道：「各位如此盛情，在下實是愧不敢當，只是──」那知他方自開口說了兩句話，竟突然張口噴出了一口鮮血，他那瀟灑而筆挺的身軀，竟也站立不穩。

鈴兒與珠兒驚呼一聲，搶過去扶起他身子。群豪亦是聳然變色，面上的歡情，霎眼間就變成了驚駭。少女們一齊圍了過來，紛紛驚喚：「侯爺怎地了？」

紫衣侯嘴角泛起一絲慘然，一字字道：「那白衣人劍法之高，確是驚人，我連換了九十七種劍法，最後方以上古大禹治水時所創，武林失傳數百年之『伏魔劍法』中一著，僥倖勝了他半招，還是傷不了他，但──但──」他語聲已是十分微弱，說到這裡，更是氣喘不已，難以繼續。

鈴兒與珠兒又是焦急，又是關切，輕輕為他捶背，群豪面面相覷，海風陣陣，海面上又已是一片死寂。

紫衣侯喘息了半晌，又自掙扎著道：「但我使出這九十七種劍法，真力已是損耗過巨，雖然勝得他半招，但卻被他劍上真力，震斷了心脈。他──他實是條好漢子，明知我已──已不行了，但仍承認我勝了半招，否則──唉，只要他稍為厚顏，再出一擊，此刻祇怕我已死──死在海中了！」

鐵金刀突然放聲大呼道：「常言說得好：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侯爺今日過後，必定多富多貴，福壽永昌。」

群豪哄然喝采道：「不錯──說的好！」

紫衣侯面上卻又露出了一絲慘笑，黯然道：「各位雖然善頌善禱，但在下已自知萬難活到明晨，在下──唉，就此別過，各位請去吧！」拂袖轉身，走向船艙。鈴兒等人相隨於他，已有多年，直到如今，才聽到他第一聲嘆息，垂首跟在他身後，都不禁潸然淚下。

群豪望著他身影自船頭消失，亦是黯然神傷。誰也想不到在如此巨大的勝利後，竟是如此巨大的犧牲！在如此巨大的歡樂後，竟是如此巨大的悲痛！沒有人再說話，垂頭喪氣，回到岸邊，但也沒有人願意離開這曾經無比巨大的刺激、歡樂，與悲傷的海岸。

也不知是誰，先在海岸邊坐下，別的人就跟著坐了下去，黑壓壓一片，坐滿了帶著海水鹹的沙灘。他們也不管身上的水濕，更不管海風的刺骨，只是痴痴地坐著，痴痴地望著海面上的五色帆影。

夕陽終於落下，浩瀚的金波，變成灰濛濛的一片無情的海水，燦爛的五色帆，也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白衣人所乘的帆船，雖早已消失在海天深處，不知去向，但絕無一人懷疑他七年後是否真會重來。每個人心中，都在不約而同地暗暗忖道：「紫衣侯死了，七年後白衣人重來之時，還有誰能抵擋？」

※※※

昔日錦繡富麗的船艙，今日已佈滿愁雲慘霧。少女們圍著紫衣侯，小公主跪在他足下，方寶兒、水天姬、胡不愁，遠遠站在一邊。「紫髯龍」壽天齊站在艙外，不敢進來。

四下寂無人聲，唯有輕輕的啜泣。紫衣侯雙目闔起，面容亦是十分悽慘，頻頻長嘆道：「七年之後──白衣人重來之日──唉！」

鈴兒流淚道：「侯爺請安靜休養，說不定傷勢會好轉來的，又何必為七年後的事如此憂鬱？」

紫衣侯霍然張開雙目，厲聲道：「我一身之生死，又有何足惜？怎能將天下武林同道，置之不顧？」

方寶兒見他垂死之際，獨自念念不忘那七年後已與他毫無關係的武林劫難，而完全未將自己生死之事放在心裡，這是何等偉大的胸襟！方寶兒但覺一陣熱血沖上心頭，暗道：「這才不愧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大英雄，大豪傑！我長大若能像他，才不愧生而為男子漢。」

鈴兒也垂下了頭，還是忍不住低泣著道：「現在不如他的人，再練七年武功，或者能勝過他也未可知，侯爺你又何苦──」

紫衣侯長嘆截口道：「放眼天下英豪，縱然再練七年武功，也無一人能勝得過他。何況，以他如此沉迷武道之人，再練七年武功，那進境又豈是別人所能夢想？只可惜大哥他已──唉！」嘆息一聲，住口不語，只是微微皺起雙眉，似乎在思索著什麼極為難以解決之事。眾人也不敢打擾他，各自黯然流淚。只有方寶兒小臉掙得通紅，心裡彷彿充滿了激動。突聽紫衣侯大喝一聲：「是了！」

大家心頭齊地一震，只道他終於找出了戰勝白衣人之道，那知紫衣侯目光四掃一眼，卻只說：「誰會下棋？」

鈴兒怔了一怔，道：「我們都會──」

紫衣侯微微一笑道：「你們棋路，都已在我胸中，我便是不看棋盤也能與你們對著，那怎麼行？」胡不愁恭聲道：「小子也曾學過。」紫衣侯道：「你且陪我走一局。」

眾人雖不懂他在此時此刻，怎會還有下棋的興致，但見他興致勃勃，也不敢詢問，當下擺好棋盤。

紫衣侯斜坐在榻上，似是極為興奮，落子極快，胡不愁畢恭畢敬，立在榻前，神情雖恭謹，但棋路卻絲毫不讓。只因他已猜出，紫衣侯要他下棋，此舉必有深意，而他於棋道也素有心得，不過半個時辰，兩下落子都已極多。

紫衣侯面上忽而微笑，忽而皺眉，忽似苦思不解，忽似深有會心，正如他昔日瞧那枯枝切口時神情一般無二。但他面色卻更是蒼白，目光也更是無神，下到第四十九手時，他似是遇著僵局，皺眉苦思良久，猶未落子，喘息越來越是急劇。身子忽然向前一倒，將棋盤都撞翻了，棋子都落了下去。

紫衣侯竟似十分著急，道：「可惜可惜，這如何是好？」

胡不愁道：「無妨！」不動聲色，將棋子都拾了起來。一粒粒放上了棋盤，每粒棋子步位，竟都與方纔分毫不差。

少女們見他貌不驚人，誰也想不到他竟有如此驚人的記憶之力，此刻面上都不禁露出詫異之色。

紫衣侯目光中雖也有驚奇讚賞之意，但只瞧了他一眼，便立刻凝注著棋局，手中拈著粒棋子，竟始終放不下去。

胡不愁心中不覺暗暗奇怪，只因這著棋的棋路本來簡單得很，他實在猜不出紫衣侯如此高手怎會也舉棋不定。

突聽紫衣侯長長嘆息一聲，伸手拂亂了棋盤，長嘆道：「我苦思之下，只覺那白衣人劍法實是有些地方與棋道相通，便想在下棋時將他劍法之秘密窺破一二，唉！我若能再活三五十天，或者能將這秘密瞧出也未可知，但此秘密，實是絕無可能的了。」

方寶兒暗恨忖道：「老天真是不公道，非要叫有用的人死，沒有用的人活在世上，唉，我若能替他死，那就好了。」

過了半晌，紫衣侯望著胡不愁緩緩又道：「但這局棋終非無用，教我知道了你竟有如此驚人的記憶之力，似你此般才情，怎能淹沒？」自懷中取出了一柄奇形鑰匙，沉聲接道：「我書房中藏有天下一百九十三家秘門秘譜，唯有此鑰能開啟那書房門戶，你且去吧！」

胡不愁駭然道：「小──小子怎敢擔當？」

紫衣侯道：「此鑰武林中人確是夢寐求之不得，如今我將之傳你，只因唯有你或者能將所有劍譜完全記住。」

胡不愁又驚又喜，也不知該說什麼，唯有拜倒在地，雙手接過，只覺這鑰匙雖小，份量卻有泰山般沉重。

紫衣侯仰天長嘆一聲，黯然道：「只是你縱然將天下劍術全都學會，卻仍然不是那白衣人的對手！」

方寶兒忽然大聲道：「既然別的人都不是他的對手，就由我來作他對手好了，七年後他再來，我就將他打跑！」紫衣侯微覺驚奇，微覺好笑，道：「你？你可會武功？」

方寶兒搖頭道：「不會。」

紫衣侯目光閃動，道：「你不會武功，怎能作他對手？」

方寶兒挺起小小的胸膛，大聲道：「我雖不會武功，也不願學武功，但這件事別人都辦不到，當然只有我來做了。」他說得聲節錚鏘，絕無猜疑，他小臉上看來雖仍充滿稚氣，但神情間卻已凜然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等英雄與高僧捨生取義的氣概。教人絲毫不敢因他年齡幼小而輕視於他。

紫衣侯凝目望了他半晌，緩緩道：「世上千萬成名英雄都做不到的事，你憑什麼能做得到？」

方寶兒道：「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想那白衣劍客也是個人，我也是個人，憑什麼說我必定勝不了他？」

紫衣侯目光更是和緩，但伸情卻突變嚴厲，厲聲道：「小小年紀，便學會大言欺人了麼？」反手一掌，打了過去。他雖已重傷，但這一舉擊出，方寶兒焉能閃避？竟被他打得跌倒地上。眾人瞧著又是憐憫，又是吃驚，面上都不禁變了顏色，只因人人都早已對方寶兒大有好感。胡不愁關係與寶兒最深，此刻卻偏偏神色不變，反似有些歡喜。水天姬本已變色，瞧了胡不愁一眼後，面上竟也露出喜色。

只見方寶兒翻身躍起，面上竟也全未變色，紫衣侯望著他冷冷道：「本座打你，你可服氣？」方寶兒道：「不服氣！紫衣侯道：「你可是想打回我一掌，又不敢動手？」

方寶兒道：「我不是不敢打你，而是不能也不忍打你。只因你年紀比我大，又是萬人稱道的英雄，我便當尊你三分，再加上你此刻正在病中，我又當讓你五分，你打我一掌，我雖不服氣，也只好認了。」他面無懼色，侃侃而言，鈴兒、珠兒與一些少女們都已瞧得出神，只因她們跟隨紫衣侯多年，倒真未瞧過有一人敢對紫衣侯如此說話。

紫衣侯面色深沉，道：「這些只不過是你的藉口而已，其實你既非不能，亦非不忍，而是不敢！」

方寶兒突然笑道：「你說的也有些不錯，我既非不能，亦非不忍，只是我根本不想而已。」紫衣侯道：「這是什麼話？」

方寶兒笑道：「你面孔雖凶，眼睛卻不凶，你方纔打我，絕不是真心要打我，想來不過是要試試我而已。」

紫衣侯又瞧他半晌，突然放聲大笑道：「好孩子──好──」他實是傷勢嚴重，笑了兩聲，便咳嗽不止，但咳嗽一停，他便又接著道：「你明辨是非，絕不妄動，可以算得是『智』，意存忍讓，敬老憐弱，可以算得是『仁』，臨危不懼，慷慨赴難，可以稱得是『勇』，似你這樣智、仁、勇，三者俱備的孩子，我生平倒只見過你一個。」

方寶兒暗暗忖道：「你終年在海上，自然見不著了。」但別人責罵於他，他便可挺胸而言，此刻別人稱讚了他，他反而訥訥說不出話來，連小臉也紅了。胡不愁與水天姬對望一眼，水天姬暗暗忖道：「這大腦袋真是沉得住氣，我方纔若非見了他神情，還真當紫衣侯是真的對寶兒動怒了。」

水天姬眼角一直瞟著胡不愁，胡不愁卻早已轉開目光，只是在心中暗暗忖道：「這鬼精靈眼角一直瞟著我，不知在想些什麼？難道他見我方纔能猜著紫衣侯的用意，而對我起了欽佩之心？」想到這裡，嘴邊不禁露出微笑。那知水天姬見他露出笑容，突然低低罵了一句：「死大頭！」這句話別人自然聽不到，唯有胡不愁聽得直翻白眼。

※※※

過了半晌，紫衣侯方自緩緩道：「別人見我終年飄流海上，只當我必已厭倦紅塵，其實紅塵中實多我們留念之事，我之所以飄流海上，只因我昔日曾敗在一人劍下，是以永生不願踏上陸地。」

眾人有些已曾聽過他說過一次，但那時大家全都未曾留意，此刻聞言，心中卻不禁泛起一絲喜意。只因那人若是能勝得過紫衣侯，自也勝得過白衣人。

只聽紫衣侯接道：「那人本乃我之師兄，小時與我同門學藝，別人都當我劍法無雙，其實他劍法才是天下第一！」胡不愁本來仍然沉默寡言，此刻卻忍不住插口道：「弟子雖然無知，但看侯爺之劍法，已將天下各門派劍術中之精萃熔於一爐，實已登峰造極，無可比擬，就連那白衣劍客，也不過只因已將全身內外練成鋼一般，是以才能以內力佔些優勢，若論劍法他也是萬萬及不上侯爺的。」紫衣侯嘆道：「不錯，普天之下，各門各派劍法中之精妙處，我無一不熟記在心中，但我那師兄，卻比我更勝一籌！」

胡不愁奇道：「小子斗膽請教，不知他如何能勝過侯爺？」

紫衣侯道：「只因我雖將天下所有劍法全部記住，我那師兄也能記得絲毫不漏，但他卻能在記住後又全部忘記，我卻萬萬不能，縱然想盡千方百計，卻也難忘掉其中任何一種。」

眾人俱都聽得面面相覷，茫然不解，就連胡不愁也聽得呆了一呆，但瞬即面露微笑，似是深有會意。

他深知要想牢牢記住一事，倒也並不十分困難，但若想將心中牢記之事永遠忘去，那實是難如登天。只因有些事你本不願去想，也不該去想，但這些事卻偏偏要在你心中縈繞。有些事你本想早些忘記，但這些事卻偏偏要在你心中留連，甚至連夢魂中都難以忘卻──人們若能隨時忘去那些悲痛之事，人間當真不知要增加幾許歡樂。

這種高深而微妙的哲理，年輕的少女們自然還不能體會，只是暗暗奇怪：「他既已將劍法全部忘卻，怎麼還能以劍法取勝？」

紫衣侯道：「我那師兄將劍法全部忘記之後，方自大徹大悟，悟了『劍意』，他竟將心神全部融入了劍中，以意馭劍，隨心所欲。雖無一固定的招式，但信手揮來，卻無一不是妙到毫巔之妙著。也正因他劍法絕不拘囿於一定之形式，是以人根本不知該如何抵擋，我雖能使遍天下劍法，但我之所得，不過是劍法之形骸，他之所得，卻是劍法之靈魂。我的劍法雖號稱天下無雙，比起他來實是糞土不如！」

他一口氣說完了這番話，只聽得人人全都目定口呆，心醉神迷，張大了嘴，卻喘不過氣來。

※※※

過了良久，胡不愁方自長長嘆了口氣，他聽了這一番前所未聞之劍道妙諦，心中但覺思潮澎湃不已，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才在尋思間，方寶兒竟已先自嘆道：「古老相傳、古劍仙『身劍合一』之說，想來也不過如此了。」小臉上滿是興奮之情，竟似比胡不愁領悟得更多。

紫衣侯目中滿是讚許之意，道：「不想你小小年紀，竟知道得不少，以意馭劍，確已可達『身劍合一』之妙，但飛劍凌空，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卻是人們牽強附會的無稽之談。」方寶兒道：「既是如此，何不請他與那白衣人一戰？」

紫衣侯嘆道：「我那師兄清靜無為，從不與人互爭勝負，十餘年前我便想盡各種方法，定要逼他與我一戰，他被我逼得無奈，才要好好勝我一場，好教我莫再糾纏。但他仍怕傷了我，是以劍上並未貫注真力。但──唉，但我那時性子偏激好勝，竟在敗了一招後想以真力挽回些顏面，我那師兄──他──他便在驟出不意之下，被我所傷，但他怕我傷心，仍是強自支持，不露形色，含笑別我而去──」

這件事顯然是他心中之隱痛，斷斷續續說到這裡，已是面色慘淡，目蘊淚光，連言語都難以繼續。

胡不愁知他臨去之前，若是將心中愧疚完全說出，心頭反倒安寧，於是恭聲問道：「不知後來怎樣？」

紫衣侯黯然道：「後來──在歸途中，我那師兄竟遇著了生平唯一仇家，那時他身受內傷，全身真力已十去七八，自不是別人敵手，勉力一戰之下，雖以無雙之劍法將對方驚退，但卻又中了別人暗算，奔出數里外，便自毒發，我那師兄實是絕世奇才，在那般情況下，還是設法將毒解去，但──但他性命雖仍保全，一身武功竟從此散去，雖通絕世劍法，卻從此無力使出。」

這故事可說是平凡簡單已極，江湖中也許曾發生過千百次，既不曲折，亦非離奇，但此時此刻，窗外海風呼嘯，夜色一寒如冰，窗內燈火飄搖，滿佈慘霧愁雲，這簡單平凡的故事，自紫衣侯此等驚天動地的人物口中說出，竟突然變得充滿了神秘而動人的魅力。

眾人聽得心頭更是沉重，很不得立時放聲一哭，小公主突然道：「爹說的可就是教我插花的那位伯伯麼？」

紫衣侯點了點頭，道：「不錯，他雖因我而如此，但卻絕不懷恨於我，見你倒也聰明，反而想要將那無雙劍術傳授於你，他明雖教你插花，其實卻將劍道蘊藏於花道之中，要知書道、茶道、棋道，俱是我們老祖宗智慧之精華，自漢以來，代出才人，近日聞得東瀛島上雖也有人精研此道，那想來也不過只是些皮毛而已，萬難與我華裔子孫相比。」

他語聲微頓，喘息半晌，又自接道：「我那師兄武功散去後，唯有隱居避世，靜中參悟，竟發現花道、棋道中之至理，實與劍道相差無幾，是以望你亦能參悟，那知──唉！你雖聰明，卻太要爭強，胸襟也不夠開闊，終非此道中人，你那大伯伯這才失望而去。」

※※※

小公主閉著嘴生了半天悶氣，終於忍不住道：「連我都學不會的事，我莫不信世上還有別人學得會？」

紫衣侯含笑不語，目光卻已瞧著方寶兒。

小公主睜大了眼睛，道：「爹爹，你是說他？」

紫衣侯道：「嗯！」

小公主道：「我學不會的東西，他學得會？」

紫衣侯道：「你莫非以為自己比人家聰明不成？」

小公主道：「那當然，我當然比他聰明。」

紫衣侯微微笑道：「你可知道什麼是小聰明，什麼是大智慧？」

小公主道：「我當然知道。」

紫衣侯道：「且說來聽聽。」

小公主道：「小聰明就是──就是──呢──爹爹，你總是難為人家，這種話只可意會，而不能言傳，叫人家怎麼解釋得出？」

紫衣侯含笑道：「不錯，這種話本來的確難以解釋清楚，但此刻只要兩句話便可說明白了。」

小公主不依道：「嗯嗯──爹爹說的話，老是教人不懂。」

紫衣侯道：「你就是小聰明，寶兒卻有大智慧，所以他學得會，你學不會，現在你可懂了麼？」

小公主呆了一呆，狠狠瞪了方寶兒足有半盞茶時分，突然大叫道：「你神氣什麼？總有一天，我要比你強，你記著！」跺著小腳，轉過身子，奔到屋角，雙肩不停的抽動，卻絕不哭出聲來。

方寶兒也怔了，訥訥道：「哭──哭什麼──你本來就比我強嘛──」想走過去，又停住了腳。紫衣侯道：「莫理她，你過來。」

方寶兒呆呆地走過去，垂下了頭。

紫衣侯撫著他頭髮，半晌，柔聲道：「等到此間事了，你便儘快去找我師兄，知道麼？」方寶兒道：「知道。」

紫衣侯自懷中取出一隻錦囊，道：「這是我師兄留下來的，囊中便寫有他隱身之處，這些年來，他為了避仇，從不將自己隱身之處說給任何人知道，雖然留下這隻錦囊，卻只許我在最最需要時才能派一個人去找他，他再三吩咐只能一個人，所以連我自己都沒有看過。」紫衣侯接道：「我那師兄為人古怪，這錦囊必有些古怪的花樣，唉！你能否找得著他，還未可知。」

方寶兒突然抬起頭來，大聲道：「我既然說過要做，就一定要做到，無論他在那裡，我也一定要找著他。」

紫衣侯道：「那地方也許遠在天涯，你卻必須一個人去，你小小年紀，又不會武功，千里迢迢，你可害怕？」

方寶兒瞪圓了眼睛，道：「就算害怕，也是要去的，我一生不知有多少害怕的事，但卻最不怕去做那些事。」

紫衣侯面露微笑，道：「好孩子，這才叫英雄本色，若是從不知害怕的人，只是獃子、莽夫，算不得英雄。」

這種話聽來雖然難解，其實都大有道理，胡不愁翻來覆去，仔細咀嚼著這兩句話的滋味，不覺想得痴了。

紫衣侯仰天長長嘆息一聲，道：「各事總算已有交待，不論我生前死後，都已可安心了──」突然大喝道：「且將酒來，待我帶醉去會鬼卒，告訴他世間多的是不怕死的男兒，在這些人面前，神鬼也要低頭！」少女們祇得取過酒來，唯有垂首低泣。

紫衣侯自斟自飲，痛飲了數杯，蒼白的面容上，漸漸泛起一陣奇異之紅色，口中喃喃道：「一世英雄──下場如此，唉，天意──天意──」突然大喝一聲：「咄！」仰天狂笑道：「我一生與人大小千百戰，驚心動魄，人生百年，終需一死，能死在這樣的對手中，還嘆的什麼氣？哈哈──獃子──獃子──」狂笑聲中，掙扎而起，踉蹌著向艙後之密室奔了過去，鈴兒、珠兒輕喚一聲，趕過去，扶他。

紫衣侯拂袖道：「我自來自去，誰要你等隨來？」

鈴兒、珠兒垂首駐足。

紫衣侯仰視窗外，狂笑道：「人生──人生！哈哈──獃子，獃子──」拂袖奔入後室中，砰地關上房門，再也不開了。

只聽室中狂笑之聲，本極高亢，漸漸低沉，而終至不可再聞。這一代奇俠，竟自狂笑拂袖而去，庸碌的世人，永遠掙扎在紅塵中，但在這一代英雄眼中看來，不過是一群獃子。

這時東方已現曙色，大海上又有了生機，但船艙中卻是死氣沉沉，極度的悲傷，使眾人已忘記痛哭，只是痴痴地發獃，繼續地輕泣。

一陣暴風過來，將鈴兒耳墜的金鈴，吹得「叮噹」作響。但這平日聽來那般清悅的鈴聲，如今聽來，也似充滿悲傷的韻律。

也不知過了多久，鈴兒突然轉身走到船頭。她面上淚痕已乾，轉瞬間顯得那麼嚴肅而聖潔，晶瑩的目光，凝注著岸上群豪，久久都未移動。

※※※

海上曙色，來得最早。

群豪望著曙色來臨，心情更是悲痛沉重。刺骨的海風，吹在他們身上，他們也不覺其冷，只是不住機伶伶發抖。

突見鈴兒走上船頭，青天、大海，將她的白衣倩影襯得那麼不凡，群豪甚至不敢仰視，情不自禁，垂下了頭。

鈴兒目光四掃，一字字緩緩道：「侯──爺──已──去──了──」反手一拂髮絲，突然搖搖而倒。這五個字自海上飄過，飄入群豪耳中，群豪但覺身子一震，都已痴了，連鈴兒跌倒都無人瞧見。也不知是誰，當先跪下，別的人立刻跟著跪滿了一地。浪濤拍岸，風聲呼嘯，夾有一陣歌聲隨風傳了過來，歌道：「雙劍擊今風雲意，龍吟絕兮──巨星落──」

歌詞雖然簡單，但卻充滿一種悲壯蒼涼之意，那歌聲更是古樸蒼淳，群豪痴痴地聽著，有誰不下淚？

他翻來覆去，唱了三次，群豪情不自禁，也隨聲唱了出來，頃刻，天地間便充滿了這悲壯的歌聲。

一條褸衣漢子，蓬頭散髮，打著赤足，自人叢中擁出，高歌著走到海邊，正是王半俠。

海浪如山，澎湃洶湧，在他面前捲起層層銀白色的浪花，朝日初升，便被陰雲淹沒，蒼穹重重地壓在海面上。

海天蒼瞑，似乎突又變成了無限生機。王半俠熱淚盈眶，喃喃道：「蒼天既不佑斯人，為何又要為斯人之死悲悼？」

突然間，一隻手緊緊抓住王半俠的臂膀，手力之重，五指之硬，幾乎將王半俠肘節都捏得碎了。

王半俠皺著眉轉目望去，只見是個身穿灰布袈裟，頭戴寬邊竹笠的行腳僧人，緊立在他身側，竹笠又寬又大，戴得又低，幾乎將這行腳僧人面容一齊掩住，但王半俠一眼瞧到他木褐色的面容，刀削般的雙頰，以及那緊閉成一線的嘴脣，不用再瞧第二眼，便知此人乃是木郎君。只聽木郎君沉聲道：「取藥之約，你可忘了？」

王半俠道：「未曾。」

木郎君道：「拿藥來。」

王半俠道：「沒有藥。」

木郎君嘴脣閉得更緊，忽道：「莫非你想食言背信不成？」

王半俠道：「紫衣侯已死，我去那裡求藥？」

木郎君道：「紫衣侯已將後事交託給鈴兒、珠兒兩人，你快去問鈴兒、珠兒取藥，否則──」

王半俠冷冷截口道：「否則怎樣？我只是答應你向紫衣侯求藥，可曾答應你向鈴兒求藥麼？」木郎君呆了一呆，道：「這──但──」

王半俠道：「紫衣侯既死，我自無法向他求藥，我既未答應你向鈴兒求藥，自也不必向她求藥。」木郎君又急又怒，卻又無可奈何，呆在那裡，再也動彈不得。

※※※

直過了頓飯時分，五色帆船艙裡，仍是無人動彈。

但聞哭泣之聲，越來越響，「紫髯龍」壽天齊早已背轉身子，面對大海，只因他身為海上群豪之長，自不能當著別人落淚，但那眼淚卻偏偏不由自主，奪眶而出，他只有背轉身不讓人瞧見他的面容。

小公主已撲倒在那後室緊閉著的門前，嘶聲痛哭著，「爹爹，你──你怎能拋下我一人，就走了？」

方寶兒低著頭不敢去瞧她。水天姬扶著寶兒的肩頭，纖纖玉指，簌簌直抖，晶瑩淚珠，不停的落下。

突然間，一陣淒厲的呼聲自岸上傳來，呼道：「胡不愁──胡不愁──」聽來有如厲鬼索魂一般。

水天姬聽了聽，突然問道：「誰？」

胡不愁道：「你早已聽出了，還問什麼？」

水天姬道：「木郎君喚你作什麼？」

胡不愁道：「他要我守約。」

水天姬道：「你與他約好了什麼？」

胡不愁道：「我與他約好要將你毒死。」

水天姬身子一震，睜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

木郎君那慘厲的呼聲又起：「今晚子夜──子時──」

胡不愁緩緩道：「他要我今晚子時毒死你。」

水天姬突然回眸一笑，道：「你毒得死麼？」

胡不愁道：「乘你不備時，要毒死你實是易如反掌。」

水天姬嫣然笑道：「但我此刻已知道你要毒死我，我能不防備？說不定還要想個法子先毒死你，免得被你毒死。」

胡不愁微微一笑道：「不錯，先下手為強，正該如此。」

兩人四目相視，眼珠子轉來轉去，心裡也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這兩人俱是玲瓏剔透的七巧心肝，要猜別人心思，實是容易得很，但別人要猜他們的心思，卻難如登天。

※※※

這時天上陰霾更重，竟簌簌落下雨來。雨勢漸大，岸上群雄方自乾透的衣衫，又被淋得水濕，卻仍是無一人退下避雨，目光依舊痴痴地望著五色帆。

這五色錦帆，昔日本代表一種無上的權威，如今，這權威的來源──紫衣侯雖已死去，但五色帆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卻變得更是光榮。船艙中方寶兒瞧著胡不愁與水天姬的神情，心裡越來越是擔心，鈴兒輕輕問他：「你擔心什麼？」方寶兒嘆道：「你瞧他們兩人，我怕──」

鈴兒道：「傻孩子，胡不愁若真想毒死她，怎會說給她聽？這道理連我都可猜出，她怎會猜不出？」

方寶兒搖頭嘆道：「這道理雖然簡單，用在別人身上都行得通，但那大頭叔叔和她卻都是怪人──」

突聽艙外有人朗聲道：「洛陽彭清，有事稟告！」

鈴兒拭乾淚痕，當先迎出，道：「什麼事？」

只見雨中一艘輕舟駛來，「摘星手」彭清卓立船頭，恭聲道：「紫衣侯魂歸極樂，凡我江湖中人，莫不哀痛欲絕，直到此刻還在岸上，以示悲悼，但眾人悲痛之下，心神已都有些失常，久聚岸上，祇怕有變。」語聲微頓，躬身道：「在下出言直率，望姑娘莫見怪。」

鈴兒嘆道：「難為你想得這般周到，我怎會怪你，但──但朋友們如此情況，我勸也勸不走的。」

彭清道：「姑娘若是將船駛出此灣，停泊別處，群豪想必也就會散去了，在下一得之愚，不知可蒙姑娘採納？」

鈴兒沉吟半晌，道：「這果然是好法子──」

彭清道：「由此北行不遠，便有個小小港灣可以避風。」

鈴兒嘆道：「久聞洛陽摘星手之名，果然是位處處為別人著想的英雄，賤妾實是感激得很。」

彭清躬身道：「不敢當。」微一揮手，輕舟駛回。

王半俠雖立在岸邊，但並未注意，目光只是瞪著木郎君，沉聲道：「你還不放開手？」

木郎君也狠狠瞪著他，半晌終於緩緩放開手掌，厲聲道：「本座並非怕你，只是被你言語套上，將你無可奈何。」

王半俠道：「瞧你不出，倒是條說一句算一句的漢子。」

木郎君道：「哼──哼哼！」

王半俠道：「如此，我倒要勸勸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日子夜，千萬莫妄動，否則憑船上那幾位姑娘，無論那一個都已足夠將你打下船來。」木郎君道：「放屁！」轉過身子就走，再也不瞧王半俠一眼。

王半俠瞧著他背影，只是搖頭，突有幾個身揹麻袋的丐幫弟子，自人叢中擠來，神色匆匆，滿面俱是惶急之容。其中一人，搶步走到王半俠身側，躬身一禮，道：「幫主有難，昨夜──」他語聲越說越低，誰也聽不清他說的什麼。

只見王半俠面容驟變，瞧了瞧五色帆，又垂首沉吟半晌，終於頓了頓足，隨著那幾個丐幫弟子走了。

這時五色帆船龐大的船身已開始移動，向北駛出，群豪一陣騷動，有的頓足，有的嘆息，木郎君遠遠立在雨中，目光凝住著船影，冷冷道：「你走不了的──」

不出彭清所料，五色帆船一走，群豪也在嘆息中散去，入夜時便走得乾乾淨淨，只剩下沙灘上零亂的足跡，告訴別人，這裡不久前，曾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這足跡終於也得被浪花捲去。

北行十數里，果然有個小小的港灣。

浪濤拍岸，雨未歇，夜色漸漸沉重，偌大的五色帆船，卻只亮起一星燈火，孤零零的燈火，比無光還要顯得冷寂淒清。

# 第九章 人死鬼上門

一陣風吹過，無人的海岸上，突然幽靈般現出一條人影，口中喃喃道：「你走不了的──」語聲冷漠生澀，正是木郎君。他已換了一身黑衣勁服，顯得更是瘦削頎長，身子一掠，躍入海水中，有如黑色水蛇般，一閃而沒。

五色帆船上，仍是一無動靜。

木郎君自海水中探身而出，爬上船舷，輕輕一翻身，便上了甲板，身形輕靈巧快，絕無半絲聲息。那知他身子方站穩，船艙中突有個冰冷的語聲道：「你來了麼？」語聲雖輕，但夜黑雨冷，靜寂中突然聽到這聲音，卻實是要令人嚇上一跳，木郎君身子也不禁為之一震，霍然轉身，只見船艙中探出半個頭來，在向他輕輕招手。

木郎君定睛一望，見到此人竟是胡不愁，這才放下了心，飄飄掠了過去，嘶啞著聲音道：「事可辦成？」

胡不愁悄聲道：「隨我來。」頭又縮了回去。

木郎君微一遲疑，側身而入，真氣貫於四肢，全神戒備，偌大的船艙中，唯有一盞孤燈。

海風自窗隙中吹將進來，吹得燈火飄搖不定，短榻上，飄搖的燈光下，直挺挺地躺著條白衣人。只見這白衣人長髮四散，披落在短榻旁，身子動也不動，亦無呼吸，顯然早已氣絕多時。

木郎君縱然膽大，此刻也不免微生寒意，壯起膽子，跟著胡不愁走過去，目光轉處，心頭又不禁為之大喜。原來短榻上躺著的，赫然正是水天姬，她雙目緊閉，蒼白的面容在昏黃的燈光下，看來煞是怕人。

胡不愁悄聲道：「藥已全給她吃下去了。」

木郎君乾嚥了一口唾沫，望著水天姬的身子，獰笑道：「賤人，你也有今日──」伸出枯木般的雙手，向水姬咽喉扼去！他對水天姬怨毒實已深入骨髓，水天姬縱然死了，他還是饒不了她。

胡不愁突然一把拉住他的手掌，道：「且慢！」

木郎君道：「你拉我幹什麼？」

胡不愁道：「你交給我的藥，我已全部讓她服下了。」木郎君道：「我知道──」

胡不愁道：「從此以後，你與她之事，已與我全無干係。」

木郎君怒道：「什麼干係？本來就沒干係。」

胡不愁道：「好！」轉過身子，大步走了。

木郎君瞧著他背影，喃喃道：「瘋子！」喉嚨裡怪叫一聲，兩隻蒲扇般手掌又抓向水天姬。眼見水天姬是死了，動也不能動，那知，突然間，動也不能動的水天姬，手掌突然伸出，閃電般捏住木郎君腕間穴道。

木郎君真是駭了一跳，大驚之下，躲也無法躲了，只聽「喀！喀！」兩聲，木郎君右手肘間、肩頭兩處關節，已被水天姬扭斷。

水天姬嬌笑道：「就憑你那點毒藥，就毒得死我麼？乖孩子，快回家去吧，免得我見了生氣。」

木郎君又驚、又恨、又怒，也知道單憑一條手臂，再也休想敵得過水天姬，怪叫一聲，一陣風似的跑了。只聽艙外水聲「咚」地一響，接著「嘩啦！嘩啦！」幾響，然後什麼聲音都再不可聞，只剩下海風刮得呼呼直響。

※※※

胡不愁悄悄自藏身處鑽了出來，微微笑道：「怎樣了？」

水天姬嬌笑道：「雖然沒有怎麼樣，最少也要叫他難受幾個月，這都是你，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胡不愁道：「還不全是為了你。」

水天姬眨了眨眼睛，道：「你可別忘了我是你侄子的大老婆，少說些叫人聽了不舒服的話好麼？」

胡不愁就算再沉得住氣，這一下臉可也紅了。

水天姬格格笑道：「原來你也會臉紅的，本來我還以為你臉皮是水磨磚造的，有城牆那麼厚。」

胡不愁道：「咳──咳咳──」一口氣嗆咳了幾聲，一個字也沒說得出，轉過頭去，一溜煙走了。水天姬瞧著他笑得更是開心，卻不知道這時──

就在這時，黝黑的蒼穹下，無聲無息的鑽出了二十餘條身穿黑衣的人影，身穿著緊身水靠的黑衣人影。這二十餘人水性俱都極佳，在水中行動絕無半分聲音。這二十餘人俱是黑巾蒙面，只露出兩隻灼灼發光的眼睛，目光閃了幾閃，見到五色船上一無動靜，為首之人，打了個手式，二十餘人齊地爬上了船舷，動作之輕靈巧快，無與倫比！

水天姬還在輕輕地笑。鈴兒、珠兒等一群少女們，擁著小公主、方寶兒和胡不愁走了出來，眾人都已換了一身縞素衣衫。

方寶兒道：「木郎君那──」

突然間，水天姬一聲輕呼，撲在他身上，兩人一齊翻身跌倒，只聽「嗖」地一聲，一道勁風，穿窗而入，自水天姬髮際飛過，「奪」地釘在艙中樑柱上，箭尾鵰翎，簌簌抖動，黑鐵箭桿，入木幾達五寸，鈴兒變色道：「什麼人？」

窗外陰森森冷笑道：「追魂奪命二十四怪，殺人性命不管埋，若是爾等生得乖，不要性命要錢財！」

「砰地」一聲暴響，兩旁窗戶，俱都被震了開來，露出了二十餘條黑衣勁裝，黑巾蒙面之人影，小公主雙手叉腰，大眼睛睜得滾圓，怒罵道：「好大膽的強盜，你可知這是什麼地方，敢來撒野？」

為首之黑衣人陰陰笑道：「大爺們要的是金銀財寶，管他是什麼地方？要命的快乖乖靠牆站著，否則──」

鈴兒怒道：「否則怎麼？」

二十餘條黑衣人齊地一聲怪笑，同時伸出手來，反手一掌，擊在窗戶上，只見木屑四下紛飛，聲勢煞是驚人！鈴兒倒真未想到這些水上小賊，掌上竟有這般功力，竟已全都是武林一流高手的身份，衡情度勢，自己與珠兒、水天姬等三人，雖還未將這些人放在眼裡，但別的人武功比起他們，已是有所不及，心念數轉，暗中不覺大是驚惶，厲聲道：「你等在海上作案，可是紫髯龍的部下？」

黑衣人冷笑道：「紫髯龍？紫髯龍是什麼東西？」

小公主大罵道：「不管你們是誰，我爹爹才為武林捐軀，你們就敢來無禮，你們的良心莫非都被狗吃了不成？」

黑衣人仰天狂笑道：「良心？大爺們幾時有過良心？」微一揮手，二十餘條黑衣人，一齊縱身而入，落地絲毫無聲。

鈴兒、珠兒大驚之下，搶步擋在前面。

突聽水天姬道：「我方纔還在奇怪，江湖中那來『追魂奪命二十四怪』這麼一號人物？如今我才知道了。」黑衣人道：「你知道什麼？」

水天姬也不理他，只是瞧著胡不愁道：「你可知道了麼？」

胡不愁微微頷首道：「知道了。」

鈴兒忍不住問道：「他們究竟是誰？」

胡不愁一字字緩緩道：「摘星手彭清！」

眾人心頭霍地一震，那黑衣人不由得倒退了兩步。

鈴兒恍然道：「好呀！原來是你！你要咱們躲到這裡來，那裡有絲毫好心，原來竟是要躲開天下人的耳目，好來動手──你平日看來倒也像是個人物，不想你竟是個人面獸心的衣冠禽獸！」

小公主道：「什麼禽獸？簡直連禽獸都不如！」

黑衣人突然反手抹下面上黑巾，露出面目，果然是那「摘星手」彭清，只見他滿面獰笑，道：「想不到你們倒也有幾分聰明，竟猜出了大爺來歷，大爺本想瞧在紫衣侯面上，饒你們幾條活命！如今嘛──哼！哼！你們誰也莫想再活著等到天亮了！」獰笑聲中，一步步走了過來。

這些人雖是有備而來，但對紫衣侯船上侍妾，顯然仍存有畏懼之心，是以亦步亦趨，不敢一擁而上。

※※※

胡不愁衡情度勢，即已知自己這方，絕非人家敵手，心念轉處，自懷中悄悄取出那柄金鑰匙，悄悄塞入頂上髮束裡。

但聽彭清一聲輕叱，二十餘條黑衣人終於齊地展動身手，鈴兒呼道：「珠兒，照顧著小公主──」

小公主大喝道：「我不要人照顧。」

這時已有一條削瘦漢子向她撲來，自是瞧她年幼力弱，又想留下她活口，是以手中未曾使出兵刃。

方寶兒雙目圓睜，大呼道：「不要臉，這麼大人欺負小女孩子！」他見別人危險，便忘了自己不會武功，竟攔身擋在小公主身前，一拳向那削瘦漢子打了過去，但那削瘦漢子亦是武林成名人物，他這拳如何打得著。水天姬驚呼道：「寶兒，小心──」

呼聲未了，寶兒身子已被人提起，遠遠擲了出去，「砰」地一聲，撞在艙板上，動也不能動了。小公主變色道：「寶兒，你──」削瘦漢子獰笑道：「小寶貝兒，莫去管他──」張開兩隻蒲扇般的大掌，去抓小公主小巧的身子。小公主身子一旋，便自他掌握中飄了出去。

削瘦漢子怪笑道：「小寶貝兒，輕功不錯嘛，且瞧瞧俺的手段！」雙掌施展開來，當真如千百隻蝴蝶漫天飛舞。

小公主輕功確是佳妙，但別的武功也確是不靈。

她身形展動，總不如別人手掌轉動來得迅速，她全力跨出三步，別人身高腿長，只要一步就追著了。鈴兒、珠兒縱想出手助她，卻已自顧不暇，只聽小公主尖呼，削瘦漢子怪笑，已將小公主一把抓住。

這時船上的少女，已有一半被人點著穴道，胡不愁亦是滿頭大汗，終於支持不住，撲地跌倒。只有水天姬，窈窕的身形，遊走於刀鋒劍刃間，仍是遊刃有餘，但獨木難支，也不知還能支持多久？鈴兒、珠兒武功雖高，但大多只是紙上談兵，與人交手的經驗，既是不夠，氣力更是不濟，兩人此刻已俱是香汗琳漓。珠兒道：「水姑娘，你走吧，不必管我們了。」

水天姬搖頭道：「我不走。」

珠兒心下大是感激，顫聲道：「水姑娘，你不必為咱們──」

水天姬嬌笑著接口道：「別誤會，我可不是寧願為別人平白送命的人，只是你們離岸太遠了，我又不會水。」在如此情況下，她仍是笑語如鶯，半諷半嘲。

鈴兒與珠兒聽在耳裡，卻有些哭笑不得，突見一個人湧身而上，鈴兒纖手不知怎麼一轉，便點了他的穴道。這一招之精妙，實是匪夷所思，防也難防，她氣力縱然不濟，但憑這些絕妙的招式，別人也不敢近來。

一條短小漢子嘶聲道：「彭大哥，這幾個清水貨倒扎手的緊，可要小弟使上兩招絕活兒？」

彭清笑道：「你瞧著辦吧！」

那短小漢子道：「好！」一步躍到已被點了穴道的少女身邊，十餘個少女，已被一個接一個推到艙壁旁。她們穴道雖被點，但知覺卻未失去，一個個都已駭得花容失色，眼波中充滿了驚懼的光芒。

那短小漢子獰笑著伸手，在那第一個少女臉上摸了一把，嘻嘻笑道：「小寶貝兒，長得倒是又白又嫩的。」鈴兒眼角瞥見，驚呼道：「你──你要拿她怎樣？」

那漢子怪笑道：「你說俺要拿她怎麼樣？」突然反手一把，將那少女的衣衫撕了開來，露出了晶白的肌膚，鈴兒顫聲道：「你──你這畜牲！」

那漢子道：「俺本來就是個畜牲──嘻嘻！你們要是還不乖乖的住手，好戲還在後頭哩！」說話間，他手掌已自少女渾圓的足踝，滑上了修長的玉腿，他手掌移動得很輕，但看來卻是說不出的猥褻。

那少女更是驚懼，目光乞憐的望著，像是待宰的羔羊，雪白的肌膚，在那短拙的手指下不住顫抖，輕輕顫抖。

鈴兒身手雖未停，但呼聲中亦充滿驚駭，憤怒道：「你──你敢──」珠兒不住喘息，更是連話都說不出了。

那少女拼命掙扎著想扭動身子，怎奈絲毫也無法動彈，那乞憐的目光似是在說：「侯爺，你忍心看著你羽翼尊貴的燕子，落入如此粗率的暴徒手中麼？你在天之靈若是有知，快來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另一削瘦漢子，雙手高舉起小公主，獰笑道：「這小丫頭也不算小了，你們可要瞧瞧她。」鈴兒嘶聲呼道：「放開她，放開她，我──」

水天姬大呼道：「你萬萬不能住手，你該想想，咱們若是都落入這群畜牲手中，那情況又當如何？」

鈴兒滿面痛淚，道：「但──但──」

突然間，四壁燈光，一齊熄滅。

※※※

艙外雖有燈光，但燈光驟暗，眾人視力頓失，剎那間什麼都瞧不見，只聞一陣奇異的香氣，自艙外傳來。接著，艙外又滑入了二十餘條金色的影子，似鬼魅，似幽靈，又似是一種惡魔般的怪獸。

彭清邀來的雖都是聞名江湖，殺人不眨眼的角色，但此時此刻，心頭仍不覺泛起一陣寒意，不由自主靠到一齊，鈴兒、珠兒、水天姬更是早已避入了角落中，纖手也緊緊握在一處。

這時眾人已可瞧出，那金色影子，既非鬼怪，亦非幽靈，卻似是人影，奇異的香氣，便是自這些人影身上發出來的。忽然間，不知自那裡，射入了數十道強光，照射在這些金色的人影身上。眾人一陣目眩後，才駭然發現，這金色的人影，竟全都是長髮披肩，曲線玲瓏的少女，豐滿而誘人的軀體，竟似未著寸縷，都塗滿了一種奇異的金粉，在強光下閃閃生光，帶著種妖異而媚冶的魅力，尤其那奇異的香氣，任何人只要嗅著一絲，心弦便立刻會生出一種難以描述的飄蕩。

就在這一陣目眩，心神一盪間，金色少女們，已張開雙臂，撲了過來，帶著妖魅的媚笑，撲向黑衣人們。閃亮的金粉，眩目的軀體，誘人的異香，妖媚的笑容。

黑衣人們雖然久經大敵，但此時此刻，驟見如此奇詭怪異的對手，霎時間，也不禁大感驚惶無主，眼見金色少女們移身撲來，竟呆在地上怔住了，既不閃避，也不招架，那誘人的胴體，誘人的異香，甚至使他們幾乎也要撲將上去。等到他們驚覺之時，縱要閃避，亦是有所不及。

只見二十餘條金色少女，竟張臂撲上了黑衣人的身子，雙手自黑衣人脅下穿出，緊緊摟住了黑衣人的頭頸，一雙修長的玉腿，也盤到黑衣人身後，足尖緊緊勾住了黑衣人們的膝彎。驟然看來，直如一雙雙熱情如火的情侶，在激情中摟抱求歡，那裡有絲毫與人動手爭殺的模樣？

眾人見過場面雖不少，但這樣的打法，倒當真是連做夢時都未曾瞧見過，都不禁瞧得呆了。黑衣人們除了又驚又奇外，更覺懷中抱的似是團火焰一般，只令他們心旌搖擺，慾火如焚，連手都抬不起，那裡還能與人搏鬥？

只聽一條金色少女道：「咱們是什麼人？」其餘的少女們一齊嬌聲應道：「黃金魔女。」嬌喚聲中，但聞「咯，咯，咯，咯──」一連串輕響，黑衣人們一連串慘呼，黃金魔女們一連串嬌笑──然後，黃金魔女飄身落地，黑衣人們則一個接著一個，倒了下去，口中呻吟不絕，身子再也不能動彈。

原來這些「黃金魔女」們，竟以腕肘足尖之力，在剎那間，將黑衣人們雙肩、雙膝四大關節一齊拗碎！直瞧得眾人面容變色，目定口呆，由指尖一直涼到足底，只有水天姬袖手立在一旁，非但未曾驚惶，反似比方纔遠為鎮定。

「摘星手」彭清滿面冷汗交流，顫聲道：「你們可是西方金──」

船艙外一個尖銳的語聲道：「不錯，算你還有些見識。」語聲直直硬硬，叮噹作響，聽來當真有如金屬相擊一般。

「摘星手」目光更是驚駭，面上冷汗流得越快，顫聲道：「金──金老前輩，晚輩們與你老人家無冤無仇，你老人家何必──」

艙外人冷喝道：「放屁，紫衣侯縱然不是東西，但他的侍妾，也不是你們這般狗東西能碰的！」他先罵紫衣侯不是東西，又顯見對紫衣侯不甚推崇，也不知他與紫衣侯到底是友？是敵？

少女們又驚又喜──此人若是紫衣侯之友，那麼今日之事便定可遇難呈祥，逢凶化吉。但此人若非紫衣侯之友，那真是趕走批強盜，趕強盜的卻是惡鬼──惡鬼總比強盜凶得多，那麼今日之事，便再也難以收拾了。

水天姬仍是毫無表情，似是早已料定來人是誰，別的人卻都不禁眼睜睜瞧著艙外，只因來人無論是好是壞，是友是敵，必定是個名傾天下，值得一瞧的人物。只見眼前金光繚繞，一條三尺長短的金條，被人拋了進來，來勢又急又快，等到金條落地，才看出這金條竟是個人。

他身長竟然不滿三尺五寸，滿身金光閃閃，也不知穿的是何質料織成的衣衫，頭上戴著頂金冠，形式奇特，份量卻是沉重已極，別人戴在頭上，祇怕連脖子都要被生生壓斷了。最妙的是，他頷下一部鬍鬚，竟比他身子還長，逶迤拖在地上，也是黃金般顏色，令人看來雖然驚奇艷羨，卻又不免有些好笑。

※※※

此人模樣，生得委實滑稽已極，但眾人見是此人，卻再無一人心中有絲毫滑稽之意，有幾人手足雖斷，身子也不禁顫抖起來。黃金魔女們一齊跪伏在地，誘人的軀體，有如一尊尊黃金仙女塑像，看得人目眩神迷、金髯老人哈哈大笑道：「好！好！你們總算沒丟老夫的臉。」

他語聲已如金屬相擊，震人耳鼓，此番笑將出來，更是有如戰鼓齊鳴，千軍萬馬奔騰刺殺，誰也無法想到，這長不滿三尺的小小身軀裡，怎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聲音來。

只見金髯老人笑聲突頓，目光已凝注到水天姬身上。他不但周身金色，就連目光中都帶著那種黃金的光芒，只要他目光對你一瞧，你身上便會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氣。

水天姬面上卻泛起一股嬌笑，笑得又嫵媚、又誘人。

金髯老人亦自大笑道：「妙極，想不到水丫頭你也在這裡！」水天姬笑道：「妙極，想不到金河王你也在這裡！」

她說話聲音，故意學作那金髯老人「金河王」的模樣，當真學得唯妙唯肖，逼真已極。就連那些黃金魔女，都不禁聽得睜大了眼睛。少女們更是驚喜交集，暗道：「好了好了，原來水姑娘和他認得的，想來我們已得救了──這老人不但生得奇特，連名字也奇怪已極，不知為何叫做金河王？」她們到底年輕，恐怖之心一去，就立刻琢磨起別人的名字。

金河王放聲大笑道：「好個水丫頭，居然敢學起金大叔來。」黃金色的眼珠，的溜溜四下一轉，卻又放聲長嘆道：「但水丫頭，你常誇自己如何了得，老夫今日見了，卻失望得很！」

水天姬嬌笑道：「噢！」

金河王道：「你既然在這裡，竟會令紫衣侯的侍妾，被這般畜牲所辱，連老夫的臉都被丟盡了。」他說得搖頭晃腦，似是激奮已極，一陣風吹過，他頷下長髯，不住隨風波動，看來當真有如奔流不息的金色河水一般。

少女們這才知他取名之意，竟在頷下一部長髯，水天姬道：「這些畜牲實在可惡，不知你老人家要將他們如何處治？」

金河王道：「念在他們還有人能認得出老夫來歷，饒了他們吧──」彭清等一齊大喜。少女們卻大是不服。金河王緩緩接道：「就賜他們個全屍也罷！」這句話說將出來，不僅黑衣人們心膽皆喪，少女們也不禁為之大驚失色，誰也想不到這老人手段之毒辣竟一至於斯？說要饒了別人，卻是取人性命，彭清嘶聲道：「西方黃金宮──」一句話還未喊出，已被兩個黃金魔女抬起，四條金色手臂一悠一盪，彭清身子已穿窗而出，遠遠落在海水裡。

只聽一連串「噗通！噗通！」之聲，頃刻間，二十餘條黑衣人，已全部被拋入海水中，只剩下一兩聲輕微的慘呼餘音，仍殘存於星光海水間，這些人四肢俱已殘廢，被拋入海，那裡還有活命？少女們雖然對他們深惡痛絕，但此刻見了這情況，仍覺滿心悽慘，不忍卒睹。

※※※

金河王手持金髯，哈哈大笑道：「這下眼前才清淨了，這些四肢發達的臭男人，老夫最是見他不得！」目光轉處，突然指著胡不愁，大喝道：「這裡還有一個，拋下去！」

鈴兒、珠兒一齊大驚、但見黃金魔女已搬起胡不愁的身子，鈴兒與珠兒方纔眼見她們奇詭之武功，雖知單憑自己兩人之力，絕然無法援救，但卻也萬萬不能眼見胡不愁被拋入海裡，兩人身形齊展，擋住窗口，鈴兒驚呼道：「他──他既非與那些黑衣人一同來的，又和你無冤無仇，你為何要害他性命？」

金河王道：「天下的男人，俱都該死，知道麼？閃開！」

鈴兒又驚又怒，大聲道：「如此說來，你莫非要天下男人都死光死絕，就只剩下你一個才對心思？」

金河王冷冷道：「正是如此，只因──」

水天姬緩緩接口道：「只因天下的男人若是俱都死光死絕，就沒有人會覺得他比別的男人矮了。」

金河王放聲大笑道：「不錯不錯，你倒知我心意。」

此人脾氣之古怪，端的天下少有，不該怒時，他偏要大怒。此刻水天姬如此譏罵於他，他反而沒有絲毫脾氣、水天姬道：「但你老人家若將此人殺了，我媽媽定必要不高興了，那時她若完全不理你了，別人可是沒有法子。」金河王竟自呆了一呆，道：「真的麼？」

水天姬道：「誰敢騙你老人家！」金河王又自呆了半晌，突然頓足捶胸，暴跳如雷，將船艙踢得咚咚作響，少女們見他如此大怒，都不禁駭呆了，只當胡不愁此番必無生理。那知金河王跳了一陣，竟只是大呼道：「放這臭小子下來，拋到後面去，莫讓老夫再見著他！」黃金魔女手臂一盪，果然將胡不愁拋到艙後。

※※※

過了半晌，鈴兒方自定過神來，緩步走出，斂衽道：「前輩救了賤妾們之大難，賤妾亦不知該如何報答？」

金河王道：「不錯，老夫救了你們性命，你們自該好生報答才是。該如何報答，你們自己說吧？」

鈴兒沉吟了半晌，道：「侯爺也曾留下些金銀珍寶──」

金河王大笑道：「金銀珍寶？誰要你的金銀珍寶？誰不知道西方黃金宮富甲天下，老夫難道還會是貪圖金銀而來的麼？」

鈴兒怔了一怔，面上又自變了顏色，偷偷瞧了那些黃金魔女一眼，顫聲道：「那──是為何而來的？」

金河王笑道：「你也不必怕老夫將你們帶走，老夫雖然好色，但別人的侍妾，老夫還不屑一顧！」

鈴兒這才鬆了口氣，道：「不知前輩有何吩咐？」

金河王笑聲突頓，面色一沉，厲聲道：「老夫此來，為的只是要查聽一個人的下落。此人與老夫恨深如海，勢不兩立，老夫若不將他下落尋出，活生生殺死，一輩子也休想活得舒服！」他語聲中怨毒之深，當真令人聞之膽寒、鈴兒顫聲道：「不──不知此人是誰？」

金河王牙齒咬得吱吱作響，道：「他便是紫衣侯的臭師兄，被老夫駭得縮頭烏龜般躲起，天下唯有紫衣侯知他下落。」

鈴兒心念數轉，道：「但前輩卻來遲了，我家侯爺已──」金河王怪笑道：「你當老夫不知他已死了麼？老夫就是因為他死了，才自來的。你可知道老夫等著他死，已足足等了十餘年，始終沒有機會，一聽到他與人比劍，才趕了出來，一心要他死在別人劍下──」鈴兒道：「但侯爺一死，便沒有人再知道他師兄的下落──」金河王哈哈笑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你騙倒？紫衣侯與他之關係非同小可？紫衣侯一死，豈會沒有些後事交託於他？尤其那白衣人七年後還要再來，紫衣侯怎會不令人去求他指點武功？」鈴兒面目變色，顫聲道：「但──但──」

金河王大喝一聲，道：「但什麼？你們快些說出那廝的下落，便也罷了，否則老夫的手段如何，你們不妨先閉起眼睛想想。」

鈴兒縱是口才靈便，此刻卻也張口結舌，說不出話。

金河王尋了張交椅，跳上去盤膝坐下，揮手向魔女們道：「唱個小調，要唱的不長不短，教人聽來高興的！」

黃金魔女們嬌聲應了，她們的語聲雖也十分嬌柔，但卻也是冷冰冰，全無半分溫柔之意。

金河王道：「她們唱完，你們若是還未答覆，老夫就要你們的好看！」閉上眼睛，養起神來。只聽黃金魔女中已有一人漫聲歌道：「天上瑤池落凡塵，化做西方黃金宮，黃金為柱玉作階，珠光寶氣照千重，酒池肉林珍饈味，妙舞絕色勝天堂──」

那冷冷冰冰的語聲唱起歌來，竟是委婉動聽已極，唱的雖非淫靡之音，但卻自有一種妖媚之意，令人聽來心旌搖曳，難以自主，只是鈴兒此時憂心忡忡，縱是仙樂，也聽不進耳裡。

※※※

水天姬突然道：「求求你，莫要唱了好麼？」

金河王霍然張目，怒道：「誰說的？」

水天姬道：「你老人家就是要她們唱上三日三夜，唱完了別人還是不會說出一個字，這又何苦？」

金河王凌空一個翻身，跳下交椅，戟指大罵道：「臭丫頭，你明明是我『五行神宮』的子女，為何卻幫外人說起話來？」

水天姬嫣然笑道：「我可不是幫外人說話，只不過是說出事實來而已，莫非你老人家願意我騙你不成？」

金河王微一揮手，歌聲戛然而止，他雙目狠狠瞪著鈴兒與珠兒，足足瞪了半盞茶時分，突然大喝道：「你說不說？」

鈴兒與珠兒緊緊閉著嘴，果然連一字都不再說了。水天姬笑道：「我說的可沒錯吧？」

金河王暴跳如雷，他罵得越凶，鈴兒嘴閉得更緊。

水天姬身子斜斜倚著牆，悠悠道：「依我良言相勸，你老人家不如回去吧，免得在這兒空著急，急壞了身子。」

金河王呆了半晌，竟又哈哈大笑起來，笑道：「好，老夫倒要瞧你們說不說！」反手自懷中取出一圈金線。這金線看來最少也有數丈長短，但細如柔絲，似是女子們繡花用的，誰也不知道金河王要用它來作什麼？

只有水天姬面上卻變了顏色，但見金河王手一抖，那盤成一團的金線，驟然展開，疾伸而出。那細如柔絲的金線，竟被他生生抖得筆直。

金河王傑傑怪笑道：「看你說不說？」手腕一抖，金線就如鞭子般抽了下去，抽在那些少女們身上。金線長達數丈，由第一個到最後一個誰也沒有逃脫，別人只當這柔絲般金線縱然抽在身上，也未見多麼疼痛。那知金線落下，竟比蟒鞭還要厲害，只聽那尖銳的破空聲，「嘶！嘶！」不絕，兩三鞭抽過後，少女們身上衣衫已片片粉碎，雪白的肌膚上，生生被抽得多了三條血印，可憐她們穴道被制，連慘呼都叫不出，但面上那驚怖與痛苦之色，卻真教鐵石人見了也要痛心。

鈴兒與珠兒驚呼一聲，撲了過去，伸手去抓金絲，那金線卻宛如活的一般，一曲一扣，「嘶」地竟抽到她兩人身上。鈴兒與珠兒身子一顫，但覺金絲落處，那滋味竟有如燒紅了的烙鐵烙在身上一般，叫你一直疼到心底。金河王哈哈笑道：「說不說？說不說？」他見了別人受苦，神情委實得意已極，手腕震動，又是一鞭落了下來。

鈴兒與珠兒存心與他拼了，身子轉處，便要撲上。突然一聲大喝：「住手！我說了！」

金河王大笑道：「好！好！終是有人說的。」手腕一挫，嗖的一聲，幾丈長的金線，蛇一般縮回，盤做一圈。只見一個大眼睛，高鼻樑的小孩子，自角落裡爬起，慢騰騰走了出來，正是方寶兒，他不知何時已醒過來了？

金河王皺了皺眉，道：「就是你這小鬼？你知道什麼？」

鈴兒與珠兒卻大喝道：「寶兒，你說不得！」

金河王還不信這孩子會知道什麼，聽了這句話，方自大喜。因為這孩子若是什麼都不知道，鈴兒怎會如此著急？當下身子一掠，掠到寶兒身旁，笑道：「乖孩子，快說，爺爺給你買糖吃！」伸出手想要去摸寶兒頭髮，怎奈他生得比寶兒還要矮上一截，那裡摸得著？方寶兒眼睛一瞪，道：「你是誰的爺爺？」

金河王怔了一怔，大笑道：「好，好，我是別人的爺爺。」

方寶兒嘻嘻一笑，道：「長鬍子的小弟，這才乖，大哥給你買糖吃。」

金河王又自一怔，似是勃然大怒，卻又不能發作，祇得不停的摸著鬍子，那神情當真尷尬已極。鈴兒與珠兒如非心事重重，此刻早已笑出聲來。

方寶兒接口道：「紫衣侯死後，曾留下一封密柬，寫著他師兄的藏身處。那密柬此刻在誰那裡，你可想知道？」金河王大喜道：「想，想極了，快說！快說！」

方寶兒道：「對大哥說話，怎能如此無禮？」

金河王乾咳幾聲，暗罵道：「小畜牲，等你說出來，看老夫不撕碎了你？」但寶兒未說出來前，要他叫祖宗看來他也一樣會叫的。當下一陣乾笑，抱拳道：「大哥，就請你快些說吧！」

水天姬格格嬌笑，拍手道：「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長鬍子的老公公，趕著孩子叫大哥。」

鈴兒與珠兒再也忍不住「噗哧」一笑，但這一聲笑過，想起種種憂煩愁苦之事，淚珠又幾乎要奪眶而出。

方寶兒道：「你要大哥說出，那也容易，但這些少女與你無冤無仇，你不如先將她們放走吧！」

金河王牙齒咬得吱吱作響，口中卻乾笑道：「容易容易──」揮手道：「解開她們的穴道，放她們走吧！」要知他不惜一切，也要尋著紫衣侯師兄隱居處，別的事什麼都可放到一旁，否則以他身份，那「大哥」兩字怎會叫得出口？

黃金魔女動作迅速，片刻間，便將少女們穴道完全解開。這些少女們，昔日雖然尊貴，此刻卻已如伶仃的落花，一個個衣衫破碎，花容無色，滿帶傷痕的嬌軀，似已站立不穩，柔弱的雙手，拉著破碎的衣衫，遮掩著身子，帶淚的目光，乞憐地望著鈴兒和珠兒。

鈴兒與珠兒又何嘗不是淚流滿面？她們瞧見此刻的愁苦，想起昔日的榮華，那裡還忍再瞧第二眼？情不自禁，一齊垂下了頭，顫聲道：「你們走吧！」

方寶兒眼睛也不忍去瞧她們，只是大聲道：「角落裡的箱子，本屬她們之物，也讓她們帶去如何？」

金河王道：「容易容易──」揮手間黃金魔女們已將箱子送到少女們身畔，箱子裡自是紫衣侯留下的珍寶。

少女們逡巡顫抖在穿窗而入的晚風中，雖不願走，又不敢不走，只因她們終究是柔弱的女子，而非倔強的鐵漢，只因她們實是吃過了苦，也受夠了任何女子都不敢再受的折磨與羞辱。

金河王大喝一聲，怒罵道：「臭丫頭，還不走？等什麼？可是等著要再嘗嘗老夫的鞭子麼？」

少女們身子一顫，齊地跪倒在地，跪倒在鈴兒與珠兒面前，流淚道：「妹子們對──對不起侯爺──」

鈴兒道：「侯──侯爺不──不會怪你們的，快──快走吧！」

水天姬道：「對，侯爺本就要你們走的，快，快，再遲就來不及了。」將箱子塞入少女們手裡，扶起了她們身子。

金河王更是連連頓足，連連喝罵──

少女們終於走出了艙門，每個人臨去時，都情不自禁，回頭瞧了方寶兒一眼，雖只匆匆一瞥，但那目光中的悲痛與感激，卻已足夠令方寶兒永生難忘。

※※※

夜更深，濃雲沉重，掩去了星光。

十幾條短小的金色人影，提著孔明燈，或站或坐，攀附在船艙四面的桅桿橫樑上，強烈的孔明燈光，自窗口筆直射入艙中，這些金色人影看來似乎都和金河王生得一般模樣，但仔細一瞧，才知道「他們」不過是十幾條遍體生著金毛的靈猴，已被金河王訓練得頗通人意。

船舷旁海水中有十餘條輕巧的皮筏，想必是金河王與他的黃金魔女們自岸邊乘來的，皮筏輕巧，是以划水無聲。

少女們放下小舟，輕啜著去了，晚風中猶殘留著她們悲痛的哭聲，似是暮春杜鵑之啼血。

金河王早已等不及了，此刻衝著方寶兒哈哈一笑，道：「那密柬在誰身上，老兄此刻總可說出來了吧？」

方寶兒道：「在我身上！」

金河王怔了一怔，道：「在──在你身上，拿來！」

方寶兒雙目凝注著他，目光中的神情極是奇特，似是譏嘲，又似得意，口中緩緩道：「你拿不走的。」

金河王獰笑道：「小畜牲，你可是也要嘗嘗滋味？」

方寶兒微微笑道：「你這金猴子，你不妨殺了我，吃了我，切碎我，燒了我，但卻拿不走那張紙，只因那張紙方纔已被我吃下肚子裡去了──」鈴兒與珠兒又驚又喜，又是傷感，目中又自淚下，這眼淚卻是為方寶兒流的，誰也想不到他小小年紀，竟有如此心腸，如此大膽。

金河王如被雷擊，呆呆地愕了半晌，突然大喝一聲：「小畜牲，我剖開你肚子！」一把抓了過去。他身形雖小，但這一抓竟將方寶兒舉了起來。

方寶兒早已抱定必死之心，面上不但全無驚怖之色，反而仍然帶著微笑，只是心中不免有些酸楚。

鈴兒顫聲道：「寶兒，莫怕，你死了我隨著你──」

珠兒道：「我──我也──」放聲大哭，話也說不下去──突聽水天姬大喝道：「放下他！」

# 第十章 風雨最無情

金河王獰笑道：「等老夫剖開他肚子再放下他！」

水天姬道：「剖開他肚子，可是要我做寡婦麼？」

金河王又是一怔，道：「什──什麼？」

水天姬悠悠道：「他是我丈夫，我已嫁給他，如今他便是我『聖水神宮』的小主人了，你敢殺他？」

金河王仰天大笑道：「你會嫁給他？這小畜牲會是你丈夫？哈哈──放屁放屁──胡說胡說──笑話笑話──」只因他見到鈴兒與珠兒淚痕中的驚笑，水天姬神情之鎮定，已知道這既非放屁，亦非胡說，更不是笑話。他笑聲不禁越來越是勉強，越來越是微弱，到後來終於只剩下喉頭咯咯作響，再也笑不出來。

水天姬望著他嫣然一笑，道：「還不放下他？」

金河王咬牙切齒，連連頓足，忽然強笑一聲，柔聲道：「好姑娘，求求你，讓我殺了這小子吧，我若不殺這小子，這口氣實是無處發洩的，好姑娘，你讓我殺了他，我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好處！」

水天姬嬌笑道：「哎喲，你老人家莫非老糊塗了麼？你可別忘了，他是我丈夫呀？我怎麼捨得讓你殺他？」

金河王道：「好姑娘，從今而後，你算是我阿姨都行，你──你要我下跪也行，只要你──」

水天姬搖頭笑道：「說什麼都不行的。」

金河王突然厲喝一聲，大罵道：「死丫頭，臭丫頭，你莫忘了，五行宮大大小小數十人，只有老夫武功最高，老夫殺了他又怎樣？」

水天姬嫣然笑道：「不錯，你武功的確最高，但見了我娘卻半分也施展不出，你此刻話雖說得凶，但見了我娘卻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眾人只見金河王緩緩垂下頭去，耳根都似已有些紅了，顯見水天姬這番話說的乃是真情。

黃金魔女們偷偷交換了個眼色，目光中竟也現出一絲笑意，別人雖想不到如此兇狠毒辣的金河王，會對那對「聖水宮」女主人如此畏懼，黃金魔女們卻想必早已知道，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過了半晌，金河王突又抬起頭來，獰笑道：「老夫若連你一齊殺了，你的娘又怎會知道是老夫動的手？」

水天姬笑道：「你敢麼？」

金河王道：「為何不敢？」

水天姬嬌笑道：「你不敢的，你若敢早已動手了，只因你再也不會忘記『聖水宮』那一著『無水黃蜂針』，就算你能殺了我，我臨死前也要螫你一口，那一口世上再也無人知道它的破法，只因嘗過它滋味的人都已回老家了，木郎君始終不敢真刀真槍地與我動手，還不是也怕我使出這同歸於盡的一著？」

金河王又呆住了，呆了半晌，突然放下方寶兒，咬牙切齒地大喝道：「氣煞我也！」一頭向艙壁撞了過去！那船艙造的是何等堅固，但他這一頭撞去，竟生生將艙壁撞開個大洞，木屑紛飛中，他身子已穿洞而出。鈴兒與珠兒見他如此功力，都不禁瞧得舌矯不下。又過半晌，只聽「咚」地一聲，另一邊艙壁，也破了個大洞，金河王自洞中飛身而入，仰天大笑起來。水天姬早已扶起方寶兒，在寶兒身上輕輕撫摸，輕輕道：「痛不痛？」此刻抬起頭來，道：「你老人家氣出夠了麼？」

金河王大笑道：「笨驢笨驢，我老人家真是條笨驢。」

水天姬嬌笑道：「原來你老人家到現在才知道。」

金河王也不理她，自顧狂笑著接道：「老夫雖不能將你兩人痛痛快快地殺死，難道不能將你們兩人捉住，禁閉在個隱僻之處，慢慢地折磨，慢慢地逼這小子說出那密柬中所留的地點麼？」

水天姬面色驟變，初次現出了驚恐之色。金河王獰笑道：「老夫縱然尋不著那紫衣侯的屍身，但將這艘船毀得七零八落，多少也能出口氣了。」

鈴兒與珠兒更是大驚失色，只因不但紫衣侯屍身還在船上，小公主也未離開，她兩人先前不敢去瞧小公主，便是生怕別人覺察她們的關切之態，而發覺小公主便是紫衣侯唯一後人。但此刻兩人驚惶之下，再也顧不得這麼多了，一齊撲到猶未回醒的小公主身上，眼睛瞪著金河王，顫聲道：「你──你敢！」金河王目光一閃，獰笑道：「老夫不但要將這船毀去，還要將船上人殺得乾乾淨淨！只是這小丫頭──」

他伸手一指小公主，笑容更是得意，道：「這小丫頭看來必是紫衣侯的孽種，老夫卻要將她養大了，作老夫第一百九十九房姬妾。」

鈴兒牙齒格格打抖，道：「你──你──」

忽然間，艙外竟響起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這簡簡單單四個字，卻被此人說得生硬已極，接著，一個極是奇特的聲音冷冷道：「誰也動不得這船上一草一木！」語聲響處，還隔著甚遠，但說到最後一字，卻已就在船艙門外，冰冷尖銳的語聲，聽得人牙根都要發軟。

金河王又驚又怒，大喝道：「什麼人？敢管老夫閒事？」

艙外冷冷道：「你可認得貧僧？」一個麻衣赤足，膚色漆黑如鐵的枯瘦僧人，自艙門下陰影中緩緩現出身來。

金河王面色微變，脫口道：「可是伽星法王？」要知伽星法王名傳天下，金河王雖未見過他，但他這種奇異的裝束，奇異的形貌，卻早已被江湖中人指說過不知多少次了，金河王一眼瞧過，便已知道。

伽星法王枯澀的面容，露出了一絲微笑──但這微笑之中，卻無半分笑意，只是嘴角微微牽動了一下而已。只見他雙手合什，徐徐道：「不想金宮魔主，竟也識得貧僧。」金河王這一身奇裝異服，怪模怪樣，江湖中亦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尤其那一束比身子還長的金色鬍鬚，更早已成了他的獨家招牌，伽星法王自也一睹便知。金河王乾笑道：「好說好說，本宮與大師素來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大師為何要來管本宮之事？」

伽星法王道：「你要生要死，都與老僧無關，只是這艘五色帆船，乃是老僧屬意之物，天下無人動得？」

鈴兒與珠兒見到有人來救，面上本是滿懷期望之色，此刻聽他竟也是不懷好意而來，不禁大感失望。

水天姬走過去悄悄道：「你失望什麼？我早知道今日到這船上來的人，都是黃鼠狼給雞拜年，誰也沒安著好心，咱們要想脫身，還是得自己想法子。」

鈴兒道：「什──什麼法子？」

水天姬嘆了口氣，道：「現在我也想不出。」

金河王冷笑道：「不想大師身在方外，居然也妄生貪心，要來強奪別人所有之物，難道不怕被我佛如來怪罪麼？」

伽星法王道：「老僧只是不忍令紫衣侯絕世武功，從此失傳。是以趕來取他武功秘笈，代他傳道，其他紅塵之物，老僧一介不取，此本我佛普渡眾生，慈悲之心，豈能與貪念相提並論？」

金河王道：「如此說來，本宮倒失敬了！」

伽星法王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金河王突然放聲大笑，道：「好個慈腸心悲的老和尚，紫衣侯武功縱要相傳，他自己有的是後人，也輪不到你呀！」

伽星法王目光閃動，道：「誰是他的傳人？」金河王道：「艙中的都是。」伽星法王銳利的眼神，在方寶兒、水天姬、鈴兒、珠兒、小公主身上一掃，冷冷道：「這五人天資不佳，若是傳了紫衣侯之武功，必為紫衣侯門戶之羞，老僧與紫衣侯神交已久，實不忍令他盛名死後被污，今日說不得只有越俎代庖，將紫衣侯武功秘笈全都取去了。」

金河王道：「你這老和尚明明要想偷別人武功，又何必說得如此冠冕堂皇，豈不令人齒冷？」伽星法王怒道：「你竟敢對老僧如此無禮？」

金河王道：「今日你我少不得要打一場，有禮又怎樣？無禮又怎樣？別人怕你，本宮可不怕你！」

伽星法王道：「老僧也正想瞧瞧金宮秘技，請！」

兩人目光互瞪，對面而立，伽星法王雖然枯瘦，金河王卻矮了一尺有餘。陣風吹過，寒意更重，風勢也較前猛烈。

眾人見到這兩大絕頂高手，又將展開一場生死之搏鬥，心中不僅泛起一陣興奮激動，還不覺有些好奇，只因紫衣侯與白衣人之鬥，雖可驚天地而泣鬼神，但兩人只是以絕世之劍法相爭，打得可說堂堂正正，而此刻這兩人卻都是奇詭怪異之人，身懷之武功，也俱都各走蹊徑，怪異百出。在兩人未曾動手之前，誰也不知道他兩人將要施展何種怪異的武功，是以人人雖都滿懷憂慮，仍不免大動好奇之心，想瞧瞧那從不外傳的金宮秘技和中原罕睹的天竺異功，究竟有何神奇之處？

除此之外，眾人觀戰心情，還有一點與平日大不一樣。紫衣侯與白衣人之勝負，天下人莫不關心，而此刻這兩人的勝負，卻無一人放在心上。只因他兩人無論誰勝誰負，都與別人沒有半點好處，這兩人若是落個兩敗俱傷，才是絕頂妙事。

※※※

伽星法王與金河王身子仍未移動。水天姬等人目光也無一人移動。突然間，金河王手掌飛揚，隱藏在掌中之金線，又自飛射而出，風聲破空，「嘶」地抽在伽星法王身上。

金線出勢雖快，但眾人算定伽星法王，必將以巧妙之身法閃開，誰知伽星法王竟然不避不閃，任憑那金線抽在身上。鈴兒與珠兒都曾嘗過這金線的苦處，只道伽星法王此番必將皮開肉綻，又誰知伽星法王雖然挨了一鞭，竟仍然若無其事，漆黑的肌膚上，那有半點傷痕？神情間更不似有絲毫痛苦。

金河王手不停揮，霎眼間，已抽了四鞭。伽星法王似乎呆了，任憑他打，動也不動。金河王面露獰笑，手腕一振，抽出的金絲，突然不再收回，線頭一圈，蛇一般纏在伽星法王身上，密密層層，竟纏了十餘圈之多，金河王挫腕回收，伽星法王索性閉起眼睛，誰也動不了他分毫。眾人瞧得又驚又奇，珠兒忍不住悄悄道：「伽星法王這功力雖然厲害，但與人交手，他身子總不動彈，焉能勝得別人？」

鈴兒沉吟道：「我瞧他必有取勝之道，只是不知──」

水天姬冷笑道：「管他有無取勝之道，管他誰勝誰負，兩人一齊死了最好。」手拉著的方寶兒突然一揮，水天姬道：「你要幹什麼？」

方寶兒悄聲道：「大頭叔叔在喚我，我去瞧瞧。」

這時金河王面上神情，已更是凝重，掌中金線，琴弦般繃得筆直，但如此柔細之金線，竟到此刻還未繃斷。伽星法王仍是不動。原來天竺瑜伽密宗功夫，最最精奧之秘訣，便是個「忍」字，密宗中之高手，入水不淹，入火不傷，甚至被活埋在地下數十晝夜也無關係，別人萬萬不能忍受之事，他們卻可行若無事地忍受下。兩人相爭，武功若是相差無幾，「忍」之一字，便成了勝負之關鍵。再若能將「忍」字做到極處，柔自可克剛，弱亦能勝強。伽星法王號稱天竺第一高手，這「忍」字功夫做得如何，自是不問可知。

窗外狂風怒吼，如此巨大的五色帆船，竟似有了些搖盪，但眾人全神俱都貫注在這一場比鬥上，誰也未曾察覺天氣的變遷。金河王額角已漸漸開始沁出了汗珠。方寶兒悄悄回到鈴兒身旁，壓低了聲音，道：「大頭叔叔要我問你，紫衣侯藏書之處在那裡？」

鈴兒彎下身子，俯在寶兒耳畔，道：「便是侯爺方纔進去的那重門戶。」寶兒應了，又悄悄走了過去。

突聞金河王悶哼一聲，道：「舞！」黃金魔女立刻應聲而起，扭動起蛇般的腰肢。燈光下，只見那渾圓而修長的玉腿飛舞，高聳的胸膛顫動，口中也隨著這誘人的舞姿，發出一聲聲輕微的呻吟。誰也聽不出她們口中的言語，但那無言的呻吟，實更令人銷魂。鈴兒等雖是女子，也不禁為之目眩神迷，幾難自主。

伽星法王安詳的面容，突然變的十分沉重，漸漸，他黑鐵般的臉頰之上，也沁出了一粒粒汗珠。金河王神情卻頓見輕鬆，窗外風勢似也稍弱。

突然間，一陣風無聲無息捲了過來，只聽「吧」的一聲，接著「砰」地一聲，船身劇烈震盪，又是幾聲尖銳的慘呼，十餘道孔明燈光，竟減去了八、九道之多，原來船桅竟已折斷！

鈴兒、珠兒齊地變色道：「龍捲風！」

呼聲未了，又是一陣龍捲風捲來，幾聲慘呼過來，燈光完全熄滅，想見必是掌燈的金猴，都已被吹落海中！四下一片漆黑，伸手難見五指。風急、船蕩、歌舞已止，鈴兒與珠兒手掌緊握。水天姬輕呼道：「寶兒，寶兒──」卻聽不見回音。

風更急，船更蕩，黃金魔女們已忍不住驚呼起來，水天姬緊緊抱住了船上一根巨柱，方待張口而呼，但方一啟口，便被狂風封住了咽喉，連一個字都難呼出，但聞兩耳風生，有如虎嘯。突然間，船身一側，「砰砰，啪啪！」一連串響聲中，又夾雜著女子的驚呼，也瞧不見是誰發出的。

金河王大喝道：「莫要──」兩個字方出口，聲音便硬生生斷了，也不知是被狂風吹斷，還是被伽星法王循聲掠出，偷襲了一招。於是再無人敢發出聲息，而狂風中卻又有了雨聲，由小而大，霎眼間便有如珠落玉盤，嘩啦啦不絕而響。

海浪嘯天，風雨震耳，天地間一片漆黑，似是天威震怒，縱是人間第一高手，也要臣服在天威之下。

水天姬緊抱著巨柱，心頭之恐懼越來越重，此時此刻，她頓悟自身之渺小，不由自主沿著柱子跪下。滿天巨浪，早已捲上了船身，將水天姬衣衫打個濕透，零落的窗戶，早已被無情的海浪吞下。也不知過了多久，水天姬神智已漸漸暈迷，只知緊命緊抱著巨柱，別的任何事都已不再關心。

突然間，電光一閃，雷聲跟著擊下。雷電交擊間，但見一個人自角落中滾了出來，正是胡不愁，他似已完全無法自救，眼見便要滾出船艙，眼見便要被海浪吞噬！

水天姬眼角一瞥，下意識大呼道：「救他！」

一個冷冰冰聲音道：「為何救他？」

水天姬嘶聲道：「紫衣侯藏書之秘，只有他知道。」呼聲方了，又是電光一閃。

只見一條人影，橫飛而出，整個人撲在胡不愁身上，雙手有如兩隻鋼抓：「噗」地插入了船板，直似在胡不愁身上加了道鐵箍，將他牢牢釘在甲板上，水天姬瞧得清楚，救他的人正是伽星法王。但這一眼瞧過，水天姬便再無知覺。

雷擊、電閃、風號、海嘯──

又不知過了多久，水天姬直似在噩夢中一般，昏昏迷迷，飄飄蕩蕩，眼裡不再能瞧任何事，耳中也聽不見任何聲音，只覺風雨聲、雷電聲，都已去得極為遙遠，甚至連生命在她心中都已不復再有價值，而變得十分空虛，渺茫──

※※※

黎明，海上風浪終於平息。不時有斷桅、殘帆，以及些破碎的桌椅、木板，被浪濤捲上海灘。仍有細雨。自岸上極目望去，只見雲低海闊，煙雨霏霏，卻已瞧不見那雄壯碩偉，多姿多采的五色帆船。但風雨縱是無情，並未能使這艘幢幢巨艇沉沒，只是將它吹至了遠洋，剝奪了它所有的光采。

水天姬自昏迷中清醒，已在黎明後。她一眼望去，但見豪華的船艙，已被風雨打得不成模樣，桌椅陳設，大多都已被海浪捲去，只剩下一個龐大而破落的空艙。艙中除了她之外，便再無人跡，那種說不出的空虛、寂寞中，已含有沉重的恐怖之意。

水天姬但覺一陣寒意，生自足底，身子不住顫抖，牙齒格格打戰，突然駭極驚呼一聲，不由自主，衝出艙外。

艙外細雨濛濛，瞧不見海岸，出看不見一片帆影，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水天姬孤零零一個人，無依無助，這種孤獨與恐怖的滋味，使得水天姬幾乎要為之瘋狂。她披散著長髮，自船艙旁發狂地衝向船後，口中嘶聲狂呼著：「寶兒──寶兒，鈴兒──你們在──」

呼聲突然噎住。只因她突然發現，船艙旁還有條枯瘦的人影，赫然正是伽星法王。此時此刻，在這般「死船」上，居然還能發現人蹤，此人竟是奇詭難測之伽星法王，水天姬亦不禁驚喜交集，腳步微頓，又自衝了上去。

只見伽星大師足下，竟還有一人，卻是暈迷不醒的胡不愁。伽星法王回首瞧她一眼，目光中也有些親切欣喜之意，但一眼瞧過，瞬即便又變得冰冷無情。再也不瞧第二眼，垂下頭去，以黑鐵般的一雙手掌，為胡不愁推拿穴道，逼出體中積水。

水天姬大難後乍睹人蹤，正是滿腔熱望，心裡也不知有多少事，要尋他傾吐，被這一眼瞧過，正如一桶冷水當頭淋下，再也提不起興致，沒精打采坐了下來，終又忍不住道：「法王劫後餘生，大難不死，當真可賀可喜──別的人不知大師可曾瞧見了麼？」

她滿心希冀，只望能從伽星法王口中得知寶兒等人的下落，又怕他知而不言，是以未問之前，先奉承兩句。那知伽星法王只當未曾聽聞，還是不理不睬。

水天姬更是悶氣，忍了半晌，還是忍耐不住，冷冷道：「法王如此不通人情，居然還肯出手救人，倒也是怪事一件！」

伽星法王仍是不言不動，又過了半晌，突然冷笑道：「老僧出手救他，絕無半分好意，你也不必奇怪。」水天姬道：「如無好意，為何救他？」

伽星法王道：「老僧只是要從他身上，探查出紫衣侯遺下武功秘笈之下落，否則他死上千次萬次，又與老僧何干？」

水天姬這才想起自己情急昏亂時，曾說過紫衣侯藏書之秘，唯有胡不愁知道，心中暗道一聲慚愧。眼珠子轉了幾轉，突然放聲笑道：「紫衣侯遺下的武功秘笈，難道還會傳給這傻小子麼？」

伽星法王道：「此乃你親口說出──」

水天姬笑道：「那只是我情急時為了要你救他，胡亂編造出來的話，不想你如此精明的人，居然也會相信了。」

伽星法王面色微變，呆了半晌，嘴角突又泛起一絲冷笑，緩緩道：「不錯，這話確是你情急之下說出來的，那時你心慌情切，談話自乃千真萬確，絕非編造而出，你既然已在情急中露了口風，此刻再想收回，已來不及了。」

水天姬暗道一聲：「好厲害！」面上卻仍不動聲色，冷笑道：「真真假假，信不信都由得你了。」

伽星法王道：「既是如此，老僧也不必白費氣力，將他拋入海中餵魚去便了。」雙手一緊，便待抓起胡不愁。

水天姬大駭之下，脫口呼道：「且慢！」

伽星法王斜眼瞪著她，冷冷道：「怎樣？」

水天姬道：「他──他──」

伽星法王冷笑道：「他怎樣？」水天姬嘆了口氣，道：「紫衣侯藏書之秘，的確只有他知道。」

伽星法王道：「這話是真是假？」

水天姬道：「千真萬確。」

伽星法王哈哈笑道：「小丫頭，乳臭未乾，也學會騙人了麼？只是你若想在老僧面前弄鬼，還差得遠！」

水天姬一生中也不知戲弄嘲笑過多少厲害人物，此刻卻被他罵得啞口無言，心裡委實氣惱，卻又發作不出。

※※※

盞茶時分後，胡不愁終於醒來。伽星法王厲聲道：「紫衣侯藏書之處你可知道？」

胡不愁瞧了瞧他，又瞧了瞧水天姬，道：「知道。」

伽星法王聽他答應得如此爽快，倒不禁呆了一呆，瞪眼瞧著胡不愁，目中滿是懷疑不信之色。

胡不愁道：「我既已落入你手中，除非一死，遲早總要說出，我既不想死，自然說得越快越好。」

伽星法王頷首笑道：「果然聰明，難怪紫衣侯要將武功秘笈傳授於你。藏書處在那裡？快帶老僧前去。」

胡不愁道：「是──」

三人走到藏書秘室門前，胡不愁突然全力一足，踢在門上，那道門絲毫不動，他的足尖反踢得徹骨生疼。

伽星法王皺眉道：「你瘋了麼？」

水天姬不等胡不愁說話，冷笑道：「這人的確常做些瘋瘋癲癲的事，教人猜不透，法王你理他作甚？」

胡不愁感激地瞧了水天姬一眼，只見水天姬目中神光閃動，竟似已猜出了胡不愁這一腳的用意。要知兩人俱是千靈百巧，胡不愁行事雖是人所難測，但他只要眼珠一轉，水天姬便能知道他心裡想些什麼。此刻兩人對望一眼，便已心意相通，胡不愁不禁大感知己，水天姬也確定了自己猜的果然不錯。

但她究竟猜中了什麼？伽星法王卻是半點不知，只是冷笑道：「紫衣侯既已將秘笈傳授於你，諒你必有開啟門戶之鑰？」

胡不愁垂手嘆道：「法王果然心如明鏡。」

伽星法王面現得色，哈哈笑道：「諒你也不敢騙我。」

胡不愁自髮束間取出鑰匙：「大師請！」

伽星法王大笑著接過鑰匙，胡不愁立刻遠遠跑開，水天姬跑得更遠，伽星法王方自走到門前，眼角一動，瞥見他兩人模樣，突然一個翻身，倒掠而回，一把抓住胡不愁，將金鑰塞入他手裡，冷冷道：「你去開門！」

胡不愁道：「法王為──為何不自己動手？」

伽星法王冷冷笑道：「這門上必有古怪，你兩人只當老僧不知道麼，哼哼！只可惜老僧從來不上別人當的。」

胡不愁嘆了口氣，愁眉苦臉，接過鑰匙，道：「既是如此，法王但請稍候，待我兩人去開門就是。」與水天姬拋了個眼色，兩人走到門前，只聽伽星法王冷笑道：「你方纔答應的那般痛快，老僧便知你必要弄鬼了。」語聲中滿是得意之情，水天姬卻聽得暗暗好笑，勉強忍住笑聲，長嘆道：「法王真乃神人！」突聽風聲一響，伽星法王又自一躍而來，將她一把拉了回去，水天姬變色道：「法王這是作甚？」

伽星法王冷笑道：「一個人開門便已夠了，你且隨老僧遠遠站到一邊，莫要幫著那廝弄鬼。」

水天姬面色極是難看，但過了半晌，突又含笑自語道：「也好，也好，彼此都落個清靜。」

胡不愁頭也不回，口中喃喃道：「保重保重──此事多蒙成全，天上神靈，也要感激──」

這兩人自說自話，自言自語，伽星法王卻聽得滿頭露水，莫名其妙，厲聲道：「你兩人瘋了麼，為何──」

突然間，只見胡不愁身形一閃，閃身入了門戶，接著「喀」的一響，那道門竟又緊緊關上。伽星法王又驚又怒，飛身撲了過去，怒喝道：「你這是作甚？將自己關將起來，當老僧進不去麼？」但鐵門已自鎖上，他縱然大聲呼喝，門裡亦是毫無應聲。

水天姬冷眼旁觀，微微笑道：「你為何不試試？」

伽星法王後退兩步，捲起衣袖，默立了半晌，顯見是在調息真氣，力貫於臂，飛身一掌，擊在門上。這一掌正是他畢生功力所聚，當真有裂石開山之威。只聽「砰」地一聲巨震，水天姬耳朵都被震得發麻，四下艙板動盪，那扇鐵門卻仍是動也不動，也未現出絲毫裂口！

伽星法王縱然陰沉，此刻一張漆黑枯瘦的臉，也為之漲得通紅，圍著這船艙四面奔了一圈，拳打足踢，一連串「砰砰」聲響過後，兩邊的船艙木板，都被他打得四散飛裂，但中間這藏書之室，四壁竟全都是精鋼所鑄，伽星法王縱然拚盡全力，卻也動不了它分毫。

※※※

水天姬輕輕長嘆一聲，盤膝坐了下來，搖頭輕嘆道：「我若是法王，絕不白費這氣力。」

伽星法王一步掠來，嘶聲道：「你──你莫非早已知道了？」

水天姬悠悠道：「這船艙乃是精鋼所鑄，人人都早已知道了，胡不愁方纔踢那一腳，便是試試真假。」她嫣然一笑，接道：「那時我便已知道他要將你關在外面。要法王自己開門，不過是欲擒故縱之計，可笑法王你果然自作聰明，上了別人的當，還自鳴得意，我本也有心隨他一齊進去，但既然被你拉住，也可落個乾淨，方纔我兩人自言自語，便是說的此事。」伽星大師面上忽青忽白，肚子都幾乎被氣得破了。若是換了金河王，祇怕早已要暴跳三丈，將艙頂都撞個大洞、但伽星法王終究非同常人可比，呆了半晌，突然冷笑道：「船艙縱是精鋼所鑄，也未見不能砍破。」

水天姬笑道：「世上自有削鐵如泥的寶刀寶劍，但法王若要去尋，回來時祇怕再也找不到這裡了。」伽星法王道：「此話怎講？」

水天姬道：「法王真的不懂麼──嘿嘿！法王只要離船一步，胡不愁莫非不會帶著秘笈跑麼？」

伽星法王冷笑道：「老僧難道不會等他餓死才走？」

水天姬柔聲笑道：「他餓死之前，難道不會將所有秘笈，全部毀去，那時法王豈非也是落得個一場空？」

伽星法王身子一震，面容又自大變，仰天呆了半晌，喃喃道：「他餓死之前，若將秘笈毀去，卻怎生是好？」水天姬微微笑道：「誰說他定會餓死？」

伽星法王怔了一怔，道：「這舟縱儲有清水食物，但此門戶緊閉，怎生送得進去？」水天姬微微笑道：「這個──我自有法子。」

伽星法王道：「快些說來。」

水天姬眨了眨眼睛，媚笑道：「你若要求我指點，便該低聲下氣，好言懇求，怎能如此無禮？」

伽星法王大笑道：「要救他性命的是你，老僧為何要求你？」

水天姬道：「不錯，方纔急著救他性命的是我，但此刻急著要救他性命的卻是你了，你莫忘了那秘笈──」

伽星法王笑聲突頓，怒喝道：「老僧連你一齊宰了，又當如何！」水天姬嬌笑道：「請，請宰──你若宰了我，只怕今生再也休想瞧得著那武功秘笈──請，請呀！為何還不動手？」

伽星法王面色忽青忽白，咬牙切齒，悶了半晌，突然長嘆一聲，道：「好好，老僧服輸了，你說吧！」

水天姬搖頭道：「這樣就算有禮了麼？不夠不夠。」

伽星法王長長吐了口胸中悶氣，合什躬身道：「弟子伽星，但請水姑娘指教，如何方能令他不死？」

水天姬格格笑道：「對了，這樣才乖──」

她方纔被伽星法王罵得啞口無言，此刻才能出了那口惡氣，心裡不覺大是舒暢，嬌笑道：「你且想想，這船艙若無通風之處，艙中人豈非要被活活悶死？造這船艙的人，便當真是白痴了。」

伽星法王道：「不錯。」

水天姬道：「只要有通風之處，咱們就能將飲食自那通風處送進去，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想不通麼？」

伽星法王呆了半晌，仰天大笑道：「不錯不錯！」

水天姬道：「但你也莫要得意，那通風處最多只有碗口般大小，除非你能變成蒼蠅，否則也休想進去。」

伽星法王道：「誰要進去了？」

水天姬笑道：「這就是了──假如咱們運氣好，遇著順風，大約不出半個月，就可以靠岸。」

伽星法王道：「誰要靠岸？那廝一日不出來，老僧便一日不離船，此船便不得靠岸。」

水天姬笑容頓斂，道：「但──但他若始終不出來，又當如何？」

伽星法王微微一笑道：「他若一年不出來，老僧便等他一年，他若十年不出來，老僧便等他十年。」

水天姬道：「他若永遠不出來呢？」

伽星法王大笑道：「他若永遠不出來，老僧便等他一生，你也只好陪老僧等一生了，老僧倒要看看，是誰的耐性長些？」

水天姬倒抽了一口涼氣，整個人都呆住了。

※※※

若是別人說出這番話來，她再也不會相信，但似伽星法王這般人物，卻當真做得出此等事來。

伽星法王道：「這船上儲存貨物若是不夠，你便得為老僧與那廝捕些魚蝦，若是捕不著魚蝦，海藻海帶也可充飢，這船上清水若是不夠，天雨時便要將雨水儘量儲下，若有些船隻正行霉運，恰好經過這裡，你我也不妨學學那海盜的行徑，弄些飲食之物進來。」

水天姬聽得愁眉苦臉，過了半晌，忍不住長長嘆了一口氣，苦笑道：「不想你倒想得周到得很！」

伽星法王哈哈笑道：「你可聽過，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祇怕不等那廝自己出來，老夫便能設法將這鐵板磨穿了，是以你也不必著急，此間海闊天空，老僧倒也可乘機享幾年清福。」

水天姬暗中咬了咬牙，道：「你也莫得意，縱然你得將鐵板磨穿，但我也可以叫他在鐵板將穿未穿時就將秘笈毀去。」伽星法王笑道：「這個你也大可放心，老僧也是練武的人，若要練武之人將那些稀世秘笈毀去，實是萬無可能，除非他已自知要死了，只要他一日不死，便一日狠不下心來下手，你可瞧見過好酒之人潑倒美酒，貪財之人浪費銀子麼？這正是與那同樣道理。」

水天姬呆了半晌，輕輕頓了頓足，突然轉身跑下艙去，伽星法王也不攔阻，只是望著她背影微微冷笑。

過了不到半個時辰，水天姬自原路走了回來，面上又復滿帶笑容，手中捧了一大盤熱氣騰騰的飯菜。伽星法王道：「老僧正好餓了，快些拿來待老夫先用。」

水天姬乖乖將飯菜放在伽星法王面前，自己垂手侍立一旁，伽星法王取起筷子，夾了口菜，方待送進嘴裡，瞧了水天姬一眼，突然將筷子放了下來，水天姬笑道：「法王嫌這菜太燙了麼？」

伽星法王冷冷道：「你先吃。」

水天姬嬌笑道：「法王怎地如此客氣？可真不敢當！」

伽星法王冷哼一聲，也不答話、水天姬眨了眨眼睛，失聲笑道：「哦，原來法王是怕飯菜裡有毒，唉，這可沒法子，只有我們先用了。」

將飯菜最好的一份，用碗裝了起來，捧著碗四面走了一圈，果然瞧見有根鐵管，自那鐵鑄船艙中伸了出來。鐵管中空，有飯碗般粗細，水天姬對著管子輕喚道：「胡大頭──胡不愁──」一連喚了七、八句，裡面竟是寂無應聲。

水天姬面上不禁變了顏色，心中更是驚疑不定。

那知就在此時，胡不愁聲音已從管子裡傳了出來：「是──是水姑娘麼？」語聲有些乾澀，似是方自遇著些什麼令人驚異之事，而水天姬卻未聽出來，只是嬌嗔道：「人家喚你，你不能快些答應麼？哼！飯來了──」將飯菜自管子裡推了進去，裡面胡不愁說了聲多謝，還似說了些什麼。

但水天姬已轉開身子，將剩下的飯菜，又選好的自顧吃了起來，等她吃完了，剩下的已只是些魚頭肉皮。

水天姬格格笑道：「哎喲，這可真不好意思，竟要法王吃這些剩菜冷飯，我再去為法王煮一份好麼？」

伽星法王冷冷道：「無妨，老僧平生最愛吃別人的殘菜剩飯。」取起筷子，果然吃得津津有味。水天姬瞧得暗暗好笑，但無論如何，她心裡總是憂愁多於高興，到了晚間，她又將飯菜為胡不愁送去。

胡不愁竟似早已等在那裡，一聽她聲音，立刻嘶聲問道：「寶兒呢？寶兒在那裡？你可曾瞧見？」

水天姬呆呆地木立半晌，突然笑道：「你放心，寶兒好好的跟著鈴兒和小公主走了，否則我不比你還要著急麼？」口中雖在笑著說話，眼中卻已不知不覺流下淚來。

胡不愁卻顯見甚是放心，日子一天天過去，他飯越吃越多，語聲越來越見洪亮，而水天姬──

水天姬已日漸憔悴了，在寂寞的日子裡，她只覺思念寶兒之心，日益慇切，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為何會對個小小的孩子如此思念，似乎是少女思念她的情人，更似是慈母在盼望著遊子，有時她呆望著落日、呆望著落日餘暉中飛翔的海燕，竟會一連三個時辰都不動彈，口中只是喃喃道：「寶兒，你究竟是生是死？燕子，你能不能告訴我他的消息？」

# 第十一章 結義赤子心

黎明，一艘漁船自北而來，泊於海灘。一眼望去，這艘船當真是奇形怪狀，不成模樣，說它是船，卻像是個木筏，說它是木筏，卻又偏偏有幾分船的模樣。

船身方方正正，竟是用成枝大木材釘成的。連樹皮都未刨光，船板上蓋著個三角形的艙房，既似帳篷，又有些似房屋的模樣，只有一張帆卻是平整寬大，堅固美觀，與這艘船顯得大不相稱，彷彿有些似搶來的。但這艘船雖是七拚八湊，怪模怪樣，卻給人一種說不出的堅實穩定之感，似乎任憑大風大雨，也打它不散。

一條黑凜凜的大漢，仰天臥在船帆下，四肢平平伸出，顯得又長又大，看來直似條懶睡著的猛虎一般。

船還未靠岸，這條大漢便已翻身掠上，口中打雷似的吆喝一聲，伸手一拉，便將這千百斤重的船拉上了淺灘。他這一站將起來，直似座活生生的鐵塔，當真是「腰大十圍，背闊三停」。從頭到腳，最少也有一丈多長，身上穿著套黑緞武士裝，別人穿已是極為寬大，但穿在他身上，卻是又緊又小，褲腳只能蓋著膝蓋，釦子更是無法完全扣上，看來又有九成是搶來的模樣。

他身形雖然怕人，但面上濃眉大眼，獅鼻虎口，雖帶著七分傻相，卻倒也甚是討人歡喜。

那麼大一艘船，還似乎不夠他伸展手腳，一站到岸上，立刻仰天伸了個懶腰，僅僅扣著的三粒釦子，便又被蹦開了，露出毛茸茸黑鐵般的胸膛。

雨勢似已小了些，這大漢一步步走上海灘，目光東張西望，口中喃喃罵道：「兀娘賊，老子來了，那些毛賊怎地還不來？」伸手摸了摸肚子，又自四仰八叉躺了下去，摸著肚子道：「餓了餓了，天上怎地不掉兩個大餡餅下來，讓老子吃飽了，好有力氣廝殺。」

躺了半晌，他似是餓得實在受不住了，翻身而起，大步跑上了船，自艙中摸出了一大塊半生不熟，也不知是什麼肉，又摸出三四個已硬得鐵也似的饃饃，兜在懷中，喃喃道：「兀娘賊，越等越餓了，乾脆把明天的晚飯也吃了算數，今天若是被人打死，明天反正也吃不著了。」一面自言自語，一面已塞了滿嘴的肉。

※※※

突然間，一個浪頭捲來，海水白沫中，竟似有個五顏六色的東西，隨著浪潮捲上了沙灘。

那大漢摸了摸頭，道：「這是什麼玩意兒──」大步趕去，一把提了起來，突然大呼道：「不得了，了不得，怎地大海也會生兒子了？」被海浪捲上沙灘的，竟是個身穿錦衣的童子，雙手緊抱著一根木頭，死也不放，牙關也咬得緊緊的，嘴脣發白，早已暈迷許久，亦不知是生是死。

只見那大漢口中狂呼著：「不得了，了不得──」撒手將那孩子拋了下去，撒腿就跑。

但跑了幾步，突又停住腳步，喃喃道：「不對不對，大海的兒子怎會被海水沖暈，嗯，這孩子必定是別的船上掉下來的──」又回頭跑了過去，將那孩子抱起，摸了摸胸口，裂嘴笑道：「不壞不壞，還有些氣，死不了。」將那孩子伏在沙灘上，伸手在他背上按了幾按。

那孩子呻吟一聲，吐出了幾口海水。

大漢歡呼一聲，雀躍而起，手舞足蹈，又跳又蹦，大呼道：「活了！活了！」他救了別人性命，心裡實是不勝之喜，連肚子餓都忘記了，饃饃乾肉，撒了一地，他竟也不撿，抱著那孩子，大步奔上海灘，在那小小的身子上，又拍又摸，不住喚道：「小小子，你活了，就該張開眼來呀？」

那孩子終於張開眼來，目光四望一眼，面上現出驚駭之容，但瞬即回復平定，向那大漢微微大笑。

那大漢大喜道：「笑了笑了──小小子，你會說話麼？」

那孩子點了點頭。大漢道：「會說話就說呀，你叫什麼？」

那孩子呼了口氣道：「我姓方，別人都叫我寶兒。」這孩子半分不假，竟正是被暴風雨吹落海水的方寶兒。

那大漢大笑道：「寶兒寶兒，果然是個小寶貝兒──你瞧瞧這小膀子小腿，跟我手指頭差不多粗細。」

方寶兒呆呆地瞧著他，似是瞧得甚是有趣，眼珠子轉了轉，亦自問道：「大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那大漢道：「我姓牛，我爹爹從小叫我鐵娃，但別人卻總是叫我傻大個子，叫得我惱了，我就把他們塞進水溝裡。」

方寶兒也不禁聽得哈哈大笑，笑得喘不過氣來。

※※※

他劫後餘生，雖然也在掛念著胡不愁、水天姬他們的生死，但轉念一想：「我都未死，他們本事比我大得多，還會死麼？」想到一時間不能和他們相見，心裡又不免有些難受。但他終究年紀還小，孩子的心，最是留不住憂慮，何況他一張開眼便瞧見這麼有趣的傻大個子，幾聲笑過，便不禁將煩惱拋開了。

牛鐵娃似乎突然想起什麼，又道：「你爹爹呢？你個子又不大，又不怕將你家吃窮，一個人跑出來幹什麼？」

方寶兒嘆了口氣，搖了搖頭，突又笑道：「你是怕把家裡吃窮，才一個人跑出來的麼？」

牛鐵娃呵呵笑道：「小子你可真聰明，一猜就猜中了。」過了半晌，他又想起什麼，張開大嘴笑道：「你找不著爹爹，我也生不出兒子，你不如就做我兒子吧！」

方寶兒一怔，眨了眨眼睛，道：「你可有老婆？」

牛鐵娃嘻嘻笑道：「我老婆還在她娘的肚子裡。」

方寶兒道：「你老婆都沒有，就想收兒子，豈非笑死人了麼？」

牛鐵娃道：「莫非你有老婆不成？」

方寶兒道：「慚愧慚愧，只有一個。」

牛鐵娃瞪大了眼睛，上上下下瞧了他半晌，搖頭嘆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就娶了媳婦，本事可真不小。」

方寶兒道：「說起本事，我可比你大得多了。」

牛鐵娃嘆了口氣，道：「既是這樣，咱們就做兄弟吧！」

方寶兒道：「好，我是大哥，你做小弟。」

牛鐵娃張大了嘴，笑得合不攏來。

方寶兒道：「小心些，莫笑斷了腸子，還要我破開你肚子；一段段縫起來，那可費事得很。」

牛鐵娃怔了一怔，雙手立刻捂住肚子，果然不敢再笑了。但仍喘著氣道：「你做我小弟，我都嫌你個子太小了，還想做大哥？」

方寶兒道：「你可聽過，古人說學無大小，能者為師？」

牛鐵娃道：「你別掉文，我可不懂。」

方寶兒道：「這句話就是說：不管年紀大小，只要學問大的，就可以做那學問小的師傅，我學問既比你大，本領又比你強，不做你師傅，已經很給你面子了，這大哥你是定要讓給我做的。」

牛鐵娃摸著頭，訥訥道：「古人說的話，大概是不會錯的了，但──但我一拳就能把你打死，讓你做大哥實在不服氣。」

方寶兒道：「你只當力氣比我大麼？」

牛鐵娃哈哈笑道：「我直到現在，還沒見過氣力比我大的；你瞧──」一拳打在地上，真被他的打出個尺多深的沙坑。

方寶兒道：「嗯，也算不壞了──你再抓上一大把沙子，我看看你能不能將這把沙子拋入海裡？」牛鐵娃大笑道：「十把沙子也行。」果然抓起把沙子，全力拋出，但沙子被海風一吹，那裡拋得遠，倒有大半被風吹了回來，吹得牛鐵娃一臉，牛鐵娃雙手揉著眼睛，呆了半晌，喃喃道：「怪了怪了！」

方寶兒道：「你瞧我的。」

牛鐵娃大奇道：「你──你行？」

方寶兒笑道：「這麼近不算本事，我再走遠些。」大步走了幾步，走到一片已被海水打濕的沙灘上，俯身抓了把濕沙，捏作一團，輕喝道：「你看！」掄臂一拋，那沙子黏在一團，直到數丈外才被風吹散，但那已是在海面上，沙子果然都落入海水裡。

牛鐵娃瞧得目瞪口呆，張大了嘴，又合不攏來。

方寶兒笑道：「你服氣了麼？」

牛鐵娃嘆道：「服了服了。」

方寶兒道：「既然服了，還不快拜大哥。」

牛鐵娃道：「大──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果然跪在地上，咚咚叩起頭來、方寶兒倒覺有些不好意思，也回拜了幾拜。兩人既成兄弟，牛鐵娃將方寶兒更是服侍得周到已極，將乾肉饃饃拾起來，揀好的給寶兒吃了，又搬了塊大石頭過來，請寶兒坐下。

※※※

過了半晌，牛鐵娃突然問道：「大哥，肚裡的腸子，可是真會笑斷的麼？」他似已苦思許久，終於忍不住問了出來。

方寶兒正色道：「你若時常恥笑於人，腸子總有一日要被笑斷的，若是真正大笑，倒也無妨。」

牛鐵娃開顏笑道：「這下我可放心了，否則以後我整日擔心腸子要斷，笑也不敢笑，那日子如何過得下去？」方寶兒道：「你定必要笑的麼？」

牛鐵娃道：「我每日大笑三十次，小笑三百次，才有氣力──」突然一躍而起，瞪眼瞧著海面。

方寶兒不由得也隨著他目光望去，只見一艘帆船，破風而來，船身也顯得有些殘破，想必是昨夜暴風雨時，這艘船雖早已尋得避風之處，還是不免受些損害，要知道海灣原不宜停船，又恰巧正是昨夜暴風的風眼，五色帆船昨夜若泊在這裡，萬萬不致被風吹走。牛鐵娃喃喃道：「來了來了──」

方寶兒道：「這艘船上的人你認得的麼？」

牛鐵娃道：「兀娘賊，誰認得他？這船上的人，都是強盜，見我窮得沒飯吃，也想拉我入伙，但我牛鐵娃人雖窮，骨頭卻硬，餓死也不做強盜──只是──」咧嘴一笑：「強盜的東西，我卻要搶的，他們只要一落單，便少不得要被我揍上一頓，多多少少搶些東西來。」

方寶兒笑道：「你身上這套衣服想必也是搶來的了？」

牛鐵娃道：「這套衣服、牛肉、饃饃、船上的帆，全都是搶來的，這才將毛賊們氣瘋了，今日約我來這裡廝打。」

方寶兒道：「他們約你，你就來了？」

牛鐵娃瞪眼道：「自然要來的，不來豈非膿包？」

方寶兒嘆道：「他們抓你不著，約你來這裡。自然大有準備，他們人多勢眾，豈非要將你活活打死？」

牛鐵娃想了一想，道：「打死也得來！」

只見船已靠岸，二十餘條大漢，手提花槍、魚叉、分水刺、鬼頭刀，各式各樣不同的兵刃躍下船來。這些人雖是人多勢眾，但卻似仍對牛鐵娃有些畏懼，只是在遠遠的叫喊喝罵，不敢徑直衝來。當先一人大喝道：「傻大個兒，今日你若乖乖的投順，倒也罷了，否則大爺們將你砍成八塊。」

牛鐵娃怒罵道：「放你娘的窮屁！」回頭道：「大哥且在此坐坐，待我去和這群毛賊廝殺。」

方寶兒嘆道：「你若定要打，就去吧，小心些了！」

牛鐵娃道：「不妨事。」反手脫下衣服，精赤了上身，抓起塊百多斤重的大石頭，撤步奔了過去。

群盜見他衝來，不敢怠慢，呼嘯一聲，竟排起個陣式。一個蓬頭大漢手提鬼頭刀，「哇」的大喝一聲，當先衝了過來，當頭一刀，往牛鐵娃劈下。

牛鐵娃罵道：「兀娘賊！」雙手一揚，將石頭迎了上去，只聽「砰」的一聲，那大漢竟被震得虎口迸裂，鋼刀也被震得飛上半空，牛鐵娃哈哈大笑道：「臭豆腐！」

忽然斜地一招花槍刺來，牛鐵娃百忙中不及去擋，振腕將大石筆直擲出，反手一把，抓住了花槍。但聞風聲呼呼，那大石本有百多斤重，再加上這一擲之力，去勢是何等驚人，群盜驚呼一聲，四散逃開。

牛鐵娃手腕一抖，就將花槍奪了過來，眼見群盜驚逃，牛鐵娃不禁大是得意，咧嘴大笑道：「臭雞蛋，去抱孩子吧，打什麼鳥架？」將花槍潑風般掄起，雖然全無招式，但虎虎風生，聲勢端的驚人，誰若被他槍桿掃著一星半點，那當真不死也得送掉半條命。

群盜那敢進身，牛鐵娃一過去，群盜立刻四下逃開，牛鐵娃更是得意，口裡臭豆腐、臭雞蛋罵不絕口。為首一條黑衣大漢囑道：「這傻小子雖然眼明手快，有些牛力，但卻絲毫不會武功，照著咱們那法子打，準保將他收拾下來，莫怕他！」

群盜轟然喝應，又有人喝道：「看他還能變出什麼花樣？」

※※※

牛鐵娃怒喝一聲，掄槍撲了上去，群盜還是遠遠逃開。牛鐵娃腳步雖大，怎奈這些大漢竟都會些輕功，牛鐵娃空白奔來奔去，也追人家不上。他跑得累了，方想歇歇，但花槍一住，別人刀槍魚叉，立刻沒頭沒腦殺了過來，牛鐵娃終究不是鐵打的身子，如此怎支持得住？

不到半個時辰，牛鐵娃已是滿頭大汗，氣喘如牛，一個不小心，左股上就著了一叉，刺出了三個血淋淋的窟窿。群盜大笑道：「看來紅燒牛肉快進口了。」

牛鐵娃越是暴怒，力氣使的越快，越難持久。突然間，只聽他大喝一聲：「住手！」

群盜都不禁被他這霹靂般喝聲震得怔了一怔。黑衣大漢道：「你可服了麼？」

那知牛鐵娃竟乘著眾人一怔時，轉身跑開去，口中大喝道：「臭賊們，不怕老子伏兵的就追過來吧！」

群盜做夢也想不到這傻小子也會使詐，果然不敢去追，黑衣大漢：「反正他也逃不了，看他還能變出什麼花樣？」

牛鐵娃奔到寶兒面前，竟翻身拜倒。方寶兒早已瞧得心驚膽戰，此刻悄聲道：「怎樣？跑吧！」

牛鐵娃喘著氣道：「跑是不能跑的，但打也打不過了，看來鐵娃今日難免要被臭賊們打死──」說到這裡，他一雙環目中竟突然流下淚來，垂首道：「鐵娃與大哥結拜一場，也沒什麼孝敬大哥，只有那艘船倒還結實，船上還有幾斤牛肉，待鐵娃先送大哥到船上，再和毛賊們拼命去。」

方寶兒早已聽得熱淚盈眶。他年紀雖小，義氣卻不後人，當下大聲道：「不行，你我既是兄弟，我怎能眼看你死，你死了我也是不活的人！」

牛鐵娃想了想，突然搖頭道：「不行不行，大哥已娶了老婆，大哥若死了，嫂子豈非要做寡婦？」

方寶兒聽得又是好笑，又是感動，擦了擦眼淚，強笑道：「你別怕，咱們都死不了的。」他口中雖在安慰別人，心裡又何嘗不在害怕？

那知牛鐵娃聽了，卻突然喜動顏色，一個筋斗躍起，大笑道：「對了對了，大哥本事比我大，一定有法子。」

方寶兒突然靈機一動，果然想起了個法子，雖不知這法子是否有用，但此時此刻，也只有硬著頭皮去試試了。當下大聲道：「你等著，我去將這群毛賊打發了。」竟站起身子，大步走了過去。

群盜俱是七尺大漢，方寶兒身高卻不及五尺，更是手無縛雞之力，此番走將過去，實有如羊入虎口一般。牛鐵娃卻對他滿懷信心，放聲大呼道：「臭毛賊們，我大哥來了，你們等著送死吧！」

群盜轟然大笑道：「這小鬼便是你大哥麼？哈哈，過來過來，大爺不一腳踢出你蛋黃才怪。」

方寶兒站在這一群如狼似虎，窮神惡煞般大漢中間，心裡實在發慌，腳也有些發軟，但卻半步不退，反而壯起膽子，大喝道：「各位既都在海上討生活，想必也都是壽天齊的屬下？」

群盜對望一眼，面上都不禁露出驚詫之色，那黑衣大漢厲聲道：「你這小鬼怎會知道咱們瓢把子大名？」

方寶兒一聽他們果然乃是「紫髯龍」屬下，暗中又放了些心，冷笑道：「紫髯龍紀律森嚴，想不到也有你們這種見不得人的屬下，竟然以多欺少，欺負單身客，難道你們竟都忘了，那打劫單身客的夥伴，是如何死的？」他究竟年輕口嫩，此番一心想學江湖人的口吻，都學得有些不倫不類。

但群盜聽在耳裡，心下卻更是驚詫，只因紫髯龍於東海之濱，以門規處治那劫了白衣人船隻的頭目之事，已是天下皆聞，此間群盜地位又在那頭目之下，更早已將此事引為殷鑒，聽了寶兒說話，暗中都不禁惴惴不安，黑衣大漢強笑道：「小朋友是何來歷？不知可否見告？」他口氣已大是和緩，方寶兒卻說得更凶，冷笑道：「你還不配問我來歷，去叫壽天齊來說話。」

一條濃眉大漢，目光始終瞬也不瞬地盯在寶兒面上，此刻突然輕呼一聲，脫口道：「我想起來了。」群盜心中正是忐忑不定，聽得這聲輕呼，都湊過頭去了，悄聲道：「你可是想起了這小鬼來歷？」

那濃眉大漢道：「這──這位小友乃是五色帆船上的。」

群盜聳然變色，齊聲道：「真的？你可莫要弄錯了。」

濃眉大漢道：「絕不會錯，那日紫衣侯與白衣人決戰時，我曾遠遠瞧見他和紫衣侯在說話。」

在群盜眼中，能和紫衣侯說話的人，那身份當真是非同小可，群盜面面相覷，你望我，我望你，個個都已面色大變，也不知是誰當先翻身拜倒，別的人那敢怠慢，霎眼間便跪滿了一地。

黑衣大漢拜地道：「小人們不知閣下來歷，多有得罪，但望閣下大人不記小人過，饒了小人們這一遭。」這一來連寶兒都有些意外，只因他也不甚知道「五色帆船」中人，在這些亡命之徒眼中，身份竟然也如此尊貴。

※※※

牛鐵娃見他過去三言兩語，也未動手，連自己都打不過的這群大漢，竟對他服服貼貼跪滿一地，不禁更瞧得目定口呆，又驚又喜，鼓掌大笑道：「有本事，有本事，大哥端的有本事。」

方寶兒眼珠子一轉，道：「今日之事，倒也罷了，但你等日後若是見了我這兄弟時，又當如何？」

群盜轟然道：「日後小人們若是見著牛大爺，必定恭恭敬敬，牛大爺就算打咱們，咱們也不敢還手。」

牛鐵娃直著眼睛罵道：「兀娘賊，你們不還手，牛大爺還會打麼，這說的是什麼混帳話？」

群盜道：「是是，牛大爺說的是。」

方寶兒聽得暗暗好笑，面上卻板起臉，道：「你等日後若再以多欺少，我少不得要向壽天齊問個清楚！」

那黑衣大漢連聲道：「是是，小人們再也不敢了。」過了半晌，又道：「不知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方寶兒道：「沒有──」話猶未了，牛鐵娃已大聲道：「有的有的，還有吩咐。」

黑衣大漢道：「但請吩咐，小人們無不從命。」

牛鐵娃大笑道：「將你們船上牛肉饃饃，揀好的多多送些下來，待我請大哥好好吃上一頓。」

黑衣大漢道：「是！」眾豪果然奔上船去，提了滿滿一大簍牛肉吃食，恭恭敬敬送了下來。牛鐵娃眼睛一瞪，道：「牛肉送來了，還不走，莫非你們又想吃回去一份不成？」

方寶兒聽得幾乎笑出聲來。群豪聽了這句話，有如蒙大赦一般，轉眼間便走了個乾淨。

牛鐵娃哈哈笑道：「好牛肉，好饃饃──不想今日非但沒有送命，反撈來痛痛快快一頓大吃。」

這一日兩人果真吃得痛快淋漓，牛鐵娃倒下身子，立刻呼呼大睡，別人便是將他抬去拋在海裡，他也全然不知。方寶兒雖也倦極，但思前想後，卻是難以成眠，

第二日清晨，牛鐵娃又大吃一頓，道：「大哥既無去處，不如就和我小弟在海上遊蕩遊蕩，有時雖不免少些吃的，但無人管束，也無人給咱們氣受，終日都可睡覺，倒也落個逍遙自在，無拘無束。」

方寶兒苦笑道：「我若有你這般逍遙，倒也好了。」

牛鐵娃大奇道：「莫非大哥還有什麼事做不成？」

方寶兒嘆了口氣，道：「有的。」

牛鐵娃突然垂下了頭，道：「如──如此說來，大哥是要將小弟拋下的了？」他個子比方寶兒大了何止一倍，此刻卻說的似是個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但言語間卻是真情流露，滿懷傷感。

方寶兒倒也不覺有些黯然，強笑道：「我也捨不得離開你，只是──唉，我事辦完，日後必來尋你。」牛鐵娃垂首道：「不知大哥要去那裡？」

方寶兒道：「我也不知要去何處，只是定要去尋個人，但那人究竟在那裡，此刻還弄不清楚。」

牛鐵娃想了半天，忽然抬起頭來，道：「既是如此，待小弟相送大哥一程，送到長江，那裡小弟倒有幾個相識船家，待小弟求他們將大哥送到長江上流，大哥不但行路容易得多，尋人也方便得多了。」

他始終不敢抬起頭來，原來目中已滿是眼淚，不敢被人瞧見。

方寶兒倒也未想到這鐵牛般的漢子，竟是如此情深意重，與自己雖是萍水相逢，卻真個連兄弟也不過如此。

一時之間，方寶兒不禁又傷感，又歡喜，當下兩人上了那艘方方正正的木船，掛起順風帆，徑自向長江口駛去。

※※※

吳淞口外雖然沙泥淤積，但自從文物重心自黃河兩岸遷至長江南北以來，此地便已日漸繁榮，船舶往來，終日不絕，尤其崇明島一帶居民，家傳以捕魚為業者極多，每值朝陽未出，但見滿江漁火，燦如明星，到了黃昏時，歸帆點點，漁歌相和，此情此景，更是令人神醉。

方寶兒與牛鐵娃入了長江，尋了個淺灘泊下，牛鐵娃便要去尋那相識船家，載送寶兒一程。

寶兒卻道：「我想來想去還是走路的好。」

牛鐵娃大聲道：「為啥？」

方寶兒嘆道：「我要去尋的那人，本有地址留下，怎奈此人生性古怪，竟不將住處寫個明白，卻偏偏要人去打啞謎，我猜來猜去，也未猜出那到底是什麼地方。說不定就在這左邊岸上也未可知，我若乘船，雖然舒服些，但若是將那地方錯過，豈非要人的命？」

牛鐵娃瞪大了眼睛，道：「但──但大哥一個人，身上又沒銀子，在岸上走路，豈非要──要挨餓麼？」

方寶兒強笑道：「你放心，大哥有的是本事。」牛鐵娃大喜道：「對，大哥比鐵娃本事大得多，吃的卻比鐵娃少得多，鐵娃沒怎麼挨餓，大哥還會挨餓麼？」想了一想，突然自艙中將剩下的吃食都搬了出來，咧開嘴笑道：「這些都是大哥的。」

方寶兒呆了一呆，道：「誰說是大哥的，是鐵娃的。」

牛鐵娃搖頭道：「是大哥的，大哥帶走。」

方寶兒道：「你留著。」

牛鐵娃著急道：「大哥不帶走，鐵娃就──就要──」到底就要怎麼樣，他卻也說不出來。

方寶兒目光一轉，笑道：「常言道『有福該同享』，這裡既有好吃的，咱們就該都一齊將它吃了，誰也莫帶走，好麼？」

牛鐵娃大喜道：「好，好，好極了。」

兩人開始吃喝，牛鐵娃手不停，嘴不停，吃得喜笑顏開，連連道：「好，好，可惜已剩得不多了──」突然停下了手，停住了口，大嚷道：「不對不對，這太不公平。」

方寶兒道：「有何不公平？」

牛鐵娃道：「我吃的多，大哥吃的少，我不吃了。」

方寶兒忍住悲傷，將剩下的一塊牛肉揣在懷裡，強笑道：「好，這塊我帶去，這──走吧，我也該──該走了。」

牛鐵娃呆呆地楞了半晌，緩緩站起身子，垂首道：「大哥，你──你莫忘了鐵──娃──」突然撇開大步，轉身奔出，一腳將船踢離了岸，風送船行，轉眼間便已瞧不清他的面目了。

方寶兒呆望著船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突然放聲大呼：「鐵娃──鐵娃──我一定忘不了你。」這時牛鐵娃卻已聽不見了，寶兒面上也早已流滿眼淚。他一生中雖不知有多少人疼他愛他，那都不過是長輩的慈愛，直到此刻，他才算嘗著了友情的滋味，而他忠心的朋友卻已走了，方寶兒雖然早已立下決心，要做條硬漢，此刻也無法不流淚。他尋了個石頭，緩緩坐下，心裡當真是千頭萬緒，也不知是何滋味，這也是他第一次開始了解人生的酸甜苦辣、了解人生的複雜，想起那時臥在樹蔭下讀書的安適，相隔雖只有數十天，卻已有如隔世一般。他那時但願自己能對人生多體驗一些，了解一些，此刻才發現對人生還是少知道些的好。

只是，逝去的時光已永遠無法再回，他雖然想起了石祟所作「金谷園詩序」中的兩句話：「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以寶兒的年紀，本不應對這兩句話有所感懷，但此刻他思前想後，再仔細咀嚼這兩句話的滋味，實覺悲思如縷，不可斷絕。

良久良久，忽聽一聲雷震般的大喝，自他身後海上傳來。寶兒一驚，轉身望去，但見牛鐵娃那艘船竟已駛回，還未到岸上，牛鐵娃便已躍入水中，將船拖上海岸，赤腳狂奔而前。

方寶兒又驚、又喜、又奇，道：「你──你回來做甚？」

牛鐵娃垂下了頭，訥訥道：「大哥雖比鐵娃本事大，但──牛鐵娃實是不放心讓大哥一個人走路，無論如何，也得陪著大哥。」

方寶兒但覺心頭一陣熱血上沖，喉頭哽咽，難以說話。

牛鐵娃道：「大──大哥，你可是怪我了麼？大哥若覺有小弟同行不便，我遠遠在後跟著也可以。」

方寶兒突然跳了起來，一把摟住他脖子，大呼道：「我為何要怪你，有你陪著我，再好也不過！」

牛鐵娃雙目中滿是淚光，嘴角卻滿帶笑容，顫聲道：「真──真的──真的麼，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

兩人互相擁抱，身形大小雖然相差懸殊，但所含赤子之心卻是一般無二，連朝陽都似照得極是喜歡，白雲層中露出臉來。

※※※

兩人尋了些野菜木材，堆到船上，又擔著滿滿一桶清水，卻忘自己此刻已然入江，從此之後，再也不致有缺水之慮了。江上船戶，有些早就與牛鐵娃甚是熟悉，遠遠隔著船，便打起招呼。還有人笑道：「鐵娃，你又回來了，咱們今年的收成，可又不夠吃了。」又有人問道：「與你同來的那位小兄弟是誰？」

牛鐵娃大聲道：「是我大哥。」

聽的人都呆了，呆了半晌，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若說方寶兒是牛鐵娃的大哥，當真是誰都不能相信的事。牛鐵娃也咧開大嘴，陪著他們直笑。到了晚間，兩人已走了段水程，方待在崇明島西端尋地歇下。忽然間，有人遠遠大呼道：「大哥，等我一等──」呼聲清悅，竟是女子的口音。

方寶兒笑道：「不想也有人叫你大哥的。」轉首望去，只見一艘梭形快船，箭一般竄來，船上操槳的卻是個明眸皓齒，巧笑宜人的青衣少女。她衣袖高高挽起，露出雙欺霜賽雪的手臂，玉腕上戴著兩隻翠鐲，震出一連串擊鈴般的聲音。

牛鐵娃轉身瞧了一眼，面上立刻露出狂喜之色，跑到船梢，張臂大呼道：「三妹，快使勁，快，快！」

那青衣少女白生生的臉上，已有了汗珠，但划船的速度，可真是不慢，片刻間就已追上。牛鐵娃伸手一拉，將她像小鳥般提了起來，緊緊摟在懷裡，大聲道：「快說，你怎麼到了這裡？」

青衣少女上上下下，瞧上他半晌，笑道：「大哥你可生得更結實了──這位小弟弟是那位呀？」她不答反問，牛鐵娃大笑道：「什麼小弟弟，他是我大哥，也就是你大哥，你可得記住！」

青衣少女瞪大了眼睛，吃驚道：「大──大哥？」

牛鐵娃道：「我這大哥，本事可大著啦──大哥，這是我妹子，她叫牛鐵蘭，也比我聰明得多。」

牛鐵蘭瞪著眼睛，瞬也不瞬地瞪著寶兒，道：「你──你是我大哥的大哥？」突然咯咯嬌笑起來，幾乎笑得喘不過氣。

※※※

牛鐵娃道：「笑什麼？還不快跟大哥見禮。」

牛鐵蘭嬌笑著走到寶兒面前，想忍住笑，又忍不住，道：「你──你真的要我叫你大哥？」

方寶兒還未說話，牛鐵娃已大聲道：「自然要叫的！」牛鐵蘭嬌笑道：「好，大哥──小大哥──」

方寶兒道：「你可是嫌我年紀太小了麼？」

牛鐵蘭道：「我若說不是，就是騙你。」方寶兒眼珠一轉，道：「你年紀輕輕，又是個女孩子，為何要一個人偷偷跑出來，害得父母著急？」

牛鐵蘭笑聲微頓，奇道：「你怎會知道我是偷偷──」突然發覺自己說溜了嘴，趕緊將下半句忍了回去。

方寶兒板著臉道：「你若不是偷偷跑出來，方纔你大哥問你怎會到此地，你為何不回？」

牛鐵蘭笑聲完全頓住了，吃驚地望著寶兒，顯然在奇怪他小小年紀，觀察怎會如此敏銳、分析怎會如此精細？

牛鐵娃已大喝道：「三妹，你真是偷偷跑出來的麼？」

牛鐵蘭點了點頭。

牛鐵娃生氣道：「好呀，十二、三歲的女孩兒，就這麼大膽子，不怕壞人把你給吃了麼？」

牛鐵蘭道：「誰是十二、三歲的孩子？」

牛鐵娃道：「胡說，你不是十二三歲是幾歲？我明明記得臨走前幾天，才給你過了十二歲生日。」

牛鐵蘭破顏一笑道：「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人家難道永遠長不大的麼？還是十二歲？」

牛鐵娃這才似恍然大悟，道：「對了對了，我已走了五年。」

牛鐵蘭道：「自從大哥走後，二哥就娶了嫂子。」

牛鐵娃大喜道：「真的？老二結婚了？」

牛鐵蘭頷首道：「不錯，那位二嫂人又美，又聰明，我真想不通她怎會嫁給二哥的？」牛鐵娃瞪眼道：「老二怎樣了？他難道配不上別人麼？」

牛鐵蘭笑道：「二哥是有些福氣，只是──」忽然嘆了口氣：「只是那二嫂人雖聰明漂亮，卻太厲害了些。」

牛鐵接道：「什麼厲害？」

牛鐵蘭嘆道：「自從二嫂進了門，咱們家就和以前不同了。以前咱們雖然窮，日子卻過得快快樂樂，後來──後來二嫂帶了筆錢過來，我們家雖不似以前那麼窮了，但──但我卻寧願再過以前那種窮日子」牛鐵娃道：「她欺負你？」

牛鐵蘭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眼圈兒也紅了，幽幽道：「她欺負我還沒關係，但對二哥，她也──她也──」

牛鐵娃怒道：「難道她也欺負老二不成？」

牛鐵蘭垂下了頭，良久沒有說出話來。

牛鐵娃喝道：「快說！」牛鐵蘭沉吟半晌，望了望寶兒，終於緩緩道：「她──她沒有嫁給二哥前，有──有很多朋友，常常來找她──」

牛鐵娃瞪眼道：「朋友找她，又有何妨？她既喜歡朋友，想必是個慷慨好義的女子，你便當分外尊敬於她才是。」

牛鐵蘭嘆道：「但──但她那些朋友，都是男的──」

牛鐵娃大聲道：「男的有何妨？難道男人就不能做朋友了麼？嘿嘿，你這孩子真是古怪！」

牛鐵蘭咬了咬嘴脣，輕輕頓足道：「大哥自己才古怪哩！出嫁後的女子，就──就不能隨意結交朋友了，大哥莫非連這都不知道？」

牛鐵娃喃喃道：「為什麼？出嫁的女子，就不能交朋友？」瞧了寶兒一眼：「大哥，我三妹說的道理對嗎？」

方寶兒道：「完全對的。」

牛鐵娃想了想，大聲道：「既是如此，你二哥便該好生教訓她才是，不准她日後再胡亂結交男朋友。」

牛鐵蘭嘆了口氣道：「二哥的脾氣，大哥莫非還不知道不成？他對什麼人都不敢得罪，對二嫂更是──更是服服貼貼，只要二嫂遠遠咳嗽一聲，二哥無論在做什麼，都得拋下手裡事趕過去。」牛鐵娃道：「爹爹總該管管她？」

牛鐵蘭嘆道：「就連爹爹和媽媽都有些怕她，無論她鬧成什麼模樣，爹爹、媽媽也都不敢說話，只有──只有我──」

牛鐵娃道：「你怎麼？」

牛鐵蘭大聲道：「我絕不怕她，看不順眼時，就暗地跟她作對，想盡各種辦法，叫她多多少少，每天都要吃些苦。」

牛鐵娃突然大笑起來，道：「我那時跟你吵架時，也常在暗中被你害得慘了，那女子想必更吃不消──不知她如何報仇？」

牛鐵蘭道：「她表面絲毫不動聲色，但只要我只有一個人時，她就跑過來和我廝打。」

牛鐵娃道：「牛鐵娃的妹子，難道還打不過別人？」

牛鐵蘭嘆道：「她個子雖小，出手可真快，力氣又大，我被她打得連還手都無法還手。」

牛鐵娃怒道：「老二可知道？」

牛鐵蘭垂下了頭，道：「她出手又陰又狠，雖然打得我渾身疼得要死，但卻全打在別人看不出的地方，連──連二哥都不知道。」

牛鐵娃氣得臉都紅了，大罵道：「該死，該死！」

牛鐵蘭道：「我受不了她的氣，只有逃出來。」

方寶兒忽然插口道：「你那二嫂，倒真是個怪人，聽你說來，她身手既是那樣，莫非她居然會些武功不成？」

牛鐵蘭道：「聽說她是華山派的弟子。」

方寶兒不禁皺起了眉，暗道：「華山弟子，人可聰明漂亮，怎會嫁給個貧家之淳樸少年，這其中必然有些古怪。」

轉眼望去，只見牛鐵蘭雖然穿的是一身漁女青衣，但質料卻甚是輕柔，剪裁也極為精緻。尤其她手上那雙翠鐲，更是價值不菲，那裡像是個自家裡跑出來在外面吃苦的少女？

牛鐵娃輕拍著她妹子的眉頭，滿面俱是悲憤之色，喃喃道：「我不在家，這些事真是苦了你了！」

# 第十二章 幫會大爭鋒

牛鐵蘭輕輕點了點頭。

方寶兒忍不住道：「這些時你真在吃苦麼？」

牛鐵蘭被他問得一怔，臉色果然有些變了，但瞬即露出一絲微笑，道：「年輕人吃些苦又有何妨。」方寶兒道：「你離家已有多久？」牛鐵蘭道：「三年。」

方寶兒道：「這三年來，你在做什麼？」

牛鐵蘭道：「在江上捕些魚蝦換米吃。」

方寶兒道：「那艘船是何處來的？」

牛鐵蘭道：「每月三分銀子租來的。」

方寶兒道：「你銀子賺得那麼辛苦，為何打扮得如此花費？」

牛鐵蘭笑道：「那個女孩子不喜歡打扮？我天天省吃儉用，存了兩年多，才買下這副鐲子。」

方寶兒滿心疑團，問得又緊又快，牛鐵蘭答得卻比你問的還快。但她縱是對答如流，毫無破綻。方寶兒還是覺得這年紀輕輕的女子，似乎也有些古怪。她那雙清澈的目光中，似是隱藏著一份秘密。

而這古怪，這秘密，方寶兒卻已再也猜不出是什麼？他心中似有一種不祥之預感，卻也說不出是為了什麼。

他眼睛瞬也不瞬地瞧著牛鐵蘭，牛鐵蘭卻不去瞧他。牛鐵娃突然笑道：「果然是個大妞兒了，長得真快！」

他瞬刻間便已將方纔之怨憤忘得乾乾淨淨，又大笑道：「幸好你今日見著我，否則若是等到你已老了時再見著我，我又怎會想到昔日的小蘭兒己變成老太婆了──幸好幸好今日就遇著了──」

牛鐵蘭笑道：「我聽他們回去說起遇過你，就急著趕來了。」

方寶兒心念突又一閃，截口道，「方纔人人都在捕魚，你既以打魚為生，為何卻在家裡坐著？」

牛鐵蘭道：「這──我也可以休息一天呀！」

方寶兒道：「這裡你家裡的熟人很多，你既已在這裡三年，伯父伯母難道還會不知道？為何不來找你？」

牛鐵蘭道：「這──我也不知爹爹他們是不是知道我在這裡，但他們卻從來沒有找過我一次。」她回答雖仍極快，但言語間卻已有些吞吐。

方寶兒皺起了眉，心裡更是疑惑，他本當牛鐵娃的家庭必定十分單純，今卻發現竟是複雜得很。而他兄妹兩人，又是如此不同，哥哥是淳樸而天真，妹妹卻充滿了神秘，哥哥口拙舌笨，但說的話，字字毫無虛假，妹妹巧口蘭心，但說的話卻是句句令人難以相信，寶兒實未想到鐵娃會有這樣的妹子。而牛鐵蘭實更未想到像寶兒這樣年紀的孩子，竟會瞧出她的秘密，她若知道如此，祇怕就不會輕易追來了。

牛鐵娃卻仍是什麼也不知道，仍是咧開大嘴，嘻嘻直笑。他見了他妹子，除了笑之外，什麼事都不願去想了。牛鐵蘭卻似想起了很多，低垂著頭，玩著衣角。

方寶兒忽然道：「走吧！」

牛鐵娃隨口問道：「那裡去？」

方寶兒道：「總該去你妹子家裡瞧瞧，是麼？」

牛鐵娃附聲大笑道：「是極是極，若非大哥提及，我們險些忘了，妹子，你家在那裡？咱們走吧！」

牛鐵蘭垂首道：「好──好吧，隨我來。」突然大喝一聲，失色道：「不好了，我──我的小船──」

牛鐵娃轉眼一望，那艘小船果然在他們聊得起勁時，順水不知飄到那裡去了，鐵娃頓足道：「你──你為何不繫上繩子？」

牛鐵蘭又哭又鬧，道：「怎麼辦呢？船是人家的，賠可賠不起──大哥，你──你本事大，你想個法子吧！」

方寶兒皺著眉，道：「追下去。」

牛鐵娃道：「對，好法子。」

這法子其實半點也不妙，簡直是最笨的法子，小船已順水飄下，叫他們到那裡去找，何況，天已漸漸黑了。

突然間，一艘小船迎面蕩來。這船上也是個青衣少女，竟似與牛鐵蘭打扮得差不多，牛鐵蘭大呼道：「劉姐，你瞧見我的船麼？」那少女道：「沒有──我帶你去找吧！」

牛鐵蘭道：「好──大哥，你們在這兒等著，那艘船輕，好找──」話未說完，那艘輕舟果然已蕩了過來。

方寶兒一直想說什麼卻終於忍住。牛鐵娃道：「老三，快些──知道麼？」他對失船之事，根本不著急，就是他自己船掉了，他也不會著急的──其實世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令他著急的事。

牛鐵蘭照聲應了，輕輕一躍，下了小船。方寶兒瞧得她身法，心頭又是一動，他雖不會武功，瞧得卻多了，此刻已斷定鐵娃的妹子，必然身懷武功。

※※※

牛鐵蘭招著手，船又蕩走了，那青衣少女在鐵蘭耳畔輕輕說了幾句，也不知說的是什麼，又回過頭來，瞧了寶兒兩眼，然後船漸漸去遠，牛鐵娃望著她們，忽然笑道：「這小妞兒不但穿的和我妹子一模一樣，就連坐的船也和老三她差不多，有意思，有意思──」他雖然腦筋遲鈍，但此等腦筋遲鈍的人，對一些事的反應與觀察，往往比聰明才智之士還要直接，還要深入得多，只因他思路不似別人那般複雜，所想的也沒有別人多，是以有時一下便能抓住重點。

方寶兒雖然看出了那牛鐵娃永遠也不會看出的可疑之處，但對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卻未看出來。此刻他心中驀然又是一動，脫口道：「是了！」

牛鐵娃道：「什麼是了？」

方寶兒口中道：「沒有什麼──」心中卻在暗嘆忖道：「鐵娃的妹子，必定已加入了一個秘密之幫會，這幫會中似她這樣的少女，也必定極多，瞧她如此保守秘密，這幫會想必不是什麼好來路。」

他為了鐵蘭的事越想越是頭疼，鐵娃卻什麼也未去想，只是將那艘平底方舟，泊上了岸邊。

方寶兒道：「你妹子幼時可學過武功？」

牛鐵娃拖起方舟，搖頭道：「沒有。」

方寶兒皺眉道：「但此刻她已學會了。」

牛鐵娃笑道：「真的麼？好極好極，日後我倒可要她教著我。」

方寶兒道：「是誰教她的武功？她若捕魚為生，怎會有人教她武功？這些事你都不覺奇怪？」牛鐵娃咧嘴笑道：「奇怪什麼？」

方寶兒嘆息一聲，再也不和他說了。

兩人在岸上等了許久，牛鐵娃先是立在岸邊，東張西望，到後來竟倒下身子，呼呼大睡起來。方寶兒瞧著他，搖頭苦笑道：「這真是個有福氣的人──」仰首望去，夜幕已垂，星已昇起。但牛鐵蘭卻仍蹤影不見，方寶兒暗嘆道：「莫非她怕我們到她家去，竟乘機悄悄溜了？」

他自身的煩惱已不少，再加上這件事，委實頭疼不已，卻又無計可施，只有尋了塊石頭坐下來，呆呆地出神。只見他小臉上雖仍充滿稚氣，大大的眼睛裡，卻已充滿了成人的憂慮，手裡不知在那裡撿了段樹枝，在泥地上劃了無數個圈子，有的圈子大，有的圈子小，大圈子裡還有小圈子，無數個圈子外有個框子，框子外還有個大框子──無論是誰，也猜不出他畫的究竟是什麼？

就連他自己口中，也在喃喃問道：「這是什麼？──這是什麼？──究竟在那裡？在那裡？」

突聽身後一人冷笑道：「在這裡！」

方寶兒真是嚇了一跳，從石頭上跌了下去，回頭而望，只見夜色中，不知何時，多了條人影。此人行動雖然無聲，但身形卻是又高又大，幾乎與牛鐵娃不相上下，相貌也生得十分威武堂皇，衣衫也穿得極為華麗適體，只是此刻他頭髮已被扯亂，鬍子上滿是泥巴，那些華麗適體的衣衫，更滿是泥土污水，似乎被人追得跌入泥潭，又爬起再逃，才逃到這裡。

方寶兒道：「你──你是誰？」

那大漢沉聲道：「你小小年紀，也不必問我來歷。」他神情雖是那般狼狽，但言語舉止間，卻還作出威嚴尊貴之態，教人萬萬不敢輕視於他。

方寶兒自地上站起，瞪著眼瞧他，訥訥道：「有──有何見教？」

那大漢伸手一指鐵娃的方舟，道：「船是你們的麼？」

方寶兒指了指鐵娃道：「是──是他的。」

那大漢道：「叫他醒來。」

方寶兒眼睛瞪著他，倒退著走過去喚起鐵娃，喚了三次，又踢了一腳，鐵娃方自醒來，一骨碌翻身跳起，揉著眼眶，道：「老三回來了麼？」突然瞧見那漢子，大聲道：「你──你是誰？」

那大漢道：「你不必管我是誰？快將船放下，載我去前面，本將軍自然重重有賞，否則──哼哼！」

牛鐵娃眼睛瞪得更大了，脫口道：「你──你是將軍？」

那大漢道：「你既知道本將軍身份，便該乖乖聽話。」

牛鐵娃咧嘴笑道：「我常聽說故事的說起將軍，不想今日竟見著一個，但──但怎麼沒有故事裡將軍的威風？」

那大漢道：「獃子，故事裡將軍，怎能和真將軍相比？」大步走到方舟旁，道：「快，快開船。」

牛鐵娃忽然大笑道：「不行，你雖是將軍，我也不能開船。」

那大漢怒道：「為什麼？」

牛鐵娃道：「我還要等人。」

那大漢皺了皺眉，緩緩道：「你等的可是──」

牛鐵娃忍不住接道：「我等我妹子鐵蘭。」

那大漢笑道：「你是等她麼？哈哈，她不會來的，但你快些開船，本將軍可帶你去尋她。」牛鐵娃大喜道：「真的？──真的？」他第二個「真的」，乃是問寶兒。

方寶兒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此刻也只是點了點頭。

牛鐵娃狂喜道：「好，你帶我去──你帶我去──」抬起雙臂，將那隻方舟推入水中。

那大漢小心翼翼走了上去，船身一盪，他竟險些跌倒。牛鐵娃忽然緊緊皺起了雙眉，搖頭道：「不對不對，將軍怎會如此不中用？你莫非在騙我？」

那大漢道：「獃子，陸上的將軍，在水上自然不行，想昔年趙子龍是何等威風，一上船也要暈了。」

牛鐵娃展顏笑道：「不錯不錯──」方自將船蕩開。

忽然間，黑暗中又有一條人影奔來，揮手大呼道：「船家，船家──快些將船搖過來。」

牛鐵娃喝道：「你是誰？」

那人大聲道：「你莫要問我來歷，快些將我載送到前面，本侯爺自然重重有賞，否則──哼哼！」牛鐵娃道：「你──你是侯爺？」

那將軍道：「咱們快走，莫要理他。」

牛鐵娃搖頭道：「不行不行，你是將軍，他是侯爺，你也得聽他的。」不問皂白，就將船又靠了岸。

方寶兒本待攔阻於他，但轉念之間，卻又忍住。

只見一條人影，掠上方舟，此人不但語調和前面那人相似，衣飾亦十分考究，此刻神情也是狼狽不堪，只是手裡提著箱子，滿頭鬚髮皆白，年紀也比先前那「將軍」大得多，兩人對望一眼，同時輕呼一聲，白髮老人笑道：「不想白馬將軍李名生竟已先老夫而來了。」

那白馬將軍李名生亦自大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錦衣侯周方周大哥，不知侯爺錦衣怎會變成如此模樣？」

周方笑道：「將軍白馬怎地也丟了？」

兩人同時大笑道：「妙極妙極──」李名生衣袖中突然飛出三點寒星，直打周方前胸。也就在這時，周方手提的紫藤箱子裡，也突然有一道銀光急射而出，擊向李名生咽喉！兩人同隨撲倒，暗器堪堪自頭頂飛過。

李名生翻身躍起，歉然笑道：「荒唐荒唐，不想小弟這袖箭機簧竟然失靈，不知可曾傷著周大哥？」

周方亦是滿面歉然，陪笑道：「該死該死，老夫這百寶箱機簧竟也壞了，幸好未曾傷著李兄，否則老哥哥我豈非百死不足恕罪？」

李名生道：「小弟懷中還有瓶美酒，且與周大哥各分一半，以祝今日之會。」自懷中掏出個酒瓶，自己先喝了幾口，雙手獻給周方。

周方道：「有酒不可無餚，我袋裡還有半隻燒雞，也不敢藏私。」果然也掏出半隻燒雞，一人分了一半。

兩人同時大笑，道：「請！」周方袍袖一遮，已將半瓶酒潑倒在地，抱著空瓶，仰首痛飲，不住讚道：「好！好酒！」

李名生乘他抬頭喝酒，也悄悄將燒雞拋入水裡，空著口上下咀嚼，大聲道：「好！好滋味！」

只見燒雞拋下水，水裡立刻冒出一陣青煙，半瓶酒潑下，那一片船板竟整個變成黑色。

兩人上船還不到片刻，面上笑容從未消失，但各自已有二次要將對方置於死地，所用的手法無一不是陰險毒辣之極！

方寶兒與牛鐵娃都瞧得呆了。牛鐵娃正待說話，方寶兒已搶先悄聲道：「和這種人在一起，還是莫要說話的好，知道麼？」

只見兩人一個假吃，一個假喝，過了半晌，李名生道：「周大哥那邊的買賣未做成，想必要換一邊做了？」

周方笑道：「彼此彼此。」

李名生道：「這兩日已是劍拔弩張，少不得就得拚個你死我活，周大哥若肯與小弟搭檔，想必定可大大做上一票。」

周方捋鬚大笑道：「老夫早有此意。」

李名生道：「要做買賣，不可不整整門面。」遂令鐵娃將船上食水盛出，兩人洗面梳洗，弄去了身上泥污，衣衫雖未能完整如新，但兩人已立時便又神采煥發，看去端的是兩條英雄漢子。

方舟順流而下，倒也迅急。李名生、周方兩人後背俱都靠在艙板上，目光的溜溜四下轉動，突然一齊笑道：「到了到了──」

方舟靠岸，岸上一片黝暗，但遠處卻似有火光閃動，明滅閃爍，更使這淒清夜色平添了幾許詭秘之意。

※※※

周方瞧著寶兒與鐵娃，道：「將軍不可沒有侍衛。」

李名生接口笑道：「侯爺也不可沒有書僮。」伸手一拍牛鐵娃：「跟著咱們去吧，去找你妹子。」

方寶兒道：「走！」他明知非去不可，倒不如答應得爽快些，何況，他實在也想瞧瞧這場熱鬧。

牛鐵娃自然跟著他走，四人上岸，寶兒拉住鐵娃，悄聲道：「無論遇著什麼，都不准開口，記住了。」

四人往火光閃動處走了一箭之地，只見前面竟是一片蘆塘，蘆花早落，光禿禿的蘆葦，有如萬根長箭，插遍四野。蘆葦間火光閃動，隱隱還有人語聲，搖櫓聲傳了出來。

周方輕笑道：「好個藏身之地──」兩人不約而同，將寶兒與鐵娃隔在中間，顯然彼此都怕對方在蘆葦中施以暗算。

風吹蘆葦沙沙作響，四人穿行蘆葦間，也不怕驚動別人，走了一半，寶兒突然發覺左右兩旁竟都有人蛇行而入，周方、李名生腳步一頓，別的人也立刻跟著頓住，誰也沒有呼喝出聲。

李名生道：「這些人祇怕也和咱們一樣，咱們用不著怕他，反正大家都想混進去，誰也不敢驚動的。」

周方笑道：「不錯。」他兩人一走，別人果然也跟著走了，一片蘆葦中，也不知多少人藏在裡面。

寶兒暗奇忖道：「這裡究竟有何秘密？為何有這許多人趕來這裡？唉，不知這和鐵娃妹子有無關係？」

周方、李名生對望一眼，已不約而同放慢了腳步，他兩人老奸巨猾，顯見是要別人為他們開路。突見前面蘆葦間，有寒光閃了兩閃，顯然已有人將埋伏在這裡的暗卡做翻了，周方拊掌道：「妙極，好身手！」

又走幾步，蘆葦間水已漸深，顯然已到蘆塘邊緣。

李名生將鐵娃拉得蹲了下去，周方也矮下身子，只有寶兒站著不動，只因他不必蹲下，水已沒及他胸腹。

這時搖櫓聲，人語聲已更是清晰。

李名生、周方屏息靜氣，聽了半晌動靜，方自撥開蘆葦，探首望了出去，只見一片蘆塘，寬廣百十丈，四面蘆葦箭立，有如屏風般將池塘四面圍住，池塘裡扇面般排開七艘方頭船，以鐵鍊綰在一處，想必是作為水寨之用，已有多時未曾移動，其實池塘吃水不深，這種方頭船也根本就難以行動，只是不時有平底輕舟自蘆葦間水道蕩入穿梭往來於池塘間。

七艘方頭船，只有三艘燃著燈火，燈光也不明亮，遙遙望去，只見艙中隱約有人影閃動，整個池塘，雖然瞧不出有何異狀，但卻籠罩著一種幽秘詭異之氣氛，似是隨時都可能有變故發生。

突然間，又是一艘輕舟自蘆葦間蕩出，舟頭斜挑著盞粉紅燈籠，一條青衣人影，半伏在船頭，身材甚是窈窕，一陣風吹動，她側起頭掠了掠頭髮，燈籠光將她半邊臉照得清清楚楚，赫然正是牛鐵蘭。

牛鐵娃嘴立刻張大了，但呼聲還未發出，就被方寶兒在腰間上重重捏了一把，疼得他直咧嘴，總算壓住了聲音。

這條平底輕舟筆直駛向中央的方頭船，到了近前，牛鐵蘭一躍而上，輕功果然有些火候。

牛鐵娃呼聲雖未發出，但嘴卻也合不攏了。充滿驚訝的目光中，似乎在說：「鐵蘭怎會在這裡？她到這種地方來做什麼？」

他縱然天真，那白馬將軍說要帶他來見鐵蘭，他也是不相信的，那知在這裡卻真的見著了鐵蘭，真是他做夢也未想到的事。

牛鐵蘭走進船艙沒有多久，艙裡突然發出一聲怒喝，一陣乒乓叮噹之碗盤碎裂聲，顯見艙中有人暴怒起來。接著，隱約也可聽到牛鐵蘭的勸慰聲，但那人猶自怒喝道：「拜山？想不到他們真敢來拜山，我姜風若是讓他們活著回去，從此也不用混了！」語聲高亢洪亮，隔著老遠聽來都有些震耳。

過了半晌，那姜風的聲音又道：「各位莫笑話我，我脾氣實是躁，但那小兔崽子，也實在太欺負人！」然後一陣笑語聲，勸慰聲，那姜風笑道：「好，我不生氣，鐵蘭小乖乖，來，讓我──」語聲漸漸含糊不清。

牛鐵娃聽得眼都直了，壓住喉嚨，嘶啞著聲音，低聲罵道：「兀娘賊，竟敢叫我妹子做乖乖，老子──」李名生反手掩住了他的嘴，方寶兒卻不禁大是嘆息，瞧這模樣，鐵蘭竟做了這水寨瓢把子的姬妾。

突見又是一艘輕舟衝入，舟頭亦有燈籠斜挑，燈籠旁也有個青衣少女，只是這少女手中多了一面紅旗。這少女入了船艙，片刻間七艘方頭船燈火突然一齊燃著，數百枝燈籠火把，將這一片蘆塘照得宛如白晝，燈火映在水上，水上似也高起了數百盞明燈，偶然有一艘輕舟撞破燈影，水浪間便似捲起了無數細碎的火星。

只見每條船上，併肩走入四條勁裝大漢，衣衫竟是赤紅顏色，二十八條大漢身材相同，步履一致，手提晶光閃亮的金銅號角，號角亦繫著一片紅綢，紅綢隨風飛舞，看來端的搶眼奪目！

號角之聲齊鳴，聲震天地！

一連數十條輕舟，在號角聲中，自那狹窄的水道中蕩了出來，船形極是奇特，亦極是小巧。船頭船尾，青光閃閃，都帶著個巨大的鐵鉤，第一艘船尾鉤與第二艘船頭，鐵鉤緊緊鉤在一齊，餘此類推，數十隻輕舟俱是首尾相連，有如一條長龍。第一艘船輕舟船頭，盤膝端坐一條精赤著上身的彪形大漢，面前放著個奇形巨鼓，大漢雙手持槌，鼓聲一響，長槳齊下，長龍般船隊，卻在池塘間盤起了一圈蛇陣，那鳴鼓大漢已繞在蛇陣中央，沉重的鼓聲。與嘹亮的號角聲相和，混合成一種震人心悸的強烈魅力。

鼓聲更急，號聲更響。

中央鼓舟外圍，便有四艘輕舟，每舟之中，但有兩條大漢，身穿深藍色長褲，精赤著上身，上套著件織金馬甲，露出黑鐵般肌膚，馬鬃般的胸毛，看來有如野獸一般，緊緊擠坐在輕舟淺艙中，雙膝幾乎已碰著下額，這時每舟之上，俱有一條大漢長身而起。四條大漢，身長赫然竟都在八尺開外，四人做了個手式，齊地躍下水中，池塘水淺，僅只沒及他們的胸膛。另四條大漢隨之站起，卻各各躍上了前面四條大漢之肩頭，身子一探，竟將中央那艘鼓舟生生提起，吐氣開聲，「啃」地一吼，掌背翻掌心，將輕舟平托在掌中，平平舉了起來，直似平地間忽然建起個空中樓閣，凌空架在水面，比那方頭大舟，還要高出數尺。

八條大漢有如鐵樁般屏立在水中，鼓聲突頓，擊鼓之大漢竟也自凌空舟身中緩緩站起，雙手托起了那面巨鼓，高舉過頂。

方寶兒也不知他們在弄何玄虛，正瞧得有趣。

忽然間，只見一條淡藍人影，亦不知自那艘船上斜斜飛躍而出，一掠兩丈，足尖在最下面大漢肩頭上輕輕一點，掠上輕舟，雙肩微聳，又自凌空躍起，有如旗花火箭般直升兩丈，輕輕落在那面高舉著的巨鼓上，身法之輕靈曼妙，便是凌波仙子也不過如此。燈光之下，只見他長髮披肩，只束著隻燦爛的金鐶，一身藍衫，在風中不住飛舞，縱然瞧不見他面目，但那種飄逸出塵之風姿，已足以令人神馳，寶兒幾乎忍不住要喝出采來。號角聲亦自頓寂，風吹蘆葦，天地蕭然。藍衫人朗聲笑道：「有客遠來，不見主人出迎，姜大寨主這慢客之罪，小生必定要罰上一罰。」

語聲清脆婉曼，較其人風姿更是醉人，若非他自稱「小生」別人真要當他乃是個妙齡少女。

船艙中厲聲道：「要我出迎，你還不配！」

藍衫人哈哈笑道：「好厲害，好厲害──山既不來就我，我只有走向山去了，不知姜大寨主，可容小生作個入幕之賓麼？」不但笑語聲甚是輕佻，這「入幕之賓」四字，用得更是莫名其妙，寶兒暗笑忖道：「那姜大寨主又非女子，他這四字用的可真荒唐極了。」

船艙中果然暴怒道：「放屁，小兔崽子你敢──」語聲突頓，似是被人扯住，另一個低沉之口音接著道：「蕭舵主遠來有何見教，但請明示。」語聲雖低沉，但中氣充足，勁力綿長，一個字一個字傳送過來，每個字都如鼓聲般撼人心弦。

藍衫人似是大感驚奇，默然半晌，方自緩緩道：「不想天風水寨中，果然藏龍臥虎，竟有如此高人，小生倒失敬了。」

那姜風怒罵道：「閒話少說，有屁快放！」

藍衫人大笑道：「姜寨主果然快人快語，小生來此，乃是為了三件大事，其實姜寨主只怕早已知道了。」他語聲微頓，牛鐵娃卻突然附在寶兒耳邊，悄悄道：「我──我實在忍不住，要說話了。」

方寶兒道：「什麼事忍不住？」

牛鐵娃道：「下面抬船的大個子，其中有一個就是我那寶貝二弟，他怎會也來了，我實在想不通？」方寶兒呆了一呆。心裡想不通的事，更是不知比牛鐵娃多了多少倍。此刻池塘中這兩幫秘密幫派，顯然有著深仇大很，鐵蘭莫非就是因為已知道自己的嫂子是這姓蕭的幫中門徒，是以便投入姓姜的門下，好設法來出出那口胸中積年所忍受下來的怨氣不成？

但她二嫂既屬此等秘門密派中人，又怎會嫁給了她二哥？而且婚後顯然仍與那幫中弟子時常保持聯絡，這又是為的什麼？若說這女子乃是為了要利用於她二哥，方自委身下嫁，但一個普通漁家子弟，縱然身材長得高大些，又有何利用價值？這其中秘密，寶兒當真百思不得其解。

只聽那藍衫人朗聲道：「小生此番前來，第一件事，便是要請姜幫主將最近所做的那票買賣，分下一半來，也好教大家都歡喜歡喜，至於那小妞兒，本是敝幫弟子攔下來的，亦請幫主將她發還。」

船艙中姜風道：「哼，第二件？」

藍衫人道：「你我兩幫實力相若，與其終年爭殺，互有損傷，何不結盟一體，只要姜幫主肯答應一聲，憑我兩派之人力、物力，已不必困於淺水之中，大可出海與那紫髯龍一較短長──」語聲微頓，又道：「小生此乃出於誠意，但望姜幫主三思。」

姜風似也有些被他打動，默然半晌，道：「那第三件呢？」

藍衫人笑道：「這第三件事，更是美不可言，想貴幫之中，多是單身少女，敝幫之中，卻多是寡男，你我兩幫結盟之後，兩幫弟子，也可雙雙對對，成其佳偶，豈非武林一大佳話，至於小生與幫主──」話猶未了，船艙中姜風已暴怒喝道：「放屁！」一件暗器，自艙中急飛而出，直打藍衫人面門。

那暗器體積不小，手勢卻是勁急無倫，兩下相隔雖有三、五十丈，但暗器到了藍衫人面前，勢道猶自不衰。

藍衫人身子一側，將暗器抄在手中，卻竟是把茶壺。想那姜風竟能將茶壺一擲數十丈，這手上力道是何等驚人！

寶兒暗中駭然，只聽藍衫人大笑道：「幫主若是答應，固屬美事，若不答應，也不必發這麼大火氣。」

姜風厲聲道：「我做的買賣，與你無關，那小妹妹你更休想碰她一根手指，似你這奸猾無恥之徒，要與我天風幫結盟，除非做夢，你幫中弟子連豬狗都不如，更是做夢都休想沾著我幫中女子──」他一口氣將三件事都拒絕了，當真乾脆已極，痛快已極！

藍衫人冷笑道：「幫主難道不怕小生無禮？」

姜風道：「你有什麼手段，只管使出來吧，我接著你的──」一條人影，自艙中躍出，只聽咚咚咚幾響，本自立在船頭的紅衣大漢，竟有兩人被他推下水裡，寶兒暗笑忖道：「這姜風好暴躁的脾氣！」

凝目望去，只見這人影身材竟極是瘦小，長髮亦自分披肩頭，只是燈影朦朧中，分辨不出他面目。

藍衫人哈哈笑道：「姜幫主今日，想必約來了不少高人作幫手，小生也正要領教領教！」

姜風怒道：「你難道沒有約幫手麼？」

藍衫人大笑道：「不錯不錯──」

就在這時，正有一艘輕舟自寶兒面前丈餘開外蕩過。

周方突然伸手一拍藤箱，方纔暗算李名生的那條銀皮，又自急射而出，「奪」的一聲，釘入輕舟船板裡。原來這道銀光，竟是一條亮銀細鍊，鍊頭打造成鉤簾槍模樣，可發可收，甚是精巧。

周方雙手一挫，硬生生將那輕舟拉了過來，舟上大漢怒喝一聲，揮槳向他當頭擊下，那知周方藤箱裡突又射出一道輕煙，那大漢舉槳還未落下，身子搖了兩搖，竟「噗咚」一聲，落入水裡。

姜風目光轉處，怒喝道：「什麼人？拿下了──」四面立刻有三、五艘輕舟，急駛而來。

周方縱身躍上了輕舟，高舉雙手，大呼道：「姜幫主且慢動手，在下有機密大事相告。」

姜風微一遲疑，道：「什麼事？」

周方反手將李名生也拉上了船道：「幫主可願知道，蕭配秋約來的幫手，是些什麼人？」

姜風還未答話，那藍衫人蕭配秋已忽喝道：「原來又是這兩個無恥之徒，弟兄們，拿他下來──」

姜風怒喝道：「這兩人己入了天風水塘，還由你作得了主嗎？」微一揮手：「將他兩人護送前來。」

本身要來捕捉他們的五艘輕舟，此刻已變作保護於他，那蕭配秋雖然怒氣沖天，卻也未敢貿然動手。李名生回首向牛鐵娃道：「抱著那孩子，跟在船後面走。」

鐵娃瞧了瞧寶兒，寶兒點了點頭，鐵娃這才站直身子伸了個懶腰，面上露出舒服已極的笑容，伸手挽起寶兒，大步走去。他身材遠較那些抬船的大漢們更為高大，塘水不過只能沒及他胸腹而已，蕭配秋俯首望見了這麼條大漢，面上也不禁露出驚羨之色，寶兒卻附在鐵娃身邊，悄悄道：「垂下頭，暫時莫與你二弟招呼。」

鐵娃點頭應了，只見他那二弟正背對著他，雙手托著千鈞重物，自然萬萬不敢回過頭來瞧他的。

※※※

周方、李名生躍上方頭舟，鐵娃放下寶兒，也跟著爬了上去，四個人渾身是水淋淋的，那模樣當真狼狽不堪。但周方與李名生卻有個最大的本事，無論在多麼狼狽的情況下，這兩人都能擺出洋洋得意的架子。

寶兒早已見怪不怪，自也不覺驚奇，但再一眼瞧見那姜風，卻差點驚奇得叫出聲來。只見這姜風纖細的身子上，穿著件柔絲錦袍，披散著的長髮，眉如柳葉，目如秋水，嬌靨瑩白如玉，小嘴紅勝櫻桃──

這性如烈火，暴跳如雷，滿口粗野之言的水上豪雄，竟是個身材窈窕，貌美如花的女子。

寶兒瞧得呆了，暗嘆忖道：「難怪那姓蕭的要作『入幕之賓』，原來她竟是個女子！唉，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只見李名生挺胸凸肚，雙手抱拳朗聲道：「在下李名生，人稱白馬將軍，這位乃是錦衣侯周方周大俠。」

船艙中突然有人失聲道：「錦衣候？──不知閣下與紫衣侯有何關係？」語聲低沉有力，正是方纔喝話之人。

周方哈哈笑道：「在下與紫衣侯的關係麼──不說也罷。」

蕭配秋突也銳聲笑道：「好個無恥之徒，居然還要裝模作樣，想那紫衣侯是何等身份，你與他提鞋，都萬萬配不上──姜幫主，這廝與那姓李的只是兩個騙子，你要聽他的話，便要上當了。」

姜風面色一沉，厲聲道：「聞道近日江湖中出了兩大騙子，專門走動武林大豪之家，招搖撞騙，竊財盜物，可就是你兩人麼？」

周方面不改色，哈哈笑道：「幫主一代人傑，怎能妄信人言，聽完了在下所敘之機密，再作斷論也不遲呀！」

姜風冷「哼」一聲，道：「你說吧！」

周方緩緩道：「幫主不知可曾聽說過，江湖間有位萬老夫人？身穿百袋裝，手持百寶杖──」

姜風微微變色，道：「可是萬大俠之娘親？」

周方道：「萬大俠立身嚴正，萬老夫人麼──嘿嘿！」他終究不敢以惡言相加，冷笑了兩聲，改口道：「這蕭配秋便是聽了萬老夫人的挑撥，才會對姜幫主你前兩月做的那票買賣起了謀奪之心，若非有萬老夫人在後面撐腰，蕭配秋又怎敢闖入這天風水塘？」

寶兒實未想到此事竟有那心狠手辣的萬老夫人插身其間，驚嘆忖道：「蕭配秋有了這老毒婆做幫手，姜風祇怕要倒霉了。」目光無意間向船艙裡瞟了一眼，只見那精緻的船艙中，併肩坐著四條錦衣大漢，四人年齡形貌雖不相同，但俱是神情沉猛，氣度威嚴，自有一種名家風範。

四人端坐在椅上，動也不動，也未說話，但寶兒瞧了一眼，便知這四人也不是好惹的，萬老夫人也未必能勝得了他們。心頭轉念間，姜風也不知說了句什麼，但聞周方沉聲道：「幫主可知道蕭配秋既已到了這裡，卻還遲遲不敢動手，是為了什麼？」

姜風怒道：「這正是我要問你的，你問我則甚？」

周方乾笑一聲道：「昨日黃昏時，那萬老夫人突然走了，說是見著一人，要去將他追回來做幫手，直到今夜三更，才能回轉，蕭配秋此刻光說不動手便是為了拖延，要去等她三更回來。」姜風目光一閃，厲聲道：「他不動手，我也要動手！」

蕭配秋哈哈笑道：「請、請，無論誰要與小生動手，只管請到這上面來，小生必定奉陪。」他立身之處，位於船陣中央，四面輕舟上的大漢，早已是弓上弦、刀出鞘，嚴陣以待。別人若想破陣而入，已是大為不易，更何況蕭配秋居高臨下，眼觀四方，他若迎頭一擊，還有誰能躲閃？

姜風縱是武功驚人，也難插翅飛上那凌空三丈開外的人塔，要想上去與他動手，實是難如登天！一時之間，姜風面色更是鐵青，只見那些托船的大漢、直到此刻為止，仍是鐵塔般屹立不動，似乎再托三天三夜，也累不倒他們。

突聽船艙中一人沉聲道：「射人先射馬──」

姜風大喜道：「對，放箭射那托船的漢子。」

蕭配秋冷笑道：「這蘆葦四面，俱有埋伏，你若放箭，我便放火，縱落個玉石俱焚，也說不得了。」

姜風忽喝道：「你敢？」口中雖如此說話，心裡卻知道蕭配秋必定敢的，空自氣惱，卻無計可施。

蕭配秋更是得意，竟索性在鼓上盤膝坐了下來，搖頭晃腦，擊節高歌道：「我欲乘風歸去，只恐──」

# 第十三章 滿腔俠義心

寶兒不知怎地，已對姜風大生好感，越看這蕭配秋越覺討厭，突然悄悄一拉鐵娃衣角，道：「你二弟可聽你的話？」鐵娃笑道：「他別人不服，最是服我。」

寶兒道：「好，快叫他過來。」

鐵娃想也不想，放聲大呼道：「鐵雄──二娃子──大哥在這裡，你快過來──快過來──」

托船的四條大漢其中一個，聽得這呼聲，先是一怔，轉目瞧了兩眼，突然放手，一個跟斗自下面大漢肩頭上翻了下來。

那艘船被四條大漢托住，本是四平八穩，此刻一人撤手，重心立失，船上托著巨鼓的大漢首先站不住！

蕭配秋怒喝道：「蠢才你──」但呼聲未了，那大漢已翻了下去，只聽噗咚！砰蓬！哎喲！之聲不絕於耳。接著「噹」地一聲大震──噗咚之聲乃是有人落水，砰蓬之聲乃是有人跌在船頭，哎喲之聲是驚呼，最後一聲大震，卻是上面的輕舟落到下面的輕舟上！

兩條船一撞，木板飛裂，船陣立時亂了。

牛鐵雄乘著大亂，飛步奔出，牛鐵娃也躍下了船，奔向他兄弟，兩人見面，哇地大喝一聲，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掌，緊緊抱在一起，也不顧別人大呼大喊，更不顧塘水中淤泥污染。姜風瞧了寶兒一眼，冷峻的目光中初次露出溫柔之意。寶兒只覺這已比什麼誇獎都好上百倍，方自一笑，突見一條人影，凌空撲向鐵娃兄弟，不禁脫口驚呼出來。姜風道：「莫害怕！」身形展動，迎了上去。

那凌空撲向鐵娃的人影，正是蕭配秋。他眼見自己大事，竟被這兩條蠢牛般的大漢毀了，怒極之下，殺心頓起，雙掌滿含真力，分別拍向鐵娃兄弟的頭頂。但他手掌還未遞出，身邊已有風聲襲來，他不及傷人，先求自保，猛擰身，雙掌正自拍出，迎了姜風一掌。

雙掌相擊，兩人身形眼見都已將落入水中，那知兩人竟同時反掌一拍鐵娃肩頭，身形便又橫飛而起、但慌亂之下，兩人卻已無法分辨方向，姜風掠去了那輕舟蛇陣，蕭配秋卻掠上了方頭船頭。

寶兒情不自禁，後退了一步，只見眼前人影一花，端坐在艙中的四條大漢，不知何時，已飛身而出。四人有如四尊天王石像，將蕭配秋困在中央。

※※※

那邊姜風一掌將舟中一條大漢震得迎面跌倒，又以「牽線手」將另一條大漢牽入水中，早有一艘輕舟急地駛來。姜風躍上輕舟，輕船前盪，盪了兩槳，姜風便又縱身掠起，掠回方頭船，來去之間，當真是翩如驚鴻，矯若游龍。這時蕭配秋額上已沁出了汗珠，只因他連換了數種身法，卻也無法衝出這四人包圍之勢，他無論使出什麼招式，無論衝向那一方，這四人只要伸手一擋，他便又已回到原處，四人若是合力一擊，他那裡還有命在？蕭配秋一念至此，縱然極力裝出瀟灑從容之態，卻也裝不像了。

姜風道：「鐵大哥、宋大哥、李大哥、戰大哥，這姓蕭的作惡多端，你們還留著他做什麼？」

左面一條錦衣大漢，濃眉大眼，面如鍋底，年紀雖然最輕，氣度最是沉猛，似乎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已經歷過不知多少驚險兇惡之事，此刻冷冷道：「殺了他不過舉手之勞，又有何難？只是殺了他後，他門下不免拼命，那時不免血染天風水塘，豈非大煞風景？」

蕭配秋乾笑一聲，道：「四位果然明白事理，想必俱是武林高人，不知大名可否見告，小生洗耳恭聽。」

那大漢道：「你不是在等幫手麼，你那幫手來了，自然知道我四人的名姓──」突聽遠遠傳來一聲怪笑。有人格格笑道：「乖孩子，你也來了麼，好好，婆婆給你個冰糖梅子吃！」一道風聲，劃空而來。

方寶兒一聽聲音，面色立時大變，悄悄退到角落裡，伸手自腳上摸了把污泥，塗在臉上。那大漢似也對這冰糖梅子無福消受，不待風聲襲來，早已閃身避開，只見燈影閃動，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子，半空中落了下來，身子矮矮胖胖，面上笑笑嘻嘻，手裡拄著根比人高出一半的枴杖，正是萬老夫人。

蕭配秋面上立現喜色，額上汗珠也乾了。

※※※

萬老夫人瞪了他一眼，沉著臉道：「枉你走動江湖多年，連這四位的來歷都瞧不出麼？」蕭配秋道：「請婆婆指教。」

萬老夫人嘆了口氣，摸了個冰糖梅子出來，一面咀嚼，一面指點著道：「這是『七喪戟』鐵溫侯，這是『開碑手』宋光，這是『踏雪無痕』李英虹，這是『萬人敵』戰常勝，唉──中原武林的高手，剩下的只有這四個了。」

蕭配秋聽了這四人名姓，心頭果然一驚！「白馬將軍」李名生亦自聳然變色，悄悄將周方拉到一旁，耳語道：「天風幫與秋水幫在長江一帶雖然名頭甚響，但姜風與蕭配秋終究也不過是江湖中的二流角色，此番怎會有如此許多武林頂尖人物來管他們的閒事？我真是做夢也未想到。」

周方微笑道：「姜風日前做的那票買賣，必定不小，是以才將這些英雄豪傑都驚動了。」

只聽萬老夫人又道：「想那『連雲莊』一戰，連大力神鷲，七手大聖這些人都送了命，四位卻能活到現在，當真是福大命大，但四位海濱觀戰後，便該回去修心養性才是，也好為中原武林多少保留些元氣，四位怎會又到了這裡？卻教我老婆子好生不解。」

宋光等四人自經「連雲莊」一戰後，心氣更是沉靜，無論萬老夫人說些什麼，他四人俱是無動於衷。

萬老夫人搖頭嘆道：「你們就是要動手，也莫要如此著急呀，總要先與我老婆子說個道理──」鐵溫侯冷冷道：「請指教！」他四人絕不浪費脣舌，更不肯多說一個字廢話。

寶兒暗中喝采道：「好，這樣才不愧是武林好漢之風範，既已明知非打不可，還囉嗦什麼？」

萬老夫人卻偏要囉嗦，邊吃邊嘆道：「四位敢情是欺負我老婆子孤身一人，要以多勝少麼？」

鐵溫侯雙臂指處「七喪戟」已分持在手，燈光、目光、與戟光交相輝映，鐵溫侯厲聲道：「以一敵一，請！」

萬老夫人嘆道：「年輕力壯的，卻來欺負我們老人家，也不害臊──」突然一杖點出，杖頭幻起點點梅花，萬老夫人口中猶自嚷道：「要打就打吧，我打不過時，你可得出來呀！」她這話顯然是對她的「幫手」說的，但她這幫手究竟是誰？卻是沒有一人瞧見。眾人心裡都不免起了好奇之心，要瞧瞧這江湖中出名刁鑽古怪的老婆子，約來的幫手究竟是何等出色人物？

只是這武林兩大新創外門兵刃的比鬥就在眼前，錯過了更是可惜，眾人又捨不得移開目光，往四下搜索。

但見萬老夫人瞬間已攻出三杖，第一招「亂點梨花」用的乃是梨花大槍法，鐵溫侯雙戟斜架，使出了戟法中一招「十字掛杖」，便輕輕化去。萬老夫人長杖回旋，變作「齊眉五行棍」，一著「玉帶束金袍」，著力掃出，鐵溫侯旋身片馬，雙臂急震，鐵溫侯戟化做獲手鉤，一招「野馬分鬃」，連消帶打，正是山西竇家寨「萬勝無敵鉤」中之妙著。

萬老夫人身形螺絲般一轉，長杖有如孔雀開屏般，撒出一片光影，竟用的是白蠟大竿子裡的絕招「橫掃千匹馬」！鐵溫侯輕叱一聲「來得好」！雙戟隨棍而展，戟頭「萬字奪」，專找萬老夫人長杖杖頭，用的乃是「追魂十三奪」中的「鎖」字訣，常言道：一寸短、一寸險，鐵溫侯用的本是短兵刃，這種招式使出，更是險極，但見他雙戟上要有半分差錯，對方長杖立刻洞穿空門而入！

萬老夫人使出三招端的俱是好著，但鐵溫侯使出的三招卻恰是她的剋星，萬老夫人暴怒之下，招式大變，但無論她招式如何變化，總都被對方招式剋住！蕭配秋面上已現焦急之色，李名生又拉著周方道：「百寶杖於武林十三家外門兵刃中，排名在『七喪戟』之上，便是因為這一條長杖中，妙用無窮，令人防不勝防，但如今卻為何不見萬老夫人使出？」

方寶兒在一旁忍不住插口道：「她那條舊的百寶杖已在前些日子被人折斷了，新的祇怕還沒有打好。」

突聽蕭配秋大聲道：「久聞萬老夫人百寶杖妙用無方，前輩為何不使出來，讓咱們開開眼界。」他一心要想萬老夫人快些取勝，是以忍不住嚷了出來，卻不知寶兒料的果然不差，萬老夫人此刻所使的不過只是條尋常鐵杖。

這時萬老夫人已仗著豐富的經驗，老辣的招式，深厚的內力，逐漸挽回了頹勢，聞言心頭一跳，暗中怒罵道：「小兔崽子，窮吼個什麼，這一吼還未將我的暗器吼出，祇怕已將別人的暗器吼出來了。」

心念轉處，鐵溫侯果然已沉聲喝道：「瞧著！」右手戟直點而出，萬老夫人身子一縮，這一戟眼看便已夠不著部位，那知這三尺長的鐵戟，戟頭實又暴長一尺三寸，明明夠不上部位的招式，此刻卻已足夠有餘。萬老夫人凌空一個翻身，倒退五尺、鐵溫侯叱道：「著！」右手戟中，突然飛出七點銀星，直打萬老夫人胸腹面目，左手戟斜揮，戟頭竟帶著條銀鍊飛出，有如鍊子長槍一般，急纏萬老夫人雙足，上下交攻，其急如電！突然間，一條人影如飛而來，擋在萬老夫人身前。

只聽「篤！篤！篤！」一連串輕響，如釘枯木，那七點銀星，俱都已打上了這人的胸膛。接著，「嗆啷」一聲，銀鍊帶著萬字奪，也纏上了這人的雙足，此人卻仍行所無事，直挺挺的站著。

※※※

群人俱都大驚失色，鐵溫侯雖驚不亂，挫腕收回，只望能以雙臂千斤之力，將這人拉得跌倒。那知就在這時，又有一條黃影凌空墜下，不偏不倚，跌在銀鍊上，鐵溫侯但覺虎口一陣劇痛，七喪戟竟自脫手！「開碑手」宋光，「踏雪無痕」李英虹，「萬人敵」戰常勝大驚之下，展動身形，搶至鐵溫候左右身旁。

只見前來的那人，身子高瘦，面色清褐，那七點銀星掛在他胸前衣衫上，竟未能釘進去。

後來的那人，已盤膝坐在地上，一張圓臉，雖然滿臉笑容，但那笑容卻是說不出的怪異，有如廟中泥塑的笑彌陀一般，他這笑容也似是用泥堆上去的，既無絲毫變化，亦無絲毫笑意。

寶兒早已瞧出前面來的那人，正是木郎君，他實也未想到萬老夫人約來的幫手，竟是此人。

只因他記得那時木郎君與萬老夫人本是仇敵，自想不通如今竟會變作朋友，卻不知江湖中敵友本自難分，今日為友，明日成仇，本是司空常見、不足為奇之事，只要厲害相關，自可化敵為友。寶兒深知木郎君之能，見他突然在這裡現身，不禁暗暗為姜風與中原四大高手擔心。那知鐵溫侯等四人，對那盤膝而坐的黃衫客顯然深懷畏懼，反倒未將木郎君放在心上，四人目光，瞬也不瞬地凝注著黃衫客。

「開碑手」宋光一字字緩緩道：「久聞『極天戌土宮』之名，瞧朋友神情模樣，莫非是『戌土宮』中來客？」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乖娃兒，果然有些眼力。」

宋光也不理她，猶自凝注著黃衫客，沉聲道：「朋友為何不說話？莫非不屑以姓名相告麼？」

那黃衫客仍是滿面笑容，仍然不說話，卻伸出手來，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含笑搖了搖頭。寶兒恍然忖道：「原來這人是個聾子──」目光轉處，卻發現鐵溫侯等四人面色更是大變，齊聲脫口道：「土龍子！」再瞧李名生、周方兩人，似是嚇得更厲害，寶兒忍不住悄聲問道：「這聾子有何怕人？」

周方趕緊將他拉到一邊，耳語道：「這土龍子就是『戌士宮』的少主人，天生又聾又啞，但武功之高，據說已不在金河王、火神君等大魔頭之下，生性之殘暴，卻比那些魔頭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最是好色，只要見著漂亮的女子──」說到這裡，戛然住口。

寶兒隨著他目光瞧了過去，只見那土龍子再也不理別人，只是呆望著姜風，不住招手。

姜風本是長江水上一霸，也是近年江湖女子豪傑中的特出人物，身子雖弱，但性如烈火，當真是瞪眼殺人，不皺眉頭，平日誰也不敢將她視為女子，她自己也專將自己視為男子，但此刻姜風見了土龍子這雙目光，心底竟情不自禁泛起一陣寒意，一步步向後退去，退了幾步，後面便是船舷，眼見她只要再退一步，便得落入水中。

突見人影一花，但聽一聲驚呼，再看土龍子還是盤膝坐在地上，而姜風不知怎地，竟已被他摟入懷裡。

她全身都似已沒了氣力，軟綿綿被土龍子抱著，又親又嗅，寶兒又驚又怒，只望鐵溫侯等人解救於她，誰知鐵溫侯四人雖然滿面怒容，但卻緊緊守著艙門，未曾出手，那四條紅衣大漢本已退到一旁，此刻見到幫主受辱，大喝一聲，撲了上去。土龍子頭也不抬，只騰出了一隻手來，揮了兩揮，只聽「砰蓬、噗咚」接連四響，四條紅衣大漢已被他打得凌空飛起，跌入池塘中，突聽「嘶」的一響，土龍子竟撕開姜風的衣襟，露出了瑩白的胸膛，姜風又急又氣，又羞又怒，慘呼一聲，暈了過去。

鐵溫侯等四人神情卻更是沉穩，掌中也撤出了兵刃，但四人守住艙門，仍是動也不動，似是艙中有著什麼珍貴之物，只要能保著艙中物無恙，他四人便已心滿意足，至於姜風是死是活，俱都全沒要緊。

寶兒但覺一股怒氣直沖上來，暗道：「這些人，自命英雄，但眼見個女子在面前受侮，竟然不理不睬，我雖非英雄，卻容他不得。」只覺渾身熱血沸騰，腦袋裡也是熱烘烘的，生死厲害，全都拋到了一邊，當下大喝一聲，跳了出去，指著土龍子大罵道：「你是人還是畜牲？放手！」土龍子根本聽不見，自然不理他。

木郎君、萬老夫人見了他，目中卻突有光芒一閃。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小鬼，原來是你，你臉上抹了泥巴，奶奶還是認得你的，來──乖孩子，吃個梅子。」

木郎君早已一步步向寶兒逼了過來，嘶聲道：「那大頭鬼在那裡──叫他出來──叫他出來──」只見他雙手十指箕張，不住屈伸，似乎恨不得胡不愁就在眼前，好叫他一把捏死，顯見他對胡不愁，實已怨毒極深，恨入骨子裡。

萬老夫人笑道：「水天姬不在，紫衣侯死了，還有誰能保護你？乖孩子，快過來給奶奶磕頭，奶奶就求他莫要殺你。」

鐵溫侯等四人心頭一動，才想起這孩子果然似乎是五色帆船上的，他們海濱觀戰時，也曾遠遠瞧過一眼。只見寶兒挺著胸膛，大罵道：「我本將你們當人，誰知你們卻是畜牲，你就是將我殺了，也休想──」木郎君獰笑一聲，鳥爪般的手掌已向寶兒抓了過去。

鐵溫侯等人似待出手，那知那「錦衣侯」周方竟搶先一把將寶兒拉到背後，乾笑道：「堂堂青木宮少主，竟與我書僮一般見識──」木郎君怒道：「滾！」伸手一揮，便將周方打得跌倒在地。

但這時寶兒已被鐵溫侯拉了過去，沉聲道：「到後艙去，快！」不容分說，將寶兒推入了艙裡。

※※※

寶兒還在猜疑，那知就在這時，那簾幕低垂的後艙中，竟傳出一聲輕呼，顫聲呼道：「寶兒──」這呼聲竟是如此熟悉，寶兒只覺耳畔「轟」的一聲，熱血又都沖上了頭顱，三腳兩步，衝入了簾幕。他眼前什麼沒有瞧見，已有六條手臂將他緊緊抱住了，三個人齊地大呼道：「寶貝──你怎會來了──」

寶兒但覺一陣陣甜香沖鼻端，掙扎著偷眼一望，只見這三人赫然竟都是五色帆船上被金河王逐走的少女。

她三人又是驚奇，又是歡喜，目中流下的眼淚，也不知是歡喜？還是傷感，三個人緊緊摟住寶兒，在寶兒的小臉上親了又親，眼淚將寶兒的臉也打濕了，到後來連寶兒也不知自己臉上的眼淚是她們的，還是自己流下來的。這一份真情的流露，又有什麼話能描敘？又有什麼事能替代？

寶兒只覺這些日子來自己所受的驚駭、寂寞、失意、痛苦──都已有了補償，都已不算什麼了。

突聽一人冷冷道：「也不害臊，抱著人家大姑娘親什麼？」寶兒臉微紅，心頻跳，鑽出了她們的懷抱──只見一個大眼睛的小女孩子，高高地坐在一張桌子上，模樣雖是冰冰冷冷，但臉卻是紅紅的，眼圈兒也是紅紅的，正瞪著眼在瞧寶兒，卻不是小公主是誰？寶兒心弦一陣震動，生生在她面前呆住了。

少女們嬌笑道：「小公主真煩人，把人家氣成這樣子，我們卻是他大姐姐，親親有什麼關係？」小公主道：「親親沒有關係什麼？」少女們笑道：「自然沒有──」話未說完，小公主突然大呼一聲，張開雙臂，自桌上跳了起來，一把抱著寶兒，在他頸子上咬了一口，輕輕道：「小壞蛋呀小壞蛋，為什麼人人都喜歡你，你以後可不可以變得討厭些？免得人人都要親你。」

寶兒但覺心裡又是一陣激動，也不知是甜是酸，真恨不得在小公主小臉上也狠狠咬上那麼一口。但他這一口還沒咬，小公主已又在他臉上咬了兩口，方寶兒疼得「哎喲」一聲，小公主卻「噗哧」笑了出來，咬著櫻脣，道：「疼麼？就是要疼死你！」突又伸手打了寶兒一拳，跳上桌子，背對著寶兒，再也不睬他了，寶兒一隻手摀著臉，一隻手摀著肚子，又呆住了，少女們格格地嬌笑，笑得彎下了腰。

只聽一人怯生生喚道：「大哥──」

寶兒這才回過神來，轉眼瞧見了牛鐵蘭。但他還未說話，小公主又跳了下來，道：「你叫他大哥？──小壞蛋，想不到你有個大妻子，還有個大妹妹。」

鐵蘭臉已有些紅了，寶兒也紅著臉，道：「莫理她──她是個小瘋子──哎喲！」脖子上又被咬了一口。這時，船艙外突然傳來一聲慘呼！「七喪戟」鐵溫侯單戟猶存，「開碑手」宋光鐵掌當胸，「踏雪無痕」李英虹手提「七十二節鎖喉鍊子銀槍」，「萬人敵」戰常勝雙手倒提一對精鋼豹尾竹節鞭，左鞭淨重三十七，右鞭淨重四十四，共重九九八十一斤，雙鞭蕩起，當真是千軍披靡，萬夫莫敵，乃是當今武林最最霸道的三件兵刃中之一。這中原武林碩果僅存的四大高手，放過了寶兒，便一排擋住了木郎君去路，四人俱是面色凝重，不輕言語。木郎君縱是目中無人，但瞧見這四人氣勢，腳步也不禁為之一頓，道：「這件事你四人是管定的了？」鐵溫侯道：「是！」

萬老夫人嘆道：「可惜呀可惜！中原武林豪傑，自柳松以來，已死了數十人，白三空也是半死不活，連家裡都不敢住，走得不知去向，剩下的好漢，只有你們四人，不想你四人今日也要找死了。」鐵溫侯冷冷道：「不錯，正是來找死的。請！」萬老夫人笑道：「乖孩子，你急什麼？」

她口中在說話，心裡卻在盤算，天風幫弟子雖不足為慮，就只這四人已是夠難對付的了。木郎君遲遲未出手，顯然算準憑他三人，絕難勝得這四人，再加上萬老夫人，也是不夠，唯有等土龍子出手。但土龍子卻是死人不管，只是搶著姜風──木郎君跺了跺腳，一掠到他身旁，拍了拍他肩頭，指了指鐵溫侯，土龍子卻只作沒有瞧見，木郎君大罵道：「這廝有了女人，連命都可不要了。」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我有法子。」

只見她也一拍土龍子肩頭，攏開雙手，作了個曲線，又伸出三根指頭，左手豎起大拇指，向艙中點了點。這手式人人都可明白，她說的是：艙裡有三個女人。

土龍子這次可也瞧見了，霍然長身而起，雙手一拋，竟將他方纔還在著意溫存的姜風拋入水塘裡。

牛鐵娃與他二弟還站在水塘裡，你打我一拳，我拍你一掌，鐵娃道：「小子，你可是娶了媳婦了？」

牛鐵雄道：「老大，你今天吃了飯麼？」鐵娃道：「小子，你長大了。」

兩人雖然答非所問，胡言亂語，但卻說的甚是開心，而且也不知那有這麼多好說的，別人吵鬧爭殺，他兩人竟完全不理不睬。

突然一個人在鐵娃身旁跌了下來，鐵娃這才止住口，倚身將這人抱了起來，咧嘴笑道：「喝，是個大妞兒，怎麼不穿衣裳？」

這人自是姜風，她被塘中泥水一激，悠悠醒了過來。

一陣風吹過，她驟覺身上是空空的，被人抱在懷裡，羞憤之下，也不管這人是誰，一拳打了過去，但她初醒力乏，鐵娃卻是天生的鋼筋鐵骨，這一拳打在他身上，當真有如替他搔癢一般。

姜風連打幾拳，鐵娃仍是動也不動，反而抱得更緊，笑道：「別動，一動又要掉下水去了，可是會著涼。」

姜風一生之中，幾曾受過此等羞侮，但覺一口氣塞在胸口裡，再也受不住，突又暈了過去。

牛鐵雄拍手笑道：「天上掉下大美人，正好給老大做媳婦──」那邊蕭配秋也在呼道：「傻小子，將她送過來，我重重有賞──」鐵娃搖搖頭笑道：「不行，這是我的。」

蕭配秋身形一掠而起，鐵娃撤開腿就跑，他雖不知輕功，但人高腳長，在泥濘中跑來，正大佔便宜。只見他連蹦帶跳，跑入蘆葦裡，蕭配秋竟是追他不著，到了蘆葦前，蕭配秋空自急惱，卻也不敢追將進去。

※※※

這時土龍子已慢騰騰走到鐵溫侯等人面前，他眼睛竟似也瞧不見前面有人，大搖大擺，就往艙中走了進去。

鐵溫候、李英虹雙雙搶出，一軟一硬，一長一短，兩件銀光閃閃的兵刃左右急攻而至。他兩人果然不愧高手，倉猝之間，使出的招式，仍是攻守兼備，兩道銀光，密密的封住了土龍子去路。

只見土龍子胸膛一吸，身子竟平白退出一丈開外，眼見已落入水中，鐵溫侯、李英虹都不禁怔了一怔。

那知就在這剎那間，土龍子背後彷彿有弓弦一彈，竟又箭一般射了回來，揮手兩掌，左右拍出。他來去倏忽，當真形如鬼魅一般，鐵溫侯等人歷練雖豐，這樣的功夫，卻是從來未見。但聞「嘩」的一響，土龍子右掌已抓住了李英虹鍊子槍頭，兩人一較勁，鍊子槍蹦得筆直。李英虹雖以輕功成名，腕上功夫亦不弱，鍊子槍再也不會傷手，那知土龍子突然飛起一腳，竟生生將鍊子槍踢斷了。李英虹正自全力挫腕奪槍，此刻力一落空，腳步立時不穩，踉蹌向後退了兩步。

土龍子左掌早已切向鐵溫侯手腕，鐵溫侯沉肘回戟，戟枝反劃土龍子脈門，土龍子右足方踢出，眼見招式已無法再變──誰知他卻偏偏能變，只見他右手背，竟向自己左肘上一撞，他左掌被撞得一揚，恰巧避過了戟枝，右手中半截銀鍊，卻已蛇一般纏上了鐵溫侯掌中鐵戟，鐵溫侯一驚，土龍子竟撒手拋了銀鍊，偏身自鐵溫侯與李英虹兩人間竄了過去。

這幾手招式之奇異怪誕，實已到了極處，但出手之快，時間拿捏之準，也實已妙到毫巔。鐵溫侯、李英虹雖是名家，但驟遇到此等怪到極處，也妙到極處的招式，一時間也不禁慌了手腳。

只見土龍子身形已將闖入內艙，那「錦衣侯」周方竟突然間不知自那裡鑽了出來，擋住了他的去路。土龍子一時摸不清此人深淺，身子一縮，平空倒退三尺。

周方左手提著那藤箱，笑嘻嘻道：「你瞧──」右手一拍藤箱，藤箱裡一股輕煙，激射而出。這股煙微帶粉紅，方纔剎那間便曾迷倒過一人，但此刻土龍子卻是動也不動，毫無所覺。

周方道：「好傢伙，你再瞧──」又一拍箱子，箱子裡突然飛出兩把小刀，帶著弧線，刷地削向土龍子雙耳。土龍子伸手一抄，兩把刀便無影無蹤。

周方面色已有些變了，那知土龍子卻似瞧戲法一般瞧得有趣了，竟不出手，反而笑嘻嘻勾了勾手指，意思是要周方再變兩套。這時木郎君也已撲向宋光，霎眼間兩人已換了三招，招招式式，俱是快如閃電，驚險已極，與方纔土龍子動手時有如兒戲般的光景大不相同，萬老夫人大呼道：「『木郎君』你可得使些絕活，咱們自己衝進去，不能倚仗那聾子，那聾子是個白痴。」一面說話，反手一杖掃向戰常勝。木郎君冷冷道：「好，看我絕招！」雙臂一振，直直的向宋光揮出，有如兩條鐵鞭一般，劃空之聲，有如風嘯。但這招攻勢雖凌厲，他自己前胸空門卻已大露。

「開碑手」宋光是何等老辣，一眼瞧見，心頭大喜，腳步微錯，身子突然一俯，單掌自木郎君雙臂間穿出，直拍他胸膛。只聽「拍」的一聲，這一掌著著實實拍上了木郎君胸膛，宋光大喜，只道這聲名赫赫的青木宮主人，已毀在自己掌下！

那知木郎君著了一掌，竟然行所無事，不動聲色，雙臂猛然一夾，有如鐵剪般向「開碑手」宋光夾了過去。宋光大驚之下，已躲閃不及，只聽「喀喇喇」一串輕響，他雙肩竟被生生夾碎，慘呼一聲，暈厥在地！

※※※

這一聲慘呼傳入內艙，寶兒等心頭俱是一驚，不約而同，奔向門前垂簾，掀起了一條縫，側目望出去。只見那「錦衣候」周方手提的藤箱裡，竟跳出了個小小的鐵靈女，正在箱子上扭腰而舞。這鐵人做的極是精巧，舉手投足間，居然有些風姿。

土龍子瞧得直是拍手──突見那鐵人一個旋身，竟有一蓬細如牛尾的銀針，暴雨般自鐵人手中飛出。鐵溫候、李英虹早已在一旁伺機而動，此刻更不怠慢，七喪戟直點土龍子左背，半截銀鍊鞭向他右邊耳目。土龍子前、左、右三面受敵，身子突然向下一蹲，雙腿連環掃出，鐵溫侯、李英虹縱身躲過，那周方卻被一腿掃倒，連滾了幾個滾，手裡仍緊緊抱著箱子，滾到角落裡，站都無法站起。

鐵溫侯怎肯讓土龍子乘隙竄入內艙，身子凌空，七喪戟便已急攻而下，「雷神擊電」、「急風亂雨」、「風雷併發」，接連幾招，用的都是劍法中最最強猛霸道之「風雷劍」中情急拼命，準備與敵同歸於盡的招數。

但見寒光閃動，一連七劍，劍劍俱是險著，土龍子武功雖奇詭高絕，遇著此等不要命的招式，也自不敢攖其鋒銳，只見他黃衫飄飄，遊走在迫急如暴雨，驚雷閃電般的劍光間，一時間竟脫身不得。

李英虹目光閃動，正待乘隙而攻，突聽身後風聲響動，木郎君已飛身撲來，李英虹反身揮鞭，迎了上去。他剩下的半截銀鍊，猶有三尺長短，此刻反捲而起，一招「煙雲出岫」，挾帶風聲，又自著著實實抽在木郎君胸膛上。

木郎君嘻嘻的一笑，仍是面不改色，枯木的雙臂，又如鞭般直揮而下，李英虹仰面翻身，後退數尺，掌心已滿是冷汗，他眼見這木郎君的胸膛暗器無法射入，掌力無法震傷，銀鍊抽在上面，也如同抽在木革之上，此等刀槍不入的功夫，豈是人力所能對抗？

李英虹心已怯，膽已寒，眼見木郎君面帶獰笑，一步步逼了過來，李英虹掌中銀鍊，竟是不敢出手。眼見這威震中原的武林名家，威名已將毀於一旦。突聽一個聲音在耳邊道：「莫怕他，他只是胸前有家傳『神木護心盾』護身，並非有什麼刀槍不入的功夫。」

李英虹精神一震，也未及分辨這神奇的語聲從何而來，暴喝一聲，揮鞭而起，霎眼間便已急攻三招。那邊戰常勝與萬老夫人戰況更是激烈。戰常勝的鞭雖強，怎奈在這船上委實施展不開手腳，便擊上檣桅，只聽一串砰砰之聲，雙鞭過處，門窗桅檣俱成粉碎！

萬老夫人施展小巧的身法，穿行在凌厲的鞭風間，鐵杖專找空門，招式之刁鑽古怪，已令戰常勝應付吃力。最可怕的，卻是她滿身俱是暗器，只要手一掏，梅子、酥糖，一連串飛將出來，戰常勝更是防不勝防。這時蘆葦間早已大亂。

只聽蕭配秋連聲呼喝道：「追──莫放走了這傻小子──卻要小心著，莫要傷著了他懷中的人。」蘆葦中本有他門下埋伏，此刻四下追逐，但牛鐵娃的一條長腿，在這泥濘池水中大佔了便宜。他只要邁出一步，別人便得邁出三步，有的人縱然身懷輕功，但在蘆葦間，泥濘中自也無法施展。

牛鐵娃一面逃奔，一面卻不住大笑道：「小小子，你追得上麼──」這種生死相關之事，在他眼中竟覺得有趣得很。蕭配秋空自急怒，但投鼠忌器，生怕傷了姜風，又不願令屬下施放暗器，這自是因他早已對姜風懷有狼子野心。

天風幫弟子見到幫主有難，俱大喝著躍下池塘，奔入蘆葦，蕭配秋屬下生怕蘆葦中自己人手不夠，也自船陣中躍出，一時間，但見池塘中，蘆葦間刀光閃動，泥水飛濺，血肉橫飛，交織成一幅慘烈的畫面，叱吒聲，兵刃相擊聲，鐵娃大笑聲，與慘厲慘呼聲相和，更是動人心魄。但強龍不壓地頭蛇，蕭配秋此番縱是傾力而來，也還是無法與根基便在此處之天風幫相比。

血戰片刻，天風幫弟子仗著地利人和，顯已佔了優勢，十聲慘呼中，倒有七聲是蕭配秋屬下發出來的。

蕭配秋面色鐵青，嘴角突然泛起一絲獰笑，振肩大呼道：「燒！」呼聲淒厲高亢，直沖霄漢。

他分佈在四下的弟子，一齊厲聲響應，大呼道：「燒──燒──」一道火光，自蘆葦中沖天而起。

※※※

這時船上的惡鬥，已分出勝負。戰常勝武功路數最是剛猛，自也最是損耗真力，萬老夫人深明此理，是以絕不和他硬拆硬接，只是與他游鬥。此刻戰常勝非但氣力已大是不濟，肩頭且已掛采，萬老夫人不住嘆息道：「唉！可惱，中原武林又要少一人了。」戰常勝怒道：「放屁！」雙鞭急揮而下！

萬老夫人飄飄自鞭影中穿過，嘆道：「不動聲色的戰常勝，怎會著急驚人了，莫非自知已不能常勝了麼？」突然一杖挑出，點起了戰常勝的鞭頭，兩個冰糖梅子，自杖底飛出，戰常勝悶「哼」一聲，前胸又多了處暗傷，舞動雙鞭時，已有些隱隱作痛，眼見已無法再支持許久。

鐵溫侯更是已滿身浴血，只是仗著一股與生俱來的慓悍剛勇之氣，猶自咬緊牙關，拼死纏住土龍子。

這其間只有李英虹竟仍與木郎君戰得不分上下，他雖然常居劣勢，但卻常有奇招突出，一招便能扳回先機。原來他本當早已不支，但每當千鈞一髮之危機中，那神奇的語聲，便會突然在他身邊響起。指點一著他自己決計夢想不到的招式，且對方也決計夢想不到的方位攻將出去，木郎君空自暴跳如雷，卻也萬萬想不出他怎會施出此等奇詭的招式，只要此等招式一出，木郎君必然無法破解！

李英虹已聽出這神奇的語聲乃是有內家高手在此以「傳音入密」之術，在暗中招點於他。但他實也猜不出這內家高手究竟是誰？

鐵溫侯與戰常勝此刻已自顧不暇，自不會相助於他，何況他兩人武功雖高，卻也決計不會這內功中最神奇奧妙的「傳音入密」之術，內艙中的少女們與小公主，也萬萬施展不出此等功夫。

那「白馬將軍」李名生早已悄悄溜了，只有那「錦衣侯」周方還畏縮在船艙角落中。但他已嚇得雙腿發軟，連站都無法站起，李英虹唯有當作上天垂憐，相助於己，否則委實百思不得其解。突聽「喀」的一響，鐵溫侯一聲厲呼！他一條右臂，竟已被土龍子生生折斷，僅剩的一柄「七喪戟」，「當」的一聲，落在船板上。

土龍子目光露出輕嘲譏笑之色，似是在說：「你還能拼命麼？」再也不瞧鐵溫侯一眼，轉身向後艙掠去。那知鐵溫侯竟狂吼一聲，飛身撲了過來！土龍子背後宛如生了眼睛，頭也不回，便自閃開。鐵溫侯「砰」地跌在地上，雖然急得冷汗迸流，但剩下的一條左臂，卻在這剎那時，閃電般抱住了土龍子的右腿。

土龍子身形一個踉蹌，也險些跌倒，面上立刻現出狂怒之色，反身一掌，切在鐵溫侯左肩上。「喀」的又是一響，鐵溫侯左臂亦斷！

土龍子嘴角泛起獰笑，目中也流露出一種殘忍惡毒的凶光，看來竟已不似人類，有如一頭野獸中，最最殘暴的山貓般，望著足底的鐵溫侯，竟不肯一掌將鐵溫侯打死，而要將他慢慢折磨，盡情侮弄，這種非人的獸性，這種殘暴的目光，連萬老夫人見了，都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只見土龍子緩緩伸出手掌，獰笑著捏向鐵溫侯，突然間，鐵溫侯狂吼一聲，一口咬在他腿肉上。土龍子面上肌肉一陣扭曲，額上立刻冒出了冷汗，喉間發出野獸般的低吼，縱躍踢打。但無論他施出什麼手段，鐵溫侯牙關卻再也不肯放鬆，無論他跳起多高，鐵溫侯身子仍牢牢吊在他腿上。

戰常勝瞧得身子一陣顫抖，目中熱淚，奪眶而出，奮起最後一股氣力，急揮三鞭，逼退了萬老夫人。就在這時，突有一團烈火飛了進來，落在船艙中央。戰常勝微微一驚，情不自禁，後退兩步，突覺手掌一緊，右掌竹節鞭梢，已被土龍子抓了過去。兩人互較真力，戰常勝但覺一股火焰般的熱力，自鞭上傳了過來，虎口立時崩裂，鮮血染紅了鞭柄，鋼鞭再也把持不住。

土龍子奪下鋼鞭，反手便向鐵溫侯頭顱擊了下去！

眼見鐵溫侯頭顱便將粉碎，突然間，一條小小的人影，自旁邊衝了出來，撲在鐵溫侯身上，嘶聲呼道：「你要殺，先殺了我吧！」只見他滿面痛淚，雙手緊緊抱住了鐵溫候的脖子，正是方寶兒。土龍子手掌一頓，面現獰笑，鋼鞭還是照樣擊下，方寶兒咬牙切齒，瞪眼瞧著土龍子，鋼鞭擊下，他也不躲閃！

就在這時，只聽幾聲驚呼，幾聲怒喝，好幾條人影，齊地撲了過來，其中又有兩人撲在寶兒身上。只聽「噹」的一聲，土龍子鋼鞭已被戰常勝一鞭擋住，雙鞭相擊，迸出一溜火星，火星飛激中，李英虹也與土龍子換了一掌！他兩人見到寶兒有危，便已不要命的撲來，萬老夫人與木郎君，居然也並未加以阻攔！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此刻竟似也對寶兒起了憐惜之心，否則又怎會容得戰常勝與李英虹出手。

# 第十四章 一闋死亡曲

只見兩個少女，撲在寶兒身上，以身子護住了寶兒，另一少女，緊緊抱住了小公主。這四人見了寶兒有難，更是早已忘了自身安危，齊地搶出門來，四人俱是滿面急淚，伏在寶兒身上的少女嘶聲道：「天下人你們誰都可以殺，但──但這孩子，你們卻不能動他一根手指。」這時戰常勝與李英虹兩人，緊緊纏住了土龍子，教他無法空出手來，土龍子腿不能動，但在這兩大高手夾攻之下，居然毫不退讓，突然，只見他凌空一個翻身，掠出丈餘，原來鐵溫侯在寶兒抱持下，竟不知不覺將牙齒鬆了，木郎君卻一掠而來，冷冷道：「這孩子為何不能殺？」

那少女道：「你們可知今後武林的命運，已繫於這孩子身上！」

木郎君冷冷道：「武林高手縱然死光，武林命運也輪不到這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孩子來擔當。」

那少女嘶聲道：「他現在雖小，但我家侯爺已將世上唯一能制住白衣人的秘密告訴了他，他若死了，七年後白衣人再來，有誰能抵擋？」

小公主突然大喝道：「住手！你們本是為我們四人來的，只要你放過他，我們四人都跟著你走！」抱著她的少女顫聲道：「小公主，你──你──」

小公主滿面淚痕，道：「他曾不要性命來救咱們，咱們為何不能不要──」那少女痛哭著垂下頭去，小公主大聲道：「只要咱們跟著你們走，五色帆船上的珍寶就全都是你們的──你們難道還不肯放過他？」

要知五色帆船在風暴中遇難之事，江湖中並無知聞，是以萬老夫人發現小公主等人落入天風幫，便不惜一切，也要將她奪來，為的自是那五色帆船上的珍寶與秘笈，木郎君也正是為著這原因，是以才被萬老夫人說動，否則他本一心要將萬老夫人殺死，此刻兩人又怎會聯手？

小公主將五色帆船遇難之事隱瞞，自也是要以此打動他們，她深信這句話的誘人，任何人都無法抗拒。

木郎君微一遲疑，果然縮回手掌，萬老夫人大聲道：「你要跟著咱們走，就得快，再遲可就走不了啦！」

小公主轉眼望去，但見戰常勝、李英虹，仍在與土龍子纏鬥不休，池塘四面，卻已成了一片火海。無數條大漢，在池塘中呼號奔走，要想奪路而回，若有人一個不慎，被人擠倒，立時便將被亂足踐踏而死。

原來池塘本來只有東、西、南三面著火，但蕭配秋率領著十餘個親信弟子自北面衝出去後，便再也不管別人的死活，將北面蘆葦，也放起火來，此刻池塘中雖還有蕭配秋門下，但已只顧逃命，顧不得爭殺了！

只聽四面慘呼之聲，聲震天地，池塘中泥水，也已被鮮血染紅，被烈火一映，那顏色更是淒艷恐怖，攝人心魄！

※※※

小公主瞧了一眼，手足已是冰冷，突然轉身拉住牛鐵蘭，道：「你──你可得好生照顧著他。」牛鐵蘭身子不住顫抖，那裡還說得出話來？

小公主頓足呼喊道：「你們雖放過他，但他如何逃出這裡？你們──」呼聲未了，已被萬老夫人一把抱了起來。

那少女嘶喊道：「放下她──放下她──」

萬老夫人道：「跟著咱們衝出去，否則我就先取寶兒性命！」一手抱著小公主，向艙外衝出。

木郎君雙臂一伸，抓住了伏在寶兒身上少女的頭髮，生生將他兩人提了起來，獰笑道：「走！」左臂一掄，將一個少女拋了出去，拋向土龍子，右臂夾著另一少女，隨著萬老夫人衝出，但聞小公主慘呼道：「放下我──放下我──反正寶兒也衝不出去了，我──我要陪著他死！」土龍子左掌震開了李英虹身子，右手鋼鞭，脫手向戰常勝擲出，凌空接住了那少女，一掠而出，乘勢將萬老夫人拉著的少女也挾在脅下。只見三人身形起落，踐踏著在池中狂奔著大漢們的頭顱，木郎君與土龍子當先衝出了火焰。萬老夫人身形慢了一慢，突有一股烈焰撲面掩了過來，萬老夫人竟反手抓起了一條大漢，向那火焰拋了出去！那大漢慘呼一聲，落入烈火中，火頭被他身子一壓，火勢果然小了些，萬老夫人白髮飄飄，衝了出去。

船艙中，「噹」的一聲大震，戰常勝揮鞭震飛了土龍子擲來的一鞭，身子搖了兩搖，道：「好──」突然倒下！他方纔早已脫力，只是亡命掙扎苦鬥，此刻強敵既去，精神驟然崩潰，那裡還支持得住。

李英虹身子竟是搖搖欲倒，轉眼四望，中原武林僅存的四大高手，此刻已唯有他還能站直著身子。但他心頭之悲哀與沉痛又豈是別人所能體會。

※※※

池塘中大漢，衝出去的雖有幾個，倒下去的卻更多，此刻塘中人已少了，呼聲亦弱，但火勢卻更大。鮮紅的泥水中，狼藉著滿池屍身，有的搭在舟舷，有的橫掛鐵鍊，有的身子雖已落在泥中，雙手卻仍緊抓著船舷不放，筋結滿現的手掌，無言地敘出了這些人求生的掙扎，也敘出了他們生之苦難，死之絕望！還有的雖然未死，但已滿身浴血，再起無力，只是跌坐在血水中，呆呆地發愣，呆呆地等死！

一柄長刀插在船板上，刀柄紅綢，迎風飛舞，為這已被死亡籠罩的池塘，更平添幾分懾人的淒秘。李英虹沉痛地凝望著這飛舞著的紅綢，久久不能動彈，船中亦有火，閃動的火焰，映得他鐵青的面色煞是怕人。他自闖江湖以來，他曾身經百戰，但這一役殺伐之慘，死亡之眾，卻是這身經百戰的武林豪傑生平未遇。

「開碑手」宋光已死，「七喪戟」鐵溫侯一息奄奄，「萬人敵」戰常勝暈厥在地，小公主被擄，天風幫瓦解──這一戰之下，可說是一敗塗地，此刻唯有讓李英虹一人來咀嚼這失敗的滋味，卻又教他情何以堪？

方寶兒呻吟一聲，搖搖晃晃，站了起來，方纔他熱血奔騰，不覺暈厥，此刻轉眼四望，熱血已寒，一直冷到心底！

烈焰沖天，火勢更大，天地一片死寂，唯有火焰燒得「必剝」作響，與風聲交奏出一闋死亡之曲。

牛鐵蘭突然衝到李英虹身旁，噗地跪了下去，緊抓起李英虹冰冷的手掌，嘶聲道：「求求你，將他帶出去，再遲就──就來不及了！」

李英虹俯首瞧了她一眼，茫然道：「你呢？」

牛鐵蘭道：「我？──我──我不要緊──」

方寶兒嘶喝道：「你救她出去，我不要緊！」

李英虹道：「你──你不怕死？」

方寶兒道：「我怕死，也不願死！但別人又何嘗願死？」

牛鐵蘭道：「別人都能死，你，你卻是不能死的！」

方寶兒大聲道：「都是一樣的性命！我若不能死，你也不能死！戰──戰大叔不能死，鐵大叔更不能死！」

李英虹嘴角泛起一個悽涼的笑容，一字字緩緩道：「祇怕──大家──都要死了──」話未說完，他已跌倒在地！

牛鐵蘭面容更慘變，反身一把抓住寶兒，嘶聲道：「你快走──無論如何也得想法子衝出去！」

方寶兒道：「我不走，我不能拋下你們。」淡淡的幾個字，卻敘出了他鋼鐵一般堅強的決心！

牛鐵蘭突然暴怒起來，厲聲道：「你可知就為了要你活著，就有多少人犧牲。你可知你身上負擔著多麼沉重的擔子？你──你──你怎麼能死？你若死了，怎麼對得起那些為你犧牲的人？」

方寶兒眼圈一紅，扭轉頭去，李英虹卻沉聲嘆道：「他縱不願死，但卻教他一個孩子怎麼衝得出去？」牛鐵蘭怔了一怔，道：「你──」

李英虹慘笑道：「我也不行了！」牛鐵蘭再也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李英虹鬥志全消，那一股英雄之氣，早已被這慘敗擊倒，此刻萎縮地坐在地上，竟是抬不起頭來。

船艙已有大半著火，火勢眼見已將燒及他們身上，那一股焦熱之氣，更是逼人眉睫，寶兒等人俱是舌乾脣裂，幾將窒息。

※※※

烈焰沖天，蒼穹也被染成一片血紅。

李英虹瞧著奄奄一息的鐵溫侯，仰天慘笑道：「你我自出道以來，併肩闖蕩江湖，身經百戰，戰無不勝──那是何等的威風，但──不想今日，你我竟死在這裡！」狂笑聲中，淚珠奪眶而出。那知，就在他淒厲的笑聲中，那奇異的語聲，竟又在他耳畔響起：「有我老人家相助於你，你怎會死？」李英虹精神一震，霍然抬起頭來。

只聽那奇異的語聲接著又道：「對了，抬起頭，挺起胸，站起身來，方纔那一場惡戰，都未能傷了你，這區區一把火，又算得了什麼！你若在這火焰間喪生，豈非令天下英雄恥笑！」李英虹咬一咬牙，果然翻身站起！

這奇異的語聲，方纔已曾數次救了他性命，此刻更帶給他一種蓬勃的生之意志，也帶給他一種旺盛的求生力量！只見他身子挺得筆直，仰天大喝道：「對，闖！不管闖不闖得出去，總比在這裡坐以待斃強得多！」牛鐵蘭又驚又喜，顫聲道：「對，這樣才是男子漢！」

李英虹厲聲道：「你跟著我，寶兒伏在我身上，咱們──」

寶兒突然大喝道：「不行！」李英虹怒道：「你不敢闖麼？」

方寶兒大聲道：「咱們要闖，就得帶著戰大叔與鐵大叔在一起，萬萬不能將他們拋下！」牛鐵蘭頓了頓足，惶聲道：「但──他們已如此重傷，就算將他們兩位救出去，他們也──也未見能活得成了。」

方寶兒流淚道：「無論如何，我也不能眼見著他們被活活燒死，否則──否則我也不走了。」

李英虹滿面愴然，長嘆道：「好孩子！想不到你小小年紀竟已有如此豪氣，只是──只是──」

牛鐵蘭嘶聲截口道：「只是憑我們三個人，自己也無法闖出去，那裡還有力量去救別人？」

方寶兒大聲道：「他們為了我們力戰至今，我們為什麼不能為他們犧牲，要闖出去，就大家一齊闖出去，要死，就大家一齊死在這裡！」語聲截釘斷鐵，那裡像是他這個年紀的孩子說出的話。

李英虹大笑道：「好！不想我今日竟能見著有如此俠義心腸的孩子，今日你縱然也死在這裡，這悲壯俠義的故事，也必將在武林中流傳下去，好教天下英雄，都拿你做個榜樣！」牛鐵蘭流淚道：「咱們都死了，這故事又有誰知道？」

李英虹洪聲道：「無論如何，咱們也不能讓這孩子失望，來！你背戰常勝，我背著鐵溫侯──好孩子，你跟著我，咱們闖，闖到那裡是那裡！」俯身抱起了鐵溫侯，縱聲大喝道：「闖！」牛鐵蘭祇得含淚抱起戰常勝，寶兒卻大笑道：「今日我才知道這『生死與共』四個字，竟有如此重大意義！」

突聽角落中一人呻吟著慘呼道：「你──你忍心拋下我老頭子，被火活活燒死嗎？」寶兒這才發現那「錦衣侯」周方還躺在角落裡，此刻正跌跌衝衝，連滾帶爬地衝了出來。

牛鐵蘭道：「這是個騙子，莫──」

話還未說完，寶兒卻已扶起周方，道：「莫怕，我扶著你！」他並未想到自己有多少力量，祇想的是要相助他人。

牛鐵蘭更是著急，連連跺腳道：「你──你──你那有力量去扶別人，這樣豈非是送死麼？」寶兒道：「不要緊！」

牛鐵蘭還想說話，但這時船艙已將被火焰吞沒，幾乎再無立足之地，眾人祇得先跳下再說。血紅的塘水，映著他們六人身影，那模樣委實狼狽已極。

周方搖頭嘆道：「蘆葦著火，連綿最少數丈，就憑你們幾人，如何能衝得出去，不如還是在這裡等著吧！」牛鐵蘭大怒道：「人家救了你，你還說風涼話！」那知寶兒心念一轉，竟也大聲道：「不錯，這位周老哥說的不錯：還是在這裡等著的好！」牛鐵蘭瞠目道：「你說什麼？」

寶兒道：「不但要在這裡等著，還要將這些用鐵鍊連起的輕舟，團團圍住我們，再將這些輕舟用火點著。」牛鐵蘭眼睛睜得更大，道：「你──你瘋了？」

周方笑道：「這孩子非但未瘋，頭腦還比別人清楚的多。」

牛鐵蘭怒道：「你除了騙人，還懂得什麼？」

李英虹一直凝目打量著周方，此刻忽然大聲道：「這位老爺子既說寶兒話不錯，咱們就遵命是了。」他竟對這聲名狼藉的武林騙徒如此尊敬，端的又是大出別人意料之外，牛鐵蘭駁不過這許多人，也祇得緊緊閉起了嘴，寶兒大喝道：「唯有以火制火，才能死裡逃生，快動手吧，還等什麼？」

※※※

這一場大火，早已將五里周圍老幼男女一齊驚動，但這些久居江上的漁戶，也都知道著火處乃是天風水寨所在之地，誰也不敢來多事救火，直到火勢漸熄，才有人壯著膽子，而來一窺動靜。但見一片葦塘，俱已化做飛灰。

濃煙未熄，嗆人欲咳，焦燼猶自在煙中隨風飛舞，突然間，幾個人自濃煙中踉蹌飛奔而出。

這幾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俱是滿身泥垢，狼狽不堪，但別人誰也想不到這一場大火中，還有人能活著自火場中出來，只將這幾人當作火煉不死的妖魔一般，都不禁驚得大呼一聲，四散而逃。大火後的餘生者，自然正是寶兒與李英虹等六人。

牛鐵蘭劫後餘生，驚魂未定，胸膛起伏猶自甚劇，但她也不管別的，只是眼瞧寶兒喘息著道：「也虧你想得出這法子。」

寶兒笑道：「以火阻火，那一片泥澤自不至被火勢波及，我等再伏身泥水中，這法子豈非簡單已極。」

牛鐵蘭長長嘆息一聲，苦笑道：「這法子雖簡單，但在那種危急的時候，別人又怎會想得出？」

李英虹一翹拇指，大聲讚道：「臨危不亂，隨機應變，此等勇氣，鎮定與機智，若非絕代英才，焉能如此，唉！想我闖蕩江湖數十年，但今日比起你這孩子，卻當真是自愧不如。」寶兒垂首道：「多謝大叔誇獎。」周方忽然截口道：「戰大俠與鐵大叔傷勢都急需救治，你等便該立刻尋醫才是，多說什麼廢話？」

李英虹肅然道：「老爺子說的是！」當下便待放足前奔。

周方道：「且慢！鐵大叔雙臂俱碎，若非一身鋼筋鐵骨，此刻那有命在，但等你尋得良醫，祇怕仍是救治不及。」一面說話，一面自那箱子取出一隻木瓶，接道：「我這傷藥雖非極具靈效，但最少也可護住他性命，你前面尋得有清水之處，立刻將之一面外敷，一面內服。」李英虹躬身道：「多謝前輩。」語聲微頓，忽然又道：「晚輩心中還有一事不解，想要請教前輩。」周方微微一笑，道：「心照不宣，多問無益，走吧！」

李英虹凝目瞧他一眼，果然不敢再問，一齊覓路奔去。

牛鐵蘭瞧見李英虹竟對這武林騙徒如此恭敬，又聽得他兩人對答之言，心下更是滿心驚疑，卻又不便動問。方寶兒一雙大眼睛，不停的在周方身上轉來轉去，越瞧越覺得這老頭子委實有許多神秘古怪之處。

※※※

河灣間叉路縱橫，幾人轉了幾個圈子，突見一條大漢叉手立在前面，東張西望，一眼瞧見方寶兒，歡呼一聲，奔了過來，正是牛鐵娃，寶兒微微皺眉道：「你在等人？」鐵娃咧開大嘴，只起點頭。寶兒道：「等誰？」鐵娃笑道：「自然是在等大哥你呀！」

寶兒道：「你在危急中便將大哥拋下了，此刻等什麼？大哥若是已被火燒死了，你又當如何？」

牛鐵娃嘻嘻笑道：「憑大哥你那麼大的本事，還會被火燒死麼？所以鐵娃放心的很，就先到這裡來等大哥了。」若是換了別人如此說話，那必定是推託之辭，但鐵娃這幾句話，卻當真是自心裡面說出來的，半分不假。

寶兒也不禁被他說得展顏笑了，方纔心中若有不滿之意，此刻也早已無影無蹤，搖頭笑道：「你倒真不會著急──」

牛鐵蘭忍不住問道：「二哥呢？」

鐵娃眨了眨眼睛，笑道：「在陪你嫂子。」

牛鐵蘭變色道：「二──二嫂也來了？」

鐵娃道：「不是二嫂，是大嫂。」

牛鐵蘭目定口呆，楞在那裡，鐵娃大笑道：「傻妹子，告訴你，你家牛老大也要娶媳婦了。」拉起鐵蘭的手，放足而奔。但見他那艘平底方舟，還好生生停在那裡，還有一人沉睡未醒，竟是那天風幫主姜風。

在經過那般重的刺激之後，她身心實已交瘁，此刻睡得甚是香甜，漆黑的髮絲，雲霧般披散，長長的睫毛，覆蓋著眼簾，蜷曲著的身子，流露出一種自然而生動的韻致。慓悍剛猛的英雄氣概，已隨著沉睡而消失──寶兒只覺唯有此時此刻，她才回復成一個真正的女人。

牛鐵蘭瞧得又驚又喜，道：「你──你要娶她做媳婦？」

鐵娃點頭直笑，道：「不錯。」鐵蘭道：「她答應了麼？」

鐵娃怔了一怔，道：「還要她答應麼，我喜歡不就成了？」

鐵蘭苦笑道：「單只你喜歡可不成。」想了想又道：「你若要她答應，就要完全聽我的話，待她醒來時切莫胡言亂語，要好生服侍著她，過一陣子，再讓我給你想法子，若是心急，可就不成。」

鐵娃大喜道：「好，全聽你的。」

※※※

這時眾人都已上了船，這艘船也正如世上別的那些樸實而有用的事物一樣，看來雖不起眼，用處卻比好看的東西大得多，九個人在一條船上，非但絲毫不見擁擠，而且照樣能夠行駛。

鐵娃大笑道：「那時我費了偌大氣力，做這條船時，本想待我有了辦法，將全家一齊接來船上，那知今日竟先派上用場。」笑聲一頓，又道：「大爹和大媽身子還好麼，我倒著實想念的緊。」

鐵蘭垂首道：「我也有多時未見著他們了。」

寶兒心念一轉，忍不住問道：「你怎會投入天風幫門下？你那二嫂又怎會嫁給二哥的？此刻你應該說出來了吧！」

鐵蘭想到先前自己騙他的事，臉不禁紅了，頭垂得更低，道：「我那二嫂聽說就是那蕭某人的妹子，我本也在奇怪，以她的身份，怎會嫁到我們這種平凡的窮苦人家來，後來我投入天風幫後才知道，原來我家那幾間房屋，恰巧搭在長江水運樞紐之處，自我家窗戶裡望了出去，不但江上來往船隻，以及停泊卸運之地都可盡收眼底，而且還可暗暗窺望天風幫的舉動。」

寶兒恍然道：「這就是了，他們若要將你家趕走，再在那裡設置個瞭望之處，自也未嘗不可，但那樣做便難免驚動別人耳目，天風幫自也定要前來騷擾，而他們如此做法，卻可以令人神不知鬼不覺，只要每天令人與你那二嫂連絡，便可將江上動靜全都瞭然，又有誰會想到一個貧窮漁戶家的媳婦，竟是江上盜幫中的眼線──唉，她雖然犧牲一些，也算是值得的了。」

那知牛鐵蘭臉卻更紅了，囁嚅了半晌，方自輕輕道：「二哥與二嫂成婚後，二哥一直是睡在地上的。」寶兒睜大了眼睛，道：「真的？」

牛鐵雄嘻嘻笑道：「我成親前，娘就悄悄告訴過我，男人要在上面，女人在下面，所以洞房那天，我就要她睡在地上，我睡床上，那知她卻偏偏要睡床，要我睡地下，我又打不過她，只好聽她的了。」

這句話說將出來，寶兒還未覺得怎樣，李英虹與周方卻已忍不住破顏而笑，牛鐵娃笑的聲音更大。寶兒道：「你笑什麼？」牛鐵娃瞪著眼睛，呆了半晌，痴痴笑道：「我也不知道──」

天已大亮，江上煙波浩瀚，方舟行於風中，江風振衣而來，眾人精神，都不禁為之一振。

寶兒想到那一場殺伐惡鬥，當真有如做了陣噩夢一般，再想到已落入魔掌中的小公主，又不覺為之潸然淚下。世事竟是這般湊巧，他遇著牛鐵蘭時，又怎會想到這偶然的相遇，竟會引出了這樣多事故，不但自己幾番瀕臨生死邊緣，也使許多人的命運為之改變──思前想後，寶兒小小的心田裡，不覺更是充滿了悲痛。

只聽周方喃喃道：「蕭某人還未死，江行祇怕還是兇險，此刻若有人在前面攔劫，咱們可是死定了。」

寶兒悚然忖道：「可不是麼？」他忽然發覺，這武林騙徒說的話，聽來雖不入耳，但每句話其中都大有深意，每到生死存亡關鍵之際，他便會說出一句話來，有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在那水塘中若不是這騙徒一句話提醒，他們勢必將亡命冒火衝出，那只怕真沒有一個人能衝得出來的。但見李英虹沉吟半晌，突然拔出了牛鐵雄背插的一柄鋼刀，走到船頭，盤膝坐下，撕下刀柄紅綢，擦拭著刀身，直將一柄長刀擦得精光雪亮，在日光之下，更是耀眼生花，令人見之膽寒、江上大大小小船隻，瞧見這耀眼刀光，船頭鐵漢，果然都遠遠繞開，也不知其中有無蕭配秋之手下。

※※※

但一路畢竟無事，直走了約摸一個時辰，江面漸窄，李英虹回首道：「他兩人傷勢極需醫治，不知可否先設法靠岸？」

牛鐵蘭目光一轉，道：「前面便有個渡頭。」她果然不愧江上兒女，一句話功夫，便已將船頭打偏。寶兒見她雙手雖不停的操作，眉宇間卻是憂鬱重重，心念一轉，便已知道她正在為她雙親安危擔心。只因蕭配秋此番落得如此狼狽，確有一半是壞在鐵娃、鐵雄兄弟手上，脫困之後，自然難免遷怒到他的爹娘。一念至此，寶兒也不覺多了份心事，深知就憑他們這幾個人之力，委實無法將蕭配秋擊退，何況李英虹又必須走了。

唯有鐵娃、鐵雄兄弟兩人，都是了無心事，兩人同心協力，將方舟駛近岸邊，鐵娃口中還大聲笑道：「這渡頭恰好離我們家不遠，我也正好該去瞧瞧大爹大媽了。嗨！二混子，賣點勁呀，快回去瞧瞧，你老婆不知逃了沒有？」

周方喃喃道：「他老婆不會逃的，你們的勁可也別賣光了，還是留著點氣力的好，要賣勁的事還在後面哩！」

牛鐵蘭、方寶兒情不自禁，抬頭瞧了他一眼，兩人都知道，這老人竟又瞧出了那未來的災禍，正在暗中點醒他們。

忽然間，一艘江船，順流而下，朝這方舟筆直撞了過來，雖在白晝之中，這艘船上竟滿燃燈火。只見船面之上，一無人蹤，龐大的船身，來勢卻有如被鬼魅所推，急如離弦之矢，方舟縱然堅實，在這一撞之下，也必定難免片片粉碎，眾人齊地大驚失色。鐵雄、鐵娃兄弟，又叫又罵，拾了隻長篙，衝上船頭，船頭的李英虹，卻突然縱身而起，掠上了那艘「鬼船」，揮刀斬斷了帆索。巨帆「蓬」的落下，船身一偏，恰恰自方舟之旁擦過，浪花飛濺而起，有如山崩般往方舟壓了下來，牛鐵蘭也跟著躍了過去，猛然一扳船舵，船身半傾，劃了個斜弧，「轟」地一聲，衝上了淺灘。

這其間當真是千鈞一髮，危險之狀，筆墨難描。

※※※

方舟之上，人人俱是滿身水濕，姜風也醒了過來，大呼著衝出，寶兒驚魂初定，反而連聲安慰於她。但聞那邊「鬼船」上的李英虹與牛鐵蘭，竟突然齊地驚呼一聲，鐵蘭嘶聲呼道：「快過來，瞧瞧這是什麼？」

鐵娃用力將方舟蕩了過去，眾人相繼躍上「鬼船」。目光動處，人人都不禁駭的呆了。只見船艙之中，零亂地倒臥著二十餘具屍身，有的撲倒桌上，有的一半身子伏在窗外──顯然，這些人俱是在猝然之中被襲，非但無還手招架之力，竟連奪路逃生，都來不及了！

眾人俱都是瞧得木然呆在當地，唯有姜風，瞥了這許多屍身一眼，竟突然衝了過去，扳起一具屍身。

寶兒駭然道：「你要做什麼？」

一句話未說出，姜風竟已敞聲大笑起來，嘶聲笑道：「原來是你！」笑聲悽慘，有若猿啼。

眾人又驚又駭，凝目望去，這才發現這屍身赫然竟是蕭配秋，僵冷可怖的面容上，猶殘存著一份臨死前的驚駭恐懼。

牛鐵蘭也不知是驚是喜，顫聲道：「是──是誰下的手？」

李英虹一言不發，走了過去，長刀一展，挑開了蕭配秋的衣襟，只見他胸膛之上，赫然印著隻褐色掌印。再瞧別的屍身，亦是絕無血跡傷痕。顯見這些人俱是被人以掌力所震，立時斃命，這掌力之強毒狠辣，又是何等驚人？

眾人面面相覷，良久良久，才有人喘出一口氣來，牛鐵蘭道：「這──這莫非是木郎君與土龍子？」周方道：「除了他兩人還會有誰？」

李英虹沉聲道：「五行魔宮中人，睚眥必報，不死不休，這蕭配秋一把火將土龍子與木郎君也燒在其中，自然難逃一死，瞧這情況，蕭配秋想必也知危機，是以便想連夜逃走，那知──唉，還是被追著了！」

眾人雖都慶幸蕭配秋之死，但方經那般慘烈的殺伐之後，又見著如許性命喪生，心也不覺為之慘然。

突聽牛鐵雄大喝一聲，衝進內艙，轉眼之間，又衝了出來，瞧著眾人痴痴笑道：「我老婆不在這船上。」

周方微微笑道：「似蕭配秋這樣的人物，若是急著逃命時，還會管別人麼？自然連妹子也要拋下了。」

牛鐵雄歡呼一聲，躍起三尺，牛鐵蘭目中淚珠盈然，喃喃道：「這下我們總算能安心回家了。」

寶兒也不覺瞧得熱淚盈眶，滿心代他兄妹三人歡喜。

李英虹終於尋了輛大車，急著將鐵溫侯與戰常勝送去就醫，姜風滿面淚痕，跪倒相送，江風強勁，吹起她滿頭青絲，英雄事業，俱已隨風而逝，眾人想到這一日間之變化，也不禁為之唏噓淚下。

寒風振衣，李英虹輕撫著寶兒肩頭，戚然良久，還是寶兒忍不住問道：「李大叔來自中原，可知道我爺爺清平劍客的消息？」

李英虹面色微變，竟是避而不答，只是沉聲道：「英雄事業，多屬孤身闖出，你前途不可限量，需得好自為之。」

寶兒眨了眨眼睛，垂淚無語，他年紀雖然幼小，卻已學會將許多事藏在心底，免得惹自己傷心，惹別人煩惱。李英虹目光轉處，突又附在寶兒耳畔，輕輕道：「那位周老爺子必非常人，你千萬莫以等閒視之。」

寶兒頷首應了，李英虹一躍上車，抱拳慘笑道：「青山不改，後會有期！」揚鞭打馬，絕塵而去。

姜風忍不住痛哭失聲，牛鐵蘭悄然走過去，握起她手腕，姜風卻突然拭乾淚痕，強笑道：「各位，我也要走了。」牛鐵蘭道：「幫主要去那裡？」

姜風大笑道：「那裡？──四海為家，那裡不可安身？」她雖想勉強作出昔日的英雄氣概，卻也掩不住語聲中悽涼寂寞之意。

牛鐵蘭緩緩道：「凶險的江湖，幫主你孤身一人，如何闖得，幫主你──你奮鬥多年，難道還不想歇歇麼？」

姜風望著浩蕩江水，淚珠在眼眶中的溜直轉，嘶啞著聲音道：「闖不得──唉，也是要闖的！」鐵娃像是想說什麼，卻被鐵蘭瞪眼駭了回去。

只見鐵蘭輕理著姜風髮絲，輕語道：「但幫主你──」

姜風突然頓一頓足，厲聲道：「你還說什麼？你難道不知我已無處可去了麼？」拋開鐵蘭手掌，放足前奔。

但鐵蘭卻又及時拉住了她，顫聲呼道：「幫主──」一個踉蹌，跌在地上，姜風往前走了一步，突然回首，緊緊抱住了鐵蘭的身子，兩人竟抱頭痛哭起來，鐵蘭流淚道：「我家還可安身，幫主若不嫌棄，何妨在我家歇段時期──」姜風流淚道：「我這無家可歸的人，你肯收容我？」

牛鐵蘭又驚又喜，道：「幫主，你！答應了？」

姜風悽然道：「你當我還想闖蕩江湖麼，對江湖我──我實已怕了，我實在連一步都不敢再闖。」這滿身傲骨的江湖兒女，如今竟也忍不住流露了真情，鐵蘭聽她竟說出這樣的話來，卻不覺為之心碎，流淚道：「幫主，你──」

姜風突然站起，拭乾了淚痕，悽然笑道：「幫主？我還是什麼幫主？你再喚這兩個字，我就真的要走了。」鐵蘭破涕一笑，道：「好，姐姐，妹子什麼都聽你的。」

寶兒在一旁，又不覺瞧得熱淚盈眶，滿心感動，喃喃道：「在患難中現出的真情，為何總是教人瞧了要忍不住流淚？」

※※※

牛鐵娃咧開嘴笑嘻嘻走過來，又想說什麼，但鐵蘭又瞪眼攔住了他，輕叱道：「還不帶路回家？」

鐵娃嘻嘻笑道：「好，大妹子，哥哥什麼都聽你的。」伸手拉著寶兒，道：「大哥你可也得跟我大爹大媽磕個頭才成。」兩人當先而行，鐵蘭扶著姜風在後相隨。周方卻一把拉著鐵雄，道：「你媳婦一聽她哥哥死了，必定再也不會留在這裡，那時你想再娶個媳婦，可就難了。」

牛鐵雄大驚道：「這──這怎麼辦呢？」

周方笑道：「你可願我老人家教你個法子？」

牛鐵雄道：「老爺子你──你快救救命吧！」

周方道：「她若要走，你就這麼出手一抓──」雙手齊出，比了個招式，接口笑道：「保險就可將她抓住。」

牛鐵雄學了幾遍，訥訥道：「這麼容易就可抓住？」

周方笑道：「就是這麼容易，你抓住她後，不妨再放開她一次，再使出這一手，還是一樣可以將她抓住。」

牛鐵雄瞪大了眼睛，道：「真的？」

周方捋鬚笑道：「自是真的，但第二次抓住她，可再也別放開了──」這時眾人已走上一道山坡。

突見一條人影，自坡上如飛奔下山來，卻是個瓜子臉，大眼睛，美秀中又帶著三分英氣的青衣少女。牛鐵雄搶步趕過去，咧嘴笑道：「好媳婦，你來接老公了麼？」

那青衣少女瞧見這麼多人，神色微微一變，後退了三步，瞪眼道：「你怎地一個人回來了？你們人呢？」

牛鐵雄笑道：「他們人都跑了，不要你了。」

青衣女怒道：「放屁，我去瞧瞧。」轉身就要離去。

牛鐵雄突然大喝道：「站住！」

青衣女厲聲道：「我要走就走，誰管得著？」

牛鐵雄道：「我是你老公，我不管你誰管你。」鐵娃拍手笑道：「好，不想二弟也有些男子氣概。」

青衣女冷笑道：「你來管管看，小心吃耳光──」話猶未了，不知怎地，雙手已被牛鐵雄一把抓住。

牛鐵雄大笑道：「你見過這一手麼？──大哥，這就是我老婆蕭素秋，從前我怕她，如今她可要怕我了。」

蕭素秋掙也掙不脫，紅著臉道：「出人不意，算什麼男子漢？」

牛鐵雄道：「好，你若不服，我就再讓你試試──」方自放開手，蕭素秋便一掌拍了過來，那知牛鐵雄手一動，便又將她手抓住，蕭素秋明知他一招是自那裡來的，卻偏偏閃避不開，這一來不但蕭素秋目瞪口呆，面紅耳赤，姜風與鐵蘭亦是滿心驚異，只覺牛鐵雄這一著出手之巧妙，部位之奇詭，便是換了自己，也是一樣無法招架。牛鐵雄大笑道：「好媳婦，這下你可服了麼？乖乖的跟著你老公來吧！」拉著她放足上山奔去。

寶兒與鐵蘭，鐵娃俱都瞧得又驚又喜，情不自禁，轉首去瞧周方，周方卻恍如不覺，只是捻鬚微笑。

眾人到了山上小屋中，見著鐵家兩老，自然又有一番悲喜，哭哭笑笑，吵吵鬧鬧，吃吃喝喝──

這些人間的悲喜劇，也難以一一指敘，到了晚間，寶兒悄然踱入屋後小林，樹梢頭月明星繁，山坡下江流如帶。寶兒俯首望去，十里江流，果然俱都可收眼底，不禁暗嘆忖道：「此地形勢果然險要，難怪那蕭配秋要──」一念尚未轉過，突見兩艘無篷大木船，溯江而上，船上數十人一齊操縱，船行之急，急如奔馬。星月與水光相映，將船上人照得清清楚楚，這兩艘船上百餘條漢子，竟然全都是蓬頭鶉衣的乞弓。

寶兒昔日在那山谷中瞧見三個乞丐貪得非份之財，又被木郎君駭得狼狽而逃，本覺出丐幫中全是貪財怕死之徒！但後來見著那見義勇為之馬車伕，才知道無論任何一幫之中，俱都難免良莠不齊，此刻見到這百餘乞丐去得如此匆忙，不禁喃喃自語道：「莫非丐幫中也出了什麼變故？」只聽身後一人接口道：「不錯，丐幫中必有變故發生，你可是想去瞧瞧麼？」口音蒼老，正是周方。

寶兒雖不通武功，但自幼耳朵便極是靈敏，此刻見到周方竟能無聲無息地來到他身後，心下不禁吃了一驚。

# 第十五章 武道法自然

但見周方仰首望天，捻鬚微笑道：「丐幫門徒，平日流浪四方，消息最是靈通，若有誰要尋人，去詢他們再好也沒有了。」

他這番話像是自言自語，但每個字都說入寶兒心裡，寶兒暗中又不覺吃了一驚，強笑道：「老爺子你可也想去瞧瞧麼？」

周方笑道：「我老人家浪跡天涯，什麼熱鬧，都要瞧的。」

寶兒心念一動，突然福至心靈，道：「我跟著你老人家走。」

周方微微笑道：「你受得了流浪之苦？」

寶兒毫不遲疑，大聲道：「受得了。」

突聽一個聲音嘆著氣道：「受不了──受不了──」牛鐵娃愁眉苦臉，長吁短嘆，自林外緩緩走了進來。周方笑道：「什麼事受不了？」

鐵娃苦著臉道：「我眼睛沒有一時一刻離開過那姓姜的小姑娘，但──但她卻從來也沒有瞧過我一眼。」

周方大笑道：「她赤身露體，被你抱在懷裡，自然對你害臊。她越是不理你，才表示她委實對你有意，她若毫不在意，照樣與你言笑，那你才真要受不了啦！」鐵娃瞪大了眼睛，道：「女人的心思真是這樣奇怪的麼？」周方道：「天下最奇怪的東西，便是女人的心了。」

鐵娃呆了半晌，又自嘆道：「但我方纔瞅著無人，曾悄悄扯了扯她袖子，她卻還是不看我一眼，只是仰天自言自語，說什麼：『來日流水長，男兒當自強，若非英雄漢，休想配紅妝。』這幾句話我雖記著，但意思可半點也不懂。」寶兒暗笑道：「姜風看來雖是個巾幗英雄，但究竟還是有些忸忸捏捏的女兒態，明明一句話不肯說出，卻偏偏要吟詩作句，只恨鐵娃這樣的莽漢，卻又偏偏半點也不懂這些才子佳人之事，竟將這詩句對人說了出來。」

只聽周方笑道：「好極好極，看來這女子一顆芳心，竟真的被你打動了，她念的這四句，正是告訴你，來日方長，要你莫要著急，只要你能做出一番英雄事業，她終究是你的，但你若不是英雄，卻是配不上她的。」

鐵娃歡呼一聲，雀躍三尺，但瞬又愁眉苦臉，道：「英雄要如何做法，老爺子，你肯教教我麼？」

周方微笑道：「你若要做英雄，暫時就跟著我與你大哥走吧！」

忽然又聽得一個聲音長嘆著道：「走吧！走吧！還是走了的好。」牛鐵雄也自愁眉苦臉，走了進來。周方笑道：「你又是為了什麼，如此苦惱？」

牛鐵雄嘆道：「我那老婆還是要我睡在地下，我一上床，便被她一腳踢下，老爺子你教我的那一手，也不管用了。」

周方大笑道：「好，我再教你兩手有用的。」拉著牛鐵雄走到一旁，指手劃腳，又比了幾個招式。

牛鐵雄學的居然不慢，周方笑道：「好，好，我老人家還得教你個法子，好讓你老婆永遠服服貼貼的跟著你。」鐵雄大喜道：「真有這種法子？老爺子你快說吧！」

周方道：「法不傳六耳，你且附耳過來。」

牛鐵雄果然附耳過去，聽了半晌，一張臉突然紅了，吃吃笑道：「這──這不嫌有些害臊麼？」

周方道：「你兩人本是夫妻，有什麼好害臊的，快！快！去依計行事。」牛鐵雄歡呼一聲，飛也似的跑了。

寶兒與鐵娃你望著我，我望著你，誰也不知周方說的是何妙計。

※※※

第二日清晨，寶兒與鐵娃俱都在暗中留意著那牛二嫂的動作，只見她端茶煮水，突然已服服貼貼的做起牛家的媳婦來了，只是垂眉斂目，似是滿面嬌羞，行止之間，也似有些慵嬌無力。

再看牛鐵雄，卻是挺胸凸腹，洋洋得意，還不時摸著下巴，痴痴的笑，鐵娃忍不住悄悄問他：「周老爺子教你的是什麼法子？」那知牛鐵雄卻拼命搖頭道：「這法子我萬萬不能告訴你。」大笑一聲，遠遠跑了開去。

周方、寶兒與鐵娃向眾人告辭時，自又有一番挽留、叮嚀、眼淚──離別的情致，古往今來，從未有什麼不同。但他三人終於上船而去，乘的仍是鐵娃那艘「方舟」。方舟離岸，岸上人影漸漸模糊，鐵娃突然痴痴笑了起來，寶兒道：「別人滿懷離情別緒，你笑什麼？」

鐵娃痴笑道：「她終於瞧了我一眼──等我上船後偷偷瞧了我一眼，雖然只是一眼，但已比什麼話都好得多。」他話雖說的粗陋，但語中包涵的，都是人間至真至靈之情意，寶兒莞爾道：「此等深情，不想你竟也能領會。」

周方突然道：「你倆人必須記著，這一路之上，你兩人必須多用眼，少用嘴，手腳更不可隨意動了。」

寶兒笑道：「我等又非瞎子，不睡覺時，眼睛自是用得最多的。」

周方道：「同樣是用眼睛去瞧，但瞧的方法卻大有不同，若是視而不見，與瞎子也無什麼兩樣。」語聲微頓，又道：「流水你可瞧見過麼？」

寶兒失笑道：「自然瞧見過的。」

周方緩緩道：「不錯，流水你瞧過不下千百次了，但我卻要問你，流水間有何哲理？有何妙趣？你可回答得出？」寶兒怔了一怔，道：「這──」

周方笑道：「這就是了，世上有許多事正與流水一樣，你雖瞧過，卻是視而不見，自然瞧不出其中之妙。」寶兒愧然道：「老爺子說的是。」周方道：「此刻我便要你對流水靜靜瞧上三個時辰，你能瞧出些什麼？三個時辰後我再問你。」

寶兒道：「是。」俯首望去，但見滾滾江流，奔騰不息，自船舷兩側流過，激起一連串浮白色的泡沫。三個時辰過後，方舟已溯江而上升數里。

周方道：「我再問你流水間有何奧妙，你可回答出麼？」

寶兒長長嘆了口氣，緩緩道：「我從前只當流水便是流水，還有什麼別的，但如今才知道，這一江流水，在騷人眼中，便是一篇絕妙詩詞文章，在雅士眼中，便是一闋絕妙音樂歌曲。」

周方冷冷道：「若在武學大宗師眼裡，便成了一套連綿不絕，無懈可擊的武功，此點你莫非未曾想到？」

寶兒恍然大喜道：「不錯，這流水中正是包涵著無上武學至理，你且看江流水中的波浪，驟眼看去，俱都相同，但仔細一瞧，便可發覺波浪與波浪間，其實大不相同，其中變化之微妙複雜，當真是奧妙無窮，這──這正與那白衣人的劍法有些相似，他每劍刺出，都似一樣，但卻又絕不相同──」他越說越是興奮，一雙大眼睛裡，頓時充滿了智慧的光芒，光芒閃閃，令人不可逼視。

周方面上，也微微露出一絲欣慰之笑，捻鬚道：「不錯，我再問你，你一刀可能將流水斬斷？」

寶兒道：「抽刀斷水水更流，斬不斷的。」

周方笑道：「莫說一刀斬不斷，便是千萬刀也無法斬斷的，這其中的道理，你可知道是什麼？」

寶兒一怔，道：「這──這──」目光一陣閃亮，突然大喜呼道：「我知道了，這只因流水之間，實含蘊著一種生生不息之機，絕非任何力量所能斷絕，若有人武功能如流水一般，必當無敵於天下。」

周方神色更是欣慰，但口中卻肅然道：「對了，這生生不息四字，正是上天賦與人間之最大恩惠，你固然可自星辰之變化升沉，草木之盛榮枯蒼，流水之連綿，日月之運行，這些事裡瞧出這生生不息的至理，但武道中最最深奧之精華中，也斷然必有生生不息之玄機存在，兩下相較，互為因果，你更也該由此知道，這自然之現象，實是天地間最最博大精深之武學大宗師。」

此等至深至奧之哲理，鐵娃自然不懂，只是瞪大眼睛呆望，但見寶兒默坐船頭，面含微笑，似已頗有會心。

※※※

突聽一陣「琤琮」琴音，自江上傳來，清妙明悅，不可方物。周方道：「將船悄悄向樂聲傳來處蕩過去。」鐵娃應命做了，船行之間，琴音越來越是清越，與江上清風相和，更是流韻生動，空靈有致。

寶兒不知不覺間已聽得痴了，突聽周方道：「這琴音你已聽了許久，可自其中聽出了什麼？」語聲頓處，但見寶兒茫然搖頭，便又接道：「這琴韻之間，隱隱有殺伐之聲，似是操琴之人，即將有一場惡鬥，是以便借著操琴之舉，來平定劇鬥前心頭之激動，正是：其聲錚錚也，志在白刃間。」

寶兒聽得心醉神馳，長長嘆息道：「老爺子若非妙解音律，又怎能做這操琴人之知音？」

周方雙眉突皺，沉聲道：「琴音中殺伐之聲，越來越重，顯見操琴人心緒非但不能平靜，反而更是激動，再彈下去，便當琴崩弦斷！那時他心神也必將崩潰，與人交手，便必定是有敗無勝的了！」

寶兒道：「既是如此，他為何還不住手？」

周方嘆道：「此刻他心馳如奔馬，已不能自制。」

寶兒道：「這──這又當如何是好？」

周方沉吟道：「此人倒是個雅士，你我何不幫他一臂之力，將他琴聲擊斷。」拿了根木棍交給寶兒，又道：「你以此木棍，用力擊那帆桅，若能將他琴音擾亂，他便可乘此住手不彈了。」

寶兒道：「是。」當下以棍擊桅，劈拍有聲，但他聲音打得雖大，非但無法將琴音擾亂，卻在不知不覺間與琴音配合起來。

周方微微皺眉，沉聲道：「你如此打法，只有加速他弦斷琴崩之勢，豈是相助於他，反倒是害了他了。」

寶兒住手長嘆道：「我只覺得這琴聲亦如流水一般，不可斷絕，委實萬萬無法將之擾亂。」

周方道：「琴音之韻律，雖也綿長流動，但其中必有空虛破綻，你只是找不著這玄妙之關鍵，是以擊它不斷。」

這時方舟已緩緩靠岸，遙遙望去，只見一個黃衫人，散髮披肩，赤著雙足，箕踞在臨江一方巨石上，撫弦操琴。

周方目光淡淡一掃，自管接著道：「非但琴韻如此，其他任何人為之事也是一樣，萬萬不能與自然之生機相比，倒如花道、棋道、劍道──這些事到了登堂入室時，看來便似無隙可破，其實，其中仍是有破綻可尋，你只要能從自然之玄機中，悟出萬物變化之理，便也不難窺破其變化中之破綻關鍵！」

周方接著又道：「不錯，自然之動靜，萬物之變化中，便包涵著劍道一理，你若能由此將別人劍術中之破綻窺出，一擊便可將對方劍路擊斷，那時便可無堅不摧，無物不克──正如我此刻一擊便可將琴韻擊斷一般。」接過寶兒木棍，隨手一擊，恰巧正是擊在那琴韻節奏變化的空隙之間。

琴音遭此一擊，節奏立時大亂，那黃衫人立時長嘯一聲，振衣而起，仰望蒼天，竟呆呆地出起神來。

寶兒卻全已被周方所敘之武道之理所醉，只覺這道理雖然俱是自己聞所未聞之理，但卻無一不是說入自己心底，正如積年之癢，突然被人搔著，那心中之滋味，端的難以形容，也未去瞧這黃衫人是誰。

周方道：「棍擊聲粗陋，琴韻聲清越，棍擊聲只有一響，琴韻聲卻綿若多端，以一響粗陋之聲，卻能將綿若清越之音擊斷，這便是因為我窺出琴韻中之破綻，以此類推，你便知道──」

寶兒突然一躍而起，滿面俱是狂喜之色，截口道：「以此類推，我武功雖不如人，但只要窺出別人劍法中之空虛破綻，窺出他變化中之節奏關鍵，便不難以弱勝強，將他劍路一擊而斷！」周方面現微笑，道：「不錯！」

寶兒滿面光彩煥發，道：「這道理如此精妙，又如此簡單，為何天下武學之士，竟薄此不為？」

周方笑道：「這便是武功與武道分別之所在，武功以力取，武道以意會，力絀而意巧，力易而意難，是以天下通達武功之人雖多，上參武道之士，卻如鳳毛麟角，簡而言之，要練一套武功，是何等容易，縱是十分年輕之人，若是以勤補拙，也可練成，但若要由自然動靜中悟出萬物變化之理，自萬物變化之理中悟出別人劍路之破綻，這卻是何等困難之事，若非具有絕大智慧之人，縱然勤練百年，也不可成，是以千百年來，能以意悟劍，上通武道之人，實是絕無僅有。」

寶兒長長嘆了口氣，道：「古人云：『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今日我聽了老爺子你這一席話，卻勝過讀百年書了。」牛鐵娃笑道：「但大哥你只顧得聽人說話，卻不知已錯過多少熱鬧了，還是先瞧瞧再聽吧！」

※※※

原來方纔岸上那黃衫人，長嘯而起，呆呆地出了一會兒神，突然俯下身子，捧起弦琴，重重往岸邊岩石上摔了下去。「澎」地一聲，弦琴粉碎，黃衫人身後三面岩石，樹木叢裡突然閃出百十個蓬頭赤足的乞丐來。這些人顯見早已躲在後面，說他們本是在偷聽琴韻，倒不如說他們本就是在窺望著黃衫人的動靜。此刻他們見到黃衫人擲手碎琴，俱是大驚失色。

三個白髮乞丐，躬身走了過來，在黃衫人面前說了幾句話，黃衫人卻似不願再聽，揮一揮手，將他們叱退了。其餘的乞丐面上，更是愁眉苦臉，大家交頭接耳，竊竊私議，雖不知說的是什麼，但顯見要想出些法子來令那黃衫人快活。

突然間，兩個白髮乞丐，自樹後捧了一大罈酒出來，送到那黃衫人面前，卻另有幾個童子乞丐，跳躍而出，圍著黃衫人四面，嘻嘻哈哈，拍手而舞，不時還有人去拉拉黃衫人衣袖，扯扯他衫角，神情間極不恭敬，卻又不似要令那黃衫人快活，反而有些似在故意激怒於他。

但黃衫人木立當地，非但動也不動，簡直連瞧也不瞧上一眼，只是不時捧起酒罈，痛飲一口美酒。這時寶兒與周方轉首而望，於是瞧見了這光景。

寶兒瞪大了眼睛，詫聲道：「這些人幹什麼，發瘋了麼，黃衫人怎地不動手將他們趕走？」周方道：「這些人祇怕都是這黃衫人的弟子門下。」寶兒更是吃驚，怒道：「這些頑童若真的都是黃衫人的弟子門下，為何竟對他如此無禮？這豈非目無尊長，該各打三百記屁股才是。」

周方亦自皺眉道：「這黃衫人神智方得鎮定，此刻這樣下去，祇怕又要被別人激動了，稍後與人動手，必然大為不利。」但等了半晌，黃衫人仍是十分冷靜。

那三個白髮乞丐又愁眉苦臉地走了出來，其中身材最是瘦小的一人，突然大聲道：「此番幫主遇難後，若非王老尊人及時趕回，我丐幫實是不堪設想，咱們這些人，可永遠不能忘了王老尊人的恩惠。」

乞丐們一齊哄然稱是，熱烈之狀，筆墨難描，但那黃衫人神情卻仍是冰冰冷冷，絲毫無動於衷。

那白髮瘦丐大聲接道：「但王老尊人今日與那女魔頭之一戰，實是我幫生死存亡之關鍵，王老尊人若是失敗了──唉！那結果如何，老朽真是想也不敢想，是以老朽斗膽進言，大戰在即，王老尊人你──你切切不可再如此下去了，否則──唉！」嘆息一聲，慘然垂下頭去。

周方捻鬚沉吟道：「這黃衫人此刻心神如此鎮定，正是交手前最佳之狀況，這老頭子為何卻偏偏要說他不能這樣下去？難道還要他在激怒時與人動手麼？怪哉！怪哉！這件事真連我老人家都想不透。」說話之間，只見那黃衫人竟也嘆道：「我也知如此下去，必然落敗，但一時之間，我實在無法可想。」

那白髮瘦丐突然跪下，向黃衫人恭恭敬敬叩了個頭，然後一躍而起，道：「老朽祇得如此了，王老尊人想必不致怪罪吧！」反手一掌，著著實實，清清脆脆，摑在那黃衫人臉上。

這一著更是大出寶兒等人意料之外，他們眼見這乞丐有求於黃衫人，又對他如此恭敬，真是連做夢也想不到這白髮乞丐竟敢突然向他出手，而別的乞丐們也視為理所當然，絲毫沒有吃驚之色。

更令人奇怪的是，那黃衫人吃了這一掌，反而大笑起來，笑聲中充滿歡悅之情，顯非裝作而出。只見他捧起酒罈，放聲高歌，童子乞丐們也在一旁拍掌相和，於是大家俱都喜笑顏開，歡歡喜喜。

但此等情況，卻是武林高手與人交戰前最最犯忌之事，只因歡樂之時，最易心浮意軟，等到遇敵之時，那裡還能施得出煞手？

寶兒雖不甚明瞭這其中之奧妙，但見了這一群乞丐如此大吵大鬧，也不禁皺眉嘆道：「瘋子瘋子──一群瘋子！」突見那黃衫人回過頭，寶兒這才瞧了個清楚，這黃衫人原來正是那亦狂亦俠的江湖奇人王半俠。

※※※

周方瞧見他面上神情變化，沉聲道：「你莫非認得他？」

寶兒笑道：「不錯，這就是王半俠王大叔──」似待脫口呼喚，卻被周方攔住，沉聲道：「多用眼，少用嘴，你莫非忘記了麼，咱們無論瞧著什麼，都只能偷偷瞧著，不能多事多口。」

寶兒伸了伸舌頭，笑道：「老爺子說什麼，寶兒聽什麼。」

周方捻鬚笑道：「這才是乖孩子。」過了半晌，又自笑道：「此人若是王半俠，什麼古怪的事，你都可明白了。」寶兒道：「為什麼？」

周方道：「王半俠亦狂亦俠，但半俠武功，不如半狂，是這些人為了要求戰勝，便想出各種法子來激發王半俠深藏於心的那一股狂氣，他與人動手時，武功才能發揮到極致──哈哈，王半俠委實是當世之奇人，是以才會有今日此等怪事，常人也自然是無法想像得出了。」

寶兒眨了眨眼睛，笑道：「如此說來，他方纔臨江操琴，祇怕也正是要借琴音中的殺伐之聲，來激發心底之狂氣，等到弦斷琴崩，便是他大功告成時，是以我等方纔有心助他，卻變成害他了。」周方頷首笑道：「舉一反三，果然不錯。」

※※※

說話之間，江水上游已有一艘「怪船」放棹而來，說它是「怪船」，只因這艘船委實奇怪已極。

只見這怪船的船身，乃是行走江面上的頭號官船所有，船頭方正雄偉，油漆雖已剝落，看來氣派仍是不小。但在這寬廣平整的官船甲板上，卻無官艙，只是亂七八槽地搭著些艙篷，有的是似乎自烏篷運米船上拆下來的，有的又似自秦淮河畔的樂戶船上拆下，有的竟似塞外「蒙古包」的模樣，更有的乾脆只是用幾張蘆席，幾片破板搭成，看來有如火後災民集聚的貧民窟一般。

這些艙篷果然已是零亂已極，更妙的是，在這些艙篷之間，又亂七八糟地豎著十來根大大小小，長短不齊的船桅。桅上的船帆，也是各式各樣不同，有的是一張破帆，有的是數十件衣服補綴而成，有的索性只掛著一條床單。最妙的是：船桅之間，都連著繩索，繩索上掛滿了：破鍋子、破鏟子、幾條鹹魚、幾塊臘肉、三顆大白菜、五隻風雞、幾十條蘿蔔乾、一件破舊的猩紅大氅、十幾件破褂子、十幾條東補西綴的百摺湘裙、數十雙大小不同、破破爛爛的繡鞋、幾串銅錢、幾面破鏡子、百十隻破荷包、十幾面破被面、幾頂破帽子、無數件破中衣、爛襪子──

還有些說也說不出，想也想不到，零零碎碎，奇奇怪怪，讓你見了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出的東西。一眼望去，這船上當真是五顏六色，光怪陸離，有風吹過，那些破鍋子、破鏟子、破銅錢、破鏡子──等等，隨風相擊，發出一些唏哩嘩啦，叮叮噹噹的聲音，又教你聽了保險頭暈腦脹。

鐵娃簡直瞧呆了，瞪大了眼，轉也不會轉，張大了嘴，合也合不攏，目光中是羨慕之色，似是恨不得自己也能上去玩玩才對心思。

寶兒也不禁瞧得又驚又笑，搖頭道：「我只當鐵娃這船已是天下最怪的了，那知道有比他怪上千百倍的。」

鐵娃痴痴道：「假如咱們也有這麼條船，那有多好。」

忽然，怪船上，船篷裡，響起一連串霹啪之聲，有如爆竹連響，接著，一大片五顏六色的濃煙，自篷中漫湧而出，將整條船全部籠罩著，怪船在這彩煙籠罩之下，與日光、江水相映，更顯得綺麗萬端，不可方物，岸上丐幫弟子，瞧見此船來了，神情俱已大變，三個白髮老丐，搶步而出，併肩立在岸邊。

那身形最是描瘦之人沉聲道：「葉冷陪同本幫主王老尊人，率領窮家幫入堂弟子，在此恭候大駕，但請王大娘出來相見，」語聲雖低沉，但中氣充沛，一個字一個字傳送出去，如雷如鼓，震人心魄。只聽彩煙中傳出一個軟綿綿，甜膩膩的語聲，嬌笑道：「葉老頭你著急什麼，咱們衣服還沒穿好，你便要咱們出來相見麼？」一口清脆的京片子中，又帶著些吳儂軟語的韻味，正是：吳人京語美如鶯，令人聞之，其意也消。葉冷面上微現怒容，但隱忍未發，住口不語，但聞彩煙中傳出一聲銀鈴般的嬌笑，嬌笑中夾雜輕語，道：「秀秀，你怎麼把我的裙子穿去了，還我。」

「哎唷，你踩了我的腳。」

「這是我的衣裳，你──你瞧，被你搶破了。」

「救命呀，大娘，你瞧清楚這小鬼不讓我穿衣服。」

彩煙雖濃，但依稀仍可瞧見有許多條白生生的身子在煙中奔跑跳躍，再加上這動人的嬌笑，這動人的言語──

岸上丐幫弟子，十人中倒有九人的臉紅了，那邊牛鐵娃卻瞪大了眼睛，哈哈笑道：「乖乖，原來這些大姑娘在船上都不穿衣服的。」寶兒道：「如此胡鬧，真該打屁股。」

鐵娃立刻站起身子，道：「大哥有令，鐵娃去打好麼？」

周方眼睛一瞪，輕叱道：「你兩人莫胡鬧，此事看來雖然荒唐可笑，但其中必定包藏著極大的危機，咱們只能躲在這裡偷偷的瞧，若是胡亂多口多事，祇怕又要像上次那樣，連小命都難保了。」鐵娃一伸舌頭，再也不敢說話。

※※※

只見船已靠岸，突然兩條人影自彩煙中一躍而出，兩人俱是穿得破破爛爛，蓬頭垢面，一副要飯的模樣。

寶兒聽那嬌笑語聲，只當船上的必定全都是絕色美女，此刻驟眼望去，不覺吃了一驚。但仔細望去，才知自己猜的還是不錯，這兩人雖然蓬頭垢面，但明眸皓齒，巧笑嫣然，泥污也掩不住她們天生美艷。尤其右面一人，上身穿著件破爛的對襟錦衫，下身穿著雙褪色的綴珠繡鞋，中間卻露出雙欺霜賽雪、修長有致的玉腿，教人瞧上一眼，心就忍不住要跳上半天，再也不敢去瞧第二眼了──卻又忍不住不去瞧她。左面一人，錦衣湘裙，穿得倒是整整齊齊，只是下面卻打著雙赤足，此刻眼波一轉，居然也抱拳作禮，大聲道：「伍清清、陸秀秀，奉王幫主之命，前來令此地本幫弟子，跪倒迎接幫主大駕。」

丐幫弟子立時勃然作色，左面一個白髮老丐怒道：「王大娘憑什麼要咱們跪倒來接她，我姓石的第一個不──」

伍清清道：「石涼，你莫忘了王大娘已是咱們的幫主，你如此說話，不怕她老人家割了你的舌頭麼？」

石涼怒道：「王大娘是你的幫主，可不是我的幫主──」

陸秀秀嬌笑道：「咱們也是乞丐，自然就是丐幫中人，雖然男女有別，但創立丐幫的褚老仙人，可沒有在幫裡規定不許女子加入丐幫的──」突然一拍玉腿，嬌喚道：「哎喲，一個大蚊子──」蘸了點口水，塗在玉腿上，方自接道：「你們俱都熟讀丐幫的幫規，總該知道我這話沒錯吧？」

葉冷、石涼，以及另一個風猾賽，三人面面相覷，這三個久歷風塵的老人，竟找不出一句話來駁倒這撒嬌作態的小姑娘。要知是否允許女子加入「丐幫」這問題，雖已存在多年，但江湖中身懷武功之女子乞丐，畢竟少之又少，是以丐幫中人，誰也未將這問題加以深究。

誰知如今這王大娘便利用此點空隙，訓練出一批女弟子來為乞丐，要與原有之「丐幫」一爭雄長。只見陸秀秀眼波橫飛，嬌笑著接口又道：「丐幫中既無幫規不許女弟子加入，自然就更沒有什麼規矩不許女子來做幫主，便該由男女雙方，各派一人，來爭奪這幫主之位，若是那男子的武功機智都不如女的，為了丐幫今後的發展，便該由女子來做幫主，你說這是不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她輕撫玉腿，頓住語聲，不見別人說話，便又接道：「而如今你們的男幫主無論武功機智，都鬥不過咱們的王大娘，這幫主之位，自然該讓給王大娘的，這道理更是再也簡單明白不過。」

石涼大喝一聲，道：「好個伶牙利齒的小女子，連死人都要被你說活了，但姓石的卻不聽你這番胡言亂語，還是手上見勝負。」

陸秀秀笑道：「這若是胡言亂語，你便該找些話來駁倒我呀──哎喲，我腿上怎麼越來越癢來，你的手粗，來替我抓抓腿好麼？」抬起一條粉光致致的玉腿，往石涼面前送了過去。

石涼心一跳，後退三步，陸秀秀格格笑道：「連我的腿都不敢摸，還敢說要和我動手，還是乖乖的──」

突然，一條人影橫飛而來，哈哈道：「你的腿癢麼，好好，待我老人家替你抓抓。」笑聲奇異，正是王半俠。

陸秀秀這才慌了，叱道：「你──你敢？」要想縮回腿，但不知怎地，柔滑的足踝，已被人一把抓住。王半俠大笑道：「癢在那裡？」

陸秀秀嬌喝道：「拿開你的髒手！」纖纖十指，隨聲劃了出去，招式之細柔，有如柳絲飄拂。但出手之快，取點之準，下手之狠，卻又有如十柄利劍，別人只要沾上一點，再也休想笑得出來。

但王半俠笑聲更響，陸秀秀出手雖急，卻也休想沾上他一片衣角，突聽伍清清一聲輕叱，飛起一腳，直踢王半俠腰脅之處。這一腳來得無影無蹤，竟似已得南派少林「飛虎無影腿」之精髓，而南派少林，從無女徒，也不知這些少女們是自那裡學來的。葉冷等人見這一腳來得厲害，情不自禁，脫口驚呼出聲。

那知王半俠一隻空著的手自脅下穿出，又巧妙地將她足踝一把抓住，石涼拍手大喝道：「好一招分光捉影手！」喝聲方了，只聽彩煙中一人輕輕嘆道：「也未見如何高明，只不過能用來欺負欺負別人小姑娘而已。」

※※※

伍清清、陸秀秀，雖被人制得服服貼貼，動彈不得，但面上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絕無驚惶之意，此刻聽得這話聲，嘴角更泛起笑容。但見彩煙漸消，一群少女嘻嘻哈哈，蹦蹦跳跳，躍上岸邊，有的赤著足，有的裸著腿，有的衣衫破爛，露出了酥胸玉肩，齊地拍手歌道：「王老頭，不要臉，聞臭腳，盪鞦韆。」

另四個少女，抬著張破舊的圓桌面，桌面上堆滿著一條條，一塊塊，五顏六色，零零碎碎的綢緞。碎錦堆中，卻倚坐著一位濃艷絕麗，風情萬千的美婦人，她眼角額邊，雖已有了些被歲月刻劃出的蒼老痕跡，但一雙明媚的眼波，卻還顯得那麼年輕，在少女的山歌聲中被抬上江岸，那絕代的風華、懾人的氣質，使人渾然忘卻了她行徑的詭異，衣衫的襤褸──在岸上數百雙丐幫弟子的眼中，這破桌碎錦上的婦人，實有如流蘇帳下，八寶軟嬌中之艷后一般。

暗處的周方瞧見這美婦人，雙眉卻不自覺的微微一皺，口中喃喃道：「王大娘！哼！哼！王大娘──」

山歌方了，王大娘便斜眼瞟著王半俠，搖頭笑道：「武林中聲名赫赫的前輩，卻抓住人家小姑娘一雙腳不放手，不嫌丟人麼？」

王半俠口中道：「果然有些丟人，不如放開她吧！」但他身上卻突有另一個聲音大嚷道：「不行不行，如此便宜就放過她們，我王半狂第一個不肯答應。」半俠語聲道：「你又待如何？」半狂聲音道：「王大娘放了咱們幫主，咱們就放這兩個小丫頭，公平交易，老少無欺。」

王大娘格格笑道：「如此說來，你竟拿幫主的身份，來和這兩個小丫頭相比麼？這未免也太瞧不起你們昔日的幫主了吧！」王半俠道：「你又要怎樣？」

王大娘眼波一轉，便道：「我坐在這桌上不動，你若能在三百招內，抓住我的腳，我便放了你們那寶貝幫主。否則你便再也休提此事，乖乖的推我來當幫主，我不比那小老頭子強得多麼？」王半俠目光一亮，大聲道：「一言既出。」

王大娘笑道：「四千匹馬也追不回來。」

王半俠雙手一分，將伍清清、陸秀秀脫手甩了出去，大聲道：「請！」丐幫弟子，亦是人人振奮。要知王半俠素以出手之準確迅速而享盛名，「分光捉影手」更是武林中最最上乘之擒拿手法，百年來練成這手法之人，雖有不少，但王半俠卻允稱江湖第一人，王大娘若是呆坐不動，王半俠要抓她的腳，實是易如反掌之事。

只見王大娘銀鈴般一陣嬌笑，道：「好，你動手吧！」揮手分開了原本堆在她身上的一堆碎錦。

王半俠一掠而前，雙手疾伸，似抓似探，綿綿不絕，尤其掌勢變幻無方，虛實不定，教人根本不知從何閃避。那知他手掌方自探出，整個人卻突然怔住了！

王大娘自膝以下，兩條腿竟已齊膝斷去！她身上根本沒有腳，卻教王半俠如何去抓法？這一著委實大出王半俠意料之外；剎那之間，他再也不能動彈，只是怔怔地望著那一堆碎錦發獃。

※※※

少女們一齊拍手大笑，高歌道：「王老頭，奸似鬼，也要吃吃咱們大娘娘的洗腳水。」

丐幫弟子卻無一不是顏色慘變，只因此番賭約，關係委實太大，王半俠此番敗了，丐幫麾下，滿佈江湖的成千成百條好漢，豈非要永受這來歷不明，行蹤詭異的女子之管轄？丐幫百年來辛苦樹立之威名，豈非從此毀於一旦？

王大娘笑得有如花枝亂顫，道：「半俠老弟，這次你可上了我的當了吧，還不乖乖稱我一聲幫主？」王半俠還未說話，丐幫弟子卻已勃然大譁。

王大娘眼波一轉，盈盈笑道：「像我這樣的人，來做你們的幫主，你們本該高興才是，亂吵什麼？」她笑語之聲雖然輕柔，但丐幫弟子每一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她眼波雖只輕輕一轉，但卻似在丐幫弟子每一人面上都掃過一眼。

丐幫數百弟子，被她這一眼掃過，不但俱都忘了她年紀，也俱都忘了她的殘廢──一個殘廢的女子，能使人忘卻她身體的缺陷，她不但要有絕美的風姿，還得有絕高的智慧、絕大的吸引之力──丐幫弟子，竟似都被她這一眼瞧得呆了，再無一人發出喧嘩之聲來。

王大娘眼波最後凝注在王半俠臉上，眼波更媚，笑容也更媚，耳語般輕輕道：「你呢？你也服輸了麼？」

葉冷等三人目光情不自禁，也一齊望向王半俠，面上神情俱是凝重異常，自亦因王半俠這句回答，委實關係太大。只聽王半俠一字字緩緩道：「我服輸了！」葉冷等人身子一震，再也站立不穩。

王大娘滿面嬌笑，道：「好！」

那知她銀鈴般的笑聲方自響起，王半俠腹中突然也響起一陣笑聲，笑得比她更響，道：「王大娘，你也上當了。」

王大娘道：「什麼？」

那粗啞奇異的語聲道：「這身子只有一半是王半俠的，王半俠服輸了，我王半狂可還未曾服輸！」王大娘面色立變，但瞬又嬌笑起來。她面上表情之變化，當真是瞬息千變，令人再也無法捉摸。

※※※

王半狂道：「在這種情況下，你居然還能笑得出來，佩服佩服。」搖搖擺擺，圍著那圓桌走了兩圈，突然出手如風，疾點王大娘「肩井」大穴，那知王大娘竟然不避不閃，王半狂一著便已得手。

丐幫弟子又驚又喜，誰知那些少女們竟也是滿面嬌笑，無動於衷，王半狂目光掃過，心中雖然大感驚異，但手掌絲毫不停，自王大娘「杵白」、「曲池」、「四白」、「太溪」等穴道一路點了下去，口中大笑道，「實施暗算，雖非光明行徑，但我王半狂一向就不是正人君子，王大娘莫怪！莫怪！」幾句話功夫，他出手如風，已將王大娘雙肩以下，雙手以上二十餘處大穴一齊點住。這邊的丐幫弟子瞧了，固是人人大喜欲狂，那邊的方寶兒瞧了，也是喜動顏色，拊掌道：「王大叔果然有兩手。」

周方卻冷冷道：「祇怕未必──」這兩句話說完，只聽王大娘口中已長長透出了口氣，道：「你點夠了麼？」

王半狂大笑道：「我老人家還要點住你的啞穴，讓你再也說不出罵人的話！」方自縮回的手掌，又閃電般點了出去。他每招每式，每一出手，看來俱都十分平凡，甚至有如俚婦、村漢罵街相打時之出手一般，平凡中還有些粗俗。

但這些招式被「練家子」瞧在眼裡，便可看出其中委實奧妙無比，此刻王大娘雙肩穴道被點，已是不能抵抗，但王半俠之出手，仍是謹慎小心，後著綿綿，丐幫弟子忍不住哄然喝起采來。

眼見王半狂這一招又是必定得手，那知他手掌伸出，王大娘居然也抬起手來，攏了攏鬢髮，嫣然笑道：「你還要點？」

王半狂當場愕住，數百丐幫弟子再也笑不出來──千百雙眼睛，每一雙都瞧得清清楚楚，王大娘明明已被王半狂點了二十餘處穴道，本該再也不能動彈，此番她竟能抬起手來，眾人瞧在眼裡，實比瞧見鬼魅還要吃驚百倍！

方寶兒也不禁張大了眼睛，悄聲道：「被人點住穴道的滋味，我也嘗過，那時縱然用盡平生之力，卻連小指都無法動一動，此刻這王──大娘莫非有什麼魔法不成？還是王半俠大叔的點穴術不夠高明？」

周方道：「王半狂點穴手法，雖非超凡絕俗之獨門工夫，但已和江湖中普通一般手法有些不同，此等手法靈便詭妙，出手迅速，最宜以弱勝強，以寡敵眾，但卻有個最大的缺點。」

寶兒雙目圓睜，聽得津津有味，顯然，他對武學一道，不但已改變了昔日那種厭惡之感，而且還動了興趣，此刻居然忍不住問道：「什麼缺點？」

周方道：「此等手法名為『碎瓦磚金手』，弱而不強，力不能實，不易將人根本制住，點中人身之後，對那人根本毫無損傷。是以此等手法，在江湖中有個可笑的別名，名之曰：『碎嘴太婆手』，顧名思義，你也可知道此等手法有如老太婆打架一般，出手縱重，但打著人時已軟了。」無論寶兒問他什麼，他俱是不厭其煩，由淺入深，將那件事每一點都解釋得詳詳細細，明明白白。寶兒道：「原來他出手不重，難怪王大娘能解開了。」

周方正色道：「此等出手雖不重，但別人被王半俠點中穴道後，至少也得要十二個時辰，不能自行解開。」寶兒奇道：「那麼王大娘為什麼又能──」

周方目光凝注碧空中一片白雲，沉聲截口道：「這其中又有個原因──這原因又是個秘密──」寶兒點了點頭，不再言語。

周方奇道：「你為何不再問了？難道你不想知道？」

寶兒道：「既是別人的秘密，我心裡雖想知道，也不能問了。」

周方微微一笑，道：「好孩子！」轉目望去，牛鐵娃正張著大眼睛，瞧得出神，再隨著鐵娃的目光望去，便瞧見一場驚心動魄，別開生面之惡鬥，鐵娃平日雖然對任何事都不會專心一志，但此刻目光瞬也不瞬，竟已瞧得痴了，鐵娃平日神情雖然像個孩子，但此刻滿面肅然，竟有了幾分大儒觀書，老僧入定般的莊重之態，顯見這天真的大孩子，也對武功一道，有了種不能解釋的領會與喜愛。原來就在這幾句話功夫裡，王大娘與王半狂終於已動上了手，但見兩條人形，一靜一動。靜的那條人影，有如山停嶽峙，又有如急流中之砥柱一般，無論遇著任何攻擊，任何變化，他卻絕不會動上一動。

# 第十六章 江湖起風波

動的那條人影，卻有如紫燕輕蝶，落葉飛花，而其輕巧處又勝輕蝶，其迫急處更勝紫燕，其變化之微妙繁複，便如風中飛花，往返回飛，絕無任何一人，能捉摸出它飛舞迴旋的道路──最怪的是，靜的人影竟是王半俠，動的人影卻是雙足已成殘廢的王大娘。

她雙手各拄一根黑黝黝的短杖，以杖為足，飛旋閃動，右杖落地時，左杖便有如毒蛇出穴，突擊而出，左杖落地時，右杖便有如雷霆閃擊，夾風而去，左杖攻擊以輕靈閃變為主，右杖卻走的是剛猛威勇一路，以補左杖輕靈之不足，剛柔互濟，輕重相輔，更另組成一種奇詭已極，也厲害已極的武功招式，與江湖中任何一門武功俱都大不相同。

要知無論任何一種武功，其身形之變化，絕對乃是以腰、腿、膝，趾之力為主，俯身必彎腰，蛇行必曲膝──無論是誰，也逃不過這一點範圍，而王大娘的腿已殘，她身形之變化，都完全要靠掌、指、腕、肘、肩上之力，而腕、肘間之運用，自比腿、膝間靈變得多。

王大娘雙腿雖斷，但她所需防守之面積，自也減少，防守面積既小，自也必定省力得多。

譬如別人施出一招「鳳凰束翼」時，必當還要留意著自己下三路之安全，甚至施出一招「玄鳥劃沙」以為輔助，而王大娘施展這一招「鳳凰束翼」時，便可將她全身一齊護住，是以她雙腿雖斷，但其中有弊亦有利，這利弊之間的關係，一時間也難解說清楚。

當然，要練成這樣的武功，必經一段非他人所能了解之困苦，是以別人縱然羨慕王大娘武功之神奇，也絕不會有人故意弄斷了雙腿去學它，是以王大娘的武功，自是另成一路，與眾不同。

王半狂來應付此等奇詭之武功，自比平日與人動手時要吃力得多，但他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正是最好之對策。但他身形雖靜止不動，招式發出，卻仍帶著一種逼人之狂氣，有些別人不敢使出之招式，他卻在揮手間使出。

是以王大娘攻勢雖然這般凌厲，王半狂也絲毫未曾示弱，若是換了別人，在此番情況下，必定採取守勢，暫避對方之鋒芒，但王半狂身形雖是以靜制動，招式卻仍是以攻對攻。

只見王大娘右手鐵棍夾帶風聲，一招「雷鞭擊鹿」，當頭擊下，王半狂竟不閃避，反而奮起雙臂，以「赤手搏龍」迎了上去。王大娘右手棍忽然斜斜挑起，「閃電穿雲」疾點王半狂脅下「藏血」附近九處大穴。

王半狂雙手空空，萬無硬接這一招之理，那知他竟然握掌成拳，反臂擊出一招「直上九霄」，直迎那穿雲而來之閃電，王大娘下手縱能傷得了他，也勢必要被他此拳狂野的招式震得飛起。兩人招來招去，正是鋒芒相對，震懾人心。

丐幫弟子環立四周，一個個自是瞧得驚心動魄，面色凝重無比，那些少女們雖然作出一副漫不經心，胸有成竹的模樣，猶在一邊指點談笑，但笑容間已大是勉強，對這一場比鬥，雙方顯然俱都沒有信心。

那邊的牛鐵娃口中喃喃道：「兀那娘，真不知人家這武功是怎麼練成的，我若能練成這武功，死了也甘心。」

周方微微笑道：「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他這話像是在對鐵娃說的，但目光卻在瞧著寶兒，寶兒自己也在凝望著這一場驚心之比鬥，一雙大眼睛裡，閃動著明亮的光采，周方道：「寶兒，你可是已瞧出這兩人武功中玄妙之處？」

寶兒略一沉吟，緩緩道：「王大叔身形雖靜，但招式間卻是狂氣逼人，這一種與生俱來的氣勢，是誰也學不來的，王大娘身法雖輕妙悅目，招式雖然狂風暴雨，但卻仍帶著些柔弱之意──」

周方微笑頷首，截口道：「不錯，王半狂武功得自先天，王大娘武功卻大半由於後天苦練而成──還有呢？」

寶兒眨了眨眼睛，道：「王大娘左手招式輕靈，右手招式剛猛，看來她本是以右手招式為主，但──聽她雙杖落地時之聲音，左重右輕，顯然乃是只因她左手杖要比右手杖重得多──」

他似是在思索著措詞，語音微頓，方自接道：「她以重杖來使輕靈之招式，反以輕杖來大殺大斫，這顯然是在用招式來混淆對方之耳目，其實她攻勢之主力，必定在左手這根鐵杖上，右手杖反而不過是陪襯而已，只可惜──唉！只可惜這一點王大叔竟似未看出來。」

周方面上不禁露出驚詫之色，肅然道：「不想你小小年紀，又不會武功，卻能看出王半狂未能看出之處，雖是旁觀者清，卻也難能可貴了。」寶兒道：「這還不是從老爺子你那裡學來的。」

周方微笑道：「如今你總該已知道，同一件事，你用心去瞧與不用心去瞧，其中相差委實太大了。」寶兒道：「是。」周方道：「好，咱們走吧！寶兒怔了一怔，道：「但──但他們勝負還未分出──」

周方肅然截口道：「你我縱然瞧到他們勝負分出，又當如何？憑你我之力，又斷然無法相助於他們。」寶兒道：「但──」

周方道：「紫衣侯未死之前，有如定海之針，他雖不入世，卻已將江湖風濤一齊鎮壓住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只因畏懼於他，是以不敢妄動，如今武林中泰山北斗已失，這些人靜極思動，自然乘機而出，而且那白衣人七年後還當重來，這陰影早已籠罩了整個武林，使得人人心中惶惶不能自安，在這七年之中，江湖中必然是個極為混亂之局面，你我若是也投身在此混亂之中，於事絲毫無補，只不過白白犧牲了自己而已，是以我要你在這一路之上，多用眼，少動手。」

這時王大娘與王半狂戰況猶自十分激烈，但周方長篙一點，已將方舟蕩出，乘著一帆滿風，離開了十餘丈遠近，原來這無所不知之奇異老人，對水上生涯之熟悉，竟不在牛鐵娃兄妹之下。

方寶兒反覆思索著周方的言語，只覺他說的道理，實是無懈可擊，於是長嘆一聲，不再說話。牛鐵娃口中嘟嘟囔囔，也是極不情願離開這裡，但他見了寶兒已然從命，自己那敢言語，只是不住扭轉脖子，回首去瞧。但兩下相隔更遠，漸漸瞧不清晰，突見一蓬彩煙自他們惡鬥之地湧了開來，漸擴漸濃，將整個一片平地完全籠罩。漸漸，方寶兒與牛鐵娃除了那蓬彩煙，什麼也看不到了，方寶兒只覺滿心沉重，垂下了頭，什麼話也不願說。

牛鐵娃口中猶在喃喃道：「咱們縱然不能出手，但瞧完了那場熱鬧，再走也不遲呀，大哥，你說是麼？」周方冷冷道：「瞧完熱鬧，就走不成了。」

牛鐵娃道：「為什麼？」

周方道：「你只當他們未瞧見咱們麼？只是他們自顧不暇時，無力分心來羈留你我，我便要你們乘機去瞧瞧，也不過是要你們多增加些閱歷而已，至於此事結果如何？王大娘一現身時，我便已知道了。」

寶兒奇道：「老爺子你怎會知道，難道真能未卜先知？此事結果究竟會如何？我實在想聽聽。」周方道：「王半狂必然落敗，王大娘必成丐幫的幫主！」

寶兒駭然道：「真的，為什麼？」

周方道：「你可猜得出王大娘究竟是誰？」

寶兒又自一怔，沉吟許久，搖頭不答，牛鐵娃卻忍不住大聲道：「是誰？王大娘自然就是王大娘！」

周方也不睬他，只是一字字緩緩道：「這王大娘便是王半俠的結髮妻子，昔日人稱『狐女』吳蘇。」

寶兒身子一震，大駭道：「她──是他的妻子？」

周方道：「不錯，昔日『狐女』吳蘇，本是武林中有名之蕩女，王半俠卻是江湖後起一代高手之佼佼者。他兩人忽然成親，曾在武林中造成一場不小的轟動，那時的江湖前輩，多半曾為王半俠惋惜，只有我早已看出，王半俠此人，借著腹語之術，故意裝成兩種性格，來欺騙世人耳目，名雖是個亦狂亦俠的奇人，其實卻是個欺世盜名，大奸大惡之徒。」

寶兒道：「但──但他數十年來，做的委實都是急公好義之事，而且俠名始終不墮，老爺子你也該知道。」

周方冷冷道：「此人表面雖是急公好義，骨子裡卻無一件事不是在為自己打算，譬如說他此次為了白衣人之事往來奔波，表面上看來，自是要為江湖挽救一場劫難，其實卻因為他始終對紫衣侯存有畏懼之心，有許多事礙著紫衣侯而不能放手去做，此次便是想借那白衣人無敵之劍，將紫衣侯除去！」

寶兒慄然道：「有此等事？」

周方道：「十餘年前，『狐女』吳蘇夜闖雲南王府，要想盜取『白藥』秘方，恰巧久隱括蒼山之鐵劍先生，以先天無極劍法，一劍斬斷了她雙足，將之拋入深山絕壑中，武林中人只道吳蘇既死，王半俠定要尋那鐵劍先生復仇，那知王半俠卻揚言天下，說『狐女』吳蘇如此倒行逆施，與他全然無關，他反而要感謝鐵劍先生為世除了一害。」

寶兒變色道：「不想他──他竟是如此狠心的人。」

周方道：「如此狠心，當真少見得很，但江湖中卻偏偏有許多自命清高之輩，反而極口誇獎王半俠大義滅親，是人間不可多得之奇男子！此後十餘年，他俠名更盛，即使做出些不可寬恕之事，世人也說那只是『半狂』做的，與『半俠』無關，但紫衣侯在世一日，王半俠便一日不敢大舉異動。此番紫衣侯去世，我便算定王半俠必有圖謀，但卻也未想到『狐女』吳蘇竟然未死，竟以王大娘之名，與王半俠一明一暗，串通來謀奪幫主之位！」

寶兒聽得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過了半晌，方自嘆息道：「原來他兩人竟是串通好了的，怪不得王半俠連點了那王大娘身上數十處穴道，王大娘依然行所無事，我本當王大娘武功竟是這般驚人，連身上穴道位置都可移換，原來那只不過是他夫妻兩人串通好來做給別人看的把戲而已。」過了半晌，忍不住又道：「王半俠如此奸惡，我等既已知道，難道就眼見他奸謀得逞不成？」

周方冷冷道：「世上本有許多不平之事，以你之力，能管得了那一件？不眼見別人奸謀得逞又如何？」寶兒道：「我總可揭破他的奸謀。」

周方道：「你小小年紀，說的話有誰相信，何況王半俠之俠名，正如日中天，你若要揭破他奸謀，正如蜻蜓去撼石柱一般，怎能動得了他？就被別人打死了，他自己根本不用出手。」寶兒氣得漲紅了臉，捏緊拳頭，卻說不出話來。

周方道：「你若要管人閒事，你若要別人聽信你的話，便先得要練成絕世之武功，好教任何人都得尊重於你，而你若要練成絕世之武功，便首先得專心一志，換而言之，你首先得將世上任何事都不放在心上，然後才能有本事去管世上發生之一切不平之事！」

寶兒眨了眨眼睛，忽然道：「要練成驚人的武藝，必須要有驚人的師傅，我心目中本有個驚人的師博，不知老爺子你可能幫我找得到他麼？」他一雙大眼睛裡，閃閃發光，有如映在海水中之孤星，既明亮，又深邃，但又使人覺得遠比天上明星更親切，更接近。周方凝注著他的眼睛，緩緩道：「還有誰能比天更為博大？還有誰能比萬物更為繁複，還有誰知道的變化能比自然更多，天地萬物，自然變化，便是你最好之良師，你還要再去尋什麼人？」

寶兒也仰面凝視著他，亦自緩緩道：「我心目中總有個疑問，不知老爺子你可就是我心目中那驚人的師傅？」

周方微微一笑，道：「花本非花，霧本非霧，是耶非耶？有誰自知？你若太過認真，便著相了。」

寶兒道：「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這本是古人所說的話，我瞧老爺子你遊戲風塵，必是人中大隱。」周方又自一笑，不置可否。

寶兒轉了轉眼珠子，道：「我異日若是武林中之絕頂高人，為了不願被人發覺行藏，而必須隱退，那麼我便絕不會隱身於山澤林野之間，因為那不但寂寞，而且極易被人發現，是以我必定要改裝易貌，混跡於紅塵之中，甚至假冒成一個人所不齒的騙子。只因騙子假冒武林高手，雖是常事，也易被人識破，但武林高手假冒騙子，卻是江湖中自古未有之奇事，別人做夢也不會想到此點。」

周方仰天大笑道：「好聰明的孩子──」他佯然不置可否，卻似要借這仰天大笑，來掩飾面上某種變化。但寶兒也仍不放鬆，緊緊追問道：「既是如此，不知老爺子你可願將自己昔日的歷史，說給寶兒聽聽？」周方道：「昔日之事，我早已忘記了。」寶兒道：「真的忘記了？」

周方凝視著天空一點白雲，緩緩道：「不錯，忘記了──你可知記憶雖好，但忘記更佳，只因世人可以記憶，方能日新又新，不斷進步，但忘記卻可使人們之心靈獲得寧靜與安恬，若無記憶，人類無法記取先人之遺教，雖必將停留於上古洪荒之野蠻狀態裡，但若無忘記，人們卻永將活在那些鎖魂之痛苦與腐心的愧疚中，時時刻刻，受著它的折磨，那麼──人生將變成一無樂趣，只因人們可以暫時忘記，灰黯的人生中，才會有些鮮艷的彩色。」

他這番話說得不但充滿哲理，而且優美動人，有如一篇可傳千古之詩詞樂章，字字句句俱是珠璣。寶兒卻情不自禁，又想起了紫衣侯昔日之言語，脫口又道：「但記憶既不易，忘記卻更難，是麼？」

周方蒼老的嘴角，泛起一絲辛酸之微笑，道：「正是如此。有些事，人們雖想忘記，卻永遠無法忘記。」

寶兒似是在喃喃自語，道：「一人學成天下各門劍法後，又將之忘記，這又要何等胸襟？何等才華？」

周方也不知是真的未曾聽清，還是根本不願理睬，寶兒話說完，他斜倚著船桅，竟似已朦朧入睡了。

寶兒望著他隨風拂動的黃髯，呆呆地出了會兒神，嘆息著道：「是耶非耶？有誰自知？唉！可真把我弄糊塗了。」

方舟看來雖笨重，其實卻極輕巧，溯江而上，一日最少也可行百里開外，當日晚間，在一個不知名的渡頭泊下。

寶兒自鐵娃家裡離開時，曾帶了筆墨紙張，此刻瞧得周方與鐵娃俱已入睡，便悄然而起，濡筆磨墨，振筆而書，一共寫了十餘張紙箋，紙箋之上，寫的俱是同樣的幾個字：「王大娘便是『狐女』吳蘇。」

他匆匆寫完了，又輕手輕腳，在那具體而微的船艙中，尋了十幾隻陶土酒瓶──這自是鐵娃的娘為周方準備的──寶兒在每隻瓶子裡，都塞了張紙條進去，然後在岸邊挖了爛泥，將瓶塞緊緊黏在一起，又尋出些破布，撕成一條條，再將瓶塞緊緊縛住。

然後，他長長嘆了口氣，仰天默禱道：「但願這些瓶子，有幾隻能落入一些喜歡查根問底，鍥而不捨的江湖義俠手中，好教奸人之惡計，終有一日被人識破。」一面默禱，一面將瓶子一隻隻拋入水中，江水日夜奔騰不息，也不知要使這些陶士為質，質量甚輕的瓶子，帶向何方？

寶兒望著奔騰的江流，小臉上綻開一絲笑容，喃喃道：「我說的話別人不會相信，但這麼一來，可就完全不同了，別人瞧見了這瓶子裡的紙條，必定覺得神秘詫異的很，而人們對神秘詫異的事，必定充滿好奇之心，好奇之心一生，便少不得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了。」

他帶著滿足的笑容，和身臥下，不一會兒便沉沉入睡了，卻不知這幾隻小小的瓶子，日後在江湖中竟造成一場無比巨大的風浪。

※※※

江水奔流，時序變換。方舟日漸破舊，寶兒日漸長大。恍眼之間，已過去半年多了，半年多的時間雖不長，但在這半年多時間裡，寶兒卻有了顯著的變化。

風吹日晒雨打，捕魚炊食操作──江上的生活，是辛勤而勞苦的，然而這生活的折磨，卻使得寶兒體格茁壯了，身子高大了，皮膚也晒黑了──有時在日光下以江水為鏡，他連自己都幾乎不認得自己。

這半年間，他瞧過不少次武林豪傑的惡鬥，也瞧見不少江湖中那些奸險惡毒，欺瞞拐騙的勾當。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已對紅塵間事有了更多認識，但令他最感興趣的，卻仍是自然的變化。

有時，他會呆望著奔流的江水，拂樹的微風，晚間星辰的升落，日間白雲的變化──他呆望著這些，可以終日不言不動。然後，周方便會問他：「自這些變化中，你究竟發現了什麼？」

他的眸子日益明亮，只因他自這些大自然的變化中，確實發現了不少人生的哲理，也隱約窺得武道的真諦，但他並未滿足。

在這半年間，鐵娃本已有如鐵般的身子，更變得鋼般堅實強壯，這些日子裡，他似乎已對武功著了迷。白天，他若曾瞧見什麼武林高手之比鬥，就將這次爭鬥雙方施出的精妙招式，一一牢記在心頭。到了晚間，他便一個人跑到遠遠的去苦練，別人只聽得他不住大呼小叫，只見得他回來時必是滿身大汗。

但他究竟將別人施出的招式記得多少？學了多少？別人不問，他也不說，有時，他居然也會仰望著天上白雲，呆呆的出神，痴痴的傻笑，有時，甚至在吃飯時，他也會突然一躍而起，急奔而去，又苦練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苦練回來時，身上的汗，必定流得更多。

唯一未變的，便是周方。

※※※

他仍是不時飲酒，不時低詠，不時說些乍聽似乎莫名其妙，但仔細一想，卻又覺甚有道理的話。他仍是絕口不提自己的往事，不時做些欺騙的勾當。每當食物吃完，銀兩用盡，或是方舟待修，器皿待漆時，他便會尋個富庶的市鎮，上去轉一轉。到了晚間回來時，他手中必定提滿了大包小包，口中必定滿是酒氣，懷中也必定塞滿了金銀。

寶兒若是問他：「這些是那裡來的？」

他總是淡淡一笑，道：「騙來的。」但有時，他也會一無所有，空手而回，而且身後還跟著一群人在追奔於他，連聲喊打。那時他便要匆匆跳上方舟，急忙啟碇離岸──這情況正與寶兒初見他時，完全一模一樣。但無論他做了什麼，寶兒卻始終對他尊敬有加，

這一日風和日麗，方舟不知不覺間已行至黃鶴樓下。黃鶴樓雖不高，但卻名高千古。無論是誰，到了黃鶴樓下，獨立於悠悠白雲與滾滾江流間，總不覺發思古之幽情，不覺愴然而淚下。

但此日誰也無法在黃鶴樓下獨立冥想，只因黃鶴樓上上下下俱是人頭蜂擁，而人群中並無一個是前來吟詩覓句的騷人墨容，卻全都是精神抖擻的武林豪強，或是風姿颯爽的少年英雄。

方舟還在江流中，周方等人便已瞧見了此樓之異狀，鐵娃不覺拍手笑道：「妙極！妙極！看來今日又有熱鬧瞧了。」

寶兒微笑道：「祇怕你又將學得些高招。」周方道：「你呢？別人的招式，你從不記得？」

寶兒笑道：「記得的。」

周方頷首道：「好，別人的招式，你也要記著的，記著後再忘記，總比什麼都未記好得多。」

寶兒心又一動，還未說話，已有一艘極為華麗的大船，放棹而來，船艙之中，不時傳出絲竹談笑之聲，船上人顯然正在作樂。

寶兒等人乘的方舟，與這艘華麗的大船相比，當真顯得更不成模樣，鐵娃喃喃道：「兀那娘，這船上坐的，又不知是什麼大官富翁，成名英雄，其實我瞧他們肚子的貨色，也和鐵娃差不多。」

兩船相遇，船艙中忽然伸出個頭來，往江水中吐了口痰，又有隻戴著翠釵的纖纖玉手，自窗中遞了塊香羅小帕出來，那人擦了兩把，皺眉道：「混帳，這江水怎地越來越髒了。」

周方突也大聲道：「就是像你這樣的混帳太多，自己拼命往江水裡吐痰，還要來怪江水太髒。」

那人勃然怒罵道：「什麼人敢──」目光一轉，瞥見周方，竟哈哈大笑道：「我當是誰如此大膽，不想竟是周兄，當真久違了，快請上船來喝幾杯老酒。」這大船上的豪客，赫然正是「白馬將軍」李名生。

※※※

於是周方將方舟繫在大船的船舷，帶著寶兒與鐵娃上了大船，李名生滿身錦衣，頭戴珠冠，居然親自出艙相迎。只見船艙中珠光寶氣，陳設得更是華麗已極。六七個滿頭珠翠，穿紅掛綠的濃裝少女，雖是庸俗脂粉，卻也可人，有的正在艙中調笙弄瑟，有的正在嗑著瓜子，瞧見這一老、一大、一小三個奇奇怪怪的人，竟被如此尊敬地請了上來，都不禁睜大眼睛，充滿了驚詫之色。

李名生目光一轉，笑道：「這位周老爺子，乃是江南第一大富，只是脾氣古怪，喜歡微服出遊──」他話未說完，那一群鶯鶯燕燕，已嬌笑站起，媚笑萬福，搶著奔了過來，有的攔起周方的腰，有的勾住了周方的脖子，有如捧著活財神一般，將周方捧到椅子上，端茶倒酒，捶背夾菜，招呼得無微不至，周方也老實不客氣的生受了，鐵娃早已坐下大吃大喝起來。李名生拍著寶兒肩頭，笑道：「小兄弟，好麼？」

寶兒見他衣著華麗，容光煥發，看來更是相貌堂堂，不同凡響，忍住笑道：「我跑得雖慢，卻也未被火燒死。」

李名生哈哈一笑，再也不敢和他多話了，走到周方對面坐下，又搭訕著道：「周兄，半年來作何消遣？」

周方笑道：「混得雖不錯，但看來總萬萬不及老兄你了。」

李名生笑道：「彼此彼此──」眼珠子一轉，忽然壓低語聲，道：「聞得這位方公子此番帶了兩百萬兩銀子出來遊學，不知周兄你怎會與他同行──」話未說完，那一群鶯燕又蜂擁著奔向寶兒，親他的臉，摸他的手，都說：「真要命，這位小弟弟怎會長得這麼迷人呢？」

周方哈哈笑道：「妙極！妙極！不知老兄輕輕一句話，便將在下自脂粉劫中救了出來──」

李名生含笑道：「這就叫做攻心之術，攻其必救之處──」忽然壓低聲音：「小弟此舉，只是為了要與周兄有事相談，周兄可知道近日武林中，又出了幾件大事，江湖局勢，已開始動盪不安，正是我輩大顯身手的機會，周兄若願與小弟合作，想必定可無往而不利。」

周方一手捻鬚，微微笑道：「你且說說，近日武林之中，究竟出了什麼驚人的大事。」

※※※

李名生道：「近日轟傳江湖之第一件大事，便是丐幫易主。昔日的幫主，下落不明，今日的幫主卻是來歷不明。江湖中人數最多，成立最久，分佈最廣，威名最盛的丐幫，如今實已成了一團混亂之局面，受此影響所及，淮南窮家幫，鳳陽木棍幫、川中袍哥幫、湘西靈水幫、鄂東破缽幫──等與丐幫淵源已久，關係極為密切的幫派，內部亦自起了騷動，各各俱是人心惴惴，不能自安。聞說這丐幫新任幫主，野心極大，甚至要將這些幫派，合併為一，統歸丐幫屬下。」

寶兒人雖被困在那一堆花團錦簇之中，但卻一直伸長了耳朵在聽，此刻忍不住脫口嘆道：「不想王大娘真的當了丐幫之幫主，不想王大娘當了丐幫幫主後，真的在興風作浪──王半俠與那些丐幫元老又怎樣了？」

李名生瞧了他一眼，似是在奇怪這小小的孩子怎會對武林事件如此熟悉，但口中卻猶自答道：「王半俠與葉冷等人，本是昔日幫主之死黨，本應與王大娘勢不兩立，但王大娘此番行事，不但狠辣，而且極為仔細周密，早已在四面都伏下天羅地網，教他們根本沒有反抗之餘地。」

他目光四掃，不見眾人插言，便又接著道：「她首先將昔日幫主用計擄去，而且絕不透露他的生死，教人永遠投鼠忌器。然後，她又以威迫、利誘、美色──等不同之手段，將丐幫南七、北六十三省中所有之龍頭，一齊收服。最後，她便約了王半俠與葉冷等人，會與濱江之處，與王半俠以武力爭奪幫主之位，而這一戰之下，雙足已成殘廢之王大娘，竟將武林第一快手王半俠，打成重傷！」

寶兒驚叫道：「打成重傷了呀！這手段當真高明得很，他們如此做法，就更沒有人會懷疑了。」

李名生奇道：「懷疑什麼？」

周方道：「沒有什麼，李兄只管說下去吧！」

李名生微微皺眉，接道：「葉冷等雖然不服，但一來有約在先，二來王半俠既已不敵，他們的武功自然更非王大娘的敵手，再加上──唉！那王半俠果然是條漢子，雖已滿身浴血，但在暈厥之前，仍再三叮囑葉冷等人要遵守約言，莫要被江湖中人恥笑丐幫弟子乃是無信無義之輩。」寶兒心頭一凜，暗嘆忖道：「這王半俠無論在做什麼奸惡之事，卻總是拿仁義道德在做幌子，此人之厲害，端的少見。」只是他見到竟連李名生都對王半俠如此佩服，自然不便將這番話說出口來。

李名生接道：「在此等情況之下，葉冷等人心中雖不願，但也祇得歸附了王大娘，王大娘立時將王半俠立為丐幫第一護法，地位僅次於幫主──唉！這位王大娘端的是位厲害角色，她知道若以自己之名行令，幫中必有許多人不服，是以無論大小事件，一律俱由幫主口述，而由第一護法行札下令，丐幫弟子只要瞧見『半俠』花押，自然無不從命。可嘆王半俠既已敗在她手下，無論她說什麼，王半俠便立刻照辦──唉！此等硬漢，武林中已不多見了！」

寶兒越聽越是氣惱，小臉早已漲得通紅，暗恨忖道：「你口口聲聲只知稱讚王半俠的好處，可知這些都不過只是他夫妻兩人玩的圈套──」這句話幾乎已到了嘴邊，卻又被纖手中送過來的一粒瓜子塞了回去。

只聽李名生又道：「如此情況，若是一直維持下去，丐幫也可漸漸安定，那知月前江湖中卻又出了一件於丐幫影響甚大的怪事。」他停住語聲，雖然算準別人聽得出神，必定要忍不住問他一句：「什麼怪事？」那知別人卻全都未曾開口。

李名生祇得自己接了下去，道：「原來有艘漁船在淺灘旁網魚時，竟網著了一隻陶土粗製的酒瓶。」

寶兒暗中一喜，忖道：「果然來了──」這次周方也忍不住問道：「酒瓶又與丐幫有何巨大之影響？」

李名生微微一笑，道：「酒瓶雖不足道，但怪的卻是被密封的酒瓶中，竟有張紙條，上面竟寫著：『王大娘便是狐女吳蘇』這幾個字。」周方微微皺了皺眉，立即回首瞧了寶兒一眼。寶兒立即垂下了頭，垂在少女們的衣香中。李名生接道：「這張字條若是落入普通漁戶手中倒也罷了，那知這漁戶卻偏偏是丁家灣丁氏兄弟的手下。」

周方道：「丁氏兄弟老母在堂，家教最嚴，從來不許過問江湖中事，字條落入他們手中，又當如何？」

李名生笑道：「話雖如此，但世事有時端的湊巧已極，丁氏兄弟雖不過問江湖間事，卻偏偏有個最愛管閑事的人，那時恰巧在丁家灣作客，此人說來，周兄想必也已耳聞許久了。」

周方雖不想問，但見了他面上的神情，只好問道：「誰？」

李名生道：「那便是近日江湖盛傳，俠義之名已可與武林奇人王半俠，鐵劍之子展玉芳鼎足而三的萬大俠。」

寶兒又忍不住了，脫口問道：「萬大俠，可就是那位衣服上有十七、八個口袋的萬老夫人之子麼？」

李名生暗奇忖道：「這小子怎地又知道了？」口中隨口應道：「不錯，正是那位萬老夫人之子。」

寶兒微笑忖道：「聞說這位萬大俠生性與他娘大不相同，這紙條能落入他的眼中，當真是蒼天有眼。」

李名生雖覺他面上神色有些奇怪，但也未放在心上，自管接道：「萬大俠瞧了這張紙條後，面上雖不動聲色，但暗中卻立刻開始了搜查工作，他究竟搜出了什麼，查出了什麼，江湖中並無人知道，直到一月後，萬大俠卻在江湖中遍灑英雄帖，邀集武林中英俊之士，同聚黃鶴樓，來商量大事，至於那究竟是什麼大事？帖上雖未寫明，但以在下猜測，必定與此事有關。」

周方微笑道：「難怪黃鶴樓今日如此熱鬧。」

李名生道：「黃鶴樓今日如此熱鬧，除了萬大俠所下之英雄帖外，據聞還另有兩三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要發生──據聞那鐵金刀今日也要來趕這熱鬧，與他的對頭冤家決一死戰！」周方笑道：「果然好戲連臺，不可不看。」

李名生壓低語聲，輕輕笑道：「這場熱鬧自是必定要看的，說不定還可乘機做上兩票買賣。」

周方撫掌道：「有道理。」

李名生道：「但此刻主角人物尚未登場，你我為了表示氣派，也不可坐在那裡乾等，不如先在江上遊逛遊逛。」周方大笑道：「有道理。」

李名生雙掌一拍，向那些鶯鶯燕燕們笑道：「如今我才知道，這位方公子帶出的銀子，已使光了，你們若要銀子，還是來這裡的好。」少女們又是輕嗔，又是嬌笑，都說：「李大爺壞死了。」口中雖說「壞死了」，但身子還是向這壞死了的人，緊緊貼了過去。

※※※

寶兒長長舒了一口氣，這些女子們再不走，他可真有點受不了，此刻拍了拍身上衣服，走到窗口，探首外望。只見江上風帆，往來如織，這武漢三鎮，原是長江中流貨物交易，水運轉送之中心，江上風光，自較他處繁盛得多。

江風撲面而來，雖然帶著一般魚腥酒湯之氣，卻恰巧可將寶兒身上那股市俗脂粉的氣味，吹得乾乾淨淨。寶兒但覺神智一清，但後面弦歌之聲又起，還是不能落得個耳根清淨，但聞後面一個又尖又細的聲音裝腔作勢，膩聲歌道：「二八的小佳人，扭扭捏捏，上了牙床，三更天裡靜無人，只聽得牙床上，吱吱喳喳，好似──」

李名生不住拍掌大笑，怪聲叫好，寶兒卻恨不得用棉花緊緊塞住耳朵，將頭拼命向窗外伸了出去。但見又是一艘官船，迎風而來，四艘漁舟，護衛兩旁。那漁舟造的十分奇特，狹身尖頭，顯然全速前行時，必定其急如箭，漁舟上各各卓立著八條彪形大漢，紫色緊身衣，紫巾包頭，背插一柄單鉤，紅綢迎風飛舞，胸膛前卻繡著海碗大一個「丁」字。

官船的船頭，擺著張錦墩交椅，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手持一支三尺長的翡翠旱煙管，端坐在交椅上。四個垂髫小鬟，有的手持紫蓋傘，有的手拿旱煙袋，卓立在她身後，還有兩個長身玉立，英姿颯爽的佩劍少年，恭恭敬敬，站在一旁，不時俯下身子，指點著江上風物與那老婦人解悶。

寶兒心中方自暗忖道：「這位老夫人又不知是何人物？看這氣派，必定又是個了不起的角色！」

後面李名生已笑道：「周兄請看，這位老夫人，便是長江水路，武林第一名家，丁家灣的丁老夫人了，這位老夫人已有多年未出丁家灣一步，可想今日這場熱鬧，委實不同凡響。」

周方道：「聞說這位老夫人，昔日不但風華絕代，傾倒眾生，而且武功之高，亦稱非凡之品。」

李名生笑道：「『人面如花嬌，劍法美如人』──這一句昔日江湖傳頌甚廣的話，便是說的這位丁老夫人柳依人。」

周方嘆道：「花開必謝，紅顏易老，她近年絕足江湖，想必便是不許人間俗子，見到老去後之面目。」

李名生大笑道：「周兄話中含意深遠，總是令人消魂。」周方微微一笑，道：「消魂，消魂──李兄可知道這位丁老夫人，昔日還有段令人消魂的故事？」

李名生沉吟道：「周兄說的，可是她昔年『獨騎胭脂馬，手提如意鉤，怒闖祁連山，揮鉤誅十寇』這段故事嗎？」周方含笑道：「這段故事雖然動人，但也只能說是緊張熱烈刺激，又怎能說得上銷魂兩字？」李名生道：「是那個故事？」

周方道：「丁家灣本是江南武林世家，其時之少主人丁飄，更是風流倜儻，瀟灑不群，但他苦追柳依人多年，柳依人總是對他不理不睬，到後來丁飄酒後遇仇，大醉揮刀，江上一戰，他雖將仇人斬在江中，自己卻也中了別人一掌，震散了全身武功，雖仍可以行動，卻已形如廢人。」

※※※

李名生苦嘆道：「千古以來，唯酒最是誤人，這話果然不錯──」長長嘆息聲中，自己卻仰首痛飲了一杯。

周方道：「從此之後，那丁飄是生趣索然，更是沉迷醉鄉，不能自拔，丁家灣自也日漸沒落，一蹶不振。」

李名生道：「可悲！可嘆！」於是又乾了一杯。

周方道：「這時的丁飄，實已眾叛親離，途窮日暮，那知就在這時，他苦追多年而不可得的柳依人，竟翩然來到丁家灣，要下嫁於他。」

李名生拍案道：「好個柳依人！」自然再乾一杯。

寶兒早已在他身旁坐下，竟也在不知不覺間，陪著他連乾了三杯老酒，小臉立刻泛起紅霞。

周方接道：「想那丁飄本是條漢子，在此等情況下，怎肯與自己心目中最最喜愛之女子成親，索性終日沉醉不醒，若是換了別的女子，縱然感於他昔日恩情，見他如此自暴自棄，這時也必要絕裾而去，但這位柳依人確是不同凡人，竟放下如意鉤，洗手作羹湯，痴纏到底，十年後丁家灣聲名已重振，柳依人卻已憔悴將老，而丁飄大醉十年，也終於醒了，感於她的情意，兩人這才成親，但十年大好時光，已在醉中逝去──」

寶兒早已聽得黯然魂消，雙目之中，又是淚光盈盈，此刻忍不住接口問道：「後──後來怎麼樣？」

周方道：「後來丁飄折節讀書，竟成了江南有名之才子，一闋『美人名劍賦』，更是傳誦武林，至今不絕。」

寶兒道：「好──太好了──」垂下頭去，揉揉眼睛，將李名生面前方自加滿的一杯酒，也端過來喝了。

李名生道：「江湖中都知道江南丁家兄弟，一文一武，弟弟雖有萬夫莫敵之勇，哥哥卻是弱不禁風的才子，這原因想必就是丁老夫人為了紀念她昔日夫婿，是以才不願丁大公子學武的。」

這時丁老夫人柳依人，與丁氏兄弟早已棄船登岸，但李名生所乘這艘官船，卻總是在江心飄蕩，仍未駛向江岸。李名生持酒在窗畔，閒眺江上，緩緩道：「漢陽天威鏢局總鏢頭常懷威終於到了──『三箭定花山、神箭手』潘濟城也到了──好，『四目溫候、長醉小將軍』金祖林金大少爺也來了。」

# 第十七章 黃鶴摟大會

寶兒自然忍不住要走過去，走到窗前，隨著他語聲，一一觀望，只見那常懷威乃是條鐵塔般大漢，滿面虯鬚雖已灰白，但仍是神情威猛，不輸少年，寶兒暗笑道：「鐵娃老了時，想必也是這般模樣。」

又瞧見那潘濟城乃是個面色慘白的錦衣少年，獨立船頭，似在遠眺江上風物，其實一雙眼睛，卻只是在搜尋遠遠近近的船隻上可有美女，目光惺忪，又似是終年沒有睡醒。寶兒又不禁暗笑忖道：「瞧這位神箭手的眼，似乎連人站在面前都瞧不見，真不知他那定了花山的三箭是怎樣射出去的？」

那「四目溫侯、長醉小將軍」金祖林模樣最為奇特，衣著最為華麗，氣派也比別人都大些。只見他也是乘著艘華麗的大船，也是坐在船頭，身穿一件五花錦袍，鈕釦俱是黃金所製，在月色下閃閃發光。兩個錦衣少女，站在他身後，一人手裡拿的是柄一丈多長精光閃亮的方天畫戟，另一個手裡卻捧著罈陳年老酒。

金祖林年紀也不甚大，鼻子卻不小，大大的鼻子下，配著個櫻桃般的小嘴，小嘴裡不停地喝酒，喝了一杯，接著又是一杯，眼睛越喝越睜不開，突然自懷中取出個黃金盒子，自盒子裡取出個奇奇怪怪的東西，戴在臉上，驟眼望去，彷彿是個眼罩，將眼睛都罩住了。

寶兒吃了一驚：「這算什麼？」仔細一瞧，才知道這彷彿眼罩的東西，乃是兩塊墨晶，嵌在金鐶裡，兩邊用金線套住耳朵，於是再強的陽光，也不致耀得他眼睛發花。寶兒不禁笑道：「難怪他要被喚作『四目溫侯』──」瞧了半晌，又道：「這位金大少雖不英俊，但模樣倒可愛的很。」

李名生笑道：「此人也是武林中有名之世家子弟，家財萬貫，富可敵國，江湖中歌謠：『金屋頂，銀飯碗，大旱十年後，金家仍吃肉。』便是說的此人，只是好酒如命，他那萬貫家財，已被他弄得差不多了。」周方亦自笑道：「但此人酒醉之後，與人交戰，確有萬夫不擋之勇，別人武功縱然勝他十倍，但他拚起命來，任何人都未見能戰得勝他，連江湖中有名的硬手蔡羅，一生少見敵手，與他對敵時，卻也未佔得便宜，而且此人為人甚是義氣，你日後走動江湖時，倒可與他交上一交。」寶兒笑道：「要交的──」

只見那少女又在倒酒，金祖林嘻嘻一笑，伸手握住她的玉腕，那少女想必也對這金大少甚是傾心，雖在垂首含羞，身子卻依偎了過去。突聽船艙中一聲嬌叱：「幹什麼？你要死麼？」少女立刻嚇得倒退三步，金祖林亦是面色如土，連手掌都顫抖了起來，掌中酒杯「噹」的落在船板上，一個紫衣紫裙，滿頭珠翠的美婦人，自船艙中急步而出，一把拉起金祖林的耳朵，連拖帶拉，將他拉入船艙裡去了。

寶兒失笑道：「原來此人還畏妻如虎。」

周方捋鬚大笑道：「畏妻之人，必定發財，又有何不好？」

※※※

此後又有許許多多知名或不知名的豪傑，乘船直駛黃鶴樓，周方終於忍不住了，笑道：「你我此時上去，氣派已算不小，不必再等了吧！」李名生哈哈大笑，道：「好，掉轉船頭，黃鶴樓去。」

黃鶴樓，樓雖寬廣，但也容不下這成千成百的武林豪傑，連樓外都擠滿了人，一團團，一層層，擠得密不透風。

周方、李名生上得岸來，卻已上不了樓。鐵娃伸了伸胳臂，道：「我來帶路，咱們硬擠進去！」伸開兩隻大手，就往人叢中闖了進去。

寶兒道：「你當這些人全是鄉下看社戲的，被你一擠就倒的麼？」話未說完，鐵娃果然已被人家推了出來，苦著臉，皺著眉頭，顯然連骨頭都被人擠疼了，只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周方目光一轉，突然大聲嘆道：「李兄，你身中之奇毒，雖然唯有萬大俠可解，但此樓既被圍住，你切切不可往裡擠了，要知你所受毒性蔓延最快，若是不留意沾著別人身子，豈非害人麼？」

李名生眼珠子也轉了轉，亦自大聲道：「小弟總要試試能不能擠進去，只要小心些莫沾著別人身子就是了。」他一面說話，一面往前走，還未走到人叢中，前面人群已四散開來，人人俱是面帶驚惶，輕聲道：「小心些！此人身上有毒，沾不得的。」一個傳一個，擠得密不透風的人群，轉眼就讓開一條道路。

李名生大搖大擺走在前面，周方、寶兒、鐵娃，大搖大擺跟在他身後，四個人不費吹灰之力，便進了黃鶴樓。樓梯口本有兩條大漢在把守，此刻橫身擋住了他們的去路，沉聲道：「有貴賓帖的才能上樓。」周方笑道：「在下自然有的，李兄，拿出來讓人瞧瞧。」忽又緊緊皺起眉頭，嘆道：「只是──那貴賓帖上祇怕也沾了毒──」

李名生道：「瞧瞧祇怕還無妨──」伸手入懷，似乎真要掏帖子。

兩條大漢，對望一眼，齊地脫口道：「不必瞧了，四位請上去吧！」急急讓開了路，走得遠遠的。

四人走上樓梯，寶兒一直忍住笑，這時終於忍不住「噗哧」笑出聲來，李名生回首笑道：「周方果然妙計。」周方道：「噓，輕聲些，被人聽見了，豈非要氣破肚子。」拉著寶兒的手，大步走上樓頭。

※※※

樓外人頭雖然擁擠，但樓上大廳人卻不多，約莫有數十人圍坐在大廳四側，周方悄悄自後面繞過去，在角落中尋地坐下。

只見那丁老夫人居中坐在一排幾張方桌後，丁氏兄弟，仍是垂手肅立在一旁，那常懷威、潘濟城、金祖林居然也都上了樓。金祖林似乎因為沒有酒喝，顯得有些垂頭喪氣，那紫衣美婦卻是滿面笑容，顯得開心得很，亦因她發現這黃鶴樓上，委實沒有比她更年輕，更漂亮的人了。

寶兒眼睛一直在轉來轉去，只希望能發覺幾張熟悉的面孔，怎奈他前面坐的偏偏是個頭戴高冠的漢子，始終在擋著他的目光，寶兒恨得牙癢癢的，真恨不得一把摘下他帽子，踩兩腳出氣。但鐵娃只要稍為一伸脖子，便可將大廳中四面情況，一覽無遺，只是他對武林豪傑實是太過生疏，簡直可說一個也不認得。

只見堂上群豪，大都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語：「鐵金刀今日一戰，祇怕還是要敗。」

「這倒未必，他自從走了五色帆船一趟，武功據說已大有進境，此番祇怕終於能出一口沉潛在胸中多年的悶氣了。」

「賭，小弟以五百兩銀子，博他必敗。」

「五百兩？好，一言為定。」

還有人說話聲音更是低沉。

「萬大俠怎地還未來？莫非──莫非在途中遇著事？」

「以萬大俠的威望武功人緣，莫說萬萬不會在途中遇著事故，便是真的遇著了，也必能立時解決的。」

「那麼──他為何此刻還不來？」

「天知道──」

也有人說話聲音較響：「據聞今日堂上說不定會突然發生一些令人想不到的事故，兄台可知道究竟是些什麼事？」

「小弟若能猜到，這些事便不能稱為令人想不到的了。」

「小弟卻隱約猜到一些，據說這些事卻與──」

「咳，咳，有些話你答應永遠不說的，莫要忘記了。」

還有人暗中猜測：「萬大俠母子已有多年來未曾團聚了，不知為了什麼？」

「萬老夫人今日不知是否會在此現身？」

「少林、武當兩大門派，還未見派出門下弟子前來，顯然是不想管這場閒事了，但點蒼──」

「噤聲，你瞧，武當派來人了。」

「那邊是少林──是俗家弟子。」

一片紛紛議論之聲，有如夏日群蠅飛舞，嗡嗡不絕。

突然間，一陣沉重的腳步之聲，自樓梯下傳了上來，那腳步之聲，左足輕，右足重，而且輕重相差不少。

寶兒輕輕道：「上來的這人一定負傷了。」

鐵娃奇道：「大哥還未瞧見，怎會──」話猶未了，已有一條大漢，在樓梯口現身。

只見此人穿著一身極為樸實的長袍，國字臉，四方口，濃眉大眼，面色微黃，全身顯得特別，只是此刻看來神情有些焦慮不安，走起路來，也是一跛一拐的，果然受傷了。此人看來雖不起眼，但群豪瞧見此人，十人中卻有九人肅然長身而起，又有幾人急步而出，扶住他，惶聲問道：「萬大俠可是受傷了？」

長衫大漢微微一笑，道：「還好。」笑容一起，這平凡而樸實的大漢，平凡而刻板的面容，立刻變得說不出的生動而富有魅力，甚至連他身上那件洗得已經有些發白的藍布長衫，在這笑容的輝映下，也變得極富光彩。

寶兒看見如此平凡的一條漢子，便是江湖中傳誦已久之「萬大俠」，本覺有些失望，但瞧見這笑容，失望立刻變作高興，暗道：「那萬老夫人笑得那般可怕，不想她少爺笑容竟是如此神奇。」

只見幾條錦衣漢子，圍著萬大俠走到丁老夫人身旁坐下，萬大俠向丁老夫人行過禮後，丁氏兄弟便趕過來殷殷相問，問的也與別人完全一樣：「你怎會受了傷，可是途遇敵人？是誰傷了你？」

萬大俠還只是微微一笑，道：「沒有什麼，只不過是遭到三五個人，一言不合，動起手來──」

那丁氏兄弟中之幼弟丁柔楓目光轉動，截口道：「若說三五個毛賊能傷的了萬大哥，這話各位能相信麼？」

群豪一齊哄然道：「萬不可能。」丁柔楓道：「萬大哥究竟是被誰所傷，為何不肯說出？」

萬大俠微笑道：「大事當前，這些枝節之事必須放在一旁──」目光四轉，道：「王半俠王老前輩可來了？」話猶未了，坐在窗口的幾人已大聲道：「說曹操，曹操便到，王大俠此刻便在樓下了。」過了半晌，一人匆匆趕上樓來，正是王半俠。

※※※

他神情看來更是疲憊憔悴，果然是一個悲天憫人，常為萬民奔波受苦的模樣，寶兒越瞧越是有氣，索性不去瞧他。

樓上立時又起了一陣騷動──江湖中對王半俠之謠言雖已傳遍，但群豪此刻對他卻仍然不失尊敬。王半俠上得樓來，立刻一個箭步，竄到萬大俠面前，溫聲道：「你可受傷了，傷得可重？唉，方纔一戰，也真虧了你。」

丁柔楓忍不住又接口道：「方纔一戰，究竟是怎麼回事？王老前輩莫非知道詳情？不知可否──」

王半俠長嘆截口道：「萬兄莫非還未說出──唉，方纔在路途之上，在下聞得手下兄弟相報，有十七條蒙面黑衣，來歷不明的大漢，攔住了萬兄之去路，而且這十七人俱是身手敏捷，武功特異。」丁柔楓道：「是那一門的武功？」王半俠道：「我手下兄弟雖未完全看出，但已可斷定乃是玉門關以外的武林宗派，所使的每一招式，都與中原武林人士大不相同，而這十七條大漢，每一人的武功，在江湖中卻已可被稱為好手。」

群豪驚喟一聲，目光又齊地轉向萬大俠。

王半俠接道：「在下接得急報之時，據聞萬大俠已是身在險境，雖然力創了對方兩人，但自身亦已負傷，眼見無法再支持許久，在下聞訊大驚之下，立刻急著趕去，那知──」長長吐了口氣，滿面俱是欣慰之容，接著道：「那知僥天之倖，萬兄竟已脫險了。」

群豪情不自禁，也跟著鬆了口氣，寶兒暗中更是大為稱讚：「這萬大俠果然不愧人中之傑，身歷那般險境，到此後卻只是淡淡一笑，絕口不提，若是換了別人，不加油添醋地說上半天才怪哩！」

只聽一陣步履響動，一陣銀鈴般嬌笑，王大娘已在少女們的扶持下自梯口現身，嬌笑著道：「不但王半俠，就連咱們又何嘗不是為萬大俠擔了半天心，萬大俠你是如何脫險的，可得說給咱們聽聽。」

群豪久已耳聞這初出江湖，便榮登武林第一大幫幫主之位的奇人，雖不相識於她，但聽了這句話，便都已猜到這斜倚在軟椅上，銀鈴般嬌笑不絕的美婦人，便是那近日在江湖中引起爭議最多的傳奇人物，目光不禁一齊向她投視了過去，寶兒卻覺得她彷彿又年輕了些。

萬大俠微微一笑，道：「多承幫主關心，在下感激不盡──那十七條大漢，端的俱是扎手人物，在下若非有人相助，此刻只怕早已命赴黃泉，再也無法見著幫主之面了，那當真要令萬某死不暝目。」

王大娘格格笑道：「你真的那麼想見我麼？我可真開心死了，看樣子，我還不太老哩！」

萬大俠含笑道：「在下急著要見幫主之面，倒不是要瞻仰幫主風采，而是想請教幫主一件事。」

王大娘媚笑道：「可是要我替你做媒？」

群豪有的皺眉，有的竊笑，唯有萬大俠仍然不動聲色，只是慢慢道：「不知幫主可知道那十七條大漢的來歷？」

王大娘眨了眨眼睛，眼波四飛，笑道：「塞外武家門派，我可一點也不熟悉，何況，我根本未瞧見他們的武功招式，你這真把我難住了。」萬大俠截口道：「那十七條好漢用的雖是塞外武功招式，但卻只不過是用來掩飾身份的煙幕而已。」

王大娘揚了揚柳眉，道：「哦？那我更猜不出了。」

萬大俠微微一笑，道：「幸好那其中還有幾人在下認得，揭開他們的蒙面黑巾，在下便看出他們原來竟都是丐幫門下的弟子。」群豪不禁齊地聳然變色，寶兒暗自忖道：「好狠毒的婦人，竟想將萬大俠置之死地，好教此會無法繼續，如今她陰謀既被揭破，卻不知她又要如何巧辯？」

那知王大娘面不改色，仍然面帶嬌笑，道：「萬大俠言重如山，說出來的話，那是萬萬不會有假的。」群豪齊地一怔，誰也想不到她竟如此輕易便承認了。只聽王大娘輕嘆接道：「丐幫門下弟子，本就良莠不齊，我執長丐幫，又未有許久，等我回去查明真相，必將那主使之人，重重治罪，替萬大俠來出這口氣。」輕輕幾句話，又將責任推得乾乾淨淨。

群豪又不禁齊地怔住，雖知她乃強辯，卻又無言可駁，萬大俠面上已現怒容，沉聲道：「如此說來，此事幫主是毫無所知的了？」

王大娘嬌笑道：「哎喲，這種事我若知道，怎會讓它發生？我又怎捨得讓萬大俠這樣的男兒死呢？」萬大俠道：「在下死了，豈非便無人再來追究幫主的來歷──」

王大娘面色一變，嬌媚的面容，立時變得冷若冰霜，冷冷道：「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來歷，要怕人追究？萬大俠你既有如此身份，說話可得負起責任，拿出證據，若是聞得一些捕風捉影的謠言，便來胡言亂語，我縱然打不過你，也要請天下武林英雄，來為我主持公道，那時我就不信還有人幫著你。」

萬大俠怒極之下，反而仰天狂笑起來，道：「好個能言會道的婦人，萬某倒要領教領教你手下是否與口舌同樣厲害？」霍然長身而起。

突聽丁老夫人輕叱一聲：「且慢！你若拿不出證據來，人家自會找一些武林豪傑來制裁於你，此刻又怎會與你動手？」語聲雖緩慢低沉，但每個字裡卻似帶著股力量，群豪不禁在暗中喝采：「果然薑是老的辣。」

萬大俠怔了一怔，頹然坐下，王大娘嬌笑道：「這位想必就是丁老夫人了，你老人家的話，可真說到我心裡去了。」

丁老夫人微笑道：「但此等死無對證的事，若要拿出證據，實是難如登天，只因昔日能見著『狐女』吳蘇真面目的人，本就不多，那些人不是被她害死，便是被她害得身敗名裂，只好自己去見閻王了。」王大娘笑道：「哎喲！世上還有這麼厲害的女子麼？丁老夫人你年輕時，不知是否比她還厲害！」

丁老夫人也不理她，只是微笑道：「但那些人雖已死得差不多了，幸好還未死光死絕、剩下的還有十一個之多。」群豪情不自禁，脫口問道：「在那裡？」

丁老夫人緩緩道：「這十一人除了有兩人去向不明，四人遠在關外，其餘的五位，都已被老身請來，如今祇怕已在途中，就要到了。」這句話自然又引起一場騷動，更有許多人已忍不住探首窗外去瞧。

王大娘冷冷道：「丁老夫人若是隨便找幾個江湖無賴來隨便指認我就是吳蘇，那不是要冤枉死人了麼？」

丁老夫人道：「這五人俱是武林中威鎮一方的人物，而且忠義之名，久著江湖──『千鈞擔』石銘，『鐵掌』林強，『仙人劍』宋琪光，『威鎮八方』吳立德，『火靈官』汪明，就憑這五位，有那一個不是言重九鼎的好漢子，他們說出的話，江湖中有誰敢不信？」她每說一個名字，群豪間便要起一陣輕微的騷動。王大娘嫣然一笑，道：「就是這五人麼？好，他們絕不會誣賴我的，我也可放心了。」

群豪見她滿面含笑，絲毫不現惶恐之色，心頭不禁打鼓：「莫非她真的不是『狐女』吳蘇，只是萬大俠捕風捉影，平白吹皺一池春水。」

突見丁老夫人霍然起身，沉聲道：「在這五位未來之前，老身還有件事，要乘這段空閒說出來。」這輕易不涉江湖的老夫人，此刻滿面俱是鄭重之色，顯然所說的必定又是件震動人心之事，群豪屏息而聽，那敢多言。

※※※

丁老夫人一字字沉聲道：「東海一戰，紫衣侯力竭身亡，白衣人再來有期，江湖中雖是後起無人，年青一輩之高手，卻莫不以七年後能與白衣人一戰為志，只因這一戰若是毀了，最多也不過喪命而已，而拚命正是年青人的拿手本領，但若一戰而勝，非但勢必名揚天下，江湖中成千成萬豪傑英雄之聲名性命，亦將因此保全。」她年華雖已老去，但目光敏銳，言詞動人，昔日之風采，猶依稀可見。群豪凝神傾聽，有的面上已露出躍躍欲試之態。

丁老夫人嘆息一聲，接道：「只是此輩年輕人，無論以武功或經驗而言，要想戰勝白衣人，實如海底尋針，緣木求魚，除非那世上唯一與白衣人交手後還活著的人，能說出白衣人劍法中之秘密與破綻，否則白衣人掌中長劍，七年後勢必又將會血洗武林──那人是誰，各位想必也知道？」

群豪間不約而同低誦出一人的名字：「白三空──只可惜他非但不肯說出秘密，連人都已失蹤了。」

寶兒心神一陣震懾，丁老夫人已沉聲道：「不錯，白三空下落不明，但普天之下，還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行跡。」

群豪脫口問道：「誰？」

丁老夫人兩道敏銳的目光，突然電光般直射到金祖林身上，金祖林身子一震，趕緊垂下了頭。

就在此時，一條大漢匆匆奔上樓來，滿面驚惶，嘶聲道：「威鎮八方吳立德吳大俠昨夜半失去首級，兇手不知是誰，方纔他的家人，快馬報來凶訊，說──說是要請萬大俠為吳大俠復仇。」

群豪譁然，丁老夫人卻絲毫不動聲色，緩緩道：「知道了，令吳府家人樓下等候。」目光回視金祖林：「白三空在那裡？」

金祖林摸了摸頭，笑道：「老前輩是在問我麼？白三空白大俠在那裡？我金祖林又怎會知道？」

丁老夫人道：「金大少又裝的是什麼糊塗，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裝糊塗的就不是男子漢了。」

金祖林胸膛一挺，大聲道：「不錯，白大俠的去處我知道，可是他既然信得過我，我就不能將他的秘密說出來。」

群豪又自譁然，那紫衣少婦暗咬嘴脣，恨聲低罵道：「大笨瓜，就會逞英雄，被人一激就激出來了。」

這時又有一條大漢飛也似的奔了上來，大聲道：「石家莊的車馬已到──」群豪一喜，那知這大漢卻顫聲接道：「但其車裡坐的，卻只是『千鈞擔』石銘石大俠的屍身，一柄長劍，由前心直插到他背後。」

黃鶴樓頭立時沸騰了起來，驚惶嘈亂的人聲中，只聽丁老夫人清亮而鎮定的語聲緩緩道：「知道了，飛騎石家莊，通報石大俠之凶訊，快去！」語聲突轉嚴厲：「白三空的下落，你真的不肯說麼？」金祖林大聲道：「不說！」

丁老夫人厲聲道：「你可知此時此刻，唯有他握有武林中一線生機，你若不說出他下落，祇怕天下英雄都要對不住你了。」

金祖林眼睛瞪得圓圓的，大聲道：「白大俠不肯做無義的小人，我金祖林也不是無義的匹夫，不說，死也不說──」

群豪間已有幾人怒罵著撲了過來，金祖林長身而起，還未說話，那紫衣少婦已一拍桌子，大罵道：「他不願說就不說，你們誰敢欺負他？誰要是欺負金祖林，我『紫蘭花』花清清和他拚命──」不知是誰，怒道：「好個潑辣的婦人──」一句話還未說完，花清清已將面前桌子翻了，桌上的茶杯茶碗，也被她雨點般擲了出去。

群豪驚呼、躲閃，丁老夫人厲聲阻止，花清清頓足大罵，雙手卻絲毫不停，群豪竟將她無可奈何。

突然間，又是一條大漢奔上，大呼道：「不好了──不好了──」驚呼、厲喝、踢打──如中魔法，一齊停止。

只聽那大漢喘息著道：「方纔飛騎來報：『鐵掌』林強，『仙人劍』宋琪光本是並騎而來，卻在路上同時遇難了，兩位大俠身上，傷痕至少都有十餘處之多，便是神仙，也救不活了。」話聲方了，又有一人狂呼著奔上樓來，嘶聲道：「火──火靈官汪明已──已被燒成一團焦炭。」大廳中再無騷動，再無聲息。群豪一個個木立當地，都呆住了。

「千鈞擔」石銘，「威鎮八方」吳立德，「鐵掌」林強，「仙人劍」宋琪光，「火靈官」汪明，這五人武功俱非泛泛之輩，如今卻在一日間盡遭毒手！若說這五人死因並非為著同一事，那麼他五人的死豈非太過湊巧？若說他五人果然乃是為了同一事而死，那下手之人，手段豈非太過毒辣可怖。

群豪不約而同，目光齊地轉向王大娘。

丁老夫人冷冷道：「他五人一死，可再也沒有人能認得出你是誰了。」冰冷的語聲，仍掩不住心頭的悲哀與失望。

王大娘悠悠道：「我真希望他們未死，還能證明我不是吳蘇，如今──唉，你們怎地不好生保護著他們，早知如此，丐幫弟子們可以保護他們的。」雖然裝模作樣，卻也掩不住眉宇間之得意，目光四轉，又道：「金大少既是死也不肯說出白三空的下落，他五人又不幸死了，這兩件事世上祇怕再也無人解決，看來都只有不了了之，咱們再耽下去也沒意思了，還是走吧！」

少女們抬起軟椅，群豪只有眼睜睜的瞧著，萬大俠雙目之中甚至已有悲憤的淚光，但這兩件事確是無人能夠解決，縱是天大的英雄，心胸間縱已悲憤欲裂，此刻也唯有眼中含著眼淚──

※※※

突然間，一個清脆的聲音大喝道：「誰說這兩件事無法解決。」寶兒實在忍不住了，竟大喝著一躍而出。

群豪全都怔住，就連周方面上都變了顏色。王大娘揚了揚眉，道：「小弟弟，這兩件事誰能解決呀？」寶兒道：「就是我。」

群豪間之驚奇詫異，至此方自忍不住爆發出來。訕笑、叱罵聲中，王大娘卻仍可忍住笑，道：「這兩件連丁老夫人、萬大俠，與在座這許多成名英雄都不能解決的事，你這小小的孩子反能解決麼？我看你祇怕是病了，發燒了，還是回去歇歇吧！」

群豪面上俱有輕訕不信之色，唯有王半俠面色卻甚是凝重，退到窗口，向窗外悄悄打了個手式。只聽寶兒大聲道：「七年後那白衣人若是重來，江湖中自然有人抵擋，各位俱是俠義中人，又何必定要逼人做那不信不義之事，縱然因此勝了那白衣人，非但不算光榮，武林還要因此而蒙羞！今日武林中，若是多有幾個像白三空、金祖林這樣的好漢，七年後縱然勝不了那白衣人，卻也雖死猶生，雖敗猶榮。」

他小臉上已因激動而變成粉紅顏色，一雙大眼睛裡更是閃閃發光，短短一段話說完，群豪間竟無人敢再輕視於他。滿堂肅然中，丁老夫人輕嘆道：「好孩子，但七年後白衣人重來，有誰真能抵擋？」

寶兒大聲道：「就是我。」王大娘「哧」的一笑，道：「乖乖，人雖小，牛皮卻不小。」

寶兒瞪眼道：「你笑什麼？難道你自以為武功不弱？哼！你那雙杖的招式，看來雖如天花亂墜，繁複變化無窮，其實所有的變化，都脫不開六輔一主，六虛一實之理，正如北斗七星的奧妙一般，你對手只要不被你招式眩亂目光，避虛擊實，專找你虛招與實招間，雙杖交替時那一剎那進攻，縱是功力不如你之人，也可在三六一十八招中將你擊敗。」

群豪再也想不到這小小的孩子，竟能說出這等武學中深奧之極的道理，都不禁瞠目結舌，聳然失色。

王大娘更是滿面驚駭激怒，再也做不出那嬌媚之態，嘶聲道：「我武功招式之奧妙，中原武林無人能破，是誰教你的？」

寶兒道：「唯天是我師，唯心通劍道！若能窮天地間變化之理，何愁不能知武功變化之學──」

王大娘雙目瞪視著這孩子，有如見到什麼精靈鬼怪一般，目光再也不會移動，周方面上卻不禁泛起得意的笑容。

寶兒大眼睛四轉，接口又道：「至於第二件事──那江湖瓦瓶中，洩露機密的紙條，本是我寫的──」群豪間「嗡」然一聲，已有許多人為之聳然離座。

寶兒接道：「這只因我雖不認得這位王大娘是否就是昔日的『孤女』吳蘇，卻自有人認得。」

萬大俠雙拳緊握，滿頭大汗，嘶聲道：「誰？在那裡？」方寶兒忽然回身，面對周方，道：「老爺子，這件事關係武林委實太大，你老人家再不出面，可不行哪！」

周方面上忽青忽白，默然半晌，終於緩緩長身而起。

數百雙睜得大大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著他，廣大的廳堂裡，靜寂如死，幾乎連呼吸之聲都已不聞。周方一字字道：「不錯，我認得她便是吳蘇。」

王半俠忽然仰天狂笑起來，指著周方狂笑道：「此人乃是武林中最最無恥的騙子，他說的話誰會相信？」不知是誰，應聲呼道：「不錯，他便是武林二騙中的周方──另外個騙子李名生也就坐在那裡。」

另一人喝道：「上次騙了我三罈美酒，半隻肥羊去的就是他。這騙子也敢到這裡來胡言亂語，宰了他！」

於是群豪紛紛大喝：「宰了他！活埋了他──」樓梯口不知何時來了一群丐幫弟子，不但喝聲最響，此刻已帶頭撲了上來，丁老夫人、萬大俠本已滿面喜色，這時又不覺大是失望。

突聽一聲霹靂般的大喝，有如半空中劈下個焦雷，撲上前去的漢子，竟有幾人被這一聲大喝震的嘴角流血，翻身跌倒，後面的人也被震得雙耳發麻，胸口發悶，嘴角指尖，不由自主的簌簌發抖。

※※※

來到這樓頭之人，縱然武功並非極高，但也是見過世面的江湖好漢，聽得這一聲大喝，都已知道發出這喝聲之人內力之強，非同小可，奇怪的是，這喝聲竟是自這「騙子」口中所發。

群豪一個個又驚又疑，一個個俱已被駭得呆如木雞，那裡還有一人再敢撲上前去，向這「騙子」動手。

周方大喝一聲過後，面上突然沒了血色，胸口亦自起伏不停，口中卻沉聲道：「王半俠，你可認得我？」

王半俠道：「我認得你是個──騙子──」這「騙子」兩字，卻又說得有氣無力，再無先前那般得意。

周方哈哈一笑，道：「你真認得我麼──哈哈，吳蘇兒，王痴兒，柳依人，且看看我是誰？」

痴兒本是王半俠童年時混號，柳依人自是丁老夫人未出嫁時的閨名，近數十年來江湖中非但早已無人再敢呼喚，根本就已少有人知，但此刻這兩個名字卻偏偏又自這「騙子」口中呼喚出來，丁老夫人固是大吃一驚，王半俠更是面目失色，道：「你──你究竟是誰？」

就在這時，周方竟一把將他頷下那部修潔美觀之雪白長髯扯了下來，他下半邊面目，竟似跟著落下。

群豪這一驚更是不小，驚亂中齊地凝目望去，只見這周方上半邊面目，仍是原來模樣，寬額端鼻，雙眉如劍，目中有光，膚色蒼白，但自雙頰以下，人中口側，原來生滿雪白鬍鬚之處，竟已變得形如魔鬼，非但肉色漆黑如鐵，而且滿佈紫赤色的創痕，在他上半邊面目相襯之下，更顯得說不出的詭異可怖，「紫蘭花」花清清驚呼一聲，竟被嚇得生生暈倒在金祖林懷中。

黃鶴樓頭，立時大亂，誰也夢想不到，同是一個人的面上，竟會生著天神與魔鬼兩種容貌。

丁老夫人以手掩嘴，免得自己駭極失聲，顫聲道：「你──你竟被金河王『金河聖水』傷成這般模樣？」

周方道：「不錯──王痴兒，你可想起我是誰了麼？」他語聲慈和雖如往昔，但嘴角牽動，白齒森森，柔和的語聲自這樣的嘴中說出，也變得說不出的淒厲陰森，叫人聽了，不禁毛骨悚然。

王半俠喉間咿唔作聲，口中卻無法說出半個字。

王大娘連那靈活的眸子都已駭得痴痴呆呆，只是重複著道：「原來是你──原來是你──原來是你──」

周方道：「想不到吧，我竟未死，我竟來到這裡，你只當世上再也無人能揭破你的奸謀，卻忘了還有我──」

王大娘顫聲道：「你──你既已避藏多年，此刻為──為何要現身？你──你不怕金河王來──來找你？你師弟紫衣侯已死了，世上還有誰能保護你──」群豪心頭齊地一震，才知道此人竟是紫衣侯之師兄，寶兒驟然驚喜交集，淚珠忍不住奪眶而出，暗中喃喃道：「果然就是他。」

只聽周方仰天大笑道：「金河王敢來找我？」

王半俠目中突然暴射凶光，獰笑道：「你武功已失，誰不知道？毋庸金河王來，我此刻就能取你性命。」

周方道：「你敢？」突然大步走上前去，反手一個耳光，摑在王半俠臉上，微微笑道：「你不妨試試──」

當今之世，王半俠聲名正如日中天，誰敢觸怒於他？此刻群豪見他竟被人摑了一掌，更是驚亂，竟都忘了上前插手。

王半俠厲喝一聲，雙臂暴起，但瞧了周方目光一眼，暴起的雙臂，硬生生停在半空，再也不敢遞去。

周方冷冷道：「看在你師傅之面，饒你一命，滾吧！」

王半俠面如死灰，倒退三步，突然凌空一個翻身，穿窗而出，他做偽半世，辛苦博來的聲名，從此化為流水。

# 第十八章 高歌別紅塵

王大娘望著他穿窗而去的身影，突然狂笑道：「好，好，你又棄我而去了，好──好──」劈手奪過她身側少女腰間一柄匕首，往自己胸口猛地插了下去，少女們嘶聲嬌呼，眼見已將血光崩現。

那知就在這剎那間，丁老夫人掌中懷杖已凌空飛來，擊落了王大娘手裡的匕首，王大娘嘶喝道：「誰要你救我，我不想活了！」

丁老夫人緩緩道：「王半俠三番兩次，不念恩情，在危急時將你置之不顧，這口氣你忍得下麼？」

王大娘怔了一怔，目光中滿是怨毒之色。

周方揮手道：「我也饒了你，去吧！」丁老夫人接道：「莫忘了將你害成這般模樣的人，不是別人，乃是你老公！」王大娘仰天長嘯一聲，反手摑了她身旁少女們十幾個耳光，厲聲道：「走！走！」少女們粉靨已被打得紅腫，忍住眼淚，匆匆抬起軟椅，奪路下樓，樓梯口的丐幫弟子，瞧見王大娘披頭散髮，窮神惡煞的模樣，竟無一人敢加攔阻。

丁老夫人長身而起，徐徐走到周方面前，歛衽拜倒，道：「賤妾多年未見前輩之面，不想前輩猶自健在人間。」周方道：「雖生猶死，雖死亦生，只不過遊戲人間而已，昔日之我，已非今日之我，相記不如忘去的好。」

萬大俠搶步過來了，撲地而拜，恭聲道：「此番若非老前輩現身，晚輩只有眼見奸人計謀得逞，晚輩實是感激。」

周方微微一笑，截口道：「你莫感激我，你該感激他才是。」伸手一指寶兒：「若非這孩子逼我，我也不會現身。」

萬大俠垂首道：「但望老前輩此次現身之後，以無邊降魔之力，鎮懾江湖群小，莫再隱跡世外了。」周方道：「這個──」

突聽一陣喧嚷之聲，自樓下傳了上來，站在窗口邊的，忍不住探首向下瞧了過去，只見黃鶴樓下近江岸處，已閃起一片刀光劍影！

※※※

本自擠在黃鶴樓前的武林豪士，此刻已向江岸邊湧了過去，人叢間議論紛紛，隱約可聽出說的是：「鐵金刀與韓一鉤，可真是生冤家活對頭，兩人一見面，還未說到三句話，便動起手來！」

「多年未見韓一鉤施展武功，不想他蟠龍鉤法更是洗練了──嗯，鐵金刀臥虎刀法也不弱，這一戰勝負之數，端的難料，只是鐵金刀臥薪嘗膽多年，又自五色帆船學了幾招，想必已非昔日吳下阿蒙，這一戰我博他勝！」

「你瞧著吧，韓一鉤又何嘗沒有壓箱底的絕活兒！」

樓上群豪，本雖都在注目著周方，但此刻情不自禁又被這一場武林中最令人矚目之大戰吸引了過去，湧在窗口，遙遙相望。唯有丁老夫人與萬大俠，卻仍守候在周方身側，周方笑道：「這一戰雙方都已準備多年，想必精彩得很，你我若是不瞧上一瞧，豈非遺憾？」

寶兒一心想自金祖林口中打聽他爺爺消息，但金祖林一心卻在他愛妻身上，不住柔聲呼喚：「蘭兒，怕什麼？醒來呀！」寶兒叫了他十幾聲：「金大叔，金大俠！金大哥！」他什麼稱呼都叫出來了，金祖林卻連一句也未聽到。

寶兒嘆了口氣，轉目望見周方也已去到窗前觀戰，便也跟了過去，只見刀光劍影中，跳動著一黑一白兩條人影。

鐵金刀仍是一身黑衣勁裝，韓一鉤卻是通體潔白如雪，鐵金刀身材魁偉高大，韓一鉤卻是瘦骨嶙峋。

寶兒暗笑忖道：「這兩人連長相看來，都似天生的對頭剋星，武功更是一陰一陽，一柔一剛，難怪兩人如此不能相容。」

兩人以快打快，身法俱是迅急無倫。片刻之間，兩人已拆了百餘招之多，寶兒目光凝注，顯然又在留意著兩人招式之變化，嘴角不時露出笑容，顯然頗有會心。

昔日他觀人惡戰，雖然也會驚心動魄，但只覺那不過僅是流血拚命的殘酷勾當，而此刻他已能看出雙方招式間每一個精微的變化，便覺武道之中實也含蘊著極為深奧的學問，這正如不知棋道之人，觀人棋戲，必覺索然無味，但他如知棋道，自身便也會在不知不覺間沉浸於那艱辛的佈局，神奇的變化中，為出人意表之殺手撫掌稱快，為大意疏忽之漏著搖頭嘆息，因而出神，因而忘倦。

這其中差異之微妙，亦存乎一心之間。

忽聽一人大呼道：「韓一鉤！使那一鉤！」呼聲方起，已有幾人從旁附合，轉瞬間響應之人便越來越多，但聞人叢間響起一陣怒濤般的呼喝。

「韓一鉤──使那一鉤──韓一鉤──使那一鉤──」這些人身在局外，坐山觀虎鬥，對雙方誰勝誰負，都不關心，自希望韓一鉤快些使出那一鉤來，再瞧瞧鐵金刀究竟學了些什麼驚人的招式來破解於他，更不管這震耳的呼聲，是否會影響作戰者之心境。但呼聲雖越來越響，韓一鉤那一鉤卻遲遲不曾使用。寶兒方自暗暗嘆息這群人的自私，忽覺一隻手掌拉住他的腕子，將他自人叢中拉了出去，別人正看的出神，也未在意。拉他的人，卻是周方，悄聲道：「喚過鐵娃，快走。」寶兒眼睛又圓了，吃驚道：「走？」周方道：「不錯，莫非你也想那一鉤，不捨得走？」

寶兒微笑道：「我早知那一鉤今日是瞧不到的，韓一鉤明知鐵金刀已自紫衣侯處學得破解他那一鉤的招式，今日若再使出那一鉤來，豈非獃子──那一鉤今日確是絕對瞧不到的了。」

周方頷首笑道：「好孩子，越來越聰明了，既是如此，快走，此刻也莫問我為什麼，走了再說。」

寶兒雖是滿腹狐疑，但已對周方完全信服，當下拉了鐵娃，以指封脣，要他噤聲，鐵娃嘴巴張開，瞧見他手式，立刻將聲音嚥了回去。

人群俱在窗口觀戰，樓梯口已空無一人，他們三個人神不知鬼不覺地下了樓，自後門溜了出去。

寶兒心裡還在奇怪：「周老爺子不拉鐵娃，卻叫我拉，想必是知道鐵娃只聽我一人的話，我要他不響，他便不響，周老爺子若是自己去拉，鐵娃必定要問，他那大喉嚨一開口，必定就會驚動別人──周老爺子這種小地方卻計算得如此精密，顯見是決心要走，但為了什麼他非走不可呢？」

※※※

三個人大步而行，一直走入武昌城鎮，鐵娃終於問了：「那邊恁地熱鬧，咱們為什麼要走，你可知道？」

寶兒道：「方纔我也在奇怪，此刻我卻想通了，老爺子你想必是怕被萬大俠他們拉住不能脫身，是以便溜了？」

周方道：「你可知我為何不願被人拉住？」

寶兒道：「這──」

周方嘆道：「我祇怕王半俠與王大娘去而復返，也怕金河王那廝聞訊趕來，更怕別人看出我武功已失，有此三怕，自然要走。」寶兒大奇道，「老爺子你──你武功──」

周方道：「別人聽我那一聲大喝，必當我內力更勝往昔，今日若有那『踏雪無痕』李英虹在此，更會說是如此，只因那日天風水塘一戰中，我曾以『傳音入密』之術助他一臂之力，他也已隱約猜出──其實，唉！我武功早已散去，雖經多年苦練，也不過只能將內力提聚於一時，連一聲大喝過後，我都已舉手無力，如何能與別人動手，方纔王半俠若非懾於我昔日之威，祇怕我此刻已在黃鶴樓頭喪命了！」

寶兒聽得目定口呆，心裡卻有說不出的難受，過了半晌，方自黯然道：「如此說來，是寶兒害了你老人家了，寶兒若不逼你老人家自露身份，江湖中誰也不會猜到今日的武林騙徒，便是昔日的天下第一高手！」

那知周方卻自仰天大笑，道：「十多年來，我今日方做了件大快人心之事，多年之積鬱，至今方得一暢，你為我難受什麼？」

寶兒歉然道：「但──但從今以後，你老人家卻又要時時刻刻來提防仇家之追蹤，豈非都是寶兒害的？」周方仰天大笑道：「我若真要藏身，誰能找得到我？」

寶兒見他這般豪氣，也不覺開心起來，道：「無論你老人家去那裡，鐵娃與寶兒都在一旁陪著，為你老人家消愁解悶，你老人家若是閒著，便可將那冠絕古今的劍道傳授給寶兒，寶兒七年後便可將那白衣人打回大海裡去！」

周方微笑道：「小鬼，你怎麼知我定會傳你劍道？」

寶兒眨了眨眼睛，緩緩道：「我見了紫衣侯爺留給我的密柬，本覺奇怪，且因那密柬上根本一個字也沒有，只畫了無數個圈圈，就算是神仙，也猜不出這些圈圈是什麼呀，又教我如何去找？」

周方道：「難道你此刻已猜出了不成？」

寶兒微微笑道：「如今我已知道，那密柬不過只是用來安紫衣侯爺心的，其實，你老人家化身紅塵中，時時刻刻，都在留意著侯爺的動靜，無論何時，侯爺要人去找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必定會先去找他的，是以寶兒雖找不著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卻找著了寶兒，密柬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圈圈，不正可解說做：『化身紅塵中，非君能揣度，且入紅塵行，自有團圓處』──」周方拍掌道：「好個聰明的孩子，世上祇怕再也沒有第二個了──唉！我若非要等個像你這麼樣的孩子來傳我無窮無極之劍意劍道，此生又有何惜，我為何要躲躲閃閃，逃避別人追蹤？」

寶兒見他又將說的傷感起來，忙打岔道：「我雖不笨，但世上比我聰明的孩子尚真不知道有多少，譬如──譬如──那小公主──」忽然想起小公主已落魔掌，生死難卜，自己反不覺先自傷感起來。

鐵娃大聲道：「鐵娃雖笨，但跟著大哥，不知不覺已染了些聰明氣，老爺子你也肯傳給鐵娃些武功麼？鐵娃不貪多，只學幾招就夠了。」

周方撫拳大笑道：「好，從今之後，我等不妨暫別紅塵，等你兩人武功練成，再來與江湖兒輩周旋周旋。」

寶兒精神一振，抬頭道：「咱們往那兒走？」

周方道：「天地之間，四海之內，何處不可去得──」忽然仰天長嘯，拍掌作歌，歌道：「揮手別紅塵，且去雲端坐，探手摘天星，莫教星兒墮──星光為我燈，穹蒼為我廬，但使心常明，自可通劍道──劍道理無窮，此心亦無極，傳得心劍而合一，一劍掃群魔！」

歌聲嘹亮，直沖雲霄！

路上行人，不禁都為之側目，但周方卻已拉著寶兒與鐵娃，擠過人群，穿入小巷，走得不見了，唯有那歌聲餘韻，還繚繞在人們耳畔──

※※※

暮去朝來，朝朝暮暮，逝如流水。

燕子飛來又飛去，桃花謝了又重開，時序之變遷，在寂寞失意者眼中看來雖慢，但在歡樂得意者眼中卻有如白駒過隙，轉眼便過，但是天闊白雲高，群雁競南飛，正是一年容易又秋風，不知不覺又到了荷枯菊老，驢肥鶴瘦的深秋季節，距離黃鶴樓一會，竟已有五年多了。

五年多的時間裡，江湖人事之遷轉，武林豪傑之升沉，正是千變萬化，縱有太史之筆，只怕也難敘說得清。

鐵金刀與韓一鉤在黃鶴樓下，長江岸邊之一戰，竟是不分勝負，只因果然不出寶兒所料，韓一鉤終是未曾使出那一鉤來，從此之後，鐵金刀與韓一鉤竟雙雙失蹤，他兩人此後是否還會再戰，江湖間千萬豪傑，竟無一人知道。

丐幫幫主之位仍虛懸，由葉冷代攝幫務，只因江湖豪傑誰也不敢挑起這副重擔，而昔日的幫主諸葛通仍是下落不明。

長江之上，不時有褸衣散髮之丐幫子弟往來，尋找他們諸葛幫主的蹤跡，他們每一次經過江流下源一個小小山坡時，都可望見山坡上併肩卓立著兩個青衣女子，她們的髮絲在江風中飄散，她們的衣袂在江風中飛舞，襯著蒼穹白雲，江上煙水，望之當真有如遠離紅塵的天上仙子。但她們的目光卻是寂寞而幽怨的，只是痴痴地遙視著煙水深處，仍是在期望著遠人之歸來──

於是丐幫子弟便會在暗中竊竊私語：「聞說左面那女子，便是昔日稱雄江上的『天風幫』幫主姜風。」

「唉！人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話可一點也不錯，瞧她今日的寂寞，又有誰會想到她昔日竟是那般的威風。」

但他們卻不知姜風與鐵蘭今日雖然寂寞，但心境卻是寧靜的，只因她們深知寶兒與鐵娃終有一日，必將歸來。

而這時，距離白衣人重來之日，已越來越近了！每過一年，江湖中人的心情便緊張一分，只因這一戰非但關係著武林豪傑之鮮血生命，還關係著整個武林的名譽，武林豪傑們將鮮血生命看的雖輕，但「名譽」在他們心目中卻是重逾泰山的。

丁老夫人柳依人並未料中，這五年多江湖並未大亂，只因無論上下兩輩，黑白兩道英雄，都在勤練著武功，準備在白衣人重來之日，奮起為整個武林的聲名一戰！雖致拋頭顱、灑熱血，亦在所不惜。

可惜的是，五年多來，武林中並未出現一顆明星。

江湖後起一輩高手中，武功高強之輩雖有不少，但若令他們與昔日的紫衣侯相比，仍是差得太遠了，又怎能與白衣人爭鋒？老一輩人中，「雲夢大俠」萬子良聲譽雖日隆，但武功並無進境，只因他管的事委實太多，那有功夫練武？但環顧武林，武功能勝過萬大俠的，還是不多。

於是，老去的英雄們，只有將滿腔希望，消極地寄託在一個虛無飄渺，幾乎近於神話的傳說裡。

這近年來江湖中已越傳越廣的神話，說的是：紫衣侯並未死，他仍然逍遙在海上，等著白衣人再戰！只因遠越重洋的海客們，曾經有一次在夕陽餘暉中，瞥見了那日威鎮天下的五色帆船影。雖然，等到他們追蹤時，那船影已神秘的失蹤，江湖中也再無一人見到。但那些目光敏銳的海客們，卻發誓說確曾在海天深處，瞧見那艘威鎮四海的名船──紫衣侯猶在人間的傳說，便因此喧騰江湖。

這傳說確是美麗動人，老去的英雄們每當意興蕭索時，都會忍不住將這傳說說了一遍，再說一遍──只因唯有這樣，他們痛苦的心境才能平靜，他們灰色的人生才有希望，他們飽經憂患的面容上才會泛出笑容。

※※※

但少年英雄們，左耳裡聽到這傳說，立時轉自右耳拋了出去，他們的熱血奔騰，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打算。

洛陽、開封、金陵、北京、蘇州，從南到北，幾乎每一個名城裡，都興起了一個膽比地大，心有天高的少年豪傑，他們死也不信自己的武功勝不了那白衣人，每一人都在躍躍欲試，要爭那第一個與白衣人交手的榮譽，彷彿生怕自己若是落敗了，便永遠再無與白衣人交手的機會。

老年英雄們瞧著這些初生虎子，唯有搖頭嘆息，他們雖也曾諄諄告誡：「你們若與白衣人交手，只是枉送性命而已──你們的雄心雖是可嘉，但又何苦先要爭那第一個交手的榮譽，如此相爭之下，白衣人還未來，你們都已先自相殘殺起來，這豈非愚不可及？」

但少年英雄卻不過將這些話當做耳邊風而已。他們已在暗中計議，要在臘月初八那一日，各攜臘粥，齊上泰山巔，要在這天下第一山的峰頭，比一比武功，看看彼此間究竟是誰高誰低？看看究竟是誰能爭得第一個與白衣人交手的榮譽？

老年英雄們明知這些血氣方剛的少年人一戰之下，勢必又將血洗泰山，但卻又無法加以阻攔。眼見重陽已過，臘八就在眼前了──

就在這時，武林中又出了一件激勵人心的大事：少林、武當、峨嵋、點蒼、崆峒、華山、淮陽，這七大劍派的當代掌門人，於九九重陽之日，同時昭示天下武林，要派遣門下一大弟子出山，參預有關與白衣人交戰之事，自也要參與泰山之會。

這七大門派，派遣門下弟子出山，本極尋常，每一門派，每一年中都不知要派出多少個弟子，卻也從未有昭示天下武林之舉，如今這七大門派之掌門人竟如此鄭重其事，顯見此番派出的七大弟子必非一般弟子可比，武林群豪，自都不禁為之觸目，要打聽這七大弟子究竟是何等角色。

這時「雲夢大俠」萬子良卻已接得少林當代掌門無相大師的飛騎傳書，這封書信正也是針對著江湖中之疑惑而發。無相大師寫得好一手雲飛小楷，他寫的是：「萬君足下：久懷風儀，恨未識荊，此番我七派派遣門徒之舉，實異尋常，江湖朋友，難免驚奇，此中曲折，唯因此七徒昔日本為『清平劍客』門下弟子，素習內家正宗，頗有根基，『清平劍客』與東海白衣客戰後，抱恨別絕紅塵，卻轉介此七門徒，分別投入我七派門下。五年來此七人發憤之強，修為之苦，實非他人所能夢想，早已浸浸然而有青出於藍之勢，值此江湖動盪，東海白衣人又將捲士重來之際，老衲與武當『妙道長』，峨嵋『絕塵大師』等寺師書信往來商議，決計令此七人代表我七派與東海白衣人決一勝負，老衲耄矣，恨不能參與此武林盛事，更恨不能為江湖同道一盡棉薄，所幸弟子不屈已盡得老衲之傳，武功實不在老衲之下。萬大俠主持江湖正義，領袖武林群豪，茲謹將此七人姓名列於信左，望足下多加栽培，是所至幸！無相頓首」

書信雖簡略，卻明白地敘出了一切，然後，便是那七名弟子之姓名：

武當公孫不智、峨嵋金不畏、點蒼石不為、崆峒魏不貪、華山西門不弱、淮陽楊不怒、少林莫不屈。

※※※

這封書信雖只有萬子良萬大俠與五七好友曾經目睹，但一傳十，十傳百，未及半月便傳遍了整個江湖。少林無相大師好參禪機，自不著意武功修為，但在武林中德望之隆，亦絲毫未因他武功不高而有影響。無相大師從來不涉江湖恩怨，更不輕言，說出的話，自是一言九鼎，此番他書信中竟連連稱讚這七人「發憤圖強──青出於藍──」端的是從來未有之事，由此可想這七人絕非泛泛之輩，至於武功之強，立身之正，自更不在話下，否則怎能代表這名重天下武林之七大門派？要知七大門派威信之樹立俱非一朝一夕之功，其間不知歷經多少流血風波，艱難困苦，如今竟將辛苦得來之威名信譽全部交託於一個少年弟子的肩上，這自是非同小可之事！

江湖中本乏高手，至此人心方自為之一震，重陽過後，這七人實已隱然而成天下人心之所寄，江湖中成千成萬的豪傑，都已將他七人視為擎天玉柱，鎮海磐石，有些心高氣傲的少年英雄，心裡雖難免有些不服，但也都恨不能立時便能一瞻他七人風采，瞧瞧他們究竟有何手段？而這時，他七人已悄然來到「雲夢大俠」萬子良的居處。

※※※

銅宮山西南，一片綿密的叢林，廣被百里，林樹多屬松柏梧桐之屬，是以雖在深秋，仍是青蔥茂密，濃蔭如帷。綿密的叢林，外觀似乎內無人跡，但走到近前，便可聽到有一陣陣馬嘶，人語自林中傳了出來。再往前行，便可看到林旁一方石碑：「金氏林地，世代相傳，子孫寶之，外姓止步。」

薄暮時分，卻有一行人來到密林外，微一逡巡，便揚長穿林而入，一條青衣大漢當先而行，正是「雲夢大俠」萬子良！另外的七人，有高有矮，有僧有俗，七人魚貫而行，次序絕不混亂，神情間彷彿頗為親密，又彷彿頗為生疏，七人俱是垂首而行，默然無語，眉宇之間，卻俱都帶著濃重的憂鬱焦切之色。入林不深，便可隱約看到，這密林之中，竟有無數棟精巧的房舍，建造在林木掩映間，或是卓然而立、或是三五相依、或是竹籬為隔、或有流水繞屋，小橋低迴，紅欄綠板，蒼麟鶴骨，橫柯紺葉，顯得說不出的清幽絕俗。但八人顯然俱都是無心賞景，只是有意尋人。忽然，兩條錦衣大漢自林間竄出，橫身攔住了他們的去路。「此林乃是私產，各位來意為何？」萬子良沉聲道：「雲夢萬子良，特來拜訪金少俠。」

這兩條衣衫華麗，吐語不俗的錦衣大漢，神情間本微帶傲岸之色，此刻聽了「萬子良」三字，都不禁為之聳然動容！兩人肅然垂首，左面一人道：「少主午後便已攜酒尋醉去了，雖在此林之中，只是林深不知其處。」

另一人道：「各位若是不嫌簡慢，便請那邊精舍待茶，待小人前去尋訪，想必不致費時許久。」這兩人顯然是這鉅富之家，久經訓練的待客使者，雖是兩條粗長大漢，談吐之間，居然文質彬彬，宛如雅士。萬子良微一沉吟，含笑道：「如此倒不如相煩兩位帶領在下等一齊前去尋訪，卻不知可使得？」

大漢道：「萬大俠吩咐，自當遵命。」

於是兩人帶路前行，萬子良相隨，另七人仍是魚貫而行，次序井然，默然垂首，不發一語。

這大富人家的氣象，果然與眾不同。一行人走過之處，精舍之中，雖不時有男女童子探首外望，但也只是含笑相視，絕無問客之舉。林中也不時有人閒步而過，但是衣衫華麗，容光煥發，神情間更都帶著種與人無爭的怡然之態。偌大的林地中，竟全無嘈亂喧嚷之聲，林木枝葉，也俱都修飾得乾乾淨淨，整齊有致，令人身在其間，當真有如到了桃源仙境一般，渾然忘卻了紅塵囂亂，世俗煩惱。

萬子良不禁暗嘆忖道：「我只當金祖林僅是個貪杯愛酒的慘綠少年，那知他胸中竟有這般丘壑。」

林木深如海，四望不見邊際。忽然間，一陣歌聲自林中深處傳了出來：「這邊走，那邊走，且飲金樽酒，那邊走，這邊走，只是尋花柳──哈哈！你去尋花柳，我飲金樽酒。」

錦衣大漢喜動顏色，回首道：「這便是少主的歌聲。」

穿過數十株林木，只見一人頭下腳上，蝙蝠般倒掛在樹枝上，兩隻赤足勾著樹枝，身子一悠一盪，彷彿盪鞦韆似的，寬大的衣衫，落下來蒙住了他的臉，萬子良等人自是瞧不出他的模樣，但瞧他手裡兀自提隻蒙人習用的羊皮酒袋，不住自衣縫間往嘴裡灌酒，便已可猜出此人必就是這鉅富之家的少主人，以百萬家財，無底海量，與掌中一柄方天畫戟同時飲譽江湖的「常醉小將軍」金祖林了。

萬子良不禁展顏而笑，抱拳道：「一別五年，金兄無恙？」

金祖林以小指將衣服一勾，露出一隻眼睛來瞧瞧，哈哈笑道：「稀客稀客，原來是萬大俠到了，小弟所幸還未被酒淹死。」突然瞥見一行站在萬子良身後的七人，凌空一個「死人提」翻落在地，面上笑容立時消失不見，冷冷道：「萬大俠此來，莫非還是為的那件事麼？」萬子良微微笑道：「在下等自從那年在黃鶴樓頭被那年小膽大的寶兒小兄數說了一頓，已邀集各道宗主，嚴令江湖同道，不得再為此事前來打擾金兄。」

金祖林大笑道：「既是如此，倒是小弟錯怪兄台了，該罰該罰，待小弟先敬各位幾杯美酒。」他話未說完，身子突然躍起，飄飄掠上了樹梢，伸手往濃密的枝葉裡一掏，便又掏出了一隻滿滿的羊皮酒袋，有如探瓜摘果一般，將酒袋拋了下來，那兩條大漢早已在旁準備，也自一把接著，金祖林雙足在樹上一蹬，身子已躥入了另一株樹梢，隨手又摘下一隻羊皮酒袋。

只見他身形飛掠不停，片刻之間，竟摘下了八九隻酒袋。看來又與南海土人樹上摘那檳榔椰子有些相似。眾人見了雖不覺好笑，卻又不禁被他這輕巧的身法所驚。

※※※

金祖林飄然落地，哈哈笑道：「小弟家有惡妻，只有將酒藏起才能喝個痛快，來來來，各位都請喝一袋。」

萬子良道：「酒自要喝的，但在下今日卻還是為了那件事而來，只因在下今日帶來的七位朋友，身份與眾不同。」

金祖林倏然變色，怒道：「無論是誰，也休想見著白老前輩──既是如此，你們酒也莫要喝了吧！」轉過身子，便待走了。萬子良道：「但這七位卻是白老前輩的親傳弟子。」

金祖林怔了一怔，緩緩轉回身子，上上下下瞧了瞧那七人幾眼，道：「莫非七位便是近日江湖所傳的七大弟子？」

那一行人當先一位長身玉立，眉宇間英氣逼人的青衣少年，微微抱拳，道：「在下少林莫不屈。」

第二條青衣大漢閃身而出，道：「峨嵋金不畏──」此人身高八尺，背闊三尺，話聲有如洪鐘，震得金祖林直皺眉頭。

第三人緩緩走到金不畏身旁，卻是個身形枯瘦的青衣道人，只是目光有如閃電一般，合什道：「貧道武當公孫不智。」

第四人面容冷漠，有如石像，微一抱拳，也不說話。

莫不屈道：「此乃在下四弟點蒼石不為，素來不喜說話。」

金祖林笑道：「不說話豈非要悶死人？那可受不了──」

只見一個身材矮胖，面如滿月，滿臉俱是笑容的少年緩步走出，一面笑道：「在下崆峒魏不貪，誰能讓石四哥說十個字，在下輸十兩銀子。」

石不為突然說：「為了要你輸十兩，我就說。」不多不少，正是十個字。

魏不貪大笑道：「好，好，小弟認輸了。」雙手將十兩銀子奉上。石不為袍袖一捲，接了過來。

金不畏笑道：「魏老五肯如此大方的摸十兩銀子出來，真不容易。」

第六人卻長長嘆道：「魏五哥怎會做虧本的買賣，他輸給四哥十兩，卻贏了小弟五十兩。」

七人中此人衣衫最是華麗，文質彬彬，面目娟好有如少女，當下果然摸出封銀子來，嘆氣著交給魏不貪。

金不畏奇道：「這是怎麼回事？」

魏不貪笑道：「五弟和我相賭，說我再也不能令四哥說出十個字來，如今我卻激四哥說出了，四十兩銀子也已到手。」

金不畏嘆道：「難怪師傅昔日常說，你若去做生意買賣，必定要發大財，看來師傅的眼光，當真不錯。」

金祖林再也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只見那文質彬彬的華服少年轉臉一笑，抱拳道：「在下西門不弱。」

第七人面如重棗，兩條潑墨般的濃眉緊緊皺在一起，面上不怒時也帶著怒容，一件僧袍，長僅及膝，滿頭長髮披落，乃是帶髮修身的頭陀，此刻突然大聲道：「洒家淮陽楊不怒。」

語聲有如霹靂般，將金祖林嚇了一跳，皺眉苦笑道：「不知兄台平日說話可就是這般大聲的麼？」

魏不貪笑道：「有時比這聲音還大。」

金祖林道：「白老前輩雖然久已不見外人，但七位想來必是例外中之例外──」突然轉身，道：「走──」

此人做事當真乾脆的很，他若不願去做一件事，那是死也不肯做的，他若願意做了，卻立刻便做，絕不拖泥帶水。萬子良等人倒也未想到他答應得這般痛快，怔了怔，方自隨他而去，只剩下那兩條大漢捧著八九個酒袋兀自站著發獃。

※※※

綿密的樹林，彷彿無窮無盡一般，一行人幾乎走了頓飯功夫，還未走到邊際，只是林中房舍，卻已漸漸稀少。自一些稀落的枝葉間望出去，隱約已可望見銅官山巨大的山影，七弟子暗忖道：「莫非師傅住在山裡？」

地形漸高，山坡上樹木卻越來越矮了。金祖林一面大步而行，一面喃喃自語，一面不時仰起脖子，喝了兩口酒來清清喉嚨，他說的彷彿是：「老天爺創造萬物，有時當真奇妙的很，有時他造出一樣出類拔萃的東西來，明明是要給人看的，但他卻偏偏又要百般加以掩飾──」

眾人面面相覷，誰也聽不懂他話中含意，忽聽金祖林輕呼出聲：「小心了──」身子一躍，突然瞧不見了。原來這山坡上，竟突然陷下一個深谷，因林木茂密，是以若非熟悉地形之人，若非到了近前，誰也難以發現。

谷深竟不止百丈，但方圓卻只有二十來丈大小，宛如天神巨人突然在地上踩了一腳，才踩出這樣一個谷洞來。谷底怪石嵯峨，卻長著株高達百丈開外的巨樹，只因谷深低陷，是以自外面看來，山坡上只是一片低矮的灌木，誰也想不到其中還有這樣一株參天古樹，金祖林大笑道：「各位見過這樣的樹麼？這株樹若是長在平地，豈非出類拔萃，必可大大的出出風頭，但老天爺卻定要它藏在這裡，教人看不到它──彷彿生來便是為了白老前輩藏身之用似的。」

眾人方自聽懂了他方纔的話中之含意，聽了最後一句話，又不禁一怔，情不自禁，一齊抬頭望去。

只見這巨木參天而起，直到百丈以上，方有枝葉，眾人雖都是目光銳利之人，但瞧得脖子都酸了，才隱約瞧出那濃密的枝葉中，竟巧妙地搭著間鳥巢般的綠色小屋，彷彿上古有巢氏時先民所居一般。

萬子良動容道：「白老前輩莫非就在樹上？」

金祖林道：「不錯，白老前輩近年修為功深，已近羅漢之身，他老人家非但已有多年未曾下來過了，而且久已不食人間煙火，只有我那妻子每隔三兩日送些黃精何首松果蓮子來時，他老人家才肯放下垂索，除此之外，他老人家誰都不見，連我也已有三四年未曾見著他老人家了。」

七弟子聽得師傅修為功深，自是歡喜，但想到他老人家所受的苦難與寂寞，心中又不覺大是悲痛。剎時之間，七人俱是熱血奔湧，熱淚盈眶，齊地翻身拜倒，莫不屈道：「弟子們前來叩見恩師，但望你老人家現身一見。」他語聲雖平和低沉，但一個字一個字傳送出去，無論多遠的人都可聽得清清楚楚，果然是中氣充沛，內力驚人。

但樹梢之上卻寂無回音。七弟子屏息仰視，滿面淚光，也不知過了多久，樹嶺突然落下一物，看來本自有如一粒微塵，霎眼間便已落下。

石不為伸手接過，他出手看來雖平平無奇，但能在這最後一剎那間接著此物，其眼力之銳，出手之快，又豈是常人所能夢想，七弟子齊地凝目望去，只見他接著的竟只是一粒蓮子。

# 第十九章 流浪三千里

七弟子又是失望傷心，又是茫然不解。

公孫不智接過蓮子，剖開兩半，只見蓮子雖好，卻已無心，他一眼望過，已淚流滿面，默然垂下頭去，緩緩道：「蓮子已無心，往事俱成空，恐怕──恐怕──我們再──再也瞧不著他老人家了！」

七弟子俱是垂首流淚，萬子良、金祖林已不禁滿懷悲愴，唏噓感嘆，突聽金不畏痛哭著道：「咱們衝上去，他老人家不見也得見了！」石不為道：「違師，天誅！」他素不輕言，此番說出這短短四個字，果然字字俱有千鈞之重，金不畏但覺心頭一寒，垂首無語。

※※※

突然間，千百塊大大小小的石頭，沿著谷壁，自山上雹雨般打了下來，接著，谷邊削壁上，峻峨怪石後，掠起了四條人影。這四人顯然早已藏在石後窺探下面的動靜，此刻被這暴雨般的石塊打得藏身不住，便待衝將上去。這四人身手俱都極是矯健，怎奈那石塊來得太多，太猛，到後來四人只有以手護著頭面，狼狽地落下山谷。

莫不屈輕叱一聲：「圍！」

七弟子雖在如此悲痛之下，但心神絲毫不亂，行動仍是迅急無儔，身形一閃，已將那四人去路完全斷絕。其配合之密切、反應之迅速、身法之輕健，俱非一般武林豪傑所能夢想，萬子良方自暗嘆一聲，只聽山谷上已傳來一陣洪亮的笑聲道：「俺已將這四個賊崽子給打下去了，要如何處治他們，你們瞧著辦吧！」洪亮的笑聲，有如空林虎嘯，氣勢懾人心魄。

眾人雖驚於這在暗中相助的高手內力之深厚，行蹤之奇詭，但此時此刻，已無暇推究他的身份來歷。

但是眼前這四人，一個鼠目削腮，容貌陰毒，一個右足已跛，滿面戾氣，兩人俱是褸衣百結，右面衣袖空空蕩蕩，束在腰帶裡，非但右臂已斷去，而且兩隻耳朵也已不見，形狀之獰惡古怪，教人只要瞧上一眼，便恨不得立時將他們趕進十八層地獄，去與鬼為伍。另兩人卻是滿身黑衣，黑巾蒙面，但露在外面之四隻眼睛，卻是閃閃生光，看來功力要比另兩惡丐深厚得多。

金祖林大喝道：「瞧你們鬼鬼祟祟的，想必不是好人，偷偷摸摸闖入別人私產，想做什麼？」

那四人身落重圍，竟不慌亂，只是惡狠狠的盯著對方，八隻眼睛，竟全都有些與豺狼相似。

公孫不智緩緩道：「這四人想必早已在暗中跟蹤我等，為的想必是要窺探恩師的下落，如今我等萬萬不可再放他們走了。」他說話總是不急不緩，但也總是一句話便能揭破別人的心意，跛足惡丐獰笑道：「好機靈的小子，竟能猜著大爺們的心意，不錯，大爺們算定你們必定要來找姓白的，所以早就跟著你們了，為的就是好將姓白的架出去，問問他為什麼不肯說出那白衣惡賊的秘密，但就憑你們幾個，又能將大爺們怎樣？」

楊不怒厲喝道：「宰了他！」身形一閃，飛撲而去，只見他十指箕張，如抓如爪，霎眼之間，便已攻出五招，正是淮陽幫名震天下的絕技「大鷹爪功」！

那跛足惡丐居然不懼，獰笑著迎了上來，另三人見到對方人多，自己人少，自不願造成混戰之局，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觀，莫不屈等人也想借楊不怒霸佔武林的「大鷹爪功」，先逼出這惡丐的武功來歷，是以一時也未出手。

那知這跛足惡丐不但身法奇詭已極，一條獨臂，忽拳忽掌，忽而指戳，十七招裡，竟用了九種不同的武功，而且無一不是武林中最陰狠凶毒的功夫，他右臂雖斷，但此等武功專走偏鋒，獨臂人使起來倒更見凌厲，霎眼間五十招便已拆過，這惡丐居然未落下風。

楊不怒藝成之後，驟入江湖，第一戰便遇強敵，頓覺熱血奔騰，敵愾之心大生，突然長嘯一聲，沖天拔起。嘯聲如鶴唳長空，他身形卻如風鷹盤舞。

莫不屈等六大弟子，都已知道他們這性情最是剛猛的七弟，此刻已動了真怒，竟使出這淮陽子弟絕少施展的「風雲鷹爪手」來，要知此等身法若是一擊得手，對方便得血濺當地，但若不能得手，自身卻大是危險──在這瞬息之間，六大弟子心脈都似已停止跳動。

忽聽那跛足惡丐獰笑一聲，雙肩震處，反手一拍背後之麻袋，麻袋中竟「轟」地沖出一蓬慘綠色的火焰！綠火沖天而起，向楊不怒迎了上去。

六大弟子失色驚呼，楊不怒大驚之下，甩掌、踢足、擰腰，一式「雲裡翻身」，身形凌空，硬生生移開數尺。但他身法雖然輕靈巧快，那蓬綠火來得更快如流星擊電，他身形方一動，已有一蓬綠火自左肩臂透過。火焰立時燃著衫袖，楊不怒只覺肩臂一陣奇寒，接著又是一陣有如針刺般的熱痛，他雙目盡赤，竟不顧自身，怒吼一聲，便待向那跛足惡丐撲將過去，石不為眉尖微挑，攔腰抱住了他，兩人一齊撲倒在地，連續滾動，只因石不為早已看出那綠火甚是陰毒，若不立時將之滾滅，楊不怒一條左臂祇怕難保！

這時金祖林、萬子良與莫不屈等人俱已聳然大怒，那蒙面黑衣人突然陰森森笑道：「堂堂名家子弟，也想以多為勝麼？」

莫不屈沉聲道：「各位暫退，待我手擒此獠。」

跛足惡丐哈哈獰笑道：「老子就先讓你嘗嘗這『搜魂魔火』的滋味可是好受的？有種的就快來吧！」

公孫不智轉眼一望，只見楊不怒牙關緊咬，滿頭大汗，那麼條精鋼般的漢子，此刻竟也已疼得身子不住顫抖，公孫不智暗中不禁大是吃驚，沉聲道：「這廝似與『魔火宮』有關，大哥你小心了。」

莫不屈「哼」了一聲，面色雖鎮定，心下又何嘗不在暗裡驚惶，左掌捏拳，右掌護胸，全神凝注，一步步走上前去。

就在這時，竟突然有一陣明朗笑聲，自那株參天大樹上傳了下來，群豪情不自禁，俱都吃了一驚。七大弟子更是驚喜交集，脫口道：「師傅現身了！」齊地仰首望去，但見一條紫衣人影，自百丈高處飄飄落下。

樹高百丈開外，若無絕頂之輕功，絕大之膽量，怎敢一躍而下？但這紫衣人影卻似將這百丈高處，視做一級石階一般，身形毫未作姿作勢，也無任何準備，揮手間便躍了下來，卻在自然放任中顯得出奇的靈奇、出奇的瀟灑。那紫色的衣袂在風中飛舞，看來實有如天上金仙，御風飛降。

群豪瞧得又驚、又奇、又佩，竟都彷彿變得痴了。

※※※

只見那紫衣人飄然落地，竟是個天庭開闊，眉目明朗，眼神亮如天星，嘴角常帶笑容的弱冠少年。他肌膚雖不十分白皙，但卻有如寶玉象牙一般，帶著種晶瑩而悅目的光輝，他面目雖不十分英俊，但無論誰一見了他，卻難免要生出喜愛親近之意，只是他神情雖灑脫，笑容雖可親，但卻又帶著種說不出的高貴清華之態，教人在親近之中，仍不敢對他稍存輕視之心。

此刻他自百丈高處飛躍而下，看來仍顯得那麼輕鬆而安詳，就彷彿方自跨下一級石階似的。

此刻他在眾人滿含驚佩的目光注視下，神情仍是那樣隨和而自然，絕無半分自驕自矜之意。他先向萬子良、莫不屈等人恭恭敬敬施了一禮，笑道：「等小侄先去與那四位見見面，再來叩見各位叔伯前輩。」

萬子良等人又是驚訝，又是歡喜，驚喜於這天神般的少年竟對自己如此恭敬有禮，忍不住齊地躬身道：「不敢！」

紫衣少年飄飄走到那也已被驚得楞住了的跛足惡丐面前，道：「不想木郎君削去了你們的一耳一臂後，兩位仍然不改當年脾氣。」原來這兩個惡丐正是那日在海邊將木郎君當作木偶，妄生貪心，但珠寶未得，卻將一耳一臂斷送在木朗君之口，萬老夫人之手的人。

此刻他往日隱私，突然被一個素昧平生的少年人說了出來，自是大吃一驚，失聲驚呼道：「你──你怎會知道？」

紫衣少年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跛足惡丐目中凶光一閃，突然彎身，反手拍向身後的麻袋，群豪不覺齊吃一驚，那知紫衣少年不知怎地出手一托，便隔在破足惡丐的手掌與麻袋間，手腕一反，那跛足惡丐便撲地跌了下去。

這一招出手與天下各門各派，任何一種武功中任何一種招式全不相同，彷彿只是隨手揮出，但其出手部位之巧妙，時間拿捏之準確，莫不屈等七大門派中的七弟子，想盡了自己所學的武功，卻也想不出一著比他更妙的招式。群豪又驚又喜，那蒙面黑衣人目光中卻不禁露出驚駭恐懼之色。驚嘩喝采，讚嘆低語聲中，紫衣少年已飄飄走到那枯瘦惡丐的面前，含笑道：「你們兩人同路而來，你也該陪他一齊留下才是。」

枯瘦惡丐腮旁肌肉顫動，突然一拳擊出，接著飛起一足，一招三式，分擊紫衣少年肩、胸、下腹。這惡丐不但出手迅速，而且招式陰毒，一招三式，攻守皆妙，招式之間，似是全無破綻。

那知道紫衣少年偏能自拳風足影中，瞧出他招式間唯一的空隙，身子一偏，手掌輕輕一曲一伸，便抓住了他的腰帶。枯瘦惡丐一腳一拳，不知怎地，竟全部落空，身子卻已被人離地提起，紫衣少年笑道：「莫大叔接著！」反手向後一拋。

這惡丐雖然枯瘦，但練武之人，畢竟筋骨強健，身子最少也有幾十斤重，但在這紫衣少年手中，卻似乎輕如無物，隨手一拋，便拋在莫不屈面前，莫不屈反應是何等迅速，退後半步，雙手接住，他身旁的公孫不智立刻趕上半步，併指點了那惡丐腰旁脅下四處穴道。

那兩個蒙面黑衣人一個竟似已駭得呆了，另一個目光四下流動，顯然在打量情勢，準備溜之大吉。紫衣少年凝目對著他目光瞧了兩眼，突然笑道：「王半俠，情況危急，你又想拋下同伴溜了麼？」

黑衣人身子一震，大驚道：「誰是王半俠？」口中雖在否認，但言語神情，卻已無異承認了。

萬子良等人俱不禁勃然變色，紫衣少年笑道：「王半俠，你縱然蒙住面目，但你那雙奸猾的眸子，卻逃不過我眼。」這少年笑容雖有如天使般純潔無瑕，但言語之明利、目光之敏銳、判斷之準確，卻有如積年老吏，臨堂斷案一般。

那黑衣人瞧了他兩眼，目光中驚恐之色忽然更是加劇，連語聲都顫抖起來，道：「你──你就是那──那──」

紫衣少年道：「不錯，我就是你那剋星！」

黑衣人暴喝一聲，道：「我三番兩次大計，都壞在你這小畜牲手裡，今日我與你拼了！」雙臂箕張，撲了上來。他果然是存心拚命的模樣，紫衣少年卻仍是面帶微笑，神閒氣定，萬子良見這黑衣人目光獰惡，神情凶猛，身法亦是奇詭迅急無比，估量這一撲之勢，必定十分驚人，忍不住脫口道：「小心了！」

那知黑衣人身形撲到一半，雙腿突然一縮，凌空一個大翻身，倒掠出一丈五尺開外，腳尖點地，騰空又起，三兩個起落，便已撲上削壁，果然拋下同伴溜了，身法之輕靈巧快，竟是人所難及。萬子良頓足道：「不好，此獠一逃，祇怕又要──」

紫衣少年截口笑道：「無妨，他走不了的。」語聲未了，削壁上已現出一條人影，身形之高大，有如天兵神將，穩穩的攔住了黑衣人的去路。

那黑衣人行動如輕煙、如鬼魅，左竄右突，突又凌空飛掠，雙掌雙足，閃電般向那大漢接連擊了過去。

那大漢仰天狂笑道：「臭小子，下去吧！」兜胸一拳攻出，雖是簡簡單單的一拳，卻當真有開山裂谷之勢、驚天動地之威，拳風虎虎，連山下人都覺震耳，那黑衣人連變數種身法，還是招架不住，狂吼一聲，滾了下來，公孫不智、西門不弱，雙雙展動身形，迎截過去。

※※※

另一黑衣蒙面人突然跪了下去，顫聲道：「饒──饒命──」他竟會跪下來求饒，倒真教別人吃了一驚。

萬子良道：「你是何來歷？來此有何圖謀？」

蒙面人也不說話，竟垂首哭了起來。群豪方纔見他身法之高明，並不在王半俠之下，只當他必定也是個兇惡厲害的人物，倒未嘗想到竟是這般軟弱無用。那邊公孫與西門已點了黑衣人穴道，撕下他的面巾，顯出一張焦黃瘦削的面孔，果然正是王半俠。他自削壁一路滾落，衣衫早已破裂，滿頭俱是鮮血，神情雖然兇惡，但看來已是狼狽不堪。

萬子良長嘆道：「一代大俠，落到如此地步，王──唉！王兄，你難道不覺得有些後悔麼？」

王半俠狂笑道：「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後悔什麼？」他瞧了那跪在地上的蒙面人一眼。突又厲聲道：「我後悔的只是不該帶這無用的畜牲同來，丟人現眼。」

那蒙面人痛哭道：「我──我──」

王半俠怒道：「你那滿身火器，本是天下無雙，若是用將出來，至少也可與他們拼上一拼！你──你為何不用？」

蒙面人流淚道：「我一見流血拚命之事，不知怎地，手就軟了，我──我本不該隨你一同來的。」

王半俠仰天苦嘆道：「一代梟雄，天火魔神，竟生出這樣一個兒子，當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群豪聳然動容，萬子良道：「此人竟是魔火宮少主人？」

王半俠狂笑道：「不錯，這便是那虎父之犬子，此番我將他帶出，只當他是我得力助手，那知──」

蒙面人道：「若非爹爹要我出來隨你歷練，誰又願意到江湖中來惹事？」說著說著，眼淚更如湧泉般流出。他索性扯下面巾，來擦眼淚，只見他細皮白肉，面目娟好，倒像是養尊處優的千金小姐，那像是男子。

群豪想到天火魔君之蓋世聲名，再看到他兒子如此模樣，亦不知是該嘆息，還是好笑。

萬子良沉聲道：「不想五年以來，王半俠竟與火魔宮扯上關係，此番想必是那火魔神也有意與白衣人一戰，是以便令王半俠來尋找白老前輩，為的自是要從白老前輩的口中，問出白衣人武功的秘密。」

王半俠獰笑道：「不錯，今日你等若是對我們稍有無禮，老魔神立即便會趕來，放把火將這林地燒得乾乾淨淨。」

金祖林大笑道：「我本嫌這樹林麻煩，燒光了最好。」

公孫不智突然冷冷道：「以火魔神那般狂傲的人物，縱然有心與白衣人一戰，也不屑來打探別人武功的秘密。」

紫衣少年微微一笑道：「公孫二叔之言說得不錯，此番想必只是王半俠想探出這秘密後，以此求利，只因江湖中想要知道這秘密的人委實不少──那火魔宮的少主人，只不過是他用來做幌子的傀儡而已。」

公孫不智見這素昧平生的少年竟似對自己每一兄弟都熟悉之極，本已覺得十分驚奇，再見他年紀輕輕，卻是料事如神，更不覺暗暗吃驚，只聽紫衣少年接口道：「這四人便相煩金大叔將之拘禁，這秘密便不致走漏出去。」

金祖林笑道：「這不成問題，咱們這樹林裡，莫說藏四個人，便是藏四百四千個，也綽綽有餘。」紫衣少年躬身笑道：「如此就多謝了。」

金祖林大聲道：「但你怎會尋到這裡？又怎會上得去白老前輩的居處？這卻倒真教我有些吃驚。」

突聽一陣嬌笑聲自樹上傳了下來，道：「是我告訴他的。」一條繩索自樹巔垂下，緣索而下的竟是「紫蘭花」花清清。

金祖林呆住了，別人也呆住了。七大弟子更不禁暗暗稱奇，忖道：「師傅不准我等上去，卻准這陌生少年上去，這是為了什麼？」

離地三丈，花清清便飄然落下，長索便又縮回，七大弟子仰首上望，但見那綠屋中衣袖一閃，卻還是見不到他們師傅的人影。

花清清眼波流轉，笑道：「你們可是在奇怪，我怎會平白帶這少年去見白老前輩，但──但你們可知他是誰麼？」

萬子良，七大弟子，目光不禁一齊凝注到這少年身上，紫衣少年卻突然拜倒在地，道：「叔父們連小侄都不認得了？」

眾人見他突行大禮，俱是紛紛謙讓，唯有楊不怒本已疼得滿是冷汗的面上，此刻突然露出狂喜之色，大喝道：「你──你是寶兒──」

紫衣少年道：「小侄正是寶兒。」他仰起頭來，面上雖仍帶笑，目中卻已熱淚盈眶。

※※※

原來楊不怒年齡最小，胡不愁人最和氣，寶兒在家時，只與這兩人最是熟悉，其餘的六大弟子，終年在外院習武，而那練武場寶兒卻是從來不去的，再加事隔多年，寶兒已由可愛的孩子，長成英俊的少年，又練成這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莫不屈等人縱覺他與寶兒相似，卻也不敢相認。

那知眼前這夭矯如遊龍，燦爛如明星，光芒令人不可逼視的少年，竟真的就是昔年那終日手執書卷的「小書獃子」寶兒，短短六年的時間，竟在他身上造成了如此神奇的變化，莫不屈等人心中之驚喜，又豈是世上任何言語，任何文字能形容？一時之間，七個人都呆住了。

平日最最冷靜的公孫不智，此刻亦是滿眶淚痕。平日惜語如金的石不為，此刻口中竟不住喃喃低語：「寶兒──感謝蒼天──這竟真的是寶兒──」

寶兒忍淚強笑道：「好教叔父們得知，小侄此刻已叫方寶玉了，寶兒是孩子時的名字，小侄卻已長大了。」

花清清悄悄拭去了面上淚痕，嬌笑道：「方寶玉，好名字，果然是人中寶玉，果然是名符其實。」

楊不怒突然大喝一聲，撲了上來，緊緊抱著寶兒，嘶聲道：「不管你改了什麼名字，我總是要叫你寶兒，不管你長得多大，你在我心目中還是孩子──好孩子──七叔可想死你了。」

方寶玉道：「七叔──你──你手上的傷──」

楊不怒道：「管他什麼傷不傷，七叔見到你，傷早已好了，不信你瞧──」猛然一揮手，卻疼得暈了過去。眾人又是一陣驚亂，公孫不智俯身檢視他的傷勢，雙眉緊皺，黯然道：「好毒的火，七弟這條手臂祇怕──」

「祇怕」下面的話，他不敢也不忍再說下去，眾人歡喜的眼淚，不禁化做悲痛，方寶玉慘然道：「都是小侄晚來一步，害得七叔──」突似想起什麼，大喜呼道：「七叔無妨了──」身形一轉，已到了那火魔神之子的面前，王半俠立刻大呼道：「萬萬莫要給他傷藥，死了也莫要給他。」

他若不呼叫，那火神之子本還不知方寶玉要的什麼，他此刻這一叫，反將這懦弱少年的傷藥叫出來了。方寶玉還未開口，他已將傷藥乖乖拿了出來，王半俠怒喝道：「沒用的──」石不為雙眉微皺，隨手點了他的啞穴。

魔火宮之魔火雖毒，但傷藥確也極具靈效，乳白色的傷藥一敷上楊不怒的手臂，楊不怒便悠悠醒了過來。他目光四掃，強笑道：「你們怎地只顧著我，莫忘了上面還有位大英雄，若不是他，咱們今日可真栽了。」

莫不屈道：「幸好七弟提醒，不知這位英雄──」

方寶玉笑道：「那只是小姪的弟兄牛鐵娃。」眾人仰首望去，只見鐵娃兀自鐵塔般的站在削壁上，莫不屈抱拳高呼道：「鐵少俠但請下來一見如何？」

鐵娃大呼道：「這地方又高又直，鐵娃可不敢下去，一下去準得摔死，還是你們上來吧！」

眾人眼見他方纔那般神威，此刻聞言不覺一怔。方寶玉笑道：「小侄這位弟兄確是一身銅筋鐵骨，敢說有萬夫不當之勇，卻只是完全不知輕功，否則他方纔就下來了。」

眾人又驚又笑，金祖林拊掌大笑道：「妙極妙極，世事湊巧，竟一至於此，幸好他一身銅筋鐵骨，才練不成輕功，幸好他不知輕功，才留在上面不曾下來，否則王半俠等人豈非早已跑走了，這真該──」

花清清截口笑道：「這真該好好喝幾杯慶祝慶祝是麼？」

金祖林大笑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老婆也！」

眾人不覺俱都莞爾，花清清嬌笑道：「說良心話，今日之事，也真該舉杯祝飲才是，連我都想喝幾杯了。」

金祖林道：「各位總得牢牢記著，她喝酒可比我還要厲害──」

花清清得意地笑道：「我酒量自比你好得多了。」

金祖林道：「只是喝醉了時，那模樣也比我可怕得多了，各位需得離她遠些，否則──哎喲！」

※※※

林木深處，花草修竹叢中，一泓清水曲流處，五七間紅牆綠瓦精舍，便是金祖林夫妻的居處了。這巨富人家的居處，居然不帶絲毫銅臭氣，確是難得，只可惜房子太矮了些，鐵娃一站直，頭頂便幾乎要碰著屋頂。

眾人情不自禁，都要多瞧他幾眼，鐵娃卻是旁若無人，放懷吃喝──五年來他筋骨更是鍛鍊得鋼鐵般強壯，古銅色的皮膚上，煥發著異樣的光芒，再配上他的濃眉大眼，果然是鐵錚錚一條好漢。

寶兒簡略地敘出了這五年多來，他那令人驚心動魄，拍案驚奇的遭遇，只聽得眾人忽而歡喜，忽而悲傷，忽而放聲大笑，忽而垂眉嘆息──周方的遊戲風塵，固是令人顛倒，紫衣侯的絕代風儀，亦是令人嚮往，小公主的天真聰明，固是令人動心，水天姬的多姿多采，更是令人神醉。

萬子良等人只遺憾周方又飄然不知所去，花清清卻只恨自己未能見著小公主與水天姬的一面。但最令七大弟子擔心的，卻是胡不愁，莫不屈黯然嘆道：「今日之歡會，若有八弟在此，便無遺憾了。」

金不畏大嚷道：「老八到那裡去了？是生是死？有沒有人知道──唉！要命，可真把我急死了。」石不為突然道：「他仍然活著。」五個字說得截釘斷鐵，毫無猜疑。公孫不智微笑道：「四弟從不輕言，言必有中，你我若是仔細想想，憑八弟的為人與聰明，確是萬萬不會死的。」

魏不貪道：「我只奇怪寶兒的武功是怎麼練出來的？」

寶兒還未說話，鐵娃竟搶先道：「武功百訣，以意為先，那才是武功的精骨神髓，招式身法，都不過是皮毛而已，若無精骨，皮毛何在，但若先得了武道神髓，再學皮毛便是易如反掌了。」他用衣袖擦了擦嘴，接著又道：「別人學武，都是自易至難，但我大哥天賦與人不同，學武自也與人不同，他學武乃是自難而易，先已參透了萬物自然變化之理，得通武道精髓之意，那招式身法，便不學也會了，這道理正如畫畫一樣，若是不解畫意，畫的縱是逼真，但不能傳神，最多也不過是個畫匠而已，若是妙參畫意，信筆揮來，都便是絕妙丹青了。」

眾人雖都是武林高手，名門子弟，但聽了這番武學中至深至奧的道理，也不覺人人為之心動神馳。

萬子良道：「方少俠方纔所施展的那兩手，與天下各門各派之招式俱不相同，卻不知有何來處？」

鐵娃道：「這道理又與寫文章一樣，武功本天成，妙手自得之，李白倚馬千言，信筆俱是文章，我大哥上通武道，舉手投足間，便都是絕妙的招式，無論文武，若是拘泥了一定的規格程式中，便落了下乘了。」

萬子良慨然長嘆道：「果然高明──果然高明──」

魏不貪道：「招式身法，固可如是，但寶兒方纔自百丈樹巔一躍而下，卻非要絕頂的內功輕功不可呀。」

鐵娃道：「這道理卻如庖丁解牛一般，目無全牛，下刀自易，那樹高雖有百丈，但我大哥卻偏要將它當作一級石梯，他精神意志，便俱可放鬆，便可發揮生命中全部潛力，需知精神之力，有時不知要比肉體之力強勝多少倍，只可惜萬人之中，卻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人，非但不知該如何發揮，反將之束縛起來了。」他說的無一句不是眾人聽所未聽，聞所未聞之武道至理，幸好這裡人人俱是名門子弟，否則當真連聽都聽不懂。

※※※

一時之間，眾人不覺又是欽佩，又是奇怪，誰也想不到如此一條莽漢，竟說得出如此高深的道理來。鐵娃卻又笑道：「這些話都是我師傅教給我的，他老人家早已算定有人要問，生怕大哥不好意思自誇自讚，所以就教我將之一字不漏地背出來而已，其中的道理，我可也不懂。而且話也只有這些，你們再問，我就答不出了。」拿起筷子，又埋頭大吃起來。

金不畏大笑著一拍他肩頭，笑道：「這娃兒我越瞧越對胃口，我瞧咱們不如也拜為兄弟算了。」

魏不貪笑道：「那豈非亂了輩份？」金不畏眼睛一瞪，道：「各交各的，有啥關係？」

方寶玉一直含笑傾聽，此刻方自徐徐道：「小侄此番出來，第一件事便是要找爺爺，他老人家既然無恙健在，小侄也放心了。」語聲微頓，神情突然變得極為莊重，接口道：「小侄要做的第二件事，便是要設法將那臘八泰山之會阻止，免得江湖中少年英傑，自相殘殺，而令親者痛，仇者快。」

萬子良沉聲嘆道：「在下何嘗不是早已有了此意，但那些江湖少俠，又有那一個是聽人勸的。」

方寶玉微微一笑，還未說話，金不畏已大聲道：「瞧寶兒的神情，他必定已有了絕妙的法子──」

萬子良面現喜色，截口道：「方少俠若有良策將此會阻止，而令江湖元氣因此保全，在下實是感激不盡。」

方寶玉道：「臘八之期，距離此刻還有兩個多月，在此段時期中，小侄但求萬老伯相助一臂之力。」

萬子良道：「力所能及，萬難不辭。」

方寶玉沉吟道：「不知此番參預此會的，共有多少位？」

萬子良道：「此次泰山之會，乃江湖中五年來第一件大事，其消息流傳之迅速，影響之廣大，幾乎已可與昔日紫衣侯及白衣人東海一戰先後輝映，武林成名豪傑，到期祇怕有半數要趕赴泰山，但──據在下所知，到了會期之日，真正要在旭日前一較身手的，卻不過只有四十人左右而已。」

鐵娃笑道：「四十人？那算不了多少。」

萬子良嘆道：「四十人雖不算多，但這四十人卻都是武林後起一代中的頂尖高手，他們自千萬人中經過無數次淘汰，才有今日之地位，他們的成就與成功，更非任何人短期內所能達成，二十年後的江湖，便要他們來支撐大局，他們若因自相殘殺而死，對武林影響之巨大，此刻雖還未必能看得出多少，但實已無異埋下了一粒災禍的種子，毋庸多少年，便會開出巨大而醜惡的災禍之花！」鐵娃笑道：「我說的不是這意思，我是說，幸好只有四十人，我大哥便來得及對付了。」

萬子良動容道：「莫非──莫非方少俠竟想在這兩個月中將這四十高手，一一擊敗不成？」

方寶玉垂首道：「非是小侄狂妄，只因若非如此，實難令這四十餘位心高氣傲的少年高手改變主意。」

金不畏拊掌大笑道：「好寶兒，好孩子！放眼天下江湖，除了咱們的寶兒外，還有誰能有如此豪情？還有誰敢作如此壯舉？嘿嘿！你且想想，兩月之間，轉戰四十高手，哈哈！俺金不畏能有這樣的侄子，真是光榮極了。」

莫不屈亦自微笑道：「寶兒若真能將這四十人一一擊敗，他們想必便不致再有那般豪氣去互拼生死了。」

萬子良笑道：「不錯！他們此舉，本為的是要爭那第一個與白衣人交手的榮譽，此番既已有了方少俠，他們還爭個什麼？」

魏不貪道：「寶兒此舉，非但可平息他們的戰爭，還可借此磨練武功，增強經驗，到時也好與那白衣人一決勝負。」

金祖林大笑道：「好極好極！且更得痛飲三十大杯才是。」他若有機會喝酒，那是萬萬不肯放過的。

一時之間，人人俱是興高采烈，唯有公孫不智卻是面色凝重，默默無言，莫不屈忍不住道：「二弟莫非有何心事？」

眾人俱都深知公孫不智非但機智百出，而且深謀遠慮，此刻神情如此深重，必有原故，各自不覺也沉靜下來。

※※※

只聽公孫不智緩緩道：「寶兒此刻之武功，江湖中委實已少有人及，但連續接戰四十高手，卻與應戰一人不可同日而語，他武功縱較這四十人俱都高強，但道路的奔波，體力之消耗，樣樣都可減弱他的功力，何況，任何人都不敢擔保自己的武功，在兩個月裡絕無失常之時。而各位想必也知道，天氣陰暝，心情之惡劣，飲食起居之無常，這些事每一件都可令武功失常的。」

眾人面面相覷，心情都不禁驟然沉重起來。

公孫不智沉聲接道：「但寶兒若決心作此豪舉，必定要招人所忌，他這四十戰，是一戰也敗不得的。只因他若敗了一戰，非但聲名必將從此掃地，性命只怕也將不保，他四十戰中只要有一次失了常態，那便如何是好？」

金祖林放下酒杯，喃喃道：「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公孫不智道：「需知無論是誰，若要在兩個月中，轉戰各地，連續與四十高手拚鬥，單是武功高強，是萬萬不夠的。那還要有堅定的決心，鐵一般的意志，和無比旺盛的奮鬥精神，寶兒的武功我雖可深信，但在這兩個月裡，他不但會受到稱讚、欽佩，也勢必要遭受到小人們的訕笑、辱罵、誹謗、破壞，甚至不惜以毒計陷害，他年紀輕輕，初出江湖，這些事──唉！我祇怕他忍受不了。」

那「忍受不了」的後果如何，自是不問而知，眾人想到此點，俱都不禁生出了勸阻寶兒之心。

「雲夢大俠」萬子良雙眉緊皺，沉聲道：「未慮勝，先慮敗，公孫二俠遠見，固是超人一等，但──」方寶玉突然截口道：「但若換了萬大叔置身小侄今日所處的地位之中，不知萬大叔該如何決斷？」

萬子良想也不想，慨然道：「我輩武人精神，正是要有不惜一敗的勇氣，若是勢在必戰，敗又何妨？」

寶玉轉目自七大弟子面上，依次望了過去，緩緩道：「若是換了諸位叔父，不知是戰？還是不戰？」

眾人方纔雖有勸阻寶玉之心，卻不過只是對他的關心太過而已，若是換了自己，豈有他途選擇。

莫不屈、石不為、楊不怒、西門不弱齊聲道：「戰──」

魏不貪道：「蝕本的買賣，有時也是要做的。」

金不畏擲杯而起，大聲道：「對！戰！不戰的是孫子！」

寶兒目光轉向公孫不智，道：「不知二叔──」

公孫不智微微一笑，截口道：「我只不過是要叫你多加小心，分外留意而已，又豈是要你做畏戰退縮之人？」

金不畏拍案大呼道：「只是你勝固要勝得光明堂皇，敗也得敗得轟轟烈烈，好教天下高朋豪傑都知道，咱們還有方寶玉這麼個英雄侄子，日後若有人提起『方寶玉』三個字來，我金不畏面上也要增幾分光采。」

金祖林舉杯狂笑道：「好個方寶玉！且與我金祖林先痛飲三百杯──哈哈！若是英維豪傑輩，會得一飲三百杯。」酒雖未必醉人，但又有誰能不為此輩英雄之豪氣所醉？窗外驕陽滿天，正是個要教英雄試馬，逐鹿中原的好日子。

# 第二十章 轉戰四十城

馬行如龍，直奔洞庭湖。

洞庭湖畔，岳陽城左，「鎮湖莊」中，也有五騎飛馳而出，直奔洞庭，為首一人坐下烏騅馬，手提紅纓槍，一身黑緞緊身武士裝，頭上黑帶束髮，身子像標槍般筆直地站坐在馬上，兩道劍眉之間，神情凝重，一雙星目之中，卻閃動著異樣興奮的光芒，風吹槍頭紅纓，馬鬃根根如箭，驟眼望去，當真有如溫侯復生，子龍再世一般，一種少年英發之氣，逼人眉睫，令人不得不側目而視。

曉霧滿天，洞庭湖上煙水迷濛。

十餘人卓立湖邊，聽得蹄聲破霧而來，其中一人道：「蹄聲來勢這般迅快，想必這是三湘第一條好漢『寶馬神槍』呂雲來了。」話聲方落，人馬已到了眼前，烏騅馬上少年健兒揚聲大叫道：「岳陽呂雲依約前來，不知那一位是方少俠？」

湖畔一條人影閃出，抱拳道：「方寶玉在此恭候大駕。」

呂雲翻身落馬，先向四下微一抱拳，朗聲道：「萬大俠、金大哥，以及各位叔伯前輩兄弟，恕呂雲兵刃在身，不能全禮。」

萬子良、金祖林、七大弟子紛紛謙謝，呂雲目光已筆直凝目在對面這紫衫飄飄，含笑卓立的少年身上。乳白色的曉霧中，只見他身子雖不十分高大，但從頭到腳，配合得無一不恰到好處，正宛如絕代名手所塑之英雄石像一般，教人完全不能增減一分，但他神情間卻全無石像之冷削肅殺，一雙光采照人的眼睛裡，滿含親切之笑意，正是要教男子瞧了傾倒，女子瞧了神醉。

呂雲暗中不禁喝得聲采，抱拳朗笑道：「在下今日能與少俠這般人物交手，當真雖敗猶榮。」

方寶玉笑道：「小弟今日唯有討教之心，並無求勝之意，但請雲夢萬大俠為證，你我勝負一出，立刻收手。」

呂雲道：「任憑尊命！」雙臂一振，長槍挑起，槍頭紅纓顫動，宛如千百朵紅花，漫天飛舞。

方寶玉倒退半步，反腕拔劍，劍長三尺七寸，劍身灰黯無光，驟看不知是何物所製，仔細看來，卻是柄木劍。

「寶馬神槍」呂雲一眼瞧過，雙眉微皺，厲聲道：「方少俠莫非是瞧不起兄弟麼？怎地以木劍交手？」

方寶玉肅然道：「此劍乃家師所賜，名曰『心劍』。雖無削鐵如泥之利，卻有通變萬方之妙，只有一心存在，無異百煉精鋼。」這番話說的又是哲理微妙，內含妙諦，呂雲雖然半解不解，但面上已無不滿之色，沉聲道：「既是如此，請！」「請」字出口，身形展動，漫天槍花，盤旋飛舞。

「槍」稱百兵之王，本是沙場交鋒，衝鋒陷陣時名將手中利器，武林豪傑，多半不敢隨意使用。但此番呂雲竟將之作為隨身兵刃，招式上果有獨到之處，一柄八尺長槍，竟被他使得隨心所欲，運用自如。槍尖破風，「赤赤」作響，紅纓閃動，更是攝人魂魄。

兵訣有言：「一寸長，一寸強」，此刻這八尺長槍正是發動了他那獨有的威力，槍影籠罩處，一丈方圓內，對方休想進身。

※※※

方寶玉平劍當胸，身形遊走，呂雲「連環四十八槍」已使出十餘招之多，他竟似仍無法還手一擊。莫不屈雙眉緊皺，沉聲道：「與此等長兵刃交手，必須欺身進去，方有勝望，總是在外圍遊走，祇怕──」

公孫不智道：「寶兒武功雖是妙韻天成，但交手經驗顯然不足，他本已早該施出進迫之招式，不該如此猶疑。」

石不為突然道：「無妨，好！」要知少林、武當兩門，招式一以雄渾凌厲著稱，一以輕靈鋒利見長，路雖不同，而殊途同歸，招式俱是以攻擊進迫，搶得先機為主，但石不為天性冷靜，武功也講究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是以也唯有他能瞧出寶兒這「後發制人」之妙，正是武道中最最精奧之處。

只見方寶玉面色平和，似笑非笑，既似專心貫注，誠心正意，又似心有別屬，早已神遊物外。

呂雲戰志高昂，招式更是凌厲，槍風更是尖銳，四下濃霧，一片片被槍風撕碎，有如柳絮般支離飛舞。

方寶玉突然微微一笑，平平一劍削出。

這一劍施展的非但毫無煙火氣，也毫無斧鑿痕跡，正是妙韻天成，渾然自如，彷彿劍勢本是天成，只不過蒼天假寶兒之手使出，這劍勢天下武林，數十劍派從無一人使過，但七大弟子等人卻又覺得它彷彿亙古以來，便已存在，只等著在這最最微妙的關鍵時使出。

這一招用在別處也許毫無用處，但用在此間，卻當真是妙到毫巔，無以復加。

呂雲連綿不絕的招式，竟被這一劍截斷。他終究不愧為萬中選一之武林高手，大驚之下，雖驚不亂，退步、沉腰、挫腕、撤槍，方待改變槍路，再作進擊。

那知方寶玉掌中木劍已輕輕搭住了槍尖，他並未用絲毫氣力，但呂雲槍勢卻似已被一道掙不脫、剪不斷、斬不開的無形枷鎖緊緊鎖任，饒是他連變十餘種身法，連換十餘種招式，卻再也休想將長槍施展。方寶玉仍是面帶微笑，神情顯得那麼安詳而從容，而呂雲卻已是智窮力竭苦不堪言。

萬子良等人早已瞧得聳然動容，突見呂雲倒退三步，撤手拋槍，仰天長嘆一聲，黯然垂首無語。

方寶玉緩緩收劍入鞘，俯身拾起長槍，雙手捧到呂雲面前，他口中並未說什麼安慰勸解之言，但面上那親切的笑容，卻遠比世上任何言語都要令人感動，只因這笑容裡既無絲毫驕矜之意，更沒有任何矯揉做作之態，正與他方纔還未交手時的笑容，一樣親切而自然。

呂雲在他這帶笑的親切目光注視下，頓覺自己之敗，既非可恥，亦不可悲，抬頭一笑，朗然道：「在下練武十餘年，自覺已練得蠻不錯的了，那知世上竟有方少俠這般的武功，竟有那般精妙的招式。」他長嘆一聲，接道：「最妙的是，此招竟是專為了方纔那一剎那間在下所使的招式而生，兄台若是早使片刻，或是遲使片刻，在下便都能解救，在下發招的部位與時刻若有絲毫偏差，兄台那一招也無用了。」

萬子良長嘆截口道：「這就是武功中最最精奧之處，既不能有毫厘之差，亦不能有剎那之誤。」

金祖林道：「今日我金祖林總算開了眼界，只可惜此地無酒，否則我真要恭恭敬敬，敬你三杯。」

呂雲道：「各位若是不嫌簡陋，便請至敝莊小酌三杯。」

方寶玉微笑道：「改日必來騷擾，但此刻──」

呂雲道：「此刻方少俠莫非還有什麼事麼？」

鐵娃突然大聲道：「我大哥要在這兩個月裡，轉戰四十城，迎戰四十高手，那裡還有功夫喝酒？」

※※※

嘉魚城，面臨長江，城內雙魚鏢局，名重江南。雙魚鏢旗行經處，江南黑白兩道豪傑，多少都得賣個交情。昔年創立鏢局的老兄弟兩人，二俠魚銀甲早已仙去，大俠魚金甲三年前亦已洗手歸隱，安享餘年。

但「雙魚鏢局」威信非但未衰，而且日有起色，這全因鏢局的當代主人，二俠魚銀甲之子，承祧兩房煙火的「江上飛花」魚傳甲不但武功高強，而且精明強幹，乃是江南少年名俠中之佼佼者。

清晨，無霧。

嘉魚城郊，長江岸邊，萬子良、金祖林、牛鐵娃、莫不屈等七大弟子，以及一身紫衣的方寶玉，早已卓立江邊。

江濤滾滾，朝日破雲而出，滿江燦爛金光。

金祖林皺眉道：「魚傳甲架子倒不小，此刻竟還未來。」

萬子良道：「這『江上飛花』魚傳甲，非但地趟招式獨步江南，一袋飛魚刺亦是極為霸道的暗器！」公孫不智道：「聞說此人一面施展『刀中夾拐，地趟三百六十招』，一面還可施放暗器，魚金甲退隱之後，昔年長江巨霸『搕江龍』便存心要動動『雙魚鏢局』的鏢車，那知不出二十招，便折在他這『一手三絕技』下，此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寶兒你可得分外小心才是。」

方寶玉微微一笑，還未答話，鐵娃突然道：「來了！」他非但目光敏銳，而且身子至少比人高了一頭，目力所及之處，自然要比別人遠得多。

只見密壓壓一大群人，向江邊移來，來到近前，便可瞧出為首一人身材短小，滿身華服，腳步異常矯健。

萬子良道：「此人便是『江上飛花』魚傳甲。」

金祖林皺眉道：「呂雲應約時只帶著四個家丁，他卻帶了如許多人來，是要向咱們示威？還是想以多為勝？」

萬子良道：「此人雖然機智深沉，但倒非奸狡無恥之輩，跟著來的，祇怕是聞訊趕來瞧熱鬧的。」

他果然不愧是江湖中之斲輪老手，猜的果然不錯，這一片人群中除了有「雙魚鏢局」的兩位鏢頭，一個趟子手外，其餘的三十餘人，果然俱是自附近城市中，連夜趕來自要瞧瞧這一劍擊敗「寶馬神槍」的少年英雄，武功究竟有何驚人之處，能不能再將這「一手三絕技」魚傳甲擊敗？

魚傳甲目光銳利，短小精悍，眉宇間微帶少年得意之人難免有的傲氣，一身五花錦衣更是異常華麗惹眼。朝陽將他緊身衣上的金花照得閃閃發光，他面上亦是容光煥發，自鏢伙手中接過刀拐，離群大步而來。

方寶玉緩步而出，抱拳含笑道：「方寶玉候駕。」

魚傳甲年紀雖輕，但氣度沉凝，不輕動，不輕言，只是目光瞧著寶兒，也不禁露出讚賞之色。

仍是「雲夢大俠」萬子良作證，短短幾句話便作了交待，這時人群中已傳出一陣陣竊竊私語。

「人的名，樹的影，萬大俠威鎮天下，果然是位英雄！卻不知他和這位姓方的少年英雄有何關係？」

「那邊就是近日方出山的七大弟子了，良駟群中，果無駑馬，但看模樣他們也與方少俠關係匪淺。」

「喝！好一條大漢，他又是誰？」

直到此刻為止，江湖中並無人知道寶玉與鐵娃的來歷，只知他武功甚是驚人，自然不免紛紛猜測。

魚傳甲緩緩道：「接得呂雲兄飛柬傳書，說道方少俠武功已通神，武林得見新星，魚某實是不勝之喜。」

方寶玉道：「不敢。」

魚傳甲道：「魚某年幼之際，曾聞得叔伯父執言道：江湖中有位神童，曾在紫衣侯臨危之際受命，擔起迎戰白衣人之責，又曾捨命救了紫衣門下姬妾，大破天風水塘，黃鶴樓頭，舌戰江鄂群豪，揭破王半俠之奸計，今日見了方兄，魚某斗膽猜上一猜，不知方兄可就是──」方寶玉微微笑道：「不錯，昔日那調皮搗蛋的孩子，就是方寶玉。」人叢中發出一片驚呼，其中竟還有女子的口音。

魚傳甲沉靜的面容上，亦自泛起微笑，道：「舍妹猜的果然不錯，看來方兄今日少不得又要多件麻煩了。」

方寶玉奇道，「此話怎講？」

魚傳甲笑道：「舍妹幼時，便最是對傳說中那神童崇拜，是以今日定要逼住我來問問方兄，方兄若真的就是昔日之武林神童，舍妹便要──」話猶未了，人叢中已掠出兩條人影，雖是長衫方巾，男子打扮，但眼波明媚嬌靨嫣紅，明眼人一望而知乃是女子改扮而成的。

她兩人一個青衫，一個朱衣，掠到方寶玉面前，只是紅著臉望著寶玉痴笑，也說不出話來。

魚傳甲指著青衣人道：「這就是舍妹鳳甲，另一位乃是江南鐵掌馮家的千金馮素文馮姑娘，她兩人不但想見見方兄，還想問方兄要件東西，以作紀念。」群豪見得惡戰之前，突然插入了這一段又可流傳江湖的韻事，都不禁拍掌大笑起來，方寶玉的臉都不禁有些紅了。

他囁嚅著，不知該說什麼，魚鳳甲、馮素文兩人瞧著他微紅的玉面，那瀟灑中微帶差澀的神情委實容易令少女動情。兩人目光更是熾熱，竟突然竄了過來，一人扯住了他一隻衣袖，撕下一塊衣襟，又嬌笑著奔了回去，寶玉再也未想到這兩個少女竟有如此大膽，又不禁為之怔住。卻不知這些武林世家的千金小姐們，仗著父兄餘蔭，自是嬌縱成性，更非那些一步不敢踏出閨門的女子輩可比，平日閑得無聊，就挖空心思，想些新鮮的玩意兒來消遣解悶，來爭奇鬥勝，只要她們興致來了，很少有什麼事是她們不敢做的，何況她們撕下寶玉一塊衣襟，除了一種對英雄的狂熱崇拜外，還有向別人誇耀之意。

※※※

驚笑、拍掌聲中，魚傳甲抱拳苦笑道：「舍妹無禮，但望方兄切莫見怪，此刻便請方兄賜教。」

寶玉定下心神，抱拳道：「請！」

只見魚傳甲手中已多了對外門兵刃，右手的是一柄不及兩尺，精光耀眼的奇形短刀，左手的形狀看來雖是尋常鐵拐，但無論重量、體積，也都比武林常見之鐵拐小了一倍有餘。

這兩件兵刃看來雖都是具體而微，有如兒童嬉戲時所用一般，但寶兒瞧在眼裡，卻絲毫不敢大意，只因他深知這兩件兵刃越是短小，招式便必定越是凶險，但聞魚傳甲輕叱一聲，身形半俯，四下遊走，突又輕叱一聲，左手拐平推，右手刀自拐下突出，一溜白光，直取寶玉腰脅。

這一招倒無甚出奇之處，只是快得異乎尋常。

寶玉身形微閃，魚傳甲刀拐急轉，拐掃刀刺，三招過後，刀拐俱已化作一團瑞光，著地向方寶玉捲來。驕陽初昇，不但將刀光映得刺人眼目，也將他滿身五花錦衣映得閃閃發光，兩下交映，更是教人無法逼視。

群豪但見一團光影圍著寶玉滾動，那裡能辨得出魚傳甲的身形人影？這時眾人才知道魚傳甲穿著這一身五花錦衣，並非為了自炫財富，卻只是為了在動手時眩人眼目，這時眾人也才知道魚傳甲心計之深沉謹密，確非常人可比，他所作所為，一舉一動，莫不含有深意。

方寶兒所歷險招，已不下十餘次之多，有幾次刀鋒拐影，已幾乎穿透他的衣服，但他卻仍未出手。

眾豪漸漸不耐，漸漸騷動──突聽一人嬌呼道：「方寶玉，出手呀！」呼聲竟是魚鳳甲發出的，她竟不幫自己的兄長，反而幫著方寶玉。

金祖林搖頭笑道：「看來寶兒此後的艷福必定不少，只是最難消受美人恩，他此後的麻煩必也不少。」

莫不屈皺眉道：「只望他莫要──哎呀！」原來他兩人說話之間，魚傳甲刀鋒刺出，眼見已將刺著寶玉的下腹，莫不屈這一聲「哎呀」，正是為此發出。

那知寶玉身形不知怎地一閃，已將這明明避不開的一刀閃過，他掌中木劍，也就在此時輕輕揮出。

這一劍穿透刀光，穿過拐影──但聞一連串輕響發出後，拐影刀光突然連退七尺，突然一齊消失，魚傳甲已站起身子，卓立在地，雙手刀拐，俱已垂下──四下數十雙眼睛，竟未有一人瞧出魚傳甲是如何落敗的。

只見方寶玉手中木劍平舉，劍身上已多了一連串晶光，寶玉手掌一拍，晶光落下，落入寶玉掌中，竟是十餘枚飛魚刺。

莫不屈嘆道：「魚傳甲一手三絕技果然名下無虛，他這一把飛魚刺是如何發出的，我竟未能看出。」

萬子良微微笑道：「魚傳甲暗器手法雖高，但寶兒之武功卻更是不可思議，他竟似算準了魚傳甲暗器發出的方向，是以即以一劍穿過刀光拐影後，便已在那裡等著接住了魚傳甲的飛魚刺，而魚傳甲施放暗器之時，不免露出空門，寶兒那一劍，也恰巧乘機劃下，輕輕點了點他右肩『肩井』大穴。」

這名震天下的「雲夢大俠」目光之銳利，分析之精闢，實是驚人，若非他這一番說話，群豪委實看不出寶兒那一劍有何妙處。聽了他這一番說話，群豪都不覺心動神馳，只因事先誰也夢想不到世上竟有此種能將時間、部位拿捏得如此精妙、準確的劍法。於是人叢中這才發出驚呼，其中自然又雜有少女的拍掌嬌笑，但魚鳳甲卻並未發出聲息，原來她竟已似變得痴了，只是雙手緊握著寶玉那片衣襟，口中不住喃喃低語著道：「方寶玉──方寶玉──」她反覆低念著這名字，目中淚光瑩然，卻也不知是哭是笑。

※※※

巢湖之北，合肥城，向陽大街。

這條街自西向東，一眼瞧不見盡頭，兩輛車可併肩行走，兩旁店舖櫛比，行人往來如鯽，不但可算得上是這大城中最繁榮的街道，而且皖北士人集中之巢湖學館，英雄彙集的天矯武場，也俱都在這條街上，自長江北岸至穎水盡頭，若論文事武功之盛，也得以此街為最。

天矯武場之西，一樓矗然，金碧輝煌，便是專做來往此間之江湖豪傑生意的天矯大酒樓。

黃昏，天矯樓頭已是座無虛席，在座的無一不是江湖豪傑，所談的自也無一不屬江湖閒事。

「方寶玉！方寶玉──」

也不知是誰，先說出了這名字，簡簡單單的三個字裡，卻似有著種神奇的魔力，三個字說出，立刻吸引了滿樓豪傑的話題。

一位年齡最大的白髮豪傑，感慨似乎最多：「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武林英雄見的多了，若論成名之速，享名之盛，真還無人超過這方寶玉的。」

「方寶玉之崛起江湖，也不過只是短短十餘日中的事，但此時卻已名滿天下，江湖中若還有不知道方寶玉的，不是聾子，便必定是獃子。唉！十餘日間連敗十餘高手，這也難怪他的成名了。」

話題一開，群豪立時紛紛議論起來：「洞庭湖畔與『寶馬神槍』呂雲交手，乃是他生平第一戰，此後屢戰屢捷，連嘉魚魚傳甲，武昌匡新生，九江單毅城，南昌高冠英，祁門趙劍明，這些角色，竟也全都敗在他的手下。」

「只可惜咱們自北邊來，雖然屢屢聽得他在江南的戰報，但飛馬傳訊，總有失真之處，卻不知他武功究竟高到什麼程度？」

「據聞此人劍法已妙參天意，渾成自如，只要隨手一劍揮出，便非紅塵中武士所能抵擋。」

「如此說來，他一劍之威，豈非已可與昔日那白衣怪客前後輝映，卻不知這兩人劍法是否同一路數？」

「白衣人劍法鋒芒畢露，光焰萬丈，但這方寶玉劍法看來卻是平淡無奇，絲毫不帶斧鑿痕跡。」

「自平淡中顯出的威力，方是武功中上乘妙諦，看來白衣人此番若再東來，我武林中已不愁無人與之相抗了。」

突然有一條滿面風塵的大漢長身而起，大聲道：「小弟今日方自江南來，有關那方寶玉的輝煌戰跡，英雄韻事，小弟所知總比道路傳訊多些，而且還曾親眼瞧得他在小孤山麓與『多臂熊』熊雄之一戰。」

「呀！莫非孤山熊氏也敗在他手下？」

「正是！多臂熊連換刀、槍、判官筆、白蠟大竿子，四種兵刃，施發了一字甩頭脫手鐮、梅花針、飛蝗沒羽箭、鐵蓮子、七星弩、低背花裝弩、無光鐵蒺藜、鎮山三粒英雄膽等八種暗器，都未沾著方寶玉一片衣袂，但方寶玉以掌中木劍平平淡淡的使出了三招，熊大俠便只有俯首認敗。」

「呀！世人竟有此等劍術，當真令人難信。」

「小弟若非眼見，亦是難以相信，那日除了小弟之外，前往觀戰的江湖朋友，不下五百人之多，見了他此等劍術，無一不聳然失色，等到大家心神一定，想要請教他劍法妙諦時，那位方少俠卻已悄然而去了。」

「他為何要悄悄溜走，莫非他還怕什麼？」

那大漢面上露出笑容，道：「兄台有所不知，那位方少俠雖是蓋世英雄，卻也受不了一些女子之糾纏。」

「女子糾纏？此話怎講？」

「這事起因於魚鳳甲與馮素文兩位姑娘，仰慕英雄之心太盛，竟搶了方少俠兩片衣襟，自此之後，一路上武林世家的少年俠女們，便一路追隨著方少俠，想盡千方百計，要自他身上取一兩件紀念之物──只要戰局結束，在四下觀戰的少女立刻嬌呼著一擁而上，方少俠如何不怕，如何不逃？」

「老夫活了這麼大，倒未想到天下竟有如此怪事。」

「這種事確是千百年來江湖中從未發生過的，小弟見到那些少女們對方寶玉如痴如狂之神情，實也不覺有些好笑。但方寶玉若非那麼的少年英雄，若非有那樣的絕世武功，便也不致令人如此瘋狂了。」

「如此說來，那方寶玉想必是千百年來武林罕見的少年英雄，只可惜我等至今還未有機緣見他一面。」

「那位方少俠模樣倒也並非十分俊美，只是那種風姿神采，唉！小弟縱然搜盡枯腸，卻也不知該如何形容。尤其他那似乎從未將任何事放在心上的笑容──唉！小弟若是女子，祇怕也忍不住要瘋狂的。」

「如此就難怪他戰事一了，便要溜之大吉了。」

「孤山一戰後，江湖人對那方寶玉更是仰慕，一路上男男女女，要想邀請他一敘的，也不知有多少人，但方少俠卻唯有一一婉卻，只恨小弟身有急事，必須他行，此後方少俠武勝關、信陽、麻城之戰，小弟便無法再見到了，其時之戰況，想必更是精采動人。」

「在下別的都不奇怪，只奇怪九江單毅成，麻城孫玉龍，那樣陰沉的角色，怎會也未用奸計來害他一害？」

「兄台這話就說差了，想那方寶玉身側有『雲夢大俠』萬子良以及武林七大弟子隨行，天下還有什麼人敢以奸計加害於他？」

「不錯，萬大俠且不說了，據聞那位武當公孫不智，機智之高，可云天下無雙，別人縱有奸計，也難逃得過他的耳目。」

「正是如此──但不知方少俠今後一戰，對象是誰？」

「方少俠為了避免觀戰之人太多，發生無謂糾紛，是以儘量將行蹤隱藏，誰也不知他究竟要去何處，但以小弟推測，他明晨一戰，對手必定是本城天矯武場的歐陽場主，是以小弟今夜便先趕來了。」

「兄台想的雖不錯，小弟們也是為了此故才趕來的。但直到此刻，據小弟所知，歐陽場主還未接著那位方少俠之戰書，祇怕明晨──」話猶未了，突見一個錦衣少年匆匆奔上樓來，滿面俱是興奮激動之色，喘息著道：「來了！來了──」這少年正是天矯武場主之門下弟子李永青，群豪見他如此神色，不禁紛紛問道：「什麼來了？」

那錦衣少年李永青道：「各位等的總算不冤，那位方少俠的書信，已在前一刻裡送到家師手上了。」

群豪聳然離座而起，紛紛道：「戰書既至，他人想必也已到了此地，咱們為何不先去瞧瞧這位少年英雄究竟是何等人物？」

「偌大的合肥城，卻教咱們如何去找他？」

「想那方寶玉，縱是鐵打的金剛，但大戰當前，他今夜少不得也要好生安歇，總不致在露天遊蕩。」

「對！他既不願借住我合肥武林朋友家裡，想必只有投宿客棧，咱們一家家去找，還怕找不到麼？」

當下一呼百應，群豪蜂擁而出，那李永青少年好事，城內外路徑又熟，自是由他帶路前行。

但群豪將合肥城中大小三數十家客棧尋找一遍，還是未尋著方寶玉的影子，卻又遇著了不少來自四方，聚集此地，專等著瞧方寶玉與天矯武場主人一戰的江湖豪士，這等人的行列，也就越來越大。

到最後有人提議：「城裡的客棧既尋不著，城外還有三家客棧，咱們也得去瞧瞧，尤其是那家森記迎賓館。」於是群豪又自哄然響應，一擁出城。

※※※

就在這時，卻有兩輛烏篷大車，首尾相接，悄然入城，在沿著城腳一家生意清淡的客棧停下。車子裡的，正是萬子良、金祖林、牛鐵娃、七大弟子與方寶玉，十一個人悄然下車，悄然入店。萬子良微笑道：「公孫二俠的主意果然不錯，等他們找過這家客棧之後，才來投宿，否則方纔便要被他們找著了。」

這時公孫不智的機智，雖還未傳遍江湖，卻已令萬子良此等老江湖大是欽服。是以一路上投宿行止，明雖是萬子良發號施令，其實卻是公孫不智在暗中調度，這一路上他果然擺脫了不少江湖豪傑的追蹤，省卻了不少麻煩，方寶玉更是容光煥發，無論精神體力，都已達到巔峰。眾人匆匆洗漱過了，便待傳呼酒飯，為了彌補寶兒體力的消耗，這一路吃是吃得極好，但酒卻是嚴禁之物。

最苦的自是金祖林，也虧得他能咬牙忍住，眾人方自進入飯廳，只見廳中已擺著一桌豐盛的酒菜，菜正香，酒正溫，銀製的杯筷，在燈光下閃閃發光，但四下卻瞧不見有人前來享用。

金祖林瞧著這一桌豐盛的酒菜，口中只是不住嘆氣，喃喃道：「不知是誰有這麼好的福氣──」

公孫不智雙眉卻已皺起喚過店家，沉聲道：「此間若是有人宴客，就請你將我等飯菜送入房中去。」店伙陪笑道：「這裡除了大爺們，就沒有別的客人。」

公孫不智面色一沉，道：「這酒菜卻又是誰叫的？」

店伙道：「這桌酒菜乃是天矯武場歐陽場主的夫人特別定製，送給各位大爺們享用的，你老怎的還不知道？」

公孫不智微微變色，道：「歐陽夫人？她怎知我等在這裡？」他目光掃了眾人一眼，眾人俱已動容，都在搖頭。那店伙面上也露出詫異之色，訥訥道：「歐陽夫人不但送來這桌酒菜，就連各位的客房，也是歐陽夫人早已定下的，難道這──這錯了麼？」

公孫不智沉聲道：「沒有錯，這裡不用你張羅，快快退下吧！」店伙諾諾連聲，躬身退下，但神色間卻仍充滿疑惑。

公孫不智等人，更是滿腹疑雲，萬子良道：「這位歐陽夫人是何許人物，各位可認得她嗎？」

莫不屈道：「萬大俠不認得，在下更認不得了。」

公孫不智皺眉道：「她又怎知咱們住在這裡？又為何要送來這桌酒菜？這其中莫非有詐？」

鐵娃大聲道：「管她是誰，先吃了再說。」

金不畏笑道：「對──」

金祖林拊掌道：「有道理，不吃白不吃，待你我先吃它個痛快。」方自取起筷子，手掌已被公孫不智按住。

金不畏道：「你怕什麼？想那歐陽天矯，也是個響噹噹的人物，又怎會在這酒菜中下毒？」

公孫不智道，「歐陽天矯雖是個人物，但他那夫人又如何？她生得是白是黑，她心裡是好是壞，你可知道麼？」

金不畏怔了一怔，道：「這──」

突見那店伙又自大步奔入，雙手高舉著一張淡紅拜帖，大聲道，「外面有歐陽夫人求見各位大爺。」

萬子良面色凝重，接過拜帖，只見上面具名的只有「歐陽珠」三字，卻無歐陽天矯的名字。

公孫不智皺眉道：「歐陽天矯還未露面，這歐陽夫人反倒來了，她如此留意我等行蹤，卻又是為了什麼？」

眾人面面相覷，卻只覺這位歐陽夫人所作所為，委實有些神秘詫異，饒是公孫不智機智百出，卻也捉摸不透她的心意。

萬子良目注公孫不智，沉吟道：「是見還是不見？」話猶未了，已有一陣環佩叮噹聲，步履響動聲，隨著一陣銀鈴般的嬌笑，自門外傳了進來。

莫不屈嘆道：「要想不見，祇怕也不行了。」率先離座而起，一個滿身珠光寶氣，艷光照人的宮鬢麗人，已翩然走了進來。

萬子良肅然行禮道：「夫人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宮鬢麗人眼皮四下一轉，突然瞬也不瞬地凝注在寶玉身上，口中嬌笑道：「我是來叫他的。」

萬子良微微皺眉，只道她也是為了要向寶玉糾纏而來，那知寶玉瞧見她，也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宮鬢麗人緩緩道：「寶兒，你──你還認得我麼？」

方寶玉突然大呼一聲，飛身而起，越過桌子，掠在她面前，一把捏住了她肩頭，道：「你是珠兒！」

宮鬢麗人顫聲道：「不錯，我是珠兒──好寶兒，不想你──你竟還認得我──」話猶未了，已是熱淚盈眶。

原來這宮鬢麗人歐陽珠，竟就是昔日五色帆船上紫衣侯之艷姬珠兒，昔日王謝堂前燕，今日飛入了江湖尋常武師家。

# 第二十一章 忍所不能忍

這些年來，珠兒自然又有段辛酸的遭遇，但寶玉的遭遇卻更不尋常，兩人相見，自又有一番悲喜敘說。尤其是寶玉，見了她，那想念胡不愁、水天姬、小公主之心，便再也難以遏止，心頭當真是百感交集，紛至沓來。公孫不智雖不願他在大戰前夕，心情太過激動，但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又有誰能勸阻於他？

歐陽珠面上淚痕未乾，口中卻嬌笑道：「我一聽說江湖中出了個了不起的少年英雄，便猜到除了寶兒外再無別人──我──我猜的果然不錯，但我卻未猜到，昔日那調皮的孩子，今日竟變成如此英俊的少年！難怪──難怪江湖中那些少年女子，都要為你瘋狂了。」

寶玉臉又不禁紅了。歐陽珠目光四顧，道：「多日以來，寶兒承各位如此照顧，賤妾先敬各位一杯。」

金祖林喉嚨裡早已癢癢的，聞言立即應聲道：「正當如此。」歐陽珠首先乾杯，金祖林跟著一飲而盡，別人也不得不跟著喝了。酒一入喉，眾人但覺一般暖意直下腸胃。金祖林更是不住大聲稱讚：「好酒！好酒！在下飲酒多年，這般醇厚的女兒紅，還是第一次喝到。」

歐陽珠道：「這是賤妾自江南重金購來的，各位不妨多喝幾杯，寶兒，你說咱們該如何喝法？」

方寶兒驟遇故人，心頭那歡喜之情，自非言語所能形容，當下連喝三杯，公孫不智卻不禁瞧得暗暗皺眉。但酒席之上，除了公孫不智外，人人都在為寶兒歡喜，人人俱是興高采烈，就連莫不屈、石不為，都不免多喝了幾杯。

歐陽珠道：「你可記得昔日小公主故意折磨你的模樣，忽而要你爬兩圈，忽而要你翻跟頭──」

寶玉笑道：「怎會不記得，最缺德是她定要我哭給她看，只可憐那時我那裡哭得出來，只有弄些水塗在臉上。」說著說著，他眼前似乎已記起自己昔日愁眉苦臉，被小公主捉弄時的光景，再也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兩人一面痛飲，一面大笑，都不覺笑出了眼淚。歐陽珠格格笑道：「但小公主見了那位水姑娘，卻有如孫悟空戴上了緊箍咒，一點兒法子都沒有啦！」

寶玉大笑道：「但那水姑娘卻就是怕老鼠，你可記得──」

他兩人談論著昔日的趣事，別人也插不進口去，但見到他兩人笑得如此開心，大家也不禁都覺高興得很。

歐陽珠忽然長長嘆息一聲，道：「只可惜逝去的日子永遠也不會再來了，水姑娘、小公主她──她們也不知去了那裡？」說著說著，面上歡樂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見，面上已流滿了眼淚。

方寶玉幾杯酒下肚，本已對水天姬、小公主、胡不愁等人思念不已，此刻聽了她的話，更是心如刀割。只聽他口中喃喃道：「你們在那裡──你們在那裡──」神情固是黯然欲絕，目中更是熱淚盈眶。這時他心情忽而一陣歡喜，忽而一陣悲痛，大悲大喜，交相起伏。那心緒之激動，自是可想而知。而無論是誰，若在心情激動之下，喝起酒來，定要比喝水容易得多，只見他酒到杯乾，別人也難以勸阻。

公孫不智喝的雖少，但此刻已發覺這酒入口雖溫和，但後勁之大，卻大出他意料之外。轉目四望，連莫不屈等人，面上都已有了酒意。公孫不智心頭一凜，暗暗忖道：「莫非這歐陽夫人今夜乃是要來灌醉寶兒，好教寶兒明日無法與她夫婿交手。」

此念一生，他不禁立時有了警戒之心。那知就在這時，歐陽珠卻已盈盈站起，笑道：「我雖想再陪你喝，但明晨你還要與人交手，我可不能讓你喝醉了，你還是好生安歇吧，明天將我那寶貝老公打得服服貼貼的，也算給我出了口氣。」她帶著那銀鈴般笑聲而來，此刻又帶著那銀鈴般笑聲而去，眾人目送著她身影消失，心頭都似乎覺得有些惘然。公孫不智更在暗中慚愧：「看來我倒是錯怪她了，以她與寶兒的淵源，她又怎會在暗中來陷害寶兒？」

※※※

第二日清晨，公孫不智被一陣嘈聲驚醒，但見曙色早已染白窗紙，他原該在半個時辰以前便已起來的。那知別人卻比他更遲，他居然還是第一個醒來，然後莫不屈等人方自驚醒，金祖林口中猶自喃喃道：「好酒──好酒──」

公孫不智心頭一動，脫口道：「你酒還未醒麼？」

金祖林笑道：「這麼好的酒，我委實從未喝過，從昨夜到此刻，我酒非但未醒，酒意反似更濃了，你說──」他突然頓住語聲，只因此刻人人面上俱是一片慘白，而他也自這些人慘白的面容上，發現一件可怕的事：「寶兒酒意若也更重了，便如何與人交手？」

眾人面面相覷，都已發覺酒中必有古怪，不約而同，一齊衝進寶玉房裡，只見寶玉扶牆而立，竟似站不穩身子。這時，牆外嘈聲已越來越大，突然，一群人擁入了院中，接著，又有人掠上牆頭，掠上屋頂。

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晃眼間，便擠得水洩不通，人人面上都帶著興奮激動之色，顯見都是要來瞧瞧這百年來武林第一位少年英雄方寶玉的──而方寶玉此刻卻是四肢無力，頭疼欲裂。

一人勁裝疾服，卓立庭院中央，身形雖不高大，但神氣卻十分威猛，雙目更是顧盼自雄，炯炯發光。只聽他抱拳沉聲道：「在下在場中久候方少俠不至，聞得方少俠借宿此間，是以趕來候教。」語聲沉著，中氣充足，正是皖北武林大豪歐陽天矯。

萬子良等人俱是面色大變，公孫不智匆匆掩起了窗門，楊不怒咬牙怒罵道：「好狠毒的婦人！」

公孫不智冷冷道：「這只能怪我等太過疏忽，怎能怪得別人，你我若是說出去，只有自取其辱。」

莫不屈皺眉道：「但──但若不將這理由說出來──瞧寶兒如此模樣，又怎能與人交手？」

金不畏連連頓足，楊不怒咬牙切齒，自捶胸膛。

寶玉笑道：「我實未想到她竟──」想到自己曾經捨命救了她們，換來的卻是這般結果，心頭一陣慘然，話也無法繼續。

只聽歐陽天矯沉聲又道：「方少俠怎地還不現身？莫非方少俠竟改變了主意，但戰書乃方少俠所下──」他話未說完，話聲已被一陣宏大的吼聲掩沒，四下成千成百武林豪傑，口中不約而同齊聲吼道：

「方寶玉──戰！方寶玉──戰──」吼聲越來越響，當真是聲震天地，但反來覆去，吼的只是這四個字：「方寶玉，戰！」也不知吼了多少次。

此情此景，方寶玉除了一戰之外，實已別無選擇，但此刻他若出戰，也實是必敗無疑。寶玉深深吸了口氣，勉強站直身子，大步走向門外。

※※※

金不畏突然道：「寶兒，這一仗二叔代你打。」

寶玉道：「多謝二叔好意，但此戰實非他人所能代替。」

金不畏著急道：「你這樣豈非去送死麼？」

寶玉道：「明知送死，也要去的。」

眾豪知他實別無選擇，是以誰也無法攔阻於他，一時之間，人人俱是熱血奔騰，熱淚盈眶。

寶玉伸手推開了門戶，大步走了出去。他身形還未全部邁出，四下已響起一片驚天動地的歡呼聲，呼聲只有三個字：「方寶玉──方寶玉──」寶玉目光四轉，瞧著這成千成百為他歡呼的武林豪傑，那滿眶熱淚，委實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他趕緊咬牙忍住，抱拳強笑道：「方寶玉在此候教。」

歐陽天矯一雙鷹隼般的目光，早已瞬也不瞬地凝注在他身上──方寶玉已一步步走下石階，走入院中。

莫不屈等人明知他每走一步，便距離失敗與死亡更近一步──他們縱是鐵石心腸，此刻也不忍去看。突聽四下一陣驚呼，一陣騷動，其中還夾雜有少女的尖叫聲，原來寶玉腳下一個踉蹌，竟幾乎跌倒。

歐陽天矯面色似也微微一變，道：「方少俠怎地了？」寶玉強笑道：「沒有什麼。」

歐陽天矯上下瞧了寶玉幾眼，忍不住又道：「照方少俠今天的模樣，莫非有什麼事？」

寶玉還未說話，鐵娃己忍不住大罵道：「兀那娘，這你明明知道，還在這裡裝什麼蒜？」

歐陽天矯變色道：「此話怎講？」

鐵娃大叫道：「你們莫攔我，縱然丟人，我也要說了──昨夜你老婆將我大哥灌醉了，今日你再和他動手──」這話說將起來，委實有些不堪入耳，是以公孫不智等人上當後也不肯說出，只因其中詳情一時無法解釋，也不能解釋，眾豪聽了這話，果然不等鐵娃說出，便已譁然大亂，少女們的大叫聲更響，有的驚呼，有的笑罵：「歐陽夫人怎會跑去灌方寶玉的酒？方寶玉為何要喝？」

歐陽天矯更是面色慘變，應聲道：「此話當真？」他問這話時，目光刀一般凝注萬子良，只因江湖中人人知道：「雲夢大俠」一生中從無半字虛言。

只聽萬子良一字字道：「當真！而且酒中還有迷藥。」

歐陽天矯突然頓一頓足，便待轉身奔去。莫不屈等人見他如此模樣，竟似對昨夜之事毫不知情，心頭方自奇怪，那知就在這剎那間──人叢中突然走出個黑衣婦人，面色蒼白如死。歐陽天矯見了這黑衣婦人，目眥盡裂，恨聲道：「賤人，我歐陽天矯一世英名，全被你這賤人斷送了！」

黑衣婦人卻連望也不望他一眼，雙目直視著萬子良，目光中充滿怨毒之意，嘶聲道：「血口噴人，卑鄙無恥──我便是歐陽天矯的妻子，有誰敢說我昨夜灌過方寶玉一滴酒來？」

莫不屈、萬子良、方寶玉等人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有如一道霹靂自天而降，震得他們人人目定口呆，動彈不得。原來昨夜來的那「歐陽珠」竟非歐陽天矯的妻子，此刻站在他們面前的歐陽夫人，他們一生中從未見過。

金不畏訥訥道：「你──你只有這一個妻子麼？」

歐陽天矯怒道：「自然只有一個。」

金不畏大喝一聲。撲倒地上，再也站不起來。

※※※

那珠兒若真是歐陽天矯之妻，還可說她夫妻情深，生怕自家夫婿威名掃地，是以才狠心暗害寶兒。但珠兒竟非歐陽天矯之妻，而且寶兒還有恩於她，她來陷害寶兒，卻又為的是什麼？寶兒若是失敗了，於她又有何好處？方寶玉、公孫不智等人又是驚駭，又是詫異，縱然用盡心思，卻也不得其解，何況此時此刻，也根本不容他們多加思索。

四下群豪，早已再次騷動起來，有的怒喝，有的笑罵：「我只當方寶玉如何英雄了得，原來卻是個騙子。」

「方寶玉，你若不敢與歐陽場主交手，夾著尾巴逃了便是，又何苦污穢了歐陽夫人聲譽。」

有的人親眼見過寶玉，縱想為他分辯，但「方寶玉是個騙子」這吼聲已怒潮般響了起來，早已將他們語聲淹沒。何況，今日之事，的確令人無法原諒，而群情激動之下，方寶玉等人縱有百口，也無法解釋。

歐陽天矯鬚髮皆張，目光盡赤，一步掠到寶玉面前，怒喝道：「你──你還有什麼話說，動手！快動手！」

寶玉有如石像般木立當地，動也不動，歐陽天矯暴喝一聲，反手一掌摑出，但手掌卻被歐陽夫人拉住。她目光中交熾著悲憤與輕蔑，大聲道：「這樣的人，你與他動手，豈非失了你的身份，走，咱們走。」

歐陽天矯恨恨瞧了寶玉兩眼，突然「呸」的吐了口唾沫，吐在寶玉面前，狠狠頓了頓足，掉頭不顧而去。這比「死」還要難堪的羞侮與輕蔑，實是任何人都無法忍受的，但寶玉卻咬牙忍耐了下來。

海潮般的侮罵訕笑聲中，楊不怒、金不畏突然大喝一聲，雙雙搶出，但卻被寶玉苦苦拉住。楊不怒嘶聲道：「放手！今日之羞侮，唯有以血方能洗清！你──你我今日只有戰死這裡！你還等什麼？」

寶玉慘然道：「縱然戰死！誤會還是不能解釋，侮辱還是不能洗清，只不過落得個千秋罵名。」

楊不怒身子一震，呆在當地，只聽四下罵聲不絕：「既是武功不佳，就莫要學人裝英雄。」

「方寶玉，俺瞧你還是回去抱孩子吧！」也不知是誰，笑罵著拋了塊瓦片下來，瞬息間帽子、煙袋、荷包、碎銀、饅頭、鍋魁、破瓦、樹枝甚至靴子、布襪──幾十種奇奇怪怪的東西，俱都暴雨般擲了下來。

寶玉仍是木然呆立，動也不動，任憑這些東西打在他身上，臉上──此時此刻，他目光中竟露出種鋼鐵般堅強的神色。

鐵娃雷震般大喝一聲，飛奔而出，擋在寶兒身前，怒吼道：「你們誰敢再拋，我就──我就──」回手一拳擊出！只聽「轟」的一聲，石階前一株巨樹，竟被他一拳打為兩段，上半段枝葉橫飛，下半段連根拔起。

群豪一來被他神力所驚，二來也罵得夠了，這才笑罵著紛紛散去，只剩下幾個痴情的少女，獨自孤零零的站在四下角落裡，痴痴地瞧著寶玉，瞧了幾眼──突然一齊掩面痛哭著飛奔而去──她們心目中的偶像已破滅，她們心裡正是充滿了浮沉的悲哀，無助的失望──

※※※

四面虛空，滿地狼藉。

寶玉動也不動地站在這令人心碎的殘局中央，久久未曾動彈，他四側的萬子良、金祖林、莫不屈、金不畏、公孫不智、石不為、西門不弱、楊不怒、甚至牛鐵娃，也都是呆呆的站著，不能動彈。也不知過了多久，金祖林突然大喝一聲，道：「酒！酒！人生不如意，一醉解千愁。」呼聲未了，他已奔入廳房，那呼聲中實是充滿著憤怒之意，西門不弱聽在耳裡，目中突然流下淚來。

公孫不智突然走到萬子良面前，恭恭敬敬叩下頭去。萬子良一面還禮，一面相扶，駭然道：「兄台何故如此大禮？」

公孫不智面上有如木石般絕無絲毫表情，口中一字字道：「今日之事，連累萬大俠聲名受累，我弟兄實是百死難贖其罪。」

萬子良黯然道：「今日之事，又怎能怪得了各位，又有誰想到奸人之毒計，竟一毒至斯！」

他長長嘆息一聲，接道：「我今日才知道群情激動時，竟是如此可怕，竟絲毫不與人解釋機會──那人使出此計時，想必早已將這一步算了進去，但──但她如此深謀遠慮，來加害寶玉，卻又為的是什麼？」

莫不屈沉聲道：「這些事縱然推敲出來，卻也無益，今日之後，我等何去何從，才是你我應謀之計。」他目光霍然凝注到寶兒身上，語聲也變得更是沉重，緩緩道：「前途日漸艱險，不知你要如何走法？」

這句話正是每個人都想向寶兒問出來的，只因這突來的打擊，委實太過巨大，委實令人不能忍受。

他本是江湖中人人艷羨的少年英俠，頃刻之間，竟變成了人人唾棄的騙子，在明星日漸凋落的武林中，他本是一粒初生的新星，他所放射的光芒，曾有如閃電般眩亮天下人的眼目。然而在片刻之間，這新星的光芒便已為陰雲掩沒。年紀輕輕，初入江湖的寶兒，在遭受了這無情的打擊後，精神是否會頹廢？意志是否會消沉？他是否會從此沉沒？

群眾總是十分無情，他們雖能令人迅速的成功，但毀滅卻有時來得更快，萬子良等人久歷世情，已見過不知多少有為的少年，被毀滅在這種無情的波折中，方寶玉，他是否能例外？

只見寶玉目光堅定地凝注著遠方燦爛的朝陽，深深吸了口氣，沉聲道：「道路縱艱險，但卻阻止不了決心的腳步。」

萬子良、金祖林等人目光齊地一閃，莫不屈大聲道：「如此說來，這條路你還要走下去？」

寶玉道：「有去無回，義無反顧。」他面容雖有些憔悴，喉音雖有些嘶啞，但這八個字說將出來，卻當真有如金鐘玉鼓，足可聲震天地。

萬子良等人精神不覺齊地為之一振，就連那冷如冰雪，堅如鐵石的石不為，都已喜動顏色。

萬子良喃喃道：「好！──好！不想這足以令人灰心的打擊，竟未能將你擊倒，若換了我，祇怕──唉！」

楊不怒滿面赤紅，動容道：「若換了我被人如此誤解，我──我祇怕早已要發瘋了。」

公孫不智微微的嘆息道：「被人誤會，被人污辱，委實是最最不能忍受之事，寶兒，你──你委實是個超人，你武功縱能冠絕天下，三叔還未見服你，但你身經此變還能不倒，三叔卻真真服了你了。」

寶玉垂首道：「多謝三叔誇獎，但──但此事小侄既已決心要做，除非小侄真的被人擊倒，否則任何人也休想令小侄退縮。」

金不畏突然大聲道：「好！咱們這就去找歐陽天矯。」

寶玉道：「此刻不能去的。」

金不畏道：「那──那該等到何時？」

寶玉道：「烏雲終會散去，誤會終必消失，到了那一日，小侄自當再與歐陽天矯作一決戰。」他語聲中，充滿了堅強的意志，也充滿了不變的信心，這份堅定與信心，便造成了他那對任何事都無所畏懼的勇氣。

金不畏仰天大呼道：「好！好孩子，看在老天的份上，好好的幹吧！到了那一日，也好教我出一出今日這口悶氣。」

※※※

金陵，六朝金粉所在，長江鍾山，龍蟠虎踞，自古以來，便是文采風流，英雄輩出之地。

金陵城，「風雨神鷹」英鐵翎，獨據鍾山，名震天下，掌中一雙「風青無雙混元牌」，乃天下英雄聞名色變的一十三種外門兵刃之一。英鐵翎「飛鷹一百三十式」，走南闖北，所向無敵。英鐵翎長身玉立，身手矯健如鷹，慷慨好友，「飛鷹堂」上，座上豪客常滿，杯中美酒不空。

清晨，英鐵翎已卓立堂前，一身褐衣，乾淨俐落，二十餘條江湖好漢，相隨在旁，突有一人道：「英兄真的要去？」

英鐵翎微微笑道：「我若不去，豈非怕了他？」

那人面上滿帶不屑輕蔑之色，搖頭笑道：「此刻誰不知道，姓方的那廝不過是個騙子而已，怎配與英兄動手？」

英鐵翎微笑道：「要那騙子嘗嘗我風雨雙牌的滋味，又有何不好！」群豪哄然大笑，一行人蜂擁而出。

他們還遠在數十丈外，卓立在玄武湖的萬子良、金祖林，七大弟子與方寶玉，便已見到他們來了。寶玉面色仍蒼白得可怕。萬子良雙眉微皺，關切地凝注著他，終於忍不住輕輕問道：「寶兒，今日你真的能戰麼？」

寶兒微微一笑，代替了回答。

微風中，已傳來人們的譏諷與訕笑之聲。

萬子良等人心頭的憂慮與沉重，都已不可掩飾的在面上顯露出來，人人心中都在暗問：「寶兒今日真的能戰麼？」

朝陽之下，已可看見英鐵翎健步而來。他面上容光煥發，腳步輕靈而矯健，看來渾身都充滿了活力，充滿了鬥志，充滿了必勝的信心。相形之下，寶玉面色更顯得蒼白，這時就連萬子良等人，都已對他失去了信心，何況別人？

他扶正身後木劍，緩步迎了過去，陽光，將他的身影長長的拖在地上，看來是那麼消沉，那麼孤獨──所有精神的支援，此刻都已離他而去，所有的歡呼與愛戴，此刻都已變作了輕蔑與訕笑。

四面雖然人頭擁擠，但寶玉卻實是完全孤獨的，朝陽雖然照耀滿天，他看來卻是說不出的寒冷。

※※※

英鐵翎只向萬子良微一抱拳，只因其餘的他根本未看在眼裡，他甚至瞧也未瞧寶玉一眼，便朗聲道：「方寶玉就是你麼？」寶玉忍受了他的無禮，沉聲道：「正是。」

英鐵翎一笑，道：「好！」微一拍手，轉身道：「看牌。」

一條勁裝大漢，捧來了他威震江湖的「風雨雙牌」，沉重的鐵牌，在陽光下閃爍著懾人的光采。英鐵翎反身提牌，雙臂一震，但聞「嗆」的一聲龍吟，響徹霄漢，湖上金波閃動，似乎連湖底的游魚都已被驚起。群豪哄然為他喝起采來。

英鐵翎微微一笑，目光睥睨，輕叱道：「方寶玉，放馬過來。」

寶玉深深吸了口氣，腳步還未抬起，四下已響起一片訕笑譏嘲之聲，也不知是誰大聲嚷道：「方寶玉，今日你可喝醉酒了麼？」於是，四下笑聲更響，方寶玉便在此等難堪的笑聲中，跨出了腳步，面對著意氣飛揚的英鐵翎。

公孫不智悄悄拉過萬子良，低語道：「今日之戰，英鐵翎絕不會點到為止，寶玉若是現出敗象，但望萬大俠攔住英鐵翎的殺手。」

萬子良黯然點了點頭，卻又輕嘆道：「但寶兒的武功，其實用不著──」

公孫不智截口道：「不錯，寶兒的武功，本用不著你我擔心，但在今日此等情況之下──唉！他心神怎能不受影響？」

萬子良聽著四下的訕笑聲，神色更是黯然，喃喃道：「不錯，我若被人如此訕笑，武功祇怕連五成都無法施展得出，又何況是他──何況是他──」

要知寶兒武功本以「心」為主，心神一亂，他又怎麼還能自對方招式中窺出破綻？他又怎麼還能施展出妙參天機的一劍？何況精神、鬥志、信心，更都是高手相爭時致勝的要素，在這方面，寶玉無疑早已大落下風。

只見寶玉面上毫無表情，既無頹傷之態，亦無悲憤之容，他只是緩緩反腕拔出木劍，沉聲道：「請。」

英鐵翎大喝道：「好，來吧！」雙牌又是一震，左右反擊而去。他這一雙「風雨鐵牌」不但招式詭異，功用奇巧，而且威猛霸道已極，重量絕不在天下任何兵刃之下。只見他雙牌乍出，已有一般強勁的風聲激盪而來，一招未了，後著已綿綿而至，如急風，如驟雨，攝人魂魄。

四下采聲如雷，漫天牌影繽紛，方寶玉平劍當胸，澄心靜志，腳下飄飄移動，已避過十餘招之多。「風雨神鷹」英鐵翎戰意方生，鬥志正濃，口中輕嘆一聲，「飛鷹一百三十式」源源施出。顧名思義，他這「風雨雙牌」招式，自是以威猛迅速見長，此番招式施展開來，那一股風雨雷霆之威，確是令人難當。

※※※

寶玉仍是以守為攻，並未反擊，只是他那一雙澄明如湖水的眼睛，從未放過英鐵翎任何一招的變化。但見英鐵翎左牌屬風，忽而如狂風過地，威可拔樹，忽而如微風拂柳，輕柔曼妙，變幻無窮。他右牌自是屬雨，忽而如暴雨傾盆，招式奇密奇急，忽而又如微雨淅瀝，風牌攻出三招，這雨牌還未施出一式。

天下武林豪傑，使用此等「雙兵刃」，俱有一子一母，一雄一雌，或是以左手兵刃為主，右手兵刃為輔，或是以右手兵刃為主，左手兵刃為輔，王大娘、魚傳甲等人，俱是如此。

但此刻英鐵翎這「風雨雙牌」，卻一反常規，他有時雖以風牌為主，雨牌為輔，有時卻又以雨牌為主，風牌為輔。招式之變化，固是令人不可捉摸，輕重的分別，更是令人無法拿捏。

四下采聲更響，群豪紛紛笑喝道：「方寶玉，你既然不敢還手，還是乖乖的認輸吧！莫非你那日酒醉，到此刻還未醒麼？」這喧嚷與嘲罵，竟已使寶玉澄明的眼神，露出了一絲紊亂之色，萬子良等人瞧在眼裡，心情更是沉重。

莫不屈黯然道：「這風雨雙牌，招式果然不同凡響，若要自他此等招式之中尋出空隙破綻，祇怕──」苦嘆一聲，住口不語。

萬子良道：「江湖中早有傳言，這『風雨神鷹』英鐵翎，乃是泰山之會，四十高手中奪標呼聲最高之一人。」

金祖林道：「聞得此人這一雙『風雨鐵牌』不但招式霸道，其中還另藏有幾種令人防不勝防的變化。」

萬子良沉聲道：「雖也不知他這些變化究竟如何，但『風雨雙牌』能在天下最具威名之一十三種外門兵刃中列名第四，牌中所藏之變化，自是非同小可。」他雙手俱都藏在袖中，顯然正在隨時準備出手阻止英鐵翎的殺手。

此刻人人心中，對寶玉戰勝的把握，已更覺渺茫。石不為面沉如水，楊不怒目光赤紅，金不畏牙齒咬得喀喀作響，魏不貪額角之上，已沁出了豆大的汗珠。鐵娃以拳擊掌，打得「吧吧」作響，他心情正如石不為等人一樣，只等著方寶玉一劍刺穿英鐵翎的雙牌。

但，寶玉仍未出手。他並非不願出手，實是不能出手。

他澄明的心智，突然有了空前未有的紊亂與不安，在這種武林高手，生死存亡繫於一線的激烈搏鬥中，紊亂與不安，正是不可補救的致命傷！方寶玉只覺眼前這狂風驟雨般的牌影，已與四下的譏嘲訕笑交織成一面絕無疏漏的巨網，將他靈魂與智慧都束縛了起來！一重重束縛了起來。

他怎能出手？怎能出手？

但四下的喧嚷更響，人人都在逼他出手。

「風雨神鷹」英鐵翎戰志更是高昂，招式更是凌厲。

莫不屈等人額角之上，已沁出汗珠──大家都已隱隱覺出，方寶玉今日這一戰實已凶多吉少。

朝陽漸升漸高，四面人聲波濤般罵道：「不敢出手的是膿包──膿包──」

突然間，方寶玉平平一劍削出。

※※※

在這一瞬間，莫不屈等人固然似乎連心臟都停止了跳動，別的人嘴角也不禁起了一陣抽縮。喝嚷笑罵頓住。

只見這一劍劍式輕盈，遊走自如，眼見已將穿過英鐵翎那狂風驟雨般的滿天繽紛牌影。但，「勃」的一聲輕響，木劍卻刺著了鐵牌。方寶玉終於還是把握不住那稍縱即逝的空隙，他劍尖有了一絲偏差，這一絲偏差，便成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英鐵翎輕叱一聲，鐵牌一揮，木劍「喀」的折為兩段。

方寶玉連退七步，手中木劍已只剩下半截。

四下轟然大喝起來：「方寶玉，你輸了，還不認輸。」

方寶玉手掌一垂，鐵娃突然大喝道：「大哥，你還未輸，誰說你輸了，再打！」霹靂般的呼聲，頓時將四面呼聲都壓了下來。

方寶玉精神一震，英鐵翎縱聲狂笑，道：「原來你這一劍也不過如此。」揮牌再攻，這一次他精神更是振奮，招式更是猛烈。

群豪大嚷道：「方寶玉，你明明輸了，竟敢還不認輸麼？簡直是個無恥之徒。」這其中有兩人叫得最響。

鐵娃突然踏開大步，三腳兩步，便已衝到那叫得最響的兩人面前，那兩人見到這鐵塔般的大漢衝來，不禁也有些慌了，口中卻仍抗聲道：「你要作什麼？」

牛鐵娃忽道：「要你閉住這張鳥嘴！」怒喝聲中，突然伸出手來，向這兩人抓了過去。那兩人大驚之下，揮拳反擊，那知鐵娃手腳看來雖笨，但不知怎地一來，竟已將這兩人提起。群豪都知道這兩人武功不弱，那知在這大漢面前卻有如吃奶的孩子遇著大人似的，被人凌空提起，竟連掙扎都無法掙扎。

鐵娃將兩人高舉過頂，在眾人面前走了一圈，大聲道：「閉住嘴乖乖的瞧著，我大哥真的敗了，你們再鬼叫也不遲。」群豪又驚又駭，那裡還敢多口。

莫不屈等人實也未想到這蠢漢竟也能施出那般巧妙的招式，雖有些奇怪，自然更是歡喜。靜寂之中，只剩下英鐵翎雙牌風聲，呼嘯作響，方寶玉滯澀的身形，卻已漸漸流動自如。

萬子良等百戰老手，已發覺英鐵翎招式雖更凌厲，但神情間卻已顯得不耐，似乎急著要將寶玉制服。

公孫不智沉聲道：「英鐵翎祇怕已將施出殺手！」話猶未了，英鐵翎突然長嘯一聲，沖天而起！

只見他身形有如神鷹翱翔，雙牌有如神鷹巨翅，突然，兩面鐵牌裂成四面，四面鐵牌脫手飛出！原來他這風雨鐵牌，柄中竟有機簧，可隨意伸縮，此刻四個方向，凌空擊下！

方寶玉身前身後，身左身右，周圍五丈方圓之中，俱已被他鐵牌籠罩，英鐵翎這一擊之威，竟較崑崙飛龍式猶勝幾分。

莫不屈等人失色驚呼，群豪再也忍不住放聲喝起采來，風雨神鷹這一招殺手，果然足以威鎮天下！

但寶玉此刻心神卻是出奇的平靜，他掌中半截木劍輕描淡寫的劃了個半圓，那有如泰山壓頂而來的四面鐵牌竟被他一一隨手點中，英鐵翎方自大驚，但雙足足踝也已被木劍掃中，半空中落了下來，「噗」地跌倒在地，他到死也弄不懂方寶玉如此平易輕淡的一劍，怎會有如此威力？

若非在場親眼目睹之人，誰也無法想像這變化發生之快，群豪為英鐵翎喝采之聲方自發出，英鐵翎已跌下地來。

# 第二十二章 為所不敢為

采聲發出一半，便被哽住，四下突然靜寂如死。鐵娃歡呼一聲，拋下掌中兩人，手舞足蹈起來。

金不畏揉了揉眼睛，突然仰天狂呼：「勝了！勝了，寶兒勝了。」

萬子良、莫不屈、石不為、楊不怒──這些鎮定而冷靜的武林高手，不知怎地，目中竟突然湧出了淚珠。他們只覺自己一生之中，心情從未有如此刻般激動，四下群豪卻是一個個呆如木雞，也不知怎生是好？

英鐵翎呆望著方寶玉，良久良久，終於長嘆道：「佩服。」

方寶玉長長吐了口氣，道：「承讓。」

兩人對答，雖只簡簡單單的四個字，但在這簡簡單單的四個字裡，卻不知包含著多少艱難，多少委曲，多少血淚，多少辛酸──失敗者的心中自是酸楚，成功者的──唉！這成功得來又是何等艱苦！

驕陽滿天。

滿天的驕陽都似已照耀在方寶玉一個人臉上，但寶玉目中卻是淚光瑩然，為了什麼？他自己也分不出。

※※※

黃昏後，有微雨。

窗外雨冷，窗內燈暗，但昏燈冷雨中的萬子良、莫不屈等人，卻是神采飛揚，心熱如火。

金不畏大聲笑道：「好孩子，今日這一戰，你打得真是漂亮，縱是紫衣侯復生，想來也不過如此了。」

萬子良道：「我平日也曾聽過不少武林前輩膾炙人口的戰跡，但能在那般艱難的環境下反敗為勝的，千百年來，又有幾人？」

金祖林笑道：「若換了我，在別人那般羞侮譏嘲之下，早已氣得瘋了──還有鐵娃出手那一招，也端的漂亮已極！」

鐵娃嘻嘻笑道：「我跟隨大哥多年，學會的也不過只有三招而已，若連這三招都學不好，那我可真是呆子了。」

萬子良正色道：「武學之道，貴精而不貴多，你學的雖只有三招，但卻無一不是妙絕人寰的招式，放眼天下武林，能擋得住你那三招的，祇怕已寥寥無幾。」這話自「雲夢大俠」口中說將出來，份量自是非同小可。

鐵娃又是歡喜，又是得意，喃喃道：「這話但願她也能聽到就好了。」別人雖不知鐵娃口中的「她」是誰，寶玉卻是知道的，兩人相視一笑，盡在不言之中。

公孫不智道：「敗而不餒，忍辱負重，這八個字說來雖易，做來卻難如登天，寶兒你今日能做到這八個字，實非常人能及。今晨一戰之後，江湖中人對你的印象，必定又將大為改觀，從此那勝而不驕四字，你更該牢記在心。」

寶玉肅然道：「三叔教訓，小侄永遠不敢忘記。」

公孫不智道：「但此時此刻，只不過是黑暗中微現曙光，你若想將羞侮誤會完全洗清，還有待於你再接再厲，不斷之努力，尤其明晨對『天刀』梅謙之一戰，於你今後之聲名，更有決定性之影響。」

他目光環顧，但見人人俱在凝神傾聽，便又接道：「只因江湖消息傳播最是迅速，你今日一戰，不出黃昏時便已將遠傳四方，武林中人對你這一戰之成果，必定半信半疑，明日少不得都要趕來高郵湖畔，一瞧究竟，是以明日觀戰之人，必定更勝往昔。

萬子良頷首道：「想來必定如此。」

公孫不智道：「是以你明日與『天刀』梅謙這一戰若勝了，那許多觀戰豪傑，便都是你的證人，證明你並非不學無術的騙子，但你若敗了，那污名便再也休想洗脫，甚至今日曾親眼見到你戰勝英鐵翎之人，也要當你是僥倖勝的。」

萬子良沉聲道：「公孫二俠說的實是中肯已極，江湖中人多易混淆黑白，到時眾口鑠金，你再想洗脫，更是難上加難了。」

莫不屈皺眉道：「聞說那『天刀』梅謙，乃海內鎖鐮刀第一名手，卻不知這鎖鐮刀的招式，究竟與別家刀法有何不同？」

萬子良道：「我也只知這鎖鐮刀在天下一十三種外門兵刃中，雖僅名列第五，但厲害並不在『風雨雙牌』之下。」

西門不弱忽然道：「小弟曾聽家師言及，鎖鐮刀乃近三十年來方自傳入中土的兵刃，源出東瀛伊勢之雲林武院，招式詭秘，自成一派，那『天刀』梅謙成名更是近七年來的事，他本是一個海客，飄流海上多年，不知自那裡學得這鎖鐮秘法，返回中原後，便自卓然而成一家。」

莫不屈道：「卻不知這鎖鐮刀究竟是何模樣？」

寶玉緩緩道：「小侄卻也曾聽師傅他老人家說過──」

莫不屈面露喜色，道：「不錯，他老人家武學之淵博，天下無雙，鎖鐮刀縱是海外異兵，但他老人家想必也該知道。」

寶玉道：「那鎖鐮刀乃是根一尺四寸長的砂金鐵棒，棒頭鐵環上，連著根長達兩丈的手鍊，鍊上又掛著重約十斤的五芒鐵球。」莫不屈奇道：「那刀卻在那裡？」

寶玉微微一笑，道：「原來那棒子裡內藏機簧，輕輕一按，便有柄月牙形的彎刀飛出，若是伊勢名匠賓戶打造的原刀，便有削鐵如泥之威，但直到如今，賓戶刀不過只剩下了一柄而已，想來還不致落入梅謙之手。」

莫不屈、萬子良等人齊地恍然道：「原來如此。」

寶玉接道：「最厲害的是，這鎖鐮刀雖只一件，卻可當兩件兵刃使，伊勢名家，俱是左手握著刀棒，右手握著掛球的鎖鐮，左手刀法，專走偏鋒，右手鍊球招法，卻有些與中土北派流星錘相似，可長可遠，是以這一件兵刃卻兼具軟硬長短兵刃之長，既可遠攻，又可近取，端的厲害已極！只是這種兵刃在中土流傳不廣，『天刀』梅謙成名更晚，是以僅在十三外門兵刃中名列第五。」

這番話只聽得萬子良等武林高手，俱不禁為之聳然動容，各各面面相覷，良久說不出話來。

※※※

過了半晌，萬子良喟然嘆道：「令師他老人家，確是人傑，他老人家退隱已有如許多年，竟對天下武林名家所學的武功兵刃，還是如此熟悉，而我輩終日混跡江湖，反而一無所知──唉！說來當真是慚愧得很！」

鐵娃揉了揉眼睛，道：「只可惜他老人家又無緣無故的拋下我們，走得不知去向了，只留下張紙條，說──說什麼：他日有緣，必再相會，但──但什麼時候才算有緣呢？」說著說著，他眼眶已紅，眾人心頭亦不覺黯然，

公孫不智道：「無論如何，這『天刀』梅謙，必是寶兒一大勁敵，明日之戰，祇怕比今日還要艱苦。」

石不為突然截口道：「寶兒，睡。」

萬子良道：「不錯，今日我等已急馳數百里，為了應付明日之惡戰，寶兒你正是該早早歇息才是。」

公孫不智肅然道：「今晚無論有任何事故，寶兒你卻不可答理，只因明晨便是你成敗關頭，你必須養精蓄銳，全力以赴！」

寶兒恭聲應了，便待告退。那知他方自站起身子，忽然「颼」的一聲，一道寒光夾帶銳風，破窗而入，自寶玉眼前掠過，「奪」的一聲，釘入對面木柱上，入木竟有三、四寸深，竟是一隻亮銀槍頭，帶著半尺多長，光芒閃閃的銀鍊。

眾人俱都吃了一驚，再聽窗外已有慘呼叱吒之聲傳來，一個嘶啞而獰厲的話聲正狂笑著道：「鐵溫侯、李英虹，你兩人還想跑麼？」

寶玉倏然變色，失聲道：「不好，是李大叔，鐵大叔遇難，我萬萬不能坐視。」

公孫不智沉聲道：「有我等在這裡，還需你動手麼？鐵娃，守著你大哥，咱們出去瞧瞧。」話聲未了，人已穿窗而出。

寶兒大呼道：「千萬要救他兩人回來！」

萬子良、金祖林、莫不屈等人是何等身手？他一句呼喝未完，九條人影已全都消失在夜色中。

※※※

夜雨淒迷，秋思般的細雨中，四條身穿白衣，白巾蒙面，看來宛如雨夜幽魂般的人影，正圍著一人惡鬥！

那人顯已力竭，身後還負著一人，只是仗著最後一股氣力，在作困獸之鬥，掌中鍊子槍，雖已只剩下半截，猶自舞得風雨不透，他武功雖非絕佳，但那一股彪悍勇猛之氣，卻端的令人感動。

那四個白衣人身法俱是奇詭無比，手中雖無兵刃，但掌法施展開來，抓、劈、點、削，卻兼各家兵刃之妙。

萬子良生怕援救不及，人還未到，便已喝道：「李英虹莫怕，救兵已來了！」這十個字憑著一口真氣說將出去，當真是中氣充足，聲震耳鼓，四條白衣人都不免吃了一驚！

莫不屈、石不為、金不畏、楊不怒已趕了過去，也不說話，便接住了那四條白衣人的招式。

萬子良與李英虹本是素識，輕輕一拍他肩頭，道：「這邊咱們為你接著，你去屋裡歇著。」李英虹喘息不定，道：「多──多謝。」他實已不支，也實已無法客氣，當下喘息著奔向那燃著燈火的房屋，那一點燈火雖暗，在他眼中卻有說不出的溫暖。

在如此情況下，萬子良等人仍不願以多為勝，只是站在一旁，一面為莫不屈等人掠陣，一面斷去白衣人的逃路。莫不屈果然不愧為少林名徒，此刻雖只施出寥寥十數招，但掌法之威猛沉凝，卻已將少林武功精華表露無遺。他還未摸清對手武功家數之前，絕不作無謂之進擊，只是以沉著的招式，使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只見他每一掌，每一拳發將出去，俱似有千斤之重，神情之莊重鎮定，更已卓然而具武林大家之風範。

金不畏使的卻無一不是大攻大擊之式。輕妙高華的峨嵋武功，在他手中施展出來，氣韻立時變了，本該是草木清華的音韻，此刻卻充滿金鼓殺伐之聲。他招式雖稍嫌靈妙不足，但那一股無畏之氣，卻端的可令對手心驚，只見他招招式式，俱有如巨斧開山，神兵伐木，風聲之勁厲，遠近可聞，至於對方使的是何招式，他全不放在心上。

淮陽楊不怒，更是怒火滿腔，殺氣盈胸，名震天下的大鷹爪力施展開來，好似一抓便要抓來對方的魂魄！兩人一搭上，他用的便是情急拼命時的招式，完全不顧自己之安危性命，只求能將對方擊倒。對方那白衣人身法雖是詭異絕倫，但似也為他這種慓悍凌厲之氣所懾，十餘招拆過，他已後退數丈之多。

四大弟子中，看來似以石不為出手最少，但每一出手，卻無一不是令對方心驚膽戰的殺手！點蒼招式，雖以變化奇速見長，但石不為招式變化卻極少，只因若非取人性命的殺著，他便絕不出手。萬子良一生之中，遇見的武林高手自然不少，但出手如此狠、忍的人，卻是從來也未見過。

他凝目瞧了兩眼，不禁喟然嘆道：「看來一人武功之成就，委實與他性格大有關係，以在下看來，莫大兄來日必屬領袖江湖的人物──」言下之意，已是將莫不屈視為將來取代他自己地位之唯一人物。要知他無論性格氣度，招式武功，俱與莫不屈走的同一條路，是以瞧見莫不屈的出手，自是分外讚賞。

金祖林卻道：「若換了小弟，卻寧可與莫大兄對敵，也不願與石老四交手，他那股殺氣，實在叫人受不了。」萬子良道：「石四俠之狠、忍，固是令人難擋，但莫大俠之沉凝，金二俠之勇猛，楊七俠之慓悍，又豈是好對付的。」

金祖林笑道：「幸好我是他們朋友，不用和他們動手。」

但莫不屈等四大弟子武功雖可怕，對方那四個白衣人身法詭異，卻更使萬子良見了驚心。以萬子良交手經驗之豐，目光判斷之準，但直到此刻為止，還是瞧不出這四個人的武功家數。莫不屈等四大弟子武功雖強，但這四個白衣人卻仍未落下風，只是攻勢不免稍弱而已。

魏不貪聳然動容道：「這四人是那裡鑽出來的？瞧他們身法之滑溜，武功之古怪，我簡直連聽也沒有聽過。」

公孫不智皺眉沉聲道：「瞧這四人身法，絕非中土流傳之武功，幸好他們武功家數雖詭異絕倫，但功力卻不深。」

萬子良道：「最奇怪的是，這四人動手間實未使出全力，攻勢亦不猛烈，公孫兄，以你看來，這是何緣故？」

公孫不智搖頭嘆道：「在下也正自不解，莫非──」話猶未了，與楊不怒動手之白衣人，口中突然發出一陣怪異的嘯聲，嘯聲未了，四個白衣人手掌齊地往下一擲。剎那之間，便有一般乳白色的煙霧，自地上昇起，飄飄蕩蕩隨風四散，霎眼便瀰漫在雨中。

※※※

萬子良變色道：「不好，煙中莫非有毒？」

公孫不智揚聲呼道：「大哥，四弟，快退！」

他不喝楊不怒、金不畏兩人，只因深知這兩人必定不會退的，呼喝中與萬子良使了一個眼色，兩人齊地掠上前去，一人拉住金不畏，一人拉住楊不怒，莫不屈與石不為兩人已倒掠而出。

煙霧越來越濃，眾人屏住呼吸，金不畏也不能說話，只因萬子良已掏出塊手帕擋住了他的嘴。眾人退出兩丈開外，一陣風吹過，煙霧突又消散，但那四個白衣人，卻早已走得蹤影不見了。

公孫不智面色凝重，喃喃道：「勝負未分，他們為何突然逃走──」他深謀遠慮，對每一個可疑之處，都不肯輕易放過，見到這四個形蹤奇詭，來歷不明的白衣人突然而去，便生怕這其中又有什麼陰謀。

金祖林卻笑道：「若換了是我，與諸兄交手，也祇得逃走了，明知打不過還要打，豈非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呆子。」

萬子良頷首笑道：「這話也有道理，但真若換了你這拚命的小將軍，只怕縱然被人打死了，也是萬萬不肯逃走的。」

眾人展顏一笑，回返客棧，誰也不願再去胡思亂想，金不畏見自己竟能救了江湖名俠李英虹，更是興高采烈，十分歡喜。

※※※

寶玉見他們去後，雖明知必能救回李英虹，但心中仍不免十分擔憂，只因李英虹與鐵溫候對他的恩惠，他永難忘記。他焦急地站在窗口眺望，忽見一條人影自風雨中奔來，背後似還揹負著一人，當下一躍而出，呼道：「是李英虹李大叔麼？」

那人似乎一驚，頓住腳步，遲疑著說：「在下正是李英虹，閣下是誰？」

寶玉道：「小侄方寶玉──就是寶兒──」

李英虹「呀」的一聲，大步奔來，一把抓住方寶玉的肩頭，上上下下瞧了他幾眼，顫聲道：「寶兒，果然是你，你──你竟已長得如此英俊了，不想我──我竟還能見得到你，這些年來──」語聲哽咽，已難繼續。

窗內燈光照出，只見這江湖名俠容貌憔悴，滿身透濕，一雙疲憊不堪的眼睛裡，已再也瞧不見昔日的英氣。他毋庸再說這些年來的遭遇，就只這狼狽的神情，就只那滿額的皺紋，已足夠敘出他遭遇的坎坷、苦難──

寶玉更是熱淚盈眶，他幾乎難以相信此刻站在他面前，這有如負傷之獸被人追逐的漢子，便是昔日名滿天下的「踏雪無痕」李英虹，在他這疲憊而憔悴的容顏上，竟已找不出一絲昔日的光采。

李英虹面上流著的，也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

他無言地凝注著寶玉，寶玉也無言的凝注著他，在這無言的靜寂中，正有著無限的悲痛，也有著無限的歡喜。

突見鐵娃亦自躍窗而出，呆呆地木立在雨中。

寶玉瞧見了他，忍不住道：「你這是作什麼？」

鐵娃咧嘴笑道，「沒有什麼，大哥喜歡淋雨，我也只好陪著。」

他的確不會說話，但這簡簡單單兩句話，卻已不知給了寶玉多少溫暖，他不必再說什麼話，寶玉已知道今後無論自己遭遇到什麼苦難，至少有一人是始終站在自己身旁的，就像此刻站在這斷腸的雨絲中一樣。

他無言地拍了拍鐵娃的堅實的手臂，強笑道：「你瞧我都忘了請李大叔進去。」他也忘了李英虹背上還有個身負重傷的鐵溫侯。等到李英虹將鐵溫侯放到床上，方寶玉心中更似被刀割般痛苦──這昔日本是鐵打般的漢子，如今已是形銷骨立。

他左臂雖已接上，但右臂卻已齊根斷去，他胸膛雖仍在微微起伏，但卻已是奄奄一息，氣若游絲。

李英虹慘然流淚道：「自天風塘一敗之後，我等新舊仇家，俱都乘機而來，七年來我等實無一日稍能安身！」若非悲慘已極，英雄怎會落淚？李英虹垂首接道：「兵敗如山倒，我輩武人，委實敗不得的，那一場大敗，實已銷盡了我等豪氣，何況──何況──」

他沉痛地瞧了鐵溫侯一眼，道：「何況他已形如廢人──七年來我等十戰九敗，你戰大叔一去無蹤，只剩下我與他──直到今日──直到今日他也身中仇家三掌，在這陰毒的掌力下，他眼見也──也是活不成了。」

寶玉突然大喝道：「鐵大叔絕不會死的！」

李英虹變色道：「莫非你的內功已能療治他的掌傷？」

寶玉頷首道：「正是。」李英虹駭笑道：「但──但他身中如此陰毒的掌力，氣脈已將斷，你若出手救他，自己說不定會受到極大的損害，你──」

寶玉慘然一笑，道：「這個大叔不說，我也知道，但昔日鐵大叔拚了性命救我，我今日縱然拚了性命救他，也是應當的，何況只是區區內力損傷而已。」說到這裡，他突然抱起鐵溫侯的身子，掠向門外。

鐵娃大驚道：「大哥，你──你要幹什麼？」

寶玉頭也不回，口中道：「若有人問起，就說我已為鐵大叔療傷去了，明日清晨便可回來──」等到鐵娃追將出去，那裡還追得上他？

※※※

莫不屈、萬子良等人回到客棧，已瞧不見寶兒，只見鐵娃愁眉苦臉地站著發楞，李英虹黯然垂首無語。

公孫不智大駭道：「寶兒那裡去了？」

鐵娃結結巴巴將經過說了，莫不屈頓足道：「叫你看著他，你──你──」

牛鐵娃苦著臉道：「大哥要走，鐵娃既攔不住，也追不上。」

金不畏霍然站起，道：「咱們去找他！」

公孫不智長嘆著搖了搖頭，道：「不必找了。」

金不畏著急道：「為何不必找，要救傷，也不必他出手，咱們也能救的，但是他──他今夜怎能為別人救傷？」

公孫不智滿面沉痛，緩緩道：「他必是知道鐵大叔傷勢沉重，別人無法救得，才自己出手，他必也知道我等必將攔阻於他，是以便悄悄去了──這一切他必定早已下了決心，才如此做法，我等縱然尋著他，也是無用的。」

金不畏「撲」地跌坐在床上，再也無法站起，金祖林頓足，楊不怒捶牆，魏不貪仰首發呆，西門不弱繞室而走。

李英虹動容道：「瞧各位如此，莫非──」

莫不屈沉聲道：「寶兒明晨便有大戰當前，這一戰實是關係他一生成敗，他今日若是損耗內力，只怕──」他話未說完，李英虹早已面色慘變，顫聲道：「如此說來，我──我豈非害了他？」

莫不屈慘然道：「這又怎能怪得了你。」

李英虹垂首道：「原來他明知如此，還是出手救人，原來他寧可犧牲自己，還是──還是──」語聲哽咽，再也說不下去。他滿面俱是自責自疚之色，莫不屈等人心頭的沉痛，更是言語難敘，有幾人熱淚盈眶，已忍不住奪眶而出。

石不為突然道：「好！」

金不畏怒道：「事已至此，還好什麼？」

石不為不再說話，萬子良卻沉聲嘆道：「石四俠說的『好』字，想必是誇獎方寶玉這為了別人犧牲自己之大仁大義，慷慨精神！」

莫不屈道：「不錯，寶兒有了此等仁義之心，明晨之戰縱然敗了，也敗得上無愧於天，下無愧於人，我等正該為有這樣的侄子高興才是。」他口中雖說高興，目中卻已流下淚來。

※※※

雞聲報曉，窗紙漸白，寶兒卻仍未回來。

在眾人心目中，本覺這一夜過得分外漫長，但直到此刻，寶兒仍未回來，眾人卻又不禁埋怨黎明來得太早。

夜雨初歇，大地仍披著層水晶般的外衣，在朝陽光芒映照下，更顯得分外燦爛，分外輝煌。

莫不屈等人推窗外望，但見遠山朦朧含笑，近樹青蔥如洗，但這美景縱如圖畫，卻又怎能消得去他們心中的焦慮。

金不畏頓足道：「該死該死，怎地還不回來？」

魏不貪道：「莫要著急，他這就會回來的。」

金不畏大聲道：「你要我莫著急，怎地你自己頭上卻急出了汗珠？」

魏不貪乾笑道：「這是胖子頭上的油水，那是什麼汗珠？」

眾人也想大笑幾聲，但張開嘴來，那有一人笑得出口。

金不畏眼巴巴地望著窗外，但見朝陽漸漸昇高，漸漸照上了他的頭，他突然大喝一聲，一頭往牆上撞了過去。

楊不怒早已將胸前衣衫撕得片片碎落，此刻金不畏又將頭撞出血來，莫不屈手掌一緊，掌中茶醆立時粉碎。

李英虹惶然道：「寶兒之戰，不知約在什麼時候？」

公孫不智笑笑道：「就在此刻，祇怕時間已過了。」

李英虹身子一震，還未說話，萬子良已沉聲道：「寶兒縱未回來，咱們也不能失信於人，無論如何，也得去湖畔通知那『天刀』梅謙一聲。」莫不屈道：「正該如此。」但是他方自站起身子，已有一陣喧嚷之聲，隨風傳來，眾人聞聲便已色變，公孫不智嘆道：「只怕已用不著你我去了。」

莫不屈輕叱道：「出去瞧瞧。」聲猶未了，人已掠出，眾人相繼隨去，但見一片人潮，已自湖岸那邊蜂擁而來。人潮如湧，喧嚷如濤，但聞紛紛人語道：「就在那邊那客棧，」

「你怎知道？祇怕──」

「你瞧，客棧中已有人出來了。」

「呀！那個似是萬大俠。」

「誰是方寶玉？方寶玉在那裡？」

當先一人，身材說高不高，說矮不矮，全身筋骨強健，古銅色的面容上，滿刻著久經風霜的痕跡，目光湛藍如海水，閃爍如明星，腳步也帶著那種長久飄流水上之海客所獨有的矯健與穩重。只要他遠遠站在你身邊，你彷彿便可從他身上嗅出一股新鮮海水鹹味。

萬子良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天刀梅謙已來了！」

※※※

「天刀」梅謙已筆直的站在萬子良等人面前，他眉宇間雖滿含慓悍的粗獷的水手氣質，嘴角的笑容卻甚是瀟灑。他抱拳笑道：「萬大俠請了，在下久候方寶玉方少俠不至，聞得方少俠昨夜落足在此，是以便著急地趕來了。」

萬子良立即施禮道：「有勞梅大俠久候，多謝恕罪。」

梅謙笑道：「在下久已渴望一睹方少俠風采，是以才會如此沉不住氣，不知此刻可否便請方少俠出來相見？」

萬子良乾咳一聲，訥訥道：「這──這──」他說不出話來，祇得回頭去瞧莫不屈等人，莫不屈等人亦是面面相覷，萬子良又祇得強笑著道：「他不在這裡。」

梅謙詫異道：「到那裡去了？」

萬子良突然彎腰咳嗽起來，咳個不停。

金不畏忍不住大聲道：「他到那裡去了，咱們也不知道。」

梅謙怔了一怔，變色道：「此戰乃方少俠與各位所約，在下遵命準時前來，方少俠卻走得蹤影不見，這──這難道是在有意戲弄於我？」

他話未說完，後面人聲喧騰起來：「方寶玉溜了！」

「這真是笑話，自己約了別人，卻害怕得溜了！」

「原來方寶玉真是個膿包！」

「要方寶玉出來──要方寶玉出──要方寶玉──」

莫不屈、金不畏等人心胸都要炸裂，卻又發作不得。金祖林張臂大呼道：「各位且聽我一言解釋。」

他呼聲雖高亢，但瞬即被四下怒喝聲掩沒，「滾！誰要你解釋，我們只要方寶玉出來與梅大俠一戰，你快滾吧──滾！滾！快滾──」

金祖林手足都顫抖起來。雙拳緊握，還是抖個不住，萬子良一把將他拉了回來，沉聲嘆道：「寶兒此刻不在這裡，受傷的鐵溫侯也不在這裡，你此刻縱然說破了嘴，卻又有誰會相信？」

公孫不智突然走到梅謙面前，抱拳道：「方寶玉此刻雖不在這裡，但正午之前必定回來，閣下此刻若肯放過一步，公孫不智必定令他正午時趨府候教。」

梅謙動容道：「原來閣下便是江湖傳言中之智者公孫──好，在下此刻告退，正午之時，必定在寒舍恭候大駕。」

這本在海上的男兒，做事果然痛快的很，一句話說完，當即抱拳一揖，轉過身子，揚聲大呼道：「各位若是瞧得起梅謙，此刻便請各位隨梅謙回去，等到正午之時再說，梅謙雖窮，但燒餅油炸燴，大碗熱豆漿還是請得起各位的，各位若是還要留在這裡，便是嫌梅謙豆漿酸了，但梅謙卻不妨告訴各位一個秘密，我家婆娘煮的豆漿裡，是攙了火辣辣的燒刀子的。

四下群豪，已有人隨聲大笑起來，有人呼道：「像梅大俠這樣的男兒，就是教咱們喝尿，咱們也要喝的，但方寶玉的金湯銀水，咱們也不屑碰一碰。」

笑呼聲中，果然紛紛隨梅謙走了，有的人口中卻還在不住譏嘲謾罵，只因他們自覺上了方寶玉的當了。

# 第二十三章 杯酒論英雄

武林中人寧可殺頭，也不肯上當的。

莫不屈等人目送著人潮遠去，都已不覺熱淚盈眶。金不畏與牛鐵娃你望著我，我望著你，突然抱頭大哭起來，這滿腔冤枉氣，當真是教人難以忍受。

萬子良喃喃道：「幸好這梅謙還是個豪爽男兒。」

楊不怒嘶聲道：「我倒寧願他是個不講理的傢伙，我也好與他廝殺一場，這說也說不清，打也打不得的悶氣，唉！」一拳打在自己胸膛上，突然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他那日火傷初癒，連日來積鬱在胸，這性如烈火的漢子，那裡還忍受得住，吐出來的鮮血，竟已是烏紫顏色！

眾人大驚之下，立即將他扶回房去，忙亂之中，突聽腳步聲響，一個人推門而入，卻不是寶玉是誰？一夜之間，他紅潤的面容已變得蒼白而憔悴，但他懷中橫抱著的鐵溫侯，蒼白憔悴的面容卻已紅潤起來。眾人本想要對他埋怨幾句，但見了他如此神情，如此模樣，那埋怨的話，怎麼還能說的出口？

李英虹一步趕上前去，顫聲道：「寶──寶兒，你──」

寶玉憔悴的面容上，滿帶著疲憊而欣慰的笑容，道：「幸不辱命。」

※※※

這「幸不辱命」四個字，他說得這麼平淡、這麼輕鬆，所有的辛酸、所有的艱苦，都被他隱藏在這四個字中。但又有誰不知道這四個字中包含的辛酸與血淚？眾人想到他為了此刻能說這四個字來所花費的代價，心中更是熱血如湧，目中更是熱淚如珠。

到最後還是萬子良展顏強笑道：「好了，好了，寶兒已回來了，各位還難受什麼？」他心裡卻也不禁暗嘆：「只可惜回來遲了一步！」

李英虹含淚接過鐵溫侯，寶玉道：「鐵大叔此刻已睡著了，等他醒來，傷勢便已痊癒了七分──」突然回首道：「那天刀梅謙──」

公孫不智不許別人答話，搶先笑道：「他此刻雖已走了，但你只管放心，我等已安排好將時間改為今日正午，梅謙也已答應了。」寶玉欣然笑道：「好！」

那知他這一個字方自出口，身子突然軟軟地倒了下去。眾人齊地大駭，搶過去將他扶到椅上，只見他面容蒼白得全無一絲血色，伸手一握，四肢竟是冰冰冷冷。

莫不屈嘶聲道：「寶兒，寶兒，你怎地了？」

寶玉張開眼來，微微一笑，似乎想說什麼，但話未說完，人又暈厥過去，他竟已心力交瘁，竟已無力再起。

眾人身子一震，有如巨雷轟頂，亦是搖搖欲倒。公孫不智面色鐵青，伸手搭住了寶兒的腕脈，只見他面色越來越是青得可怕，手指竟也顫抖起來。二十餘年來，莫不屈等人從未見過鎮定冷靜的公孫不智，有如此失常之態，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

他們本都想問問寶兒的情況如何？但見了公孫不智如此神態，這句話竟無一人敢問出口來。只見公孫不智抱起寶兒，一言不發，緩緩轉身而出，眾人不由自主，一齊隨他走出去。公孫不智將寶兒放到另一間屋中床上，輕輕的為他蓋起棉被，彷彿生怕這柔軟的棉被會壓壞寶兒的身子。

然後，他又將眾人一齊推出門外，帶起了房門。金不畏再也忍不住問道：「寶兒──寶兒還──還好麼？」

公孫不智轉過頭，不讓別人瞧見他面色，輕聲道：「還好。」

金不畏一把抓住他肩頭，嘶聲道：「說真話！」

公孫不智身子突然抖了起來，抬起頭，目光凝注著金不畏，良久良久，方自一字字緩緩道：「你要聽真話麼？好！我告訴你，寶兒連遭大變，雖仍未喪失鬥志，卻難免積鬱在心，再加以昨夜精力用竭，晨受風寒，此刻──此刻已是內外交侵，縱是鐵打的身子，也──也受不住了。」

眾人身子一震，情不自禁，俱都往後退了幾步。

金不畏道：「如──如此說來，那──那正午之戰──」

公孫不智沉聲道：「寶兒氣脈已弱如游絲，縱是讓他安心靜養，也不知還要多久才能復原，誰若在他面前提起正午之戰，以他的性子，必將奮不顧身，奮身而起，那時他熱血反激，虛火上湧，氣脈一斷，便是神仙也無救了！」

他目光有如刀子般在眾人面上一一掠過，緩緩接道：「誰若在他面前提起正午之戰，便無異要他的命！」

眾人不由自主，又後退了幾步，那慘白的面色，在日色下看來，正有如一群刑期已決的死囚似的。

莫不屈張開雙臂，撲地跪了下去，仰天流淚道：「蒼天呀！蒼天！你難道忍心讓這孩子從此抬不起頭來？你難道忍心要將這孩子從此毀了不成？」

金不畏突然拾起一塊碗大的石頭，用盡平生之力，向天上筆直擲了出去，嘶聲大呼道：「這天下那裡還有什麼公理？老天爺根本就瞎了眼睛。」

萬子良黯然垂首，終於緩緩道：「此時此刻，還有一條路走。」公孫不智道：「晚輩方寸已亂，但聞萬大俠高見。」

萬子良道：「唯有請李英虹將鐵溫侯帶至梅謙處，向天下武林豪傑敘出此中原委，以他兩人聲名，再加上有鐵溫侯傷勢為證，必可令人相信。」這確是眾人在無可奈何中唯一可行得通的路。眾人立刻附和，莫不屈精神一振，翻身掠起，向屋內奔掠而出，口中不住沉聲呼喝著道：「李英虹──李大俠──李老前輩──」

但屋中竟一無應聲，兩間房子裡，只有兩個傷重暈睡之人──楊不怒與方寶玉，卻那裡有李英虹與鐵溫侯的人影？再看，雪白的牆壁上，已多了七個潦草的字跡：「寶兒，我對不起你！」字跡鮮紅，竟是以血寫出來的。

※※※

李英虹與鐵溫侯竟走了，這兩人被困、傷重、求救──所有的一切，竟都是陷害寶兒的毒計。

莫不屈、萬子良、公孫不智──所有的人，幾乎再也難以相信這是真的，但這卻偏偏是鐵一般的事實。

萬子良那千錘百煉，鍛鍊成鋼的身子，竟也已站不穩了，虛軟的倒在木椅上，顫聲道：「想不到──想不到──李英虹與鐵溫侯竟是這樣的人，萬某一生闖蕩江湖，不想此次竟看走眼了。」

金不畏破口大罵，莫不屈失魂落魄，石不為牙關緊咬，魏不貪連連擦汗，西門不弱欲哭無淚。金祖林身心俱已冰涼，喃喃道：「天理何存？良心何在？」突然轉身奔出，他只覺自己若再不痛醉一場，那真是一時一刻也活不下去了。

莫不屈流淚道：「上次那歐陽珠與這次的李英虹，都與寶兒關係非淺，他們卻為什麼要如此陷害寶兒？這為的是什麼？」

公孫不智緩緩道：「只因此刻暗中已有個我等看不見、聽不出、捉摸不透的惡魔要陷害寶兒，只因這惡魔知道只有歐陽珠與李英虹這樣的人，才能使寶兒上當。」低沉的語聲中，已帶著一種說不出的恐懼之意。

眾人心頭一陣驚慄，但覺那看不見，聽不到的惡魔，似乎已在自己身後，正獰笑著注視別人在他魔掌中受苦。

公孫不智夢囈般緩緩接道：「這惡魔不但要取寶兒性命，還要寶兒在他折磨中慢慢喪失聲名、勇氣，信心，到最後才不得不死，這惡魔用心之狠，計謀之毒，手段之辣，普天之下，再也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他。」

眾人想到這惡魔兩次使用的毒計，非但俱是天衣無縫，令人再也無法不上他的當，而且還要人上當後永遠無法將污名洗脫。

以萬子良經驗之豐，以公孫不智機智之靈，已可稱得上天下無雙，但兩人還是不免墮入這惡魔毒計之中，這惡魔的可怕，豈非令人難以想像？眾人心念數轉，俱已不覺汗濕重衣。

金不畏突然嘶聲大呼道：「這惡魔究竟是誰？他究竟與寶兒有何仇恨？歐陽珠與李英虹與寶兒關係那般深厚，為何也會聽他的話來陷害寶兒？蒼天呀！蒼天！你可知世上有誰知道這秘密？有誰能回答我的話？」

慘厲的呼聲，激盪在四下每一個角落裡，但呼聲消失後，四下又復變得一片死般的靜寂。

只因直到此刻為止，除了那惡魔自身之外，世上還無一人知道其中的秘密，還無一人能回答他的問題。

※※※

正午。

烏雲消散，陽光滿地。

「天刀」梅謙寬大而簡樸的宅院中，靜寂無人，方纔那許多等著要瞧熱鬧的武林豪傑，竟都已走了。

兩個青衣少年，正在打掃著庭園。大地無風，庭園深寂，在這悶煞人的午日中，唯有廊下鳥籠中雲雀的啁啾，為這深沉的庭院帶來一些生趣。

「天刀」梅謙獨坐在樹蔭下，手中雖在單調地擦著他那威震天下的鎖鐮刀，神思卻早已遊於物外。鎖鐮刀閃動著奪目的光芒，他面容卻是異常蕭索而落寞，也不知是在嘆息自己的寂寞？還是在嘆息這鎖鐮刀的寂寞？

突然，一人奔來，躬身道：「門外此刻有『雲夢大俠』萬子良、『少林』莫不屈、『武當』公孫不智三位要求見大爺。」梅謙「哦」了一聲，雙眉微皺，匆匆奔出。

萬子良、莫不屈、公孫不智三人果然已卓立廳前。他三人似乎正為這宅院中的靜寂而驚詫奇怪。

梅謙揖客，莫不屈三人卻不肯入座。

萬子良沉吟道：「各方賓客朋友難道都走了麼？」

梅謙長嘆了口氣，道：「都已走了！」

萬子良等三人對望了一眼，既是驚奇，又是歡喜，三人俱都不禁大大鬆了口氣，暗暗忖道：「那些人走了，此事想來便容易解釋得多。」

梅謙目光四轉，道：「三位此來，不知有何見教？」

公孫不智說道：「在下今日曾與梅大俠相約，午間定必前來候教。」

梅謙道：「不錯，但方寶玉方少俠──」

萬子良長嘆截口道：「在下此來，便是要向兄台解說，寶玉他──他突患重疾，臥床難起，今日已無法前來了。」梅謙雙眉軒動，道：「真的？」萬子良沉聲道：「在下一生之中，從不虛言，對兄台更是萬萬不敢相欺，但瞧在萬某薄面，將戰期再延數日。」

梅謙竟未答話，目光卻不住在三人面上轉來轉去。

莫不屈忍不住沉聲道：「兄台今日若定然要戰，莫不屈雖自知不敵，但也祇得以平生所學，來領教領教梅大俠霸絕天下的鎖鐮秘技。」

梅謙還是未答話，默然良久，突然冷笑一聲，道：「但方少俠方纔已來過了。」

莫不屈、萬子良、公孫不智三人齊地大驚失色。

公孫不智道：「梅大俠只怕──祇怕是看錯了？」

梅謙冷冷道：「在下雖不認得方少俠，但方纔還在此間那許多位朋友中，卻有不少是認得方少俠的，那許多雙眼睛，難道也會瞧錯？」

萬子良等三人面面相覷，莫不屈道：「但──但寶兒明明一直在沉睡之中。」

梅謙道：「方少俠不但來了，還送來一封書信，三位可要瞧瞧？」果然自袖中取出一封書信，三人連忙接過。

只見書信之上，寫的竟是：

「俠以武犯禁，干戈本屬不祥，寶玉前此數戰，非好戰也，實不得已耳，今幡然有省，誓不願再以武與天下人相見，梅君武中達人，諒不致以此見責，則寶玉幸甚，今後綠水青山，寶玉求以詩書逍遙，不亦樂乎？

專此上達梅君足下。

方寶玉拜上。」

精雅的短簡，清楚的文筆，但莫不屈等三人看完了這封書信，卻不禁為之目定口呆，作聲不得。莫不屈、萬子良俱是滿面焦急之色，便待搶口分說，但公孫不智卻沉住了氣，暗中將他兩人攔阻。

梅謙緩緩道：「方少俠留下這封書信，便不發一言，掉首而去，此乃人所共見之事，三位祇怕也唯有相信了。」他的言語中，已露出逼人的鋒銳。

公孫不智乾咳一聲，道：「武林群豪見他不戰而去，不知有何舉動？」

梅謙冷冷道：「言語中自有些不堪入耳之處，三位不聽也罷。」

語聲微頓，突然仰天長嘆一聲，接口道：「但在下見了方少俠這封書信，頗有深感於心，我輩碌碌江湖，終日舔血刀頭，那及他詩書逍遙來得自在。」

公孫不智也不知他這番言語是故意諷刺，還是真的有感於心，默然沉吟半晌，突然抱拳道：「多蒙相告，就此別過。」竟拉著萬、莫兩人匆匆走了。

梅謙目送他三人身影退去，久久都未動彈。

※※※

萬子良與莫不屈兩人雖是滿腹悶氣，滿心疑惑，但見到公孫不智神情若有所思，也只有不發一言，隨他狂奔。片刻間，三人俱已回到客棧，也不答話，悄悄推開寶玉房屋的窗子一看──寶玉鼻息沉沉，仍然睡得甚是安詳。金不畏、金祖林、魏不貪等人見到他們神情如此異樣，自要詢問，萬子良當下匆匆將經過說了。

魏不貪動容道：「但我敢與他打賭，寶玉絕未出門一步。」若非千真萬確的事，魏不貪是萬萬不會與人打賭的。

金不畏怒喝道：「原來那姓梅的也是個卑鄙的小人，竟造出這等事來污衊寶兒，石老四，走！咱們去找梅謙決一死戰。」眾人俱是滿心激憤，公孫不智卻一把拉住了他，沉聲道：「此事怪不得梅謙。」

金不畏大怒道：「怪不得他怪誰？莫非是寶兒夢中出去了不成？」

公孫不智嘆道：「你難道看不出這又是那惡魔所施的絕戶之計？他如此做法，只是教天下豪傑都對寶兒存下輕視之心，他明知今日之事，瞬時即將傳遍武林，到那時寶兒也必要被天下人罵為反覆無常之輩──唉！千夫所指，無疾而死，那時寶兒縱有百口，亦不能辯了！」

眾人倒抽一口涼氣，想到這惡魔此舉，已無異將寶兒前途一舉斷絕，人人心裡宛如被壓上一塊巨石。

金不畏咬牙切齒，恨聲道：「好狠毒的惡魔！好狠毒的惡計！他究竟與寶兒有何深仇大恨？竟定要見寶兒身敗名裂才甘心？」

公孫不智沉聲道：「那惡魔必定是個與寶兒頗為熟悉的人，是以才不但能令人改扮成寶兒的模樣，還能將寶兒的神情步法都模仿得唯妙唯肖，在那許多人的注視之下，都未露出破綻，只因此刻武林中人見過寶兒的雖有不少，但都不過是在激動之中匆匆一瞥而已，絕不會將寶兒瞧得如此清楚，更不會學得如此逼真。」這話說將出來，眾人更是聳然失色。

眾人心裡都在暗問自己：「與寶兒頗為熟悉的人，那會是誰？」眾人此刻自己知道那四個身法奇詭的白衣人，只不過是與李英虹串通好了，來做此圈套的，目的已達，自然不敗亦退，這惡魔竟能使武功如此詭異的白衣人聽命於他，身份自然非同小可，寶兒的熟人中，又那有這般人物？

金不畏突然道：「這惡魔究竟是誰？祇怕唯有寶兒還能多少猜出一些，我得去問問他。」轉過身子，便待拍門。

公孫不智卻又拉住了他，沉聲道：「無論如何，你我此刻都萬萬不能驚動寶兒，縱要問他，待他復原醒來了再問也不遲。」

※※※

日色漸漸西下，暮靄中炊煙四起，農夫荷鋤而歸，童子嘻笑而回，沉重的工作已了，這正是一日中生氣最最活躍的時候。但在這客棧中的小小院落裡，卻仍是一片死寂。

夕陽的光輝漸漸黯淡，黑色漸漸溶入了天地，屋中人影也漸漸模糊，幾乎對面也難辨出面目。但卻無一人燃起燈來，只因此時此刻，誰也沒有接受光明的心情，只因唯有這無邊的黑暗，還可以隱藏他們的焦急。寶兒的臥房，也仍無動靜。

萬子良、莫不屈、公孫不智、石不為──甚至連金不畏與鐵娃，俱都是石像般坐在那裡，動也不動。突然間，小院外傳來一陣騷動之聲，其中竟還似夾雜著金祖林的大笑，呼喊，眾人一驚，齊地奔出。

暮靄蒼茫中，只見遠遠兩條人影，一面高歌，一面大笑，互相攜抱，互相攙扶著而來。左面的一條人影，手裡提著根長達八尺開外，彷彿白蠟大竿般的長兵刃，右面一條人影，身上卻似掛著條亮晶晶的長鍊。

萬子良凝目瞧了兩眼，面色突變，失聲道：「與金祖林同來的，莫非是『天刀』梅謙？」他看得不錯，右面的那人果然是「天刀」梅謙。眾人搶步迎去，但見金祖林衣衫已破爛，滿身血跡斑斑，面色雖是疲憊不堪，但目中卻閃動著興奮的光芒。

那修潔整齊的「天刀」梅謙，此刻模樣竟也十分狼狽，衣襟已撕下一塊，披散的頭髮便用這塊衣襟緊緊紮住。兩人胸膛猶在不住起伏，滿身酒氣醺然，兩人神情極是親密，卻又似方纔經過一場激戰一般。

眾人瞧得又驚、又奇，反而問不出話來。

金祖林卻已大笑道：「你們可知我方纔那裡去了？哈哈！你們再也猜不到的──我方纔原是找梅謙拚命去了。」

梅謙笑道：「金兄方纔喝了已有幾分酒意，話也不說，便要與我拚命，在下本還不敢隨意動手，但見金兄四招之間，竟在這白蠟大竿子上，接連使出槍、棍、戟、鏟四路招式，我也不覺動了敵愾之心，有些手癢了。」

金祖林道：「聞得江湖傳言，『天刀』梅謙鎖鐮刀秘技，乃是天下武林中最難對付的武功之一，我本還不信，方纔這一交上手──嘿！我才真的領教了，但見他右手錘似流星，錘上五芒刺，抓、撕、鎖、打，既可傷人，還可撕鎖對方兵刃，右手月牙刀招式專走偏鋒，奇詭迅急，當真比天下各門各派的刀法，都要令人頭疼。」

他喘了口氣，搖頭笑道：「這本已夠令人難對付的了，最妙的是，他雙手之間那一段鍊子，居然還具有抵擋進擊，鎖人兵刃，套人脖子三種妙用，他不但一件兵刃可當作三件兵刃，而且簡直就好像生著三隻手似的，這一戰之下，嘿嘿！金祖林今生今世，可再也不願與使鎖鐮刀的人交手了。」

眾人瞧他身上斑斑血痕，自是知道他這一戰之下，必定吃了不少苦頭，卻不知兩人又怎會化敵為友？

但聞梅謙大笑道：「鎖鐮刀縱難對付，可也比不上金兄與人交手時那一股慓悍之氣，我與他由正午直戰至日落，他身上掛彩已有七處，無論換了是誰，也該鬥志全失，那知他卻越戰越勇，那等大開大闔的招式使將出來，端的是令人驚心動魄，我平生與人交手，從未有手軟之感，但此次卻當真手軟了。」

金祖林笑道：「你也莫給高帽子給我套了，若非你屢次手下留情，我早躺下──金祖林雖非好人，但總也知道好歹，見你住手，我怎能再打？」

梅謙道：「我敬他是條好漢，自然要問他為何與我動手，金兄這才將有關方少俠之種種情事，俱都說了出來。」金不畏忍不住插口問道：「你可相信了？」

梅謙道：「金兄這樣的漢子，說出來的怎會是假話？我自然相信了，是以與金兄痛飲一場後，特來探問方少俠病勢。」

眾人聽得又驚、又喜，喜動顏色。

萬子良喟然笑道：「常言道惺惺相惜，英雄果然是重英雄的，只可惜我等眼福不佳，竟未能瞧到方纔那一場百年難遇，精采之極的大戰。」

金不畏道：「我這就去喚寶兒出來與梅兄相見。」

梅謙笑道：「如此著急作什？聞得方少俠正在安歇之中，我等又何苦驚動於他，反正梅謙已知各位俱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待梅謙先敬各位三杯，略表歉意，等方少俠醒來，梅謙再與他相見也不遲。」

萬子良道：「這也有理。」

金祖林拍手大笑道：「有理無理，也得痛飲三百杯。」

※※※

就在這時，寶玉臥室的後窗，悄悄開了一線。一條人影，自窗隙中滑了進來，有如游魚一般，身法當真是說不出的輕盈，說不出的靈便。

只見這人柳腰盈盈一握，眼眸亮如明星，黑暗中雖然瞧不見她的面目，但顯見必定是個絕美的女子。

她靜靜的站在床頭，痴痴的望著沉睡中的寶玉，她明眸中光芒雖然炯炯照人，但眼波卻又溫柔如水。一片朦朧的星光，照入窗戶，照著她如夢般凝視著的星眸，照著她如波浪般低垂的柔髮，照著她如白玉般晶瑩的面顏，也將她神情間所帶著的那種高華與智慧，映照得更煥發出逼人的光輝。

她是誰？是誰？

她身子久久未曾動彈，她目光久久未曾移動，窗外風似也停了，於是，便沒有風能撩動這靜靜的輕愁，也沒有風能吹動她輕愁般的髮絲，所有的神秘，便都靜靜地溶化在這大地無邊的沉默之中。

終於，她輕輕伸出春蔥般的纖手，輕輕覆上了寶玉的眼簾，這雙纖纖玉手，似乎有些顫抖。她口中不住低問：「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

寶玉也終於自黑暗的甜夢中醒來。首先，他只覺鼻端飄入一股飄飄渺渺，朦朦朧朧的淡淡幽香，就彷彿是情人夢中的花香似的。然後，他便覺耳畔飄來一陣飄飄渺渺，朦朦朧朧的輕輕人語，又彷彿情人夢中的相思那麼銷魂而溫柔。

「猜猜我是誰？」

雖是輕輕的低語，雖是短短五個字，但卻已使得寶玉自肉體至靈魂，俱都顫抖了起來、

在這一剎那間，所有失去了的歡樂，所有失落了的舊夢，所有幾乎已被遺忘了的往事──往事中的甜蜜與溫馨，都似已回到他心頭──他雖已醒來，但身子卻更僵木，更不能動彈。

低語猶在耳畔輕回：「猜猜我是誰？」

寶玉眼中突然湧出了淚水，晶瑩的淚水，沾滿了那晶瑩的玉手，寶玉雙目雖然被淚水覆蓋，但他卻似自淚水中望見一幅圖畫──夢中的圖畫。

※※※

三間小小的房子，房中一張青玉案，案上一隻白玉瓶，瓶裡插著幾枝正飄散著朦朧香氣的茶花，一個小小的女孩子，穿著件雪白的衣裳，正坐在青玉案旁，手托著香腮，瞧著瓶中茶花呆呆的出神。

這圖畫雖已在他眼前，卻又似是那麼遙遠。只因這圖畫一直埋藏在他靈魂深處，他從來不敢觸動，而此刻，一剎那，卻又自遙遠的靈魂深處來到他眼前。

「猜猜我是誰？」

寶玉眼前的圖畫，電光般閃動起來。

瓶裡的茶花──插花人的玉手──玉手擰著他的臉──臉旁溫柔的呼吸──呼吸中的歡樂──歡樂中的辛酸──許多個不同的日子──笑──眼淚──一道劍光劃破黑暗──一代巨人在黑暗中倒下──海浪──暴風雨──狂呼──掙扎──暈迷──掀開的簾帷──簾帷中的淚眼與笑臉──溫柔的瘋狂──瘋狂的痴迷──痴迷的歡呼、擁抱──爭殺──惡鬥──流血──

突然，一隻魔手攫去了瓶中的茶花，攫去了插花人。

寶玉面上已流滿冷汗，突然嘶聲呼道：「你是她！你是她！」

手掌開始輕輕移動，拭去了寶玉面上的冷汗，

人語更是溫柔：「好孩子，你做惡夢了麼？不要怕，我已回到你身邊，你什麼都不要怕了，永遠都不要怕了。」

手掌移開，寶兒張開了眼，朦朧的星光，灑滿小室，浸浴著一條朦朧的人影，卻不是小公主是誰！

兩人眼波相對，呼吸相通。

這一剎那間，似真似夢，如夢如幻──這究竟是真？是幻？是甜？是苦？他兩人自己也分不出。

但世上又有什麼事比昔日情人的重逢更甜？又有什麼事比夢境成真更令人狂歡激動？

情感，本是世上最最奇妙之物，它遭遇著的波折與困難越多，它的果實便也就越是芬芳永久。

寶玉沒有說話──他說不出話，只覺小公主溫香軟玉的身子，已不知不覺依偎入他的懷中。

漫長的別離，在這一剎那間，已被遺忘，別離中所受的痛苦與辛酸，也已在這溫柔的擁抱中消失。

※※※

寶玉想說話，突然，小公主重重的推開了他，站起身子，凝注著他，輕咬著嘴脣，輕罵道：「小賊，小壞蛋，這些日子裡，你可還在想著我？」

寶玉笑了，忍不住笑了。

小公主輕跺著腳道：「小賊，你笑！你笑什麼？」

寶玉眨了眨眼睛，道：「多少年，你的脾氣還是沒有變。」

小公主道：「我當然沒有變，變的是你。」

寶玉又笑了，道： 「我當然變了，我已變成大人，你卻還是個孩子。」

小公主道：「是嘛，你現在已是個大人物了，江湖中已不知有多少個女子為你瘋狂，你──你怎麼還會記得我？」說著說著，她眼圈似已紅了，目中也泛起了淚光，突然轉過身，就要衝出去，寶玉趕緊拉住了她，

小公主瞪起眼睛，道：「大英雄，大人物，你拉我這小孩子幹什麼？」

寶玉柔聲笑道：「我不拉你，你也莫要走。」

小公主咬了咬牙，回過頭，一雙大大的眼睛，動也不動的望著他，望了半晌，輕輕道：「好，你說你這些年來，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我，做夢都在想著我，我就不走，說，說呀！」

寶玉道：「我──我當然在想著你。」

小公主拼命的搖頭，跺著腳道：「不行，這樣說不行，我要你像我方纔那樣說，說得一個字不錯，否則──否則我就走了，永遠不理你。」

寶玉明知她不會走的，但不知怎的，在她面前，這倔強的少年，竟似已變成個聽話的孩子。他的剛強，他的智慧，自這些年來的磨練中所學的一切，在她面前，全部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臉都有些紅了，眨了眨眼睛，低著頭，道：「這些年來，你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我──做夢都在想著我，你──」

小公主跺腳道：「不對，不對，不對，一千個不對──是說你想我，獃子，不是我想你。」

寶玉道：「但我是照你方纔說的，說得一個字也不錯呀！」

小公主咬牙道：「討厭，你，你──你裝傻──」突然撲進寶玉懷裡，勾住了他的脖子，又是一口咬了下去。許多年前，她已不知咬過寶玉多少次了，但在寶玉心底的感覺中，卻只覺這次她咬的已和昔日都大不相同。

在這一剎那，他只覺心神俱醉，當真是意亂情迷，即使在那「討厭」兩個字裡，也似乎有著他永遠咀嚼不完的情意。

※※※

星光更亮，多情地照著兩條依偎的人影。誰都沒有說話，因為誰都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但無言的沉默，在這時，當真勝過千萬句言語。也不知過了多久，寶玉終於道：「這些年來，你究竟遭遇到一些什麼事？告訴我──我多麼想分擔你一些憂苦，也分享你一些歡樂。」

小公主悠悠道：「歡樂？那有什麼歡樂，這些年來，我──你遭遇的歡樂總比我多些，還是先說歡喜的，好麼？」

寶玉道：「但──但我先問你的。」

小公主仰起頭，軟語央求道：「求求你，好麼？」

寶玉只有嘆氣，道：「這些年來，我──唉！當真沒有什麼好說的，無論是清晨、黃昏，還是深夜，無論在山巔、谷底，還是水邊，我都是一心一意在學武，苦思著自然與武道之間，那息息相關，也顛撲不破的道理，我要將自己一天的日子，當作別人三天、五天，甚至，我──」

小公主突然又推開他，冷笑道：「我知道你一心一意只是在學武，那裡會想我。」

在她面前，是一句話也說錯不得的。寶兒苦笑，低語道：「你說，我怎會不想你？」

小公主道：「我不信，除非你──」

寶兒著急道：「我若騙你，就是──」

小公主嫣然一笑，擋住了他的嘴，仰首道：「我信的，你說的什麼話，我都信的──告訴我，這些日子時刻在糾纏著的那些女孩子，可是比我──比我──的嗎？」

# 第二十四章 夢中會情侶

在「比我」和「的嗎」中間，她輕輕說了兩個字。寶玉聽不清，問道：「什麼？」

小公主輕咬櫻脣，道：「獃子，討厭，聽不見就算了。」

寶玉卻已突然猜到，失聲道：「漂亮，你說的是漂亮──唉！江湖中的女子，那有一人會比你還漂亮，你問都不該問的。」

小公主「嚶嚀」一聲，撲入他懷中，過了半晌，突又輕輕道：「我就走了。」

寶玉道：「你──你又要走了？你──你跟我見面，說了還不到幾句話，但其中卻不知道有多少個走字。」

小公主道：「我要來就來，要走就走，誰管得著我？」

寶玉呆了一呆，又說不出話來，而小公主口中雖說走，身子卻未動彈，頭也還埋在寶玉胸膛，柔髮波浪般灑下。寶玉轉撫著她的柔髮，目光痴痴地瞧著窗外星光，輕輕嘆息道：「你本不該來的，你若是不來，我的心雖然寂寞，卻一直平靜得很，此刻你來了便要走，我──我怎生是好？」

小公主突然站起，背轉身。

寶玉道：「你──你真的要走！」

小公主道：「你說我不該來的，我還不走，等什麼？」

寶玉征了半晌，喃喃道：「你難道真要我勉強你──你難道真要我求你？」抬起頭，卻看到小公主雙肩已抽動起來。晚風中，她身子正也有如風中柳絲般顫抖著。

寶玉道：「你──你哭了？」

小公主道：「誰哭了！我為什麼要哭？我從來不會哭的。」突然撲倒在床上，痛哭起來，而且哭得甚是傷心。

寶玉有些慌了，道：「可是我說錯了話，你──你──」

小公主啜泣著道：「你沒有說錯，我本是不該來的，我若不來，你本可平靜一些，我又何苦來見你這最後一面？」

寶玉的心，一剎那就變得有如鉛錘般沉重。他大駭道：「最後一面？為何是最後一面？」

小公主似乎發覺這話自己本不該說的，伸手掩住了嘴，輕飄飄飛身而起，燕子般掠出窗外。寶玉念頭還未想到「追」字，但身子卻已追出窗外，只因多年的訓練，已將他訓練出一種本能的反應。

小公主自也未想到他身法竟有如此迅快，她衣袖已被寶玉拉著，但腳下仍未停步，寶玉也只有跟隨著她。只見她嬌靨上兩行淚珠，猶在不停地往下流落。寶玉更是著急，不停地問：「為什麼？為什麼是最後一面？」

小公主咬住牙，道：「放手──放手──」

寶玉怎肯放手，兩人身形流星般往前飛掠，掠過蟲聲啾啁的草地，掠過可望豐收的田野，掠入一片樹林。

小公主終於停住，恨聲道：「討厭，誰叫你跟來的？」她語聲說的雖凶，但寶玉聽得這一聲「討厭」，沉重的心情已為之輕了幾分，輕輕道：「你若不說為什麼？我永遠都要跟著你。」

小公主嘶聲道：「求求你，莫要逼我說，好麼？」

她甩脫衣袖，再往前奔，但寶玉縱不抓著她衣袖，也是一樣可以跟著她的，小公主道：「好，你定要問我，我就說吧，但這是你要我說的，可莫要後悔！」

※※※

夜已深，客棧中小院寂無人聲。

魏不貪與西門不弱在院中徘徊躑躅，魏不貪不時仰視星辰，道：「大哥他們出去，祇怕已有兩個時辰了。」

西門不弱微笑道：「兩個時辰是決計沒有的，要知道等人的時候總要覺得長些，而他們喝酒時，便覺時間過得極快。」

魏不貪苦笑道：「就因為咱們不喜喝酒，才會被派上這趟苦差使，留守在這裡，唉！無論如何，喝酒總比等人好受些。」

西門不弱笑道：「你總是不肯吃虧的。」笑容漸漸斂去，終於長長嘆息一聲，以足尖撥動著地上小石，道：「這些日子來，大哥心情委實太過沉重了，咱們做兄弟的，讓他有機會喝喝酒，解解悶，總是應當的。」

魏不貪慚愧的笑了，他還未說話，院外已傳來人聲笑語，接著，莫不屈、萬子良、梅謙等人一擁而入。

莫不屈道：「兩位賢弟辛苦了。」

指了指寶玉的門道：「他還在睡？」

魏不貪笑道：「到此刻還無動靜，祇怕睡的極沉。」

金祖林大喊道：「他已睡了許久，梅大哥也在這裡等了許久，無論如何，咱們也得叫他起來了，不能再讓梅大哥久等。」眾人齊望向公孫不智。

公孫不智微微一笑，大步走了過去，拍手喚道：「寶兒醒來──寶兒醒來──」喚了兩聲，不見回應，當下推門而入，室內已空無人影。眾人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石不為、魏不貪，齊地晃開火摺子，燃起了室中燈火，只見燈臺之下，壓著張紙箋，顯然是寶兒留下的。

只見這信箋之上赫然寫的是：

「各位伯叔大人膝下：俠以武犯禁，干戈本屬不祥，侄天性本非好武之人，既不得已而戰之，數戰之下，實已身心交瘁，實不堪再經一戰，此點侄雖隱瞞至今，唯遲早終有一日敗露天下耳目之前。

故此，侄實已不敢再以武與天下人相見，亦不敢再與各位伯叔大人相見，從此當尋一山林隱僻之處，了此無用之生，江湖爭雄之事，唯有留待他人，下筆至此，實不勝惶恐慚愧之至。

專此奉達 敬請

福體康健

侄方寶玉拜上」

這封信除了稱呼不同，字句稍異之外，其餘紙張、筆跡、語氣，竟都與「天刀」梅謙所接的那封完全一模一樣，無論是誰，只要將那兩封信都曾看過一遍，便已可斷定這兩封信必是出自一人手筆。

眾人輪流瞧過，俱都不禁為之面色大變。

※※※

「天刀」梅謙酒意全消，面沉如水，瞧著金祖林，沉聲道：「原來那封信真是方寶玉寫的。」

金祖林酒也早已化做冷汗流出，頓足道：「寶玉他──他，唉！他怎會如此？他本不是這樣的人，梅兄，梅大俠，他──他──他──」

梅謙冷冷截口道：「他祇怕將你們也一齊騙了。」

莫不屈等人面如死灰，公孫不智沉吟半晌，將這封信送到一直站在那裡發怔的鐵娃面前，沉聲道：「這可是你大哥的字跡？」

要知眾人與寶玉相會以來，並無一人見過他握筆作書，是以自然無人能辨出此信真偽，只有就教鐵娃。

那知鐵娃竟也垂首道：「我分不出。」

公孫不智仰天長嘆一聲，梅謙道：「字跡辨不辨得出，都已無妨──」冷笑一聲，接口道：「這封信難道還會是別人寫的麼？」

他話中雖充滿輕蔑冷銳之意，但別人也只有垂頭聽著。

莫不屈頓足道：「只恨咱們方纔竟無一人進來瞧瞧寶兒是否還睡在這裡──唉！此事若真是他做的，他怎對得住人？」聽他口氣，便可知道他心意已動搖，已不能完全相信寶玉，其實此時此刻，又有誰還能完全相信寶玉呢？

梅謙嘆了口氣，拍著金祖林肩頭，道：「不是我對寶玉有所偏見，試問以方寶玉那樣的武功，普天之下，還有誰能強迫他做他本不願做的事，還有誰能將他擄走──即使有人武功還強勝於他，但兩人必有一番掙扎響動，外面的人便必可聽到。」這番話說的更是入情入理，眾人更是無言可答。

西門不弱垂首道：「這祇怕真是寶兒寫的，但──」

鐵娃忽然大聲道：「那封信上可是未曾提到我？」

萬子良嘆道：「未曾提到。」

鐵娃大呼道：「這封信若未提到我，便必定不會是我大哥寫的，我大哥若是真的要走，好歹也會問我一句。」呼聲未了，他已忍不住淚流滿面。

金不畏亦是熱淚盈眶，亦自放聲大呼道：「對，無論如何，我也不信這會是寶兒自己做出來的事，這必定又是那惡魔所使的毒計！」

※※※

小公主如海般深沉的眼淚，猶在向寶玉凝睇。

她再說一遍：「這可是你自己要我說的，你聽了莫要後悔。」

寶玉道：「只要是我自己情願做的事，無論什麼事，我絕不會後悔。」

小公主道：「好！」她身形並未停留，口中輕輕道：「你知道，我是被那些惡人擄去，在他們這些人身邊，我受的是怎樣的折磨，我不說你也該知道。」提起往事，她似乎連靈魂都起了戰慄，身子更早已顫抖。

寶玉忍不住摟著她肩頭，道：「輕輕的說，慢慢的說，不要怕，我已在你身旁，從今以後，無論遭遇到什麼，都有我與你共同承擔。」

小公主含情脈脈地瞧了他一眼，這一眼中，的確有敘不盡的溫柔，敘不盡的情意，就只這一眼，的確已足夠令人蝕骨銷魂。

寶玉突然發現，她在原有的那種絕俗的美麗之中，又添加了一份說不出的媚態，這媚態看來雖有些做作，但卻使她的美麗更令人無法抗拒，使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令人見了要為之心旌搖盪，不能自主。

小公主輕輕道：「五六年的經過，在一時間也無法細說，總之這些年來，我從未有一天自由，也從未有一天快樂，直到我聽到你的消息，便不顧一切，想盡了千方百計，出來見你一面，然後──」寶玉動容道：「然後怎樣？」

小公主悽然一笑，道：「那些惡人知道我出來，怎會放過我。」

寶玉道：「你！你為何還要回去？」

小公主道：「我若不回去，他們更不會放過我，他們必定要想盡法子來害我，我不願說出這些事，只因──只因我怕連累了你，你還有你遠大的前途，我──我怎能害你？我怎能害你？」

她滿面淚珠如雨，寶玉卻是滿腔熱血如火，手掌緊握著小公主肩頭，指尖都已幾乎嵌入小公主肉裡。

他嘶聲道：「我的前途，便是你的前途，你若終日受苦，我縱成帝王，也無快樂，只要能將你自那些惡人魔掌中救出，我死了都不算什麼。」

小公主腳步驟頓，反身撲入他懷抱裡，道：「只要能聽到你說這些話，我就算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都是值得的了，你──快抱緊我，莫要放我走──」

寶玉道：「我永遠也不會放你走的，我要──」

突聽一個森冷詭異的語聲道：「你要怎樣？」

※※※

木葉擋住星光，淒迷的荒林中，已幽靈般出現了十餘條身穿白布袍，頭蒙白布袋的人影，四面將寶玉與小公主圍住。寶玉與小公主霍地分開，小公主顫聲道：「這──這都是他們門下。」其實她根本不必說出，寶玉也早已猜出這些白衣人必定是五行魔宮門下的魔徒。

方寶玉又復靜如止水。所有的痴迷，所有的歡喜，所有的紊亂，在他驟遇敵蹤後的一剎那間，俱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心頭又復晶瑩如白玉，他雙目又復清澈如明珠，他以身子維護著小公主，身形四轉，目光也隨著身形轉動。

十餘個白衣人手中，兵刃無一相同，亦無一不是江湖中罕聞罕睹的外門兵刃，有的形如鍊子槍，但鍊子粗短，槍頭卻如火焰，有的形如方便鏟，但鏟頭尖銳，卻又如槍似戟，有的彷彿金花，有的宛如枯枝，有的驟看似是判官筆，細看卻又如節筒──總之奇形怪狀，不一而足。

十餘個白衣人目中，都閃動著一種妖異的光芒，既貪婪，又殘酷，更瘋狂，似是一群要擇人而噬的野獸！

一個白衣人獨立樹下，道：「放下她，便饒了你！」

寶玉一眼瞧過，便知這些白衣人之神智無一正常，也根本不願答話，拉住小公主的手，沉聲道：「跟著我，往外闖！」

小公主顫聲道：「放下我，你快走吧，咱們闖不出去的，莫要管我，也莫要再想我，就只當我──我早已死了！」

白衣人森森笑道：「對，放下她走吧，你闖不出的。」

話猶未了，寶玉身形突施，拉著小公主衝向左方。

左面三件兵刃，一件如金瓣蓮花，一件如落葉枯枝，一件但見銀光閃動，也看不清究竟是什麼？寶玉身形方動，這三件兵刃已飛迎而來，黝黑的荒林中，立刻閃耀起三種顏色不同的眩目光華。

三件兵刃形狀固已怪異，招式更是奇詭怪異無儔，而且彼此之間，配合佳妙，彷彿天生就該在一起施出似的。金瓣蓮花看來雖最沉，招式卻最輕，一招「怒擊飛龍」，看來雖似中原錘路，但卻有錘法中絕不會有的撕、抓、鎖、纏四種妙用，那十數瓣黃金蓮花瓣，每一瓣都可鎖拿對方之兵刃，撕開對方的血肉。

落葉枯枝看來雖最輕，招式卻最沉重！光禿禿一根枯枝上，似乎帶著千鈞重物，於笨拙中另有一種威力。這兩件兵刃拙靈相生，輕重相輔，已是令人難當，再加上那銀光閃閃的兵刃，更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金蓮與枯枝兩件兵刃使不到的空隙，全部被銀光補滿，漫天光華眩目，讓人根本無法分辨這三件兵刃自何方向攻來？

寶玉身形驟頓，漫天金光銀芒，雖已齊地當頭壓下，他目光卻只凝注著金銀光華中的一道黑影。突然間，他手掌伸出，竟筆直穿入了金光銀芒，眼見他這隻手掌，已將被這金花銀雨剁成粉碎。

小公主驚呼失聲！

※※※

那知就在她呼聲方響的這一剎那之間，寶玉已抓住了金銀光芒中的那根黑影──他竟自這看來密不漏風的招式裡，僅有的一點空隙中穿出，抓住了那枯枝，這空隙有如火爆星花，一閃即沒，但寶玉手掌已在這更快過電光石火百倍的一剎那間縮回，金花銀雨竟傷不了他一根毫髮！

那手持枯枝的白衣人，但覺一股大力傳入掌心，這股力道雖然平柔，但卻與天地自然之威同理──雖平柔卻不可抗拒！他手腕一震，身子一震，心頭跟著一陣震慄，體內氣血翻湧，踉蹌後退數步，枯枝已到了寶玉手中。

金花銀雨驟見空疏，寶玉掌中枯枝輕輕一引，輕輕左右揮出，兩條白衣人便覺有一道銳風，一道黑影直擊而來。這兩人雖摸不清這銳風黑影是自何方擊來？但卻深信這必是擊向自己要害之處，不可抗拒之處，兩人亦俱都深信自己若不撤招後退，唯有死亡一途──金花銀雨頓收，兩條白衣人各各退出七步。

這情況筆下寫來自慢，其實每一個動作的施出，每一個變化的發生，縱然用盡詞彙，也不足形容其迅急。

在旁人眼中看來，寶玉彷彿只是揮了揮手，對面三個人便都已被擊退，小公主神色亦不知是驚？是喜？脫口道：「好！」然而她這一個字方出口，已另有三件兵刃夾擊而來！

這三件兵刃如槍似鏟，如盾牌，如火焰！槍鏟戳魂穿穴，盾牌拍魂碎骨，那火焰更挾帶著燎原的威勢──這三件兵刃光芒雖不眩目，但風聲卻更是懾人！

寶玉腳下只輕輕踏出了一步，然而他與小公主立足的方向卻已完全變更，竟已完全脫出了這三件兵刃夾擊的威力之外。三個白衣人但覺眼前驟失敵蹤，招式立時無從發揮。一拳如似擊在空虛，那力道如泥牛入海，消失無蹤。

這時寶玉掌中枯枝，卻突然劃起一個極大的圓圈，將三件兵刃一齊圍住，三個白衣人頓覺兵刃再也無法施展。等到寶玉第二個圓圈劃出，三個白衣人但覺自己所有的精神、氣力、鬥志，都已被這圈子緊緊縛束。但聞「叮噹、噗落、嘩啦」三響，三個白衣人手中的三件兵刃，竟都不由自主，落在地上。

這三個圈子劃出也不過是剎那間事。除了這三個兵刃被他逼得脫手的白袍人外，別人誰也看不出他劃出的這三個圓圈有何威力？在別人眼中看來，這三個白袍人直似自己將兵刃拋出手似的。然而兵刃落地，圓圈劃完，對面樹上突有一蓬樹葉離枝飛出，彷彿群蜂歸巢一般，投入寶玉所劃的圓圈之中，顯見寶玉圓圈雖已劃完，但那綿長的內力尚未消竭，連兩丈外樹上的葉子都被他吸了過來。

白袍人們瘋狂的目光中，這才露出驚駭之色。但這時又早已有另三人填補了前三人的空缺，還是將寶玉與小公主圍住，也就在這時，寶玉掌中枯枝凌空一拍，那一窩蜂般投來的樹葉，突又四下飛激而出，暴雨般飛打十餘條白袍人的胸膛面目。雖是普通樹葉，但帶出的風聲，卻有如利刃破空一般、尖銳、迅急！前面的白袍人竟不敢擋其鋒銳，身形閃動，兩旁避開，前面的道路讓出，寶玉也正想以這樹葉作開路先鋒，隨葉闖出。

但他身形方展，突聽「蓬」的一響，一蓬青紅色的火焰，迎面飛出，飛射的樹葉只要沾著這蓬火焰，立時化為飛灰，無影無蹤。

小公主輕呼道：「不好，魔火──」她呼聲方自發出，那奇異的熱力已至，使他們兩人有如置身洪爐之中，她短短四個字喝完，魔火已幾乎燒著他們衣衫。

寶玉似乎還在考慮對策，但身子已被小公主拉得弩箭般後退而出，這蓬火焰反而替他們打通了一條退路。小公主身形不停，拉著寶玉直退出數十丈外，白袍人竟無一人追來。小公主長長透了口氣，道：「謝謝天，總算未被魔火燒著。」

寶玉道：「此火怎能傷我？」

小公主瞪眼道：「如此說來，倒是我不該拉你走的了？」

寶玉笑道：「我豈有此意，只是──只是我本想擒住一人，盤問盤問，如今他們既不敢追來，想必已逃了。」

小公主冷笑道：「你放心，你縱然不去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你的──」冷笑漸漸消斂，面上漸漸泛起憂鬱恐懼之色，仰視著蒼穹，緩緩接道：「從今而後，你祇怕永遠也無法安定了，隨時隨地都可能潛伏著足能制你於死的危機，連我爹爹的師兄那樣的人物，昔日與金河王結仇之後，也覺棘手，只因他深知五行魔宮中人若要向人報復，向來是如蛆附骨，不死不休的。」

她突然一把抓住寶玉的衣襟，嘶聲道：「你還是讓我走吧──你還是讓我走吧，你要我留在你身邊，你所要犧牲的委實太大了。」

寶玉緩緩道：「我早已準備犧牲一切了。」

※※※

方纔那一戰，交手雖只僅有數招，但所經的驚險，所費的精力，卻委實不少，寶玉體力顯然還未恢復，此刻目中已有勞瘁之意。他長嘆一聲，道：「魔宮門下弟子，果然無一庸手，方纔那十餘人，無論任何一人都已可與今日江湖中諸雄爭鋒，尤其那些奇形怪狀的外門兵刃，看來必定俱都另有妙用，只是被我先發制人逼住了，倉猝中未及使出。」

小公主瞧著他，眼波中似有無限深情，輕輕道：「無論是誰，也比不上你。」寶玉微微一笑，突又皺眉道：「聞得五行魔宮，彼此間本勢如水火，積不相容，多年來雖未明爭，卻不斷暗鬥，然而今日這十餘人卻顯然包括了金、木、水、火、土五宮弟子，難道今日之五行魔宮竟已互相聯手了麼？」

小公主眨了眨眼睛，突然輕呼道：「又有人來了！」拉著方寶玉，狂奔而出。

兩人又奔出數十丈開外，寶玉道：「方纔那有什麼人來了？」

小公主輕輕喘息，道：「我──我明明瞧見的。」

寶玉憐惜地瞧著她，輕輕嘆道：「可憐的孩子，你已被他們嚇怕了，就像是一隻受驚的鳥兒，聽見琴弦，也當是獵人的弓響。」

小公主垂著頭，不聲不響的走著，兩旁松柏夾道，樹影下不時可瞧見殘破而陰沉的石翁仲。

中原地帶，本是英雄輩出之地，在這一片平原上，不知曾經經過了多少朝代的變幻，經過了多少次血流成河的大戰，也不知曾經埋葬了多少顯赫一時的英雄、帝王與名將的白骨。

小公主與方寶玉，竟在不知不覺間走入一片陵墓之中，這地下埋葬的人物，昔日想必也有過蓋代的威風。然而，如今威風已隨人俱逝，風聲淒切，松柏搖動，唯有那些無知的石翁仲，猶在淒風裡陪伴著陵墓的悽涼與寂寞。

小公主眼波四轉，嬌怯的身子，又偎入寶玉的懷抱中，道：「我──我怕！」

寶玉道：「咱們走吧！」

小公主抬起頭，道：「走──那裡走？」

寶玉道：「這裡怎能停留，咱們該找著那些叔父、伯父，一同商量如何應付魔宮弟子的對策，有他們相助，咱們還怕什麼？」

小公主突然推開了他，道：「你難道不願和我單獨在一起，你難道一定要別人插入我們之中，他們與我素不相識，我為何要求他們相助？你──你──你還說願意為我犧牲一切，原來你只是個懦夫！無用的懦夫。」

她輕頓著足，眼中又泛出了淚光，突然嘶聲呼道：「你回到你那些叔伯面前去搖尾乞憐吧，我不要他們相助，我也不要你相助！」呼聲之中，竟又狂奔而出。寶玉苦笑嘆息著追去，只見小公主輕靈的身子，已奔上石階，奔向殘破的墓碑，奔向滿生青苔與荒草的墳墓。

她似乎要一頭撞向墓碑，寶玉失聲驚呼！

※※※

突然，墓碑後轉出一條人影。

這條人影身法之迅速、靈活、詭異、滑溜，俱都已接近人類難以想像的地步，他雖是自墓碑後轉出，看來卻有如自墓碑裡湧出來的一般，寶玉眼看著小公主收勢不及，竟往這人身上撞了過去。

這時寶玉與小公主之間，距離最少也有兩丈，這短短的兩丈，此刻竟變成段不可攀越的距離。

但聞小公主一聲驚呼，那人影一聲厲叱：「站住！」

寶玉彷彿被人一錘自頭頂擊下，釘在地上，果然再也不敢動彈，只因小公主此刻竟已落入那人手中。

朦朧的夜色中，猶可辨出這人影從頭到腳，都被一種灰黃的顏色緊緊包住，他自然是穿著緊身衣衫，罩著面具，但看來卻生像被人以灰黃的顏料，直接塗在他赤裸的身上似的，小公主便倒在他面前，只有一隻纖手被他懸空拉住，她顯然已被點了穴道，已連掙扎都無法掙扎。

寶玉手足冰冷，道：「你是誰？放開她！」

那黃色人影哈哈笑道：「你若還要她的性命退後兩丈，聽我吩咐！」

寶玉盯著小公主被他拉住的那隻纖纖玉手，目中似要噴出火來，但腳下卻不得不向後退去。他方自退了四步，便赫然發現方纔那十餘白袍人又自四下陰森、淒黯的樹影中，幽魂般無聲擁出。

這一瞥之下，寶玉更是大驚失色！

他吃驚的倒不是這些白袍人武功之高，而是他們行蹤之奇詭，竟似寶玉無論走到那裡，他們都能追著，又似他們本有著種幽魂般不可思議的能力，根本早已算定寶玉要走到這裡，他們早已在這裡等著。

夜色淒黯，風聲淒寒，在這悽涼陰森的墓地裡，幽魂搖曳的樹影中，被這麼幽魂般的人物團團圍住。

寶玉不覺自心底泛起一陣驚慄──他此刻若要逃走，猶可脫身，但小公主──他怎能捨下小公主？

他不能捨下小公主，又怎能救得小公主？

那黃色人影突然將小公主拋在墓碑後，向寶玉一步步走了過來，他身材已有些臃腫，腳下卻輕如無物，甚至踏在滿地落葉上，都未發出任何聲息，寶玉不用去想，便已知道此人必是自己生平未遇的高手。

他為何還要向寶玉走來？他是否要與寶玉交手？他明明已可將寶玉完全制住，為何還要過來與寶玉交手？

※※※

黃衣人目中，正散發著瘋狂而熾熱的光芒！

寶玉突然發覺了這種光芒的含意：「他必定要親自與我動手，他必定要親手將我撕裂，才能滿足。」這種心理雖是瘋狂的變態，但在武林中卻並非絕無僅有，寶玉一念至此，不禁狂喜，他要救小公主，唯一的希望，便著落在此人身上──他若能制住此人，以他為質，何愁別人不放小公主？

黃衣人已狂吼一聲，撲了上來！

寶玉輕退三步，心頭負擔，卻突然沉重。

這一戰他是萬萬不能敗的──他昔日之戰，勝負只不過關係他自己一人，然而此刻之戰，勝負不但關係著他自己生命，還關係著小公主的，而此時此刻，他實將小公主看得比什麼都重。

黃衣人一招出手，猛烈的攻勢，瞬即施出。

他招式與其說是迅急狠毒，倒不如說是無情殘酷，他出手並不攻向對方那一擊便可斃命的要害之處，他似乎覺得一招便將對方斃於掌下，猶不能令自己滿足，必須將對方百般凌辱，而後置之於死地，他心頭那一股殘忍的火焰，才能消洩。

四下白衣人俱都木立不動，絕無絲毫出手之意，這也自是因為黃衣人與人動手，只是為了發洩心頭的火焰，自是萬萬容不得別人插手，來破壞他這一份借虐待別人而獲得的滿足。

夜色中，但見他黃色的人影，如豺豹、如山貓，撲、剪、掀、搏。他不但神情有如野獸一般，卻又與七禽掌、虎豹拳、通臂拳、猴拳，這些以模仿野獸為主的武功絕不相同。只因七禽掌這些招式，雖是模仿禽獸的動作，但其中卻已有了技巧，有了變化，有了人性。

而這黃衣人的招式，卻全都是最最殘暴的野獸們最最原始的動作，他身體裡流著的，彷彿根本就是野性的血液，這些招式、動作，似乎本就是他與生俱來的，這些招式雖缺乏技巧，但那一股野獸的原始殘暴之氣，卻彌補了技巧之不足，當真可令任何一個與他動手的人，自心底泛起驚慄！

陰森、悽涼的氣氛中，又混合入一股殺機，一股血腥氣，死一般的靜寂，已為之沸騰！

寶玉驟然遇著此等非人類應有的招式，沉重的心情中，又多少加了些慌亂，更是不敢隨意出手，而他越不出手，那黃衣人之招式便越是殘忍瘋狂，那咻咻的鼻息，更是與豺狼一般無二。

寶玉瞧他的神情，瞧他的招式，突然發覺他實與那土龍子幾乎完全相似，但土龍子天生聾啞，這黃衣人方纔卻明明說過話──那麼此人是誰？難道五行魔宮中還有許多天性與土龍子同樣殘忍，武功與土龍子同樣狠毒的角色？他以一身之力與五行魔宮對抗，能勝得了麼？

他心情一寒，黃衣人突然整個人撲了上來。

# 第二十五章 茶林迷魂陣

這一撲更是野獸最原始的動作，寶玉身形一閃，竟未能完全閃開，雙腿已被黃衣人一把抱住。

寶玉反手出掌，但掌勢未出，黃衣人竟已一口咬在他腿上──這瘋狂的野獸，竟什麼也不管了，立時狂吮著寶玉腿上流出的鮮血──寶玉一陣驚惶，一陣恐懼，心神突然渙散，撲地跌倒。

四下白衣人哈哈大笑起來。

詭異的笑聲，散佈在血腥氣中──世上絕對再無任何一種情況比此時此刻更瘋狂！更恐怖！

寶玉似是已失去了抵抗之力──要知智慧與人性，時常都會被瘋狂的獸性所征服，這本是人性的悲哀，人類的痛苦。

※※※

五里內外，再無一條人影。

白袍人哈哈笑道：「朋友認命吧，世上已再無一人救得了你，方纔叫你放下她來，你不肯，如今卻連你也得一齊送命。」

寶玉心頭有些空虛，有些迷失，忖道：「我真的完了麼？我完了，她也完了，她這條命，反而是送在我的手上，我反而害了她──害了她──」這是他心中一些片段的，破碎的意識，他並未認真去想，卻在一剎那間，全自他心頭出現。

他張開眼，恰巧有一條雁影，自樹影間飛過。

樹巔木葉的影，是紛亂而零落的，然而這孤雁的飛翔，卻是那麼安詳、柔和、靈巧而俊美，在紛亂中劃出一道絕美的弧線。這飛翔的姿態，正是大自然的大手筆，世上再無任何一種學問，任何一種藝術能與之比美。

雁影劃空而過，寶玉心頭靈光一閃，一種不可描述的靈智，突然掙脫了獸性的梏桎，自他心底奔湧而出。

他手掌在不知不覺中，隨著那雁影劃過的弧線，輕輕揮出。他這一掌揮出既無目標，亦不知方向，然而那瘋狂的黃衣人，卻突然狂呼一聲，飛身而起，面上鮮血淋漓──這並非寶玉腿上流出的鮮血，而是他自己臉上流出來的──寶玉輕輕一掌，竟擊在他鼻樑要害上。

四下白袍人笑聲頓住，又驚又詫，還未弄清這是怎麼回事？黃衣人已撲地跌倒，寶玉已飛身而起，

黃衣人有如負創野獸般嘶聲悲呼。

寶玉撲向墓碑，白袍人已搶先攔住了他去路。這些白袍人本是他手下敗將，他本未將這些人放在心上，但見數道光芒交剪飛來，他身子突然逼入光芒間，正如以快刀去斬亂麻一般，交織著的光芒，不知怎的竟被他衝開，其中一人竟慘呼著倒地。

寶玉已隨手搶過了此人掌中一件形如節筒的兵刃，也就在這一瞬間，四下白衣人也已蜂擁趕來。金蓮花、火焰槍、木枝劍──十餘件兵刃，齊攻而下，看來雖然雜亂，但彼此間之配合，卻是井然有序，自成章法，十餘件兵刃一齊攻向寶玉，但所攻之部位，無一相同，彼此間也絕不聞兵刃相擊之聲。

寶玉全身上下，所有要害大穴，幾乎都已在對方攻擊籠罩之下，他要想一一避開，看來幾乎全無可能。然而寶玉手掌一顫，掌中兵刃揮出，有如畫家亂筆潑墨一般，出手間並未著意，這一筆似乎本自不經意中得來。

只聽「叮叮噹噹」一連串急響，如亂弦齊鳴，如珠落玉盤──十餘件兵刃，竟全都被震開。

白袍人俱都大驚失色，寶玉身形已自衝出，這十餘人竟無一人能攔得住他，他已筆直衝向墓碑。這時眼見已無人敢阻擋他去救小公主了，所有的驚惶、危難，全已成過去，寶玉喜上心頭，大呼道：「我來了！」

他一步衝入墓碑後，狂喜突然沉落，身子立時楞住。墓碑後竟然空無一人，那有小公主的影子。

※※※

小公主到那裡去了？她顯然又被另一魔黨挾持，她顯然還是落在魔掌中──寶玉還是救不了她。方纔的奮鬥，苦戰，換來竟是如此深沉的失望，寶玉似已再無一絲氣力，身子軟軟的靠到石碑上。此刻那些白袍人若再追擊過來，寶玉必定已無再戰的決心與意志，必定立將傷在他們掌下。

但墓碑外卻是全無動靜，十餘個白袍人，竟無一人追來──他們難道已被寶玉駭破了膽？然而，又有誰能相信這些瘋狂的魔徒，也有害怕的時候──那麼，他們放過寶玉，又為的是什麼？

突然，夜空中傳來冰冷的語聲：「她在這裡。」言語聲虛虛幻幻，飄飄渺渺，在若有若無之間。

寶玉驟然之間，竟未能分辨出這語聲傳來的方向，一躍而出，轉目四望，石碑外的墓地中，已瞧不見任何人影，那些神秘的黃衣人、白袍人，方纔神秘的來，此刻竟又神秘的去了。

風搖樹影，如魔如幻，墓地仍是空曠而幽寂，並未留下一絲他們方纔曾經來過，並曾在這裡流血苦戰的痕跡。寶玉幾乎要懷疑方纔所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做了場噩夢而已，只是小公主卻在這場噩夢中失去了蹤影。他轉身四望，放聲大呼：「在那裡？她在那裡？」飄渺虛幻的語聲便又響起：「在這裡。」

這次寶玉已聽清楚了，這語聲竟是自古墓的頂上傳來的，寶玉倒退數步，仰頭望了過去。只見古墓頂上，盤膝端坐著一條人影，亦是白袍白頭罩，瞧不清面目，只是右手拈著朵金瓣蓮花。

他左膝上倒臥著一個白衣人，顯然定是小公主，寶玉突覺熱血奔騰，不顧一切，展動身形撲了上去。他身形雖有如輕煙般飄忽，弩箭般迅急，但他還未撲將上去，墓頂上白袍人已輕叱道：「退下去！」只見他隨手揮處，便有一蓬金雨，隨著他叱聲飛出，原來那金瓣蓮花，竟還另有妙用，花瓣竟能離梗傷人。

十餘瓣金蓮，有的如海鳥低飛，掠空而來，有的如刀鋒劈人，斜削而至，有的卻如鞭打陀螺，如風捲落葉，盤空飛舞，旋轉不息，雖僅十餘瓣金蓮，看來卻是滿天金光，雖僅十餘瓣金蓮，卻似可分做數十個方向擊向寶玉，縱有最銳利的目光，最靈便的身手也不知該從何方向閃避？

寶玉驟逢這般詭異厲害的暗器，身形不由自主退了下去，他退勢自是急如閃電，但卻聞「颼」的一聲風響，自他胸前劃過，仍有一瓣金蓮，幾乎劃開他的血肉──這金蓮來勢竟比火焰還急。

※※※

漫天風聲響過，漫天金光竟似具有靈性，盤旋一匝，仍回到那盤膝端坐的白袍人身前，白袍人舉手收回金光，冷冷道：「告訴你，你縱有十倍本領，也休想攻將上來，你縱能攻將上來，見到的已祇怕是具死屍。」寶玉顫聲道：「你──你若傷她一根毫髮，我就要你的命──」

白袍人哈哈笑道：「我若要傷她，還會等到此刻？」

寶玉道：「你要怎樣？」

白袍人道：「我要你──」

寶玉口中雖在說話，暗中早已提聚全身真力，準備作孤注之一擲，此刻不等白袍人第四個字說出，身形又復撲上。

這一次攻擊，他實將自己與小公主生命俱都投注其中，其去勢之迅急，實非人類所能想像。他並未先發出任何暗器，只因他身形去勢實比暗器還快，人還未到，已有一縷尖風直指白袍人面目。那白袍人措手不及，翻身後退，然而他盤膝處正是古墓之巔，他身子一翻，便滾落下去，竟未及帶走小公主，

寶玉那還顧得傷敵，發狂似的撲向小公主，緊緊地抱住小公主嬌弱的身子──這是他一生中最最珍貴的人，這是他願意犧牲自己生命去換取的人，此刻，在經歷過許多次生死存亡繫於一線的爭鬥後，這人終於又回到他懷抱中，他緊抱著她，熱淚不覺流下面頰。

那知滾下古墓的白袍人，卻突然縱聲狂笑起來。

他狂笑著道：「且莫得意，先瞧瞧她身上還有什麼？」人影隨著笑聲，在一剎那間便已去遠，最後的一絲笑聲也在淒風中消散，四下又復被無邊的黑暗與靜寂籠罩。

寶玉又驚又疑，顫抖著鬆開懷抱，只見小公主前胸衣襟裡，果然斜插著五色斑爛的奇異信封。他以顫抖的手指抽出了信，信上赫然寫著：

「此女已服下聖水，戌土兩宮秘製之毒藥，普天之下，除了本門解藥之外，無藥可救！若要救她性命，必須在明日黃昏前趕至百里外之天香茶林，以此五色信封，求見東方場主，遲則無救。」

雖是短短一封信，雖然片刻間便可看完，但看完這封信，寶玉掌心沁出的冷汗，已沾濕了信紙。他仰視蒼穹，喃喃自語：「莫非他們竟早已算出我必能救得她，是以先就埋伏好這一著，莫非他們竟真的有鬼神難測的神通，無論將要發生什麼事，他們竟能在事先便已料中，否則為何我無論怎樣去闖，都闖不出他們早已設好的圈套？」

※※※

小公主張開眼來，樹梢間，群星閃爍，而寶玉的一雙眼睛，卻正是星群中最最明亮的兩顆。她喜悅地輕呼一聲，張開雙臂，抱住了他，顫聲道：「想不到我還能回到你身邊，他們呢？」

寶玉道：「都已走了。」

小公主嘆息一聲，輕撫著他的面頰，低語道：「你可知道，你從小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你──你果然未曾辜負我的希望──你永遠不會辜負我希望的。」寶玉凝視著她，忽然道：「但我立刻就要辜負你了。」

小公主失色道：「你──你說什麼？」

寶玉抬起頭，不願被她瞧見目中的淚光。

他仰視星空，喃喃低語：「轉瞬間，便將天明，天明後又是一日，黃昏也緊跟著要來了──黃昏前──黃昏前──」小公主道：「怎樣──黃昏前怎樣？」

寶玉咬了咬牙，大聲道：「黃昏前我便要將你送回他們手裡。」

小公主身子一震，鬆開雙臂，急淚奪眶而出，她便自矇矓的淚光中凝注著他，顫說道：「你──你要將我送回去？你──你──你不要我了？」

寶玉擰轉頭，默然不語。

小公主狠狠一掌摑在他臉上，痛哭大罵：「你這惡賊，你這懦夫，你這無情無義的人，原來你還是怕他們的，你枉稱英雄，卻不能保護個愛你的女子。」

她邊哭邊罵，邊罵邊打。寶玉只是咬緊牙關，強忍眼淚，不言不動。

小公主嘶聲道：「好，既然如此，我不用你送，我自己會走，我──我只恨我自己，為什麼要來見你？」

她掙扎著站起身子，踉蹌奔出。

寶玉顫抖著伸出手，要拉她，又不敢拉。但小公主已突然頓住足，突然迴轉身，一雙春蔥般的纖纖玉手，捧著心，一雙秋水般的眼波，瞧著他，顫聲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寶玉垂首道：「你知道什麼？」

小公主淚流滿面，道：「我已中了他們的毒，你唯有將我送回他們那裡才能救我，但──但你為了不讓我難受，竟寧肯自己受痛，挨打，也不肯將這話告訴我，你──你──你──」身子又撲進寶玉懷裡。

寶玉摟著她，也不知該說什麼話，只因此刻一切言語都已是多餘，只因此刻他的心已化入她的心裡。

星群漸稀漸落，曙色已將驅走黑夜。

寶玉終於道：「走吧，再不走祇怕便來不及了。」

小公主道：「走？──我不走──我不走！我寧願死在你身邊，再也不願離開你──抱緊我，抱緊我，我只希望能死在你懷裡。」

寶玉道：「你不能死──千萬不能死的──」他忍住淚，已忍了許久，但此刻，那眼淚又有誰還能忍住？小公主嘶聲道：「你只知道我不能死，但──但你可知道，你如此對我，卻教我怎捨得離開你？怎捨得離開你？」

寶玉深深吸了口氣，緩緩道：「只要你不死，總有一日，我必能救你出來，到那時，便永遠沒有人再能自我身邊搶走你，我答應你。」他語聲雖緩慢，卻是那麼堅定，那麼充滿了信心。

小公主終於垂下頭，夢囈般低語：「我相信你。」

※※※

天香茶林，一片茶樹生遍山麓。

自山下遙遙望去，不時可看見些頭戴青竹笠，身穿紫花襖，窈窕而健康的少女們，穿行在茶樹間。這時金烏將沉，日薄西山，漫天夕陽，將茶山映得更是多采多姿，也將茶林間的少女，映得更綽約如仙。

寶玉已帶著小公主趕到茶山前，只見兩株大樹間，高懸著「天香茶林」四字，便算做門戶。

門戶前後，卻寂無人影。

寶玉微一遲疑，直闖而入，大聲道：「可有人麼？」

山腳下茶樹間，突然出現三個紫衣少女，她們的面頰嫣紅，她們的笑容嫣然，看來正有如春天的花朵，當中的少女眨著眼，瞧著寶玉，竟然放聲高歌：「英俊多情的少年郎喲！你來自那一方？你今年多少歲喲？可曾娶過美嬌娘？」山歌之聲，清脆而嘹亮。兩旁的少女眨著眼睛，歡笑著拍掌相和。

寶玉卻怔住了，乾咳一聲，道：「在下來尋東主，不知──」

那少女「噗哧」一笑，又自高歌：「你來到咱們的茶山喲！就得唱山歌，你不會唱山歌喲，就是獃頭鵝。」兩旁的少女應聲歌道：「咱們可不願理睬獃頭鵝，咿呀喲！」

寶玉在她們格格的笑聲中，臉不覺又有些紅了。

小公主輕「哼」一聲，撇嘴道：「人家看上了你，才和你對山歌，你怎地不唱呀？」

寶玉暗暗苦笑：「到此時此刻還要吃醋。」他卻不知少女們若是對自己心愛的人吃起醋來，那是死活都不管的了，要他唱山歌，他更是唱不出。少女們掩口嬌笑，又自高歌：「獃頭鵝雖呆喲！也會蟈蟈叫，小傻子雖然傻喲！也會笑呵呵，瞧你也蠻聰明喲──你為何不會唱山歌？」

兩旁的少女雙手叉腰，嬌笑相和：「難道你還比不上獃頭鵝？哎──依呀喲！」

寶玉只當一來到這「天香茶林」，必定是個殺機四伏之地，所遇的也必定俱是兇惡陰狠之輩，那他還有應付之法。

那知這茶林中卻充滿了歡笑，那知在這裡遇著的竟是這麼三個嘻嘻哈哈的少女，竟不用兵刃，反以山歌來笑他。他反而呆住了，反而不知該如何是好？

小公主又「哼」了一聲，道：「你瞧你，看見女孩子，就呆住了，難怪別人要叫你獃頭鵝。」突也雙手叉腰，竟也放聲高歌起來：「茶山上的少女不知羞喲！瞧見男人就要對山歌，咱們是你家場主相約來，不快去回報小心你的頭，哎──依呀喲！」

紫衣少女們對瞧了一眼，嬌聲歌道：「姑娘生來美多嬌喲！只是張嘴巴讓人吃不消，你既是我家場主相約來喲！可有請帖捎來瞧？」

山歌之聲，雖是那麼清脆，但寶玉此刻的心情，卻委實無法再聽下去，他生怕小公主還要再唱，趕緊取出那五色信封，朗聲道：「請帖在這裡。」

少女們瞧了這五色信封一眼，果然不再唱了，嬌笑著隱入茶林，小公主輕輕啐了一口，撇嘴道：「臉皮比城牆還厚。」

寶玉長嘆一聲，道：「此地看來越無凶險，其中暗藏的凶險可能便越重，你我若是被這些少女的歌聲所騙，而將警戒之心鬆弛，便錯了。」

小公主道：「只有你才會被她們歌聲迷住，我──我才不會哩！」話裡仍然有些酸酸的味道，寶玉不禁苦笑。

突見七八個紫衣少女，擁著個豐容盛裝，滿頭珠翠，雖然已近中年，但風韻不減當年的美婦人，自茶林中走出來。她們的人還未到，一股勾人魂魄的香氣，已隨著銀鈴般的嬌笑聲，先人而來，中年美婦腰肢款擺，環佩叮噹，嬌笑著道：「方少俠惠然光降，當真令蓬蓽生輝，賤妾未曾遠迎，還望方少俠恕罪。」語聲又嬌又媚，又甜又膩，簡直濃得化不開，雖是普通的客套話，但在她口中說來，卻彷彿枕畔情人的軟語似的，教人心神皆醉。

寶玉不敢瞧她，垂首道：「在下求見東方場主──」

中年美婦嬌笑著截口道：「賤妾東方玉環，便是這小小茶林的場主。」

寶玉又不覺為之一怔，在他想像之中，這東方場主縱非鷹鼻隼目的凶險之輩，也該是滿面詭笑的奸狡之徒。又有誰能想到這「東方場主」竟是如此妖嬈，如此美艷，竟是男子們輾轉反側，夢寐以求的情婦型人物。

※※※

這茶林外觀雖然粗率簡陋，但建在山坳間茶林裡的數間紅欄精舍，卻令人走入此間，便如置身天上。

精舍中擺開酒筵，更是時鮮雜呈，水陸並進，幾個妙齡少女，輕盈地穿梭往來，擺盞設筵，

寶玉終於被東方玉環請來，小公主自也相隨，沒有任何一個男人──甚至沒有任何一個女子能拒絕東方玉環那軟語甜笑的央求，她自己似也知道此點──就在寶玉腳步踏入精舍的那一剎那間，少女們恰巧放下最後一雙銀筷──她非但早已算準寶玉必定來，而且算準了他來的時刻。

小公主似乎呆了，既不言，又不笑，亦不嗔。

寶玉乾「咳」一聲，道：「在下依柬前來，不知──」東方玉環嬌笑道：「方少俠如此年少英俊，卻不知世上的少女們，怎會讓方少俠獨身至今？莫非現在的少女們都變成獃子了麼？」

寶玉臉微微一紅，道：「那五色魔宮──」

東方玉環銀鈴般笑道：「方少俠如此可愛，難怪那些少女們要以搶得方少俠一件衣物為榮，賤妾若再年輕些，也不會放過方少俠的。」她一面嬌笑，一面說話，一面斟酒，一面佈菜，非但絕口不提有關五行魔宮之事。而且根本不讓寶玉說話。

寶玉終於忍不住了，氣貫丹田，朗聲道：「她身中之毒，該如何解救？我相約來此，你要將怎樣？」此番他已將真氣貫注在語聲中，語聲雖不震耳，但一個字一個字傳送出來，世上已再無任何一人能打斷他的話。

東方玉環含笑望著她，嫣然笑道：「你怎知她中了毒？」

寶玉怔了一怔，道：「我──我──」

東方玉環眼波橫飛，輕笑道：「你本該先帶她到別處瞧瞧，她是否真中了毒？你縱已斷定她確已中了毒，也該先到別處看看，此毒是否還有別的救法，怎可徑自將她送來此處？」

寶玉額上汗珠一粒粒迸出，道：「我祇怕誤了她解救時刻，而抱恨終生！我──我怎敢冒此大險？」

東方玉環笑道：「常言道：關心者亂，這句話說得真是不錯，像你這麼聰明的人，只為了對她太過關心，所以也變成糊塗了。」

寶玉霍然站起，面向東方玉環，道：「你如此說法，難道她──她根本未曾中毒，那封字柬只不過是要騙我將她帶到這裡來的詭計？這──這豈非等於我親手將她送入虎口？這豈非我害了她？」語聲顫抖，幾難成句。

東方玉環橫眸瞧著他，既不回答，也不說話，只是不住嬌笑，笑得有如春風中花枝的顫抖。

寶玉滿面大汗，隨著她笑聲涔涔而落，嘶聲道：「她──她是否真的中了毒？」

東方玉環突然停住笑聲，道：「她？她是誰呀？」

寶玉回手指向身後，道：「她便是──」

他目光隨著手指回頭瞧去，語聲立刻頓住，血液立時凝結，身上每一根筋脈，都似被人用尖針刺了一下。

他身後空空，那有人影？原來身後的小公主，竟已無影無蹤，她似乎本是他夢中的人，此刻便又有如來時一樣神秘地消失了──這半日裡他所經歷的一切，彷彿只是場惡夢，可怕的惡夢！

寶玉嘶聲喝道：「她到那裡去了？你們又將她綁到那裡去了？」

東方玉環面上現出迷茫之色，道：「她──那有什麼她？這裡除了你我，那有第三個人？」

寶玉駭然轉首，精室中果然再無別人，唯有爐中一縷香煙，飄渺嬝娜四散，散佈著說不出的詭異與神秘。

寶玉淚流滿面，顫聲道：「但──但方纔──」

東方玉環道：「方纔你本是一個人來的，桌上也只有你我兩副杯盞，莫非──莫非你方纔做了個夢，夢見了另一個人麼？」

寶玉再看，桌上果然當真只有兩副杯筷，精室中再無一絲一毫小公主曾經來到過這裡的痕跡。東方玉環道：「這後面既無門，亦無窗，方纔這裡若有人，她從那裡走了？她若是你帶來的，又怎會不通知你一聲便走了？她若被人綁去，又怎會沒有發出一絲聲息？唉！看來你方纔真是做過一個夢了。」

寶玉再回頭，精室中果然只有一道門戶，這門戶方纔的確無人進出，他耳中方纔也的確未曾聽到一絲聲息。他只覺腦子裡突然變得一片虛空，身子裡也是一片虛空，什麼也不想去想，什麼也不能去做──

他「撲」地跌坐在椅上，不住喃喃自問：「她若自己走了，為何不通知於我？她若被人綁走，為何絕無任何響動？她若自己走了，為何──」他翻來覆去地想，腦海中越想越亂，到後來只覺腦海中有件什麼東西開始旋轉，不住地旋轉──他伏倒在桌上。

※※※

東方玉環一隻柔若無骨的春蔥玉手，輕輕搭到寶玉肩上，輕輕撫摸，帶著無限的安慰，無限的溫柔。但她那一雙多姿多采，變化萬千的明眸，此刻卻變得毫無表情，只是出神地凝注著自己的指尖。

她在想什麼？

她是否在想只要自己指尖一點，便可結束寶玉的性命？

她為何還不下手？

她是否知道寶玉此刻雖伏在桌上，但身上仍籠罩著一層無懈可擊的劍氣！一種本能的，自然的，不可摧的，自千錘百煉中得來的劍氣，這正如佈滿了天地間的大氣一般，平時雖看不見，嗅不著，但卻是真真實實存在著的，有時也會發出不可思議的威力！只要她手指一動，這劍氣便會發生強烈的反擊。

但也許她根本無意加害寶玉，她自然不捨下手。

香煙氤氳，香氣四散。

寶玉突然抬起頭來，嘴角現出一絲淡淡的微笑，道：「不錯，我本是一個人來的。」

東方玉環明如秋水般的眼神中，突然閃過一絲變化，一絲漣漪瞬即消失，她微笑道：「對了，你終於想起來了。」

寶玉道：「但我別的卻都想不起了，我怎會到了這裡？我為何要來這裡？這其中必定有個緣故──是麼？」他嘴角笑容仍未消失──笑得甚是茫然。

東方玉環輕輕一嘆，道：「這些日子來，你實已身心交瘁，看來真該好生歇歇了，只要你緊張的心情能得到鬆弛，你什麼事都會想起來的。」輕柔的言詞中，充滿了安慰與關切，似是情人的撫慰，又似是慈母的關懷，全沒有半點惡意。寶玉長長伸了個懶腰，頷首道：「是，我也真該歇歇了──」

東方玉環突然拍了拍手，那清脆的掌聲一響，門外便碎步奔入一連串烏髮堆雲，明眸善睞的紫衣少女。

她們的腳步是那麼輕盈，腰肢是那麼婀娜，笑容是那麼甜美，她們的人數也不知有多少，只見前面的二十餘人，已圍成了圓圈，後面的二十餘人，輕輕一躍，以雙足勾住了前面的脖子，身子倒掛而下，接著又有二十餘人，躍上站著的少女肩頭，半曲腰，微伸掌。

這最後的二十餘人，身材更是小巧輕盈，竟彷彿飛燕，能作掌上之舞，而且舞姿曼妙，不一而足。

東方玉環笑道：「這些都是這裡的採茶姑娘，平日也學會些消閒解悶的玩意兒，你看了，緊張的心神也許會鬆弛。」她非但未對寶玉有任何不懷好意的舉動，而且竟以這佳人妙舞來款待寶玉，這又是什麼緣故？

但寶玉卻似毫不懷疑，只是不住頷首道：「好──好──」

這時圓圈已轉動起來，少女們也唱出了曼妙的歌聲。掌上的少女，隨歌而舞，似已香汗涔涔，身子突然一旋，身上的紫花衫已如彩霞般飄落下來。圓圈轉動，每一個少女的笑容，都自寶玉面前經過，這些採茶的少女，竟每一人都是嬌質如玉，美勝茶花。

世上焉有這許多美嫣的採茶女？採茶女又怎會有如此曼妙的舞姿？如此嫵媚的神態？如此白嫩的纖手？但寶玉似乎毫不遲疑，而且瞧得喜笑顏開，不住以手擊節，與歌聲舞姿相應，口中仍不住笑道：「好──好──」

不知何時，掌上的少女已是身無寸縷，粉臂白股，蠻腰玉腿，散發著一種迷人的春意，一種不可抗拒的引誘之力。身子倒懸的少女，拍手笑歌道：「採茶的少女不知羞，身子脫得光溜溜，莫非是想將我家的少年郎來引逗，莫非是想要──」

掌上的少女「嚶嚀」一聲，笑道：「好，你們笑我，瞧我也脫下你們的衣服來──」突然翻身躍了下來，撲向身子倒懸的少女們。圓圈寶塔，立時亂了，少女們四下嬌呼，四下奔走，你想扯下我的衣衫，我想撕破你的──

突然，一個精赤的少女，燕子般竄入寶玉懷裡，鴿子般柔軟的胸膛起伏，微微嬌喘，顫聲道：「相公救我！」

於是少女們一齊奔了過來，有的雲髮蓬亂，星眸如絲，有的衣襟半解，香澤微聞，有的酥胸勝雪，腰肢如玉──

不知多少條粉藕般的玉臂，想去勾寶玉的脖子，不知多少個軟玉溫香的嬌軀，想要擠入寶玉懷裡。嬌喘、媚笑、顫聲輕語：「相公，抱住我，我好冷──哎喲！鬼丫頭，你──你──你敢搔我的──我的──」

「相公，餵我一口酒好麼──哎喲──救命呀！」

寶玉既未驚慌，也未退拒，他只是滿面含笑，有人坐進他懷抱，他就抱著，要他餵酒，他就餵酒。這是何等艷福，當真不知要羨煞多少少年子弟！精室中當真是嬌笑盈屋，春色無邊。

※※※

然而，就在這無邊春色中，東方玉環卻悄悄溜了出去，燕子般掠入茶林旁一座小小的樓閣。

樓中無人，但她輕輕一按牆壁，中堂後卻突然現出一條黝黑漫長的甬道，東方玉環笑容已斂，躬身道：「玉環來了。」

甬道中立時傳出了生硬冰冷的語聲，道：「情況如何？」

東方玉環道：「前面進行，一直順利，但到後來，那方寶玉卻似乎突然裝起傻來，但卻又似真的迷亂了。」

甬道中「哼」了一聲，道：「你可曾對他說了什麼？」

# 第二十六章 魔宮催眠曲

東方玉環垂首道：「那方寶玉年紀雖輕，卻真是個不好對付的角色，突然聰明，突然裝傻，弟子也只好裝不知道──最令人捉摸不透的是，此刻他竟對任何事都一字不提，竟彷彿真的已落入咱們的迷魂陣中。」

她輕嘆一聲，接道：「這方寶玉的武功如何，且不去說他，就單這份忽然聰明，忽然裝傻的本領，就非人能及。」

甬道中冷冷道：「他若是尋常人物，我等又何必花費如此心血來對付於他，你還是快回去將他先穩住再說。」東方玉環躬身道：「是！」甬道中又道：「既已如此，你先暫且莫要輕舉妄動，少時，此間自有人出去與他說話，總要教他莫要將這裡視為無人之地。」

東方玉環再次躬身，道：「遵命！」倒退三步，牆壁已闔，那幅山水中堂，又復倒捲而下，僅在一剎那間，一切便又恢復原狀，全未有半點聲息發出，顯見製造這消息機關的，必定是絕世無雙的高手。

※※※

方寶玉髮髻已散，衣襟已被扯開，少女們面頰更是嬌紅，精室中滿地俱是零亂的衣衫。

東方玉環悄然而入，嬌笑道：「孩子們忒也胡鬧，你可莫見怪。」寶玉笑道：「見怪？如此佳人，在下焉有見怪之理，不瞞夫人說，此間之樂，已當真令在下樂不思蜀矣！」

東方玉環秋波轉動，笑道：「看來──這些孩子們都已對少俠鍾情，方少俠無論要誰侍候，只需吩咐一聲。」

寶玉目光痴痴地瞧著東方玉環，道：「少女嬌笑，卻又怎及得夫人風韻，在下常聞人言，若論知情識趣，還要數夫人這樣的──」他微微一笑，住口不語，東方玉環的臉，卻已居然有些紅了，少女們一個個掩口輕笑，道：「原來你瞧上夫人了。」

兩個少女，突然將寶玉向東方玉環身上推了過去，寶玉居然就順水推舟，乘勢抱住了她嬌軀。東方玉環也不知是心中羞惱，還是春心動了，面頰竟嬌紅如晚霞流丹，又想推，又不推──

突然間，她面色突變，還未及驚呼，便倒了下去。少女們失色驚呼，道：「你──你將夫人──」寶玉含笑站起，道：「你們也該倒下了。」

這些話方自說完，少女們果然一個接一個倒了下去，倒下的時間，前後竟然相差無幾。

這難道是迷藥？但寶玉是何等人物，怎會施用迷藥？

這若非迷藥，難道是魔法？

少女們在倒下去的那一剎那間，面上都不禁現出驚訝不明，懷疑難信之色，誰也不知自己怎會突然倒地？

她們卻不知寶玉方纔竟已在她們每個人身上的暈迷之穴上捏了一下，這「捏穴」之技，本乃武林絕傳絕技，較之點穴、拍穴、打穴、拂穴，又都高了一層，「捏穴」功夫若是到了絕頂，竟可使被捏之人，過三個時辰後，方自倒下，只是若要學得這「捏穴」秘訣，不但內力要練到爐火純青，妙造自然之境，還要將人體中呼吸之流通，血氣之運行，計算得毫厘不差，是以那「捏穴」的力道緩緩侵入人體後，到了隔斷氣脈時，那人便要倒下。

寶玉手上功夫，實已到了化境，他竟可將力道施用之大小，力道運行之快慢，完全控制由心。

方纔他在每一個少女身上所使的「捏穴」手法，力道俱自不同──他早已算準了要使她們一齊倒下。

※※※

精室中橫陳著數十個健康而動人的少女胴體，肌膚如玉，峰巒起伏，誰能忍住不去瞧上一眼？

但寶玉卻再也不瞧一眼。他一步掠到後面牆壁前，雙手下垂，靜調呼吸。漸漸，他面上煥發出珠玉般的晶瑩光采，漸漸他雙目清澈，熒熒發光──他心頭亦已如目光般平靜清澈，不著雜念。

於是他緩緩伸出手掌，輕觸著牆壁。只見他腳步自左至右，輕輕移動，手掌也跟著移動──他竟要以心底那神奇的意識感想，探測出牆壁裡的秘密。

這牆壁裡的秘密，肉體的眼睛是無法瞧見的，他「心」的眼睛卻瞧見了──他突然停下腳步。

這時他手掌也停留在一方牆壁上，這片牆壁，光滑平整，看來與別的地方絲毫沒有異樣。然而，在寶玉的感覺中，這片牆壁上，卻似乎有條無形的線──他手掌便沿著這條線劃去。突然，他指尖又有了一點異樣的感覺，他手指雖仍觸著牆壁，但這根手指卻又似乎同時觸及了他心底一點神秘的樞紐。

※※※

手指劃下，那平滑光整的石壁，果然奇蹟般裂開了，沒有發出絲毫聲息，寶玉臉上亦無絲毫驚奇的變化，因為這本是他意料中事──他毫不畏懼，毫無猶疑，一步踏入了這必定充滿凶險的神秘之地。

精舍已是華美異常，那知這秘道中之華美，更尤勝外面精舍十倍──秘道的頂端，以七彩的珠玉，綴成了各種美麗的圖案，炫耀著無比的光輝，秘道的兩壁，是白玉砌成的，光可鑒人，有如嶄新的銅鏡，將項上的七彩珠光，俱都映在其中，也將寶玉的人影，收在鏡底。

一眼望去，寶玉彷彿也已化身這寶氣珠光之中，他的身子，彷彿也是以那玲瓏的珠玉綴成的。

秘道的地面，鋪著厚而溫暖的獸皮──各式各樣的獸皮，綴成一條長逾數十丈的地毯，令人每一腳踩上去，都似乎踩入雲堆裡。

寶玉驟入此間，心神也不覺有一陣暈眩，一陣迷醉──這簡直不似人間的景象，令人走入此間，但覺自身之渺小，造物之靈偉，而在不知不覺間生出一種膜拜之心，正如走入雄奇的山澤，或是莊嚴的神殿一般。然而，此地絕非神殿，在這裡的，不是天神，而是魔鬼！

寶玉深深吸了一口氣，緩步走了進去。他的步履，堅定而從容，又似往赴情人的約會，絕對沒有人能看出他正在步入那未可知的凶險中。他明知自己每走一步，那凶險便加重一分，但他腳步仍毫不停頓，沒有任何事能使他腳步停頓。

甬道是漫長的，盡頭處並無門戶。

寶玉正想再次以心的觸覺探測這門戶的樞鈕，那知他手掌方自抬起，門戶已出現了。一陣輕鈴般的聲音突然響起，如金珠玉屑，散落玉盤──那玉石的牆壁，便在這響聲中裂開，現出了一道珠簾。

珠簾輕蕩，聞無人影。但就在這時，卻有一陣低沉而神秘的人語聲自珠簾後傳了出來，成一種激盪人心的語調，一字字緩緩道：「你來了麼？請進！請進！」寶玉有些吃驚，暗道：「莫非我一踏入此間，便被人發覺？事已至此，他們為何還要對我故作客氣，他們要的究竟是什麼？」心念轉動間，他已掀起珠簾，走了進去。

珠簾後居室，自然更是華美，但仍無人影。

室中一張玉案，玉案上一隻玉瓶，瓶中疏落的插著幾枝茶花──寶玉一眼瞧見了花影，目光便再也無法移動了。

這瓶茶花，雖只數朵，但卻已將這整間石室，點綴出無比的生趣，無比的精神，寶玉目光凝注，口中喃喃道：「除了她外，世上還有誰能插得出這樣的花朵？」

一句話未說完，整個地面突然裂開，寶玉身子立刻不由自主，凌空落了下去，一沉至底。

若是換了平日，地面上只要稍有異樣的變化，寶玉立時便可警覺，立時便可閃開那塊地面。但寶玉此刻見了這瓶中鮮花，念及插花人，正是心神激盪，瞧得癡了，竟絲毫未曾覺察出地面的變化。

想來這些神祕的惡魔們，必定早已算準了寶玉瞧見這瓶花時，心神必有變化，這瓶花根本就是要令寶玉入伏的詭計。但這瓶花究竟是不是小公主插的？

這瓶花若是她插的，究竟是出於自願，抑或是被人強迫？

她若是自願插的，她插這花時，是否知道這是要陷害寶玉的詭計？她若非自願，而乃被迫，她插花時又怎會有如此寧靜的心境？又怎麼插得出如此完美，如此無懈可擊的瓶花？

※※※

若是換了平日，寶玉身子縱然跌下，但一經發現，警戒心波，立刻送達四肢，四肢肌肉，立起反應，一種自千錘百鍊中得來的本能，使得他每一根肌肉在剎那間便能活動起來──他甚至根本無需任何動作，也無需任何憑藉，身子便能反彈而起，脫出陷阱。

但此刻，這陷阱中竟有一種絕大吸引之力，將寶玉吸住，寶玉竟無法抗拒的被吸了下去。

就在這時，寶玉聽到了水聲。

就在他耳中聽得水聲之時，他身子已沈落至底──他身子一沉落至底，那流水聲立時消失，那奇異的吸引之力，竟也跟著消失了，頂上裂隙已合閉，四下立時一片靜寂，靜寂得彷彿墳墓似的。

這墳墓之底，還有將近三尺深的積水。寶玉下半身全浸在水中，他深深吸了口氣，立刻猜出了這個陷阱中之奇異吸力的秘密。

這陷阱中本來必定積水更多，陷阱之底，必定有個洞穴，積水已自這洞穴中洩了出去。而水流下洩時，必定有種強大的吸力，但到了寶玉身子落地時，暗中必定有人將洞穴封閉，否則寶玉必將被那水勢沖走──由此可知，暗中的仇敵並無要取得寶玉性命之意──他留下寶玉的性命，必定還有著更深、更惡毒的圖謀！但，他們的圖謀究竟是什麼？

寶玉再次深深吸了口氣，檢視四壁，四壁都是精鋼所鑄，絕非人力所能摧毀，而頂端距離水面，至少也有二十丈。

這時只聽一陣幽秘的語聲自頂上傳了下來，陰森森笑道：「方寶玉，你是非凡人，但終於也得中我這不凡之計。」

寶玉木立水中，緩緩道：「你究竟是誰？究竟要我怎樣？為何不當面向我言明？你──你可否讓我見你一面？」

那語聲道：「你要見我，那也容易，但──」他故意頓住語聲，那知寶玉靜靜的站在水中，竟似仍不焦急，竟仍不追問，那語聲祇得自己接了下去，道：「但此刻已是本宮階下之囚，要見本宮那有如此容易，除非你還有本領自己脫出陷阱，否則便請你等上數日。」

他獰笑數聲，又道：「你縱有天大的本事，但數日飢渴，也要將你折磨得精疲力盡，不成人形，那時本宮再將你提上來，那時本宮自當將一切事對你言明，那時本宮無論要你做什麼，你都得乖乖俯首聽命了。」

得意的獰笑聲越來越響，陷阱中卻仍無反應。那語音道：「本宮的話，你可曾聽見了麼，你──」他突然發覺陷阱中又有流水之聲響起，語聲立頓，一道強烈的燈光跟著亮起，向陷阱中筆直照了下去。

陷阱之中，水勢又復下洩，木立在水中的方寶玉，竟已蹤影不見──方寶玉竟又設法弄開了那阱底的地洞，任憑水勢將他沖走了，他雖不知道這水流要將他沖到何處？但他為了換得自由，竟不惜以自己生命為賭注，作孤注一擲，這除了要有超人的勇氣之外，還得對自己的力量有多麼大的信心！

到了這時，陷阱外那惡魔心中雖然驚怒，卻又不禁生出些讚佩之意，低低詛咒一聲，喃喃道：「好傢伙！果然了得，我等若要這樣的人完全屈服，俯首聽命，祇怕比你我想像的還要困難得多，不如索性取了他性命也罷。」

另一個嬌美的語聲冷冷接道：「這樣的人，我怎捨得讓他一死了之。我若要他死，又何必等到此刻──」

她輕輕一笑，接道：「我還要叫他活下去，他縱是鐵打的身子，我也能將他化作繞指之柔，知道麼？」銀鈴般的笑聲中，帶著種攝人魂魄的魔力！

※※※

方寶玉身子蜷曲，曲成一團，任憑那激流將他沖走，強勁的水流沖激在身上，當真有如身受酷刑一般。但他肉體所受的痛苦雖大，一顆心卻是堅如金石，他深信這激流絕對無法奪去他的性命。他不能讓任何人，任何事奪去他的生命。

幸好這條水道已被水流沖激得極為光滑，他仗著他無比的信心，終於渡過了這一段幾乎非人所能忍受的艱辛與痛苦。只聽「嘩」的一聲輕響，水流的沖激之力已消失，他身子雖然仍在水中，但那已是平靜的流水了。

他早已算定激流必定流入水池，此刻更深信自己算的不錯，當下放鬆四肢，任憑身子浮了上去。頭一露出水面，他立刻深深吸了口氣，轉目四望。只見四面青竹修篁，花紅葉綠，林木掩映間，點綴著數疊苔石假山，三五亭臺樓閣，正是個精巧的庭園。園中靜悄無人，池塘便在庭園中央。

方寶玉悄悄移動四肢，划到池邊，流水的輕撫，使得他痛苦漸消，體力漸復，他一躍而上，掠向假山。伏在假山後，自木葉修竹間望出去，四面的梧桐樹下，有數間精舍，綠板朱欄，濃蔭滿窗。

這時正有一陣陣輕言笑語，自窗中傳出，再加上四面的柔風竹韻，花香鳥語，寶玉方脫離墳墓地獄，此刻彷彿又到了人間天上。

寶玉微微一猶疑，縱身掠到精舍前，竟突然推門而入，他明知自己行藏終要被人發現，又何苦不堂堂皇皇地走進去？

這精室中四壁都懸著菱花銅鏡，正有七、八個少女，在銅鏡前梳著頭髮，整著衣衫，正似乎是方纔曾被寶玉以「捏穴」秘技制住的茶山少女，他們見到寶玉水淋淋闖了進來，輕呼一聲，四下奔散，彷彿一群被驚散的鴿子似的，晃眼間，便奔入角落裡的簾帷後，走得瞧不見了。

只有左邊一面最大的銅鏡前，還端坐個輕衫勝雪，烏髮如雲的少女，卻動也未動，一個華服少婦，手持簪花木梳，正為她梳著那烏雲般的柔髮，黃金色的銅鏡；映著她白玉的容顏。

她，不是小公主是誰？

銅鏡只照及華服少婦的胸膛，而未映出她的面龐，她梳著小公主的頭髮，既未回頭，手也是那麼鎮定。但梳了三下，它手中的簪花木梳突然跌在地上，她想俯身去拾，但身子方曲，突也鴿子般掠入簾帷後。

銅鏡照出她婀娜的身形面頰，她身形與面頰，看來都是那麼熟悉──她是誰？

※※※

方寶玉木立在門前，久久未再動彈。

小公主緩緩轉回身，靜靜地瞧著他，瞧了半晌，美麗而鎮定的面容上，突起了一陣驚奇的變化。這變化正如投石入水，水生漣漪，漣漪漸大──

小公主顫聲道：「你──你──你是寶兒？」

方寶玉道：「不錯，你可是不認得我了？」

小公主道：「六年多了──沒有見著你──你──你變了──也長大了──我──我竟險些──險些認不出你。」她語聲劇烈地顫抖著，站起身，身子也劇烈地顫抖著，那如雲的柔髮，也因這顫抖而起了重重波浪。寶玉道：「你已有六年多未曾見過我了？」

小公主道：「正是六年多了。」

寶玉道：「昨夜你未曾見過我？」

小公主垂首而笑，笑容悽然，輕輕道：「昨夜我也見過你──」

寶玉目光一亮，但小公主已接著道：「但昨夜我只是在夢中見過你，我──我幾乎夜夜都在夢中見到你──」突然奔到寶玉身前，嬌喘微微，胸膛起伏，似乎情難自禁，終於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輕輕啜泣起來。

方寶玉目光中光采又黯，長長嘆息一聲，小公主勾住了他的脖子，他卻始終石像般木立未動。

小公主道：「你怎會到這裡來的？你怎不說話？」

寶玉抬起手，想去撫摸她的頭髮，但指尖方自觸及她的頭髮，手掌又沉重地垂落下去，輕嘆道：「你要我說什麼？」

小公主道：「說說你近年來的遭遇，說說你──你可曾想我？」

寶玉道：「我很好，我時常想著你，昨夜我也曾在夢中見過你，我──我──」語聲突然嘶啞，再也說不下去。

突然，室外有了腳步聲。小公主顫抖道：「不好，有人來了，這裡非安全之地！」她拉著寶玉匆匆奔向簾帷，一面焦急地說道：「快──快隨我來，我不能讓你受他們傷害──」寶玉木然跟著她，入了簾帷，再過簾帷，穿過兩間房子，小公主方自駐足，回過身，緊緊關起了房門。

這間屋子的精緻與華美，更非言語所能形容，牆角中一張散發著淡淡香氣的繡榻，更是世上所有男子的夢想之地。

粉紅的床幔，粉紅的衾枕，粉紅的──幾乎所有的一切，俱是粉紅顏色，粉紅得令人心動神馳。

寶玉轉目四望，似又呆住。

小公主的臉有些紅了，耳語般低聲道：「這是我──我住的地方──」

她也做夢似的呆了半晌，方自輕輕移動身子，自案上玉壺中倒了半杯茶，送到寶玉面前，她那如花嬌顏上，紅暈尚未退去，甚至連那雙纖纖玉手，都有些粉紅顏色。

寶玉目光凝注著茶杯，動也未動──他雙目中有種異樣的光芒，亦不知是悲哀？是怨恨？是感激？

小公主道：「喝呀？你為什麼不喝？你可能是嫌──嫌我杯子髒麼？」

方寶玉緩緩伸出手，接過杯子，俯首凝注著小公主。

小公主也靜靜地瞧著他，那幽怨的眼波，似乎在說：「我將你帶入我的閨房，用我的杯子倒茶給你，你還不知感激？我若不喜歡你，怎會這樣對你？你還要我怎樣？」

寶玉一口將那杯茶喝了下去。

※※※

小公主緊緊抱著寶玉，良久良久，雙臂漸漸鬆開，腳步漸漸後退，一步，兩步，三步──

兩人的身子，終於分開了，但小公主的眼波，仍然深深凝注著寶玉，眼波中彷彿含蘊著敘不盡的情意。寶玉也瞧著她──目光卻似乎有些迷茫。他腳步也漸漸後退，一步，二步，三步──他竟坐倒在床上。

小公主眨了眨眼睛，道：「你累了麼？可是想歇歇？」

寶玉嘴角泛起一絲笑容，這笑容有些傷感，有些痛苦，有些悽涼，甚至還帶著些諷刺──對人性的諷刺。他緩緩笑道：「不錯，我是要歇歇了，但卻非因為太累，而是為了──為了──」他緩緩頓住語聲，目光凝注著那喝空了的茶杯。

小公主道：「你說的，教人真難懂。」寶玉道：「你真的不懂？」他又笑了，笑容更悽涼，神色更疲倦，目光更迷茫，他掙扎著挺起胸膛，黯然接道：「這茶中有迷藥，你當我不知道麼？」

小公主有些驚詫，又有些氣惱，大聲道：「茶中有藥？──你既知茶中有藥，為何要喝下去？」

寶玉道：「我縱然明知你說的話是假的，我也相信，我縱然明知你騙我，我也不怨你，這杯茶既是你要我喝的，茶中縱然有穿腸蝕骨的毒藥，我也得喝下去。」

這些話聽來雖然有些俗氣，但只要是自人心中說出來的，最俗氣的話，也如同金玉。但小公主卻道：「你囉嗦些什麼，我更不懂？」寶玉道：「你懂的，你早就懂了──方纔替你梳頭的是誰，我也早已看清。」

小公主道：「她是誰？你說，她是誰？」

寶玉道：「她就是珠兒，也就是將我害苦了的歐陽珠。」

小公主以纖手攏了攏頭髮，沒有說話。

寶玉道：「我本來有些奇怪，珠兒，李大叔，他們怎會騙我？世上又有誰能令他們騙我？如今我才知道，世上的確有人能令他們騙我的，那個人無論說什麼，他們都無法拒絕，那個人，就──是──你！」

小公主想說什麼，但終於還是未曾說出來。

寶玉道：「我本來也在奇怪，為何無論我們走到那裡，五行魔宮門下為何能跟蹤而來？為何我們的一舉一動，他們竟似都能未卜先知──如今我才知道，那些人本是早已埋伏在那裡的，只是我自己送上門去，而非他們跟蹤而來，而那些地方，都是你拉著我去的，到了那古墓中，也是你自己奔向墓碑，自己送去被那人擒住，否則以你此刻的武功，世上有誰能在出手間便將你制住？」

他語聲已漸漸衰微，說完了這長長一段話，他已是氣喘咻咻，有如方經一場劇戰一般。

小公主白玉般的纖手，仍在整理著她的髮絲。她的髮絲是光滑而整齊的，根本全然無需整理，亂的只是她的心絲──少女們又有誰不愛藉著整理髮絲的動作，來整理她們的心絲，怎奈少女們的心絲，又永遠是剪不斷，理還亂的。

※※※

終於，她輕語道：「這些話，可都是自你心裡說出來的？」

寶玉道：「我說的每句話，都是自心裡說出來的。」

小公主道：「你心裡可相信這些話都是真的？」

寶玉黯然道：「我寧願不信，卻又不得不信。」

小公主突然冷笑起來，雖然是冷笑，卻仍有些悽涼。她悽涼冷笑道：「好聰明的人，好大的自信，但──但你──你──你又怎敢斷定你所想的，全都是事實？」

寶玉長嘆一聲，雖未說話，這一聲長嘆已是肯定的回答。

小公主顫聲道：「你為何不想想，這些事的發生，難道沒有別的可能？」

寶玉道：「還有什麼別的可能？」

小公主眼波突然化為利劍，道：「這難道不可能是別人化裝成我的容貌？這難道不可能是別人假我的名字行事──這些你全不去想，只是恨我──」

寶玉道：「我──我並未恨你，我知道無論你做出了什麼事，俱都是被環境所逼，並非出於本心，我──我只有同情，怎會懷恨？」

小公主頓足道：「說來說去，你還是信不過我，我──我心裡如此對你，你心裡卻如此對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一步衝到寶玉身前，在寶玉臉上重重摑了一掌，掌聲清脆，有如摑在寶玉心上，

寶玉霍然站了起來，顫聲道：「你──」

小公主咬著牙，頓住足，道：「我恨你，我永遠再也不願見你──」淚珠突然奪眶而出，她以手掩面，痛哭著轉身奔了出去。

寶玉呆呆地望著她的背影，心頭又是一片瘋迷。小公主的一切言語、行事，真真假假，似真似假，她對寶玉的情意，也是假假真真，誰也分不出究竟是真？是假？這一切事難道真的並非小公主做出來的？將寶玉帶至古墓的小公主，難道真是別人易容而成？

寶玉喃喃道：「如此說來，我豈非冤屈了她？──但我絕不會冤枉她的，我深信這判斷必定正確──但──但這判斷真的正確嗎？她說的話，也並非全無可能──」他越想越亂，越想越分不清究竟是假？是真？

這時，他只覺四肢更是無力，頭腦更是暈眩，似乎有一片朦朧的黑暗，已將要將他完全吞沒。他跌坐了下去。

※※※

方寶玉失蹤，已有數日了。這是江湖中近來引起爭論最多，傳播也最廣的一件事，這也是江湖中近年來最最令人不齒的一件醜聞。「雲夢大俠」萬子良、「小將軍」金祖林，以及七門派的七大弟子，聲名俱因此事而受損。

曾經為寶玉瘋狂，將寶玉一根頭髮，一片衫角都珍若拱璧的少女們，如今卻對寶玉罵得最凶──少女們發現自己心目中的王子，不過是乞丐扮成的時候，她們心中的失望很容易變為憤怒。

萬子良等人雖然確信方寶玉絕非懦夫，更非騙子，但種種跡象，都在顯示著寶玉確是自己不告而別的。他們只是不明白寶玉為何要不告而別？他們雖然深知寶玉如此做法，必定有著極大的苦衷，卻並無一人想到寶玉已陷身入那密如蛛網的陰謀詭計之中，已幾乎將要身心俱焚，萬劫不復。

因此，在萬子良等人心底，已不禁對寶玉有了些不滿，只覺寶玉委實辜負了自己一番期待之心。

「天刀」梅謙倒不失條好漢，對此事始終保持緘默，並無惡言。

泰山之會，經此事後，更是緊鑼密鼓，參與此會之少年高手們的爭強鬥勝之心，也反而因此事更是加重──方寶玉既然不過如此而已，能在此會中大魁群豪的人物，豈非便是天下武林的第一英雄？「第一英雄」這四個字，對熱血少年們又是種多麼大的誘惑。

這一場大戰，看來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這一場大戰中所流的鮮血，勢必將染紅有限幾個人的聲名，也勢必將為江湖中造成一場腥風血雨！而在此戰中得勝的人物，也未見得能踏著別人的屍身走上巔峰，只因此戰中的勝者，便是那東海白衣人的當然對手，他們所能得到的報償，並非聲名的巔峰，而不過是白衣人銳利的劍鋒。

那麼，真能在此戰中得利的人，究竟是誰呢？又有誰樂意瞧見天下武林豪傑，在這一場劫難中折磨受苦？

最最奇怪的是，曾經與方寶玉交過手的人物，本來雖然都對寶玉欽佩得五體投地，但此刻卻並無一人挺身而出為寶玉辯論，竟都與「天刀」梅謙一樣，對此事保持著絕對的緘默。

※※※

「災禍──災禍──災禍──」

夜風穿過小窗，燈光閃爍。萬子良木然坐在燈畔，口中不住長嘆著道：「災禍──災禍──」這兩個字他已不知說過多少次了。

金不畏突然拍案而起，大聲道：「對，我去找他們？」

公孫不智抬頭瞧了他一眼，道：「你可是要去找呂雲？吳鐵翎？」

金不畏道：「不錯，我是要去問問他們，方寶玉究竟是否騙子？方寶玉的武功到底是否假的？我要問問他們，為何不為方寶玉辯白？方寶玉若是騙子、懦夫，他們卻敗在這騙子懦夫的手下，他們又有何光采？」公孫不智嘆道：「他們縱然挺身而出，也未見能將寶兒冤名洗刷，何況，寶兒他──他──」搖了搖頭，嘆息住口。

金不畏道：「無論如何，咱們總該要他們向天下人說個明白，寶玉雖不該如此走了，但他絕非懦夫、騙子。」

萬子良喃喃道：「咱們真該去麼？去了又──」

石不為突然截口道：「該！去！」

這短短的兩個字，卻似乎有比別人兩百，兩千個字更大的力量，莫不屈、金祖林、魏不貪、西門不弱立時紛紛振衣而起。楊不怒道：「對，去，咱們此刻就走！」

但他們還未曾想到，呂雲、魚傳甲、吳鐵翎──這些曾經與寶玉交戰的武林高手，竟都已離家多日了。這些人究竟去到那裡？連他們家人都不知道，只因他們每一人都走得甚是匆忙，也甚是神秘。

他們的去處未必相同，他們離家的日子也不一樣。但他們卻有一件事，是完全相同的──他們俱都是接到一封書信後，便匆匆趕去，連行裝都未及治理。

沒有人看過那封神秘書信的內容，更沒有人知道這封信是誰寫的，萬子良等人奔波數日，竟是一無所獲。

※※※

方寶玉跌坐在床上，身子卻仍未倒下去。他正以無比堅忍的意志與信心，與那朦朧的黑暗掙扎奮鬥！他咬緊牙關，不讓自己眼簾闔起。雖然，他眼皮此刻已似乎有千斤之重，但他仍咬緊牙關，絕不肯鬆懈那一份掙扎的意志，更不肯放棄那奮鬥的決心。

只因他深知自己此刻只要眼簾一闔起來，便立刻要被那無邊的黑暗吞沒，便要永遠沉淪於黑暗之中，萬劫不復。然而，以人的意志與藥力相抗，這又是一場多麼艱苦的奮鬥！他的心若非已久煉成鋼，怎經得起如此折磨？

突然，一條人影在他面前出現了。

他雙目雖然睜得大大的，但卻有一種視而不見的感覺。他只朦朧瞧見這人影緩緩走了進來，在他對面坐下，至於這人影是男是女？穿的衣服是黑是白，生得又是何模樣？他全都瞧不見了。

只聽這人緩緩道：你已累了，正需要安靜的休息，知道麼？你還是好好睡吧！你還是好好睡吧！」聽來是男子的聲音。但語聲卻是那麼甜蜜，那麼溫柔，方寶玉從來夢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柔美語聲的男子。

那語聲又道：「好孩子，聽話，睡吧！一場安靜而舒適的睡眠，可以使你身子立刻充滿活力，可以使你的生命立刻美麗起來。」

溫柔的語聲，有如催眠曲一般，縱然未被藥力所迷之人，也會抵受不住這奇異的催眠魔力。寶玉眼簾忍不住漸漸垂下了。

# 第二十七章 火魔煉心劍

方寶玉耳聽溫柔的語聲，有如催眠的樂曲一般，再也抵受不住這奇異的催眠魔力，終於眼簾忍不住漸漸垂下了。

但這並非睡與不睡的問題，這是一場艱苦卓絕的爭戰──寶玉此刻的敵人，要的並非是他的性命，只是要他意志崩潰，這一場爭戰，從頭至尾，都是在考驗寶玉的勇氣、意志與信心。

這一場爭戰，與寶玉以往半生與今後半生，所曾經歷的大大小小千百場爭戰俱都不同。這一場爭戰看來雖然平和，其實它的艱苦與凶險卻最甚，只因此戰無疑的將要影響寶玉的一生。

薄薄的兩片眼皮，此刻卻有如千斤巨閘，寶玉集中了全身每一分精神與力量，方能支持著不讓它完全落下。可怕的是，他精神已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已幾乎無法集中──他身子開始有了些搖晃。

那語聲緩緩又道：「睡吧──睡吧──莫要掙扎了。多一分掙扎，只是多一分痛苦，此刻唯有睡眠，能令你得到歡樂。」語聲更溫柔，寶玉身子也更是搖晃。

那語聲道：「睡吧──睡吧──那藥力是無法抵抗的，只要你睡下，醒來後你就會覺得自己彷彿變成另一個人似的，快樂無比。」

寶玉心頭一跳，有如被人抽了一鞭，陀螺般旋轉起來。「變成另一個人──我怎能變成另一個人──小公主是否已變成另一個人，我不能睡！不能睡──」

他拼命集中精神，告訴自己：「我不會睡，絕不會睡的──我此刻方似從一場舒適睡眠中醒來，我的精神旺盛已極！我從未喝下過任何迷藥，我此刻要的只是活動──活動──活動──」

他眼簾本已瞇成一線，此刻竟緩緩張開了。他身子本搖晃得如同風中殘葉，此刻搖晃也已停止。這是一種奇異的爭戰，這是精神、意志與信心的精粹結晶，這也就是「心」的偉大神力！

人心力量的神奇偉大，有時的確不可思議，只要信心堅定，它的力量是無所不能，無所不至的。

方寶玉多年來晝夜不停的磨練，就只是磨練著這一顆心，他肉體縱然與常人一樣脆弱，但心已堅逾精鋼。他肉體縱然還與常人一樣多垢，但「心」已皎如明鏡！他肉體的力量雖然有限，但心力卻已無限無極！

這力量可令河流改道，山嶽移形！這力量終於戰勝了黑暗──籠罩著方寶玉的朦朧黑暗，已漸漸消失──他眼前的視界，已漸漸清晰。他終於瞧見他的仇敵。

端坐在對面的人，渾身都激發著懾人的妖異之氣──就連他身上的長袍，都是妖異而懾人的鮮紅顏色。

他目光自然更是妖異，更為懾人，眼球竟是一種近於火焰般的深紫色，深紫色的眼球，幾乎佔據了眼眶的十之八九，別人幾乎瞧不見他的眼白，是以他目光轉動時，別人也難覺察，他眼球彷彿已凝結在眼眶之中，當他凝目瞪視別人時，便似有一股火焰般焚燒著你的身心，這幾乎已非任何人所能忍受。

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他的面容。

他整個一顆頭顱，竟彷彿被人投入洪爐，被烈火焚燒過，滿面俱是醜惡、妖異，令人作嘔，更令人膽寒的疤痕。然而他一雙手掌，卻是出奇的光滑、細嫩，十指纖纖，指甲修潔，整個一雙手掌，絕無一絲瑕疵。他指尖輕撫著面上的疤痕，絕醜的臉，絕美的手，兩相對照之下，更給這人平添了幾分懾人心魄的魔力。

寶玉凝目瞧了他幾眼，只覺一絲寒意，自背脊昇起，直透頭頂，正如被響尾蛇那冰涼而顫動的蛇尾劃過一般。

他簡直不像是人，而是造物以魔鬼的妖異，冰雪的寒冷，火焰的灼熱，毒蛇的黏濕，奸滑與惡毒所混合成的怪物。然而這魔獸般的怪物，語聲卻溫柔如水，甜美如蜜。他目光中已露出一絲驚異的變化──自是在驚奇於方寶玉非但未曾睡倒，神智反而清醒。

他緩緩道：「感謝上蒼，感謝火之真神，你果然有駱駝般的堅忍，兀鷹般的勇猛，狐狸般的智慧，你竟醒了？」寶玉儘量使自己心神與語聲保持平靜。他也緩緩道：「你如此歌頌仇敵，確實令人驚異，你本該埋怨你的神祇，只因它們並未降福於你，反而降福了你的仇敵。」

紅袍人道：「仇敵？誰是本宮的仇敵？」他突然笑了，笑聲也是那麼溫柔，接著道：「本宮的仇敵，都早已死了，你若是本宮仇敵，焉能活到此時？」

方寶玉道：「我若非你的仇敵，你為何要如此害我？五行魔宮的火魔神，對朋友難道也是如此懷有惡意？」紅袍老人又笑了，道：「呀！你已猜出了本宮是誰。」

方寶玉道：「不錯，我不但已猜出了你是誰，也猜出了你的心意，我早已知道你如此對我，為的是什麼？」

火魔神道：「為的是什麼？你且說來聽聽。」

寶玉道：「第一，你不願泰山之會被我攔阻，只因你一心祇想江湖中流血爭殺，日夕不已，等到武林元氣大傷，江湖好手傷亡殆盡，你便可在其間坐收漁利，以新生雷霆之勢，橫掃天下，君臨武林。」火魔神道：「好！猜得好，還有呢？」方寶玉道：「你千方百計地來打擊我，使我在武林中無法立足──也是為了不願我與那東海白衣人作決勝之一戰，好教白衣人那王霸之劍，血洗武林，武林中元氣越是傷損，你成功便越是容易。」火魔神微微一笑，道：「此點你卻有些猜錯了。」

方寶玉道：「當然，你如此作法，還另有用意，我無法見容天下武林英雄，便只有投身五行魔宮之中──」他頓住語聲，但這次火魔神卻未答話，似已默認。

※※※

寶玉接道：「但你還是不知道我究竟有何能力，是以你便以各種方法，來考驗我的武功、智慧與定力，我若經不起你的考驗，死在你的手下，於你並無損失，只因我經不起你的考驗，便根本沒有被你利用之價值。」

火魔神笑道：「好，說得好。」

寶玉道：「你的考驗若是難不倒我，我的一切條件必定都已符合了你的要求，你必定會要我去做一件事。」

火魔神道：「本宮會要你做什麼事？」

方寶玉道：「你要我做的那件事，必定十分艱險，十分困難，甚至除了我之外，別人都無法做到，是以你才肯花費如許心力對待於我。」

火魔神目光忽然自寶玉面上移開，投注到遠處某一虛空之處，出了會兒神，方自緩緩道：「不錯，以此刻情況看來，這件事確實唯有你能做到。」

寶玉冷笑道：「但你又怎知我會為你來做此事？」

火魔神目光閃電般收回，箭一般投注到寶玉臉上，道：「你雖有超人的意志，但意志僅能控制你的神智，卻無法控制你的肌肉，你此刻神智雖未崩潰，但四肢仍無法動彈，本宮仍可隨時取你性命！」

寶玉微微一笑，道：「你瞧我可是會屈服於你威脅之下的人？生死之事，在你我眼中本都算不得什麼，你想必也該承認？」

火魔神默然半晌，忽然問道：「你今年多大了？」

寶玉一時間還摸不透他忽然問這句不相干的話來，究竟有何用意，亦自默然了半晌，終於答道：「二十左右。」火魔神柔聲道：「死亡在二十歲的人眼中看來，的確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少年人還不能完全了解生之可貴，與死之痛苦，但你到了我這樣的年紀，便會知道世上唯一最可留戀的，便是生命，生命中還有許許多多美好的事，你都未曾享受，你此刻死了，你怎對得住你自己？」寶玉微微笑道：「你可是在引誘於我？」

火魔神道：「本宮並未引誘你，卻要告訴你，只要你肯為本宮做了此事，本宮便可供給你世上絕大部份人所夢想不到的享受，名譽、地位、美人、財富──無論你要什麼，你都可得到，你童年若是也有過飄渺虛幻的夢想，本宮也可使你這些夢境，全都變為真實。」

寶玉喃喃道：「我要什麼，便有什麼？」

火魔神道：「不錯！」

寶玉緩緩道：「在我平生所聽過的話中，的確沒有任何話再比你的話更富於誘惑，更能打動人心，但──」他突又笑了，接道：「但，我又豈是會迷惑於你的引誘之下的人？」此時此刻，他這種淡淡的笑容，的確要比各種憤怒的言詞都能表示他的決心。

火魔神又自默然，又過了半晌，方自說道：「但你莫要忘記，你此刻什麼都沒有了，江湖中已沒有一個人再看得起你，你已被天下人所唾棄，那麼？你還有什麼值得你自尊自重，拼命維護的？你為什麼還不肯服從本宮的命令？」

寶玉一字字緩緩道：「我縱已一無所有，但我卻還有死亡的權利！這便是值得我自尊自重，值得我拼命維護的。」

火魔神道：「你可知道，引刀一死，並非勇者的行徑，而是懦夫所為，只因引刀一死，要遠比掙扎求生容易得多，你若真是男子漢大丈夫，便該不顧一切，奮鬥求生，否則你便只不過是匹夫之勇，只不過披著勇氣虛榮羽毛的懦夫。」

寶玉又笑了，道：「好高明的激將之計，只可惜我也不是會被任何激將之計激得熱血衝動，完全失去理智的人。」

火魔神靜靜凝注著他，足足有盞茶工夫之久，似乎恨不得要將自己目光化為利劍，直刺入寶玉的心底。然後，他沉聲道：「本宮要如何才能打動你的心？」

寶玉微笑道：「無論任何人要我為他做事，只有求我。」

火魔神目中火焰更覺熾熱，而語聲仍是溫柔冷靜。他緩緩道：「求你？本宮又豈是會求人的？」

寶玉道：「你本不會求人，但此刻我已從你目光中瞧出了你的惶恐與急切，我已猜到只要我肯為你做這件事，你便不惜一切犧牲，甚至不惜做出你平生未曾做過的事，甚至不惜求我──是麼？」

火魔神默然端坐，久久不語。

方纔兩人的言語，俱是優美、動人而鋒利的，正如裝飾著七色彩羽，彫刻著十錦浮圖的毒箭一般，雖美麗卻可制人死命！

兩人都在考驗著自己的決心，也在探測著對方的意志──這不但是一場言語的戰爭，也同樣是一場意志與智慧的戰爭──這樣的戰爭，顯然又比刀槍的血戰更為艱苦，更能激動人心。

只因兩人中無論是誰，若要戰勝，不但得要有動人的詞藻，堅強的決心，還得要能自對方心底深處，探測出他的弱點，加以擊破，這正如兩人動手時，都在找尋著對方招式間的破隙空門一般，只不過平時動手時，用的是鋒利的刀劍，而此戰中用的卻是鋒利的言語，而人們對自己心底的弱點，防守得總比武功上的空門嚴密的多。

在這一場戰爭中，火魔神竟又落了下風。他目中已現出矛盾痛苦之色，鋒利的言語也已無法出口，方纔脣槍舌劍的戰場，如今竟寂如墳墓。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突然長身而起，一言不發，飄然而去，紅袍飄飄，彷彿火焰閃動，轉瞬間，便失去蹤跡。

他走得甚是突然，似乎要另施詭計。但寶玉卻毫不擔心，只因他深信自己已抓住了火魔神的弱點，他深信火魔神要他去做的事，不但與火魔神有關，而且與所有五行魔宮中人也都有著極大的關係，火魔神遲早終是要向他請求的。

他手中已掌握了勝負的關鍵，從此刻起，他已完全居於主動的地位──他自然已一無所懼。

※※※

鄰室臥塌上，倒臥著一個老人。他身覆重被，面向牆壁，既瞧不見他的身子，更瞧不見他的容貌，所能瞧見的，只不過是他一頭亂草般的灰白頭髮而已。

小公主垂首坐在臥榻邊，身子雖未動彈，但眼波流轉，面上的表情更是變化萬千，使她全身充滿了一種不可捉摸的機變而靈巧的氣質──她雖然坐著不動，但看來卻又有如雲中飛翔起舞似的，若論五行魔宮真能控制她的身心，那真是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火魔神飄然而入，重重地坐到床頭矮几上，長嘆道：「不想世上竟真有心如鋼鐵之人，那方──」

臥榻上的老人截口道：「你不必說了，你兩人在隔壁所說的話，我全已聽得清清楚楚，而且覺得有趣得很。」他語聲雖緩慢而嘶啞，卻有種奇異的力量，這種抽之不絕，砍之不斷的力量，正是長久以來。終日在痛苦折磨下掙扎著的人所獨有的。

火魔神道：「有趣？那方寶玉裝傻時如獃子，奸滑時如毒蛇，打又打不倒，抓也抓不住，你我有這樣的對手，還有趣麼？」老人道：「若非這樣的人，又怎能辦那件事？」

火魔神道：「話雖不錯，但──但我等所有手段，已無所不用其極，他仍不肯就範──殺了他雖容易，要他聽話卻委實難如登天，可恨的是，我等偏偏又不能殺他，這難道真要本宮去求他不成？」

他語聲已漸漸激動，但老人仍未回頭，只是緩緩道：「誰要你去求他？」

火魔神目光閃動，道：「不去求他，還有何法子？」

老人緩緩道：「放了他！」

火魔神怔了一怔，失聲道：「你說放了他？」

老人道：「不錯，唯有放了他，才是上上之計。」

火魔神道：「但我等費了如此多心力，才將他置於如此地位，若是放了他，豈非縱虎歸山，別人豈非要將我等當作瘋子？」

老人道：「與那樣的人物交戰，正是要瘋子才能制勝，只因唯有瘋子的行事，才不致被他料中，才會出乎他意料之外，你我若是依照常規行事，事事都要被他料中的，他一著佔了先機，搶得主動，我等便無還手之力了。」

火魔神道：「但──但放了他又當如何？」

老人沉聲道：「此事正如許多條長線一般，他此刻手中已抓住了許多線索頭緒，正是躇躊滿志，咱們將長線抓得越緊，他尋起線路來便越是容易，但我等若是突然將他放了，他手中抓的，便全都成空，那時他滿腹疑雲，滿頭霧水，少則半月，多則一月，他必定還是要回來找我們的。」

小公主突然笑道：「這就叫欲擒故縱之計，他連我對他是真是假都不知道，他此刻祇怕還以為昨夜誘他上當的，是另一個人改扮我的容貌──你們都說他如何了不起，在我看來，他也不過是個呆子。」

老人笑道：「男人若已對女子用情，自然就變得呆了，就憑這一點，他無論如何，也是會回來的。」

火魔神沉吟道：「但他縱然回來，也未必肯──」

老人截口道：「只要他再次回來，主動之勢，便已落入我們手中，何況，他對我等要他做的那件事，又未嘗沒有好奇之心，你不去求他，他反倒會來求你說出那究竟是什麼事的，那時，你再誘他入彀，總比此刻要容易得多了。」

火魔神展顏道：「不錯，與其此刻求他，倒不如等他來求我，對於人心的弱點，你委實知道的比我透澈得多。」

老人默然半晌緩緩道：「呂雲、魚傳甲等人，都已被我誘來，江湖中已再無為他辯白之人，他去路已全被我們封死，到最後你還怕他不乖乖的回到你我掌握裡！四面楚歌，霸王刎頸，方寶玉雖勇，難道還能更勇於項羽？」

這時，恰巧有一陣朗吟之聲，自鄰室隱約傳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苦其心志──」清越的朗吟聲，正是方寶玉發出來的。火魔神霍然站起，飄向鄰室掠去。

※※※

這時，江湖中成名的英雄，大多已接到一封怪信：

「等待之苦，世人皆知，人心之猜疑惶恐，亦每多於等待時生出，至於事因等待而枝節叢生，而另出變故者，更不一而足，留筆難書。今泰山爭雄之會，既已勢在必行，又何苦令天下豪傑多受等待之苦？我等有志一同，將戰期提前至本月月圓之夕，浴月光而揮白刃，映朝日而觀戰果，不亦快乎！凡我豪傑之士，盍興乎來！」

精雅的書箋，挺秀的字跡，流利的文筆，怪就怪在，信末既無具名，也都未瞧見投書人。

書信雖然有些怪異，但卻正合乎那些熱血奔騰的少年英俠們之心意，大家竟誰也沒有追究這封書信的來歷，反而不約而同，接受了信中的建議，四方英豪，立刻束裝就道，齊奔東嶽。

泰山道上，鞭絲俠影，馬蹄匆忙，誰都想提早趕到山巔，先瞧瞧那戰陣之地，也好在動手時，爭取有利地形。

黃昏將至，西山日薄，那夕陽將沙土都映得閃閃發金光的大道上，突然出現一行奇異的行列。

這行列蜿蜒數十丈，共有約莫三十輛大車。每輛車身，俱是用白楊木板釘成，釘得粗率而簡陋，三十多個趕車的，卻是一色白帽麻衣，似是正為什麼人披麻戴孝一般。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每輛大車上，竟都並排放著兩口嶄新的黑漆棺木──夕陽晚霞，暮靄氤氳，大地本就顯得有些淒清蕭索，再加上白馬素車，黑漆棺木，披麻戴孝的趕車人，更顯得說不出的幽秘。

道上的武林豪傑，雖然俱是久闖江湖，見的怪事不少，但此刻一個個仍不禁俱都為之側目而視，議論紛紛。

「濟城」潘濟城，正也與三五友好，並騎道上，此刻忍不住縱馬向前，拉住了個趕車的，問道：「請問這些車馬是往那裡去的？」趕車的面容木然，冷冷道：「泰山。」

潘濟城更是奇怪，追問道：「將這許多棺木，運往泰山，為的是什麼？難道山上突然間死了這許多人不成？」

趕車的冷冷道：「不知道。」馬鞭揮處，自始至終，竟連瞧都未瞧潘濟城一眼。

潘濟城好奇之心已生，自不肯將此事輕輕放過。但他連問了五六個趕車的麻衣人，這些趕車的，卻顯然都已經過訓練，竟都是面容木然，詞色冷漠，回答的也都是「泰山」、「不知道」這簡簡單單五個字，誰也不肯再說出第六個字來。

潘濟城怒火漸生，隱忍未發，卻悄悄與朋友們打了個眼色，停下了馬，等到前面三十餘輛車馬俱都走過，潘濟城突然翻身下馬，一步竄了過去，將最後一輛車上趕車的拉了下來，右手食、中兩指，輕抵著趕車人肩下的軟麻穴，只要趕車的一張口，他這兩根手指立將點下。

誰知這趕車的，面上雖已有驚惶之色，但卻絕不放聲嘶喊，前面車上的趕車人果然也無一人驚覺回首。

潘濟城沉聲道：「將車子輕輕拉到路旁，瞧瞧棺木中有什麼？」

這些生性最愛多管閒事，又最是好奇的江湖客們，此刻都已不禁在懷疑這些棺木不是空的。

已有人在猜這些棺木必定是些綠林大豪們運送財物的詭秘手段，棺木中藏著的也許是價值連城的黃金珠寶，也許是活色生香的絕色佳人，自然，也還許是血肉模糊的仇家屍首──

無論是那一樣，都已足夠令這些江湖客們動心。於是道上的江湖客們，都已不禁悄悄趕來，要瞧瞧這棺木中藏的究竟是些什麼驚人之物？

那知打開棺蓋一看，棺中竟真是空空如也。

眾人都不禁失望的輕嘆一聲，道：「真的什麼都沒有！」

潘濟城目光閃動，道：「有的──有張紙柬──」

幾隻手立時同時伸了過去，伸得最快的一隻手，將那紙柬取了出來，瞧了一眼，那人面色立時變得十分古怪，似乎十分驚奇，又似乎有些好笑。

只見紙柬上寫的竟是：

「敬贈苗北昌閣下新棺一具，以免苗君曝屍荒山，盼苗君友好查收。

江湖好心人上。」

「大力神」苗北昌，正是此次要在泰山爭雄的四十高手之一，他的姓名，自然人人俱都知道。

群豪瞧了這字柬，一個個面面相覷，都有些哭笑不得。

一人苦笑道：「這江湖好心人究竟是什麼玩意兒？這算是惡作劇還是算什麼？難道他算定『大力神』必定要死麼？」

另一人接道：「如此看來，祇怕參與此會的四十高手，每人都有口棺木──」瞧了潘濟城一眼，乾咳數聲，住口不語。只因潘濟城也是這四十高手之一。

潘濟城面現怒容，一把抓起了那趕車的，厲聲道：「你家主人究竟是誰？他如此做法究竟為的是什麼？」

那趕車的嘶聲道：「不知道──不知道──」

潘濟城反手一掌，摑在他面上，怒道：「你說不說？」

一個黃葛衣、白布鞋，白髮蕭蕭的老人，不知何時，已拄杖而來，此刻突然接口笑道：「你問也問不出的，只因他委實並非不肯說，而是說不出。」蒼白的鬚髮，已將他面目遮去了十之六七，誰也無法看出他本來面目，只能看見他額頭、眼角重重疊疊的皺紋，以及目光中那一份世故的譏嘲與輕蔑。

群豪都不覺凝目向他，潘濟城眼神最銳，沉聲道：「聽你如此說話，莫非你知道此中究竟？莫非你便是他們的主人？」

麻衣老人哈哈笑道：「老夫若要買棺材，棺材也是留給自己用的，那有他家主人那樣的好心，巴巴地運來送給別人。」

潘濟城冷笑道：「送人棺材，咒人於死，也能算做好心麼？」

麻衣老人搖頭嘆息道：「自古以來，參與此等爭殺之會的人，又有那幾個是能活著回去的？那幾個不是曝屍荒山，等到屍身化作白骨，祇怕還無人收殮，這次泰山之會居然有人好心，為你們送來棺材，你們的福氣已算不錯了」

潘濟城怒道：「泰山之會，只是以武會友，怎可與昔日那些凶殺之會相比，你如此說法，豈非故聳視聽？」

麻衣老人微笑道：「以武會友？故聳視聽？少年人，我且問你，你與別人動手時，幾曾存心手下留情？幾曾存心讓別人活著回去？」潘濟城呆了一呆，道：「這──」

麻衣老人接口道：「你未存心手下留情，別人又何曾存心手下留情？上了泰山的人，又有誰能擔保自己能活著下山？唉！武林少年多愚傻，每將鮮血輕易灑──」枴杖「得得」點地，蹣跚地走開了。

群豪再次面面相覷，俱都為之默然。

潘濟城怔了半晌，突然抬頭呼道：「老丈但請留步，不知老丈尊姓大名可否見告？」他已領悟了這老人語中深意，稱呼已不覺變得十分尊敬。

但老人拄杖而行，卻未回頭，只是隨口作歌道：「飄泊江湖太落拓！自家姓名已忘卻──」

潘濟城放足追去，猛自呼道：「老丈要往那裡去？」

麻衣老人大笑道：「若問老夫何處去，月下弄影自婆娑──」他走的似乎並不甚快，但潘濟城一時間竟追他不著。

突見一條人影斜地裡掠來，輕如煙霧，快若流星，斜斜抄向老人身前，似要攔住他的去路。但老人身子一轉，轉入道旁小林，白鬚、白髮，在枝葉掩映中，只飄了一飄，便已走得蹤影不見了。

※※※

斜地裡掠來人影，急急掠向樹林，但身子在林外滴溜溜一轉，突然停下了，「逢林莫入」這句已在江湖中流傳多年的古老格言，此人當真是記得比誰都清楚，只因此人是從來不肯吃虧的。

只見此人竟是個身材臃腫肥胖的老婦人，滿頭銀絲白髮，已禿落一半，身上也穿著麻布寬袍，袍子上的口袋少說也有十五、六個之多，手裡也拄著根枴杖，卻長達九尺，幾乎比她身子高出了一倍。

閱歷稍豐的武林豪士，瞧見這老婦人，都不禁在暗中倒抽一口冷氣，暗嘆自己今日真倒霉，竟遇著了她！

潘濟城瞧見這老婦人，倒也認得，自然也想躲得遠遠的，怎奈他早已趕了過去，要回頭已來不及了。他祇得乾笑一聲，躬身道：「萬老夫人，你老人家好。」

來的正是萬老夫人，她此刻身子雖已停下，卻仍在不住喘著氣。一面輕拍著胸口，一面嘆氣道：「好什麼！老了，不中用了，跑了幾步，就累得喘不過氣來──倒是你看來紅光滿面，莫非發了財麼？」

潘濟城不敢答這碴兒，自管陪笑道：「老夫人俠駕已有多年未在江湖出現，小侄一向想念得很，不想老夫人身子依然康健如昔，委實令人高興。」

萬老夫人一口咬破了個多汁的蜜桃，格格笑道：「你口中雖說想念我，心裡卻恨不得我永遠莫在江湖出現才好。你口中雖說高興，心裡卻必定暗嘆倒霉：『怎地這老不死多年未見，今日卻偏偏教我給遇見了？』年紀輕輕的，卻為何要在我老人家面前說這些騙人的話？」

她這些話委實說在潘濟城心裡，但潘濟城自然是不敢承認的，含糊混過去了，趕緊改變話題，試探著道：「你老人家想必是認得那位老丈了？否則必定不會追他。」

萬老夫人道：「我雖不認得，卻知道他是誰。」

潘濟城眼睛一亮，道：「你老人家能說出來麼？」

萬老夫人道：「你可知道紫衣侯有個師兄，也就是六年前將方寶玉帶走的那個老人，方纔那老頭子就是他。」潘濟城道：「周老爺子？」萬老夫人笑道：「好孩子，說得不錯，周方，我說的就是周方──但鬼才知道這老狐狸的真名是否周方？」

潘濟城輕嘆一聲，道：「你老人家昔日可曾見過周老爺子麼？」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我老人家還算交運，直到今日才見著他。」

潘濟城嘆道：「但六年之前，小侄卻曾在黃鶴樓頭，見過周老爺子一面，周老爺子之音容笑貌，小侄於今記憶猶新──」萬老夫人急急截口道：「方纔那人難道不是周方？」

潘濟城道：「方纔那位老丈，雖也是位通達世故，遊戲風塵的江湖異人，但小侄卻可斷定，他絕非周老爺子。」

萬老夫人怔了半晌，喃喃道：「他不是周方？──他是誰？──我老人家怎地從未聽說過，江湖中又出了這樣個老怪物？」

突然間，兩騎飛馳而至，馬上人行色甚是匆忙，竟未留意道旁的人物，便徑自打馬而過。只聽馬上人語聲斷續隨風傳來：「七大弟子──萬子良──就是他們──只可惜──」

群豪雖然俱都耳目靈敏，但蹄聲急驟，語音含糊，耳朵最尖之人，也不過只能聽到這幾句片斷的言語。

眼見兩騎已將馳遠，萬老夫人突然冷笑一聲，揮起長杖，杖頭立刻有一條長索彩虹般飛起，向左面的騎士頭上圈了過去。馬蹄聲響，掩沒了長索破風之聲，再加上馬上騎士也絕未料到背後有人突襲，但聞馬上人一聲驚呼，長索已套著了他的脖子，健馬人立，昂首長嘶，馬上人縱然勒緊疆繩，但萬老夫人手腕一抖，便將他摔下馬來。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好無禮的孩子，見了我老人家也不下馬──」

另一個馬上騎士似是渾然未覺，但健馬衝出數步，馬上人已飛身離鞍而起，手中已多了件銀光閃閃的兵刃。只見他雙足在馬股上一蹬，凌空一個「死人提」，身子倒翻而出，萬老夫人語聲未了，這人己到了她面前，身子凌空未落，「颼」的一聲，銀光破空，其急如電，直刺萬老夫人前胸「將臺穴」。

他身形凌空，便敢發招擊人，若非身懷絕技，有恃無恐，又焉敢發出如此招式，群豪見他這一出手，便知此人來頭不小。萬老夫人是何等人物，在如此情況下，怎敢再稍有大意，竟不敢招架，身子一矮，自銀光下鑽了出去。

銀光盤旋，人影落地。只見此人鳶肩蜂腰，黑衣勁裝，手裡拿著的既似吳鉤劍，又似仙人筆，竟也是件江湖罕見的外門兵刃。群豪一見這奇形兵刃，十人中倒有八人脫口輕呼出聲。

這件兵刃江湖中見過的人雖然不多，但卻已不知聽過多少次有關它的傳說──它成名的歷史，詭異的招式，驚人的威力！而它的主人歷史之傳奇刺激，性情之冷傲詭異，武功之深厚驚人，更早已是江湖間膾炙人口的故事。

# 第二十八章 破雲震天筆

群豪此刻雖只瞥見這件兵刃一眼，但見了這黑衣人之武功、氣勢，便都已猜到這兵刃便是於今天下最著威名之一十三種外門兵刃中，名列第二之「破雲震天筆」。這身形玉立，滿面秋霜，鷹騺般的黑衣人，自就是衡山回雁峰絕頂，「連天山莊」的少主人，「天上飛花」冷冰魚了！

萬老夫人此刻已掠到被長索套下馬來的騎士身旁，一把抓起了他的身子，擋在自己面前。

「天上飛花」冷冰魚霍然旋身，叱道：「放開他！」

萬老夫人聽而不聞，格格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冷少莊主，月圓之夕還未至，冷少莊主行色如此匆忙，為的是什麼呀？」

冷冰魚雙目深陷，眉重如山，壓得他面容冷冰僵木，全無絲毫表情，只是目銳如鷹，語冷如刀，冷冷道：「不放，殺！」

萬老夫人既不驚，亦不怒，慈祥的面目上，還是堆滿了笑容，雙手還是緊抓著那人不放，柔聲笑道：「冷少莊主又何苦生這麼大的氣？老身此番雖有不是之處，但少莊主也該可憐可憐我這寂寞的老太婆，聽得別人說起我那不成材的兒子姓名，著急要見他一面，便什麼都忘了。」

她這番話說的委實可憐，著實動人。但冷冰魚仍然無動於衷，反而冷笑道：「你抓著的只是我門下莊丁，隨時都願為我犧牲一命，你以他相脅，又有何用？」目光凝注，一步步走了過去。

萬老夫人目光四轉，突然顫聲呼道：「我的老天呀，你們這許多大男人在旁邊瞧著，難道就沒有一人肯出手救我老婆子一命麼？你們不瞧我面子，也該瞧我兒子──」

潘濟城終於忍不住了，一步掠來，擋在冷冰魚面前，抱拳笑道：「冷少莊主請了，這位萬老夫人，便是江湖中俠義英雄『雲夢大俠』萬子良之尊親，少莊主瞧在萬大俠面上，何不高始貴手？」

冷冰魚冷冷道：「你是什麼人？」

潘濟城道：「濟城潘某，便是在下。」

冷冰魚濃眉軒起，朗聲道：「聞得江湖人言，潘濟城除了風流自賞，拈花惹草外，倒也是條夠義氣，夠血性的好漢──」他語聲微頓，潘濟城也不知他這話該算是恭維，還是該算做訕罵，怔了一怔，只是強笑道：「不敢。」

冷冰魚厲聲道：「潘濟城，我敬你是條好漢，不妨告訴你，冷某此番出山，雖也為的是泰山之會，但主要還是為了與那沽名釣譽，假冒偽善的萬子良一決雄雌，今日萬子良之母既又犯了我『連天山莊』門下，我怎肯放過她？請你快快閃開，以免傷了你我間的和氣──」

潘濟城奇道：「萬子良一生以誠厚待人，『連天山莊』亦是高居世外，與人無爭，卻不知少莊主與萬大俠有何過節？」

冷冰魚冷笑道：「待人誠厚──哼哼，我二弟『江上飛花』魚傳甲，一世英名，但萬某人卻放出謠言，定要說他曾敗在那江湖騙子方寶玉的手下，使我那二弟名聲掃地，無顏做人，這還能算是待人誠厚麼？」

潘濟城又自一怔，訥訥道：「這──」

有關方寶玉的事，在江湖中已成了件無頭公案，潘濟城對此事全未得見，自然更無從解釋，無法爭辯。

萬老夫人放聲大嚷道：「我那不孝之子，早就傷透我的心了，你若知道他在那裡，快帶我去，待我用棍子狠狠打他一頓，瞧他可敢還手？」被他制住了的那「連天山莊」莊丁雖然動彈不得，但面上亦無懼色，此刻冷冷笑道：「聞得萬子良便在前路，否則我家少莊主又怎會著急趕去。」

萬老夫人目光一轉，竟突然放開了他，拄著枴杖，喘息著走到冷冰魚面前，含笑萬福，喘著氣道：「走！咱們一起走，老身正也要找那畜牲算帳──也正好幫你出氣。」

她這樣一來，冷冰魚也不禁怔住了，面對這賠著笑，喘著氣，口口聲聲要幫他出氣的老太婆，他怎好意思出手？

那莊丁帶過馬來，冷冰魚沉吟半晌，狠狠一跺足，飛身上馬，萬老夫人枴杖一點，卻已掠上那莊丁的鞍上，道：「年輕人多走走路，馬讓給老太婆騎吧！」竟揚鞭打馬，徑自去了。

那莊丁哭笑不得，祇得呼道：「聞道萬子良便在前面『快聚園』落足，莫找錯了。」

潘濟城瞥見那載運棺材的白楊大車，還在路旁。趕車的卻已不知去向，車輛的行列更早已走得蹤影不見，便道：「那邊的馬，你解下自騎，隨後趕去就是。」話未說完，人已上馬，急馳而去。

※※※

「快聚園」雖在泰山相反的方向，群豪雖都急著趕去泰山，但放著如此精彩好戲，又有誰捨得不看？但聞人聲呼喝，馬聲長嘶，眾馬齊奔「快聚園」而去。

「快聚園」座落大河南岸，銅瓦廂北郊，銅瓦廂雖小，但這「快聚園」，在江湖中卻是大大有名。

園中花樹千百，修篁萬竿，每當清風徐來，葉濤與竹韻齊鳴，青竹共紅花弄影，景物固是幽絕，而花木扶疏中之玲瓏假山，亭臺樓閣，更屬奇觀，於是流水繞園，曲徑通幽，園林之勝，遂冠絕中原。

名園自有名主，這「快聚園」乃黃河水上大豪「騎鯨客」齊星壽遊宴之地，本屬私產。但齊星壽慷慨豪爽，園門本就終年俱為朋友開放，此刻天下豪傑俱都來到中原道上「快聚園」中，自更是快聚群豪，園門不夜，撲鼻的酒香，爽朗的笑聲，不時自四面樓臺傳出，使這名園佳景，又變為另一番氣象。

假山畔、竹林裡，正有一人，揹負著雙手，往來蹀躞，他步履雖然沉重，但目光卻明亮異常。

就在此人東、南、西、北四方，自隔十餘丈外，燈火難及之處，或山旁，或樹下，也都有一兩條人影悄立在黑暗中，竟似乎都在有意無意間，向竹林中這人影窺探，更遠處，花叢中，還有一人，青衣小帽，正呆望著面前一叢將要凋零的鮮花，似乎已瞧得出神，但也不時回頭向竹林裡去瞧上兩眼，但竹林中人，卻似已完全沉浸於沉思中，對四周一切，全未覺察。

突然，一人神急氣亂，狂奔而來，奔過雜木林，奔過碎石路，奔過綠板橋，直奔向小溪邊一座燈火通明的青石畫舫。

急速的腳步聲，驚碎了竹林中人的沉思，也打擾了畫舫中人的歡聚，園主人齊星壽皺眉而起，探首外望，沉聲道：「何事如此驚慌？」

狂奔著的少年已在畫舫外停下腳步，但喘息仍未平息，胸膛不住起伏，回手指著來路，道：「有位大──大英雄來了。」

齊星壽面如重棗，長髯飄拂，微怒道：「四方的英雄豪傑，每日都不知有多少位來到此間，此刻又是什麼人來了，竟令你如此手足失措？」

那少年道：「但──但此人卻不同──」

齊星壽道：「他是誰？有何不同？」

那少年道：「他便是師傅你老人家時常提起的那『連天山莊』的少莊主，『天上飛花』冷冰魚──」他話未說完，齊星壽已為之動容，不知不覺間，伸手摸了摸頰上一條疤痕──這疤痕正是年前「天上飛花」在他面上留下的──冷冰魚不但為他留下了這條疤，也為他留下了這條命。

直到今日，齊星壽仍不知是該對冷冰魚感激，還是該怨毒，他垂首呆呆地出了半晌神，方自長嘆道：「請，快快有請！」

抬起頭，冷冰魚卻已悄然來到他面前。齊星壽搶出畫舫，抱拳笑道：「冷兄遠來，在下未曾遠迎──」

冷冰魚冷冷道：「你我之間，無須客套，我只問你，那『雲夢』萬子良與武林七大弟子此刻在園中何處？」

齊星壽怔了怔，道：「萬大俠？他幾曾來過這裡？──道路傳聞，多有不實，冷兄你祇怕聽錯了吧？」

冷冰魚道：「別人為何要騙我？」

突聽黑暗處一人大呼道：「萬子良雖未來過，但七大弟子中卻明明有人在這裡，冷少莊主，你切切莫要被齊星壽騙過了。」

冷冰魚冷笑一聲，目光直視齊星壽，道：「莫非那七大弟子也與方寶玉一樣，是有名無實的狂徒，聽得冷某在尋找於他，便躲著不敢見面了？」

齊星壽避開他的目光，強笑道：「這不知是誰在胡說，七大弟子怎會──」

突然間，一人自畫舫中一掠而出，沉聲道：「七大弟子中確實有人在這裡，你要怎樣？」只見此人劍眉雙飛，眉宇間常帶殺氣，正是「淮陽」楊不怒。他驟看雖矯健如昔，但仔細一瞧，便可發覺他面色臘黃，神情憔悴，目光也遠不如往昔之明銳。畫舫燈光亮如白晝，他這蠟黃的面色，顯然必非被燈光所染，只是為了連番傷病，多日憂慮，氣血實已兩虧。

※※※

竹林中人，一眼瞧見楊不怒，目中立時現出激動之色，驟然衝出數步，又驟然駐足，激動的目光中，又已充滿了痛苦──他雖想衝出竹林，卻又似有道無形的枷鎖，鎖住了他雙足，使他不敢衝出竹林一步。只聽冷冰魚道：「七大弟子，就只你一人在這裡？」

楊不怒厲聲道：「就只楊不怒一人，已足夠應付你這狂徒。」

冷冰魚道：「好！冷某也正好先領教領教淮陽秘技，鷹爪神手。」撤肩、甩腕，「破雲震天筆」已到了手中。

齊星壽橫身擋住楊不怒，面帶惶急，低聲道：「莫大俠、萬大俠等人都不在這裡，你怎能出手？」楊不怒道：「就因他們不在這裡，我不出手，誰來出手？」齊星壽道：「但──但以你此刻體力，怎可與人交鋒？」

楊不怒「哼」了一聲，再不說話，一手推開了齊星壽，走向冷冰魚，他胸膛起伏，走得十分緩慢。此時此刻，他心情正與寶玉那日應戰歐陽天矯時一樣──明知必敗，也要戰的，為了光榮與名譽，這其中別無選擇之餘地。

冷冰魚退後半步，道：「亮兵刃！」楊不怒厲聲道：「淮陽鷹爪功，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縱是世上最最鋒利的兵刃，也難比得上某家這一雙鐵爪，何況你區區一支銀筆。」

冷冰魚目光凝注半晌，突然仰天狂笑起來。

楊不怒暴怒道：「高手相鬥，必當誠心正意，兢兢業業，以臨大敵，你此刻卻突然大笑起來，莫非有輕侮某家之意？」

冷冰魚倏然頓住笑聲，厲聲道：「冷某久聞『淮陽』楊不怒，剛猛正直，天下無雙，那知今日一見──嘿嘿──哈哈──」楊不怒叱道：「今日一見，卻怎地了？」冷冰魚道：「今日一見，才知道楊不怒也不過是位投機取巧之輩。」

楊不怒蠟黃的面容，立時漲得血紅，忽吼道：「你說什麼？」

冷冰魚冷冷笑道：「你明知冷某這『破雲震天筆』，妙用無方，人所難敵，你明知你若不用兵刃，冷某也必定不致以兵刃與你動手，你為了不敢面對這『破雲震天筆』，自然不敢用兵刃與我在陣上相見了。」

楊不怒狂吼一聲，擰腰翻身，閃電般出手，自畫舫邊觀戰的一人腰際，抽出了一柄鬼頭刀，揮刀大喝道：

「無論你使什麼，只管上來吧！」

冷冰魚縱聲長笑道：

「好，十招內冷某若不能要你兵刃脫手，便從此不再稱雄江湖。」

抱筆當胸，踏前半步，叱道：

「請！」

楊不怒不等他「請」字出口，掌中鬼頭刀已一刀劈了過去，白刃破風，當真有開山裂石之威！

就只這一刀，已引起四下群豪驚嘆之聲：

「刀法本非淮陽門所長，怎地楊不怒這一刀招勢功力，卻比之海內任何刀法名家亦不遑多讓？」

那鬼頭刀的原主人，驚嘆之外，更不覺暗暗起了慚愧之心，他以畢生的精力，浸淫於這柄鬼頭刀上，卻做夢也未想到，這柄刀到了別人手中，一刀便能展出如此激盪人心的威力！

但齊星壽等人面上卻是憂慮重重──這時不但園中群豪，早已聞風四下趕來，萬老夫人、潘濟城等人也早已來到畫舫畔，還未到可以害人時，她是絕不肯露面的。

楊不怒一刀劈出，冷冰魚紋風不動，刀風已搧起了他鬢邊髮絲，刀鋒也已眼看便要劈開他頭顱。他身形倏然移開四寸──僅僅只移開了四寸，刀鋒便已無法傷及他一根毫髮，只因移開四寸便已足夠，是以他便絕不肯多移一寸。這判斷是何等準確，這鎮靜是何等驚人！群豪再次驚讚。

※※※

冷冰魚「破雲震天筆」已在不知不覺間悄悄滑出──這一招沒有任何驚人的力道，詭異的架式，但輕、靈、巧、快、穩，言語難敘，這一招看來絲毫不覺辛辣，但銀光顫動，已將楊不怒前胸「玄機」、「將臺」、「乳泉」之間的十處大穴，完全籠罩。

楊不怒擰腰轉身，鬼頭刀如閃電，如狂飆，勢如風捲落葉，式如鳳凰展翅，白銀光下反揮而出。這一刀連削帶打，自對方不意中攻出，攻向對方無法招架之處，用的當真是狠極、險極！

那知冷冰魚還是紋風不動，直等這一刀已堪堪到來，手腕一擰，筆柄已恰巧點中了他刀尖之處。鬼頭刀立被震開，「破雲震天筆」筆身已隨著那手腕一擰之力，亂灑而出，這一招亦攻亦守，攻守完全融於一剎那間，妙造天成，渾然自如，其狠辣、凶險處，又遠在楊不怒那一刀之上。

兩招拆過，齊星壽等人面上憂慮之色，已更見沉重。

潘濟城本與齊星壽併肩而立，此刻不禁悄然嘆道：「楊七俠體力已是強弩之末，兵刃更不稱手，以己之短，攻人之長，祇怕──唉！十招之內，他兵刃便當真要脫手了。」

齊星壽濃眉深皺，沉聲道：「何況冷冰魚仗以威震武林的『飛魚穿魚式，凌空十八刺』還未使出，便已著著佔了先機──唉！淮陽門的英名，莫非真要在今日斷送？」

潘濟城道：「但願有人能替下楊大俠，否則──」

齊星壽苦笑道：「此間人又有誰有把握能是冷冰魚的敵手？」

潘濟城雙眉一軒，但隨即垂下頭去，長嘆不語。

就在這時，黑暗中不知是誰突然大聲喝道：「第五招──是第五招了，看來不必十招，『淮陽』楊不怒兵刃便將脫手。」就在這短短五招間，楊不怒鼻窪額面，果然已現出了汗珠，鬼頭刀使出，也不再有那種令人動魄驚心的威力──

※※※

竹林中人目光中的痛苦與矛盾之色，已尖銳得有如兩柄剪刀，幾乎要將他的心一片片剪成碎片。黑暗中，雖看不清他的面色，卻已可看出他連手指都已顫抖起來，他身子也已緊張而繃緊。他不能也不忍在這裡袖手旁觀，看著楊不怒將一世英名葬送，但他也不能出去，只因他出去後，只有毀了楊不怒。也毀了他自己。

只見楊不怒一刀劈出，刀勢雖仍筆直，但刀尖已有輕微顫抖──他力道已無法貫注到刀尖之上。冷冰魚第六招使出，銀光盤旋，已將楊不怒身形完全籠罩，無論任何人都已可看出，他三招之內，已可使楊不怒落敗。

竹林中人腳步邁出，又縮回──也就在這時，他身後假山石隙間，突然傳出一聲短促而尖銳的呼喚，喚道：「方寶玉！」這三個字有如一枝冷箭，一箭射入了他心裡，他身子一震，並未回頭──不問而知，他便是才脫魔窟的方寶玉。

石隙間語聲又已冷冷接道：「方寶玉，楊不怒為了你，正在與人苦戰，眼看便將落敗，你卻躲在這裡，你還算是人麼？」

方寶玉咬住牙，不回頭，沉聲道：「你是誰？」

石隙中人道：「你不必問，也該猜得出的。」

他兩人說話雖然俱都十分急促，但這時冷冰魚已使出第八招來，銀光如電，楊不怒抬臂揮刀，迎向銀光。他雖已明知這一刀萬萬接不住冷冰魚這一筆之力，但他除了揮刀迎筆之外，既別無他法招架，更不能閃避──他又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銀光與刀光相接，銀光突然頓住──「破雲震天筆」與鬼頭刀邊緣已輕微接觸，銀筆雖未擊下，鬼頭刀也無法撤回，也無法移動，只因他刀勢一動，銀筆立將乘勢而下，鬼頭刀便必將撒手飛出──楊不怒此刻已有如被壓在巨石下的蚯蚓一般，已只有聽人宰割。

這是勝負分際之一剎那間，淮陽派的聲名，眼見已將在這一剎那間葬送，四下觀戰群豪，都已在不知不覺間為這緊張的局勢而屏息，園林死寂，風吹草動，甚至連呼吸之聲都已不復再聞。

冷冰魚一招仍未擊下。

燈光下，只見他冷傲的面容上，已泛起輕蔑與譏嘲之色，冷冷道：「楊不怒，你若不願我這一招擊下，只要承認方寶玉確是騙子，萬子良確是欺世盜名之輩。」

楊不怒雖然咬緊牙關，但身子仍不禁因激怒而顫抖起來──刀光顫抖，與銀筆輕擊，發出一連串叮噹聲響。

方寶玉身子也正在隨著這響聲顫抖，顫聲道：「你是五行魔宮中人，你們將我放走，卻又令我武功盡失，為的就是要我面臨此刻這種痛苦，是麼？」

石隙中人笑道：「不錯，你此刻總已該知道，江湖之路，你已無法再走，你還是回來吧，普天之下，此刻只有『五行宮』還是歡迎你的──你此刻也已該知道，天下群雄，除了我『五行宮』中之人外，已無人再信任於你。」

方寶玉咬緊牙關，緊握雙拳，不能答話。

只聽冷冰魚冷道：「楊不怒，你此刻總己該知道，你生命與名聲俱已在我掌握之中，我隨時都可將之毀去，你無妨再仔細考慮考慮，是說？是不說？」

楊不怒亦自咬緊牙關，腮邊肌肉都已一粒粒冒起。

方寶玉望著那顫動的刀尖，望著楊不怒那充滿悲憤與痛苦的面容，他手掌突然鬆開，心裡已有了決定。他知道自己功力雖已盡失，雖已無法與人相爭，但只要他走出去，使可令冷冰魚住手，便可救下楊不怒。他已決定為了別人，犧牲自己。他大步走了出去。

※※※

觀戰群雄，已越聚越多，但人人俱是屏息靜氣，四下仍是一片死寂──長久的靜寂後，那刀筆相擊聲，便顯得分外清脆。

突然間，人叢外傳來語聲，一字字道：「方寶玉在此，請冷少莊主住手！」

語聲雖不高，但在這死寂中聽來，卻顯得分外震耳。語聲一響，剎那間，群豪便已都不禁被驚得呆了。然後，便是一場騷動，有的回身，有的輕呼──外面的人已紛紛讓開了道路，裡面的也已閃開身子。

只見一個青衫少年，穿過人叢，緩步而來，在這麼多驚詫、好奇、輕蔑、懷疑的目光注視下，他猶如行走在無人之境，聲色不動，神情自若，人叢中不知是誰已脫口呼道：「不錯，果然是方寶玉！」

冷冰魚早已動容，但直到此刻，還未撤手──此刻突然輕嘯一聲，凌空掠起，倒翻而出。接著，「噹」的一響，楊不怒長刀已落，身子也「撲」地跌倒，唯有雙目緊瞪著方寶玉，目中神色亦不知是歡喜？還是憤怒？

但見銀光一閃，冷冰魚已飄飄落在方寶玉面前。兩人面面相對，片刻之間，誰也沒有說話，只是以雙目凝注著對方，誰都未曾將目光移開。然後，冷冰魚哂然一笑，道：「原來方寶玉就是這等模樣，我只當騙子的模樣，生得本該與別人有些不同才是。」

方寶玉微微笑道：「閣下可是有些失望？」

冷冰魚狂笑道：「不錯，冷某確是失望得很──」

方寶玉笑道：「但在下之失望，卻更甚於你，在下本以為『連天山莊』的少莊主是條英雄鐵漢，那知他也會一些乘人於危，投機取巧的手段！」

冷冰魚笑聲驟頓，怒道：「你這騙徒，你有何資格對我如此說話？我若不那般做法，又怎能將你這騙子逼出來？」

方寶玉道：「在下此刻已出來，閣下又當如何？」

冷冰魚厲聲道：「我要怎樣，不說你也該知道。」

方寶玉目光瞬也不瞬，笑道：「既是如此，請！」「請」字出口，微一抱拳，倒退半步，含笑卓立。

他早已決定犧牲自己，心頭自是一片安詳，明澈如鏡，他明知自己實已擋不住冷冰魚輕輕一擊，只望自己能以鮮血洗清羞侮，以生命換取名譽，他早已不準備作任何抵抗，神情自是分外從容，分外平靜。

四下群豪，再次屏息靜氣，四下又復是一片死寂。

冷冰魚腳步緩緩移動，銀筆漸漸抬起。他面上冷傲輕狂之色，已不復再見，只因他委實猜不出這對手武功之深淺，他自己只有誠心正意，以期作石破天驚之一擊！

※※※

一片烏雲悄然而來，掩卻了半天星光，風勢突然轉強，滿園木葉，沙沙作響，天地間立時充滿肅殺之意。

冷冰魚銀筆平舉，這一招卻仍遲遲不敢出手。

四下群豪，漸漸又起了騷動──冷冰魚早已知道方寶玉只不過是個江湖騙子，此刻為何還這般謹慎小心？

只見方寶玉凝然卓立，嘴角仍帶著份淡淡笑容，他身形毫未作勢，全身上下，每一處看來俱是空門大露。

冷冰魚掌中銀筆，看來無論自任何方向擊出，俱可將方寶玉擊倒，但寶玉這一份出奇的鎮定與從容，卻又震驚了他，這使得寶玉全身每一處空門，看來又都似乎是誘敵的陷阱──他怎敢輕易出手？

他再也無法自寶玉目光中，瞧出一絲驚惶之色，他自己便不免有些惶亂起來，寶玉越是冷靜，他便越是惶亂。

戰場上情況之微妙，往往會與情場相似──雙方之間，若有一方能出奇的冷靜，另一方便難免惶亂，兩人之間，若有一人能出奇的堅強，另一人便難免脆弱，情場中「薄情」，常會是最引人的魅力，戰場上「冷靜」，永遠是最強的武器！只是這種「薄情」與「冷靜」，說來雖易，做來卻難──情場中又有誰能對自己心愛的人如此忍心？戰場上又有誰能將隨時俱都可制己於死命的對手全不放在心上？

潘濟城目光閃動，突然大聲道：「泰山之會，反正已近在目前，冷少莊主縱要與方少俠決一勝負，又何苦定要選在今日？」

冷冰魚雖未答話，但目中已有了應允之色。他平生與人爭鋒何止千百次，卻從未遇著如此鎮靜的對手，他辛苦掙扎，成名委實不易，此刻自不願冒險將自己聲名作孤注之一擲。

齊星壽立時接口道：「潘大俠說的正是，各位遠來，俱是在下佳賓，若能暫時放下干戈，待在下相敬數杯水酒，豈非美事？」

冷冰魚掌中銀筆，漸漸放下──

群豪雖都在等著瞧這場大戰，等著瞧寶玉慘敗，但潘濟城與齊星壽既說出這番話來，冷冰魚既也有罷手之意，還有誰再敢說個「不」字？

方寶玉凝注著那漸漸垂下的銀筆，暗中也不禁鬆了口氣──他雖不怕死，但若能不死，他也是不願死的。

那知就在這時，突有一陣冷笑聲自人叢外傳來，一條人影，隨著笑聲，飄然落在群豪圍成的圓圈中，正是萬老夫人。潘濟城一見她又來了，眉頭便不禁皺起，他深知這萬老夫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別人打得越凶，殺得越慘，她便越是歡喜。

只聽萬老夫人果然冷笑道：「鑼也響了，鼓也響了，正戲卻不開場，這算是什麼？冷少莊主今日怎地也叫人失望了？」

冷冰魚銀筆霍然直起，怒道：「你可是要與冷某動手？」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老身與少莊主素無冤仇，為何要與少莊主動手？但少莊主今日若是累了，老身卻可替少莊主出手教訓教訓這江湖騙子。」

她算定冷冰魚萬萬受不了這激將之計，萬萬不會要她出手的。

那知冷冰魚瞧了她兩眼，突然冷笑一聲道：「你若定要爭著出手──好，就讓給你──」竟轉開身子，大步走開──他雖然狂傲，卻非獃子，此刻正好以萬老夫人來做試金之石，萬老夫人若是敗了，他多少都能瞧出些方寶玉的武功深淺，萬老夫人若是萬一勝了，他再出手將萬老夫人擊倒，豈非更是露臉？

萬老夫人千算萬算，一步算錯，臉色早已變了，惶聲道：「少莊主，你──」

冷冰魚頭也不回，冷笑道：「你既然搶著出手，便該快些，否則便是有意戲弄於我，我好歹也有法子要你出手的。」

萬老夫人立時怔住了，但只怔了半晌，瞬即笑道：「不用你說，老身也是會快些出手的──喂！小寶兒，我老人家這就要來教訓你了，你可得小心些。」寶玉暗嘆一聲，默然無語。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你是被我老人家看著長大的，怎會是我老人家的對手？我瞧你還是乖乖投降算了，何必一定要在人前出醜──」

長杖點地，蹣跚的走上前去，但方自走到一半，突然捂起肚子，彎下腰去，大呼道：「不好，肚子疼──」

冷冰魚叱道：「肚子疼也要打。」

萬老夫人道：「老身自然要打的，只是卻先得去方便方便，你們這些大男人，可不准跟著來偷看。」一手提著褲子，往人叢外擠去。

群豪又是搖頭，又是好笑，紛紛讓開道路。

冷冰魚怒叱道：「你若是想逃，冷某上天入地也要追你──」

萬老夫人遙遙呼道：「逃？誰要逃了？小寶兒，你可莫要逃，我老人家這就回來教訓你。」語聲未了，已走得瞧不見了。

冷冰魚明知她這一去，再也不會回來，但是也不能去追趕個提著褲子的老婦人，祇得跺足怒罵道：「好個無恥的婦人，當真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嘿嘿！有母如此，兒子的人品如何，自也可想而知。」

寶玉再次鬆了口氣，四下群豪卻不禁大是失望。

這些眼裡不揉沙子的光棍，都早已瞧出今日是再也不會有人來尋寶玉動手的了，既已無熱鬧可看，有些人已漸漸散去。

※※※

萬老夫人一口氣奔入竹林中，假山暗影後，立刻蹲下身子，眼睛東張西望，口裡不停喘氣。瞧了半晌，果然瞧不見有人追來，她忍不住輕輕笑道：「饒你奸似鬼，也要吃吃老娘洗腳水，你們這些小兔崽子要老娘上當出手，談何容易！」突聽暗影中「噗哧」一笑，道：「果然薑是老的辣。」

萬老夫人當真駭了一跳，笑聲立時頓住，方自站起身子，此刻忙趕緊又蹲了下去，破口大罵道：「是那一個不要臉的小賊，竟敢偷看老娘？」

黑暗中笑道：「老夫人若是在方便，為何不解開褲子？何況──反正我也是個女子，就是瞧瞧也不打緊。」語聲清脆，笑聲嬌媚，果然是個女子。

萬老夫人身子縮成一團，眼睛卻睜得大大的，道：「你是誰？你要怎樣？」

黑暗中笑道：「你瞧瞧我是誰？」

一人青衣小帽，隨著笑聲現出了身形，雖未施展輕功，腳步移動，卻無絲毫聲息。

萬老夫人道：「你──你究竟是男是女？」

# 第二十九章 是非最難言

青衣人銀鈴般一笑，隨手摘下帽子，滿頭黑髮，立刻流雲般披散下來，她輕笑著道：「你可認得我？」

萬老夫人終於站直身子，凝目望去，只見她粉面桃腮，柳眉櫻脣，一雙靈活明亮的眸子，更含蘊著千萬種風情，在黑暗中朦朧望去，當真是美絕天人，萬老夫人雖也是女子，卻也不覺瞧的呆了，喃喃道：「我見過你，但──但在那裡見過，卻想不起了──奇怪奇怪，如此美麗的人兒，我只見過一面，便該不會忘記的。」

青衣麗人笑道：「你再想想──六年前──五色帆船上──那時我還是個孩子，你縱未對面見過我，但必定在遠遠瞧過──」

萬老夫人脫口道：「小公主──你是小公主。」

小公主嫣然道：「不錯，我知道你是認得我的。」

萬老夫人道：「小公主，我與你無冤無仇，你可莫要害我──你──你放我這可憐的老太婆走吧，我永遠忘不了你的好處。」

小公主忽然嘆了口氣，道：「你要走，我自然不會攔著你，但──唉！放著個天大的良機便在眼前，你卻要走了，豈非可惜！」萬老夫人眼睛又亮了，道：「良機？什麼良機？」

小公主眨了眨眼，道：「你可願將方寶玉擊敗麼？」

萬老夫人道：「這種露臉的事，還有誰會不願做，只是──只是要將那小狐狸擊敗，豈是容易的事。」

小公主緩緩道：「只要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你便會知道要將方寶玉擊敗，原是再也容易不過的事了，誰都可以做到。」

萬老夫人狂喜道：「什麼秘密？到底是什麼秘密？──我的好公主，你就快些說吧，我早已對那小狐狸恨得牙癢癢的了。」

小公主笑道：「不錯，他的確是個小狐狸，所以他此刻看來雖還是蠻神氣的樣兒，其實全身武功，卻已盡失──」

萬老夫人脫口道：「真的？」

小公主道：「我為何要騙你？」

萬老夫人一口氣吃了四塊酥糖，笑得嘴都合不攏了，喃喃道：「好小子，這次看我老人家如何收拾你！」

小公主道：「但你只准將他擊敗，卻不可傷他一根毫髮，否則──」她面上嬌美的笑容忽然斂去，隨手在假山上一拍。

萬老夫人全未聽得任何聲響，但那山石已一塊塊碎落下來，這是何等陰柔狠辣的掌力，萬老夫人面色不禁又變了，顫聲道：「為何不可傷他？」

小公主道：「這其中自有原因，但你卻不必知道，更不可將這秘密洩漏，否則，我發誓必定會要你後悔的。」她並未說出什麼狠毒的話來，但言語中自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冷意，萬老夫人如此凶狡的人，竟也不禁為之打了個寒噤，口中強笑道：「你只管放心，我老婆子絕不會如此不知好歹的。」

小公主展顏一笑，道：「如此就好，你只要好好聽我的話去做，日後必定還有你的好處，知道麼？──好，快去吧！」柳腰轉折，又沒入黑暗中，萬老夫人垂首稱是，再抬起頭來，她竟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

群豪多已注意到一個微妙的情況──那與方寶玉關係密切，不惜為方寶玉與人作殊死之戰的「淮陽」楊不怒，此刻竟連瞧也不瞧寶玉一眼，方寶玉呼喚於他，他也不理不睬，方寶玉向他走過去，他遠遠的便躲開了，方寶玉呼聲已因痛苦而顫抖，他也似全不放在心上。

但是他自己面上也已流露出悲憤痛苦之色，「天上飛花」冷冰魚負手而立，冷眼旁觀，嘴角正噙著一絲冷笑。

作主人的齊星壽怔在那裡，似已不知該如何是好。此時燈光雖然輝煌，人聲雖熱鬧，但氣氛卻甚是令人難堪。

到最後，楊不怒似將避入暗林，方寶玉方待追趕。

突然間，一人大呼道：「小寶兒，還想逃麼？你婆婆已回來教訓你了。」一人隨聲而來，赫然竟是萬老夫人。

萬老夫人居然真的回來，這可當真是大出群豪意料之外的事，楊不怒回身，方寶玉駐足，冷冰魚張目，齊星壽皺眉，正自四散的群豪，立時紛紛趕回──萬老夫人已站在方寶玉面前。

方寶玉深深吸了口氣，道：「你真要動手？」

萬老夫人笑道：「自是真的！小寶兒，別人怕你，我老人家卻不怕你，十招之內，便要打得你滿地亂爬，你信不信？」

方寶玉暗中慘笑一聲，道：「請──」這簡簡單單一個「請」字裡，當真不知藏著多少辛酸與悲憤，他實不願死在這老婦人手中，卻又別無選擇。他情不自禁，瞧了楊不怒一眼──這已是最後一眼，他但望楊不怒能了解他的悲哀與不幸，原諒了他，但楊不怒瞧見他目光望來，卻將頭擰了過去。

寶玉暗嘆一聲，但覺萬念俱灰──活在世上，他已無法做人，他唯有以「死」來換取別人的寬恕。

萬老夫人笑道：「乖寶寶，莫要躲，待婆婆一杖打破你的頭，婆婆喜歡你──」笑聲中，杖影如山，當頭擊下。

寶玉咬了咬牙，暗道一聲：「也罷！」非但全不閃避，反而將身子對那沉重的杖影迎了過去。

※※※

群豪脫口驚呼，楊不怒面色慘變，眼見方寶玉的鮮血，已將染紅畫舫前這片碧綠的草地。那知萬老夫人拐到中途，突然變勢，「泰山壓頂」變為「斜劈華嶽」一杖竟擦著寶玉衣衫而過，全未傷著他一絲毫髮。

寶玉又驚又奇，但容不得他思索，萬老夫人第二杖又已掃來，寶玉立定決心，還是迎了過去。那知萬老夫人這一杖到了中途，竟又改變方向，還是擦著寶玉衣衫而過，全未傷及他皮肉。

寶玉更是驚奇，更是不解。

卻聽萬老夫人喝道：「果然好身法。」

她長杖急如風雷，瞬息間又攻出四招，但見杖影如山崩裂，杖風如狂飆過地，招式詭秘，聲勢驚人！群豪不禁暗暗驚嘆，這萬老夫人雖然狡猾無賴，但武功卻著實不差，江湖中實難有幾人能接得下她這根長杖。

但此刻她這四招擊下，每一招俱都是寶玉身旁擦身而過，只要有一寸之差，方寶玉立時便將筋斷骨折。但就只這一寸之差，萬老夫人竟似都不能越過。

寶玉已驚奇得幾乎呆住了，他再也想不透萬老夫人怎會使出這麼招式──這老婆子莫非是瘋了？

但在群豪眼中，卻都認為方寶玉武功之深，已入化境，萬老夫人杖勢無論如何變化，方寶玉事先竟都早已算中，是以他每一著都能搶得先機，不等萬老夫人杖勢改變，他已先立於不敗之地。

最驚人的是，他每一次竟似乎都能算得分寸不差，每一次都能令萬老夫人的長杖堪堪擦身而過。他絕不肯多費氣力多避一寸，也絕不會少避一寸，這時間、部位，算的是何等準確，這鎮靜的功夫又是何等驚人！

眾豪再也忍不住為方寶玉喝起采來，齊星壽、潘濟城瞧得眉飛色舞，冷冰魚卻不禁為之面目變色。

這時萬老夫人又已擊出四招，這四招自仍傷不著寶玉。

群豪已人人大呼道：「十招過了──十招過了──」

萬老夫人突然大喝一聲，雙手策杖，立劈而出。這一杖勢如雷霆，在別人眼中看來，勢威煞是驚人，但方寶玉卻瞧得清楚，她這一招中實是空門大露。

但聞萬老夫人低語道：「獃子，還不出手？」

方寶玉怔了一怔，不由自主，揮掌而出。他明知自己此刻功力全失，這一掌實連普通壯漢都無法擊倒，何況萬老夫人這樣的武林高手。

那知他手掌方揮，萬老夫人身子已凌空飛起，口中也發出了慘厲之驚呼，彷彿他這一掌中，本含蘊著驚人的內力，掌式雖未到，單只掌風，萬老夫人已無法抵擋，竟被震飛了出去。

群豪本未瞧出方寶玉這一掌是如何發出的，只瞧見他掌勢輕揮，萬老夫人身子便飛了出來。這是何等巧妙的招式？這是何等深厚的內力──群豪那驚讚的呼聲，終於忍不住爆發出來。

方寶玉自己卻也被驚得怔住。

只見萬老夫人身子凌空翻飛，慘呼連綿不絕，接連翻了三兩個筋斗，方自「砰」的一聲，重重的跌了下來。她臃腫的身子，在地上接連滾了幾滾，滾入黑暗中，掙扎著爬起，跟隨飛逃而出，口中猶自罵道：「好，小寶兒，你記住，我老人家饒不了你。」

方寶玉卻瞧得目定口呆，暗問自己：「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狡猾的老婆子如此做法，究竟是為的什麼？這其中難道又有何詭計？」但人家犧牲了自己，保全了他的性命與聲名，無論如何去看，都是出自好意，又怎會有什麼詭計？

※※※

青衣小帽的小公主，悄悄藏在一座假山後，遙遙觀戰，她瞧見戰局如此，不禁又是驚奇，又是著急。她喃喃暗道：「寶兒的武功難道已恢復了麼？──不，這是絕不可能的事！這必定是萬老夫人在其中搞鬼──但，但這隻老狐狸莫非是瘋了麼？她為何要如此做？如此做對她又有何好處？」

她雖是玲瓏剔透的水晶心肝，但想來想去，卻也想不出這是為了什麼？只見觀戰群豪，都已改換了面色，對寶玉刮目相看。

小公主咬了咬牙，跺了跺足，輕聲道：「小鬼，你等著瞧吧，要你好受的，還在後頭哩！」撩起衣襟，輕躍下山，一轉眼，便投入黑暗中，瞧不見了。寶玉卻仍呆呆的怔在那裡，猶自喃喃道：「這是為了什麼？一些原本不該害我的人，都害了我；而原本必定會害我的人，反而沒有害我──」

目光抬處，便發現冷冰魚已站在面前，雙目直視著他，良久良久，突然出手，抓向寶兒。

寶玉微微一驚，那知他只是握了握寶玉的手腕，並無絲毫與寶玉較量之意，他面上雖仍無笑容，口中卻道：「好功夫，我先前錯看了你。」

寶玉訥訥道：「但──但此次──」

冷冰魚沉聲道：「但你我之間，還是少不得要有一戰，月圓之夕，泰山之巔相見。」微一抱拳，轉身匆匆去了。

潘濟城亦已走來，此刻微喟道：「這冷冰魚狂傲，卻也不失為一條有肩胛、有骨氣，敢說敢做，響噹噹的好漢子。」

寶玉頷首嘆道：「正是。」

潘濟城笑道：「但若以他與閣下相比，其間相隔，仍不可以道里計，閣下今日之表現，實已夠令人五體投地。」

方寶玉苦笑道：「但──但今日──」

齊星壽應聲道：「方少俠武功之深，實如汪洋大海，深不可測，齊某闖盪江湖數十年，所會高手也還不少，但在下卻連方少俠武功身法之奧妙之處在那裡都瞧不出來。」

方寶玉苦笑暗道：「今日之武功身法，那有絲毫奧妙之處？」只是此時此刻，他心中縱有話說，別人也不讓他說出來。群豪已將他團團圍住，既不讓他說話，也不讓他出去，寶玉滿心焦急，只有伸長了脖子去望楊不怒。

楊不怒站得遠遠的，也正在瞧著他。方寶玉呼道：「楊七叔──七叔，小侄──」他不喚還好，這一呼喚，楊不怒反而轉身走開了，寶玉空自急得滿頭大汗，卻也無可奈何。

他此刻功力若是未失，早已擠將出去追趕，怎奈他全無絲毫氣力，只是眼睜睜地瞧著楊不怒越走越遠。

群豪圍得更密了，七嘴八舌，紛紛道：「方少俠今日駭走了冷冰魚，戰敗了萬老夫人，可說，大獲全勝，悶氣全出，卻不知方少俠此時此刻，是否有所感懷？」

方寶玉又急又怒，突然大聲道：「今日之戰，全是萬老夫人故意讓我勝的，我──我此時此刻，唯覺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子。」他終於忍不住了，一口氣全都說了出來。

那知別人卻紛紛笑道：「方少俠委實太謙了，在下們雖然有眼無珠，雖然瞧不出方少俠武功之奧妙，但誰勝誰負，總還是瞧得出的。」

還有人笑道：「在下昔日也曾瞧見方少俠出手，卻總是未瞧出方少俠武功的好處──嘿嘿！那時方少俠的武功，可真有些像是騙人的玩意兒，但今日──今日在下卻瞧出方少俠武功的好處了，就憑方少俠閃避的那幾手，嘿嘿！可真教人瞧得眼花繚亂，從心眼兒裡叫好。」

又有人笑道：「從今之後，若還有人再說方少俠是騙子，那人必定是瞎了眼睛。」

方寶玉聽得唯有暗中苦笑：「江湖中之是非黑白，委實難以分清，我昔日真憑武功得勝，他們卻說我像是騙人的，今日我真的騙人了，他們卻偏偏定要說已瞧出我武功的好處。這一得一失之間，怎地如此莫名其妙？」他越想越覺哭笑不得，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時群豪已將他擁入畫舫之中，有的讚美，有的敬酒，直鬧了將近一個時辰，還不肯罷手。

等到方寶玉回到房中，已是精疲力竭了。

※※※

這時寶玉已從齊星壽口中得知，萬子良、鐵娃與莫不屈等人，此刻正四下去尋訪呂雲、魚傳甲等人的下落，自也在打聽方寶玉的消息，他們是分路探尋，但數日間，便要在此間聚首，是以楊不怒便等在這裡──寶玉自然也只有等在這裡，在齊星壽精緻的客房中歇下。

夜涼如水，晚風中仍不時有轟飲談笑聲隱隱傳來，燈映木葉，窗上畫影紛亂，寶玉之心境，卻比窗影更亂幾分。

楊不怒竟未回轉他原住的房中，不知到那裡去了，齊星壽雖再三安慰：「楊七俠必定不會走的。」但寶玉心中，卻猶不能釋然。

最令寶玉不解的，自然還是萬老夫人，她為何如此做法？她要的究竟是什麼？這其中是否還另有主謀之人？更深人靜，寶玉仍是輾轉不能成眠。

突然間，窗外輕輕一響，寶玉霍然翻身而起，輕叱道：「什麼人？」

窗外輕輕「噓」了一聲，寶玉趕到窗前，出手推窗，只見一顆白髮蒼蒼的頭顱，自簷頭倒掛下來，赫然正是萬老夫人。

夜色中，只見她滿面俱是詭秘的笑容，道：「小寶兒，你的恩人婆婆來看你了，你還不出來說話？」

寶玉又驚又喜，怔了半晌，沉聲道：「我正要找你，問你為何如此？」

萬老夫人道：「廢話少說，屋裡亦非說話之地，暗中也必定有人窺伺，你趕緊出來吧！」一隻手由窗外伸了進來，竟將寶玉身子提了出去。寶玉既不能呼喊，也無法掙扎，只見萬老夫人已翻身自簷頭躍下，不由分說，拉著他向黑暗處奔去。

※※※

到了一片花林中，遠處燈火已遙如天星，風吹草動，流水嗚咽，顯見是這園林中最最冷僻的一個角落。

萬老夫人這才停下腳步，回首笑道：「小寶兒，你可知婆婆我方纔為何救你麼？婆婆我方纔只要來一手真的，立刻就要了你的小命。」

寶玉勉強忍住那急促的喘息聲，道：「我本奇怪，你究竟為了什麼？」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婆婆我知道你一輩子也猜不出的──」取出顆冰糖梅子放在口中，慢吞吞接道：「你此刻根本全被蒙在鼓裡，什麼事都不知道。」

寶玉想到小公主之對他忽冷忽熱，火魔神之突然將他放了，萬老夫人此刻又如此對待於他──

他不由嘆息一聲，道：「不錯，我此刻的確有如被蒙在鼓裡一般，什麼事都不知道，但──但此中秘密，你難道知道？」

萬老夫人也不回答，自管悠然笑道：「你知你此刻一舉一動，都落在別人監視之中，無論你去那裡，要做什麼，都逃不過別人的耳目？」

寶玉長嘆道：「這個──本已在我意料之中。」

萬老夫人道：「你可知道誰在監視於你？」

寶玉沉吟道：「我只知必是五行魔宮中人，卻不能確定是誰？」萬老夫人笑道：「監視你的，本是你的老朋友。」

寶玉突然動容，脫口道：「莫非是小公主？」

萬老夫人笑道：「你還算是聰明，不錯，就是她。」

寶玉道：「我功力已失，莫非便是她告訴你的？」

萬老夫人道：「不錯，你可猜對了──若不是她告訴我，我老人家可還真不敢和你這小老虎動手。」

寶玉目中露出喜色，道：「我知道了，想必是她要你手下留情，故意輸給我？」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這次你卻猜錯了，她雖要我留下你的性命，卻要我將你擊倒，好教你在天下英雄面前丟人現眼，那麼，你便只有乖乖地回到她裙下去了──她留下你的性命，只因你對五行魔宮還有用處。」

寶玉彷彿一連被人在臉上摑了無數掌，木雞般呆立在那裡，良久良久，方纔慘然一笑，道：「這也怪不得她，五六年來，她始終在五行魔宮熏染之下，她本是個什麼事都不懂的孩子──就彷彿是張白紙，跟著那些惡魔，自然會被染黑了。」

萬老夫人道：「直到此刻，你還在處處為她著想？」

寶玉垂首喃喃道：「我自然要為她想的，她本質是那麼可愛而善良，此刻她身上縱已染了不潔之色，但──但我發誓，總有一日要將她洗乾淨的。」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不想你倒真是個多情種子。」

寶玉霍然抬頭，道：「既是如此，又是誰要你手下留情，故意輸給我的？」

萬老夫人悠然咀嚼著梅子，微微笑道：「此人武功通神，智慧如仙，便是將火魔神、木郎君、土神君、金河王這些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她一根手指。」

寶玉道：「此人能令你在背後都不敢罵他，自然有些手段，他是誰？」

萬老夫人緩緩道：「白水宮的女宮主，水仙娘。」

寶玉聳然道：「她──她莫非便是水天姬的母親？」

萬老夫人道：「正是。」

寶玉又驚又奇，道：「她既然也是五行魔宮中人，為何要如此對我？莫非──莫非她是為了水天姬，方自如此？」

萬老夫人微微笑道：「此事說來話長，並非如此簡單。」

寶玉皺眉道：「但你卻不妨說得簡單些。」

萬老夫人道：「水天姬失蹤之後，水仙娘娘心痛愛女，不免遷怒到木郎君、金河王、土龍子等人，在這五年間，她便以她那超凡的武功與智慧，將金、木、火、土四宮的主人，全都逼出了神宮，又將他們這幾人的兒子擒住，作為人質，是以那四宮人雖然激憤，卻也不敢妄動。」

寶玉動容道：「她竟以一人之力，將那四宮人全都逼走？」

萬老夫人笑道：「這自然還有我老人家幫她。」

寶玉道：「你？」

萬老夫人道：「不錯，我！我親自陪她分別至那四宮之中，與四宮主人，一一立下賭約，一面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暗中擒住了他們的兒子，等到四宮主人賭約輸了，他們的兒子已在我們掌握之中，他們只有乖乖的如約離去，奇怪的是，火魔神那寶貝兒子並未落入我們手中，火魔神卻也聽話得很──嘿嘿！火魔神那兒子雖不爭氣，但火魔神卻始終拿他當做命根子。」

寶玉恍然忖道：「火魔神之子與王半俠的勾當，火魔神果然全不知情，再以時間湊巧，火魔神便以為他的兒子也是被水仙娘擒去的了──這也就難怪他從未向我探詢過他兒子的消息。」

他心念閃動，口中卻道：「如此說來，水仙娘若是始終不肯放走人質，那四宮主人，豈非便永無復仇之一日？」

萬老夫人笑道：「除非那四宮門下能有一人，敢單獨進入白水宮中，以同樣的賭約，勝過白水夫人，否則水仙娘是萬萬不肯將人質放手的，而那四宮門下，再等一萬年也休想出現個能勝過水仙娘的人。」

寶玉出神半晌，喃喃道：「原來如此。」他此刻自然已猜出火魔神要求他做的，想必便是要他獨入白水宮，與那白水夫人一決勝負。

這件事委實只有他能做到，只因普天之下，只有他還有勝過水仙娘之望，寶玉沉吟半晌，突又問道：「小公主既知你是白水宮的人，為何還要你──」

萬老夫人截口笑道：「像我老人家這樣的人物，無論做什麼事，自然都是在暗中策劃的，別人又怎會知道？」

寶玉道：「你既在暗中策劃，為何又出來──」

萬老夫人又自截口道：「此番我老人家出來，便是要打聽那四宮的動靜，卻在無意間得知，那四宮主人原來竟是要以你作對付水仙娘的人。」

寶玉道：「你──你怎也知道了？」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她既要我打擊你的聲名，卻又不肯讓我傷你毫髮，這自然便是要你乖乖的為他們做事了，你身子若是受了損傷，又怎能勝得了白水夫人？你若非無路可走，又怎會為他們做事？這道理豈非簡單已極。」

寶玉長嘆道：「想來也必定是如此的了！」

萬老夫人笑道：「自是如此，你難道還以為小公主是對你好，才捨不得傷你麼？唉！你真是又多情，又可憐的小呆子。」

寶玉咬了咬牙，道：「既是如此，你方才為何不殺了我？我若死在你的杖下，豈非更無法為那四宮主人做事了？」

萬老夫人笑道：「方才我若殺了你，莫不屈等人知道了，豈非要找我算帳，我老人家是何等人物，豈會做這樣的呆事？何況，那時小公主想必定在附近監視著我，也未必容得我動手傷你。」她語聲微頓，面上慈祥的微笑，突然變得異樣猙獰，寶玉目光動處，情不自禁，後退了半步。

只聽她嘶聲接道：「但我此刻若是殺你，那當真是神不知，鬼不覺，千百群豪，方才親眼瞧見我敗在你的手上，做夢也不會想到兩個時辰後，我便能殺你，莫不屈等人縱使要尋仇，也萬萬不會找到我老人家頭上。此刻四下無人，更萬萬不會有人出手阻擋於我，我此刻殺你，豈非比方才好得多了。」

寶玉面色早已慘白，切齒道：「好狠毒的婦人！好狠毒的心腸！」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你且先瞧瞧那邊花叢下是什麼？」順著她手指之處望去，花木叢中，竟是個土坑。坑邊泥土鬆動，顯然是新挖未久。

寶玉道：「這──這莫非是你準備用來埋我的？」

萬老夫人道：「不錯，我殺了你，埋起你的屍身，讓天下武林群豪，都只知道你又偷偷溜了，你怕不怕？」

寶玉突然冷笑道：「你方纔故意敗在我手下，保全我的聲名，此刻又如此威脅於我？莫非你也有什麼事要求我做？」

萬老夫人笑道：「不錯，小寶兒，算你聰明，你若肯乖乖的聽話，我老人家就饒了你的性命，否則──」

寶玉厲叱一聲，忽道：「連火魔神那般人物，都無法威脅於我，你──你也配──」一句未曾說完，突然雙手捧腹，彎下腰來。

萬老夫人奇道：「你這是作什麼？」

就在這剎那之間，寶玉額角之上，已迸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蜷曲著的身子，也起了陣陣痙攣。他顯然正在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嘴脣啟動，竟是說不出一個字來，萬老夫人瞧了半晌，變色道：「你是中了毒？還是受了傷？」

寶玉道：「我──我──」

萬老夫人突然放下長杖，扳起他身子，右手依次自他丹田左近之十餘處穴道一一按過，她每按一下，寶玉便忍不住輕輕呻吟一聲。若非痛楚已達極處，寶玉又怎會呻吟出聲。

萬老夫人道：「你如此痛，已有多久？」

寶玉道：「這兩日來，每隔不久，便要發作一次，一次比一次劇烈。」要知人在病痛之中，對別人之問話，常常會在不知不覺間回答出來，只因縱是鐵打的好漢，在病痛之中，也會變得十分軟弱。

萬老夫人喃喃道：「想不到──想不到，你毒勢竟是如此嚴重，想來除了他們的本門解藥外，別人是難將你功力恢復的了。」寶玉嘶聲道：「你──你走──」萬老夫人冷笑道：「我自然要走的。」

突又取起身畔長杖，霍然站起身子，凝目瞧了寶玉半晌，冷冷笑道：「我老人家本想留下你性命，為我老人家辦事，誰知你已成了個廢物，縱然留下，也無用了。」話猶未了，長杖突起，向寶玉疼痛最劇處的穴道點了下去，但見杖頭一顫，已接連點了寶玉三處大穴。

這三處大穴縱然被普通壯漢所擊，也難免咯血而死，何況萬老夫人這樣的武功，又何況她本是下的毒手。

寶玉輕呼一聲，身子突然彈起，不偏不倚落入那新挖的土坑中，這本是萬老夫人用來嚇他的，此刻卻真的做了他的墳墓。但萬老夫人一杖點過，身子竟也似被震得立足不穩，踉蹌退出數步，「撲」地一聲跌坐在地。

只見她面色早已大變，虎口亦被震裂，呆呆地望著土坑中的方寶玉，目中充滿了驚駭詫異之色。原來她方纔長杖點中寶玉穴道時，竟突有一股大力，激射而出，這股力道正如地下急流一般，若有了缺口宣洩而出，那一洩之力，是何等驚人，連萬老夫人這樣的功力，竟也全然無法抵抗。

她跌坐在地，呆望了半晌，顫聲道：「你──你莫非功力並未失去，只是裝出那樣子來騙人的？我──我老婆子總算對你不錯，你──你可莫要害我。」

她疑神疑鬼，自言自語，嘀咕了半晌，地穴中的方寶玉，卻全無動靜，她捏起塊泥土擲了過去，寶玉仍然全無反應。她這才壯起膽子，悄悄爬過去，只見寶玉牙關緊咬，面上全無血色，伸手一摸，手足亦是冰涼如鐵。

萬老夫人悄悄站起來，喘了幾口氣，定了定神，悄悄道：「這──這簡直是個妖怪，小妖怪，到死了還要作祟害人。」說到這裡，自己竟似也被自己嚇住了，機伶伶打了個寒噤，趕緊舉起長杖，將坑邊掘出的泥土，又填了下去，眼見方寶玉身子，已將被泥土完全掩埋，已只剩下一顆頭顱，萬老夫人一面正待將最後一堆泥土撥下去，一面喃喃道：「你好生在這裡安息吧，莫要再出來作祟，等到你屍骨都已腐爛，變作花肥，後人見到這叢花特別繁茂，必定會感謝你的。」只見泥土已漸漸要將方寶玉面目掩沒，她方暗中鬆了口氣。

突然間，遠處似乎有人語腳步聲傳來。人聲入耳，萬老夫人長杖點地，身子已凌空而起，飛也似的向黑暗處掠去，她身子雖臃腫，反應卻仍是靈敏無比。

※※※

方寶玉穴道自被長杖點中，他丹田之處，便有無數股氣流激射而出，他身子竟不由自主被激得彈了起來，跌入那土坑中。等到他回過神來，他丹田之處的痛苦，竟已霍然消失，但四肢卻突然變得酸軟無力，連指尖都似已無法抬起。

這種奇異的變化，連他自己也說不出究竟是什麼緣故？只聽得萬老夫人在那邊喃喃低語，到後來萬老夫人以泥土埋起他的身子，他也完全無法反抗，索性始終咬緊牙關，閉起眼睛，不言不動──萬老夫人在驚惶之中，竟未發現他還有微弱的呼吸，他身子也還有感覺。

他只覺那冷涼而潮濕的泥土，埋起了雙足、雙腿，埋起了他丹田、胸腹。剛剛已將埋著他咽喉。他胸膛已被壓住，呼吸更是不通，心中迷迷茫茫，亦不知是恐懼？還是惶亂？還是麻木？

這種被人活埋的滋味，世上又有什麼人能形容得出？到最後，終於有一片泥土，撒上他面目，他胸中的悶氣，眼見再也無法吐出──永遠再無法吐出。

# 第三十章 手足竟相殘

那知萬老夫人卻在這時，突然拋開了他，飛身去了。他自己身懷絕技，自然知道萬老夫人所點的三處穴道，無一不是必死之大穴，但此刻他為何還未死去，他更是想不通。

這時，他亦自聽得那人語腳步聲，漸行漸近，漸漸走入了這冷僻的花木林中，一人沉聲道：「此地絕無人來打擾，你我正好談話。」

這語聲一入寶玉之耳，寶玉心頭便不禁為之一動，他只覺這語聲是如此熟悉，彷彿本是他十分親近的人。他掙扎著，要想去瞧一眼，這若是他的熟人，便可將他救出此處，怎奈他既不能動，又不能言，面上還覆著泥土，那裡瞧得見。

但聞另一人道：「你既有機密之事與我相商，便該與我坦誠相見才是，為何還要如此藏頭露尾，又蒙住了面目。」語聲冷傲，竟是冷冰魚。

寶玉這才知道，自己縱能爬起，也是瞧不見此人面目的了，但此人是誰？行藏為何如此詭秘？與冷冰魚又有什麼話說？

※※※

只聽這人輕聲笑道：「你若是相信於我，不瞧我面目又有何妨？你若是根本不相信我，瞧見我面目也是無用的。」

冷冰魚似是沉吟了半晌，道：「好，有什麼話？你只管說吧！」

那人先不答話，卻展動身形，四下游了一遍，顯見他行事十分謹慎，明知此地無人，還是要查看清楚。但他觀察縱然仔細，行事縱然小心，卻也萬萬夢想不到還有個人竟是埋在地下，偷聽他們的說話。

寶玉只聽衣袂帶風之人，有如風捲木葉，響了一圈，然後，那人方自頓住身形，沉聲說道：「此番泰山較技之會，閣下若能技冠群雄，便已不啻登上當今天下武林盟主的寶座，不知閣下是否有意？」

冷冰魚冷笑截口道：「這個冷某自然盡已知道，難道你此刻說了這番話後，冷某便能登上那武林盟主的寶座不成？你說了又有何用？」

那人緩緩道：「自然有用的，我且問你，此番泰山會中，武功真能威脅於你的對手，除了方寶玉與七大弟子外，還有什麼人？」

冷冰魚笑道：「七大弟子也未必是冷某的對手──」語聲微頓，又道：「除了他們外，別的，冷某更未放在眼中。」

那人微微一笑，道：「這就是了，我若能令這些人全都無法去泰山與你交手，你豈非便可穩穩登上那武林盟主的寶座。」

寶玉心頭一跳，暗道：「這究竟是什麼人？又有何力量能令我與莫大叔他們全都無法與冷冰魚動手？」

他越聽越覺此人語聲確是十分熟悉，卻又偏偏想不起此人究竟是誰？他確信自己記憶與耳力俱都不弱，無論任何人的語聲，只要被他聽過一次，他便不會忘記，但此次──此次為何卻偏偏忘記了？他知道這其中必有些古怪的道理，但究竟是什麼緣故？什麼道理？他心頭一片紊亂，越是要想，越是想不通。

只聽冷冰魚呼吸已自漸漸粗重起來，顯見也已動了心。過了半晌，他終於沉聲道：「我與你素不相識，你為何要如此相助於我？你究竟有何企圖？」

那人一笑道：「若無我相助，你萬難登上武林盟主的寶座，這點你自己想必也清楚得很，你登上盟主寶座後，想必定不會忘了我的好處，而我，也不願出面去爭那盟主之位，是以你我合則兩利，分則兩敗。」

冷冰魚道：「你──你要我怎樣？」他語聲已因激動而顫抖起來，只因這「武林盟主」之位，對江湖豪傑說來，的確是種不可抗拒之誘惑。

那人緩緩道：「只要你寫下字據，與我訂下同盟之後，奉我如兄，終生不得違背，我便可一手將你扶上寶座了。」

冷冰魚呼吸更是粗重，他不忍如此受人擺佈，但又實在受不住這誘惑，又沉吟半晌，終於道：「你雖說得如此確定，但我又怎能信得過你？」

那人笑道：「你立刻便可信得過了。」話聲未了，突聽遠處有人語、腳步聲傳來。

那人輕叱一聲，道：「藏起身形──快！」

但聞衣袂風聲，一閃而沒，接著，那邊的人語、腳步聲，越來越近，竟也走入了這片花木叢中。

※※※

只聽一人道：「你說要去責罵寶兒，卻為何將我帶來這裡？」語聲雖然急躁，但中氣顯然不足，正是楊不怒。

另一人柔聲笑道：「但我總得先問問你，為何對寶玉如此氣惱？」

這語聲竟是魏不貪的。楊不怒與魏不貪突然來到這裡，寶玉更是吃了一驚。

他生怕在暗中潛伏的冷冰魚與那神秘怪客，會突然出手暗算楊、魏兩人，此刻楊不怒傷病未愈，魏不貪武功再強，猝不及防之下，也難免要遭毒手──他兩人死在這裡，那是自然無法去泰山與冷冰魚動手的了。

寶玉越想越是驚心，怎奈他連呼吸都覺困難，自然無法出聲，他身子全被泥土掩埋，連手指都不能動彈，更無法示警。

楊不怒恨聲道：「寶兒這孩子，近來行事之乖僻可恨，委實令人無法想像，就以方纔來說，他明明早已來到這裡，卻偏偏要等到我丟人現眼之時才肯現身，才肯出手，這是為了什麼，我好歹也得問個清楚？」

魏不貪道：「你方纔為何不問？」

楊不怒道：「他戰勝之後根本未將我瞧在眼裡，全不過來與我相見，不錯，那時是有些人在圍住他，但他難道不會推開那些人麼？我越想越覺氣惱，一怒之下，便索性走了。」寶玉在一旁聽得又是苦笑，又是傷心。

魏不貪道：「如今你想怎樣？」

楊不怒道：「你既已星夜趕回，自當去問問他，為何要如此對我？這些天他究竟去了那裡？他──他究竟在搞什麼鬼？」

魏不貪沉吟半晌，方自緩緩道：「這其中秘密，祇怕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了。」

楊不怒道：「我為何永遠不會知道？」

魏不貪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只因為──」突然伸手向楊不怒肩後一指，叱道：「那是什麼人？」

楊不怒一轉身，身後卻是空無人影，楊不怒奇道：「那有什麼──」那知他話方出口，魏不貪竟突然出手，左拳右掌，閃電般擊在他後背之上，只聽「砰！拍！」兩響，楊不怒一聲慘呼，口中鮮血，狂噴而出，身子也被震得離地飛起──崆峒武功本以陰柔見長，但魏不貪這一拳一掌卻使的純是陽剛之力，竟生生將楊不怒的身子震得有如斷線風箏般飛出數丈，凌空翻了兩個身，仰天跌在地上，顯見是永遠再也無法站起的了。

這一變化的發生，寶玉當真在噩夢中也夢想不到。

他先是懷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所聽到是真的。但這懷疑瞬即便被驚駭、惶急與悲憤所代替，他身子立刻變得冰冰冷冷，比覆在他身上的泥土還要冰冷，他心中卻已燃燒起憤怒的火焰，他實未想到魏不貪如此喪心病狂，竟忍心對自己手足般的師弟下此毒手。魏不貪為的是什麼？是否他的貪心害了他？

流水不住嗚咽，魏不貪緩緩走到楊不怒屍身旁。夜色中，只見楊不怒雙睛怒突，牙關緊咬，他嘴角流滿鮮血，圓睜的雙目中，卻凝結著兩粒淚珠。這鮮血寫出了他的仇恨與憤怒，這淚珠卻敘出了他臨死前的悲哀與失望，顯然他死不暝目──他委實死不暝目。

夜色中，這面目看來是如此猙獰，如此可怖，那圓睜著的雙目，正帶著他生前所有的悲憤與仇恨瞪著魏不貪。魏不貪不由自主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喃喃道：「老七，你莫要怪我，我不得不如此，你若覺黃泉路上太過寂寞，我立刻就會找人來陪你的。」他語聲中先本有些歉疚之意，但說到後來，他嘴角已泛起獰笑，語聲也變得說不出的殘忍與冷酷。

寶玉聽了這語聲，也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切齒道：「他還要害誰？他還要害誰？」

魏不貪已俯下身子，抓起楊不怒的手，以他那冰冷而殭硬的手指，在地上劃了個字，喃喃道：「方寶玉──方寶玉──此番你又慘了。」

黑暗中突然有人道：「魏老五，你幹得好。」語聲熟悉而特異，正是方纔那神秘怪客。

魏不貪一笑道：「這點小事，算什麼？」

神秘語聲道：「你只要如此幹下去，你所夢想的一切，便都會得到的，我擔保可以讓你得到世上最大的財富。」

魏不貪笑道：「我也可以向你擔保，那幾人的性命全包在我手上。」

神秘語聲道：「好──好，你去吧！」

※※※

寶玉聽完了這短短幾句對話，手足更是冰冷如死。

他身上冷汗，已染濕了衣襟，沁入泥土，他如今已知道魏不貪與這神秘怪客已有了勾結，而這神秘怪客卻顯然是「五行魔宮」中人。

聽他們的對話，他們顯然已以財富打動了貪婪成性的魏不貪，竟要利用魏不貪將七大弟子一一置之死地，卻要嫁禍與方寶玉──武林七大門派若都將方寶玉視作大敵，江湖那裡還有方寶玉立足之地。

寶玉又是驚怒，又覺僥倖：「天幸那老婆子將我埋在地下，否則以這幾人耳目之靈，無論誰也休想偷聽得到他們的秘密──天幸我今日聽得他們的秘密，只要我不死，便能揭破他們的奸謀，否則又有誰會猜到魏不貪如此喪心病狂──但我能否不死？我能活著自這墳墓中走出去麼？」

一陣腳步聲，自黑暗中行出。

那神秘的語聲笑道：「冷少莊主，方纔的事，你都已親眼瞧見了，你覺得怎樣？」

冷冰魚訥訥道：「我──我──。」他竟也似被方纔發生的事駭住了，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

神秘的語聲道：「你此刻是否已相信了我的話？」

冷冰魚嘆了口氣，道：「知道了。」

但聞一陣紙張悉索聲，然後，神秘語聲道：「這裡三份盟約，只要你寫上名字，畫上花押，你我便是生死與共，富貴共享的盟友了。」

冷冰魚道：「但──」神秘語聲道：「良機不再，錯過難逢，你還猶豫什麼？」

冷冰魚顯然早已心動，此刻終於咬了咬牙，大聲道：「好！一言為定，禍福同──」話未說完，語聲突頓，只因這時遠處又有腳步人聲傳了過來，腳步奔騰，人聲喧譁，來的人似乎不少。

※※※

冷冰魚與神秘怪客方自隱去。人群已來到這裡。魏不貪當先而行，齊星壽、潘濟城與十餘個江湖豪傑相隨而行。

只聽齊星壽沉聲道：「魏兄怎知楊七俠到這裡來了？」

魏不貪道：「老七方纔已與我見過一面，說要將寶兒帶來這裡教訓一番，問他為何目無尊長──唉！老七素來脾氣暴躁，而寶兒麼──唉！寶兒少年成名，委實也不太將我輩瞧在眼裡，我生怕他們言語衝突起來，不可收拾，是以才將各位請來，打個圓場。」

齊星壽笑道：「這樣的和事佬，在下一向最願當的了。」

潘濟城道：「但這裡如此靜寂，那有人影？」

魏不貪道：「咱們找找──老七──老七，寶兒，你們在那裡？」

腳步聲散了開來，顯見已在四下找尋。

忽然間，一人驚呼道：「不好了，這──這──這──楊──楊──」驚駭激動之下，不但語聲顫抖，連字句都分辨不清。

但群豪雖然未曾聽清他說的是什麼，卻都已聞聲奔來，於是一眼瞥見了楊不怒僵臥的屍身，猙獰的面容。

齊星壽失聲驚呼道：「這──這是怎麼回事？楊七俠遭了誰的毒手？方少俠又到那裡去了？」呼聲之中，魏不貪已痛哭著撲在楊不怒屍身上。

接著，自然立刻會有人發現楊不怒手指劃出的字跡，於是又有人呼道：「這裡有個字──」

於是六、七個火摺子立刻同時亮起，有人呼道：「寶！是個『寶』字，楊七俠臨死前還寫下這『寶』字，為的是什麼？」

潘濟城顫聲道：「莫非──莫非是方少俠──」

魏不貪嘶聲悲呼道：「寶玉！方寶玉！一定是方寶玉下的毒手。否則老七又怎會毫無防備，普天下又有誰能將咱老七一掌擊斃？」

群豪立時呼喝大罵起來。「不想方寶玉竟如此狠毒！」

魏不貪自然更早已淚流滿面，悲呼道：「各位一定要幫我尋著這卑鄙無恥的惡徒。」

群豪哄然應道：「對！咱們可也不能再容這惡徒活在世上，咱們一定得將他找出來。」於是火光又自四下散開，遠處又有腳步之聲奔來、

寶玉又是悲憤，又是驚駭。他知道自己此刻若要被人尋著，魏不貪萬萬不會給他說話的機會，必定要將他立斃掌下。他雖然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但若不將魏不貪的陰謀揭破，他實是死不瞑目，他無論如何也得活下去。

火光閃動，腳步奔騰，他只覺人群的腳步，自他身上踐踏而過，但誰都夢想不到，方寶玉竟已被埋在他們踐踏過的泥土裡，誰都未曾低頭搜索一眼，誰也都未曾發現自己腳下的泥土有何異狀。

寶玉只覺他自己心房的跳動，漸漸加速、加重，正震動著他自己的耳鼓，彷彿已快要將耳鼓震破。就在這時，他冰冷的軀體四肢，忽然起了一種燥熱之感，似乎有股火焰，忽然在他身子裡燃燒起來。

頃刻之間，他心脾內臟，軀體四肢，都已被燒得發痛，正似有無數根火紅的鋼針扎在他身上，疼得他已無法忍耐，也就在這時，他本自軟綿無力，不能動彈的四肢，竟突然有了力量──這力量竟似隨著這火燒般的熱疼而來。他喉間也似已能發出聲音。

於是，他忍不住要掙扎動彈，他忍不住要呻吟嘶呼。但他只要稍有掙扎，稍有呻吟，行藏便立時被人發現。若是換了平時，無論多大的疼楚，他都可咬牙忍住，但此刻此時，他身心都已出奇的孱弱，竟似無法忍受這火燒般的疼楚，他雖然拼命咬緊牙關，但仍壓不住那掙扎嘶吼的慾望，

他已幾乎要瘋狂起來──他已幾乎將要不惜犧牲一切，放聲嘶喝，以求解脫，他腦海已因痛楚而迷糊，道義、責任、雄心──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似已距離他十分遙遠──十分遙遠──

忽然間，霹靂一聲，大雨傾盆而落。

如注的大雨，淋在泥土上，自泥土中，滲入寶玉的衣裳，寶玉火熱的身子，被這雨水一打，疼楚便立時減輕，神智立時清醒。覆在寶玉面上的一層泥土，本就十分稀薄，此刻立時便被雨水沖開，他雙目已能睜開，眼前已可瞧見珠簾般的雨絲。

火光已滅，暴雨中，有群豪叱吒呼喝聲傳來。

「如此暴雨，咱們還是莫要再找了，方寶玉可非獃子，他殺了人後，還不快快逃走，在這裡等死不成？」

「說得有理，咱們走吧！」

於是呼喝腳步聲，漸漸遠去，四下又復寂然。

寶玉嘴角，不覺泛起一絲苦澀的冷笑──這就是人性中卑劣的一面，這就是人的自私──在激動之中，無論要誰去追查兇手，他都會去的，但若要他淋雨、受苦，他便會想個理由不幹了。

雨越下越大，寶玉身上火燒針扎般的熱疼，已漸漸消失，他身心突然覺得說不出的疲憊，眼簾似有千鈞般沉重。所有的一切，又似都距離他十分遙遠，他祇想好好睡上一陣，縱然他身子還在泥土中，縱然一睡不起，他也在所不惜。他終於沉沉暈睡過去。

※※※

八月十三，月已將圓。

泰山群雄兢技之會，已迫在眉睫。

月明星稀，夜已深沉。

泰山之麓，萬竹山莊，雖是群豪聚集之地，但此刻人人都要為這近在眼前的大戰養精蓄銳，自己俱都提早安歇。

萬竹山中，風吹竹動，一片靜寂，唯有西園中一間精舍的斗室裡，仍有燈光自窗戶透出。孤燈昏暗，莫不屈、公孫不智、石不為三人，對燈枯坐，三人俱是雙眉緊鎖，滿面沉重之色。

莫不屈終於長長嘆息了一聲，黯聲道：「楊七弟重傷不治在先，金老二飲酒中毒在後，昨夜西門六弟竟又被人暗算，連中三種絕毒暗器？眼見也是活不成了，想起我弟兄八人，同投白恩師門下時，也有生死與共之誓言，而如今──唉──」慘然長嘆一聲，垂下頭去。

石不為目中立也已熱淚盈眶，一字字沉聲道：「我活下去，只為報仇──」公孫不智喃喃道：「復仇──不錯。復仇！但縱算楊七弟是死在寶兒手下，難道老二、老六也是被寶兒害死的麼？你我連仇人是誰都不知道，還談什麼復仇？」

莫不屈道：「聽你言下之意，老二、老六之死，是斷然與方寶玉無關的了？」

公孫不智道：「嗯！不錯。」

莫不屈道：「但除了方寶玉之外，又有誰會暗算他們？又有誰能暗算他們？」

公孫不智道：「你必須注意一點，他們三人被害後，都毫無掙扎之跡留下，顯見是事先毫無防備，由此可見，動手加害他們的，必定是他們極為熟悉的人。」

莫不屈截口道：「是以我才算定是方寶玉。」

公孫不智緩緩道：「但寶兒害了楊七弟後，老二、老六早已將他視如蛇蠍。只要一見他面，必定叱罵爭打起來，怎會那般安靜？」

莫不屈怔了一怔，說不出話來。

石不為道：「對！」

莫不屈默然良久，方自嘆道：「此人既非寶兒，卻又是你我十分熟悉的人，那麼，他會是誰呢？難道是──」他實在想不出自己熟悉的人中，有誰會是那般喪心病狂之人，他對誰都不敢稍有懷疑，祇得長嘆住口。

公孫不智緩緩道：「大哥你不妨試想一想，你我兄弟間，有誰最易被利所誘，老三、老七他們死後，又是誰最先發現的？」

莫不屈身子一震，雙目圓睜，厲喝道：「你莫非說是魏五弟？你怎可如此懷疑於他？你──你──你切莫忘了，他也是你我親如骨肉的兄弟。」

公孫不智沉聲道：「事已至此，你我必須對任何人都要懷疑，寧嚴不漏，寧枉勿縱──」

石不為道：「對！我去瞧。」

莫不屈方待站起喝止，已被公孫不智拉住，道：「四弟行事最是沉著謹慎，有他去瞧，錯不了的。」

過了半晌，石不為一掠而回，面上仍是毫無表情，只是沉著道：「來！」再次轉身奔去。

莫不屈、公孫不智根本無法自他神色間瞧出他查看的結果，只有隨在他身後，快步奔出。他三人同室而居，魏不貪卻與牛鐵娃、金祖林同住，莫不屈等三人推開了他們住室的門戶，閃目一望，面色立時改變。

一線微光中，只見鐵娃鼾聲如雷，金祖林爛醉如泥，而魏不貪竟然倒臥在地上，四肢痙攣，口吐白沫，身旁一隻茶杯，亦已跌得粉碎。

莫不屈失聲道：「不好，老五莫非也中了毒？」

公孫不智早已竄將過去，扶起了魏不貪的身子，翻了翻他的眼皮，把了把他脈息穴道，出手如風，將他心脈左近穴道一齊點住。

石不為燃起燈火，將燈畔茶壺檢視半晌，道：「茶中有毒。」

莫不屈熱淚奪眶而出，輕撫著魏不貪鐵青的面容，黯然道：「老五，咱們險些冤枉了你──」

公孫不智亦是滿面悲愴，喃喃道：「不錯，我方纔確是冤枉他──」他心中自覺十分歉然，只因魏不貪如是兇手，自己又怎麼中毒？

莫不屈道：「他──他已無救了麼？

公孫不智道：「幸好咱們及時發覺，他毒性還未攻心，只要再遲半個時辰，老五這條命便又要真的斷送了。」

莫不屈道：「如此說來，他──莫非還有救？」

公孫不智「嗯」了一聲，自懷中取出個小小紫緞錦匣，自錦匣中取出四隻玉瓶，將瓶中之藥，全部給魏不貪灌了下去。

要知武當內家正宗，門下弟子，游俠江湖時，難免與下五門盜賊結怨，是以武當弟子，雖嚴禁使用毒藥暗器，但解毒靈藥，經過百十年的研究改進後，已凌駕天下各門各派之上，幾稱舉世無雙。

道家靈藥，無毒不解，公孫不智雖不知魏不貪中的是何種毒藥，但將那四瓶藥灌下去後，不出半個時辰，魏不貪身子已能轉側，口中也已能發出呻吟，接著，張口吐出了一灘碧綠的苦水。公孫不智抹了抹額上的汗珠，長長鬆了口氣，道：「無妨了。」

莫不屈長嘆一聲，「撲」地坐到椅上，驚駭過後，他此刻似已渾身脫力，滿頭黃豆般大小的汗珠，如雨而下。

公孫不智道：「老五危險已過，有我在這裡照料己足夠了，四弟你還是陪大哥去歇歇吧，會戰之期將至，大哥是萬萬不可太過勞累的。」

莫不屈終於被石不為勸去歇了，鐵娃猶在沉睡，金祖林猶在沉醉，房中的響動，他兩人竟全未覺察，公孫不智瞧著他們，嘴角不禁露出苦笑，喃喃道：「這兩人真有福氣。」

突聽窗外有人拍掌作聲，「吧」的一響。

公孫不智霍然轉身，叱道：「誰？」

那知他「誰」字方出口，榻上的魏不貪手掌突然揮起，數點寒星，隨手暴射而出，急打公孫不智後背。公孫不智雖然機智無雙，卻再也夢想不到背後竟會有人突加暗算，何況鐵娃鼾聲如雷，完全掩沒了暗器破風之聲。

但見寒星一閃，公孫不智一聲驚呼，整個身子，都被打得往前面直撲了出去，數點寒星，已全都打在他的背上、他身子踉蹌撲列窗前，雙手一撐，整個人自窗口翻了出去，竟有如瘋狂一般，狂奔而出。

魏不貪悄悄探起半個身子，目中閃動著得意的光芒──公孫不智身中數件絕毒暗器，更加如此狂奔，毒性只有發作得快，祇怕奔出數丈，便要倒地不起，那時世上又有誰會想到是魏不貪下的毒手。

原來魏不貪之中毒，只不過是他自己故布疑陣，好教別人不再懷疑於他，他喝下毒茶之前，自己早已先將解藥服下，他那暈迷痙攣之態，倒有大半是他自己裝作出來的，公孫不智縱無解藥救他，他也萬萬死不了的。

房門一響，莫不屈石不為又衝了進來。魏不貪早又臥倒，早已作出暈迷之態。莫不屈目光轉動，駭然道：「方纔是誰在驚呼？公孫二弟那裡去了？」

拼命搖醒了金祖林與牛鐵娃，大聲問道：「方纔房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們可知道？」

金祖林與牛鐵娃愕然相顧，茫然道：「什麼事？」

石不為跺足長嘆，石不為忽然叱道：「瞧！」

眾人隨著他目光望去，只見窗前地下，赫然有數點血跡，半支起的窗戶，也已被震破了。

莫不屈失色道：「莫非公孫二弟也中了暗算？此刻竟負傷去追查敵蹤去了？但──但他為何不通知你我一聲，他！他──他怎可孤身涉險？」

石不為道：「追！」當先掠出窗外。

※※※

但眾人窮一夜之力，幾乎將「萬竹山莊」每寸泥土都翻過來了，卻還是找不著公孫不智的蹤影。

公孫不智竟也失蹤了。

七大弟子中，三人不治，一人中毒，一人失蹤。這自然是震動天下的大事，江湖中人，有的為此驚詫，有的為此難受，也有的為此暗中竊喜──泰山競技之會，已少了幾個強敵。

八月十四，這一日便在紛亂、慌恐、焦急與等待中過去，莫不屈兩日不眠不食，面色蒼白，雙目紅腫，已憔悴得不成人形。

競技之會，雖訂在月圓之夕，但八月十五清晨，泰山之巔，觀日峰前的山坪上，已是人頭擁擠，群豪畢集。

山石間，林水中，只要稍有空隙，便可發現赫然有一具嶄新的棺木放在那裡，群豪對這些棺木，早已作過各種猜測，此刻已是見怪不怪，有的人甚至就坐在這些棺木上，靜等著圓月昇起。

午後，群豪間已不時騷動，只因參與此會的主要頂兒尖兒的高手，已陸續來了。

「潘濟城，那隨著齊星壽同立，面容慘白，長身玉立的少年人，便是五年前怒斬『快刀手』的潘濟城。」

「是他？就是他！嘿！倒真瞧不出來，這看來有如花花公子般的少年，竟就是江湖傳說，動手間最最冷靜的潘濟城。」

潘濟城是成名英雄中，上山最早的一人。

接著，長白大豪「快馬陰刀」吳東麟、「小花槍」馬叔泉、「無情公子」蔣笑民──這些久已膾炙人口的英雄豪傑，也都已陸續上山──每一人上山，自然都得引起一陣或大或小的騷動。

但此次盛會中最最引人注意的一些人物，直到日薄西山，天已將夕，卻都還未露面，這自又得引起群豪的竊竊私議：「聞道『天刀』梅謙，此次早已隨萬子良與七大弟子來到山下，怎地他們直到此刻還不上來？」

「這──這必是為了七大弟子此刻已只能稱為兩大弟子了，而且，瞧莫不屈的模樣。此次已萬萬不能出手，祇怕也不堪一擊。」

「出道時曾經轟轟烈烈的七大弟子，如今竟落到這樣的地步，倒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奇怪的是──他怎地也還未來，聽人傳言，他仍是此次盛會中，奪標希望最最濃厚的一人。」

「誰？」

「天上飛花冷冰魚。」

「他？怎會是他？」

「嘿嘿！這消息來源機密無比，我雖不能告訴你，卻可斷定這是萬萬不會錯的，你且等著瞧吧！」

「但方寶玉──方寶玉又如何？」

「方寶玉──哼哼！他祇怕永遠也無法在人前現身了。」

※※※

山峰遠側，高處雜木林中，嶙峋怪石間，還有口棺材。

兩條大漢，一人錦袍，一人藍衫，費了許多力氣，終於爬上這裡，藍衫大漢長長喘了口氣，笑道：「此地上來雖然困難，但只要一上來，便可安安心心的觀戰了。棺材雖不祥，但坐在上面卻舒服得很。」

錦袍大漢拍著身上泥土，亦自笑道：「不錯，此地縱觀戰局，確可一目瞭然──」

兩人方自坐上棺材，突聽棺材裡「吱」的一叫，叫聲尖銳怪異，本就十分駭人，何況是自棺材裡發出來的？兩人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齊地自棺材上跳了下來。

錦袍大漢放足便奔，藍衣大漢卻一把拉住了他，壯起膽子，喝道：「棺──棺材裡的是什麼人？」

棺材中發出了吱吱的怪笑聲，道：「棺材裝死人，活人離遠些。」

語聲之怪異可怖，更是令人不寒而慄！藍衫大漢道：「你──你究竟是人是鬼？」

棺材裡怪笑道：「你且莫管我是人是鬼，只要敢再坐在這棺材上，便再也休想活著下山，不信，你兩人儘管試試。」

兩條大漢身子雖大，膽子卻不大，對望了一眼，齊地轉身狂奔而去，連滾帶爬，逃了下去。

棺材裡笑聲不絕，棺材蓋緩緩昇起，一顆白髮蒼蒼的頭顱，自棺材裡伸了出來，格格笑道：「我老人家舒舒服服的躺在這裡瞧熱鬧，你兩人卻要來坐我老人家頭上，豈非自找倒霉麼？若非我老人家此刻還不願現身，你兩人此刻那裡還有命在。」摸出個梅子放進嘴裡，咬得吱吱喳喳的響。

# 第三十一章 奇人多奇遇

她赫然正是萬老夫人。

忽然間，一根樹枝閃電般插入了棺材縫裡。萬老夫人吃了一驚，拼命想將棺蓋拉下去，但那柔弱的樹枝上，卻似有著千鈞之力，她非但無法將棺材蓋拉下，棺材蓋反而一寸寸向上抬起，萬老夫人面上已無人色，沿著那樹枝瞧了過去。

只見一隻白如瑩玉的手掌，以三根春蔥般的纖纖玉指，輕拈著樹枝，再往上瞧，便是一隻淡青色的衣袖。瞧到這裡，萬老夫人便再也不敢往上瞧了，腦袋往裡面一縮，整個人也全都縮進棺材裡。

只聽一人輕笑道：「我算定你必定要來上山瞧熱鬧，卻找不著你，心裡正自奇怪，誰知你竟已躲進了棺材。」

語聲嬌柔清脆，除了小公主，還有誰？她口中說話，手中樹枝輕輕一挑，整個棺材蓋被她挑了起來。萬老夫人，身子蜷伏在棺材裡，竟是不敢抬頭。

小公主道：「反正躲也躲不了啦，還不出來？」

萬老夫人道：「姑──姑娘你找我老婆子，莫非有什麼事不成？」她拼命想裝成若無其事之態，怎奈語聲還是不由自主的顫抖。

小公主道：「我找你，只不過要問問你，方寶玉到那裡去了？」

萬老夫人吃吃乾笑道：「方──方寶玉，姑娘你說的是方寶玉？嘿嘿！這位小少爺的行蹤一向飄忽得很，我老婆子怎知他在那裡？」

小公主忽然一笑，道：「你真的不知道？」她不但面上泛起笑容，語聲也變得說不出的溫柔，但萬老夫人瞧在眼裡，卻不禁打了個寒噤，道：「真──真的。」

小公主笑道：「你若是真的不知道，為何要如此怕我？想見你暗中必定懷了鬼胎，是以才會如此心虛膽怯，是麼？」

萬老夫人道：「我──我──」

小公主柔聲笑道：「我知道你是個聰明人，從來不願吃虧的，那麼，此刻又何苦逼我動手？還是說出來吧，我絕對不會難為你。」

萬老夫人緩緩道：「只要我說出方寶玉的下落，你便不來難為我？無論他在那裡，你都──」

小公主截口道：「不錯。」

萬老夫人道：「你憑什麼能令我相信你？」，

小公主笑道：「沒有憑什麼，只憑你此刻非相信我不可。」

萬老夫人怔了一怔，苦笑道：「不錯，此刻我的確非相信你不可──好，我告訴你。」

小公主嬌笑道：「和聰明人談生意，的確痛快得很，你說，方寶玉在那裡？」

萬老夫人眼珠子轉了轉，大聲道：「方寶玉已死了。」

小公主身子一震，萬老夫人身形已凌空而起，倒翻了兩個跟斗，如風逃去，百忙中還偷偷瞧了小公主一眼。

只見小公主木立在棺旁，似已愕住，竟全無追趕之意。萬老夫人眼珠子又一轉，迅速頓住身形，大呼道：「方寶玉的屍身，我老婆子親眼瞧過，絕不會騙你──絕不會騙你！」呼聲猶激盪在山林間時，她人影已瞧不見了。

小公主痴立當地，面容木然，誰也無法自她神情間瞧出她究竟是悲是喜？只聽她喃喃低語道：「她莫非在騙我？──不會，她若要騙我，也不會如此騙我的，只因如此做法，她全無好處，而沒有好處的事，她是萬萬不會做的──」

這時人叢中又發出騷動之聲，群豪耳語，輕呼道：「冷冰魚──冷冰魚來了──」千百人的耳語輕呼，便彙集成一股震耳的吼聲，但小公主卻仍痴痴的站著，全未覺察。

她只是輕輕自語，道：「寶兒，你難道真的死了？」

※※※

方寶玉之死訊，自然要使「五行魔宮」的策略發生重大的改變，但泰山競技之會，卻仍然在照常進行著──到了這時，世上已沒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將此會阻延一時半刻了。

黃昏時，大會發出通告：

「人之體力有限，消耗卻無限，縱是絕代高手，亦無法連續接戰數十高手，鑒於以往武林較技盛會『車輪戰』之不公，本會決定力求革新，除此弊端，今特請丁老夫人、萬子良、一木大師等七位江湖德高望重之士，組成本會之監察小組，除弊革新，力求公允。

凡欲參與此次盛會之人，盼即往監察小組處抽籤決定對手，決戰之後，勝方再與勝方決戰，如此繼續輪流決戰，戰至最後一對，便可分出究竟誰是壓倒群豪之人，亦無人因體力消耗過巨而屈於落敗。

此通告於大會前擬定，經已接獲請柬之四十三位豪傑同意後施行，盼天下武林同道一體知照。」

這簡單而隆重的通知，由參加此會高手之一──「震天霹靂」許鑄以足以震人耳鼓的洪鐘之聲，在人叢前念了出來。

這時山坪前已留出一方空地，由「萬竹山莊」主人指揮莊丁壯漢，在空地上搭起了一座高臺。

七位監察人，除了「雲夢」萬子良猶未現身外，都已在臺側設下的座位坐定，這七人武功雖然未必全都高明，但卻自然都是行事公允，為人方正，目光敏銳，歷練豐富的江湖老手。

本也混在人叢中的「快馬陰刀」吳東麟、「小花槍」馬叔泉、「無情公子」蔣笑民、「濟城大俠」潘濟城──這些位顯赫一時的武林高手，聽了通告後，俱都已走向監察人的座位。

這時，日已落，月未升，天地間一片朦朧，再加上高山之巔氤氳飄渺的煙霧，令人如同已登仙闕一般，幾欲振翼飛去。

但「萬竹山莊」的莊丁們，已高舉著燈籠火把，快步而來，特製的燈籠火把，瞬即便將這一片山坪照耀得亮如白晝。

山風振衣，火光耀眼。

群豪心情驟然緊張了起來，俱都不由自主地頓住了語聲，收斂了笑容，坪上唯聞丁老夫人慈祥而嚴肅的語聲，沉聲道：「長白吳東麟、濟城潘濟城，你兩位為一對，但盼兩位存以武會友之心，莫使詭計，莫立意傷人──」

於是，泰山上龍爭虎鬥，眼見便要開始。

這時，誰也不會想到方寶玉，誰也想不到方寶玉這時在那裡──但這時方寶玉卻竟已到了泰山腳下。

※※※

方寶玉逡巡在泰山腳下，幾次舉步上山，卻又全都駐足，他竟似已不敢上山，竟似已失去上山的勇氣。他衣衫襤褸，髮髻蓬亂，憔悴的面容上，泥汙斑斑，甚至連那雙大而明亮的眼睛，也不復再有昔日那股逼人的光采。但他卻還未死。他還確確實實地活在世上。這是為了什麼？這原因必須從他被困在天香茶林中那日說起。

原來那日他在天香茶林，小公主的繡閣中，飲下了那杯毒茶後，他以那幾乎無所不能的意志之力，使自己神智保持清醒時，他體內那已妙參自然玄機，流動循環不息的內力真氣，便在他不知不覺間，將迷藥的藥力，全部逼入了丹田下腹中──這道理正如人體血液中也有著一種消滅毒素的力量一樣，平時流動循環不息，一遇病毒，便會發出抗力，病毒侵入人體時，若非十分猛烈，便會在人們不知不覺中被血液中抗毒力消滅，使疾病不能發作，內力練至寶玉這種地步後，自然也有一種抗毒之力，這力量自然要比血液中的抗毒力強大得多。

但茶中迷藥的毒性，也十分頑強，寶玉體中內力雖強，短時間還是無法將這毒性完全消滅。是以這股內力必須將這股毒性埋在丹田中，逼住它，不讓它毒性發作，於是這般內力便不能在寶玉體內繼續流動循環，是以寶玉便以為自己內力已完全失去，已無法再與別人動手。

這股內力凝結後，當真是堅如精鋼，它凝結在寶玉丹田下腹中，寶玉下腹自然不時要發生劇痛。他究竟年紀還輕，閱歷還淺，竟未想出這其中的道理──就連老奸巨滑的萬老夫人，也摸不清其中玄妙，是以才會驟下毒手。

她連點方寶玉下腹劇痛處左近數處穴道──寶玉下腹劇痛處，也正是他內力凝結處，萬老夫人的指力，恰巧將他凝結的內力震開，這內力鬱結已久，此刻一旦崩潰，自穴道中激射而出，正如堤潰水決，力道是何等強大！

萬老夫人如何抵抗得住，是以她最後一指點下，身子便被震得飛了出去，有這股內力擋住了萬老夫人的指力，是以方寶玉雖被點了「死穴」，但猶能不死。

但內力一崩，那毒性自也立刻發作，瞬即在寶玉全身上下散佈開來，寶玉驟然不覺，自被迷倒。是以他身子立時軟綿無力，口中也立時不能言語，只有任憑萬老夫人將他埋入土中，而恰巧聽到了魏不貪的隱秘。

那迷藥的毒性雖已被內力磨練去不少，但力量還是十分驚人，毒性完全發作時，寶玉但覺身子火燒般熱痛。但那時卻恰巧有大雨傾盆而落，雨水浸入泥土，潮濕的泥土，便也恰巧將寶玉體內的熱毒化解。這些事自是萬般湊巧，但除了方寶玉這樣的非凡人物，怎會遇著這許多非凡的奇遇？

※※※

直到此時，寶玉只要一想起他在泥土中渡過的那數日，那數日他所經歷的折磨、痛苦、傷心、絕望──他身上便會不由自主爆起一粒粒雞皮疙瘩來，他甚至不惜犧牲一切代價，來忘去那些個可怕的日子。

迷藥的毒性，經過數日後，方自完全消失，那時他才自泥土中脫身而出，那時他實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幸好「快聚園」中群豪都已趕往泰山，他才能連夜逃了出來，仰觀星月，他不禁長長嘆了口氣，只覺自己實已有如兩世為人──他本不知懼怕是何滋味，但這時他卻連靈魂都起了戰慄。

然而，這時月已將圓。

寶玉瞧見了當空明月，腳步還是不由自主向泰山奔去，一路上，他體力漸漸恢復，但他壯心雄志似也已被那可怕的痛苦折磨殆盡，除了購買食物外，他竟已不願見人，更不願修飾。如今，他逡巡在泰山腳下，竟也無上山的勇氣。

這是泰山下陰僻的一角，他沿著山腳，緩緩踱步，心中充滿了疲憊的怯懦，怯懦的痛苦，痛苦的矛盾──

忽然間，陰暗的秋草叢中傳出一聲呻吟之聲！寶玉心神一震，停下腳步，凝目望去，只見草叢中果然有一條人影，正在不斷的掙扎，不斷的呻吟。

他身子完全浸浴在月光中，這人影自也瞧見了他，掙扎著爬了過來，雙手撕抓著泥土，顫聲道：「水──水──好心人，求──求你──給我些水──」這語聲雖因痛苦顫抖而有些改變，但寶玉還是聽出了他是誰。

剎時間，寶玉但覺心房一陣急劇的震動，雙目中也立時噴出了狂怒的火焰，脫口嘶聲道：「你！你是魏──」

那人影吃驚的抬起頭來，這才瞧清月光下這襤褸的少年，赫然竟是久已失蹤了的方寶玉！他那已扭曲的面容，此刻更是扭曲，是驚，也是喜。

他驚喜呼道：「寶兒，是你──快──快來救我──快──」

寶玉忍不住狂吼一聲，道：「救你？你忍心對楊七叔下得了那樣的毒手，又要將諸位叔父一一置之死地，你──你──我恨不得將你碎屍萬段──」

他話未說完，魏不貪身子已縮成一團。他自問這隱秘再也無人知曉，那知卻被寶玉當面揭破，這時他心中的驚恐駭懼，當真如見鬼魅一般，忍不住脫口道：「你──你怎會知道？」

一句話出口，他便知自己說漏了嘴，顫聲接道：「我沒有──」

寶玉一把抓住他衣襟，將他提了起來，厲聲道：「你還想騙我？告訴你，此事乃我親眼所見，你再也騙不過的，你可知道你動手之時，我便在你足下的泥土裡。」

魏不貪駭極大呼道：「鬼──你莫非是鬼？」

寶玉慘笑道：「不錯，我是鬼，我是代楊七叔向你索命的鬼。」

魏不貪慘呼道：「饒了我──饒了我吧！我也是被人騙的，你瞧──我──我如今也被人害成了如此模樣。」

寶玉道：「我正要問你，你怎會突然變得那般喪心病狂？怎忍對楊七叔下得了那般毒手？又怎會落到如此模樣？」

魏不貪嘴角泛起一絲悽涼的微笑，眼角卻沁出兩滴晶瑩的淚珠，他身子顫抖，淚珠墜落。他口中道：「狡兔死，走狗烹，我──我任務已達成，實已無用了，他們──他們自不容我再活在世上，雖然早已知道此點，雖然早已小心提防，但──卻還是逃不過他們的毒手。」

寶玉大駭道：「任務已達成？難道──難道諸位叔父都已遭了你的毒手？」

魏不貪道：「我該死──我實是罪大惡極──我後悔也來──來不及了。」

寶玉心魂皆飛，聲淚齊下，怒喝道：「你──你──賠他們的命來！」他手掌已抬起，但瞧見魏不貪那充滿了痛苦與悔恨的目光，那流滿了眼淚的面容，這一掌竟是不能拍下。

魏不貪顫聲道：「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你殺了反而可以減少我此刻的痛苦，我──我反正是活不了的──」

寶玉以手捶胸，頓足嘶聲道：「但你為何要如此？」

魏不貪流淚道：「貪心，貪心害了我，我──我辜負了恩師為我取的『不貪』兩個字，我死了也無顏見他老人家。」他痛苦更是劇烈，身子痙攣也更劇烈，他雙手俱已插入了泥土中，每說一個字，身子都要因痛苦而抽動一下。

寶玉突然想起了那語聲極是熟悉的神祕怪客，大聲道：「那日在快聚園中，你殺了楊七叔後，與你說話的人是誰？」

魏不貪呻吟已變作喘息，竟是再也不能說話。

寶玉一把抓住他肩頭，嘶聲道：「他是誰？誰？」

魏不貪雙目已閉起，嘴脣已乾裂，他竟已進入暈迷狀況，口中不斷發著夢囈的低語，不斷道：「珠寶──金子──水──」

寶玉拼命搖動著他身子，呼道：「醒醒──醒醒，說，究竟是誰？」

魏不貪眼睛終於緩緩張開，茫然瞧著寶玉，道：「他──他──」深深吸入口氣，本已因痙攣而蜷曲的身子，突然縮做一團，便再也不會動了。

※※※

風淒，月冷。

所有的呻吟、喘息，都已一齊寂絕，月照荒山，風吹木葉，這仲秋的月夜，竟實似變作嚴冬般蕭索、寒冷。

寶玉徐徐站起身子，木立在魏不貪的屍身前，凝注半晌。突然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但，他那無神的雙目，此刻卻已射出火熱的光焰。他咬了咬牙，抱起魏不貪的屍身，大步上山。

山路險陡，荊棘沒徑，怪石嶙峋。但此時此刻，世上已沒有任何艱險困難，可以阻擋住方寶玉上山的決心──他決心既下，正如箭已離弦，萬難回頭。

他大步而行，絕不回頭，絕不停頓。然後，他尋了個深邃而隱秘的洞窟，安放起魏不貪的屍身。

突然間，靜夜中又有人聲傳來。接著，洞外閃起了火光。

那人語、腳步聲十分嘈雜。顯然來的人數不少，但閃爍的火光在這荒山靜夜裡看來，卻顯得十分詭祕。人聲漸近，火光漸亮，竟似走向這洞窟而來。

寶玉微一遲疑，迅快地將魏不貪的屍身藏在暗處裡，自己也閃身躲入了一塊凸起的山石後。

這時，火光已映入山洞，兩條黑衣大漢，高舉火把，大步而入，目光四下一轉，齊聲道：「就是這裡，抬進來吧！」洞外哄應一聲，十餘條大漢，每兩人抬著一口棺木，魚貫而入，嶄新的棺木，在火光下閃閃地發著懾人的光采。

「砰」的一聲，棺木被重重地放到地上。抬棺的大漢伸手一抹頭上的汗珠，道：「一、二、三、四、五、六──不錯，正是六口，總算全抬來了，他們人死了，一了百了，卻累得咱們出力受苦。」

另一大漢道：「你可別這麼說，就憑棺材裡這六個人，若是換作平日，咱們想抬他們的靈木，只還抬不到呢！」

前一大漢冷笑道：「不錯，本日之前，這些人可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此刻卻已都算是死人了，活著的人名頭有高下，地位有高低，但死人可全都是一樣的。再大的英雄，死了也不能比別人多佔一尺土。」

第三人道：「好了，好了，別抱怨了，該抱怨的還在後頭哩！這一趟是六口，下一趟就說不定是十口，八口了。」

第四人嘆道：「可不是麼，那位丁老夫人，雖再三勸告，要人抱著以武會友之心，莫毒手傷人，但這些人又有誰聽進了她老人家的話？又有誰動手時不是紅著眼睛，恨不得一出手就將別人殺死，除了潘濟城，他總算還有些慈悲之心，但別人會不會對他也那麼慈悲，可就難說了。」

又有一人嘆道：「說起來，那位『天刀』梅謙可真夠瞧的，像『砍虎刀』彭松那樣的人物，可不是一招就死在他刀下，別人甚至連瞧都未瞧清他這一刀是如何出手的，看來，連冷冰魚也休想勝得了他。」

這些大漢們言來語去，只聽得寶玉熱血奔騰，掌心沁汗，他這才知道泰山之會竟已進入如此緊張的階段，已有如許多成名英雄，在這第一名山流出了鮮血，而他自己──他自己卻還躲在這陰暗的山洞裡。

只聽那高舉火把的大漢笑道：「咱們這差事雖苦，但可也有不少人在羨慕咱們。」

一人道：「羨慕什麼？祇怕唯有瘋子才會羨慕咱們。」

那大漢沉聲道：「你且瞧瞧，如今泰山之上，有多少人擠在那裡，想進不能進，想出不能出，又有多少人被隔在人叢外，只能遠遠的聽見刀劍相擊聲，偶然見到些凌空刺擊的刀光劍影，別的就什麼都瞧不見了，但咱們，咱們卻能在人群中穿進穿出，無論是多大的英雄，都得為咱們讓路，就憑這一點威風，咱們已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還是快快走吧，錯過了這場大戰，再想瞧也瞧不到了。」

大漢們笑應著，紛紛走了出去。

※※※

寶玉突然自黑暗中掠出，左手輕揮，已點了走在最後一條大漢後背的三處穴道，這大漢驚呼未及發出，便已倒下。寶玉右手托住了這大漢倒下的身子，剝下他衣衫，換在自己身上，他動作之迅急輕靈，豈是言語所能形容，走在前面的大漢們，竟是毫未覺察，徑自談笑著走了。

寶玉將那大漢斜倚在暗處石壁上，喃喃道：「委曲你了。」然後，他又在魏不貪屍身前凝立半晌，長長嘆息一聲，黯然道：「你一時失足，雖已鑄成大錯，但臨死前終能痛悔，只願蒼天能寬恕你的罪惡，令你能安眠地下。」

風聲淒切，月色灰白，棺木正閃動著幽光。

他四望一眼，目中已有淚痕，又自接道：「這裡有這麼多位豪傑英靈伴著你，想你已不致寂寞，──你好生安息吧──」咬了咬牙，抹去眼角淚痕，轉身飛掠而出。

片刻之間，他便已追著那一群大漢，悄然跟在他們身後，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走上山巔。

走了沒多久，已可聽到歡呼聲，喝采聲，隨風自山巔飄了下來，不知又有那一位名俠，在人前戰勝了他的對手。

這歡呼喝采聲，正是他以別人的鮮血換得來的，武林群雄中，又是誰的聲名不是以別人的鮮血寫成的？

寶玉心房一陣收縮，熱血更是奔騰，雙拳握得更緊。

大漢們顯然也因這呼聲而激動起來，腳步走得更快，又不知走了多久，寶玉眼前豁然開朗──

只見一輪明月懸在天邊，山坪上燈火滿山。

秋月雖明，但光輝卻似已被人間的燈火掩去，秋星雖繁，但卻也比不上這滿山人頭的眾多。

※※※

寶玉精神一振，但頭卻垂得更低，緊跟著大漢們的身後，垂首疾步，也不敢東張西望一眼。

大漢們自山背上來，這裡人群本也擠得密密的，但瞧見這些大漢們上來，果然讓開了一線道路。後面的大漢搭著前面大漢的肩頭，一人連著一人，連成一條人龍，自人縫中穿了過去。

寶玉身子隨著他們往前擠，鼻子裡只嗅著一陣陣酒氣，汗臭氣，煙草氣──耳畔只聽得一陣陣嘈雜的人語：「你瞧──『天上飛花』果然有兩下子，連這一陣，他已接連勝了兩陣了，連汗珠都未曾流一粒。」

「勝了兩陣又怎樣？『天刀』梅謙、潘濟城、『小花槍』馬叔泉、蔣笑民、歐陽天矯，這些人還不是都已勝了兩陣了？」

「這是他們的運氣，呂雲、魚傳甲、英鐵翎這些人都未露面，他們的對手若是這些人，他們勝得了麼？」

「說起這些人，兄弟我就又想起了方寶玉──格老子，慢點擠行不行？哼！若不是臺上有人等著你們收屍，就算天王老子來了，格老子我也不會讓路的。」

「丟，邊個講不依，慢的呀！」

「媽拉巴子，俺的骨頭都擠散了──」

大漢們賠著笑，道著歉，終於在東、南、西、北各地「名罵」中擠了出去，寶玉精神一爽，悄然轉目四望。

只見擂台高聳，正有幾條大漢提著水桶，在臺上清洗著血跡──這不知又是誰流下的英雄之血。

擂台左棚，有一圈木桌，六、七個人坐在桌後，白髮蒼蒼慈祥而嚴肅的是丁老夫人，面色紅潤，童顏鶴髮的是無邪道長，瘦骨嶙峋，面沉如水的是一木大師，而坐在一邊，雙眉深皺，面有重憂的，卻赫然正是萬子良。寶玉匆匆瞧了一眼，便不敢再瞧。

轉目望去，只見擂台右側，也坐著堆人──

談笑自若，神色如常的是「濟城」潘濟城。

趾高氣揚，挺胸睥睨的是歐陽天矯。

「小花槍」馬叔泉短小精悍，滿面笑容，「無情公子」蔣孝民衣衫華麗，面白無鬚，眉梢眼角，傲氣逼人。

「天刀」梅謙正垂首端坐，只是不住擦拭著那早已被他擦得雪亮的「鉤鐮刀」，對餘外一切事，卻似漠不關心。

而傳說中必將獨佔鰲頭的「天上飛花」冷冰魚，面上卻無他應有的得意驕傲之色，反似帶有重重的憂慮。還有幾人，俱是精神飽滿目光充足，顯見得都是顯赫一時的武林名俠，寶玉卻已都不認得。

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也是這千萬人中的明星，他們的心情最得意，最興奮，也最緊張、不安。

大漢們走到擂台後，已開始忙碌起來。

寶玉自粗糙而巨大的擂台支柱間望出去，只見擂台前，最最當眼之處，也坐著一群人。這群人雖未參加此次競爭，但卻都是江湖中久已成名的英雄豪傑，是以他們在這裡，正也享受著別人享受不到的禮遇。「快聚園」主人齊星壽，「萬竹山莊」的莊主，歐陽天矯的夫人，丁老夫人的愛子丁氏雙傑，自然都在這一堆裡。

然後，寶玉便瞧見了他久已懸念的一些人──

※※※

牛鐵娃魁偉的身子，有如鶴立雞群，在人群中看來分外觸目，但是他面上已瞧不見他原有的淳樸笑容，一雙從未皺起的濃眉，也已深深皺起──他懸念著他的「大哥」，從不能有一時一刻忘記。

金祖林猶在不停痛飲，他似乎已有多日未曾醒過，神情看來顯得是那麼憔悴，除了終日的沉醉外，他又怎能忘去連日的災難與不幸。

寶玉瞧著這兩人，心弦一陣激動，已是熱淚盈眶。

然後，他便發現了莫不屈與石不為。他原本只當這兩人也已遭了毒手，此刻突然又瞧見他們，心頭那驚喜之情，實非他人所能想像。

但是莫不屈那憔悴、疲憊、而哀痛的面容，卻已令他傷心，若非還有頑強如石，鎮定如石的石不為在一旁守護著莫不屈，他便幾乎忍不住要飛奔出去，抱著他這正直而善良的大師伯，忘情的痛哭一場，這時他已淚眼模糊，別的人都已瞧不見了。

忽然間，丁老夫人懾人的語聲又自響起，人叢立刻靜了下來。

只聽她一字字沉聲道：「方纔二十餘陣，竟能在十招之內便已定下勝負，這實是令人想不到的事，由此可見，得勝的諸位武功實是高出同輩許多，江湖中有這許多出類拔萃的少年高手，老身見了，自是不勝之喜。」

她口中雖說歡喜，心情卻顯得甚是沉重，輕嘆一聲，方自接道：「此刻已至最後決戰階段，參予決戰的，自然全都是萬中選一的英雄壯士，無論誰有了傷亡，俱是武林中不可彌補的損失，是以但望各位動手時，稍存仁心，勝負之分，點到為止，則武林幸甚。」

這番話說得當真是字字金玉，誠懇已極，但擂台右側的武林高手們，擦刀的仍在擦刀，沉思的仍在沉思，垂首的也仍未抬起頭來，竟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似乎誰也未曾將這番話聽進耳裡。

丁老夫人目光四轉，長嘆接道：「時已無多，老身言盡於此，聽與不聽，便全在於各位了。」

自木桌上取起張紙箋，瀏覽一眼，沉聲接道：「第一陣『震天霹靂』許鑄許大俠，『玉面劍客』孫超孫大俠。」

※※※

「震天霹靂」許鑄身材魁偉，氣勢凌人，一身織錦武士裝，手提金背砍山刀，叱吒一聲，聲如霹靂。

「玉面劍客」孫超卻是個面色蒼白，四肢纖柔，生得雖是劍眉虎目，但面容的英偉卻也掩不住他神情間的柔弱有如女子之態。

兩人一剛一柔，一陰一陽，天性互剋，彷彿天生就是對頭，但武林中人卻都知道這兩人本是生死與共的好友。

於是臺下群豪，都不禁起了好奇之心，要瞧瞧這一雙好朋友，如何能在臺上白刃相見，互下毒手？但聞許鑄暴喝一聲，道：「孫兄請先賜招。」

孫超微微一笑，道：「許兄手下留情。」

一言未了，左踏步，平劍當胸，揮劍而出。這一招劍勢，看來雖然凌厲辛辣迅捷，其實卻是擊向許鑄身旁的一尺開外，乃是以劍示禮之意。

許鑄左臂下沉，引臂揚刀「朝天一柱香」，招式雖急，但刀口向裡，刀背向外，亦是見禮之式。

兩人對望一眼，微一頷首，身形立刻展動開來，剎時間，但見刀光劍影，往復縱橫，滿臺遊走。

十招一過，群豪便瞧出他兩人根本未存爭勝之心，刀劍起手時雖也聲勢驚人，但落手時卻留下七分威力。這一陣的勝負之分，看來他兩人竟早有默契，如今雖在臺上動手，卻只不過做給別人看看罷了。

是以孫超「落英繽紛七十二」劍法雖然流利迅捷，變幻無方，許鑄「砍山刀」刀法雖是大開大闔，剛猛無儔，但群豪還是覺得瞧著沒勁，有的甚至已在低聲談笑，不願再看了，唯有丁老夫人不住頷首，似是深表讚許。

突然間，如虹劍光，反撩而上，匹練刀光，力劈而下，刀劍互擊，「嗆」的一聲，龍吟震耳。孫超掌中劍竟被震得脫手飛去。群豪怔了一怔，許鑄亦自怔了一怔，目中露出歉意，顯見他方纔絕非故意要讓孫超丟人現眼的。

但孫超身法之輕捷，反應之靈敏，亦是驚人。他兵刃方自脫手，身形已如輕煙般掠起，「噗」地，那柄劍方自插入擂台梁木，便被他拔了出來。

只見他滿面漲紅，連眼睛都已紅了，羞惱下，竟已勃然大怒，一劍在手，身子便藉勢拔劍凌空一翻，雙手握劍，向許鑄直衝而下，他盛怒之下，竟使出了「落英劍法」中最最狠毒的一著殺手。

許鑄竟似被驚得怔在那裡，動彈不得。

群豪聳然變色，失聲驚呼。

但見劍光驚虹電掣般的閃了一閃，「震天霹靂」許鑄震人耳鼓的一聲慘呼，血光飛激，許鑄倒地。這一劍竟由左喉刺入，右脅穿出，一劍便已喪命。群豪眼見這出乎意料之外的慘劇上演，坐著的人都已霍然站起，站著的人卻幾乎要撲地坐倒。

劍，猶自插在許鑄身上。自劍柄下垂的紅穗，猶在不住的顫抖。「玉面劍客」孫超木立當地，面上已無絲毫血色，他好友的鮮血，卻已在他淡青的衣衫上，畫出了瓣瓣桃花。

山坪上一片死寂。

但聞許鑄的呻吟，喘息聲，逐漸微弱。終於，他竟鼓起了一絲氣力，顫聲道：「我──不是──故意──」語聲突然中斷，他燦爛的人生也至此終止了，

孫超突然仰天狂笑起來，狂笑著道：「好──死得好──」有如撕裂般的狂笑聲中，他突然拔出了那柄長劍，劍尖迴旋，全力往自己咽喉間插了下去。這一雙生死與共的好友，終於達成了他們的誓言，他們終於為「武」貢獻出自己最後一滴鮮血。他們的鮮血終於流在一起。

※※※

驚呼，騷動──但已漸漸消寂。

鮮血已被洗淨，屍身也已被抬了下去。但群豪間的悲慟，卻仍未平息。

丁老夫人老淚盈眶，不住低語道：「何苦──何苦──這是何苦？」

群豪面面相覷，也都在暗問自己：「這是何苦？」

寶玉親手將他們的屍身抬入棺裡，那心情的悲哀與激動，更是不問可知，他實已不忍再看下去。

但大會不能終止，流血的爭戰也必須繼續。

丁老夫人強耐悲痛，沉聲道：「第二陣，『九連環』錢奎錢大俠，『天矯武場』主人歐陽大俠。」

※※※

歐陽天矯果然不愧為一派宗主的身分，他一步步緩步走上擂台，每一步都帶有凌人的氣勢。

「九連環」錢奎早已飛身掠在擂台上，他輕功久負盛譽，身法之強靈，姿態之曼妙，又自博得群豪的如雷掌聲。

但此刻，他站在臺上，踏著木隙中殘留的鮮血，望著那一步步走上臺來的歐陽天矯。他心頭竟不由自主泛起一股寒意，歐陽天矯每走一步，他竟連靈魂深處都不由自主地起一陣戰慄。

# 第三十二章 泰山英雄會

恐懼，這是深入骨髓的恐懼，「九連環」錢奎居然對爭殺出會起了恐懼，當真是連他自己也夢想不到的事。

銀光閃閃的「九連環」自他掌中垂下，在秋夜山風中，不住發出一連串有如銀鈴般的輕悅聲響，這也是名重武林的十三件外門兵刃之一，直到此刻為止，他猶自清清楚楚的記得，第一個死在他這「九連環」下的人，那本也是武林中一位成名的人物，他臨死前充滿恐懼的面容，此刻又似已活生生映現在錢奎眼前，

此時此刻，錢奎居然會想起這些往昔的歷史，連他自己都覺得可笑，他要停止再想，卻又不能停止。每一個死在他「九連環」下的人物，此刻竟似乎又都活躍在他眼前──那一張張恐懼的面容，一陣陣飛激的鮮血──

他忽然奇怪的想到，這些人臨死之前，不知是何滋味？這些人是否直到臨死前才知道生命的可貴。他此刻卻已知道生命的可貴了，他眼前忽然變得一片空白，高大的歐陽天矯，竟似已變得十分渺小。

那些他昔日本覺重大的事，此刻他已都覺得十分渺小，生命，除了生命外，世上再沒有一件重大的事。他眼前似已什麼都瞧不見了，然而，歐陽天矯此刻也已一步步走上臺來，山嶽般矗立在他的面前。

歐陽天矯終於說道：「錢大俠，請賜招！」

錢奎目光遙注遠方那一輪皎潔的明月，目光一片茫然，歐陽天矯所說的話他似乎一個字也未聽到。

歐陽天矯濃眉微皺，怒道：「錢大俠為何還不動手？」

錢奎忽然格格大笑起來，道：「動手？我為何要與你動手？我要與你爭個什麼，敗了又怎樣？勝了又如何──」大笑著轉身，奔下臺去，再也不瞧歐陽天矯一眼。

歐陽天矯又驚又奇，竟愕住了。臺下群豪，也愕了半晌，終於爆發起一陣譏諷的笑罵聲，然而錢奎早已去遠，什麼都聽不到了。

丁老夫人緩緩站起，神情間也不知是喜是嘆。她只是沉聲道：「第二陣，歐陽大俠勝。」

歐陽天矯轉身，舉步，走下臺來，他神情正如上臺時一樣，冷靜而沉著，但他心情是否也與上臺時一樣呢？這一陣，他不費吹灰之力的勝了，然而他心中，卻絕沒有一絲勝利後應有的得意與驕傲。

只聽丁老夫人懾人的語聲，仍在繼續著道：「第三陣，潘濟城潘大俠，王烈火王大俠──」

寶玉眼見方纔第二陣竟那般奇異地結束了，心中竟突有一陣陣思潮，奔湧而起，不住暗問自己：「勝了又怎樣？敗了又怎樣？」

舉目望去，只見潘濟城與王烈火已對立臺上。

潘濟城雖然已經力戰，但神情仍無絲毫疲憊之態，他手使一柄精鋼吳鉤劍，劍光正如他目光一樣的明亮。

「火雷珠」王烈火，名雖為「烈火」，面色卻是蒼白如死，神情更是冰冰冷冷，不似烈火，反如冷冰。他手使一根竹節單鞭，鞭身特長，黝黑無光。雷珠神火鞭！

※※※

這本也是名滿天下的十三種外門兵刃之一，據聞此鞭鞭身十三節竹節，每一竹節，都藏有追魂奪魄的妙用。

但此刻，王烈火除了以「火雲十三鞭」奇詭的招式取勝外，並不能發揮「雷珠神火鞭」的妙用。因為泰山之會再三聲明，是絕對禁止使用暗器的，丁老夫人、萬子良等武林名俠，正在一旁嚴格的監視著。

潘濟城面露微笑，抱拳道：「濟城一別，匆匆三年，王兄別來無恙？」

王烈火面色鐵青，冷冷道：「擂台之上，以武爭先，故舊之情王某早已忘懷，足下亦且莫要敘舊，且請賜招便是。」他這話說的又冷又硬，絕無半分人情味，臺下群豪，已有人在暗暗皺眉：「這王烈火怎生如此狂妄無禮？」

潘濟城卻未見怪，仍然微笑道：「既是如此，王兄請！」倒退半步，平劍當胸，左手三指，微搭劍尖，青鋒未出，先是以禮相見。

王烈火再不答話，單鞭斜揮，直取咽喉。此人雖狂傲，手底下卻端的有著真功夫，這一招「雷火初動」，招式看來雖平庸，但在他手下使出，當真有雷霆初擊之威，只見烏光一閃，風聲震耳，五尺長鞭，已到了潘濟城咽喉前三寸處。

潘濟城足下未退，身子不動，青鋒突然反彈而出，以攻為守，一溜青光，反削王烈火脅下。他這一招正是攻向王烈火必救之處。

王烈火輕叱道：「來得好！」短短三個字說完，「火雲十三鞭」已自催動，烏黑的鞭影，竟映出一片紫光，當真有如火雲一般，非但籠罩住潘濟城的身子，也籠罩了整個擂台，激銳的鞭風，將臺前人衣袂都震得飄飄飛起。

潘濟城仍是神色不動，劍走輕靈，削、刺、點、鉤、帶，青光如靈蛇轉動間，帶著三分鉤法，七分劍意。

漫天紫雲，竟不能將這一線青光壓住。

臺下不時有喝采聲傳出，臺左的武林高手們，也多已聳然動容──擦刀的已住手，凝思的已抬頭。

一木大師喃喃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好一柄吳鉤劍，老僧自從昔年彭氏兄弟故去後，已有多年未能見到如此精妙的吳鉤劍法。」

萬子良道：「最難得的是，他竟能將一柄專走偏鋒的吳鉤劍使出了劍法大家的堂堂劍氣，堂堂風範──」

丁老夫人嘆道：「若非他手下留情，王大俠祇怕早已落敗了，不但武林中人大多低估了他的實力，就連老身昔日也未將此人太過看重，若論真實之武功，潘濟城實未必在冷冰魚、梅謙等人之下，少時這幾人動手時，戰況之激烈，祇怕也要大出別人意料之外。」

一木大師喃喃道：「泰山之會，果真是龍爭虎鬥，依老僧所見，大會群豪中，鋒芒至今未露的，又何止潘施主一人而已。」這位武林高僧見解果然精闢已極，大會群豪中，果然還有些人深藏未露，要想在此會中獨佔鱉頭，委實難如登天。

此刻王烈火鐵青的面容上，已滿是汗珠，他長鞭使得雖更急，但顯見已是強弩之末，難再支持許久。

潘濟城輕聲道：「王兄若不反對，你我何不握手言和，免得──」

王烈火怒喝道：「放屁！」他目中殺機突生，一聲怒喝出口，身子突然凌空而起，手腕震出，竹節鞭中，三粒烏珠，暴射而出。群豪齊地聳然變色，失聲而起，呼道：「火雷珠！」

丁老夫人喝道：「王大俠，千萬莫使暗器！」

但這時烏珠已到了潘濟城面前。潘濟城面色微變，揮劍而出。

萬子良失聲呼道：「不好！這暗器硬碰不得。」呼聲未了，只聽三聲霹靂大震，一片火焰，隨著這陣霹靂之聲，自臺上湧出，向潘濟城身上燃燒了過去。瞬息之間，潘濟城身上已燃滿了點點火星，他大驚之下，就地撲倒，向擂台下滾了過去，

王烈火喝道：「那裡逃！」一步竄了過來，單鞭下擊，他竟然趕盡殺絕，竟然要將潘濟城置之於死地。

丁老夫人、萬子良等人脫口呼道：「住手！」齊地飛身而起，撲上擂台，但他們距離不近，身法難快，眼見卻還要遲了一步，

就在這時，突見一個高大的身影，只一邁步，便已到了臺前，巨猿般的長臂一伸，便已將潘濟城自長鞭下拉出，這其間當真的間不容髮，只要他出手稍遲一步，潘濟城必將斃命鞭下。

這大漢顯然不黯輕功，但雙手在臺邊一搭，高大的身子已倒翻而起，只聽「澎」的一聲巨響，臺上已多了條大漢。

好一條威風凜凜，鐵塔般的大漢。

※※※

群豪驚呼，王烈火既驚又怒，倒退兩步。

只見這大漢身高八尺開外，紫黑的面膛，發著烏金般的光采，王烈火認得這正是跟隨萬子良、莫不屈等人前來的無名莽漢，不禁怒喝道：「你這蠻牛也想要送死麼？」

牛鐵娃喝道：「小小子，鞭上弄鬼，不是英雄是狗熊，有本事就把你那條小竹棍往牛大爺身上招呼過來。」王烈火怒喝道：「你這是找死！」揮鞭直擊而下，

牛鐵娃不避不閃，一伸手，便已抓住了鞭梢，他這雙手掌竟生像是精鋼所鑄，腕子一抖，回手奪鞭。

王烈火做夢也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空手接他鋼鞭，更夢想不到世上竟有人具如此神力，狂吼一聲，虎口崩裂！他手中長鞭，已到了牛鐵娃手裡。

牛鐵娃嘻嘻笑道：「俺倒要瞧瞧，這爛竹子裡有什麼鬼門道？」雙手一拗，如拗甘蔗，那精鋼所鑄的竹節鋼鞭，竟被他隨手拗成數段，九、十粒烏黑的「火雷珠」，自竹節中落了下來，眼見便要跌落在地。

丁老夫人、萬子良、一木大師都已到了臺上，只是也被牛鐵娃的鐵掌神力，驚得目定口呆。此刻萬子良輕呼一聲，脫口道：「不好！」隨手撕裂一片衣襟，衣襟飛雲般捲將出去，捲住了火雷珠，離臺飛出，「無情公子」蔣笑民長身而起，長袖輕揮，包住火雷珠的那片衣襟，便飛向危崖下，過了半晌，才有一串雷聲自崖下傳來，猶是隆隆震耳。

王烈火見了牛鐵娃的鐵掌神力，更是大驚失色，方待溜之大吉，眼見已有一隻鐵掌向他抓了過來。他自然不敢硬接硬拆，雙掌斜斜劃了個半圈，穿擊而出，正是想以靈巧的招式，戰勝對方的天生神力。

那知鐵娃一抓竟是虛招，腳步一滑，已到了王烈火身左，右臂橫擊而下，直打王烈火雙肘。他跟隨老人周方多年，所學得的雖然僅有數招，但卻已將這數招苦練得運用自如，純熟已極。

王烈火再也想不到這鐵牛莽漢身子轉動竟如此靈活，更夢想不到他招式變化竟有如此巧妙。他眼見鐵娃右臀橫擊而下，實有如金銅鐵杵一般，更是大驚失色，沉臂曲肘，撤身後退。

那知鐵娃右臂早已等在那裡，他腳步一退，鐵娃暴喝一聲，猿臂一伸，竟生生將他身子挾了起來。要知老人周方傳授給鐵娃的幾著招式，正針對著鐵娃的威猛身形與天生神力而創，他算準鐵娃若是向人迎面一抓，對方必定不敢硬接，他也算準鐵娃繞步進擊時，對方必得後退。換句話說，王烈火此刻一切閃避變化，俱都早已落入老人周方算中，鐵娃的一切招式變化，也不過是依照老人的招式照方抓藥而已，王烈火與人交手經驗雖多，臨陣變化雖巧，但又怎比得上老人周方之萬一。

何況他被鐵娃先聲所奪，心膽已怯，心神已亂，否則以他的武功身手，又怎會在兩招間便被鐵娃挾在脅下？

※※※

山坪上早已響起了一片如雷采聲。

鐵娃挾著王烈火，大步走下擂台，四周的驚呼與采聲，他竟似完全不聞不問，只是在口中喃喃道：「小小子，你詭計害了姓潘的，此刻快向他賠禮去吧！」

丁老夫人，一木大師面面相覷，心中不約而同暗道：「此刻這泰山之上，果然是臥虎藏龍之地。」

萬子良瞧著鐵娃高大的身影，面上自充滿了興奮而激動之色。

而方寶玉，他心中的興奮激動，自然更遠在萬子良之上，他眼見他這可愛的弟兄揚威於天下群豪之前。他耳聽這良久不息的如雷掌聲──他實比自己身受還要得意、驕傲，他目中竟忍不住為之熱淚盈眶。等到他激動漸漸平息，「小花槍」馬叔泉，「無情公子」蔣笑民已雙雙對立在擂台之上。

馬叔泉錦衣束髮，面如美玉，蔣笑民玉冠華服，英姿颯爽，兩人看來，實都有如貴胄公子一般，那裡像是名動天下的武林高手。但此刻兩人目光相對，面色卻俱都是凝重無比。

蔣笑民突然輕聲道：「你真要與我動手？」

馬叔泉道：「自是真的。」

蔣笑民嘴角似有一絲譏嘲的笑意閃過，道：「你怎能與我動手？你不怕我──」

馬叔泉面頰之上，似乎微微一紅，不等他話說完，便已叱道：「擂台上你囉嗦什麼？看招！」他其實並未等到「看招」兩字說出口來，掌中銀槍便已刺出，槍花顫動，擂台上彷彿突然飛起了一片紅萼銀蕊的花朵。

他兩人方纔對話雖輕，神情變化也不顯著，但仍逃不過臺下群豪敏銳的耳目，此刻人叢中又不免起了竊竊私議：「小花槍莫非有什麼把柄被無情公子抓在手裡？否則蔣笑民怎會那般說話？馬叔泉又怎會如此著急？」

「蔣、馬兩家，數代以來，走動得都極為親切，若說馬叔泉有何隱秘，最可能知道的便是蔣笑民了。」

「近年來『小花槍』名聲雖響，卻素來不在江湖上走動，更從無劣跡，又怎會有什麼隱秘被人識破？」

「自然有的，你等著瞧吧！」

這時「無情公子」掌中鐵骨扇招式亦已展動，這名揚江淮一帶的少年名俠，竟在短短一柄摺扇上，接連使出判官筆、點穴鏃、分水刺、點鋼矛、魚藏劍、單匕首六種兵刃中的六種精妙招式，而且下手絕不留情。

馬叔泉以閃亮的槍尖，纏絲的槍桿，在身外一尺處揮起一道光牆，絕不容對方的招式欺入。

蔣笑民卻是步步進逼，分寸必爭，只因他若不能欺入對方懷裡，便永遠無法佔得機先。

要知以兵刃而論，「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這句話正是千古不易之至理名言。而槍為百兵之祖，正是長兵刃中威力最強的，鐵骨扇一身數用，奇門八打，又正是短兵刃中絕險者。

此刻百兵至強與絕險之兩件兵刃動起手來，自是精采百出，險象環生，但是槍起處如蛟龍出水，威風八面，扇點處如龍首奪睛，險絕天下！──臺下群豪，俱都瞧得驚心動魄，早已無人再去想「小花槍」的隱秘究竟是什麼？

※※※

丁老夫人嘆道：「無情公子，果然無情，以蔣、馬兩家的情誼，他此刻無論如何，出手也該稍留情份才是。」

一木大師接口嘆道：「馬施主家傳槍法，雖然精妙無儔，但馬施主看來非但力氣不強，而這招式使出，亦嫌太過柔弱，馬家槍法中那種剛猛辛辣之意，他竟連一半也發揮不出，昔日馬神槍那般英雄，怎地有子如此？」丁老夫人微喟道：「這其間祇怕──」

突聽馬叔泉輕叱一聲，槍尖亂點而出，紅纓顫動，看來雖似廣被數丈，其實卻不離蔣笑民咽喉方寸之處。這一招「天花亂灑染維摩」，正是馬家槍法中神來之筆。

蔣笑民眼見這一槍刺來，不避不閃，目光凝注著槍尖，掌中鐵骨扇，隨著槍尖微微顫動。

突然，「叮」的一響。鐵骨扇點上了槍尖，兩人腕力強弱，果然相距懸殊，槍扇相擊之下，銀槍雖未脫手，卻已竟被震得飛起。蔣笑民一看佔得機先，下手更不留情，手腕一抖，鐵骨扇突然灑開，有如一片烏雲般向馬叔泉削了過去。

馬叔泉大驚之下，藏頭縮頸，力求閃避。但蔣笑民已欺入他懷裡，他如何還能閃避？只聽又是「叮」的一響，他頂上束髮玉冠，已被震得粉碎。

群豪聳然失色，只道蔣笑民跟著一招擊下，馬叔泉頂上那顆大好頭顱，便要和他玉冠同樣命運。那知蔣笑民此番竟並不追擊，反而退後數尺，手中折扇輕搖，面上似笑非笑，雙目也帶笑望著馬叔泉。

馬叔泉頭髮已散，流雲般披了下來，他似已被驚得楞在當地，烏黑的頭髮，襯著他紅中透白，白裡透紅的臉。

突然有人喝道：「小花槍原來是個女子。」

於是群豪亦自恍然喝道：「原來這就是她的秘密。」

馬叔泉又羞又惱，淚珠在眼眶裡直轉。她以槍尖指著蔣笑民，恨聲道：「你好！你好！我再也想不到你竟如此沒良心，竟敢如此對我──我──我恨死你，恨死你了！」蔣笑民微微笑道：「我又未對你怎樣，你何苦如此恨我，我只不過要教朋友們知道，『小花槍』馬大俠乃是個女子。」

馬叔泉跺足大叫道：「女子又怎樣？女子難道就不是人麼？告訴你，不管女子男子，都是一樣的，男子可以做的事，女子也可以做。」

蔣笑民冷冷道：「男子可以浪蕩江湖，女子行麼？」

馬叔泉道：「為何不行，誰說不行？」

蔣笑民道：「擁擠吵雜之客棧中，男子可以與人雜睡，女子行麼？苦旱無水之地，男子可以與人共浴，女子──」馬叔泉道：「放屁放屁，這些都不是理由。」

蔣笑民道：「這些既不是理由，女子既與男子完全一樣，你又何必假冒你夭折的兄長之名，假冒男子，才敢出手與人爭雄？」

馬叔泉怔了一怔，道：「這──這──」

她實在辯不過他，眼淚只有流下，頓足大駕道：「你好，你是小賊，我──我──到你家去告訴你媽──」頓足飛身而起，掩面狂奔而去。

他兩人這番對話，群豪本就聽得又是驚奇，又是好笑，此刻聽了她竟使出了最後的法寶，再也忍不住笑出聲來。

充滿殺機的山坪上，不免出現了些輕鬆之氣，這就是生死相搏的泰山大會上，唯一的輕鬆插曲。

丁老夫人乾咳一聲，忍住笑道：「第四陣蔣笑民蔣大俠勝，第五陣『天刀』梅謙梅大俠，『巨靈斧』方長冬方大俠。」

※※※

「天刀」梅謙這四字一說出口，群豪立刻肅然。這四個字，個個似乎有一種懾人的魔力，這四個字彷彿正象徵著快刀！殺機！鮮血！死亡！

刀，閃亮，準確，迅速，銳利。

斧，卻是沉重，強大，而微顯笨拙。

巨斧開山，威勢凌人，虎虎的破風聲，震懾著每一人的心神，但刀光一閃，再閃，三閃。持斧人便倒了下去。

沒有驚呼，也沒有喝采，只因群豪都已被梅謙刀法中所顯示的那種無情與冷酷所震懾，連喝采都已忘記。

「天刀」梅謙已自懷中取出一方絲巾，擦乾了刀鋒上的鮮血，他面上絕無絲毫表情，神情間亦無絲毫變化，一到了擂台上，他整個人都似已變作一種機械，不再有人類的憐憫、同情、驚惶、恐懼──不再有人類的任何感情，一種奇異的力量正推動著他，他唯一的目的，就是盡速將對方置之死地。

一木大師沉聲嘆道：「三刀，僅僅三刀，絕沒有一刀是多餘的，浪費的，他甚至在動手殺人時，也絕不肯多浪費一絲力氣。」

丁老夫人道：「這絕非中土流傳的刀法。」

一木大師嘆道：「不錯，這刀法必定自東瀛流傳而來的，我國的刀法中，縱有犀利辛辣的宗派，也必定含蘊著一些藝術，一些人性，但這刀法卻完全不講藝術，完全以殺人為目的，這刀法雖然精萃準確，但卻是小人的刀法，只講功利，只求有用，縱至巔峰，亦為老僧所不取。」

丁老夫人嘆道：「大師立論之精闢，當真說出了前人所未能說出之精義，藝術與功利，君子與小人之分，正是我國刀法與東瀛刀法之間的差別所在，這──唉！這祇怕兩國人民的天性也有著極深的關係。」

一木大師道：「正是如此，泱泱大國，君子之風，自非他人所能及，小人的刀法，縱能稱快於一時，但也絕對不能與我國含蘊、博大而持久的刀法相比──刀法正如人情，凡人只求功利終必自焚其身，此理殆無疑義。」

萬子良突然道：「這梅大俠卻令在下想起一個人來。」

丁老夫人道：「誰？」

萬子良徐徐道：「東海白衣人。」能聽得見他說話的人，聽到他說出這五個字，都不禁為之倒抽了一口涼氣。

丁老夫人默然半晌，嘆道：「不錯，梅大俠的神情作風，的確有幾分與東海白衣人相似，這祇怕乃是因為兩人俱是自東瀛而來。」

萬子良道：「東瀛之武士，多有一種為『武道』殉身的犧牲精神，他自己早已準備一死，是以他們殺了人後，也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

一木大師嘆道：「這便是他們的可怕之處，但我國俠義，雖然生性較為和緩寬容，但又何嘗沒有『明知不可為而為』的殉道精神？平時我國人民能凡事容讓，但容讓到了限度，必將振臂而起，不屈不撓，艱苦奮鬥到底──萬施主不妨拭目以待，無論任何爭戰，最後之勝利，必屬我輩。」

這些武林名俠縱論高談，所談論的問題，實已探索至「武道」與「人性」中最最深奧之處。

屍身已被抬下，鮮血再次被沖洗。

丁老夫人嘆息一聲，道：「第五陣，梅大俠勝，第六陣，亦乃此第三度決戰之最後一陣，『天上飛花』冷冰魚冷大俠──」目光四掃一眼，語聲突然停頓。

這時方寶玉才發覺此次泰山大會，實早已到了白熱化的準決戰階段。在此之前，至少已經過了二十場以上激烈緊張，動人心弦的大戰，至少已有二十位以上平日亦是聲名顯赫，不可一世的武林高手，在這許多場大戰中無聲無息地被淘汰，甚至被毀滅，被犧牲。

他們的聲名，昔日在武林中本也如天際的明星，曾經照耀過一時，也曾經眩亂了不知多少人的眼目。這些明星之所以能夠昇起，必定曾經過一段辛勞的掙扎，奮鬥；而此刻，在這泰山之上，這許多明星的隕落，竟是如此平淡，如此不受重視──這是不是因為人們熱血澎湃中，已將別人的血淚與生命瞧得十分輕賤？抑或是因為另幾位明星的明亮輝煌，早已奪去了殞星的光采？

寶玉不願也不能探索出這其中的原因，他也無法了解丁老夫人語聲為何突然地停頓？為何竟未說冷冰魚對手的姓名？

只見丁老夫人慈祥、鎮定、而嚴肅的面容上，竟似有些話不能出口。

※※※

冷冰魚冷笑著長身而起，緩步走到臺前，冷冷道：「據在下所知，第二度決戰之下，已只剩下十一人，是以在下在這第三度決戰之中，並無對手，此乃抽籤的結果，並非在下有心要少戰一場──而此刻夫人竟突又宣佈在下有了對手，請問對手是誰，自那裡來的？」

丁老夫人乾咳一聲，終於緩緩道：「冷大俠之言，本自不錯，但冷大俠此戰之對手，雖是半途而來，卻實乃武林名俠，而且因為一件極為重要之事，是以才來遲了一步。」

冷冰魚冷笑道：「夫人之言，在下有些不懂。」他轉首瞧了四下群豪一眼，接道：「此番在下的對手，縱乃武林名俠，縱因要事來遲，卻也不應半途插入，別的不說，只說在下等已經兩次激戰，而這位仁兄卻完全未費氣力，這豈非已違背了此次大會公道之宗旨，大會規章，本乃夫人等所定，夫人又怎能出爾反爾？」他平日雖然沉默寡言，但這番話卻說得咄咄逼人，鋒芒畢露，而且情理兼顧，直教人無詞以對。

丁老夫人嘆息一聲，道：「此事雖然稍違大會規章，有時也可因人事而加變動，並非一成不變。」

冷冰魚道：「在下祇想請教，大會規章為何要為此人變動？他究竟憑著什麼？但望夫人解釋。」

丁老夫人道：「只因此人方纔所做的事，實乃為著天下武林同道的利益，而且他為此事所發的氣力，所經之激戰，亦絕不在冷大俠之下，是以老身與一木大師等人商談結果，才決定破例如此。」

萬子良、一木大師等六大名俠，亦自長身而起。

一木大師合什道：「老僧等六人可以身家、名譽作保，丁老夫人方纔所說的句句屬實，絕無半字虛言。」這六人是何等身分，說出的話是何等分量？四下群豪，本已因此事之破例而鼓譟，此刻自也又已安靜下來。

冷冰魚目光四轉，見到大局如此，祇得沉聲問道：「既是如此，在下便要請教此人是誰？究竟為武林同道做了些什麼？」

丁老夫人道：「他為了遠赴東瀛追查那東海白衣人武功與身世的秘密，是以來遲，來到山下後，又獨力除去了十多個以陰謀詭計，殘害參與本會群豪的惡賊，浴血苦戰，達一個時辰之久。」

她話未說完，群豪已又聳動，紛紛呼喝道：「白衣人的秘密，可被他探出了麼？」

「那些惡賊都是些什麼人，要如何暗算我等？」

「他究竟是誰？」

丁老夫人微微笑道：「提起此人的姓名，祇怕各位大俠都知道，各位所問的問題，也最好由他親自回答，他便是──」她故意頓住語聲，等到人聲平息，方自緩緩接道：「他便是公孫紅公孫大俠。」

※※※

群豪聳然呼道：「公孫紅？可是那位江湖人稱『亂世人龍』，掌中一條『天龍棍』，號稱天下第一外門兵刀的公孫大俠麼？」

丁老夫人凝注著冷冰魚的臉，道：「不錯，想你冷大俠必也知道他的名字。」

冷冰魚面色鐵青，冷冷道：「想來他必也知道我的名字。」

丁老夫人那一雙充滿智慧的目光中，露出了一絲飽經世故的微笑，她微微頷首，淡淡笑道：「既是如此，不知冷大俠可願與他動手否？」

冷冰魚突然仰天狂笑了起來。他狂笑著道：「我為何不願與他動手？難道我還怕了他不成？」笑聲倏然而住，厲聲接口道：「我正要尋他拚個上下，要瞧瞧他那『風雲天龍棍』，到底有何威力，為何排名要在我『破雲震天筆』之上？」

丁老夫人道：「好！如此便有請公孫大俠──」話猶未了，左面人叢中，已有一條人影凌空掠起，看來竟有如團烈火一般，橫空四丈，飛墜臺上。

群豪眼前一花，臺上已多了條大漢，滿頭亂髮，兜腮虯髯，俱是火焰般的赤紅顏色，除了那雙炯炯有光的眼睛外，他整個頭顱，也彷彿是團火焰似的，眩耀著人們的眼目，教人不敢逼視。

他衣襟敞開，褲腳高挽，赤紅色的衣褲，已因汗跡、油膩、泥汙而變為暗紫顏色，足下一雙多耳麻鞋，也滿是泥濘。只是他衣衫雖襤褸，整個人看來卻毫無狼狽之態，眉宇間仍帶著逼人的英氣，神情間仍帶著帝王般的尊貴與豪邁。

他左手拄著根三尺木棍，似是他經常帶在身邊的手杖，是以木棍也已因手掌的摩擦而起了層暗赤色的光澤。他右手卻提著隻分量看似頗為沉重的麻袋，麻袋裡鼓鼓囊囊的，誰也猜不出袋子裡裝的是什麼？

但見袋子裡有水珠滴落，一滴，兩滴──滴落在方經擦洗，水跡未乾的擂台的木板上，猶如一瓣瓣粉紅色的水印桃花。那赫然正是一滴滴鮮血。

牛鐵娃拍掌笑喝道：「大小子，真是個好小子，只可惜連頭髮被人燒紅了，過來過來，跟俺牛鐵娃比比究竟是誰高？」他喝聲雖響，卻也被四下呼聲淹沒。

公孫紅右手一提，將麻袋高舉起來，大呼道：「各位可要先瞧瞧這是什麼？」

群豪還未應聲，冷冰魚已一躍上臺，叱道：「先莫管那是什麼，且亮你的天龍棍，接我的震天筆。」

公孫紅睥睨大笑道：「閣下莫非已等不及了？」

冷冰魚厲聲道：「不錯，冷某等著你一戰，已等了六年之久，只要你與我交手，無論你是否有理，冷某都已不放在心上。」

公孫紅大笑道：「也好。」放下麻袋，橫杖當胸，「還不放馬過來？」

# 第三十三章 東瀛武士刀

冷冰魚瞧了他掌中木杖一眼，道：「你既要與冷某動手，天龍棍何在？」

公孫紅木棍一擺，道：「就在這裡。」

這句話說出口來，不但冷冰魚大覺吃驚，群豪亦覺大出意外，誰也想不到那名動天下，號稱無雙的外門兵刃，竟是這看來毫不起眼的短短一根木棍，更想不到這木棍居然也能排名在風雨雙鷹牌、十三節雷火神鞭、東海鉤鐮刀、破雲震天筆──等妙用無方的奇門兵刃之上。

冷冰魚目注著公孫紅手上這根短棍，良久良久，面上的神情，先是驚奇，後是失望，到最後竟仰天狂笑起來。公孫紅道：「面臨決戰，為何狂笑？」

冷冰魚狂笑著道：「名震天下的『天龍棍』，竟是如此一條短棒，如此一條短棒，竟能列名於『破雲震天筆』之上，卻叫冷某怎能不為之失笑？」

公孫紅先不答話，凝目瞧了他半晌，竟亦自仰天狂笑起來。

冷冰魚道：「你笑什麼？」公孫紅狂笑著道：「名動天下，號稱文武兼通，博學無雙的少莊主，竟是如此有眼無珠，卻叫某家怎能不為之失笑？」

冷冰魚怒道：「此話怎講？」

公孫紅道：「閣下既稱博學，豈不聞拙中之巧，返璞歸真，方是天下之大巧大妙，某家這一根短棒之中，內蘊天地變化之機，外藏鬼神莫測之變，豈是凡俗兵刃可比，又豈是你等這些凡胎肉眼所能蠡測？」

這番話，說的正與寶玉「心劍」之道，大同小異，寶玉聽在耳裡，不免頷首會心，但四下群豪卻聽得愕然相顧，難明其妙？

冷冰魚怒叱道：「好個舌粲蓮花，狂言欺眾之輩，冷某倒要瞧瞧你這『天龍棍』上，到底有何鬼神莫測的妙變？」這句話說得很長，但他並未等這句話說完，掌中「破雲震天筆」，早已化做一片銀光飛出。

※※※

這時月光滿天，銀輝遍地。

冷冰魚掌中「破雲震天筆」，似已與月光溶於一色，讓人根本無法辨出他招式間之變化──甚至瞧不出他銀筆究竟在何方位？

人叢之中，不禁已發出輕微的驚嘆聲，就只這一招使出，群豪多已瞧出冷冰魚此番動手，已與前兩陣大為不同。前兩陣他招式變化，雖然精妙，但仍有來龍去脈，令人仍可捉摸，此番他招式使出，卻當真有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顯然直到此番動手，他才使出了真實武學，顯然，他口中雖說對公孫紅失望，但心中仍是不敢輕視。

再看公孫紅，卻端的不免令人有些失望。五招過後，他便似已落在下風，他掌中「天龍棍」甚至連一招都無法使出，只因他方自出手，招式已被銀光封住。以他那樣威猛的身形，凌人的氣勢，所使的招式，本該有驚天動地，開山裂石之威，但此刻他招式卻是那麼柔弱。

唯一令群豪稍覺警覺的是，直到此刻為止，數十豪傑，尚無一人能瞧出他使的究竟是什麼招式？他招式看似劍招，又似刀法，又有些像是鞭法、鉤法，他出手時明明是一招劍法，到了中途，卻會變為刀招，等到收回時，竟又變為鞭招。

冷冰魚出招如電，銀光閃閃，令人根本瞧不清他的變化，公孫紅卻出手笨拙，招式緩慢，每一招都教人瞧得清清楚楚。但更令人驚異的是，群豪雖將他每一招都瞧得清清楚楚，卻還是無法捉摸到他招式的變化。

冷冰魚的招式如霧中之花，煙中之鶴，別人瞧他不出，還有理可說，公孫紅的招式根本就如同一件平平常常的東西，放在你眼前，任你揣摩，任你瞧個夠，但卻又令你永遠瞧不出那是什麼。

寶玉凝目而觀，暗暗嘆道：「拙中之巧，大巧若拙，果然不錯，果然不錯。」

到後來冷冰魚的招式越來越見迅急激厲。公孫紅招式卻越來越是平和緩慢。

冷冰魚身形遊走，滿臺飛動，到後來幾如水中游魚一般，流竄不停，公孫紅腳步本自緩緩移動，到後來卻連動也不動了。

這時群豪中武功較高，目光較為敏銳之人，已瞧出無論冷冰魚的招式多麼迅急凌厲，只要公孫紅那平和緩慢的招式一出，立刻就可將冷冰魚凌厲的攻勢化解──而且一招竟可化解他五、六招之多。換句話說，此刻兩人動手，冷冰魚若要費六、七分氣力，公孫紅卻只要費一分便已足夠。

一木大師嘆道：「冷施主武功，雖然先聲奪人，但卻如喝滲水之酒，令人越瞧越覺無味，但公孫施主的武功──」

丁老夫人含笑道：「公孫施主的武功，其味雖覺苦澀，但卻如細嚼橄欖，便令人越想越是回味無窮。」

一木大師展顏一笑，道：「正是如此，五十招後，冷施主便難免要落敗象了。」

五十招瞬息即過。公孫紅突然縱聲長笑道：「冷冰魚你兵刃還不撤手？」長笑聲中，「天龍棍」反手揮出。

滿天銀光，暴雨般亂灑而下。兩件兵刃，迎頭撞上，群豪想來必有一聲巨響，那知卻什麼也未聽到，滿天銀光，便已突然消失無蹤。再看那震動萬方的「破雲震天筆」，已被壓在拙樸的「天龍棍」下，正如巨石壓蛇一般。「蛇」雖然狡黠靈便，「石」雖然笨拙質樸，但蛇若是被石壓住，無論「它」如何掙扎，也休想掙扎得脫了。冷冰魚強悍冷傲的面容，看來已有些狼狽。他目中已滿佈紅絲，額上也已流滿汗珠。

丁老夫人長身而起，沉聲道：「勝負已分，冷大俠還不歇手？」

冷冰魚怒叱道：「誰說勝負已分──著！」「著」字出口，掌中「破雲震天筆」，突然斷成七節，每一節中，都有一蓬光雨暴射而出。這七蓬光雨，顏色俱都不同，紅、橙、黃、綠、青、藍、紫──非但七種都是極為強烈而鮮艷的顏色，而且光璇流動，如銀花火樹，那強烈而明亮的光芒，針一般刺著別人的眼目。

群豪但見臺上七色光雨一閃，雙目隨即覺得一陣刺痛，不得不趕緊閉起眼睛，什麼都瞧不見了。在這一瞬間，群豪心中，不約而同都有一個想法──公孫紅此番想必是再也難逃毒手了！有些目光較為銳利之人，還曾瞧見就在「破雲震天筆」斷成七節時，公孫紅魁偉的身子，曾經不由自主向前一栽。

要知他已將全身真力貫注棍頭，棍頭下壓，壓力不斷，下面抵抗的力道一旦突然消失，他力道自無法平衡，身子自也拿不住重心，在這種情況下，光雨暴襲而來，他如何再能逃得毒手。擂台上果然響起一聲慘呼。一條人影自臺上被凌空拋起，直跌下地。

但這慘呼之聲，卻並非公孫紅發出來的。

※※※

原來就在光雨射出時，公孫紅不避反迎，竟趁著那一栽之勢，整個人就勢撲倒在地，竟自冷冰魚胯下竄了過去。這雖然是極為簡單的身法，但在當時那般驚險危急的狀況下，若無過人的機變、急智與經驗，又有誰敢冒險使用這樣的身法？

冷冰魚得意的笑容還未在臉上泛起，公孫紅已到了他胯下──這是人身最為脆弱的空門，如今敵人竟連整個人都已欺入，正如兩軍對陣，竟讓敵軍逼入了己方的心臟，那能不敗？

冷冰魚這一驚之下，當真是心膽皆喪，但此刻他閃避已是不及，公孫紅掌中「天龍棍」已反手揮起。公孫紅盛怒之下，施出的這一棍，端的是無情殺手。冷冰魚整個人都被擊得飛了出去，「砰」地一聲，跌落在地，竟恰巧跌在莫不屈與石不為身前。光雨已斂，一連串釘在擂台木板上，七彩鮮艷，宛如彩虹。

公孫紅翻身躍起，厲聲道：「冷冰魚，這是你自己找死，休得怨我──」

喝聲使群豪張開眼睛，瞧見了這意外的情況──被群豪公認為此次大會中奪標希望最高的第一高手冷冰魚，竟在最後之決戰還未開始前便已喪命，群豪的驚呼與騷動，自然可以想像。

在這剎那間，天神般卓立在臺上的公孫紅，渾身都似乎散發著耀眼的光芒，也吸引了四下千百群豪的目光。

唯有寶玉雙目，卻始終凝注著冷冰魚。

※※※

只見他身子漸漸能動，竟掙扎著爬到石不為面前，面上的神情，既是驚痛，又是失望，還充滿了怨毒。他充滿怨毒的雙目，便緊瞪著石不為的臉，似乎要說什麼，但顫抖的嘴脣動了兩動，一個字也未說出，身子突然一陣抽搐，迎面撲倒地上──他心中的話，他心中的秘密，是永遠再也無法說出的了。

石不為也始終在凝注他，面上神情，絕沒有絲毫變化，但一雙目光，卻出奇的冷冰、尖銳──若說世上真有一種目光能夠令別人寒心，封住別人的嘴，便是石不為此刻瞪住冷冰魚的目光了。

寶玉自擂台支柱間斜斜望過來，恰巧將兩人的神情都瞧在眼裡，他雙眉不禁突然揚起，面上也突然煥發出一陣奇異的光采。

這時，公孫紅雄厲的語聲，正響徹山坪。他沉聲道：「三年以前，兄弟為了探詢那東海白衣人的秘密，便買棹東渡，去到了那自古有海外仙山之稱的東瀛三島。

「古老傳言，東瀛三島，本是我大漢後裔，秦始皇時，由徐福率領五百童男童女，東渡求不死仙丹之事，方自遷移過去。

「是以島上風俗、文字，有泰半與我大漢民族相符，對我國遠去人士，也大多十分尊重恭敬。

「唯島上人民，性格卻較我邦慓悍殘忍，而且生性尚武，一言不合，便可拔刀相向，甚至不惜以死相拼。

「島上武功本也自我邦流傳過去，但經過許多年演變之後，已漸漸變得更為辛辣狠毒，這自然也與當地民情有關。

「島人所用的兵刃，大多半為一種奇形長刀，刀身長而狹窄，刀鋒薄而銳利，鍛鋼煉刀之術，實不在我邦之下。

「島人所用的刀法，簡單而不複雜，但島上武功流派，卻有不少，只要有三兩著精妙的刀法，便可獨樹旗幟，自立宗派。

「此刻我隨口道來，島上武功流派，便可分成二十餘之多：殘月無雙流，一刀流，天龍秘法流，柳生英雄派──這幾個流派，可稱為其中之佼佼者，正如我邦之少林、武當、崑崙等門戶情形一樣。」

他說的這番話，雖然還未轉入正題，但卻是群豪聽所未聽，聞所未聞之事，是以人人俱都聽得全神貫注，目不旁瞬。

騷動自早已平息，山坪上一片靜寂。

唯有公孫紅響亮的語聲在繼續著──他接著道：「我抵達島上之時，情況既不熟，言語更不通，是以在開始一年多裡，簡直可以說一無所獲。

「但在四處流浪了一年以後，與島人已可略略交談，對島上各門武功流派，也有了些認識。

「而這時，島人乃漸漸知道我乃自中土遠去的武士，對我所用之兵刃，所使之招法，更是大覺興趣。

「於是各流各派的門人，宗主，早有不遠千里而來，與我切磋，向我討教，其人對『武道』態度之認真，亦頗足為我邦武人借鏡。

「我並非為了與人比武較技而去，若非被人逼得萬不得已，絕不與人動手，縱然與人動手，亦是點到為止。

「在這段時期中，我自覺若論博大精深，彼邦武功，雖遠不及我邦，但其刀法之準確、狠毒，卻非我邦刀法能及。

「尤其柳生英雄派之刀法，所講究的是『以靜制動，後發制人』，實已與我邦內家正宗之精義，不謀而合。

「而據我所知，那東海白衣人的武功亦似與柳生英雄派頗有淵源，於是我便著手從這一方面，探詢那白衣人的來歷。」

他說到這裡，連寶玉都暫時拋開了心中紛亂之思潮，凝神傾聽──這本是當今天下武林中最最吸引人的話題。

公孫紅接道：「當代東瀛武林，輩份最尊，武功最高，見聞最博之人，便推『大和』柳生英雄派之宗主柳生藤齋、『京都』吉岡正雄與以『一流太刀』名震四邦的伊勢桑名郡太守北昌具教三人。

「我與這三位東瀛的武林前輩，一夕長談之後，不但在武功上得益非淺，而且也果然探詢出那東海白衣人的來歷。」

說到這裡，人叢中才忍不住發出一片驚嘆聲。

公孫紅道：「數十年前，中原武林有位奇人，此人智慧絕高，唯涉獵太廣，而人之智力終究有限，是以此人雖然兼通百藝，但所學便難免駁而不專，尤其武功一道，此人雖然身兼各門武功，但亦都不能達到巔峰。

「若是換了別人，仗此一身藝業，亦可行走江湖，但此人雄心萬丈，志比天高，絕不與一般江湖俗手較量，而專尋武林中之絕頂高手。

「在如此情況下，他自是每戰必敗。」

說到這裡，公孫紅面上都不禁露出惋惜同情之色，長長嘆了一聲，方自沉聲接口說道：

「此人落拓江湖，潦倒半生，暮年時方得一子，此人鑒於自身之悲慘遭遇，自不願他的兒子重蹈覆轍，是以他決心要以自己有生之年，將他的兒子造就為一代武林奇才，好為他吐一口氣。

「但此時中原武林中實已無他立足之地，於是他便攜同猶在襁褓中之愛子，飄洋過海，遠赴東瀛。

「自他愛子一入人世，他便以百草製成藥水，鍛其筋骨，他愛子初能學步時，他便開始傳授其武功。

「他竟不令他的愛子浪費一分一刻在別的技藝之上，他竟要他的兒子將一生精力生命，全部貢獻給武功。

「要知此人兼通各門武功精義，只是不能專心苦練而已，是以他雖不能成為武功中一流高手，卻無疑是天下第一流良師。

「他愛子在其薰陶之下，不到十歲，功力已可躋身於東瀛一流武林高手之列，十一歲時，便開始闖蕩江湖，十年之中，他已會遍了東瀛島上每一武功流派的高手，柳生藤齋、吉岡正雄、與北昌具教，自然也都在其中。」

群豪不由自主、齊地脫口問道：「他們的勝負如何？」呼聲有如浪濤一般，一層層捲了過來，但公孫紅第一句話說過，浪濤立刻平息。

※※※

公孫紅道：「這本也是我最關心的問題──那白衣人十一、二歲時，雖然已可與東瀛一流武士交鋒，但遇著絕頂高手，仍不免落敗。

「日本武士，雖然殘忍好殺，但那些絕頂高手，自然還是不忍來取一個幼童的性命，是以他雖常敗，仍未喪命。

「於是他的武功，便自這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磨練得更堅強，更鋒銳，別人生命中最美好的童年，他卻終日在挨打中渡過，然而，他的犧牲畢竟有了代價，到了他十八、九歲時，他便已可橫掃東瀛，無敵當時了。

「他身子早已被鍛鍊成鋼筋鐵骨，內功也早已有了根底，經過這十餘年外功的修練，他武功便已融合了中土各大門戶與東瀛各大流派的精華，柳生藤齋、吉岡正雄、北昌具教三人，都曾與他交手四次，據他三人說，到了他們與他第四次交手時，他武功之精妙，已非別人所能想像。」

公孫紅嘆息一聲，接道：「在這十年中，他爹爹已死，但這時他心中除了『武』字，便別無所有，他爹爹死了，他竟全然不聞不問，他非但身子變為鋼筋鐵骨，就連他的心，也已似變為鋼鐵所鑄，冰冷堅硬，全無情感。

「到了他二十歲後，環顧東瀛島上，已無一人武功再高於他，他深知自己若再耽下去，武功也絕難再有進境。」

群豪忍不住又問道：「這時他可是便西渡而來？」

公孫紅苦笑著搖了搖頭，道：「他那時若是來了，也就好了，怎奈此人並非狂妄無知之輩，知道自己武功雖能橫掃東瀛，但必定還是不能在中原稱雄，於是他竟獨自駕了一葉鐵木輕舟，到了東瀛三島東處的一個小小孤島上。

「那孤島荒涼已極，簡直不堪人居，島中卻有個小池，池中全是黑白兩色的石子，光滑圓潤，不假琢磨，便可當作棋子，是以東瀛人士，便將這孤島稱為『棋島』，那白衣人竟在這不堪人居的『棋島』上，一住就是十年。」

群豪脫口問道：「這十年他又在幹什麼？」

公孫紅道：「這問題本來無人知曉，幸好東瀛武林中，也不乏好奇之人，曾專程到那『棋島』之上，窺探他的行止，這才知道他在島上竟似已完全放棄武功，終日只是靜坐沉思，或是以黑白兩色石子，擺著棋譜。」

群豪面現訝色，唯有方寶玉、一木大師等人，不住皺眉頷首，一木大師乾「咳」一聲道：「這十年中，他雖似放棄武功，但武功進境，祇怕比前十年更多。」

※※※

公孫紅嘆道：「正是如此，據柳生藤齋言道，本來他武功雖高，卻猶可測度，但等到他自『棋島』回來之後，武功之高，卻已是深不可測，吉岡正雄又曾與他交手過一次，這一次兩人甚至根本誰也沒有發出一招，吉岡正雄便已自認落敗了。

「只因這時他精神、意志，竟已能與他掌中之劍合而為一，他全身都似籠罩著一層劍氣，全然無懈可擊。

「吉岡正雄以一代劍術宗匠的身分，與他對立凝注達七個時辰之久，還是尋不出他的破綻，自是不敢出手。

「到後來吉岡正雄精神已完全崩潰，而白衣人卻仍如山嶽峙立，全無所動，吉岡正雄自然唯有不戰而敗了。」

群豪口中，俱都不禁長長「噓」了一聲，這噓聲中表示的除了驚訝之外，也還有一些仰慕之意。

公孫紅道：「於是這時，白衣人便決定西渡中原，他自信一身武功，已足以為他死去的爹爹揚眉吐氣，已足以無敵於天下。

「那知中土之地，還有位紫衣侯。

「紫衣侯筋骨之強壯，修練之堅苦，或雖不及白衣人，但他那闊大的胸襟，淵博的見聞，通達的人情世故，卻絕非白衣人能及萬一，而這些也都正是修練武功的要素，是以一戰之下，紫衣侯雖死，白衣人卻先敗了。」

一木大師頷首道：「不錯，若非胸襟寬大，見聞淵博，人情通達之人，縱然苦練一生，也絕不會達到劍術的真正巔峰，只因他若不能將『劍術』化入最高的哲藝之境，最多也不過只能做到『劍匠』而已，這分別正如『畫匠』所畫之圖，雖能逼真，卻不能傳神，終是不能與真正『畫家』相比。」

這番話別人或者未曾聽入耳裡，但寶玉卻聽得清清楚楚，他仔細咀嚼這番話中的滋味，不覺又有些痴了。

公孫紅道：「白衣人鎩羽而歸，這消息瞬即由經商的海客們傳來東瀛，柳生藤齋聽得這消息，心中立時大起恐慌。

「只因他深知白衣人的心智，早已失卻常態，此刻鎩羽而歸，行事必定更要偏激乖戾，而東瀛武林中，實無一人能制止於他，這後果豈非不堪設想，於是，柳生藤齋便以當代東瀛武林宗主的身分，號召十七位最負盛名的劍士，組成『止殺組』，只要白衣人稍有妄動，『止殺組』便可不顧一切，不擇手段，聯手將白衣人除去，如此做法，雖然違背了『武道』精神，但柳生藤齋自認白衣人乃是東瀛武林造就的，是以東瀛武林可以將他毀去。

「那知白衣人回去後，竟一反常態，變得十分平易近人，甚至拋卻了『武士』的身分，在市井中做起小生意來，更絕口不談武功之事，若有人問起他對中原武林七年之約，他竟只是含笑搖頭不語。」

白衣人的身世固然充滿了傳奇意味，他如今竟變得如此模樣，卻更是令人驚奇、詫異。

群豪間騷動再起，有的驚嘆，有的已不禁歡呼起來。

唯有一木大師雙眉深皺，不住喃喃道：「可怕──可怕──」

萬子良忍不住問道：「這又有何可怕之處？」

一木大師沉聲道：「看來那白衣人已上達『劍道』中的另一更高的境界，不再以『出世』為修練劍術的途徑，而完全『入世』了，佛門弟子，必經『入世』的修為，方成正果，而『劍道』的最高哲理，實也與佛道殊途同歸。」

丁老夫人長嘆截口道：「正是如此，他此番『入世』之後，便可自紅塵中學到一些他以前無法學到的東西，但劍術經過此一境界，自必更上一層。」

這番話就連萬子良等人聽了，也是似懂非懂，不能盡解，但方寶玉聽在耳裡，卻頗有會心。

公孫紅道：「我聽得柳生之言，便待往市井中尋找那白衣人的下落、誰知白衣人竟在一年前便已失蹤，從此下落不明，他平日所用的一切衣物，俱都留存當地，他竟似是光著身子去的。

「而這時，東瀛三島之北海道，卻又突然出現一男一女兩位武林高手，據傳這兩人亦是中土人士，武功之高，俱已登峰造極，柳生、吉岡、北昌三人，聞訊之後，立刻連袂前往，臨去之時，都說那白衣人祇怕已厭倦了武士生涯，是不會再來中土赴七年洗劍之約的了。」

群豪歡聲雷動，寶玉心頭更是激動無比。他暗自忖道：「海外突然出現了中土男女兩大高手，這兩人是誰？莫非竟是我那胡八叔與水天姬？」

公孫紅道：「我遠在東瀛時，便自經商海客們的口中，得知泰山之會事，是以我探出白衣人的來龍去脈後，立時趕回。

「但等我回來時，才知道此會已提前舉行了。

「於是我立時兼程趕來泰山，誰知卻在山腰密林中，發現一群碧目捲髯的異邦武士，正待以火藥引線，將這一片山坪炸毀，火藥的力量，雖不能將山坪上英雄全部炸死，但大亂之中，逃竄踐踏，必定死傷狼藉。」

群豪紛紛驚呼道：「那如何是好？那如何是好？」

公孫紅仰天狂笑道：「我既然遇著此事，怎會容他們得手？──喏！喏！各位請看，這便是那般異邦武士的下場。」

說到這裡，他提起那麻袋一抖，麻袋中竟是十數顆鮮血淋漓的頭顱。頭顱滿臺滾動，寶玉瞧得清楚，這頭顱中有一顆又長又大，竟赫然正是那「馬面人」岑陬的。

※※※

這時群豪心情之興奮激動，實已達到巔峰。

這時竟沒有一個人想到，那些來自異邦的惡徒雖已死去，但他們早已埋藏的火藥，此刻仍埋在這山坪上某一些隱密的角落裡，那些引線，也顯然未被毀去，這些引線若是被一個心懷惡意的人發現，他便隨時都可將這一片山坪化作洪爐，這山坪上數千人的性命，此刻實猶在刀俎之下，這千百年來，武林最大的慘案，猶在隨時都可發生的。

要知那時火藥的應用並不廣，人們對這世上最具威脅性的東西，所知並不多，畏懼自然不深。是以在這樣情況下，泰山之會竟仍繼續了下去，就連丁老夫人都沒有將此會中止的企圖。

只因所有的凶險似乎都已過去，此會眼見已近尾聲，是以人人都想將此會早些結束，圓滿收場。

※※※

公孫紅、蔣笑民、梅謙、歐陽天矯，以及略受火傷的潘濟城，是參與此會較技的數十高手中僅存的人物。

騷動終又再次平靜，數千豪傑，此刻正都等著這五人作最後的龍爭虎鬥，瞧究竟誰是當今第一高手。

丁老夫人手裡拿著張紙條，呆望著，她正在考慮該如何才能公正的安排這最後五人決戰。潘濟城突然走到她身側，低低說了兩句話，丁老夫人面色先是驚奇，瞬即露出笑容，點了點頭。

然後她沉聲道：「方纔潘濟城潘大俠已宣佈退出此番決戰──」人叢中立刻發出一片低微而帶驚異的「嗡嗡」聲。

丁老夫人接道：「是以此番參與這最後決戰的，已只剩下四位，在三陣之間，便可以分出究竟誰是第一高手，但願──」

她話未說完，人叢中突然發出一陣無禮而刺耳的笑聲，丁老夫人忍耐著，等待著這笑聲中止。但笑聲非但未曾中止，反而更加刺耳，丁老夫人面籠秋霜，厲聲道：「這位朋友如此發笑，莫非是對此會有所不滿麼？」

人叢中哈哈笑道：「這泰山之會，簡直就是個笑話，卻教某家怎能不笑？」尖銳的語聲，像針一般刺著人們耳鼓。

丁老夫人怒道：「普天之下，有誰敢說這泰山之會是個笑話？老身倒要請教閣下，此會究竟有什麼好笑之處？」

人叢中笑道：「就憑這五人也敢來爭奪武林第一高手之名？依我看來，這五人不過只配爭奪天下第一廢料的稱號而已。」這番話就像一隻棒子，將方自平息的山坪又攪得大亂，歐陽天矯、公孫紅等四人，更是聳然變色。

是誰敢說這樣的話？這人好大的膽子！

公孫紅大喝道：「閣下敢發如此狂言，非但膽大包天，武功想必不弱，為何不出來與咱們四塊廢料較量較量？」

人叢中笑道：「正待如此。」

這次不用他擠，群豪已自動讓出一條道路，千百目光俱都瞧了過去，要瞧瞧這人究竟是個絕世的瘋子？還是個絕世的英雄？

只見一人自人叢中緩步走了出來，身材纖弱，青衣小帽，白生生一張臉，生得眉清目秀，竟有七分像是女子。

群豪不禁哄笑起來：「這樣的人物，公孫紅一根手指便可將他推倒，他卻敢發如此狂言，不是瘋了是什麼？」

丁老夫人凝注著此人的身形、腳步、神情，凝注著他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雙眉突然皺起，沉聲道：「此人必定是個女子。」

一木大師道：「夫人看她是女子，那想必是錯不了的，但江湖中那有如此膽大包天的少女，老僧卻從未聽說過。」

丁老夫人嘆道：「江湖中新人輩出，你我猜不出她來歷，也並非奇事，奇怪的是，她難道也不知梅大俠、蔣大俠等四人的來歷麼？她難道不知道這四人的武功、性情，是萬萬容不得她在此無禮猖狂的？」

一木大師嘆道：「正是，這小女子想必定是世家之女，仗著父兄聲名，出來惹事生非，卻不知這四人是有名的硬招牌，誰的賬都不賣的。」

萬子良突然截口道：「說不定她早已知道這五人的武功脾氣，說不定她對這四人之武功根本全不畏懼，這──這又當如何？」

丁老夫人聳然轉身道：「萬大俠莫非已看出她是誰了？」

萬子良搖頭長嘆道：「在下心中彷彿已知道她是誰，卻又說不出她究竟是誰來。」丁老夫人與一木大師面面相覷，則聲不得。

這其中面上神色變化最為激烈的，便是方寶玉，他遠遠躲在一個大漢身後，不讓這青衣小帽的少年看到他的臉。

青衣小帽的少年，已舉步走到臺前。一輪秋月，照著她那比秋月更為明亮的剪水雙瞳，使得她那蒼白的面容，看來更有說不出的神祕、冷艷。

※※※

公孫紅、歐陽天矯等四人，似出被她這種神祕的冷艷所懾，一時間，都似為之目眩神迷，說不出話來。

丁老夫人放低語聲，柔聲道：「此等殺伐之地，姑娘又何必參與其間？」

青衣少年對這「姑娘」二字，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她只是冷冷一笑，道：「蔣笑民武功華而不實，歐陽天矯更不過只是唬人的材料，『天刀』梅謙狠辣有餘，靈便不足，用他那鐮刀去收麥割稻，倒還不錯，至於公孫紅麼──嘿嘿！他武功雖與方寶玉一路，但再練十年，也趕不上方寶玉十成中的一成。這四人有誰配稱是當今武林第一高手？」

公孫紅突然喝道：「莫非你便是方寶玉？」

青衣少年嘿嘿冷笑道：「方寶玉──他為我提鞋，我都嫌他不配，但你四人若要去為方寶玉提鞋，他也是萬萬不會要的。」

公孫紅忽道：「你究竟是誰？」

青衣少年道：「我？──我誰都不是，只是要來教訓教訓你等，莫要關起門來做皇帝，自稱第一高手，卻叫人笑掉牙齒。」

蔣笑民怒叱道：「我若不嫌你是個女子，此刻便要你──」

青衣少年冷笑道：「女子又如何？難道天下的女子，都像馬叔泉那般容易欺負！」轉目在他四人面上各各瞧了一眼，目中滿是輕蔑之色，冷笑接道：「我此刻若要分別單獨與你等動手，你四人必定要說我方纔未曾費力，故意來佔你們的便宜。」

她語聲微頓，袍袖輕拂，人已到了臺上，招手道：「來來來，你四人不如一齊上來，也免得多費事了。」

梅謙、歐陽天矯等四人，一齊怒喝著撲上臺去。但這四人是何等人物，又怎能當著天下群豪面前以多欺少，雖在盛怒之下，四人對望一眼，又不禁齊地頓住身形。

公孫紅道：「三位且讓某家出手。」

蔣笑民道：「還是小弟來教訓這廝。」

梅謙道：「梅某已無法忍受，還是──」

三人爭議之中，歐陽天矯已一步衝到青衣少年面前，十指箕張形如虎爪，直抓青衣人雙肩、咽喉。歐陽天矯武功招式，既無花俏，亦無詭變，但功力之沉實，根基打得之穩，卻非當今一般高手所能企及。

是以縱是武林世家，也多將自己的子弟送至「天矯武場」練武，多因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歐陽天矯調教出的弟子，根基必定固若金湯──天矯武場聲名之盛，門下弟子之多，可稱一時無兩。

此刻只見他招式使將出手，一招是一招的功力，一招有一招的分量，清清楚楚，乾乾淨淨，絕不拖泥帶水，絕無半分馬虎。

年紀大些的武林豪傑，瞧見歐陽天矯的武功，俱都不禁大為激賞：「這才是真正練家子的模樣，比起那些後生小子們的花拳繡腿，可不知要高到那裡去了，可惜像這樣紮實的功夫，如今已越來越難見著了。」

# 第三十四章 公主戰群雄

再瞧那青衣少年的武功，卻完全與歐陽天矯大異其趣，若以「花拳繡腿」四字來形容於她，正是再也恰當不過。

一時望去，但見滿臺俱是青衣少年的身影、掌影。她身法之輕靈，固是驚人，舉手投足間姿態之曼妙，更如仙子凌波，輕歌妙舞，手揮五弦，目送飛鴻，絕不帶半分凶霸氣，直瞧得豪傑一個個眼花繚亂，目定口呆，連采聲都忘了發出。

最妙的是，千百豪傑，包括一木大師，丁老夫人等在內，直到此刻，還無一人能瞧出這少年招式的變化。這少年拳風掌影，直似已化做滿天花雨，繽紛而落。

一木大師嘆道：「老僧在江湖行走已有五十年，卻還未曾瞧見過如此花俏好看的掌法，也從未瞧見如此聰慧的女子。」

丁老夫人道：「大師怎知她聰慧過人，老身有所不解。」

一木大師道：「夫人請看，她這掌使出，乍看雖然華而不實，但仔細一瞧，章法卻絲毫不亂，只是變幻無方而已，變化如此繁複的掌法，若是換了智慧不高的人，連瞧都已瞧暈了，又怎能學得會？」

丁老夫人嘆息一聲，道：「只望她聰明莫被聰明誤了。」

這番話寶玉自又聽得清清楚楚，他心中更是感慨良多，只因小公主的聰明與智慧，他比誰都清楚。

青衣小帽的少年，正是小公主。

※※※

小公主突然現身，突然出手，五行魔宮一向只在暗中施展奸謀，如今怎地也露像了？本令寶玉驚異萬分。但他心念數轉，便已恍然大悟。

五行魔宮昔日只在暗中搞鬼，為的只是要江湖中人疑神疑鬼，自相殘殺，為的只是要方寶玉無路可走。自然，他們還怕自己露面之後，縱能執武林之牛耳，但白衣人重來之日，五行魔宮便得首當其衝。

如今江湖已亂，死的人已有不少，七大子弟已死傷殆盡──白衣人是否重來，猶未可知，最重要的自然還是他們以為方寶玉已死了。此時此刻，所有的顧忌。既已都不存在，他們還不露面，更待何時，在這混亂之中，他們輕易的便可掌握大局，這良機他們怎會錯過？

寶玉轉目四望，但是經過方纔一番動亂之後，站在人叢中最前面的幾個人，地位已自變換了。方纔站在人叢最前面的幾人，本是錦衣華服，本在不住指點談笑，如今卻已換作了幾個滿身黑衣，頭戴氈笠的大漢。尤其當先一人，雖然將氈笠戴得緊壓在眉際，但一雙火也似的目光，卻仍不時要偷偷向臺上窺望。

寶玉瞧得清楚，此人竟赫然正是那火魔神──他那雙火也似的妖異目光，寶玉永生再也不會忘記。

五行魔宮中人，終於也混入泰山來了，有這些人出現，此後將會發生什麼驚人的變故，寶玉實是難以預測，也不敢預測。他只覺自己胸中熱血，已漸沸騰──

※※※

方寶玉竟直到此刻，還不敢出手。只因他深知天下群豪，都早已將他當作滅絕人性的兇手，他若一現身，眾情本已激奮，再加以真正的兇手在旁鼓動，那時便說不定要亂刀齊下，他武功縱高，也不能抵擋──他豈非死也難以暝目。是以他縱然熱血已沸騰，也只有強自忍住。

只見小公主瞬息之間，又已攻出數十掌之多。仍無論她招式變化多麼複雜，歐陽天矯卻仍是以不變應萬變，一招一式，仍然使得既乾淨，又清楚。

只見他眼簾半垂，誠心正意，身手雖未停頓，面容看來卻宛如老僧入定一般，對四面攻來的那天花亂墜般的招式，竟是連瞧都不瞧上一眼，只是聽風辨位，破招拆招──這桃李滿門的武林高手，不但功力深厚，經驗、見識，亦自不凡，他深知自己若是去瞧對方的招式，便難免為之目眩，自己的招式也難免要亂了。

一木大師頷首嘆道：「善哉善哉，歐陽施主果非誤人子弟之輩，這女子武功雖奇妙，要想取勝，卻也困難得很。」只聽四面一陣陣歡呼，只要歐陽天矯一招攻出，四面便必定有人為他喝采、助威，想來他門下弟子前來觀戰的，必有不少。

寶玉凝神而觀，越瞧越是驚奇。他驚奇的倒不是歐陽天矯武功之強，而是小公主武功之弱，他心中動念，不禁暗忖道：「小公主此時驟然現身，而且激戰四人，她武功若無超人之處，怎敢如此？但此刻她卻連歐陽天矯一人也難以取勝，這樣的武功，五行魔宮怎會放心讓她出手？莫非她暗中另有仗恃不成？」

一念至此，他瞧的不禁更是仔細。但見小公主動手之間，身子漸漸向臺的後半部移動，不再轉向前方，歐陽天矯自也一步步逼了過去。他兩人身形展動的範圍，便漸漸縮小，漸漸離寶玉更近，寶玉對這兩人每一出手，也瞧得更是清楚。

突然小公主腳下似是滑了一滑，腳步立時亂了一亂，手上的招式，也隨即露出了個空門。這空門雖然瞬即被她補上，但歐陽天矯是何等人物，又怎會將這千載難逢的良機輕輕錯過？

就在這稍縱即逝的瞬息之間，歐陽天矯鐵掌已向那空門插入，這一掌實是再也不致失手。這危機臺下群豪雖未瞧見，寶玉卻瞧了個清楚。他大驚，方要喝出「不好」兩字。

那知小公主嬌軀突然一扭，已到了歐陽天矯身後，只是她這一扭雖然奇妙，卻不免有些勉強，在這種部位下，任何人也難遞招出手，歐陽天矯自然算準了此點，是以也未吃驚，雄腰半旋，揮掌逼擊，衣袖俱都飛捲而起，聲勢更是驚人！

又誰知小公主在此情況下雖不能遞招出手，袖中卻突然有一條銀線，飛射而出，不偏不倚，恰巧穿入了歐陽天矯飛捲起的衣袖。

歐陽天矯身子一震，面容驟變，鐵掌自也不能拍出。

小公主便乘著這一瞬間，扭轉身子，輕叱道：「去吧！」玉手輕揮處，歐陽天矯已猛吼著撲地跌倒！

※※※

小公主袖中銀線飛出時，歐陽天矯魁偉的身子，恰巧擋住了群豪的視線，銀光一閃而沒，群豪誰也沒有瞧見。在群豪眼中看來，正像是小公主在絕不可能發招的地位中，發出了一招，如此詭祕的身法，自使得人人為之大驚失色。

何況，自小公主袖中飛出的暗器，竟是一串水珠，水珠穿入歐陽天矯的衣袖，立刻消失，他連衣衫都無損傷，群豪縱然有人疑心，也絕不會在歐陽天矯身上尋出被暗器所傷的跡象，那麼，又有誰敢說小公主在暗中做了手腳？

這惡毒的手段，本使得天衣無縫，巧妙異常，又怎知人算不如天算，卻偏偏臺後還有個目光敏銳的方寶玉，卻偏偏要方寶玉瞧破她的奸謀！

大亂又起，梅謙等人都不禁為之聳然失色。

一木大師喃喃嘆道：「高招，高招，我老和尚祇怕眼睛已快瞎了，怎地連人家這一招是如何使的都瞧它不出？」

丁老夫人嘆道：「我只覺這一招有些森森鬼氣。」

一木大師道：「不錯，此招的確不似人類所能使出的。」

※※※

寶玉痴痴地站在那裡，心中當真是紛亂如麻。小公主方纔所使的詭計，普天之下，顯然只有他一人知道，他如今是否該出面將之揭破？此時此刻，他敢出面麼？他能出面麼？他又是否忍心對他心目中最最摯愛的女子，如此無情。

已有幾條大漢，將歐陽天矯屍身抬了下來。

還有人在寶玉身邊嘆道：「好厲害，好厲害，瞧他手只輕輕一揮，這麼大的英雄歐陽天矯，居然連一絲氣都沒有了。」

要知這些人雖也站在臺後，但卻被小公主自己的身子擋住了視線，只有寶玉所站的角度，才能瞧見那一閃銀光。何況這些粗漢們縱然瞧見，未必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縱然知道，也未必敢多事說出口來。

更何況他們縱然要說，只怕一個字還未說出時，嘴已被封死──這彷彿全屬天意，天意定是要寶玉來揭破小公主的陰謀毒手。人們的驚嘆，傳入寶玉的耳裡，寶玉心中更是充滿了酸苦，此刻他處境之艱難，除了他自己之外，又有誰能想像？

只聽得小公主得意的笑聲又自臺上傳了下來。她格格笑道：「我早就勸你們一齊上來，你們何苦定要一個個地前來送死──公孫紅、梅謙、蔣笑民，你們還是一齊來吧，還等什麼？」

她話雖說得更狂，但此刻已無一人再敢輕視取笑她，公孫紅、梅謙、蔣笑民三人，也都不再搶著出手。

小公主笑道：「來呀！難道你們已不敢出手了麼？」

蔣笑民、梅謙，劍眉軒動，雙雙搶出，但他兩人腳步方動，一人已有一條手臂被公孫紅拉住。

梅謙沉聲道：「你我三人，誰出手都是一樣。」

蔣笑民接口道：「正是如此，兄台還是讓小弟出手的好。」

公孫紅微微一笑，道：「此人招式詭祕，花樣百出，而你我三人間，卻以我的花樣多些，兩位自當讓我出手的。」

梅謙、蔣笑民對望一眼，各各退後半步。公孫紅身形便自這兩人間穿了出去，飛身竄到小公主面前，反手拔下了腰畔的「天龍棍」，沉聲道：「閣下還不亮兵刃？」

小公主哂然笑道：「和你們這些人動手，還用得著兵刃麼？」

公孫紅深深吸了口氣，道：「既是如此──」

小公主大笑道：「既是如此，動手就是，囉嗦個什麼？」身形一閃，已到公孫紅背後，纖手十指，直劃公孫紅脊椎要穴。

她身法之快，當真有如鬼魅。公孫紅竟不回身，直到她雙掌俱已揮出，腳下猛然向前跨了一步，這一步跨得更是恰到好處，恰巧使小公主十指俱都落空。

小公主輕叱一聲，道：「好，瞧你回不回頭？」身形進逼，雙掌再揮。

公孫紅仍不回頭，腳下再踏一步，招式又都落空。但這時他身子已到了擂台邊沿，再難前行。

小公主大喝道：「不回頭就拿命來！」喝聲之中，十指併起，竟以雙撞掌之力，向前拍去。

公孫紅竟然還是不回頭，竟然又是一步，向前跨出──群豪忍不住失聲驚呼，眼見他已將跌下擂台。那知就在這剎那間，他掌中天龍棍，突然向臺邊一點，只聽「篤」的一聲，他魁偉的身子，已凌空倒翻而起，掠到小公主身後，天龍棍幻起一片棍影，風聲激盪，棍影如山，當頭向小公主壓了下去。

四面的驚呼，立刻變為喝采！

※※※

小公主左、右、後方之去路，俱已被那如山的棍影封死，只有向前閃避，但見她身形竄出，於是眼見也要跌下擂台。那知她身子雖然斜斜向前倒下，雙足卻緊緊釘在擂台上，整個人就像是根標槍似的，斜插在擂台邊緣。如山棍影擊下，落空！

小公主腰肢一挺，身子一翻，竟凌空自剛剛落下的棍影上翻了過去，那身形之靈巧，且不說它，姿態之美，更美得尋不出絲毫瑕疵、破綻，實已達到了群豪終生夢寐以求的輕功完美之境。

采聲連續者，卻已是為小公主發出來的──在武功與藝術的領域中，人們常易忽視敵我的限界，而為對方喝采。

剎時之間，兩人都已展動起身法，兩人俱是靈便兔脫，以快打快，這景象又與方纔一戰大不相同。但見兩條人影兔起鶻落，夭矯變化，身法之靈巧美妙，招式之奇詭花俏，樣樣都令人嘆為觀止。

於是采聲也一聲連著一聲，幾乎從未間斷，泰山之會數十場連續的大戰中，實以這一場最為驚心悅目！

丁老夫人嘆道：「老身本以為公孫大俠之武功乃是以硬功見長，那知他軟功的火候，竟猶在硬功之上。」她的讚賞，也正是群豪驚嘆之處，群豪本來實難夢想得到，公孫紅如此魁偉的身形，也能使得出這般靈巧的身法。

這時公孫紅「天龍棍」上所激盪起的風聲，已越來越見強烈、沉重，小公主身形已漸漸不能遊走自如。

丁老夫人長長鬆了口氣，道：「這一場祇怕是公孫大俠勝了。」

一木大師面容凝重，道：「祇怕未必。」

丁老夫人默然半晌，頓首嘆道：「不錯，祇怕未必──這位姑娘的招式，有時的確神出鬼沒，令人難以防範，也難以預料。」

說話之間，小公主身形又漸漸向後退了過去，她似是被公孫紅強烈的棍風所逼，不得不侷促於一角。

公孫紅目光電閃，容光煥發，鬥志之旺盛，已近頂點，體內的潛力，也似已被他發揮得淋漓盡致。只見他每一招施展出來，俱是攻守兼備的妙著──不但攻勢的凌厲，令人驚心，守勢的嚴密，更是令人無懈可擊。想是他有了方纔歐陽天矯的前車之鑒，已不敢有絲毫疏忽，絲毫大意，他已立下必勝之心，萬萬不容自己落敗。

這實已接近天下任何一個武林高手與人動手的巔峰狀態，公孫紅在此等狀態之下，別人實無法想像他會落敗。蔣笑民嘆道：「祇怕不會再有十招了。」

梅謙沉聲道：「最多十招。」

就連丁老夫人與一木大師，此刻也確定了信心，只因他們委實看不出小公主能有什麼方法，能一招便將公孫紅擊敗。只因這已是武功所難以達到的極限。

※※※

但此刻，方寶玉一顆心卻已幾乎要跳出腔子。他判斷出小公主身上所帶的暗器絕不止一種，而且每一種都必定有它獨特的惡毒之處。

他知道小公主若憑武功，雖絕難將公孫紅擊敗，但加上她的狡計，再加上她那些江湖罕睹，凶險惡毒的暗器，公孫紅防守得縱然無懈可擊，也難免要遭她的毒手──眼看便要遭她的毒手。他怎忍眼看這俠義、熱腸而正直的鐵漢慘遭毒手？他怎忍眼看著這樣的慘案繼續發生下去？

但他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又怎能出手阻止？何況，他出手之後，是否能阻止還未可知，他祇怕他自己出手，只不過徒然犧牲了自己而已。

他的心在痛苦與矛盾中交戰著，不知如何是好。

※※※

月色雖更皎潔，但星群已落，黎明已不遠了。

皎潔的月色，映著小公主的目光──在這一瞬間，寶玉突然發現她雙目中己充滿了多變的狡黠，與乖戾的殺機，這顯然已是她要驟下毒手的時刻到了──她右掌疾揮而出，春蔥玉指，微張如抓，她似已情急，竟要以她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去奪那力可裂石的天龍棍。

公孫紅厲叱一聲，天龍棍疾迎上去，他旋動著手腕，那天龍棍便像鑽子般向小公主手掌鑽了過去。小公主手掌如被雷殛，驚呼著縮入衣袖。

群豪不禁歡聲大動──她此番右掌已被天龍棍所傷，那裡還有望取勝──右掌本是作戰的主力。

但寶玉卻瞧得清楚，她手掌甚至根本未曾觸及天龍棍，她如此裝作，只是為了要將手掌縮入衣袖，也好教公孫紅不再防備她這隻右手──那追魂奪命的暗器，自然便要從這隻右手中發出來了。

皎潔的月色，照滿擂台，小公主身形已移向公孫紅之後──在這一瞬間，寶玉突然發現，小公主衣袖中有銀光一閃。暗器已將出手。小公主手掌已抬起。

在這一瞬間，寶玉突然將自身的安危利害，成敗得失全部忘記，心裡只記得不能讓這暗器出手，不能讓這慘劇再在他眼前發生，不能讓公孫紅死於非命，他心中熱血，已怒濤般澎湃而起──

小公主左掌疾點公孫紅右脅。這一指去勢勁急，奇詭無方，竟是自公孫紅棍影中穿過去的，無論如何，這都要算做絕頂的妙著。

公孫紅口中輕叱道：「好！」全神都已貫注在這一招上，卻未發現小公主那隻立將取他性命的右手，已有了動作。她衣袖遮掩了她手掌的動作，公孫紅魁偉的身形，又擋住了她整隻衣袖，她衣袖飄飄，輕輕揮起。

方寶玉身形，突然箭一般竄上臺去，竄到小公主與公孫紅兩人身子之間，雙掌左右揮出。

公孫紅方自變招，不知怎地，掌中天龍棍已被人抓住，接著，他只覺一股柔和而不可抗拒的力量，自棍上傳了過來，他身子被這股力量一撞，竟再也站立不穩，踉蹌退後，撲地跌倒。

小公主眼見自己毒手已將得逞，右臂突然一麻，無力地垂下，接著，拂中她左臂的手掌，已自她胸前橫掠而過。幾乎在同一剎那間，她右肘已被抓住，亦自垂下。

只聽她衣領中似是發出「哄」的一聲微響，竟彷彿有一般熱流，自她衣袖中狂湧而出。這股熱流亦是有聲無形，但「哄」的一聲微響過後，擂台木板上，立刻便似有青藍色的火苗一閃。那堅固的木板，竟立時被燒焦了一片，這是何等驚人的火力！這又是何等惡毒的暗器！

原來小公主手中發出的，竟是一股火焰──火焰在平常乃是紅色，旺熾時變為青色，到了最最熾熱強烈的，便什麼顏色也沒有了。這白熱的火焰，本是射向公孫紅面門的，公孫紅只要沾著一點，雙目首先就要被燒瞎。

那時小公主右掌必定要跟著擊出，必定會擊在他面目之上，她手掌雖然美如春蔥，但也必已足夠擊毀他的面目。他面目被擊毀後，自也必定再無被人暗算的痕跡留下，這手段的惡毒，又豈是別人所能想像。

※※※

人影上臺，公孫紅倒地，小公主被制，火苗一閃──

這些事端的像是在同一剎那間發生的，群豪眼睛縱然瞧見了，但心裡卻還未曾來得及去想。

就連丁老夫人、一木大師、梅謙、蔣笑民等人，卻也不禁被驚得呆住，愕然不知所措。

這變故本已驚人，方寶玉武功更是驚人，掌中「天龍棍」號稱當代第一的公孫紅，竟在一招間便被擊倒。又有誰能想到擂台後抬屍大漢中，竟有如此絕頂高手？

小公主又驚又怒，又犯了千金小姐的脾氣，也不管對方武功高出她甚多，也不管自己還在別人掌握中，便破口罵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

方自罵出一句，突然瞧見方寶玉的面容，駭極之下，再也忍不住放聲驚呼出來，驚呼著道：「原來是你！」

火魔神與他門下本已施展身形，要待衝上臺去，聽得這聲驚呼，腳步不由得為之一頓，叱道：「是誰？」

小公主顫聲道：「他──他還未死！他是──」

寶玉出手如風，掩住了她的嘴。但這時潘濟城、石不為、莫不屈、火魔神、丁老夫人、萬子良、金祖林，以及牛鐵娃──這些與寶玉相識之人，卻都已自小公主這句話中，猜出他是誰來，不由得紛紛大呼道：「方寶玉！是方寶玉！」

方寶玉這三個字一經喝出，當真比世上任何一個人的名字都更令人吃驚，這三個字彷彿正象徵著一切罪惡、流血、神祕、激動、興奮、傳奇之事，這三個字裡實有一種激動人心的魔力！

整個山坪又復大亂起來，後面的人呼喝著要衝上前去，要瞧瞧這一身充滿了傳奇的神祕人物。前面的人卻被他那已被渲染成惡魔般的聲名所驚，口中雖也在大聲驚呼，一時卻不敢接近於他。

爭吵、呼喝、衝撞──已使這山坪上的騷動，達到巔峰。

石不為突然振吭大喝道：「好惡賊，你毒手殺了對你恩重如山的叔伯們，還敢在此現身？難道你當真以為普天之下，已無人制得住你麼？」從來惜語如金的石不為，此刻想已激憤異常，竟一口氣說出這許多話來，不但語聲如金聲振玉，而且語中正也滿含煽動之力。

群豪果然紛紛大喝道：「對！咱們可不能再讓這惡賊活在世上，朋友們，上呀！咱們今日就將方寶玉亂刀分屍在這裡！」呼聲中，已有人衝上前去。

忽然，一聲驚呼，衝在最前面的一個人，身子離地飛起──他並非自己飛起，卻是被人拋出來的。牛鐵娃鐵塔般的身子，已站在擂台前，怒喝道：「誰敢動我大哥一根手指，鐵娃將他的蛋黃都摔出來！」喝聲中出手如風，又有兩個人被他擲了出來。

石不為厲聲喝道：「鐵娃，你怎地還要助這惡賊？」

鐵娃吼道：「誰敢說我大哥是惡賊？你──你才是──」他究竟不敢出口反罵石不為，大喝一聲，左右雙手齊出，抓住了兩個人的衣襟，將兩人迎面一撞，兩個人俱都倒了下去，他竟將這口氣出在別人身上了。

石不為怒喝道：「鐵娃，你瘋了麼？你莫非忘了他做的那些事？」

鐵娃大叫道：「不管他做了什麼事，他是我的大哥，他──他絕不是壞人。」倒在地上的兩人，眼見已要被人踐踏而死。

鐵娃奮起神力，向前一推，前奔的人，竟被推得一連串向後踉蹌退出，被鐵娃推倒的兩人，便又被鐵娃扶了起來。

※※※

就在這騷動大亂之時，寶玉已出手點了小公主左、右雙臂的穴道，小公主頓足大罵道：「你這小賊，你不幫我反幫別人？你忘了爹爹怎樣對你？」飛起一腿，向寶玉踢了過去。但她一腳方自踢出，腿上的穴道，也被寶玉點了。

公孫紅早已站起，瞧了瞧臺下騷動的人群，瞧了瞧寶玉，顯然已是左右為難，不知該如何是好。

這時火魔神與他手下的神祕黑衣大漢們，已衝上擂台，若非顧忌寶玉身旁的小公主，只怕早已施出火器。

而鐵娃也究竟擋不住洶湧的人潮，已有數個人自他身旁衝過，躍上擂台，抽出兵刃，奔向寶玉。

火魔神與他們雖然敵對，但此刻卻是同仇敵愾，兩方面都一心要將寶玉置之死地，寶玉縱然絕藝無雙，又怎能抵擋得住這些人的亂刀齊下，眼見這不世出的奇才少年，已再一次面臨危機，而這一次，他實已難逃毒手！

莫不屈拉著石不為的手臂，滿面俱是激動之色，顫聲道：「完了──完了──寶兒他──他──」

石不為冷冷道：「如此惡徒，正是人人得而誅之，大哥莫非還為他可惜不成？」

莫不屈訥訥道：「但──但這樣就眼看他死了，我委實於心不忍，咱們──咱們好歹也得給他一個說話的機會才是。」

石不為目光盯著方寶玉，冷冷道：「這說話的機會，是萬萬不能給他的。」

莫不屈道：「為──為什麼？」

石不為搖了搖頭，不作回答。這時他兩人已被人群衝摔到擂台下，四面呼喝吶喊的人雖不少，但真的要衝上去與寶玉動手的卻不多。

石不為振臂大呼道：「還等什麼？殺呀──殺──」

平時冷如堅石的石不為，今日不但話說得比往日一個月都多，而且情緒之激動，更是從來未見。其實他這呼喝已屬多餘，他呼聲還未發出，群豪中已有四五個衝上前去，鬼頭刀、精鋼劍、鍊子槍、雙花刀──四五件兵刃，一齊向方寶玉砍了過去，有的兵刃在半途互撞，發出一聲聲震耳的聲響。

公孫紅似乎要為方寶玉擋上一擋，但微一遲疑後，終未出手，反而嘆息著遠遠避了開去。

方寶玉眼見刀光砍來，若是出手抵擋還擊，對方勢必要有人倒地不起，群豪本已如此激動，再見有人流血，那必將有如火上加油，必定有更多的鬼頭刀、精鋼劍、鍊子槍要向寶玉砍來。

但方寶玉若是不敢抵擋還擊，只是閃身躲避，那千百件兵刃，也勢必要接踵而來，他又能閃避到何時？總之，他還擊也好，不還擊也好，只要他停留在這擂台上，遲早總會被這亂刀砍為肉泥！

※※※

擂台後還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有幾口棺材，那些抬屍的大漢們，戰慄著站在棺旁，再後面，便是千丈絕壑。

就在這剎那間，寶玉心中似乎有一個聲音響起：「方寶玉，逃吧！往絕壑中跳下去，說不定還有一線生機，你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還不逃，等死麼？」

但同時，他心底還有個聲音在向他大聲叱吒：「方寶玉，你萬萬不能逃的，你今日逃了，縱能不死，但那時你便真的不能在世間立足了，你苟延偷生，豈非生不如死！

「方寶玉！做個男子漢，挺起胸來，只要你還未失去你的頭腦，無論任何困難，你能克服的，世上本無不能克服的困難，更無不能渡過的危機，這一點你必須牢記在心，切切不可忘記。」

但此時此刻，這樣的生死危機，又有誰能渡過？你能麼？

※※※

刀光閃擊而下！

方寶玉一手抓著小公主，橫掠三尺。鬼頭刀，精鋼劍、鍊子槍、雙花刀──一齊落空，但竹節鞭、弧形劍、宣化斧──卻又已攻了過來！

寶玉右手斜揮，一股力道，向刀光鞭影斜斜推出。

只聽「噹，噹！噹！」幾聲響，砍來的兵刃被這股力道一推，砍山刀擊上了竹節鞭，竹節鞭擊上了宣化斧，那三十二斤的宣化斧，卻擊上了輕便靈活的弧形劍，生生將弧形劍的鋒刃，一擊折為兩段。

驚呼叱罵聲中，寶玉身形早已滑開。

突聽一人獰笑道：「困獸之鬥，還能逞威到幾時，此番看你再往那裡逃？」獰笑聲中，火魔神已率領門下攻來。

這些人自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是以也不能使出「五行魔宮」精心獨創，武林罕睹的獨門兵刃。但普通的刀劍到了他們手上，威力之強猛，招式之奇詭，已不可與方纔擊來的那十餘件兵刃同日而語。

何況方纔那幾人原是聯手攻來，但平時未曾配合，動手間也毫無默契，非但不能發揮聯攻的威力，彼此間反而難免被互相牽制。

而此刻火魔神與他門下，都是平時久經訓練，早有默契在胸，配合得自也如水乳交融，有的攻上，有的攻下，有的卻攻向寶玉身旁的空處，先行封死了他的去路，幾件兵刃彷彿已化為一個整體，其威力何止倍增。

寶玉雖然還可閃避，但三招後已是險象環生，別的人見到火魔神他們眼見已將得手，便都退到一旁，助威吶喊。

這時擂台上人已越來越多，空隙也越來越小，寶玉閃避自也越來越見困難，何況他手中還挾持著個小公主。他此刻若是將小公主放開，身手便自會靈便得多，說不定還可多支持些時，但危機越重，他越將小公主抱得越緊。

突聽小公主在他耳邊道：「你還不放開我？真要我陪著你死？」

寶玉深深吸了口氣，要想說什麼，他本有許多話要對她說，但滿腔悲憤，已封住了他喉嚨，他一個字也說不出。

小公主道：「你若不放手，也該想個法子才對呀，你想死，我可不想死。」她說的雖是責怪之言，但語聲中卻無責怪怨恨之意。

寶玉心念一閃，避開了一著險招，嘶聲道：「有何法子？」

小公主道：「你受了冤枉，難道不會說話麼？」

寶玉黯然道：「此時此刻，別人怎會讓我說話，又怎會聽我說話？」這兩句話說出時，他衣衫已被劃破條裂口。

小公主道：「你不去讓別人聽你說話，卻有人能的。」其實此刻呼喝聲已更響，兩人雖近在咫尺，也要大聲說話對方纔能聽見。寶玉道：「誰？」小公主道：「你猜不出他是誰？」

寶玉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但──」突然咬了咬牙，一步搶入刀光中，也不知怎的，那如網般的刀光，竟傷不著他毫髮。

只見刀光如匹練，自他身前、身後削過，突然一刀要砍著小公主了，但另一柄刀卻將之震開──他們自不能傷著小公主，寶玉一步衝到火魔神面前，大聲道：「快令別人住手！」

火魔神獰笑道：「我為何要令人住手？」寶玉道：「只因你本不願我死的。」

火魔神目光一閃，道：「你死了最好，我為何要讓你活著？」

寶玉道：「只因我已答應你去白水宮一走。」

火魔神默然半晌，突然哈哈笑道：「好小子，真有你的，在如此情況下，心神還能不亂，還能當機立斷──好！你答應我，我也答應你。」

# 第三十五章 千變萬化

火魔神手掌揚處，一點黑影破空而上，到了空中，突然爆散成一蓬花雨，銀花火樹，在夜空中當真焰目已極。就在這火星驟起，還未消散時，山坪旁一個角落裡，已發出一聲驚天動地般的巨響，一蓬黑煙，帶著火光飛出。煙火四散，碑石、斷板、砂土、木葉，四下飛激，一股硝火氣，也瞬即瀰漫了整個山坪。群豪人人俱是面色慘變，雙耳欲聾。有人驚呼道：「這是什麼？」有人大呼道：「火藥──火藥！」

還未衝上擂台的，已不敢再往前衝了，已衝上擂台的，此刻便恨不得背插雙翅，飛將下去。這時，人人擔心自己的生死還來不及，那裡還有人再去管寶玉的生死，只是紛紛大呼道：「火藥在那裡？──還有沒有──是誰放的？」

火魔神面帶獰笑，手掌再揮，又是一蓬火雨爆散空中，群豪目光不由得都向上瞧了過去，一個個心膽皆喪，屏息靜氣，所有的驚呼吶喊，一齊頓絕，彷彿被一隻手突然扼住了他們的喉嚨似的。

就在這死寂的一瞬間，火魔神厲聲呼道：「火藥在那裡，只有我知道。」

群豪聳然大喝道：「在那裡？──在那裡？」

呼聲不斷，但卻一聲比一聲小，到後來終又完全停頓，一個個俱都張大了嘴，瞧著火魔神──瞧不見他的，也瞧著他那方向。

火魔神大聲道：「我費了一年之力，將蜀中唐家、山西柳家、雲南白家、中原霹靂堂、江南火鳥莊，這些武林中暗器火藥名家，他們家裡的積存的火藥，全都運到這裡，其力量之大小，各位可想而知。」群豪眼睜睜望著他，沒有人敢說話。

火魔神獰笑道：「這些火藥此刻便埋在這山坪四周，旁邊都有人看守，只要我號令一發，那些人在一瞬間便可將火藥點燃。」

要知那時火藥製造雖不精良，威力雖不甚大，但將普天下火藥名家所製作的火藥全都聚在一起，那力量還是足夠令人化骨揚灰。

群豪一個個只聽得噤若寒蟬，雖欲怒罵，又有誰敢出口，此刻火魔神正握有主宰生殺大權之力，天下實已無人敢觸怒於他。

※※※

過了半晌，丁老夫人終於道：「你如此做法，為的是什麼？」

一木大師道：「對了，你究竟要怎樣？」

火魔神大喝道：「我要你們一個個站在這裡，閉住口，未得我同意，誰也不許動彈，不許說話，否則我便將這片山坪，整個化為灰燼。」

公孫紅實在忍不住了，大聲道：「但那些異邦武士，豈非──」

火魔神截口大笑道：「那些異邦武士，也都早已被我收買，他們七年前來到中土，帶來了大批珍寶，本為了有求於紫衣侯，那知紫衣侯民族氣節凜然，竟不為之所動，而他們帶來的珍寶，卻都落入了別人手中。」丁老夫人也忍不住問道：「落入了誰的手中，你麼？」

火魔神哈哈一笑，也不作答，自管接道：「他們任務既未達成，珍寶又已失去，自不敢再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度，而流落中土，他們雖都是無惡不作的惡徒，怎奈形貌太過引人注目，武功又不甚高，是以劫掠所獲，並不甚豐，不但生活甚是落魄潦倒，而且還要四處流竄、逃避，是我稍加示意之後，他們便都乖乖地投入了我門下。」

公孫紅頷首道：「不錯，他們武功若是高強，又怎會被我一網打盡？但他們既是如此不濟，你又為何要將他們收錄門下？」

火魔神道：「只因這些人武功雖不濟，但他們的國度中，卻將火藥使用得甚是普遍，他們對火藥的知識，自然也頗豐富，對於安裝引線，埋藏火藥，以及引發爆炸之事，這些人可說無一不是絕頂好手。」

公孫紅恍然道：「原來你是要利用他們此點。」

火魔神大笑道：「不錯，這些人正都是我利用的工具，火藥安裝妥當，他們的利用價值也就完了，我正不知該如何將他們除去，那時你恰巧來了，我便故意在他們藏身之處，說些要加害此間群豪的毒計，誘你聞聲而出，我正是要借你的手，將這些已成無用的廢物殺死。」

他仰天狂笑數聲，接道：「正是如此，你才會找他們，否則這些異邦武士聚在一起，說的自是異邦之言，他們就算在你身旁商量毒計害人，你也萬萬不會聽得懂的。如此簡單的道理，你難道一直都想不通麼？」

公孫紅呆在那裡，面上陣青陣白，心中又羞又惱，他此刻雖已知道自己做了別人的工具，但也無法發作，只有於聽著別人在自己面前狂笑，而這時，四下群豪，更早已動也不敢動了。

※※※

火魔神目光四下掃視，見到天下英雄，此刻果然已俱都臣服在他足下，那笑聲更難以休止。

丁老夫人黯然一嘆，道：「你還要怎樣？說吧？」

火魔神道：「我如此做法，本來自是要將你們這些自命俠義的人物，全都置之死地，但後來，我的主意卻改變了。」

丁老夫人急急問道：「變為怎樣？」

火魔神道：「只因我後來想到，若是在暗中將你等全都炸死，我縱能稱霸江湖，但你們全都死了，既瞧不見我的威風，也不會對我生出畏懼之心，我豈非等於辛苦寫了一篇文章，卻無人欣賞？」

一木大師喃喃嘆道：「不錯，只有死人，才是真正的英雄鐵漢，對任何人，任何事都再也不會懼怕。」目光四掃一眼，嘆息著頓住語聲。

這悲天憫人的高僧，雖未說出下面的話來，但目光神情之間，卻正是在嘆息著世人對死亡的畏懼。他言下之意，也正是在說：天下英雄，雖已盡都在此，卻無一人能如死人一般，對任何事都一無所懼。」

火魔神接道：「是以我便想，與其將你等全都炸死，倒不如讓你們活著瞧瞧我的威風，將生死之事來威脅你等聽命於我。」

他目光再次四掃一眼，大笑道：「這些人們，雖或也有些威武不能屈的硬漢，但也少不得有些人會乖乖聽我話的，而一個活人為我做的事，就比千百個死人多得多，何況──那是萬萬不止一個人的，是麼？」

群豪不由得俱都垂下頭去。

火魔神突又接道：「但此刻我又改變了主意。」

丁老夫人鬆了口氣，道：「又變為怎樣？」

火魔神道：「如今我已不能再要你等為我做事，我如此做法，已全都是為了一個人，只因他一個人能為我做的事，委實比你們這些人加在一起都多，此刻他既已答應肯為我做事，他無論要我對你們怎樣，我都不會遲疑。」

丁老夫人聳然動容，道：「他是誰？」

火魔神面帶微笑，一字字徐徐道：「他便是方寶玉。」

「方寶玉」這三個字一說出來，群豪雖然不敢驚呼，卻也都不禁「噓」了一聲──千百人的噓聲同時發出，正宛如平地捲起陣狂風一般。

火魔神徐徐回身，目注寶玉，道：「你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說，此刻儘管說吧，我相信再也不會有人敢打斷你的話，再無人敢傷你一根毫髮。」

※※※

此刻用「石像」兩字來形容寶玉，正是最也恰當不過。他面上的肌肉，似已全都變為石質，絕無絲毫情感的變化痕跡，他只有雙目中還閃動著光芒。那竟是復仇的光芒。

而此刻，他這充滿復仇之光的雙目，竟未瞧著火魔神，只是瞬也不瞬地盯著人叢中某一個人。他盯著此人，已有許久許久了。

火魔神伸手一拍他肩頭，道：「說話呀！」

方寶玉這才回過神來，道：「不錯，我要說話，我有許多話要說。」

他緩緩移動著目光，緩緩道：「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有待我恩重如山的師叔，有與我情如骨血的兄弟，有視我如子如侄的前輩，也是慷慨與我論交的朋友──」說這話時，他目光依次在莫不屈、牛鐵娃、萬子良、金祖林──這些人面上瞧了過去，他面上冰冷的岩石，已漸漸溶化。

但除了鐵娃一雙含淚的大眼睛在凝注他之外，別人卻甚至連瞧也沒有瞧他──是不願瞧他，也不屑瞧他。

寶玉咬了咬牙，接口道：「我瞧著這些與我情深義重的叔伯兄弟，被一個我所痛恨的人如此脅迫，我心中實在萬箭鑽心一般，但──但我卻只能在一旁瞧著，我──我──我委實不得不如此做法，只因──只因我──」

他緊握雙拳，語聲已漸漸激動，漸漸哽咽。他嘶聲大呼道：「只因我若不如此，便不能說話，只因世上只有他──」他顫抖著伸出手，指著火魔神，道：「只有他能令我說話，只因你們都冤枉了我，誤會了我，我若不說話，這冤屈便永遠無法得直，我死──死也不瞑目。」

火山般強烈的情感，已自他嘶裂的語聲中暴露出來，他雖然拼命忍住，那熱淚也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群豪中也已有些人為之動容。鐵娃更早已熱淚滿腮，到後來他索性放聲大哭起來，這熱血奔騰的痛哭聲，當真令鐵石人也為之惻然。他不顧一切，痛哭著道：「大哥，告訴鐵娃，是誰冤枉了大哥，是什麼事冤枉了大哥，大哥，你──你快告訴我，鐵娃跟他拼命。」寶玉瞧著他，道：「大弟，你──你真──真好。」

他每說一個字，那淚珠便在他眼睛中顫動一下。他咬一咬牙，不等淚珠滴下，反手拭去淚痕。他顫聲大呼道：「你要問我怎會受這些冤屈，不如問他。」他的手再次指向火魔神，群豪目光也不禁再次瞧向火魔神。

※※※

鐵娃整個人都似已將爆炸，跳起來大呼道：「這紅毛猴子是你怎樣冤枉了我大哥？快說！快說！」他什麼都已不顧了，縱然火魔神將他炸成飛灰，他也不管。

但群豪卻要管的──群豪見他竟對這手握大家生殺之權的人暴跳如雷，如此怒罵，都不禁嚇白了臉。

那知火魔神卻未動怒，也未作色。他臉上根本神情自若，反而微笑道：「不錯，那時我為了要方寶玉聽命於我，便要斷絕他在江湖上的生路，我為了要斷絕他的生路，便只有使江湖人俱都誤解於他，只要他肯為我做事，他是恨我，是罵我，我全不放在心上。」他洋洋自得地說出這番話來，正宛如無數個驚天霹靂打在群豪身上，打得每一個都呆住了。

鐵娃道：「你──你做了些什麼？」

火魔神道：「我令人假冒歐陽天矯的妻子，以藥酒將他灌醉，令他第二日再也不能與歐陽天矯動手。」

群豪中有一部分已不安地扭動起來。

火魔神接道：「我又令人偽裝受傷，要他出手解救，使他功力受損，又無法與『天刀』梅謙動手，好教別人因此輕賤於他。」

群豪中不安的人已越來越多，有些人面上已露出慚愧內疚之色──這些人正是昔日將寶玉罵得最兇的。

「天刀」梅謙亦是面容慘淡，不住喃喃道：「原來如此。」

火魔神道：「不僅如此，我還令人改扮成方寶玉的模樣，到梅謙處投下書信，聲明從此退出江湖，好教別人更要認為他是怯戰而逃。」

莫不屈手足顫抖，道：「那封書信果然是假的──果然是假的──」轉目瞧了石不為一眼，石不為更是面目慘變。

鐵娃牙齒咬得「吱吱」作響，不住罵道：「畜牲！免崽子！」

石不為狠狠盯著火魔神，目中滿是怨毒之意，突然悄悄擠到牛鐵娃身後，沉聲道：「這畜牲如此害你大哥，你就在這裡呆看著他不動麼？」

鐵娃狂吼一聲，跳了起來，吼道：「你這紅兔子，如此害我大哥，我跟你拼了！」出手分開人叢，瘋了似的向火魔神撲去。

群豪可全部被他駭慘了，既怕火魔神因此引發火藥，但對這瘋虎般的大漢，也不敢加以攔阻。眼見鐵娃已將撲到臺上，寶玉突然道：「站住！」這兩個字對鐵娃真比什麼都靈。任何人都不能攔阻的牛鐵娃，聽得這兩字，竟然乖乖站住了，但口中仍不服道：「大哥為何叫我站住！」

寶玉道：「你也想害我麼？」

鐵娃著急道：「小──小弟敢害大哥，這──這──」

寶玉道：「你不讓他說完話，我的冤屈，便永遠無法洗清，這不是在害我，又是什麼？」語聲微頓，接口又道：「你如此輕舉妄動，他若不顧一切，將火藥引發，那後果又會怎樣？你不但害了我，也害了別人。」

鐵娃想了一想，滿頭汗如雨下，喃喃道：「鐵娃本不敢出手的，但──但石四叔卻──卻要我出手，鐵娃想連石四叔都這樣說話，那想必是沒有關係的了，那知──那知卻有這麼大的關係！」他越是著急，話也就越是說不清楚。

但還是有人聽清了──眾人聽得素來老成持重的石不為，居然也會令鐵娃做出這樣魯莽的事，都不禁又是驚奇，又是惱怒。石不為面上也已現出了汗珠。他又自悄悄移動身子，似乎要往後面擠，但群豪已對他有了不滿，故意將他緊緊擠在中間，不讓他動一動。

※※※

要知群豪雖然不會幫著火魔神，但自己的性命，總是比什麼都重要，如今的石不為竟屢次要做出危害大家性命之事，自然難免要犯眾怒。唯有莫不屈還是對他十分關切，不住沉聲道：「老四，忍耐些。」

寶玉目光穿過人叢，一直在逼視著石不為，此刻突又大聲道：「鐵娃，你可知石四叔為何要如此說話麼？」

鐵娃道：「不知道。」

莫不屈嘶聲道：「只因無論你做了什麼事，咱們都還是對你好的，你四叔他聽得別人如此害你，自然難免激憤失常。」

寶玉熱淚盈眶，黯然道：「大叔對小侄之心意，小侄全都知道，大叔的寬宏仁慈之心，更令小侄感動，但──」他咬了咬牙，接道：「但大叔此番卻錯了。」莫不屈道：「我什麼錯了？」

寶玉道：「石四叔如此做法，只因他一心要害我。」

莫不屈怔了一怔，又自望向石不為。

石不為卻已怒罵道：「畜牲！放屁──我為何要害你？」

寶玉嘴角泛起一絲混合著傷感與怨恨的微笑。

他一字字緩緩道：只因你生怕火魔神說出一些話來，你要將我與火魔神全都殺死滅口，是以你便要如此。」石不為怒喝道：「放屁，滿口胡說！」

寶玉冷冷道：「你的秘密，我早已──」

石不為突又嘶聲大呼道：「不錯，我是要將你置之死地──只因你無論曾經受過多麼大的冤屈，但你親手將公孫二哥，金不畏，魏不貪，西門老六，楊不怒──這些待你恩重如山的人殺死，卻是千真萬確之事。」

他不容別人說話，振臂大呼道：「少林、武當、峨嵋、崆峒、淮陽、點蒼──七大門派的弟子們，你們的掌門師兄，就是被這畜牲害了，這畜牲就是你們門戶的仇人，『門戶之仇，人人得而誅之』，這戒條你們難道忘了麼？你們若還容這畜牲站在那裡，便是違背了門規，便是門戶的叛徒。」

七大門派近來雖已人才凋落，但江湖中仍有著極大的潛力，門下弟子，更是遍佈了江湖中每一角落。此刻在山坪上的千百豪傑，身屬七大門派，或是與七大門戶有著淵源的，至少也在三、四成之上。

這些人自幼便受著七大門派傳統的薰陶，有些人雖然脫離師門，浪跡江湖已久，但對門戶的光榮，師門的戒律，卻始終不敢忘記。

此刻石不為這一番呼喚，果然立時便將這些人心底的對師門責任喚醒──為師門光榮而戰的責任，在他們心中，委實沉睡已久了，方纔還本有如石像般站著不敢動的人，此刻已有的握拳欲試，有的竊竊私議，只是說話人太多，就變成一片「嗡嗡」之聲，也聽不清說的是什麼。

其實這些話不必聽清，也可猜想得出，石不為眼觀四路，耳聽八方，面上已不禁現出得意之色。

寶玉卻不等他再次發話，放聲大喝道：「各位切莫聽他之言，害死我那幾位叔父的真兇，其實另有其人，絕不是我方寶玉。」

群豪們膽子已漸漸大了，人叢中已有人呼道：「不是你，是誰？」

寶玉道：「那真兇雖然始終藏頭露尾，但說話的聲音我卻聽到過，那時我已覺他說話的聲音極是熟悉，只是一時想不起他是誰。」

人叢中喝道：「他語聲你既十分熟悉，又怎會聽它不出？」

寶玉道：「只因此人平日極少說話，縱然說話，也不過只是三五字而已，是以要掩飾他的語聲，自是容易得很。」

說到這裡，已有人猜出他說的是誰了。但另一些人仍不住問道：「誰？此人是誰？」

寶玉大喝道：「就是他──石不為。」

這當真又是大出眾人意外的驚人之舉，群豪又都被驚得怔住，有些人的目光，已不禁帶著懷疑向石不為瞧去。

還有些人已在暗中私議道：「不錯，難怪他要不顧一切出手了，原來他就是生怕方寶玉說出這番話來，是以想滅他的口。」

要知群豪的激動之中，最易相信別人的話，也最易改變主意，無論誰說出什麼，總有些人會盲從附合的。

唯有莫不屈漲紅了臉，怒喝道：「寶兒，你瘋了麼？怎可胡亂含血噴人？」

寶玉道：「此乃千真萬確之事，寶兒那敢在天下英雄之前胡言亂語，寶兒實已想了又想，才敢說出這番話來。」

莫不屈又驚又怒，轉目去瞧石不為，只見方纔激動不堪的石不為，此刻反而沉住了氣。

莫不屈著急道：「老四，你──你怎不出言辯駁？難道你無話可說麼？」

石不為冷冷道：「如此胡言亂語，全無絲毫證據，直如瘋狗咬人一般，在下若是出言辯駁，豈非也和瘋狗一般見識了。」這番話雖非辯駁，但卻比任何辯駁都要有用，群豪方纔已有些人對他生出懷疑之心，此刻又不禁為他喝起采來。

莫不屈大喝道：「寶兒，你如此說話，可有證據？」

寶玉道：「證據便在這裡。」眾人隨著他手指望去，只見他指著的竟是火魔神。

※※※

群豪不覺大譁，紛紛喝道：「這是證據？這是什麼證據？」

火魔神見到石不為竟以言語煽動起群豪的膽子，竟使得群豪忘了自己生死之事，膽敢在他面前喧嚷起來，他本已變色，此刻目光一閃，大喝道：「不錯，我便是證據，只因這些事都是我要石不為做的，石不為他委實也早已被我收買。」

群豪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莫不屈有如當胸被人刺了一刀，面上血色全失，顫聲道：「真的？──這會是真的？」

火魔神道：「此事說出之後七大門派若要為弟子復仇，我也難逃其責，這責任是何等重大，我怎會說假？」

莫不屈狂吼一聲，幾乎暈了過去，幸得他身旁之人，趕緊扶住了他，就在這一瞬間，群豪的驚動，又已將釀成大亂。

方寶玉厲聲喝道：「石不為，你還待狡辯？你還有何話說？還是快快承認了吧！」

火魔神說出這番話來，石不為面色本也為之一變。但此刻他卻又突然仰天狂笑起來。

莫不屈道：「你──你還有何可笑？」石不為狂笑著道：「這些話本只能騙騙三尺童子，不想大哥你竟也相信了，卻教小弟如何不笑？哈哈！如何不笑？」

莫不屈道：「事已至此，我──我已不得不信。」

石不為嘶聲道：「這些日子來，我始終追隨大哥左右，縱有離別，也不過一時半刻，難道我竟會在這一時半刻中被人收買麼？」

莫不屈道：「這──」長嘆一聲，跺了跺足，他心中委實已矛盾不堪，也不知究竟該聽信那一邊的話好。

石不為道：「何況，我石不為縱要被人收買，也要貨賣識家，怎會賣給此等無信無義的卑鄙無恥之徒，難道我會那般愚蠢，連此人以後是否會出賣我都瞧不出，難道我竟會將自己的性命、名聲視如兒戲？」

莫不屈訥訥道：「這──唉！老四你日後究竟要為善為惡，我雖然瞧不出，但──但我卻深信你絕非如此愚蠢的人，若說此等人物，也可以些許金銀珠寶將你收買，我──我委實越想越難以相信。」

群豪的心，也不禁活動了起來，這兩面的話說來俱是言之鑿鑿，他們前一刻還對火魔神的話深信不疑，後一刻便又覺得還是石不為說的是真的，一時之間，人人都被弄得糊裡糊塗，全無主意，正如牆頭之草，隨風而倒。

石不為大喝道：「此事實是顯而易見，各位難道還瞧不出麼？他兩人早已串通好了，要來陷害於我，各位怎能上他們的當？」

群豪紛紛道：「不錯，這話有理，咱們可千萬不能上他的當。」

石不為道：「這樣的人，若還要他活在世上，實是武林之羞──七大門派的弟子們，你們能容得這叛徒麼？」

群豪紛紛呼道：「容不得──容不得。」

有人或者不免在暗中奇怪，這山坪上千百群豪傑，難道竟全都是全無頭腦的愚魯之輩，難道竟沒有一些聰明才智之士？否則又怎會如此盲從附和？人家說東，他便說東，人家說西，他們便說西。

卻不知這其中縱有聰明決斷之人，但在群豪的激動中，也會被熱血沖暈了頭，只知以耳代目，以耳代腦，已無法用自己的頭腦去想了，何況，這其中縱還有一二不受別人影響之輩，卻也如滄海之一粟，根本起不了作用。

經過這番動亂之後，非但七大門派之弟子，熱血奔騰，就連別的人也是群情激動，竟如傳染瘟疫一般，到後來竟無一人還能保持冷靜用頭腦去想上一想，人在激動之中，什麼生死利害之事，也都早已忘懷的了。

火魔神倒未想到事態竟會變成如此模樣，也早已失去了鎮靜從容之態，不住頓足大喝道：「火藥！火藥！你──你們難道不要命了麼？」

石不為狂笑道：「你若是要用火藥，還會等到此刻？」

火魔神道：「你，你難道不信？」

石不為喝道：「不錯，火藥是有的，但火藥若是爆炸，連你也要死在這裡，你敢麼？──朋友們，還不衝上去？」

群豪吼道：「衝呀──衝上去。」

到了此時，當真是人人奮勇爭先，唯恐落後。但人數畢竟過多，目標卻嫌太小，此刻人人爭著向目標衝出，你拉我扯，你爭我奪，衝上去的還不到幾人，倒下的卻已不少，倒下的人生怕被人踩住，又去扳別人的腳，於是越倒越多。

紛亂之中，突然間，眾人只覺一股大力自身後衝撞而來，力道之大，竟是眾人平生未遇。人群被這股力道一撞，竟不由得兩邊飛跌出去，讓出了中間一條路，群豪又驚又怒，百忙中回頭一望──

只見七、八個人已自中間通路走了過來。

※※※

這些人衣衫顏色各自不同，有的灰麻青布，穿得極是樸素，有的卻是錦緞織花，華衣麗服。但衣衫質料顏色雖不同，式樣卻是全無二致。

人人俱是長袍及地，直沒足踝，頭上全都戴著隻籠子般的竹笠，掩去了每一人的耳鼻面目。

七、八人分成兩行，每兩人併肩而行，後面的兩人，手掌抵著前面兩人的後背，肩不動，腿不抬，長衫飄飄，向前而行，前面若有人叢擋路，當先兩人微一揮掌，擋路的人便兩旁飛跌出去，但都跌得不輕不重，恰到好處。

剎那之間，群豪的憤怒已全被變作驚懼──這樣的內功，這樣的掌力，當真是眾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之事。

有些人雖已瞧出，後面的人掌心抵住前面人的後背，便是以自身的內力，輸送給前面一人。七、八個人的內力一齊彙集到領先兩人的手掌中，便成了一股無堅不摧，不可抗拒的力量。

但縱然如此，縱然將這股力量分成八份，每一人的功力，猶是非同小可，何況能使自己的內力輸送到別人體內，能將別人的力量化為已有，這也都是內家的絕頂功夫，若無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夫，休想辦得到。

更何況瞧這七、八人行路的身法，輕功實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公孫紅、萬子良、潘濟城、蔣笑民等武林一流高手暗中忖度，這七、八人無論內力、輕功，無一人在自己之下。

泰山之會，實已將當今武林之頂尖高手，成名英雄俱都一網打盡，這七、八人可是打那裡來的？

這樣的人只要忽然出現一個，已足令人驚異，此刻竟出現七、八個之多，怎不教人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

星群漸落，曙色已將驅走黑夜。

群豪一個個俱是張口結舌，目定口呆，一個個俱在心中暗問：「這些人究竟是誰？在此時突然出現，為的是什麼？」

其實這些人早已在人叢之中，只是那時群豪的注意力都已被擂台上的千變萬化所吸引，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們。

此刻他們在這具有決定性的關頭，突然現身，誰也猜不出他們究竟是幫著誰的，更猜不出他們現身之後，會令這本已變化無常的局勢，又生出什麼驚人的變化，就連火魔神、方寶玉等人，此刻俱是屏息靜氣，靜等著這些神祕的來客揭露自己的身分。

霎眼之間，這七、八人便已走近擂台，七、八人突然同時邁步──一邁步便掠上擂台，七、八人的身法腳步，竟全無絲毫不同。

擂台上的群豪，不由自主，也讓開一條道路──這條路正是留給他們走向火魔神與方寶玉的。

火魔神一顆心不禁懸了起來，手掌己縮入衣袖。

這七、八人若是筆直走向他，若是向他出手，他自揣不出十招，便得受制被擒，與其等到那時受制於人，倒不如此刻先發制人，與其被人所傷，倒不如與他同歸於盡──只要這七、八人再向他們走近兩步，他袖中煙花信號，立時便要出手。

石不為目光也在盯著這些神祕的來客，密切注意著他們的意向，他們若是向火魔神出手，他便可坐享其成了。

那知這七、八人到了擂台上，竟突然住足，全無向火魔神出手之意，石不為目光閃動，便又振臂大呼道：「各位還不動手？還等什麼？難道要等他們這七、八個同黨，將他們救走麼？──時機不再，衝呀！衝呀！」

群豪遲疑著，猶豫著，但終於又漸漸開始騷動──三兩人的呼喝衝撞，瞬即又演變為燎原之勢。

就在這時，那七、八個神祕的長衫客，突然齊聲喝道：「七大門派下的弟子，誰也不准出手。」

這七、八人無一不是中氣充足之輩，此刻齊聲呼喝，當真是聲震天地，所有叱吒驚呼，立時都被壓了下去。

石不為厲聲喝道：「你是什麼東西，有何資格命令七大門派弟子？」

那當先一人道：「你可知道我等是誰？」這句話他一人說出，語聲雖不及方纔那般震耳，卻自有一股威嚴沉猛之氣，足以懾人。

石不為心神竟不由自主為之一震，似是泛起了一種不祥的預兆，在人叢中退後半步，道：「石某正要瞧瞧你是誰？」

那人仰天大笑道：「你要瞧瞧我是誰麼？好──」笑聲突頓，反手將頭戴的蒙面竹笠摘了下來，厲聲大喝道：「且瞧我是誰。」

竹笠被直摔下去，露出了他的臉。在逐漸微弱的火光，與漸漸明亮的曙色中，只見他灰白頭髮，挽成道髻，斜插一根烏玉簪，雙眉斜飛，直鼻通天，頷下一部花白鋼髯，掩住了他的嘴，那雙目中射出的神光，更足奪人魂魄。

石不為身子一震，面色立時慘變，顫聲道：「你──是你老人家──」

群豪也有的已認出這道人是誰來，亦不禁脫口驚呼道：「鐵髯道長──原來是鐵髯道長。」

更有的竟已俯首拜了下來，道：「弟子參見掌門祖師。」

原來這道人赫然正是以「內家正宗」秘技與「外家少林」分庭抗禮，號稱天下第一劍派「武當」的當今掌門人。

# 第三十六章 人中之龍

一陣紛亂過後，群豪目光不禁移向另七人身上，當先一人乃是武當掌門，與他同行之人的身分也可想而知。

石不為驚惶的目光，瞧著鐵髯道長身旁一人，道：「你──你老人家莫非是──是──」

那人摘下竹笠，沉聲道：「老僧正是無相。」只見此人形貌古拙，高額聳顴，神情在慈和中又帶著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之態。群豪更是大驚，脫口驚呼道：「少林掌門人也來了。」

於是，又有一群人伏身跪拜了下去，莫不屈更是五體投地，恭聲道：「弟子參見掌門大師。」

石不為直覺雙膝有些發軟，轉目望向第三人。這人不等他說話，摘下竹笠，重重摔在地上，厲聲道：「孽障，還認得我麼？」話猶未了，石不為已撲地拜倒，道：「弟子不知恩師你老人家也來了，弟子──弟子──」

第四人縱聲道：「不但他來了，我也來了。」

※※※

七頂竹笠，都已脫了下來。這七人赫然正是當今武林七大門派的七位掌門人──七大門派的掌門人竟連袂而來，這當真是非同小可之事。要知道這七位掌門之武功，雖未必可勝過公孫紅、冷冰魚等人，但七大門派潛力猶在，這七人德望之隆，身分之尊，亦仍無人可以比擬。

放眼望去，山坪上千百豪傑，已有一半跪了下來，丁老夫人、一木大師等人亦都合什稽首，面現驚喜之色。但還有最後一人未曾除下竹笠，這人又是誰？群豪目光，又不禁偷偷凝注在第八人身上，忖測著他的身分。

※※※

這第八人頂上竹笠，卻偏偏久未脫下。

武當鐵髯道長雙手高舉，喝道：「本門弟子，毋庸多禮──」百餘人隨即聽命站了起來，當真是如響斯應。

鐵髯道長目光轉動，大喝又道：「少林、峨嵋、崑崙、點蒼、崆峒、淮陽門下弟子，也站起來吧，難道你們要在地上跪一輩子麼？」群豪自也聽命站了起來，有些人卻不免在心中嘀咕：「道家講究清靜無為，怎地這武當掌門卻是這麼大的脾氣。」

他們可不知這鐵髯道長未曾投身武當之前，俗家姓張名振盛，乃是橫行太行山一帶巨寇之首，綠林人稱「大公雞」。顧名思議，便可知他實是啼聲洪亮，性如烈火，壯年之後，方自洗心革面，放下屠刀，但江山易改，終是本性難移，那烈火般的脾氣，有時還是依然如故。

群豪陸續站起，莫不屈、石不為也站了起來。

鐵髯道長突又厲喝一聲，道：「石不為，誰叫你站起來的，你還是跪下。」

石不為雖非武當弟子，但對這性如烈火的鐵髯道長，其敬畏之心，絕不在對他本門掌門師長之下。鐵髯道長喝聲未了，他早已又自撲地跪倒。

少林無相大師沉聲道：「鐵髯道兄令別人全都勿需多禮，卻偏偏令你一人跪著，你心中可是有些不服之意麼？」

石不為伏首道：「弟子不敢。」

無相大師道：「你可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石不為道：「弟子不知。」

鐵髯道長怒道：「你還不知？在無相大師面前，你也敢說假話？」石不為道：「弟子真的不知──」

鐵髯道長突然衝下臺來，衝向石不為，群豪那敢阻路，紛紛閃避開，鐵髯道長已抓起石不為的衣襟，將他拖到臺上。

石不為面色雖已變，但卻仍是馴馴服服，不敢有絲毫掙扎──群豪都不禁又驚又疑，暗暗揣測。

「石不為若非犯下門規，鐵髯道長怎會對他如此？他犯的又是何門規？莫非金不畏等人真是被他所害？但──但縱然如此，遠在千里外的鐵髯道長、無相大師等人，又怎會知道這秘密？」

※※※

鐵髯道長仍未放鬆石不為的衣襟，怒喝道：「你師傅費了七年心血，總算將你調教成一條能在江湖間站得起來的漢子，你怎可做出此等惡毒之事，你對得起人麼？」

石不為垂首道：「弟子做了何事？──弟子犯了何罪？弟子實在不知，但望──」

鐵髯道長怒叱道：「住口，你既已犯下滔天大罪，此刻便該痛心疾首，自責自悔，不想你竟然還敢妄圖狡賴。」

石不為道：「莫非你老人家也相信了別人對弟子的誣蔑之詞，難道──難道各位師伯師叔都不相信弟子，反而相信別人。」他不但語聲中充滿冤屈不平之意，目中也急出了悲憤的淚珠，乞憐地自七大門派掌門人面上一一望過。

但這七位宗主，卻絲毫未曾被他所動，只是冷冷地瞧著他──那七雙目光，當真比尖刀還要鋒銳利人。

石不為顫聲道：「梅師伯──王師叔──你們兩位一向對弟子最為愛護，如今難道眼見弟子含冤難伸，也不為弟子洗刷？」

崆峒掌門人「如意老人」梅傲天面色鐵青，捻髯不語，淮陽「萬方神鷹」王淡江冷「哼」一聲，甚至連瞧也不願再瞧他一眼。

石不為膝行著爬到他師傅「一鳴振九州」鐵神龍面前，伸手握拉了他師傅的雙足，悲嘶道：「師傅，你──你老人家難道也沒話說？七年來，弟子片刻未曾離開過你老人家身畔，難道連你老人家還不知道弟子之為人──弟子平時雖然有些冷僻倔強，但──但卻萬萬不會害人的，你老人家總該相信──」

鐵神龍垂首望著他，面上的神情，既是憤怒，卻又不免有些悲哀，有些惋惜，終於長嘆一聲，道：「不錯，這七年來你的確做得不錯，不但老夫，就連你師母也讚你沉默寡言，堅忍卓絕，那知──那知──」

突然飛起一足，將石不為踢了開去，嘶聲接道：「那知今日你卻現了原形，你──你竟是個能言善辯，裝模作態之徒，你──你竟騙了我夫婦七年之久了。」

石不為撲倒地上，以手捶地，悲呼道：「蒼天呀蒼天！你為何不教我也和不畏他們一樣，也被那惡賊害死，卻教我活在世上，承擔這冤屈，這痛苦──蒼天呀蒼天！我又怎會忍心害死與我自幼共在一齊長大，親如手足般的弟兄？」

少林無相大師突然沉聲道：「老僧與你師傅師叔又幾曾說過你害死他們的，這只不過是你做賊心虛，自己說出的而已。」

石不為身子一震，怔在當地，悄悄抬起頭一望，無相大師那雙充滿智慧的目光，正冷冷地凝注著他。他立刻垂下頭，不敢再看，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老人家如此說話，實難令弟子心服。」

無相大師道：「不錯，此事死無對證，全無憑據，你不肯承認，誰也無法判你之罪。」

石不為道：「這本是他們血口噴人，虛空捏造，自然絕無證據。」

鐵髯道長大喝一聲，怒道：「畜牲，你只當你這事真的做得天衣無縫，全無破綻麼？」

石不為微微變色，但卻抗聲道：「弟子根本──」

鐵髯道長厲喝道：「我若不叫你死心，你也不肯服罪，好！你且瞧瞧──」

手指突然向那第八個人指了過去，狂笑著接道：「你且瞧瞧他是誰？」

這充滿神祕的第八人，緩緩伸手抬起面上的竹笠──

他，赫然竟是公孫不智。

※※※

石不為方纔見到七大門派掌門人突然現身，雖然震驚，猶能沉得住氣，此刻驟然見到公孫不智，卻當真如見鬼魅一般，方自站起一半的身子，如遭當頭棒喝，又撲地跌了下去，嘶聲驚呼道：「你──你還未死？」

公孫不智冷冷道：「不錯，我還未死，老五那一掌之力，又怎能致我於死？」

石不為道：「但他卻非以掌力傷你，而是──」

他震驚之下，不覺說漏了嘴，要想住口，卻已不及。

公孫不智仰天狂笑道：「不錯，老五並非以掌力傷我，而是用的見血封喉之絕毒暗器，但此事你又怎會知道的，莫非你在旁邊瞧見了麼？」

就在這一瞬之間，石不為已是滿頭大汗如雨，面上裝作的悲憤含冤之態，也已全都變為驚駭恐懼之色，顫聲道：「我──我只是猜──」公孫不智厲聲道：「事已至此，你還不說實話？」

石不為嘶聲道：「你故意陷人入罪，我無話可說。」

公孫不智冷笑道：「好，我不妨再告訴你，自從老七、老二、老六相繼遇害之後，我便已將本身護身金絲馬甲穿在身上，老五發出的那些暗器雖然狠毒，但都只能擊穿我外面的衣衫，卻絲毫未曾傷及我的皮肉。」

石不為情不自禁，脫口又道：「但我也──」身子一震，突又住口，面色更是慘變。

公孫不智厲聲道：「老四，不想你又說漏嘴了，我自窗內飛出時，你藏身窗下，也曾補了我一掌，但我那時既然未中暗器，你那一掌，只不過使我略受傷損而已，若想致我於死，還差得遠哩！」

石不為道：「但你──你又為何──」

公孫不智截口道：「我深知老五性情，貪黠有餘，氣魄卻不足，要想做出這樣的惡事，他還沒有這麼大的膽子。暗中主謀的，必定另有其人，我為了要探出這人是誰，是以雖然未中暗器，卻作出重傷之態。」

他長嘆一聲，接道：「但我卻當真未曾想到，伏身窗下的，竟然是你，我早就說過，我兄弟七人之中，你的城府最深，也最難對付──若是換了別人，我那時便要揭破你們的奸謀，但既然是你，我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這雖是他們兄弟間的恩怨，但此刻卻無疑已可影響整個武林的局勢，是以群豪俱都屏息靜氣，不敢插口。

公孫不智接道：「只因我深知那時我若有所動作，只有招來你的毒手，那時我與大哥實是人單勢孤，你暗中卻不知有多少幫手，我縱能約得一些武林同道，也未見是你之敵，何況，那時根本就未必會有人相助於我。」他語聲微頓，接口又道：「更何況，我早已算準了你必定會將老五殺之滅口，於是你自然便不得不留下大哥的活命，以免別人懷疑於你，大哥的安危既無危險，我便索性將計就計，裝著傷重不支，落荒而逃。」

石不為已是面如死灰，全身委頓，此刻忍不住又道：「莫非那──那具屍身也是你的──你的──」

公孫不智道：「不錯，那具屍身也是我的疑兵之計。」

滿面痛淚，伏身臺下的莫不屈，一直含淚而聽，不敢插口，此刻終於忍不住了，顫聲問道：「屍身？──什麼屍身？」

公孫不智道：「我逃走之後，算定我驚呼必已驚動大哥，石不為便決定不必立時追來，那時萬竹山莊中正是群豪畢集，有賢也有不肖，我便尋了個平日聲名最最狼藉之徒，將他誘出，點了他穴道，將我穿的衣服，換在他身上，又將那些毒藥暗器，射在他背後──」

莫不屈忍不住又道：「但他的面目，終是與你不同？」

公孫不智道：「我本待在他面上劃些傷痕，塗些泥汙，那知那些暗器毒性委實太過霸道，那人中了暗器之後，手足四肢，面目五官，竟俱都立刻腫了起來，膚色也變為黑紫，七竅俱都破裂，流得滿面是血，根本不需我再做手腳。」

群豪聽得不由在暗中打了個寒噤。

莫不屈顫聲道：「好厲害──好狠毒，石不為呀石不為，你又怎忍心下得了如此毒手。」

公孫不智道：「我方自安排妥當，便聽得有腳步之聲過來，我走也來不及了，便伏身躲在暗中，只見來的便是石不為。」

他嘆了口氣，接道：「那時我猶自不能完全斷定他便是主惡之凶，是以便索性屏息靜氣，瞧個究竟，但他──他見到那具屍身之後，面上果然露出狂喜之色，竟──竟在『我』那具屍身上，又狠狠刺了兩劍。」

說到這裡，他語聲也漸漸激動起來，嘶聲道：「到那時我心中才斷定無疑，但仍猜不出他為何對我那般懷恨，只見他一劍刺下，連劍身都變為烏黑顏色，那時四下無人，他便將那屍身與長劍俱都以衣衫包起，悄悄抬走，也不知是被拋入河溝中，還是被他掩埋，而我──唉！我便連夜趕回武當，卻不想各位師伯師叔也都在那裡。」

無相大師長嘆截口道：「好了，下面的話，你已不必再說，這孽障想必總是已將惡貫滿盈，是以蒼天才令我們這些已有多年未曾出山的老頭子，一齊聚在武當。」

鐵神龍大喝道：「孽障。你還有何話說？」

※※※

那知石不為竟突然翻身躍起，仰天狂笑道：「好，好，昔日白三空常說咱們這些人裡，若論智計，誰也比不上公孫不智，那時我暗中還在不服，直到今日，我才服了，服了。我石不為自問行事周密，那知卻還是栽在你這小狐狸手裡。」

鐵神龍怒道：「孽牲，事已至此，你還不痛悔求饒？你還敢如此無禮？」

石不為狂笑道：「事已至此，我痛悔求饒又有何用？莫非你們還饒得了我？不錯，那些人都是我宰了的，你們要怎樣，只管來吧！」

鐵神龍狂吼一聲，便待撲上，但身子方動，卻被無相大師、如意老人雙雙拉住，鐵神龍嘶聲道：「兩位如何還不讓我出手？」

如意老人緩緩道：「此刻此時，反正再也不怕他能逃上天去，你我不如將此事完全問個清楚，再出手也還不遲。」

石不為喝道：「什麼事石某都已承當，你還有什麼好問的？」

如意老人緩緩道：「我深知你為人，一些金銀財帛，絕不能打動於你，你究竟是為了什麼，才做出這樣的事來？」直到此刻，這老人說話竟仍是慢慢吞吞，輕聲細語，似乎世上再也沒有什麼事，能令他著急。

石不為默然半晌，突又狂笑道：「問得好──問得好，世上總算已有一人相信，我石不為不是任何人的威脅利誘所能打得動的。」

鐵神龍頓足道：「那你是為了什麼──說！快說呀！」

石不為笑聲突頓，轉了個身，突然彷彿痴了似的，面向東方的曙色，木立不動，別人的怒罵、喝問，他似乎也已全然不聞。眾人瞧他神情異樣，也不覺為之一怔。

只聽他夢囈般喃喃自語道：「大哥、大姐，你們要我做的事，我都已做了，只恨未能做好而已──還沒有做好的事，還沒殺的仇人，只有等你們去殺了，小弟在九泉之下，必定化為厲鬼，在暗中相助於你們。」他語聲中竟滿懷怨毒之意，眾人聽得更是一驚。

鐵神龍厲喝道：「誰是你的大哥、大姐？誰是你的仇人？你本是孤兒，又有什麼血海深仇？──你──你究竟是為了什麼？」

石不為血一般赤紅的目光，自眾人面上一一望過──人人只覺面上宛如被毒蛇爬過一般，當真是不寒而慄。

他嘶聲笑道：「那些是我的仇人？我究竟是為了什麼？這些事，我死也不會說的──我要叫你們糊裡糊塗，暗中的猜疑，直到我大哥大姐的復仇之劍刺入你們身上時，你們才會明白，但那時，哈哈！那時已太遲了。」

眾人俱都變色，紛紛呼喝道：「誰是你大哥？」

石不為截口狂笑道：「誰是我大哥麼？──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這擂台之上，人人都有可能，你們猜去吧！你們越是互相猜疑，我大哥便越是方便，但你們忍得住不去猜疑麼──哈哈──哈哈──哈哈──」瘋狂般的笑聲，突然停頓。

石不為狂呼一聲，仰天跌倒，手腳四肢，面目五官，立刻紫脹，七竅也立時綻裂，紫色的毒血，泉水般流了出來。

※※※

石不為雖然自盡服毒而死，但直到他斷氣許久，群豪耳畔似乎還可聽得到他那瘋狂的笑聲，惡毒的詛咒──

天色雖已黎明，但大地間卻似乎瀰漫著一種不祥之兆──良久良久，都沒有人動彈，也沒人說話。

方寶玉更是滿面淚痕，不言不動，他冤屈雖已洗淨，但目睹此情此景，心中又怎會有絲毫歡愉之意。

在這死一般的片刻靜寂中，身形最先移動的，便是石不為的恩師鐵神龍──他竟向石不為屍身走了過去。他腳上似乎拖著千斤重物，每一步都走得極是緩慢，極是沉重，走到石不為屍身前，突然反腕拔出背後長劍。「嗆」的一聲龍吟後，四下仍是靜寂如死。

只見鐵神龍高舉長劍，仰面向天，似是默禱了半晌，然後，便一字字緩緩道：「第七代掌門弟子鐵神龍，稟告在天各位祖師之靈，弟子不肖，教誨無方，以致第八代弟子石不為竟背叛門規，作惡江湖，不幸此不肖惡徒，死時仍為本門弟子，竟未及將之逐出門牆──」

他語聲已自哽咽，但仍強忍著接下去，道：「弟子恨不能在其生前時將之正以門規，只有等他死後戳屍，以正門規。」高舉著長劍突然落下，刺入了石不為的屍身。

死一般靜寂中，群豪甚至可以聽出長劍刺入石不為肋骨的聲音，這聲音雖然短促、輕微，卻還是足以令人戰慄。

方寶玉轉過頭去，不忍再瞧，群豪也大都悚慄垂首，莫不屈雖然拼命忍住，卻終於為之痛哭失聲。

鐵神龍目中亦是熱淚盈眶，嘶聲道：「本門門戶不幸，出此叛徒，弟子實已難逃其責，弟子──」突然拔出長劍，回劍往自己咽喉劃去。

驚呼之聲，終於爆發。鐵髯道長、無相大師已閃電般掠向前去，抱住了鐵神龍的雙臂，鐵髯道長猛力奪下長劍，頓足道：「你──你這是何苦？」

鐵神龍仰天悲嘶道：「我教徒無方，非但對不起本門師長，也對不起各位，我若不死，我──我怎能心安，怎能謝罪？」

鐵髯道長厲聲道：「胡說，此事誰能怪你？普天之下，又有誰會怪你？武林風雲激盪，正值需人之際，你──你怎能輕言一死？」

鐵神龍道：「我──我──兩位放了我吧！我──」無相大師突然伸出手來，在他腰畔輕輕一拍。鐵神龍最後一個字未說出，頭已倒在鐵髯道長肩上。

無相大師沉聲道：「此刻他心情太過激動，還是讓他安睡片刻的好──」

此後──在這死寂後，便是一場異常的動亂。有的人抿嘴低聲喟嘆，有的人紛紛議論，有的人搶著去拜見掌門，有的人便上去，向這七大掌門寒暄致謝。

※※※

轟動一時的泰山大會，似乎已將如此奇異，而又平淡地結束了。於是有的人準備散去，又有的人在四面悄悄去尋找那埋藏的火藥，看來，似乎已無人去注意火魔神。

其實丁老夫人、萬子良，一木大師，七大掌門，以及方寶玉等人口中雖在說話，但目光卻始終未有片刻離開火魔神身上。在這許多道逼人的目光下，火魔神委實動也不能動，動也不敢動，呆了半晌，終於忍不住大喝道：「你們此刻想必已知道，金不畏等人並非由某家主謀所害的了，為何還如此的眼睜睜看某家？」鐵髯道長厲聲道：「既非你主謀，你方纔為何要承認？」

火魔神狂笑道：「某家方纔若不承認，豈非害死了方寶玉，事急從權，古有明訓，這──各位莫非還不知道麼？」

眾人自是知道的，都不禁為之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火魔神笑聲已頓，厲聲接道：「某家言已盡此，你等要將某家怎樣，只管說出便是。」

群豪各各交換了眼色──所有的目光，俱是猶疑難決，於是萬子良等人一齊望向丁老夫人，鐵髯道長等人都一齊望向無相大師，這許多武林前輩高人，顯然都在以他兩人馬首是瞻。無相大師雙手合什，沉聲道：「老夫人有何高見？」

丁老夫人道：「但憑大師定奪。」

無相大師手捋長髯，沉吟半晌，緩緩道：「方少俠意下如何？」

這武林第一門派的大宗師，居然如此尊敬一個弱冠少年的意見，顯見方寶玉此刻在江湖中的分量，已是非同小可。

萬子良、莫不屈嘴角不禁露出欣慰之色，方寶玉面上都毫無驕矜之意，斂目垂首，恭聲道：「大師慈悲，弟子怎敢妄言。」

無相大師微微頷首，喃喃道：「不錯，俠義之心，慈悲為主──」突然揮了揮手，道：「去吧，快快去吧！」

方寶玉嘴脣微動，似乎說了「多謝」二字。丁老夫人、一木大師、如意老人、萬子良等人，俱都悄然頷首，鐵髯道長面色微變，似乎想說什麼，卻終於忍住。連武當掌門都無異議，別人那敢多口。

火魔神目光四轉，仰天狂笑道：「既是如此，某家告辭了。」

鐵髯道長終於忍不住厲叱一聲，道：「且住！」

火魔神軒眉道：「怎樣？」

鐵髯道長怒道：「無相大師本我佛心腸，今日饒過了你，你非但毫無感激之意，竟還敢作出如此猖狂之態？」

火魔神狂笑截口道：某家為何要有感激之意，你等不敢攔阻於我，只不過是畏懼某家那足可令人粉身碎骨的火藥而已，你等若敢對某家──」

話猶未了，突有一陣清朗的語聲遙遙傳來。這語聲一字字道：「火藥俱是藏在山林隱處的棺木之中，此刻引線已被老夫毀去，魔宮弟子也被老夫制住，隱患已除，各位只管放心吧！」

語聲飄忽，漸去漸遠，擂台上的群豪，大都瞥見山坡上有人影一閃，麻衣鶴杖，白髮蕭蕭，卻瞧不清面目。只有潘濟城瞧得清楚，這老人正是那日泰山會前，在道上倏然現身，高歌而去，有如神龍般見首不見尾的麻衣異人。

他驚佩之餘，不禁更是懷疑：「這老人究竟是誰？」

群豪驚喜之餘，目光自又都轉到火魔神身上。

鐵髯道長厲聲笑道：「此番又怎樣？」

火魔神大喝道：「你要怎樣？」

此人果然不愧為江湖梟雄，在如此情況下，在這許多頂尖高手環伺之中，他目中雖不免微露驚惶，但身子仍挺得筆直，仍然毫不肯示弱。

鐵髯道長目光暴射，方待說話。

無相大師卻已搶先道：「火施主，你只當老僧方纔放你，是為了有所畏懼於你麼？你錯了──錯了，此時此刻，我等如要取你性命，實是如踏螞蟻一般，縱然火藥還在，你也絕無可能發出號令，此點你莫非還不相信？」

火魔神唯有垂下頭去，閉口不語。

無相大師接道：「去吧！你還是去吧！老僧但望你以此餘生，做些有益人群之事，至於聽與不聽，卻全都在你了。」

火魔神胸膛起伏，心中也不知是感愧，還是激怒。過了半晌，他霍然回首，凝注方寶玉。

寶玉微微一笑，道：「一言之諾，萬金不易，你放心吧！」

火魔神尷尬的面容上，現出一絲微笑，道：「好，三日之後，自來相見。」轉目四望一眼，一句話也沒有再說，分開人群，奪路去了。

※※※

鐵髯道長頓足道：「縱虎歸山，必有後患。」

無相大師微微笑道：「殺之失仁，放之取義。」

鐵髯道長展額一笑，道：「大師說的是，鐵髯錯了。」

群豪眼見得這班武林前輩存仁取義的高風亮節，勇於認錯的寬大胸襟，都不禁自覺愧怍，肅然起敬。

寶玉伏身拜下，恭聲道：「多謝前輩此番──」他話未說完，已被無相、鐵髯兩人雙雙扶起。

無相大師微笑道：「老僧今日得見人中之龍，實覺當為江湖慶幸──阿彌陀佛，我佛慈悲，如今泥汙已洗，寶珠當可大放光明。」

鐵髯道長捋髯大笑道：「大師說的是──方寶玉，你切莫忘了大師教誨，好自為之，今日之江湖，已是你縱馬逐鹿的時候了。」

寶玉伏身再拜，道：「多謝教誨。」

丁老夫人、萬子良、一木大師、崑崙、崆峒等各大掌門，俱都圍了上去，面帶欣色，佳言相慰。

小公主在一旁痴痴地瞧著，目中突然流下淚來。

群豪眼見方寶玉今日的光榮，想及他昔日所受的冤屈，所受的打擊，也不禁為之感愧交集，熱血奔騰。人人都能體會得到，方寶玉今日的光采，是經過多麼艱苦的奮鬥才能得來的，這本是件激動人心，感人至深的事。

也不知是誰，首先呼出「方寶玉」三字，剎那之間，這三個字便湧成一股浪潮，歡呼的浪潮。已將離去的人群又復聚來。人人口中都在大呼著道：「方寶玉──方寶玉──」

莫不屈熱淚盈眶，既悲於手足之凋零，又喜於寶玉之茁長，一時之間，他也不知所流的眼淚是悲哀？還是歡喜？

鐵娃更是手舞足蹈，不住拍掌道：「大哥好，有這樣的大哥真好。」他本拙於言詞，此刻更不知該說什麼才能表示出自己心中的歡喜。

東面一群人似乎早已商量好了，此刻齊聲道：「請方少俠露手功夫讓咱們開開眼界。」

這呼聲立即得到所有人的響應，群豪立時全都大呼道：「請方少俠露手功夫讓咱們瞧瞧，請方少俠──」

方寶玉又何嘗不是早已熱淚盈眶，口中道：「各位──各位──在下──」他此刻縱能說出話來，也早就被歡呼之聲淹沒，何況他此刻實是滿心激動，那裡還能說得出話來。

如意老人微笑道：「寶玉今日若不露兩手功夫，這呼聲祇怕再也不會停止了。」

寶玉垂首道：「但──弟子──弟子怎敢。」

# 第三十七章 眾望所歸

鐵髯道長帶笑道：「人前炫露，雖為武家所忌，但此刻你既是眾望所歸，群情如此，你還有何不敢之理？」

寶玉苦笑道：「但弟子──弟子又該如何──」

如意老人笑道：「不錯，他一人又該如何顯露武功，莫非要叫他一個人在這裡拳打腳踢跳上跳下不成，何況，據我所知，寶玉之武功，乃是以意為先，以形為下，此等上乘功夫，若無人與他交手，是萬萬顯不出高明來的。」

群豪見到臺上這些高人說話，顯見此事已有成功之望，呼聲便不禁都低弱了下來，但面上盼望之色卻更濃厚。

鐵髯道長轉目四望，突然大笑道：「既是如此，就由我來陪他試手如何？」這雖已伏櫪，但仍志在千里的老人，豪情勝概，竟絲毫不減當年，群豪自又歡聲雷動，寶玉卻不禁嚇得拜倒在地，惶聲道：「弟子天膽也不敢和前輩動手。」

鐵髯道長笑道：「學無先後，能者為尊，你為何不敢與我動手？何況，你身為紫衣侯師兄之唯一傳人，縱然論及輩份，也不在貧道之下。」

寶玉也不知該如何辯說，只有連聲道：「弟子不敢！」

他在鐵髯道長連聲催促，群豪交相鼓動之下，實已急得汗透重衣，小公主眼波流轉，突然笑道：「鐵髯道長，寶兒生怕你威風毀於一旦，是萬萬不會和你動手的，我瞧你還是──還是算了吧！」

這句話更無異火上加油，鐵髯道長薑桂之性，老而彌辣，怎能受得了這一激，濃眉倏然皺起，大笑道：「方寶玉，你可是真的怕貧道落敗麼？勝負乃兵家常事，貧道難道連這點胸襟都沒有，來來來──」長袖捲起，手腕一反，便待去拔長劍。

但這隻手卻被無相大師輕輕按住了，鐵髯軒眉道：「大師──」

無相截口笑道：「道兄雖然豪情如雲，但在情在理，方少施主卻又是萬萬不能與道兄動手的，依貧道之見──」

這一代高僧方在籌思該如何出言化解，一直垂目不語的公孫不智，已撲地跪倒，伏首道：「大師恕罪，弟子倒有一愚見。」

無相大師笑道：「武林俊彥，不智最智。」

鐵髯道：「哼！他懂得什麼，也敢在此多話。」

公孫不智伏首在地，那敢說話。

無相大師道：「讓他說吧！」

公孫不智道：「弟子──弟子──」

鐵髯大聲道：「無相師伯令你說，你便該快說才是，怎的還要吞吞吐吐。」

群豪有的不禁在心中暗笑：「這位師傅，可真難伺候。」

公孫不智卻鬆了口氣，道：「以弟子之見，不如由師傅你老人家與五位師伯佈成一道劍陣，將寶玉圍在中央，看他能否出得去？」

如意老人拊掌道：「不錯，如此一來也可瞧瞧方少俠的武功，再者雙方俱無損傷，鐵髯道兄，你應該答應了吧！」

鐵髯道長笑道：「如意兄既說好的，貧道還有何話說，方寶玉，你──」

方寶玉趕緊道：「弟子遵命。」只要能不和鐵髯交手，他是什麼都答應的。

※※※

以少林無相大師為首，這六大掌門佈下的劍陣，豈同小可，六柄劍揮出，加起來何止三百年的功力。這三百年功力結成的劍氣所在，莫說是人，祇怕飛蜂燕雀也難出入，群豪又誰不想看看。已隱然登上天下第一高手寶座的方寶玉，是否能闖得出來？用什麼法子方纔能闖得出來？

一時之間，群豪間的興奮與激動，再度上達高潮，人人都已想到，這一戰的精采之處，必定要遠在方纔大小數十戰之上。

朝陽已升，萬道金光，破雲而出。

破雲而出的萬道金光，卻似乎全都聚集在這六柄長劍上，這六柄長劍竟似能拒去天地間所有的光芒。

寶玉未動，長劍自也未動。

寶玉垂眉斂目，正似在深思著脫圍的方法，六大掌門人亦是眼簾半垂，似乎誰也未曾留意寶玉的動靜。但其實只要寶玉指尖動彈一下，這六大掌門人，立時便能覺察，而寶玉卻連指尖都未動彈一下。

群豪目光，自都凝注在這七人身上，唯有鐵娃的一雙大眼睛，卻瞬也不瞬的盯著小公主。

小公主道：「大笨牛，你盯著我瞧什麼？」

鐵娃「嘻」的一笑，也不答話。

小公主道：「一個大男人，盯著人家女孩子，也不害臊麼？」

鐵娃嘻嘻直笑，還是不答話。

小公主道：「你可是見我生得漂亮，便瞧呆了？」

鐵娃笑道：「你漂亮麼？我可瞧不出。」

小公主道：「瞧不出還瞧什麼！」

鐵娃笑道：「瞧不出還是要瞧的。」

小公主眼波一轉，望著鐵娃身後，突然笑道：「呀！可真想不到，你怎麼也來了，你瞧這鐵娃直瞪著我瞧哩，你──你難道不吃醋麼？」

鐵娃嘻嘻笑道：「不管是誰來了，我也不會回頭，我只是代表大哥看住你，你就是想走，可也是走不了的。」

小公主又惱又恨，咬著嘴脣，呆了半晌，突又笑道：「我知道有個地方，滿街都是牛肉，堆的比山還高，你若是去了，包管你可以盡情吃個飽。」鐵娃笑道：「牛肉？嘿！鐵娃不稀罕。」小公主笑道：「但那裡的牛肉，味道可跟別的地方不同，包管你一輩子都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牛肉，你只要聞著那味道，不吃都不行。」鐵娃眨了眨眼隨道：「真的？」

小公主見他已有些活動了，喜道：「自然是真的，你不信，我帶你去瞧瞧好麼？」

鐵娃道：「真的？」

小公主大喜道：「那麼──咱們快悄悄走吧！」

鐵娃笑道：「好，等大哥來了，咱們一齊走。」

小公主又呆了一呆，跺腳恨聲罵道：「死笨牛，真是個活活的死笨牛。」她雖然滿肚子花樣，一腦門主意，但遇著這石頭似的牛鐵娃，再妙的主意，可也全都沒有用了。她見著眾人的注意力俱都集中在那劍陣之上，本待乘機溜走，但有這雙牛眼睛盯著她，她那裡走得了。轉目望去，只見別人果然俱都沒有注意到她和鐵娃的對話，再瞧方寶玉，他直到此刻，竟還未動一下。

潘濟城、萬子良併肩而立。

潘濟城忽然悄聲笑道：「公孫不智，果然不智，他想出的這主意，明雖彷彿幫著寶玉，其實卻是叫寶玉非敗不可。」萬子良道：「怎見得？」潘濟城道：「若以武功而論，六大掌門身分雖尊，但單獨誰也不是寶玉敵手，但這六人組成的劍陣，卻無異銅牆鐵壁，莫說方寶玉，就算紫衣侯復生，周老前輩親臨，也萬萬休想闖得出來的。」

萬子良道：「這──這也未必見得。」

潘濟城道：「不錯，他們若無顧忌，只要擊倒一人，便可闖出，但若將他們也置於寶玉此刻之地位，既不敢對這六人絲毫冒犯，更不敢隨意施出殺手，若想闖出這劍陣，委實比登天還難。」萬子良尋思半晌，頷首道：「確是如此。」

潘濟城道：「瞧寶玉此刻之模樣，似已存心求敗了，只是此刻聲名方自挽回，經此一敗，祇怕難免又有傷損。」

萬子良苦笑道：「若是換了在下，也只有如此。」

再瞧寶玉還是木立不動，果然毫無求勝之感。

※※※

這時旭日漸高，秋陽漸烈。

企立在日光下的群雄，似已漸感不耐。

「天刀」梅謙與蔣笑民併肩而立。

蔣笑民忍不住道：「瞧方少俠如此模樣，莫非是想以定力求勝？等到六大掌門心神稍有浮躁之時，他便可乘機衝出。」

梅謙接頭笑道：「這六大掌門人又有那一個不是數十年的修為？武功雖因天資不及方寶玉，但定力都絕不致在方寶玉之下。」

蔣笑民側目望去，但見那六大掌門人，一個個果然俱是神安氣詳，就連鐵髯道長，都無半點浮躁之象。

但寶玉非但仍無舉動，就連絲毫有舉動的徵象都沒有。

蔣笑民皺眉道：「如此說來，方少俠難道已無取勝之心，直到時限一到，便要自承落敗不成？這豈非有些──」

梅謙截口笑道：「方寶玉絕不致自承落敗。」

他竟說得如此肯定，蔣笑民忍不住問道：「何以見得？」

梅謙道：「只因這一戰情況甚是特殊，寶玉縱能闖出，於六大掌門之聲名並無損傷，但寶玉若不能闖出，則非但他聲名有礙，就連周老前輩的面子也不好看，方寶玉是聰明人，怎會做這樣的傻事？」

蔣笑民沉吟道：「話雖說的不錯，但以在下看來，方少俠實無半分取勝機會，他自己祇怕也知道如此，是以至今未有舉動。」

梅謙輕嘆道：「在下雖是那般猜測，卻實也猜不透寶玉究竟在弄何玄虛，無論如何，他若想闖出，此刻便該有所動作，方能引得對方露出空門，他這樣站著不動，的確是萬萬無法衝出去的。」

那邊一木大師與丁老夫人又何嘗不在暗中議論。

丁老夫人道：「大師可覺寶玉如此有些奇怪？」

一木大師道：「的確有些奇怪，他如此做法，只有一個解釋，那便是他暗中早有成竹在胸，不動則已，一動便能衝出，但──」

丁老夫人嘆道：「但普天之下，又有誰能一舉衝出六大掌門的劍陣？這孩子若真有如此想法，那也未免自視太高了。」

眾中暗中紛紛猜測，雖然猜不透寶玉的心意，但算來算去，卻都覺寶玉此刻實已是有敗無勝。

※※※

旭日更高，時限更近。

這時就連有限幾個還替寶玉抱著希望的人，也俱都絕望了，都道寶玉之自承落敗，已不過只是遲早間事。

那知就在這時，寶玉身形突動！

他腳下一個錯步，身形的溜溜一轉，雙掌輕輕劃了個圈子──六柄長劍的劍尖，因著這一轉之勢，連成了一線，劍尖互擊，發出叮的一響。

這時陽光自東方斜斜照射過來，恰巧照在這一線劍尖上，劍尖閃光，這閃光也隨著一轉。

六大掌門但覺眼前強光一閃，雙目不由得一眨。

這是間不容髮的一剎那，世上再無任何言語能形容出這一剎那的速度──強光一閃，立即消失。

六大掌門眼簾一眨復張，而方寶玉竟已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神奇的脫身於劍陣之外。

等到六大掌門再張眼時，方寶玉已蹤影不見。

群豪早已瞧得呆了，真正的呆了，大家本都睜大了眼睛在瞧，卻誰也未瞧出這是怎麼回事。

就連丁老夫人也不禁失聲道：「真的不動則已，一動便已衝出，但──但他這是如何衝出來的，大師，你可說得出個道理來麼？」

一木大師尋思半晌，沉聲嘆道：「方少施主之絕技，端的令人嘆為觀止，他身法之輕靈，姑且不論，最驚人的是，他竟早已算準了陽光照射的角度，也算準了劍尖反射的角度，他便抓住那稍縱即逝的一剎那，帶動劍陣，使得那反射閃光恰巧自六位掌門大師眼前一一閃過，這突來的陽光一閃，自使得六位掌門大師心神一疏，劍陣自也因之一頓，方少施主便也抓住了這一剎那，自那劍尖之上，飛身掠出。」

群豪驚震之下，自都在聽他說話，聽了這番話後，人人更是目定口呆，這樣的武功，這樣的機算，眾人實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一木大師合什長嘆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不想方少施主之武功心法，果然已能上參天意，會通天機，老僧暮年能見武林出此不世之才，實是不勝之喜。」

方寶玉早已翻身拜倒，道：「弟子失禮了。」

六大掌門俱是驚喜交集，鐵髯道長捋鬚長笑道：「好！好！這孩子竟能將太陽光都用做他制勝的武器，世上還有誰是他的敵手，咱們敗的總也算不冤了。」這時群豪間才爆發出如雷的采聲。

※※※

震耳的喝采聲，直至盞茶功夫後，才漸漸消沉。突然，擁擠在前面的群豪，覺得後面人們的采聲，笑聲，一齊停頓了，停頓得是那麼突然，那麼奇怪。

群豪忍不住轉頭望去，只見後面不但采聲已停頓，而且人群兩面分散，讓出了一條道路。

七八條彪形大漢，大步自分開的人群中走過來了。

這七八條大漢俱是神情慓悍，服裝怪異，腳下俱都穿著雙長可及膝的牛皮靴，將那雖鮮艷似已陳舊的寬邊褲，塞入靴筒內，看來就像是燈籠似的，上身精赤，只穿著件繡花織錦小馬甲，露出一身紫銅色的肌膚，那有如鐵打般高大的身軀，走入人叢，更宛如鶴立雞群一般。

為首的一人，更是氣概威猛，滿面虯髯，昂首闊步，目光睥睨，舉手投足間，都帶著一種狂傲不群的慓悍之氣，像是天生的慣於發號施令，天生的不將別的人瞧在眼裡似的。

奇怪的是，這些野性未馴的慓悍漢子們，此刻竟都是雙眉深皺，面色沉重，顯然是憂慮重重，有著心事。

山風吹過，一陣陣又鹹又腥的海水氣味，自大漢們身上散發出來，群豪間已不禁發出竊竊私語：「海盜！這必定是海盜1」

「不錯，那為首的那人，正是海上大豪，『紫髯龍』壽天齊，我一瞧他那部黑中透紫的大鬍子，就認出他了。」

「海上群豪，足跡向不能踏出沿海百里之外，這是江湖中百年老規矩，海盜們一向遵守不渝，今日卻怎地將這規矩毀了，竟遠來這裡，莫非這幾年海上的生意不好，『紫髯龍』竟想到陸上來闖闖天下？」

「不對，『紫髯龍』又非獃子，他縱想生事，也不會在此時此地，就憑上面的幾位主兒，有那位不能叫他吃不了，兜著走。」

「那麼，他們此來又為的是什麼？」

紛紛議論間，紫髯龍已大步走到擂台前，目光一閃，展顏笑道：「好，好，武林高人，果然全在這裡。」抱拳接道：「海上壽天齊，拜見各位。」

武當鐵髯道長沉聲道：「海上群豪，足跡向不履中原，今日遠至，所為何來？」

壽天齊道：「特來報訊！」

鐵髯道長道：「是何信訊，竟能勞動尊駕？」

壽天齊道：「烏鴉飛百里，報凶不報喜。」

海上群豪之首，不遠千里前來報訊，此事本已大不尋常，既是報凶而來，這凶訊自然嚴重得很。

群豪不禁群相動容。

※※※

鐵髯道長道：「忠禽報凶，誠友傳警，尊駕古道熱腸，貧道先致謝意，再聆大教。」

紫髯龍躬身道：「不敢！」目光四掃，接口道：「明人眼前不說假話，壽天齊做的是何生涯，各位想必早已知道。」

鐵髯道長道：「尊駕劫富濟貧，海上稱俠，天下武林，莫不耳聞。」

這兩人俱是聲如洪鐘，氣概威猛，言語之間，倒有些惺惺相惜之意──要知鐵髯道長昔年也是盜中之俠，是以對海上梟雄，絕無半分輕賤之心。

紫髯龍朗聲大笑，道：「壽某闖蕩海上，多行遠域，尤其東瀛海倭近來常擾江浙沿海，壽某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以近來東瀛北海，九州沿海一帶，壽某也常去拜訪，他們的日子端的也過得不甚安寧。」

鐵髯道長捋髯道：「好！」這位名門大派的掌門宗師，此刻似已忘了自己的身分，心中似又燃起昔日的火焰，鬚眉皆動，豪氣橫飛。

少林掌門瞧得不住皺眉，卻又不住微笑。

紫髯龍道：「七月上旬，壽某在九州沿海拜訪了一周，收穫倒也足以彌補咱們江浙沿海百姓所受的損失而有餘，於是壽某便燒肉置酒，犒勞犒勞弟兄們近日的辛勞，那知就在那天晚上，咱們船上便發生件怪事。」

鐵髯道長動容道：「什麼事？」

紫髯龍道：「那一日弟兄們大都盡歡，壽某也已大醉，只因咱們船離海岸不近，縱有驚變，咱們無論要打、要走都來得及，是以大家便不免警戒稍鬆，眼見這一夜即將平安渡過，誰知到了黎明之前──」鐵髯道長道：「黎明之前，最是黑暗，事變每多在此時發生。」

紫髯龍嘆道：「正是如此，那一夜黎明之前，我突被一陣刺痛驚醒，張開眼來，便瞧見眼前一道劍光，繚繞飛舞──」說到這裡，他面色已不覺微微變色，顯見那一夜他所受到驚悸，竟至今猶殘存在他心底。

鐵髯道長動容道：「劍光繚繞──那人呢？」

紫髯龍道：「當時我只見到那劍光夭矯盤旋，有如天際神龍一般，變化無方，竟瞧不見那持劍之人的身影。」

鐵髯道長道：「呀！好快的劍──後來怎樣？」

紫髯龍道：「接著，我便聽得手下弟兄慘呼之聲，一聲接著一聲發出，中間幾乎沒有間隔，數十聲驚呼，聽來竟宛如同時發出來的。」

鐵髯道長道：「那時你便怎樣？」

紫髯龍道：「那時我委實已被驚得呆住，等我大呼躍起，那劍光竟已穿窗而出，只閃了一閃，便瞧不見了。」

鐵髯道長道：「你──你難道未追出去？」

紫髯龍道：「我自然立刻追至窗口──」

鐵髯道長忍不住又自截口道：「你可曾瞧見了他？」

紫髯龍道：「那時夜已深沉，殘星微光，映照著千頃碧波，我依稀只瞧見一條灰白色的人影，宛如海上神仙一般，踏波而行，我霎了霎眼睛，想要再瞧仔細些，那知就在這霎眼之間，那人影已消失在夜色中了。」

群豪面面相覷，心中似有所悟，只是未說出口來。

紫髯龍道：「我回轉身，閃閃燈光照耀下，便赫然發現，我的艙中百十兄弟，每一人眉心，都多了條創口，鮮血猶自未乾。」他說到這裡，七、八條大漢，不由自主，都往自己眉心摸了一下，每個人眉心正中，果然都有條淺淺的劍創。

※※※

無相大師突然道：「你船艙中弟兄共有多少？」

紫髯龍道：「連在下在內，共有九十七人。」

無相大師失聲道：「此人在剎那之間，竟能連傷九十七人，這樣迅快的劍法，老僧當真是聽所未聽，聞所未聞。」

鐵髯道長沉聲道：「他若將這九十七人俱都殺了，倒也不甚難，最難的是，他不過只是將這九十七人每人俱都輕輕劃了一劍，而以此刻這幾位的創口看來，他這九十七劍不但所劃的部位完全一樣，就連力道之大小，也無絲毫差異，此人之劍法，又何止迅快而已，簡直已出神入化。」

紫髯龍嘎聲道：「當時我等在艙中，有的仰臥，有的俯身，還有的只是斜倚在那裡，每人的姿勢，俱都不同，但他那柄劍上，卻生像是長了眼睛一般，一劍劃下，必在眉心，我──我真想不通他這劍是如何劃下的？」

方寶玉緩緩道：「據弟子所知，世上只有一人，具有如此準確、迅快的劍法，也唯有他能將劍尖的力道，拿捏得如此恰到好處。」

鐵髯道長道：「誰？」但他並未等寶玉答話，便已脫口道：「不錯，是他，東海白衣人！」

群豪再度譁然！

無相大師皺眉道：「但他如此做法，卻又為的是什麼？難道他與齊施主你有何仇恨？」

紫髯龍苦笑道：「在下還不配和他有什麼仇恨，何況他若真的與在下有什麼仇恨，在下便也活不到現在了。」

鐵髯道長道：「既無仇恨，又是為何？」

紫髯龍道：「留爾性命，為吾傳警。」

鐵髯道長皺眉道：「此話怎講？」

紫髯龍道：「我等驚動過後，便瞧見桌上有封書信，書信之旁，還有張短柬，上面便是寫著這八個字。」

鐵髯道長道：「那封信上又寫著什麼？」

紫髯龍道：「信封上只寫著交中土武林，這簡簡單單五個字，也沒有寫究竟要交給誰，但在下卻已想到，此信必定與白衣人七年之約有關，他劍創我等，祇怕也是為了示威，是以在下便儘快趕回，正在躊躇，不知要將這封信交給誰才好，幸得有此次泰山之會，聚集了天下英雄，倒為在下省了不少人事。」

無相大師沉聲道：「信在那裡？」

他話未說完，紫髯龍已取出書信，雙手奉上。

※※※

純白色的信箋，卻是鮮紅的字。

「敬啟者：紫衣侯竟死，吾實傷感，天下雖大，對手難尋，此人一死，吾更寂寞，吾至今方知求勝雖難，求敗更不易。

然七年之約，不可不赴，來年花朝，當赴中土，但願東海之濱，有人能以三尺劍，賜我一敗。

東海白衣人。」

拙樸的字跡，簡短的語句，但字裡行間，卻有一種蒼涼壯闊之豪氣，直逼人眉睫而來。

方寶玉、萬子良、鐵髯道長等人，仔細咀嚼「賜我一敗」四字的滋味，更覺熱血奔騰，不能自已。

就只這簡簡單單四個字，已盡道出這絕代劍手睥睨天下的威風，也道出他內心的寂寞與蕭索。

寶玉喃喃道：「普天之下，除了這東海白衣人外，還有誰能說出這樣的話──還有誰夠資格說出這樣的四個字來？」

鐵髯道長捋鬚瞠目，大喝道：「你！」

不錯，此時此刻，方寶玉正是天下英雄希望之所寄，普天之下，已唯有他被認為能與白衣人一戰。

※※※

深秋、夜涼，蒼穹高闊，繁星滿天。

萬竹山莊，庭院深沉，晚風吹來，吹動了萬竿竹影，秋蟲與竹韻相和，正彷彿天送清音。

繁星下，竹影間，果佳茗香，十餘人品茗圍坐，娓娓清談，局外人遠遠望去，宛如神仙一般。

這十餘人本無愧於這良辰美景，只因他們俱都是當今天下武林之絕頂人物，只是，此刻他們之心情，卻已無享受這佳茗美景之情趣。

轟動一時的泰山之會已結束，眾人心頭，自不免帶著一份曲終人散後，難免要有的惆悵。但除此之外，他們心裡還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問題才是這些武林絕頂高手心情沉重的最大原因。於是，談鋒終於漸漸轉至這問題──

無相大師道：「火魔神之約，方少施主不知是否已決定前赴？」

寶玉恭聲道：「弟子既已答應，焉有毀約之理？」

無相大師道：「哦！」他心中顯然有話礙難出口，目光緩緩移向如意老人。

如意老人乾咳一聲，道：「這──這──」

寶玉道：「前輩們有話只管教訓，弟子──」

鐵髯道長沉聲道：「無相道兄，如意道兄所說的話，也正是貧道要說的話，只是──這話確是有些難以出口。」寶玉沉吟半晌，垂眉道：「前輩們莫非是要弟子不赴此約？」

如意老人嘆道：「江湖俠義，一諾千金，咱們這些老頭子，若是要你毀約，豈非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但──」他苦笑一聲，接道：「但此事委實關係重大，咱們雖不能要你毀約，卻又不得不要你再多加考慮考慮，然後再作決定。」

寶玉道：「弟子實已再三考慮，但──」

如意老人截口道：「若是換了別人，既已允諾，自是永無更改，但你──唉！你此刻身分已與別人大不相同，天下武林同道的希望，此刻實都已寄託在你身上，只等著你與那東海白衣人作一決戰。」

鐵髯道長接道：「你若為了要赴此約，而有了什麼三長兩短，而不能赴東海之約，那──那又當怎生是好？」

寶玉垂首道：「這──弟子──」

如意老人緩緩道：「昨日泰山會後，群豪猶自依依不捨散去，為的只是要多瞧你一眼，那時泰山之上，千百道目光，又有誰不是瞧在你身上──只要你去瞧他們的目光一眼，便可知他們對你的期望是何等深厚。」

寶玉道：「這──弟子知道。」

鐵髯道長道：「你既知道，便該權衡此事之輕重，你若為了往赴火魔神之約，而令天下英雄失望，是否值得？」

如意老人接道：「何況，火魔神那廝本就是個無信無義的惡徒，你縱失約於他，普天之下，也絕無一人會說你的不是。」方寶玉垂目默然，顯然心中也甚是矛盾。

無相大師嘆道：「老僧們並非說你此去必有三長兩短，只是，在明年花朝之前，你必須養精蓄銳，使自己精神、體力，俱都達到巔峰，以期能一戰而勝──想那火魔神既如此求你，白水宮顯見絕非易與之地，你此去縱無傷損，但精神、體力之消耗，必定十分可觀，對你與白衣人之戰，影響也必定甚是巨大，你若因此而──而敗，那豈非要令天下英雄，俱都為之扼腕！」

寶玉仍然低垂著頭，仍是默然無語。

過了半晌，還是鐵髯道長忍不住問道：「你可決定了麼？」

寶玉緩緩道：「還未決定。」

無相大師道：「你不妨再作三思，老僧等雖然如此說，但去與不去，這決定還是全由你自家作主──」目光四掃一眼，微微笑道：「看來你我今夜又得打擾萬莊主了，明日清晨，聽了方少施主回音後，再趕回去也不遲。」語聲之中，長身而起。

寶玉躬身道：「明日清晨，弟子必有回音。」

# 第三十八章 永不分離

夜更深，寶玉在室中往來蹀躞，猶在深思。

小公主坐在燈畔，手托著香腮，一雙美麗的大眼睛，直勾勾的瞧著他，忽然一笑，道：「你寸步不離，守在我身旁，是怕我跑了麼？」

寶玉道：「嗯！」

小公主笑道：「你怕我跑了，我還怕你跑了哩！我留著不走，只是為了看住你，要你赴約，否則就憑你，又怎能看得住我？」

寶玉微微一笑，道：「是麼？」

小公主道：「不過，你縱然赴約，縱能成功，我──我也不會走的，從今以後，我是永遠都要跟著你的了。」

寶玉喜道：「真的？」

小公主嘴角帶著一絲微笑，這笑容雖是那麼甜蜜嬌俏，但卻又帶著一種說不出來的鬼氣。她微笑著道：「從今以後，我都要纏著你，無論你做什麼，我都要在旁邊搗亂，讓你做不成──我要日日夜夜的折磨你，讓你頭疼，你今生今世，再也休想過一天太平日子，你──你逃也逃不了的。」

寶玉道：「你──你為何要如此？」

小公主柔聲笑道：「只因我恨你──我恨你，恨得你要死！恨得你死去活來──誰也說不出我到底有多麼恨你！」她語聲仍是那麼溫柔，笑容仍是那麼甜美，但說出來的話，卻當真是充滿怨毒之意，教人聽得不寒而慄。

寶玉道：「你──你──你為何如此恨我？」

小公主扭轉頭去，再也不理他。

寶玉道：「你雖恨我，我卻不恨你，你雖要害我，但我卻要救你──」他嘴角也泛起一絲微笑，接著道：「你我不妨打個賭，看是你能害得了我，還是我能救得了你？」

小公主一字字笑道：「你一定會輸的，我一定能害得了你，從小到大，無論賭什麼，你卻一定賭不過我的。」

寶玉笑道：「但這次我卻發誓也要贏你。」

小公主突然回首，盯著他笑道：「好，你等著瞧吧，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她嬌笑的面容已因興奮而發紅，甜蜜的笑容中，卻滿懷惡意。

寶玉不由得心頭一寒，他突然發覺「罪惡」竟已在她心裡生了根，唯有在害人的時候，她才會覺得開心、興奮。但他口中卻仍笑道：「我既已決定的事，便永遠不會後悔的。」

小公主眨了眨眼睛，道：「你是否赴約，可決定了麼？」寶玉道：「我已決定──」

突聽窗外一人輕喚道：「寶兒。」

寶玉應聲道：「可是公孫二叔？」

一個人推門而入，果然正是公孫不智。

※※※

小公主冷笑道：「半夜三更，吵人安眠，這也算是為人尊長的模樣麼？何況，你還明知這屋子裡有個女子。」

寶玉皺眉道：「你──」

小公主道：「我怎樣，我說的話難道不對麼？──哼！你們若是不讓我說話，就走遠些，我也要睡了。」盈盈站了起來，反手解開了衣襟，露出了粉頸酥胸──她方自解開衣襟，寶玉與公孫不智早已駭得退出了門外。

只聽小公主在門裡嬌笑道：「方寶玉，我說你是看不住我的吧，我若是要走，此刻不是已可走了麼？你們兩人敢不敢攔我？」

公孫不智嘆道：「好個刁蠻公主。」

寶玉苦笑道：「不瞞二叔，小侄有時當真是拿她無可奈何，只是，無論如何，小侄也無法將她置之於不顧。」

公孫不智道：「我自幼看你長大，怎會不知你心意，我深信你此刻已挑起這副擔子，肩頭便想必能承受得住。」

寶玉微微一笑，轉口道：「二叔此來，莫非是要問──」

公孫不智道：「我縱不問，也知道你是必定要赴約的了。」

寶玉垂首道：「二叔知我，亦盼能諒我。」

公孫不智嘆道：「你此行雖或於精力有損，但卻也可以此磨練，對你來日之戰，也未必完全有害無益，何況，你若毀約，火魔神怎肯就此罷休，那時你所受困擾，想必更大，是以在我看來，你赴約確比毀約要好。」

寶玉道：「二叔明鑒，但──」

公孫不智一笑道：「此中關係，我自要委婉向家師及各位前輩呈明，你──你今夜縱然要走，我也絕不會攔你。」

寶玉苦笑道：「果然什麼事都瞞不過二叔的，小侄今夜確有去意，只是又不敢不告而別，此刻既有二叔你肯為小侄作主，小侄便放心了。」

公孫不智點了點頭，仰視秋星，默然良久，緩緩又道：「石──石老四臨死前所說的話，你可曾忘了麼？」

寶玉道：「小侄怎敢忘記。」

公孫不智嘆道：「他那番說話，實已深入人心，武林中人，此後少不得要因此而互相猜疑，甚至因此而生戰禍。」

寶玉道：「這正是他所以要說出此番話來的用心，但以小侄看來，他這番話也許只不過是危言聳聽，故意害人而已。」

公孫不智道：「你的推測，實與我不謀而合，但此事關係委實太大，你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是以，我便有件事要託付予你。」

寶玉道：「但請二叔吩咐。」

公孫不智抽出一封信柬，沉聲道：「這柬中所寫的人名，俱是我慎重考慮之後，認為可能與石老四所說之事有關的，你路上若是遇著了這些人，必定要多加留意，最好能追查出他們的底細來歷，若覺他們的行止有異，便不妨先下手將之除去。」寶玉凜然道：「是。」

方自接過書柬，突然輕叱道：「什麼人？」

他始終面對房門，未曾回身，但背後似也生著對眼睛一般──他背後的竹林中，果然應聲鑽出個人來。

※※※

公孫不智道：「鐵娃，是你。」

牛鐵娃笑道：「除了鐵娃，還有誰有這麼大個子。」

公孫不智沉著臉道：「你鬼鬼祟祟，躲在竹林裡作什麼？」

鐵娃眨了眨眼睛，道：「鐵娃生怕大哥又走了，也不告訴鐵娃一聲，所以拼著一夜不睡覺，等在這裡，難道這也算鬼鬼祟祟的事麼？」

公孫不智面上不禁現出感動之色，失笑道：「傻小子──但卻是好小子，難得寶玉有你這樣的兄弟──」突然觸動心事，想起了自己的兄弟，不禁愴然難語。

鐵娃已拉著寶玉的手，道：「大哥，這次你無論到那裡，可不能撇下鐵娃了。」

寶玉道：「你──你難道不想回家瞧瞧？」

他面上雖在微笑，心中卻也甚是感動──友情的溫暖，似已堵住了他喉嚨，他連話都有些說不清了。

只見鐵娃呆呆的出了會兒神，道：「不瞞大哥說，家，鐵娃早已想了，想得要死，只是──只是現在，鐵娃無論如何都不能回家。」

寶玉道：「為什麼？」

鐵娃大聲道：「鐵娃家裡的人，現在想必都在過著太平日子，而大哥你──你卻連一天太平日子也沒法子過，鐵娃又怎能拋下大哥回去？大哥孤零零一個人，有鐵娃在身邊，是好是歹，總有個照應。」

這話說的是那麼率直，每個字都是自心裡挖出來的，寶玉突覺眼前有些模糊，那裡還說得出話來。鐵娃瞧著他的臉，突然又道：「大哥，鐵娃說──說錯話了麼？」

寶玉道：「沒──沒有呀！」

鐵娃道：「鐵娃沒有說錯話，大哥為何要這個樣子，莫非──莫非大哥還是要一個人走，不肯帶著鐵娃？」

寶玉仰天長嘆道：「我怎會不肯帶你──有你這樣的兄弟在身邊，我當真比什麼都要高興──比什麼都要高興。」鐵娃大喜道：「真的？那鐵娃就放心了。」

突聽小公主在門內喚道：「方寶玉，你進來。」

寶玉道：「什麼事？」

小公主道：「叫你進來就進來，問什麼？」

寶玉苦笑了笑，瞧了瞧公孫不智。

公孫不智道：「我在門外相候無妨，你去吧！」

※※※

寶玉推門而入，只見後面的窗子已開了，小公主面對著開了的窗子，像是在想著心事，根本就不回頭。他等了半晌，還是只有再問道：「什麼事？」

小公主道：

「哼！我叫你進來，你拖三阻四，別人一說話，你就立刻乖乖的進來了──你倒是真聽他的話呀！」

寶玉道：「他是我二叔，你呢？」

小公主道：「我？我是你祖奶奶。」突然「噗哧」一笑，回過頭來，明眸流波，嬌靨如花──在這一瞬間，整間屋子都像是亮了起來，而這所有的光亮，卻全都是為方寶玉他一個人發出來的。

寶玉也不知是該氣？還是該笑？竟怔住在那裡。

小公主笑道：「傻小子，你過來呀！」

她輕輕招手，纖纖玉手中，卻也拿著封書信。

寶玉心念一動，瞧了瞧那扇開的窗子，道：「莫非火魔神已傳訊來了？」

小公主道：「瞧你傻，你倒是不傻──不錯，就是這封信，要瞧的，就趕緊過來。」

寶玉只有走過去，伸手道：「拿來！」

小公主突然雙手一縮，將那封信藏在背後，口中笑道：「你此刻倒聽話了，可是因為急著要瞧這封信麼？」

寶玉著急道：「快拿來！」

小公主道：「你要我拿出來，我就拿出來了麼？我為何要聽你的話？」她甩了甩披散的長髮，瞇著眼嫣然一笑，緩緩道：「你越是著急，我就越要你著急，你越是想瞧，我就偏偏不讓你瞧。」說話間，雙手已在背後將那封信撕得粉碎。

她手一揚，將碎紙都拋出了窗外，窗外有風吹過，碎紙像是許多隻白色的小蝴蝶，四下飄飛，轉眼不見。

※※※

寶玉似乎早已被那撕紙的「嗤嗤」聲驚得呆住了，直到此刻還說不出話，小公主歪著頭，瞧著他。漸漸，她面上又露出那燦爛如春花，輝煌如朝日，卻又滿懷惡意的笑容，格格的笑道：「怎樣？」

寶玉跌足道：「你──你這是算什麼？」

小公主道：「我早就告訴過你，為了要害你，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寶玉道：「你這樣豈非也害了火魔神？」

小公主道：「那我不管，只要能害你，別的人是死是活，我都不管，為了能害你，甚至連我自己也陪著受罪都沒關係。」

寶玉長嘆道：「好──好！」

小公主突然大笑起來，笑得幾乎流出了眼淚。她彎著腰笑道：「獃子，告訴你，我這不過是故意逗著你玩玩的，想那封信對我也重要的很，我怎會撕了它？」

她伸出另外一隻手，手裡果然有張紙。

她勝利地笑道：「這才是信，我撕了的不過只是信封而已──獃子，拿去吧！過了這麼多年，不想你還是個孩子，沒有長大。」將信紙塞入寶玉手裡，笑倒在床上。

突聽寶玉道：「你現在讓我瞧，我也不瞧了。」

雙手一分，竟也將信撕得粉碎，拋出窗外。

小公主自床上跳了起來，失聲道：「你──你這是做什麼？」

寶玉微微笑道：「我反正根本就不想赴約，撕了這封信最好，他日火魔神若是問我為何毀約，我就說信是你撕了的。」

小公主急得跳起腳來，道：「你──你這豈非害了我？」

寶玉笑道：「彼此彼此。」

小公主咬著牙，跺著腳，抓著自己的頭髮，道：「好──你好──你好──」

寶玉道：「我本來就不錯。」

小公主撲倒床上，捶著床，道：「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寶玉道：「如此看來，你方纔竟沒有瞧過那封信。」

小公主道：「死人，你以為我瞧過那封信了麼？死人，我連一眼也沒瞧過呀，那信上寫的是什麼，我──」

寶玉突也大笑道：「那信上寫的是什麼，我已瞧過了。」

小公主呆了一呆，翻身坐起，睜大了眼睛，瞪著寶玉，道：「你──你──你──」

寶玉笑道：「告訴你，過了這許多年，我已長大了，已學會騙人，也學會教人著急了，這樣我和你在一起，才會大家不吃虧。」

小公主又自床上跳了起來，撲到寶玉懷裡，拼命捶打著寶玉的胸膛，咬著櫻脣，跺著腳道：「死人，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

信上只有簡簡單單十個字，寶玉自然一眼便可瞧過。

那十個字是：「西去平陰城，夜宿安平棧。」

※※※

黎明前，寶玉便已離開萬竹山莊，西去平陰。

他與公孫不智的話別，並未耽誤多少時候，只因兩人俱是智者，有許多話，根本不必說出，對方便已知道。寶玉最後說的一句話是：「小侄此番未與莫大叔及各位前輩辭別，只因小侄發誓必定會好好的回來。」

再見之期既非遙遠，又何必灑淚辭行，徒亂人意。

寶玉微帶惆悵，鐵娃興致勃勃，小公主輕咬櫻脣，也不知是喜是嗔，三個人各懷心事，乘夜西行。沒有車，沒有馬，但正午前，三個人便已踏上直通平陰的大道，秋風漸緊，落葉飄飛，黃沙道上，風塵漫天。

小公主取出塊絲巾，束起了頭髮，皺眉道：「這麼大的風，咱們難道非走路不成麼？天下的騾馬，又未死光。」

寶玉笑道：「車行太悶，馬行顛簸，又怎及行路來得舒服，要停就停，要走就走，要看就看，又是何等逍遙自在。」

小公主咬牙道：「天生的窮命。」

寶玉笑道：「既不會偷，也不會搶，不窮者幾希！」

小公主嘟起嘴，再也不睬他。

到了正午，覓地打尖。寶玉在路邊尋了家小店，叫了三碗陽春麵，三十個高莊饅頭，這其中二十九個饅頭，都是歸鐵娃的。

小公主拿起筷子，又放下，皺眉道：「方寶玉，你幾時當了和尚，非吃素不可？我可沒當尼姑。」

寶玉笑道：「滋味好壞，全在一心，肚子餓時，畫餅猶可充飢，只要你心裡想著吃的是山珍海味，麵條的滋味也就和燕窩差不多了。」

小公主咬牙道：「我可沒有你這麼會自我陶醉。」

鐵娃塞了一嘴饅頭，咧嘴笑道：「大哥沒錢，鐵娃也是窮小子，你跟著咱們走，可擺不得千金小姐的架子，多少也得委屈些。」

小公主道：「哼，我算倒霉，這燕窩我可沒福氣消受。」端起碗，將一碗熱騰騰的湯麵，全都潑到了地上。

寶玉與鐵娃只管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理她。

只聽那小店老闆嘟囔著道：「俺這又不是唱戲的，圍在外面瞧，瞧個鳥──啐！人旺財不旺，窮神上了坑，可是趕也趕不走了。」

寶玉聽得好笑，忍不住回頭望去，這才發現這小店門外，道路兩旁，果然擠滿了人群。

※※※

這些人一個個俱是神情慓悍，氣概軒昂，寶玉一眼瞧過，便知道他們俱都是自泰山之會散去的江湖豪傑。他們行經此道，想來也必有落店打尖之意，但不知怎地，此刻竟都擁擠在門外，沒有一個人進來。

寶玉心中方自有些詫異，卻見群豪已一齊含笑躬身，向他施禮，但等他站起還禮時，群豪卻退得更遠了。鐵娃喜道：「瞧，這些人對我大哥好生恭敬。」

小公主冷笑道：「這些人祇怕已將你大哥當做瘟神煞星，是以敬而遠之，否則又怎會遠遠站在外面，不肯進來。」

鐵娃道：「這──這祇怕他們沒錢吃麵。」

小公主道：「你只當別人也和你一樣是窮小子麼？」

鐵娃道：「那可也說不定。」突然站了起來，大呼道：「這兒的麵不錯，各位都進來吃一碗吧，沒錢的算我牛鐵娃請客。」

群豪遠遠含笑答謝，卻又退出幾步，三三兩兩，低聲商議起來，鐵娃豎起耳朵，卻也聽不清他們說的是什麼。

鐵娃皺眉道：「又不走，又不進來，這算什麼？」

小公主道：「人家若是都進來，你付得起賬麼？吃了麵沒錢付賬，可是要送進衙門裡，用毛竹板子打屁股了。」

鐵娃抓了抓頭，苦笑道：「這──」

突見兩條大漢，快步走了過來，左面一人，織錦長衫，右面一人，滿面麻子，手裡捧著個黃布包袱。

鐵娃喜道：「還好還好，只來了兩個──」

只見兩條大漢大步走到方寶玉面前，齊地躬身一禮，麻面大漢道：「這位敢情就是方大俠了。」

寶玉長身還禮，笑道：「不敢，兩位尊姓？」

麻面大漢躬身笑道：「在下孫星，他叫金松，可都是江湖上的無名小卒，我兩人此番斗膽前來，只是為了那邊的朋友，公推咱們兩人來送些東西給方大俠，萬望方大俠笑納。」說話之間，已雙手將那黃布包袱放在桌上。

寶玉道：「這如何敢當，那邊的朋友們為何不請過來？」

金松躬身道：「江湖朋友，昔日有負方大俠之處已多，今後方大俠為了準備與那白衣人一戰，想必更見辛勞，江湖朋友倒只望方大俠在這段日子裡，能過得安適些，也算大家對方大俠略表歉意，怎敢再打擾方大俠用飯。」

兩人不等寶玉說話，齊聲道：「告辭了。」後退三步，轉身大步而去，門外群豪，亦自紛紛施禮，縱身上馬，片刻間便去得遠了，卻留下三匹馬在門外。

寶玉不覺呆了半晌，解開包袱，裡面竟是一大包成錠的金銀，寶玉更是目定口呆，喃喃道：「這算什麼？」

小公主道：「人家想必是瞧你們窮得只能吃陽春麵，所以送些銀子來，教你們吃飽了，明年好為他們拼命。」

鐵娃道：「他們有好幾個兩人合乘一馬，卻留下三匹馬在外面──」

小公主道：「那三匹馬麼──自然是人家怕你們吃飽了走不動，留給你們代步的，看來這些人對你們倒真不錯。」

她話雖說得尖酸，寶玉卻似完全沒有聽到。他委實未曾想到，江湖豪傑，竟對他愛護如此之切，期望如此之深，他感激之餘，心頭卻頓覺沉重起來。

小公主道：「此刻你有錢了，可以吃些好的了麼？」

寶玉也不理她，過了半晌，方自懷中取出些散碎銀子，付了麵錢，卻將那整包的金銀，分文不動，仔細包了起來。

小公主撇了撇嘴，道：「小氣鬼！」突然一掠而出，縱身上馬，口中道：「我可走不動了，你們瞧著辦吧！」揚鞭打馬，飛馳而去，寶玉也祇得上馬相隨，只可憐鐵娃半截鐵塔般的身子，騎在馬上，搖搖擺擺，坐不安穩，更可憐那匹馬實已被他壓得透不過氣來。

※※※

只見小公主長髮飄拂，衣袂飛舞，風姿之美，身形之俏，生像是她一生出來便騎在馬上似的。

寶玉全力打馬，竟是追趕不上。

小公主不住回眸，不住笑道：「快──快呀！」烏黑的髮絲，捲在她嫣紅的面靨上──她終於有樣事勝過了方寶玉，她明眸又因興奮而發光。

寶玉苦笑道：「小心，莫要──」

突聽道旁行人紛紛驚笑，小公主拍掌大笑道：「你瞧，你瞧那是什麼──這才叫：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年年人騎馬，今年馬騎人──」話未說完，已笑得直不起腰來，

寶玉忍不住回首望去，只見牛鐵娃已邁開大步，追將過來──但卻未騎著馬，反將那匹馬扛在肩頭上。馬在長嘶，鐵娃雙臂圈住了馬足，不住大呼道：「慢些──等我一等。」

寶玉又驚又笑，道：「鐵娃，你──這是在幹什麼？」

鐵娃道：「鐵娃一輩子沒騎過馬，這匹馬想必一輩子也沒馱過鐵娃這麼重的人──它馱不住牛鐵娃，牛鐵娃只有馱它了。」

小公主笑道：「不錯不錯，反正你──」突然驚呼一聲，整個人直飛出去，原來馬失前蹄，已倒在路旁。

寶玉大驚之下，飛身往救，祇怕已不及。那知就在這時，路旁箭也似的掠出了一條人影，接住了小公主，斜斜躍出，消解了這一衝之力，拿樁站穩。只見這人衣衫華麗，長身玉立，蒼白、英俊的面容上，微帶倨傲之態，卻正是那「無情公子」蔣笑民。

寶玉早已躍下馬來，趕過去抱拳笑道：「多謝兄台，幸得兄台恰巧在此，否則──」

蔣笑民微微一笑，道：「在下並非恰巧在此，而是在此等候已有多時了，但這位姑娘會自馬上跌下，倒是在下未曾想到的事。」

寶玉苦笑道：「在下實也未曾想到──唉！人在得意時，也不該忘了留意馬失前蹄，這教訓對她──」

突聽「啪」的一聲，小公主竟反手一掌，摑在蔣笑民臉上，蔣笑民一驚退步，小公主躍下地來。

寶玉變色道：「你──你瘋了麼，怎可如此？」

小公主道：「誰叫他抱住我的。」

寶玉道：「但──這位兄台，乃是為了救你。」

小公主道：「誰叫他救我的？」頭一扭，竟轉身走了。

寶玉呆在地上，真不知該拿她如何是好，轉目望去，卻見蔣笑民竟仍是行所無事，面不改色。寶玉不禁苦笑道：「兄台──」

蔣笑民笑道：「兄台莫要說了，只要在下能見著兄台，這又有何妨。」

寶玉嘆了口氣，道：「聞得兄台在此，乃是為了相候於我？」他自己實也拿小公主沒有法子，只有改口將此事岔將開去。

蔣笑民道：「正是。」

寶玉道：「卻不知兄台有何見教？」

蔣笑民目光閃動，道：「不知兄台可否借一步說話？」

寶玉道：「遵命。」

# 第三十九章 武林第一人

寶玉轉目望去，只見鐵娃仍扛著那匹馬，木立在道旁，小公主卻在使力的去拉那匹倒在路旁的馬。

寶玉道：「鐵娃，你在這裡等著。」

鐵娃道：「鐵娃自會等著，但她呢？鐵娃可看不住她。」

小公主頭也不回，冷笑道：「你放心，我要走早走了。」

寶玉回首，蔣笑民道：「請！」轉身走入道旁林木之後，寶玉大步相隨，兩人一前一後，走出十丈開外，蔣笑民仍未回首，也未說話，寶玉幾次要待開口動問，但瞧見蔣笑民凝重的腳步，又祇得忍住了。

秋風過林，黃葉滿地，沉重的腳步，踏在落葉上，發出一陣陣「沙沙」之聲，更襯托出天地間的肅殺與蕭瑟。

※※※

蔣笑民腳步漸漸放緩，口中道：「兄台今日已是天下武林第一人，當真可賀可喜。」

寶玉笑道：「不敢。」

蔣笑民道：「在下在此相候多時，所為何來，兄台可知道？」

寶玉道：「正要請教。」

蔣笑民道：「這只是為了──」

突然間，「嗆」的一聲輕響，一道劍光，如驚虹，如匹練，斜飛而來，直刺方寶玉面目。這一劍出手之快，部位之刁，落點之準，若非親眼目睹之人，委實難以想像其萬一。

寶玉眼中驚見劍光，身形已倒翻而出，他身形變換之急，幾乎已和目光同樣迅快，但饒是這樣，衣袖仍不免被劃破一條裂口──他自入江湖以來，竟是首次見著如此迅急狠辣的劍法，驚怒之餘，仍不禁脫口驚道：「好劍法！」

蔣笑民身形半轉，劍勢斜舉，方纔那一劍，乃是自他脅下飛出，此刻他身形劍勢仍絲毫未變，只是口中冷冷道：「扭轉乾坤殺手劍，你聽過麼？」

寶玉動容道：「久已聞得『海南劍派』中，有此一招反手殺著，辛辣犀利，天下無雙，不想我竟在此地見著。」

蔣笑民道：「蔣某在此相候於你，便是為了要以這一劍取你性命，你知道麼？」仰天長嘆一聲，接口道：「不想這一劍竟也被你躲過。」

寶玉道：「我與你無冤無仇，你為何要驟下殺手？」

蔣笑民目光凝注寶玉道：「普天之下，每一劍派，甚至每一個練劍之人，都會有一著追魂奪命的煞手，大多是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才能發揚最大的威力，在普通比武時，自不會輕易使出，是以江湖中人雖聞其名，但卻極少有人能見到──」

他冷冷笑了一笑，一字字緩緩接口道：「能見著此等殺手之人，便不能再活在世上！」

寶玉嘆道：「在你那反手一劍之下，還能活著的人，委實不多。」

蔣笑民縱聲笑道：「蔣某那反手一劍，雖然不差，但普天之下，辛辣狠毒勝過這一劍的煞手，更不知還有多少。」

寶玉頷首道：「不錯！」

蔣笑民笑聲突頓，厲聲道：「此刻普天之下的劍術高手，每人正都以一招絕招煞手，在前途等著你，你若能避開這些殺手，只要能避過一次，便可知道它的破法，於你來日對東海白衣人之一戰，必定大有助益。」

寶玉變色道：「避不開又如何？」

蔣笑民叱道：「便如此樹！」回身一劍劃去。劍光過處，一根樹幹，立分兩股。

蔣笑民厲聲道：「你若避不開這些殺手，與東海白衣人之戰，定然必敗，那麼世上多了你方寶玉又有何用？」

寶玉呆了半晌，沉聲道：「這些劍術高手，與我素無冤仇，想必是盼我能一戰而勝白衣人，是以不惜以絕招秘劍，助我劍術成長。」

蔣笑民道：「不錯。」

寶玉道：「但他們為何又要將我置之死地？」

蔣笑民狂笑道：「方寶玉，你此刻已是天下第一名劍，殺了你的人，便可取你之位而代之，立時便可名揚天下，天下的練劍人，又有誰不想名揚天下──天下的練劍人，又有誰不想取你性命？」

寶玉忍不住心頭一寒，道：「但──這──」

蔣笑民道：「這又如何，普天之下，又有那件珍貴之物是可以輕易得來的！別人以性命來博取名揚天下之機會，你以性命來博取別人不傳之秘劍，這本就天公地道，生死之事，在我輩眼裡，又算得什麼？」

寶玉默然半晌，長笑道：「這賭注當真不小。」

蔣笑民大喝一聲，道：「方寶玉，我言已盡此，生死之博，必須公平，蔣某一劍不能傷你，便該死於你手，蔣某絕不逃避。」喝聲之中，長劍又自化為飛虹，直取方寶玉。

寶玉喝道：「住手，你何苦如此？」

蔣笑民再不答話，劍光點點，著著進擊，他劍法縱非絕妙，但劍如其人，卻是無情之極！只見他每一劍刺出，俱是必取人命的殺手，每一著殺手，俱都令人難以還手，除非對方也立時取他性命。他每一劍刺出，竟都以自己的生命作為賭注，而且這其中生死之間，竟幾乎絕無選擇之餘地。

寶玉既不願取他性命，唯有絕不還手，只是以輕靈妙絕的身法，遊走在繚繞的劍光中，連連閃避。

無情公子劍法雖無情，竟再也難以沾著他衣角。

※※※

秋日漸落，秋風更緊。

落葉在秋風與劍風激盪下，漫天飛舞，斜陽、秋風、劍光、落葉──蒼穹低黯，殺氣重重。

突然，蔣笑民縱聲狂笑道：「好，方寶玉，你無意殺我，你要怎樣？」

寶玉道：「你──你走吧！」

蔣笑民道：「走──我輩武人，那有這般容易，但要死卻容易得很！」長劍一劃，鮮血飛激！他回手一劍，竟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寶玉大駭道：「蔣兄──蔣笑民，你──你──」

長劍在蔣笑民胸膛裡顫抖，血紅的劍穗隨風飄舞，但他的身子卻如石像般屹立不倒。鮮血染紅了他的衣襟，死灰卻染白了他面容。他一字字緩緩道：「生死之搏，必須公平，是死是生，別無選擇──」突然咬一咬牙，拼命拔出了那柄長劍。一股鮮血，劍一般標出。他身子立即倒下，但雙目卻未曾闔起，猶自瞧著寶玉，顫聲道：「方寶玉──你亦是武人──亦──當重我，我──我有一事求你，你必須──心中──勿忘──」語聲漸漸零亂、含糊，終於寂絕。

一陣風捲起落葉，也捲起方寶玉衣袂。但方寶玉木立當地，卻是寸步難移，難以動彈。片刻之前，他還當江湖朋友，都對他滿懷期望，滿懷愛護，如今他卻已知道江湖中還有些人竟一心想將他置之於死地。

如今他也已知道，江湖中有些事的對立，竟是如此尖銳，而其中最最尖銳的，便是生與死之間的差別。他俯首凝注著蔣笑民的屍身，熱淚盈眶，喃喃道：「你這樣死了，可是值得的麼？──除了死之外，你當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你對生死之事的看法，為何如此奇怪？──難道江湖中武人對生死的看法，竟全都像你一樣麼？你──你又有什麼事要求我？──」

目光動處，突然瞥見蔣笑民袖中露出一片紙角。

※※※

蔣笑民袖中的，除了張短柬外，還有封信。那短柬是留給方寶玉的。

「拋卻生死，與君一戰，生則名成，死亦無憾，名不成則身毀，離家時本已無生還之望，求仁得仁，雖死亦歡。數十年間，彈指即過，十丈軟紅，本無依戀，唯痴情人猶自相候樓頭，但盼君將死訊一傳。」

寥寥數十字裡，雖然充滿了對人世之淡漠，對生死之輕賤，但字裡行間，卻仍有一種糾纏的情思，縈繞紙面。

寶玉唏噓長嘆道：「蔣笑民呀蔣笑民，你既對那痴情人之相候，如此關懷，卻為何又對自己之生命，如此無情，你雖抱必死之心而來，死亦無憾，但那在樓頭相候之痴情人，又將如何打發今後之春花秋月？」

是有情？是無情？祇怕連蔣笑民自身，也難以分判。那封信，是密封著的，上面寫著：

「軟紅山莊，星星小樓主人親拆。」

寶玉喃喃道：「這軟紅山莊在那裡？星星小樓主人又是誰？但蔣笑民，你只管放心，無論如何，我也會將信送到那裡。」

他草草掩埋起蔣笑民的屍身，自也留下了那柄三尺青鋒，在九泉與以身殉劍的蔣笑民為伴。

斜陽黯淡，秋林淒迷，在林隙微光中飛舞的落葉，像是正在向方寶玉訴說他的前途，仍有重重艱難。但寶玉還是挺起胸膛，大步走了出去。

林外，道旁，又圍著一群江湖豪傑，鐵娃正在與他們談笑，那匹曾失前蹄的馬，卻已倒斃在路旁。這匹馬竟是被小公主擊斃的，她此刻正斜坐在馬屍上，面上有興奮的紅暈，嘴角有勝利的微笑，像是在說：「如今你可再也無法將我摔下去了吧！」

寶玉眼瞧見那匹倒斃的健馬，心頭忽然想起七年前，在五色帆船艙中被小公主洗碎了的鮮花。

他心頭不禁又泛起一陣寒意，喃喃道：「她還是這走極端的脾氣，不是愛得發狂，就是要將之毀去，是愛是恨，這其間亦無選擇之餘地，這豈非正如蔣笑民對自己的生命一樣？──而她對我──莫非亦是如此？──」

鐵娃已大步趕來，興奮的喘息著道：「大哥，你瞧，這些人也都是風聞而來，等著見你一面的，江湖中人，對你竟是如此愛戴，這一路上，大哥你想必都可過得快快活活的了。」

寶玉慘然一笑，道：「是麼──但願如此。」

※※※

平陰，黃河渡口，倒也繁華，那安平客棧臨河而建，推開窗子，便可眺及滾滾江流，一瀉千里。

今夜，平陰城分外熱鬧，茶樓酒棧中，生意興隆，來客中十之有九俱是方自泰山下來的武林豪士。但平安客棧，卻是安靜得異於尋常，只因群雄都已知道方寶玉投宿其間，誰也不願打擾他的安息。

深夜，月仍圓，圓月夜天，清輝遍地。

寶玉獨自憑窗，極目江流，心中思潮，正也如那滾滾河水一般，波浪起伏，難有片刻安定。

突然間，一艘輕舟，橫截河水，破浪而來，來勢急如箭，顯然得操舟人不但水性嫻熟，而且兩臂至少也有三百斤氣力。河上船隻雖多，但這艘輕舟，卻分外引人觸目，就連正在出神尋思的方寶玉，目光都不免被它吸引。客棧外，河岸旁，有道殘舊的渡臺，數級石階，也可算是個小小的渡口，輕舟竟直奔這渡口而來。

寶玉心念方自一動，輕舟上已拋起一條飛索，搭住了渡臺上的木柱，於是輕舟靠岸，一個大漢，躍上渡臺。目光之下，只見這大漢身法輕靈，行動矯健，閃閃的目光，四下一掃，瞧見寶玉窗子的燈光，便大步奔來。

寶玉此刻已可斷定，這大漢此來，必定與他有關，只是猶自沉住了氣，靜觀這大漢究竟所為何來。

大漢果然直奔到窗外，瞧見寶玉，身形微頓，上下打量了兩眼，竟遠遠躬身一禮，沉聲道：「可是方大俠麼？」

寶玉道：「不敢，有何見教？」

那大漢也不答話，卻大步走到窗口，自懷中掏出一封信，雙手捧到寶玉面前，恭聲道：「小人特來送信。」

寶玉接過書信，方自瞧了一眼。

那大漢已再次躬身道：「小人告退。」倒退三步，方待轉身，寶玉已叱道：「慢著！」

大漢道：「方大俠還有何吩咐？」

寶玉沉吟道：「你且稍候，我或有回話。」說話間，他已抽出了信，上面也只寫著十個字：「四更渡黃河，紅燈船來迎。」

寶玉皺眉道：「你家主人，為何不索性指明地點，由我前去，如此再三傳訊，難道他就一點也不嫌麻煩麼？」

那大漢躬身道：「小人只知傳信，別的概不得知。」

寶玉道：「他如此做法，這其中難道又有何隱秘？」

那大漢還是躬身道：「小人不知。」

寶玉嘆了口氣，道：「好！你去吧！」

那大漢躬身道：「是！」轉身奔出，解開繫索，躍上輕舟，長竿在岸邊輕輕一點，那輕舟便又破浪而去了。

寶玉目送輕舟離去，沉吟自語道：「火魔神行事，為何至今還要如此詭祕，這其中又有何陰謀？」

突然間，只見大河之上，一艘快艇，滿引風帆，順著一瀉千里的河水，直衝而下，來勢之急，更是驚人。快艇之上，影綽綽站著三條人影，此刻河上雖是月光明亮，但還是無法分辨出人的裝束形貌。

快艇如矢，竟筆直向那大漢的輕舟撞了過去。那大漢顯見大是驚慌，一面全力閃避，一面大喝道：「你們瘋了麼？快轉舵！」呼聲未了，快艇旁突然伸出兩條長篙，篙頭顯然帶著鐵鉤，一牽一引，便將那輕舟緊緊鉤住。

那大漢拋卻長槳，似待縱身入水，那知快艇上的三條人影，手中各自拋出一條飛索，套住了那大漢的身子。那大漢放聲驚呼道：「方大俠──救命！」

呼聲還未傳來，寶玉已飛身而出，但這時那大漢已被拉上快艇，快艇又自順流乘風而去，轉眼便瞧不見了。只留下那兩條長篙，掛著空舟，在江水中打轉──打了幾個轉後，也被湍急的河水，遠遠沖走。

※※※

這一切變化的發生，只不過是片刻間事。

寶玉木立在河岸旁，心中驚奇駭異，更難形容。

快艇上這三條人影究竟是誰？

他們將這大漢擄走，究竟是為了什麼？

火魔神做事如此詭祕，難道就是為了要躲避這些人麼？但若是如此，他為何不索性一次將地點指明，那豈非便可少卻許多麻煩？

他捨易從難，又為的是什麼？

這些問題在寶玉心中打轉，他委實百思不得其解。

猛回頭，卻見小公主已站在他身後的淒迷夜霧中。河岸晚風，吹得她那白色長袍有如河水般波浪起伏，也吹得她披散的長髮，零亂的掩住了她的花容。

月光、迷霧、白袍、亂髮──絕世佳人，佇立在荒涼的河岸邊，如夢的雙眸，無言凝睇著滿河月色。這又是何等幽美而淒艷的圖畫，但不知怎的，在這幅圖畫中，竟又似含蘊著一種難言的詭祕之意。這強烈而懾人的美，以及這難言的詭祕，無疑又震攝了寶玉的心神，一時之間，他彷彿瞧得痴了。

小公主沒有動，也沒有說話，只是有一種奇異的光芒，在目光中閃動，像是驚駭，又似是輕蔑。這美麗而詭祕的靜寂直延續了盞茶時分。

寶玉終於問道：「你幾時來的？」

小公主道：「剛剛。」

寶玉道：「你瞧見了麼？」

小公主道：「嗯！」

寶玉道：「你可知道了麼？」

小公主直到此刻，才抬起目光，瞧了他一眼，緩緩道：「知道什麼？」

寶玉沉聲道：「火魔神為何要如此做法？那三人究竟是誰？是否火魔神的仇家？他們擄去那傳信的大漢，又為了什麼？」

小公主淡淡一笑，轉過頭去，再也不瞧他。

寶玉一步掠到她面前，大聲道：「這些事你想必全知道的，你為何不告訴我？你──你為何不說話？」他語聲雖大，但小公主卻似乎一個字也未聽到，目光仍然痴痴的望著那粼粼金波，滿河月色。

她彷彿知道的很多，但也彷彿什麼都不知道。寶玉瞪著她，良久良久，眼簾緩緩垂下，嘆道：「四更時咱們便要動身了，你去收拾收拾吧！」

小公主茫然道：「四更──四更──」緩緩回頭，瞧著寶玉微微一笑，轉身走了。

那窈窕的白色人影，在夜霧中瞬即淡去、消失，只留下那神祕而美麗的微笑，仍縈繞在寶玉心底。

※※※

夜更深，秋風中傳來了遠處的更鼓。是將近四更時分了。

寶玉、鐵娃、小公主，已佇候在河岸。

星群漸落，月光更是皎潔，河岸之旁，停泊著幾艘河船，河面之上，已無帆影，天地間一片幽寂。

那有什麼燈光，那有什麼紅燈？

鐵娃睡眼惺忪，喃喃怨道：「那火魔神倒真會折騰人，四更時就叫咱們趕路，這樣下去，還不到地頭，咱們已給累死了。」他這話說的雖是孩子氣，但卻令寶玉心頭一動：「呀！火魔神如此做法，莫非真的就是為了要折磨於我？使我精力消耗殆盡，再也不能與白衣人交戰？」

一念至此，他心中不免又多了一份疑懼，一份警惕。

這時風中又有更鼓傳來，篤！篤！篤！篤──

小公主道：「是四更了。」

河面依然，那有紅燈船影。

寶玉皺眉道：「這倒怪了，怎的──」

突聽鐵娃道：「那是什麼？」

寶玉立刻回頭瞧去，只見荒涼的河岸那邊，踽踽行來兩條人影，右面一人，手裡提著個籃子，左面一人，手裡赫然挑著盞紅燈。紅燈在風中搖盪，閃爍的燈光，映著這兩人的黑衣、面容，也映著他們兩雙直勾勾瞧著道路的眼睛。

這兩雙眼睛中，竟是微帶驚恐之色，彷彿早已預見有什麼不祥之事，要在他們身上發生。這兩張面容，蒼白中帶著鐵青，鐵青的面容被紅燈一映，那模樣更是說不出的詭祕、恐怖！

鐵娃壓低聲音，道：「是他們麼？」

寶玉沉吟道：「有紅燈，但無船──」

只見兩人走到他們面前，瞧了他們一眼，面上絕無絲毫表情，也再不瞧第二眼，竟轉身走下河岸。岸邊泊著艘河船，兩人頭也不回，走上了船，走入船艙，過了半晌，一個人又走出來，將紅燈掛在艙外。

寶玉道：「是了！」

三人展開腳步，急奔過去。

那人這才開口，道：「可是方大俠？」

寶玉道：「正是。」

那人道：「請上船。」說話之間，竟又取下紅燈，「噗」的一口將燈光吹滅。

船艙中倒也甚是乾淨，卻有三條短衣赤足，船家打扮的漢子，倒在角落裡，顯然已被點了穴道。

一人在外撐船，一人在艙內點起了油燈。

寶玉瞧見那三條倒臥的漢子，皺眉道：「這可是你們做的手腳？」

那人道：「是！」

寶玉道：「這條船是他們的？」

那人道：「是！」

寶玉嘆了口氣，道：「你們不自備船，卻在河邊隨意強借別人的船隻，想必是為了使行動更加秘密，好教人無從追蹤。」

那人道：「是！」

寶玉道：「你們如此做法，卻是為了要逃避誰？」

那人也不答話，卻提起了那隻籃子，恭恭敬敬送到小公主面前，小公主揚了揚眉，問道：「這是什麼？」

那人恭聲道：「籃子裡全是姑娘素來喜食之物。」

小公主喜道：「呀，真的麼？」掀開籃子，只見裡面放著三隻天青瓷碗，一副銀製杯筷，方自掀起籃子，便有股醇香之氣，撲鼻而來。

小公主拍掌笑道：「太好了，果然都是我愛吃的──虧得你們還在想著我，否則我真的已快要被人家餓死了。」狠狠瞪了寶玉一眼，道：「你瞧人家對我多好，你呢，你只會叫我吃陽春麵。」取起筷子，吃了起來，再也不瞧寶玉一眼。

寶玉卻正在暗驚忖道：「火魔神此番送菜過來，雖是為了示惠於她，但也正是為了向我示威，要我知道，我們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眼裡，就連我們要她吃陽春麵的事，他都知道──唉！不想此人眼線竟然如此周密。」

鐵娃瞧小公主吃得津津有味，忍不住引頸望去。只見那三隻天青碗中，有紅有白，色彩鮮艷，縱未嘗著滋味，單瞧這顏色，已足以令人饞涎欲滴。

鐵娃悄悄嚥下口水，口中卻道：「哼！這有什麼好吃。」

小公主格格笑道：「吃不到的東西，永遠是不好吃的，但我若讓你吃上一口，你就再也不會說它不好吃了。」

鐵娃眨了眨眼睛，笑道：「那你就讓我吃上一口，看看究竟好不好吃？」

小公主笑道：「看你呆，不想你還會繞彎子騙人家的東西吃，好，你若真的想吃，我就讓你吃一口。」

鐵娃的臉，竟有些紅了，偷偷瞧了寶玉一眼，眼見寶玉並未留意他，舔了舔嘴脣，紅臉笑道：「我只吃一小口。」

小公主伸出筷子，突又縮回來，正色道：「不行，還是陽春麵好吃，這東西，你不吃也罷。」

鐵娃臉飛也似的紅了，小公主卻笑彎了腰。笑了半晌，又伸出筷子，忍住笑道：「來，這次真的讓你吃一口。」

鐵娃偏轉頭去賭氣道：「我不吃了。」卻又忍不住偷偷回頭瞧了一眼，道：「這──這究竟是什麼菜？」

小公主道：「這些菜呀，你莫說吃，就連聽也未聽過，告訴你，有一樣是冬菇炒鸚鵡舌，這一樣是魚腦做的豆腐──」她話未說完，鐵娃已駭然道：「這紅紅的全是鸚鵡的舌頭？」

小公主笑道：「不錯。」

鐵娃道：「炒──炒這樣菜，要──要多少只鸚鵡？」小公主道：「大約總要一百來隻吧！」

鐵娃臉色也變了，道：「你──你為何要吃──」

小公主道：「鸚鵡的舌頭，最靈活，所以它的肉，也最好吃，不信你試試，只要你吃了一口，保險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鐵娃卻勃然站起，怒道：「你好殘忍，為了吃樣菜，便割下一百多隻鸚鵡的舌頭，人家將你舌頭割下又如何？這種菜，鐵娃死也不會吃。」

小公主笑道：「瞧你這樣大一個人，不想心眼兒卻這麼小，這些鸚鵡反正早已死了，割下它的舌頭又有何妨？」

鐵娃道：「死──死了──那有這許多死鸚鵡？」

小公主忍住笑道：「自然是做菜的人殺的。」

鐵娃呆了一呆，道：「你──你簡直是個女魔。」

小公主格格笑道：「傻孩子，你現在才知道麼？」神情自若，笑嘻嘻的又挾起幾條鸚鵡舌，咀嚼起來，仍然吃得津津有味，鐵娃卻幾乎忍不住要跑到艙外去吐了起來。

※※※

這時船已靠岸，鐵娃趕緊大步奔出，深深吸了幾口氣，仰頭望去，月已西沉，距離黎明已不遠了。寶玉、小公主，亦自步上河岸，只見那兩人竟也走上岸來，卻用長篙一點，將船遠遠盪開，飄流而下。

寶玉皺眉道：「你可解開了船家的穴道？」

那人道：「用不著方大俠關心，那些人死不了的。」寶玉哼了一聲，卻見他自懷中取出一封信來，雙手捧上，再也不說一句話，兩人齊地狂奔而去。

這時四鄰靜寂，全無人影，但這兩人卻彷彿在被鬼物追趕著似的，全力急奔，連頭都不敢回。

寶玉嘆息道：「他們如此懼怕，究竟是在逃避什麼？」他明知這句話絕對無人答覆，只有自己展開書信。信上也只有十個字：「東昌西城外，桑林有紅燈。」他出神的尋思半晌，長嘆道：「走吧！」但方纔走出不遠，突然間，一陣驚呼傳了過來。寶玉倏然駐足，小公主面色也似乎已微微變了。只聽那呼聲隱約喚道：「──大俠──救──」

寶玉動容道：「果然是那兩人，未能逃脫。」

鐵娃道：「那兩人為什麼要逃？誰在追他們？」但他話還未說完，寶玉與小公主已向那叫聲傳出之處，如飛掠去，早已遠在十餘丈外了。

鐵娃喃喃道：「大哥真是，明知我不會輕功，也不等我一等──」口中埋怨，腳下也只有灑開大步，追將過去。他腳步雖大，奔跑雖速，卻又那裡追得上寶玉，簡直連小公主的影子都瞧不見。到後來竟連方向都已迷失，四野茫茫，往那裡追，他根本不知道，胡亂狂奔了半晌，只有放聲呼道：「大──」

「哥」字還未出口，突聽身後一人喚道：「牛鐵娃！」語聲低沉、緩慢，像是並無惡意。

但鐵娃卻當真吃了一驚，霍然轉身，身後空空，連個鬼影子都沒有，鐵娃壯起膽子，道：「誰──誰在叫我？」

那語聲道：「我。」

鐵娃握緊了拳頭，道：「你是誰？你在那裡？」

那語聲道：「我在這裡。」

鐵娃這才發現，這語聲乃是自一叢黑暗的雜木後傳出來的，他睜大眼睛，捏緊拳頭，一步步走了過去。

那語聲厲叱道：「牛鐵娃，切莫再往前走一步。」

# 第四十章 死亡的約會

鐵娃道：「我偏要走，我為何要聽你的話？」

那語聲道：「我只是瞧你寂寞，才想和你聊聊天的，你若再往前走，我也走了，你豈非辜負了我一番好意？」

鐵娃果然停下腳步，咧嘴笑道：「原來你只是要來陪我聊天的，原來你倒是對我一片好意，那我可就不能不聽你的話啦！」

那語聲亦自笑道：「如此才是。」

鐵娃眨了眨眼睛，道：「但你究竟是誰？又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那語聲道：「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還知道你許多別的事，普天之下，我不知道的事，簡直是太少了。」

鐵娃道：「真的？你真的什麼都知道？」

那語聲道：「自是真的，不信你就問問我。」

鐵娃道：「好，我問你──我大哥是誰？」

那語聲道：「方寶玉。」

鐵娃道：「呀！真被你猜著了，好，我再問你──」他偏著頭想了半天，方自接道，「我師傅是誰？」

那語聲道：「智者周方。」

鐵娃道：「我──我心裡最想的一個人是誰？」

那語聲道：「是你妹子牛鐵蘭，還有姜風。」

鐵娃眼睛都瞪圓了，早已驚得目定口呆。他直腸直肚，心裡從來沒有什麼秘密──他最大的秘密，也不過就是這簡簡單單幾件事了。如今，他最大的秘密，都已被人說了出來，卻叫他如何不驚？他直被驚得呆了半晌，方自長嘆道：「好小子，果然有兩下子，果然什麼事都知道。」

那語聲笑道：「我是誰你可知道？」

鐵娃道：「不知道。」

那語聲道：「我大哥和我師傅是誰？」

鐵娃道：「我也不知道。」

那語聲道：「我心裡最想的一個人是誰？」

鐵娃嘆道：「我更不知道了。」

那語聲道：「原來你什麼都不知道，原來你只是個大笨牛。」

鐵娃漲紅了臉，道：「我──我也有幾樣知道的事。」

那語聲道：「你知道什麼？哼，就連方纔你大哥瞧的那封信，信上寫的是什麼？只怕你都不知道，還說什麼別的。」

鐵娃大笑道：「錯了錯了，這下你可錯了，方纔我大哥瞧的那信，信上面的十個字，我可全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那語聲道：「我不信。」

鐵娃道：「你不信？好，我告訴你，你聽著，那封信上寫的十個字是：東昌西城外，桑林──對了，桑林有紅燈。」

那語聲笑道：「好，算你也不笨，但我們在這裡聊天的這種小事，你若是也告訴你大哥，你大哥都要說你笨了。」

鐵娃道：「我知道：其實，我大哥就算說我笨，也沒關係，但是那──那個小公主，我可不能讓她說我。」

黑暗中寂無應聲。過了半晌，鐵娃忍不住又道：「喂！你可聽見我說話了麼？──喂！你來陪我聊天的，怎地聊到一半，就不說話了？」

黑暗中還是寂無回應。鐵娃道：「你再不說話，我可要過去了。」他又等了半晌，果然大步走了過去，一雙鐵掌，就像是兩隻斧頭似的，分開了樹叢，樹叢那有什麼人影？

鐵娃喃喃道：「好小子，話未說完，人就溜了，你當我找不著你麼？──」一面嘀咕，一面大步搜尋了過去。搜尋了半晌，果然瞧見有株樹下，坐著條人影。

鐵娃大笑道：「果然找著了，你還往那裡走？」一步竄了過去，目光動處，突然驚呼一聲，倒退三步，站在那裡，竟又被驚得怔住了。

※※※

熹微的天光，自林梢照將下來，照著那人的臉，這張臉肌肉痙攣，五官扭曲，眼珠子都似已突了出來。鐵娃膽子雖大，但在這荒涼的暗林裡，驟然見著如此猙獰、恐怖的一張臉，也不覺駭得魂膽皆喪。

過了半晌，他總算已能說出話來。他大聲道：「你是什麼東西？是人是鬼，是死是活？」

那張臉動也不動，更不回話。

但鐵娃身後，卻有一人道：「鐵娃，你在和誰說話？」

鐵娃如驚弓之鳥，大吼一聲，翻過身去，只瞧見兩條人影併肩立在他身後，卻是小公主與方寶玉。

鐵娃驚喜交集，道：「大哥，原來是你──幸好是你，否則鐵娃可真要瘋了。」

寶玉奇道：「莫非你瞧見了什麼？」

鐵娃道：「大哥你瞧，那邊樹下。」

寶玉瞧了過去，也不覺為之一驚，但卻沉住了氣，緩步走了過去，鐵娃跟在一旁，道：「這人是死的還是活的？」

小公主道：「祇怕已活不成了。」

突聽寶玉沉聲道：「你瞧此人是誰？」

鐵娃道：「莫非大哥你認得他？」他話猶未了，小公主失聲道：「呀，原來是他，我兩人追尋了半天，也未找到，卻不想他在這裡，他──他這是遭了誰的毒手？」

鐵娃又瞧了幾眼──方纔他驚魂未定，那裡敢仔細來瞧，此刻才瞧清了，不禁亦自失聲道：「原來這就是方纔那握著紅燈的人。」

寶玉與小公主已掠到樹下，只見那人倒在樹幹上，不但面容五官扭曲，手足四肢，亦都似已離了原形。

小公主恨聲道：「好毒辣的手段！」

寶玉俯著身子，仔細瞧了幾眼，喃喃道：「怪了怪了！這倒怪了，這莫非竟是分筋錯骨手？」

小公主冷笑道：「你此刻才瞧出這是分筋錯骨手麼？」

寶玉道：「我雖早已瞧出，卻不敢相信，分筋錯骨手乃內家正宗的上乘功夫，據我所知，此刻天下江湖，也只有武當、少林、峨嵋等內家正宗門派中有限幾人，能使得出此等功夫來，這──這卻又是誰下的手，這豈非令人難以置信！」

小公主冷笑道：「內家正宗弟子中，難道就沒有心狠手辣的人？但願他還未死，我倒要問問他是誰對他下的毒手？」她俯身扶著那大漢身子，手掌動處，連拍了他十餘處穴道，那大漢身子一陣顫抖，四肢都蜷曲起來。然後，他嘶聲慘呼一聲，竟果然醒了過來──這是一陣錐心刺骨的痛苦，他就是被這劇毒刺激得醒過來的。

※※※

鐵娃瞧得渾身發毛，寶玉也是瞧得不忍，但小公主卻是神色不變，凝目瞧著這大漢，冷冷道：「醒來，張開眼睛。」

那大漢張開眼睛，瞧見了小公主，目中並未露出歡喜之意，反倒有些驚恐之色，顫聲大呼道：我沒有說──我什麼都沒有說──」

寶玉心念一動，突然問道：「那人要你說什麼？」那大漢道：「我沒有說──我什麼都不說。」寶玉仍不死心，追問道：「下手的人是誰？」

那大漢嘶聲道：「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小公主微微笑道：「好，你好生去吧！」

一掌輕輕拍下，那大漢道：「多──」「謝」字還未說出，身子一挺，便自氣絕，

鐵娃失色道：「你──你也對他──」

小公主柔聲道，「他反正已活不成了，與其活著受苦，倒不如落個痛快，我這是為他好呀，你難道都不懂麼？」

鐵娃張口結舌，已氣得不知說什麼才好。

寶玉緩緩道：「我本該早已猜到，那人既是內家正宗高手，卻對他施出如此酷刑，想必是要逼問他一件極為重要的事。」

小公主笑道：「如此又怎樣？」

寶玉道：「如今我更已知道，你不但早已知道那人要逼問的是什麼，就連那人是誰，祇怕你都也已猜出來了。」

小公主道：「是麼？」

寶玉厲聲道：「那人是誰？他要逼問的什麼？」

小公主冷笑道：「你窮吼什麼？你一吼我就會告訴你麼？」

寶玉一把抓住她手腕，道：「你說不說？」

小公主道：「我偏偏不說，你又怎樣？」

寶玉眼睛瞪著她，她眼睛也瞪著寶玉，兩人你瞪著我，我瞪著你，過了半晌，寶玉終於長嘆一聲，鬆開了手，道：「你縱不說，總有一天我也會知道的。」

小公主道：「你就慢慢等著吧！」

突聽鐵娃在那邊呼道：「來呀，還有一人在這裡。」

寶玉飛身趕去，只見那邊草叢中倒臥著的，果然就是另一條大漢，四肢早已冰涼，也已死去多時。

※※※

鐵娃翻過他的身子，不由得又自驚呼一聲，這大漢七竅流血，竟是中毒而死，顯然他未等別人逼問，便已服毒自盡了。

寶玉暗嘆忖道：「火魔神門下，果然門規森嚴，是以這些人寧死也不肯說出秘密，由此亦可想見，這秘密必定關係重大的很。」

鐵娃眼睛瞧著那屍身，口中卻在喃喃嘆道：「你們可真倒霉，一跟我們見過面，就死了，你們──」

寶玉心頭突然一動，脫口道：「呀！不錯。」鐵娃嚇了一跳，道：「大哥，什麼不錯？」

寶玉道：「這兩人未見我們之前，倒也不甚驚慌，但見過我們之後，立刻就放足急奔，好像是早已知道有人要加害於他們。」

鐵娃道：「是呀！但──但這又是為什麼呢？」

寶玉道：「只因他們的對頭，本不知誰是火魔神門下，但卻知道火魔神門下，必定要與我連絡，是以便在暗中守著我們，是以他們與我相見之後，行藏便立刻暴露，不出片刻，便要遭別人的毒手。」

鐵娃道：「別人？──這些別人又是誰？」

寶玉嘆道：「我對這些人一無所知，但這些人卻想必對我的事知道得不少，否則又怎會知道凡是與我聯絡的人，必是火魔神門下。」

鐵娃道：「是呀！但這──」

寶玉截口道：「還有一點，這些人和我分手之後，方自向他們下手，由此可見這些人竟似對我存有些顧忌之心。」

鐵娃道：「我知道，這些人想必是怕大哥的武功。」

寶玉苦笑道：「事情那有如此簡單──」

他至今總算已猜出，不但暗中出手的這些人，必定與他大有關係，甚至就連他們所要逼問的秘密，也和他關係非淺。但直到此刻為止，他所知道，也不過只有這麼多了，這些人是誰，所有逼問的是何秘密，他仍是一無所知。

他出神的沉思半晌，長嘆道：「東昌西城外，桑林有紅燈，此去東昌，這一路上咱們要倍加留意，瞧瞧究竟是誰在追蹤咱們？」但此刻他再留意，卻已嫌太遲了，只因鐵娃已被人套出了秘密，別人已不必追蹤，便可知道他們的去向。別人已可先在那裡等著他們。

※※※

東昌城，黃昏。

寶玉自東門入城，西門出城。

自從他們夜渡黃河之後，便已擺脫了那些慕名跟蹤江湖豪士，這一路上，寶玉實未發現有一人的行蹤可疑。但仍不敢有絲毫大意，出城之後，更是步步留心，走了盞茶時分，夕陽晚照下，前面果然有一片桑林。

寶玉放眼四望，暮靄蒼茫，空郊無人，他深信自己的目力，他若瞧不見別人，別人也實難瞧得見他。於是他暗中鬆了口氣，直奔桑林，只見一縷炊煙，自林中裊裊散出，雞犬之聲，隱隱可聞。這是一幅寧靜而平和的農村晚景，瞧不出有絲毫不祥的預兆，更瞧不出有絲毫殺機──

寶玉眼前彷彿已現出一幅安詳而美麗的圖畫。桑林中的農夫，正坐在門前的竹椅上，一面悠閒的吸著板煙，一面期待著他妻子正在為他忙碌的晚餐。天真的孩子們，正在他身旁追逐著雞犬──天地間到處都充滿了幸福，每個人都是那麼滿足。

寶玉心頭的負擔，也似乎為之減輕了，他幾乎已忘卻這片寧靜的桑林，就是火魔神與他相約之地。但就在這時，他卻瞧見了桑林裡的紅燈。鐵娃脫口呼叫道：「紅燈，紅燈就在那裡。」

寶玉苦笑道：「我真不懂火魔神為何要選中這裡，為何偏偏要破壞這桑林中農戶們的安詳與寧靜，為什麼不讓人家好好的過日子。」

小公主緩緩道：「生活太寧靜了，也就會變得沒什麼意思──說不定這桑林中的農戶們，早就想找些刺激了哩！」

寶玉苦笑一聲，穿林而入，只見林木掩映中，半道竹籬，圍著三五所茅舍，半掩的柴扉前，正懸著盞紅燈。

一條花犬，躲在竹籬柴扉後，向人而吠，六七隻黃雞，悠閒的踱步在小院中，啄食著地上的米粒。炊煙自屋頂昇起，飯香自屋內傳出──若不是那盞觸目的紅燈，寶玉真不敢相信火魔神相約的就是這裡。

他腳步仍放得極輕，似仍不敢驚擾這裡的平和氣氛，他立定決心，絕不讓這寧靜的桑林，變為凶殺之地。

※※※

三個人走到門前，那條花犬反而不敢狂吠了，卻夾著尾巴，瞪著眼睛，驚駭地瞧著這三個陌生人。寶玉輕咳一聲，「裡面可有人麼？」

一陣風吹來，吹得那柴扉輕輕作響。但半掩的柴扉中，卻寂無人聲。

寶玉提高聲音，又問了一次，門裡仍無回應。

鐵娃道：「莫非不是這裡？」寶玉亦不禁懷疑道：「莫非這裡只是湊巧有盞紅燈？」

小公主道：「那有這麼巧的事。」她竟一手推開了柴扉，揚長走了進去。

三間茅屋，迎門一間是小小的廳堂，正中一個小小的神龕，倚著一尊觀音大士，還有幅武聖關公的神像。神龕前有張八仙桌子，桌子上放著三副碗筷，還有個竹枝編的籠子，裡面罩著的像是有幾碗茶。左面的一扇門，通向臥房，一張巨大而沉重的木床上，整整齊齊地疊著三兩床花花綠綠的棉被。一陣陣飯香之氣，自後面一敞門裡傳了出來，爐火仍燒得「必剝」作響，房子裡充滿了溫暖。

這一切正都是最最平凡的農家晚炊時的景象，任何人都瞧不出有絲毫異狀，但是，這農家中的人呢？沒有人，茅屋前前後後，再無半條人影。

這就連小公主都不免有些驚奇詫異，寶玉自更猜不出那火魔神究竟在弄何玄虛，只見小公主前前後後走了兩圈，不住喃喃自語道：「難道他們還未來麼？」

只有鐵娃，眼睛卻一直盯著那罩著幾碗茶的竹籠子，飯香陣陣，他肚子實已餓得咕咕直響。到最後他終於忍不住了，一把揭開那竹籠子，突然驚呼一聲，倒退兩步，連竹籠都跌落在地。

寶玉道：「什麼事？」

鐵娃道：「你瞧，你瞧，又是這些，又是這些──」竹籠罩著的，果然又有盤紅紅的鸚鵡舌頭，只是這次又多了一大碗紅燒牛肉，兩隻肥雞而已。

寶玉瞧了瞧小公主，道：「他們已來過了。」

小公主道：「既然來過，想必未曾走遠。」

寶玉沉吟道：「爐火猶旺，飯仍未進，顯見他們才走未久，卻走得甚是匆忙，他們為何要走？走到那裡去了？」

小公主道：「你既猜不出，只有等他們回來問了。」

寶玉道：「他們會回來麼？」

小公主道：「瞧見這些菜，我就餓了，咱們好歹吃了再說──他們既然還未見著你，你還怕他們不回來麼？」

鐵娃拊掌大笑道：「對，先吃了再說，這倒是個好主意。」

※※※

飯後，秋夜涼如水。

寶玉搬了張椅子，坐在門口，仰視著自林梢漏下的星光月色，心裡也不知想些什麼──也不知該想什麼？他心思實是紛亂如麻，根本不知該從何想起。

只見小公主手托著腮，倚在神龕前，凝目瞧著那尊塑造得並不精緻的觀音佛像，似已瞧得出神。

鐵娃卻用牛肉拌了碗飯，在餵那條花狗。

涼風習習，秋星閃爍，星光自林梢下，灑得滿地都是珠玉，大地間瀰漫著秋夜特有的甜香氣息。

寶玉靜坐在這寧靜的秋夜，靜靜的瞧著小公主，瞧著鐵娃，瞧著那整潔的茅舍，瞧著那滿地星光──他眼前不知不覺又泛起了他方纔幻想中的那幅圖畫，漸漸地他自己也彷彿溶入了那圖畫之中。

星光、茅舍、忠誠的友伴、美麗的妻子──這景象究竟是真？是幻？漸漸的，連他自己都分不清。突然，一陣狗吠，打斷了他的遐思。

鐵娃道：「小花狗，這麼好的牛肉飯，你不吃我可要吃了。」那花狗昂著頭，瞧著他狂吠，一雙狗眼睛裡，竟像是有著淚光。

小公主也回過身來，皺眉道：「這些人難道都死光了不成？怎地到現在還不回來？咱們祇怕已等了快要兩三個時辰了。」

寶玉道：「已有三個時辰。」

小公主道：「他們若是再過三個時辰不回來，又當如何？」

寶玉道：「這話本該我問你才是。」

小公主跺足道：「死人！這些人，會到那裡去了？」

突聽鐵娃笑罵道：「小花狗，你不吃牛肉飯，卻要來吃我這件破衣裳，簡直是個獃子──」一面笑罵，一面已被那條花狗咬著衣角，拉進屋裡。

小公主喃喃罵道：「人家都急死了，這獃子還有心情玩狗。」

寶玉也不理她，站起身子，踱了幾步，沉聲道：「此事祇怕已有變？」

小公主道：「有什麼變？除了你我之外，又有誰會知道這普通農家是我等相約之地？想來必定那些死人──」

忽然，只聽鐵娃在屋裡驚呼道：「死人！死人！死人在這裡。」

寶玉、小公主一驚之下，飛身掠入臥房之中。只見那花狗蹲在床角，不住狂吠，鐵娃一手扯著床單，半俯著身子，石像般站在床前，竟似又已驚得呆了。

小公主道：「鬼叫鬼叫的，你是在幹什麼呀？」

鐵娃道：「床下面──床下面──」突然一抬手，將那張沉重的木床，整個抬了起來，床下，竟赫然併肩倒臥著兩具屍身。

※※※

寶玉本當這兩具屍身必是這茅舍的主人，但仔細瞧了一眼，只見這兩人一身黑衣，濃眉闊口，雖然早已死去多時，但眉宇間猶帶著生前的慓悍之色，那裡會是普通的農家，顯然正是火魔神派來此間的黨徒。這兩人手足俱已冰冷，但身上卻全無傷口亦無血跡，也瞧不出被內力震傷的痕跡，更非中毒而死。

寶玉俯下身子，這才發覺，兩人左胸心口之上，各各嵌著塊卵大的石子，塞住了創口。他一眼瞧過，便已瞧出這兩人竟是被人一劍穿胸，但在鮮血還未流出的剎那間，又被人以石卵塞住了創口。

寶玉駭然道：「好快的劍，好快的身手。」

小公主道：「我奇怪的只是此地既如此隱密，為何還會被人發覺，竟能趕在我們前面，下了毒手？這地方他們又是怎麼找到的？寶玉道：「想必有人洩露了消息。」

小公主冷冷道：「五行魔宮門下，死也不敢洩露消息的，何況，他們縱然有心洩露，也絕不會知道那信中約會之地。」

寶玉想到火魔神行事之慎秘，也知她此話絕不會假。

小公主語聲微頓，突又問道：「那封信此刻在那裡？」

寶玉道：「便在我懷中──我瞧過之後，便仔細藏起，萬萬不致被人見著。」

小公主道：「信上的話，你可告訴別人了麼？」

寶玉苦笑道：「你想我會麼？」

小公主跺腳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可也糊塗了。」

鐵娃一直垂著頭，臉也紅了，此刻終於忍不住囁嚅著道：「信上的話，我倒是說給一個人聽過。」

小公主聳然變色，道：「你？你說過？說給誰聽了？」

鐵娃道：「我也不知他是誰，我──」當下結結巴巴，將那件事經過說了出來。」

小公主一手攏著秀髮，一手撫著耳垂，呆呆的瞧了鐵娃半晌，面上也沒有什麼表情，只是輕輕長嘆一聲，道：「你真聰明。」

鐵娃只當她必定要大罵自己一頓，那知她卻只輕描淡寫說出這四個字來，鐵娃反而呆了，道：「你──你為何不罵我？」

小公主道：「我為何要罵你？」

鐵娃道：「我──我不是做錯了事麼？」

小公主淡淡一笑，道：「我要罵的人，都是值得我罵的，像你這樣的人麼──」輕輕搖了搖頭，目光望到了別處。她雖然頓住了語聲，但言下之意，可真比罵人還刻薄厲害得多，怎奈鐵娃說話從來不兜圈子──兜圈子，繞脖子罵人的話，他完全不懂。

鐵娃道：「我這樣的人，你不捨得罵，是麼？──唉！但你越是不罵我，我的心裡越是難受，你就好歹罵兩句吧！」

小公主雖有滿腹怒氣，此刻也不禁「噗哧」笑出聲來。

她終於帶笑罵了一句，道：「笨牛──」

寶玉面色凝重，一直皺眉深思，此刻方自沉聲道：「此人既精內家分筋錯骨手，劍法也如此犀利，偏偏對鐵娃和我的事，又如此清楚，他──他會是什麼人？」

# 第四十一章 破東瀛一刀

小公主仰首而望，沒有說話。

寶玉本也不望她說話的，語聲微頓，便又接道：「他如此做法，搶先趕到這裡，彷彿是要截斷我與火魔神的聯絡，他下手之後，又將此地佈置得毫無異狀，顯見乃是要我在此苦候，他便可有時間行事，幸得他時間倉促，未及將那兩具屍身運出，又幸得有這條花狗──」

小公主忽然截口道：「他如此做法，是為了什麼？」

寶玉沉吟道：「他搶先趕到這裡，殺了這兩人，想必也是將這兩人身上那封密柬奪去，又搶先一步，趕往下一站了。」

小公主冷笑道：「天才兒童，你還有何話說麼？」

寶玉道：「他對我似乎並無惡意，是以絕不與我正面接觸，他如此做法，似乎只是為了要阻止我為火魔神做事。」突然抬頭，接道：「是麼？」

小公主目光一亮，道：「你說到現在，總算才有些意思了，但──但他為何要百般阻止於你？這其中又有什麼緣故？」

寶玉道：「這其中可能有兩個緣故，第一──他是火魔神之仇家，自不願有任何相助火魔神的出手。」

小公主頷首道：「第二個呢？」

寶玉道：「第二──此人也可能是為了不願我為此消耗體力，好留著與白衣人一戰，是以才百般阻止於我──」語聲微頓，緩緩接道：「此人如此行事，若算是為了這第二個緣故，那麼他究竟是誰，我便可隱約猜出一些端倪了。」

小公主立刻睜大眼睛，道：「你說是誰？」

寶玉微笑著搖了搖頭，不再說話。

※※※

在這本該垂首喪氣的時候，他卻反而微笑了起來，這笑容中顯然大有深意，大有文章。小公主自然奇怪，但她也知道寶玉既然不說，她是再也休想問得出來的了，索性賭氣扭轉了頭，睬也不睬他。鐵娃眼珠子轉來轉去，突然大聲道：「我不管這人是誰，也不管他究竟是為了什麼才做這樣的事來，我只要問大哥，現在咱們該怎麼辦？要往那裡走？」

寶玉道：「咱們只有等著。」

鐵娃著急道：「等著？等到什麼時候？」

寶玉微笑道：「你著急什麼？著急的該是別人呀？現在是別人有求於咱們，又不是咱們求他，反正咱們去不去白水宮，都沒什麼關係。」他口中對鐵娃說話，眼睛卻在瞧著小公主。

小公主似乎全沒瞧他一眼，口中卻道：「你瞧我作甚？瞧我也沒用。」

寶玉道：「這倒怪了，你未瞧我，怎知我在瞧你？」

小公主默然半晌，突然跺著腳，扭轉頭，嬌嗔道：「不錯，我是在瞧你，我雖然扭著頭，故意裝著不睬你，其實卻在偷偷的瞧你，瞧你這個大美人兒。」寶玉笑道：「過獎，過獎。」

小公主道：「但你卻也莫要得意，你若以為我知道此刻該怎麼辦，你就錯了，老實告訴你，此刻該往那裡走，我完全不知道。」

寶玉道：「你真的不知道？」

小公主道：「五行宮究竟在那裡？這本是江湖中一個極大的秘密，江湖中幾乎人人都知道有五行宮，但去過五行宮的有幾個？」

寶玉道：「這──這倒是連一個都未聽說過。」

小公主道：「火魔神此番不肯一次說出路途，既非故弄玄虛，更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煩，只是生怕你知道那地方後，將秘密洩露出去。」

寶玉道：「不錯，這我已猜到了。」

小公主道：「但你要到五行宮去的事，卻已非秘密，江湖中便有人算定了火魔神必定要指點你路途，所以就用盡各種手段，將傳訊於你的人擄去，為的也不過是要逼他們說出『五行宮』的所在之地，這也許根本就不是為了要攔阻於你。」

寶玉道：「是的，是要攔阻於我。」

小公主道：「你定要說那人是為了要攔阻於你？」

寶玉道：「不錯，那人若只是為了要知道五行宮的所在之地，便不妨在後面悄悄跟蹤著我。又何苦花那麼大氣力？又何苦定要搶在我前面？」

小公主眼波流轉，緩緩點頭道：「這話也不錯──」

鐵娃突然大聲道：「奇怪！奇怪！」

小公主道：「你這獃子，又在奇怪什麼？」

鐵娃道：「你們說來說去，說得好像人人都巴結著要想去五行宮似的，但那五行宮又不是什麼好玩的地方，別人為什麼要去？」

小公主道：「五行宮非但全不好玩，而且縱然有人能去了，也休想能活著回來，但別人還是搶著要去，這──」她眼角瞟了瞟寶玉，接道：「這是為了什麼？你可知道？」

寶玉道：「五行魔宮中之青木主人，昔日本是天下綠林之盟主，積年所得的財寶，數目必定十分驚人。」

小公主道：「不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的確是原因之一，但──但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原因，你知不知道？」

寶玉沉吟半晌道：「我記得曾經聽人說過，金河王手下的黃金魔女們，一個個都是絕世的美女，而且還──還──」而且還怎麼，他竟說不下去了，只因那「黃金魔女」們非但俱都年輕貌美，軀體婀娜，而且還都有一身媚骨，一身媚術，「一經交接，欲仙欲死」，這就是江湖中人對她們的傳說。在小公主面前，這種話寶玉自然說不出口。

※※※

他雖未說出，小公主臉卻已紅了，輕輕啐道：「不想你踏入江湖還沒多久，江湖中的鬼名堂，你卻已知道了不少，原來你──你也不是個好東西！」

寶玉道：「這──這我是聽人說的，你既然問──」

小公主道：「好了！好了！算你又說對了，江湖中的確有些人別的膽子沒有，色膽卻不小，但──但還有呢？」寶玉道：「有財有色，這還不夠麼？」

小公主道：「哼！你既然什麼都知道，為何不知道這『財、色』兩字所能吸引的不過只是江湖中下三流的角色而已，稍為高明一點的角色，又怎會為了這幾兩銀子，幾堆死肉去花這麼大的心思？」

寶玉道：「他們卻又為的是什麼？」

小公主冷笑道：「你難道就未聽說過，戌土宮主人，昔年本是風雅之士，戌土宮收藏的名畫古董，無一不是精品，而火魔神煉製火藥之術，更是天下無雙，這兩樣東西連皇帝老兒都曾為之動心，只可惜皇帝大內中養著的那一群御用武士們，聽見『五行宮』三字，頭就疼了，那裡還敢動手？」

寶玉笑道：「不錯，珠寶美女，究竟還都是人間易得之物，的確比不上戌土宮的珍藏，更比不上火魔神的秘術。」

小公主道：「但真正的尖頂人物，看上的不還是這些。」

寶玉奇道：「那又是什麼？」

小公主道：「他們看上的，是你的丈母娘。」

寶玉更奇道：「我的丈母娘──哦！你是說水──水──」

小公主冷笑道：「你本是水天姬的小丈夫，你莫非忘了麼？」

寶玉苦笑道：「我──這──」

鐵娃卻已拍掌笑道：「對了！對了！你不說我倒險些忘了，我大哥和我相見的頭一天，像是就跟我說過這件事。」

寶玉雖早已在瞪著他，但他還是笑得合不攏嘴。

小公主冷冷道：「看來你這是忘不了的，水天姬既然是你的大妻子，白水宮主人自然便是你的丈母娘了。」

寶玉苦笑道：「這又怎樣？」

小公主道：「看來你當真是孤陋寡聞，竟連你丈母娘的事都不知道，告訴你，你那丈母娘，昔年本是天下第一美女，武林中當真不知有多少人，曾經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只要她能對他們笑一笑，叫他們去死都是心甘情願的。」

寶玉道：「但──但現在──」

小公主道：「你是說她現在已老了，是麼？」她不等寶玉答話，便又接道：「你錯了，她現在還是一點也不老，反而比十幾年前更迷人，再加上她這十幾年來，從未在江湖中露過臉，於是江湖中就更覺得她神祕，更有吸引之力──江湖中拚了命想見她一面的，當真不知有多少。」

寶玉唯有長嘆，什麼話也說不出了。

鐵娃忽然道：「好！就算那五行宮所在之地隱密得不得了，就算別人都不知道，但你──難道連你也不知道？」

小公主道：「我也不知道。」

鐵娃道：「我不信，你明明也是自五行宮出來的，怎會不知道？」

小公主默然半晌，悠悠道：「五花紫騮馬，香雲寶蓋車，珠簾重重密，不見簾外路。」

鐵娃瞪大了眼睛，道：「你再說一遍，我沒聽清楚。」

寶玉嘆道：「她是說她出宮之時，一路都在坐車，車簾重重，她根本瞧不見路，所以她也不知道五行宮究竟在何處？」

鐵娃道：「哦！原來他們連你都不放心。」

小公主昂起了首，大聲道：「他們怎會不放心我，他們只是怕我走路累著，所以特地準備了舒服的馬車給我坐，那種車呀──哼！你一輩子都沒坐過。」

鐵娃大笑道：「你嘴巴雖硬，心裡想必還是知道的，人家表面上雖是對你好，其實，根本還是拿你當外人，連路都不讓你知道，你還為他們賣什麼命？」

他說的話，每句都平常得很，但最平常，最簡單的話，往往也就是最直接，最尖銳的話。這傻頭傻腦的莽漢，幾句話竟將千靈百巧的小公主說得呆住了，一時之間，也不知鐵娃究竟是真傻還是假傻。

※※※

鐵娃喃喃道：「如此說來，咱們當真只有在這裡等著了，但這要等到什麼時候呢？大哥，你倒是想個法子呀！」

寶玉道：「這──」

突然，也不知從那裡傳來一聲輕咳，這咳嗽的聲音又輕又短，但不知怎地，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這咳嗽的聲音本來平常的很，但又不知怎地，這平平常常的一聲咳嗽裡，竟似包含著許許多多極不平常的意味，像是示警，又像是挑戰！

寶玉語聲立時斷了，小公主眼睛射出了光。

鐵娃道：「什麼人咳嗽？」

門外，遠處，有人道：「方少俠可是在這裡？」

鐵娃喜道：「來了來了！不用等了。」搶先衝了出去，只瞧見──

門外，遠處，林木陰暗中，卓立著一條人影。

這人影槍一般筆直地站在那裡，由頭頂到指尖，全無絲毫動彈，林木的陰影，濃濃地籠罩著他，既瞧不見他面目，更瞧不清他表情。

但不知怎地，在這模模糊糊，朦朦朧朧，動也不動的人影身上，卻似散發著一股殺氣，濃重的殺氣！就連鐵娃這樣的人，瞧見這人影也頓住了腳，被那濃重的殺氣逼得幾乎透不過氣來。

※※※

夜極深，大地極靜。

風中葉，葉的飄動，以及星光蟲聲──天地間所有的一切，全都似在這殺氣中凝結了。

這是不平凡的殺氣！不平凡的殺氣，自然必定是自不平凡的人身上發出來的。

寶玉沉聲道：「你是誰？」

那人面上射出了一絲光，是目光──他直到此刻，才睜開眼睛，但卻還是沒有動，沒有說話。

那條黃犬已被這突來的異樣沉默顯得全身聳立了起來──聳立著耳，聳立著尾，像是旗桿一樣。目光一閃，黃犬突然狂吠，狂吠著衝了過去。

寶玉失聲道：「狗兒，站住！」

但是他話還未說出，眼前有白光一閃，黃犬已血淋淋地分成兩半了，只留下那淒厲的吠聲，淒厲的殘韻，飄渺在木葉間。

殺氣！無論人畜，都不能攖其鋒！

鐵娃呆了，心裡雖然想罵這人怎地連狗都要殺，但嘴裡的舌頭竟似有些硬了，一個字也罵不出來。

黑暗人影的手掌中，已多了一柄長刀。這與其說是刀，倒不如說是一柄長劍，由刀柄，至刀尖，筆直如矢，全沒有一絲一毫曲度。但這還是刀。刀是單鋒，並非雙刃。

寶玉目光凝注這柄刀，目中射出了敵愾之光。他凝注良久，方自沉聲道：「好刀！」

那人道：「好刀！」

寶玉道：「五虎斷門彭家刀，刀身略寬，山西太行快刀丁，刀身略短，除此以外，刀身均有曲度。」

那人道：「不錯！」

寶玉道：「此刀非中土所有。」

那人道：「此刀並非中土所有。」

寶玉眉梢一陣顫動，厲聲道：「此刀來自東瀛。」

那人道：「此刀來自東贏。」

寶玉大喝一聲，道：「朋友是誰？」

那人縱聲而笑，緩步而出。星光下，只見他一身緊身黑衣，頭戴黑布罩，只留下一雙眼睛在外面，目光雖閃爍生光，但眼睛並未完全睜開。

寶玉再次喝問，道：「朋友究竟是誰？」

那人長笑道：「既非新交，亦非故友，問我姓名，你也不識。」

寶玉道：「你來此有何見教？」

那人笑聲突頓，一字字緩緩道：「東瀛故友，托某家帶來一刀，奉贈閣下。」

寶玉聳然道：「白衣人？」

黑衣人道：「不錯，就是他！」

※※※

夜更深，大地更靜，殺氣也更重。

這非凡的殺氣，也許並非是自這黑衣人身上發出來的，只因他此刻已是那東海白衣人的使者。他的人雖平凡，刀雖平凡，但這柄刀上帶著有白衣人的一招，於是刀上便有了驚人的殺氣。這殺氣原來是自這柄刀上發出來的。刀上帶著的，必定是銳不可當，驚天動地，足以震懾江湖的一招！此刻，這柄刀，刀尖正斜斜指向方寶玉。

但方寶玉面上，卻連方纔現出的那一點驚悸之色都沒有了，目光變得異常的澄清，面色更是出奇的平靜。他目光凝注著那柄刀，鐵娃與小公主卻凝注著他。

小公主凝注著方寶玉，面色竟也變了，那種狡黠的譏諷，聰慧的輕慢之色，此刻竟變得十分沉重。一種混合著敬畏、讚美，也包含著嫉恨的沉重。她眼睛裡瞧著的，本是她心目中摯愛著的人，但她卻不能忍受她所愛的人比她更強，更聰慧。

只見方寶玉淡淡一笑，道：「東海白衣人既有一刀交閣下帶來，這一刀想必珍貴異常，方某自當拜領，只是，白衣人怎知世上有方寶玉，卻令在下不解？」

黑衣人道：「這一刀並未指明要帶給你。」

寶玉笑道：「如此說來，這莫非是閣下的寵惠？」

黑衣人道：「這一刀由白衣人賜交，本令我帶給中土武林中之最強高手，一年來，我遍歷江湖，所會的武林名人，也有不少，但配得上來接這一刀的，我卻未曾見著一個，是以這一把刀才會留存至今。」

寶玉道：「如此說來，這一招江湖中還無人見過？」

黑衣人道：「非但中土江湖無人見過，普天之下，能識得此招的人，祇怕──哼哼！還不會有第三個。」

寶玉道：「此招乃白衣人自創？」

黑衣人道：「正是。」

寶玉突然一整面色，躬身一禮。

黑衣人冷笑道：「閣下為何突然多禮？莫非是想要我將這一刀再帶回去？」

寶玉笑道：「閣下千里而來，方某怎能要閣下徒勞往返，在下這一禮，只是敬得閣下，必是位不世的英雄。」他語聲微頓，不等別人答話，便又接道：「白衣人既將此等絕招秘術，交給閣下，對閣下想必信任得很，閣下既能被白衣人所重，寶玉又何敢相輕。」

黑衣人道：「好，紅粉贈佳人，寶劍贈壯士，在下這一刀，能交給閣下這樣的人物，也算不虛此行了。」寶玉道：「不敢。」

黑衣人道：「我也敬你是個英雄，所以還有兩句話要告訴你。」

寶玉道：「但請賜教。」

黑衣人道：「這一刀雖然鋒利無雙，但卻絕非天衣無縫，白衣人自己，也知此招還有一個破解之法──」

寶玉道：「哦！如此──」

黑衣人冷冷截口道：「但你也莫要高興，此招破綻，微之又微，此招之急，快如雷電，一見刀光，招已臨頭，你縱是絕世之才，祇怕也未必能在那快如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間，尋出那唯一破解之法。」

鐵娃突然大聲道，「你怎知我大哥不能？」

黑衣人只作不聞，自管接道：「還有，這一招既出，必見血光，必有命喪，你若不願接這一招，此刻說出還來得及。」

寶玉微微一笑，道：「在下卻之不恭。」

黑衣人道：「好！」

寶玉抱拳道：「請！」

※※※

剎那間，所有的言語、聲音，全都寂絕，所有的表情、動作，全都停止，四個人彷彿變成了四尊石像。

寶玉抱拳的手，還未完全放下，左手還停留在「左乳泉穴」的下方，右手也還停留在「氣血囊」之旁。

這兩隻手到了這裡，便突然停止，再也不敢有一絲一毫的移動，只因對方那一招，已呼之欲出，他若有任何一絲移動，都可能造成殺身之禍。但此刻，這兩隻手左右相距，約有一尺，只要是稍有武功根基之人，都可看出，這姿勢實是空門百露。

小公主暗嘆忖道：「方寶玉呀方寶玉！你怎敢如此大意？此刻你這架勢，全身上下空門至少有三四十處之多，縱是平平凡凡的一招，也可將你擊倒，何況──何況這不凡的一刀。看來今日你是在劫難逃的了。」

她一面恨不得寶玉快些被人擊倒，一面又在為寶玉擔心──她心意究竟如何？這可連她自己也分不清。

鐵娃暗喜忖道：「我大哥究竟不愧是我大哥，只有他才能擺得出如此奇妙的架勢，也只有他才敢擺得出如此奇妙的架勢，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沒有人能擺得出比這空門再多的架勢了，而空門越多，別人就越不知該從何處進擊，這豈非和一個空門也沒有的架勢差不多──不，簡直比一個空門也沒有的架勢還高，嘻嘻！哈哈！妙呀！妙，當真是妙不可言！」

他和小公主兩人之間的想法，竟是如此不同，只因他往往能由最簡單，最直接的路途去想。

而小公主的思路卻太多，太複雜。小公主委實是「太」聰明了。

※※※

這令人窒息的靜止，直延續了將近半個時辰。

鐵娃的手腳都已發麻了，但卻動也不敢動──連旁觀的人都不敢稍有動彈，何況方寶玉。

小公主忖道：「奇怪，這人怎地還不動手？難道他這是故意在折磨寶玉？讓寶玉多受些痛苦──難道他明知自己一擊之下，寶玉必死，是以不忍出手？」她越想越複雜──明明簡單的事，被她一想，也變得複雜了，只是，她還是比別人強勝一籌。她終於自複雜中想出了結果。

「哦！是了，寶玉這架勢委實空門太多，他竟不知道該從那一處出手，是以一直猶豫不決，呀！這樣，痛苦的反而變成他自己了，妙！這倒是真妙。」

突然間，刀光有了移動。

黑衣人雙手握刀，身子竟緩緩轉動，他以左足作為中心，身子旋然而轉，轉動得竟是出奇的緩慢。長刀，隨著他身形的轉動，劃出了個圓弧。這轉動，這圓弧，竟是出奇的優美，美得令人目眩神迷，意為之奪，美得令人幾乎透不過氣來。

若非親眼見到，誰也難以相信這平平常常的一轉，竟會有如此驚人的美，如此懾人的魅力。

四下無聲，更無音樂。但這一轉，卻彷彿是在曼舞，彷彿是舞中之精粹──哦！是了，靜寂，可不本就是音樂中至高的節奏。

這一轉，正是踩著天地間至高的節奏，在那無聲的韻律中，舞出了天地間最優美的姿勢。

小公主、鐵娃都已瞧得痴了。

這一轉之後，黑衣人的身子與長刀，便似已化而為一，連接成一個不可破解的整體。

然後，突然間。

刀光顫動，不知怎地，竟已化做一片光幕，閃電般擊向方寶玉──這一刀是擊向方寶玉那一個部位？誰也瞧不出。這是快如白駒過隙的一剎那！

長刀，帶起了風聲，像是野獸的呼嘯──

小公主與鐵娃，只見眼前人影一閃──只是一閃，刀風、光影，便又奇蹟般完全停頓。

方寶玉與黑衣人所站立的地方，已互相換了個部位。

黑衣人掌中長刀高舉，方寶玉左掌護胸，右掌卻如展翅般向後伸出，兩人背對背，仍然石像般站著，誰也不動。

是誰勝了？是誰敗了？

靜寂又加上懸疑，懸疑的靜寂，更令人窒息。

也不知過了多久──似很短，又似很長。

黑衣人終於吐出口濁重的長氣，道：「好招──」兩個字還未說完，身子軟軟的倒下。

寶玉勝了！

※※※

鐵娃大喜呼道：「大哥勝了──大哥勝了──」

寶玉翻身一掠，掠到黑衣人身前，惶然道：「閣下怎樣了？」

黑衣人縱聲慘笑道：「怎麼了？敗了──敗了──敗了──敗了──」他一連說了四句「敗了」，聲音越來越是微弱，越來越是悲慘──笑聲，也早已完全停頓。

寶玉咬一咬牙，突然撕開了黑衣人的衣襟──星光之下，只見黑衣人堅實的胸膛，竟已塌下了一片。

原來方纔兩人身形交錯時，寶玉右掌反揮，擊上了黑衣人的胸膛，這一掌雖無掌印留下，卻已使黑衣人脅骨完全碎裂。這是何等驚人的掌力！

寶玉慘然垂首，道：「在下失手──這一掌──這一掌太重了！太重了──」他說「太重了」只因他深知這黑衣人已絕無活命之望。

黑衣人卻道：「這──怪不得你。」

寶玉道：「怪我──是要怪我，我與你無冤無仇，本不該──」

黑衣人輕叱道：「咄！這怎能怪你？你明知這本是我逼你不得不如此──本是我逼你施出殺手的──」

語聲又漸漸微弱，突然慘笑道：「其實，這也不是我逼你的，只是那一招逼你的，我豈非早已說過，這一招施出，必見血光，必有命喪！」

寶玉悚然道：「你──你莫非早已知道，這一招──」

黑衣人截口道：「不錯，我早已知道，只要這一招施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這其間本就全無選擇之餘地。」

寶玉道：「那──你又何苦為了別人之事，以自己性命相搏？」

黑衣人慘笑道：「白衣人傳我此招之前，便已說過，世上若無人能破解此招，我便可以縱橫江湖，若有人能破得此招，我便要身殉此招──我考慮許久，終於接受，這本是我心甘情願，又怪得了誰？」

寶玉愕然良久，黯然道：「以大好性命，為區區一招殉身，這──這值得麼？」

黑衣人道：「你說值得麼？」

寶玉又默然許久，長嘆道：「不錯，這一招確足可驚天地而泣鬼神，遺憾的是，這一招的殺氣，端的未免太重，唉！若非殺氣太重，我便無法破解了。」這句話，正又包含著武林道中至深至奧的哲理。

黑衣人咀嚼良久，頷首道：「不錯，不錯──殺氣太重，失之過剛，刀風剛銳，必有破隙──」突然大喝一聲，接道：「但世上除了你方寶玉之外，還有誰能破得這一招？」

小公主冷冷道：「那也未必。」

黑衣人厲聲道：「未必？你可知這一招的來歷？」

小公主仰首向天，道：「難道你知道？」

黑衣人道：「你可聽說過『少林三絕手』中的『一怒殺龍手』？你可聽說過昔年柳大俠仗以威震江湖的『盤古一斧開天地』？」

小公主道：「聞得這兩招，乃是天下武林中，最最霸道的兩招，但──這兩招與你那一招又有何關係？」

# 第四十二章 等白衣人來

黑衣人不答，又自接道：「你可還聽說過，東瀛武功三大流派，北昌具教之『一流太刀』中，有一招『迎風一斬』？」

小公主冷冷道：「我雖未聽說，但這一招想來必定就是東瀛武林中，最最威風，最最犀利的一招了，是麼？」

黑衣人道：「正是！我方纔使出的那一招，正是白衣人將這三招中之精粹，融而為一──那一招的威力，你未當其鋒銳，又怎能想像其萬一。」他掙扎著說了這麼些話，顯然已將體內殘存的潛力都已使盡，此刻一停住了嘴，便直是喘氣。

他不說話，寶玉和小公主也都不說話了，鐵娃更是無話可說，三個人的眼睛，卻都在眼睜睜的瞧著他。

寶玉瞧著他被自己打碎的胸骨，神色間頗為惋惜、傷感，小公主瞧著他的一雙眼睛，神情間似是有些懷疑，似是想發現些什麼。

鐵娃卻在瞧著他腰帶上繫著的一樣東西，瞧得眼睛都發直了，面上更充滿了好奇之色。這東西本也有些奇怪，驟看像是個裝水的水壺，但這水壺上又打著無數個針孔般的小洞。此刻四下靜寂無聲，但這水壺般的東西裡，卻不時有「撲落、撲落」的輕微聲音傳出。是什麼東西在響？鐵娃搜出心思，也猜不出。

突聽小公主輕喚一聲，道：「不錯，一定是他！」

寶玉道：「你說什麼？誰是他？」

小公主也不答話，卻突然彎下腰，一把掀開了這黑衣人的面罩，露出他那張已毫無血色的臉。寶玉失聲呼道：「是你──怎會是你？」

這黑衣人竟是一別經年，從無消息的鐵金刀！

※※※

寶玉雖然早覺他的身形，神情很像一個人，但自從昔年岳陽樓後，便從未見過此人，一時自然想不起他來。

岳陽樓，那已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寶玉想起自己和小公主在五色帆船中，垂簾後偷看這「廣州臥虎刀」求紫衣人傳授武藝的往事，更是宛如隔世。

小公主瞧著鐵金刀，道：「奇怪麼？我竟認得出你。」

鐵金刀慘笑道：「在下的確有些奇怪──在下雖知道姑娘乃是紫衣侯爺的千金，但卻委實想不起姑娘幾曾見過在下？」

小公主笑道：「告訴你，那天珠兒姐姐傳給你破解蟠龍鉤那招『乾坤破天式』時，我和──他，就是在簾子後見過你了。」

鐵金刀嘆道：「不想姑娘至今還記得住。」

小公主道：「自然記得住，只要被我瞧過一眼的人，就算化成灰，我還是認得的。」橫眼瞟了瞟寶玉，冷笑接道：「非但人，就算是一句話，我也永遠不會忘記的。」

寶玉忍不住問道：「什麼話？」

小公主仰起臉，不再理他，心中卻低語：「別人都說我永遠不及你，我難道真的不及你麼？我遲早總要你死在我手上！」就為了這句話，什麼事都是為了這句話，雖然她若殺了寶玉，她自己也不想活了，但那卻是另外一件事。

世上最最糾纏不清，難以分解的兩件事，就是愛與恨！

寶玉嘆了口氣，望著鐵金刀，望著這已將死在自己手下的人，新愁舊事，不覺一齊湧上心頭。

一時間，他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祇得苦笑道：「在下永遠不會忘記，鐵──鐵大俠與那蟠龍──」

鐵金刀慘烈一笑，道：「好教方少俠得知，鐵某與那蟠龍鉤的事，如今總算已成過去了。」

寶玉道：「過去了？莫非兩位已將仇恨化解？」

鐵金刀道：「蟠龍鉤終於已死在鐵某手下！」

寶玉動容道：「你──你──」

鐵金刀閉起眼睛，一字字道：「鐵某就是用方纔那一招殺死了他，卻不想自己也死在這一招下，這一招殺了他，也殺了我，這──這──這──豈非好極，若非世上有這一招，他不會死，我也不會死。」說到這裡，他面上肌肉抽搐，也不知是哭是笑。

寶玉慘然道：「原來──原來你是為了一心想勝過蟠龍鉤，才接受白衣人這一招的。」想到江湖人的意氣之爭一至於此，他心頭不禁竟泛起一股寒意。

鐵金刀嘆道：「紫衣侯仙去，江湖再無良師，於是，我便遠赴東瀛，找了半年，總算找著了白衣人，求他傳我致勝之術。」

寶玉道：「他竟會答應你，這倒是出人意外。」

鐵金刀道：「他起先非但全無應允之意，反而對我百般譏諷訕罵，但不知怎的，他又在一瞬之間改變了主意。」

寶玉沉吟道：「一瞬間改變了主意？是什麼事令他改變了主意？」

※※※

在江湖中，每個人都像是浮萍一樣，偶然相遇，又猝然分離，相遇與分離，往往不是自己做得主的。寶玉與鐵金刀的遇合聚散雖奇，在江湖中卻也是常見的事，只是在寶玉與鐵金刀自己的心中，總覺另有一番滋味。尤其是寶玉，傷及故人，能不傷感？

但鐵娃，什麼事都不管，什麼事都沒聽到，眼睛還是在瞪著那匣子，突然俯下身去，一把將匣子扯了下來。鐵金刀面色驟變，嘶聲道：「放下──放下──」

鐵娃卻遠遠跑了開去，笑道：「你莫小氣，我瞧瞧就還你。」

鐵金刀道：「瞧不得──這匣子千萬開不得！」

鐵娃道：「瞧一眼有什麼關係？這裡面的東西又不會被我瞧飛了。」一面說話，一面笑，一面打開了匣子。

他這句話還未說完，匣子已開，他這句話剛說完，「撲翅」一聲，匣子裡的東西真的飛了。這一下，鐵娃倒當真呆住了，仰頭去瞧，只見一點白影，箭一般衝上雲霄，轉眼便瞧不見了。

鐵娃驚叫道：「鳥！一隻鳥，這人身上竟帶著隻鳥！鐵金刀滿面驚慌之色，顫聲道：「這──這不是鳥，是鴿子。」

鐵娃道：「鴿子飛了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最多──最多我賠你一隻就是了。」

寶玉與小公主見到鐵金刀竟為隻鴿子如此失色，心裡也不覺大感奇怪，小公主忍不住道：「這鴿子難道有什麼靈異？」

鐵金刀道：「沒有──唉！沒有。」

小公主道：「這鴿子身上難道帶有什麼寶物？」

鐵金刀嘶聲道：「不是──都不是！」

小公主道：「既然都不是，你緊張什麼？」

鐵金刀雙睛似已凸出，瞧著那白鴿飛去的方向──東方，滿面俱是悲傷慘黯之色，喃喃道：「鴿子一去──白衣人就要來了。」

※※※

小公主皺眉道：「這是什麼話？」

她雖未聽懂鐵金刀的話，卻已從鐵金刀的目光中，瞧出了不祥的預兆，面色也不禁為之改變。

鐵金刀道：「我臨走的時候，白衣人將這隻鴿子交給了我，叫我若是遇著能破那一招的人，就將鴿子放回──鴿子一去，他就要來了。」

寶玉道：「鴿子若是不去呢？」

鐵金刀道：「鴿子不去，就是說那一招在中土已無敵手，他傳我的一招，已可打遍天下，那麼，他還來作甚？他若不來，武林便可免去一劫了。」

寶玉聳然動容，小公主卻道：「你為了要使武林免此一劫，所以雖然答應了白衣人，卻決定不將鴿子放回──是麼？」

鐵金刀長嘆道：「如此做法，我雖失信於白衣人，卻可挽救不知多少同道的生命，這也算值得的了。」

小公主冷笑道：「你若真的有這般好心，為何又要將這鴿子帶在身邊？你早就該將它殺來吃了，炸鴿子的滋味，蠻不錯的呀！」

鐵金刀慘笑道：「我本想我若死了，別人的生死，與我又有何干係？就讓白衣人來血洗中原，又有何妨？但──但此刻，我真的要死了，在臨死前一刻，也不知怎的我的想法竟突然變了。」

小公主目光凝注著他，良久良久，終於也輕輕嘆息了一聲，回過目光，微微頷首，幽幽道：「不錯，一個人在臨死之前，想法往往會改變的，就算是大奸大惡的人，他在臨死之前，也會做出件好事來。」

鐵娃一直呆呆的聽著，此刻突然反手一個耳光，刮在自己臉上，眼淚瞬即流了下來，大聲道：「是我該死，是我該死──」撲地跪倒在寶玉面前，嘶聲道：「大哥，鐵娃該死，打死鐵娃算了。」寶玉卻搖頭嘆道：「這也怪不得你。」

鐵娃道：「怎怪不得我？我若不將那鴿子放走，白衣人就──」

寶玉截口道：「你縱不將鴿子放走，白衣人還是要來的。」

鐵金刀道：「莫非方少俠你還信不過我？」

寶玉嘆道：「並非我信不過你，只不過我已瞧破了白衣人此舉的用意。」

鐵金刀道：「他此舉是何用意？」

寶玉仰視蒼穹，緩緩道：「他創出這一招後，還不知此招是否有破綻，也拿不準破綻在何處，是以便拿你作為試金石。這也就是他傳你此招的用意，否則以他的孤僻之性，又怎會將自己心血創出的一招傳授於你？」

鐵金刀黯然道：「不錯──不錯──」

突然圓睜雙目，大呼道：「不錯──不錯！」

寶玉道：「你可是又想起了什麼事？」

鐵金刀道：「他將鴿子交給我時，曾將一條絲箋縛在鴿腳之上，我無意中瞟了一眼，也曾瞧見那絲箋上寫著兩個字。」

寶玉急急問道：「什麼字？」

鐵金刀嘆道：「脅下，他寫的就是脅下兩個字。」

寶玉默然良久，仰天長嘆道：「這就是了，此人究竟不愧是武學中的絕世奇才，早已算出此招的破綻必在脅下，只是還拿不準而已。」

鐵金刀道：「鴿子一回去，他便可拿準了。」

寶玉苦笑道：「不錯，這才是他為何要你將鴿子放回的本意──他早已傳書中原，花朝必來，又怎會失信於天下人，鴿子不回去，他也是要來的。」

聽到這裡，鐵娃破涕為笑，道：「如此說來，這真的不怪我鐵娃了。」他性情率真，要哭就哭，要笑就笑，別人那有他如此坦蕩的心田，俱是心情沉重，默然無言。

只聽鐵金刀呼吸漸漸粗重，嘶聲道：「他既已知道此招破綻是在脅下，以他的智慧，定必可想出破解之法，而我──我卻白白的做了他的試金石，我──我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我──我為何要做出這種害人害己的事來──」

他語聲越說越是嘶裂，神情也越說越悲憤。說到這裡，突然以手捶胸，大呼道：「我死的好冤──好冤──」 「砰」的一聲，他以最後的一點餘力，一掌擊向自己的胸膛上──就只這「砰」的一聲，他生命便告斷絕！

他為何要死，只不過是意氣、虛名──

※※※

殘夜，天地間充滿了死亡的氣息。

小公主凝目方寶玉，突然問道，「他這招的破綻，莫非真的只有這一處？」

寶玉道：「不錯，他此招唯一的破綻，便在脅下，這一招我本無破解之法，直到刀光逼在眉睫，我已自分必死──」他長嘆一聲，接道：「我在那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我眼前全都是白色的刀光，刀光似已將我整個人都包圍住了。」

小公主道：「那你又怎會終於破了它？」

寶玉道：「就在那一剎間，我突然發現刀光最盛之處，竟有墨綠的顏色，夾雜在白的刀光間──那顯然是說刀光最盛之處，卻有破綻，是以才會將他身後的綠樹之色透出來──刀光最盛之處，反有破綻，我心裡本在猜疑，奇怪，但那時怎能仔細去想，只有冒險一試。」小公主道：「一試之下，卻成功了。」

寶玉嘆道：「我那時實也未想到一試之下，竟會成功，簡直像閉著眼睛，衝向那刀光最盛之處，在那時的情況說來，我此舉實無異飛蛾撲火。」

小公主道：「好一招飛蛾撲火，倒真可與昔年華山劍派，開派大師七滅師太那一招妙絕天下的『作繭自縛』前後輝映了。」

寶玉聽她居然誇獎自己，不禁微微一笑道：「那時我只覺全身一寒，宛如全身突然浸浴到冷水之中，然後，便又突然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

小公主問道：「什麼感覺？」

寶玉不作答，卻嘆道：「若非那一絲奇異的感覺，我縱能避過那一招不死，還是無法破解。」

小公主忍不住追問道：「什麼感覺？你說呀！」

寶玉道：「那時我被刀光殺氣所逼，全身俱都發冷，但只有一處，卻有些暖氣，刀光之中，那裡來的暖氣？」

小公主道：「是呀！刀光之中，那裡來的暖氣？」

寶玉道：「那顯然是鐵金刀身上發出的體溫──那時他已蓄力許久，心情也未免緊張，身體的溫度，自然難免昇高了。」

小公主頷首道：「不錯。」

寶玉道：「這種體溫在平時自然難以感覺，但那時刀寒逼人，這體溫便特別明顯──刀寒之中，有體溫透出，我立刻知道這刀光之中，必定有了破綻，而體溫透出之處，必定也就是破綻之所在。」

小公主目中也不禁露出讚許之色，頷首道：「不錯。」語聲微頓，突又笑道：「你此掌又是向暖而發，名之為『飛蛾撲火』倒真是妙不可言。」

※※※

寶玉道：「所以我再不遲疑，立時反掌揮出──唉！在那種情況下，我雖無傷人之意，這一掌難免要盡了全力。」

小公主道：「所以鐵金刀死時並未恨你，卻說你之所以傷他，只不過是被那一招的殺氣所逼──唉！好重的殺氣I」

寶玉嘆道：「這一招若非殺氣太重，我又怎會在那一剎那感覺出那一絲暖意，我若覺不出那一絲暖意，又怎能破得了那一招？」

小公主默然良久，緩緩道：「也只有你能破得了那一招，除了你之外，又有誰能在那般強盛的刀光中，瞧出那點墨綠之色？」

寶玉道：「據我所知，海內的暗器名家中，至少有七八人之多，目力絕不在我之下，也必能瞧出來的。」

小公主道：「他們縱能瞧出刀光中的墨綠之色，但除你之外，又有誰有那麼大的膽子，在毫無把握時，便敢往刀光最盛之處衝將過去？」

寶玉道：「那也未必，不說別人，就說我那金不畏金二叔，與我這鐵娃二弟，他們的膽色，就非我能及。」

小公主道：「別人縱有你的膽色，但除你之外，又有誰有那麼靈敏的感覺，能在那一剎那間感覺出那一絲暖氣？」

寶玉笑道：「若說感覺之靈敏，我又怎比得上你？」

小公主道：「別人縱比你感覺靈敏，但除你之外，又有誰能拿捏時間，判斷部位，有你那般準確，一出手便能穿破那唯一的破綻？」

寶玉笑道：「感覺靈敏的人，拿捏時間，判斷部位，便絕不會差──我瞧過你出手，你也不必太過自謙。」

小公主嫣然一笑，道：「好！就算有人目力比你好，有人膽子比你大，還有人感覺比你靈敏，甚至有人掌力也比你強，但除你之外，又有誰還能將這些優點具備於一身？要破解此招，這幾樣是一樣也不能缺的。」鐵娃拍掌道：「對，除了我大哥，再無別人了。」

小公主道：「是呀！除了你，還有誰？」

寶玉凝目瞧著小公主，笑道：「你突然如此誇獎我，是為的什麼？」

小公主笑道：「莫非你已受寵若驚了。」

寶玉道：「不錯，我委實是受寵若驚。」

小公主笑得更甜，道：「我如此誇獎於你，只是因為你已活不長了，此刻若不誇獎誇獎你，以後祇怕已沒有機會。」

鐵娃怒道：「這是什麼話？你再說我就──」

寶玉卻截口笑道：「讓她說無妨，我早就知道她若是摸人家一下，只不過是要將那地方擦乾淨，好讓她咬一口。」

小公主格格笑道：「對了，還是你知道我，我給人吃的糖裡，必定是有毒藥的。」

鐵娃還是怒氣未息，大聲道：「你說我大哥活不長，是何理由？鐵娃倒要聽聽。」

小公主笑道：「白衣人那一招中，唯一只有脅下的破綻，是麼？」

寶玉道：「不錯。」

小公主道：「但白鴿飛回，他證實了此處破綻，必定會設法彌補，以他的智慧，也必能想出彌補之法，是麼？」

寶玉道：「不錯。」

小公主道：「他若彌補了此招唯一的破綻，此招便天衣無縫，是麼？」

寶玉嘆道：「不錯，他若彌補了這唯一的破綻，那時普天之下，祇怕再也沒有一人，能破得了此招了。」

小公主道：「連你也不能？」

寶玉道：「自然連我也不能。」

小公主嫣然笑道：「這就是了，你遲早必要與白衣人動手的，你今破了此招，到了明年花朝，便必定要死在他手下，是麼？」

寶玉怔了良久，終於祇得長長嘆息道：「不錯。」

小公主格格笑道：「明年花朝，就快來了，你的死期，也就快來了──就算你此次白水宮之行能活著回來，可也活不長了。」

鐵娃大喝道：「我大哥要死，你高興什麼？」

小公主也不理他，還是瞧著寶玉，正要說話，那知寶玉的身子，卻突然有如飛鳥般斜斜掠了出去。他身形方動，口中已輕叱道：「朋友，請留步。」這短短五個字說完，他身形已沒入暗林中。

小公主，鐵娃自然跟了過去。

※※※

只見暗林中果然有條人影，正沒命的向前飛逃，但饒是他身手還不算太慢，卻又怎能逃得過方寶玉。他還未逃出幾步，方寶玉手掌已抓住他衣領，回首道：「此人已在此躲了半日，可笑你我竟未覺察──朋友你在這裡偷瞧了半天，也該讓咱們瞧瞧朋友的廬山真面目了。」

寶玉並未用力，那人身子卻已撲倒跪地，顫聲道：「我沒有瞧，什麼也沒有瞧見，大爺，你行行好，讓我走吧！」

寶玉道：「朋友高姓大名，來幹什麼？」

小公主冷冷截口道：「你可知道你既已落入咱們的方寶玉方大俠手中，有什麼事，還是乖乖的說出來吧，還裝的什麼蒜？」

那人道：「小人既不會裝蔥，也不會裝蒜，小人只是個打柴的樵夫，大爺，方大爺，你就饒了小人這一遭吧！」

寶玉見他倒真是樵夫的打扮，不覺鬆了手，皺眉道：「莫非此人真是此間的土著？」

小公主沉吟半晌，忽然一笑，也不答話，卻緩緩走了過來，伸手拍了拍那人的肩頭，柔聲道：「你且回過頭來。」那人道：，「小──小人不敢回頭。」

鐵娃道：「你就回過頭，她也不會吃了你，怕什麼？」

小公主道：「是呀！我也不會吃了你，怕什麼？」

那人卻死也不肯回頭，只是連連道：「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小公主笑道：「好，你不肯回頭，我到前面去瞧瞧你。」她話未說完，那人已趕緊用雙手蒙住了臉。

小公主道：「喲！又不是小媳婦，還害什麼臊，來，放下手，你再不放下手，我可要來拉你的手了。」她竟真的去拉，那人驚呼一聲，整個人都伏倒下去，整個臉都埋在地上，死也不肯抬起頭來。

寶玉見他竟真的如此不敢見人，心中也不禁起了疑惑，鐵娃卻已一把抓住那人衣領，硬生生將他提了起來，道：「男子漢大丈夫，怎麼像個大姑娘似的，也不怕丟人。」

那人口中驚呼，又想用手蒙臉，但小公主纖手輕輕一拂，他只覺雙肘一麻，兩隻手再也抬不起來。他手不能動，但身子還是拼命掙扎，但在鐵娃手裡，他就像被老鷹抓在手裡的小雞似的怎能掙得脫。

鐵娃空著的一隻手，扳住他的頭，笑道：「大哥，你瞧瞧這廝可是生了一臉大麻子，不敢讓人瞧見。」

寶玉凝目瞧了他兩眼──林中雖黝暗，這人臉上雖然滿是泥沙，但寶玉還是認出了他，不禁失笑道：「李將軍，你怎會在這裡？」

這樵夫打扮的漢子，竟是那「白馬將軍」李名生。

※※※

鐵娃怔了一怔，放下了他，哈哈大笑道：「李將軍，李名生，是你──哈哈，是你！你的白馬又到那裡去了？怎地從來不肯騎著讓人瞧瞧？」

這「白馬將軍」雖然無時無刻不在騙人，但寶玉與鐵娃對他倒沒有什麼懷恨之意，反覺他好笑的很。

李名生哭喪著臉道：「我的白馬早就賣了，『白馬將軍』這名字，也早已不要了──方大爺，牛大爺，你們就只當從未見過我這個人吧。」

寶玉道：「白馬怎地賣了？莫非近來生意不好？」

李名生道：「騙人的生涯，我早就不幹了，我現在只是個打柴的樵夫──方大爺，牛大爺，咱們──咱們再見吧！」他話未說完，回過頭就跑。

但鐵娃早一把拉住了他，笑道：「走什麼，咱們聊聊。」

李名生道：「你們一個是劍客中王子，一是武林中的公主，我這個小小的樵夫，和你們又有什麼好聊的。」

小公主忽然道：「你怎知我是什麼人？」

李名生怔了怔，顏色變了，道：「我──我不知道，我只是胡亂猜猜。」

小公主冷笑道：「你和他們是老朋友，他們對你既無惡意，你和他們也無仇怨，但你一見著他們，就急著要逃，這是為的什麼？」

李名生滿頭大汗，道：「我──我沒有──」

小公主道：「你有的，這即因莫非是你聽見了什麼秘密，瞧見了什麼秘密，卻又不願向他們說出，你心懷鬼胎，所以──」

李名生嘶聲大呼道：

「我沒有──我什麼都沒瞧見，我什麼都不知道。」

小公主忽然抬起手來，一連七、八個耳光，摑在他臉上，道：

「你知不知道？」

李名生道：

「我不知道，我──」

小公主舉手一拳，擊上李名生的鼻子，柔聲笑道：

「你還不知道麼？」

李名生臉也紅腫了，鼻子也腫了，眼淚鼻涕，一齊流了下來，身子搖了兩搖，終於跌坐地下，摀著鼻子道：

「我知道了。」

小公主嫣然一笑，道：

「這才像話，你早說，不就可少吃些苦頭，我打痛了你吧！」

李名生強笑道：

「不疼不疼，我──」

小公主笑道：

「既是不痛，我倒可再打二下。」

# 第四十三章 善變美人心

李名生趕緊大叫道：「疼，疼，此刻已有些疼了──不──不是有些疼，是疼得厲害。」

寶玉在一旁瞧得不覺暗暗好笑，其實他也早已瞧出李名生心懷鬼胎，他始終袖手旁觀，只因他深知像李名生這樣的人，小公主一個人已足夠制住他──祇怕也只有小公主能制住他，令他服服貼貼。

鐵娃雖在替李名生抱不平，但大哥不說話，他自然也不說話了，只見小公主突然板起了臉，道：「這些年來，你可是真的在做樵夫？」

李名生道：「真的，我怎敢騙──」

小公主眼睛一瞪，道：「胡說，這是桑林，怎容得你砍柴？」

李名生道：「我──我雖在別處砍柴，卻住在這裡。」

小公主道：「這就是了，你既是住在這林子裡，這林子最近兩天發生了什麼事，想必你都已知道，是麼？」

李名生道：「不是──是，是，我都知道。」他還想說不，但小公主眼睛一瞪，他已軟了。

小公主這才展顏一笑，道：「你既知道，就說出來吧──全都說出來，一件事也不准漏。」

李名生揉著鼻子，擦著眼淚，哭喪著臉道：「我──我說出來，以後祇怕──祇怕就活不成了。」

小公主冷冷道：「你不說出來，現在就活不成了！」

李名生汗珠直冒，顫聲道：「我──我？」終於苦嘆一聲，道：「我說吧！」

小公主冷冰冰的面色，立刻又如春花齊放，笑道：「你果然是聰明人，快說呀！」

※※※

李名生道：「外面這屋子裡，本住的是我朋友紅鼻子老陳，我晚上沒有事，常來找他聊聊天，喝兩杯老酒。」

寶玉微微皺眉道：「這老陳可有妻子兒女？」

李名生道：「一個老婆，兩個女兒。」瞧了寶玉一眼，趕緊又接道：「但我找的是老陳，不是他女兒。」

小公主道：「瞧你這副做賊心虛的模樣，想來本就沒有安著什麼好心，好，這我且不管你，快接著說吧！」

李名生道：「昨天下午，我本想到老陳這兒來吃晚飯，那知我沒有走到屋子前，就聽見屋子裡有人在喊救命。」他嘆了口氣，接道：「我一聽，就聽出是老陳的聲音，立刻就躲在一棵樹後面，偷偷去瞧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鐵娃忽道：「你朋友喊救命，你不去救，反而躲著。」

李名生道：「我──我又沒本事救他，我──」

鐵娃道：「你是個混帳！好，快說你瞧見了什麼？」

李名生喘了口氣，道：「那救命只喊了一聲，就突然停頓了，接著，我就瞧見老陳和他的老婆、女兒，被幾個人押了出來。」寶玉道：「幾個什麼樣的人？」李名生道：「幾個人都是橫鼻子，豎眼睛，滿臉殺氣，身上，都穿著黑衣服，就像是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

寶玉、小公主對瞧了一眼，李名生道：「你們莫非認得他們？」

小公主道：「你說你的，莫管我們的事。」

李名生道：「我瞧是老陳一家人，雖然都是哭哭啼啼的，但還都沒受傷，也沒被捆住，也就放了些心。」寶玉道：那些黑衣人卻將老陳送到那裡去了？」

李名生道：「我也不知道，只瞧見有三個黑衣漢子，押著他們走了，卻留下兩個黑衣漢子，留在老陳家裡。」

鐵娃嘆道：「算這兩人倒霉，後來怎樣？」

李名生道：「我遠遠的躲著，連大氣也不敢喘，心裡既是害怕，又是奇怪，老陳又不是有錢人，怎會被綁票？」他嘆了口氣，接道：「我心裡一奇怪，就想瞧個究竟，只見那兩個黑衣人，什麼事不管，竟然先扶起桌子，擺起碗筷，原來他們還帶來一大籃子菜──更奇怪的是，兩人擺好菜，自己卻不吃，一個拿出個紅燈籠，掛在門口，另一個不住伸著脖子去望，像是在等著什麼人，兩個人還不住偷偷說話。」

寶玉道：「說什麼？」

李名生道：「說什麼，我可聽不見了，那時我實在怎麼也猜不透，這兩人為何要費這麼大氣力，為的卻像只是要借老陳的屋子來請客。」

小公主道：「你自然猜不透，還是快說下去吧！」

李名生道：「兩個人站在門口等客人，那知客人卻從後面來了，我瞧得清清楚楚，有四、五個人從裡面走出來，直走到那兩人身後，那兩人竟似獃子似的，一點也沒有覺察，我的心，反而撲通撲通跳了起來。」

寶玉動容道：「這四、五人又是何模樣？」

李名生道：「這幾人也是穿著一身黑衣服，連頭都蒙住了，我本來以為他們都是一路的，但又瞧見後來的這幾人，手裡都拿著劍，眼睛裡更是殺氣騰騰，其中有人說了句：『回頭』，那兩人這才大吃一驚，趕緊轉身，但身子方轉，我只瞧見劍光一閃，那兩人已躺下了。」

寶玉皺眉道：「他們竟未向那兩人逼問口供？」

李名生道：「什麼話也沒問，只是招了招手──唉！那一劍刺的可真是乾淨俐落，快如閃電，我一輩子都沒見過」寶玉沉吟道：「以你看來，那是那一派的劍法？」

李名生搖頭道：「我瞧不出。」

寶玉沉吟半晌，又道：「以你看來，那兩人的劍法，有多少年的火候？」

李名生也沉吟了半晌，道：「以我看，若沒有個三五十年的火候，再也休想使得出這樣漂亮的一劍來──最奇怪的是，這兩人的劍法，誰也不比誰差，有如此老練劍法的人，平日一個也難瞧見，但這卻一下子來了兩個。」

寶玉雙眉深皺，喃喃道：「三五十年？」

鐵娃又已聽得入神了，道：「後來呢？」

李名生道：「這幾人殺了他兩人後，立刻就去摸他們的身子，我又在奇怪，這種高手居然也會當強盜？忽聽一人道：『在這裡了』。」嘆息一聲，他苦笑接道：「他們殺了那兩人，為的竟是張紙條。」

寶玉急急迫問道：「他們看了那紙條後，又說了什麼？」

李名生道：「只聽得一個人問道：『大名府離此有多久路途？』另一人道：『不遠了。』那人便道：『走』。」

寶玉動容道：「大名府──原來是大名府。」

※※※

小公主道：「他們說完了話，就走了麼？」

李名生哀嘆道：「走了就好了。」

寶玉道：「他們莫非還說了些什麼？」

李名生道：「最先動手的那人，始終未曾說話，此刻突然道：『各位稍候，我到樹林裡方便方便就來。』」

鐵娃噗哧一笑，道：「他這方便來得真不是時候。」

李名生苦笑道：「你此刻覺得好笑，我那時卻急得要命，只見他一步步走過來，我的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腔子，只望他快些方便，快些走路，那知他走到林外，突然飛身而起，像支箭也似的竄了過來。」

鐵娃道：「這方便倒真害苦了你。」

李名生嘆道：「什麼方便，他其實早已發現了我，說要方便，只不過是故意拿話穩住我而已，叫我毫不防備。」

寶玉訝然道：「此人不但耳目靈敏，身手了得，而且心計竟也如此深沉，此人是誰？倒真的有些費人猜疑。」

鐵娃卻道：「你可曾被他抓住了麼？」

李名生道：「自然被抓住了。」

鐵娃道：「他們竟未宰你？」

李名生道：「我被他們拖了出去，自忖也活不成了，虧得他們都不認得我，真的將我當作個沒見過世面的樵夫。」

小公主笑道：「你裝的倒也真像。」

李名生道：「那時我伏在地上，真像是被擺在刀案上的肉似的，沒命的哀求，只聽一人道：『這廝原非江湖中人，也不懂事，不如放了他吧。』我心頭方自一喜，那知另一人卻道：『放不得，他聽到的太多了。』」

小公主笑道：「於是你就指天誓日，苦苦哀求，發誓絕不將看到的事說出去，你甚至還會說家裡有八十歲的老母，三個月的孩子。」

李名生苦笑道：「我自然只有如此哀求，但那些人卻還是猶疑不定，有的要殺我，有的說放我──唉！那種滋味，可真不是人受的。」

小公主冷笑道：「看來那些人想必都是些自命正派的角色，不肯妄殺無辜，要換了是我，你此刻還有命麼？他們原該知道像你這樣的人，絕不會守口如瓶的。」

李名生立刻面如土色，顫聲道：「但姑娘的事，我絕對守口如瓶，絕對什麼都不說，否則我就被──」

小公主道，「好了，莫發誓了，快接著說！」

李名生喘了幾口氣，方自接道：「他們正不知該如何決定，突然又有一個黑衣人自林外奔入，喘著氣道：『方寶玉和小公主已來了。』」

小公主道：「原來他們還有人在外面放哨。」

李名生道，「我一聽兩位的名字，心裡自然駭了一跳，卻見他們也慌了，立刻有人將屍身抬進屋子裡。」

寶玉道：「果然是時間倉猝，是以連屍身都不及掩埋。」

李名生道：「我一瞧他們著急的模樣，心裡又是擔心，又是歡喜，既怕他們著急中一刀殺了我，又希望他們著急中已顧不得殺我。」他抹了抹汗，接道：「於是我更加拼命哀求，終於有個人道：『快走，遠遠離開這裡，再也不許回來。』另一人道：『今日之事，永遠不准向別人提及──』我那時如蒙大赦，連話也顧不得謝，就落荒而逃了。」

※※※

小公主道：「算你命長。」

鐵娃忍不住道：「你既已逃了，為何又回來？」

李名生道：「我──我──我只是回來瞧瞧。」

小公主道：「好個老狐狸，又想說謊？──你只是回來瞧瞧？哼！鐵金刀不是你帶來的麼？否則他怎知方寶玉在這裡？」

李名生突然怔在那裡，張口結舌，過了半晌，方自長長嘆息了一聲，嘴裡念念有詞喃喃道：「什麼事都瞞不過你──什麼事都瞞不過你。」

小公主道：「自然瞞不過我，你還是說吧！」

李名生道：「我慌不擇路，沒命的飛逃，也不知逃了多久，突然一頭撞到一個人身上，原來那人竟不聲不響的攔住了我的去路。」

小公主道：「這倒是湊巧的很。」

李名生嘆道：「可不是湊巧麼，我一瞧他也穿著黑衣服，心就慌了，轉頭又想逃，那知卻被他一把拉住。問我：『深更半夜，你逃什麼？』我自然結結巴巴答不出話來，那知他卻突然大聲道：『原來是你』。」

小公主道：「鐵金刀認得你？」

李名生道：「二十年前，便認得了。」

小公主冷笑道：「不想你們倒是老朋友。」

李名生道：「我一瞧是老朋友，倒放心了，於是就問他怎會來到這裡，他說是一路跟方寶玉來的，走到附近，方寶玉突然不見了。」

寶玉道：「於是你就將他帶來這裡？」

李名生道：「我想，他來找你，絕不會有什麼壞事，看在老朋友份上，就硬著頭皮帶他來了，那知他卻叫我在林子裡等著，等到我瞧見他竟找你動起手來，我已慌了，再瞧見你竟殺了他，我更不敢露面，就想溜，那知──唉！還是溜不脫，看來你耳目之靈，也不在那黑衣人之下。」

小公主道：「既是如此，這些事都與你無關，你先前為何不肯說出來？」

李名生嘆道：「我已脫離江湖，實不願再牽涉入江湖的仇殺是非之中，我祇想──祇想吃一口閑飯，過幾天太太平平的日子。」他說完了話，寶玉默然不語，鐵娃只是點頭，小公主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卻不住在轉來轉去。

她眼波轉到鐵娃身上，道：「他說的話，你可相信麼？」

鐵娃道：「他說的都是真話，我為何不信？」

小公主眼波轉向寶玉，道：「你呢？」

寶玉微微一笑，道：「信與不信，各取其半。」

李名生慢聲道：「我說的全是真的，半句假話也沒有。」

小公主道：「你說的話，他雖不信，我卻信了。」

李名生喜道：「既是如此，讓我走吧！」

小公主道：「這──這還得跟方寶玉商量商量，鐵娃，你在這裡守著他。」拉起了寶玉的手，含笑走出了暗林。

※※※

一出了暗林，小公主的手就放下了，秋夜蒼涼，繁星滿天，滿天星光俱都傾落了下來，傾落在她身上。寶玉瞧著她那被星光洗得有如白玉般的面頰，瞧著她那被夜色染得有如烏絲般柔潤的秀髮。

星光雖美，他並未抬頭去瞧，只因她的眼睛，已比星光更亮。夜色雖美，他也未留意，只因她本身的魅力，已比秋夜更大。

小公主嫣然一笑，道：「你在瞧什麼？想什麼？」

寶玉嘆了口氣，道：「我想的，你不知道。」夜，總是容易使人說出平時絕不會說出的話。

小公主的頭，忽然垂了下去，等她抬起頭來，她面上的笑容已消失不見，甜美的嬌顏已冷如冰霜。她冷冷道：「我不管你在想什麼，我只問你，李名生說的話，你相信的地方是什麼？不信的地方又是什麼？」

寶玉道：「他所瞧見的事，想必都是真的，他被人抓住，又放走，想必也不假，這兩點，看來他並未說謊。」小公主道：「嗯──他又說了些什麼謊？」

寶玉道：「第一、他絕不是自甘淡泊的人，要說他已脫離了江湖，甘心過林下隱士的生活，我絕不相信。」

小公主道：「說了第一，想必還有第二。」

寶玉道：「第二，像鐵金刀那樣的人，絕不會和他這樣的人交成朋友，他說是瞧在老朋友的面上，才帶鐵金刀來找我的，我也不信。」

小公主道：「第三呢？」

寶玉笑道：「有了第二，未必定要有第三。」

小公主道：「好，那麼我問你，他為什麼要說謊？他所隱瞞的真相是什麼？隱瞞了這真相，對他又有何好處？」

寶玉搖頭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小公主冷笑道：「像你這樣聰明的人，原來也有不知道的事。」

寶玉道：「你知道？」

小公主道：「我可沒說我聰明，也沒人說我聰明，不像你。」

寶玉趕急插口道：「你打算將他怎樣？」

小公主眨了眨眼睛，道：「你猜我要將他怎樣？」

寶玉心中暗道：「你要放了他，再暗中跟蹤他。」但是他口中卻笑道：「我猜不出。」

小公主道：「我要放了他，然後，再跟著他，瞧瞧他到底要到那裡去？瞧瞧他到底在玩什麼花樣？」寶玉撫掌道：「妙極妙極，此計我怎地想不出？」

小公主笑了，這是她第一次真正開心的笑。她笑著道：「獃子想出來的，有時卻也會比聰明人強些。」寶玉瞧著她，也笑了，笑得卻奇怪得很。

小公主道：「你笑什麼？」寶玉道：「我難道笑都不能笑？」

小公主道：「你笑得太古怪，太可惡！」

寶玉道：「我笑得奇怪，只因我正在笑你是個奇怪的人。」

小公主又板起了臉，道：「我有何奇怪？」

寶玉道：「在別人面前，你有時倒也和我親熱得很，但別人一瞧不見，你就變了──手也放下了，臉也板起了。」

小公主道：「哼！我高興拉著你，就拉著你，不高興拉你，就放開。」

寶玉笑道：「還有，你與我之間，總是勾心鬥角，但只要是對付別人的事，你倒總是和我一條心的。」

小公主跺足道：「誰和你一條心，你在做夢。」忽然扭轉身，飛也似的走了。

※※※

鐵娃兩隻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瞪著李名生。李名生笑道：「幾年不見，你越發高大了。」

鐵娃道：「那時我就不矮。」

李名生道：「那時我就知道你心地最好。」

鐵娃道：「我心地再好，也不會放了你。」

李名生這才怔住了，也笑不出了，過了半晌，突然用手撫住肚子，咧開了大嘴，大叫道：「不好，我肚子痛，要──」

鐵娃嘻嘻笑道：「若是別人騙我，我也許還會上當，但是你──嘿嘿！大哥沒有回來之前，只要你動一動，我就打扁你的頭！」

李名生肚子果然也不疼了，眼睜睜瞧著他，瞧了半晌，嘆道：「幾年不見，不想你也變得聰明了。」只聽一人輕笑道：「他一點也沒聰明，還是呆得很，但獃子也不是人人都可騙的，越是聰明的人，越騙不過獃子。」

隨著笑聲，小公主盈盈走了過來。她眼波四轉，接著笑道：「只因聰明人的心眼兒太多，而獃子的心眼兒卻太少，他若認定了你會騙人，就算你說的是真話，他也不信。」

李名生苦著臉道：「正是如此，其實我說的全是真話，一點兒也不假，但他卻偏偏不信，這不是要急死人麼？」

小公主拍了拍他肩頭，笑道：「這也沒關係，你說的話，他雖不信，我卻信了。」

李名生大喜道：「你們──你們已答應放我？」

小公主道：「不錯，你要走，就走吧！」

李名生一骨碌站起來，喘著氣道：「我──我真的可以走了？」

小公主笑道：「自是真的，你隨時都可以走的。」

李名生要待相信，這委實是喜出望外，要待不信，這卻又的確是事實俱在，揉了揉眼睛，瞧瞧小公主，又瞧瞧方寶玉，再也不說半句話，掉轉頭一溜煙走了，彷彿還生怕別人改變主意。

小公主瞧著他身影消失，只是盈盈的笑。

寶玉卻忍不住道：「咱們還不追？」

小公主道：「你忙什麼？」

寶玉道：「此人輕功雖不高，但卻狡猾的很，何況此刻正是黑夜，他地形又熟，若是躲藏起來，我等如何尋找？」

小主公笑道：「你放心，他躲不了的。」

寶玉奇道：「為什麼？」

小公主道：「無論他躲在那裡，我都有本事找他出來。」

寶玉瞧著她，道：「莫非你又有何花樣？」

小公主道：「既是你著急，咱們這就追去吧，到時你自會知道他為何躲不了啦──鐵娃，你等著，不許走。」

鐵娃皺起眉頭，道：「大哥，她憑什麼吩咐我？」

寶玉笑道：「這次，你就聽她的話吧！」

鐵娃瞧著他兩人悄然而去，喃喃道：「真是莫名其妙，既然放了人家，又要去追，莫非是腦袋有了什麼毛病麼──」賭氣坐了下來，望著天上的星星發獃。

※※※

暗林中也有星光漏下，但卻淡的很。

淡淡的星光，濃濃的夜色，就算方寶玉目力比常人明銳幾倍，但還是難以瞧見四、五丈外的人影。而李名生卻顯然已不止走出十四、五丈了。

兩人掠出一段，寶玉忍不住道：「你的本事呢？」

小公主悄笑道：「莫急──你瞧，那是什麼？」

寶玉隨著她手指望去，只見暗林遠處，有一點碧慘慘的燐光，就像是鬼火一般在奔逐躍動。

寶玉不解道：「那是什麼？」

但不等小公主回答，他便已恍然，不禁展顏笑道：「原來你已在他身上做了手腳。」

小公主笑道：「不錯，我方纔一拍他肩膀，就已在他身上做了記號了，有了這附骨磷釘在他身上，他就算逃到天邊，我也追得著。」寶玉嘆道：「這些事，我的確不如你。」

小公主道：「別的事你就都比我強麼？」

寶玉悄悄笑了笑，不再答話，小公主嘟起嘴，也不說話了；兩人遠遠跟著那一點燐光，暗林中什麼聲音都沒有。那點燐光走得非但不快，而且還時時停下，時時轉折，顯然他不時回頭來瞧，不時故意兜著圈子。

寶玉道：「此人果然狡猾的很，明知輕功絕對不如咱們，便索性走得慢些，反教咱們難以追蹤？」

小公主冷冷道：「我算得什麼？我怎比得上你？」

寶玉笑道：「你──」語聲未了，突然頓住。

那點燐光突然瞧不見了。

到了這頭，桑林也已到了盡頭，但林外仍是一片山丘，山丘上仍生著一片雜木林，比這桑林更見茂密。

寶玉皺眉道：「莫非他已發覺了？」

小公主且不答話，卻縱身躍上了樹椏。

寶玉祇得隨她躍上，一低頭，那點燐光，赫然又在眼前，原來李名生身子已伏在地上，是以只有由上面往下去瞧，才瞧見他肩後的燐光。

寶玉悄聲道：「他突然臥倒，必定有所警覺。」

小公主道：「但卻絕非發覺咱們，否則他的頭就不會朝那邊，這想必是前路有變，或許就是與他約好在此相會的人，發生了變故。」

寶玉道：「不錯不錯，咱們該怎麼辦呢？」

小公主道：「咱們好歹也得到那邊瞧瞧。」

寶玉道：「不錯不錯，好歹也得去瞧瞧。」

小公主忽然一笑，道：「你幾時又變成應聲蟲了，這些事，我就不信你自己猜不出，更不信你決定不了，你為何要來問我？」

# 第四十四章 神祕五行宮

寶玉笑道：「問問你也不好麼？」

小公主笑道：「你莫非是在討我的好？你──」她話未說完，突又板起了臉，冷冷道：「你在我面前，有時處處要佔強，處處要壓倒我，有時又裝蔥裝蒜裝獃子，好像什麼都不懂──你為何要如此？當我是小孩麼？」

寶玉呆呆地瞧了她幾跟，輕輕嘆道：「可惜你已不再是以前那只喜歡插花的孩子了──假如你還是孩子，那有多好──那有多好──」小公主明亮的雙眸，突然閃起，纖纖的指尖，突然輕顫，她那花蕾般的櫻脣，幾次啟動，像是要說什麼。但她卻只是咬了咬牙，向前掠去。

※※※

桑，已收成過了。

寶玉和小公主飛掠在桑林枝梢間，全未發出任何聲息，伏在地上的李名生，更全未覺察已有人到了他身後。就算小公主和寶玉有聲息發出，他也不會聽見的，只因他這時正在全神凝聽著前面山坡後所傳來的聲音。

風吹過，山坡後竟隱約傳來一陣陣兵刃相擊聲，叱吒謾罵聲，最奇怪的，其中還夾雜著少女的嬌笑聲，拍掌聲。這幾種聲音，本應是絕不應該在同時發出的，如今竟偏偏在同時發出了，幾種聲音混雜在一起，便顯得說不出的奇異、詭祕。小公主與寶玉面面相覷，實在猜不出山坡後究竟發生了什麼，那聲音裡的殺氣雖已被嬌笑沖淡，但卻更引人好奇。

李名生顯然也被弄糊塗了，不時伸出手來搔頭，到後來他的好奇心終於戰勝懼怕，他竟悄悄往前爬了過去。

山坡、雜林，自然不乏藏身之地。等李名生藏好身子，小公主和寶玉也藏好了。

※※※

山丘，奇怪的，彎曲的伸展著，山坡後，有塊空地，彷彿是採桑姑娘們採尋果子時的遊憩之地，所以，這塊地上到處都堆滿了少女們的天真和夢想──這裡東邊有個小小的亭子，漆著紅色的欄杆，綠的柱子。

這裡西邊是個小小的戲臺──唱戲的祇怕和看戲的是同樣幾個人，所以戲臺前並沒有留出多少空地留給別人看戲。他們的戲，生像是演給自己看的。

這裡南邊是幾張石凳，兩張石桌，一張石桌上彷彿刻著棋盤，另一張石桌上，卻堆滿了果子。

北邊呢？

北邊是萬里長城──顯然是一些孩子們用砂、泥、小石子、碎磚屑，所砌成的萬里長城，居然也有纖巧的城碟，活動的城門，還有用泥塑的駿馬和駱駝，上面還坐著幾個穿紅衣服的將軍，綠衣服的小兵。

這裡，本該充滿了天真的歡樂、無邪的幻想。

然而此刻，這裡卻飛舞著刀光、殺氣。

※※※

小公主和寶玉偷偷望過去，又覺驚奇，又覺有趣。

只見那草亭間、石凳上，甚至戲臺上，前後散坐著十三、四個村姑打扮的少女，十幾雙大眼睛不停的轉來轉去。

在這其間的一片空地上，卻有兩個人在惡鬥著，兩人的武功身法俱都不弱，竟都可算做是武林的一流高手。兩人中一個使的是鴛鴦雙劍，劍光飛動，迅急狠辣，那逼人的劍氣，甚至連遠在數丈外的方寶玉都可感覺得到。

另一人用的，卻是條長杖，長杖如遊龍，夭矯變化，不可捉摸，那凌厲的雙劍看來並未佔得什麼便宜。

迅急的刀光杖影，雖已幾乎將這兩人的身形完全捲沒，但寶玉和小公主，卻還是辨出了他們的身影。小公主的眼睛立刻圓了，訝聲悄語道：「原來是她。」

寶玉道：「七年不見，不想她竟在這裡出現。」

小公主道：「誰說七年不見，泰山上我還見著她。」

寶玉道：「你說的是萬老夫人，我說的卻是另一個。」

小公主道：「另一個？另一個是誰？你也認得？」

寶玉道：「此人的來歷，說來話長，我只能告訴你，她叫王大娘，就是那王半俠的妻子，別的事慢慢再說吧！」

小公主眼睛睜得更大，喃喃道：「王半俠？──王大娘──她又怎會和萬老夫人動起手來──萬老夫人為何還未回到白水宮？」

這次寶玉卻奇怪了，訝聲道：「萬老夫人？白水宮？」

小公主道：「萬老夫人八成已被──已被你那丈母娘收買了。」

寶玉默然半晌，道：「這就對了，萬老夫人既已是白水宮屬下，且不願我到白水宮去，和李名生相約在此地的人，想必就是她。」

小公主道：「不錯──哼！你怎地突然又變得聰明了？」

寶玉笑道：「我本來就不笨。」

小公主咬牙道：「你這──」

兩人說話的聲音，自然極輕，輕輕說話的時候，兩人自然隔離極近。小公主說了這兩個字，突然發覺寶玉的耳朵就在自己嘴脣邊。

她只覺牙癢癢的，忍不住一口咬了下去。

這一口咬得可真不輕，寶玉痛得冷汗都流了出來，但在這裡，他既不能喊，也不能動，他只有忍住。

這一口咬得雖重，寶玉心裡卻沒有憤怒，只因他已覺出這一口咬得是恨，也是愛，愛恨交迸，情思已入骨。

※※※

七年不見，王大娘武功又精進許多。

她昔日用的本是子母雙拐，此刻這鴛鴦雙劍中，正揉合了拐法中的精粹，點、劈、旋、截，辛辣、迅急、狠毒。漸漸，那飛旋的劍光，已將長杖圍住。萬老夫人連掏梅子吃的功夫都沒有了，要罵人吧，她平日罵男人罵慣了，罵女人一時間竟罵不上口。

那些少女們不住在一旁拍手、嬌笑，為王大娘助威，有的人不住將果核果皮往萬老夫人身上拋。有的人竟索性唱了起來：「圓溜溜，一個滾球，滾到這裡來獻醜，就算你有三隻手，見到了我家大娘也得落荒走。」一面笑，一面唱，一面罵，一面拋──果皮雖然拋不到萬老夫人身上，卻已足夠讓她氣得發瘋。

寶玉暗暗好笑，此番萬老夫人遇著頂頭貨了。

只見萬老夫人越打越急，越急招式越亂，終於破口大罵道：「臭婆娘，臭殘廢，我又沒宰你爹爹，也沒搶你的老公，你和我有什麼深仇大恨，倒真像要和我老婆子拼命似的。」

王大娘冷冷道：「誰和你拼命，我只是要你的命。」

萬老夫人道：「你可知道我老婆子是誰麼？」

王大娘道：「我若不知道你是誰，也不要你的命了。」

萬老夫人道：「你認得我，你與我有何仇恨？」

王大娘傑傑笑道：「你猜猜看。」

她雙腿殘廢，昔日使那子母雙拐時，以拐為腿，輪流作式，身法之詭變飄忽已是令人難防。此刻她使的這鴛鴦雙劍，正不知已比雙拐輕了多少，此刻她身法之輕靈奇詭，正也不知比昔年強了多少。

萬老夫人一心想要令她說話分神，自己好乘隙取勝，至少也可乘隙逃走，那知別人的心未亂，她自己倒先亂了，嘶聲大呼道：「猜不著──猜不著。」

※※※

小公主道：「王大娘到底與萬老夫人有何仇恨，你可知道？」她似乎也對寶玉有些歉意，瞧見寶玉不再說話，就找句話問問。

寶玉心裡在微笑，口中沉吟道，「祇怕為的是萬大俠。」

小公主道：「瞧這王大娘武功，已有數次可將萬老夫人置之死地，但她卻遲遲不出手，這──這又是為的什麼？」

寶玉道：「意在活擒，不在取命。」

小公主道：「對了，她活擒了萬老夫人，便可將萬子良誘來，但是──」

突聽萬老夫人一聲驚呼，她左肩已被劃破條血口。只見一股鮮血流了出來，她肩頭立刻被染紅了，但這不過是因為她血旺氣足，是以血流得多些而已。無論誰都可以瞧出，這創口決非致命之傷。

那知萬老夫人瞧見這鮮血，面上立刻現出驚怖欲絕之色，身子也似軟了，「噹」的一聲，長杖也落下地來。這一來，倒是大出眾人意料之外，卻不知萬老夫人一生欺軟怕惡，遇著比她強的人，她極少動手。縱然動起手來，她也能仗著老奸巨猾的手段，全身而退，是以她手上雖染滿了別人的血，自己的血，她卻從未見過。她竟被自己的血駭暈了。

寶玉瞧得又覺好氣，又覺好笑。

小公主嘆道：「若論貪生怕死，祇怕沒人比得上她。」

只見那王大娘似也怔了一怔，但出手卻仍未有絲毫停頓，劍尖顫動，接連拍了萬老夫人肩後三處穴道。

萬老夫人大罵道：「臭殘廢！」這句話並未罵完，便已翻身跌倒。但跌下去後，她反而罵得更凶了，當真什麼話都罵了出來，若論罵人的本事，也是極少有人比得上她的。

王大娘凌空一個翻身，輕飄飄落在個軟兜子上，一個少女立刻取來張氈子，蓋住了她的雙腿。

兩個少女抬起軟兜，道：「可是要將那肉球宰了？」

王大娘道：「不忙，先帶回去。」

突然間，一個人笑嘻嘻走了出來，竟是李名生。

這一來寶玉更是大出意外：「他竟非與萬老夫人約好的。」

只見萬老夫人也顯然吃了一驚，失聲道：「你──你這孫子原來和這臭婆娘是一黨。」

李名生笑嘻嘻道：「你莫管我是一黨兩黨，反正你要我做的事，我倒真替你做了，你還有什麼可埋怨的？」

寶玉張口結舌，他也被弄糊塗了。

少女們嬌笑著擁了上來，有的七手八腳，扛起了萬老夫人，有的卻去吊李名生的膀子，竟像是和他熟得很。只聽一個少女笑道：「你可瞧見了方寶玉麼？」

李名生笑道：「自然瞧見了。」

於是又有人笑道：「他長得是不是真的很俊？武功是不是真的很高？」

李名生笑道：「你問什麼？你再問人家也不會看上你，告訴你，小白臉都不是好東西，還是年紀大些的好。」

少女們笑罵道：「還是你好，是麼？羞不羞，你這老風騷。」

一群人竟打情罵俏，嬌笑著去了。

※※※

方寶玉怔在那裡，整個人都怔住了。原來李名生這些年來竟是和王大娘在一齊，瞧這些少女們和他不正經的模樣，他們的關係必定不清不楚。但這些少女又怎會知道我呀？

「李名生與王大娘究竟在玩什麼花樣？他們若是有意害我，又怎會就這樣容容易易的放過了我？」

「他們若無意害我，為何又費盡心機騙我？」

小公主卻冷笑道：「方寶玉，想不到你不但武功出名，連人長得俊也出名了，人家這麼樣打聽你，想必是中意了你，你高興麼？」

寶玉心不在焉，隨口道：「嗯！」

小公主道：「嗯什麼，說話呀！」

寶玉也沒聽見她說什麼，突然站起，道：「走！」

小公主道：「走？那裡去？去追她們？」

寶玉道：「不錯，追她們，救回萬老夫人。」小公主道：「救她？為什麼要救她？」

寶玉道：「一來為萬大俠，二來為查明真相。」話未說完，人已飛掠而出。

小公主自然跟了出去，那一群人目標委實太大，他們很容易就追上了，但寶玉卻只是遠遠跟在後面。

小公主道：「為何不趕上去？」

寶玉道：「先瞧瞧他們要去那裡？」

※※※

小丘中，密林間，竟還有條小道。

這小道端的隱密已極，若非知道途徑的人，就算找上三五個月，也休想找得到，一群人便從這小路走了進去。

大約只要走半盞茶時分，眼前便豁然開朗──裡面竟是別有洞天，低低的山丘，圍擁塊美麗的盆地。

放眼望去，只見四面盛開著許許多多種不知名的花草，此刻時已入秋，花事已經闌珊，但這裡的繁花卻全無蕭索之意。被那星光夜色一映，繁花便似被蒙在煙霧裡，更是綽約多姿。

繁花間，小溪如帶，小溪旁，有一棟棟小巧而精緻的茅屋，三五相依，雖然疏落，卻頗有韻致。

一群人熱熱鬧鬧，高高興興的走入了茅屋裡，只剩下無邊夜色籠罩著這煙裡的繁花，銀色的小溪。

寶玉卻還躑躅在那密林中，他既驚於此地風光之美，更驚於王大娘這幾年來，非但又復東山再起，而且看來更勝從前。這女子看來端的不可輕視，既然不可輕視，他自己也不敢輕舉妄動，難免躑躅考慮。

小公主卻筆直走了出去。

寶玉趕緊道：「且慢。」

小公主頭也不回，道：「既已來了，還等什麼？」

寶玉道：「但──」小公主道：「你既要救回萬老夫人，又要查明真相，遲早都是要和人家對面的，倒不如此刻就索性光明堂皇的走進去。」

寶玉尋思半晌，嘆道：「這話也有理。」話既有理，他自然就跟著小公主走了出去。

兩人方自穿入花叢，突聽花叢裡一聲嬌喚道：「客來了。」

寶玉又吃了一驚，卻見花叢中一隻鸚鵡飛了出去，展動著翠綠的雙翅，飛向茅屋，口中猶在不住喚道：「客來了──容來了──」小公主格格笑道：「不想一隻鳥幾乎嚇倒了方大俠。」

寶玉唯有苦笑，但見茅屋中已有三個少女奔了出來，奔過紅欄曲折的小橋，口中嬌笑道：「客在那裡？」一句話未說完，瞧見方寶玉，三個人都停住了腳，面上的嬌笑也不見了，六隻眼睛，直勾勾的瞧著寶玉，寶玉乾咳一聲，道：「姑娘請了。」

一個圓臉少女大聲道：「你是誰？來幹什麼的？」她說話的聲音雖大，但卻故意裝得嬌滴滴的，她眼睛裡雖有吃驚之色，但卻又帶著幾分笑意。只因這樣的美少年，她們倒還少見的很。

寶玉反而被她們瞧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抱拳笑道：「在下──」

小公主突然冷冷道：「你這是來相親的，還是來找麻煩的。」

寶玉臉一紅，那少女道：「找麻煩，找什麼麻煩？」她對小公主說話，聲音也橫了，手也叉起了腰。

小公主道：「他就是方寶玉，來找你們要人的。」

三個少女齊地失聲驚呼，道：「方寶玉。」三個人齊地扭轉腰肢，奔了回去，但一邊跑，還是忘不了回過頭來瞧，誰都忍不住要多瞧方寶玉一眼。接著，便聽得茅屋中發出一連串嬌喝、驚呼。

小公主一推寶玉，道：「還發什麼呆，往裡面闖呀！」

寶玉祇得大步走了過去。

※※※

這外面看來雖是風光明媚，但茅屋卻必定充滿埋伏、充滿殺機，寶玉全身都已戒備，那敢有絲毫大意。但小公主卻是行所無事，竟生像全未將這不可輕視的王大娘瞧在眼裡，全身上下，都毫無戒備之意。

茅屋中本是燈火昏黯。但此刻，每間茅屋窗戶裡的燈光，都突然明亮了起來，映得那小溪粼粼生光，寶玉走在橋上，便彷彿走在星河裡。

這時，王大娘的語聲也自茅屋裡傳了出來。只聽她帶笑道：「貴客光臨，恕賤妾身帶殘疾，不能遠迎，快請進來，容賤妾待茶。」

寶玉沉聲道：「寶玉遵命。」王大娘話越說得客氣，他心裡便越是提防──笑裡藏刀的滋味，他早已嘗得多了，他那裡還會上當。

茅屋的門大開了，門旁邊，少女們都在探著頭偷偷的瞧──他們的手裡究竟藏著如何厲害的暗器。

寶玉突然輕煙般掠了進去，他此刻早已將真氣佈達四梢，他自信茅屋裡無論有多麼厲害的暗算，都萬萬難以傷得到他的。

但茅屋中那有什麼暗算？

這佈置得出奇精緻的茅屋裡，到處都充滿了溫馨、甜蜜的氣息，叫人欲醉，那有絲毫殺機。

明亮的燈光下，王大娘正含笑斜倚在錦榻上，少女們手裡雖拿著東西，卻只是咬了半邊的瓜果，而非暗器。如臨大敵的方寶玉，瞧見這情景，倒不覺有些訕訕的不好意思，乾咳一聲，抱拳笑道：「王大娘可還認得方寶玉？」

王大娘嬌笑道：「我怎會不認得你，除了方寶玉外，世上那裡還有第二個這麼英俊、這麼可愛的少年人？」

主人如此誇獎，少女們吃吃的笑，四下流動著甜香──這反倒使來意不善的方寶玉怔住了，不知該如何是好。

只聽身後一人道：「王大娘，你好麼？」

王大娘笑道：「哎喲！小公主，沒多久不見，你可越來越標緻了，今兒若不是方少俠來，祇怕我可再也請不到你。」

小公主嬌嗔道：「你再說──誰知道你住在這裡呀？」

王大娘嬌笑道：「你不知道麼？我才不信，火宮主沒有告訴你麼？」

小公主笑道：「誰也沒有告訴我，就好像你這地方比什麼都神祕似的，我真不懂，這兒到底有什麼神祕呢？」寶玉更驚得呆了，道：「你──你原來認得她。」

小公主道：「我幾時說過不認得她？」

寶玉怔了怔，苦笑嘆道：「不錯，你是沒說過。」他此刻已猜出王大娘這些年來，必定在從事一種神祕的勾當，而火魔神一入江湖，便和她搭上了線。所以火魔神雖然多年未在江湖走動，但對江湖中一切事都熟悉得很，這些事，祇怕便都是王大娘告訴他的。

但王大娘這幾年來究竟在作何勾當？小公主在笑，王大娘在笑，少女們也在笑，方寶玉卻陷入沉思中。

※※※

突聽小公主道：「喂！萬老夫人已出來了。」

寶玉這才從沉思中醒來，只見萬老夫人已垂頭喪氣，坐在一旁，李名生也站在那裡，笑得甚是尷尬。

寶玉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了。」

小公主道：「你知道了什麼？」

寶玉道：「那桑林中的小屋，想必也是王大娘的屬下在住著，所以火魔神才會將我約來這裡──是麼？」

王大娘笑道：「不錯，不但那屋子是我的，那桑林也是我的──你知道，女孩子們閒著沒事做，就想養些蠶寶寶。」

寶玉道：「所以李名生所說的老陳，也全都是假的，他根本什麼也沒瞧見。」

李名生苦笑道：「這不是我有意騙你，而是王──」

王大娘截口道：「桑林中發生慘變，我本也不知道，想來那些人手腳必很快，等你們來了，我才瞧見，我知道你們必定不知該去那裡，所以才讓李名生去通知你們，只因火宮主門下來借房子的時候，我已瞧見下一站是大名府了。」

李名生突又道：「但我們所說的那些話，倒並非全是假的，只因我雖沒有瞧見他們動手，鐵金刀卻瞧見了。」

寶玉道：「莫非是他告訴你的。」李名生道：「他在暗中偷偷瞧了個明白，便趕緊退下，卻不想恰巧遇到了我，於是，他便自我口中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寶玉道：「你當真是他朋友。」

李名生笑道：「不但是朋友，而且昔日還曾同門學藝，而且還是他師兄，只是──唉！我對練武總是打不起精神，所以──所以──」所以怎樣，他不說別人也知道了。

寶玉嘆道：「世事當真奇妙的很，不想這點我也猜錯了。」

李名生道：「世上巧事原本不少，等你到我這年紀，你就會知道了，否則又怎會讓我一出來就遇著萬老夫人。」寶玉道：「萬老夫人自然是認得你的，她不願我去白水宮，是以便令你前來騙我，卻不知你已是王大娘的──的朋友。」

他不等別人答話，目光直視小公主，道：「而這所有的事，你原已全都知道了，但你卻偏偏裝模作樣，百般捉弄我，讓我變成個大大的獃子。」

小公主默然半晌，一字字道：「不錯，我什麼都早已知道了，我完全是在故意捉弄你，當你獃子。」突然扭轉頭，奔到門口，雙肩竟似在微微顫抖著。

寶玉冷笑道：「你既已騙我，又何必──」

王大娘截口道：「她沒有騙你，你冤枉她了。」

寶玉怔了一怔，道：「我怎會冤枉她？」

王大娘道：「這一切事，她本不知道，她也真的不知道我住在這裡，更不知道李名生己跟著我，自也不知道李名生的話是真是假。」

寶玉茫然道：「我──我難道錯了？」

萬老夫人忽然大聲道：「你錯了，你完全錯了，你不但冤枉了她，也冤枉了我老人家，你這小獃子，自以為什麼都懂，什麼都知道，卻不知碰上有些事是你永遠也猜不到的，你不過總是在自作聰明而已。」

寶玉道：「我冤枉了你什麼？」

萬老夫人道：「你可知道我老人家怎會來到這裡？湊巧麼？世上那有這麼多湊巧的事，我是一路跟著人來的。」

寶玉道：「誰？跟著誰來的？」

萬老夫人道：「那些人你也認得，我一路自泰山跟著他們來到這裡，這一路上他們做的事，沒有一件能逃得過我眼裡。」

寶玉動容道：「這些人究竟是誰？」

萬老夫人卻嘆了口氣，道：「我老了，又老又貪吃，沒有些好東西吃，我連話也說不動了。」

寶玉苦笑道：「這──」

王大娘笑道：「這容易，這裡的東西，隨便你。」

寶玉不等她說完，就將桌上的瓜果，全送到萬老夫人面前。

萬老夫人道：「我口也渴了。」

寶玉祇得又倒了碗茶去，少女們又吃吃的笑了。

王大娘也笑道：「能讓方少俠侍候你，你福氣倒不小。」萬老夫人道：「他能聽到我老人家說的話，福氣更不小。」

寶玉苦笑道：「你老人家現在可以說了麼？」

萬老夫人吃了些果子，喝了口茶，一字字緩緩道：「我是跟著鐵髯、如意這幾個老兒來的。」這句話說出，不但寶玉吃驚，王大娘失色，就連小公主也不禁霍然回過頭來，失聲道：「原來是他們。」

萬老夫人道：「泰山之會散後，我老人家也混進了萬竹山莊，但那時你竟已走了，我老人家本覺有些失望，那知──」

寶玉道：「怎樣？」

萬老夫人道：「我竟發覺鐵髯、如意那幾個老不死，竟在暗中調度弟子，也不知要做些什麼鬼鬼祟祟的勾當。」

寶玉道：「然後呢？」

# 第四十五章 美色換絕藝

萬老夫人道：「然後他們竟鬼鬼祟祟跟著你走的路走，只要有人跟你講過一句話，他們立刻就將那人抓來拷問。」

寶玉嘆道：「原來是他們，難怪劍法那麼犀利──難怪竟使得出分筋錯骨手，我本該早已猜出是他們。」

萬老夫人道：「我老人家本在奇怪，這些老不死怎會做出這種事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只是生怕此行有失，生怕沒有人去對付白衣人，所以就想搶先一步，趕到白水宮去，其實就憑他們這幾個老廢物，先趕去還不是送死。」

寶玉黯然道：「這幾位老人家，對我當真是愛護備至，江湖中前輩英雄的仁義風範，當真是後輩趕不上的。」

萬老夫人冷笑道：「堂堂一派宗主，卻做出這種藏頭露尾的事，有什麼露臉，尤其鐵髯那雜毛，賊脾氣不改，想來什麼壞主意都是他出的。」

寶玉生怕她說出更難聽的話來，趕緊搶著道：「後來如何？」

萬老夫人道：「我跟來這裡，瞧見他們果然搶了先，你這小獃子便只有停在這裡了，所以我老人家只有指點指點你。」寶玉奇道：「原來你──你──」

萬老夫人冷笑道：「你這小獃子，只當我老人家要阻止你去白水宮了，嘿！你大錯而特錯了，我老人家怕的只是你去不成白水宮。」她語聲微頓，接道：「但我老人家若是自己去指點你，不但麻煩不少，而且你也未見相信，我老人家正在猶疑，便恰巧遇著李名生這倒霉鬼。」

李名生笑道：「這倒是實話，她逼著我去告訴你，該往那裡走，卻不知我正也是要告訴你這個的──我雖然騙了你，但卻是出於好意。」

萬老夫人冷笑道：「我老人家卻不是出於好意，我老人家只是覺得這小獃子既要去白水宮送死，就讓他快些去吧！」

寶玉嘆道：「世事之奇，當真是人們難以忖度的。」

萬老夫人道：「還有，我不妨再告訴你，水娘娘已算準了你要去白水宮的，她老人家早已在等著你了。」

寶玉喃喃嘆道：「好──好──」他似已變得有些痴了，只因這接連而來的事，沒有一件不是大出他意料之外，沒有一件是他能猜得中的。

小公主突然冷笑道：「方寶玉，告訴你，你雖然並沒有你裝的那麼笨，可也沒有你自覺的那麼聰明，世上本有些事，是你永遠猜不到的。」她喘了口氣，大聲道：「只因你也是人，不是神！」

寶玉道：「不錯，人的智慧，本有極限──」

突然間，又有嬌呼聲自門外傳了進來。「客來了──客來了──」那翠綠的鸚鵡，又展翅飛入了茅廬，不住嬌啼道：「客來了──客來了──」少女們有的嬌笑著迎了出去，似乎全無驚異之色。

但寶玉等人，又不覺大是奇怪道：「瞧她們的模樣，此地似是常有客來，但如此隱密之地，又怎麼會有客人來呢？」他們自然都想瞧瞧來的客人是誰。

那知王大娘卻已笑道，「後面還有間雅室，不知方少俠可願進去坐坐，待我應酬應酬這俗客，再來陪少俠說話。」

如此情況下，寶玉又怎能說「不」字。於是小公主，萬老夫人也祇得隨她走了進去。

※※※

後面一間小室，果然是精雅。

有兩個少女在一旁慇懃的侍候著──她們的慇懃和甜笑，自然一大半是向方寶玉發出來的。

門外，不斷有一陣陣銀鈴般的笑聲傳來。銀鈴般的笑聲中，突然出現了粗豪的語聲，說的是：「王大娘，想不到今日我會帶了這許多人來吧──哈哈！告訴你，幾位可不是等閒的角色。」

又聽得王大娘笑道：「唷！這幾位都是誰呀？」

那人大笑道：「告訴你，你真得謝謝我，我可真給你帶來好生意了，這幾位的大名說出來，祇怕要震壞你那又白又嫩的耳朵。」王大娘便笑道：「我不怕，你說吧！」

少女們的笑聲雖迷人，寶玉並不動心，只有這漢子粗豪的語聲，卻當真引動了寶玉的好奇。這語聲聽來竟是熟悉得很。

寶玉方待凝神聽他說下去，卻有個少女拉住他的袖子，嬌笑道：「外面的話，有什麼好聽，還是聽我唱隻山歌兒吧！」

她手中不知何時已多了副檀板，此刻竟拍板唱了起來：「你是個冤家，你是個負心，你是個無情無義的小鐵釘，釘入了奴家的心，一寸一寸的深──」

外面那個粗豪大漢也在大聲笑道：「這位是──這位是水上──這位是三湘第一條好漢──這位是九江有名的──這位是──」

寶玉雖豎起耳朵聽這漢子的話，怎奈那少女又尖又細的歌聲，直往他耳朵裡鑽，他什麼都聽不清楚了。

小公主冷冷的笑著，冷冷的瞧著寶玉，她眼睛裡彷彿在說：「人家偏要唱，你拿人家有什麼法子？」

寶玉可真是沒有法子，人家對他凶些、狠些，他可不怕，他祇怕人家對他好，纏得他無法脫身。等到那少女總算唱完了，卻又笑道：「我唱完了，我妹子還要唱一個，妹子，你──」

萬老夫人突然道：「小姑娘，你們唱得太好了，我老婆子可得賞你們個又紅又大的果子吃吃。」

她手裡早已拿了兩個橘子，此刻突然躍了起來，出手如風，將兩個橘子帶著皮塞進了那兩個少女的嘴。

※※※

那兩個少女竟是躲閃不及，兩個帶皮的橘子塞進她們的嘴，她們連氣都透不過了，那裡還唱得出歌來。兩人急著想伸手去掏。

萬老夫人臉一板，厲聲道：「小姑娘，你們兩人要是不給我老人家面子，要想將橘子掏出來，我老人家可要塞你們一嘴的馬糞了。」

她這一套雖然唬不住別人，但要唬這兩個未經世面的小姑娘，倒是綽綽有餘，兩人果然不敢動了。

萬老夫人笑道，「對，這才是乖孩子，你們兩人就慢慢的吃吧──方寶玉，你也可慢慢的聽了。」大搖大擺的坐下，又大吃大嚼起來，寶玉暗笑忖道：「果然有一手。」當下走到門畔，安心的聽。

只聽王大娘笑道：「唷！果然都是大英雄們，今天是什麼風，竟把這幾位跺跺腳四城亂顫的大英雄們全都給吹到我這兒來了。」

一個尖細的語聲笑道：「咱們也早就聽說王大娘這兒的香窟，美女如雲，早就想來見識見識了，只可惜不得其門而入。」

另一個破鑼嗓子笑道：「今天若不是熊大哥老馬識途，咱們還是找不著路到這溫柔鄉來。」

那粗豪的語聲大笑道：「我見你們幾人垂頭喪氣，沒精打采，才好心帶你們來見識見識，你這廝竟敢罵我是隻老馬？」

哄堂大笑聲中，那破鑼嗓子又道：「呂大弟，你也開心開心呀，莫要辜負了熊老大的一片好意。」

一個少年語聲苦笑道：「小弟如何開心得出？」

那粗豪語聲道：「呂老弟，你這就不對了，大丈夫應該提得起，放得下，咱們雖小小栽了個跟頭，可也沒吃虧。」

那破鑼嗓子道：「是呀！何況，這件事早已過去了，還是打起精神來尋樂子吧，你瞧上那位姑娘，咱們就讓給你。」

那少年道：「小弟──小弟──」

那粗豪語聲道：「別婆婆媽媽的，選一個──好呀！你們瞧，呂老弟的眼睛在偷偷瞧著誰，來，就是這一個。」

王大娘道：「唷！這位呂公子眼光可真不錯，一瞧就瞧上了這兒的寶貝，但我這寶貝，可不能隨便給人的。」

那粗豪語聲大笑道：「我早就知你這老狐狸要乘機敲槓子了，好！你要什麼，說吧，我們呂老弟可不是小氣的人。」王大娘道：「嗯！這──還是讓姑娘說吧！」那破鑼嗓子大笑道：「寶貝兒，你就說吧！」那少女們一陣嬌笑，笑了一陣子，王大娘道：「我這寶貝說，她什麼也不要，只要呂公子將那威震江湖的『連環四十八槍』傳她幾手就成了。」

那粗豪漢子拍掌笑道：「容易容易，這個容易──」

※※※

聽到這裡，寶玉面上已微微變色。

小公主也來到他身畔，道：「你可曾聽出這些是什麼人了？」

寶玉嘆道：「這呂公子便是『寶馬神槍』呂雲。」

小公主道：「就是在洞庭湖和你第一個交手的？」

寶玉道：「正是，那熊老大乃是小孤山『多臂熊』熊雄，一身上下，暗器多達十餘種，雙手可連發八種之多。」

小公主道：「那破鑼嗓子？」

寶玉道：「九江『半天雲』單毅成。」

小公主道：「還有──」

寶玉道：「另外一人乃是『麻城』孫玉龍。」萬老夫人突也接口道：「這四人既在這裡，『武昌』匡新生，『南昌』高冠英，『祁門』趙劍明，想必也都已來？」

寶玉嘆道：「想來如此。」

小公主道：「這些人豈非都是你的手下敗將？」

寶玉道：「這些人確曾都與我交過手，但後來不知怎地，卻一齊失蹤了，不想今日竟在此出現，倒當真出我意料之外。」

小公主眨著眼笑道：「他們說來解悶，這些天來受的悶氣想必不少，但──但是誰給他們氣受的，你可知道？」寶玉冷笑道：「火魔神。」萬老夫人突又笑道：「我還當王大娘在做什麼生意，原來是在這裡開暗門子──可笑李名生那廝，竟在這裡做了龜公，他來做龜，倒真是塊好材料。」她話雖說的不雅，卻真是一針見血。

小公主皺眉道：「什麼叫暗門子？」

萬老夫人笑道：「我的好公主，暗門子就是窯子，就是──」

小公主臉一紅，道：「啐！我懂了，莫再說了。」

萬老夫人道：「說良心話，她這窯子，倒也和別的有些不同，她要的竟不是別人的銀子，卻要別人傳授武功。」

寶玉嘆道：「難怪王大娘武功如此精進，這些年來，她學得別人的秘技，必有不少──她如此做法，圖謀也必定不小。」

小公主道：「拿自己辛苦學來的武功，到這裡來換──來換──啐！世上真有這麼多呆子，倒真是件怪事。」

萬老夫人道：「怪什麼，武功本是身外之物，卻可換得人家大姑娘活生生的身子，要是我老婆子，我也願意呀！」

小公主道：「但這地方如此隱密──」

萬老夫人截口道：「這你就又不懂了，她做的越是神祕，越是令人動心，來的也就越會是有兩下子的人物──王大娘究竟不愧是隻老狐狸。」

那兩個少女嘴裡的橘子，雖早已悄悄掏了出來，但卻紅著臉，垂著頭，不敢說話，只用兩隻大眼睛偷偷的瞟。

寶玉也在低首沉思。

小公主道：「你可是動心了，也想──」話未說完，寶玉突然衝了出去。

※※※

外面那花廳，此刻當真熱鬧的很。

王大娘雖仍斜倚床上，但卻笑得更是開心。

兩個少女坐在一條大漢的雙膝上，這大漢錦衣華服，濃眉環目，一隻摟著那少女纖細腰肢的手掌，也比常人大了一倍。此人正是孤山暗器名手「多臂熊」熊雄。

還有一人，坐在那兒，也比常人高出一頭，但頭顱卻又比別人小了一半，一雙小眼睛，正色迷迷的瞧著懷中的少女。此人便是九江「半天雲」單毅成。

另一人瘦小精悍，目光炯炯，正在和他身畔的少女悄悄耳語，也不知說的什麼，只說得那少女吃吃的笑。此人乃是江湖中智多星「麻城」孫玉龍。

此外頭大身矮的乃是「武昌」匡新生。

面色蠟黃，不苟言笑的乃是「祁門」趙劍明。

年紀看來最輕，生著娃娃臉的乃是「南昌」高冠英。

而最最英俊的便是三湘第一條好漢「寶馬神槍」呂雲了。

除了魚傳甲外，失蹤的人，果然都在這裡。

※※※

呂雲紅著臉坐在那裡，他身畔的少女，最最嬌憨，最最動人，但他卻只是紅著臉坐著，不敢動。那少女反而不斷逗他，又嬌笑道：「呂公子，咱們進去吧，免得被人家笑。」呂雲卻是死也不肯站起來。

「多臂熊」熊雄一雙巨掌幾乎將那兩個少女的腰肢揉碎了，少女們扭動腰肢，咬著櫻脣，吃吃的笑，輕輕的罵。

熊雄卻笑道：「呂老弟，進去就進去，怕什麼，人家又不會吃了你，哈哈！就算吃了，也會吐出來的。」

那少女笑嘩道：「死像，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

單毅成大笑道：「他嘴裡自然吐不出象牙，但卻吐得出──」

那少女嬌嗔道：「吐得出什麼，你說，你敢說？」

單毅成笑道：「我的乖乖兒，你叫我不說，我就不說，但少時你若叫咱們呂老弟不吐，他可是非吐不可的啊！」

這些名震江湖的豪傑們，到了這裡，竟似全都忘記了自己的身分，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尤其大笑，嬌笑，笑個不停。

就在這一聲聲嬌笑，一聲聲死相中，珠簾後突有一個人大步而出，他身上並未燃火，但火光卻眩人眼目。所有的笑聲，立刻全都停了，但一張張正在大笑的嘴，卻合不攏來，像是突然被人扼住了喉嚨。

「多臂熊」熊雄眼睛瞪得有如彈子，道：「你──」

單毅成小腦袋上汗珠直冒，道：「怎會？」

孫玉龍拼命想裝出笑容，道：「在這裡？」

「你怎會在這裡？」這短短六個字，卻要三個人才說得出來，而且還生像是花了全身的氣力。

寶玉微微笑道：「多日不見，各位可好？」

單毅成拼命擦汗，道：「好──好極──」

孫玉龍格格強笑道：「好極了。」

熊雄突然長身而起，咧著嘴道：「一點也不好。」

「寶馬神槍」呂雲已推開那少女，走到寶玉身側，紅臉道：「方大俠可好麼？」

王大娘接口笑道：「泰山會上，技壓天下群雄，輕揮一劍，威名震動九州──方大俠怎會不好，他可真的是好極了──好極了──」

語聲微頓，又道：「原來各位本是認得的，那可更是好極了──孩子們，瞪著眼幹什麼，起來讓方大俠坐呀！」

寶玉含笑道：「大娘莫招呼──」他目光四掃一眼，筆直凝注呂雲，接口道：「在下要和呂大俠借一步說話，呂兄──」

呂雲趕緊道：「但憑方大俠吩咐。」

眾人眼睜睜瞧著他兩人出去，但是則聲不得──有的人雖想說話，但話到口邊，卻又嚥了回去。但每人目光閃動，心裡卻又顯見在不停地轉著念頭。

※※※

呂雲隨著寶玉，直走到門外花叢中。

此刻星已沉，月已落，天色將明，花香襲人。

寶玉轉身駐足，笑道：「呂兄──」

呂雲道：「方大俠可是要問我日來去向？」

寶玉道：「呂兄若不肯說，也就罷了。」

呂雲長嘆一聲，道：「不瞞方大俠，這些日子，在下栽的跟頭實在不小，被人以一封信騙了出去，又被軟禁。」寶玉皺眉道：「軟禁？」

呂雲嘆道：「我等八人，竟都被囚禁在一間不見天日的地牢中，以我八人之力，想盡方法，也是無法脫身。」

寶玉道：「以八位這般英雄，怎會──」

呂雲苦笑道：「別人如何被擒，我未眼見，在下──」他長嘆一聲，接道：「在下接到信後，便趕去信中所約之地，見著了──」

寶玉忍不住道：「火魔神？」

呂雲道：「不是他，是個殘廢的老人，不明身分，他身子已不能動彈，但在下──在下一見他面，就被迷倒，等醒來後，已在地牢中了。」

寶玉動容道：「殘廢的老人？他又是誰？如此看來，熊大俠、單大俠等人中伏的經過，莫非也和呂兄一樣？」

呂雲道：「大致俱是如此。」

寶玉道：「但那又是封什麼信，竟能使各位不問情由，便急著趕──」他見到呂雲面上突然露出羞愧為難之色，便立時住口。

呂雲頭也垂了下來，訥訥道：「那封信──那封信──」

寶玉一笑道：「那封信無關緊要，不說也罷。」

呂雲道：「方大俠如此體諒，在下委實感激，但──」突然抬頭，大聲道：「但方大俠既是如此，在下更是非說不可，在下少年時，曾經做過件羞見朋友之事，那封信便是以此相脅，限在下刻日趕去。」

寶玉動容道：「竟是這樣──熊大俠等人，想來也是如此的了，不想這些人竟有如此厲害，竟能將八位隱私之事，全都探出。」

呂雲默然半晌，苦笑道：「在下隱私雖不多，但有些人──」他雖然住口不言，但言下之意，自是說單毅成、孫玉龍等人的隱私卻不少，要探出並非難事。

寶玉自己會意，頷首苦笑道：「不錯。」過了半晌，突又問道：「那殘廢老人是何模樣？」

呂雲沉吟道：「在昏黯的燈光下，那老人看來實宛如殭屍一般，他面目雖被白布所蒙，但只要是露出的肌膚，便都是創痕重疊，宛如被烈火所炙，又似被滾水燙傷，教人瞧了一眼，便不敢再看第二眼。」

寶玉尋思半晌，失聲道：「不錯，必定是他！」

呂雲聳然道：「方大俠已猜出了？」

寶玉道：「這老人必定便是昔日綠林稱道的總盟主，也就是青木宮的人，他那一身傷痕，想來便是被白水娘所傷──木郎君為他爹爹求藥未得，所以這老人雖能勉強保住性命，但他的傷勢，竟直到今日還未能復原。」

呂雲失聲道：「白水娘好毒辣的手段！」

寶玉苦笑道：「手段之毒，可說天下無雙。」再想到自己這就要去領教這天下無雙的毒辣手段，心頭也不禁涼了一涼，但瞬即又復笑問道：「卻不知魚傳甲魚大俠，怎地未來此地？」

呂雲道：「魚兄堅持趕著回家，在下本也不願來的，但──唉！在下的決心還是不強，還是被他們拉了來。」

寶玉笑道：「少年風流，逢場作戲，本也無妨，只是──呂兄若真的要以那『連環四十八槍』作為纏頭買笑之資，小弟便要代呂兄不值了。」

呂雲嘆道：「此點在下又何嘗不知，但在下既已被人逼著答應了，又怎能失信於婦人女子？」他忽又一笑，接道：「幸好在下這『連環四十八槍』雖不比方大俠劍法神妙，究竟也不是什麼莊稼把式，她若想在短短一兩個時辰裡學會，也絕非易事。」

寶玉聽，也無法再勸了──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種事無論什麼人遇著都沒法子。他祇得苦笑了笑，道：「既是如此，小弟只願呂兄──」

突聽一人大聲道：「兩位的私話說完了麼？」「多臂熊」熊雄已隨著語聲，大步而來。

※※※

呂雲瞧著寶玉，道：「方大俠是否還有吩咐？」

寶玉道：「沒有了。」

熊雄笑道：「兄弟卻有幾句體己話想和方大俠聊聊。」

呂雲道：「既是如此，在下告退。」他走得竟甚是匆忙，寶玉含笑嘆道：「看來呂兄今日也有些動心了。」

熊雄笑道：「在那不見天日的鬼地方憋了那麼久，誰不想出來發洩發洩，只是這位呂老弟究竟年輕臉嫩，心裡想得要死，嘴裡卻偏說不要。」

寶玉微微一笑，道：「不知熊兄又有何見教？」

熊雄道：「兄弟有件事實在不懂，所以想來請教。」

寶玉道：「熊兄不懂的事，小弟也未必懂的。」

熊雄道：「想那火魔神，費了許多氣力，將我等賺去，卻只關了些日子，便又憑白將我等放了，他又不是瘋子，為何要做這種損人不利己，吃力不討好的事。」寶玉道：「這個──小弟卻是懂的。」

熊雄道：「所以兄弟才來請教。」

寶玉道：「這只因火魔神那時存心要使小弟含冤不白，要江湖中人都認為小弟只是個騙子，但各位卻是與小弟交過手的，他生怕各位會出來為小弟作證，是以才會將各位騙去，如今小弟冤枉幸得洗刷，他自然便將各位放了。」

熊雄笑道：「總算這人還有些人性，未將咱們宰了。」

寶玉道：「正如熊兄所說，損人不利己之事，他是不會做的，他若殺了各位，於己無利，但若放了各位，各位說不定還會對他心存感激。」

熊雄道：「他若真的要咱們對他感激，可真是在做夢了，他放了咱們，祇怕是知道這幾人裡面，還有人對你不服氣，還要來找你麻煩──嘿嘿！世上只要有人來找你的麻煩，他必定歡喜開心得很。」

寶玉微笑皺眉道：「哦？真有此事？」

熊雄道：「自然有的，兄弟就知道有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總認為你只不過是僥倖勝了他們，總想找你再比劃比劃。」寶玉道：「多謝熊兄指點，小弟──」

熊雄搶著道：「你也莫要謝我，我若非總是瞧著這兩個小子不順眼，也就不會將這件事告訴你了，這可是真話。」

寶玉失笑道：「熊兄當真直爽的很。」

熊雄道：「這兩人雖然賊頭賊腦，但武功卻不含糊，尤其是咱們被關在黑牢的這一陣子，兩人總是躲在角落裡，咕咕嚷嚷，不時還發出賊笑，像是得意的很，我本也懶得聽他們說什麼，但卻偏偏讓我無意聽到了。」

寶玉忍不住問道：「他們說的是什麼？」

熊雄道：「原來這兩人臭味相投，竟在一起研究武功，居然還真被他們研究出一些鬼門道，想來他們早已存心要用這來對付你的。」

寶玉道：「兩人同心，其利斷金，他兩人若真能同心合力，為武學創出些新境界，倒也是武林中一大幸事。」

熊雄撇嘴道：「什麼新境界，左右不過是些害人的陰謀勾當，方兄你雖然不怕，但也得提防提防的好。」

寶玉道：「多承指教。」

熊雄道：「對了，我還忘記告訴你這兩個小子是誰，他──」

寶玉笑道：「此兩人是誰，熊兄不說，小弟也知道了。」

熊雄道：「哦──你說來聽聽。」

寶玉道：「麻城孫玉龍，九江單毅成。」

熊雄拍掌道：「一點不錯，就是這兩個王八蛋。」語聲微頓，又道：「說起這兩人，他們倒真有一兩著絕招，教人難以抵擋，否則這兩人祇怕早已被人將他們腦袋搬家了。」

# 第四十六章 歡場變屠場

寶玉笑道：「他兩人的絕招秘技，小弟也曾領教，若論招式之辛辣狠毒，孫玉龍那一著『吳剛斫桂』，端的可算是江湖罕睹的了。」

熊雄道：「這廝就是仗著這一招『吳剛斫桂』，不知斫斷了多少成名英雄的腿──江湖中有兩句咒人話，方兄不可不知。」寶玉道：「什麼話？」熊雄道：「有張缺德的嘴，水裡丟了腿，偷上姑娘的樓，雲裡打破頭。」

寶玉笑道：「這前面一句，想必是魚傳甲與孫玉龍兩人，這兩人武功家數雖不同，但攻人下三路時之招式，卻當真各有巧妙。」

熊雄道：「不錯，後面一句話，便說的是『天上飛花』冷冰魚和這『半天雲』單毅成了，冷冰魚雖然凶，但單毅成那一招『雲中擊電』，可也不是好玩的。」

寶玉嘆道：「若論招式之凌厲霸道，『雲中擊電』祇怕還在『天上飛花』之上，只是此招也就失之於霸氣太重，是以靈巧不足。」

熊雄道：「『吳剛斫桂』和『雲中擊電』這兩招自然各有缺點，否則他倆也就不會敗在方兄你的手裡了。」

寶玉笑道：「吳剛斫桂卻是靈巧有餘，霸氣不足，這祇怕便是因為孫玉龍身軀過於瘦小，但話說回來，他若非身軀瘦小，也使不出這樣的招式了。」熊雄道：「但若是兩人聯手，同時使出這兩招來，一個攻上，一個攻下，這又當如何？方兄你可曾想到此著？」寶玉微微皺眉，沉吟道：「他兩人若是聯手同時使出這兩招來，倒當真教人難以應付。」

熊雄道：「這就是了，是以方兄千萬大意不得。」語聲微頓，突又沉聲道：「說曹操，曹操就到，那兩個小子果然已來了。」

只聽單毅成的破鑼嗓子已在嚷道：「熊老大，你說完了麼，讓咱們和方大俠聊聊如何？」

熊雄低聲道：「方兄可要我──」

寶玉含笑截口道：「無妨，熊兄只管走吧！」

熊雄猶疑了半晌，終於走了，眼睛卻瞟著單毅成與孫玉龍，口中也不住在喃喃低語道：「小心些，莫要自己搬磚，砸著自己的腳，還是省省事吧！」

※※※

他這話自是說給單毅成與孫玉龍聽的，但這一高一矮，兩個在江湖中素來不好惹的人物，此番卻裝做沒有聽到。

孫玉龍笑道：「月餘不見，方大俠風采越發神俊了，小弟聞得方大俠在泰山上威風八面，著實也歡喜的很。」

單毅成笑道：「祇恨咱們這兩塊不成材的廢料，竟被人關了起來，沒有趕上泰山的熱鬧，也沒能瞧見方大俠的威風。」

孫玉龍笑道：「縱未瞧見，也能想像的到。」單毅成笑道：「所以咱們兩人便忍不住前來向方大俠道喜。」

這兩人正都是「嘴裡叫哥哥，腰裡掏傢伙」的角色，嘴裡說著好聽的話，暗中卻已先佔了有利之地，成犄角之勢，將寶玉左右夾在中央。

寶玉只作不知，微笑道：「兩位此刻便是特地趕來捧小弟的麼？」孫玉龍笑道：「那裡的話，在下──」

寶玉道：「兩位若是將小弟捧得高高的，再摔下來，小弟可生受不起。」

單毅成格格笑道：「方大俠說笑了。」

寶玉大笑道：「說說笑話，本是好的。」

孫玉龍、單毅成也大笑道：「是極是極，方大俠說的好！說的好──」

三個人同時大笑，真像是情投意合，大家都開心得很，但此刻若有第四人走來聽聽，便可聽出這笑聲中實是充滿殺機。

大笑聲中，單毅成與孫玉龍，同是早已搶在機先之事，在偷偷打著眼色，但兩人的一舉一動，卻也未逃過方寶玉的眼裡。

孫玉龍成名的兵刃，亦名列當今武林十三種外門兵刃之中，江湖中人稱之為「流星趕月飛龍斧」。顧名思義，這「飛龍斧」和「流星錘」自有些相似，乃是兩柄雕著龍紋的銀斧，卻用條長達三丈的銀鍊連住。

這「飛龍斧」的招式，可以攻遠，亦可以取近，雙斧分持，進身肉搏，單斧隨出，三丈外取人性命。此刻，這「飛龍斧」正鬆鬆的掛在他腰畔。

單毅成使的卻是「單柄金爪錘」。他這「金爪錘」，也是與眾不同，錘大如爪，金光閃爍，柄長卻長達五尺七寸，一錘擊下，重逾三百斤。此刻，這金爪錘亦在他手畔。

兩人兵刃，雖然全都還未在掌中，但像他兩人這樣的武林高手，要亮出兵刃，當真只不過是彈指間事。在亮出兵刃的同一剎那，他們那驚天動地，追魂奪命的一招殺手，也立刻便可以擊出。

※※※

笑聲，仍在繼續著。而星月已無光，繁花也已在笑聲中失色。

孫玉龍斜斜的站在方寶玉左前方約莫三尺三寸處，赤手空拳的方寶玉，若要揮掌傷他，身子便要向左探出一尺開外。而他身子微俯，短斧一揮，便可斬斷寶玉的雙足。但寶玉身子若是向左探出，站在寶玉右前方四尺外的單毅成，一招「雲中擊電」擊下，寶玉便無法兼顧。這實是最有利的地勢。

這兩人果然不愧高手，還未出手時，便已佔得機先。只因以寶玉此刻所站的地位，萬萬無法在同一剎那間向他兩人出手，更無法在同一剎那間將他兩人制住。

是以寶玉只有等著他兩人先攻。

是以寶玉便要想出個法子，能在一剎那間，閃過單毅成的一招「雲中擊電」，孫玉龍的一招「吳剛斫桂」。

※※※

笑聲，只不過繼續了喝下半盞茶的工夫。但這短短片刻，卻又宛如十分漫長。花叢中，已有些嬌柔的花朵，被笑聲震得飄飄落下。在錘的金光、斧的銀光中，更顯得分外淒艷。這是黎明前最最黑暗的一段時候，錘的金光與斧的銀光，在這無邊的黑暗中，也顯得分外淒艷。

寶玉，正卓立在這淒艷的落花與淒艷的光芒間，他的臉，也似矇上了一層聖潔而又神祕的光輝。他仍在笑著，左手正輕撫著他那有如玉石彫成的平滑下頷，右手則輕鬆的垂在腰畔。

這時，「多臂熊」熊雄已帶著四、五個人奔了出來，這些人裡除了呂雲等人外，竟還有小公主。

他們聽見這異常的笑聲，瞧見這異常的情況，遠遠便停住腳步，熊雄目光轉處，臉上突然變了顏色，失聲道：「不好！」呂雲道：「什麼事？」熊雄道：「以方寶玉此刻所擺的架勢，左面下部空虛，絕難擋得住孫玉龍的一招『吳剛斫桂』，右面卻是上面大露空門，更難招架單毅成的那招『雲中擊電』，他──他──他怎會做出這樣的傻事？」小公主突然冷冷道：「到現在為止，我還未見過方寶玉做出任何一樣傻事來。」

熊雄道：「但──但現在──」語聲未了，金光銀芒，突然交擊而出。令人大出意外的是，銀芒閃動的「飛龍斧」，竟未使出那招「吳剛斫桂」，竟使出了那招「雲中擊電」。而金光閃閃的「金爪錘」，卻擊出了那招「吳剛斫桂」，這兩人竟將自己得意的絕招殺手，互換擊出。

※※※

熊雄失聲驚呼。只見單毅成身軀半蹲半俯，金爪錘帶著一片金光，一股勁風，斜擊寶玉右膝上一寸七分處。他身高腿長，本不適使出此等攻人下路的招式，但此招被他使來，他錘勢的凌厲霸道，恰巧補了這一招本身剛猛之不足。

而孫玉龍身形已掠起七尺，「飛龍斧」已脫手飛出，帶著半截銀鍊，當真有如一道銀電一般，直擊寶玉頭頂。他身軀短小，本也不適使出此等招式。但此刻他身躍凌空，脫手飛出的「飛龍斧」，被銀鍊帶動，更是靈動自如，也恰巧彌補了這一招本身靈巧之不足。

何況「飛龍斧」僅長三尺二寸，使出這一招「吳剛斫桂」時，飛斧也不能脫身，此刻換了長達五尺七寸的「金爪錘」使出這一招來，威力範圍，便憑空增加了兩尺五寸，武林高手相爭，一寸之差錯，都可判出勝負，何況兩尺五寸。而三尺二寸的「飛龍斧」，加上五尺銀鏈，也比「金爪錘」長了兩尺五寸，「雲中擊電」的威力，自也大增。

兩人此番互換招式擊出，自不如使出本身招式之純熟，而以斧使錘招，錘使斧招，也不免有些生硬。但如此一換之後，這兩招不但各增了靈巧與霸烈，而且更變得奇詭異常，這兩招當真是換得巧妙無窮。

※※※

笑聲還未停絕，驚呼之聲方起。金光斜揮，銀光下擊。金光銀芒，已將寶玉身形完全籠罩。

這是快如電光石火的一剎那，容不得寶玉霎眼，容不得寶玉喘氣，勝負生死，就要在這一剎那中判出。

寶玉身子突然一偏，本自輕撫下頷的手掌，便揮了出去，也未見他使出什麼手法，但這隻手掌卻已抓住了「飛龍斧」的斧柄，也未見他使出什麼氣力，但孫玉龍身子已被他帶落下來。

寶玉已輕輕鬆鬆地將「飛龍斧」移到右手，右手輕輕一揮，只聽「噹」的一響，「飛龍斧」已擊上了「金爪錘」。錘斧交擊，火星四射。

身子凌空的孫玉龍，也已被寶玉扯落下來，只因他銀鍊本已纏在手上，他根本無法放手。他身子隨著寶玉手掌牽動之力，宛如流星般斜斜墜下，「砰」的，竟撞上了單毅成，兩人頭顱撞在一齊，連哼都未哼，便雙雙倒下。

寶玉卻已退到三尺開外，臉上還帶著笑容。

他的招式看來是那麼輕鬆，那麼自然，像是順水推舟，全不費力，但卻能將兩招不知費了多少氣力才創出的殺手完全破壞。

他的招式看來是那麼緩慢，但卻在一霎眼的工夫裡，使當今武林兩大高手一齊躺了下去。

別人根本弄不清他招式是如何施出的。

熊雄目定口呆，喃喃道：「奇怪奇怪──」

小公主道：「你如今總該知道他不做傻事了吧！」

熊雄也不答腔，卻向寶玉奔了過來，一把抓住寶玉的膀子，道：「方兄，方少俠，我如今才知道你武功實比我想像中還高出十倍，我雖然知道你必能將他兩人擊敗，卻委實未想到你勝得如此輕鬆。」

寶玉微笑道：「只不過是看來輕鬆而已，在當時我出手只要差錯一分，慢了一分，如今躺下的便該是我了。」他一笑又道：「其實這還得感激熊兄。」

熊雄摸了摸頭，道：「感激我？」寶玉道：「若非熊兄先就告訴我他兩人已曾互相研究武功許久，小弟方纔便不會以那種身形架勢迎敵了。」

熊雄苦笑道：「方兄你方纔那身形架勢又有何巧妙？在下委實更不懂了，在下方纔本還在為方兄擔心。」

寶玉笑道：「方纔我左掌若非在肩頭以上，他飛斧擊下時，我便趕不及搶得他斧柄，那時我便只有左縱，或者後退，我若左縱，雖可避過金爪錘，但右肩勢必要傷在飛龍斧下，我若後退，膝頭便要被金爪錘打碎。

他嘆息一聲，接道：「是以這半分時間之差，便已將勝負之勢完全扭轉，方纔我的生死之別，也有如在刀口邊緣。」

熊雄聽得更是目定口呆，訥訥道：「如此說來，你莫非早已猜出孫玉龍擊出的一招必非『吳剛斫桂』，而是『雲中擊電』麼？」

寶玉笑道：「方纔我聽了你的話，就已想到兩人既在那黑牢中商議了那麼久，便絕不會只是各出殺著，聯手而攻，只因這兩人俱是心機繁複之輩，他們既已商量了那麼久，商量的結果，便絕不會如此簡單。」

熊雄笑道：「不錯──此點我方纔怎會想不到。」

寶玉道：「他兩人此回再來與我較量，出手自然必定要令我大出意料之外，才能取勝，是以那時我便已想到，他兩人極有可能互換招式擊出，但在兩人還未來到我面前之前，我實也不敢完全確定。」

熊雄道：「你如不能確定，又怎會──」寶玉截口笑道：「但等到兩人在我面前站穩時，我便已確定了。」

熊雄道：「唉！我還是不懂。」

寶玉道：「那時他兩人俱在放聲大笑，那單毅成笑時肩頭動也不動，而孫玉龍卻笑得連身子都動了起來。」熊雄奇道：「這又與兩人出手有何關係？」寶玉道：「笑時身子搖動，自是下盤不固，這就表示他真氣卻已提起，他若要攻我下路，又怎會將真氣提起？」熊雄笑道：「不錯，要使那一招『吳剛斫桂』，下盤必須穩如盤石，下盤既不穩，自不會再使『吳剛斫桂』的。」

寶玉道：「兩人聯手，孫玉龍既不攻我下路，單毅成攻的便必定是我下路，是以我立刻便判定他兩人必定要互換招式擊出。」他微微一笑，接道：「這道理其實也簡單得很。」

熊雄長笑道：「道理雖簡單，但你若不說破，我一輩子也想不通，更何況在當時那種四面危機的情況之中。」

匡新生、趙劍明等人，心中也不禁暗暗嘆息。只因他們此刻已知道，自己縱可將武功練得爐火純青，但這種隨機應變，當機立斷的功夫，卻是一輩子也學不會的──這是一種直覺的反應，智慧的本能，要成為絕代的武林高手，這就是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

只聽王大娘的嬌笑聲自屋子裡傳了出來：「各位都請進來吧，容賤妾備酒，為方大俠慶功。」

※※※

琥珀色的美酒，翠綠的酒杯。

王大娘談笑風生，少女們嬌笑迎人。

眾人雖本覺自己和方寶玉實有段距離，難免自羞自愧，但幾杯酒落肚，也就漸漸脫略形跡起來。

酒是純淨的，既沒有迷藥，更沒有毒藥，少女們的嬌笑是動人的，既動人心，更動人情。

寶玉微笑瞧著，瞧看這歡樂中的變化──最先是王大娘悄悄退入後室。

然後，一個少女出來，悄悄拉了拉高冠英和匡新生的袖子，悄悄耳語兩句，高冠英與匡新生也進入後室。自然，有兩個少女也跟了進去。於是後室中便傳出一連串輕微的步履踏地聲，兵刃破風聲，以及王大娘的嬌笑聲，讚好聲──

半個時辰後，又有一個少女走出來，悄悄通知了趙劍明與呂雲，呂雲有些扭捏，卻終於還是隨趙劍明走了進去。又是兵刃破風聲，嬌笑讚好聲。

又過了半個多時辰，從室中傳出孫玉龍與單毅成的語聲，這兩人醒來後竟還未走，竟被悄悄延入後室。相同的聲音，也是半個多時辰。

後室中不再有聲音，進去了的人也不再出來──他們已付出了代價，他們已去享受應得的歡樂了。

前面這花廳裡，只剩下微微含笑的方寶玉，滿面不屑的小公主，賠著笑臉的李名生，以及五六個少女。自然，還有「多臂熊」熊雄。

※※※

他暗裡雖在和方寶玉搭訕說話，但眼睛卻不住瞧向那扇通向後室的門──也正是通向歡樂的門。他已開始有些坐立不安起來。

小公主冷冷地瞧著他，忽然喚道：「熊大俠。」熊雄楞了一楞，方自陪笑道：「有何見教？」小公主道：「這地方熊大俠想必是常常來的？」熊雄道：「不常來──不常來──只來過四次。」小公主笑道：「四次？──嗯！確實不多，但祇怕己足夠讓熊大俠將掏心窩的本事都奉獻出來了，也就難怪王大娘不再問你要。」

熊雄臉已紅了，道：「咳咳，這酒不錯。」

小公主嬌笑道：「你真會打岔，你的武功別人已都學會了，這次祇怕就要請你在外面坐坐了，眼瞧著別人一個個都做了入幕之賓，你心裡怎樣？」熊雄臉更紅了，訥訥道：「我──這──」

只聽王大娘嬌笑道：「沒有這樣的事，王大娘雖然不是大方的人，但對熊大俠這樣的老朋友，還不致如此小氣。」笑聲中她已被抬了出來，輕輕擰了擰一個少女的臉，笑道：「鬼丫頭，你和熊大俠也不是陌生人了，怎地只知道在這裡乾坐著，還不快陪熊大俠進去。」

那少女嬌笑道：「我怕熊大俠這次不要我了。」

熊雄臉已紅到耳根子，道：「我──我──」

那少女纖手已拉著他衣袖，膩聲道：「走呀！」

寶玉忍不住笑道：「熊兄只管前去。」

王大娘截口道：「是呀！你只管走吧，還害的什麼臊，這又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方少俠還有我陪著，你就放心走吧！」熊雄自然走了，他早就想走了。

※※※

王大娘瞧著寶玉笑道：「我本當方少俠知道我做的是這種事後，必定會勃然大怒，甚至放火燒了我的房子，那知方少俠卻若無其事。」

寶玉微微笑道：「在下雖非小人，卻也非道貌岸然的老夫子，纏頭買笑，四海不禁，既是兩廂情願，我又何苦來煞風景。」

王大娘拍掌道：「對！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方少俠你若非大英維，也不會對孫玉龍和單毅成兩人如此客氣了。」

寶玉道：「他兩人可受了傷麼？」王大娘格格笑道：「傷是沒有傷，只不過頭頂上多了個大疙瘩。」

小公主冷笑道：「虧得他們還有臉耽在這裡。」

王大娘道：「這你倒錯怪他們了，全是我死拖活拉，才將他們拉住的，他兩人非但不好意思見方少俠，別的人也不好意思見了，過一陣子祇怕還是要悄悄溜了。」

小公主道：「你呀！你一心祇想偷別人的本事，他兩人既已將本事留下了，就算現在走，你也不會拉了。」

王大娘笑道：「你倒真會猜我的心事，我──」

寶玉突然截口道：「這些年來，王大娘你所得自然已不少了，卻不知大娘你將各門各派的絕藝集於一身，究竟有何打算？」王大娘趕緊笑道：「唷！方少俠這話可問得太厲害了，我那敢有什麼打算，我自從在黃鶴樓受了那次教訓後，難道還敢在江湖中興風作浪不成？」寶玉道：「哦？」王大娘道：「我只不過想讓這些女孩子多學些本事，她們都是孤女，都可憐得很，多學些本事，將來就可不再受人欺負，至於我──」

她嘆了口氣，接道：「我這老殘廢，已是半死的人了，什麼打算也沒有了，只是過一天算一天，等著進棺材了事。」

寶玉道：「哦？」王大娘笑道：「我說的可是真話，方少俠難道不信？」寶玉緩緩道：「但願果真如此，否則──」他微微一笑，住口不說──雖是微笑住口，但這「否則」之後的含意，那份量可當真有千鈞之重。

王大娘陪笑道：「方少俠你只管放心，江湖中有方少俠這樣的人物在，我若還想動什麼壞心思，我可真是瞎了眼了。」

寶玉笑道：「這話說過便罷，不知大娘可否將萬老夫人請出來？」王大娘道：「她呀！嘿！早已睡得人事不知了，方少俠你就可憐她又老又胖，讓她多睡一會兒吧，其實方少俠你也真該歇歇了。」

小公主打了個呵欠，道：「不管她怎樣，我好歹可要去歇歇了，王大娘，你的床可得讓給我，別的床──別的床太髒。」說到「太髒」兩字，她的臉紅了，少女們的臉也紅了，就連方寶玉的臉，也不覺微微紅了起來。

王大娘笑啐道：「你這小妮子，你懂得什麼？丫頭們，扶這位千金公主到我床上去──方少俠，你呢？」寶玉沉吟道：「我還有個義弟，在──」

王大娘笑道：「方少俠，你也未免太小瞧我了，這種事我還會要方少俠你操心嗎？你瞧，李名生不是已走了許久了麼？」寶玉道：「不錯。」

王大娘道：「我知道你那義弟老實得很，生怕我這些鬼丫頭逗他，就叫李名生拿了肉，提了酒，陪他在那裡喝酒聊天了。」

寶玉笑道：「大娘當真是想得周到。」

王大娘道：「人的身子，究竟不是鐵打的，方少俠你只管去好生歇一陣子，到了午時，我會去喚醒你的，就算方少俠有要緊的事，也不在乎這半日。」

於是又有個少女，將寶玉帶到一間雅室，寶玉一進去，趕緊關起了門──他委實有些怕。他不是怕別的，他只是怕這少女的嬌笑、媚眼──他祇怕這少女也要留在這房裡，不肯走了。

※※※

寶玉一關起了門，這少女面上笑容立刻消失不見，伸手輕輕一按，竟有一道鐵閘無聲無息，緩緩落下。然後她立刻轉身奔回花廳。

王大娘此刻亦是滿面秋霜，沉聲道：「鐵閘落下了麼？可曾驚動了他？」那少女道：「鐵閘剛上過油，半點聲音也沒有。」

王大娘道：「你和小七去將那十四口黑箱子全都提到車上，小三和小九去套馬，然後你們四個便將火種預備好。」

那少女道：「是──但──但──」王大娘皺眉道：「還有什麼事？」那少女道：「但咱們這麼就將這地方毀了，不太可惜麼，那姓方的又沒對咱們怎樣，咱們又何必如此。」

王大娘冷笑道：「你懂得什麼？捨不了孩子打不了狼，要想成大事，還在乎這幾間破房子──哼！姓方的一來，我就知道咱們在這裡耽不下去了，你聽他說的那幾句話，笑裡藏刀，有多厲害？」那少女趕緊陪笑道：「他再厲害，可也沒你老人家厲害，你老人家只不過燒了幾間房子，他可要將小命也燒死在這裡。」

王大娘道：「你知道就好──姓方的一死，中土武林中，還有誰是咱們娘兒幾個的對手？──你趕緊去吧！」

那少女道：「是。」四個少女走了，還剩下三個。

王大娘嘴角泛起一絲獰笑，道：「咱們從誰開始？」一個少女道：「我瞧那破鑼嗓子最不順眼，就從他開始好麼？」王大娘道：「好，就是他──他在那裡？」那少女道：「他在二姐屋裡。」

王大娘道：「咱們走──丫頭們，你們且瞧瞧大娘的手段，這些時咱們受那些臭男人的氣，可不是白受的。」

※※※

茅屋，疏落的建在小溪旁，茅屋與茅屋間，阻隔最少也有丈餘，茅屋四周，都有花樹圍繞著。走進這些茅屋裡的人，就好像到了一個單獨的小天地中，幾乎誰也不願意再走出這溫柔鄉了。

卻不知此刻這溫柔鄉已變作奪魂窟──此刻在這溫柔鄉中的人，真的誰也休想活著出來了。

花香四面，軟語銷魂。

第二間茅屋中的「半天雲」單毅成，早已忘記了方纔失敗的難受，亦不知東方之既白。突然，房門「砰」的開了。單毅成大驚之下，自床上躍起──此時此刻，他自床上躍起，那模樣的狼狽，自是可想而知。但他見到進來的只是王大娘，又不禁鬆了口氣，苦笑搖頭道：「大娘你何苦──」

一句話未說完，匹練般的劍光已劃了過來。單毅成大驚閃身，道：「你？」他身子閃得雖快，怎奈王大娘已對他身法瞭如指掌，他要往那裡躲，那劍光早已等在那裡了。

這次他一個字還未說完，劍尖已插入他咽喉。

鮮血，飛激而出，濺在雪白的床單上，就像是牡丹花似的，而單毅成不正也是死在牡丹花下？

少女們又驚又喜，道：「好快，一劍就了帳了。」

王大娘望著單毅成的屍身，冷笑道：「這些人只道我絕不會在短短半個時辰裡，學會他們的武功奧秘，是以全都將他們壓箱底的功夫老老實實告訴了我，卻不知我根本並非要學他們的武功，只不過是要摸清他們的武功路數──他對我武功一無所知，我對他武功卻瞭如指掌，我若還不能一劍令他了帳，這些年可真是白混了。」

少女驚笑道：「當今江湖的武林高手，你老人家豈非至少知道其中一半人的武功家數，這些人難道都要被你老人家──」

王大娘冷冷道：「不錯，這些人正都將要一一死在我手裡，但現在我還不忙──現在咱們再去找那一個。」

# 第四十七章 危難見真情

方纔陪著單毅成的少女，此刻已匆匆穿好了衣衫，片刻前的枕邊人，如今已變成死屍，她神情也不免有些異樣。但她卻仍然邊走邊笑著道：「孫玉龍就在隔壁六妹房裡。」

王大娘道：「好，就是他！」

雖已清晨，但那六妹房裡卻仍燃著燈，窗紙昏黃，靜寂無聲，屋裡的人，似乎已睡著了。一個少女掩嘴悄笑道：「不想這姓孫的這麼快就睡了」抬著王大娘軟兜的少女道：「你去踢他的門。」

那少女笑道：「我正好試試剛從匡新生那裡學來的鴛鴦蝴蝶腿。」話聲中，她身子已飛起，在初升的陽光下，在燦爛的花樹叢中，她彩衣飄飄，當真像是隻蝴蝶似的。但是她那隻穿著繡珠鞋的，纖美的腳，還未踢著門，那扇門已突然開了，一道銀光，自門裡急飛而出。

那少女做夢也未想到有此一著，大驚之下，那裡還能閃避，銀光過處，她嬌笑著的臉已血肉模糊。

少女們俱都花容失色，卻都咬住嘴脣，沒有驚呼出聲，就連那重傷的少女雖已疼得滿地打滾，竟也能咬牙忍住，這種超人的忍耐力，又豈是一朝一夕所能造成的，王大娘在這些少女身上，確實下過苦功。

孫玉龍「飛龍斧」在手，厲聲笑道：「王大娘，祇怕你還是將孫某看錯了吧？孫某雖然好色，但兩眼卻還未瞎，早已瞧破了你們的陰謀。」

王大娘微微笑道：「久聞孫玉龍是七竅玲瓏的心肝，平生從未吃虧上當，如今看來，果然是名不虛傳。」

孫玉龍目光轉動，緩緩道：「你若已瞧出孫某不是好惹的角色，此刻便該乖乖的讓開道路，但你只管放心，孫某立刻就走，絕不停留。」王大娘道：「別人呢？」孫玉龍詭笑道：「別人的死活，又與孫某何關？他們一個個既願死在牡丹花下，就讓他們去死好了，我又何苦多管閒事。」王大娘格格笑道：「你倒真是個聰明人。」孫玉龍道：「在江湖中打滾的人，若要活得豐衣足食，舒舒服服，做人便得做得聰明些，孫某做人若不聰明，那會活到現在？」

王大娘道：「既是如此──丫頭們，讓路，讓孫大爺過去。」

孫玉龍哈哈一笑，大搖大擺走了過來，他本走得極慢，但走到王大娘身側，肩頭微聳，飛掠而起。他本當王大娘口中雖放他，其實絕不會如此輕易放他走的，那知他身形掠起，王大娘還是動也不動。

孫玉龍這才放下了心，一掠兩丈，足尖點地，方待再次縱身，這一個起落後，他便可安安穩穩的走了。那知就在他新力未生，舊力已竭的這一剎那間，王大娘纖手突然一揚，掌中劍閃電般飛出，直打孫玉龍後背。

孫玉龍背後雖未生著眼睛，但聽得利刃破風之聲，大驚之下，擰身閃避，只是這時正值他下降的力量已竭，上昇的力量初發，他徒然想用第三種力量擰轉身子，這力量那裡還能運用如意。

力量一用蹩了，他身子雖擰轉一尺，卻不禁撲地跌倒，只聽一縷銳風，自他耳畔嗖的掠過──劍光擦過，這一劍他總算避開了。

孫玉龍方自暗道一聲僥倖，那知王大娘的第二柄劍，已無聲無息的緩緩飛來，到了他身後，突然轉急。只聽孫玉龍一聲慘呼，背後血光飛激，這一劍已穿入孫玉龍的背，竟生生將他斜斜釘在地上。

有個少女搖頭嘆道：「我只當這廝武功了得，那知卻如此不濟。」

王大娘笑道：「你當我這兩劍是容易閃避的麼？」

那少女道：「孩兒──」

王大娘截口道：「告訴你，這『子母追魂脫手劍』看來雖簡單，其實卻大不簡單，不但時間要拿捏的分毫不差，最難的是，第二劍後發卻要先到，第一劍先發卻得後至，不但要使他生出錯覺，還得算準他的方向。」

那少女道：「如此說來，這手法豈非和『子母金梭』有些相似？」

王大娘笑道：「不錯，這手法正是脫胎於『子母金梭』，但以三尺劍代替四寸金梭，這其中難易之別，相差又何止十倍。」那少女嘆了口氣，道：「現在我才懂了。」王大娘道：「只要時機恰當，普天之下，敢說沒有幾個人能逃出我這『子母追魂脫手劍』下，只是若沒有十分把握，這一著我是萬萬不會使出的──只因這一劍若是不能一擊而中，我自身便難保全身而退了。」

又有個少女問道：「方寶玉呢？你老人家看他能避得開這一劍麼？」

王大娘像是被人摑了一掌，得意的面容，突然陰沉了下來，她默然良久，嘴角才又泛起一絲微笑，是陰森森而殘酷的微笑。

她微笑著緩緩道：「我不知道──幸好我已永遠不必知道了。」

※※※

臥室，出奇的精緻，出奇的小巧。

這看來竟不像是陸上的房屋，而有些像是船艙──屋子的每尺每寸地方都被儘量利用了，絕沒有一尺浪費。遠比平常要小得多的一張床，塞在角落中，旁邊是小小的茶几，小小的凳子，小小的花架。然而，除了小之外，這屋子並無絲毫異樣。

方寶玉每樣都檢查過了。

錦被，是嶄新的，柔軟的，枕頭，是鵝毛的，舒服的，茶，是香甜的，純潔的，杯是乾淨的，細緻的。每樣東西都正常得很，沒有毒，沒有陷阱。

但是寶玉還是不放心。

他敲敲門，門是木板製成，不是鋼板。

他再敲敲牆，牆也是泥汙的，絕無疑問，看來，這只是間普通的屋子，這絕不會是害人的牢獄。

他若是要走，隨時都可走出去。

寶玉終於放心了，他甚至不免有些暗笑自己的多心，他深信自己若是看不出這裡有陷阱，這裡就必定是安全的。王大娘竟沒有害他之意，這倒是有些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想：王大娘莫非真的已不再害人？王大娘若是真的已改過自新，他自然出可原諒王大娘一些小小的過錯，更可以忘記王大娘昔日的罪惡。

寬恕，是美德，也是寶玉最願意做的事，他永遠都最能寬恕別人，雖然他並未見得能時常寬恕自己。於是，他的警戒鬆弛了。於是，他便感覺到有一種濃重的疲倦之意，侵入他四肢，爬上他眼簾──這兩天，他委實太累了。

那張溫暖而舒服的床，此刻對他委實是太大的引誘，他不能抗拒，也不想抗拒──他躺上床，睡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突然自酣睡中驚醒。他只覺心房「砰砰」跳動，心靈上像是有了警戒。他一躍而起。

但是這屋子裡的一切仍是安詳而平和的，那裡有絲毫改變？他這心靈的警兆，來得豈非有些奇怪？他靜下心，從頭細想，想來想去，也想不出王大娘曾經有什麼要害他的地方──一點也想不出。

此刻，他雖然仍有些疲乏，但理智清楚，四肢靈動自如，運用真氣，也運行無阻，他絕非中毒。正常的人，在這正常的屋子裡，自然是安全得很。但是，他心靈又怎會有了警兆？他有些奇怪，有些困惑，也有些好笑──

就在這時，他耳畔突然聽到一種奇異的聲音！聲音並不響，但卻十分奇怪，像是蠶食桑葉，又像是風吹枯林，一時間，他竟辨不出這是什麼聲音。也就在這時，他只覺屋子裡突然灼熱起來，不但熱，而且悶，就像是炎夏雷雨前的那一剎那。

這是為了什麼？

那又是什麼聲音？

寶玉已覺有變，一步竄出，舉手推門。他雖已用力，但一推之下，那扇門竟絲毫未動。門，竟已被人在外面反鎖住了。只是，這扇木板的門，又怎能關得住方寶玉？

寶玉微微冷笑，舉手一掌拍去，「喀喇喇」一聲，木板裂了，但那扇門，還是打不開。原來這雖是扇木板門，但在木板間，卻有鋼柵──鋼柵藏在木板間，用手去敲，自然聽不出異聲。

寶玉臉色有些變了，但心卻仍未慌，方待試試是否能扭斷那鋼柵，已有一股火焰從碎裂的木板間捲了進來。好凶猛的火勢！火來得好快！

寶玉雖然有一身不可思議的武功，但究竟不是鋼澆鐵打的身子，不由得被火勢逼得後退幾步。

那奇異的聲音更響了。寶玉現在自然已知道這是火燒的聲音。火焰，已將整扇門都燒了起來。

但寶玉還未絕望，用盡全力，向那牆壁撞去。泥汙的牆壁，那禁得他神力一撞，立刻也倒塌了。但牆壁間，也有鋼柵。烈火！立刻捲了起來。

牆壁，燃燒得出奇的迅快，只因這牆壁乃是最最易燃之物造成的──乾泥中大多是稻草。

但是那鋼柵，卻是燒不壞，推不倒的。火焰可以自鋼柵間燒過來，但人卻無法自鋼柵逃出去，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自鋼柵間逃出去。

毒計。

這是經過千思百慮的毒計，這是天衣無縫的毒計，事先，沒有一個人能發覺，事後，沒有一個人能逃避。

烈火，已使得這舒適的小屋子成了地獄。酷熱的地獄。

但方寶玉身上流著的卻是冷汗，他雖然智慧無雙，他雖然已不知逃脫了多少次生死一線的危機。但此時此刻，他卻再也想不出有任何逃生之計，眼見得他只有被活生生的燒死在這裡。

※※※

火燒得越大，死亡已來到眼前。

但方寶玉卻還是只有呆在那裡，動也不能動。

突然間，只聽得一聲驚呼響起。這呼聲乃是自左面的牆壁傳來，卻是小公主發出的。小公主此刻竟也顯然落入與寶玉同樣的危機中，寶玉想也沒有想，用盡全力，向左面的牆壁撞了過去。牆壁自然又倒塌了，露出鋼柵。

自那不可摧毀的鋼柵間，他瞧見了小公主的臉，那帶著無可比擬的美艷，無法描摹的驚恐的臉。小公主也瞧見了他。她瞧見了他，就像是在無邊黑暗中瞧見一絲光亮，狂風怒海中瞧見陸地，立刻嬌呼著縱身掠了過來。

在一霎時間，他們的身子，已隔著那鋼柵，緊緊擁抱在一起，他們的手，自鋼柵中穿過，抱住了對方的身子。流著冷汗的身子，顫抖著的身子。但此時此刻，對他們兩人而言，這冷汗，這顫抖，都已成了對方最大、最美、最好的安慰。

※※※

火焰，已將錦帳，繡被都燒了起來。鋼柵，也被燒得炙熱。但寶玉和小公主，卻似乎全未覺察，生像是只要能兩人擁抱在一起，縱是地獄，也可視作天堂。

這是真情流露的時刻。

他們的情感，交織著許多種原因，被自己用堤防鎖住，然而此刻，死亡卻有如一柄利劍，刺穿了這堤防。愛，已如洪流迸發。

小公主劇烈的顫抖著，以顫抖著的櫻脣，撫慰著寶玉的臉，一次、兩次、千百次、無數次──她顫抖道：「寶玉──寶玉──」她已說不出別的話，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呼喚這唯一可使她驚恐畏懼的心獲得安慰、滋潤的名字。

寶玉顫聲道：「你──你沒有事麼？」

小公主道：「我──我──你呢？你能逃麼？」

寶玉道：「你呢？」

小公主道：「我──難道你也和我一樣？」

寶玉道：「我和你一樣──我寧願和你一樣。」

兩人的語聲，俱是焦急、短促，帶著哽咽、喘息。

小公主更是淚流滿面，顫聲道：「你寧願和我一樣？」

寶玉道：「我若要死，最好的死法就是和你死在一起。」

小公主道：「你若能逃，會不會拋下我？」

寶玉道：「你說呢？」

小公主嘶聲道：「你不會的，不會的──是麼？」

寶玉抱得更緊，道：「我怎會拋下你，怎會拋下你？」

小公主滿佈淚痕的臉上，綻開一朵悽涼的笑容，道：「好，就讓我們死在一起吧──今天，我能聽到你說這話──我死也是甘心的。」

寶玉道：「我的心意，你以前難道不知道？」

小公主道：「我──我以前──」突然拼命搖撼寶玉的身子，放聲大哭道：「我以前對不起你──對不起你！」

寶玉悽然笑道：「今天能聽到你說這樣的話，才是我最開心的事。」

小公主道：「我知道我以前常常令你傷心，令你難受，但──但你知不知道，我對你那麼壞，只因為我太愛你。」

寶玉道：「我──」小公主道：「女孩子的心，男孩子總是不懂的，尤其是我。」

她再次放聲痛哭，道：「我只是個又自私，又多心，好強，又嫉妒的女孩子，我雖然愛你，但卻不願意聽別人說你比我強，我聽見這話，心裡就好像有毒蛇在咬著似的，我──我竟一心想毀了你。」

寶玉柔聲道：「好了，現在一切都沒有關係了。」

小公主道：「但你能原諒我麼？」

寶玉道：「原諒你？我根本從未怪過你。」

小公主道：「我變得那麼壞，你還是真的對我好？」

寶玉道：「我的心，是永遠不會變的。」

※※※

火勢越見猛烈。但兩人的熱情，卻較火焰更烈，更猛。

兩人靜靜的擁抱著，緊緊的擁抱著。

這時，他們四周幾乎已成了一片火海。

小公主喃喃道：「以前，我是最怕死的，但奇怪的是，現在『死』已在我面前，我反而不怕了，一點也不怕了。」

寶玉道：「死，本沒有什麼可怕。」

小公主道：「我非但不怕死，甚至還有些喜歡它。」

寶玉道：「你喜歡它？」

小公主道：「嗯！只因為若不是死──也許我永遠都不會對你說出我心裡的話──也永遠聽不到你對我說你心裡的話。」

寶玉悽然道：「死──的確奇妙得很──」

小公主道：「火──你快燒過來吧！快──此刻正是我心裡最甜蜜快樂的時候，我想我已能忍受身體上任何痛苦，我要讓你一寸寸燒焦我皮膚，我要和我所愛的人在一起，慢慢的死，寶玉，我真開心──你開心麼？」

寶玉道：「開心！」

小公主道：「是的，老天待我們總算不薄，使我們在臨死的時候，竟能同時享受到最大的甜蜜，和最大的痛苦。」

※※※

死亡，已伸開了雙臂。死亡的雙臂隱藏在火焰中，向他們擁抱過來。

突然，只聽一人大聲道：「古人說『朝聞道，夕死無憾』，你們兩個小娃娃此刻倒真有『朝聞愛，夕死無憾』的味道。」

寶玉、小公主齊地一驚，道：「是萬老夫人麼？」

那語聲苦笑道：「正是我老婆子，你兩人只覺死的開心，我老婆子卻覺死的太冤，你兩人可在黃泉路上結伴，我老婆子死了也是個孤鬼。」

寶玉道：「你在那裡？」

他問完了這句話，已自閃動的火焰中，瞧見了萬老夫人，右面的牆壁，也燒塌了，露出了鋼柵。萬老夫人，便在鋼柵後。原來這樣的房屋，一共竟有四間。

小公主仍未放開緊抱著寶玉的雙臂，幽幽嘆道：「反正已要死了，為何不死得開心些？──萬老夫人，你一向都很想得開，為何此刻竟偏偏想不開了？」

萬老夫人嘶聲道：「誰說反正已死了？誰說的？」她頭髮，衣衫上，都已燃燒起火星，此刻正如一頭垂死野獸般，在鋼柵後呼喝著，暴跳著。她呼喝著道：「若是換了別人，此刻祇怕已真的死定了，但方寶玉，你莫忘了，你不是普通人，你總能做出些別人做不到的事。」

寶玉黯然道：「我已盡力──」

萬老夫人怒喝道：「你已盡力？你盡了什麼力？你根本祇想死了算了，你覺得活著太苦、太累，你──你想偷懶！」

寶玉道：「我──真的已試過。」

萬老夫人道：「不錯，我也知道你方纔曾經試過，但現在呢？現在你為何不試試？你可知鋼鐵被火一燒，就會變軟。」

寶玉微微動容，道：「這──」

小公主卻柔聲道：「寶玉，莫要試了，她說的不錯，一個人活在世上，委實太苦，太累，人，既是難免一死，為何不在最開心的時候死？」

寶玉點首道：「何況──如此烈火──我──」

萬老夫人大怒喝道：「沒出息──兩個沒出息的東西，年紀輕輕，竟然就想死了，我老婆子這麼大年紀，還覺得活得很有意思。」

寶玉瞧了瞧她，又瞧了瞧小公主，垂首道：「我實已無能為力。」

萬老夫人道：「放屁！全是放屁──你只是失去求生的勇氣，你一心祇想逃避，逃避到那可惡的死亡中去。」

小公主閉上雙目，柔聲道：「死──多麼遙遠，多麼黑暗，又多麼甜蜜──在那無邊深沉的黑暗中，每個人都可甜蜜的休息。」

寶玉長長嘆息一聲，喃喃道：「累了──我也真累了。」

死，有時的確有一種奇異的吸引之力，就像是一個神祕的催魂者，引誘著人們奉獻出生命。

萬老夫人身上的火星更多，牙齒咬得咬吱作響。突然間，她竟仰天大笑起來。

※※※

小公主道：「你可是也已發覺了死亡的快樂，所以忍不住笑了出來？」

萬老夫人嘶聲道：「我笑──只不過是笑我自己瞎了眼，我一直當方寶玉是個英雄，是個人，那知道他竟是畜牲！」

寶玉劍眉一軒，但怒氣瞬即平復，道：「你罵吧，儘管罵吧，人世間的榮辱，只不過是過眼煙雲，只有死──死才是最最真實的。」

萬老夫人大聲道：「方寶玉，小畜牲！你可知我為何罵你？」

寶玉道：「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萬老夫人道：「人人都有父母，你可有麼？」

寶玉道：「有。」

萬老夫人道：「人人都見過自己的父母，你可曾見過？」

寶玉身子突然一陣顫抖，道：「我──我──？」他在襁褓中時，使被送到他外祖白三空家裡，他父母生得是什麼模樣，他委實全無記憶。

萬老夫人大呼著又道：「小畜牲，我再問你，你可知道你父母此刻在那裡？」

寶玉又是一陣顫抖，突也大呼道：「他們在那裡，莫非你知道？」

萬老夫人嘶聲笑道：「我若不知道，也不會對你說這番話了。」

寶玉用力掙脫小公主的懷抱，嘶聲道：「在那裡？他們在那裡？」

萬老夫人道：「小畜牲，你想偷懶，你想死──你既然要死，還問什麼？」

寶玉身子幾乎已全在火焰中，頭髮衣衫也已被火焰燃起，他咬牙瞪目，站在火焰中，看來既似天神，又似惡魔。他厲呼道：「你說！你說不說？」

萬老夫人冷冷道：「你既要聽，我也不妨告訴你，你的父母，此刻正在受著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寶玉身子如遭雷擊，連手足都起了痙攣。

他竟衝出火焰中，嘶聲道：「真的？你說的可是真的？」

萬老夫人冷笑道：「我為何要騙你？我為何要騙個將死的人？──反正你父母罪已受得久了，再受些日子，也──」

寶玉突然大喝一聲，衝將過去。

萬老夫人似有意，似無意，自鋼柵中伸出了長杖。

寶玉一把奪過了那長杖。

此刻他全身都已滿是火星，奪過長杖，奮力一揮。那已被烈火燒紅的鋼柵，竟在他這長杖神力一揮之下，有的變為彎曲，有的竟生生斷了。

寶玉一怔，竟不知是驚？是喜？是怒？

萬老夫人已掙扎自那鋼柵缺口處擠出，大呼道：「要救你的父母，就不能死。」

寶玉咬一咬牙，再次奮力，擊毀了小公主面前的鐵柵，然後，他狂吼著揮動長杖，向外面鋼柵擊去。

火焰，仍在繼續燒著。

但寶玉、小公主，萬老夫人都已在火焰外。

※※※

萬老夫人已躍入小溪中，不住拍掌大笑道：「痛快！好痛快！」

小公主木立當地，身上雖仍有火星在燃燒著，但她卻似已痴了，對身外的任何事，都已全無感覺。其實，又何止她一人，寶玉和萬老夫人，在這方自死亡中逃出的一剎那裡，又何嘗不是全然忘懷了所有的身外之事。

此刻，他們雖然逃出火窟中。

此刻，這整個花林，都已成了一片火海。

寶玉最先警覺，失色道：「這是怎麼回事？」

萬老夫人也已瞧見，大聲道：「不好，咱們還得逃。」

寶玉厲聲道：「我先問你，方纔你說的。」

萬老夫人道：「無論你問什麼，咱們都得先逃出這裡再說。」

寶玉微微一遲疑，拉著小公主，躍下小溪，沉聲道：「四面皆火，你我只有涉溪而出。」

萬老夫人道：「還是你聰明──快走！」

小公主情感似已完全麻木，但憑寶玉拉著她，在溪水中大步而行，幸好溪水不深，僅及他們的腰畔，林木、繁花、茅屋，都已化做火焰。

烈火，映紅了溪水，也映紅了天空。

飛揚的火焰，不時隨風飄落到小溪中。

寶玉揮動長杖，當先開路，一團團烈火碰著他凌厲的杖風，便碎裂為數點火星，宛如滿天花雨。

這是無比絢麗，無比壯觀的景象，然而，身在其中的寶玉、小公主和萬老夫人，卻是誰也無心欣賞。

烈火中，有一陣焦腐的氣息傳出，嗅之令人作嘔。

這卻是死亡的氣息──烈火中顯然有屍身在燃燒著。萬老夫人皺眉喃喃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王大娘的強敵大仇來了。──莫非──」突然，小溪旁有一聲呻吟。接著，一個人的身子自火焰中跌入小溪。

寶玉快步趕過去，扶起那人的身子，只見他衣衫已全被燒燬，肌膚也已將全被燃焦，唯有面目依稀可辨，此人駭然正是「寶馬神槍」呂雲。

寶玉失聲道：「呂兄──振作些──醒來。」

垂死的呂雲，被冷水一激，斗然清醒。他張開雙目，失神的瞧了半晌，呻吟著道：「方兄──方少俠，是你──真的是你麼？」

寶玉道：「是我，方寶玉，呂兄，你──你怎的變成如此模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呂雲慘然道：「完了──什麼都完了，只恨我不聽方兄之言，竟將我武功之秘傳給了那惡婦了，否則，又怎會輕易遭她的毒手？」

寶玉駭然道：「王大娘，這全是王大娘下的毒手？」

呂雲嘶聲道：「正是那惡毒的婦人！」

寶玉道：「熊大俠他們呢？」

呂雲道：「也──也全完了，早已完了，只有我還剩下最後一口氣，掙扎到這裡，但──但這又有什麼用？」

寶玉大聲道：「呂兄，你必須振作，你不會死的！」

呂雲悽然一笑，道：「我是不想死──但──」他語聲漸漸微弱，眼簾又緩緩合起。

寶玉大喝道：「呂兄，快醒來，你死不得！你還要復仇！」

# 第四十八章 玉階黃金宮

呂雲喃喃道：「復仇──火──好招！好一招『貫日虹』──我的胸，哎喲！胸口──王大娘！你好狠！」最後一聲慘呼出口，他身子一挺，再也不能動了。

寶玉木立在水中，火花，飄落在呂雲的屍身上，也飄落到他的髮上，肩頭，他目中也燃起了怒火。萬老夫人喃喃道：「不想呂雲竟是死在『貫日虹』這一招下，不想王大娘竟也學會峨嵋派這一招不傳之秘，好毒，這婦人好毒辣，殺了人，還要放火，她如此做法，莫非真想將整個武林一網打盡？」

寶玉切齒道：「無論如何，我也放不過她！」

萬老夫人冷冷道：「你不能放過的人，何止王大娘？那白衣人你能放過麼？火魔神，白水娘又如何？但此刻你若死了，也只有眼瞧著別人──」

寶玉仰天大呼一聲，喝道：「我向蒼天發誓，無論如何，方寶玉是不會死的！」喝聲之中，他又邁步向前走去。

※※※

火勢雖狂，但卻燃不著流水，流水，也永不會因任何原因改變方向，於是，寶玉在流水中走出了火窟。

火焰，已被隔斷在山丘後。

仰視穹蒼，雖仍是被火映成赤紅色，但大氣間卻已無那種令人窒息的熱意，死亡的危機，已過去了。萬老夫人平躺在地上，不住喘息，除了胸膛喘息而起伏，她身子動也不動，她委實不願動了。

小公主悄悄撕下了一角衣襟，正悄悄在擦著臉，但精神仍是健旺的，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她都不願被寶玉瞧見她狼狽的模樣。

寶玉，神情自也不免有些狼狽，但精神卻是健旺的，萬老夫人的喘息尚未平復，他便已大聲道：「站起來，走吧！」

萬老夫人道：「站起來？你現在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站不起來，我要好生睡一覺，睡上個三天三夜。」

寶玉道：「你此刻睡不得。」

萬老夫人道：「為何睡不得？你們要走，只管走吧，我──」

寶玉道：「我要走，你也要走！」

萬老夫人笑道：「為什麼？我兒子都不要跟著我，你為什麼要跟著我？江湖中都知道我老婆子是一向獨來獨往的孤鬼，你──」

寶玉道：「只要你帶我見過父母，我便不再攔你。」

萬老夫人眨眨眼睛，道：「你的父母？──你做兒子的尚且不知他們在何處，我老婆子又怎會知道？」

寶玉突然拉住了她的衣襟，將她自地上提了上來，怒道：「你不知道？你方纔說的是什麼？」

萬老夫人早已鬼叫了起來，道：「方纔我那裡說了什麼？我只說你父母此刻正在受苦，可沒說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受苦呀！」

寶玉的臉，突因忿怒而變為赤紅。這是從未有的現象，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面色卻未曾如此劇烈的改變過，而此刻，他甚至連身子都起了顫抖。

※※※

他顫抖著道：「你──你竟敢捉弄我？你──你──你竟敢以這種事來捉弄我？」

萬老夫人道：「我──我──」她雖然老奸巨滑，能言善道，但瞧見寶玉如此激怒之態，竟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從不發怒的人，怒氣往往最是可怕。

寶玉嘶聲道：「你若在別的事上騙我，也倒罷了，但此等事──此等事──」

突然間，一隻纖柔的手掌，輕輕按住了他肩頭，一個溫柔的語聲，輕輕在他耳畔低語道：「放開她吧！」

寶玉怒道：「放開她？」

小公主柔聲道：「她縱然騙了你，也可算是為了你好。」

萬老夫人趕緊大叫道：「是呀，我老婆子是為了要救你性命，才說那番話的。」

寶玉手掌漸漸放鬆──

小公主緩緩接道：「何況，我們若是急著到白水宮去，有她帶路，豈非方便的多。」

寶玉終於嘆息一聲，完全放開了手。萬老夫人卻又變了顏色，大聲道：「要我帶路──我──我老婆子可不知道白水宮在那裡？」

小公主道：「你若真的不知道白水宮在何處，你便是個完全無用的人了。」

萬老夫人道：「正是，我本就是個無用的人。」

小公主笑道：「無用的人，活在世上是糟塌糧食──你是聰明人，你不妨想想，你若對我們完全無用，我還會讓你活在世上麼？」

萬老夫人本已站起，此刻又「噗」的坐了下去，苦著臉道：「我──」

小公主笑道：「白水宮在那裡，此刻你可是已知道了？」

萬老夫人突然翻身跪下，道：「小公主，好公主，你就饒饒我這可憐的老太婆吧，我若將別人帶到白水宮去，你想我還活得成麼？」

小公主道：「你若不帶去，現在就活不成了。」

萬老夫人顫聲道：「求求你，我知道你良心最好的，絕不會逼一個可憐的老婆子的，我又老，又苦──又是個寡婦，非但沒老公，連兒子都不要我──」說著說著，她竟真的聲淚齊下，痛哭流涕起來。

但無論她說得多麼可憐、哭得多麼傷心，小公主卻只是冷冷的瞪著她，嘴角也還帶著那份冷冷的笑容。

萬老夫人連哭帶說，連說帶哭，直折騰了額飯工夫。小公主甚至連臉上笑容的形狀都未改變過。

※※※

萬老夫人突然反手一抹眼淚，道：「我難道真的無法打動你？」

小公主笑道：「你不妨再試試。」

萬老夫人眼淚頓時不流了，一躍而起，恨聲道：「好！小丫頭，你就跟我老人家走吧！」小公主道：「你早就該認命了。」

萬老夫人道：「但這段路途卻長得很，這一路上，你若被我老人家尋著機會逃了，便再也休想有第二次──」小公主含笑截口道：「你放心，你只要能自我手上逃得了，就算你本事，我絕不再找你。」

萬老夫人道：「好！」抬起頭，大步而去，剎那間，她就像是換了個人似的。

寶玉暗暗忖道：「此人當真是善於變化，也虧有小公主──」瞧了小公主一眼，忍不住走過去，道：「多謝。」

小公主瞪了他一眼，神情竟立刻變了，甚至連那份冷冰冰的笑容，都已消失不見，只是冷冷道：「你謝我做什麼？這些事我又不是為你做的。」

寶玉怔了一怔，道：「但──你們──」

小公主道：「將你帶到白水宮，是我的責任，除此以外，我和你便再也沒有什麼別的關係，你不必謝我，我也不必謝你。」寶玉道：「但──但方纔你還說──」

小公主冷笑道：「方纔？哼！方纔的事，早已過去了，你既已不會死，我也死不了，那些話，便全部算不得數了。」突然扭轉身子，跟著萬老夫人走去。

寶玉怔在當地，當真有些哭笑不得。他怔了半晌，唯有苦笑自語道：「我只當萬老夫人善於變化，那知還有人變得比萬老夫人更凶，但無論她如何變化，我以不變應萬變，想來總是最好的法子。」

※※※

萬老夫人落在小公主掌中，當真是倒霉透頂──她縱然使出了渾身解數，還是逃不了。半夜，她明明瞧見小公主已睡著了，但只要她一翻身站起來，小公主的眼睛也立刻張了開來。那就好像有一根無形的繩子，綁住了她的腳似的，她只要稍為動一動，小公主立時就察覺。

清晨，萬老夫人要解手。小公主便道：「去吧！」萬老夫人見到小公主竟未跟著她，暗中不禁大喜，一關起門，便趕緊自窗子裡翻了出來。那知小公主就偏偏會又在她面前出現，偏著頭，負著手，笑嘻嘻的瞧著她，笑嘻嘻道：「完了麼？」

除了睡覺和解手的時候，小公主那雙又圓又亮又迷人的眼睛，更是永遠在瞧著她，盯著她。

有時萬老夫人故意要繞遠路，兜圈子。小公主就會在有意無意間喃喃自語道：「若有人想繞遠路，兜圈子，那她可就真是找罪受，反正逃不了的，何必不將我們快快帶去，那時再逃，還有誰會追她？」

這樣過了兩、三天，萬老夫人實在服了。她苦笑著道：「小公主，你可真是我的小祖宗，我老婆子從來沒有服過人，此番可真服了你啦！」

小公主笑道：「好說好說！不知還有多久才到得白水宮？」

萬老夫人沉吟道：「兩天──最多還有兩天。」

寶玉忍不住插嘴道：「原來這白水宮就在這中原之地。」

萬老夫人道：「你本當在那裡？」寶玉嘆道：「江湖中傳言，委實將那地方說得神祕了，使得人只道那『五行魔宮』必定在海外神山上，虛無飄渺間──」

萬老夫人道：「如今你又作如何想法？」

寶玉道：「如今──想來那『五行宮』，最多也不過只是隱藏在某處深山秘林中的幾幢房屋而已，建築得或許與廟宇有些相似──或許比廟宇更輝煌。」他微微一笑，道：「我猜得不對麼？」

萬老夫人緩緩道：「世上本有些極為普通平凡的事物，經過傳說的渲染後，而變得神祕起來，再加上人們的幻想，這些事物就更動人，幾乎變成神話。」

寶玉道：「這些話本是我方纔說過的。」

萬老夫人道：「但有些本只應存在於神話中的事物，卻也會存在於世上，這些事物，你若非眼見，是萬萬難以相信的。」

寶玉動容道：「五行宮莫非便是如此？」

萬老夫人慢吞吞道：「我老人家可沒說過這話。」

寶玉道：「那──那五行宮究竟是──」

萬老夫人道：「你反正就要見著的，此刻又著急什麼？」

寶玉道：「我只是希望──」

萬老夫人嘴角現出一絲神祕的笑容，緩緩道：「你此刻最好什麼也莫要希望，莫要去想，無論如何，你見著那『五行宮』時，總會大吃一驚就是了。」寶玉喃喃道：「真的？大吃一驚？」

他轉身走到窗前，默然半晌，喃喃道：「現在──火魔神的門下必定以為我失信，或是失蹤了，必定會到處尋找於我──而鐵髯道人他們，到了大名府後，也必定會到處尋找火魔神的屬下，他們也萬萬想不到我會自己覓路而走的。」

萬老夫人道：「你猜他們能去得成白水宮麼？」

寶玉長嘆道：「這就難說了──但願他們去不成才好。」

突聽一人陰惻惻笑道：「看來只怕你要失望了。」

※※※

這時，正是夜深人靜。

此地，正是山村邊，山麓下一間小小的客棧，這窗子雖然面對滿天繁星，卻也面對著無邊黑暗。

窗外，不遠處便是一片野竹林，雜亂的，茂密的竹林，漏不下星光，笑聲，便是自黑暗的竹林中傳出來的。

竹林後，便是起伏的山巒──綿亙不絕的太行山。

名山、荒村、野店、深夜──這本足夠使任何尋常的笑聲都變得陰森刺耳，何況，這笑聲本就帶著一股懾人的寒意。

萬老夫人一步竄到窗前，道：「是──是什麼人？」她不但臉色變了，就連聲音也變了。

寶玉卻微微笑道：「這是什麼人？你還猜不出來？」

萬老夫人道：「誰？誰──」

寶玉沉聲道：「火魔神，你還不出來？」

竹林中哈哈笑道：「好耳力，果然好耳力。」刺耳的笑聲中，一個人緩步而出，在這淡淡的星光下，他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團火焰──一團妖異的鬼火。

寶玉道：「你來得正好，我──」

火魔神大笑道：「你方纔的話，全說錯了，我早知你必定不會失信，更不會失蹤，也未曾辛苦的到處找你。」

寶玉道：「那──你怎知我在這裡？」

火魔神道：「有小公主在你身旁，我怎會失去你的行蹤？你雖尋不著我，但我卻隨時可以尋得著你們。」

寶玉面色突然改變，轉目望向小公主，道：「原來──原來你一路上都留下了標誌？」

小公主冷冷道：「不錯，這本是理所當然之事，你又有何好吃驚的。」

寶玉道：「我只當你總會告訴我。」

小公主冷笑道：「告訴你？我為何要告訴你？我早就說過，這是我的責任，除此之外，我和你便再也沒有別的關係。」寶玉默然半晌，長嘆道：「不錯，是我錯了。」

萬老夫人「嗤」的一笑，喃喃道：「多情自古空遺恨，小伙子，我看你──」

寶玉突然大喝一聲，道：「火魔神，你說我還有何失望之處？」

火魔神緩緩道：「你只望鐵髯等人去不成白水宮，但他們卻早已去了──非但早已去了，此刻祇怕已──」

寶玉聳然動容，截口道：「他們早已去了？是誰指點他們路途？」

火魔神道：「便是本宮。」

寶玉道：「是你？你本來豈非不願他們來的，此刻為何又──」

火魔神陰惻惻一笑，道：「他們既然一心要去送死，我又何苦不索性成全他們，嘿嘿！他們殺了我屬下九人之多，我雖無法報復，但借刀殺人一計──哈哈──哈哈──」這得意的狂笑聲，委實勝過任何惡毒的言語。

寶玉竟似呆在這狂笑聲中，說不出話來。良久良久，他方自喃喃道：「去了又有何妨？以他們幾人的武功，天下有何處不可去得？──他們無論走到何處，也不會吃虧的。」

萬老夫人突然嘻嘻笑道：「可笑呀──可笑！」

寶玉道：「這又有何可笑之處？」

萬老夫人道：「我老人家不是笑別人，笑的只是你。」

寶玉道：「我有什麼可笑之處？」

萬老夫人道：「我笑的你明知他們已是凶多吉少，卻偏偏還要自己騙自己，自己安慰自己。」

寶玉厲聲道：「我說的乃是實情。」

萬老夫人道：「實情？嘿嘿！我問你，憑火魔神、木郎君等幾人，比之鐵髯等幾人又如何？火魔神等人既然都被趕了出去，鐵髯──」

寶玉不等她話說完，已飛身掠出窗子，掠到卓立在星光下的火魔神面前，一把捏著他的臂，嘶聲道：「他們已去了多久？」

火魔神獰笑道：「許久了──許久了，你縱然此刻就去，也趕不及了。」

寶玉身子一震，又呆了半晌，大喝道：「白水宮究竟在那裡？此刻你總可說出來了吧！」

火魔神緩緩道：「你先抬起頭。」

寶玉緩緩抬起頭來，只見滿天星光，巍峨山影，他忍不住道：「抬起頭又怎樣？」

火魔神道：「你瞧見了什麼？」

寶玉道：「天！星──」

火魔神道：「還有呢？」

寶玉道：「還有──哦，山，雲山──」心念一閃，失聲道：「莫非這白水宮便在這太行山裡？」火魔神緩緩頷首道：「不錯。」

寶玉扭轉身子，似乎便要飛掠上山。

火魔神卻已又道：「但你若是一人前去，縱尋上三五個月，也是找不到的。」寶玉道：「為什麼？」

火魔神沉聲道：「雖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太行山綿延百里，以你一人之力，若想尋遍每一小峰，祇怕還不止三五個月。」

他冷冷一笑，接道：「何況你縱然尋遍每一山峰，也未必找得到。」

寶玉一跺腳，道：「既是如此，你為何還不快快帶我──」

突聽小公主輕叱道：「你跟我站住！」

原來萬老夫人已想悄悄溜走。此刻她左腳在前，右腳在後，強笑道：「有了火──火宮主帶路，我老婆子可以走了。」

小公主道：「誰說你可以走了？」

萬老夫人道：「既已有人帶路，還要我老婆子何用？」

寶玉道：「瞧在萬大俠之面，讓她走吧！」

萬老夫人道：「不錯，好姑娘，放了我吧！」

小公主緩緩道：「放了你？好讓你先趕到白水宮去通風報信？──好讓你去想些奸計，在一路上害我們？」她冷笑一聲，接道：「若是換了別人，委實可以放走了，但是你──你不行，你的花樣太多了，我只有將你留在身邊，才能放心。」

萬老夫人倒退幾步，噗地坐在椅上，喃喃道：「你何必定要害我──你何必定要害我──」

小公主道：「這只能怪你昔日害人害得太多了。」

萬老夫人嘆了口氣，抓了把挑子、梅子，全都塞在嘴裡，在這一路上，她早已又將口袋都裝滿了。

小公主道：「你還有何話說？」

萬老夫人嘟嘟喃喃道：「我還有何話好說？碰到你，算我老人家倒霉就是了，奇怪，人家心情壞時，吃不下東西，我怎地心情越壞，吃得越多？」

※※※

霧，濃霧。

這已是太行山的山峰，四面，俱是乳白色的濃霧──寶玉在清晨的濃霧中上了山，始終都在濃霧的包圍中。

此刻，山已高，他甚至已分不清這是雲？是霧？

火魔神已走了，他說：「我已無須上山，當在山下靜候佳音。」

此刻，雖仍有小公主，萬老夫人在他身畔，但寶玉站在這高山上，迷霧間，心頭卻不禁油然生出一種寂寞蕭索之感。

放眼望去，山影巍峨──雄壯的，巍峨的山峰，在迷霧中顯得有說不出的飄渺，說不出的虛幻。

他眼中所瞧見的，似乎已再沒有一樣東西是真實的，就連站在他身畔的小公主，看來也是那麼遙遠。

此刻，唯一真實的，只剩下他自己──他自己心頭的感覺，這是一種奇異的感覺──任何言語都難描摹。

只剩下最後一條路了。

目的，已在眼前。

許多日子來的期待，已將結束，幻想中的一切，已將變為真實──而真實，卻突然變得如此虛幻。他微覺迷惘、寂寞，卻又難免興奮、激動。他猝然回頭道：「還要往那裡走？」

萬老夫人似乎也有些迷醉，隨手往上面指了一指，寶玉順著她手指處望去──霧。她指的只有霧，濃濃的霧，乳白色的霧。

寶玉皺眉道：「你莫非認錯了？」

萬老夫人道：「沒有錯。」

寶玉道：「但那裡沒有路，那裡只有霧。」

萬老夫人嘴角泛起一絲神祕的笑，緩緩道：「神話中的王宮，自然就該在霧之山峰上。」

寶玉動容道：「霧之山峰？」

萬老夫人喃喃道：「不錯，霧之山峰，飄渺虛空。」

寶玉變色道：「你莫非在說那『五行宮』只不過是飄渺虛空的傳說？」

萬老夫人道：「虛即是實，真即是假，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小公主叱道：「這婆子瘋了，莫要聽她的。」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不錯，我瘋了，我要瘋了！」小公主道：「但此時此刻，你卻瘋不得，快──」

萬老夫人突然截口問道：「此刻是什麼時候？」寶玉道：「祇怕已過午時。」

萬老夫人道：「快了──快了──你就快看見了。」

寶玉道：「什麼時候？」

萬老夫人道：「還沒到時候，你著急也無用。」她竟然盤膝坐了下來，寶玉縱然焦急，卻也無法可施，抬頭望去，霧，似乎更加濃了。但是，這時濃霧已漸漸現出一圈光暈，七彩的光暈。

※※※

光暈漸大，色彩也漸漸絢麗，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山峰，浮沉在這燦爛輝煌，絢麗無方的七彩光暈裡，似有似無，似真似幻。

這當真是神話般的美，美得已近莊嚴，美得令人窒息，美得令人忍不住要生出崇敬之心，幾乎要跪下去，向它膜拜。但萬老夫人方纔手指之處，卻還是一團迷霧。

突然間，一道強烈的金光，撕裂了濃霧，撞碎了那七彩的光暈，箭也似的筆直照向那團沉沉的迷霧。金光照射之處，果然出現了奇景。

一條有著無數級石階的道路，竟奇蹟般在迷霧中出現了，在這光芒映照下，金光燦爛，眩人眼目。

寶玉竟已不由自主被這奇景所懾，呼吸都似已停止。

小公主失聲道：「呀──果然在這裡。」

萬老夫人喃喃道：「這就是霧之山峰──這就是霧之奇蹟，他終年都隱藏在濃霧裡，每天只不過出現一次，每次只不過短短的一瞬。」

寶玉嘆道：「奇蹟──果然是奇蹟──」

萬老夫人道：「你如今可相信了麼，世上畢竟是有些接近神話之處的，老天爺造物之神妙，畢竟也不是你們這些自作聰明的人所能想像。」

寶玉跟瞧著這霧般的山峰，這黃金般的石階，不知不覺間，竟似有些痴了，久久都不能動彈。

而此刻，眩目的金光，似已漸漸黯淡。

萬老夫人突然一躍而起，大聲道：「要走就得快走，不然，這霧峰便又要瞧不見了。」

方寶玉此刻所站立之處，本已是山之巔。但這霧之山峰，卻更高──它就像是在空中奇蹟般突然昇起來的，群山之巔，俱都在它腳下。

寶玉隨著萬老夫人，在迷霧中又走了將近一個時辰，穿過了迷林，走過了迷谷，越過了山巔。

然後，那謎樣的石階又突然呈現在他眼前。

無數級石階。

寶玉縱然用盡目力，也瞧不見頂──頂上霧色淒迷，白雲氤氳；這石階竟似筆直通向天上。

# 第四十九章 無畏上天梯

石階前，是一道青石的穹門，門上刻著字：「迷峰天梯」。

到了這裡，萬老夫人又似變了個人似的，垂著頭走上去，每步都走得宛如用盡了平生氣力似的。

石階是平滑的，兩旁，生滿了奇異的碧草。走了數十步，石階兩旁，便不時可瞧見有折斷的刀劍，死人的白骨，隱現在長草之間。碧草如墨，白骨磷磷，再加上氤氳的雲，淒迷的霧，神話般的天梯，以及那久已深入人心的種種傳說。這一切，便混合成一種懾人的，奇異的魔力，足以使任何人連心底深處都顫抖起來，足以使任何人冷入骨髓裡。

萬老夫人喃喃道：「你可瞧見了麼？這些，就都是想妄入白水宮的人，這些死人骨頭，在生前的名聲，未必會比你方寶玉小。」

寶玉皺眉道：「這裡難道連掩埋──」

萬老夫人冷冷截口道：「為何要掩埋，留著給後人瞧瞧多好，讓後來的人也好知機──其實，你縱然知機，但到了這裡，也休想回去了。」

寶玉目光一轉，道：「那只怕不見得，我此刻若想回去，有誰知道？」

萬老夫人道：「白娘娘是何等人物，她老人家當真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你以為你走在這裡無人知曉，其實她老人家早已知道了。」

寶玉突然大笑道：「原來你這番話，並不是說給我聽的，你自知帶人來犯了過，所以趕緊先拍拍馬屁，一心只望她真的能聽見，其實──」

萬老夫人道：「你以為她老人家聽不見？」

寶玉道：「她又不是神仙，怎會聽得見，看來你這心機是白費了。」話猶未了，突聽一人道：「你錯了。」這聲音又輕、又柔、又美，但入耳卻清晰已極，這時四下渺無人蹤，但這聲音卻似就在耳畔。

寶玉可真是確確實實吃了一驚，腳步立刻停頓。

只聽那語聲緩緩接道：「你害怕了麼？不敢上來了麼？」

寶玉怔在當地，萬老夫人卻早已撲地跪了下去。

不錯，在這氤氳的雲霧中，在這無盡的天梯下，這語聲，的確有一種神奇的魔力，足以懾人。但此刻呈現在寶玉面上的，卻絕非敬畏之色，而是一種奇異的興奮之態，似乎已了解了什麼。

只聽那語聲道：「萬黃英，抬起頭來。」黃英，自然就是萬老夫人的閨名。

萬老夫人不想抬頭，卻又不敢不抬頭，那語聲道：「你知罪了麼？」

萬老夫人顫聲道：「我知罪了──我不該帶人來的，求求你老人家──饒了我──饒了我吧！」

那語聲道：「饒了你？」

萬老夫人以首頓地，嘶聲道：「饒了我吧！我──我又老，又無用，只不過是一條無用的老狗，你老人家殺了我，也算不得什麼？」卑屈的，嘶裂的呼聲，迴蕩在淒迷的雲霧間。但直到這呼聲餘音消逝，天梯盡頭，仍寂無回應。

雲，氤氳，飄蕩，無盡的天梯，看來彷彿更高了。高得令人不得不屈膝在它足下。

※※※

過了良久，那語聲終於再度響起：「走，走吧，你這樣的人，本也不值得殺的。」

萬老夫人大喜道：「多──多謝你老人家。」

那語聲道：「但你此番下山，要一直的走，不准停留，不准回頭，你要走得遠的，走出海外，出海之前，不准你開口說一個字。」

萬老夫人頓首道：「是，遵命。」

那語聲緩緩道：「你只要說出一個字，我便會知道的，你若還敢停留在中途，我也知道的，那時，你想死也死不了啦！」

萬老夫人只覺喉嚨、嘴脣出奇的乾燥，用盡氣力，也說不出一個字來，只有在喉間發出負傷野獸般的哀鳴。

那語聲道：「好，走吧！」

萬老夫人一躍而起，頭也不回的衝了下去，甚至不敢再多瞧方寶玉與小公主一眼──她幾乎是滾下去的。

那語聲突然輕喚道：「方──寶──玉──」

寶玉到此時才真的吃了一驚，道：「你──你知道我──」

那語聲笑道：「我自然知道你，你還遠在千里外，我已知道你必定會來了，什麼事都瞞不過我，你吃驚了麼？」

這神祕的語聲，初次笑了出來。笑聲更有如風振銀鈴，珠落玉盤，使人根本用不著見到她自己，只聽得這笑聲，就願意為她犧牲一切。就連小公主，雖是女子，亦不禁神醉。

寶玉嘆道：「你果然是非凡的人。」

那語聲柔聲道：「你此刻下去，還來得及。」

寶玉笑道：「是麼？我只當已來不及了。」

那語聲道：「你且抬起頭來瞧瞧。」

寶玉抬頭望去，這才發現面前又有一道高聳的石門，圓形的穹頂，顯得非凡的輝煌、美麗。這是件無懈可擊的建築物，每一方石塊的構造，都毫無瑕疵，但就在這上面，又有著令人膽寒的刻字：「一入此門，再世為人。」

那語聲緩緩道：「你可瞧清楚了麼？」

寶玉笑道：「這麼大的字，我怎會瞧不清？」

那語聲道：「你還要上來？」

寶玉笑道：「你若下來，我就不上去。」

那語聲嘆道：「但願你莫要後悔才好。」於是，語聲便又奇異的消失，不復再聞。

寶玉回頭瞧了小公主一眼，大步走了上去。他雖也明知自己一入此門，縱然生回，自己一生的命運，也祇怕將要改變──祇怕真的要有如「再世為人」。但他還是大步而上，他腳步並無絲毫遲疑。

※※※

萬老夫人對那水宮主人的懼怕，委實已深入骨髓。她果然不敢停留，不敢回頭，她不停的走著，甚至連睡覺都不敢睡，懼怕，就像鞭子似的，不停的鞭打著她。恐懼的力量，有時當真能勝過一切。

到了濟河時，她人已幾乎不成了模樣。濟河乃是黃河渡口，從這裡，到海灣，乃是黃河中可以通船的一段，是以這渡口船桅林立，不遜長江。

萬老夫人長杖早已不見了。她劈了段樹枝，當作枴杖，蹣蹣跚跚走到渡口，瞧她失神的目光，憔悴的面容，襤褸的衣衫。祇怕已很少有人再能認得出這可憐而齷齪的老太婆，便是武林中那大名鼎鼎的萬老夫人了。

她正也不希望別人認得她。

渡口，有個敞著衣襟的大漢，正在大聲吆喝著：「吃飯要吃白米飯，坐船要坐太平船──要往省城、濟陽、青城、利津的客人，快上咱們這艘太平船呀！」

他身旁還有個小夥計，也在吆喝著道：「這可是最後一班船了，錯過了就得等三天。」

萬老夫人搖搖擺擺，走了過去。她已不願再走路，她走不動了。但那船家卻伸出一條鐵也似的胳膀，擋住了她，道：「喂，我說老婆子，你要幹嗎？」

萬老夫人搖搖頭──她不敢開口，不敢說話。她總覺得有一雙令人銷魂的眼睛，就在她身後盯著她。

那船家冷笑道：「憑你這副模樣，莫非也想搭船麼？告訴你，這船錢你是付不起的，咱浪裡花也從來不做好事。」

萬老夫人搖搖頭，又點點頭。

那船家怒道：「臭老婆子，聽見沒有，滾呀！」伸出一隻蒲扇般大的手掌，就往萬老夫人推。

萬老夫人冷冷的瞧著這隻手，只要這隻手碰著她衣服，這隻手以後祇怕永遠也莫要想再動一動了。

但就在這時，萬老夫人突然感覺到有人到了她身後。此刻，碼頭上的人本不少，但此刻來到她身後的，卻斷然和碼頭上這一群凡俗庸碌的人不同。她背後似乎驟然被一股凌厲的霸氣所侵襲，在這一凡庸的人群中，她驟然覺出有個武林高手已到了她身後。

這是武林高手遇著另一高手時特異的直覺。她身形不由自主，快如閃電般向左跨出兩步。那船家的手自然推了空，吃驚的瞧著她。

而萬老夫人卻以眼角向身後那人偷偷一瞥。只見此人身高八尺，魁偉出眾，頭戴笠帽，緊壓眉際，身上披著件紫紅色的「一口鐘」，幾乎蓋住了腳。

他雖然站在那裡沒有動，但那股凌人的氣勢，卻逼得四下凡庸的人群，俱都垂下了頭，不敢多瞧他一眼。

萬老夫人一眼就認出了他！公孫紅，這是「天龍棍」公孫紅！

雖然有笠帽緊壓眉際，身上的衣著，雖然也和泰山之會所見大不相同，但這威猛的氣勢，卻是永不會變，掩飾不住的。

萬老夫人也立刻垂下了頭。

公孫紅也瞧了她一眼，顯然也因這齷齪的老婆子方纔那閃電般一躍而有所動心──那一躍實是不同凡俗。但此刻的公孫紅，卻似有重重心事，無暇再顧及別的，所以他只是含著詫異的眼色，瞧了一眼，便放過了。

那船家已陪笑道：「客官是要搭船麼？」

公孫紅道：「是。」語聲微頓，突似想起什麼，又道：「莫要難為這位老婆婆，她的船錢算我的。」

※※※

船艙中，煙霧騰騰，有股燠熱之氣。

這艘船雖然不舊，造的也頗堅固，但船艙卻極簡陋，只在左右兩邊，擺著兩行長條木凳。此刻，長凳上並沒有坐滿人，只因有些人已在艙中間擺開了行李，躺著，坐著，抽著旱煙。

公孫紅端坐在長椅上，就像是座鐵塔似的。萬老夫人佝僂著身子，垂著頭，走進了船艙，走過公孫紅面前時，怯怯的行了個禮，她還是沒有說話。公孫紅又瞧了她一眼，點了點頭。萬老夫人已在角落中，曲著身子坐下了。

此後，陸續地又上來幾個客人，船艙中更熱，更悶，但那船家還不滿足，還要繼續往上拉客。

公孫紅卻似等不及了，突然大聲道：「快開船，船錢不夠，都算我的。」

船，這才總算啟碇了。

船艙中也總算有了些微風，於是搭船的客人，也活動起來，有的搭訕著和人聊天，有的拿出西瓜子、落花生來，與身旁的人共享──在旅途中，陌生人往往最容易成為朋友，雖然等到旅途結束時，彼此又很容易的便忘懷了。

公孫紅仍端坐著，沒有人敢找他搭訕，他自然也不會去找別人，他濃眉深皺，似是在尋思，出神。

萬老夫人不時偷瞧他一眼，心裡在奇怪：「他卻是要往那裡去？心裡又有何心事？」

風很大，而且是逆風，船只有成「之」字形斜斜的走──由左岸斜斜渡過去，再由右岸斜斜往上。

夕陽滿天，將大河映得金光閃爍，更是壯麗。

自艙窗中望出去，兩岸景物如畫，河上船舶往來，萬老夫人奔波辛苦，到此刻心情才覺輕鬆了些。

辛苦操作中的船家，卻已累得滿頭大汗，脫下了衣裳，夕陽照在他們精赤的古銅色肌膚，風，吹乾了汗珠。

船，艱苦的往前走──由右而左，由左而右。

照例，船離河岸還有兩三丈時，便要回頭。但，突然間，岸上突然飛起一道長索，宛如長了眼睛般，不偏不倚，套在船頭的木樁上。

船家變色驚呼，道：「什麼？幹什麼？」

河岸上沒有人答話，但這艘船，卻被拉得直往河岸邊靠去──若沒有千斤氣力，怎拉得動這艘船。

這時不但船家慌了，船客們也慌了，亂成一團，有的已奔出艙，擠到船頭上，紛紛問道：「什麼事？──什麼事？」究竟是什麼事？誰也不知道。

萬老夫人不由自主，又偷偷瞧了公孫紅一眼，只見公孫紅雖然端坐未動，但面上卻似已變了顏色。

※※※

船，終於被拉得靠了岸。

夕陽下，只見拉著那長索的，是十餘條勁裝大漢，一個個都是濃眉大眼，滿臉的慓悍之色。但在這群窮兇惡極的大漢中，卻有兩個如花似玉的少女，一個穿紅，一個著綠，臉上都帶著春花般的笑容。最奇怪的，這兩個少女手中，竟各各端著隻盤子，一個盤子上放著隻翠綠的酒壺，另隻盤子上卻只是碧玉酒杯。

船家們雖然滿懷驚怒，但此刻卻已駭得不敢出聲，站在船頭的搭客們，瞧見這一群詭異的人，更駭得目定口呆，動也不敢動了。

只見那兩個少女款擺著柳枝般的纖細腰肢，嬝娜走了過來，走了幾步，輕輕一抬腳，也不知怎地，就上了船。紅衣少女輕笑道：「沒有事的，各位莫要驚慌。」

綠衣少女笑道：「咱們只是來為一位客人送行、敬酒。」

紅衣少女笑道：「敬完了酒，各位就可走了。」

她們的聲音是那麼輕柔，笑得又是那麼甜美，眾人方纔還在驚惶，此刻卻又不禁瞧得呆了。只有幾個人仍不免在暗中嘀咕。「敬酒？──那有這麼樣送行敬酒的？」

少女們，已走到艙口。角落中的萬老夫人，瞧見這兩個少女，更是大吃一驚，身子縮得更緊，頭也垂得更低了。她已認出這兩個少女，赫然竟都是那王大娘的弟子──一個本是陪著「多臂熊」的，另一個便是陪呂雲的。

而少女們，卻未瞧見她。她們四道秋波，正盯在公孫紅面上。

紅衣少女笑道：「好極了，公孫大俠果然在這裡。」

公孫紅面沉如水，緩緩站起了身子。少女們款款走過去──艙中人早已慌張的讓開了路。

公孫紅目光凝注，沉聲道：「兩位姑娘莫非──」

紅衣少女卻不讓他說話，嬌笑著截口道：「公孫大俠切莫多疑，賤妾們此來，並無別意。」綠衣少女笑道，「只是家師覺得公孫大俠果然言而有信，說走就走，不愧是武林中真正的英雄豪傑，所以──」

紅衣少女接著笑道：「所以就令賤妾們前來置酒送行，以壯公孫大俠之行色。」取起酒壺，在那杯子裡滿滿倒了一杯。

公孫紅凝注著杯子裡那淺碧色的美酒，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種傷悲之色，心中竟似是傷痛極深。

紅衣少女卻嬌笑道：「這第一杯酒，是祝公孫大俠此番路途上一帆風順，也是敬公孫大俠言而有信，不愧是男兒好漢。」

綠衣少女雙手將酒杯送上，道：「公孫大俠，請。」

公孫紅遲疑了半晌，突然仰天長嘆道：「好！」取起酒杯，一飲而盡。

綠衣少女格格笑道：「果然痛快，果然好酒量。」

紅衣少女又斟了一杯，道：「這第二杯酒，是勸公孫大俠莫要自傷自悲，以公孫大俠這一身武功，到了海外，何愁不能再創一番事業。」

她嫣然一笑，接道：「何況，公孫大俠雖然敗在家師手上，卻也算不得什麼，武林中成名豪傑，敗在家師手上，而且敗得比公孫大俠更慘的，還多著哩！」綠衣少女道：「可不是麼──公孫大俠，請。」

公孫紅咬了咬嘴脣，又喝了一杯。

紅衣少女道：「這第三杯酒麼，卻敬的是公孫大俠的明智聰明，公孫大俠此番若不守信，若還要逗留在中原武林，那麼──」

她嬌笑一聲，停住了嘴──這笑容雖然甜美，但那言下之意，卻有如利劍般傷人──傷人的心。

綠衣少女笑道：「公孫大俠實在是幸運的很──老實說，能在家師手下留得性命的，可真不多，真值得喝一杯的。」

笑盈盈奉上酒杯，道：「請。」

公孫紅臉色早已變了。他雙目中，也早已燃起了怒火，雙拳也緊緊握起。

少女們卻仍是滿面笑容的瞧著他，宛如不覺。

而公孫紅到後來也只是長嘆一聲，終於又飲下一杯。

紅衣少女笑道：「好，還有第四杯酒。」

她面色突然一沉，甜美的笑容，無影無蹤，秋波也變得有如利刃，瞧了公孫紅半晌，方自緩緩道：「這第四杯酒，卻是敬公孫大俠，此去永遠莫要回來了。」

綠衣少女笑道，「其實中土武林，也沒有什麼好玩的，若有人拼了性命回來，那才是真不值得哪──是麼？」

公孫紅胸膛起伏，顫聲道：「好──好，有煩兩位，回去上覆令師，就說公孫紅本已無顏再回中土──公孫紅若是食言背信──」

突然奪過酒杯，一飲而盡，「噹」的將酒杯摔得粉碎，他目光凝注著酒杯的碎片，顫聲接道：「若再回來，便如此杯。」

紅衣少女展顏而笑，拍掌道：「好！好男兒。」突然縱身入懷，摟住公孫紅的脖子，親了一親，媚笑著又道：「這卻是賤妾自己敬公孫大俠的，這是不是比酒更令人醉？」

綠衣少女嬌笑著盈盈萬福，道：「賤妾就此告退。」

兩人扯轉腰肢，嬝娜走了出去，竟再也不回頭瞧一眼。

滿艙中人，瞧著她們扭動著的腰肢，一個個更是瞧得目定口呆，幾乎連氣都已喘不過來。

※※※

船，終於又繼續走了。

河岸上，隱約傳來那少女嬌笑著的歌聲：「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公孫紅高大的身子，在歌聲中顫抖著，不停的顫抖著。

萬老夫人竟似也有些顫抖起來，她此刻已知道公孫紅必定已敗在王大娘手下，而他們在交手之前，必定也曾發下重誓：「敗者遠離中土，永不復返。」

她暗暗嘆道：「完了完了，不想連公孫紅這樣的角色，竟也敗在王大娘手下，被她逼走，被她放逐到海外。」

「這女魔頭自身武功已如此高強，再加上手下那一群小狐狸精──唉！有了這些人，武林中還有別人混的麼？」

船艙中的親切熱鬧，也因此冷了下來。

船在無言中過了濟南省城，又過了濟陽。這其間自然有人下船，有人上船。公孫紅卻木頭似的，坐著動也不動。

夜深，船泊青城。

有些人攤開鋪蓋行李，胡亂就地睡了。

公孫紅終於輕輕嘆息了一聲，敞開一直緊裹在他身上的紫紅大氅「一口鐘」，萬老夫人這才瞧出，他竟已受傷了。那寬闊的肩頭上，正紮著白布，血跡殷然。公孫紅滿臉愴痛，將白布解開，又取出些金創藥，敷在傷口上，其實，他的痛苦並不在這創口，而在他的心。

夜色深深，靜寂中，河水如在低語。河上夜霧淒迷，艙口的昏燈，在風中不住輕輕搖晃。突然，搖晃的昏燈下，多了條人影。

※※※

這人頭戴笠帽，身穿蓑衣，像是個尋常的漁夫。但這漁夫身上，竟也散佈著一般不尋常的霸氣，萬老夫人、公孫紅心頭竟都不覺為之一凜、公孫紅急速的掩起了風氅。

只見此人笠帽戴得比公孫紅更低，昏燈搖晃，他整個面目，便都浸浴在濃重的陰影中。只有那雙眼睛，如明珠，如白刃，在黑暗中發著光。他發光的眼睛轉了一轉，便凝注在公孫紅面上。公孫紅掉轉頭，不去瞧他。

等到公孫紅目光回轉，這人竟已在他對面坐下。昏黃的燈光，斜斜照過來，照著這人半邊臉，萬老夫人心頭又是一震。梅謙，這是「天刀」梅謙。

她自然更吃驚、詫異。梅謙怎會也上了船？難道他也被人放逐去海外？

梅謙目光凝注著公孫紅。公孫紅卻將笠帽拉得更下了，擋住了臉。但在滿艙沉睡的人群中，只有他們兩個人的身子是筆直坐著的──在滿艙凡庸的人群中，只有他們氣勢特異。這是凌厲的霸氣。

此刻，在這狹窄的船艙中，他們的霸氣，不可避免的針鋒相對起來，他們人雖不動，霸氣卻已在爭鬥。萬老夫人瞧著他們，不禁暗道：「這下子又有好戲看了，但望這場戲莫要牽連到我老婆子就好。」

※※※

霧，更濃，燈，更黯。

梅謙突然抱拳道：「公孫大俠。」

公孫紅頭也不抬，但過了半晌，突也抱拳道：「梅大俠。」

梅謙道：「原來公孫大俠還認得在下。」

直過了盞茶工夫，公孫紅方自冷冷道：「原來梅大俠也認得在下。」

梅謙道：「天龍棍名家天下無雙，誰人不識。」

這一次，幾乎過了頓飯工夫，公孫紅仍未答話。梅謙縱然沉得住氣，此刻也忍不住了。他乾咳一聲，又道：「泰山別後，至今已近一個月了。」

公孫紅深深吸了幾口氣，緩緩道：「不錯。」

梅謙道：「泰山會後，群雄四散，在下只道若想再見公孫大俠風采，必定困難得很，那知卻在此處相見。」

公孫紅道：「嗯！」

梅謙突然嘆道：「相見既然如此困難，在下便不免覺得有些可惜。」

公孫紅又默然良久，終於問道：「可惜什麼？」

這一次，卻是梅謙不再答話了。公孫紅木然端坐，竟也不再問他。他們不著急，萬老夫人卻當真有些著急了，真恨不得抓住這兩人頭髮，叫他們說話，說得痛快些。

※※※

夜深霧濃，寒氣襲人而來，昏黯、淒迷的船艙中沉睡著的人，不知不覺地將蓋在身上的東西拉得更緊了些。但公孫紅與梅謙，卻仍是槍也似的筆直對面端坐著。他們眼裡根本沒有瞧見別的人。

又過了將近頓飯工夫，梅謙方自緩緩道：「天龍棍名震天下，在下早有討教之意，只可惜泰山一會，太過匆匆，而此刻──更可惜公孫大俠竟已負傷了。」他話雖仍說得極為平和，但言下之意卻已鋒銳難當。「我雖想與你一戰，卻不願欺你負傷。」

公孫紅默然半晌，緩緩道：「哦──可惜麼──」突然仰天狂笑起來。笑聲，震得艙口的昏燈，搖晃得更是劇烈。沉睡著的人們，也被笑聲震醒，驚惶的坐起。

船家也探頭而入，大喝道：「做什麼？」他本待怒罵，但梅謙與公孫紅四道白刃般的目光向他一掃，他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那裡還敢罵得出。

公孫紅冷冷道：「船家，是快天亮了麼？」

船家牙齒打戰，連聲道：「是是──快了，快了。」

公孫紅道：「是要開船了麼？」

船家道：「是是──快了，快了。」在這種目光下，可有幾個人敢說「不」字。

※※※

船果然走了。

梅謙與公孫紅還是不動，直到利津。

船到利津，天色方自大亮。船家縮著脖子，站在艙口，道：「各位客官，利津城已到了，各位快請上岸──但上岸之前，也請各位莫要忘記留下船錢。」他手裡一面收錢，嘴裡一面不停的嘮叨。

那些船客當真恨不得早些離開船艙裡這兩個煞星，不到片刻，滿艙中人便已走得乾乾淨淨。只剩下梅謙、公孫紅──當然還有縮在角落裡的萬老夫人，只是此時此刻，誰也不會注意到她了。

船家瞧了瞧梅謙，又瞧了瞧公孫紅，終於壯著膽子，彎著腰，走了進來，滿臉賠著笑，道：「客官，這已是地頭，兩位──」

公孫紅沉聲道，「你這船不走了麼？」

船家道：「要──要走的，但──但那是走回濟河，兩──兩位莫非──莫非還要回濟河去麼，這──」

梅謙叱道：「再回濟河？瘋了不成？」

船家顫聲道：「那──兩位就請下船。」

公孫紅冷冷道：「你這船難道不能再往前走？」

船家變色道：「再──再往前走，便出海了。」梅謙道：「正是要你出海。」

船家「噗」的，跌倒在船板上，道：「小的這船，不出海的。」

公孫紅瞧了梅謙一眼，梅謙卻突然出手如電，自那船家腰裡拔出柄短刀，拇指扣著中指，輕輕往刀尖一彈。那精鋼利刃，竟被他手指彈得粉碎。

梅謙道：「如此是否可令你改變主意？」

船家早已面無人色，道：「小的──求──求求──」

公孫紅這時手突然自懷中伸出，輕輕拋出件東西。那船家駭得一哆嗦，只聽「噹」的──落在他面前的，卻是拳頭般大小的一錠黃金。

公孫紅道，「這是否可令你改變主意？」

船家臉上又有些人色了，但口中仍然顫聲道：「小的有家有小──求求──」

# 第五十章 放逐浮大海

梅謙瞧了公孫紅一眼，也拋了件東西在船家面前，卻是隻口袋──口袋裡竟是整整二十錠官銀。船家眼睛都直了，呆了半晌，突然站起，大聲道：「好，為了這些，咱買命了。」

在一個多時辰後，這只船果然要出海了。

在這一個多時辰中──

船家買足了食糧，囤足了清水──自然，也免不得要托相識的朋友，帶個口訊，帶些安家費回家的。

在這一個多時辰中──

萬老夫人已在船艙角落中堆著的一大堆繩子、帆布、木板、箱子裡，悄悄的藏起了身子。而梅謙與公孫紅，卻只是對面端坐著，你瞪著我，我瞪著你，目中的光芒，瞧來都可怕的很。

正午，船順流而下，已將出海，船家擺上飯菜，擺在他兩人中間，一擺好，立刻掉頭就走。他雖然不知武道，卻直覺地感到在這兩人之間橫亙著濃重的殺氣，這殺氣令他渾身發冷，使他片刻也不敢停留。

萬老夫人嗅著飯香，早已直流口水，但船未出海，她只有忍住──什麼事且都等出海再說。梅謙取起筷子，道：「請。」

公孫紅也取筷子，道：「請。」兩人狼吞虎嚥，各各吃了五碗飯，梅謙若是吃肉，公孫紅就吃魚，兩人誰也不動對方筷子動過的那碗菜。等到碗底都已朝天，公孫紅方待放下筷子，但瞧了瞧梅謙的手，他眼皮突然一陣顫動，筷子再也放不下去。

梅謙的手裡，仍拿著筷子。他手背向上，以拇指與食指的指央，夾著第一支筷子，卻以無名指與中指，將第二支筷子壓在虎口上。雖是一雙普普通通的竹筷，但此刻在梅謙手裡，卻似乎已散發出一種逼人眉睫的劍氣。那筷子猶自帶著燒肉滷汁與細碎飯粒的尖端，此刻卻有如劍尖一般，直指著公孫紅喉下「天突」、頸側「缺盆」兩處大穴。

公孫紅拿著筷子的手，似有心，似無心，向外一翻，卻以掌心向上，筷子的頂端，便指向梅謙左右手足陽明經上的「氣金」與「庫房」兩處大穴，渾圓的筷子頂端，正如「點穴鏃」的鏃鋒一般。梅謙嘴角一陣牽動，似笑非笑，緩緩道：「飯已用過，公孫大俠此刻若想下船，還來得及。」

公孫紅道：「梅大俠此刻莫非已想下船了麼？」

梅謙道：「在下是絕不會下船的。」

公孫紅道：「此船難道容不下你我兩人？」

梅謙冷冷道：「容不下。」

公孫紅目光閃動，道：「莫非梅大俠所去之處，不願被人知曉？否則，你我兩人既是都有出海之意，為何不可同船？」

梅謙道：「船上有你，在下便覺太擠了。」

公孫紅道：「我看梅大俠還是將就些吧！」

梅謙沉聲道：「公孫大俠是決意不肯下船的了？」

公孫紅道：「是。」梅謙道：「那麼──」兩個字出口，筷子已閃電般筆直點出。

公孫紅手掌卻向後一縮，掌中一雙筷子的頂端，恰巧挾住了梅謙掌中那雙筷子的尖端。

梅謙手掌一翻，雙筷也翻了個身，自他手掌中彈了出去，變成筷子的頂端向前，挾帶銳風，直打公孫紅左右雙目下的「承泣」大穴。

他不打公孫紅雙目，而打目下「承泣」，只因公孫紅若想低頭閃避，那急如閃電，由下向上而去的雙筷，便會恰巧插入他雙目之中。

那知筷子去勢雖急，公孫紅應變更快──他並未低頭，卻猛然擰轉身子，筷子便堪堪自他顴骨邊擦過。

也就在這同一剎那──

公孫紅手掌亦自一翻，筷子亦自飛出，卻變成筷尖向前，直打梅謙左右手足少陰經上的「大赫」穴。

梅謙手掌向外翻，用的是「彈力」，是以雙筷自下而上，公孫紅手掌向內翻，用的卻是「擲力」，是以雙筷自上而下。他這一出手，正是比梅謙更要犀利。

梅謙坐在那裡，這雙筷子直打他身體中央，臍部左右，他既不能向下藏躲，也無法向上閃避。但是他應變之快，更非常人能及。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中，他竟以空著的左手，將桌子一拉，桌面便有如木盾般擋住了他的腹部。

只聽「奪、奪」兩響。梅謙的雙筷，插入了公孫紅身後的艙板。公孫紅的雙筷，插入了梅謙面前的木桌。竹筷入木，竟俱都深達三寸。

兩人各各施出了一招，也各各避開了一招。兩人的出招，俱都是快如閃電，追魂奪命，兩人的避招，更俱都是間不容髮，險上加險。但兩人的身子，卻仍然俱都端坐未動，卻害得在角落裡向外偷窺的萬老夫人，平白驚出了一身冷汗。

※※※

船已開始搖盪起來，顯然已將出海，是以波浪大了。

桌子上的盤碗，已開始左右滑動。但公孫紅與梅謙，卻仍端坐如木石，兩人的目光，亦仍森嚴如利刃──這兩人甚至連話都不說了。只聽「嘩啦啦」一陣響，桌子上的盤碗，俱都滑了下去，但這兩人卻連眼睛都未霎一霎。

船家也不知是因為在全力搖船，還是因為不敢面對兩人，是以盤碗雖落了一地，也沒有人進來收拾。

菜盤裡中還剩下幾個炸丸子，自也落在地上，此刻船身搖動，炸丸子便在艙板上滾來滾去。萬老夫人的眼睛，從一堆繩索後偷偷望出來，此刻也不禁隨著地上這幾粒肉丸子滾來滾去。她只覺肚皮幾餓得貼住背脊樑了，口水也幾乎嚥乾，此刻眼睛盯著這肉丸子，眼珠子都似要凸了出來。

突然，船身一蕩，兩粒肉丸子滾入角落中。萬老夫人心「砰砰」跳著，偷偷向上一瞧，公孫紅與梅謙，此刻還是像木頭人似的，動也不動。她實在忍不住了，嚥了口口水，自繩索下，悄悄伸出手，手指一寸寸在地上爬，往那兩粒肉丸抓去。

眼見她手指已碰著肉丸了──她指尖已可感覺到那肉丸子的油膩與溫暖，由指尖一直暖入她的心。突然，「嗖、嗖」兩聲，「奪、奪」兩響，兩支竹筷，插入肉丸──生生將肉丸釘在艙板上。

這正是梅謙面前木桌上的竹筷。

梅謙仍不動，也不霎眼，只是冷冷道：「出來吧！」

萬老夫人指尖顫抖著，身子也顫抖著。

梅謙道：「還不出來？」

萬老夫人突然大喝一聲，道：「憋死我了。」只見木板、箱子、繩索四下紛飛。她身子已如球一般彈了出來，兩隻手往地上一撈，撈起了三、四隻肉丸子，俱都塞入嘴裡。

她幾乎嚼也未嚼，便將肉丸吞了下去，又衝向飯桶，桶裡還有半桶飯，她抓起一把，就送進嘴裡。她當真已有好幾天沒吃飯了。

※※※

公孫紅、梅謙冷冷瞧著她。她也不管，一面吞著飯，一面含糊著道：「反正已被你們瞧見了，先吃個飽再說。」她盤算船已出海，這才敢說出話來。

梅謙道：「白飯那有這般好吃？」

萬老夫人道：「小餓你三天，你就知好吃不好吃了。」梅謙變色道：「你認得我？」

萬老夫人滿臉都沾著飯粒，道：「哼！嘿嘿──」

公孫紅瞥見桌子上還有半條雞腿──這是方纔他們吃飯時就從盆子裡跌出來的，是以未落到地上。他笑了笑，拿起雞腿遞過去，道：「這個不髒。」

萬老夫人接過雞腿，笑道：「公孫紅，看來還是你良心好些。」

公孫紅亦不禁一怔，道：「你也認得我？」

萬老夫人道：「嗯──」

公孫紅道：「你怎會認得我？」

萬老夫人道：「我只有一張嘴，此刻那有空說話，你不會等我老人家吃完了再問麼？」

梅謙目不轉睛，凝注著她。過了半晌，梅謙突然大喝道：「原來是你。」

※※※

萬老夫人終於吃完了，摸著肚子，笑道：「你也認出我老人家了麼？」

梅謙道：「你是萬──萬老夫人。」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算你還有些眼力。」

公孫紅動容道：「莫非是萬大俠之母？」

萬老夫人道：「奇怪，怎地每個人一見著我，便要提起我那不孝的兒子，難道我老人家在江湖中的盛名，不比那畜牲大麼？」

梅謙冷冷道：「在下雖不認得你，但大名卻已聽得久了，卻不知堂堂的萬老夫人，今日行藏為何如此鬼祟？」

萬老夫人嘻嘻笑道：「什麼今日行藏鬼祟──我老人家行藏一向都是神出鬼沒的，你難道直到今日才知道不成？」梅謙道：「哦──哼哼！」碰見這樣的老太婆，他還有什麼話好說。

萬老夫人大搖大擺在公孫紅身旁坐下，長長伸了個懶腰，道：「舒服舒服。」竟闔起眼睛，打起盹來。

公孫紅望著梅謙，突然笑道：「船上又多了個人，是不是更擠了？」

梅謙道：「正是。」

萬老夫人竟也張開眼睛，道：「你莫非還想將我兩人都趕下去？」

梅謙道：「哼！」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憑你一人之力，能趕得走我們兩人？」

梅謙沉聲道：「公孫大俠想來還不致與你為伍。」

萬老夫人道：「嘿嘿！方纔還想要人的命，此刻又稱人為公孫大俠，你莫非是怕了他麼？莫非是想拍馬屁？」她果然不愧是老狐狸，衡情度勢，知道不能拉攏梅謙，便緊緊拉住公孫紅──她總是不會吃虧的。

梅謙厲聲道：「我此番出海，並非遊歷，是以不願有人同行，甚至不惜與公孫大俠白刃相對，但我心裡，還是敬他是個英雄。」

萬老夫人眼珠一轉，道：「並非遊歷？你出海莫非還有何使命不成？」

梅謙道：「正是。」

公孫紅動容道：「你有何使命？」

梅謙道：「這個──恕在下不能奉告。」他語聲微頓，突又厲聲道：「總之，此番無論是誰，也不能與我同行，你我三人中，若非我血濺此地，便是兩位下船而去，這該如何選擇，公孫大俠務請三思。」

公孫紅道，「這──在下此行並無目的，梅大俠若真有使命在身，而且如此重要，在下倒也不妨易船而行。」梅謙道：「多謝。」

公孫紅面色一沉，道：「但這卻要看梅大俠所負的是何使命？」

梅謙變色道：「如此說來，公孫大俠是不惜一戰的了。」

公孫紅道：「如此說來，梅大俠你是寧可一戰，也不願說出所負是何使命的了？」

梅謙道：「正是。」

兩人間情勢突又緊張起來，似已箭在弦上。

※※※

萬老夫人突然笑道：「他所負的是何使命，縱然不說，我老人家也知道了。」

梅謙冷笑道，「你知道？──嘿！嘿嘿！」

萬老夫人緩緩道：「我老人家在泰山大會上，瞧你與人動手時，便已瞧出你這小子有些不對了，必定有所圖謀。」

公孫紅忍不住道：「他有何不對？」

萬老夫人道：「泰山之會上，大家都想技壓群雄，人前露臉，是以泰山之會名雖較技，其實人人都在拼命。」

公孫紅嘆道：「正是如此。」

萬老夫人道：「但這廝與人動手時，卻絕對未曾使出全力，他十成武功中，最多只不過使出了七成而已。」

公孫紅動容道：「哦！」

萬老夫人道：「由此可見，他不是另有圖謀是什麼？」

梅謙冷笑道：「梅某只是覺得，犯不上為了區區虛名，與人拼命而已，這在那些名慾薰心之人看來，自是有些奇怪。」

萬老夫人笑道：「你話雖說得動聽，其實──」

公孫紅又忍不住道：「萬老夫人認為其實如何？」

萬老夫人道：「這廝近來才從東瀛來到中土，然後便不惜用盡各種手段，為自己博取名聲，但等到真可大大露臉時，他反而不用全力了──此刻白衣人又將再來，武林中人人都想一睹此番大戰，甚至有些東瀛人士，都不遠千里而來，但他卻偏偏要在這當兒，回去東瀛。」她冷笑一聲，道：「這些難道不奇怪麼？」

公孫紅沉聲道：「不錯，的確有些奇怪。」

萬老夫人道，「你難道還猜不出他有何圖謀？」

公孫紅沉吟半晌，聳然動容道：「莫非他──他竟是那白衣人──」

萬老夫人拍掌道：「這廝想必就是那白衣人派到中土來臥底的，此番不知要將什麼消息，去傳給那白衣人？」梅謙突然仰天狂笑起來，道：「有趣！有趣！」

萬老夫人道：「我老人家可是說對了麼？」

梅謙厲聲道：「你此刻若是立刻滾下船去，我瞧在萬大俠面上，暫且放過了你，否則──」雙臂一振，閃亮的「鎖鐮刀」已在手。

萬老夫人冷笑道：「你只當我老人家怕了你這破鐮刀麼？嘿嘿！我老人家早就想讓你瞧瞧厲害了。只可惜──」

梅謙道：「既是如此，還可惜什麼？」

萬老夫人道：「只可惜有公孫大俠在這裡，他怎會讓我老婆子出手？」

梅謙道：「公孫紅，你意下如何？」

公孫紅沉吟道：「她方纔所說之言，是真是假？」

梅謙道：「你若信她之言，便不配梅某解釋。」

公孫紅道：「這──」

萬老夫人突然將他身上那紫紅大氅拉了下來，道：「我老人家方纔所說的話，句句都有根據，這種人你還跟他囉嗦什麼，去，快取了他性命，絕沒有錯。」

公孫紅道：「但──」

萬老夫人眼珠子一轉，道：「莫非你真如他所說，傷得太重，已勝不了他，那麼，還是讓我這老婆子──」

公孫紅仰首大笑道：「這區區傷勢，算得了什麼？」大笑聲裡，斜插在他腰畔的天龍棍，已到了他手中。

※※※

船身搖盪更劇，桌子都已滑到角落裡。

窗外的天色，似也昏黯下來。

船艙中，充滿了殺氣，這「鎖鐮刀」上的殺氣，這「天龍棍」上的殺氣，自又和方纔的竹筷不可同日而語。鎖鐮刀可剛可柔，可硬可軟，遠可取三丈開外，近可以貼身肉搏，可說是江湖中變化最多，最複雜的兵刃。而「天龍棍」卻是以不變應萬變，返璞歸真，講究以拙勝巧，可說是江湖中變化最少，最簡單的兵刃。

這兩件兵刃無論性能、氣質，俱都截然不同。然而，此刻這兩件截然不同的兵刃，所採用的卻是同一種方針──以靜制動，後發制人。只因他們都知道此刻面對著的，可能就是自己一生中最強的敵手，是以兩人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公孫紅緊握著天龍棍，指節都已發白。梅謙握著「鎖鐮刀」的手，也是同樣用力，同樣緊張，刀與棍，距離五尺空間，針鋒相對著。

漸漸，刀與棍，在緩緩移動──兩人的移動幾乎是同時的，也不知是刀隨著棍動，還是棍隨著刀動。無論如何移動，刀與棍總是針鋒相對著。兩人的眼睛，都已散發出異樣的光，與其說他們是想發覺對方架式的破綻，倒不如說他們是想發現對方武功之極意。

船身繼續搖盪著，而且漸漸劇烈。

但兩人的雙足，卻都有如釘子般釘在船板上，無論船身搖盪得多麼劇烈，兩人的身子猶屹立不動。但這「不動」，卻也是「動」。這「不動」甚至比「動」還要激烈。

萬老夫人耐不住了，冷笑一聲道：「公孫紅為何還不出手？」她忍不住凝目去瞧梅謙的刀勢，驟看，也覺平常的很，但她仔細瞧了許久，身上卻不禁沁出了冷汗。

她只覺屹立在那邊的梅謙，人與刀，似已化為一個整體，她想出一百種招式，也自知不能將之擊破。她雖然遠遠站在一邊，但已感覺出刀上的殺氣，她瞧得越久，越覺自己整個人都似已在這刀光殺氣籠罩中。

她心頭暗凜：「我若是公孫紅，此刻只怕已血濺當地。」她想轉頭去瞧瞧公孫紅的架式。但不知怎的，她目光竟似已被這刀上的殺氣所吸引。她竟已無法移動目光。

她想：「若是方寶玉在這裡，不知是否能瞧出破綻？」她想：「方寶玉想必是能瞧出的──但同是一雙眼睛，為何有這麼大的不同？為何他瞧得出我瞧不出？」但到了後來，她竟連思想都不能思想。連她的心全都已被那刀光殺氣吸引住了。

※※※

一柄刀又怎會有這麼大的魅力？

這「鎖鐮刀」打造得雖然精巧，刀的鋼質雖然精純，但無論如何，這總是死的，沒有生命。

死物又怎能產生魅力？這道理雖然繁複，卻又極為簡單。

絕世的美人，固能令人廢寢忘食，神魂顛倒，而吳道子的畫，王右軍的字，也可令人神魂與之。

刀，亦是如此。

刀雖是死的，但在名家手中，便有了生命──它的生命正是持刀人的精神魄力所賦予的。

那刀的架勢，刀的光澤，正是吳道子的畫，王右軍的字一樣，已不是單純之「物」，已有了靈魂、生命。

梅謙的刀法，雖還未達到無上妙境，但對萬老夫人說來，卻已足夠了──萬老夫人的眼力，也還不能滲透妙境。

在萬老夫人眼中，梅謙的刀法已是完美的──而世上無論任何一件完美之物，都有吸引人的魅力。她竟不由自主，向刀光走了過去。

公孫紅的目光，也有些異樣了。他精神雖然仍是集中，毫無鬆懈，但卻已漸漸不是集中在自己棍上，竟已漸漸集中在對方刀上。

他的精神氣魄，也已被對方吸引過去，這或許也因為公孫紅新傷未久，萬老夫人更是心身交瘁，驚魂初定，是以他們的精神，也特別脆弱。

是以這一戰已無需出手，便可以分出勝負，梅謙的刀雖還未出手，但刀上的殺氣，已摧毀了公孫紅與萬老夫人。

鎖鐮刀光芒更盛，刀光中似已可看出血光。

突然間，整個船身，有如被人拋了起來。

梅謙與公孫紅功力雖在，但也不能抵抗這種自然的威力，兩個人的身子，也都被拋了出去。

殺氣，立刻奇異的消失。兩個人的精神，本都貫注在對方身上，而此刻，情況大變──兩人俱都受到這不可抗拒的一擊。他們的目標自也同時轉移。

於是兩人耳中，便突然聽到了浪濤的狂號聲，狂風的呼嘯聲，以及外面船家的嘶聲驚呼。這些聲音早已有了，只是方纔他們聽不到而已。

※※※

風！狂風！

風在呼嘯，海也在呼嘯。

船在怒海中，正有如巨人掌中的螻蟻一般，生命隨時都可被摧毀，而船艙中的公孫紅與梅謙──

他們方纔還自覺是一切的主宰，還自覺不可一世，然而此刻他們已發覺自己是多麼渺小，多麼微不足道。

船家們在外面嘶聲大呼道：「落帆──把穩了舵──」

船艙中的公孫紅、梅謙、萬老夫人，各各緊抓著船艙中的柱子，或是窗框，面上都已變了顏色。

海浪、捲了進來，山一般壓下。三個人俱是一身濕透。

梅謙緊抓著窗框，呼道：「公孫紅，你該感謝這狂風，是它救了你。」

公孫紅嘶聲道：「那也未必。」

梅謙道：「未見得？──哼！方纔我已隨時都可取你們的性命，風一停止，你們趕緊下船吧，否則，梅某──」

萬老夫人狂笑著道：「梅謙，你若真的厲害，你就叫風停吧！你能麼？你能麼？──哈哈！你也不過和我們一樣，是個微不足道的人而已。」

梅謙似是怔了半晌，還是厲喝道：「梅某雖不能要風停，卻可要你住嘴。」

萬老夫人笑道：「你──」突然外面嘶聲大呼道：「救──命──」這「救命」之聲發出時本在艙外，但到後來卻已有數十丈高──這人顯然已被巨浪捲得飛了出去。接著，又是一聲慘呼，消失──船艙中三個人驟然沉靜下來，心頭自已變得異樣沉重──沉重得使他們非但說不出話，甚至幾乎透不過氣。木桌、長凳、角落中的木板、箱子，都已被這一個接一個的千仞巨浪擊成碎片，一片片被海水捲了出去。公孫紅突然大呼道：「梅謙，小心，你抓住的那窗子已鬆了。」

一個浪頭壓下，掩沒了一切。

然後，是梅謙大呼道：「多謝。」

突然，萬老夫人身子也被拋了出去。

就在這時，一條鍊子捲住了她雙足，硬生生將她拖了回來──這鍊子正是梅謙的「鎖鐮刀」。

梅謙呼道：「緊緊拉著鍊子，莫要鬆。」

萬老夫人嘶聲道：「你──你為何要救我？」

梅謙道：「風停後你若不下船，我仍要取你性命，但──但此刻，我還是要救你的──這也是公孫紅救我的原因。」

萬老夫人道：「你──你──多謝，多謝──」

公孫紅只覺眼睛濕濕的，也不知是海水？是淚水？這就是人，這就是人性。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已在這難以抗拒的暴力下消失，在共同的死亡威脅下，朋友、仇敵，都變成一樣的了。

※※※

浪頭一個接一個，不斷的捲進來，壓下來──三個人神智都已漸漸喪失，所剩下的，只有人類求生的本能，他們此刻手裡抓住的東西，是死也不會放鬆的。

在半暈迷中，公孫紅突又大呼道：「梅謙，我要問你最後一句話。」

梅謙道：「問吧！」

公孫紅道：「你和白衣人究竟有什麼關係？」

梅謙默然半晌，終於呼道：「白衣人──他──」也不知是風浪掩沒了梅謙的呼聲，還是公孫紅神志已暈迷，總之，梅謙在說什麼，公孫紅已完全聽不見了。

# 第五十一章 大難竟不死

風浪平息時，夜已來臨。

梅謙最先恢復了神智，星光，斜斜照進來，照著他的臉，他揉了揉眼睛，立刻大呼道：「公孫紅──公孫紅──」

雖有星光，但船艙中仍景象難辨。雖有風聲，雖有浪聲，但大地間都仍似如死般靜寂。過了半晌，才有回應道：「我在這裡。」

梅謙道：「好──公孫紅，你還未死。」他語聲竟已有些顫抖，卻不知為了什麼？

影綽綽只見一個人站了起來，又跌下，又站起──終於踉蹌走了過來，卻又噗地跌倒。

梅謙道：「公孫紅。」

公孫紅道：「是我──萬老夫人呢？」

梅謙道：「在這──哎呀！」伸手一拉鍊子，鍊子空空的。

公孫紅失聲道：「她──她莫非已──已──」

梅謙道：「我叫她抓緊，誰知她──唉！」

公孫紅嘆道：「可憐──不想她竟──」

梅謙亦自嘆道：「她雖非好人，但這麼大年紀，終年漂泊在外，也可說得上是孤苦伶仃，有些事，別人也該原諒才是。」

公孫紅道：「她外表雖惡毒，其實心裡也必定悽涼痛苦得很，是以行事便難免有些失常，這確是應當原諒她的。」

兩人死裡逃生，心都不由變得軟得多了，想到人事之變幻，生死之無常，都不禁為之唏噓嘆息。突聽一人道：「多謝你們說我好話。」

公孫紅、梅謙驚喜脫口道：「是萬老夫人？」

萬老夫人的語聲道：「正是我老婆子，我還未死。」

只見一條人影自艙口爬了進來，格格笑道：「不想我老婆子死了，也有人會為我嘆息，早知如此，倒是死了也好。」她雖在笑著，但笑聲也在顫抖──是歡喜？是感傷？

船，靜靜地在海上漂泊著。

船艙中三個人，突然覺得此刻言語已變得多餘無味。三個人俱都靜下來，誰也不說話。就在這時，船艙外突然有「搭」的一響。接著，這條平靜漂泊著的船，突然被一股奇異的力量所牽動，筆直的，激烈的，倒退著轉了回去。

深夜，大海，怎麼突然有這樣的變故發生？

※※※

萬老夫人、公孫紅、梅謙等三人正都是驚魂乍定，那脆弱的神經，那能再經得起如此嚇人的變故。

三人雖都已精疲力竭，此刻仍不禁全力跳了起來，衝了出去，但凝目瞧了一眼之後，三個人都不禁驚得呆在那裡，再也動彈不得。

暴風初歇，長夜將盡，穹蒼之東，已微見曙色。

這一片無情的怒海之上，黑暗雖仍濃得令人心寒，但以他們三人的目力，已可隱約辨出些景物。

他們已瞧見了一片陸地的影子。而就在這片陸地上，竟有條模糊的人影，也就是這人影，竟使得這怒海中的孤舟，倒退了回去。

一條長索，綰住了船頭，將船拉向陸地。長索，顯然正是這人影拋出來的。他以一人之力，竟能拉得動怒海中的行舟。

他以一手之力，竟以逆風拋出這條長索，在如此黑暗中，他竟能將這條長索不偏不倚的套住船頭。這那裡會是人？人怎會造成這樣的奇蹟？這不是海上的妖魔是什麼？

萬老夫人、公孫紅、梅謙，幾乎連呼吸都已停止，萬老夫人身子顫抖著，突然噗地跪了下去。

怒海無情，天威莫測，此時此地，無論誰都難免會變得多疑、膽小、迷信，又何況是萬老夫人？

「砰」地，船身一陣劇烈的震盪，船已著陸。

岸上的人影，格格大笑起來。那也絕不像是人類的笑聲。那有些像是梟鳥的夜啼，猿猴的悲鳴，豹狼的嗥嘶──但卻又比世上所有難聽的聲音加在一起還要難聽，還要令人心驚！鬼哭！世上若真有鬼哭，便是這聲音。

淒厲的笑聲中，梅謙道：「如何？」

公孫紅咬牙道：「無論他是人是鬼，也得和他拼了。」

梅謙道：「對！先下手為強。」

這兩人果然不愧為縱橫湖海的武林大豪，此刻他們所面對的，雖然是他們平生未遇的詭祕、恐怖之事。他們的心神雖已駭亂，但膽子卻仍未駭破，他們知道無論自己遇著的是什麼怪物，也要拼上一拼。

「拚命而死，總比束手就縛的好。」

梅謙一句話方自脫口，兩條人影已飛身撲出，一左一右，向那狂笑著的怪物當頭擊下。這是他們拼盡全力的一擊。

海風呼嘯，海浪拍岸，再加上這兩大武林高手全力一擊時所挾帶的風聲，這聲威豈是筆墨所能描述。萬老夫人一顆心頓時拎了起來，她絕不信這兩人一擊能得手，卻又希望他兩人這一擊能得手。

海岸上的怪物仍在狂笑著。梅謙、公孫紅的掌風，已將「他」身子籠罩。

海岸上的怪物怪笑不絕。梅謙、公孫紅殺手已擊下。

風，呼嘯，海濤，捲起了巨浪。乳白色的，山一般的浪花，也隨著梅謙與公孫紅的這殺手一擊，捲向那怪物，正似在為他們助威一般。

萬老夫人狂喜呼道：「得手了！」

浪花，將那三人的身影一齊掩沒。但就在這剎那間，突然──梅謙、公孫紅的身子，竟自浪花中飛了回來，來勢竟比去勢還快。萬老夫人狂喜的呼聲尚未消竭，「砰！砰！」兩聲，梅謙與公孫紅的身子，已跌在船的甲板上。

浪，退了。那怪物的身子，自浪花中現出。

他站在那裡，簡直彷彿根本沒有動過一動，但中原武林的兩大絕頂高手，卻已慘敗倒地了。

他是如何出手的？他用的又是何等驚人的手法？萬老夫人膽子當真已駭破了，身子已蜷曲成一團，牙齒不住的打著戰──那怪物卻已一步步走了過來。

※※※

曙色，就像死人的臉似的，慘白中帶著種令人戰慄的死黑，而混合著一種絕望的鐵灰色。

那怪物已走近了。萬老夫人不敢去瞧「他」的模樣，卻又忍不住要偷偷去瞧，於是，她終於瞧清了這怪物的模樣。她若不瞧，心裡多少還有幾成認為這怪物是人，這一瞧之後，只有認定這怪物九成不是人了。

只見這怪物由頭到腳，不著寸縷，只是在腰間圍著條樹葉編成的短裙，露出了一大半比鐵還黑的身子。他頭上倒也有鼻有眼，但面目卻有大半被那一頭亂草的長髮掩住，風吹長髮，目光閃動──

那閃動的目光，比夜梟更亮，比刀剪更鋒利，萬老夫人只覺這目光有如餓狼般，像是要將她整個人吞下去。這是山魅？！是海妖？！還是黑夜的精靈？！

這怪物本來走得極慢，但到了切近，突然一陣風似的捲了上來，瞧也不瞧萬老夫人一眼，筆直撲入船艙。接著，便聽得一連串「砰澎、卡擦」之聲，木板紛飛，本已披風摧殘得不成模樣的船艙，此刻更被「他」整個拆散了。

萬老夫人縮在那裡，想逃，怎奈兩條腿偏偏軟軟的全無氣力，竟是連站都無法站起來。她只有圓睜著眼睛，瞧著這怪物在船艙中左衝右突，突然，「他」掀起一塊船板，瞧了瞧，桀桀怪笑起來。

「他」怪笑著鑽了進去，接著，便有一包包東西被「他」拋出──鹹肉、鹹魚、乾菜、大頭菜、米──

船板下正是船家貯藏食物的所在。這怪物將食物全都拋出，人也跟著飛了出來，大笑著俯下身子，左看看鹹魚，右摸摸鹹肉。突然，他抓起一塊生鹹肉，便一口咬下去。

萬老夫人瞧著「他」那比餓狼還難看的吃相，聽著他那連骨頭都一齊咬碎的聲音，不禁更是一身冷汗。「這怪物原來已餓瘋了，幸好這船上還有些吃的，否則『他』不將我這老太婆也連皮帶骨一齊吃下去才怪。」

那知這怪物吃了兩口，突然放下鹹肉，瞧了瞧，嘆口氣，面上竟是一副想吃又不敢吃的模樣。

萬老夫人又不禁奇怪：「他為何不敢吃？他怕什麼？」

只見那怪物竟跳了起來，捶胸，頓足，「他」想吃又不能吃，「他」竟是氣得要發瘋了。

萬老夫人瞧得目定口呆，心裡委實奇怪之至，那好奇心終於戰勝了懼怕，竟忍不住問道：「你──你為何不敢吃？」

那怪物擲下鹹肉，嘶聲道：「我為何不敢吃？只因我要留給那妖精──留給那磨死人的妖精。」這語聲雖然詭異，但卻的的確確是人話。萬老夫人又駭呆了。

她那句話本是脫口問出，根本未曾期望「他」會回答──她委實做夢也未想到這怪物竟會說出人話。她更未想到這怪物還會怕別人──這怪物本事已大得駭人，能令「他」害怕的那「妖精」，本事之大，豈非更不可思議？

這小小的荒島上，居然有兩個怪物，自己還想活得成麼？萬老夫人簡直連苦水都流出來了。

梅謙與公孫紅仍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裡，也不知是活是死？他們縱然還是活著的，想來也活不長了。

那怪物衝出船艙，提起他兩人，瞧了瞧，又「砰」地拋下，衝到萬老夫人面前，喝道：「站起來！」

萬老夫人牙齒打戰，道：「你──你要──要我──」

那怪物嘶聲道：「我要你站起來。」

萬老夫人祇得掙扎著站起來，顫聲道：「我的肉又老又粗，還是──還是這兩人年輕力壯，你──你要吃，就──就吃他們兩個吧！」

那怪物露出森森白齒，格格一笑，道：「你年紀雖大，身子倒也健壯。」

萬老夫人瞧見他那野獸般發著閃閃亮光的牙齒，聽見他那說不出有多刺耳的笑聲，可真駭得連骨頭都酥了，帶著哭聲道：「你──你真要──真要──」

「我要你將那些吃的全拾起來，送給那妖精去，你若運氣好，等那妖精吃剩下時，說不定也分給你一份。」

※※※

這怪物模樣雖可怕，幸好還是不吃人的。

萬老夫人雖被肩上一塊塊的鹹魚、鹹肉壓彎了腰，壓得透不過氣，但暗中總算暫時放下了心。卻也只不過是「暫時」放下心而已。只因這怪物雖不吃人，但那「妖精」呢？

那「妖精」竟能將這怪物制得如此服貼，「他」究竟又有什麼驚人的本事？生得又不知是何模樣？想來，那模樣必定更是駭人！萬老夫人心裡既害怕，又好奇，她只覺得在這一日中所經歷的驚險與詭異之事，真比她這大半輩子還要多。

島上，似乎比中土暖和得多。沿著海岸邊，生著一株椰子樹，那又直、又高、又細的樹幹，就像是一根插在地上的長槍似的。然後，便是茂密的熱帶叢林。

萬老夫人隨著那怪物走過在曙色中發著閃光的柔細沙灘，她那已累得幾乎麻木的腳，踏在沙灘上，就彷彿踏在棉堆裡。四周的樹木，景物，甚至那潮濕中微帶鹹味的海洋氣息，對她說來，全都是那麼新奇，陌生。

但此時此刻，她也已全部無心欣賞了。她只望天上突然擊下個霹雷，將這怪物劈死，或是地上突然裂開大洞，令這怪物跌下去。若沒有奇蹟，眼見她已活不成。

她瞧著那怪物在前面走著的一雙腳──那是雙又黑、又瘦、又髒的腳，腳趾長著尖尖的指甲，像是猴爪。但這雙醜得令人噁心的腳，此刻走動的步法，卻是說不出的輕柔、曼妙，腳走過柔軟的沙灘，全未留下絲毫腳印。

萬老夫人一生中，簡直從未見到有人輕功如此驚人！她暗中在心裡忖量著，縱是方寶玉、白水宮主，甚至連昔日的紫衣侯都包括在內，輕功都未必勝過此人。她自然只有完全放棄「逃」的打算。

她自知能逃走的機會，連萬分之一都沒有。

那怪物已走入叢林。「他」一邊走，邊喃喃的咒著：「妖精──總有一天──到了那一天，我就要將你那一身細皮的肉，一寸寸割下來。」

走了許久，突然駐足，道：「到了，就是這裡。」

萬老夫人揉了揉眼睛，又揉了揉眼睛。她真以為自己是眼花了。在這荒島的中央，繁密的叢林中，她竟看到了一艘船，船身雖已破爛不堪，但卻的的確確是艘船。

說它是艘船，也許並不十分恰當，只因這船實際已只剩下半艘，但這半艘船的體積，已比萬老夫人所乘的那艘船大得多。

這艘殘破的船，此刻就在林中一片空地上，後面是一片山壁，一注小小的瀑布，從山上潺潺流下。船邊十尺，山下水旁，還搭著間小小的屋子，是用樹木和柳林搭成的，雖然簡陋，但卻頗具匠心。

此刻朝陽初升，林中樹葉上露珠未乾，被朝陽一映，有如無數粒七彩斑斕閃閃生光的珍珠。而就在這多彩的天地中，無人的荒島上，驟然見到這巨大的船，精巧的茅屋，萬老夫人當真瞧得呆了！

突然間，殘破而巨大的船身後，傳出一陣歌聲。歌聲輕柔、美妙，說不出的悅耳動人。

萬老夫人雖聽不出歌詞，但卻聽出這歌聲中充滿了對人生的歡愉，幸福的憧憬，未來的希望。妖精？妖精怎唱得出如此動人的歌聲？就在這悠揚的歌聲中，突然有一面帆，自那殘破的船身上，唯一剩下的一隻桅桿上緩緩升了起來。朝陽，映著這面巨大的帆，發出了輝煌的光采。

這赫然正是五色錦帆。

※※※

方寶玉大步走上了天梯。

他每走一步，距離那謎般的白水宮便進了一步──也許距離死亡也進了一步，但此刻他已無法回頭，無法駐足。

山巔，迷霧更濃。

就在這片迷霧中，包藏了無數神祕的傳說。

而此刻，方寶玉已走入了迷霧。

※※※

昔日君臨天下武林的五色錦帆，此刻竟會在這荒島上出現，萬老夫人幾乎忍不住要驚呼出聲來。在她眼中，這委實已無異神跡！

五色錦帆已完全昇起了。這面昔日曾象徵著無上權威，無比的巨帆，雖然經歷著傷心的劫難，但此刻在朝陽下，並未顯出絲毫殘破。

於是，在帆的輝煌覆翼下，就連這艘破破的船，也突然變得光輝起來，風吹錦帆，船似欲乘風而去。在這一瞬間，萬老夫人竟忘了驚恐，忘了一切，痴痴的瞧著這面錦帆，腳下不由自主，一步步走了過去。

歌聲突然停頓。輝煌的五色錦帆下，出現了條輝煌的人影。

只見這人秀髮如柔雲流水，披散在雙肩，明眸如秋水明星，縱是霸絕天下的五色帆，也奪不去它的光采。

萬老夫人終於忍不住脫口驚呼。「水天姬！」她再也想不到那怪物口中的妖精，竟是水天姬！

※※※

水天姬瞧見萬老夫人，目光中也不禁露出了驚奇與迷惘，但她那豐滿而柔軟的櫻脣旁，瞬即泛起了笑容。

經過了七年辛苦多難的歲月，她的美艷並未絲毫消失，她的笑容也仍是那麼迷人，足以勾去任何人的魂魄。她身上穿著的是短袍，是以烏羽和柳葉綴成的，線條簡單而明悅，顏色卻是複雜而絢麗。此刻這短袍穿在她身上，更是顯得說不出的美麗；短袍下露出的那一雙玉腿，修長、晶瑩，毫無瑕疵。

世上祇怕再也沒有任何東西的線條比這雙腿更柔和，更不會有任何東西能比這雙腿更令人動心。

萬老夫人雖是女人，但面對著這艷絕人寰的美人，面對著這眩目的笑容，眩目的腿，也不禁變得有些失魂落魄了。

只聽水天姬銀鈴般輕笑道：「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在這荒島上，居然也會遇著故人──萬老夫人，瞧！你又發福了，這些年來，你日子過的必定很好。」

萬老夫人道：「我──我──」

水天姬笑道：「你祇怕也想不到會在這裡遇見我吧？」

萬老夫人道：「我，我──」

水天姬走下船，媚笑道：「多年不見，現在你難道除了『我』字，就不會說別的話了麼？」

萬老夫人長嘆一聲，道：「我這是做夢？」隨著這一聲長嘆，她肩上的東西全都掉在地上。

水天姬眼波這才從萬老夫人的面上移向這些食物，又從這些食物移向眼睛發直的怪人，輕笑道：「很好，你果然聽話得很，沒有偷吃。」

那怪物道：「哼！」

水天姬格格笑道：「沒有偷吃很多，只偷吃了兩口。」

她回眸向萬老夫人一笑，道：「你不知道，在這荒島上，日子過得有多苦，能有海鳥飛過，能有魚蟹上鉤，就算是這一天走運了，所以──」

她又瞟了那怪物一眼，接著笑道：「就連我們大名鼎鼎的一代高僧──伽星大師，若是瞧見了好吃的東西，也忍不住要偷吃了。」

萬老夫人又嚇了一跳，失聲道：「伽星大師？他就是伽星大師？」

水天姬道：「如假包換，一點不錯。」

萬老夫人扭轉頭，睜大眼睛，瞪著這怪物。這昔日名動天下的異僧伽星大師，此刻竟變成如此模樣！他的矜持、嚴肅，他的光芒、威儀，甚至連他的陰狠、深沉，此刻竟全都不見了，絲毫沒有剩下。他所有的一切，卻已被那無情的歲月，無情的飢餓，摧殘殆盡，超凡的異像，此刻竟變得有如貪婪的野獸。

這變化，令人不得不感慨萬分！縱是萬老夫人，心中除了驚異之外，也不由得生出一絲憐憫與同情。

※※※

伽星大師站在那裡，面上卻無絲毫表情──除了本能有限的幾種刺激外，他整個人，都似已麻木。

萬老夫人喃喃道：「天呀──天呀！這會是真的？」

水天姬輕輕一嘆，道：「我也但願不是真的才好。」

萬老夫人道：「伽星大師──這會是伽星大師？」

水天姬道：「虧得是伽星大師──這些年來，若不是他想盡千方百計，找來吃的，我們三個，祇怕都要被餓死了。」

萬老夫人怔了一怔，道：「三個？」

水天姬一笑道：「不錯，三個。」

萬老夫人轉目望去，風吹木葉，那裡還有第三個人？她忍不住又脫口問道：「還有一位是誰？」

水天姬笑道：「你見著他時，就會認得的。」

萬老夫人道：「你──他在那裡？」

水天姬道：「就在這裡，只可惜你瞧不見他──」忽然一嘆，接道：「我也瞧不見他。」

萬老夫人又怔住了，道：「你──你也瞧不見他？」

水天姬道：「嗯！」

萬老夫人駭然道：「莫非他──他是──」

水天姬笑道：「他既不是怪物，也不會隱身。」

萬老夫人道：「那──那為什麼？」

水天姬道：「他就在這裡面，你瞧得見麼？」

萬老夫人隨著她手指瞧去，這才發現這艘殘破不堪的船，居然還有一間完完整整的船艙。她立刻就瞧出了這是個鐵的船艙。

水天姬嘆道：「若不是他在裡面，我們又怎會去花那許多氣力將船搬上來──你可知道將這半艘船搬來這裡，費了多久時間？」

萬老夫人道：「十天？──二十天？」

水天姬笑道：「一年。」她笑容雖仍那麼美艷，卻已有些悽涼的意味，突然揮手道：「你去吧，該吃的時候再吃。」伽星大師又咬了咬牙，瞧了那些食物一眼，緩緩轉過身子，突然放開大步，頭也不回的去了。

萬老夫人呆呆地瞧著水天姬，瞧著這美麗而神奇的女人，終於忍不住又長長嘆息了一聲，道：「直到今天，我才算真正佩服你了。」

水天姬笑道：「哦！是嗎？」

萬老夫人道：「我真猜不透你是用什麼法子將伽星大師這樣厲害的角色制住的？他居然真的如此服貼你。」

水天姬笑道：「世上還有我制服不住的男人麼？」突然轉身，輕掠上船，對著個圓圓的管子，道：「告訴你個好消息，今天有好東西吃。」

那管子裡也傳出了語聲，道：「是不是有──」

水天姬柔聲道：「你現在什麼都不要問，等你做完了今天的早課，我自然會將一切事告訴你的，知道麼？」

那管子裡人聲道：「好，我聽你的。」

水天姬笑道：「這樣才乖，我替你去弄好東西吃。」

※※※

荒島上的一切，都是多采而奇妙的，而那小小茅屋中的一切，其多采與奇妙，竟也不在外面的世界之下；茅屋中有大海龜殼做的桌子，有珍奇的、眩目的，各式各樣的貝殼所製成的杯、壺、用具、擺設。角落中還有張以五色帆布所製成的吊床。

萬老夫人走進茅屋，又不禁嘆道：「想不到在這荒島上，也能過得這麼舒服！」

水天姬笑道：「舒服？」笑容漸漸消失，緩緩道：「縱然這裡有世上一切好東西，但卻有一件最壞的，世上所有的好東西，也抵不過這件最壞的，你可知道那是什麼？」

萬老夫人道：「是──是飢餓？」

水天姬道：「比飢餓更壞。」

萬老夫人道：「是病痛？是寒冷？是懼怕？」

水天姬道：「這些都算不得是世上最壞的。」

萬老夫人嘆道：「若說這些還不是世上最壞的事，我可真想不出天下還有什麼別的事能比這些事更壞的了。」

水天姬幽幽一嘆，道：「告訴你，世上最最壞的，就是寂寞。」

萬老夫人默然半晌，喃喃道：「寂寞──不錯。」

她仔細咀嚼這「寂寞」兩字，心裡彷彿已泛出一種苦澀的味道，不錯──「寂寞」，世上還有什麼能比長久的寂寞能令人憔悴？更何況是青春的寂寞──七年，無論對誰說來，都是段太長的日子。

※※※

水天姬目光自門口望了出去。門外，那五色錦帆仍在陽光下燦爛著。

水天姬道：「這些年來，每天清晨，我便將這五色錦帆昇起，日落時，又將它收下，為的雖然是打發這寂寞的歲月，但──但──」

萬老夫人道：「但不知不覺間，你也對這五色錦帆，生出了情感。」

水天姬緩緩頓首，道：「不錯，你又怎會──」

萬老夫人截口笑道：「你莫忘了，我老婆子雖是個無用的老廢物，但活了這麼多年，對人情世故，多少總比別人懂得多些。」

水天姬嫣然一笑，道：「在寂寞中，能有個通達人情世故的人聊聊天，那真比什麼都好。」

萬老夫人道：「只因你對那五色錦帆已生出情感，所以你才會將它保存得完整如新，這五色錦帆昔日輝煌的歷史雖與你無關，但你卻也總覺能有一日，眼見這五色錦帆，再次揚威於海上──是麼？」

水天姬緩緩闔起眼窗，默然半晌，突然沉聲道：「你錯了。」

萬老夫人道：「錯了？」

水天姬道：「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乘著這五色錦帆回家去，除了回家，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沒有放在心上。」

萬老夫人凝目望著她，道：「真的？」

水天姬道：「當然是真的。」

萬老夫人道：「此刻若能讓你回家，你──」

水天姬道：「我立刻就回去。」

萬老夫人道：「你能捨下船艙中的那個人？」

水天姬霍然張開眼睛，道：「我──我為何捨不下他？他與我根本全無半點關係──何況，水天姬是怎麼樣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萬老夫人道：「你昔日雖然是個無情的人，心腸比鐵還冷，但是，經過這七年寂寞的歲月，你也有些變了。」水天姬冷笑道：「變了？──我變不了的。」

萬老夫人道：「你是變了，你對那沒有生命的五色錦帆，都會生出那麼深的情感，又何況是對個活生生的人。」

水天姬身子似乎微微一震，道：「我──」

萬老夫人笑道：「你不必騙我，更不必騙自己，你心裡若沒有一個很美麗的希望，又怎能忍受這七年寂寞？」

水天姬道：「我──我的希望？」

萬老夫人道：「你的希望，便是寄託在船艙中那個人的身上。」她目光凝視著水天姬，像是已直瞧入她心底。

水天姬身子又是一陣驟顫，道：「我──我──」突然伏倒在萬老夫人身上，放聲痛哭起來。

經過了七年無情的寂寞後，驟然被人尖銳的觸及心事，那情感的激動，是任何人也無法控制的了。萬老夫人輕撫她肩頭，嘴角卻不禁露出一絲微笑。她知道自己已安全了。只因她已征服了水天姬的心──世上又有誰能傷害一個對自己心事了解得如此之深的人？

※※※

風，吹得很輕，很暖。

萬老夫人柔聲道：「好孩子，你有什麼心事？只管對我說吧！」

水天姬道：「我──我真不知該從何說起。」

萬老夫人道：「你先告訴我，船艙中那是什麼人？」

水天姬道：「就是那──那大頭──」

萬老夫人失聲道：「胡不愁？」

水天姬道：「嗯！」

萬老夫人心裡覺得有些奇怪，有點好笑：「如此絕世的美人，又怎地竟會愛上那大腦袋？」口中卻道：「原來是他──嗯，他聰明、豁達，既沉得住氣，又討人喜歡，的確值得女孩將心交給他的。」

# 第五十二章 最苦是寂寞

水天姬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怎會──怎會──」

萬老夫人笑道：「你自然不會知道自己怎會對他好的，每一個人的情感，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滋長出來的，誰也無法控制。」

水天姬道：「我錯了麼？」

萬老夫人道：「你沒有錯，只要是真的情感，就永遠是對，但我卻猜不透，他為何要將自己關在裡面，七年不出來。」

水天姬道：「他一出來，就活不成了。」

萬老夫人道：「哦！為什麼？」

水天姬道：「只因那船艙便是紫衣侯藏書之地。」

萬老夫人道：「藏書之處？」神情突然激動，失聲道：「藏書中莫非有紫衣侯的武功秘笈？」

水天姬道：「紫衣侯一生武功之精萃，便都在那船艙裡。」

在這一剎那間，萬老夫人面上的表情，是難以形容的──世上任何一個練武的，聽到這消息，面上祇怕都會有這種表情。

※※※

過了半晌，萬老夫人方自緩緩道：「這就是了，胡不愁已在那裡苦讀了七年，自然早已將紫衣侯武功之精萃，全部瞭如指掌，差的只是功力不足而已，在這種情況下，他若出來，莫說伽星大師不會放過他，就算別的練武之人──」

水天姬嘆道：「世上任何一個練武之人，只要能取他性命，便不會放過他的，所以，昔日我縱有回去的機會，也不敢讓他回去。」

萬老夫人道：「不錯，此刻想取他性命的，不過只是伽星大師一人而已，若回到中土武林，想要他命的人可就多了。」

水天姬目中突然煥發出一種神奇的光芒，仰起頭，再次遙望那輝煌的五色錦帆，緩緩道：「但等到他已能將紫衣侯的武功完全融會貫通時，那時，普天之下，祇怕再也沒有一個人能取他性命了。」

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那時，他便可繼承紫衣侯的衣缽，讓這五色錦帆，再次揚威於海上──不，再次揚威於天下。」

水天姬幽幽長嘆了一聲，道：「但願如此。」

萬老夫人道：「所以你等著──你忍受寂寞，忍受艱辛，而毫無怨尤，也只為你心中有了這美麗的希望。」水天姬道：「其實，這和我並無關係，我只是──」

萬老夫人又一笑，道：「這怎會與你沒有關係？他日五色錦帆再度揚威海上時，船上自然少不了要有個女主人。」

水天姬道：「但我──我又──」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這女主人除了你，還會是誰？」

水天姬居然也有些臉紅了，居然也垂下了頭。

萬老夫人目光轉動，過了半晌，突然又道：「但有些事我還是不懂。」

水天姬道：「還有什麼？」

萬老夫人道：「伽星大師也怕有人和他搶紫衣侯的武功秘笈，所以也寧可在荒島上受苦，卻不願回到中土。」

水天姬道：「他正是這心思。」

萬老夫人道：「但他卻怎會這麼聽你的話？這──這我卻不懂了，要這樣的人聽話，可真不是件容易事。」

水天姬展顏一笑，道：「雖然不容易，但我卻有法子──」她語聲微頓，接道：「伽星大師縱然是個強人，但現在他心裡有了慾望，他拼命想得到件東西，卻得不到時，便等於有把柄被人捏在手上。」

萬老夫人道：「你是說那武功秘笈？」

水天姬道：「正是，他若不聽我的話，我便要胡不愁將紫衣侯的武功秘笈完全毀去，他在沒有瞧見這些武功秘笈前，無論如何，也不肯讓它被人毀去，所以他縱然受氣、受苦，也只有拼命忍住了。」

萬老夫人道：「但他這樣等著，等到胡不愁武功大成時，他非但還是得不到那武功秘笈，祇怕連性命也難保了。」

水天姬道：「雖然如此，他也無可奈何──」她一笑接道：「只要那武功秘笈還未被毀，他就還有希望，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就總要比沒有希望好的多。」

萬老夫人嘆道：「你說的不錯，人心只要有了慾望，便有了弱點，就會給人可乘之機，是以縱然強如伽星大師，也只有受制於人。」水天姬道：「這就是人性的弱點。」

萬老夫人默然半晌，緩緩道：「每個人都有這弱點麼？」

水天姬道：「只要有人性的人，就有弱點。」

萬老夫人目光又閃動起來，緩緩道：「不想你對人性竟比我老婆子知道得清楚。」

※※※

過了半晌，水天姬突然問道：「你自中土來，不知中土武林有何消息？」

萬老夫人微微笑道：「還不是一樣──混亂、仇殺、爭鋒、鬥強，除非武林中人都死光了，否則這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水天姬目光遙注，幽幽道：「昔日那些孩子，如今想必都長大了？」

萬老夫人笑道：「你是說你那小丈夫？」

水天姬臉居然又有些紅了，笑道：「他怎樣？」

萬老夫人道：「他自然也長大了。」

水天姬道：「他情況怎樣？」

萬老夫人道：「他非但已長得英俊挺拔，可說是我老婆子活了這幾十年來，所見過的第一個美男子，而且──」

水天姬急著追問道：「而且武功也不錯，是麼？」

萬老夫人笑道：「他武功豈只不錯而已，好教姑娘得知，他如今已是當今天下武林中，第一位英雄人物了。」

水天姬面上不禁露出欣慰的微笑，道：「我早就瞧出這孩子絕非凡品。」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所以你那時就嫁給了他。」

水天姬笑道：「想想昔日的玩笑，倒也有趣得很，只是──只是現在，他祇怕早已忘卻了我這老太婆了──」輕輕一嘆，站起身子，忽然又道：「他如今在那裡？」

萬老夫人目光又一閃，嘆道：「這種大英雄、大豪傑，又怎會與我老婆子來往，他此刻的行蹤，我老婆子更不會知道了。」

水天姬遙注門外朝陽，道：「但願他活得很好。」

※※※

方寶玉筆直的往上走，突然發覺身後竟沒有腳步聲跟來，他自然立刻回頭，只見小公主竟已遠遠落在後面。他走得並不太快，小公主為何會落後這麼遠？他正在奇怪，小公主已快步趕上來，胸膛起伏，喘息得十分劇烈，那嫣紅的面靨，此刻更是蒼白得可怕。寶玉失聲道：「你怎麼樣了？」

小公主喘息著道：「怎麼樣？──沒有怎麼樣。」

寶玉道：「你病了？」

小公主道：「你就希望我病，是麼？」

寶玉道：「我只是關心。」

小公主冷笑道：「謝謝，我是死是活，卻用不著你來關心。」

寶玉祇得苦笑著嘆息一聲，再次前行。

天梯雖長，終也有盡頭。方寶玉終於走上巔峰。但是他目光轉動，卻不禁怔在那裡。在他想像之中，這山巔之上，那傳說中已近神話的迷宮，縱非玉階金瓦，也必定十分輝煌。

但此刻，他上了山巔，面對著的，卻只是一片迷霧，霧中的一片湖水，白茫茫的霧，白茫茫的湖水。

那裡有什麼宮殿？他甚至連一片瓦的影子都瞧不見。

寶玉站在湖水旁，怔了半晌，引吭高呼道：「白水宮主在那裡？方寶玉求見。」

響亮的呼聲，撕破了迷霧，撕破了湖上的寂寥。

「方寶玉求見──寶玉求見──求見──」

四面回聲，響徹了山巔。但只等這回聲消歇，迷霧中，仍寂無回應。

小公主冷冷道：「你喊破喉嚨，也無人理你的。」

寶玉奇道：「為什麼？」

小公主道：「只因這便是她給你的第一個難題。」

寶玉道：「哦，但──」寶玉笑道：「誰說沒人理我，你瞧，那不是來了。」

霧中，湖上，果然出現了一條船影。

孤舟在霧中，隨風飄蕩了過來。但舟上卻瞧不見人。寶玉不等孤舟靠岸，輕輕一掠，跳上孤舟。

舟上有人，但卻伏身倒躺在船底。寶玉又驚又奇，忍不住將他翻轉身，他立刻面對著一張蒼白的臉，雙目緊閉，幾乎已完全沒有呼吸。而這張臉，卻正是方寶玉十分熟悉的。

寶玉失聲驚呼道：「鐵髯道長──」這已是昏迷不醒的人，赫然竟正是鐵髯道長。

小公主也掠上船頭，冷冷道：「他果然完了。」

寶玉且不答話，將鐵髯道長身上瞧了一遍，只見他身上竟全無傷痕，但無論寶玉如何推拿，他還是昏迷不醒。

※※※

孤舟在水上飄蕩。寶玉卻是心焦如焚──湖上再沒有船影，更沒有人影，他用盡目力望去，湖的四岸，也沒有屋影。

白水宮在那裡？白水宮主又在那裡？

寶玉忍不住喃喃嘆道：「她若在這裡，那就好了。」

小公主眼波一轉，道：「你是想你的大妻子？」

寶玉嘆道：「水天姬若在這裡，她絕不會──」

小公主冷笑道：「她絕不會瞧著你受困，是麼？」

寶玉苦笑道：「她至少──」

小公主冷笑截口道：「而我卻在瞧著你受困。」

寶玉道：「我並非此意，我只是──」

小公主大聲道：「你就是這意思，你既然這麼想她，又何必留我在這裡，你──你──你──」突然縱身一躍，向湖水中跳了下去。

寶玉大驚之下，要想拉她，已拉不著了。

只聽「噗通」一聲，深水起了個漩渦──漩渦漸小，漸漸消失，小公主的身子，卻再也不曾浮起。

湖上，霧更濃了。

霧中，只剩下孤舟，寶玉──

※※※

荒島上，陽光更燦爛。

水天姬面對陽光，似乎痴了半晌，突然回身笑道：「吃飯的時候到了，今天有好菜，我得好生做一頓飯，看來，你的口福倒不錯，你是在這裡等著，還是──」

萬老夫人道：「我想出去走走。」

水天姬笑道，「好，只是莫迷了路。」

萬老夫人大笑道：「我老婆子十八歲就開始闖蕩江湖，南七北六十三省偌大地方，也沒能令我迷路，難道還會在這小山荒島上迷路麼？」

水天姬道：「你去吧，但卻要快些回來，飯菜吃完了，我可不管你。」她看來興趣很高，面上的笑容也更美了。

萬老夫人揹負著雙手，閑蕩了出去，但一脫離水天姬的視線，她腳步立刻加快，快步奔出叢林。她面上帶著詭笑，口中喃喃道：「每個人都有弱點，水天姬，你也有的。」

目光轉處，語聲突頓，舌頭似也立刻殭硬了。她又瞧見了駭人之極，令人難信的事！

※※※

陽光，灑滿海灘。

就在這一片黃金般的沙灘上，卻有個孤零零的人頭，而這人頭，此刻竟赫然正在轉動著。這人頭本是後腦對著她，此刻正緩緩向她轉過來。萬老夫人身子發抖，雙腿發軟，她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會在光天化日之下，瞧見這種事。

那人頭非但在動，而且竟開口說起話來。「什麼人？過來！」

萬老夫人連血液都幾乎已凝結，那裡還能抬腳──她若能抬腳，早已轉身飛逃，逃得沒有影沒蹤了。

那人頭終於面對著她，一雙妖異的目光，也在瞪著她。

這人頭竟是伽星大師！伽星大師竟會只剩下人頭？難道他已被人砍下？

萬老夫人委實已被嚇呆了。經過了這許多險難，在這詭異而陌生的荒島上，她的智慧實已消失，她平日尖銳的思想，此刻也已遲鈍。她竟未想到面前的這是柔軟的沙灘，而伽星大師此刻正將自己的身子完全埋在沙下，只露出了個頭來。自然，伽星大師此舉，也委實太過詭異，太出人意外。

伽星大師突然露出白森森的牙齒，格格一笑，道：「你害怕麼？」

萬老夫人道：「我──我──」

伽星大師道：「你過來瞧瞧。」

萬老夫人身不由主，一步步走了過去，腳下似乎拖著千鈞重物，每走一步，汗珠滾滾而落。

伽星大師道：「你瞧清了麼？你還怕麼？」

萬老夫人道：「你──你這──」突然大喝一聲，跳了起來，大笑道：「我瞧出來了。」

※※※

沙，閃著光，海濤，捲著白浪，萬里晴空，瞧不見一朵雲，這是多麼美麗，多麼寧靜的景象。

但在這寧靜的沙灘上，和暖的陽光下，卻有個白髮蒼蒼，滿面詭笑的老太婆，在和地上的人頭說話。這又是何等詭異的景象。

萬老夫人帶著笑容道：「不想大師已練起功來，我老婆子見少識淺，委實瞧不出大師這練的是何神功，不知大師可否見告？」

伽星大師哈哈笑道：「練功？我那裡是在練功。」

萬老夫人眨了眨眼睛，道：「大師既非練功，莫非──莫非是想和我老婆子開個玩笑，存心要讓我老婆子嚇一跳麼？

伽星大師道：「玩笑？哼哼！我那有心情與你玩笑。」

萬老夫人道：「那──大師卻又在做什麼？」

伽星大師道：「告訴你，人在飢餓難耐之時，若是將身子全都埋在暖和的沙子裡，當真是再好沒有了。」

萬老夫人怔了怔，失笑道：「原來如此。」

伽星大師道：「我沒有氣力再和你說話，你走吧！」闔起眼睛，再也不理她。

萬老夫人瞧著這顆頭，瞧著在風中飛舞的長髮。她目中光芒閃動，口中卻笑道：「遵命！」緩緩站了起來，轉過身子，但眼角仍在瞟著這人頭。

伽星大師似乎連眼皮都抬不起了。

萬老夫人緩緩走了兩步，突然轉身，飛起一足，閃電般的向伽星大師鼻子「迎香」大穴踢了過去。伽星大師手足四肢，俱都埋在沙中，既不能閃避，也不能招架，眼看萬老夫人就要得手了。

那知就在這時，伽星大師突然哈哈一笑，黃沙四濺而起，他整個人也已自沙中暴射而起。萬老夫人但覺那飛濺的沙粒，暴雨般向她射了過來，接著伽星大師那鳥爪般的手，已扼住了她的咽喉。

萬老夫人心膽皆喪，嘶聲道：「大──大──」她脖子被扼，連氣都透不過了，那裡還說得出話。

伽星大師獰笑道：「就憑你這老畜牲，也想害我？」

萬老夫人舌頭已快吐了出來，道：「饒──饒──」

伽星大師道：「饒你？嘿嘿！你想要我的命，我也要你的命！」

萬老夫人只覺整個腦袋都要爆裂，眼珠子也似要凸出來，拼命掙扎著想說話，卻只發出一連串斷續的嘶聲。伽星大師手掌越來越緊。萬老夫人眼前漸漸發黑，手腳都不能動了。

那知伽星大師卻突然鬆開了手。萬老夫人立刻撲地跌倒在地上。

伽星大師哈哈笑道：「我這樣殺你，未必讓你死得太痛快了，我要將你──我要將你腦袋埋在沙子下，讓你──」

萬老夫人跳了起來，跪倒在地，嘶聲道：「大師，你錯了，我老婆子可真是沒有半點要害大師的意思，我老婆子本是要來和大師商量件大事。」

伽星大師冷笑道：「我會聽你說的鬼話？」

萬老夫人道：「真的，不是鬼話。」

伽星大師道：「哼──」突然一把將萬老夫人拎了起來，頭下腳上，就要向沙坑栽下去，萬老夫人幾十斤重的身子，在他手裡卻似提隻小雞一樣。

萬老夫人大呼道：「大師，放手！放手！我老婆子已想出了個主意，能讓大師立刻就得到紫衣侯的武功秘笈。」這句話可真比什麼都有魔力，伽星大師立刻鬆了手。萬老夫人身子跌坐在沙坑裡，不住喘氣。

※※※

伽星大師瞪大眼睛，嘶聲道：「你說的可當真？」

萬老夫人喘息著道：「我老婆子怎敢騙你。」

伽星大師道：「快說──快說──你有什麼法子？」

萬老夫人道：「這──這容易得很。」她當真不愧是個老狐狸，見到伽星大師已上鉤，神色立刻鎮定了，緩緩坐了起來，臉上又露出詭笑。

伽星大師道：「容易，你說容易？這些年來我不知想了多少法子，卻一點用也沒有，水天姬那丫頭，可不是好對付的。」

萬老夫人笑道：「她再厲害，武功總不是你對手，你只要一伸手，就可制住她。」

伽星大師冷笑道：「這難道我會不知道，但我若制住她，胡不愁那小孽障立刻便要在裡面撕書，我──我又怎能──」

萬老夫人笑道：「他們既能威脅你，你為何不能反過頭來威脅他們，讓胡不愁怎麼也不敢將那些秘笈撕去一張。」

伽星大師嘆道：「我那有什麼法子威脅他們？」

萬老夫人道：「你有的。」

伽星大師眼睛一亮，大喜道：「什麼法子？」

萬老夫人道：「這──呀！我老婆子記性不好，突然忘了。」

伽星大師跳了起來，頓足道：「忘了，這種事你怎能忘了？」

萬老夫人道：「唉！人老了，記性也壞了──但大師你若能答應一件事，我老婆子一開心，說不定又想起來了。」

伽星大師道：「什麼事？──什麼事？快說！」

萬老夫人道：「大師殺了胡不愁與水天姬，取得那武功秘笈後，我老婆子非但沒好處，說不定也要被大師殺了。」

伽星大師道：「我發誓絕不殺你！」

萬老夫人道：「但我老婆子有何保障？」

伽星大師道：「我說的話，就是保障。」

萬老夫人道：「唉！只可惜我老婆子天生的疑心病，從來對任何人說的話，都不完全相信的，幾十年的老毛病，改也沒法子改了。」

伽星大師道：「好，你要什麼保障？」

萬老夫人笑道：「只要大師肯委屈點，拜我老婆子做乾媽，我──」

伽星大師喝道：「放屁，簡直放屁！」

萬老夫人嘆了口氣，道：「大師若不肯，那就沒法子了。」

伽星大師暴跳如雷，一個人在那裡發了半天脾氣，突然一把抓住萬老夫人，但突又大笑起來，道：「反正你年紀也不小，反正四方施主都可算是出家人的衣食父母，我就拜你做乾媽，又有何妨。」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這就是了。」

伽星大師竟真的跪了下去，道：「母親在上，兒子磕頭。」他想那武功秘笈，當真快想瘋了，反正這裡也沒人瞧得見，磕個頭又算什麼，只要秘笈到手，還怕萬老夫人不向他磕回一千個頭。

萬老夫人笑道：「好兒子，好兒子──」

在口袋裡找了半天，找出個發了霉的酸梅子，道：「我也沒什麼好東西，這就算見面禮。」

伽星大師也不囉嗦，接過梅子，就一口吞了下去。

萬老夫人忽然失聲道：「呀！你吃下去了？」

伽星大師嘻嘻笑道：「母親的見面禮，兒子自然要吃的。」

萬老夫人跺腳道：「糟了──糟了──」

伽星大師不禁變色，道：「什麼事糟了？」

萬老夫人愁眉苦臉，道：「這梅子只能看看，吃不得的。」

伽星大師道：「為──為什麼吃不得？」

# 第五十三章 瞞天過海計

萬老夫人嘆道：「我忘了告訴你，這梅子有毒。」

伽星大師狂吼一聲，一把抓住她，嘶聲道：「你說什麼？」

萬老夫人道：「而且此毒除我之外，無人能解。」

伽星大師：「你──你這老妖精，我宰了你！」

萬老夫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笑道：「你若殺了我，你也活不成了。」

伽星大師顫聲道：「你──你快替我解──」

萬老夫人笑道：「我本也想替你解毒，只可惜解藥並未帶在身旁，這要回到中土後，才能尋得解藥，但──好兒子，你也莫要著急，這毒性雖厲害，但發作得卻極慢，只要你好好孝順我，三五個月內，這毒是不會發作的。」

伽星大師瞪著眼瞧了她半晌，突然長嘆一聲，鬆開手掌，道：「好，我服了你了。」

萬老夫人哈哈大笑道：「我老婆子若不使出這一著，你秘笈到手後，還會認我做娘麼？哈哈！現在，我老婆子才可放心讓你去取那秘笈了。」

伽星大師神情這才又高興了些，道：「但那到底是何妙計？」

萬老夫人道：「水天姬武功不及你十成中的一成，但卻能要你乖乖的聽她的話，她要你往東，你可不敢往西，這是為了什麼？」

伽星大師恨聲道：「只因那妖精算準了我，無論如何，也不肯讓那秘笈被毀的，我──我若不將那秘笈瞧一遍，死不甘心。」

萬老夫人道：「對了，你死也要瞧那秘笈一遍，這就是你的弱點，她已將你弱點捏在手裡，就不愁你不聽她的。」

伽星大師咬牙切齒，不住罵道：「這妖精──」

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這妖精也有弱點的，你若將她的弱點捏在手裡，便可反過來要她乖乖的聽你話了。」

伽星大師動容道：「她──她有什麼弱點？」

萬老夫人舒舒服服坐了下來，緩緩道：「她此刻正要煮飯燒菜，你不妨走過去，將她制住──」

伽星大師怒道：「這算什麼妙計，這簡直是狗屁，我若將她殺了，胡不愁那小子立刻就動手撕書──我縱能令她不出聲就死，但胡不愁那小子只要一天見不著她，也要動手撕書，我要的不是他們的命，而是那秘笈，秘笈若被毀，我縱然將他們的肉一塊塊煮來吃了，又有何用？」

萬老夫人冷冷道：「誰要你殺她？」

伽星大師道：「但──但你不是──」

萬老夫人截口道：「我只是要你將她制住，你若殺了她，胡不愁自然立刻動手撕書，這正如胡不愁若撕了書，你立刻就會將水天姬殺死一樣。」

她微微一笑，道：「但你若只是制住她，同時告訴胡不愁，只要他敢將書撕去一頁，你立刻就宰了水天姬，你想他還敢撕書麼？」

伽星大師拍掌道：「他絕不敢的，這道理也正如我不敢殺水天姬一樣，我絕不能讓秘笈被毀，他也絕不能讓水天姬死。」

萬老夫人道：「對了，你總算開了竅了，那秘笈可是你的弱點，水天姬便是胡不愁的弱點，現在，他們捏住你的弱點，你也捏住他們一個弱點了。」

伽星大師道：「祇怕胡不愁那小子對水天姬的關心，萬萬比不上我對那秘笈關心的程度，那麼，豈非──」

萬老夫人道：「胡不愁對水天姬的關心，絕不在你對那秘笈的關心之下。」

伽星大師道：「你怎能斷定？」

萬老夫人微微笑道：「少年男女的心事，你們做和尚的是萬萬不會懂的，但我老人家卻是過來人了，他們怎能瞞得過我？」她這話說的當真是一針見血，要知伽星大師自幼出家，對少年男女的情愛之事，可說是一竅不通。他若知道少年男女情深愛熱時，那瘋狂的程度絕不在他對武功的瘋狂之下，他便不會等到今天了。

※※※

伽星大師訥訥道：「你是說──胡不愁那小子與水天姬那妖精之間，已有了愛意？但他們根本不能相見。」

萬老夫人笑道：「你懂得什麼？越是不能相見，那情愛才越熱，若是天天眼睛對眼睛，鼻子對鼻子，反倒無趣了。」

伽星大師喃喃道：「我不懂──我真不懂──」

萬老夫人道：「和尚若懂得這些事，便是花和尚了。」

伽星大師開懷大笑，道：「但我此刻卻懂了，越得不到的東西，越是珍貴，我對那秘笈如此，男女間情愛亦是如此。」

萬老夫人笑道：「孺子總算可教。」

伽星大師頓住笑聲，皺眉道：「但我手裡雖捏著水天姬，胡不愁手裡也還捏著那秘笈，我雖知他絕不敢毀去秘笈，他也知我絕不敢殺了水天姬，我不肯將水天姬放走，他自然也不肯將秘笈交出，這樣豈非還是耗著？」

萬老夫人道：「這話雖不錯，但你莫要忘了，胡不愁此刻正如被關在籠子裡，完全不能有任何動作，而你卻可對他──」

伽星大師道：「我又能將他怎樣？」

萬老夫人道：「只要他不敢撕書，你還不能用火將他烤出來麼？只要他一出來，你還不能將他制住？」

伽星大師狂喜道：「不錯，不錯，這麼簡單的事，我早該會做了。」

萬老夫人道：「無論什麼事，一說穿了，自然就變得簡單了，諸葛亮草船借箭，火燒連船，豈非也簡單得很。但他未做之前，別人為何不會做？只因要做一件事雖然簡單，要知道這其中的道理，卻需得有大學問。」

伽星大師連連道：「不錯，不錯。」

萬老夫人笑道：「辦完事後，只需將我乘來的那艘船略加修整，我母子便可回轉中土。」

伽星大師得意洋洋，道：「那時中土武林，還有誰是我的對手？」

萬老夫人緩緩道：「祇怕還有一個。」

伽星大師跳了起來，嚷道：「還有誰？」

萬老夫人道：「方寶玉──但望他此刻已死了。」

※※※

漩渦漸漸消失，湖水又復平滑如鏡，像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但小公主，卻已再也瞧不見了。

方寶玉望著這平靜的湖水，似是完全麻木。

濃霧淒迷，寒意漸重。也不知過了多久，寶玉面上才有了表情，但這表情的變化，卻是那麼複雜，誰也瞧不出他究竟在想什麼？

天地間一片靜寂──

突聽「噗通」一聲，方寶玉竟也躍入了湖中。

於是湖水又起了個漩渦。

於是漩渦又漸漸消失，湖水重復平滑如鏡，也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但方寶玉，卻也已瞧不見了。

※※※

燦爛的陽光，照著五色帆，照著那精巧的茅屋。

茅屋中不斷傳出歡愉而悅耳的歌聲，正在歌頌著這陽光的燦爛，人生的美麗，未來的幸福。

水天姬正在愉快的忙碌著，這是新的一天，在這一天裡，她生命突然有了新的意義，新的希望。她將鹹肉切了四塊，放在火上慢慢的烤，她切得並不公平，最大的一塊要給胡不愁，最小的一塊留給她自己。鹹肉的油，滴入火中，「畢畢剝剝」的響，這響聲在水天姬耳中，正是最美麗、最悅耳的音樂。

陽光斜斜照進來，照著她流雲般的秀髮，春花般的嬌靨，照著她明亮的眼睛，晶瑩的腿。她看來更美了。人在幸福時，總是會比平時美麗的多。

突聽身後有了人聲，水天姬道：「可是伽星大師？」

伽星大師道：「是！」

水天姬笑道：「還沒有到吃飯的時候，你著急什麼？」

話猶未了，突見一隻鳥爪般的手伸了過來，將火上烤著的四塊肉都拿去了，水天姬怒道：「你又不守規矩了麼？」

伽星大師已狠吞虎嚥的大吃起來，他人雖瘦小，嘴卻不小，一會兒便將最大的那塊吃個精光。

水天姬急得跳腳，道：「你餓瘋了麼？你可是忘了我和你約定了什麼？」

伽星大師還是不答話，第二塊又吃了下去。等他第二塊肉吃完，水天姬神情反而平和了，臉上也已露出了笑容──她是何等人物，她的心肝簡直是水晶的，玲瓏剔透，世上只怕再也沒有一個人，能做出一件她瞧不透的事。

※※※

伽星大師嘴裡塞滿了肉，喃喃道：「味道不錯──」

水天姬嫣然一笑，道：「你若覺得味道不錯，這裡還有，等我烤給你吃。」

伽星大師眼睛一翻，奇道：「你怎的變了？」

水天姬媚笑道：「無論什麼，我都願意拿給你吃。」

伽星大師連肉都忘記吃了，翻著眼睛道：「真的？」

水天姬笑道：「這肉太鹹了，我去替你倒碗水來。」

她不慌不忙，拿了隻貝殼做成的碗，含笑瞟了伽星大師一眼，不慌不忙從伽星大師身邊走了過去。

突聽萬老夫人在門外喚道：「小心，莫中了這丫頭的計。」

就在這時，水天姬身子已向外竄出，掌中已灑出一片銀光，直擊伽星大師，伽星大師身形已閃電飛起。水天姬身子還未衝出一丈，但覺腦後一股涼風襲來，她頭也不回，纖纖十指，反手揮出。這一招「霸王卸甲」，本是大開大闔，剛猛而笨拙的招式，姿態既不美妙，招式也不奇妙。

但此刻這一招自她手裡使出來，什麼都變了，不但姿態美妙，如美人除衣，動人心魄，招式之變化，更是奇詭無方，令人難測。

萬老夫人遠遠的站著，瞧得不禁嚇了一跳：「不想這丫頭武功竟也有如此進境。」那知她這一念還沒轉完，水天姬的手腕已被伽星大師扣住，無論她招式多奇巧，遇著伽星大師也完全沒用。

伽星大師一抖手腕子，水天姬便已跌倒。但她臉上卻還帶著媚笑，道：「你好狠的心，我待你這麼好，你怎忍摔得我這樣疼？」

伽星大師哈哈笑道：「幸好老僧已不年少，否則祇怕也要被這妖精迷昏了。」

水天姬笑道：「你現在才是昏了頭啦，等了這麼多年，好容易快將秘笈等到手了，但現在──唉！可是全都完了。」

伽星大師道：「真的全完了？」

水天姬道：「你若再不放手，我就要叫胡不愁──」伽星大師笑道：「你叫吧！」

水天姬眼波一轉，高聲叫道：「胡不愁──胡不愁──你聽得見我麼？」

船艙中立刻傳出胡不愁的語聲，道：「聽見了，什麼事？」這語聲雖不高，但入耳卻清楚的很，一字一字傳出來，傳至遠方，顯見得說話的人內力充沛已極。

水天姬道：「你開始撕書吧！」

胡不愁語聲立刻充滿焦急與關切，失聲道：「你──你莫非──」

水天姬趕緊接口道：「不錯，老和尚已動手了。」她不想胡不愁語聲中的焦急與關切被伽星大師聽出來，所以趕緊打斷了胡不愁的語聲。

胡不愁又何嘗不是玲瓏剔透的水晶心肝，語聲果然立刻就變了，變得冰冰冷冷，冷冷笑著道：「好，這些書我反正都已背得滾瓜爛熟，撕了最好。」

水天姬嬌笑道：「伽星大師，你聽見了沒有？」

伽星大師大喝道：「胡不愁，只要你敢將艙中任何書撕去一頁，我立刻就要叫水天姬死在這裡，你聽見了麼？」

船艙中突然沒了聲息，胡不愁像是已怔住了。

※※※

水天姬面上的笑容也突然不見了，轉眼瞧著萬老夫人，道：「你好！你很好！」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這與我老婆子又有何關係？」

水天姬道：「伽星若懂得用這一手，還會等到今天。」

萬老夫人大笑道：「你果然聰明。」

水天姬道：「你很得意，是麼？只要有好處，你連你兒子也會出賣的，是麼？我真想不出你將來如何死法？」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反正是死，怎麼樣死都沒有關係。」

水天姬瞧著她，面上竟又漸漸露出甜甜的笑容，道：「但你此刻得意還嫌太早了些。」

萬老夫人道：「你只道胡不愁既不敢撕書，伽星大師也不敢動你，是麼？」

水天姬嫣然笑道：「不是麼？」

萬老夫人笑道：「不是的，伽星大師縱然不動你，難道就沒有別的法子將那大腦袋逼出來麼？你是聰明人，祇怕也該想得出他會用什麼法子。」

伽星大師大笑道：「火！火烤大腦袋──哈哈！」

他笑得固然得意，那知船艙中的胡不愁竟也大笑起來。

伽星大師道：「你──你笑什麼？此刻你還笑得出，老僧當真佩服。」

胡不愁大笑道：「你用火一烤，我就祇得出來，雙手將秘笈奉上──哈哈，這就是你們打的如意算盤麼？」

伽星大師冷笑道：「難道你還能怎樣？」

胡不愁厲聲道：「你只要一點火，今生今世，再也休想瞧見一頁秘笈了。」

伽星大師失色道：「你──你敢？你難道不要水天姬的命了？」

胡不愁道：「不錯，我不忍眼見水姑娘死在你手，這一點算是被你料中了，但我如將秘笈送出，非但水姑娘也是難逃毒手，你更不容我活在世上，這一點我也算得清清楚楚，倒不如索性將秘笈毀了，落得大家乾淨。」

伽星大師神色立刻變了，怔在那裡，再也說不出一個字，胡不愁已背熟秘笈，他的確是萬萬不會容胡不愁活在世上，這一點他連分辯都無法分辯。

水天姬卻已嬌笑起來，笑道：「你們如今才知道這大腦袋的聰明了麼？告訴你，他是我遇見的男人中最聰明的一個，你們再也休想叫他上當。」

伽星大師突然掠到萬老夫人面前，一把抓住她衣服，大聲道：「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現在該如何是好？」

萬老夫人長長嘆了口氣，道：「傻孩子，辦法多著哩，你著急什麼？」

伽星大師五指一根根放開，道：「但──但現在──」

萬老夫人微笑道：「現在你且瞧我老人家的。」緩緩走到水天姬面前，突然一伸手，水天姬那短袍，竟被她一撕兩半，那豐滿而晶瑩的胸膛，立刻在風中顫抖起來。

水天姬卻仍然動也不動，也不伸手去掩，她正和胡不愁一樣，做了也沒用的事，她是絕不會做的。

萬老夫人大聲笑道：「胡不愁，你瞧見了麼？水姑娘的胸膛，真是細皮白肉，現在太陽照在上面，簡直像是透明似的，我真不相信世上會有男人瞧著不心動──唉！真可惜你眼福不好，竟瞧不見。」

船艙裡沒有聲音，一點聲音也沒有。

萬老夫人笑道：「胡不愁，我若是你，可真不願眼見這樣的大美人落入別的男人之手，你不妨閉起眼睛來想一想，若有別的男人的手，摸著她的身子，若有別的男人，壓在她身上──你心裡好不好受？」

水天姬突也大聲笑道：「只可惜這裡沒有別的男人。」

萬老夫人道：「哦──沒有別的男人麼？──伽星大師，你是不是男人？」

水天姬道：「他是老和尚。」

伽星大師突然大笑道：「老和尚難道就不是男人？」

萬老夫人拍手笑道：「好孩子，說的好。」

伽星大師笑道：「我年紀雖大，體力卻並不比少年人差，你不信不妨試試，天竺歡喜禪的滋味，絕對與眾不同。」

萬老夫人手拍的更響，笑道：「好，好，越說越好了。」

伽星大師道：「我一生從未見了女人心動，但今天，你──」

水天姬神色不變，悠悠笑道：「你不過是說說而已，不會做的。」

萬老夫人道：「哦！他不會做？喂！你會做麼？」

伽星大師狂笑道：「我為何不會做？為了那秘笈，我什麼都做得出。」

萬老夫人笑道：「你縱然不會做，我老人家也可教你，我老人家的經驗可是多了──好，你現在先把手放在她的胸膛上。」

伽星大師大笑道：「好──」

眼見他鳥爪般的手掌伸過來，水天姬再也忍不住失聲驚叫，無論她多強，但她究竟是個女人呀。

萬老夫人拍掌笑道：「胡不愁，你瞧得見麼──現在，我們的水姑娘，身子已發抖了，身上每一寸皮膚都在輕輕的抖，唉！這樣子可真是令人心動──唉！只可惜我不是男人，只好在一旁眼瞧著別人──」

突聽「吱」的一晌，船艙的鐵門已開了。

水天姬失聲驚呼道：「胡不愁，快回去──」

但胡不愁卻已走了出來。

※※※

陽光，直射在胡不愁身上。他的衣衫早已腐爛了，被風一吹，蝴蝶般片片紛飛。他本來黝黑而精壯的身子，此刻已變得蒼白而瘦削，再加上那滿頭亂髮，使得他腦袋看來更大，身子看來更小。但他模樣看來卻並不滑稽，仍是那麼有男人氣概。尤其是那凝重的，赤紅的臉，那銳利得有如利劍般的目光，別人縱然想笑，但被這目光瞧一眼，便再也笑不出來。

七年，整整七年，他生活在這暗無天日的鐵艙中，此刻驟見陽光，那陽光當真有如針一般刺眼。但他眼睛卻連霎也不霎，只是筆直的凝注在伽星大師和萬老夫人身上，萬老夫人想要開心的大笑，但被他眼睛一瞧，她竟不由自主後退了幾步。

霸氣！昔日那平和近人的胡不愁，如今身上竟似散發出一種逼人的霸氣，冷森森的直逼人眉睫。

伽星大師的手，已如凝結般突然停頓在空中，他的笑，也已凝結在臉上，那模樣看來既可笑，又可怕。

就連水天姬，都已呆住了。

胡不愁一步步走過來，走得雖慢，卻絕不停頓。

伽星大師一字字緩緩道：「好，等了七年，總算將你等出來了。」

胡不愁道：「你高興麼？」

伽星大師道：「我──我──」突然仰天狂笑，直到此刻，他才笑得出來。

胡不愁道：「七年來，水姑娘你──」他瞧了水天姬一眼，立刻垂下頭。

這雖然只是輕輕一瞥，但不知怎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水天姬，臉都紅了，不由自主伸手掩起了衣衫。她竟也垂下頭，幽幽道：「你，你為何要出來？」

胡不愁道：「既然非出來不可，還是早些出來的好。」

水天姬道：「你為何非出來不可？」

胡不愁忽然抬起目光，直視水天姬道：「是為了你。」

水天姬身子輕輕一抖，她雖然早已知道胡不愁的答覆，卻實未想到胡不愁會如此痛快的說出來。她垂下頭，又抬起，道：「你為何此刻就說出來，遲些說，豈非好些？」

胡不愁道：「既是非說不可，不如就在此刻說出。」

水天姬輕輕點頭，道：「對了，再遲些，祇怕就沒有機會說了。」

萬老夫人突然大笑道：「既然要死了，還有什麼話可以說的，你們慢慢說吧──伽星反正已等了七年，也不會在乎多等片刻。」

伽星大師道：「我卻已等不及了。」

胡不愁道：「我也已無話可說。」

※※※

陽光雖仍燦爛如故，但天地間卻似充滿了寒氣，只因胡不愁與伽星大師此刻已面面相對，站在那裡。寒氣，便是自他兩人身上發出來的。

若換了七年以前，胡不愁莫說與伽星大師動手，簡直連站都不能和伽星站在一齊，但此刻，這少年與伽星面面相對，無論氣概、神情，竟已都不在這名震天下的異僧之下，竟已隱然而有宗主大師的風範。

伽星大師面上得意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見。以浸淫武道數十年的經驗，他已感覺出這少年身上散發出的劍一般的銳氣，他已感覺出這少年對他的威脅。

自七年暗室生活中脫出的胡不愁，正似一柄劍──一柄新型的利劍，突然自劍鞘中拔出來。那鋒芒縱不耀眼，但劍氣卻已可砭人肌膚。面對著這少年，伽星大師一時間竟不敢出手。

水天姬直著眼瞧著，面上雖仍笑不出來，但目中卻已有了欣慰的笑意──她總算沒有白等。她等待著的人，終於脫穎而出。這一戰無論勝負，胡不愁都已算對得起她。

萬老夫人也在直著眼瞧著，口中喃喃嘆道：「想不到這一戰竟要耽誤這麼久時候，祇怕，日落黃昏時，他們還未必能分得出勝負。」她武功雖不能列入當代絕頂高手之列，但經驗是何等豐富，當代名家之高手，她祇怕瞧得比任何人都多。

此刻，她已瞧出伽星大師遲遲不敢出手的原因──這少年的銳氣，已激發了他的敵愾之心。他此刻心中祇想著如何能一招便將這少年擊倒。至少，也得在一招中佔得先機，先折這少年的銳氣，使得這少年的潛力不能發揮出來。否則，今日之一戰，便必將陷入苦戰。伽星大師遲遲不出手，正是最正確的策略。

萬老夫人喃喃道：「伽星果然是好手，胡不愁呀胡不愁，你遲早總是要完的。」她自也算準，伽星不出手，胡不愁也是不敢出手的。

※※※

但萬老夫人卻算錯了。

胡不愁目中突然神光暴射，雙掌突然閃電般擊出。這一招看來毫無奇詭玄妙之處，但招式卻是說不出的博大、淵深，又似能將一切奇詭玄妙都包含在其中。這一招本身縱無奇詭玄妙之處，但戰略之運用，卻是玄妙之極，正是「攻其不備」的至上戰術。

只因伽星大師實也未料到胡不愁敢出手。他心中盤算的，乃是如何進擊，而非如何防守。胡不愁這一招出手，正是已將戰術揉合在武功中──這正是古來所有宗匠大師成名之必須因素。

水天姬忍不住脫口輕呼道：「好！」這一招無論是否得手，委實都值得別人叫好。

※※※

但伽星大師究竟也不愧是一代武學宗匠，其應變之速，委實也絕非一般江湖武客所能想像。在這快如霎眼的剎那之間，他竟也能驟然將全身真力提到雙掌上，迎著胡不愁的掌風推了出去。

這正是立分勝負的一掌。

這正是性命交關的一掌。但胡不愁強煞也不過只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年，又怎比得上伽星大師浸淫六十年內力之深厚。世上又有幾人比得上伽星大師內力之深厚。

水天姬只望他快些變招，以學自紫衣侯武功秘笈中的招式，專對付伽星，勝負還不致絕望。那知胡不愁雙掌仍直擊而出。「砰！」雙掌暴接。水天姬立刻閉起眼睛，慘然道：「錯了──完了──」

※※※

但錯的竟不是胡不愁。胡不愁內力雖不深，但這七年來，他在那密艙暗室中，也不知多麼苦悶、焦急、艱苦、寂寞──這七年來他精力全然無從發洩，他的忍受實已到了極限，此刻，他所忍受的一切，全自這一掌中發洩而出。

七年，縱是點滴雨水，也會聚流成河。七年的沉積，決然發出，這力道又是何等巨大。這力道又豈是他人所能想像得出。「砰」，雙掌暴接。

# 第五十四章 靈犀一點通

這一掌已並非全是內力與內力的比拼，而是少年奔放的精力與老年累積的潛力之對決。雙掌相接，伽星大師整個人竟被震得飛了出去。萬老夫人失聲驚呼。水天姬喜極狂呼。

胡不愁木立當地，動也不動，陽光照著他矮小的身子，在萬老夫人眼中，這身子似已突然變得十分巨大。就連他身上那破爛的衣衫，都似已變為輝煌的盔甲，他那滿頭亂髮，在陽光下也似變為帝王的黃金冠冕。

伽星大師掙扎著爬起，又跌下。他嘴角已沁出鮮血，身子也難爬起，但口中卻突然狂笑道：「好！好！老僧果然沒有白等──紫衣侯的秘笈果然天下無雙，竟能使這毛頭小子勝過了老僧──」

胡不愁木然道：「只可惜你是瞧不到那秘笈的了。」

伽星大師大笑道：「只要這種絕代武功能留傳後世，便是武道之幸，便是後人之福，我瞧不瞧得見，又算什麼？」

胡不愁望著這倒在地上辛苦掙扎，瘋狂大笑的異僧，心中突然不由自主生出一種佩服之意。他的一生，委實只有一個目標。向武道的巔峰邁進。無論他是否成功，他的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胡不愁嘆息一聲，忍不住走過去將他扶起。

突然水天姬嬌笑喝道：「你這老妖精，還想往那裡逃？」

胡不愁轉身望去，水天姬已拉住了萬老夫人的衣領。

※※※

萬老夫人早已悄悄想溜，但還未溜出三步，便被水天姬一把捉住，她身子一軟，便已跪倒在地，苦著臉道：「水姑娘，你──你何必又來難為我老婆子？」

水天姬笑道：「難為你？我本該一瞧見你就宰了你才是。」

萬老夫人顫聲道：「我老婆子對水姑娘一向不錯。」

水天姬嬌笑道：「你對我不錯？我將你當做知心朋友，你卻千方百計地要害死我，這難道也算對我不錯？」

萬老夫人道：「但──但我老婆子雖然有過，卻也有功的。」水天姬笑得越甜，她便越是害怕，怕得連舌頭都短了，只因她深知水天姬殺人的時候，總是在甜笑著的。

水天姬果然笑得更甜了，柔聲笑道：「你還有功？你有什麼功？我倒要聽聽。」

萬老夫人道：「若不是我老婆子，胡不──胡大俠此刻祇怕還在那密艙中，又怎麼會出來，又怎麼會擊倒伽星大師？」

水天姬格格笑道：「你這張嘴呀，果然能將死人都說活，但我可不聽你這一套，無論你怎麼說，我還是要──」

突聽胡不愁道：「你饒了她吧！」水天姬回首一笑，道：「為什麼要饒她？這老妖精害的人還不夠？」胡不愁嘆道：「但她說的本也不錯，若不是她這一逼，我當真不知要到何日才敢出來，在那密艙中，我委實已全無自信。」

他嫣然一笑，接道：「若不被她這一逼，說不定我永遠都不敢出來也未可知，」

水天姬凝目瞧著他，瞧了許久，終於嫣然一笑，柔聲道：「好，你說饒了她，就饒了她，我什麼都聽你的。」像她這樣的女孩子，若是對人狠毒，那當真比任何人都狠毒，她若是對人溫柔起來，那卻又當真比任何人都溫柔。

胡不愁笑道：「謝謝你。」七年的黑暗、艱苦與寂寞，已使他往昔終日掛在嘴角的笑容，顯得有些生澀，但看來卻另有一種魁力。

水天姬凝注著他，輕輕道：「我本該謝謝你才是。」突然在他面頰上輕輕吻了吻，燕子般掠回茅屋。

※※※

等水天姬再從茅屋中出來時，胡不愁已在小溪中洗清了七年的汙垢──若非有絕大的定力與決心，這七年的汙垢，又豈是任何人所能忍受，

五色帆已卸下，水天姬手中已多了個包袱。

是該走的時候了。

胡不愁道：「萬老夫人乘來的船，不知還能不能用？」

萬老夫人趕緊道：「能用的。」

水天姬笑道：「船只要不沉，我就有法子叫它走。」

胡不愁道：「船上還有人麼？」

萬老夫人道：「有的，但卻已被伽星殺了。」

胡不愁長長嘆息了一聲，轉目望去，只見伽星已坐起，盤膝坐在地上，就像是木頭雕的，動也不動。他的人雖未死，但心卻已死了。他已知道自己永遠再也不能登上天下武道的巔峰。

胡不愁嘆道：「萬老夫人，你扶起他吧！」

水天姬道：「扶起他？你要帶他走？」

胡不愁道：「無論如何，此人終究是一代武林宗師，咱們豈能將他棄之於不顧？」

水天姬嫣然笑道：「世人皆欲殺，汝意獨憐才。」

胡不愁笑道：「不錯。」

伽星大師似已完全麻木，萬老夫人去扶他，他就站起來，萬老夫人要他走，他就舉步。

胡不愁自那密艙中捧出了數十本黃絹書冊，用五色錦帆仔細包起，他一舉一動，都是那麼謹慎而恭敬。甚至連水天姬，瞧見這些書冊時，都不禁肅然起敬。這正是一代奇俠紫衣侯畢生心血的結晶，這正是天下武功精華之所在，這正是絕世的寶物。

萬老夫人雖不敢去瞧，也忍不住要去偷偷瞧上幾眼。只有伽星大師，他甚至連眼珠子都未動一動。他似已自知絕望，瞧也不過徒增悲痛。

胡不愁背起包袱，萬老夫人當先帶路。

水天姬目光四轉，幽幽道：「這麼多年來，沒有一天我不想趕快離開這鬼地方，但如今真要走，我竟有些捨不得走了。」她嫣然一笑，接道：「直到現在，我才發覺這鬼地方竟是如此可愛，假如有一天，我能拋開一切，住在這裡，那我真的什麼地方都不想去了。」

胡不愁凝注著她，微微笑道：「只要你真的這麼想，那一天總會來的。」

水天姬道：「真──真的麼？」胡不愁道：「真的。」

兩人目光相遇，心頭都不禁泛起一種甜蜜之意。

※※※

巨大的包袱，在胡不愁肩上，竟是輕若無物，他大步而行，萬老夫人更是歸心如箭，走的自也不慢。片刻間幾個人便已走到海邊。

陽光映著碧海，碧海連天，胡不愁放眼望去，但覺心胸一暢，七年的積鬱，在這一瞬間，便已被海風吹去。

但船呢？海岸邊但有乳白色的浪花飛濺，那有船的影子。

胡不愁目光轉向萬老夫人，道：「船在那裡？」

萬老夫人面上早已變得慘白而無血色，四肢也似俱都僵木，聲音也都已嘶啞，顫聲道：「明──明是在這裡的──明明──」

水天姬道：「明明是在這裡，怎會不見了？」

萬老夫人道：「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她一連說了七八個「奇怪」，似乎再也不會說別的話。

胡不愁道：「莫非是被浪沖走？」

萬老夫人道：「不可能，不可能，我明明將船──」

水天姬截口道：「若不可能被浪沖走，那就是被人駛去。」

萬老夫人道：「不可能，不可能，公孫紅與梅謙明明已死了。」

水天姬跺腳道：「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但船卻明明不見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撞見了鬼不成？」萬老夫人滿頭大汗，喃喃道：「奇怪──真奇怪──」

伽星大師突然大聲道：「那兩人沒有死。」

水天姬道：「你怎知道？」

伽星大師冷冷道：「是我下的手，我怎會不知。」

萬老夫人道：「但我明明瞧見──」

伽星大師道：「老僧下手，難道還會沒有分寸麼？」這句話說出，再也無人和他爭執──武功練到伽星大師這樣的地步，下手又怎會沒有分寸。

萬老夫人「噗」地坐在地上，失聲道：「完了──完了──船一定是被那兩人偷偷駛走了。」

伽星大師仰天怪笑道：「好！好！船走了最好，大家都休想回去，胡不愁呀胡不愁，你七年的苦練，就全白費了。」

七年的苦練俱付流水，幸福的憧憬也成泡影，這打擊又豈是任何人所能忍受，但胡不愁與水天姬對望一眼，兩人卻笑了起來。

水天姬道：「這裡有木頭麼？」

胡不愁道：「自然有的。」

水天姬笑道：「只要有木頭，咱們就能回去。」

※※※

以帆布、樹皮，以及一種這海島所特產的樹膠所搓成的繩索，是異常堅固的，甚至連胡不愁都難拉斷。海島上生長的樹木，高而巨大。以如此堅固的繩索，如此巨大的樹木所造成的木筏，雖無海船的靈便，也足以禁受海上的風浪。又何況木筏上的都是絕頂高手，又有誰在乎區區風浪。

二十三天後，木筏便已完成。水天姬興高采烈，在木筏上扯起了五色帆。五色帆終於又飄揚在海上！

航行十分順利，一個時辰後，已瞧不見那海島的影子，白天有海上的季節風，幫他們辨別方向。晚上，則有星辰。滿天星辰，每一粒星辰，卻象徵著他們一個希望。

於是朝陽又昇起。甜睡了一夜的水天姬，在朝陽下看來更是嬌艷如花。

胡不愁喃喃道：「只要沒有暴風雨，幾天後咱們就可回去了。」

水天姬嫣然笑道：「絕不會有暴風雨的，老天對咱們已虐待了七年，現在，也該是他老人家補償咱們的時候了。」

萬老夫人立刻接口笑道：「不錯，不錯，以我老婆子的經驗，這幾天絕不會有暴風雨，水姑娘和胡大俠都已時來運轉了。」

水天姬笑道：「你倒是善頌善禱。」

胡不愁遙注著海天深處，緩緩道：「七年──故人別來不知是否無恙？」

水天姬道：「你還多想什麼，反正就快見著他們了。」

胡不愁展顏笑道：「我已等了七年，不知怎的，這幾天反似等不得了，我那莫大哥、金二哥──唉！他們現在想必已聲名大起。」

水天姬笑道：「憑他們的本事，想不成名都不可能。」

胡不愁道：「正是如此──萬老夫人，你可知道他們近來的消息？」

萬老夫人道：「我──我不太清楚。」

水天姬失笑道：「同樣的話，你已不知問過多少次了，她也不知已回答過多少次，現在你還要問個什麼？」

胡不愁道：「我總是有些不放心──我總是有些不信，萬老夫人在江湖中可說是萬事通了，又怎會不知道他們的消息？」

水天姬道：「萬事通總也有不知道的事。」

萬老夫人趕緊陪笑道：「正是，正是。」

過了半晌，胡不愁又道：「還有寶兒，這孩子想必已長大了，以他的聰明，我深信他必能成名，只是，卻猜不到他已長成什麼模樣？」

水天姬笑道：「這句話你也──」

胡不愁截口笑道：「我知道這句話我也不知說過多少次了，但我只要一想起他以前那種調皮搗蛋的樣子，就又忍不住要重說一次。」

水天姬默然半晌，幽幽道：「你如此想他們，卻不知他們是否在想你？」

胡不愁笑道：「自然也想的──就算不想，我也要想他們。」

水天姬道：「但人家若不想我，我就絕不去想他們。」

胡不愁笑道：「這就是你和我的不同，你──」

突然間，一直木然呆坐在那裡的伽星大師，竟又仰天狂笑起來，笑得那麼奇怪，笑得那麼可怕。

※※※

水天姬皺眉道：「你笑什麼？」

伽星大師狂笑道：「我笑你們都是在痴人說夢。」

水天姬嗔道：「你才胡說八道，我們──」

伽星大師道：「你們再也休想見著他們了，你們再也休想回去。」萬老夫人變色道：「你──你說什麼？」伽星大師道：「這隻木筏，立刻就要沉了。」

水天姬跳了起來，喝道：「你──你放屁！」伽星大師冷冷笑道：「繩子立刻就要斷了。」

水天姬、胡不愁、萬老夫人，不由自主，俱都垂首望去，只見綁住木筏的繩索，果然每一段都斷了十之八九，只剩下細細的一根，維持著木筏不散，但誰都可瞧出，這是再也支持不了半個時辰的。

胡不愁縱然鎮定，此刻也不禁為之失色，厲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伽星大師閉起雙目，冷冷道：「這自然是老僧動的手腳。」

水天姬一把揪住他，怒道：「你瘋了？你難道也不要命了？」

伽星大師道：「老僧正是已不要命。」

萬老夫人惶聲道：「你可是生怕我不給你解藥，所以才如此？」

伽星大師道：「哼！」

萬老夫人嘶聲道：「但我那是騙你的，那梅子裡根本沒有毒。」

伽星大師道：「有毒無毒，俱都無妨。」

萬老夫人道：「那──那你又是為了什麼？」

伽星大師霍然睜開雙目，目光如電，凝注著那一包紫衣侯的武功秘笈，一字字緩緩道：「老僧既不能得到此物，便要它陪老僧同沉海底。」

萬老夫人手腳顫抖，道：「你瘋了──你瘋了──」

胡不愁大喝道：「大家且莫驚慌，先鎮定下來，再作──」

伽星大師狂笑道：「胡不愁呀胡不愁，你鎮定又有何用？你學會了紫衣侯的武功又有何用？還是隨老僧一齊去海底躺著吧！」突然躍起身子，撲向胡不愁。

胡不愁反手一掌，直切他左右雙腕。伽星大師雙臂一伸一縮，毒蛇般纏向胡不愁。胡不愁變招如電，劃過伽星脈門。霎眼間，兩人便拆了七、八招之多，招招俱是快如閃電，招招俱是間不容髮，招招俱是妙到毫巔的武功絕學。

水天姬與萬老夫人都不禁瞧得驚心動魄，幾乎已忘了自己的生死存亡，也已繫於「一線」。

只見胡不愁雖傷不了伽星，伽星也纏不住胡不愁。但，突然間，「喀嚓」一響！一個浪頭拋來，木筏立時四分五裂。

水天姬失聲呼道：「胡不愁──」呼聲未了，她身子已被海水淹沒。

隱約間，似乎也有人高聲喚道：「水天姬──」但呼聲已被海浪聲，與伽星的狂笑聲擾亂，水天姬雖想掙扎著向呼聲處游去，卻總是辨不出方向。幸好她水性精通，三兩個浪頭過去，她身子便已浮起。

只見海面上到處飄流著木桿、斷索，以及一些由海島上帶來的食物，貝殼──但卻瞧不見人。水天姬突覺悲從中來，立刻淚流滿面。她關心的不是伽星大師，更不是萬老夫人，也不是她自身的生死安危，她關心的只是胡不愁。

她突然發覺，她對別人竟也會比對自己更關心，這簡直連她自己也不能相信，不敢相信。她伸手攀住一根木頭，嘶聲呼道：「胡不愁──胡不愁──你在那裡？」

呼聲激盪在海上，海浪也似在陪她嗚咽。她眼前漸漸模糊，也不知是海水，還是淚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她聲音漸漸嘶啞，漸漸什麼也瞧不見了。

她暈暈迷迷，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發覺有一隻手在撫摸著她的頭髮，一個低沉的語聲在她耳邊溫柔地說道：「醒醒，醒醒，我在這裡──」

水天姬斗然自暈迷中醒來，胡不愁果然已在她身畔。一時之間，她心情之激動，實非任何言語所能形容，她再也顧不得一切，緊緊抱住了胡不愁，喃喃道：「你不要走──你永遠再也莫要離開我──」

胡不愁只覺嘴裡鹹鹹的，是海水？是淚水？他什麼也說不出──他什麼也不必說了。

※※※

柔情雖美，密意雖甜，但現實卻更殘酷。兩人暫時雖忘卻了一切，但漸漸就覺得手掌發疼，發麻，身手也發疼、發麻──兩人還在怒海中。

海天茫茫，怒海無情。

他兩人雖能暫時依附著這根木頭，但又能支持多久？可愛的陽光，此刻也變得更可恨起來，照得他們眼發花，嘴發乾，全身皮膚發裂。

終於水天姬道：「萬老夫人呢？」

胡不愁道：「不知道。」

水天姬道：「伽星──」

胡不愁道：「不知道。」

水天姬道：「看來只有我們兩人還活著。」

胡不愁輕嘆道：「不錯。」

水天姬嫣然笑道：「只要我們還活著，就能回去。」

胡不愁道：「不錯，我們一定能回去。」

水天姬道：「我們不久就會見到你想見的那些人了，莫不屈、金不畏、公孫不智，還有方寶兒──是麼？」

胡不愁道：「還有我的師傅，你的母親──」

水天姬笑道：「我們不久就能喝到甜甜的水，那比海水要甜得多──還有舒服的床，新鮮的水果──是麼？」

胡不愁道：「你想吃什麼，就有什麼。」

水天姬嫣然笑道：「我想吃水蜜桃，大白梨，還有西瓜，又甜又大的西瓜──」「瓜」字還未說出，突然放聲大哭起來，痛哭著道：「我們何苦還在自己騙自己，你知道，我也知道，我們是再也不能回去的了，什麼人我們都已見不著。」

胡不愁黯然，只有撫著她的頭髮，喃喃道：「莫哭──莫要哭──」除了這句話，他還能說什麼？他的確知道，他們的生命的確已不能再活多久。

水天姬也不知哭了多久，方自抽泣著道：「你可知道，自從我長大後，就只有笑，就只有瞧別人哭，自己從未哭過，但今天，我──我竟哭了兩次。」

胡不愁道：「你──我──」

水天姬道：「其實我不該哭的，我本該笑的──有你在旁邊陪著我，我還有什麼遺憾？我還要再求什麼？」她果然笑了，但這笑，卻比哭更令人心碎。

胡不愁啞然道：「想不到──想不到你會對我──」

水天姬道：「我也想不到我會對你這樣──這是緣，不是麼？若不是這許許多多的災難，我又怎會和你在一起？」

胡不愁道：「災難──許許多多的災難──我該恨，還是該感激？」

水天姬道：「我要感激的，若不是如此，我祇怕永遠也不知道我也有真實的情感──有了真情，死又算什麼？」

死又算什麼？以死亡來證實的愛，豈非最真實的麼？

※※※

陽光落下，星辰昇起，星辰落下，陽光又昇起。

日去夜來，兩人已不知過了多少天，只知自己的精神已漸漸崩潰，嘴巴已乾得再也說不出話來。但此時此刻，兩人已不用再說話了。兩人的心，已融化在一起。兩人已可靜待死亡，而無遺憾，真的無憾麼？只不過是雖有遺憾，也無可奈何而已。

又不知過了多久，水天姬睜開眼睛，凝注胡不愁，輕輕道：「親愛的──永別了！」

胡不愁道：「你說什麼？」

水天姬道：「我已受不住了，要──要先去了。」

胡不愁嘶聲道：「你──你不能。」

水天姬悽然道：「再掙扎下去，也不過是多受苦而已，你──你還是讓我早些走吧，你難道情願讓我多受苦麼？」

胡不愁道：「但你──我──」他嘴裡雖已說不出話來，但一雙手卻緊拉著她不放。

水天姬道：「讓我走吧，求求你，讓我走吧！」

胡不愁一咬咬牙道：「若是要走，咱們就一齊走。」

水天姬嘶聲道：「你不能，你不能──你還有機會。」

胡不愁悽然笑道：「你走了，我還有什麼機會，你難道還不知道，這許多年來，我是憑著什麼支持下去的，能夠和你在一起死，我已覺得心滿意足，你──」突然放聲大呼道：「啊，你不必死了，我也不必死了！你瞧，那是什麼！」

白雲下，碧海上，竟已出現一點帆影！

※※※

生命，畢竟是可愛的。能夠和真心相愛的人在一齊死，固然已十分幸福，但能夠和相愛的人在一起生活，那總要比死好的多。胡不愁、水天姬拼命划著那根木頭，他們也不知是那裡來的力氣──船，果然漸漸近了。

胡不愁放聲大呼道：「船上的朋友，能不能把船駛過來，救我們一救。」

船上沒有回應。

胡不愁大呼道：「船上的朋友，可聽見我的話麼？」

那艘船卻只是在海面上飄蕩著，既不駛近，也不遠去，船上雖接著帆，卻瞧不見操作的水手。

水天姬失聲道：「船上像是沒有人？」

胡不愁道：「奇怪，的確有些奇怪。」

水天姬道：「這艘船莫非已被海盜洗劫，船上的人已死光了？」

胡不愁道：「無論如何，咱們先設法上船再說。」

上船，本是件容易的事，但水天姬與胡不愁卻不知費了多少力氣，上得船後，兩人已是氣喘吁吁。但畢竟他們已上了船，他們的生命，總算已有了可靠的依託，死亡，似乎已離他們遠去。

只是兩人還不能十分開心──

胡不愁道：「船上果然沒有人。」

# 第五十五章 盜亦有道

水天姬道：「嗯，若是有人，早已出來瞧了。」

胡不愁道：「這艘船若真是被海盜洗劫，但願海盜手下留情。」

水天姬道：「莫要將食水也劫去。」

胡不愁道：「你坐著，我──」

水天姬道：「我也陪你進去瞧瞧。」

兩人俱是聰明絕頂的人物，一句話根本不必說完，對方便可接著說下去。兩人相視一笑，相擁而起。他們互相依偎著，想走入船艙，但還未走出幾步，兩人便不禁同時駐足，同時驚呼出聲來。

死屍！他們竟赫然發現一具死屍。

那具死屍就倒在船艙口，身上的衣裳固是破爛不堪，鬚髮也是又髒又亂，顯然生前便已在海上飄泊許久。

死屍身上並無傷痕，但眉心──眉心竟赫然有一道血口。

水天姬身子一顫，道：「你瞧──你瞧這死屍致命的傷痕。」

胡不愁也已面色大變，失聲道：「白衣人。」

水天姬道：「一──一定是他，除了白衣人外，我想不出還有誰的手法如此乾淨俐落，但死的這人又是誰？」

胡不愁道：「值得白衣人下手的，必非泛泛之輩。」

水天姬道：「我去擦乾淨他面上的血汙，說不定就會認出他了。」

胡不愁目光凝注著一點，緩緩道：「不必擦了，我已認出了他。」

水天姬隨著他目光望去，艙門旁，閃動著晶亮的光芒的，乃是件奇異的兵刃──一柄奇異的刀。

水天姬失聲道：「天刀梅謙？！」

胡不愁沉聲道：「我雖未見過梅謙，也沒見過這兵刃，但此人必是『天刀』梅謙無疑。」

水天姬道：「原來他們並沒有死，原來這艘船就是萬老夫人乘來的那艘，他們醒了後，將船偷偷駛走，卻不想在海上遇著了白衣人。」

胡不愁道：「梅謙既在此，公孫紅想必也在。」

水天姬嘆道：「公孫紅想必也難逃毒手。」

胡不愁沉吟道：「但這其中還有奇怪之處。」

水天姬道：「不錯，是有些奇怪──他們縱然在海上遇著白衣人，但海面如此寬闊，白衣人又怎知他們在這船上，又怎會到這艘船上來取他們的性命？」

兩人繞過死屍，再往裡面走，果然又發覺一具死屍。這具死屍面朝下，雙手伸在面前，十指如鉤，像是想抓穿那甲板，他在臨死前，顯然還在掙扎著向前爬。

胡不愁道：「公孫紅果然在這裡。」

水天姬悽然道：「他也算得是──」一句話未說完，那死屍突然發出了聲音。

水天姬、胡不愁可當真吃了一驚，情不自禁，倒退了兩步，只聽這聲音模糊不清，呻吟著道：「我──並非公孫紅──」

水天姬抓緊胡不愁的手，顫聲道：「你是誰？」

那「死屍」卻再也不能回答，只是不斷呻吟著道：「水──水──水──」

一提起「水」，胡不愁與水天姬立刻覺得嘴脣已都火燒般裂開，立刻也幾乎說不出話來。

水天姬啞聲道：「水──水在那裡？」

那「死屍」的手指動了動，點了點艙板。胡不愁與水天姬立刻撲了過去，「砰」的蹬在船板上，掀起了那塊板子，下面果然有幾個瓦製的水缸，還有紫銅水壺。

兩隻手一齊伸了下去，將水壺提起，胡不愁要將壺口送到水天姬的嘴邊，水天姬要將壺口送給胡不愁。但兩人瞧了那「死屍」一眼，還是一齊將壺口送了過去。

※※※

水，當真是生命的泉源。有水入口，那已奄奄一息，不能動彈的「死屍」，便突然有了活力，兩隻手緊抓著水壺，再也不肯放鬆。

水，也使得水天姬的脖子明亮起來，她就像是朵枯萎的鮮花，一得到水的滋潤，便又恢復了嬌艷。

那「死屍」已翻過了身，平躺在板上，滿足地喘息著，眉心，也赫然正有一條血口，只是想必並不十分深。否則他又怎會活到此刻。

胡不愁最後將那壺水喝得點滴不剩，也喘息著道：「你究竟是誰？」

那「死屍」道：「我？我才是『天刀』梅謙。」

水天姬道：「呀！死的那人是公孫紅？」

梅謙道：「嗯──你們是誰？」

胡不愁搶先道：「在下胡不愁，乃是──」

他話未說完，梅謙已霍然睜開雙目失聲道：「胡不愁？你可是方寶玉的師叔？」

胡不愁展顏笑道：「不想寶兒的名聲己如此響亮。」

卻見梅謙又閉起眼睛，喃喃道：「天幸──天幸──要我死前還能見你──」

胡不愁訝然道：「你難道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梅謙道：「有──有許多──」

胡不愁道：「你慢慢說吧，不忙，反正時間還多得很。」

梅謙嘶聲道：「時間已不多了，我一喝下水，就活不長了，最多也不過──」

胡不愁跌足道：「呀！我竟忘了，傷重之人，最忌喝生冷之水，但你既明知如此，怎地也──也要──喝？」

梅謙慘笑道：「能喝到水，死又何妨。」

水天姬悽然道：「我也知道這種滋味，也知道你的心情，有時一口水的確比生命還要可貴，你──你就快說吧！」

梅謙道：「白三空你認得？」他忽然提到「白三空」這名字，胡不愁又不禁吃了一驚，強笑道：「自然認得，弟子怎會不認得師傅。」

梅謙道：「好！好──你師傅實未死──」

胡不愁道：「我知道。」

梅謙道：「當今江湖中人，雖知他未死，都以為他隱居在金氏園林之中，不見外客，卻不知他不但早已化身而出，而且也已在江湖中做了不少事，那日泰山之會，揭穿火魔神火藥藏處的，也就是他老人家。」

胡不愁又驚又喜，卻又忍不住問道：「什麼泰山之會？什麼火藥？」

梅謙道：「這些事，你回到中土，就會知道的。」

胡不愁道：「你莫非見著了他老人家？」

梅謙慘笑道：「我若未見著他，也不會身在此處了。」

胡不愁笑道：「為什麼？」

梅謙道：「我壯年才至東瀛學武，未到東瀛前，與他本是兒時舊友，是以此處重逢時，他才會對我說出了件秘密。」

胡不愁更奇怪，急急追問道：「什麼秘密？」

梅謙道：「白衣人的秘密。」

※※※

胡不愁聳然動容，失聲道：「他老人家說了些什麼？」

梅謙道：「他自白衣人劍下重生後，便苦苦研究白衣人的武功路數，皇天不負苦心人，這許多年來，他終於研究出白衣人武功的破法，只是他心感白衣人劍下留情之恩，是以從不肯將此破法說出。」

胡不愁道：「但──但他老人家又怎會告訴了你？」

梅謙道：「只因我見著他時，他正要以身赴險，此去生死存亡，實不可卜，為了他唯一的孫子方寶玉，他才將這秘密向我說出。」

胡不愁道：「為了寶兒？」

梅謙道：「只因方寶玉已被當今天下武林公認為白衣人的對手。」

胡不愁道：「既然如此，他老人家為何卻向你──前輩說──」

梅謙截口嘆道：「他若將此秘密說與方寶玉，豈非有負白衣人之恩情，但我──唉，我與白衣人也是好友，他向我說出這秘密，只是要我速至東瀛，勸阻白衣人──白衣人若知道中原武林已有人能破解他的武功，祇怕便會打消重來中原，以血洗劍之意，那麼不但寶玉得救，江湖也可免遭此劫。」

胡不愁動容道：「但──但前輩你──」

梅謙道：「我受他重托之後，立刻兼程東來，誰知在船上便被人誤解，我苦於不能解釋，便只有──只有──」胡不愁綴然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前輩當真是英雄。」

梅謙慘笑道：「英雄？英雄又如何？一場慘殺之後，接著又是一場風暴，然後，又遇著個豺狼野獸般的怪人。」

胡不愁苦笑道：「那，那是伽星大師。」

梅謙失聲道：「哦！原來是他。」默然半晌，終於又道：「我雖被他一掌震昏，其實卻未負傷，醒來後立刻與公孫紅乘漲潮時將船駛走，駛向東瀛。」

胡不愁道：「那公孫紅──」

梅謙嘆道：「我為了要避免他再加阻撓，只有將這秘密隱約透露一些給他，他果然立刻以全力助我，卻不想我等還未到東瀛，便已在海上遇著了白衣人。」

胡不愁忍不住道：「但前輩又怎知那船上是白衣人？」

梅謙道：「敢以孤舟橫渡怒海的，除了他還有誰？」

胡不愁長嘆一聲，俯首道：「不錯！」

梅謙道：「我喚他上船，婉轉向他說出，中原已有他武功之破法，勸他打消再至中原之意，原船重返東瀛。」

胡不愁道：「他──他怎麼說？」

梅謙長嘆道：「他什麼也沒說，只是向我冷笑。」

胡不愁黯然道：「我可想得出他那冷笑的模樣。」

梅謙滿面冷汗，斷續著道：「這冷笑無異是逼我出手，我本也有恃無恐，誰知──白三空雖已研究出他武功的破法，但這幾年來，他卻又早已將這破綻彌補。唉！此人劍法之奧妙，於今已真可稱是天衣無縫。」

胡不愁又垂下了頭，默然半晌，喃喃道：「前輩一敗，他自然也不肯放過公孫紅了。」

梅謙慘然道：「我死不足惜，只可惜中原武林──」

水天姬忽然道：「中原武林真的再無人是他敵手？」

梅謙道：「直到此刻，我委實想不出誰是他敵手？」

水天姬道：「那方──方寶玉──」

梅謙嘆道：「那方寶玉之武功，雖已妙參天理，卻可惜爐火尚未純青，尚不足與白衣人那千錘百煉的劍法相比。」說到此刻，他每說一個字，都不知要費多少氣力，他每說一個字，身子都會起一陣顫抖。

水天姬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再也說不出話來。她耳畔似乎已聽得白衣人那冷漠的語聲：「七年後重來，以血洗劍上之辱。」她眼中似已瞧見中原武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梅謙的胸膛急速地起伏著，呼吸已越來越短促，在說過這許多話後，他殘餘的生命，便已所剩不多。

胡不愁喃喃道：「但家師所研究出的那破法，想來畢竟還是有些用的，是以前輩在白衣人那致命的一劍下，還能不死。」

梅謙道：「正──正是──」

胡不愁道：「不知前輩可否將那破法說出？」

梅謙道：「自──自然可以，只──只是──我──」那種精奧的武功，又豈是三言兩語所能敘出，此時此刻的梅謙，又怎有精力再說下去。

胡不愁也已瞧出此點，沉吟半晌，斷然道：「前輩先將家師的去處說出，弟子再去問家師也是一樣。」

梅謙道：「但──但願他──未死──他──他已去──白水宮，」

胡不愁失聲道：「白水宮。」

水天姬也變了顏色，顫聲道：「他──他老人家為何要去白水宮？」梅謙道：「只因為他──他的──」

「他的」什麼？梅謙永遠說不出了。

※※※

夜色，籠罩了海洋。

沒有燈，胡不愁與水天姬，靜靜的坐在黑暗中，船在飄蕩，海浪在起伏，他們都只是坐著不動。他們也不知已坐了多久。胡不愁突然喃喃道：「他的什麼？梅謙想說的，莫非是『他的孫子』？莫非寶玉已去了白水宮？而且已陷身其中，是以他老人家趕去施救。」

水天姬沒有說話──她還能說什麼？

胡不愁喃喃又道：「但願他還未死──梅謙既說『但願』，他老人家想必危險甚重，那麼，寶兒──寶兒豈非更──」

水天姬突然嘶聲道：「你莫要說了。」

胡不愁說道：「是，我不說了。」

水天姬道：「有些話，你不說我也知道。」

胡不愁悽然笑道：「你──你知道？」

黑暗中，他瞧不見她的面容，尚瞧得見那雙銷魂的眼睛──這雙眼睛裡，此刻已滿貯晶瑩的淚珠。

水天姬幽幽道：「你放心，我雖然──雖然對你好，但──但你師傅在白水宮，若有三長兩短，你就永遠不要再見我，我──我絕不怪你。」

胡不愁垂下了頭，默然良久，方自黯然道：「謝謝你。」他垂下頭，只因他不願被水天姬瞧見他目中淚珠，但「謝謝你」這三個字中的辛酸，又有誰聽不出。謝謝你，謝謝你的體諒與了解，謝謝你為我的委曲與忍受，謝謝你──雖然我的心也碎了。還得謝謝這黑暗，隱藏了敘不盡的悲痛，流不盡的眼淚，雖然黑暗可令死亡變得可愛，生命變為痛苦。

兩人就這樣坐在黑暗中。又不知過了多久，胡不愁突然衝出去，掌住了舵。

但天上卻無月色星光。白天風向不定，晚上沒有星光。他們竟在海上迷失了方向。

※※※

一天、兩天──船盲目地在海上飄流。

船上雖還剩著些飲用的水，但卻沒有食物──食物已全都被伽星大師拿走，正是要拿給他們吃的。那知卻反使他們吃不到了──命運，命運的安排有時當真是十分奇妙，卻又當真是十分殘酷。於是，他們這才發現，飢餓的可怕，其實並不在乾渴之下，雖然飢餓只能取人性命，乾渴卻能使人瘋狂。

他們自然也發覺海洋之遼闊，實出乎他們想像，幾天來，他們非但瞧不見陸地，也瞧不見一隻船舶的影子。他們已遠離航線。也不知在何時，兩人又復依偎到一起──死亡雖然可怕，但卻也有一件好處，那便是它可以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人們總是常因「生」而疏遠，「死」而接近。但兩人已再也無力說話。飢餓，已慢慢地將他們的生之意識蠶食殆盡，不知何時，他們腦海中已只是一片模糊，一片空白。他們竟已不復再有求生的決心，掙扎的勇氣。

到後來，雖已有了星光，有了月色，雖已辨出方向，但胡不愁卻已無法站起，他甚至竟已不願站起。

黑暗，甜蜜的黑暗，已越來越近。要睡了，是要睡了──

兩人雖也知道，這一睡之下，便不會再醒，但卻誰也無法抵抗這睡眠的魔力──他們甚至已不願抵抗。胡不愁握著水天姬的手，喃喃道：「你已不必再擔心了──」

水天姬道：「是，世上已沒有人能使我們分離。」

胡不愁道：「沒有人──沒有事──」

兩人面上彷彿都泛起了笑容。水天姬依偎在胡不愁懷抱中，輕輕的哼出了一首甜蜜的催眠歌曲──兩人便在這歌聲中靜等死亡。

※※※

突然間，「嗖，嗖，嗖」三聲風響。

三支鐵箭，穿入了船艙，「奪」的，釘在船板上。

這是強而有力的箭，黑色的箭身，配著血翎，箭翎破空時，風聲尖銳而淒厲，似要撕裂人的魂魄。但胡不愁卻只是張了張眼睛，道：「海盜──海盜──」

水天姬喃喃道：「海盜？」

突然瘋狂般笑了起來，笑道：「他們上得船來，必定失望得很。」她雖在狂笑，但笑聲卻仍衰弱如耳語。

只聽一個粗嘎的聲音在艙外大喝道：「霸海無敵！天下揚威！」

另一人喝道：「順我者生！抗我者死！」

野獸般的喝聲中，船板「砰砰咚咚」一陣響，幾十個人攀著繩索，自那海盜船上飛躍了過來。

那是艘並不甚大的海盜船，揚著黑帆。海盜們穿著鮮艷的褲子，皮革的背心，露出一身閃閃發光的，黝黑的肌肉，就像是生鐵打成的一般。

他們呼喊著，揮動著彎曲的，奇形的，各式各樣的長刀衝進來，就像是一群瘋狂的野獸。但胡不愁與水天姬卻連眼睛也懶得睜開瞧一眼。

破船、空艙、死屍，再加上兩個半死不活，奄奄一息的人──海盜們也楞住了，呼喊也喊不出來。幾個人嘴裡喃喃地罵著，四下去找值錢的東西，兩個人走到胡不愁與水天姬身旁，俯身來瞧。

一人咧著嘴道：「這兩人居然還沒死。」

另一人道：「這兩人也不知從那裡來的，你瞧，他們身上穿的是什麼玩意兒，簡直好像是野人國來的。」

第三人湊了過來，嘻嘻笑道：「但這姐兒還真不錯，只要好好的吃上兩天，包管是個大美人兒，嘻嘻，哈哈──」

笑聲中別的人也都湊了過來。

卻不知道「大美人兒」只要好好的吃上半天，就能要他們的命──胡不愁與水天姬的眼睛更懶得睜開來。

突聽那海盜船上一人格格笑道：「乖兒子們，怎地不捨得回來了，若有什麼好東西，也該先給我老人家送過來才是呀！」

這聲音遠遠傳過來，入耳竟清晰得很，胡不愁與水天姬竟覺得這聲音彷彿熟悉得很，但卻也懶得去想究竟是誰。

海盜們卻都皺起眉頭，一人喃喃罵道：「這老不死，居然作威作福起來了。」

一人道：「有什麼法子，咱們加起來也打不過她。」

另一人道：「早知如此，讓她淹死多好，何苦救她。」

幾個人一面罵，一面將胡不愁與水天姬抬了起來──胡不愁與水天姬身子簡直軟得像是隻麻布口袋。他們暈暈迷迷地被送到那隻海盜船上，鼻子裡立刻充滿了煙草昧、酒味、男人們的汗臭味。

突聽方纔那語聲怪笑道：「呀！原來竟是你們──這世界真小，當真是太小了。」

胡不愁與水天姬終於忍不住張開眼睛一瞧。他們瞧見的赫然竟是萬老夫人。

※※※

這海盜船艙中當真是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大塊的鹹肉，大罈的酒，一堆堆各式各樣的衣服，還有一塊塊金子，一塊塊銀子，這些東西全都亂七八糟的堆在船艙裡，簡直像是雜貨舖。

「雜貨舖」的中間，有張桌子，桌子上更亂七八糟的堆滿了各種吃的，喝的東西，又像是個爛攤子。

萬老夫人就坐在這爛攤子後面，兩手都是油，滿嘴都是油，像是從一上船來就吃個不停。

胡不愁不禁苦笑道：「原──原來是你。」

萬老夫人大笑道：「想不到吧，我老婆子福大命大，居然還未死。」

海盜們面面相覷：「原來他們竟是認識的。」大家一想，這下子祇怕什麼都落空了，既然已沒有什麼指望，還不早些退下去的好。

這邊海盜們一個個獨身往後走，那邊水天姬卻緊緊依偎在胡不愁懷抱中，悽然低語道：「這一來，什麼都完了。」

胡不愁亦自慘然道：「什麼都完了。」

水天姬道：「她絕不會放過你的。」

胡不愁道：「是。」

兩人緊緊握了握手，心裡都知道這是最後一次握手了，他們寧可陷身於虎狼群裡，也不願落在萬老夫人手中。

海盜們已將走得乾乾淨淨，那知萬老夫人突然格格笑道：「你們怎地走了，卻不將你們的戰利品帶走？」

海盜們齊地一楞，道：「但──他們──」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他們雖是我老人家的朋友，但我老人家可也不能令你們完全落空──這樣吧，男的你們反正沒有用，就留給我老人家，女的麼──哈哈！想必你們還總有些用的，我老人家卻用不著她。」

海盜們又驚又喜，萬老夫人大笑道：「傻孩子們，還等什麼，還不將這大美人兒弄出去──但這大美人兒卻是隻雌老虎，你們切切不可給她吃東西，若是讓她養足氣力，你們可一個也別想活了──哈哈！反正她就是沒力氣，你們也一樣可以用的。」

胡不愁整個人都似已麻木，似乎連怒火都發作不出，他只有眼睜睜地瞧著水天姬被人抬出。

水天姬也在瞧他。兩人眼波相對，都知道這是最後一眼了。

※※※

萬老夫人緊緊關起了艙門，笑道：「外面那些龜兒一定要笑我老人家是個老風騷，這麼大年紀，還要弄個小伙子關在房裡──」

她拿起隻雞腿，放在鼻子上嗅著，眼睛瞟著胡不愁，笑得更是怪模怪樣，格格地笑道：「其實我老人家要你作什麼，你可知道？」胡不愁閉起眼睛，根本不理她。萬老夫人笑道：「你閉起眼睛幹什麼？可是不敢瞧這些好吃的東西？你瞧瞧又有何妨，這些東西，反正都是給你吃的。」

胡不愁咬著牙，掙扎著，忍耐著，但終於忍不住睜開眼睛，那雞腿竟赫然就在他的眼前。一陣陣濃濃的香氣，刺激得胡不愁全身都顫抖起來。

萬老夫人笑道：「嗅嗅看，這雞腿是不是真香？」

胡不愁嘴角的肌肉像琴弦殷顫抖著，他拼命咬牙，也忍不住，他終於顫抖著伸出了手，但那雞腿卻已縮了回去。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你想吃麼？那也容易得很，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這雞腿──整個一條雞腿就全都是你的。」

胡不愁嘶聲道：「什──什麼事？」

萬老夫人道：「只要你將紫衣侯的武功之秘說出來。」

胡不愁狂吼道：「不說──我絕不說。」

萬老夫人道：「你不說？好，我老人家也絕不勉強你，但這雞腿──唉！這雞腿的滋味，可真是不錯。」她拿著雞腿，不停在胡不愁面前晃。

胡不愁已倒在地上，滾動著，拼命捶打著胸膛。

萬老夫人笑道：「傻孩子，你何苦虐待自己，只要你說出來──唉！這雞腿真是不錯，不信你且先嚐一口。」她竟真的撕下一條雞肉，放在地上。

胡不愁整個身子卻縮成一團，但還是在不停顫抖。他恨，他恨自己，怎地會變成如此模樣，但他雖恨，也無可奈何──他畢竟是人，飢餓卻是惡魔。他掙扎著、奮鬥著，叫自己的手不去碰那雞肉──沒有被餓得變瘋的人，絕不會知道這是場多麼艱苦的奮鬥。他滿面俱是汗珠，嘴脣已咬得出血。

萬老夫人柔聲道：「孩子，吃呀，客氣什麼？」

# 第五十六章 老而不死

胡不愁終於瘋狂般撲上去，將那雞肉吞下。

這一口不吃還罷，這一口吃下，那肉的滋味，刺激得他不但身子顫抖，就連靈魂都顫抖起來。他整個人都已投入飢餓的魔火，被折磨、被煎熬！那已不是肉體的痛苦，那痛苦已屬於靈魂。

萬老夫人柔聲笑道：「孩子，說吧，那些都是你已背熟了的，你說出來有多容易，總比忍受飢餓要容易得多──」

胡不愁縮起身子，將頭夾在膝蓋裡。但萬老夫人的語聲，那似乎帶著魔力的語聲，還是要往他耳朵裡鑽進去。

萬老夫人道：「只要你說出來，不但這整個雞腿是你的，還有這燒肉──豬肉、牛肉，還有灑著胡椒的羊肉，蒸得又白又大的饅頭──」

胡不愁狂吼道：「住口！──求求你，住口。」那淒厲的吼聲，當真有如負傷的野獸所發出的，令人聞之心碎，但萬老夫人卻似全未聽到。

她還是緩緩接著道：「你瞧，這豬肉烤得多好，肉皮又香又脆，還有這羊肉，肥肥的羊肉，你若夾在饅頭裡吃，只要輕輕咬一口，保險你一嘴都是油。」胡不愁嘶聲道：「我──我說──」

萬老夫人大喜道：「你肯說了麼？」

※※※

胡不愁捶著胸，撞著頭，但口中終於哀呼道：「我肯說了──我不是人──我肯說了──」

海盜們將水天姬抬了出去，遠遠地抬到右舷接近船尾的一個避風處，粗豪的笑聲，才又爆發出來。

一個麻面漢子，左耳吊著隻金鐶，腰帶上斜插著柄閃亮的彎刀，神情看來最是詭異，此刻哈哈笑道：「不想那老怪物這麼大年紀了，還是個老風騷，竟還要弄個年輕的小伙子，關在船裡搗鬼。」

另一個身子奇大，腦袋卻奇小，奇大的身子穿著件小綠馬甲，奇小的腦袋上卻紮著條大紅頭巾，桀桀笑道：「只是這老風騷眼光也太差了，選來選去，竟選了那麼個大頭猴子！那把瘦骨頭，那禁得起她折騰。」

另一人笑道：「這你就不懂了，就因為她年紀大了，所以才不敢找咱們，否則要散的可就是她那把老骨頭了。」

小腦袋冷笑道：「你懂，你懂個屁，越老的才越有勁。」

那人笑道：「既是如此，你為何不上？」

小腦袋重重往地上「啐」一口，道：「我小鯉魚就算八年沒見過女人，也不會要她，你瞧她那一身死肉──啐！」

目光一轉，突然笑道：「何況這裡還有個美人兒在等著，各位若是我的好兄弟，就讓我小鯉魚先拔個頭籌如何？」

麻面大漢道：「那不行，她那禁得起你。」

另一人笑道：「還是讓我吧，我最斯文。」

突聽一人冷冷道：「你們都站在一邊去。」

只見此人黑皮靴，黑包頭，全黑的灑腳褲子，用條黑布帶紮住，一臉生鐵般黝黑的橫肉，右眼上戴著個黑眼罩，竟是個獨眼龍。但他雖是獨眼，那一隻眼睛裡發出來的光，卻比別人兩隻眼睛還亮，還凶，還令人害怕。

海盜們見了他，竟果然都退了一步。那小鯉魚陪笑道：「龍老大若是要，自然該龍老大佔先的！」

獨眼龍冷冷道：「不要。」

小鯉魚喜道：「老大若是不要，那麼我──」

獨眼龍道：「你去到廚房弄碗熱湯，弄塊肉來。」

小鯉魚怔了怔，吶訥道：「但──但咱們不能給她吃的。」

獨眼龍厲聲道：「誰說的？」

小鯉魚道：「那老──老──」

獨眼龍怒道：「你聽她的，還是聽我的？」

小鯉魚再也不敢說話，但瞧了地上的水天姬一眼，瞧見她那最易激起男子獸慾的衰弱模樣，終於硬著頭皮道：「但──但這女子若是有了氣力，咱們祇怕就動不了她了。」

獨眼龍冷冷道：「咱們本就不動她。」這句話說出來，海盜們全都嚇了一跳──就連水天姬，她神智雖已全都麻木，但也嚇了一跳。她若是能張開眼睛瞧瞧，便可瞧見海盜們臉上那副難受，那副失望的模樣，終於還是小鯉魚壯起膽子，道：「但──龍老大，這已是到嘴的肥肉，咱們為何不──」

獨眼龍冷冷截口道：「你想動她？」小鯉魚陪笑道：「老大你也該可憐可憐小兄弟們，兄弟們已有七八個月沒上岸了，七八個月沒見過女人，這滋味可真不是人受的。」話猶未了，獨跟龍已掄起蒲扇般的大手，「吧」的給了他一巴掌，直將他整個人都打得飛了出去。

獨眼龍一隻眼睛裡凶光四掃，厲聲道：「還有誰要說話？」

這些凶神惡煞般的海盜，在他面前，居然一個個全都服服貼貼，竟真的沒有一個再敢說話的。

獨眼龍道：「誰到廚房裡去拿東西？」

海盜們爭先恐後，一齊湧了去，一眨眼的功夫，就又提著肉，端著湯，拿著饅頭，奔了出來。

獨眼龍冷笑道：「你們面上雖然聽話，心裡必定不服，龍老大與這女子非親非故，為什麼要強出頭來放她？」

海盜們心裡說是，口中卻齊聲道：「不──不是。」

獨眼龍怒吼道：「是不是？」

海盜們這才齊地垂首道：「是。」

獨眼龍冷笑道：「但你們若認為龍老大不講理，你們就錯了，我要放這女子，自然是有緣故、有道理的。」他不等別人說語，便又接道：「我且問你們，那老妖婆可恨不可恨？」

海盜們這次卻是真心的了，齊聲吼道：「可恨！」

獨眼龍道：「咱們若將這老妖婆帶回岸上，還有沒有臉去見頭兒？就算頭兒不怪咱們，但這種丟人的事若是傳出去，咱們這條船還能在海上混麼？」

這句話更是說到大家心裡，一個個咬牙切齒，罵道：「這老怪物，老不死！」

獨眼龍冷笑道：「你們除了在嘴裡罵，還能將她怎樣？」

海盜們面面相覷，頹然道：「咱們非但打也打不過她，就連罵也罵不過她。」

獨眼龍厲聲道：「這就是了，咱們既沒法子，就得找人幫忙。」

海盜們苦著臉道：「找誰？在大海上咱們能找誰？」

獨眼龍指著水天姬，一字字道：「就是這位姑娘。」

海盜們聳然道：「她？──找她？」

獨眼龍冷笑道：「你們這群呆鳥，難道未曾見到那老妖婆對這位姑娘是何等懼怕？若不是這位姑娘已餓得沒有力氣，那老妖婆祇怕立刻就要跪下。」海盜們想了想，齊地展顏笑道：「不錯──的確如此──到底是龍老大有頭腦。」獨眼龍叱道：「既已知道不錯，還不快些將熱湯送上。」

※※※

水天姬慢慢的喝下了那碗熱湯，又吃了半個饅頭，一小塊肉，眼睛終於睜開了，眼睛裡又有了光。她終於坐了起來，嫣然一笑，道：「謝謝你們。」

她不笑也沒什麼，這一笑，卻令海盜們全都瞧得呆了，他們做夢也未想到過世上竟有如此動人的微笑。水天姬瞧見他們的模樣，笑得更甜了，輕笑道：「我本來已準備死的，但你們卻救了我，也救了他，我──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感激你們才好。」突然盈盈站起，在每人面頰上都親了一下。

海盜們本已呆住了，這一下更都變成了木頭人，就算用刀在他們身上砍一刀，也沒人會覺得疼的。獨眼龍吃吃道：「姑娘，你──在下──」這大漢方纔還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但此刻在水天姬面前，卻似已變成了個小孩子，連話都說不出。

水天姬嫣然笑道：「你放心，你們的事，包在我身上。」

獨眼龍道：「那──那老妖婆。」

水天姬道：「她這次再也逃不了的。」

獨眼龍瞧了她一眼，瞧見了那甜蜜而動人的微笑，那溫柔而可親的微笑，終於鼓足勇氣，又道：「但──但像姑娘這樣的人，也能下手殺人麼？姑娘你可殺過人麼？」他方纔還蠻有把握，但此刻瞧見水天姬嫵媚的笑容，卻又不敢相信自己了。

水天姬嬌笑道：「我一個人也沒殺過。」

獨眼龍嘆道：「這──祇怕──」

水天姬嬌笑著截口道：「我沒有殺過一個人──我只殺過五千多個。」

獨眼龍怔在那裡，直翻白眼，海盜們更是一個個目瞪口呆，水天姬卻伸直了四肢，舒服地躺了下去。海風吹亂了她的頭髮，也吹起了她本已不像衣裳的衣裳，她那雙瑩白修長的玉腿，便完全露了出來。這雙腿雖已有些髒，雖已不如昔日的光澤豐潤，但那柔和的曲線，玲瓏的足踝，仍足打動所有男人的心。

水天姬卻完全不在乎。她像是根本就未將這些男人當作人似的。但這些男人可受不了啦，一個個喉結上下移動，不住地咽口水，一個個雖不敢看，卻又忍不住要看。

獨眼龍終於忍不住道：「姑──姑娘還不去？」

水天姬道：「體力還未恢復就去，萬一打起來怎麼辦？」

她說「萬一」，意思自然是說萬老夫人是不太敢和她動手的。

獨眼龍只有垂首道：「哦！」

又過了半晌，又忍不住道：「和姑娘一齊上船的那位是──」

水天姬道：「他叫胡不愁，他──」嫣然一笑，又道：「你看他怎樣？」她這嫣然一笑，已無異說出了她和胡不愁的關係。

獨眼龍當然只有陪笑道：「很好很好，只是──恐怕──稍為太弱了些。」

水天姬笑道：「他弱？──嘿！他若不是被餓了十幾天，像你們這樣的人，他一個最少可以打你們八百五十個。」

獨眼龍道：「是──是，但現在，他卻是危險已極。」

水天姬笑道：「危險？──他若真有危險，我還會躺在這裡麼？他若真有危險，莫說我還能走就是爬也要爬去的。」

獨眼龍道：「但──但那老妖婆。」

水天姬道：「你放心，那老妖婆絕不會殺他的，就算他打了那老妖婆八個耳光，就算他咬下那妖婆一隻耳朵，那老妖婆也不敢動他的。」

獨眼龍一隻眼睛瞪得有兩隻那麼大，道：「為什麼？」

水天姬道：「因為那老妖婆有件事要求他。」

獨眼龍更奇怪了，道：「那老妖婆反而要求他？」

水天姬笑道：「嗯！你不相信？」

獨眼龍道：「但姑娘未曾瞧見，怎會知道？」

水天姬道：「我不用瞧見也能猜得到的，他──」語聲未了，突然一聲尖銳的慘呼傳了過來。

※※※

這慘呼之聲竟是萬老夫人發出的。

獨眼龍聳然道：「老妖婆──這是怎麼回事？」水天姬亦是怒喜交集，道：「扶我進去。」獨眼龍俯身扶起了她，手指觸到她肌膚的時候，身子突然起了陣異樣的顫抖，幾乎要突然窒息。

水天姬道：「扶我過去。」

獨眼龍深深吸了口氣，道：「是，但──但──」

水天姬道：「還但什麼，快！」

獨眼龍道：「但姑娘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怎能──」

水天姬輕叱道：「誰說我連走路的氣力都沒有，我只不過要將每分力氣都留給那妖婆，知道麼？──快！」

獨眼龍長長吐了口氣，道：「是！」以他的氣力，像水天姬這麼重的人，他十個都能舉起，但不知怎地，此刻水天姬這溫暖而柔軟的身子靠在他身上，他竟覺重得很，他簡直連氣都透不過來，他簡直連路都幾乎走不動了。但他總算還是走到那艙房門口。

船艙中又靜了下來，門還是關得緊緊的。

水天姬道：「撞開門。」

海盜們動手的本事雖不行，但撞門的本事總是有的，幾個人肩靠著肩一撞，「砰」的門已大開。只見萬老夫人左手摀著右臉，滿臉都是鮮血，胡不愁軟軟的靠在椅子上，嘴上竟也滿是鮮血。

萬老夫人的右手，正扼住胡不愁的脖子，艙門一開，她手立刻鬆了，倒退三步，怒叱道：「什麼──」「人」字還未出口，瞧見了站在門口的水天姬，她便像是被人扼住脖子了，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門一開，水天姬就站直了。她臉上又充滿了那種動人心魄的微笑，看來容光煥發，誰也不會想到她方纔還是個奄奄一息的人。她微笑著道：「萬老夫人，你好麼？」

萬老夫人身子雖已僵如木石，但臉上每一絲肉都在顫抖著，嘴雖然張得奇大，語聲卻嘶啞得幾乎聽不出。她嘶聲道：「你──你怎會──」

水天姬微笑道：「奇怪吧？其實我自己又何嘗不奇怪。但我如今卻已知道，飢餓雖是種可怕的病，但好得卻很快。」她微笑著一步步走過去，萬老夫人一步步往後退。

水天姬走到胡不愁身旁，萬老夫人整個身子已貼住艙壁，看來就像是掛在牆上的一團肥肉。

水天姬媚笑道：「萬老夫人，你怕什麼呀？我最多也不過只能殺死你而已，最多也不過只能將你切成一塊塊的，拋進海裡餵鯊魚，這又有什麼好怕的。」

萬老夫人道：「水──水姑娘，我──我又沒有對──對不起你們，你──你瞧，連我的耳朵都已被胡少俠咬掉了。」她放下手，右邊臉上，果然已沒了耳朵。

水天姬格格笑道：「唷！這是怎麼回事呀──哦！我猜著了，大概是胡不愁說話的聲音太小，你聽不清，所以將耳朵湊上去，那知胡不愁卻當真餓了，連你的耳朵都要吃，唉──他的胃口可真不錯。」

海盜們忍不住都想笑，但又有些驚異：「想不到這已餓得半死不活的男子，居然還能要這老妖婆上當。」

萬老夫人方纔的確是上了胡不愁的當了，此刻苦著臉勉強笑道：「水姑娘猜的真不錯，簡直好像親眼瞧見似的。」

水天姬笑道：「過獎過獎──但胡不愁說的究竟是什麼好聽的事呀？竟能使萬老夫人也這般著急地想去聽。」

萬老夫人道：「這──他──」水天姬道：「哦，我知道了，他說的必定是紫衣侯武功之秘，是麼？」

萬老夫人頹然垂首，道：「什麼事都瞞不過你。」

水天姬笑道：「你既已聽到紫衣侯武功之秘，現在武功想必進步很多了，祇怕──只怕我已不再是你的敵手。」

萬老夫人道：「那──那有這麼快。」

水天姬道：「幸好沒有這麼快，否則我還想活麼？」

萬老夫人道：「是──不是──是──」

水天姬悠悠道：「我既然想活，你就莫想活了。」

萬老夫人嘶聲道：「水姑娘──求求你。」

水天姬柔聲笑道：「你若不等我動手，還可死得舒服些，否則──唉！」萬老夫人已噗地跪了下去，大呼道：「求求你，看在我兒子的份上，饒了我吧！」水天姬道：「你兒子？你兒子是誰？關我屁事。」

萬老夫人突又呼道：「水姑娘，只要你饒了我，我就說出件秘密，極大的秘密。」

水天姬眼被一轉，笑道：「你且先將自己『肩井』、『氣血』、左右雙膝關節的穴道點了，也許我還會聽你說話。」

萬老夫人趕緊道：「是，是。」

竟真的舉起手，向自己這四處大穴狠狠點了下去，下手果然沒有留情──她怎敢在水天姬面前做假。

水天姬嬌笑道：「奇怪，你怎麼真的不敢和我動手？其實我體力還沒有完全恢復呀，你和我動手，我還真打不過你。」

萬老夫人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整個人又怔住了，面上一陣青，一陣紅，一陣白，吃吃道：「我──你──」

水天姬格格笑道：「常聽江湖人言，萬老夫人寧可跪下求饒，也絕不肯打沒把握的架，所以才能活到現在，但這次你卻上當了。」

萬老夫人面如死灰，喃喃道：「我輸了──我輸了，水姑娘當真厲害，我老婆子輸得口服心服，比當真動過手還要服輸。」

水天姬道：「好，那是什麼秘密，你說吧！」她方纔雖未真個動手，但卻無異打了一仗，而且這一仗之驚險與激烈，也絕不在真個動手之下。此刻她面上雖帶著笑，額角卻已沁出了汗珠──方纔她那有氣力動手，她使出所有氣力，也不過僅能站直而已。她知道自己身子若是站得稍有不穩，萬老夫人便會發出致命之一擊。

她知道自己正是站在生死邊緣之上。站直身子，正是她致勝的武器。

萬老夫人凝注著她，默然半晌，終於長嘆一聲，道：「好，我說，那秘密乃是有關水姑娘與方寶玉的。」

※※※

水，又清又冷。方寶玉以「千斤墜」的身法，筆直沉入了水底。

他判斷這湖泊必定與世上所有的湖泊都絕不相同，他心頭頗有自信，而他這判斷，也是錯不了的。他正是以生命在作賭。他果然沒有錯。

這湖泊雖大，卻不深，而且簡直可說是淺得出乎他意外，他身子入水，一瞬間，足尖便已觸及湖底。水的壓力也就自然不大，他閉著一口氣，向前走。然後，他張開眼睛，水很清──

這水底的景象，立刻使他目定口呆，怔在那裡。

※※※

方寶玉第一眼瞧見的是個人──是個女人。

這女子像魚似的遊行在水底，遊行在她面前，她那美麗而動人的胴體，幾乎是完全赤裸著的。她秀髮像海草般散開著，眼睛卻似珍珠。她嘴角帶著笑，竟游入寶玉懷裡，那豐滿的胸膛，那修長的腿，已幾乎纏住了寶玉的身子。

寶玉站在那裡，沒有閃避。這湖底裸女卻牽起了寶玉的手，點了點頭。那意思正是在說：隨我來。寶玉毫不遲疑，隨她游去。

於是他便又瞧見，這淺淺的湖底竟有如龍王的宮殿一般，到處有巨大的，閃著紅光的珊瑚，奇異的貝殼，彩色鮮艷的魚。這一切已足令人目眩神迷，何況珊瑚珠貝間，還不斷有身材誘人的裸女，如游魚般穿梭來去。這那裡是人間景象？寶玉若非眼見，又怎會相信這是真的？

那裸女拉著他，游入了一個岩石的洞窟。岩洞中的水更清、更冷、更平靜。然後，他便瞧見四個以珍珠綴成的字：「水宮之門。」這四個字方入他眼，那裸女已拉著他向上一躥──

他的頭便已出水，他眼前已被一片輝煌的光輝所迷，他耳畔已聽到一個嬌媚的聲音帶笑道：「方少俠才來麼？我家娘娘已久等了。」

※※※

方寶玉此刻是在個不大的水池裡，水池是以晶瑩的玉石砌成的，雕塑得精緻，華麗而奇詭。水池通向外面的湖泊，池面與湖面齊平，於是這水池便成了由外面湖泊通向神祕水宮的門戶。

單只這構思之奇，設想之妙，已足令人傾倒，何況這水宮本身之奇麗，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水池本在這岩洞的中央，光怪陸離的鐘乳，人間罕睹的珠貝，交織成一片眩目的采光，映得這岩洞說不出的奇麗、輝煌。

采光下，水池旁，含笑卓立著一個長髮如雲的少女，她那健美的胴體上，唯一穿著的衣裳，便是那七彩之毫光。但她的神情卻毫不羞澀，她的笑容仍是落落大方。她筆直的站著，將那動人的胴體完全暴露在寶玉面前，只因她絲毫不覺可恥，反覺得十分驕傲。

那的確是值得驕傲的身材，只是寶玉卻有些消受不起，他身子躍上水池，眼睛卻不敢向上瞧一眼。

只聽那少女笑道：「我身子很難看麼？」

寶玉怔了怔，笑道：「那裡──」

那少女道：「我身子既不難看，方少俠為何不敢看我？」

寶玉又怔了怔，道：「這──」

那少女笑道：「方少俠可是因為我沒穿衣裳？」她不等寶玉答話，便又笑著接口道：「但方少俠可知人為什麼要穿衣裳？」

寶玉又怔了怔，道：「這──因為──人本是要穿衣裳的。」

那少女道：「但原因是什麼？」

寶玉道：「因為──因為禦寒。」

那少女笑道：「但這裡並不冷呀！」

寶玉道：「那麼──便是因為羞恥之心。」

那少女道：「為何要有羞恥之心？父母生下的清白身子，為何不能給別人看──這只因人們本身有了罪惡之心，才會覺得羞恥，是麼？」

寶玉道：「咳──咳咳！」

那少女笑道：「所以衣裳本是罪惡的產物，是麼？」

寶玉道：「咳咳，還是相煩姑娘帶在下去見宮主。」

那少女笑道：「我先問你，我說的話對不對？」

寶玉只有苦笑道：「聽來似乎不錯。」

那少女道：「既然不錯，就請方少俠也將衣服脫了吧！」

寶玉什麼也不怕的，但這句話卻當真令他駭了一跳，情不自禁後退兩步，「噗通」又掉下水裡。他眼睛抬處，只見水池旁不知何時，已多出十多雙腿，每雙腿都是晶瑩豐潤，每雙腿都是健康、結實而修長。

只聽那少女格格笑道：「方少俠身上莫非有些見不得人的地方？否則為何如此害怕？」少女們一齊銀鈴般嬌笑起來。

寶玉還未入水宮之前，早已經過深思熟慮，無論遇著的是多麼大的凶險，他都有應付的法子。但此刻，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遇著的非但不是凶險的暗算，而竟是這許多美麗的，赤裸的少女。他所有的應付之策，此刻竟一個也用不上。

只聽「噗通噗通」一連串聲響，少女們已一個個跳了下來，嬌笑著，打著水花，擁向方寶玉。

寶玉忍不住喝道：「你們再過來，我就原路退回了。」這句話他脫口說出，也明知是沒有用的，無論是誰，在著急時都會說出這樣的話，卻從來沒有人被嚇退過。

方寶玉急不擇言，說要原路退回去，這從來沒有用的話，此刻卻有用的，少女們雖未被嚇退，卻當真再也沒人敢過來。寶玉眼珠子一轉，展顏笑道：「我知道不但我急著見你家宮主，你家宮主也同樣在等著見我的，我若真的原路退回，你們就慘了，是麼？」他一面說話，一面游過去。

少女們竟果然紛紛讓開了路，眼睜睜瞧著他又躍上水池，抖了抖身上的水，就要往前走。他走了兩步，那長髮少女又笑喝道：「我還有話問你。」

# 第五十七章 殺手三劍

寶玉雖未回頭，卻停下了腳步，道：「問吧？」

那長髮少女道：「你可知咱們宮主在那裡？」

寶玉道：「既然已到了水宮，還怕尋不著宮主？」

那少女冷笑道：「這水宮中的道路窮極變化，消息機關，更是巧奪天工，到了水宮，卻見不著娘娘的人，也不知有多少，被困在消息機關中，永生也走不出來的，也有許多──要見我家娘娘，那有你想的那般容易。」

寶玉微微笑道：「那些人是那些人，我是我。」

那少女道：「你雖和那些人有點不同，但也未必──」

寶玉道：「雖然未必，我也得試試。」

那少女突然嬌笑道：「只要你脫下衣服，我這就帶你去見娘娘，否則──哼！你非但不知要吃多少苦，還可能永遠也找不到。」

寶玉笑道：「無妨。」竟頭也不回，往前走了。

那少女咬著嘴脣，跺腳道：「你──你莫要後悔。」

寶玉道：「這衣服我本來脫了也無妨，但瞧你如此著急，竟不惜千方百計要我脫衣裳，這其中顯見大有文章，所以──」他一笑接道：「所以寧可後悔，我也是不脫的。」

那少女呆呆的瞧著他，再也笑不出了。

※※※

走了一段路，寶玉才知道這洞岩非但奇麗輝煌，宛如天宮，其幽深博大，也非人們所能想像。千百個鐘乳，佈滿了岩洞，沒有一個形狀相同，也沒有一個光澤相同，當真是鬼斧神工，人間罕睹。再加上鐘乳間還綴滿了珍珠，無數個大大小小，晶瑩圓潤的珍珠，有的綴成字句，有的綴成圖畫。

珍珠綴成的是什麼字句？什麼圖畫？寶玉卻不知道，只因他委實不敢去細瞧，他生怕這些字句與圖畫，會動搖他的決心，擾亂他的心神。他腳步踏在七彩絢麗光影上，身子也浸浴在七彩絢麗的光影中，他只覺自己那裡還像是置身在人間的岩洞，簡直已像是置身在水底的神宮。

他走了一圈，又發現這迷宮中竟無門戶。回頭望去，那少女們竟也全都不見了，偌大的岩洞中，只剩下千百個閃光的鐘乳，像是正眨著眼對他嘲笑。他忍不住放聲大喝道：「白水宮主在那裡？方寶玉求見！」

回聲自鐘乳間傳過來，如海濤，如密雷，震得他耳朵嗡嗡作響，但除了他自己的回聲外，卻再無別的人語。這岩洞中想來自然有秘訣的門戶，但機關在那裡？這眨目的光，照得人眼都花了，誰還能找得到機關的樞紐？

寶玉雖已該著急，卻未著急。他沉住了氣，放緩腳步，又走了一圈。這一次，他眼睛睜大了，瞧得也仔細了。他突然發覺，這千百個鐘乳中，有一個鐘乳，非但形狀最奇特，光澤也特別耀眼，特別眩目。他毫不遲疑，大步走過去，只見別的鐘乳上難免是鮮苔塵垢，這個鐘乳卻光澤如鏡，似是被人摩娑。

寶玉伸手扳了扳，這鐘乳果然是活動的──鐘乳一動，岩壁間便裂開了一條縫，裡面也立刻傳出笑聲人語：「方寶玉，你果然不錯，能找著這門戶，但你敢過來麼？你可知道，走入這道門，就沒有人能活著出去的。」笑語聲本在洞口，但越來越遠，到後來竟似已在於百丈外，顯見這裡面實是深不見底。

寶玉微微一笑，大步走了進去。

※※※

他身子剛走進去，門立刻關了，七彩的光、輝煌的景象立刻全部不見，面前只見一片黑暗，無邊的黑暗。寶玉的感覺直如自天堂墜落到地獄裡。

但此刻，他已只有前進，不能後退。他摸索著兩邊的岩壁向前走，突然發現那冰冷的小岩，竟熱了起來，而且越來越熱，到後來已燙如烙鐵。寶玉的手終不是鐵鑄的，那裡還敢往上摸。

他試探著往前走，走了兩步，「嗡」的一聲，他身子沾著小岩一點，那片水濕的衣裳就立刻被燒焦了。他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敢再往前走一步。岩洞裡已熱了起來，他本來還可以用笑相抗──他相信自己的定力，縱然在酷暑中穿著重裘，也不會出汗的。但到了後來，這岩洞中越來越熱，竟烤得出汗了，到後來連汗也被烤乾，他只覺全身都似要被烤得裂開。

這岩洞，竟似已完全變成個火爐！這已非任何人所能忍受！寶玉頭已開始發昏，眼已開始發花。突聽一人嬌笑道：「這麼熱？你還不脫衣服麼？」

黑暗中，笑聲也不知從那裡傳來的。寶玉咬緊牙根，不說話。

那語聲又道：「此地這麼黑，你縱然脫了衣服，也沒有人會瞧見的，你還害什麼羞？──你為什麼還不脫？」

寶玉道：「你為什麼定要我脫？」

那語聲默然半晌，笑道：「就因為你不脫，所以就定要你脫。」

寶玉緩緩道：「你知我為什麼不脫？」

那語聲道：「我正想聽聽你為何如此頑固？」

寶玉道：「一個男人，若是赤身露體地處於許多個赤身露體的女子中，他縱有再強的意志，也會崩潰，他的自尊與自信，也會完全消失，他簡直任何事都不能做了，你們自然也深知此點的，是麼？」他語聲雖已嘶啞，但仍十分堅定。

黑暗中沒有人答話。

寶玉道：「所以，這正是你們攻心的戰略，祇怕已不知多少男人，落在你們這圈套中，但是我方寶玉──」他話未說完，黑暗中已銀鈴般嬌笑起來，嬌笑著道：「好，方寶玉，算你聰明──」

銀鈴般的笑聲又逐漸遠去，終不再聞。

寶玉卻突然脫下件衣衫，密密地纏在手上，然後，他就以這隻手摸索著山岩，向笑聲消失處走過去。雖然隔著層厚厚的衣裳，他的手仍被燙得發疼。他咬著牙，一步步的前走，他以絕頂堅強的意志力，克服了痛苦，貫注了精神，在黑暗中步步前進。

這自然是段艱苦的路途，除了寶玉外，祇怕沒有人能走上十步，寶玉卻已走了百步，千步了。他的人已被烤得近乎虛脫。就在這時，那笑聲已又響起，笑道：「好，你能走過這麼一段路，真不愧為方寶玉，但──方寶玉，可知道你現在已走到那裡？」

寶玉嘶聲道：「已走到你面前。」

那語聲大笑道：「我讓你瞧瞧也罷──」笑聲中，一點火光飛來，落在地上，瞬即熄滅。就在這火光一閃中，寶玉已瞧出這裡赫然正是他方纔走進來的地方，方纔門還沒有關的時候，他已瞧過一眼。他以最大的忍耐力，吃盡了千辛萬苦所走的一段路，竟是白走的──他整個人都似乎要倒下去。

那語聲笑道：「我早就告訴過你，此間秘道，窮極變化，如今你總會相信了吧，如今你還不脫下衣服？」

寶玉道：「不！」

那語聲柔聲道：「只要你脫下衣服，立刻就可以見著我家娘娘，立刻就可以泡在水裡，又清又涼的水，你要泡多久就泡多久，要喝多少就喝多少，你為何還要逞強，你這樣撐下去，死了有誰誇你半句？」寶玉道：「你放心，我不會死的。」

那語聲默然半晌，冷笑道：「好，我看你還能挨多久？」

無論是誰，千辛萬苦後又經此一擊，都要倒下去，再也無力掙扎，但寶玉卻只是閉起眼睛，沉住了氣，靜靜思索。

人們在黑暗中，若要以手代目，摸索道路，十人中有九人必定是用左手，因為他還留下右手來防禦黑暗中不可知的襲擊。寶玉方纔也正是如此。他方纔摸索著左面的山岩而行，竟走回這裡。

現在，他將纏在左手上的那已燒焦了的衣服解了下來，撕成布條，又緊緊地纏到右手上。他再摸索著右面的牆壁向前走。這段路自然更困難，更艱苦，他全身的氣力，都似已被這酷熱蒸了出來，隨著汗水消失。

他兩條腿似乎突然變得千斤般沉重，他眼前已漸漸開始現出金星，他神智已漸漸開始迷亂──

水，清涼的水。他真想不顧一切，放聲大呼，答應她們任何條件，只要她們能給他水，又清又涼的水──

但他卻只是咬緊了牙關，一步步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突然，他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

暈暈迷迷中，寶玉似乎又回到了那無憂無慮的童年，後院裡濃蔭如蓋，他正在濃蔭下舒服的讀著書。

天很熱，熱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他敞開衣襟，就希望下雨，果然下雨了，雨點自樹枝頭滴到他臉上。好清冷的雨珠，好舒服，突然有人在前院叫他：「寶玉──方寶玉──」是誰？是大頭叔叔？──

寶玉睜開眼──夢境立刻消失，現實仍是那麼殘酷，但他臉上卻真的有水珠，真的是雨露？

只聽頭頂上有人喚道：「方寶玉，你醒來了？」

寶玉抬起眼，這才瞧見這黑暗而酷熱的山岩頂，兩面削立的岩石，不知何時，已現出了個洞。

那長髮的少女正在洞口探頭下望，媚笑著道：「方寶玉，你現在總該知道你不是鐵打的身子，你也有倒下去的時候，現在，你可願服了麼？」

寶玉呻吟道：「水，水──」

那少女舉起了隻金杯，柔聲道：「這杯子裡滿滿的盛著玫瑰的花露，方纔我已滴了三滴在你臉上，就只三滴，已使你自暈迷中甦醒，它的清香甜美，你雖在暈迷中，也該感覺得出，只要你服了，你就可將這滿滿的一杯全喝下，」

寶玉喃喃道：「花露？──玫瑰？──」他似又陷入了暈迷狀況中，已不能用言語表達思想。

那少女笑道：「清冷的水珠，我再讓你嘗嘗──」她將金杯微抖，一滴水珠落下，落在寶玉臉上。

寶玉突然嘶聲大呼道：「不，不答應，不服！」

那少女搖了搖頭，輕嘆道：「真是牛一樣的脾氣，好，你既然還要受罪，也怨不得我。」竟將那一杯花露，全都倒在岩石上。只聽「嗤」的一聲，岩石上冒出輕煙，整杯水都已被燒乾。

那少女的臉也在輕煙中消失，四下又恢復黑暗。

寶玉卻突然跳了起來──與其說是這幾滴水使他恢復了活力，倒不如說他方纔的暈迷根本就是假裝出來的。他一步便掠到那削立的岩石邊，竟已將這裡的形勢全都默記在心，他竟手腳並用，爬了上去。

雖然隔著層衣服鞋襪，但他的手腳仍被燒得像是已焦了似的，只要他一個忍耐不住，他整個人就會跌了下來，前功盡棄！十多丈高的岩石，在寶玉此刻看來，簡直高不可攀，他咬緊牙關，他拼盡力氣，他終於爬了上去。

於是，他的手抬起，他的心也懸起。他的生命已懸在這剎那之間。

上面的山石若能活動，他受的這一切罪，便總算有了補償，否則──否則怎樣，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謝天謝地，上面的山石是活動的。方寶玉狂喜著推開了它，爬了上去。

※※※

清冷的山石，洞外的山石，清涼如水。

方寶玉伏在地上，喘息著，四下沒有一點聲音，所有的艱難與危機，彷彿都已成為過去──

他手掌貼著清涼的石地，面頰也貼著清涼的石地，只等喘息稍為平靜，他才緩緩抬起眼睛。突然，他瞧見一雙腳──一雙男人的腳。這雙腳竟赫然就在他眼前。

這雙腳穿著華麗的鞋子，柔絲的羅襪，正顯示著這雙腳的主人身份的尊貴。但這雙腳只要輕輕抬一抬，只要輕輕踢一腳──方寶玉就得又滾下去。

在這一剎那間，他的胸膛似已窒息，血液似已凝結，這雙腳只要踢過來，他委實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但這雙腳卻只是站在那裡，動也不動。

寶玉伏在地上，更是不敢動一動，他甚至不敢抬頭來瞧這人一眼，瞧瞧他究竟是誰？究竟是何容貌？他只知道這人是穿衣服的。這是他入宮之後，所瞧見的第一個穿著衣服的人，也是他所瞧見的第一個男人，此人的身份豈非更令人奇怪。

只聽一個沉重的語聲緩緩道：「你居然能到達這裡，也算不易，但你卻要知道，這裡距離水宮中樞雖已近，但剩下的這一段路，卻更艱辛，你千萬不可大意。」

寶玉更是奇怪，只因他已聽出這沉重的語聲中，非但全無惡意，反而充滿關切，正像是長輩對子弟的叮嚀。這又是為了什麼？這究竟是什麼人？他想問，但沒有問，他並非不敢問，只因他知道自己縱然問了，這人也萬萬不會說出來的。

只聽這人接著又道：「你年紀輕輕，有些毅力，也算難能可貴，只要你抱定決心，你吃的苦就不會是白吃的。」這非但是叮嚀，簡直已是鼓勵。

寶玉越來越驚疑，但口中只是說道：「多謝。」

那語聲默然半晌，忽又道：「現在，你還能站得起來麼？」

寶玉道：「能。」

那人道：「既能站起，為何還不站起來往前走？」

寶玉道：「是。」

他此刻已確定此人並無傷他之意，當下翻身而起，卻見此人不知何時已翻過身子，緩步向前走去。他腳步緩慢而凝重，雙手似乎抱在前胸。

寶玉忍不住道：「閣下為何不讓小可拜見尊顏？」

那人道：「你不必瞧我的臉，你只要瞧著我的劍。」「劍」字出口，肩頭突然微微一動。

這一動之輕微，幾乎是目力難以覺察，任何人都不會在意，但方寶玉心頭卻突然吃了一驚！

「扭轉乾坤殺手劍！」

肩頭一動，劍光立即飛出，如驚虹、如匹練，正是昔日那「無情公子」蔣笑民所施出的海南劍派的殺手！

扭轉乾坤殺手劍！

這一劍出手比蔣笑民更快，部位比蔣笑民更刁，落點比蔣笑民更準，寶玉若非昔日便已領教過這一劍的精妙，若非早已有了警覺，此刻縱不致死在這一劍之下，也休想再站著往前走了。

劍光方自那人脅下飛出，寶玉身形已退開兩尺，他委實已盡全力，他也算準這一劍最多能觸及他衣衫，卻萬萬傷不著他皮肉，那知劍光在他胸前半尺外便已停住了，這一劍出手雖比蔣笑民更快，更刁，更準，但劍下卻留了三分情意──劍下是否留情，寶玉自然是瞧得出的。他長長喘了口氣，道：「多謝。」

那人劍光緩緩垂下，緩緩道：「你是否早已見過這一著了？」

寶玉道：「是。」

那人冷冷道：「你若非早已見著這一招，此刻便難免傷在劍下，我要以此等殺手取你性命，你為何還要謝我？」

寶玉道：「劍下是否留情，方寶玉豈能不知？」

那人道：「縱然留情，但也足以取你之命。」

寶玉笑道：「但在下此刻卻還是活著的。」

那人默然半晌，縱聲笑道：「不錯，你現在還是活著的，你見過這一著已有兩次，居然還能活著，世上能傷你的劍法，祇怕已不多了。」

寶玉道：「不多？──是否也不少？」

那人笑聲突頓，冷冷道：「嗯，也不少，至少還有三種。」

寶玉道：「為何不令在下領教領教？」

那人道：「你著急什麼！」突然將長劍向後一拋，寶玉不由得伸手接過，劍光一閃後，再瞧前面那人，卻已瞧不見了。

前面還是曲折詭祕的岩洞，這「白水宮」顯然整個都是在山腹之中，只有珠光，卻瞧不見陽光。寶玉再也夢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在山腹之中建立起如此複雜，如此詭祕，又如此博大的宮殿。他木立半晌，喃喃笑道：

「此人在『白水宮』中究竟是何身份？他言語中既然對我那般關切，卻又為何要對我驟下殺手？他既已對我驟下殺手，卻為何又在劍下留情？他既已劍下留情，卻又為何還要在前路以另三種殺手劍法等著我？他既要再以殺手劍法傷我，卻又為何還要贈劍於我？」

※※※

這柄劍，窄長、鋒利輕巧，劍鋒、劍脊與劍鍔的配合，幾乎已鑄造得臻於完美無疵。

方寶玉一握住這柄劍，心裡就立刻生出極舒服的感覺，幾乎將肉體的飢餓、焦渴、疲憊全都忘記。

這感覺正如書法家觸及精美的紙箋筆硯，又如酒徒手裡有了一杯美酒時一樣，他空虛而彷徨的心靈，立刻有了寄託，他確信自己可以將自己的生命與一切都交託給這柄劍，只有劍，是最可靠的。

他靜靜的站在那裡，使自己的心靈與劍合而為一，他心裡的渣滓已沉澱，他的痛苦與疑慮已自劍尖濾出。

然後，他才敢往前走。岩洞中奇詭的景象，已全不在他眼裡。只因他的眼中只有劍，心中也只有劍。

突然，四下又變得墳墓般黑暗。但他的腳步卻未停，他的手也不必再去摸索，只因他的心靈已透過劍尖產生了一種奇異的觸覺。他已可以劍代目。

沉靜，死一般的沉靜。

突然間，黑暗中逼來一股殺氣！方寶玉全身毛骨俱都為之悚然。

四下仍是墳墓般的黑暗，死一般的沉寂，看來全無絲毫變化，但這股殺氣卻浪濤般一層層捲了過來。

方寶玉的的確確已感覺出這股殺氣的迫力，這殺氣已逼得他連呼吸都幾乎停止。他舉起了劍，腳步已不由自主放慢，幾乎完全停止。

黑暗中，果然有劍光一閃，然後，也停在那裡。

方寶玉完全瞧不見持劍的人，只瞧得見這柄劍，這柄劍像是魔法般懸空停在那裡，擋住了他的去路。

這柄劍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劍上的殺氣！這劍上帶著的，不問可知，自是驚天動地的一招！這一招，自然就是可以傷得方寶玉的另三種殺手之一！

方寶玉掌中的劍，也停頓在那裡，黑暗中什麼都瞧不見，什麼都聽不見，只有這兩柄劍。

兩柄劍上的殺氣！

方寶玉從未面對過如此凝重的殺氣！但奇怪的是，持劍的那人，身子卻似乎並不在這殺氣的籠罩裡。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持劍的人和這劍上的殺氣，竟截然分為兩體，這種現象幾乎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這現象才會發生，那就是──這一劍殺氣雖重，但持劍的人卻無傷他之意。所以，劍上殺氣雖剛霸，但人卻是脆弱的，這脆弱的「人氣」，已無形間沖淡了剛霸的「劍氣」！

這又是為了什麼？

方寶玉凝注著這柄劍，突然想起了鐵金刀的那一刀。這劍上的殺氣，唯有鐵金刀的那一刀差堪比擬，但這一劍上卻沒有鐵金刀那一刀上的凌厲「殺機」！

這一劍上的殺氣，幾乎已可說是帶著「善意」的。

這又是怎麼回事？

靜寂，死一般靜寂，但在這靜寂中，寶玉卻又似乎聽到了一種無聲的韻律，一種音樂中至高無上的節奏。

突然，劍光中劃出了個圓弧。這轉動，這圓弧，正也是出奇的優美，正也是踩著天地間至高節奏，在無聲的韻律中，舞出了舞中之精粹。

寶玉聳然──這也正如白衣人那一刀！

劍光閃動，化為光幕，閃電般擊向寶玉。

劍風，有如野獸的呼嘯！

黑暗中，只見劍光一閃，寶玉的劍和這柄劍已互相換了個位置──但是，他們兩人卻沒有倒下去。

※※※

黑暗中，已有了輕微的喘息。

這一剎那雖短，但卻跨過了生與死的界限，這正是天地間無可比擬的最大刺激，經過這種刺激後，誰能不喘息？

兩人都站著未動。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聽一個蒼老的語聲道：「這一招你已見過？」這語聲中充滿驚異，但卻並非為寶玉能躲過此招而驚異，而是為他見過此招而驚異。

寶玉道：「是！」

那語聲道：「是誰曾向你施出這一招？」

寶玉道：「鐵金刀。」

那語聲失驚道：「鐵金刀？他──」

寶玉截口道：「那一刀雖是鐵金刀擊出，卻又等於不是。」

那語聲道：「此話怎講？」

寶玉道：「只因鐵金刀不過是受他人所命。」

那語聲道：「白衣人？」

寶玉道：「正是！」

那語聲默然半晌，緩緩道：「那一招可是與我這一招完全相同？」

寶玉道：「十九相同，卻又有一最大不同之處。」

那語聲道：「此話又怎講？」

寶玉道：

「那一招殺氣最盛處，便也是破綻所在之處，他的體溫，自破綻處透出，所以我就冒險攻向此點，果然成功。」

那語聲又默然半晌，竟長嘆道：「好。」

寶玉道：「但閣下出手前並未十分蓄力，心情也不緊張，是以閣下的體溫完全正常，由此可見，閣下劍上雖有殺氣，心中卻並未伏殺機──閣下劍上的殺氣，只不過是自這一招本身發出來的。」

那語聲道：「哦！」

寶玉道：「只因閣下並無殺機，所以施出這一招時，心與劍便未能合二為一，於是閣下劍上的殺氣，便也自然不及鐵金刀那一刀上的剛猛。」

那語聲道：「所以如何？」

寶玉道：「那一刀擊出時，必見血光，所以我被逼取了他的性命，只因那其間根本別無選擇之餘地，而閣下這一劍，卻使我根本無法施出殺手！」

那語聲嘆道：「不錯，劍上若無傷人之意，便也絕不會引動別人劍上的殺機，這正是劍道中至高無上的道理。」

寶玉道：「但──閣下既無傷人之意，卻又為何要以此等殺手來對付在下？這豈非互相矛盾？在下委實不解。」

那語聲道：「不解便也罷了。」

寶玉道：「還有，這一招本是『白衣人』不傳之秘，普天之下，本無別人知道這一招的奧秘，閣下卻又是從那裡學來的？在下更是不解。」

那語聲緩緩道：「不久你就會知道了。」

寶玉道：「不久？」

那語聲道：「正是已不久──」他雖只說了五個字，但說到最後一個字，人已遠在數丈外。

※※※

現在，普天之下，只剩下兩招可傷方寶玉了。

但方寶玉心中卻更是疑雲重重。在方纔那片刻間，他已經過了兩著殺手，但向他施出這兩著殺手的人，卻又都對他全無惡意。這是第一點奇怪之處。

第二點，這兩著殺手雖然都是他曾經歷過的，但卻實在想不出以前向他施出這兩招的人，和現在這兩人有何關係？那「無情公子」蔣笑民也許還會和「白水宮」有些關係，他那一著海南神劍，白水宮中的人也許是會的。

但「白水宮」的人又怎會施出「東海白衣人」的絕招？白水宮與白衣人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又怎會有什麼關係？

寶玉實在越想越亂，越想越想不通。現在，剩下的殺手，雖已只有兩著，但前面的這兩著已是如此驚人，後面的兩著又將會是如何凌厲？如何奇詭？寶玉實在不能不擔心。

尤其，他此刻精力委實已不支，他是否還能抵擋那兩著令人莫測的殺手，寶玉更不能不想。想著想著，四下不知何時又恢復了光明，柔和的珠光自岩石間散開來，將他的影子淡淡映在地上。

他瞧著自己的影子，突然，他瞧見地上竟有腳印。一長串腳印，每個腳印，都深深印在地上，自這岩洞秘道的深處，一直到這裡，到了這裡便消失。這莫非是那人留下來的腳印？

他莫非就是從白水宮的中樞之地走出來？他故意留下這腳印，莫非就是在向寶玉指點道路？

方寶玉想了想，終於循著這腳印向前走了過去。岩洞中的道路，果然是曲折變化，匪夷所思，若沒有這腳印的指點，寶玉真不知該走那條路。

他走得很慢，一面走一面試圖恢復體力──他眼睛本不想再去識別的，但他卻偏偏瞧著了一行奇怪的字。

這行字是刻在岩石上的，字跡已有苔痕，顯見已刻了許久，這八個挺秀的字，赫然竟是：「軟紅山莊，星星小樓。」

寶玉當真吃了一驚，這「軟紅山莊，星星小樓」，豈非正就是蔣笑民的遺書上所寫的地方？

# 第五十八章 絕世一招

蔣笑民的遺書，豈非正是要交給這「星星小樓」的主人。

蔣笑民果然是和「白水宮」有關係的。

難怪他在遺書上並未說明這「星星小樓」在何處，只因他不必說明，只因他明知方寶玉是必定會到「白水宮」來的。

寶玉摸了摸，那封遺書還在他最最貼身處──蔣笑民以死換得他的承諾，他怎能將這承諾忘懷？

但此刻，方寶玉若要實踐這諾言，卻也幾乎是要以生命為代價的──

指向「星星小樓」的道路在左。那腳印所指的道路卻在右。

方寶玉此刻若走向「星星小樓」，再要走回來，祇怕已難如登天，何況，蔣笑民是死在他的手下，這遺書中是否有所奸謀？那「星星小樓」中是否有著凶險，他體力本已不支，走到「星星小樓」後，縱能回來，剩下的精力必定更少，是否還能抵擋那兩著殺手？

他遲疑著，不知自己該走向左，還是走向右？

他若向左，能回來的機會固不少，但他若向右，則活著的機會更少，那封遺書，祇怕就永遠不能交到「星星小樓」主人之手了。

他終於長嘆一聲，喃喃道：「方寶玉呀方寶玉，蔣笑民既能以死換得你的承諾，你為何就不能拼死來遵守你的承諾？」他咬一咬牙，終於走向星星小樓。

星星小樓，究竟是怎麼樣個地方？

星星小樓既然在「白水宮」中，是否也就屬於「白水宮」？星星小樓的主人，是否就是白水宮主？寶玉已懶得去想了，因為他知道自己反正是猜不透的。

他只是已發覺，這整個岩洞裡的道路，都是光彩絢麗，有如仙宮，但此刻通向「星星小樓」的這條路，卻是平凡而暗淡的，寶玉自別的路走向這條路，竟像是自天上的仙境突又回到人間。

這「星星小樓」雖然也在「白水宮」的這神祕岩洞中，但卻彷彿自成一個天地，並不屬於白水宮。

越走到前面，他越證實這想法的不錯。因為他已顯見了這「星星小樓」乃是平凡的小屋子，那也和「白水宮」的奇詭和絢麗完全不同。

小樓建在高處，有粗糙的石階直通門口。

門是開著的，門裡有昏黃的燈光透出。

寶玉一步步走了上去，每走一步，心裡就多了個疑問。

這「星星小樓」若非「白水宮」的一部份，那麼它的主人又是誰？白水宮主又怎麼會容得他在此居住？

他終於忍不住大聲喚道：「星星小樓主人可在麼？」

小樓中並無回應，卻似有一陣陣浪濤聲傳下來。

寶玉再往上走了幾步，再次喚道：「在下受命傳書而來，要親手交與星星小樓的主人。」

小樓中突然有了人聲。

一人幽幽道：「星星小樓主人已死了。」

※※※

這無疑是女子的聲音。

這聲音清秀嬌美，但卻帶著種說不出的冷漠。冷漠的語聲說出的是如此的驚人音訊，寶玉也不禁一怔，失聲道：「死了？」

那語聲沒有答話，寶玉本也未曾盼望她的答話，他深深的吸了口氣，等到心裡的震驚與失望平息。

他這趟竟是白來的，他方纔那般艱難，那般痛苦所做的決定，此刻竟突然變成毫無意義。他緩緩轉過身，走下石階，只因那遺書是要「親手」交給小樓主人，主人既已死了，他只有走。

但他走了兩步，卻又忍不住回首道：「那麼──姑娘，你──你是誰？」

那語聲緩緩道：「我就是星星小樓的主人。」

寶玉幾乎跳了起來，怒道：「你在開玩笑？」

那語聲冷冷道：「玩笑，死人是不會開玩笑的。」

寶玉又驚又氣，道：「你──你究竟是誰？」

那語聲淡淡道：「我早已死了，我已只不過是個幽靈──」

寶玉忍不住衝了上去。

※※※

那是間小小的屋子，青石的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屋子裡卻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寒意。

這屋子裡竟似真防充滿了死亡的氣息。就連方寶玉，也不禁打了個寒噤，頓住了腳。

只見迎面一個小小的窗子，陣陣帶著潮濕的鹹味的風，自窗外吹進來，海濤聲，也是自窗外傳出來的。自窗口望出去，可以見到湛藍色的蒼穹，一朵白雲，悠悠的自窗外飄過，一個少女痴痴的向白雲凝注。

她背對著門，穿著一襲黑色的紗衣。她漆黑的長髮在風中飄拂，黑色的紗衣也在風中飄拂。但她的人卻石像般動也不動，像是亙古來就是這樣站在那裡，一種神祕的死亡氣息，正是從她身上散播出來。

寶玉瞧著她，也站在那裡不能動了──不錯，世上若真有活著的幽靈，那就是此刻站在他眼前的黑紗女。

她全身幾乎被那神祕的黑色所籠罩，只有在飄拂的鬢髮旁，微微露出頰邊的一片肌膚，卻是白如美玉。

寶玉雖然瞧不見她的容貌，卻已可強烈的感覺到她那種神祕的，淒艷，懾人心魄的強大魅力。

那女子仍沒有回頭，只是淡淡道：「星星小樓已只不過是幽靈的居處，你──你為何還要上來？」

寶玉道：「在下之來意，本為傳送一封書信。」

黑紗女道：「書信？給誰的？」寶玉道：「給你──星星小樓的主人。」

黑紗女道：「世上那有人要將書信傳於幽靈？」

寶玉道：「但──但那人並不知道──」

黑紗女道：「他是誰？」

寶玉道：「蔣笑民。」

黑紗女突然沉默下來，只可惜寶玉瞧不見她面容的變化，也不知她面容是否還會有什麼變化。

過了半晌，寶玉忍不住又道：「蔣笑民，你認得麼？」

黑紗女終於緩緩道：「認得的，只是──他也已死了。」

寶玉聳然道：「他死了，你竟已知道？」

黑紗女道：「我為何不知道？」

寶玉道：「你──你怎會知道？」

黑紗女道：「他若未死，豈非早已來了。」

寶玉道：「但──但他為何必定要來？」

黑紗女悠悠道：「他與我有約，他一定要來。」

寶玉道：「但──但他或許因為別的事而沒有來，你怎能斷定他已死？」

黑紗女道：「除了死之外，無論遇著什麼事，他都會來的，因為──因為和他有約的人，是我，不是別人。」說到這裡，她竟突然轉過身來，那張神祕的，蒼白的，美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面容，已面對著寶玉。

※※※

她的眼睛，那足以令世上所有男人心脈都停止跳動的眼波，也正瞧著寶玉，似乎要瞧進寶玉的心。

她一字字緩緩道：「你若與我有約，除了『死』之外，還有什麼能阻擋你來？──還有什麼？」

寶玉瞧過她那深沉如海水的眼波，在這雙眼波凝注下，世上任何少女的眼波，委實都變得不值一顧。

這雙眼波中含蘊的不但是無可比擬的美，而且還含蘊著無可比擬的智慧，宛如沉思的哲人。

這雙眼波似乎早已洞悉一切，世人的生、老、病、死、憂愁、得意、悲哀、歡樂，在這雙眼波下都變得庸俗而可笑。

這正是任何少女所難以企及之處，就算是小公主──小公主和她一比，只不過是個幼稚而天真的孩子。

寶玉只有長嘆，垂首道：「不錯，蔣笑民是死了。」

黑紗女淡淡道：「他死了，所以我也死了。」這聲音是那麼平淡，但其中含蘊著敘不盡的悲哀。

寶玉霍然抬頭，直到現在，他才真正瞧出她的悲哀，他突然發現她的智慧，就是從悲哀中淬煉昇華出來的。

蔣笑民本已「無情」這少女之「無情」，看來更甚於蔣笑民，又有誰知道他們「無情」中的深情，竟濃得如此化不開。

黑紗女的眼波仍瞧著寶玉，寶玉心裡的感覺說不出是多奇怪，這少女原是陌生，寶玉卻覺得她似很熟悉。這少女原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寶玉卻覺得她就坐在自己身畔，他幾乎可以將她擁在懷裡，安慰她的悲哀。

但他卻只是摸索著自懷中取出了那封信，那封信乾了又濕，濕了又乾，幾乎已皺成了一團。

寶玉道：「無論如何，這封信總是交給你的。」

黑紗女道：「我的，你的，現在又有何分別？」

寶玉道：「你──你難道不想瞧瞧？」

黑紗女道：「瞧瞧也可以，不瞧也可以，又有什麼分別？」寶玉道：「但──但我既已將信送來，你──」

黑紗女道：「那麼，你就唸給我聽聽吧！」

寶玉急道：「這怎麼行？」

黑紗女道：「為什麼不行？」

寶玉道：「這──這是你們的秘密。」

黑紗女道：「秘密，死人還有什麼秘密？」

寶玉怔了半晌，祇得嘆息著將信拆開，他但願水漬莫要滲亂了信上的字跡，他要將這封信完完整整的保存著。因為這封信正象徵著生死不渝的真情。

但他卻再也想不到，這封信竟是張白紙。蔣笑民那麼鄭重交給他這封信，信上竟沒有一個字。寶玉站在那裡，完全怔住了。

※※※

黑紗女神情卻仍是冷漠的──她的人雖未死，她的心卻真的是已死了，她只是淡淡的說道：「很好，這封信我總算已瞧過了。」

寶玉道：「但──信上──」

黑紗女道：「信上的意思，我已完全明瞭。」

寶玉瞪大眼睛，道：「你明瞭？這信上根本沒有字呀！」

黑紗女道：「這封信我不必看，也知道他的意思。」

寶玉忍不住問道：「什麼意思？」

黑紗女道：「他將這封信交託給你，只不過是要我見你一面。」她淡淡的說著，寶玉卻越想越吃驚，此刻幾乎連手裡的信都拿不穩了，忍不住失聲道：「見我一面？他為什麼要你見我一面？」

黑紗女道：「這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

寶玉道：「什麼原因？」

黑紗女道：「這原因你以後自然會曉得。」

寶玉大聲道：「為什麼你現在不告訴我，為什麼你也和方纔那兩人一樣，總好像有一件秘密在瞞著我，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黑紗女卻再也不理他，再也不瞧他一眼，悄然移動腳步，幽靈般走了出去，只留下寶玉愕在那裡。

這時寶玉的心，真是紛亂如麻。蔣笑民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他竟要我在這少女心中代替他的位置？不可能，這絕不可能。莫說這少女對他的真情生死不渝，已無任何人能夠代替，就是我──我對她也只是有種奇異的感覺，而絕無愛慕之意──

※※※

黑紗女已又悄然走了進來。她手裡竟端著個很大的托盤，盤子上清冷的水，還有食物，她將盤子放在寶玉面前，道：「吃吧！」她語聲中竟有種令寶玉不得不聽從的力量，何況，這些東西也正是寶玉所迫切需要的。

在他吃的時候，他暫時忘了一切。

黑紗女又捧出盆清水，一條乾淨的布巾。她並沒有徵求寶玉的同意，竟脫下了他身上的衣衫，這本是寶玉死也不肯脫下，但此刻不知為了什麼？他竟完全沒有抵抗。

黑紗女以布巾蘸著清水，輕拭著他身上的火炙傷痕，她的面容仍是那麼冷漠，但動作卻是那麼溫柔。清水中想必是溶著藥的，寶玉只覺她擦拭到那裡，那裡就有一股清涼的感覺，直透入心裡。

但這水卻仍擦不開他心中的疑雲。他心裡更是不解，這冷漠得有如幽靈般的少女，為什麼如此親切，如此溫柔的服侍他？他終於忍不住問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是不是為了我傳來這封信？」

黑紗女道：「那封信對我又有何意？」

寶玉垂首道：「不錯，那只是張白紙──」

黑紗女道：「我這樣做，只因為我見著你。」

寶玉霍然抬頭，道：「只因為見著我？但為什麼？──為什麼？」

黑紗女道：「只因為我十分想見你。」

寶玉道：「你為什麼想要見著我？你──你甚至根本不認得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黑紗女道：「你是方寶玉。」

寶玉身子一震，失聲道：「你認得我，你──你──你怎麼認得我？」

黑紗女道：「這自然也有原因的。」

寶玉大聲道：「什麼原因？什麼原因？──」

黑紗女放下布巾，立起身子，悠悠道：「現在，是什麼原因都沒有關係了，現在，已沒有原因了，現在，你和我已不再有任何關係。」

她轉過身子，冷冷道：「死人，是不會和任何人有關係的。」

寶玉道：「你──你本來難道又和我有什麼關係？」

黑紗女道：「無論什麼關係，現在都已過去了，現在，我想為你做的事，全部已經做完了，你還是──」

寶玉大聲道：「我還是不懂，你越說我越不懂。」

黑紗女道：「你根本不必懂，你和我已全無關係，從此以後，你再也休要想起我，我也不會想起你，因為──」

她將頭上的黑紗拉起，蒙住了臉，道：「因為死人是不會記住任何人的。」

寶玉霍然站起，衝過去，又緩緩退回，頹然坐下。

黑紗女道：「蔣笑民上次入宮，就是從我這裡逃出去的，從這窗子，這宮中只有這窗子能逃出去，他──他在我這裡養好了傷，就從這窗口跳下，窗外是海水──溫柔的海水──永遠不會傷害任何人。」

寶玉嘆道：「我早已猜出必定是你救了他，你一生卻活在寂寞中，所以，你見著他，就將心交給了他。」

黑紗女道：「他本來是值得女子將心交給他的男人。」

寶玉道：「不錯，他是個好男兒，但──但──」他突然握緊雙拳，大聲道：「但你還年青，你為什麼不好好的活下去？你──你為什麼不？」

黑紗女淡淡道：「只因為我的心已被他帶走？」

寶玉怔了半晌，垂首長嘆道：「你已決定了？」

黑紗女道：「我已決定了，至於你──你也從這窗子裡走吧，這白水宮，並沒有什麼值得你逗留之處，這裡有的只是悲哀、憂傷、寂寞──」

寶玉喃喃道：「我現在又多懂了一些，蔣笑民要我將書信交給你，除了要你見我外，也是算準我會和他一樣被困在這裡，所以指點我一條生路逃走，是麼？」

黑紗女道：「也許是，也許不是。」

寶玉長長嘆了口氣，沉聲道：「無論是不是，我都不能走，除了我定要見到宮主這原因外，我還發覺這白水宮中竟似隱藏著許多有關我的秘密──我實在想不出這白水宮中怎麼隱藏著有關我的秘密，我一定要查出來。」黑紗女道：「你已經決定了？」

寶玉咬一咬牙，道：「我已決定了！」

黑紗女道：「你不後悔？」

寶玉道：「我為什麼要後悔？」

黑紗女道：「因為真相常常是殘酷的，真實常常會刺傷人，但你既已決定了，你就去吧，這裡有一條路，可直接通向白水娘的寢宮。」

※※※

這條路不在屋外，而在屋裡。路的入口，像是個衣櫃。

黑紗女就站在前面，道：「從這裡走，你就可見著白水娘了。」

寶玉的眼睛，時時刻刻在注意著她的臉，注意著她臉上是否還有變化，現在，他終於發現，這張始終未動情感的，冷漠的臉，還是有變化的，那就是當她在說「白水娘」這三個字的時候。

每當她說出這名字，她臉上就掠過一陣陰影，怨毒的陰影，她的情感本已都「死」了，只有這怨毒，仍留在心底。這怨毒又是多麼深，多麼強烈。但她既然住在白水宮裡，便必定和白水娘關係非淺，既然和白水娘關係非淺，又怎麼對白水娘如此懷恨？

她和白水娘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這關係真是令人費解，而寶玉此刻也無暇再去仔細思索。他什麼都不願再想了，只是抱拳道：「多謝關照，多蒙指點，總之，一切都多謝了，在下就此別過。」

黑紗女道：「你莫要謝我，我也有件事求你。」寶玉不禁一楞，這幽靈般的少女，這仙子般的少女居然也會有事求他，實在是他夢想不到的事。

黑紗女已冷冷道：「你若不答應，也就算了。」

寶玉趕緊道：「無論什麼事，但請吩咐。」

黑紗女道：「我心裡有個疑問，只有你才能給我回答。」

寶玉沉吟道：「你不能解釋的事，祇怕我也不能。」

黑紗女道：「你能的。」

寶玉道：「那──那是有關那方面的事？」

黑紗女道：「武功。」

寶玉動容道：「武功？你也對武功有意？」

黑紗女道：「從我有知識的那天起，我就在想，天下的武功中，不知道有沒有一招是任何人都不能抵擋的？」

寶玉道：「這──這問題祇怕任何人都不能回答。」

黑紗女道：「這──這問題祇怕的確難以答覆，何況我終年都生活在這小樓裡，世上縱有這樣的一招，我也不知。」

寶玉道：「世上武功流派極多，其中自然不乏有極厲害的殺手，但這些殺手縱能稱雄於一時，卻都未能真的橫掃天下，何況，縱然它能縱橫天下，也不能就此證明那是絕對沒有任何人能抵擋的，這道理你可明白？」

黑紗女道：「我明白，因為這『絕對沒有』四個字，已不是任何人所能證實。」

寶玉道：「正是如此。」

黑紗女道：「所以我日日夜夜的想，我想出了許許多多招式，但這些招式不用去問別人，我自己就已能抵擋了。」

寶玉道：「後來呢？」

黑紗女道：「後來我遇著蔣笑民，在他養傷的時候，我就要他將他所知道的一切武功招式，完全都告訴我。」

寶玉道：「此人不但聰明絕頂，而且出生於武林世家，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招式，他的確可算知道的不少。」

黑紗女道：「他告訴我的招式，有些和我自己創出的差不多，但也有些是完全不同的，他走了後，我就試著將這些招式全都融會貫通，看看是否能取其精華，創出一招。」

寶玉道：「你──你的聰明，祇怕更非別人能及。」

黑紗女道：「經過一年多晝夜不停的思索，我終於創出了一招，我確信這一招必定是天下武功門派都沒有的。」寶玉道：「你怎麼證實此點？」

黑紗女道：「因為，世上若有這一招，這一招必定是早已名震天下，蔣笑民也必定早已知道，因為，他們知道的武功殺手，我輕易便可抵擋，但這一招，這一招卻是我自己苦思半年後，也無法抵擋的。」她語聲雖仍是那麼平淡，但卻已帶著種任何人都不能動搖的信心，這信心正也能使任何人都不能不信。

寶玉眼睛裡發出了興奮的光，道：「這一招想來必定妙極。」

黑紗女道：「但我雖不能抵擋這一招，卻也不能就此證明別人也不能抵擋，所以，我更急著等你來，只因世上若有能證明此招的人，這人就是你。」

寶玉道：「為什麼是找？」

黑紗女道：「因為我已聽說你幾乎已經是當今天下的第一高手，你若也不能抵擋這一招，能抵擋的人必定很少了。」

寶玉心念一閃，突然大聲道：「你對世上任何事情都已不再關心，為什麼還要急著證實這一招？莫非你想要將這一招用在別人身上？」

黑紗女道：「也許是，也許不是。」

寶玉道：「你想將這一招用在誰身上？」

黑紗女淡淡道：「這個──你管不著。」

寶玉大聲道：「莫非是白水娘？因為你恨她入骨？你為什麼恨她？」

黑紗女靜靜的凝注著他，緩緩道：「你既已答應我，為什麼還要問這麼多？」

寶玉默然半晌，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的劍在那裡？」

※※※

劍光一閃，長劍擊出。黑紗女這一劍，竟是刺向寶玉腳尖前三寸處。寶玉怔了一怔，失聲道：「這算什麼招式？」

黑紗女道：「就是這一招。」寶玉道：「但這一招根本傷不了我──這一招根本連任何人都傷不了。」

黑紗女道，「正因為這一招已先立於必不能勝之地，所以別人才不能抵擋，因為任何人祇怕都沒有瞧過這樣的招式。」

寶玉不禁又怔了半晌，苦笑道：「但這招根本不必抵擋──」

黑紗女道：「誰說不必抵擋？」

寶玉道：「這──這根本不必說。」

黑紗女道：「好，那麼你瞧著。」她緩緩收回長劍，再次一劍刺出，還是刺向寶玉腳尖前三寸處──這的確是傷不了寶玉半根毫髮。但這一劍刺出時，寶玉目前靈光一閃，身子突然倒掠而出，凌空翻了兩個身，遠遠落在兩丈開外，滿面驚駭之色。

黑紗女冷冷道：「這一招不是根本不用抵擋的麼？你為何要躲？」

寶玉駭然道：「好厲害，好厲害──如今我才瞧出了這一招的厲害！」

黑紗女道，「你瞧出了麼？」

寶玉道：「我若對這一招全不理睬，那麼這一劍就會從我腳下那部位反刺而出，由這一部位刺出的劍，就委實不知該如何招架了。」

# 第五十九章 多情種子

黑紗女道：「你可知為什麼不能招架？」

寶玉道：「我──還未想到，但──」突然大喝道：「我想到了，因為這部位是人的死角。」

黑紗女凝注著他，緩緩道：「不錯，任何人的足底，都是他的死角，由這種死角刺出的招式，正是天下各門各派武功都沒有的，所以，也正是任何人都不能招架的，我這一招之精萃，正是先將自己置之於死地──」

寶玉忍不住大聲道：「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正是兵法中之精萃──我如今才知道，兵法與武道雖是兩回事，卻有一脈貫通。」

黑紗女道：「正是如此，你總算懂了。」

寶玉動容道：「這一招的確是天下各門各派都沒有的，因為任何人都想不出怎樣才能從這種角度出招，因為任何人都未能體會出這『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精萃。」他長笑接道：「若非不世之奇才，又怎能想得出這樣的招式。」

黑紗女淡淡道：「如此說來，這一招確是不能抵擋的了？」

寶玉道：「那卻不然。」

黑紗女道：「哦！為什麼？」

寶玉道：「只因你還忘記幾點。」

黑紗女道：「你且說來聽聽。」

寶玉道：「最重要的一點是，就在你刺出這一招的同一剎那間，別人也會向你刺出一招的，因為在這一剎那間，你簡直沒有防禦自己之力，除了你使用此招時，是在和別人考較武功，否則別人又怎會讓這良機錯過？」

黑紗女突然沉默了下來。

寶玉接道：「你在刺出這一劍時，若能想出該如何防守，那麼你這一招縱不能說從此絕對無人抵擋，至少現在已可橫掃天下了。」

黑紗女目光做夢似的瞧著遠方，緩緩道：「我不能。」

寶玉道：「你確是不能，只因在這一剎那間，你已將自己置於死地──這雖是你這一招中之精萃所在，但卻也是這一招之破綻所在。」他長長嘆了口氣，接道：「所以，你這一招雖然妙絕天下，卻不實用。」

黑紗女沉默了許久許久，終於閃開身子，道：「你走吧！」

※※※

黑紗女走了，她根本不再給寶玉說話的機會，

但寶玉站在那裡，卻沒有走下去。他在思索。在短短半天之內，他遇著三個極為奇怪的人，第一個人，向他突施殺手，卻又手下留情。第二個人，也向他施出一著殺手，但也手下留情，最奇怪的，這人施出的殺手，竟與那東海白衣人相同。而第三個人，是他唯一瞧見面目的一個，她雖然是那麼冷漠，但寶玉卻總覺得她像是和自己有種奇異的關係。那知這第三個人，還是向他施出了一著殺手，但是她非但手下留情，簡直可說是根本沒有動手。

為什麼這三個人都要向他施展殺手，而又都手下留情，他們施出的招式雖然厲害，但卻全都似無意取他性命。這三招既然都可說是當今天下最最霸道，最最狠辣的招式，他們既然無意取寶玉性命，卻又如何要施出此等招式？

寶玉心念一閃，突然想到：「莫非他們只不過是要向我指點招式？」

「莫非他們都和我有種神祕而奇異的關係？」

「但這『白水宮』中的人，又怎會和我有什麼關係？何況，世上根本就不會有三個人，和我有這樣的關係。」

這些問題竟全都是互相糾纏，而又互相矛盾的，寶玉頭都想疼了，還是想不透這其中的道理。

他索性不再想。他終於走了下去。他知道白水宮主必定會為他揭穿謎底。

※※※

萬老夫人的手指剛點著她自己的穴道，水天姬的手攫起了雞腿，萬老夫人倒下，水天姬己將胡不愁扶起。她撕著雞腿，慢慢地餵著胡不愁。

萬老夫人道：「那秘密是有關水娘娘與方寶玉的。」

水天姬身子一震，連雞腿都幾乎掉在地上，失聲道：「我母親和方寶玉之間，又怎會有什麼秘密？」

萬老夫人道：「你真的不知道？」

水天姬怒道：「難道我還用得著騙你？」

萬老夫人道：「姑娘你離開白水宮雖已七八年，但七年前的事，姑娘你多多少少總該知道一些的。」

水天姬道：「家母的事，我從來不敢過問，她老人家也從來不許我過問，她老人家的寢宮，我根本就很少進去。」她雖然極力想說得平淡，但眉宇間仍不禁露出幽怨之色，生為這樣母親的女兒，她縱可得到別人所得不到的一切東西，但別的女孩子人人都可得到的，她卻得不到，而那正是世上最最寶貴之物。那就是親情！

萬老夫人嘆道：「水娘娘的事，自然是誰也不能過問的，但我卻未想到竟連她的女兒也不例外，只是──十六年前──不對，十七年年前發生在『白水宮』的一件事，但無論如何，總也該知道一些的？」

水天姬皺起雙眉，沉吟道：「十七年前──十七年前白水宮又發生過什麼事？」

萬老夫人道：「十七年前，有男女兩人闖入了白水宮，這兩人正是四十年來唯一能闖入水娘娘寢宮的人，也是唯一能使白水宮為之震動的人。」

水天姬失聲道：「不錯，我記起這兩人了，他們本是對夫妻，兩人武功都高得很，而且機智得很，但後來終於還是敗在我母親手下。」

萬老夫人道：「但水娘娘並未殺死他們，所以，兩人也是唯一闖入白水宮而能不死──他們非但沒有死在白水宮，反而活著住了下去。」

水天姬喃喃道：「不錯，他們和我母親動手之前，便已打過賭，他們打過賭，他們若勝了，就要我母親讓出白水宮作為他們的避暑之地，他們若敗了，便永生不離白水宮。」

她嘴裡說著話，一雙手仍在餵著胡不愁。

胡不愁聽到這裏，不禁暗嘆忖道：「這夫妻兩人竟有如此武功，如此豪氣，卻不知是何人物？」

只聽萬老夫人道：「但水娘娘手下從無活口，又怎會和他們打這樣的賭，姑娘你──你可知道這其中的原因麼？」

水天姬道：「那時我雖然還小，但也已有些奇怪，也曾問過我母親，既然勝了他們，就該殺了他們，又何必打這樣的賭。」

萬老夫人道：「水娘娘可說出這其中原因？」

水天姬道：「我畢竟是她女兒呀！」

萬老夫人道：「她老人家說的是什麼？」

水天姬默然半晌，沉聲道：「這難道也和那秘密有什麼關係？」

萬老夫人道：「非但有關係，而且關係極大──姑娘你若不將每件事都說出來，我老婆子也就無法接著說下去了。」

水天姬又沉吟半晌，突然揮手道：「各位退下去吧，這些事都和各位沒有關係的。」

海盜們雖然也想聽聽這些武林名人的秘辛，但水天姬既已要他們退下去，還有誰敢留在這裡。

※※※

水天姬等他們走光了，才緩緩道：「我母親本也不想說的，我那時若已長大，她祇怕就不會說了，但我那時實在太小，而她也實在需要對一個人說說心事。」

她嘆了口氣，接道：「所以她老人家就拍著我的頭，告訴我，只因那男的乃是除了我死去的父親外，她平生唯一真正喜歡的男人，所以她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死。」

萬老夫人嘆道：「正是如此。」

水天姬道：「那時我忍不住又問她老人家，既然喜歡他，為何不將他妻子殺死？我母親就告訴我，因為她若殺了他妻子，他必定永遠也不會饒恕她，那麼她也就永遠得不到他的愛了，所以，她要讓他們一齊活著，這樣總還有些希望，唉！從那時開始，我就知道了『愛情』是多麼偉大。」在說這句話時，她的眼睛是瞧著胡不愁的。

胡不愁忍不住脫口道：「後來呢？」

水天姬聽他說話已有了力氣，嫣然一笑，道：「後來，我母親就在宮中劃出一角地方，作為他夫妻的居處，而且下令宮中的人，誰也不許無端闖入。」

胡不愁嘆道：「令堂原來也是個多情人。」

水天姬嫣然笑道：「我還記得那地方叫做『星星小樓』，我遠遠地瞧過，但也不敢聞進去，直到──直到那女子死的那天。」

胡不愁失聲道：「她怎會死的？莫非是──」

水天姬道：「你莫要想錯，我母親說道不殺她，就必定不會殺她，我母親雖也不是什麼好人，但卻言而有信。」

胡不愁垂首道：「我錯了──但那女子──」

水天姬截口道：「原來那女子已身懷六甲，入宮六個月後，便已臨盆，她雖生了個很可愛的女孩子，自己卻因生產而死了。」

胡不愁嘆息一聲，又道：「那女孩子可長大了麼？」

水天姬道：「我母親為了養大她，曾經親自出宮，為她找了兩個奶媽，我出宮時，這女孩子已有七八歲了，生得也說不出有多美麗，只是小小年紀，性情便已孤僻得很，小孩子的遊戲，她全不喜歡，每天只是坐在那裡發獃，又不知想些什麼？」

胡不愁嘆道：「那麼，她的父親。」

水天姬道：「她的父親果然是條好漢，果然言而有信，絕口不提出宮之事，我母親終日陪著他下棋、讀書、撫琴，兩人相處日久，自也難免有情，但我卻可保證，直到我出宮之時，兩人還是相待以禮，未逾規矩。」

胡不愁長嘆道：「這男子固是英雄好漢，你母親也的確是位奇女子，但──其實，在這種情況下，這一對奇男奇女，縱然結為夫婦，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水天姬道：「想不到你思想倒開明得很。」

胡不愁面上初次露出了笑容，道：「縱然我思想陳舊，也不能說這件事有什麼不對的，只是，這一雙夫婦既是如此奇人，失蹤之後，江湖上怎地未聞消息？」

萬老夫人突然接口道：「只因為這一雙夫婦本是游俠，江湖中本就無人知道他們的行蹤，甚至連他們的父親都不知道。」

胡不愁道：「少年夫婦，相伴遨遊，遊興所至，四海為家，這又是何等瀟灑，當真是令人可欽可佩，可喜可羨。」

水天姬瞧了他一眼，嫣然笑道：「別人其實也可學他們的樣子的。」

萬老夫人道：「但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水天姬怔了怔，道：「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我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問名字，我母親也沒說──白水宮中，除了我母親外，祇怕再沒有別人知道。」

萬老夫人道：「這就是最大的秘密，這秘密我知道。」

水天姬忍不住追問道：「他們是誰？」

萬老夫人一字字緩緩道：「他們就是方寶玉的父親和母親。」

※※※

這句話說出，水天姬與胡不愁都驚得叫出聲來。

萬老夫人道：「水娘娘知道這消息若是走漏，『清平劍客』白三空必定會發動武林同道前來白水宮要人，所以絕不說出他的名字。」

胡不愁道：「我──我那方師兄方大哥，難道竟一直在『白水宮』住到今日？」

萬老夫人道：「不錯，他已住到今日。」

水天姬道：「如此說來，『星星小樓』中的那女孩子，竟是方寶玉的妹妹。」

萬老夫人道：「正是他的妹妹，她名叫方靈玉。」

胡不愁道：「寶玉此番去白水宮，莫非就是已知道這秘密？」

萬老夫人道：「他絲毫也不知情。」

胡不愁道：「那──那麼他為何要去？」

萬老夫人道：「這故事前半既已由水姑娘說了，後半就由我老婆子來接著說吧，首先，我得告訴你們兩件事。」

胡不愁道：「你快說。」

萬老夫人道：「第一件，方靈玉已長大了，她性情變得更孤僻，往往三天也不說一句話，只是坐著沉思。」

水天姬嘆道：「這我也可料想得到，第二件呢？」

萬老夫人道：「方大俠妻子死去了九年之後，終於被水娘娘的真情所動，終於和水娘娘結成了夫妻。」

胡不愁失聲道：「他──他竟真的──」

萬老夫人道：「你自己方纔還說過，這本是合情合理之事。」

胡不愁道：「不錯，我並沒有怪他──誰也不能怪他。」

萬老夫人道：「他實在沒有錯，水娘娘真可說是世上最最溫柔體貼的妻子，只要方大俠開口，無論什麼事她都依順，但方大俠有時仍是悶悶不樂，水娘娘為了要他開心，甚至不惜讓他自己出宮去。」

胡不愁動容道：「哦？那麼他──」

萬老夫人道：「但他卻絕不肯毀去自己的誓言，他說這一生永遠不出白水宮，就是死也不肯跨出白水宮半步。」

胡不愁嘆道：「我方大哥本就是一諾千金的男兒。」

萬老夫人道：「水娘娘不但對他好，就算對那方靈玉姑娘，也是關懷體貼，為了方姑娘，她曾經故意讓一個闖入白水宮的少年男子逃入星星小樓去，她裝作不知道，完全不聞不問，只因她知道那少年是個好男兒。」

水天姬道：「後來──他們怎樣？」

萬老夫人道：「後來方姑娘卻要那少年走了。」

水天姬默然半晌，幽幽道：「她自己的父親這一生已只能活在白水宮裡，她自己不願意她的情人再蹈覆轍──唉！她看來雖冷冰冰的，心卻也是火熱的。」

萬老夫人道：「但後來水娘娘卻終於知道他們父女兩人愁悶的原因，那只因方大俠想瞧瞧他兒子長大時是何模樣，方姑娘更想見見她從未見面的哥哥。」

她長長吐了口氣，道：「他們都想瞧瞧方寶玉。」

胡不愁道：「只要他們將這秘密向寶兒說出，寶玉縱有天大的事在身畔，也會拋下一切，不顧一切趕去的。」

萬老夫人道：「不錯，但這秘密已隱藏了十七年，他們都已不願再將之說出去。」

胡不愁失聲道：「難道對寶兒也不說？」

萬老夫人道：「對別人也許還會說出，對方寶玉卻絕對不說的。」

胡不愁道：「為──為什麼？」

萬老夫人道：「你難道想不出？」

水天姬悠悠道：「寶兒的母親，雖非死在我母親手上，但她若未被困在白水宮，或許不致因難產而死，寶兒對我母親，難免不生怨恨之心。」

胡不愁頷首嘆道：「但如今你母親卻已成了他母親──已成了他父親的妻子，他知道這秘密後，又當如何？方大哥又怎忍傷他愛子的心？」

水天姬黯然道：「何況，寶兒此刻肩上已承擔起武林的命運，又怎能讓他心裡再加上如此沉重的負擔，他若永遠不知道這秘密，活得必定快樂得很。」

胡不愁嘆道：「但我那方大哥眼見愛子便在面前，卻不能相認，這又是多麼大的痛苦？」

水天姬道：「做父親的寧願如此痛苦，也不忍令兒子傷心的──天下為人父母者，祇怕大多會這麼做的。」她悽然一笑，接道：「真誠的愛，原是犧牲，而非佔有──為了愛而犧牲自己，成全自己所愛的人，這原本也是件幸福的事。」

胡不愁凝目瞧著她，久久不能說話。

※※※

水天姬悄然移開目光，轉向萬老夫人，道：「他們為的難道只是想見寶玉一面？」

萬老夫人道：「這是最大的原因，但卻並非全部原因。」

水天姬道：「還有什麼原因？」

萬老夫人道：「這十七年來，他們已研究出許多武功的奧秘，而他們自己已全無爭雄武林之心，他們只願這些武功之奧秘能得留傳後世。」

水天姬道：「不錯，他們心目中之傳人，自然就是寶玉。」

萬老夫人道：「方少俠得到這些武功之奧秘後，再戰白衣人，勝算必定要增加幾分，是以他們必須要在寶玉會戰白衣人之前見著他，這也是他們的苦心。」

水天姬道：「但會戰白衣人之期已逼在眼前，寶玉縱然聰明絕項，也未必能在這短短幾日間學得這種武功奧秘的。」

萬老夫人道：「行非常之事，自然要用非常的手段，他們必定會先要方寶玉吃許多苦，甚至要他遭受到生死呼吸的危難，這樣，才能逼出他潛在的最大智慧──無論是誰，在這種情況下，都會學得很快的。」

水天姬道：「不錯，練武場上三年，諄諄善誘，也未必能為生死決鬥中親身體驗之一劍，在危難中所得之物，是沒有別的事能代替的。」

胡不愁嘆道：「不錯，他們若要寶兒得到劍中之精萃，他定要先將寶兒置於生死呼吸之決戰中，必定要先讓寶兒感覺到性命的威脅，然後寶兒才能深切體驗到這一劍的奧秘，而且，在這種情況中學得的，也永遠不會忘記。」

萬老夫人道：「正是如此。」

水天姬道：「但還有件事你不知道。」

萬老夫人微微笑道：「世上會有我老婆子不知道的事？」

水天姬道：「你可知道寶兒的外祖也去了白水宮？」

萬老夫人也不禁動容道：「清平劍客白三空──如此說來，此番方寶玉一去白水宮，豈非祖孫三代都可相見。」

胡不愁長嘆道：「只可嘆相見之後，卻不能相認，寶兒還不知道對方是誰──」

突聽艙外紛紛大叫道：「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水天姬忍不住扶著胡不愁出去，只見海上飄來一個巨大的包袱，五色的包袱，正是以五色帆密縫緊包著的紫衣侯武功秘笈。

一個人的屍身攀在包袱上，雙手緊緊抓著包袱，他的面目雖已浮腫腐敗，但依稀仍可認出是伽星大師。

胡不愁聳然動容道：「他終於得到了。」

水天姬道：「但他卻已死了，立刻又失去了。」

胡不愁嘆道：「一個人若能得到他平生最最渴求的東西，縱然只是片刻，也如永恆，縱然身死，死也無憾。」

※※※

方寶玉終於穿過曲折的秘道，到了水娘娘的寢宮──宮中的輝煌燦爛，自是不說也可想像得到。

一個人端坐寢宮的中央，她身上穿著千百層薄如蟬翼般的輕紗，面上也覆著十餘層輕紗。雖然無風，但輕紗仍不住在飄動，她雖然坐在那裡動也未動，但整個人卻似已要羽化登仙，乘風而去。

她看來正如霧中的精靈，雲中的仙子。她雖然沒有動，寶玉也沒有瞧見她的臉，卻已感覺出她那種絕世的風儀，絕代的美艷。他竟不由自主為之震懾，幾乎不能開口。

只聽一個嬌媚得無法形容，又清冷得無法形容的語聲自輕紗中傳出，一字字緩緩說：「很好，你終於來了。」

寶玉不由自主垂首躬身道：「方寶玉拜見白水宮主。」

白水宮主道：「你千辛萬苦，闖入此宮，想來必定是為了要和我一決勝負生死，卻又如何要對我如此禮數周到？」

寶玉怔了怔，道：「這──」這是為了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白水宮主道：「你入宮之後，已經歷了三次生死一髮的險難，你難道不恨我？」

寶玉怔了又怔，道：「這──在下──」

輕紗中傳出白水宮主淡淡的一笑，道：「那麼你闖入此宮，又是為了什麼？」

寶玉沉聲道：「在下只是為了實踐諾言，請宮主──」

白水宮主道：「好，你不必說了，你任務可算已達成，我答應你。」

寶玉再怔了怔，他實未想到此事竟有如此容易，當下抱拳道：「多謝宮主。」

白水宮主道：「你沒有事了麼？」

寶玉立刻道：「在下還想請教，方纔那──」

白水宮主道：「人與人之間，關係微妙，你既不知，問他做甚？」

寶玉沉思半晌，道：「宮主既不說，在下問也無用，只是──總有一日，在下必當再回白水宮，探出這秘密。」

白水宮主道：「此刻為何不？」

寶玉道：「此刻在下還有大任在身，不敢輕言生死。」

白水宮主道：「很好，輕重之分，本應把握。」

寶玉道：「在下任務既已達成，宮主若不擱阻，在下便當告退。」

白水宮主道：「你既已進入此宮，想必自能出去，但──你見著我後，為何只問人事，不問武功？」

寶玉聳然一震，動容道：「武功也可問？」

白水宮主道：「為何不可，但──你若問我，不如自問。」

寶玉道：「自問？」

白水宮主道：「你乃當今武林第一人，你所疑惑之事，必定只有你自己才能答覆，你若能澄心自問，必可獲益良多。」

寶玉默默良久，躬身道：「寶玉聞宮主之言，實同醍醐灌頂，恍然而悟──問人不如自問，這道理雖簡單，寶玉從來竟未想到。」

白水宮主道：「你且自問，入宮後這一日之間，武功是否已有精進？」

寶玉再次默然半晌，動容道：「正是。」

白水宮主道：「你不妨再問，武功何以精進？」

寶玉沉思著道：「只因寶玉入宮之後，已曾三次面對劍法中至妙無極之殺手！這三著殺手已劃破寶玉腦中之迷霧──」

白水宮主道：「你更可再問，這三招殺手之間，可有什麼相同之處？」

寶玉垂下頭來，全心沉思。這一次他幾乎思索了三個多時辰，他本是站著的，不知何時已坐下，他面前是空空的，不知何時已擺起一桌精美的食物，而且他不知何時已吃下去許多了，雖是奇珍異味，他也吃不出味道。

白水宮主只是靜靜地坐著，靜靜地瞧著他。

※※※

突然，寶玉一躍而起，大聲道：「第一招與第二招出手雖是一正一反，但正即是反，反即是正，是天下至強至剛之著，而這兩招最強處，也就是第三招最弱處，這兩招出手犀利，一劍便可制敵於死，但第三招出手卻是先將自己置之不勝之死地，只因這兩招太強，一擊不成，後著便無以為繼，正是生而後死，但第三招出手卻是天下之至弱，無論什麼招式，都足以成為它的後著而有餘，是以它後著便可連綿不絕，正是死而後生。」

他臉上煥發著興奮的光輝，一口氣說到這裡，才長長喘了口氣，嘴角泛出了笑容，緩緩接道：「是以強即是弱，弱即是強，有餘即不足，不足即有餘，彼此間看來雖然不相同，其實卻有著牢不可分的關係。」

輕紗中終於傳出笑聲，白水宮主緩緩道：「不錯，這正是武道中至高無上的道理，普天之下，除了你自己之外，還有誰可替你解釋？」

寶玉躬身道：「此理雖是寶玉想出，但若無宮主啟發，亦是不能。」

白水宮主道：「你先莫謝我，且再問自己，這三招既然有著互為因果，互補盈虛之關係，若是將之融而為一，又當如何？」

寶玉道：「若能融而為一，必將天下無敵。」

白水宮主道：「你自問這三招是否可融而為一？」

寶玉想也不想，道：「必定可以。」

白水宮主道：「那麼，你便該自問，如何才能將這三招融而為一？」

她說完了這句話，突然飄飄而去，只留下寶玉愕在那裡，她的確已留給寶玉一個絕大的難題。

# 第六十章 一戰成功

這一次，寶玉思索得更久。

白水宮主不知何時已回來，又在靜靜地瞧著他。寶玉終於長長吐了口氣，黯然道：「我錯了。」

白水宮主道：「你怎會錯的？」

寶玉道：「第一、二兩招雖可融而為一，但三招卻絕不可能融而為一，除非一動手便能將第一、二招自第三招那死地擊出。」

白水宮主道：「你是否說一出手間，便將第一、二招自死地擊出，而無需經過第三招中的那最弱的一環，是以對方便無制勝的機會了。」

寶玉道：「不錯，只因第一、二招擊出時，在那一剎間，無論是誰，也不能還擊，而這兩招若能在那死角擊出，無論是誰，也難以抵擋，別人既不能還擊，也不能抵擋，豈非就必敗無疑。」

白水宮主道：「既是如此，這三招豈非也可溶而為一了麼？」

寶玉道：「不能！只因第一、二招是萬萬無法自那種死角擊出的。」

他說的實在不錯，天下又有誰能從別人腳尖前發出招式。

但白水宮主卻道：「世上並沒有什麼絕不可能的事，只要你仔細想想，你一定會想出來的，你若想不出，最好還是莫要出宮去。」

寶玉身子一震，失聲道：「為什麼？」

白水宮主冷冷道：「只因你若想不出來，你就根本不能闖出宮去。」

寶玉大聲道：「宮主，你──」他還想說話，但白水宮主卻又飄然而去。

※※※

這一次，寶玉祇怕竟思索了兩天兩夜。

白水宮主第一次回來，問道：「你想通了麼？」

寶玉道：「此事根本不可能。」

白水宮主道：「好，你好好睡一覺再想。」

白水宮主第二次回來，問答的話幾乎是同樣的。她第三次回來他的時候，寶玉還在地上的棉褥上睡著──雖然睡臥地上，兩隻眼睛卻瞪得大大的。

白水宮主飄飄走來，道：「你還未想通？」

寶玉瞧著她的腳，嘆道：「我還是──」突然從地上一躍而起，狂呼道：「我想通了──我想通了。」

他狂奔了一圈，衝到白水宮主面前，喘息著道： 「不錯，那第一、二招的確是可以從死角擊出的，只要你身形架式擺得巧妙，無論從任何角度都可擊出招式。」

白水宮主失聲道：「真的？」

寶玉大聲道：「這種事怎會有假？」

白水宮主默然半晌，緩緩頷首道：「很好──很好──很好。」她一連說了六七句很好，突又大聲道：「你既已想通此招，便已天下無敵，既已天下無敵，便無人可攔阻於你，你還不走做甚？」

寶玉道：「是。」立刻轉身，大步而出。

白水宮主果然沒有攔阻於他，但卻似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

那知寶玉走了兩步，突又轉身，大聲道：「我還不能走。」

白水宮主道：「你還有什麼事麼？我早已說過，你想問的話，我此刻還不能回答你，也許，等到你再來之日，我會──」

寶玉大聲截口道：「不是這件事，我──我並非一個人來的，此刻自也不能一個人出去。」

白水宮主覆面的輕紗，突然起了一陣輕微的波動，也不知是嘆息，還是在微笑，她柔聲道：「你還要等小公主？」

寶玉道：「正是。」

白水宮主道：「她不會出來的，你若要等她，祇怕要到很久。」

寶玉道：「縱然等上一生，我也要等她。」

白水宮主道：「你真的能等她一生？」

寶玉怔了怔，緩緩垂下了頭，黯然道：「不錯，外面還有許多事要我去做，與白衣人之一戰，我更不能逃避，我──我不能讓天下人失望。」他霍然抬頭，嘶聲道：「但若沒有她，我又怎會有戰勝的希望？」

白水宮主悠悠道：「為什麼？」

寶玉慘笑道：「我這一生，可以說只是為兩個人而活著，一個是白衣人，我要活著戰勝他，另一個，就是小公主。我這一生若能有什麼榮譽，有什麼成就，全都是為了她，她若不在我身旁，我──我──」

他熱淚突然奪眶而出，大聲道：「若沒有白衣人，我武功必定不會有如此成就，但若沒有小公主，我──我祇怕根本活不到今日。」

白水宮主默然半晌，緩緩道：「方寶玉居然也會如此癡情，真是誰也想不到的事，但是──這些話你為什麼不當面告訴她？」

寶玉垂首道：「她是個倔強的女孩子，她一心只以為我想勝過她，卻不知我辛苦奮鬥，只不過是為了白衣人，怎會是為她，我──我其實寧可輸給她，什麼事都輸給她──這些話我又怎能告訴她？縱然告訴她，她又怎會相信？」

白水宮主輕嘆道：「若換了是我，我就會相信的──若換了是我，對這樣的真情必定不會捨棄，只可惜她──」

錦幔後突然有人嘶聲大呼道：「我也相信的──我此刻終於相信了。」

一個人如飛掠出，痛苦著撲入寶玉懷裡，她流雲般的柔髮披散，珠玉般的面靨已憔悴，正是小公主。

寶玉緊緊擁著她，像是擁抱著自己的生命，也不知過了多久，他輕輕捧起了她的臉，心裡有千言萬語要說，口中卻只是說了句：「你瘦了。」

小公主悽然一笑，垂首道：「還不是為了你。」雖只這淡淡的兩句話，豈非已勝過千言萬語。

那錦幔後突又傳出兩聲蒼老的嘆息，嘆息中自然也夾雜著歡愉的微笑，只可惜寶玉沒有聽到。

但白水宮主卻聽到了，她回眸瞧著那邊，柔聲道：「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

海濱，仍然和七年前紫衣侯與白衣人決戰時沒有什麼兩樣，海水，依然同樣湛藍，陽光，也依然同樣燦爛。

卓立在海濱的白衣人，也像和七年前全無改變。

他那一身白衣，在陽光下仍然白得耀眼，他披散著的黑髮，也仍然黑得發光，他那槍一般筆直站著的身子，也仍然散發著一股逼人的霸氣──他若有什麼改變，那只是他目光更明銳，面容更沉毅，那口劍，那口奪魂的寶劍，在眾人眼中看來，也更輝煌，更懾人，自劍尖滴下的鮮血，也更多了。

三天，血腥的三天。

天下的英雄，自四面八方趕來，彷彿就為的是等著他那追魂奪命的一劍，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劍下。

長劍上的光芒，正是被血洗出來的。

白衣人手持長劍，站在那裡，他背後是一望無盡的大海，他面對著的，卻是當今天下武林的英雄。在茫茫的海洋與莽莽英豪間，他看來顯然更孤立，更寂寞，他目光落寞地四下轉動著，冷冷道：「七年──七年來中土武林之武功，為何非但全無精進，反而後退了，紫衣侯一死，難道竟真的後繼無人？」

他冷漠而尖銳的語聲，響徹海濱，但面對著他的千百英豪，竟沒有一人能答得出來。他們胸中的熱血雖然在奔騰，雖想衝出去與他決一死戰，但這三天來，那一具具抬走的死屍，已使他們的熱血冷卻。

衝出去的人，沒有一個是能活著回來的，他們的膽已寒了。突然，人叢中有人大呼道：「公孫不智，你躲在那裡？方寶玉既然還沒來，他不敢來，你就該替他出去，清平門下，難道都是膽小鬼麼？」呼聲尖銳，竟似是女子的聲音。

群豪間立刻起了騷動，已有人紛紛應聲喝道：「不錯，方寶玉不敢來，公孫不智就該出手，你們總不能只是瞧著別人去死。」呼聲越來越大，應聲之人越來越多。

突見一人自人叢中狂奔而出，口中大呼道：「公孫不智與莫不屈已四出尋找方寶玉去了，你們若要他們死，我金祖林就代他們死吧！」他手提花槍，發狂般衝向白衣人。

白衣人冷冷瞧著他，只等他衝到面前，身形突然一閃，金祖林不由自主，竟筆直衝入海浪裡。

白衣人冷笑道：「我乃為武道而來，並非來成全這些無知莽漢的愚忠愚死，你們若要求死，只管自己去死吧，還不配我來動手。」

金祖林呆呆地站在海水裡，再也沒有勇氣衝上來，群豪面面相覷，亦都不禁為之默然垂首。

白衣人仰天長嘆道：「芸芸天下，竟真的再無一個值得我動手的人了麼？──我縱能以這些愚人之血，染紅了大海，又有何用？」他掌中長劍緩緩垂落，揮手道：「去吧──全都去吧──我饒了你們。」

這些話聽在群豪耳裡，真比殺了他們還要難受。

金祖林滿面熱淚，「噗」地在海水中跪下，嘶聲大呼道：「天呀！當今天下，除了方寶玉外，難道就沒有一個能和他動手的人了麼？當今天下，難道只有方寶玉一個是人，方寶玉若不來，我們難道只有聽著別人辱罵恥笑──」慘厲的呼聲，像鞭子般抽在群豪身上。

千百群豪，已極少有人臉上還是乾的，這是世上最最難以忍受的屈辱，可嘆他們也只有忍著。

但終於還是有人忍不住了。死一般沉寂中，突聽一人冷笑道：「方寶玉？他又算什麼東西？他若遇著我，十個方寶玉也休想活著。我方纔不出手，只不過是想瞧瞧你們這些笨蛋還要死多少而已，等你們都死光了，我老人家再動手也還不遲。」

尖銳的語聲，正是方纔那女人發出來的。

群豪悚然動容，卻猜不著此人是誰。但聽那語聲又道：「還發什麼呆？還不趕緊閃開道路，待我老人家前去瞧瞧這穿白衣的小兒究竟有什麼驚人的身手？」

白衣人面色也變了，目中立刻散發出熾熱的光輝。

群豪哄然一聲，兩旁分開，四個明媚善睞，嬌笑迷人的絕美少女，抬著頂軟兜小轎盈盈走了出來。

※※※

軟兜小轎上，斜斜倚著個徐娘半老的婦人，她面上確已現出皺紋，但一雙眼波仍足以勾去男人的魂魄。她宮鬢高挽，環佩叮噹，身上穿的是華貴而柔軟的錦衣，雙腿卻用條織金的氈子完全蓋住。

最刺眼的是，她身上竟一排插著八柄劍，八柄出鞘的精鋼長劍，長劍流光旋動，看來竟彷彿是她身上發出來的。

群豪中已有人聳然失聲，道：「這莫非就是近日轟動江湖的那女魔頭王大娘？」

又有人應聲道：「不錯，就是她，聞得就連公孫紅那樣人物，也敗在她的手下，看來她或許真的是白衣人的敵手。」

這話立刻使得群豪又興奮了起來──無論什麼人，只要能是白衣人的敵手，便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興奮的竊竊私語，匯集到一起便成了歡呼，王大娘目光睥睨四顧，嘴角已噙起得意的微笑。

白衣人卻只是冷冷的瞧著她，冷冷道：「原來只是個女人。」

王大娘冷笑道：「女人又怎樣？女人一樣可以要你的命。」

白衣人淡淡道：「你去吧，我素來不願與婦人女子動手。」

王大娘道：「不動手也得要你動手。」

她手掌輕輕一彈，突有兩道劍光如飛而出。

這兩劍乃是誘敵之用，只要白衣人身形一動，她真正的殺著「子母追魂脫手劍」便要出手。

白衣人身子卻動也不動，掌中長劍已揮動，寒光閃動，龍吟不絕，閃電般飛來的兩柄劍已斬成四段，跌倒在地。但就在這剎那間，又有兩柄劍如飛而來。白衣人劍已揮出，身子祇得微微一閃。第五柄劍卻已赫然擋住了他的去路。

白衣人目光閃動，長笑說：「好！這不錯。」

長笑聲中，他身子又已平空退出兩尺，那知王大娘的第六柄劍又已無聲無息的緩緩飛來，到了他面前，突然加急。

群豪但見滿天劍光飛舞，但見白衣人到了此刻，實已退無可退，躲無可躲，不由得齊聲歡呼。

那知白衣人明明已無法再次閃避的身形，竟偏偏能沖天飛起，王大娘面色大變，但她手中還有兩柄劍。

她狂吼一聲，道：「再看這一著。」吼聲中她身形竟也飛起，向白衣人迎了過去。只見劍光如雙龍交剪，在湛藍的蒼穹下閃了一閃，白衣人衣袂飄飄，如天府飛仙，凌空飄落。

王大娘身子卻如箭一般直墜下來，仰面跌在沙灘上，掌中還緊緊握著那兩柄劍，眉心卻已多了一條血口。她一生雖然作惡多端，但卻終於是身殉武道而死，她活雖活得可恥，死卻死得甚為光彩。

群豪俱都不禁黯然垂首，深長嘆息。

白衣人凝注著劍尖滴落的鮮血，喃喃道：「女人──不想女人中也有如此人物。」

突見金祖林瘋狂般跳了起來，瘋狂般大呼道：「你瞧，那是什麼？──那是什麼？」

白衣人霍然回頭，面色頓變。

遠處海面上，已現出了一點帆影。

那赫然正是輝煌的五色帆。

※※※

歡呼雷動，群豪也瘋狂般奔向海邊。

但白衣人還是站在那裡，他身子周圍兩丈，還是沒有人敢踏進一步，他靜靜地凝注著那五色帆，心中也不知是歡喜？還是驚怖？

群豪已歡呼著湧入海水中，這震耳的呼聲，響徹雲霄，船艙中的胡不愁與水天姬自也聽到。自窗口望出去，整個海面上卻已擁滿了歡呼的人群，就像是千百隻活生生的魚蝦在水中跳躍著。

他們此刻心裡早已忘去了紫衣侯是否已死，他們早已忘卻了一切，他們眼中已只有這輝煌的五色帆，心中也只有五色帆，多少年來，五色帆卻是天下武林人心中至高無上的象徵，他們所有的希望，都已寄託在這五色帆之上，胡不愁瞧著他們，忍不住己熱淚盈眶。

水天姬的眼中卻只有胡不愁。她眼睛瞧著他，口中試探著，囁嚅著道：「他們若瞧不見紫衣侯，不知會不會失望？」

胡不愁道：「他們不會失望的。」他霍然回頭，面對著水天姬，他整個一張臉，卻似變成火熱的鋼，他一字字沉聲，道：

「我絕不能令他們失望。」

水天姬垂下了頭，幽幽道：「那麼你是必定要出手的了？」

胡不愁道：「我已別無選擇之餘地。」

水天姬垂著頭，默默良久，歡呼聲，在她耳畔雷鳴著，而且越來越響，越來越近。這歡呼聲中，不但充滿了興奮，也充滿了渴望。

也不知過了多久，水天姬終於緩緩道：「不錯，你的確已別無選擇──你──你去吧！」

胡不愁緊緊握住了她的手，眼淚一滴──二滴，滴在她手背上，淚珠是那麼清，那麼冷。

他咬一咬牙，道：「你好生保重自己，我──我祇怕再也見不著你了。」

水天姬霍然抬頭，顫聲道：「你──你說什麼？」

胡不愁黯然道：「我想了許久，七年前，紫衣侯與白衣人動手時的每一招，每一式，我都仔仔細細地想過，我想來想去，終於發現我實在不是白衣人的敵手，縱然這七年來白衣人武功並無寸進，我祇怕也得死在他手上。」

水天姬淚流滿面，嘶聲道：「那你為什麼還要去──為什麼？」

胡不愁慘然一笑，道：「但我雖然勝不過他的招式，卻有與他同歸於盡的招式，我雖然必死，卻有把握令他身負重傷──總不致令天下英雄失望。」

他挺起胸膛，大聲道：「我既已勢在必死，只要我死得有代價，死又何妨。」

水天姬身子顫抖著，突然推開了他，道：「不錯，你去吧！」

胡不愁走出船艙，水天姬已哭倒在甲板上。

※※※

群豪果然沒有失望，他們見到走上船頭的雖非紫衣侯，但此人的氣勢、風姿，竟赫然不在昔日的紫衣侯之下。

現在，歡呼之聲已突然停止。

現在，胡不愁與白衣人已面面相對。

白衣人蒼白冷漠的面容，也已變得火一般熾熱，他目中閃動著火焰般的光芒，望著胡不愁，緩緩道：「很好，紫衣侯終於有了傳人，我也終於有了敵手。」

胡不愁沒有答話，他不願說話，也無話可說，只因他知道此時此刻，任何言語都已多餘。

他只是緩緩舉起了劍，道：「請！」

白衣人又靜靜地站了半晌，直到他臉上興奮的紅暈又已褪盡，方自也緩緩舉起長劍道：「請！」

陽光突似黯淡了下來，它的光輝，似乎也被這兩柄長劍所奪。

船艙中的水天姬，已悄悄用一柄匕首，抵住了胸膛。胡不愁死的那一剎那，也就是她死的時候。

長劍，已漸漸開始在陽光下展動，也漸漸開始在沙灘上移動，瞬息之間，這黃色的沙灘，就要被鮮血染紅。

突然，遠處有人狂呼道：「白衣人是我的，誰也不能和他交手──誰也不能和他交手──」

接著，站在後面的群豪，爆發震耳的歡呼。「方寶玉──方寶玉來了。」

展動的長劍突然停頓。

一條人影，飛鳥般掠過眾人頭頂，凌空而落。

「方寶玉──方寶玉──」

天地間除了這三個字外，似已別無任何聲音。

船艙中水天姬掌中匕首落地，沙灘上胡不愁長劍也落地，他們的耳中只能聽見「方寶玉──方寶玉──」

他們口中不禁喜極而呼道：「寶玉，你終於來了。」

白衣人霍然轉身，面對著他的，是個白衣少年，他全身都似乎在發著光，使人根本無法瞧清他的面目。他俯身拾起了胡不愁跌落的長劍，輕輕握了握胡不愁的手，胡不愁點了點頭，兩人都沒有說話。他們的喉頭哽咽，早已說不出話來。

於是，這柄主宰武林命運的長劍，便在無言中由胡不愁轉給了方寶玉，胡不愁仰視蒼天，也不知是該悲哀，還是該歡喜。但這時他身後已有隻溫暖的手悄悄握住了他的手，他縱然有些東西失落，但這補償也已足夠。

※※※

白衣人面容再次冷漠而熾熱，喃喃道：「方寶玉──你就是方寶玉。」

寶玉道：「不錯，我就是方寶玉，我必能勝你。」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你能麼，但願你能──」他笑容中突然露出一種說不出的厭倦之意，似乎是因為這種話已聽得太多，又似乎因為他已勝得太多。

不敗，是否也是痛苦？

寶玉沒有去想，他也不給別人去想。他只是沉聲道：「請！」請字出口，他掌中長劍也已出手。

這是懾人魂魄的一剎那，也是驚天動地的一剎那，正如陰霾遍佈的天地間，突然大放光明。

劍光，蛟龍般展動著，兩條白衣人影，飛躍在劍光中，根本分不清誰是白衣人，誰是方寶玉。但一陣如珠落玉盤般的龍吟劍擊聲響過後，漫天劍光，突然消寂，只剩下兩柄長劍卓然高舉，劍尖卻搭在一起。

方寶玉與白衣人，再次對立，但他們已不是兩個人，而是兩塊堅冷的冰！兩團熾熱的火！他們的眼睛，你瞪著我，我瞪著你，但這也不再是人類的眼睛，而是猛虎、狼狐、蒼鷹的。

群豪但覺胸膛已窒息，已悶得像要裂開來。也不知過了多久，寶玉的腳步，突然後退──向後退，白衣人步步進逼，寶玉掌中劍已被壓下。

群豪的身子開始顫抖，不住地顫抖。

突然，閃電般急退四步，寶玉整個人竟平平地跌了下去，撲地跌倒在白衣人腳前。

白衣人長劍若是落下，方寶玉便要身首異處，但他卻似大出意外，長劍竟不由自主頓了一頓，他畢竟無法再取方寶玉的眉心，無邊的大地，已護住了寶玉的面目。

群豪的心都已裂成碎片，嘶聲驚呼──

但驚呼方自出口，白衣人長劍還未擊下──

劍光，突然自白衣人腳尖飛起，一縷鮮血，隨著這沖天而起的劍光飛射而出，像是要筆直射入雲霄。

白衣人身子搖了搖，突然仰天狂笑道：「好妙的一劍──當真妙絕天下。」

狂笑聲中，他仰天倒了下去。

※※※

風吹海浪，天地間卻靜寂如死。

也不知怎地，群豪眼見這似乎永遠不會倒下的魔鬼終於倒了下去，竟沒有歡呼出聲，心情竟似突然變得極為沉重。

無論如何，這白衣人雖是人間的魔鬼，卻是武道中的神聖，他的人就似乎為「武道」而生，此刻終於也因「武道」而死，他究竟是善？是惡？誰能說？誰敢說？

寶玉俯首望著他，與其說他心中得意歡喜，倒不如說他心中充滿悲傷尊敬，此刻，躺在他腳下的，是個畢生能貫徹自己理想與目標的人，而芸芸天下，能畢生貫徹自己目標的人又有幾個？

白衣人靜靜地臥在沙灘上，胸膛起伏著，突然，他睜開了眼睛，瞧著寶玉，嘴角竟似露出了一絲微笑，喃喃道：「謝謝你。」

寶玉怔了怔，垂首長嘆道：「你為何謝我？是我殺死了你？」

白衣人仰視著藍天高處一朵飄渺的白雲，悠悠道：「你永遠不會知道，你我這樣的人活在世上，是多麼寂寞──」

（全書完）